叢書集成新編　第四八册目錄

應用科學類

藝術類

衣服

野服考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方鳳纂　一
深衣考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黃宗羲撰　三
深衣考誤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江永撰　藝海　九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二卷　清　惲敬撰　咫進　一四
古經服緯三卷　清　雷鋐述　畿輔　二〇

機械

遠西奇器圖說三卷附四庫提要　泰西鄧玉函口授　明　王徵譯繪　守山　五四
新製諸器圖說一卷　明　王徵著　守山　九一

河海工程

河防記一卷　元　歐陽元著　學海　九六
河防通議二卷附四庫提要　元　沙克什撰　守山　九九
治河圖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王喜撰　墨海　一〇九
居濟一得八卷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一一四

工藝

批點考工記二卷　漢　鄭玄訓註　三代　一五六
　元　吳澄考註
　明　周夢暘批評

軍器

古今刀劍錄一卷附四庫提要　梁　陶弘景撰　百川　一七〇
銅劍讚一卷附四庫提要　梁　江淹撰　祕册　一七三
車銃圖一卷　明　趙士楨纂　藝海　一七五
蠻衣生劍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郭子章輯　寶顏　一七八

鎗礮

火攻挈要三卷附火攻諸器圖　泰西湯若望授　明　焦勗述　聚珍　二一七

印刷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　清　金簡撰　海山　一九〇

文具

文房職方圖贊一卷　宋　林洪撰　欣賞　二一六
續文房職方圖贊一卷　宋　羅先登撰　欣賞　二一六
文房四譜五卷　宋　蘇易簡輯　學海　二三七
文具雅編一卷　明　屠隆著　學海　二五八

筆

筆史一卷　清　梁同書著　檢園　二六二

墨

墨記一卷　宋　何薳撰　學海　二六七
墨經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晁氏撰　夷門　二六九

TD5P/04

墨史三卷附附錄	元	陸友纂	知不足	二七三	
墨法集要一卷	明	沈繼孫撰	聚珍	二八四	
墨志一卷	明	麻三衡纂	涉聞	三〇三	
漫堂墨品一卷	清	宋犖著	檇園	三一二	
雪堂墨品一卷	清	張仁熙著	檇園	三一四	
紙					
牋紙譜一卷	元	費著撰	寶顏	三一六	
金粟箋說一卷	清	張燕昌著	檇園	三一七	
硯					
硯史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米芾撰	百川	三一二	
歙州硯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唐積撰	百川	三一五	
端溪硯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撰人不詳	百川	三一八	
歙硯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洪適輯	百川	三二〇	
辨歙石說一卷	宋	洪適輯	百川	三二二	
硯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撰人不詳	百川	三二四	
硯譜圖一卷	明	沈士撰	欣賞	三三六	
說硯一卷	清	朱彝尊著	學海	三四二	
硯錄一卷	清	曹溶著	學海	三四三	
端溪硯史三卷	清	吳蘭修編	檇園	三四六	
印泥					
紅朮軒紫泥法一卷	清	汪鎬京著	借月	三六一	
建築					
儀禮釋宮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李如圭撰	聚珍	三六三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江永撰	指海	三六八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	賀仲軾錄	學海	三七五	
冬官紀事一卷	明	項夢原著	寶顏	三八三	
明堂問一卷	清	毛奇齡稿	龍威	三九二	
明堂考三卷		撰人不詳	問經	三九七	
家具					
燕几圖一卷	宋	黃長睿撰	欣賞	四〇七	
茶具圖贊一卷	明	茅一相撰	欣賞	四一五	
紀聽松菴竹鑪始末一卷	清	鄒炳泰纂	藝海	四一九	
左傳器物宮室一卷	清	沈淑著	藝海	四二二	
遊具雅編一卷	明	屠隆著	學海	四二四	
天水冰山錄一卷附附錄	明	撰人不詳	知不足	四二六	
陶瓷					
浮梁陶政志一卷	清	吳允嘉述	學海	五一〇	
陶說六卷	清	朱琰述	龍威	五一三	
陽羨名陶錄二卷附續錄	清	吳騫編	拜經	五四一	
玉					
古玉圖一卷	元	朱德潤輯	欣賞	五五二	
玉名詁一卷	明	楊愼撰	函海	五五七	
石					
雲林石譜三卷附四庫提要	宋	杜綰撰	知不足	五五九	
石譜一卷	清	諸九鼎撰	借月	五七一	
觀石錄一卷	清	高兆撰	借月	五七五	
藝術類					
欣賞品					

長物志十二卷	明	文震亨編	硯雲	五七七	
園林	宋	李廌記	逸史	六〇〇	
洛陽名園記一卷	宋	張淏撰	說海	六〇三	
艮嶽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歐陽修撰	津逮	六〇五	
金石	宋	董逌著	津逮	六〇七五	
六一題跋十一卷	宋	翟耆年撰	守山	七〇七	
廣川書跋十卷	宋	撰人未詳	粵雅	七一四	
籀史一卷附四庫提要					
寶刻類編八卷附四庫提要					

野服考

宋　東陽方鳳韶父纂

野服之制始于遯民考流大都脫去利名慆褌閒清高門戶之所爲是非繇性元漠抱度宏虛弗能也後世學士大夫亦往往釋戀聲纓娛情布素若而人者蟬蛻淤泥之中浮游塵壒之表其可易之忽之也耶于是鴻搜故牖擇野服之尤雅者凡十六條定著爲茲編使夫山澤之癯習之可以耀潛德薦紳之家得之可以廁清修卽茲編以盡野服而野服盡于此矣

鶡冠

子晉云鶡冠子楚人居于深山以鶡爲冠著書十有六篇號曰鶡冠子

犎鼻褌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鶡鷸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慭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吾生乎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途相與謀于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曰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加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

不借

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脆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于人因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白接䍦

世說新語云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草裳

汲郡雜錄云孫登字公和西曾人無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

九華中臂

雲仙雜記云關文衍爲散騎常侍晝九華山圖于白綾

見者皆親樂之

短褐

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旨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聚芳圖百花帶

高士春秋云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隱士衫

梁福隱陵記云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褐覓利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野衣芒鞋

大唐新語朱桃椎蜀人也潛伯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道以衣服遁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屨置之于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爲竊取米酒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靡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靡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半晉號九華半晉白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青笠綠蓑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飛雲履

燕人直說云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元綾爲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減樣方平帽

瑣碎錄云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樸人竊倣學相傳爲減樣方平帽

太清氅

清異錄云臨川丁饒之民以新智物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如貝爲外衫號太清氅又爲四襟內衫子呼小太清

野服攷終

宋方鳳棲鳳一名景山字韶卿浦陽人宋末授容州文學國亾不仕放浪山澤間與謝翱吳思齊友善此書摭取經史及說部所記野服之制自氈笠緇撮以下凡十六條殆自託於宋之逸民故作此以見志歟

深衣考

黃宗羲撰

深衣考一卷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則列已說後附深衣經文併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榦王廷相五家圖說而各闢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幅內衽連於前右之衣外衽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經與裳同七尺二寸屬裳二幅則裳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衽及內左衽亦各下屬裳之屬乎外右衽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衽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爲脗摄其釋衽當定說宗羲忽改掬四幅之圖殊爲脗摄其釋衽當旁也謂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註及玉藻註俱云裳際也云裳際則爲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襜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誤裳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經文在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衽當之是不特不知衽之爲裳旁而并不以衽爲裳幅二字全迂益腫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綢衽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闊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縪衽其說尤爲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二寸其要經與裳同七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遠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袪袂也禮玉藻鄭註謂袪袂口也盖袂末統名曰袪今謂袂口之半經者豈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縫之制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據也宗羲經學海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故摘其謬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決擇焉

深衣考

錄姚　黃宗羲　撰

以白細布爲之度用指尺

以各人中指中節爲寸蓋以錢尺較今車工所用之尺去二寸則合錢尺

衣二幅屈其中爲四幅

布幅濶二尺二寸用二幅長各四尺四寸中屈之亦長二尺二寸此自領至要之數大畧居身三分之一當掖下裁入一尺留一尺二寸以爲裕其向外則屬之于袂其向內則漸殺之至于要中幅濶尺二寸矣

衽二幅

其幅上狹下濶濶處亦尺二寸長與衣等內衽連于前右之衣外衽連于前左之衣

裳六幅

用布六幅其長居身三分之二交解之一頭濶六寸一頭濶尺二寸六幅破爲十二狹頭在上濶頭在下要中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蓋要中太廣則不能適體下齊太狹則不能舉步而布限於六幅兩旁雖乎兼濟古之人通其變所以有交解之術也世儒不察以爲顛倒破碎思以易之子是黃濶玉氏有無裳之制則四旁盡露不得不贅以裙衽王廷相氏增裳爲七幅以求合乎下則要中曠蓼又假于辟積何如交解之爲得乎

續衽

續衽者衣與裳相連屬之也鄭氏曰凡衽者或殺而上或殺而下是以小要取名焉鄭氏亦既明乎衽之說矣而乃連合裳之前後以爲續衽何也蓋衣裳相合則上下大而中小斯成爲衽不合故不可以爲衽也衣六葉每葉廣六寸故裳二葉屬衣一葉裳十二葉乃一幅也衣六幅裳六幅經文所謂制十有二幅者是也或曰續衽者以內外衽續之於衣也後世失深衣之制至爲無衽之衣則此續衽正足爲有衽之証蕃曰不然深衣之所以得名之由名由其衣與裳續也經言其制度不應于得名之由終篇不及舉末而遺本有以知其不然矣若夫有衽之証則裳之不可爲十二幅也袷之所以能方衽之當旁也

鉤邊

鉤邊謂縫合其前後也蓋衣裳殊者衣則從袼下連幅各自爲之深衣乃自袼下以至裳之左右皆然鄭氏謂不殊裳前後是鉤邊也而以之解續衽誤矣蓋續衽其橫而鉤邊其直也今之制衣者其禮衣四旁以襈衽裳之而不縫合其去裙衽而縫合者反謂之褖衣去古遠矣

衽二幅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于衣之左右從袼下漸圓以至袂末而後縫合之留其不縫者一尺二寸以爲袂末仍長二尺二寸也

袷二寸

衣之兩肩各剪闊寸許乃用布一條闊二寸加於其上一端盡內衽之上一端盡外衽之上兩衽交掩則其袷自方

緣寸半

用黑緇三寸領也袖口也兩衽之邊也下齊也內外夾縫之則緣寸半

帶四寸

用白緇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屈爲兩耳垂其餘爲紳下及於齊以黑緇一寸緣其紳之兩旁及下亦夾縫之謂之辟掌又以色絲繩貫其耳而約之其實帶濶二寸辟半寸

緇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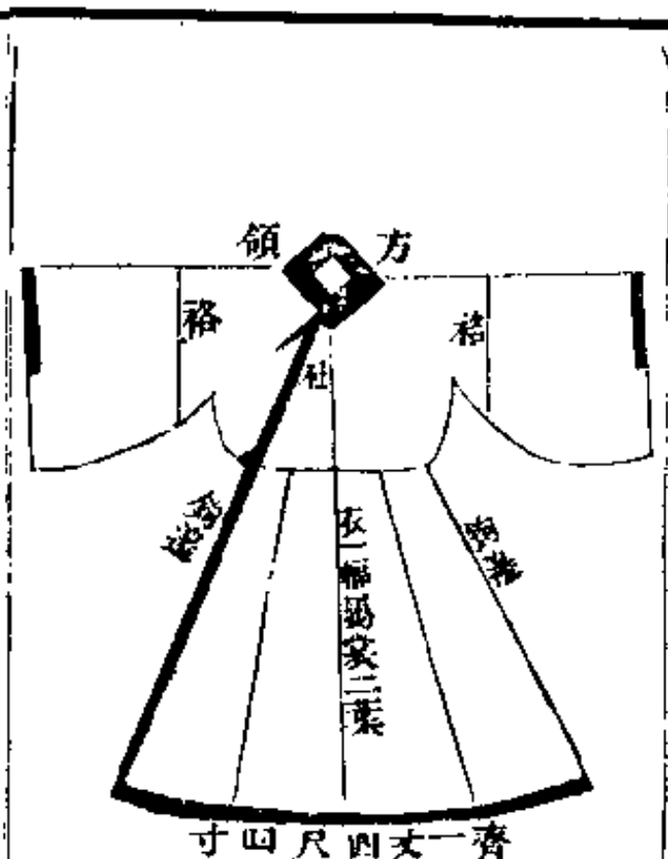
糊紙或烏紗加漆爲之裁長條圍以爲武其高寸許又裁一長條辟積左縫以爲五梁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向內武之兩旁半寸之上廢以受笄笄用象

幅巾

用黑緇六尺中屈之分爲左右剌左五寸右五寸作巾額當中作幅幅者從裏提其兩畔之緇相湊而縫之其中空乃以左葉交於右右葉交於左綠緣之其頂突起乃屈其頂之緇藏於裏使巾頂正圓而後縫之兩旁三寸許各綴一帶廣一寸長二尺以巾額當前繫於帶於後垂之

黑履

用皁布作履以絲條二條爲雙鼻綴於履頭兩旁履面亦綴以絲條謂之絇履口周圍緣以緇謂之純履後繫帶前穿於絇謂之繶四者皆用白色



經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古之禮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衣裳相連被體深邃

故謂之深衣五者之應則見下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此言裳之下際人之身而定其長短太短則露見

其體膚太長則覆被於地上皆不可也

續衽鉤邊

衽者小要之名凡布幅廣二尺二寸衣之上際連袂

四幅爲八尺八寸除去其縫之所費各二寸存八尺

在其下際周圍七尺二寸重之爲三尺六寸此衣之

殺而下也裳之下際周圍一丈四尺四寸重之爲七

尺二寸其上際亦得三尺六寸此裳之殺而上也兩

者相屬連之則小要之形成矣故曰續衽衣分四衿

裳有前後今於其邊皆鉤連爲一故曰鉤邊

要縫圭半下

玉藻曰深衣三祛匡袂尺二寸圜之爲二尺四寸三

之七尺二寸此要縫之數也裳六幅每幅交解爲二

以二尺二寸之布四寸爲縫其一尺八寸三分之狹

頭一分六寸廣頭二分一尺二寸狹頭在上爲七尺

二寸廣頭在下爲一丈四尺四寸故要縫半於下也

衣二幅屈之爲四幅自掖而下殺之每幅留一尺二

寸加衽二幅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之數與裳同七

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者二也

袼各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當掖之縫也從此而圜之爲袂從此而削之爲要

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爲高下

袂之長短反諸膈之及肘

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又身脊至肩尺一寸其三尺五

寸衣袂相屬二幅爲四尺四寸故詘之可及肘此言

其大槩也

帶下毋厭髀髀上毋厥脇當無骨者

此言衣帶高下之度無骨謂腹間也以上皆言深衣

之尺度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衣二幅袂二幅內外衽各一幅其六幅在上猶曰之

陽也裳六幅在下猶月之陰也

袂圜以應規

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既從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

要使其廣止一尺二寸又從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

尺二寸可以運肘而後以漸遠之至於袂末仍得二

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

末止尺二寸也如是則左右袂相合斯成規矣

曲袷如矩以應方

衣之兩肩上各剪開寸許以袷二寸加之其兩端斜

絡於左右衽之幅右衽之末交於左衽左衽之末交於右衽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袷

負繩及踝以應直

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真

負繩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下齊裳末縫處其齊一如衡之平也以上皆言深衣

之法象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正方其

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

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

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舉手爲容者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于後者宅

心之正而無斜倚也抱方于前者制事之義外無斷

缺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聖人服之

又言先王貴之者謂貴此規矩繩權衡五者非深衣

也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摠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

費善衣之次也

端冕可以爲文而不可以武介胄可以爲武而不可

以文兼之者唯深衣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

衣爲之大庶人吉服深衣而已以上言深衣之所以

爲善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

純緣也喜戚皆衷于服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緣悅 純反

緣緣緣也裳下曰緣袂口也裳側也三者之飾各廣寸半純雖以爲飾然古人之意于沿邊之處防其易損故重之純以爲固

玉藻曰深衣三袪 袪尺縫齊倍要 平

袪袖口也三袪者言腰中之數三倍于袖口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其袪爲七尺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

衽當旁

衽襟也此之爲衽單指左右襟而言在左右故曰當旁與續衽之衽異

袂可以回肘

此指掖下肘長尺二寸衣長二尺二寸袂下裁入一尺留尺二寸以便肘之出入

長中繼揜尺 繼爲紐之譌

古者布幅二尺二寸除二寸爲縫材背縫左右各二尺外接袂幅二尺二寸通計四尺二寸所以袂之長中紐掩臂之尺若長衣中衣之制豈宜減入深衣故知鄭說非也

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袷二寸言其廣袪尺二寸言其不縫者統縫不縫則袂末二尺二寸也緣卽純也

諸家

朱子曰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于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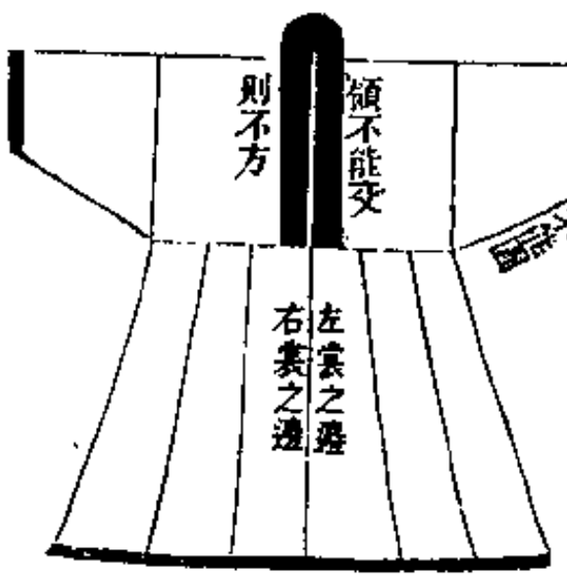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于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于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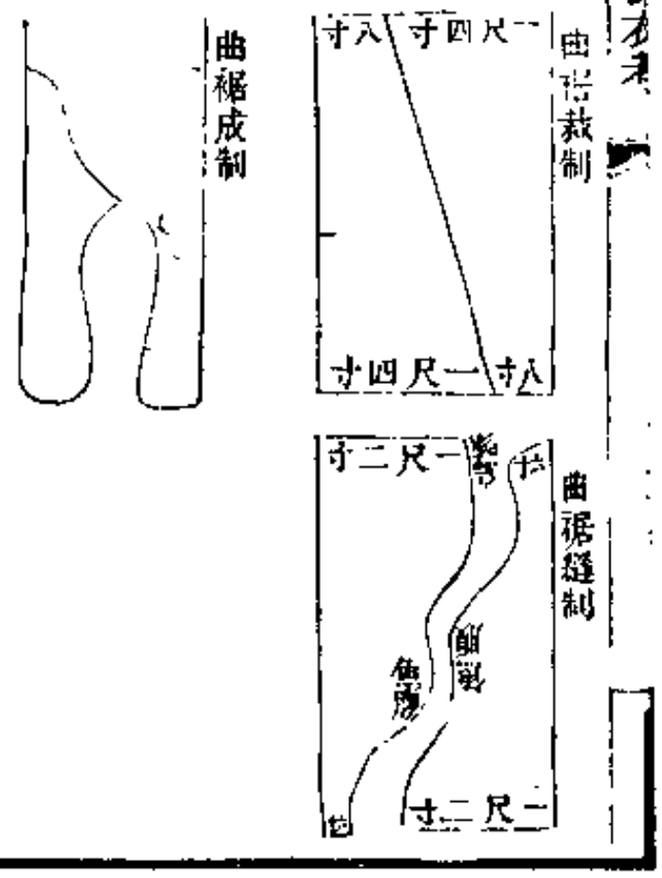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壘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烏喙內向而緝之相齊級于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衣裳皆緣

異今裳三幅屬衣一幅衣旣對衿則兩裳之際所謂曲裾者亦將掩之于前而不及乎旁矣此又不因孔氏而失之者然方領之條又云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若將有事乎衽者而集中所載之圖其領又直垂則此其未定之制與



孔氏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乖故云古者方領但方折之也今按朱子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今按朱子所圖正孔氏所謂漢時領也非方領可知然孔氏云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亦因孔氏前擁咽者長不過數寸至咽下而止卽今之俗云牌領也其謂方折之者從脰跟異其方圓耳亦非正式



按曲裾于孔氏雖無明制然謂所以掩裹者則兩裾交曾之所必每裹一幅而後可以相鉤相掩今乃兩幅相沓綴于一旁則不足以爲鉤矣鄭氏鉤謂如鳥喙必鉤之鉤以字義而言謂其交結也乃令末如鳥喙以當之豈非視指爲月乎

吳草廬曰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

臂骨上下各尺二寸身脊至肩又尺一寸總之不過三尺五寸衣一幅袂一幅廣四尺四寸每幅削邊雖云各一寸其實不過總一寸兩幅去二寸四尺二寸在于手長七寸而手有長短隨人加減不礙反屈及肘之文也若增袂一幅則三幅廣六尺六寸除削幅三寸餘六尺三寸裁之于手實長二尺八寸而反屈之過肩矣無乃鮑老鄙當乎

朱白雲曰以白縑布爲之

度用指尺

衣二幅屈其中爲四幅　前後長君身三之一強自領至要七尺二寸

裕外屬于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衿也註衣衽爲衿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濶內連衣爲六幅下屬于裳

裳十二幅　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于衣

裾與裕平　裕衣袂當掖之縫也袪袂口也

袂中及齊　袂與身參而圓之　齊謂袂下當縫處

要七尺二寸

衿二寸交而方

鉤邊續衽　邊謂邊縫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布而鉤之續于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此也

鉤邊續于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如鉤邊則于衿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焉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帶廣四寸

紳三尺餘二寸

約用組三寸

冠用緇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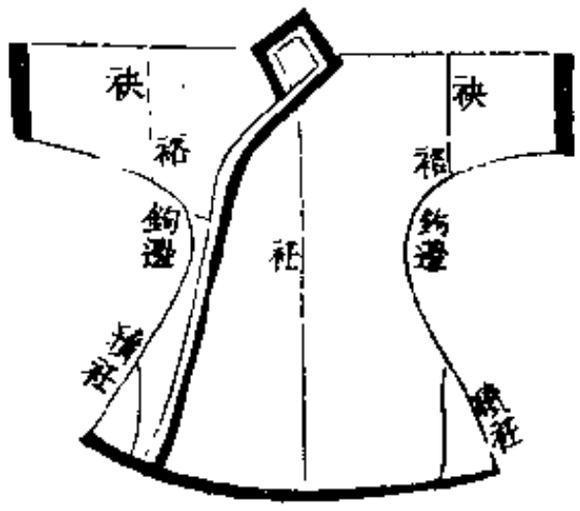
幅巾加于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巾用烏紗方幅似今頭巾但直縫其頂而殺其兩端耳

屨用白　士冠禮曰玄端黑屨素積白舄則深衣屨宜用白舄繶純用緇

按深衣之制至宋儒而始復之至朱氏而始正之然尚有未盡者二其一以貼邊爲續衽貼邊有無無關于大義其緣既夾縫又贅之貼邊則中只單層外乃四層厚薄不均服之不宜其一袂與裕平謂袂之本末各尺二寸也與應規之義亦不相合

黃南山閻玉曰其度用人左臂脈關外寸內尺酌人肥瘠而裁之蓋古者朝祭衣短有裳惟深衣長連無裳其法用十五升布度身自肩至踝疊作身材四幅合後兩幅直縫爲負繩開前兩幅衿上度四寸斜裁向上四寸爲衿領另用布如身材一斜裁尖幅二續前兩衿旁爲內外衽又用布半身材二斜裁尖幅四續腰下四旁爲裾衽仍將前身材四幅度腋下可容轉肘直接袂處裁入衽裾曲裁其邊至腰圍約七尺二寸三分衽居一正俞氏所謂曲裾也又度衣下齊約圍一丈四尺四寸即玉藻所謂齊倍要也又度布二幅疊如裕爲袂從裕圍殺至袪袪一尺二寸袖之長中圍袂幅掩臂之尺帶用素綃博四寸當脇無當處圍腰四尺八寸餘紐兩耳垂紳三尺結組兩齊

此即今世所常服之衣也其始亦原于深衣述後日趨簡便遂使衣裳不分合併而裁其要下四旁另設裾衽者上下濶狹既同難于舉步則不得不以此爲古制則內外之義流俗所謂擺上也若即以此爲古制則內外之衽一事也四旁之裾又一事也經言續衽寧有兼義是衽裾是裾裾衽之言南山一人之私言也衽之續衽也以衽續之于衽經言續衽寧有異義有衣無裳則無裳經去裳則無衣而失之者則可以今爲得而古爲失則不可也



淺川子深衣爲三論其一積衽鉤邊論大槩本于朱子白雲其所異者云貼邊而但鉤結耳其二要縫半下論謂要之半于下者以縫言非以橫言也然玉藻之深衣三衽此七尺二寸者亦可以縫言乎是背經文矣其三裳前幅論謂裳幅辟積而不交解夫裳不連于衣故可辟積若衣裳相連一辟積一不辟積則其相屬之處齟齬而不合豈所宜服且云每幅三辟積衣五幅餘裳七幅多寡不能相符則積屬參差卽勉強爲之豈可通行乎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深衣考誤

江永撰

金山錢熙輔次承輯
績溪胡培翬載屏校
經部禮類

深衣考誤

江永慎修婺源人貢生官清京師與休寧戴震東原同受學鄉先生程瑤田易疇三禮大義江氏尤深於禮著禮經學補學思學近思錄集注續近思錄禮書綱目四庫全書著錄凡十三種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裨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爲之考辨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爲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　經言連齊音遙反　谷要一握齊音遙反

鄭氏曰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中齊丈二尺四寸齊倍要中齊丈二尺四寸則要中二尺四寸也祛尺二寸則上下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調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調頭在狹頭鄉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得九寸又幅七尺二寸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簡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陳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裘不正之狀可謂服之不衷會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狹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丈二尺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

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調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調頭在狹頭鄉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得九寸又幅七尺二寸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簡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陳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裘不正之狀可謂服之不衷會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狹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丈二尺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

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又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簡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陳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裘不正之狀可謂服之不衷會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狹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丈二尺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

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只布二幅交解爲四幅二寸去邊縫成角寬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三朝服祭服裨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裡蓄合縫之際上牢則殺而下下牢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裳則經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絢邊見深衣篇鄭亦舉言之耳此綴旒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間裁云扱下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鄉飲酒禮記又有陽厭云執祭謂之陽謂以陽厭厭下文扱之手插之帶而厭物於裳也凡三十字疑此本自說文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曰衽謂裳幅下廣尺二寸上狹四寸六寸狹頭鄉上交裂一幅而爲之按裳幅不當交裂皆交裂是未解所字之意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節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裘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廣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裘服相對爲小要而旁皆有此衽按小要者指上合縫之末也皇氏大意謂皇氏同或殺

而下謂朝祭之服耳（按熊氏又不及褖衣則垂而放之者謂褖服及熊氏朝祭之衽（按此二衽非也合皇熊二說乃備云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云屬連之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按此皆得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按裳幅前後者不名衽安得有餘衽經明言衽當旁去裙前後者左右皆有衽）云屬連之者裳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制不殊裳前後也若

烏喙也此條未子後自有說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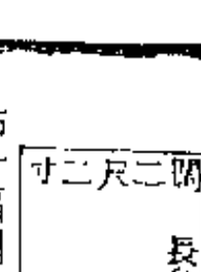
永按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於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幅不殊裳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此蔡氏所問之說也三說似皆未確其源皆出孔氏疑玉藻誤之使其不謂六幅皆交裁爲燕尾之說矣

衽左邊連屬之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爲曲裾以掩之非如合縫衽左右交鉤之說矣其有別布一幅也亦但綴於裳之後裙鉤曲而前非如交裁爲燕尾之前後皆有曲裾以掩裳際楊氏復曰深衣制度唯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玉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裳前三幅後四幅共爲七幅而下裳旁連屬之衽左邊連屬之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爲曲裾以掩之衽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上爲裳旁之衽一衣二者相對爲衽孔氏以衣下裳幅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爲衽此其不同者一也皇氏以衽爲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一也按孔氏謂衽在裳之一旁非謂衽爲裳之一邊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裳旁之衽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一也按孔氏謂衽在裳之一旁非謂衽爲裳之一邊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裳旁之衽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一也熊氏又以此爲朝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者三也熊氏謂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異服之衽非謂衽爲裳之一邊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爲裳旁之衽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一也熊氏又以此爲朝祭服之衽一以爲吉服之衽一以爲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者三也熊氏謂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異服者而遵其曲裾之說於是疏說未不誤者以爲誤而其實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服而反

類於奇衰不正君以詳爲之考俟當世君子論定焉

近世商斯大之說亦不必採

深衣裁布圖



布一幅闊二尺二寸長約四尺四寸中縫而下垂爲二之右前後邊各去二寸爲裡餘皆交裂也言唯衽之旁前後相交裂也則不交裂也楊氏亦未細繹鄭注耳

裁袂與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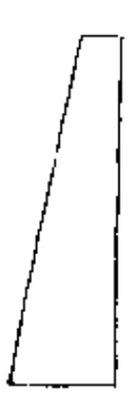
又布一幅亦如衣左右畔之長闊中留之皆各去邊縫以爲衣之左幅其外漸後之以爲左袂袖之口爲裡袖袂往一尺二寸兩面二尺右袂與衣亦如之

裁前右外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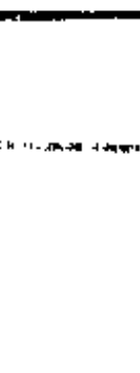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爲右前之外襟家禮衣以二幅右前無此外襟其倫也今推詳鄭注本文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之矣

深衣裳裁布圖

裁裳前襟後裾圖



裁袷邊圖



裁袪圖

袷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之各去邊縫共闊於一邊縫于右後衽上與狹處縫著于衣之右內裡

疑非朱子之說未嘗細玩又引深衣續衽鉤邊之說於家禮深衣裳前襟後裾之制而不深考者而遽其曲裾之說於是疏說未不誤者以爲誤而其實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服而反疏亦未易讀也深衣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服而反

又有曲衿廣二寸兩面四寸又衣之右邊與裙裳之右旁及下邊皆有縫蓋以續爲之用續用者用素詳見深衣篇

裁裳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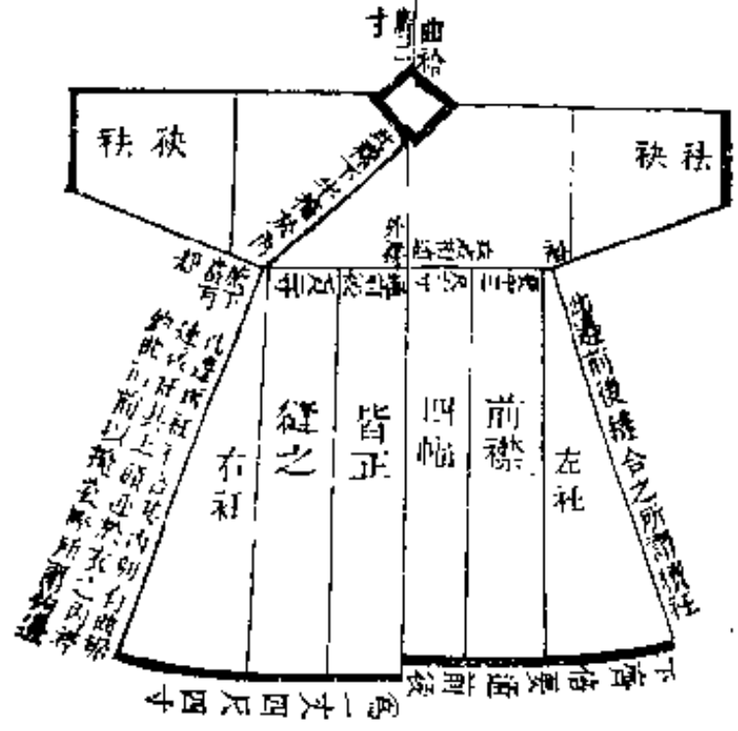
附小要圖

小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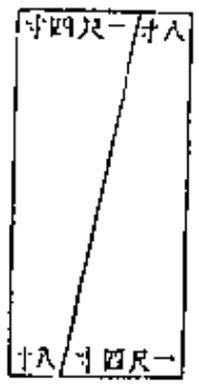
指上合縫之末曰小要亦名衽上半殺而下半殺而上象深衣裳之衽

布一幅交解爲兩幅共闊二尺兩旁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　凡用布二幅裁爲四幅各去邊縫一寸以成角一頭向上一尺八寸一頭向下爲前旁之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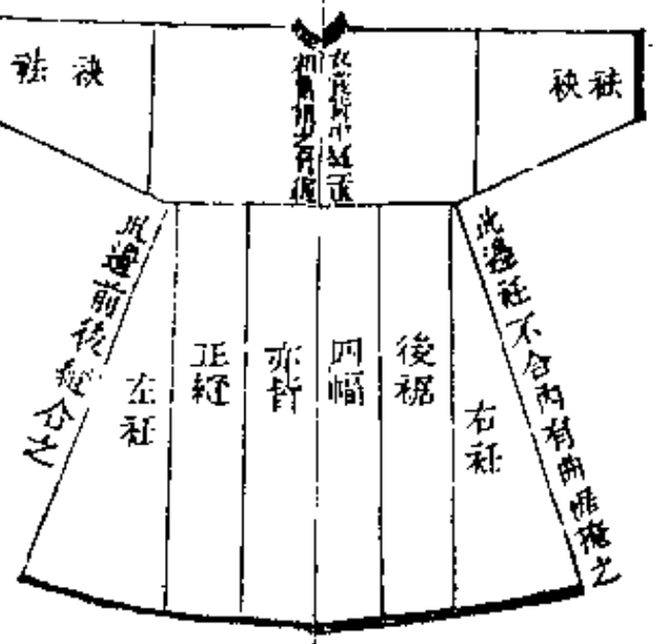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舊說深衣裳裁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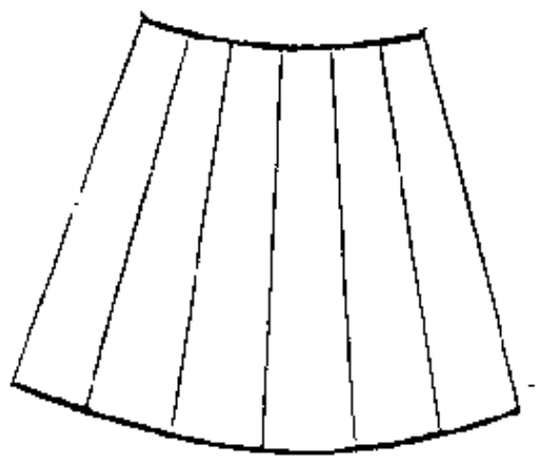
六幅裁爲十二幅皆如此交解之各去邊一寸狹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縫爲裳



舊說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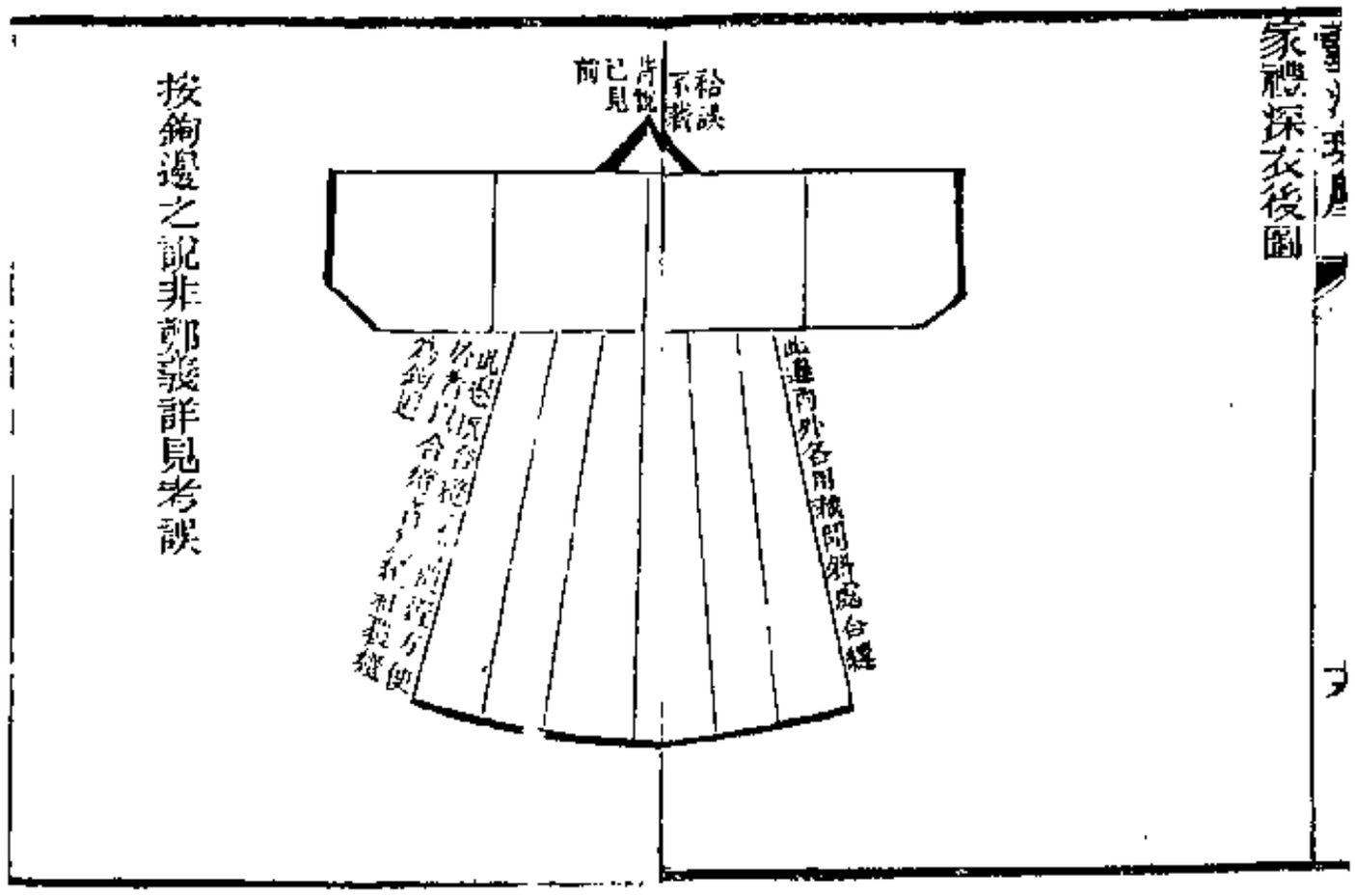
又誤以裳幅皆名衽

按此衣裳未接之圖也然而圖之誤有五衣右幅右外襟內襟其內襟不連裳與衽并左其六幅而此圖左襟三幅右襟三幅則中開不能掩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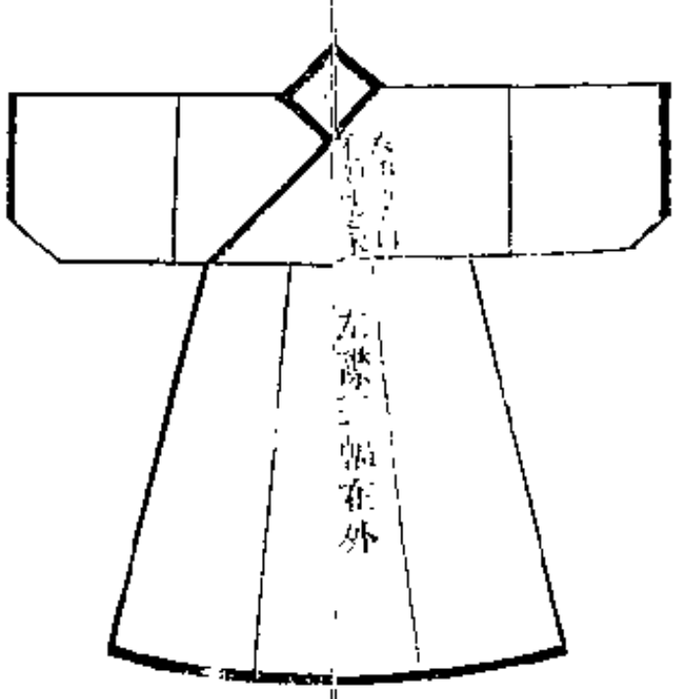
前後皆如此經之裳幅皆奇不正

誤也裳後中幅不開而此離之二誤也衣裳內邊不綴而此綴之三誤也兩邊皆續衽鉤邊四誤也前衽頂上後幅不皆背五誤也



家禮深衣後圖

按鉤邊之說非鄭說詳見考誤



按此圖衽說裁後猶有六幅則前襟之左掩右也亦必有六幅此謂左襟三幅在外則右襟三幅在內通前後計之裁中只有五尺門寸一

又八寸矣前圖幅狹此圖幅忽闊亦無是理也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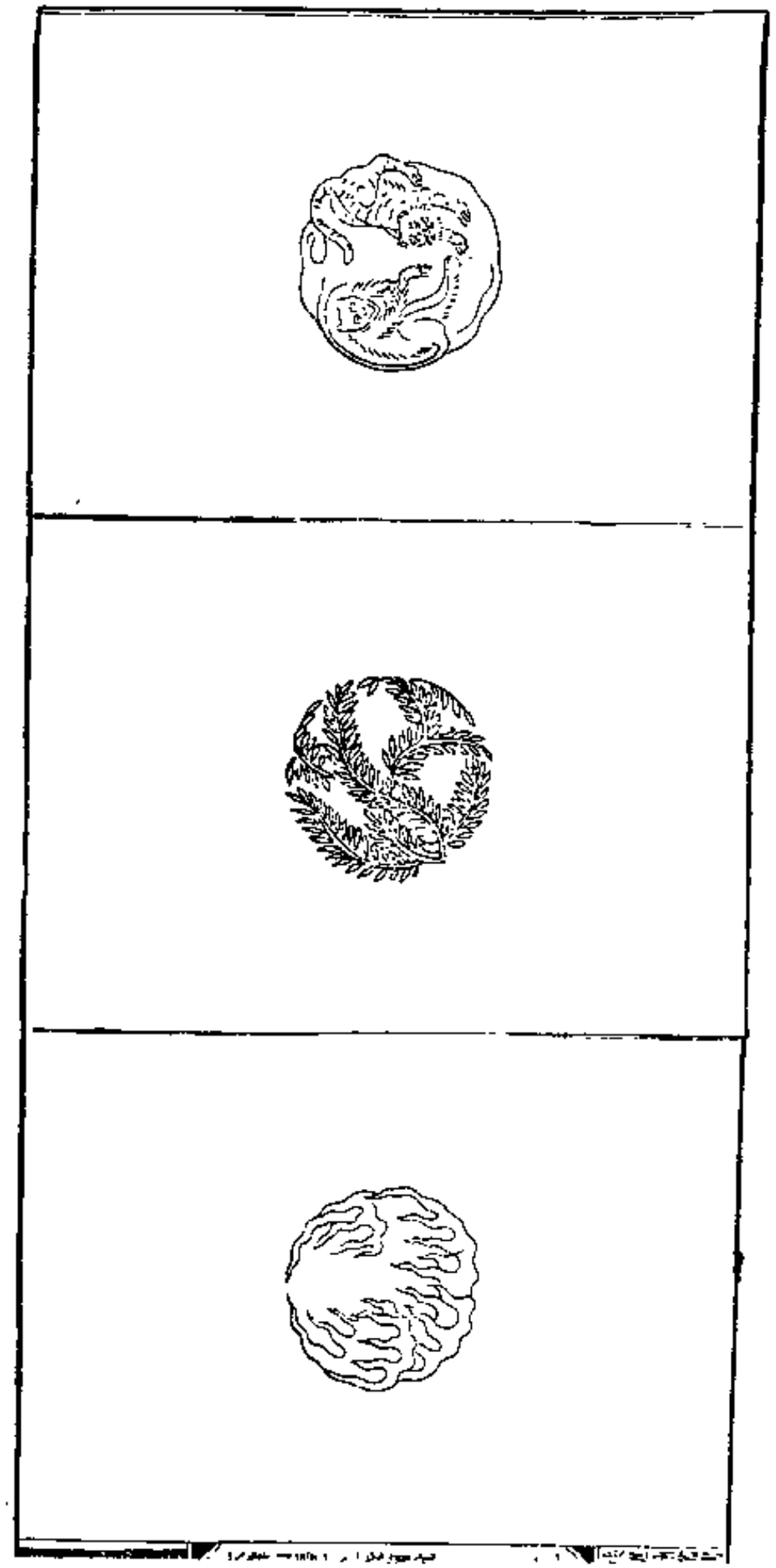
國朝江永撰深衣之制宋說紛紛永據玉藻深衣三祛經齊作要衽當旁之文鄭前後當中者爲襟裾裾皆不名衽惟當旁而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衽衣襟也裾即襟永以裁之前爲襟而旁爲衽說文乃以衣襟爲衽則不獨裁爲衽矣又爾雅曰執衽謂之襜李巡曰衽者裁之下也云下則裁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裾謂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裁際也云裁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盡據璞注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執倨然直也衽襜也在旁襜裾則然也證以永說謂裁前襟後裾皆直幅不裁殺則卽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釋名在旁裾裾之義也其釋經文衽當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鉤邊爲一其說亦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左前後相屬之說於右後衽謂之曲裾乃別以裁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孔疏誤合續衽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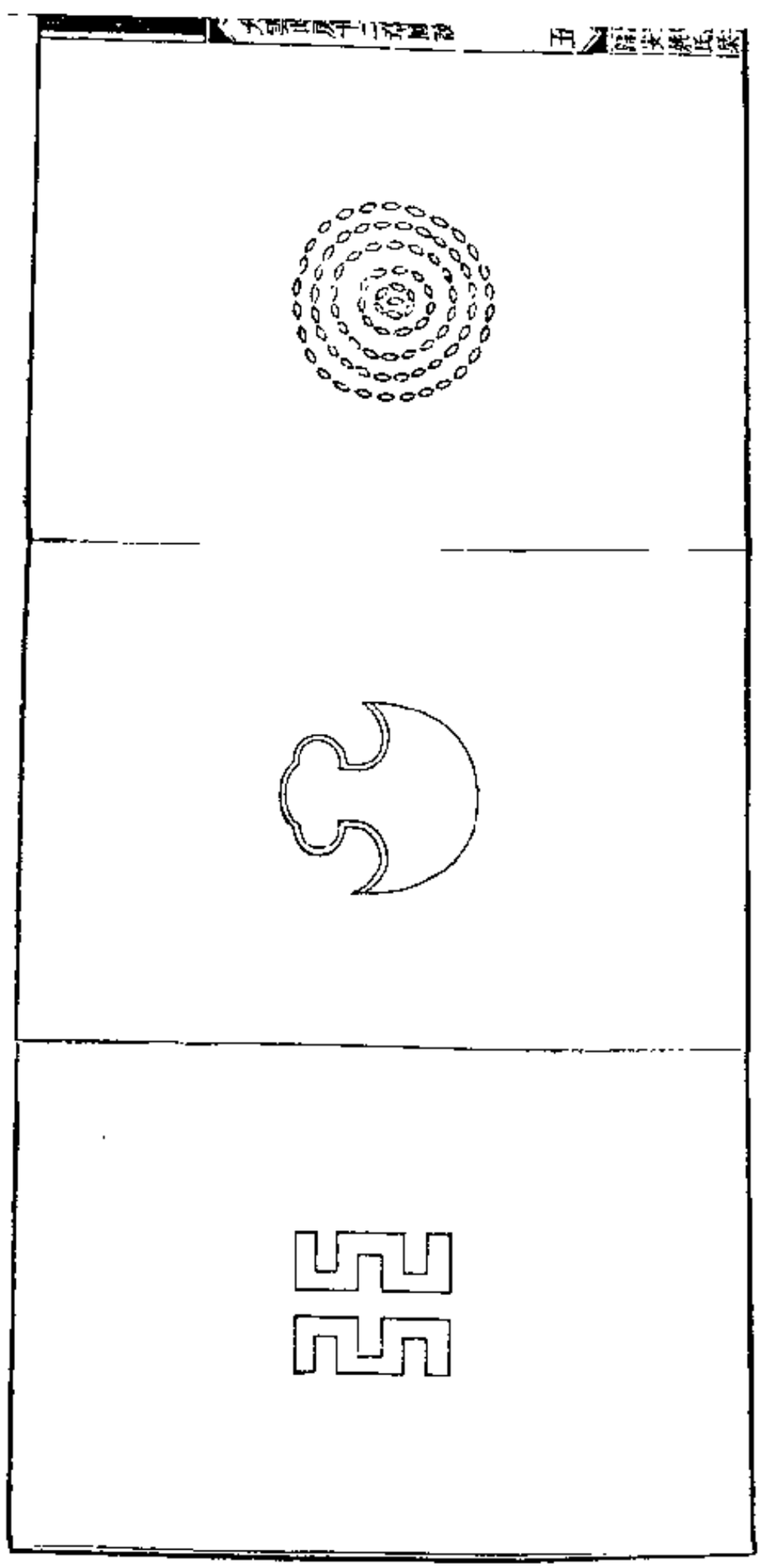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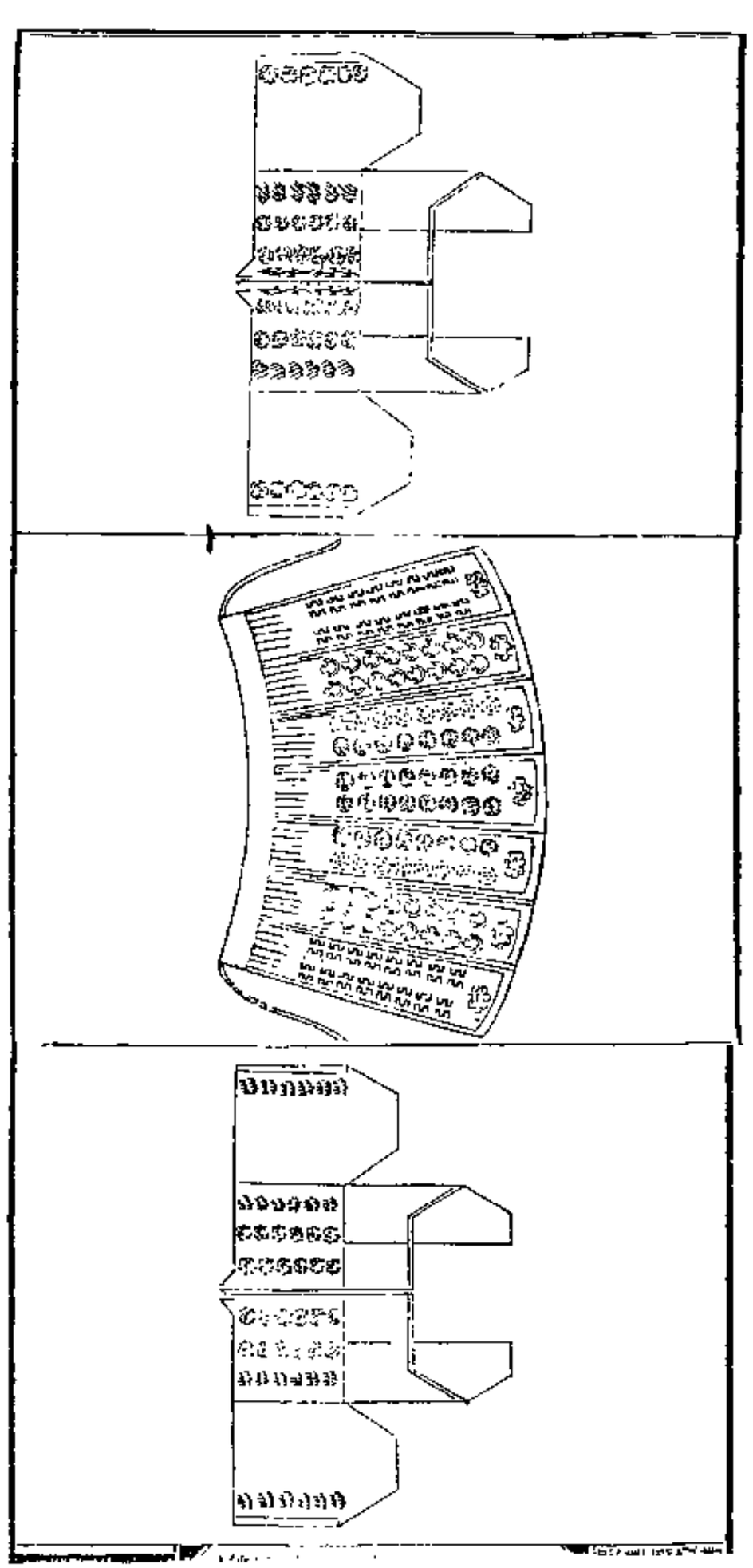
佛　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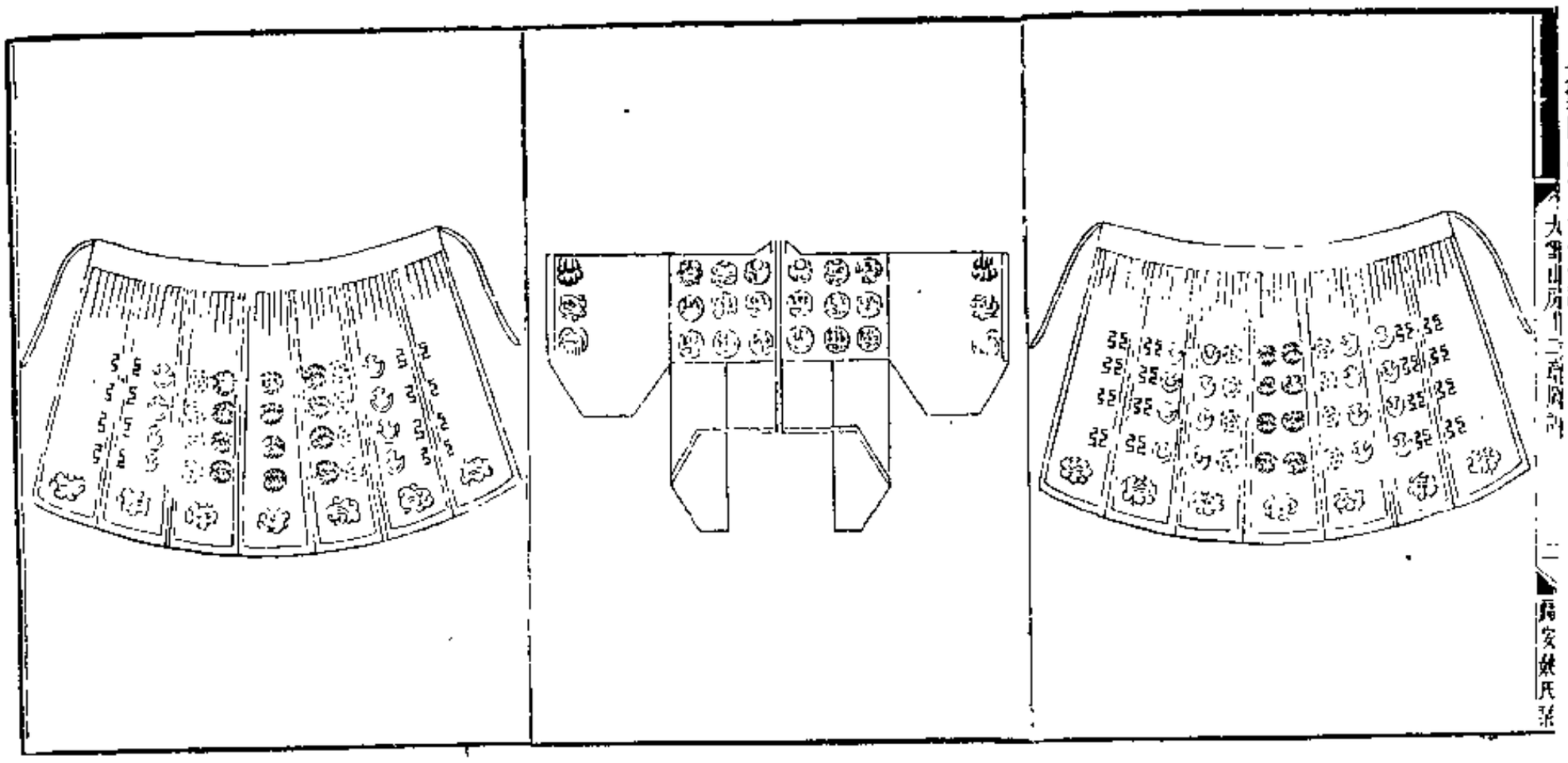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舜韍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益二千有餘年來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上二千有餘年可訓備矣中間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衲元酒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親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祉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疏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援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卷一

陽湖惲敬著

日月星辰三章圖說第一

書皐陶謨曰日月星辰

孔傳曰月星謂三辰

疏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周禮大宗伯鄭注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若祭天神十二次亦祭之此謂於衣日月合宿之辰無形可識知三辰即日月星也禮司常曰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禮天子傳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

敬案斗爲星樞故畫之不畫五緯者統於日月日月亦經星也不畫三垣四獸者統於北斗北斗亦經星也

考工記畫繢之事天時變

注鄭司農云謂畫天隨四時色

敬案天無形體卽畫四時之色亦無以表天當並三辰畫之爲雲霞其色亦宜如琬玉之次知此則衣畫日月星可如後周十二旒行不嫌複沓矣

敬又案近儒有言被袞象天袞色元卽天象不必畫日月星者蓋則背衣不畫日月星故尙書大傳華蟲雉曰月星者蓋則背衣不畫日月星故尙書大傳華蟲雉曰月星此說非是十二元衣亦象天何必言王被袞以鄭重其說且尙書本文上言古人之象下章施作服明是一貫不可岐而二之也伏君遺讖讖豈言歲

衣無繡畫耶大傳說詳兒後

山龍二章圖說第二

書皐陶謨山龍

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

注章讀爲雉雉山物也龍水物

疏畫山者并畫雉畫水者并畫龍

趙氏岐江曰草木地之章蓋畫草木

方氏慤皐曰爾雅釋山上正章蓋畫山之上平者

敬案方說山以章與火以圜連文而同義校諸說爲是本經土以黃其象方地當附山畫之如天圜日月星書之也九章畫天地故子家駒曰天子僭天

敬案詩疏天子畫升龍於衣諸侯畫降於衣陳氏祥道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朱子詩傳取之與疏不同此以旗之畫說釋衣之畫說也於古制恐未符何也爾雅釋天素升龍於繆言天子旗畫升龍也周禮司常注熊虎成象之物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言諸侯旗畫升龍降龍也升朝下復之說於天子不可施是天子之旗當從爾雅止畫升龍司常注已不可混從矣而疏又引之於衣言天子衣有升龍降龍諸侯止有升龍旗則有升龍降龍能是天子衣取升朝下復諸侯衣取下復其旗又兼取升朝下復爲義不麗雜無等數台之詩疏及朱傳又相參錯無可適從不益麗雜歟考禮記疏卷謂卷曲畫此龍卷曲於衣與說文蟠阿之說合各繆言卷龍不言交龍知衣畫卷曲之說不盡升龍降龍如旗也此義不明故各家禮圖畫龍皆誤而後世於領襟

華蟲一章圖說第三

書皐陶謨華蟲

孔傳華象草論作也

疏雉五色象草華周禮司服有鷩冕鷩晁鷩則雉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雉是鳥獸之總名也

周禮司服享先公饗祖則鷩冕

注華蟲五色之鳥繢人職曰鳥獸蛇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疏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有兩翼則曰鳥獸有鱗似蛇則曰蛇

考工記畫繢之事鳥獸蛇

注所謂華蟲也鑄之毛鷙有文象者

疏言鑄以其有毛

敬案鄭注司服引畫繢鳥獸蛇注鷩晁言畫以雉後世皆以雉言之然雉后之章也裨衣揄狄闕狄皆以爲飾禹十二章雉與重翟后章何耶尙書大傳華蟲黃谷雉也首似鷩故言鷩長身故言蛇最兼鳥獸蛇三體也注亦引繢人疏言其頭似鷩則引考工記畫繢之事鳥獸蛇之義是注疏皆言蟲也注言雉止以翬者卽疏頭似鷩之義所以明不名華蟲也後人誤見首似雉者以雉爲華蟲失註疏之意矣

宗彝一章圖說第四

書皐陶謨宗彝

孔傳會五采也謂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

華蟲爲飾

疏知不以日月爲飾者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周禮

有山罌龍句雖希爲希以類言之則謂山龍華蟲爲飾也虞舜無山龍華蟲之飾者帝王所尙不同故也

按案傳以作會宗彝相屬附會傳意言之誤甚矣

周禮記四望由川則毳見

注毳畫虎蜼謂宗彝也

疏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於宗彝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

王氏尙書後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鳥彝皇彝虎彝蜼彝明堂位夏后氏雞彝殷彝周黃目鳥雞同物爲夏彝殷彝周黃目尊之本制而畫虎蜼爲宗彝實是虎蜼者益因虎蜼也古者正名百物虞言宗彝當畫虎彝蜼彝周言毳衣當畫虎蜼尙書大傳言宗彝白有皮氏五尊多白也詩言毳衣如菽如璣虎蜼皆赤黑文也

藻火二章圖說第五

書皐陶謨藻火

孔傳謨水草有文者火焉火字

疏刺繡爲火字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如孔所說也

考工記火以圜

注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元謂如半環然

疏先鄭云爲圜形後鄭云如半環此亦不別增減之耳

敬案古者水字火字皆象形爲火字亦象火形也書

疏之義與鄭疏先後鄭均不別增減圜則如半環增半環則成圜圜與半環皆可增減爲火字火字十二章皆象形也竟繡火字後世之失由改象爲隸漸遠象形之意耳

粉米一章圖說第六

書皐陶謨粉米

注粉若粟米米若粟米

疏粉之在粟其狀如米

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見

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

疏衣是陽惡畫今希見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然則毳見之粉米亦刺之也

敬案疏孔傳不數宗彝故粉與米爲二章應從周禮注疏合爲一章

黼黻二章圖說第七

書皐陶謨黼黻

孔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

疏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爾雅釋器曰斧謂之黼李巡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黻青黑線繡也

虞十二章圖說

書皐陶謨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傳欲觀示法象之服

疏象物制服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合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

疏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傳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龍袞以下至黼黻士服緇火大夫加粉米上得畫下下不得備上

疏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龍袞而下八章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上爲五服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備黻爲六章周禮諸侯有三等之服此同八章古質樸故合三爲一等此經衣之章尊者在上裳之章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馬融說亦然古有此言也

疏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說日月星取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割黻取辨取孝獑取藻火取明米取發揮取斷取辨

敬案疏十二章如孔傳不列宗彝而分華與蟲爲二章粉與米爲二章則十三章矣故復言雉五色象草木仍合華蟲爲一章以符十二之數蔡傳十二章取周禮鄭注歷代皆從鄭義也

尙書大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

注元或疑爲華蟲五色之蟲也璪水草蒼色王氏尙書後案此說上遺日月星辰一下遺粉米黼黻謬二以五色爲五章謬三不分衣裳繪繡謬四作繪爲一章謬五藻火山龍亦合爲一謬六大傳之說其謬顯然

敬案大傳此說自鄭氏作註討不以爲然後儒遂遵而不講至王氏攻其六謬益未得伏君意也伏君據因未經章施五色而於十二章中錦舉以明之非遺日月星粉米黼黻也衣繪裳黼本經有明文不必分注

藻火山龍亦合爲一章而注言其同色耳非同爲一章而注言

雖簡質說經多如此也繪黑似乖文義然伏君之意並非以作繪爲一章古者織五色必以黑四圍識之至今尙然故言作繪黑耳伏君此條通爲五色言之山龍則青爲君山龍色青也華蟲則黃爲君蟲也作繪則黑爲君舍黑無以繪也宗彝則白爲君虞舜白也藻火則赤爲君藻之莖赤爲主也舉一色非廢所錯之色舉一章非廢未舉之章知此則大傳之說可通矣條見下條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

敬案此條言爲君之色天子備五色諸侯四色子男三色大夫二色士一色耳指章以明色非言其章所以申上條之意也所謂五色四色三色二色一色亦指其色之爲若者言之不廢五色相錯諸侯黃色不敢爲君故不言華蟲子男黑色不敢爲君故不言繪餘可類推

敬又案大傳之說與考工記可互相發惟宗彝一章周制則主赤黑兩其說已見前周上二章列行爲等差幅一龍蟠阿臣錯日阿曲者主九章由龍華蟲虎蜼在衣山龍青而由以章水以龍帝與水可勻也故日青與勻日赤與黑相次華蟲黃而備五色色與元故曰元與黃相次此則爲衣之繢也藻莖赤而某莽故曰青與赤謂之文火焰赤而光白故曰赤與白謂之章繡如齊故曰白與黑謂之黼黑爲兩己相背故曰白與黑謂之黼蔽以青黑爲己黑與青謂之蔽此比方爲裳之繡也知歲日月星列行者虞作繪畫日月星故以後周之制推之知周日月星不列行者周冕服以華爲首故以隋唐之制推之

推之

周十二章圖說

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

注繢以爲衣

疏青與白相次以下論繢於衣爲對方之法也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注繡以爲裳

疏此皆比方爲繡次

雜四時五色以立之謂之巧

注繪皆用五采鮮明之

疏上有六色此言五元黑共說也

敬案孫氏言雖不止於衣裳故統言其事然古者衣裳之制於禘祫重注疏主衣裳言爲得經意也經首言繢五色必以黑四圍識之而後言繪爲一章古者織五色必以黑四圍識之至今尙然故言作繪黑耳伏君此條通爲五色言之山龍則青爲君山龍色青也華蟲則黃爲君蟲也作繪則黑爲君舍黑無以繪也宗彝則白爲君虞舜白也藻火則赤爲君藻之莖赤爲主也舉一色非廢所錯之色舉一章非廢未舉之章知此則大傳之說可通矣條見下條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

敬案此條言爲君之色天子備五色諸侯四色子男三色大夫二色士一色耳指章以明色非言其章所以申上條之意也所謂五色四色三色二色一色亦指其色之爲若者言之不廢五色相錯諸侯黃色不敢爲君故不言華蟲子男黑色不敢爲君故不言繪餘可類推

敬又案大傳之說與考工記可互相發惟宗彝一章周制則主赤黑兩其說已見前周上二章列行爲等差幅一龍蟠阿臣錯日阿曲者主九章由龍華蟲虎蜼在衣山龍青而由以章水以龍帝與水可勻也故日青與勻日赤與黑相次華蟲黃而備五色色與元故曰元與黃相次此則爲衣之繢也藻莖赤而某莽故曰青與赤謂之文火焰赤而光白故曰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爲兩己相背故曰白與黑謂之黼蔽以青黑爲己黑與青謂之蔽此比方爲裳之繡也知歲日月星列行者虞作繪畫日月星故以後周之制推之知周日月星不列行者周冕服以華爲首故以隋唐之制推之

隋志梁王僧崇奏今之公衣身畫歇其要下及裙又有青歇

敬案此毳衣也故以虎蜼飾裙則亥以龍飾相其制可推要下有青歇者當由毳衣并以虎蜼飾之帶下耳此志在天監中益宋以後舊制也

兩袖各有鴛鳥取似鳳似是華蟲

敬案此當是裨衣之飾袖者其後展轉傳誤在垂古制袖與以以表貴賤非飾袖也知歲日月星不列行者周冕服以華爲首故以隋唐之制推之知周日月星不列行者虞作繪畫日月星故以後周之制推之

隋志齊制衣裳元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凡十二章後歇

敬案大監七年周捨議祭服宜畫鳳詔又捐日月星辰以一山繡三物藻火粉米以一藻繡三物皆慘不可從而梁晉宋志不言行與等故自漢至六代不爲圖

後周十二章圖說

隋志後周設司服之官祀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在衣火宗彝藻粉米繡散在裳凡十二等衮冕九章山龍華蟲火宗彝藻粉米繡散在裳衣藻粉米繡散在裳衣重宗彝裳重繡散爲九等毳冕七章衣重藻粉米裳重繡散爲八等希冕五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七等玄冕三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六等

諸公之服衮冕九章

青冕七章衣重火與宗彝爲八等

裳重繡散爲九等毳冕五章衣重藻粉米裳重繡散爲八等希冕三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七等皆以山爲領標

諸侯之服山冕八章

火冕六章衣重藻裳重繡散爲八等皆以華蟲爲領標

諸伯之服鷩冕七章

重繡散爲八等皆以雉爲領標

諸子之服火冕六章

爲七等皆以火爲領標

諸男之服藻冕五章

爲六等毳冕五章裳重繡散爲六等皆以宗彝爲領標

三公之服火冕六章

衣重宗彝藻裳重繡散爲九等毳冕五章衣重藻粉米裳重繡散爲八等絺冕三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七等玄冕一章衣重粉米裳無重爲五等

孤之服毳冕五章

衣重藻粉米裳重繡散爲八等藻冕四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七等絺冕三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六等

章衣重藻粉裳重繡散爲八等

繡散爲八等

卿之服藻冕四章

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標

章衣重粉米裳重繡散爲六等

上大夫之服絺冕三章

衣重粉米裳無重爲五等

中大夫之服絺冕二章

衣重粉米裳無重爲四等

下大夫之服絺冕一章

衣重粉米裳無重爲三等

敬案後周十二章止列自上至下之等不言每等之章數各處同有綉九章爲兩行而上下九等者蓋因陳氏禮書升龍降龍爲一章虎彝蜼彝爲一章共餘四等各六章爲一行十二之因對綉之耳不知後周之制皆與隋唐每行十二之制參觀則知後周亦然非如禮圖每章對綉共二十四物爲十二等也惟日月星三章隋唐不布橫行爲等故等止九後周稱十二等則日月星亦布橫行此猶異耳

敬又案隋唐日月星不布橫行者以日月止一物然太泥矣

隋十二章圖說

隋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於左右肩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而下爲星辰其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衣質以元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質以綉藻粉米黼黻四章通三辰而備十二衣繪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相承皆如此微而用之謂將爲九

敬案各重行十二則一章十二爲橫之行十二等爲縱之等矣此與唐制相同惟日月星不列橫行耳

敬又案世基奏漢晉以來率皆如此知後周亦每章十二爲行矣故兩行對綉之說不可從

唐十二章圖說

唐志袞冕服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衣積畫以升龍

敬案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者日月星如隋志畫於肩及領後不爲行也每行十二之行也每章一行爲等言縱之等也自山龍以下得九等者唐制與後周十二等不同而同於隋

劉冕服七章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說冕服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元冕服一章裳刺黻皇太子衮冕服九章一品衮冕服九章二品鷩冕服七章三品毳冕服五章四品絺冕服三章五品元冕服一章六品以下爵弁服青衣纁裳

宋十二章圖說

敬案開寶嘉祐元豐政和渡江更制皆十二章史不載行與等蓋同唐制也皇太子九章親王三公同皇太子九卿衣虎蜼粉米藻三章裳畫黼黻

金十二章圖說

志袞衣書羅夾侧五采間金綉畫正面日一月一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背面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裳紅羅八幅火制綉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

敬案本制言上下襟者以左右言之其十二章多寡無義

皇太子衣五章山龍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藻粉米黼黻

元十二章圖說

敬案元制同金其背華蟲火各十二

不知何義然金元史皆同則非史誤也

明十二章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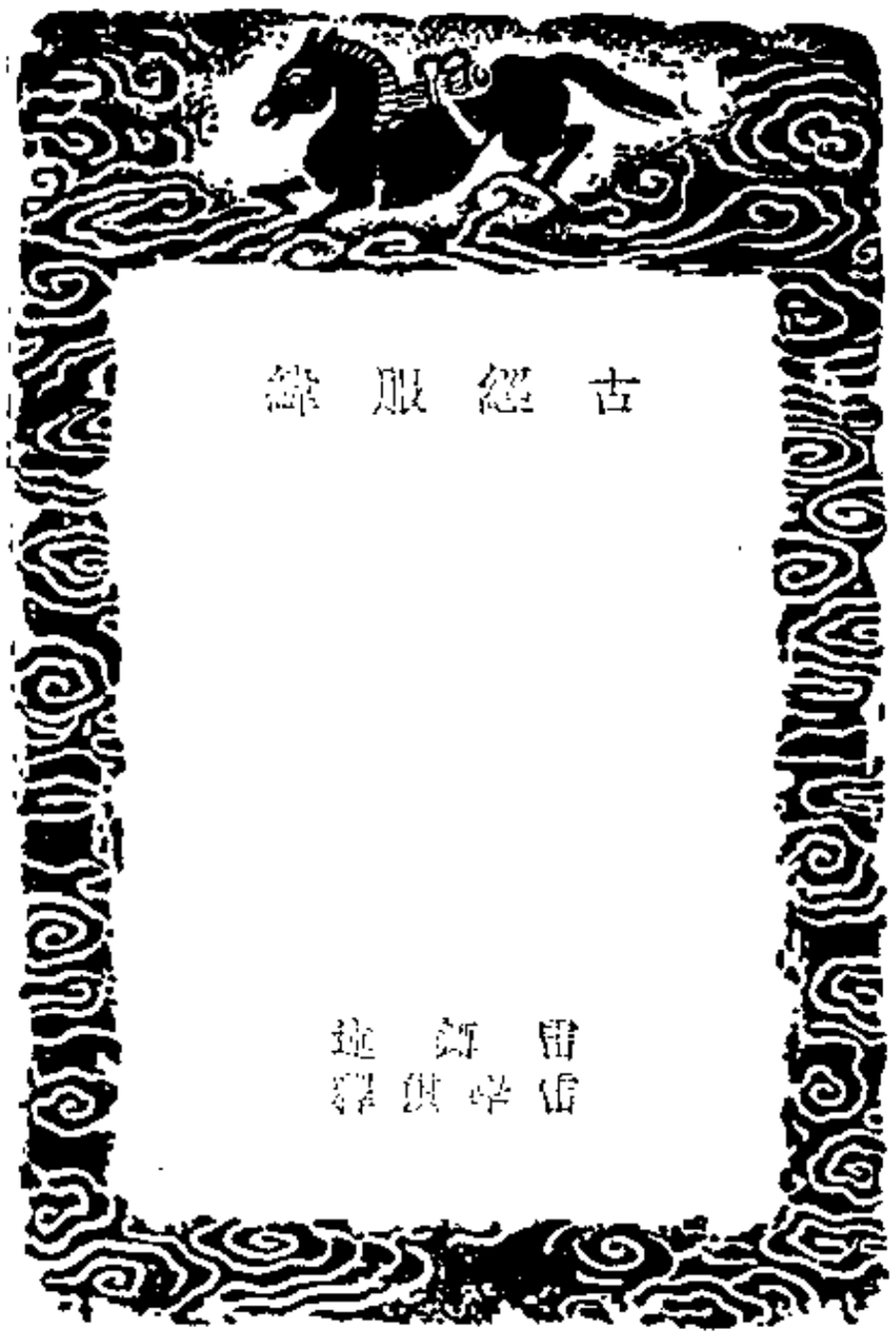
志元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繡裳四章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

嘉靖八年論張璁等日衣裳分上下服今衣恒掩裳服意衣與裳服下齊蓋裳之六章璁等議從之洪武時衣裳皆織成全是改裳用綉復元衣綉裳爲元衣前裳

敬案明皇太子衣無日月星與金元同親王七章火在肩華蟲宗彝在袖裳同皇太子那王五章粉米在肩宗彝在袖裳黼黻

敬又案自金以後十二章之位均無義

陽湖張子仁先生撰處書十二章爲十二分圖並爲總圖又按周至明史志均歷代十二章圖系以說詳行勻之分合治莒之制至周悉也草窗瀛奎元處光緒乙亥理而出之贈脉蝕損莫可究詰僅存分圖十二又歷代圖三而按之後說均屬參差未敢臆定何代仍據說二卷刊行寶此叢殘不敢失墜校讎家之訂定云爾是歲紀寇日歸安姚覲元識



古經服緯卷上

古經者，自漢以後，諸立於學官之經傳也。服緯者，解詁曰：服，服也，自首至足，凡所著皆曰服。說文曰：服，用也。言有本其緯，有而其輻，裁成而著曰服。事也。釋言曰：服，整也。言有本其緯，有而其輻，裁成而著曰服。內外，親疏，貴賤，各異制，言之者，人各異辭，舉者，著於是，兆端，被古多，與經佛，此服緯之義也。

清 通州雷鋐逸 子厚汎釋

上篇

繫惟大古，冒而句領，黃帝氏作，制布帛，辨冠履，垂衣裳，章黼黻，以化天下，後聖繼之，制用大備。

此一節，述服之始也。大古，謂神農以前，冒而句領，倘哲大傳文。荀子、作務面拘領，淮南子、作鬠面繼領，冒，即首服之大名，今作帽，古文作冃，从冂从二，以爲小兒，及蠻夷頭衣，非是，加月者，貌在日上，其爲首服明矣。後世文繁，又加巾耳，務鬠句拘，古今字，繼，即句也，高誘注云，繼領衣皮，屈而縫之，五經要義云，大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而未知蔽後，此即謂神農以前也，黃帝表少典之子，繼神農氏有天下者，娶西陵氏之女，曰雷祖，始教民蠶績，作爲布帛衣服之制，於是乎始，世本曰，黃帝使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於則作扉屨，易大傳

曰，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大戴禮記曰，黃帝作祭服，冕而祭，故帝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後聖繼之者，謂唐虞三代也，小戴記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

首服三等，冕爲上，弁次之，冠通稱也。

此下至不服繡，述首服之等及其名稱也，三等，據經文言，冕下故冕制象之禮疏云，前低一寸二分，弁者，象形字，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拃時，漢書與服志曰，制如penguin前高廣，後卑銳，蓋其形圓橢，略如今之弁帽，俗稱瓜皮帽者，周官鄭注，以弁爲古冠之大號，非是，古經無謂五冕爲弁者，首服之大號，經止謂之冠，冠字，从冂从元从寸，冂，即覆下之象，元者，首也，故儀禮稱冠爲元服，寸者，度也，覆於首，而各有制度焉，此冠之義也，蓋冕弁既作以後之稱矣，古時止謂之冒，周人始專以冒爲斂服之名。

黃帝作冕，有虞氏皇，夏后收，殷人尋，周人冕，冕曰元冕，亦曰麻冕，大裘而冕，天子服之，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凡五等，諸侯及卿大夫之服也，絺冕，一曰稀冕。

此一節，述冕之異名也，黃帝作冕，世本文，有虞氏皇，四句，王制文，鄭康成注云，皇冕，畫羽飾焉，今按皇與古字通，又皇者，大也，黃也，褕翟曰，皇，黃鳥飾以翬羽，象鳳舒兩翼，其形修大，而色黃也，收者，帝嚳冠名，史記本紀曰，嚳，黃收純衣，絳裳，辨，引大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蓋夏從虞制，而變其色也，故鷩毳

黃帝作冕，有虞氏皇，夏后收，殷人尋，周人冕，冕曰元冕，亦曰麻冕，大裘而冕，天子服之，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凡五等，諸侯及卿大夫之服也，絺冕，一曰稀冕。

此一節，述冕之異名也，黃帝作冕，世本文，有虞氏皇，四句，王制文，鄭康成注云，皇冕，畫羽飾焉，今按皇與古字通，又皇者，大也，黃也，褕翟曰，皇，黃鳥飾以翬羽，象鳳舒兩翼，其形修大，而色黃也，收者，帝嚳冠名，史記本紀曰，嚳，黃收純衣，絳裳，辨，引大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蓋夏從虞制，而變其色也，故鷩毳

獨斷曰，夏冠純黑，以羔裘韜舜，則皇亦黃冠，其形修大，夏人去其羽飾而黑之，故謂之收，殷人又加覆飾，故謂之尋，士冠禮鄭注，尋名冒於緇布，緇，綢也，所以自覆飾也，即其義，周官，弁師之元冕，周書，及魯論之冕，皆是冕之大名，元言其色，麻言其物也，配以端衣，則曰元端，一曰端冕，玉藻云，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及凡經之稱端冕者，皆是，周官，司服之元冕，元乃衣名，玉藻之元端，而君及朝元端，元乃同，其實各異，鄭注，敬前之元端，爲元冕，謂玉藻之朝日，侯之自祭，皆元衣而冕，非是，禮言王之朝日，乘龍，載大旂，龍旂，大生，執鎮圭，乘大路，禮川言案，豈服反下於衮冕之小祀乎，于及大夫之祀，其先服，皆降於所祭，若各一等，豈公侯之九命八命七命者，獨降用三命再命之服乎，此固不知元冕元端各有二義，故謂舍之耳，冕字，古經或作絟，此易麻爲純以後之稱也，故字从糸，大裘而冕，以下六等，皆周官司服，文衮鷩毳絺元五者，皆衣名，此借服之等，以別冕之差也，諸侯兼內外言，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諸侯，公，侯，伯，子，男，爲外諸侯，上公，及方伯之國，皆有孤卿，其餘止有卿，大夫，此五等之冕，即其上服也，其差詳見下絺冕，一曰稀冕，見左傳，所謂以韎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也，元冕，一冕，即荀子所謂大夫裨冕也，蓋元冕，在冕服中最卑，故謂之裨冕，此本侯國大夫之上服，諸侯朝於天子，自恐有罪，不敢伸其上服，而降用再命之車服，故皆裨冕，墨車，詩云，彼交匪舒，此之謂也，及事畢，猶肉袒，此天子所爲賜以本命之車服矣，禮注，鄉司農，以裨冕，爲驚冕，鄭康成以爲五冕之通稱，謂皇於

裘冕。俱非是。荀子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大夫裨冕。士韋弁。此因天子之上服。十二章。有三辰山火。故曰山冕。諸侯之上服。袞鷩毳繡。皆元冕。朱裏。故曰元冕。侯國大夫之上服。止元衣而冕。在冕服中最卑。故曰裨冕。爵弁以韋爲之。故又曰韋弁也。

弁有爵弁、韎弁、素弁。皆柔皮爲之。故通曰皮弁。亦曰韋弁。

此一節。述弁之異名也。曾顧命曰。二人雀弁執惠。傳云。雀韋弁。疏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旒耳。周禮弁師疏。亦云無旒之冕。與爵弁不殊。鄭康成士冠禮注。謂爵弁之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阮諶三禮圖。亦云用布。劉熙釋名。則云用韋。今服緯。不從鄭說者。因爵弁乃士之上服。故冠禮之三加。昏禮之親迎。皆爵弁服。而周禮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荀子曰。大夫裨冕。士韋弁爵弁。既又稱皮弁韋弁。是其制以熟皮爲之。不用布矣。孔疏賈疏。知爵弁制如冕者。王制。以夏收、殷尋、周冕。並稱士冠禮。以周弁、殷冔、夏收。並記。可知王制之所謂冕。即士冠禮之爵弁。故漢書與服志曰。爵弁一名冕。說文有覓字。訓曰冕也。即專指爵弁言。制既如冕。謂之弁者。賈疏云。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此即王侯一命不命之士。祭於公。及侯國卿大夫。王之上士中士。祭於己之服也。爵雀古字通。○韎弁。即周禮司服之韋弁。弁與衣裳。皆用韎韋爲之。故此或專得韋弁之名。何休公羊傳注曰。皮弁武冠以征不義。不命衣服各視其命之數。司服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注又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加以王制三公一命袞。禮器士三旒之說。皆可以參互見義。此即冕服差等之大凡也。惟是宗伯之九儀。既云再命受服。今子男一命之大夫。亦元冕者。此因其從政。故特優之。玉藻曰。惟世婦命於冕。謂其他則皆從男子。又曰。一命禕衣。士緣衣。褒大記曰。大夫以元赭。士以緇。禕衣所謂一命禕衣。即小國大夫之世婦也。大記所言。則統凡侯國之大夫士言之也。故周禮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玉藻注亦云一命禕衣二句。是子男大夫士之禮。蓋一命者。本應衣緣衣。

者、無旒。

此下至冠武同色。述首服之制與飾也。此一節。述冕之制飾。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大戴記。子張問入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塞耳。所以弇聰也。小戴記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紘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纓者。就。成也。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疏云。古者繢廣三十升。布染之。上以元。下以朱。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卽是上元者也。紘者。繫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牢固也。又注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疏引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此皆冕飾之正解也。論語曰。麻冕。禮也。白虎通曰。冕。俛後仰。故謂之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左傳桓二年疏云。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及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蓋已與服志故曰衡二鄭之訓。不如詩傳之有據矣。詳見中卷。注士喪禮曰。冔笄繢中。喪服傳曰。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吉笄者。象笄也。疏云。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卽弁師。弁笄。惟男子有。而婦人無。此笄皆長。不惟四寸而已。經中兩頭屈中央狹。以安髮也。箭笄與搔笄。皆是因服之器笄。吉時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與后夫人用玉。象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有首者。喪服注云。若今刻鏤頭矣。○紘者。冕弁之繫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謂皮弁笄。爵弁笄。緇紘。繆。鄭注。謂大夫士皆應纁組紘。此卽紘之等也。○爰之首服三句。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良由字。夏純黑。前小後大。殷白而微黑。前大後小。見蔡邕獨斷。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見太平御覽。引五經通義。此卽古冕形色之異也。

爵弁元、靺韐弁韋。皮弁白。弁形上銳。皮弁象邸。會飾以璂。璂玉如冕旒之等。弁笄亦如冕。○元冠曰。委卽古縮縫。周衡縫。代異制也。田冠以皮。朝冠以布。旁綴兩纓。結于頷下。餘爲綏。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纓。士綦組纓。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無綏。

此二節。述弁與冠之制飾形色也。爵弁元者。古之爵色。今曰天青。鴟尾青。乾鵲之翼。元鳥之尾。其色卽古之天元也。韋弁靺者。以朱染韋爲靺。故字从韋。士冠禮注。謂合韋爲之。染以茅蒐。爲靺韐。茅蒐卽茹三旒。蓋視大夫以上之冕旒。有加數也。諸公以下。各如其衣服之節。則凡袞冕者。九旒。鷩冕者。八旒。七旒。毳冕者。六旒。五旒。絺冕者。四旒。元冕者。三旒。或二旒也。惟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再命以上者。皆有旒。玉所謂再命受服矣。鄭注。謂士皆變冕爲弁。弁與宗伯九儀。禮器士三旒之文。亦皆相忤。非經義。

君、元紘五采。頂飾以玉。四命以下。紘三采。頂飾以石。是曰充耳。其材皆骨角。笄一名衡。君玉笄。臣象笄。皆有首長尺二寸。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士緇組紘。纁邊。庶之不若冠親之委下也。賈疏專以象邸。爲弁內頂上。未確。會飾以璂。璂玉如冕旒之等者。周官弁師

云。上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此卽所謂如冕旒之等矣。蓋旒之繅玉有三采、九玉至二玉之差。此弁之璂飾亦各依其數也。紘絇亦如冕者。天子亦朱紘玉絇。諸侯亦青紘玉絇。孤卿大夫士皆緇紘黲絇。惟士之爵弁無旒。故皮弁亦無璂飾。○元冠曰。委卽委貌也。詳見上。漢書輿服志謂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與皮弁同。前高廣。後卑銳。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云。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按經注之義。蓋古冠之辟積皆直縫。周制皆橫縫。東周以後。吉冠橫縫。而凶冠直縫。故曰非古也。喪服疏云。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田冠以皮。朝冠以布者。周禮司服曰。凡祠冠弁服。注云。祠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按此鄭氏誤合皮冠元冠爲一也。皮冠以田獵。諸經具有明文。不開田獵者著朝冠。亦未聞視朝者著皮冠也。公羊傳注。合韋弁皮弁爲一。亦誤。蓋皮冠之制飾形色。與元冠皆同。但皮與布異耳。朝服與元端之衣冠皆同。但衰或各異耳。故服緯止辨田冠朝冠之殊。不復紀元端服之冠制。旁綴兩纓。結于頷下。餘爲綏者。此元冠之通制也。纓以組爲之。組卽條也。凡冕弁皆屈一組。繞於頷下。結其組於笄之兩端。以爲固。是謂之紘。冠則左右各綴一組於武下。由耳後垂之。結於頷下。以爲固。是謂之纓。垂其餘而委之。是謂之綏。詩曰。冠緌雙止。是也。緌一作蕤。玉藻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綴緌。諸侯之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此卽冠纓之各有其等矣。○緇布冠者。以黑麻布爲之。漢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儲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注云。缺闇如有頯者弁之。頯、繒布冠無笄者。蓋頯圍髮際。結項中隅。兩纓以固冠。又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此冠緇布冠。皆用三十升布可知。喪服鄭注云。八十縷爲升。然則冕與冠之布。其經緯皆二千四百縷。二尺二寸之幅。用二千四百縷爲之。其細密費工可知。故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惟喪與大夫蓋弁。是王已冠矣。竹書紀年。謂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此卽在喪行冠禮之證。○凡冕與冠之布、皆三十升。冕禮疏。謂三十升者。取冠倍之。是元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注云。深衣用十五升布。而冠倍之。是元冠緇布冠。皆用三十升布可知。喪服鄭注云。八十縷爲升。然則冕與冠之布。其經緯皆二千四百縷。以無冠禮者。禮不下庶人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禮雜記。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書金縢曰。王與大夫盡弁。是王已冠矣。竹書紀年。謂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此卽在喪行冠禮之證。○凡冕與冠之布、皆三十升。冕禮疏。謂三十升者。取冠倍之。是元冠緇布冠。皆

等。皆黼冕。一曰蟻冕。王之大夫。大國之孤。四章。衣繡黼。去黻。是曰希冕。一曰黼衣。三命再命者。衣無文。裳之章。如其命數。此冕服之九等也。小國之大夫一命。亦元衣而冕。是曰元積。與士之一命而爵弁者。皆裳一章。其不命而爵弁者。裳無章。皆純衣。此弁服之二等也。此十一等衣裳。皆以帛不用衣。皆元裳。皆繒其制不創不殺。故曰元衣。燕衣。端衣。善衣。純衣。絲衣。其裳曰繒裳。彤裳。帷裳。有章者。曰繒裳。加以黼人之畢參元。此所謂十二衣也。參元者。以元端之襌衣被之也。凡端衣皆謂幅不殺。

此一節。述冕弁冠上服之等也。虞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此有虞之章服也。考工記曰。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即有虞繪衣之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此即有虞絺繡之次。天地黃。山龍青。鳥黑。華蟲白。火赤。粉米白。黼黻白。黑。藻又曰。天時變。火以圜。土以黃。其象方。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上以黃六字。當在上。此則周人繪衣之次也。自漢以後。儒者說此。與經絕戾。伏生書傳。謂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璉火赤。山龍青。天子服五章。諸侯四。子男三。大夫二。士山龍。大小夏侯書說。以日月星辰為三章。山龍以下為九章。劉向說苑。謂士黼。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劉熙釋名。以畫藻為龍衣。象水草之毛。黃偽孔傳。川馬季長之說。以日月星辰為二章。華蟲亦為二章。謂諸侯自龍袞以下九章。去三辰及山。鄭康成書注。以日月星辰為三章。以華蟲為一章。謂即鷩雉。華蟲。又謂雉是鷩屬。以宗彝為一章。謂即虎蜼雉。又謂雉是鷩屬。以紛米為一章。謂是白米。其禮注。又謂周人不以三辰為衣之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王之冕服九章。魯人十二章。考工記注。又謂衣畫天地。是天子僭天。鳥獸蛇。即鷩雉之文。且謂火在裳。繡在衣。與書禮之注自戾。杜氏左傳九文注。亦分華蟲為二。合粉米為一。鄭又謂絺冕止二章。衣繡粉米。裳刺黼黻。元冕止一章。刺黼。詩唐風正義。謂王之三公。止冕冠。賈公彥禮疏。又為大章小章之說。而從鄭義。凡此者。於諸經之文。各有牴牾。未能貫通。皆臆說也。今服緯。參考互證。知有虞及周冕服。皆十二章。虞則衣裳各六章。即書之所言者。是日月星辰是一章。考工記。所謂天時變也。天不可畫。其色元於元衣而繪三辰。即在天成象之義。詩云。象服。史云。象冕。即指此時變者。日赤月白。斗象七政。一赤。二白。三赤。四黃。五黑。六青。七白也。山為一章。記所謂士以黃。其象方山以章也。山冕之由此。山在地上。有朽壞則崩。故繪土以章之。鄭注云。衣畫天地。此之謂矣。龍為一章。是為卷。記所謂水以龍也。龍居於水。故以水著龍。華蟲為三章。是為鷩。雉。記所謂鳥獸蛇也。即朱雀白虎元武矣。合於上之卷龍。是為在天四宮之象。華者。草木之英。蟲者。動物之大名。羽毛鱗介蠃。皆謂之蟲。章乃表著之義。天以辰章。山以土章。龍以水章。鳥獸蛇。皆棲息於草木者也。故以華章。此即衣之六章也。謂之卷者。此謂侯之入為卿士及卿之出封。加一等者也。猶之諸侯九旒。謂上公方伯下大夫五旒。謂大夫出封。及子男之入為大夫者。士三旒。謂王之上士。此皆舉其類之最尊者言也。五命者。冕冕五章。衣無蜼。所象升龍降龍之卷曲。說文曰。卷。龍曲。施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向。故作卷。以為衣名。故作袢。見荀子。以為公衣。故作袞。有鱗明生動之象。故又作緄。見漢碑。謂之鷩者。言鳥形如鷩。即朱雀也。在星象則謂之鶉。皆鳳之別名。說文曰。鷩。鷙鷙也。郭璞子虛賦注云。鶡鷻似鳳。有光采。禽經曰。赤鳳謂之鶡。是其証。謂之毳者。言鷩毛溫毳。乃西宮白虎之象。白虎即鷩虒也。漢世謂之白鷩。謂之蜼者。蜼即鳥蛇。黑蝮。能致雲雨。乃北

方靈蛇之象。故周官司農注。謂蜼為蛇魁之魁。知蛇亦繪於衣者。不惟見考工記漢楊震世傳。歐陽尚書其郤詵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則蛇為王卿之服象。實古義可知。其裳之六章。則藻火粉米黼黻六者。各為一章也。書於衣之六章云。作會宗彝者。會古繪字。六章不惟繪於衣。凡尊者之彝常皆取象焉。宗者尊也。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文也。荀子曰。天子山冕。袾裷。此即因三辰山火升龍。非諸公以下所得繪也。故皆為尊章。上公得以象天。龍章而設曰月。左傳曰。火龍黼黻。以象天。龍火升龍。故玉藻曰。天子龍卷以祭。郊特牲曰。王被袞。字通作卷。以象天。龍卷。即周人繪衣之次也。自漢以後。儒者說此。與經絕戾。伏生書傳。謂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璉火赤。山龍青。天子服五章。諸侯四。子男三。大夫二。士山龍。大小夏侯書說。以日月星辰為三章。山龍以下為九章。劉向說苑。謂士黼。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劉熙釋名。以畫藻為龍衣。象水草之毛。黃偽孔傳。川馬季長之說。以日月星辰為二章。華蟲亦為二章。謂諸侯自龍袞以下九章。去三辰及山。鄭康成書注。以日月星辰為三章。以華蟲為一章。謂即鷩雉。華蟲。又謂雉是鷩屬。以宗彝為一章。謂即虎蜼雉。又謂雉是鷩屬。以紛米為一章。謂是白米。其禮注。又謂周人不以三辰為衣之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王之冕服九章。魯人十二章。考工記注。又謂衣畫天地。是天子僭天。鳥獸蛇。即鷩雉之文。且謂火在裳。繡在衣。與書禮之注自戾。杜氏左傳九文注。亦分華蟲為二。合粉米為一。鄭又謂絺冕止二章。衣繡粉米。裳刺黼黻。元冕止一章。刺黼。詩唐風正義。謂王之三公。止冕冠。賈公彥禮疏。又為大章小章之說。而從鄭義。凡此者。於諸經之文。各有牴牾。未能貫通。皆臆說也。今服緯。參考互證。知有虞及周冕服。皆十二章。虞則衣裳各六章。即書之所言者。是日月星辰是一章。考工記。所謂天時變也。天不可畫。其色元於元衣而繪三辰。即在天成象之義。詩云。象服。史云。象冕。即指此時變者。日赤月白。斗象七政。一赤。二白。三赤。四黃。五黑。六青。七白也。山為一章。記所謂士以黃。其象方山以章也。山冕之由此。山在地上。有朽壞則崩。故繪土以章之。鄭注云。衣畫天地。此之謂矣。龍為一章。是為卷。記所謂水以龍也。龍居於水。故以水著龍。華蟲為三章。是為鷩。雉。記所謂鳥獸蛇也。即朱雀白虎元武矣。合於上之卷龍。是為在天四宮之象。華者。草木之英。蟲者。動物之大名。羽毛鱗介蠃。皆謂之蟲。章乃表著之義。天以辰章。山以土章。龍以水章。鳥獸蛇。皆棲息於草木者也。故以華章。此即衣之六章也。謂之卷者。此謂侯之入為卿士及卿之出封。加一等者也。猶之諸侯九旒。謂上公方伯下大夫五旒。謂大夫出封。及子男之入為大夫者。士三旒。謂王之上士。此皆舉其類之最尊者言也。五命者。冕冕五章。衣無蜼。所象升龍降龍之卷曲。說文曰。卷。龍曲。施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向。故作卷。以為衣名。故作袢。見荀子。以為公衣。故作袞。有鱗明生動之象。故又作緄。見漢碑。謂之鷩者。言鳥形如鷩。即朱雀也。在星象則謂之鶉。皆鳳之別名。說文曰。鷩。鷙鷙也。郭璞子虛賦注云。鶡鷻似鳳。有光采。禽經曰。赤鳳謂之鶡。是其証。謂之毳者。言鷩毛溫毳。乃西宮白虎之象。白虎即鷩虒也。漢世謂之白鷩。謂之蜼者。蜼即鳥蛇。黑蝮。能致雲雨。乃北方靈蛇之象。故周官司農注。謂蜼為蛇魁之魁。知蛇亦繪於衣者。不惟見考工記。漢楊震世傳。歐陽尚書。其郤詵曰。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則蛇為王卿之服象。實古義可知。其裳

冕命士曾將中軍且爲太傅此卽謂上公及方伯之孤皆四命也蓋內臣之章黼爲尊外臣之章黻爲卑黼之象作斧言能輔佐其君以斷大疑黻之象作兩巳兩字从之言能匡輔其君以成大業是黼黻之義卽輔弼也故曰黼黻皇業爾雅曰黼黻彰也又曰衮黻也義皆出此蓋王朝之臣止於八命再加一命始得衮衣侯國之臣止於三命再加一命始得黻衣是內臣之重衮猶外臣之重黻矣故爾雅云云郭注炫於俗說故不得其解詩毛傳謂四命之大夫衮衣禮記疏謂無孤之國卿亦絺冕此皆誤耳三命再命者衣無文故曰元冕此元字謂衣非謂冕也其衮繡藻及粉米各如其命數故禮器曰士三旋此謂王之上士也而大國之卿視之周禮曰再命受服此謂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及王之中士也其一命之士則不冕服藻衮純衣而爵弁不命者繡衮無章純衣而爵弁周禮謂一命衣服亦眡其命數卽謂藻衮也士昏禮之主人爵弁纁衮此皆謂士之不命者所服也故衮無章鄭注以此爲士之仕於諸侯天子者亦誤自象服至爵弁共十一等其冕而無旒者與一章之爵弁服同等但是大夫卽冕是士則爵弁耳此十一等從以庶人之緇布冠端衣卽禮運所謂十二衣矣蓋對者本也臣下之本服卽君長之褅衣上得繡下下不得僭上故曰旋相爲貳言卽以上之褅衣爲下之上服也孔疏以十二衣爲十二月令之衣經傳無徵妄不足據爵弁以上衣衮皆以皀不屈者周頌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士冠禮曰爵弁服純衣夫爵弁者侇純衣則冕服可知故鄭注云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又深衣注云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夫唯深衣長衣中衣連衣裳則朝祭之服衣裳皆不連屬可知畢珍元見士冠禮士昏禮珍卽珍絺紵之珍謂禪元嬰也因其行禮故被此珍元猶士昏禮之女從者被纁黼矣凡端衣皆廣幅不殺

複舄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此舄之義也赤舄見詩車攻箋云金舄黃朱色也賈氏禮疏謂詩之金舄卽禮之赤舄蓋金之純者色亦赤所謂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也故鄭風及婦奚之詩皆云赤舄可知人君皆赤舄矣屨人注云凡舄之飾如繢次也一命以下之士雖爵弁其履亦用繢次所以尊祭服也故首有複版衣亦用純其餘則冕者皆舄惟臣之冠弁者皆著屨也○爵弁至繢載此逃爵弁韐弁二服也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又曰爵弁纁屨黑約繶純小戴禮雜記謂發願之禮爵弁純衣大戴記謂發願邊廟之禮君皆元服可知爵弁純衣者一名元服矣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疏云韎是茜染謂赤色也戰國策曰甲盾鞮鍪說文曰鞮革屨也今按鞮字古通鞾鞾是革屨靴从緹省乃革屨之赤色者成十六年左傳曰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邵氏晉涵云韎韐之屨亦用赤革可知上下無殊色故曰均服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襄二十五年傳曰戎服將事此之謂矣知戎服亦韎韐者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管子曰輕罪入閱盾合韐二戟蓋戎服之衣裳皆用革其甲皆用革又以合韐當心以合韋當帶下也士冠禮注云合韋爲之染以茅蒐謂之赤韐不得謂戎服獨無韠也荒巴與服志云五蠲送與戰兵不息故非兵飾于是去韠此乃東周以後之事鄭箋以詩之韎韐爲世子之服未足取審獨爵弁之韎韐又名纁載者所以尊祭服也故玉藻曰一命縕韍○惟爵弁純衣者如元冠朝服皆纁衣素裳此明爵弁有二服一卽上所述之吉服一則天子哭諸侯之服卽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衰此逃爵弁純衣也有二服故雜記曰公之襲衣爵弁一名韋弁而反謂韋弁爵弁有二稱鄭注每誤材爲純故賈疏有據帛爲色之說非是鄭不知爵弁有韎布爲衣而素裳者此則聘禮注之誤說又謂田獵者元冠朝服此則司服注之誤說也凡侯國之朝服皆元冠緇衣素裳素屨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又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纁純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又司服注云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此卽元冠朝服之證矣○皮弁至緇韠此逃皮弁服及元端服也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白屨蓋凡易其冠耳因弁有環絰麻不加於采故用布衣素裳與哭禮相稱也惟其有二服故雜記或公之襲衣獨爵弁有二稱鄭注每誤材爲純故賈疏有據帛爲色之說非是鄭不知爵弁一名韋弁而反謂韋弁服有韎布爲衣而素裳者此則聘禮注之誤說也凡侯國之朝服皆元冠緇衣素裳素屨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又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纁純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又司服注云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此卽元冠朝服之證矣○皮弁至緇韠此逃皮弁服及元端服也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白屨注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間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禮又曰素韠注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間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凡素衣素裳素韠者皆白屨也君爲臣屨帶則各依其等惟士禮用緇帶也又士冠禮曰皮弁皆素衣素裳素韠凡素裳者皆白屨也君爲臣屨帶則各依其等惟士禮用緇帶也又士冠禮曰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又曰元端黑屨青約繶純注云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皆得韋爲韠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玉藻曰韠若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此元端服之韠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私臣廝人緇韠者此卽上所言之珍元也士冠禮曰兄弟畢珍元士始作之以幹祭服禹湯至周增以黼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鞸革而已禮玉藻曰韠君朱詩候人曰三百赤芾故鄭氏禮注及五經要義謂君朱臣赤爲者衮服之屬也周官屨人注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方言曰屨中有木者謂之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鄭注云有司府史之屬也儀禮賈疏以從者爲士之僕隸據此是凡私臣廝人皆得褖元矣但易其韠以繒耳以此類推繒韠者亦當繒布冠葢元冠繒布冠皆有二服其繒衣而素裳者爲朝服繒衣而朱韠緇韠者爲元端服繒撮而端衣者爲廝人之禮服自諸侯以下始冠皆用之在廝人卽褖元也繒撮而深衣者爲廝人之褖服自諸侯以下燕居皆用之所謂朝元端夕深衣也鄭注以褖爲同是從古文均元之義其實褖之本義應訓爲褖卽褖裕之褖衣被之也因廝人不得朝衣朝冠故易以繒撮繒韠嘉其行禮而遝之故又被以元端之褖衣也禮注同元之說未確古制婦人之衣如袍制不分上下安得謂上下皆元乎○凡衣與冠同色韠服與裳同色者此古制服色之大凡使各從其類也凡禮文不具者皆可以此求之天色爲元而位於北故緇與繒同類地色爲黃而位於南故繒與朱同類周官屨人疏謂韎韋之衣裳亦白屨此實誤耳○上服皆用布者朝服卽皮弁服元冠服也玉藻曰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也蓋自皮弁以下若元冠若緇布冠其服皆十五升之布爲之也

廡人之上服褖元其次曰深衣皆緇布冠褖元之制如端深衣周裳綃衽鉤邊圜袂曲袷散屨無飾而衣有純純廣寸半唯曲領二寸其餘裾褎裻竪幅唯所欲童子之采衣儒者之逢掖皆深衣類也采衣緇深衣白

此一節通廡人之服制也褖元詳見上深衣者鄭氏禮注云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孔疏云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綃衽鉤邊圜袂曲袷者禮記深衣文綃衽卽玉藻之衽當旁裳服之衣幣下尺衽二尺有五寸也鉤邊謂於衣裳右衽之外邊綃袷紐以鉤結之也圜袂則鄭注之胡下也曲袷則鄭注之方領也蓋綃衽曲袷乃男子上衣之通制惟袍褶及內服無之鉤邊乃凡衣右衽之通制惟襲斂之衣服無之深衣之異於上服者止是周裳圜袂削幅有飾長中又繼袂掩尺焉其餘則無不同鄭注謂綃衽鉤邊謂緣衽鉤邊也飾者廡人疏云散與素一也因其無飾故曰素在吉凶謂之散耳衣有純廣寸半惟曲領二寸者玉藻曰深衣三袪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袷二寸鄭注云袪袂口也袷曲領也又深衣注云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衣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其餘裻褎裻褖裻惟所欲者貢禹上奏曰裻褎不完當成倣牛歇曰短布單衣適至骭說文曰褎短衣也褖草履也褖革履也裻笠詳見上○童子之采衣偏者之逢掖貧者之縕袍皆深衣類也者采衣見士冠禮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縕布衣錦繡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又曰童子不衣裘裳據此是童子之衣止爲縕布長福加錦緣耳逢掖見儒行篇鄭注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服也孔疏云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大袂深衣也荀子曰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卽此縕袍見論語玉藻曰縕爲繭縕爲袍衰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蓋纊是絲之新絮縕是麻之舊絮以縕爲著則謂之袍袍之制衣

裘不分無帶下尺之縫衽故禮注謂婦人之服皆袍制繹名曰袍丈夫所著下至跗者袍包也其衣深遠包被一身是此三者皆深衣之類已采衣緇見上深衣白者詩云麻衣如雪箋云麻衣深衣又鄭風曰縞衣綦巾毛傳曰縞衣白色男服也

冕弁冠服之外其通用而有等者曰中衣曰齊服曰裘曰褶曰褌曰佩澤綬偪襪則朝服也禮文無等○中衣素純著于外曰長衣長中之制如深衣繒袂掩尺深衣純以采孤子當室亦純以素凡中衣皆白被于裘上則曰褐以素縿之曰素衣以錦縿之曰錦衣以絲縿之曰丹朱中衣其曰緇衣黃衣綃衣元綃衣者說此領緣繡文則曰繡衣一曰黼衣唯冕服之裏褐用綃餘皆布褐上又加服焉曰裘裘卽冕弁冠之上服也中衣以布者或采或紀或葛凡吉服之飾皆帛唯錦衣采衣以錦

此上一節自冕弁冠服之外衣之有等衰者詳見下次節通衣飾之制及中衣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聘禮注亦云長衣者素純布衣也禮記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當旁至掩尺此言長衣卽中衣之素緣者但著於外則曰長衣著於中則曰中衣其故深衣注云有表則謂袂可以回肘長中襏掩尺注謂深衣之袂二尺二寸長衣中衣則襏袂掩一尺其長三尺二寸此卽長中之異於深衣者已○深衣至以素此通深衣之飾也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紺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然則所謂采者卽綃與青二飾矣○凡中衣至黼衣此言褐衣卽中衣皆因飾異名也玉藻之錦衣元綃衣絞衣論語之緇衣黃衣素衣郊特牲之黼黻丹朱中衣唐風之朱綃朱襮荀子哀公問之黼黻袞冕飾各異耳中衣之色皆白飾以朱綃而領緣黼文故曰素衣朱綃素衣朱襮袞冕所謂黼領謂之襮矣凡緇衣黼衣丹朱中衣者卽此論語曰素衣麑裘面玉藻云緇衣以羔裘以絞帛飾之也可知中衣之色皆白矣○惟冕服之裏褐用綃餘皆布者冕與弁服皆純衣故中衣

緣以織錦耳。

凡齊服、有元端素端吉齊、則天子元冕、端衣、餘皆元衣長下膝、飾以繒裳長及殺、緣緆畢、此致齊之內服也、素冠端衣、素積、素韠、素舄、皆有緣、謂之素端、此異於齊服之等也、周官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此句總承上文天子至於士而言、故郊特牲、謂君之親迎、元冕齊戒、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大戴武王踐阼篇、謂齊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玉藻則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黼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則緇結佩、而弁韠、儀禮之爵弁、古文作爵、均元、鄭注云、同元者、上下皆元、以諸說推之、是王之齊、冕而純衣裳、諸侯以下、冠而布衣裳、其色皆元、其制皆端、帶以下、皆以緇組結其佩、而弁韠、所謂以陰幽思也、此與元冕服之纁裳、朱紱、元端服之朱韠、素韠、黃裳雜裳者、各殊、與上士之元端服同、而以緇結佩、亦異、必如是、與素端之純用素者、始相稱、周官旅賁氏注、謂王齊、則衮冕、司服注、謂其齊服句、專言士禮、鄭志答趙商、又謂士大夫助祭於君、齊亦冕弁、熊皇孔賈四家禮疏、言亦各殊、考之經文、皆有未合、故此特正之、○有明衣、至內服也、此言致齊親身之衣、以表內心之明潔、端慤也、論語曰、齊必有明衣布、既夕篇曰、明衣裳用幅、布袂屈幅、長下膝、有裳前後不辟、長及殺、緆純、鄭注云、幅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屈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不辟、質也、殺、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脛、長無被土、一染謂之纁、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緆、在下曰緇、七入爲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以緇、裳以纁、象天地也、論語疏云、齊必沐浴、浴畢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今按明衣即朝祭時親身之衣、其制如端、屈幅不殺、兩袂亦方二尺二寸也、但端衣之袂、與身三齊、裳下於踝、令明衣必長下膝、而裳及殺、是衣裳之長短、異於端衣及他服矣、故服緯云、如端、賈疏誤謂與他服同耳、其布亦幕布耶、否耶、不可知、據紗衾之用布、倫如朝服、則明衣裳之布、當亦十五升、帷裳既如端、必要有辟積、既夕禮、不辟、是言斂服猶紗衾之無紱、栴頂之用纁也、不可爲齊服之證、其衣裳之飾、則當亦同矣、○素冠至歸謂之服也、此專言素端、周禮司服云、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又云、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歸謂、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賈疏於素服素端之異處、未之詳、服緆據曲禮、微緆韠之文、謂素端將以承祭、凡端衣不飾、故無緣、素服不端、用深衣或長衣、乃遇變去國之常服、故微緣而祴雁、此其異也、爾雅曰、殺不熟爲綪、仍綪爲薦、

裘則狐裘、大裘用元黃、及羔五冕及韋弁、狐青裘、君用純、大夫士豹褎、皆元緒表以裼之、皮弁服、則玄朝狐裘、君錦裘、素裼、唯士飾青紕、綏衣以裼之、元冠服、則玄冠狐白、侯國皆麑裘、素裼、唯士飾青紕、綏衣以裼之、元冠服者、黑羔裘、君用純、臣豹飾、皆緆衣以裼之、唯君之哲省、用輔裘、蜡祭後、勞農息民、黃冠狐裘、黃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左狨裘、褻裘則狐、貉、熊、羆、麂、麅、麂、麅、麂、麅

游纓。昭其數也。杜注從說文服虔之說。以帶爲革帶。鞶爲大帶。非是。革帶。荀子謂之鉤帶。上有鉤鰓。故名。傳所謂管仲射桓公中鉤也。周末名鉤鰈爲飾比。趙武靈王賜紹興帶。黃金師比。是也。見戰國策。史記作肯綈。漢書作犀毗。楚辭作鮮卑。其帶上之飾謂之鑑。鑑下有環。以繫佩物。左傳王以后之鑿鑑與鄭伯。又曰。定之鑿鑑。即此。後代謂鑑爲牌。周穆王舍於珠澤。賜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又賜赤烏之人貝帶五十。唐高祖賜李靖七方六刓。胯各附金環。玉藻曰。革帶博二寸。注云。凡佩繫於革帶。此其證已。屬者。革帶之末。古亦垂之。而飾以美觀。後代謂之銙尾。遼史所謂玉銙七銙尾者。是。蓋大帶之垂者爲紳。言其形申申如也。故傳云。昭度革帶之垂者爲飾。言垂垂之形不委下。屬然如魚尾之分。故詩曰。垂帶而厲。且鑑環之多寡。人各有差。故傳曰。昭數也。○大帶之制。詳見玉藻。文多脫次。當從鄭說。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鄭注云。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緯也。士以下。皆褖。不合而緯。結辟。謂如褖袪之褖。褖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褖其紐及末。士褖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有司、府史之屬也。結、約餘也。雜、猶飾也。即上之辟也。君褖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褖垂。外以元。內以黼。黼黃色也。士褖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緯之。如士矣。疏云。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緇帶。見士冠禮。凡紐。至朱錦。亦見玉藻。左傳所謂衣有繪。帶有結矣。按士與有司。居士。皆練帶。弟子及童子。褖緇帶。但士與有司。褖紳以緇。居士及童子。褖紳以錦。唯弟子。仍褖以縞耳。鄭解儀禮之襂元曰。繒帶。韠。可知有司之帶如士。其異於士處。在無箴功。士之緇帶。止於緯下辟。可知居士之錦帶。亦止褖其紳。其異於童子處。在結用組。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此錦紳。即是錦帶。猶士以緇帛褖練帶之紳。而謂之緇帶已。箴功。是既縫著之。又以綫紐爲花文。使所褖者。著實。且美觀也。注以無箴功。爲不褖。非是。疏解練縞錦。謂即以帛與錦爲帶。亦非是。故服緯正之曰。凡素帶以帛。練縞以布。錦帶者。錦緣也。不然。錦與縞練。皆較素精美。豈尊者降用苦。而卑者反用良乎。詩有云。其帶伊絲。此即因帶之用布者多。而伊已辨於大夫。而用絲。故矜美之。凡詩之言伊者。皆此類。如云。其儀伊黍。其弁伊騏。悉是矜美之義。謂儀者多以稷。而伊則黍。弁者多緇文。而伊則騏也。

成曰。凡帶者。承上諸帶。言無箴功。即揚子法言。不可緇其鞶悅之義。說亦通。

佩、有玉佩。有事佩。皆繫于鞶。繫以矜。謂之褖。玉佩衡。珩。雙璜衡牙。琫珌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環玦唯所欲。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玟。而縹組綬。士佩瑀玟。而緇組綬。故天子白珩。九命以下者。蔥衡。再命以下者。幽衡。事佩。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或加劒焉。人君佩玉佩劒。不佩用。餘者。左玉佩。右事佩。侍于尊者。左結佩。右設佩。齊則結之。喪則去之。晉子佩容臭而已。

此一節。述佩之等也。德佩事佩。皆繫於鞶。見玉藻注疏。繫以矜。謂之褖。褖。郭注云。佩玉之帶上屬。即謂繫屬於鞶帶也。詩鄭風曰。青青子衿。青青子佩。當即謂此。此衿字。即施於衿襟之衿。皆指繫屬之小帶言。毛傳以衿爲領。孔疏以衿爲襟。皆未確。毛傳引禮云。士瑀玟。而青組綬。與今玉藻文亦不同。未知是古本一作青。抑毛公解纔爲青也。學子之佩衿、綬用青。亦可補禮文之缺。○衡珩至雜之。述佩玉之名制。大戴禮保傅篇。引詩史氏之記曰。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周禮玉府注。毛詩鄭風疏。引韓氏詩傳。與此小異。雙衡作蔥衡。玭珠作蠙珠。琚瑀作琚瑀。解釋者。義各不同。謂佩止一珩。橫繫於上下。爲三道。上屬於珩中。道之末。繫以衝牙。左右二道末。皆繫璜衝牙。璜珩之間。其組綬上。皆納以蠙珠。雜以琚瑀。此毛韓詩傳之義也。謂瑀琚亦佩名。非佩飾在三道之中。此鄭箋孔疏之義也。謂衝牙是二物。牙即璜玭。珠即琚瑀之總名。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此皇氏禮疏。及大戴禮盧注之義也。今按詩傳。皆本於青史之記。而韓傳易雙衡爲蔥衡。易玭瑀爲蠙玖。此則韓傳爲是。珩既橫縣。故名衡。則一佩不容有二珩。服緯易爲衡珩。衡古橫字。珩之爲佩。橫在上也。方叔爲周之牧伯。而詩曰。有瑲蔥珩。玉藻又云。三命蔥衡。則公侯至於三命者。皆蔥衡可知。禹貢之蠙珠。古本或作蚺珠。蚺從蜒省。蜒蠙、音相近。大戴記。誤蚺作玭。盧注遂以玭珠、爲琚瑀之總名。漢時必有誤作琚者。故白虎通。以琚爲佩名。魚藻毛傳。亦云琚珠爲佩。此與詩箋。謂琚爲佩者。皆誤也。玖字古音同瑀。詩云。貽我佩玖。當是齊魯韓毛四家之異文矣。雜佩之外。見於古經之玉佩。止有環玦二物。不聞有佩琚瑀者。象環金玦。亦止此物。但不以玉爲之耳。故曰。環玦唯所欲。太平御覽引古三禮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以蒼珠爲瑀。據此。則琚瑀非佩名。尤可徵信。○天子至幽衡。述佩玉之等也。縹組綬以上。玉藻文。縹、本作純。鄭注云。玉有山元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縹。古文縹字。或作絑。旁才。裘文。雜色也。縹、赤黃正義云。公侯以下。玉色漸雜。瑀玟、石次玉者。又玉藻云。一命縹韍幽衡。再命赤韍蔥衡。三命赤韍蔥衡。注云。衡、佩玉之衡也。幽讀黝。黑之黝青謂之蔥。夫佩有三物。禮獨舉衡者。衡在佩上下。覆璜。與衝牙。其成一佩。舉上則下自見。珩字从玉从衡。省。國語之白珩。即天子之佩白玉也。詩言牧伯之佩。與禮之三命者。皆蔥衡。猶禮言再命者。降用苦。而卑者反於公侯。皆赤韍矣。此亦互文見義。前之蔥衡。即後之水蒼玉。詩之蔥珩。即禮之山元玉。一命再命之幽衡。即士之瑀玟石之次玉者。蓋一純舉其色。一析言其名耳。○事佩至木燧。禮記內則文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也。觿形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鞘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音義云。金燧火鋭。正義云。皇氏以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頭用力爲便。故佩大物。瞭則以金燧取火也。遰刀鞞也者。此刀大於左頭刀也。今按觿字从角。本或从金。蓋或以角及金爲之。不專用象骨。決捍、即詩之決拾。礪之決遂也。詩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鄉射禮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

鉤弦閷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又大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朱
韋爲之。著左臂。釋文。謂夫本又作決。或作抉。據此。是夫抉。乃鉤弦放弦之本義。決玦皆假借字。古無以
玉石爲射抉者。亦非事佩內韘以玉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
玉石爲射抉者。亦非事佩內韘以玉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云。韘之言沓。
之制。按古人之疑。恆東首在北牖下。地上先薦物以褰塞。褰謂之荐。版謂之牀。第謂之荐。各有等。公
羊傳曰。魯侯薨。詩曰。載寢之牀。檀弓曰。華而皖。大夫之賀與。卽此。簟上加席曰荐。荐上
加席與。各有等。喪大記曰。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萑。席。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說文謂人君
之簟。細文細純。此其等已。冬去簟。夏去荐。詩云。下莞上簟。卽謂荐之上下也。故既夕禮曰。設牀第。當牖。
荐下莞上簟。設枕。荐字从艸。从存。謂其依近人身。而能任人也。因於莞而重之。故曰茵。古之茵。或以皮。
或以草。或以布。而飾以帛。故後有緇茵等字。詩之文茵。禮之熊席。坐羊。坐犬。皮韜也。證之緇席。次席。莞
席。草茵也。既夕之加于抗席。用疏布緇。緣。蓍用萦。而紕澤者。藉棺之茵也。古經字皆作茵。荐爲臥茵。亦
當用布。故字從衣。鄭說以荐爲臥席。卽卧簟上者。蓋荐卽今之臥
褥也。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荐席牀第。荐、席、本是二物。與牀第同。卽說文所謂蔽弱布也。韓非子曰。
緼帛爲茵。蒋席額緣。此彌侈矣。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荐加之。咎犯曰。席褥所以
衰則荐。卽臥褥可知。因其卧而荐下。故曰褥。猶荐席之稱辟矣。衾。卽今之被也。因其加於身上。故曰被。
猶衣之稱被服矣。衾皆五幅。有紕。有著。有裏。曰複衾。無著。曰褶衾。者。士喪禮曰。緇衾。赬裏。無紕。注云。紕
被誡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皆五幅也。內則曰。斂衣衾。不見裏。喪大記曰。小斂。君大
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注云。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絲纊顏
注云。褶之以歷曰複。又喪大記曰。紟五幅無紕。注云。紕以組類爲之。紟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單被
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紕或作黼。今按紕。以錦及縞縐之帛爲之。緣其在上之邊。以識前後。恐倒用
不潔。且無常也。斂服設而不易。惟祭服不倒。餘者不計。故衾與紟。皆無紕。可倒置也。生時之紟衾。則必
有紕矣。知卽錦縞縐帛爲之者。既夕禮曰。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據此。是紟衾。皆用十五升布爲之也。
古時朝服。且用布。豈有衾而用純錦全帛者。故知錦衾。縞衾。縐衾。卽謂其紕也。單被謂之紟。一謂之褐
者。士喪禮曰。紟衾二。鄭注云。紟、單被也。詩云。抱衾與裯。毛傳曰。裯、單被也。小兒之被。謂之褐。大夫之齊。
亦錦衾角枕者。斯干之詩曰。載衣之裼。音義曰。楊、韓詩作褐。齊人謂小兒被爲褐。葛生之詩曰。角枕粲
兮。錦衾爛兮。毛傳曰。齊則角枕錦衾。○凡此者。日有常。言自幅至衾。皆每日之常服。其或有等。或無等。
皆必用而無廢者也。

衾縐爲繭縐爲袍。褶爲綢。帛爲裙。架于椸。縣于桁。簨于簴。凡此者。禮有制。行則褶。
冠上者。曰複冕。當暑則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凡此者。經有文。冥衎去國。有徹縗之
皆必用而無廢者也。

此一節。統衣之通制。及服之不常用者也。縩爲繭四句。禮記玉藻文。上二句。言
裡面著褐絮爲袍。此是專言複衣之等。袍乃褻服。不可露著。故裳大記曰。袍必
時之夜衣。長一身而又半。其半蓋以覆足。裳皆求雜裸衣而臥者。人之常。聖人嫌其褻。而近於卑。故疑

時別著小衣。其長止有一身之半。所謂短布單衣適至骭也。非必齊時如此。齊時自別有衾枕。不同平
日。豈有不御複衾褶衾。而但著此裹足之長衣而臥者。小被之說。則尤無據矣。○案爲以下。通言衾衾
之制。按古人之疑。恆東首在北牖下。地上先薦物以褰塞。褰謂之荐。版謂之牀。第謂之荐。各有等。公
羊傳曰。魯侯薨。詩曰。載寢之牀。檀弓曰。華而皖。大夫之賀與。卽此。簟上加席曰荐。荐上加席曰莞。莞上加茵曰衽。衽上
加席與。各有等。喪大記曰。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萑。席。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說文謂人君
之簟。細文細純。此其等已。冬去簟。夏去衽。詩云。下莞上簟。卽謂衽之上下也。故既夕禮曰。設牀第。當牖。
衽下莞上。簟設枕。衽字从衣从壬。謂其依近人身。而能任人也。因於莞而重之。故曰茵。古之茵。或以皮。
或以草。或以布。而飾以帛。故後有緇茵等字。詩之文茵。禮之熊席。次席。莞
席。草茵也。既夕之加于抗席。用疏布緇。緣。蓍用萦。而紕澤者。藉棺之茵也。古經字皆作茵。衽爲臥茵。亦
當用布。故字從衣。鄭說以衽爲臥席。卽卧簟上者。蓋衽卽今之臥
褥也。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衽、席、本是二物。與牀第同。卽說文所謂蔽弱布也。韓非子曰。
緼帛爲茵。蒋席額緣。此彌侈矣。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衽加之。咎犯曰。席褥所以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衽

中衣而上加章服。故裳纁德曰。猶以夏后氏之裨冕也。詩蜎蠉衣而黃裏。禮言裼衣皆紗。可知帛衣之褌者。止有綢。其餘則無不褶者。此是專言帛衣之制也。詩蜎蠉衣而黃裏。禮言裼衣皆紗。可知帛衣之褌者。止有綢。其餘則無不褶者。此是專言帛衣之制也。鄭注於褌衣。而兼言裘者。卽是綢義。綢見中庸。詩鄭褌者。暮矣。褌褶褖衣。不必皆有裘葛褖之類是也。鄭注於褌衣。而兼言裘者。卽是綢義。綢見中庸。詩鄭風作裘。士昏禮作絿。又作求。說文作縐。云裘圓也。詩箋云。裘褌也。蓋以縠爲之。中衣裘用錦。而上加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又禮注云。絇褌也。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仝衣縠明也。景亦明也。詩衞風毛傳則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裘。稽許與毛鄭三說不同。而義不相悖。中衣帛者、綢以縠。中衣布者、綢以縐。帛不可以裏布也。嫁裘之禮。男女皆服其上服。故士以上。皆純衣。其綢宜用縠。庶人之上服衣冠。皆用布。其妻止宜著錦緣之朵衣。而綢用縐。禮注。謂庶人之嫁服。錦衣加褌縠。經無明文。未足據已。夫衣之褌者。不止於綢。猶衣之褶者。不止於帛也。然帛衣而褌者。止有綢。猶乃蔽前之襦巾。亦非衣之佳證。此因帛以縐弱。故布衣而褌者。乃事之常。帛衣除綢外。則必有裏矣。或以布裏之。或以帛裏之。皆可。獨不可以帛裏布耳。凡布衣之裏。仍皆以布也。

○架于椸三句。見曲禮。及內則。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架。古本無架字。鄭注云。椸可以架衣者。爾雅曰。檐謂之椸。郭注亦云衣架。可知曲禮架字。乃衍文矣。內則曰。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于夫之楎筍。此枷字。及下椸字。皆衍文。椸是橫竿。止可以架衣。不可以縣衣。爾雅曰。檐謂之杙。不敢縣于夫之楎筍。此枷字。及下椸字。皆衍文。椸是橫竿。止可以架衣。不可以縣衣。爾雅曰。檐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椸。止可以縣衣。不可以架衣也。○凡此者。禮有制。此卽謂袍必有表。帛不裏布。若斂用褶衣。大夫斂用褖衣。及上所引曲禮內則之類。皆是。○行則褧已詳見上。雨則褧三句。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傳曰。成子衣褧。杖戈立於阪上。杜注云。褧、雨衣也。昭公十二年傳曰。楚子狩于州來。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注。以秦復陶翠被。蓋復陶承皮冠爲文。卽覆於上以禦雪者。今之氈笠是也。翠被。是翠色之羽衣。織羽毛爲之。被。卽今之無袖衣。所謂斗篷者是也。○當暑則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者。見論語。孔注云。暑則褌服。絺綌葛也。表而出之。加上衣。那疏云。加上衣者。爲其褻也。按古制。裘葛袍褖。皆無踏著於外之禮。故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褌。鄭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據此。是鄭孔同義。裘必有褻袍。葛必有表衣也。故時云。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云。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裘衣縐絺。孔疏云。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也。據此。是夏以絺綌爲中衣。外加上服。餘時則皆以布帛爲中衣。外加上服。裘褖則又在中衣之內也。袢是衣內熱氣。紲汥音義通。有絺綌服於中。以洩此熱氣。若外著之。而內反布衣。是熱鬱於中。而外著其褻矣。古義通。是如此。朱子集注。易其說。亦未確。凡此者。經有文言。此皆經之明文。可考而知者也。○爰葬去國。有徹緣之素服者。周官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災。素服。玉藻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曲禮曰。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緆。此卽素服之謂矣。素韠用以齊祭。故製用韠。素服止用長衣。故徹緣。從之役。秦穆公素服郊次。蹙師而哭。亦是此服。此緆屨。乃鞮屨也。與緇弁服之緆

屨異。羅氏貢鴻有草笠之野服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謂諸侯蜡祭後。貢鳥獸於天子。大羅氏掌之。其使者、皆草笠而至。王國定爲禮制。所以尊野服也。四翟守宮有左衽之卉服者。周官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喧。云若東方夷布帛。執刀劒。西方北方衣毳裘。執弓矢。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禹貢曰。島夷皮服。又曰。島夷卉服。百隸時儀。有偏裂之元衣者。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國語曰。偏裂之衣。狂夫皇之衣也。韋注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今按裂者。後裾之衣也。祖右臂之衣。而執戈。故其裂偏而不正。凡此皆非常用之服也。

古經服緯卷中

中篇

王后夫人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三等。曰副、曰編、曰次。副者、覆也。覆于首、而有衡笄焉。以珈爲飾。編者、編髮之長者爲之。次者、次第髮之長短者爲之。卽被髢也。王后夫人、及九嬪內子。紱五采、玉瑱、玉笄。世婦命婦以下。統三采、石瑱、象笄。皆象揥。

此一節。通內之首服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鄭康成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之屬。服之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編笄總而已。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鄘風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今按諸說。毛公以副爲編髮之物。與副貳之義。編次之名。皆相類。以衡笄爲一物。珈爲笄飾。亦古之舊訓也。司農據左傳。以衡爲王冕之飾。與禮文不相應。追師之首服。康成注。謂副是首服之下。發者。衡笄珈瑱。皆副上之飾。玄鄭意以副擬冕。以珈擬旒。以衡爲副旁之縣紞瑱者。王之六冕無衡也。此三說。各有取義。服

緯。於副從後鄭故曰副者覆也。於衡從毛公因古經不云髢旁有衡。左傳之衡。卽笄之別稱矣。詩疏謂公侯夫人六珈。王后則多少無文。此是中閒簪導。謂六珈非最尊者。亦臆度。非有據也。被髮。髮長。見詩。君子偕老。鄭箋。謂六珈之值。值。卽凮風曰。不屑髢也。鄭箋。竝以周禮之次緯之。蓋三名一物。而儀禮少牢饋食注。又謂之中衣。或布或帛。各如其上服。凡嫁者。必施袡。袡卽褖也。衣蔽前。謂之褖。一謂之褖。褖神也。中帶者。親身之禮服也。

此一節。述內之上服也。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康成注。謂狄當爲翟。翟雉名。褕衣。畫翬雉。揄翟。畫搖雉。皆備五色。闕翟。刻而不畫。三翟皆祭服。唯祭服有副。衡。闕首服次。此爲王后之六服。六服皆袍制。不裳。連衣裳不異色。以素沙裏之。此於諸經之文。皆可參證。故服緯從之。惟刻繒之說。於經無徵。故用鄭司農。屈狄。翬羽飾之義。爾雅。謂蜚雉。鷩雉。備五采。則翟。鷩。鷮之闕而不備。可知。云皆袍制。無袂者。古制。婦人之服。不分上衣下裳。通裁如男子之袍。故要無帶下尺。亦無旁裨。因無可揜也。士昏禮之纚。裹緇袂。卽於衣之下裳而下揜乎裹。故袂之言施。言其下施也。鄭氏以緇袂。緇袖。爲衣裳緣飾之名。竝非是。古之上服。經無云有緣飾者。況緇袖之義。與詩雅相戾乎。故服緯正之。○凡命婦皆侈袂。褕。闕。翟。侈袂。倾者。少牢饋食曰。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又士昏禮曰。女從者。舉。參元。纁。纁。袡。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夫之妻。皆刺。褕。以爲倾。士妻始嫁。施禪。褕於倾上。假盛飾耳。言被服非常也。尺。亦無旁裨。因無可揜也。士昏禮之纚。裹緇袂。卽於衣之下裳而下揜乎裹。故袂之言施。言其下施也。鄭氏以緇袂。緇袖。爲衣裳緣飾之名。竝非是。古之上服。經無云有緣飾者。況緇袖之義。與詩雅相戾乎。故服緯正之。○凡命婦皆侈袂。褕。闕。翟。侈袂。倾者。少牢饋食曰。主婦被。錫衣。侈袂。注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又士昏禮曰。女從者。舉。參元。纁。纁。袡。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卿大夫之妻。皆刺。褕。以爲倾。士妻始嫁。施禪。褕於倾上。假盛飾耳。言被服非常也。今按少牢饋食。乃一命之士禮。故冠而祭。特牲饋食。及士冠禮。士昏禮。乃不命之士禮。故裳無章。據禮文。是凡受命者。皆得侈袂。褕。倾。唯不命之士。其妻於嫁時被。褕。倾耳。注以少牢篇。爲大夫禮。未確。○六服當冕服。侮弁服者。緯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褕衣當絺冕。展衣當玄冕。緣衣當侮弁服也。禮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復。諸侯以冕服。侮弁。夫人以稅衣至揄狄。卿之內子以褕衣。大夫之妻以禒衣。士侮弁。純衣而親迎。士妻亦被次純衣。侯于房中。此其證已。賈疏因緣黑之說。謂緣衣當元端服。非是。緣乃緇衣之異名。侮弁服。元冠服。衣色皆緇。故士喪禮。以緣名元冠之端衣。非是。緣衣之用純。當元端之用布也。當元端者。乃宵衣。詳見下。○凡狄者。鷩。衣者。鷩。鷮之色。如其服者。周官屨人注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元舄爲上。褕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疏云。元舄配褕衣。則青舄配揄狄。赤舄配闕狄。可知。據此。則內服之舄。屨。皆與服同色矣。

六服之外。有錫衣。當元冠服。加緌纓焉。曰錦衣、卽朵衣也。凡此者。皆元衣。又其次。曰縞衣。當深衣。此五者。皆以布。凡錫衣者。被宵衣以下。皆纚笄。髮衣。

此一節。述內之裨衣也。少牢饋食曰。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此被。卽被之僮僮之被。周禮所謂次也。錫衣。是錫布之衣。卽大射禮。用纻錫。若綌注云。錫。細布也。特牲饋食曰。主人冠端元。主婦纚笄宵衣。此宵衣。與士昏禮之婦纚笄宵衣同。彼注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屑也。婦亦元衣。以綃爲倾。因以爲名。據此。是錫衣宵衣。皆元繒之布衣。可知。特錫衣則有事其布。治令滑易。宵衣則無事其布。加綃倾耳。故禮文。以當朝服元端服。鄭注於饋食二篇。不用前義。謂宵衣。是以元綃爲衣。讀被錫。作髮鬢。以錫字屬上爲句。謂卽周禮之次。言少牢之主婦亦宵衣。但其衣侈袂耳。此非經義。按古之外服內服。皆止六服。用帛。六服之外。雖是上服。撫不用布者。觀於朝服元端服之用布。則錫衣宵衣可知。豈有其夫縞布衣。而妻皆元綃衣者。況同一饋食禮。何少牢篇。獨不著主婦之衣名乎。此可知鄭說之誤。故服緯從前義。○參元者。庶人之上服也。卽均元。詳見上。士昏禮。謂女從者。亦參元也。其爲元色之褖衣則同。其衣之制。則男女各異。加錦緣焉。曰錦衣。卽朵衣也。者。詩鄭風曰。衣錦褧衣。褧錦褧裳。箋謂是庶人妻之嫁服。蓋卽此元衣而錦緣者也。元縞。一類並子之縞布衣。錦緣者。謂之朵衣。故此之錦衣。亦朵衣也。嫁而著朵衣者。非敢擬諸侯夫人之禮。見之子becomes是女氏。讓示無知之義也。箋謂以錦爲衣裳。亦非是。天子諸侯之皮弁服。其褶裳亦止用布。而緣以錦。則庶人嫁時之錦衣可知。況有朵衣可相證乎。○凡此者。皆元衣著其色也。外之朝服。元端服。皆縞衣。其參元、亦縞帶鞞。而內之錫衣。宵衣。錦衣。皆元者。天帝之神。託位於北。女子之義。依歸於夫。故縞與元同類。可相配也。○又其次曰。縞衣當深衣者。詩鄭風曰。縞衣綦巾。傳云。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箋云。皆作者之妻服。此二說。箋義是。蓋縞之名。義取於飾。及衣之色。布衣而飾以綦帛。故曰縞衣。此與男子之白布深衣。正相配。乃婦人燕居之服也。故曰當深衣。○此五者。皆以布。詳見上。凡錫衣者。被宵衣以下。皆纚笄。卽上所引饋食二篇之禮文。是其證。內則言婦事舅姑。咸盥漱。栉縰笄總。周官注。言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可知纚笄是貴賤之通制。褻衣中衣。或布或帛。各如其上服。已詳見上。○凡嫁者以下。釋褖巾之異名也。士昏禮曰。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注以袡爲衣緣。雜記上注亦同。今按袡褖古通。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褖。郭注云。今蔽膝也。疏引方言曰。蔽膝。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袡。或謂之祓。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而東。謂之蔽膝。又名韠。韍。此是蔽膝一物。在男子謂之韠。在婦人謂之褖巾。祓卽祓之異字。詩作芾。說文作市。曰。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从巾。象連帶之形。然則詩之蒸巾。傳箋皆訓爲女服。卽此蔽膝矣。男子服於前。但繫於帶下。故字作市。象見帶形。婦人則通上著之。以蔽其前。不見帶形。故字作巾。名之爲褖。通作袡。卽鄭風之蒸巾。方言之大巾是也。以後代之名釋之。卽漢之屈裙。

今之圈帶矣、方言曰、屑褵謂之被巾、注云、婦人傾巾也、今之圈帶上端、亦紐屬於傾、此卽古之被巾可知、說文亦以蔽膝爲韍、又作紱、云、韠衣皃、今圈帶之稱始此、知裝巾卽綠衣、茹蘆卽繡衲者、毛傳以綦巾、爲苔艾色女服、疏以青色微白釋之、夏小正曰、八月元校、戴傳曰、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蓋校絞古字通、非色青多而黃少、卽今之綠色也、與詩傳之蒼艾色、正相似、且茹蘆爲茅蒐之染巾而茅蒐正是染纁之物、然則詩之綦巾、卽綠衣、女子許嫁後、縞衣綦巾也、詩之茹蘆、卽繡衲、女子既嫁後、則縞衣繡衲也、詩二章之分、義卽在此、故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禮亦云、婦人復、不以衲、所謂衲者、皆是衣名、不得以爲衣緣矣、中帶、見儀禮、士喪記注云、若今之襮、蓋猶男子之明衣裳、口制、亦親身之禮服也、

其祖服、則袆褕褖衣、與男子同、大帶曰紳、鞶帶以絲、其佩、則左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箴、管、線、纊、施鞶囊、大觿木燧、衿纓、女子十五許嫁、纓笄而字、未字者、二十則笄、未笄者、椎髻、總角、拂髦、衿纓、佩容臭、十年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其衣緣紳紐、束髮如男子、既許嫁、則縞衣素巾也、

此一節、通婦女之當服也、祖服、卽褒服縞袴之類、見左傳、禮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又曰、男鞶革、女鞶絲、此言男女之鞶帶、其取材異也、故別有繫字、注疏、以此鞶爲小盛、盛帨巾者、非是、紛帨在左、字从巾、下垂之象也、故一名佩巾、古時不聞有盛之若果有盛、何以士昏禮、先結帨、後施鞶乎、男子之有鞶囊、自漢代始、蓋擬於婦人之繫囊而爲之者、非經義、鞶繫二字、卽男女鉤帶之異名、其飾亦同、故左傳有后之鞶鞶、左紛帨至衿纓、皆內則文、左佩與男子同、右佩無玦捍管、遭而有囊、脊線纖、皆盛於繫囊中、故鄭注云、繫囊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箴古鍼字、謂之繫囊者、囊是小囊之名、故說文以爲囊衣、類篇以爲劒衣、漢書楊厚傳曰、吾綈囊中有先祖所傳祕記、此其證已、蓋以盛盛四物、而幷係以繫、故曰繫囊、或又專名爲鞶、昏禮之施鞶是也、因囊以革爲之、而繫於繫、故又名繫囊爲鞶、四物所以備補綴者也、故內則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衿纓者、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注云、女子許嫁系纓、有從人之端也、疏云、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爲佩香纓、不云櫻之形制、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然則此婦人所衿者、卽許嫁時所繫之五采纓已、一名爲縭、豳詩曰、親結其縭、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謂之結帨之帨、毛傳據儀禮、以縭爲施衿結帨之帨、郭注據內則衿纓、儀禮說纓等文、以縭爲香纓、謂是繫於體之邪交絡帶、詩疏從毛傳、而反議郭注、今按帨纓竝見於禮、而纓之繫屆、尤重於帨、女子必許嫁後、始衿此纓、嫁至夫家、夫又自爲脫之、其重可知、禮之重者、不待至門、始爲佩結、且詩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可知結帨施鞶之先、所以正其儀者、已有數次、不止於鞶帨矣、親結親說、詩禮之文、正相隅照、皆示重之義也、況縭與纓、古本一物、纓與褘、今亦互稱、爾雅之褘、卽今之綽也、古時衣旁糸旁字多互用、故郭注解爲繫屆之纓、較毛傳實勝、特景純又合婦人及童子之纓爲一、而謂之香

纓、亦少誤耳、○女子許嫁至則笄、此言女子笄纓之年歲也、曲禮上曰、女子許嫁、纓、又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雜記下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笄、注疏、謂既笄以後、燕居則去笄、仍分髮爲髻紒也、雖一作卷、詩云卷髮如蠆、髮謂髦髮之垂者、向上也、未笄亦以共衣服、皆內則文、此下、皆言女子之儐飾衣物也、鄭注、以容臭爲香物、謂以所衿之纓佩之、故曲禮疏、以此爲香纓、執麻枲者、學爲布、治絲繭者、學爲帛、學此二者、先皆織紝組紃、以熟習其法也、正義云、薄閣爲組、似繩者爲紃、衣緣紳紐束髮、如男子者、謂亦用朱錦、如男童也、既許嫁、縞衣綦巾者、既許嫁、則笄纓、喪服漸降、故猶有禮事、則縞衣綦巾、燕居當亦采衣、綦巾也、詳見上、

王后及上公、諸公、方伯之夫人、皆褕衣以下、三夫人及三公、牧伯、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以下、世婦及四命者、皆鞠衣以下、女御及王之上士、中士、侯國大夫之妻、皆展衣以下、王朝下士之妻、諸侯之姜、及凡侯國之士妻、皆緣衣以下、應人之妻、參元縞衣、褖巾布髽、

此一節、通內服之等也、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玉藻曰、王后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一命禒衣、唯世婦命於冀國、其他則從男子、鄭注周禮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唯二王後褕衣、注玉藻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褕衣、屈、周禮作闕、又謂一命禒衣二句、是子男大夫士妻之命服、世婦是王之內世婦、及凡侯國之臣妻、皆以獻繭時、命之、以其服、其他是天子之后夫人、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其妻皆以次受服、故雜記內子以鞠衣、注引春秋傳、叔隗爲內子之文、以證之、玉藻再命褕衣一句、亦改褕爲鞠、謂是子男卿妻之服、此皆說之合於經者也、其喪大記注文、與此亦合、至周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此皆說之合於經者也、其喪大記注文、與此亦合、至周禮禮記注、疑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以下、九嬪、及王之三孤妻、皆鞠衣、王之士妻、皆緣衣、諸侯之臣妻、皆分鞠衣、展衣、緣衣、三等、公之孤爲上卿、大夫次之、侯伯子男之卿、大夫次之、士次之、其妻皆以次受服、故雜記內子以鞠衣、注引春秋傳、叔隗爲內子之文、以證之、玉藻再命褕衣一句、亦改褕爲鞠、謂是子男卿妻之服、此皆說之合於經者也、其喪大記注文、與此亦合、至周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此皆說之合於經者也、其喪大記注文、與此亦合、至周禮禮記注、疑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以下、九嬪、及王之三孤妻、皆鞠衣、王之士妻、皆緣衣、諸侯之臣妻、皆分鞠衣、展衣、緣衣、三等、公之孤爲上

同皆三命。元冕三章。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同皆再命。元冕二章。其妻皆展衣。唯子男之大夫。雖一命。因其從政。亦得冕服。故其妻亦褕衣。司服所謂其卿大夫。皆元冕以下。玉藻所謂一命褕衣也。至於王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雖亦受命。不得冕服。止得弁一章。其妻首次而緣衣。公侯伯之中士。及凡子男之士。雖亦得弁。而裳無章。其妻亦被次而緣衣。此所謂從其夫之爵位也。君命屈狄。再命褕衣。二句。此與三公一命袞同義。故大戴禮盧注云。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褕衣矣。唯世婦命於冀國二句。與周官辨外內命婦之服同義。謂王之內世婦。及王朝侯國之卿大夫妻以下。必皆於獻繭時命之。始得服其上服。其他如三夫人九嬪。及內外侯之夫人。皆服景三狄。有君道焉。非臣下之所得辨。故不待受命。即可依禮而服。周官之辨服。止云鞠衣展衣緣衣。即是此義。雜記內子以鞠衣三句。似與鄭注三等之說合矣。然周官明云。其卿大夫。皆元冕以下。可知服分三等者。止是有孤之國。其餘皆止二等也。且禮。唯王之九卿。及大國之孤。其妻稱內子。下此。凡展衣者。曰命婦。曰世婦。魯爲諸公之國。故敬姜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晉文公受命爲方伯。趙衰相之。已陟孤卿。故叔隗爲內子。其後士會叔向。皆爲太傅。魯亦有太傅太宰。是其明證。雜記云。內子以鞠衣。褒衣。次之。下大夫以褕衣。其間尚有上大夫卿一層。經不言者。以下大夫統之。即周官所謂卿大夫。皆元冕而下也。夫元冕。則妻褕衣。安得謂卿之妻。皆稱內子。而鞠衣乎。不但此也。右制。不惟王后。及上公之夫人。褕衣。凡方伯。及諸公之夫人。皆得服之。因其夫皆衮衣也。故祭統明堂位。竝有夫人副褘之文。鄭君三禮注於衣服之制。每多臆說。故服緯悉爲釐正。庶人之妻以下。詳見前。

此內服之大凡也。

此結上五節。

記曰。大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凡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曰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兩端相向。卷而合之。謂之純。純與匹兩。皆四丈也。或曰。制幣丈八尺。純四糈。其吉凶異制與。

此一節。述布帛長廣之數。以著衣裳裁製之法也。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鄭注云。故書淳作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蓋古者布帛之精麤長廣。皆有定制。如帛有雜紗綈絹之分。布有三升至三十升之異。皆是帛之升數。今已失傳。其幅之廣狹。匹之長短。據漢書食貨志。引古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此與諸經言衣裳之制者皆合。小爾雅云。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周官媒氏云。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五兩十端也。每端二丈。雜記下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个爲束。貴中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也。今謂之匹。戰國策曰。錦繡千純。純即兩端卷合之謂。說文曰。匹四丈也。此皆說之可以互證者。媒氏之純帛。純當讀如字。古時昏禮之納幣。貴賤各有一定之束數。而每束則無過五兩。所以法天之中數也。故雜記曰。束五兩。即此義。每束之率。類皆三元二種。雖因禮之緩急。參酌而外。其皆有純。非端衣尺以下邪。敖之。

此一節。述端深長中四衣之形制也。凡衣至右衽有紕。此四衣之通制。周官司服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樂記云。端冕而聽古樂。雜記云。端衰喪車。皆乘等。特牲饋食曰。主人冠端元。殺梁傳曰。桓公委端搢笏。以朝諸侯。蓋古時朝祭及衰服。皆用幅不削。其制端正也。故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是廣袤等也。疏謂注據喪服記文知之。按喪服篇曰。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鄭注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衣。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三齊。袪袖口也。又玉藻言。長衣中衣。與深衣同制。但纖袂。掩一尺耳。言長中纖袂。則端衣深衣之不纖袂可知。朝祭及衰服。皆稱端。則袂與衣之廣長。皆二尺二寸可知。深衣長中之袂。雖與端不同。而身中之長則同。故曰。凡衣皆長二尺二寸。前襟後裾。曲袷右衽者。爾雅釋器曰。衣皆謂之襟。袂謂之裾。說文曰。襟。交衽也。釋名曰。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言在後。常見踞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于袷。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注云。袷交領也。曲禮疏。謂朝祭之服。皆曲領。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疏云。衽衣襟。即說文所云交衽也。蓋身前兩襟。其交際處。謂之皆。言如曰皆之開啓也。以是曰右衽。袷謂之襟。亦謂之袷。見毛詩。左傳。被謂人在後者。皆望及之。其中縫謂之褾。是之謂也。此即右衽邊上之衣帶。與右肩之小帶。相挽結之。使衽得存住。故爾雅云。衿。大帶也。喪大記言。斂服皆左衽。結絞不紐。則生時之右衽。紐可知矣。○格高至是之謂也。格高二尺二寸者。端衣之深衣至衡。長一丈。此言深長中衣之制也。格高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者。端衣之屬幅處。自亦二尺二寸。但袂之外邊下縫一尺。止留一尺二寸爲袖口耳。深衣之袪。雖亦尺二寸。然袂既與身三齊。則格之既胡其下。則格之高下。不能如端衣矣。故深衣篇。止云可以運肘。言雖殺其格。而肘亦可運也。注云。格。衣袂當掖之縫也。蓋古者布帛皆廣二尺二寸。凡衣皆四幅裁制。中兩幅當身。旁兩幅則袂也。每幅兩

者。鄭注謂純爲緇。非是。或曰。以下。述布帛廣長之異說也。聘禮曰。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既夕禮曰。曏贈。幅制幣元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又周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釿。據此。則制幣。幅廣三尺二寸。長一丈八尺。爲一匹也。說文曰。八寸爲咫。咫與只釿。古今字。雜記曰。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言止用廣一尺。長三尺二寸之幣。記儉不中禮也。又鄭志答趙商曰。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書。是以三誤爲四。據此。則制幣長丈八尺。廣二尺四寸。爲一匹也。巡狩朝貢喪紀。皆用制幣。故三禮義疏。謂惟昏禮之納幣。用九府法。然經無明文。故服緯疑是吉凶異制。因皆是吉禮。曏贈是凶禮也。淮南子。謂幅廣二尺七寸。非是。

凡衣長二尺二寸。前襟後裾。曲袷右衽有紕。格高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屬幅。不削邊。不邪殺。不圓袂。不纖掩。不侈袂。謂之端。故端衣衡長八尺八寸。當左掖者屬之。當右格者別之。施袷紕焉。以緊之齊下。緝衽四上。廣終幅。尺以下。旁廣半幅。是之謂拖。深衣圜袂。不屬幅。故衡長八尺。長中纖袂掩一尺。故衡長一丈。凡衣裳分製而外者。皆有緣衽。非端衣尺以下邪。敖之。

此一節。述端深長中四衣之形制也。凡衣至右衽有紕。此四衣之通制。周官司服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樂記云。端冕而聽古樂。雜記云。端衰喪車。皆乘等。特牲饋食曰。主人冠端元。殺梁傳曰。桓公委端搢笏。以朝諸侯。蓋古時朝祭及衰服。皆用幅不削。其制端正也。故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皆二尺二寸。是廣袤等也。疏謂注據喪服記文知之。按喪服篇曰。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鄭注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衣。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三齊。袪袖口也。又玉藻言。長衣中衣。與深衣同制。但纖袂。掩一尺耳。言長中纖袂。則端衣深衣之不纖袂可知。朝祭及衰服。皆稱端。則袂與衣之廣長。皆二尺二寸可知。深衣長中之袂。雖與端不同。而身中之長則同。故曰。凡衣皆長二尺二寸。前襟後裾。曲袷右衽者。爾雅釋器曰。衣皆謂之襟。袂謂之裾。說文曰。襟。交衽也。釋名曰。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言在後。常見踞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于袷。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注云。袷交領也。曲禮疏。謂朝祭之服。皆曲領。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疏云。衽衣襟。即說文所云交衽也。蓋身前兩襟。其交際處。謂之皆。言如曰皆之開啓也。以是曰右衽。袷謂之襟。亦謂之袷。見毛詩。左傳。被謂人在後者。皆望及之。其中縫謂之褾。是之謂也。此即右衽邊上之衣帶。與右肩之小帶。相挽結之。使衽得存住。故爾雅云。衿。大帶也。喪大記言。斂服皆左衽。結絞不紐。則生時之右衽。紐可知矣。○格高至是之謂也。此專是端衣之制。深衣至衡。長一丈。此言深長中衣之制也。格高二尺二寸者。端衣之深衣之袪。既與身三齊。則格之既胡其下。則格之高下。不能如端衣矣。故深衣篇。止云可以運肘。言雖殺其格。而肘亦可運也。注云。格。衣袂當掖之縫也。蓋古者布帛皆廣二尺二寸。凡衣皆四幅裁制。中兩幅當身。旁兩幅則袂也。每幅兩

邊不削而連綴之謂之屈幅是爲端衣之制兩幅之邊各屈一寸縫而合之謂之削幅齊下之衽偏斜裁之謂之斜殺是爲深長中衣之制袂不與身參齊而胡其下此則深衣之圜袂也再以半幅繼於袂端此則長中之繼掩尺也三分袂之長而益一此則并紃及內服之侈袂少牢饋食所謂主婦被錫衣侈袂雜記所謂凡弁絰其實侈袂者是也凡朝祭之服及齊服衰衣不削幅不邪殺不圜袂不繼掩不侈袂其衣衛長八尺八寸每幅長殺皆二尺二寸四角方正故謂之端即端冕端委端衰元端素端是也餘衣之袂皆不得方正深衣削幅衛長八尺長中繼掩衡長一丈侈袂者又順長三尺三寸故皆不稱端也凡衣之下齊必續以四衽其制上廣終幅長一尺垂於帶下所以掩裳之上際也其下旁廣半之綴衿紐焉以鉤結之所以掩前後裳之交裂也士昏禮曰繅裳纁袘爵弁服纁曰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玉藻曰衽當旁深衣曰續衽鉤邊此之謂也後馬周做三代深衣之制於帶下著襴名曰襴衫以爲上士之服即本於此後之名爲襴者即古之所謂袘也袘字从旃省在衣上而下施於裳故因以爲名蓋古制凡衣裳分上下別裁者皆有三等緣衽在衣之前襟者曰右衽（或衣亦左衽）在衣之下齊者曰旁衽在裳之兩旁邪殺者曰裳衽此三者皆可以續衽當旁解之惟帷裳皆正幅無衽也鄭氏司服注謂大夫以上皆侈袂故改玉藻之元端爲元冕士昏禮注謂袘是衣緣裨服注謂衰裳之旁衽作燕尾形深衣注謂續衽鉤邊專言裳衽皆非是○凡衣裳以下言深衣長衣之緣衽也端衣無不外著者故其衣衽皆正裁之非端衣而外著又衣裳分製者止有深衣長衣其衣之下齊皆有此緣衽但一尺以下悉邪殺之耳所以掩衣裳分製之縫及裳之左右開處也至於中衣明衣皆有上服掩之當或無此袘矣

凡端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要有辟積無數謂之帷裳凡端衣帷裳不飾非帷裳謂于衣皆六幅破之爲十二幅前後各六當身者正破之當旁者邪破之要無辟積是之謂纁凡裳之長毋被土以身爲度

此一節論裳之制也裨服篇曰非帷裳必殺之爾雅曰裳削幅謂之纁郭注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禮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云三袪者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圜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一袪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又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古注之僞說也今按帷裳七幅每幅兩邊各屈縫去一寸七幅共去一尺四寸則要中下齊各得一丈四尺故要有辟積無數各適其體而止帷裳幅三袧共積二十一袧每袧處積二寸三分餘縫要半下此即帷裳之制也其深衣等裳皆以六幅破之爲十二幅是爲前後之正幅以上當襟據每幅廣一尺一寸兩邊各削一寸屈袂之則每幅止餘九寸八九七尺二寸此即要中三袪之數也其餘二幅皆邪殺之分爲四幅皆狹頭廣二寸闊頭廣二尺分爲前後裳之左右衽以當衣旁之兩袂皆狹頭向上闊頭在下兩邊各屈

袂不削而連綴之謂之屈幅是爲端衣之制兩幅之邊各屈一寸縫而合之謂之削幅齊下之衽偏斜裁之謂之斜殺是爲深長中衣之制袂不與身參齊而胡其下此則深衣之圜袂也再以半幅繼於袂端此則長中之繼掩尺也三分袂之長而益一此則并紃及內服之侈袂少牢饋食所謂主婦被錫衣侈袂雜記所謂凡弁絰其實侈袂者是也凡朝祭之服及齊服衰衣不削幅不邪殺不圜袂不繼掩不侈袂其衣衛長八尺八寸每幅長殺皆二尺二寸四角方正故謂之端即端冕端委端衰元端素端是也餘衣之袂皆不得方正深衣削幅衛長八尺長中繼掩衡長一丈侈袂者又順長三尺三寸故皆不稱端也凡衣之下齊必續以四衽其制上廣終幅長一尺垂於帶下所以掩裳之上際也其下旁廣半之綴衿紐焉以鉤結之所以掩前後裳之交裂也士昏禮曰繅裳纁袘爵弁服纁曰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玉藻曰衽當旁深衣曰續衽鉤邊此之謂也後馬周做三代深衣之制於帶下著襴名曰襴衫以爲上士之服即本於此後之名爲襴者即古之所謂袘也袘字从旃省在衣上而下施於裳故因以爲名蓋古制凡衣裳分上下別裁者皆有三等緣衽在衣之前襟者曰右衽（或衣亦左衽）在衣之下齊者曰旁衽在裳之兩旁邪殺者曰裳衽此三者皆可以續衽當旁解之惟帷裳皆正幅無衽也鄭氏司服注謂大夫以上皆侈袂故改玉藻之元端爲元冕士昏禮注謂袘是衣緣裨服注謂衰裳之旁衽作燕尾形深衣注謂續衽鉤邊專言裳衽皆非是○凡衣裳以下言深衣長衣之緣衽也端衣無不外著者故其衣衽皆正裁之非端衣而外著又衣裳分製者止有深衣長衣其衣之下齊皆有此緣衽但一尺以下悉邪殺之耳所以掩衣裳分製之縫及裳之左右開處也至於中衣明衣皆有上服掩之當或無此袘矣

凡端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要有辟積無數謂之帷裳凡端衣帷裳不飾非帷裳裂之于衣皆六幅破之爲十二幅前後各六當身者正破之當旁者邪破之要無辟積是之謂纁凡裳之長毋被土以身爲度

此一節論裳之制也裨服篇曰非帷裳必殺之爾雅曰裳削幅謂之纁郭注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禮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云三袪者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圜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一袪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又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古注之僞說也今按帷裳七幅每幅兩邊各屈縫去一寸七幅共去一尺四寸則要中下齊各得一丈四尺故要有辟積無數各適其體而止帷裳幅三袧共積二十一袧每袧處積二寸三分餘縫要半下此即帷裳之制也其深衣等裳皆以六幅破之爲十二幅是爲前後之正幅以上當襟據每幅廣一尺一寸兩邊各削一寸屈袂之則每幅止餘九寸八九七尺二寸此即要中三袪之數也其餘二幅皆邪殺之分爲四幅皆狹頭廣二寸闊頭廣二尺分爲前後裳之左右衽以當衣旁之兩袂皆狹頭向上闊頭在下兩邊各屈

袂不削而連綴之謂之屈幅是爲端衣之制兩幅之邊各屈一寸縫而合之謂之削幅齊下之衽偏斜裁之謂之斜殺是爲深長中衣之制袂不與身參齊而胡其下此則深衣之圜袂也再以半幅繼於袂端此則長中之繼掩尺也三分袂之長而益一此則并紃及內服之侈袂少牢饋食所謂主婦被錫衣侈袂雜記所謂凡弁絰其實侈袂者是也凡朝祭之服及齊服衰衣不削幅不邪殺不圜袂不繼掩不侈袂其衣衛長八尺八寸每幅長殺皆二尺二寸四角方正故謂之端即端冕端委端衰元端素端是也餘衣之袂皆不得方正深衣削幅衛長八尺長中繼掩衡長一丈侈袂者又順長三尺三寸故皆不稱端也凡衣之下齊必續以四衽其制上廣終幅長一尺垂於帶下所以掩裳之上際也其下旁廣半之綴衿紐焉以鉤結之所以掩前後裳之交裂也士昏禮曰繅裳纁袘爵弁服纁曰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玉藻曰衽當旁深衣曰續衽鉤邊此之謂也後馬周做三代深衣之制於帶下著襴名曰襴衫以爲上士之服即本於此後之名爲襴者即古之所謂袘也袘字从旃省在衣上而下施於裳故因以爲名蓋古制凡衣裳分上下別裁者皆有三等緣衽在衣之前襟者曰右衽（或衣亦左衽）在衣之下齊者曰旁衽在裳之兩旁邪殺者曰裳衽此三者皆可以續衽當旁解之惟帷裳皆正幅無衽也鄭氏司服注謂大夫以上皆侈袂故改玉藻之元端爲元冕士昏禮注謂袘是衣緣裨服注謂衰裳之旁衽作燕尾形深衣注謂續衽鉤邊專言裳衽皆非是○凡衣裳以下言深衣長衣之緣衽也端衣無不外著者故其衣衽皆正裁之非端衣而外著又衣裳分製者止有深衣長衣其衣之下齊皆有此緣衽但一尺以下悉邪殺之耳所以掩衣裳分製之縫及裳之左右開處也至於中衣明衣皆有上服掩之當或無此袘矣

凡端衣之裳前三幅後四幅要有辟積無數謂之帷裳凡端衣帷裳不飾非帷裳裂之于衣皆六幅破之爲十二幅前後各六當身者正破之當旁者邪破之要無辟積是之謂纁凡裳之長毋被土以身爲度

此一節論裳之制也裨服篇曰非帷裳必殺之爾雅曰裳削幅謂之纁郭注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禮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云三袪者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圜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一袪也袂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又深衣曰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此古注之僞說也今按帷裳七幅每幅兩邊各屈縫去一寸七幅共去一尺四寸則要中下齊各得一丈四尺故要有辟積無數各適其體而止帷裳幅三袧共積二十一袧每袧處積二寸三分餘縫要半下此即帷裳之制也其深衣等裳皆以六幅破之爲十二幅是爲前後之正幅以上當襟據每幅廣一尺一寸兩邊各削一寸屈袂之則每幅止餘九寸八九七尺二寸此即要中三袪之數也其餘二幅皆邪殺之分爲四幅皆狹頭廣二寸闊頭廣二尺分爲前後裳之左右衽以當衣旁之兩袂皆狹頭向上闊頭在下兩邊各屈

下方上圓士各如君故玉藻曰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注云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國其上角變於君也舄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士殷與君同不嫌也其飾則上謂之會下謂之純兩旁謂之紕會博五寸紕各三寸皆以爵章純博五寸以下凡舄飾交際處皆以五采綢條飾之故雜記下曰會去上五寸紕以爵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注謂方是上下各殺五寸則卽上之兩角非經義殺至五寸則不得方矣若屨卽兩角則挫角者將何以繫著鞮巾已詳見上上及於頒故一名頒巾下與紳齊故曰厥前

舄則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凡舄屨各象其裳之色舄之飾如繡之次屨之飾如繡之次惟舃弁之屨用緑次也素屨散屨無飾飾在前者謂之絇在口者謂之繶三者同色純博寸蚤子不絇夏葛屨冬皮屨舄與吉屨皆以絲牟不順成則君子不履絲屨凡革屨謂之鞮草屨謂之疆亦謂之屨屨糸謂之綦刑者之屨曰履

此一節述舄屨之制也履者足踐之通稱也繶舄屨鞮舃皆在內複下至無飾詳見前飾在前至謂之繶見周官屨人注屨人云赤繶黃繶青句注曰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三者同色純博寸者三飾皆同色惟舄屨之口飾博一寸也士冠禮曰元端黑屨諸侯純博寸卿弁繶屨黑絇繶純純博寸以三屨類推則餘可知矣○夏葛屨至絲屨此言屨以時易雖貴者亦或麻屨也士冠禮曰夏葛屨冬皮屨可也不履繩屨此見屨以絲枲爲正或織麻爲之或織絲爲之各有其制雖冬夏可以不易然夏或葛屨多或皮屨亦非禮制所禁故曰可也但舄與吉屨必以絲常用之屨亦可以麻惟麻屨不可過巖同於功衰之繩屨耳左傳雖有豹舄乃人君田獵之服與皮冠取稱者不可以証祭服有子之絲屨禮以爲識可知絲屨是純吉之物少儀曰國家靡敝則君子不履絲屨曲禮謂年不順成則君必布衣素服是貴者非喪也亦有麻屨時矣○凡革屨至末此釋諸屨之異名也曲禮謂大夫士去國鞮屨周官有鞮鞻氏鄭注皆以鞮爲革屨字既从革自是革屨無約也孟子曰舜覩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說文訓屣亦鞮屨趙注則云縒草屨也僖公四年左傳曰供其資糧屨屨釋名曰草屨蓋繩止加功於成縷之後總見有事於成縷之前若仍用小功之繩升數如總則弔服之錫布矣喪服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屝故字通作非喪服傳曰繐衰之非是也釋名謂屨亦草屨卽趙相嵩卿蹋屨擯簁說孝成王者字一作蹝故戰國策曰蘇秦謂縢屨蹝屨係謂之蓑者內則曰屨著蓑注云蓑屨縗也士喪禮曰組蓑于跗是蓑用組矣刑者之屨曰履見昭公三年左傳

古以布帛生熟采色之異經緯粗細多寡之殊及物質之形象新故區分之而異其名亦有假借爲稱者則布類尤衆凡織絲而成之曰帛采帛曰綵始成曰素漚曰練白曰縞輕曰沙縠凡織麻而成之曰布細者曰紵四升以上曰疏加功而鏤治之爲布徵治其縷曰大功大功者七升以上細治其縷辨非不加巧飾而但以素湅之使熟則曰練升數愈多而縷愈細凡經之言練冠曰小功小功者十升以上治縷如小功而四升有半曰總治其縷細如絲曰緦治其布使滑易曰錫總與錫皆十五升抽其半縷成而不加治焉曰素生而加素功焉曰縞熟曰練細曰纖凡經緦八十爲一升吉

此一節述服物之異名也古以至其名言名之所以異者由此亦有至尤衆言布類而絲名者甚多凡織絲至縠曰縠此卽帛之異名也縞帛皆大名而帛從白縞從皆白者而增以采色焉則縞之義也縞素縞皆生帛之名素朴素也織成卽用不復加功治焉曰素雜記注云素生帛也織成而加素功焉曰縞縞者鎬也故小爾雅曰縞之精者曰縞縞則生帛之疏者見急就章顏注今俗謂布帛之薄者爲縞縞薄也漢晉江充傳注曰輕者爲紗總者爲縠蓋疏者質必薄薄者質必輕疏而尤細曉者縷必總其義亦相因也熟曰練者取生者湅治之古法湅絲止以水湅帛或以灰掌於蠻氏後代始有湅煮之法故釋名曰練爛也煮使委爛也湅麻湅葛之法古人亦必煮之使其膠輭故葛覃曰是刈是濩毛傳曰濩煮之也○凡織麻至細曰緦此言布之異名也古無木棉以麻爲布苧麻性柔其色最白緝以爲縷細可如絲故字或从絲作紵禹貢荆州厥貢漆枲絺紵周官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注云白而細疏曰紵蓋此乃布之異等者故子產見季札獻紵衣焉其餘之布皆用牡麻牡麻者枲麻也枲麻皮堅煮而績之易以成縷故凡布多用之周禮帛物皆掌於典絲布物皆掌於典枲卽此義凡布縷必以灰錬治之略施功焉曰大功細施功焉曰小功否則不柔不潔齊衰之疏是也見儀禮喪服注禮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大功布自七升以上小功布自十升以上也小功之縷已柔潔已而未能勻細用小功之縷而以四升半成之是之謂總喪服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記曰總衰四升有半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故喪服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蓋縷止加功於成縷之後總見有事於成縷之前若仍用小功之縷升數如總既成布卽治令滑易此則弔服之錫布矣喪服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注曰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一作緆燕禮記用緌若錫注云今文錫爲緆細布此謂吉服十五升以上之錫少牢饋食篇所謂錫衣者是此於布縷皆有事非弔服升以上故十四升之布尚曰疏衰然則吉服無用十四升以下者已吉服之布既成而不加功治者謂之布釋名曰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巧飾也凡經之言素冠縞衣者卽此蓋錫以素加巧縞以素加飾此卽錫與縞素之爲曰縞說文曰縞鮮色也凡經之言縞冠縞衣者卽此蓋錫以素加巧縞以素加飾此卽錫與縞素之辨非不加巧飾而但以素湅之使熟則曰練凡經之言練冠練衣纖冠纖衣者皆是不得因字从糸旁遂誤爲帛也許氏五經異義以緦爲絲布喪服傳注皆之謂朝服用布

何哀用絲乎。此爲正論。○凡經縷。至著其別也。此申明布以升別。及布得絲名之義也。喪服傳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疏云。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蓋注所引者。漢代語。疏所稱者。唐時語。按史記、漢景帝、後元二年。令徒隸衣七綴布。正義云。綴、八十縷也。然則升登宗綴。皆聲之轉矣。凡絺葛至織貝。釋葛與錦綿之類也。詩周南毛傳曰。精曰絺。麤曰綌。衛詩傳曰。絺之靡者爲綌。已詳見前。褐與之屬。曰織皮。豳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孟子曰。不受褐寬博。朱注云。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爾雅釋言曰。氂。罽也。禹貢。梁州厥貢織皮。蓋織皮之毛以爲布。而製爲衣也。今之褐子多羅呢。洋條絳片。皆是錦綺之屬。曰織文者。經有素錦朱錦綺者、文敏邪。故字从敏省。禹貢。兗州厥篚織文。傳云。錦綺之屬。說文曰。綺、文繒也。采棉之屬。曰織貝者。此卽今之木棉矣。木棉本商產。禹貢。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此與織皮織文同義。不得如傳說。獨分織貝爲二物也。蓋木棉本名吉貝。自唐廣時。已織充貢篚。故詩有貝錦。南史謂林邑國有斑布。今滇省夷民。亦有染木棉之縷。織爲五采錦文者。當卽此類。○直曰經。至末釋絲、麻、絮、褐之名也。凡布帛之直縷爲經。橫縷爲緯。線、古綫字。見考工記。注讀爲綴。謂縫革之綴也。故今時、亦曰酒線。糾而合之爲纏。說文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纚。皆索名。比而合之爲繩。絡亦繩類。而差細。緎與緆。則大繩也。故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又采綠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傳曰。綸、釣綏也。又禮記。緇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緡。此卽繙與綸緡之異等已。禮注云。綸、今有職醬夫所佩也。蓋鄭讀綸。如爾雅之綸。似此義。縣蠻性緊。須泮涘。乃可著也。腰麻曰菅。牡麻曰枲。詳上及下卷。練麻曰縓。見孟子注。藍縷者、衣敝而重縷。見左傳。衣物者、敝已甚。而衣絮不分。止可塞漏舟矣。故字从如衣。見周易。

凡衣冠必正色。裳雖或間色。元、黃、青、赤、白、黑。此天、與五行之正色也。燕、爵、韓、皇、華、鞠、荅、薇、栗、賴、竅、縞、紵、染、曲、綠。此正色之異名也。惟天統五方。元統五色。幽深宏括。與物無間。故稱元焉。其餘紺、蒨丹、彤、金、纁。則黃赤也。綦、綠。則青黃也。青、赤、謂之紺。赤而暵。謂之紺。赤而黑。謂之緅。凡染、帛謂之采。裳文、謂之設。五色偏、謂之繢。凡繢、畫之事。後染功。

此一節。述服色之異名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儀禮記鄭注。謂衣與冠同色。韠屨與裳同色。此皆言服之大凡。其實裳雖不盡間色也。故或之。已詳見前。皇氏玉藻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間、謂綠紅碧紫騮黃。此專以五方之正間言之。其說未備。此之所遺。凡古經之言服色者。具焉。其見於經、而非服色者。不具錄。○元黃至異名也。此言正色之本名別稱。有如此者。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卽天與五方之正色也。正色有六。而止云雜五色者。元統五色。不與相雜。所以幹天也。燕爲元鳥。衣象其色。故夏后氏尚之。弁、冕。故士之上服用之。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謂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士冠禮爵弁注。亦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巾車雀飾注。又云。爵色、黑多赤少。今按淮南子俶眞訓曰。以涅染緅。則黑於緅。此與黑多赤少之論符合。然則緅與爵。卽今之所謂天青燕尾青。古之所謂元矣。蓋染於韋。則爲爵。染於帛。則爲緅。染於布。則爲元。元冕、元冠、元衮。皆布之色也。而元衣、元纁。則帛亦或假名焉。考工記注。分元緅爲二色。士昏禮注。謂爵色、赤而微黑。供未確。有虞氏皇而祭。皇雉冠名。色卽象焉。詩云。皇皇。雅有皇烏。則虞氏仍用黃收之色矣。緆無黃華。土不稼穡。故內之桑衣。臣之裨帶。皆用之。蒼爲深青。縹爲淺青。玉色天成。固不如染之齊一。校乃木之正色。故藏君傳曰。若綠色然。特染於帛。則謂之絞耳。凡褐衣之飾。皆用正色。不應絞、獨爲間也。赤色亦有淺深。而朱爲正赤。經爲淺赤。故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是赤之白者。經則又少赤矣。經赬竟。古通。故詩禮左傳互見。縞素已詳上。幽黝古文通。衡以青玉爲之。故爾雅曰。青謂之蔥。黑謂之黝。緇衣、緇帶、緇布冠。皆謂色之黑者也。○惟天至元焉。此專釋元之名義也。天爲五行之統。其色幽深宏括。難得指名。故謂之元。元實五色。皆備。無一不具者也。故五色皆有間。而元獨無間。蓋天之氣化。雜物不周。亦大而無偶。既無偶矣。安有間哉。○其餘至謂之紫。此釋服之間色。諸見於經者也。緇、紫、蒨、丹、朱、彤、纁、金、鳥、縹、紺、皆今之紅青。而精、則青少於赤耳。赤而暵三句。竝詳見上。纁卽今之水紅色也。乃說文。謂是大赤。然字既从青。則應謂爲青赤者較安。何晏論語注。以紺爲深青揚赤色之說。確矣。蓋綪與紺。皆今之紅青。而精、則青少於赤耳。赤而暵三句。竝詳見上。纁卽今之水紅色也。乃金木之間色。紫則水火之間色也。五色惟赤黑最顯。能揜蔽諸色。緣天極棲神於北位。地極託象於宋宮。故元色近於黑。而難名。緇色近於赤。以象地。緅卽亦五色皆備之名。但他色不著。惟顯黑赤而赤又含於黑耳。賦以張鵠之羽。靜室視之。止見其烏。照以日光。五采眩目。此亦元備五色之明驗矣。○韋染三句。此皆染韋之異名也。因物易色。故亦因色易稱。凡染帛謂之采。卽禮之貳采雜采是也。雲文謂之績。深衣篇所謂純以績矣。五采備。謂之繢。二句。考工記文。古制以繢畫爲赤。凡繢、畫之事。必先加采色。後施紫功。以界畫之。因素色易污。故特施於後也。之說世儒制服。不曾不澀。不收惹荒。舉行既久。後乃少替。于是純冕。繢綅。盛筍。繒撮。卽鑿元纊。廣尺。長終幅。則有以儉而失禮者。元冠而紫綅。朝服而以緇。大夫而朱紘。繢鞸。丹朱中衣。僧端見矣。可勿惕乎。

此一節。述服之變亂也。純冕。見論語。及祭統。繢綅。見玉藻。古禮。繒布冠不綅。玉藻弁玉纓。見僖公二十八年左傳。盛筍繒撮。見詩序云。刺衣服無常也。元纊廣尺長終幅。見雜記。元冠紫綅。自魯桓公始也。朝服

以縞。自季康子始也。見玉藻。縞衣綦巾。非古也。惟殯。非古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豦始也。見檀弓。楮師。褚子。蘧而登席。見哀公二十五年左傳。古燕禮必跣。故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杜注云。古者其服。則有其容。故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吉服而弔。是不稱矣。齊衰不以弔二句。見檀弓。所以尊君親也。喪冠不緌。見檀弓。大裘。非古也。見玉藻。狐裘以朝。見詩鄘風。管仲鏤簋朱紘。見禮器。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見郊特牲。古制自大夫以上。非祭服皆冠。大朝覲。不得純衣。庶人之昏祭。止用枲。元。女子之始嫁。止布衣錦緣。人非七十以上。衣不得帛褌。天子諸侯。每日視朝。皆布衣。燕居則元端深衣。無衣帛者。況於其下者乎。自周末文盛。習俗侈靡。衛文公爲大布之衣。絻衣。大羊

王冕九旒。服七章。以祀先公。以大蠻射。
上公諸公方伯。冕七旒。服七章。以助王之祀先王。以祭以大射。以受郊勞及來聘者之享禮。卿大夫以君命聘問於鄰國。占者、爲大夫卜宅與葬。凡冠者、以再加。

毳冕。

王冕七旒。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
王臣自卿以上。皆冕六旒。服六章。五等諸侯。皆冕五旒。服五章。侯伯以祀其先。孤卿子男。以助王郊廟之祀。以終冠。以親迎。

絺冕。一曰黹冕。

王冕五旒。其餘得服者。皆四旒。服四章。王以祭社稷五祀以耕籍。王之孤卿、及子男。以祀其先。
王之大夫公之孤。以助郊廟之祀。以終冠。以親迎。

元冕。一曰神冕。

王及三命以上。皆三旒。裘三章。再命者二旒。裘二章。一命之大夫。無旒。裘一章。皆元衣無文。王以祭羣小祀。以賓尸。以致膳。以聽朔。以食老更。五等諸侯。以六年朝於天子。將朝。以出視朝。以告於廟。反亦如之。王之大夫公之孤。以祀其先。王之上士中士。及侯國之卿大夫。各以助其君郊廟之祀。以終冠。以親迎。

弁冕。卽爵弁。一曰皮弁。赤曰韋弁。一曰皮服。

純衣者。緇裳韎韐纁屨。君爲臣服。皆黑緇純。命士以上。裳一章。不命者無章。以祭廟遷廟。侯之世子未冕。卽位。釋服以朝王。王臣以助王之祭小祀。王之上士中士。及侯國之卿大夫。以祀其先。卿以歸聘臣之饗饔牢禮。王之下士。及凡侯國之士。各以助其君之祭。以衛王殯。以終冠。以親迎。

爵弁。卽雀弁。赤曰韋弁。一曰皮服。

純衣者。緇裳韎韐纁屨。君爲臣服。皆黑緇純。命士以上。裳一章。不命者無章。以祭廟遷廟。侯之世子未冕。卽位。釋服以朝王。王臣以助王之祭小祀。王之上士中士。及侯國之卿大夫。以祀其先。卿以歸聘臣之饗饔牢禮。王之下士。及凡侯國之士。各以助其君之祭。以衛王殯。以終冠。以親迎。

韋弁服。卽戎服。一曰均服。

韎弁、韎衣、韎裳、韎韐、纁屨。自天子至於士。凡卽戎者。均服之。
洪按衣冠韠屨、皆韎革。又上下同服。故曰均。此淄之戰。齊君所以得免也。鄭氏竟其袴韈。亦以韎革。此楚君之所以識爲君子也。舊說謂卽戎者。皆韎革之附。注非是。

皮弁服。卽冕服。一曰均服。

皮弁之縫飾以玉璂。各如其冕旒之數。唯一命以下者、無飾。其服、皆染衣、染裳、染韠、染屨。君白緇。青緇純。臣白緇。黑緇純。王以每日視朝。以月朔月半巡視祭牲。以郊祀聽祭報。以卜天疑。以卜發猛者。以質明。以視學。

釋采。凡在王朝者。日以朝於天子。卿大夫、以郊勞諸侯。諸侯以聽朝於太廟。以巡視祭牲。以蜡祭。以大射。以受郊勞及來聘者之享禮。卿大夫以君命聘問於鄰國。占者、爲大夫卜宅與葬。凡冠者、以再加。

冠弁。卽皮冠。服。一曰厲飾。

冠用韋革。服如侯國之朝服。凡田獵者服之。
淇按田獵者、必皮冠。經有明文。佩韘弓以從事。故曰厲飾。見所敬者必釋冠。此猶戎服之免胄也。以楚靈之暴。尙知釋皮冠。與大夫言。衛獻之於孫文。則以此貿鵝矣。注謂冠弁。卽元冠朝服者、誤。蓋可服一篇。自大裁衆服以前。皆言王禮服之大者。元冠元端。止是始冠及燕居之服。故略而不著。不得因此。遂并皮冠元冠爲一也。賈疏知冠弁、是皮冠矣。又牽混韋弁別於厲飾。謂四時之正田。仍用韋弁服。亦非是。司服篇諸言凡者。凡衆人凡一切。豈有但著小獵。而反遺正田之理。

元冠朝服。卽端委。一曰委端。

元布冠。繒布衣。素裳、素韠、素履。君白。臣同。玉冠以始加。諸侯以相朝會日。與其臣以視朝。以食命聘使。
食聘使以燕。以射。以接世子而名之。卿大夫以使聘受命。夕幣料幣。聘禮展幣。聞卿反命。卿以郊勞及聘使宰夫以歸饔餼。於衆介以鄉飲鄉射。以時儛。立于阼。士之一命不命者。以祀其先。以冠子。筮日。以負世子見於君。古者、爲大夫筮宅與葬。

元冠朝服。卽端委。一曰委端。

元布冠。繒布衣。素裳、素韠、素履。君白。玉冠以始加。諸侯以相朝會日。與其臣以視朝。以食命聘使。
淇按周禮。凡侯國之大夫。皆元冕而下。乘墨車。觀禮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荀子曰。大夫裨冕。然則裨冕、卽元冕。甚明。故詩詠諸侯之朝王。止稱其介圭龍旂。赤芾金舄。邪幅鞗革。而所謂鉤膺鏤鍚。元衮及黼者。皆是言既覲之後。王之賜予。詩禮之文。如此符合。可知鄭注之解裨冕。不足據矣。蓋裨從卑衣。謂之裨冕。自是冕服中之最卑者。不得云衮冕以下。皆稱裨冕也。至於諸侯相朝之服。穀梁傳云。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以朝諸侯。與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禰朝之說。亦相證。然則侯氏之相朝。用端委。不用皮弁矣。

元端服。

衣冠與朝服同。而裳韠各異。君朱裳、朱韠。大夫素裳、素韠。惟大夫之元端。卽朝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皆緇韠。黑履。君黑。赤緇純。臣黑。緇純。王以燕居。諸侯至于士。以始冠。用緇布冠。卿大夫以朝其臣。士以冠子。以昏禮下達。問名。納采。問吉。以迎親。迎者。以祭之前。謝事筮日。
淇按元端。乃服之大名。其別有五。一爲冕服之通稱。玉藻之元端朝日。元端以祭。是也。此是元冠。一爲天子齊衣。一爲布衣之專稱。玉藻之元端而居。朝元端。是也。此是元冠。緇布衣裳。則各依其等。一爲諸侯齊服之名。郊特牲之元冕齊戒。司服之其齊服有元端。是也。此是元冕。元衣、元裳、冔韠。玉藻、所謂齊則精結佩。而搢韠。郊特牲、所謂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矣。一爲諸侯以下齊服之名。玉藻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裳組纓。士之齊冠也。是已。此是元冠、緇布衣、元裳、冔韠。與侯國上士之元

端同。但以緇結佩、少異耳。一爲諸侯以下始冠之服。及庶人之元端服。此是緇布冠、緇布衣裳。則各依其等。庶人則緇裳、緇韠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士冠禮之始加。用緇布冠。服元端服。士冠禮、士昏禮之有司。使者、從者、皆元端。即此元端矣。庶人之舉。參元。亦是此服。但衣裳皆禪。而不褶。以被於上耳。蓋元冠。乃士以上之朝冠。無位於朝者。自不得著。故以緇布冠易之。諸侯以下之始冠。亦皆用之者。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以上。士之元端服。爲齊服。上士即以齊服、爲元端服。此猶之侯國之大夫。即以朝服、爲元端服。禮窮則同。士去君遠。不嫌於逼上也。

齊服之元端。

天子元冕、元衣、元裳、爵韠、繡結佩、黑舄。　諸侯以下。皆元冠、緇布衣、元裳、爵韠、繡結佩、黑屨。但冠之組纓各異耳。

素端。

素冠、素衣、素裳、素韠、白屨。（皆與臣服同。）　天子至於士。凡遇大札大裁。將祭禮而齊戒。皆用此服。此即皮弁服。而易用素冠者。其冠服皆無緣。

緇布冠端服　亦曰元端。

公侯至於士、冠禮之始加服之。裳與韠屨。各依其等。但緇裳、緇韠、緇屨、爲異耳。

緇布冠、參元。

此庶民之上服也。凡婚祭禮事。皆服之。

淇按禮運曰。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賓也。十二衣。皆指祭祀之上服而言。謂章服十等。加以無章之爵弁服。及庶人之元端服也。參元之衣裳、亦端制。士冠禮士昏禮分參元、元端、爲二者。參者、褶也。雖亦端衣、褶、而不褶。言止被於上也。下者之上服。即上者之裨衣。故曰旋相爲賓。

緇布冠（即緇冠、一作深衣。即緇衣、一曰麻衣。）

公侯至於庶人。燕居皆服之。

素服。一曰降服。

縞冠、素衣、素裳、韠屨、緣。　天子至於士。凡遇大札、大荒、大裁。皆服之。士大夫去國。亦服之。

淇按禮無天子服深衣之文。所謂素服者。即素端而去其飾也。或曰。用白布深衣、而緣。即衙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帛曰古文通。降服者。示有罪自責也。與之象刑。周之明刑。見於經者。止有縞冠素紕。垂繸五寸。及縞冠元武。數條。慎子、檀弓。弢冠、墨絰。當劓。草繸當剕。非屨當刖。艾韠當宮。赭衣無領。當大辟之說。荀子正論篇。已駁斥之。非經義。故不錄。

內服表。

褖衣（當孤服。）

王后及上公之夫人。各從其君。以祀先王。　謂公、及方伯之夫人。以朝見、受命于王后。以嫁、以受命婦之獻繭。

褕狄（當鞠衣。）

王后、及上公、諸公、方伯之夫人。各以從君祀先公。　三夫人、及三公、牧伯之夫人。以朝王后、而受命以助王后之廟祀。以嫁、以受命婦之獻繭。

闕狄。（一名屈狄。當義衣。）

王后、及五命以上之夫人。各以祭內之羣祀。　三公、及牧伯、侯伯、之夫人。以從君祀其先。　九嬪、及九卿子男之夫人。以朝王后、而受命以助王后之廟祀。以嫁、以受命婦之獻繭。

鞠衣。（當縞衣。）

凡四命以上者。躬桑皆服之。　世婦、及王國孤卿、公之孤。之妻。以助后夫人之廟祭。以朝后夫人而受命。以嫁、以獻繭。

展衣。（一名禮衣。當元衣。）

后夫人。以聘事見君、及賓客。　三命再命。及一命大夫、之妻。以朝后夫人而受命。以嫁、以獻繭。

緣衣（即檢衣。）（一曰稅衣。當婦弁服。）

后夫人、及內命婦。以接御於君。　三命再命、及一命大夫之妻。以從夫祀其先。　一命、及不命之士妻。以助后夫人之祭事。

淇按三狄三衣。制皆以帛。故以當外之褕服、褘弁服。外之純衣皆褒。（詩亦有褒名。）內之純衣、不皆狄副者。衣服以承祭者爲重。周禮、鞠衣、褕翟、褕狄。皆貴者之祭服。褘翟、褕翟、褕狄。皆貴者南面之衣。故狄服者。首必副。褖衣以下。止是臣妻之上服。后夫人之褖衣。故可無狄副也。緇元。亦是臣服。猶稱冕者。孤卿大夫。輔君爲政。以臨萬民。不可不尊崇其體。其妻無小君之稱。故降而服三衣耳。

錫衣。（當元冠朝服。）

自王后至士之妻。皆服之。　一命之士妻。從夫以祀其先。

宵衣。（當元端服。）

王后以燕居。　不命之士妻。以從夫祀其先。

參元。

庶人妻。以從夫祀其先。以相禮事。以嫁。則施錦緣。

縞衣。（當深衣。）

自公侯夫人至於庶人之妻。以燕居。

服次表

凡致齊、視身著朝衣、非齊事、則著褶。其上襦衣裳。又其上裘、又其上褐衣。又其上上服。此爲冬及春之服次。

及春之服次。

暖、則去裘。再暖、去袍繭。再暖、則以澤易褶。凡齊事朝衣不澤、此爲春及秋之服次。

當暑、則視身或朝衣或澤。其上中衣或綌或絺。又其上上服。此爲夏之服次。

洪按、祭服、掛弁服、朝服、元端、深衣、皆端衣也。但衣布帛異耳。長衣、中衣、逢掖、褐寬博。皆深衣也。但袂袪之廣狹異耳。褐衣、綌衣、絞衣、縞衣、此是緇衣以裼之緇衣。素衣、此亦褐衣、非皮弁服之素衣。黃衣、錦衣、此亦褐衣、非役夫人在途之錦衣、亦非庶人入婿婦時之錦衣。丹朱中衣。皆中衣也。但領與緣之采帛異耳。綌絺紵衣。亦是中衣。其取材各異。惟婦人之服與男子之制同。衣裳通制而不分。故無衣着下尺之衽。蓋子之服。亦衣而不裳也。玉藻正義引皇氏服次之說。分褐衣、中衣、綌絺爲三誤矣。

古經服緯卷下

喪服

古制。喪服五等。以衰之異物者、十有三。錫衰、緦衰、疑衰、麻衣、不與也。受服十等。纚冠、元端、不與也。

此一節。述喪服之大凡也。服之爲制。不止五等。儀禮喪服篇。統以五者。戴記服問。引古傳曰。畏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蓋親喪重者。附於小功以下。猶人之得罪、附於五刑五者之中。又各分輕重也。衰者、喪服上衣之統稱。因當心有布曰衰。長六寸。博四寸。以見服此者、皆有哀摧之心焉。故因以爲名。異物者。所用之布不同也。錫衰、總衰、疑衰。見周官司服。麻衣、見儀禮喪服。異制者。冠、帶、杖、屨等物也。免亦冠類。見喪服篇。纚冠、縞冠。見喪服記。纚冠、見禮記傳。故詳下。

五等者。斬、齊、大功、小功、緦。衰十有三者。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纚衰四升半。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則降正義服、十有九者。斬衰、衰、首絰杖絞帶。冠六升。纚纓。當屨。正服義服同。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凡二等。

此下至二十五等也。皆申明服制之異。以著冠、絰、杖、屨、年、月之不同。此一節。述斬衰二等也。斬衰至當屨。衰、首絰大搹。左本在下。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當屨者。菅菲也。鄭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纚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貫疏云。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而後作之。故後言齊。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皆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齊服四

喪服傳曰。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賈疏云。緝則今人謂之纕。今按緝者、齊也。凡布之裁斷處。屈褶其邊而齊縫之。使縷不脫。是之謂緝。斬衰之帶下尺。及衰負適寸之斷處。皆不緝。故曰斬。齊衰以下。則撫不緝者矣。四服皆緝。而獨齊衰得緝名者。齊衰自四升至六升。雖疏朱成布。稍已可緝。且以見斬衰者之創鉅痛深。衣極疏之物。不可緝。亦不遑緝也。大功以下成布。已鍛而灰之。其可緝不待言。故止以八功之粗細分之。不須更言裁製耳。同此二尺二寸之幅。大功則五百六十縷以上。小功則八百縷以上。其功之有間可知。至於緦之升數。雖反少於大功之正服。而布縷之精細。則與絲無殊。是不但鍛而灰之。而且有事其縷矣。故以爲喪服之最輕者。此則五等之所由分也。○衰十有三等者。此言五等降正義服衰衰之異也。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衰五升。義衰六升。而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則四升有半。喪服傳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是也。鄭注云。衰、斬衰也。三升半者、義服也。齊衰、降服四升。正衰五升。義衰六升。而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則四升有半。喪服傳所謂齊衰四升。總衰四升有半。是也。鄭注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總衰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今按總衰一等。經列服制。冠於小功之上。因其布縷、與小功同。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傳言升數。列於齊衰之終。因其布止三百六十縷。且疏於齊衰之正服。故傳曰。總衰四升有半。此本禮中之特制。除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無服此者。檀弓記。叔仲衍之喪。姑姊妹。叔仲柳之妻。服其昆之喪。皆緦衰而環絰。所以識失禮。故上篇記緇子之言曰。緦衰總衰。非古也。雖縷如小功。而升數同齊。故今從傳義。附於齊衰之末。所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服。）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喪服傳所謂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是也。鄭注曰。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此即大功小功之六等也。總服、亦有降正義。而布皆用總。是三者、共爲一等也。喪服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鄭注云。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統五服計之。是端衰之等。凡一十有三。弔服之錫衰、總衰、疑衰。周禮謂之弁絰。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既多其袂。則不得謂之端衰矣。五服之衰。其十三等。而禮謂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止十一等者。不及斬之義服。齊之總衰也。

凡二等。

側。苴衰不補。則衰裳亦用苴矣。云冠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衰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爲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爲菅。謂刃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以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沒人功之疏。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以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去麻之狀。鄭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又傳曰。冠六升。外畢績。而勿灰。衰三升。疏云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澄。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故灰矣。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則七升以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不言裳者。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爲君議服。衰三升半。不言者。舉正以包義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亦喪服經文。傳曰。公卿大夫。貶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至、君服斯服矣。注云。公卿大夫。貶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悶寺之屬。君謂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屨、今時不借也。疏云。其布帶。則與齊衰同。其繩屨。則與大功等也。公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凡二等者。專以衰裳布縷之異數者言。則前之十三等是也。專以冠絰杖屨之異物者言。則此之十九等是也。斬之正義。前爲二等。此爲一等。其義之降服。又自爲一等。故曰凡二等也。

斬衰。一名苴衰。疏謂衰裳。亦用苴麻。未確。三升之數。二百四十縷。若是多子之苴麻。必難紡績。苴衰之稱。當以絰杖綾帶得名。猶之五冕、以衣冠名。中衣、以繰得名。觀周官之布物。皆章於典枲。則古時之布。皆用枲麻可知。其所以分輕重。止是升縷之多寡精粗。及鍛灰漂治之或有事、或無事耳。

疏衰裳。齊牡麻絰。繩屨。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或三年。或期。或不杖期。不杖者、麻屨。其無受者、三月。繩屨。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裳。牡麻絰。冠八升。凡五等。

此一節。述齊衰之五等也。喪服經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爲母云云。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麤屨也。注云。沽麤也。麤功、大功也。疏云。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是爲一等。又經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云云。是爲二等。又曰。不杖麻屨者。謂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云云。注曰。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是爲三等。經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子爲父母云云。注曰。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卑異月也。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著繩屨。疏云。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皆三月。識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著月數。注云小記者。證此章著繩屨也。是爲四等。今云五等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傳曰。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總之衰冠升數。皆如齊衰。故并前之四章。爲五等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者。其長殤。皆九月。繩絰。中殤。七月。繩絰。布帶。三月。受以小功。即葛九月者。始是正服義服之等。布縷之升數雖異。其制爲服也同。故共爲一等。統前無受之二等計之。是大功之服。共三等者。○凡功布之冠帶、皆有緣者。

此一節。述大功衰之三等也。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云云。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縟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其長殤。皆九月總絰。其中殤。七月不總絰。注云。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縟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喪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絰有纓者。爲其重也。疏云。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麻絰麻帶。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以下。絰無纓也。疏云。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惟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帶。至服成後、亦絞之。散帶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如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今按此大功九月七月二等。皆降服也。故衰七升。冠十升。其帶之不縟垂。絰之或無纓。與正服皆異。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即葛九月者。始是正服義服之等。布縷之升數雖異。其制爲服也同。故共爲一等。統前無受之二等計之。是大功之服。共三等者。○凡功布之冠帶、皆有緣者。齊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冠疏以緣爲中衣之緣。數惣公、謂斬衰之領袖。齊衰之衣冠。皆有緣。此二說。俱未確。按傳文。附於齊衰受冠之下。因齊衰之冠。布用大功也。既謂之功。則不唯其布加功。其制亦加功矣。故凡功布之冠帶。無論正服受服。必皆有緣。此所以謂之功也。蓋斬衰之受。齊衰之正。其冠與帶。皆無緣。其餘凡大功以下者。皆有緣也。故服緯於此節著明之。凶服之五衰。親吉服之五冕。冕服不聞有緣。況凶服之斬齊乎。傳義。蓋謂帶與諸等緣布。各視其冠耳。斬齊小祥後。尙服功衰。所謂練衣黃緣者。自是中衣。禮有明文。不得謂衰皆有緣。古惟中衣、明衣、長衣、深衣、有緣。凡謂之端者。不緣飾也。○首絰。乃喪冠之始制。繩屨。公、謂皆言首絰。纓卽絰之餘麻。垂於或左或布冠之餘項者。至於絰之上本下本。注疏俱未明晰。敖繼公。謂皆言首絰。纓卽絰之餘麻。垂於或左或右者。上本則本在絰。下本則本在纓。此別輕重之等。非以固絰也。存以俟考。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布十升。其絰或有本。或無本。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爲夫之昆弟之爲人後者。爲從父昆弟。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爲舅之子。爲外孫。爲舅。爲從祖祖姑。爲從父姊妹之長殤。爲從祖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之爲人後者。爲從祖祖姑之長殤。爲從祖昆弟之爲人後者之長殤。爲從父昆弟之爲人後者之長殤。爲從祖祖姑之爲人後者之長殤。爲從祖昆弟之爲人後者。爲從祖祖姑之爲人後者。爲從父昆弟之爲人後者

有變麻服葛法。其衰裳之制。澡絰等。與前同。知布各異者。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蓋小功以下。衰冠皆無受。惟成人小功。有變麻服葛法。其下殤小功。雖帶絰有本。亦無卒哭之稅。皆以麻終殤之月算而已。是爲三等。冠與衰同布。卽傳所云。總麻小功。冠其衰也。

總麻布衰。裳。麻絰帶。皆三月除。凡上下之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三等。冠與衰同布。卽傳所云。總麻小功。冠其衰也。

則皮弁。環絰。否則不絰。士相弔。則未斂。深衣。褖裳。卽斂。弁絰。疑衰。素裳。凡六等。

此一節。述總麻之六等也。總麻布衰。裳。麻絰帶者。喪服篇注文。皆三月除者。總麻之降正義服三等。皆三月除服也。司服云。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又詔五等諸侯及公之孤。凶服皆同。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如大夫之服。鄭司農注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鄭康成注云。服弁喪冠也。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君爲臣服弔服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衰。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又文王世子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據此。是大夫以上。總皆降而無服。其弔而總衰者。則有矣。喪服記云。朋友麻。此統貴賤言之也。後鄭以皮弁。疑衰。素裳。爲士之弔服。與前鄭少異。十四升素裳之說。皆不見於經。亦各述所聞耳。凡弔者。主人未斂。則深衣。褖裳。既小斂。則衰絰。襲。檀弓。述曾子子游之事。是其證。儀禮疏。謂仍子子游朝服而弔。誤也。檀弓。述夫子之言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注謂易以深衣。不云朝服也。據此。弔服五等。及總之喪冠者。是總麻之服。其六等矣。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內之弔服。世婦錫衰。士之妻疑衰。皆吉笄。無首布。總見喪服記及檀弓注。

此之謂十有九服。合免。與練冠。縓冠。縞冠。心喪。共二十五等也。

此結上文。免練六等。詳見下。

受服十等者。斬衰。冠皆六升。齊衰。降服。冠七升。正服。冠八升。義服。冠九升。大功。降服。及正服。冠皆十升。義服。冠十一升。皆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服。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齊衰三升。既虞卒哭之受服也。凡受者。皆去麻服。葛三年之喪。及爲母妻期服者。練則以卒哭之冠。爲受衰。練冠。右縫條。緝。角。韻。鹿裘。衛長祛。祛。褖之可也。喪小記曰。練。筮曰。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絇。屨。鹿裘。衛長祛。祛。褖之可也。孔疏云。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絰。據此。則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絰。於卒哭時。或葛。或不葛。至小祥時。皆除之。間傳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是也。男子惟已除首絰。故得著練冠。所謂麻不加於采也。婦人惟已除要絰。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也。小祥之受服。又三等。故通前爲九等。注疑鹿裘之袪爲狐裘。疑褐爲綾衣。並非是。小祥以前。鹿裘。短袂。隱於內。故不繼著袂口。以爲袪。既祥。袂衣長。露於外。故繼其口。以爲袪。鹿色淺赤。故卽以緣之。練衣爲褐。非裘飾。齊豜。別加緣衣矣。追至大祥。則喪服全除。止著素冠。素衣。或且朝服而素韠。詩曰。麻見素冠兮。麻見素衣兮。追至大祥。則喪服全除。止著素冠。素衣。或且朝服而素韠。詩曰。麻見素冠兮。麻見素衣兮。卽謂此。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間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時之素冠。卽禮之縞冠。詩之素衣。卽禮之麻衣也。古制冠及深衣。皆以布縞素。卽布帛之通稱。小祥之練衣。練冠。亦是凍熟之布名。不得因其字從系。而謂是帛也。是故縞冠。一曰素冠。素衣。一曰麻衣。雖在吉服。尙或通稱。時之縞衣葛巾。麻衣如雪。是也。況在大祥。何妨互證。皇。孔。賈氏等疏。必棄置經文。強爲差別。非是。吉時有縞衣。素衣。麻衣。而無縞冠。素冠。練冠。吉時之深衣中衣。皆緣以帛。凶時之深衣中衣。皆緣以布。喪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是也。惟大祥時。介在吉凶之間。故冠與衣。得布帛而帛飾。則縞冠素紕。縞而後緇。是矣。其麻衣。則仍是布。緣可知。此衣冠統前計之。卽受服之十等也。至於禫祭以後。纖冠元端。則純乎吉矣。不應在受服之數。鄭注。從大戴氏受除之說。以白經黑緣爲纖。未見所據。大祥縞冠後。果尙有受冠。何至中月以前。有子已先爲組纓之飾。反復推究。纖冠卽吉冠之統稱。甚明。三年之喪。皆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禫。徙月樂。共二十七月也。此節於卒哭。受服。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此言小功以下。無受。惟斬。齊。大功。始有受耳。除上之二等。其餘。則喪服貫疏云。正服。齊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蓋大功之正降受服同等。猶斬衰之正降受服同等也。除去齊衰三月。總衰七月。及爲大功之無受者。是既葬卒哭之受服。斬齊大功。共止六等耳。至於小祥以後。惟三年之喪。及爲母妻期者。又各有受衰。皆以既葬卒哭之受冠。爲小祥之衰服。則七升。八升。九升。三等也。前在卒哭之時。既著受服。男子去首之麻絰。亦變用葛絰。其絞帶。則變用布。及小祥以後。要絰非除。但著練冠中著練衣。以黃爲裏。以緣爲緣。其上仍著功衰耳。間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練衣。黃裏。緣。葛要絰。繩屨。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衛長袪。袪。褖之可也。喪小記曰。練筮曰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絇。屨。鹿裘。衛長袪。袪。褖之可也。孔疏云。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絰。據此。則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絰。於卒哭時。或葛。或不葛。至小祥時。皆除之。間傳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是也。男子惟已除首絰。故得著練冠。所謂麻不加於采也。婦人惟已除要絰。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也。小祥之受服。又三等。故通前爲九等。注疑鹿裘之袪爲狐裘。疑褐爲綾衣。並非是。小祥以前。鹿裘。短袂。隱於內。故不繼著袂口。以爲袪。既祥。袂衣長。露於外。故繼其口。以爲袪。鹿色淺赤。故卽以緣之。練衣爲褐。非裘飾。齊豜。別加緣衣矣。追至大祥。則喪服全除。止著素冠。素衣。或且朝服而素韠。詩曰。麻見素冠兮。麻見素衣兮。卽謂此。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間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時之素冠。卽禮之縞冠。詩之素衣。卽禮之麻衣也。古制冠及深衣。皆以布縞素。卽布帛之通稱。小祥之練衣。練冠。亦是凍熟之布名。不得因其字從系。而謂是帛也。是故縞冠。一曰素冠。素衣。一曰麻衣。雖在吉服。尙或通稱。時之縞衣葛巾。麻衣如雪。是也。況在大祥。何妨互證。皇。孔。賈氏等疏。必棄置經文。強爲差別。非是。吉時有縞衣。素衣。麻衣。而無縞冠。素冠。練冠。吉時之深衣中衣。皆緣以帛。凶時之深衣中衣。皆緣以布。喪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是也。惟大祥時。介在吉凶之間。故冠與衣。得布帛而帛飾。則縞冠素紕。縞而後緇。是矣。其麻衣。則仍是布。緣可知。此衣冠統前計之。卽受服之十等也。至於禫祭以後。纖冠元端。則純乎吉矣。不應在受服之數。鄭注。從大戴氏受除之說。以白經黑緣爲纖。未見所據。大祥縞冠後。果尙有受冠。何至中月以前。有子已先爲組纓之飾。反復推究。纖冠卽吉冠之統稱。甚明。三年之喪。皆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禫。徙月樂。共二十七月也。此節於卒哭。受服。

二祥、禫、練、不言時月者、雜記請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又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節統言貴賤、但舉漸齊卒哭與祥禫、各不同時、故止言受服之節次、不具時月也、

所謂免者、濟五服之窮、以協儀而成禮者也、練冠者、公子爲其母與妻及除喪以待弔者也、縞冠元武者、子姓之從服也、心喪三年者、師死之義服也、此六等、不在五服、其絰帶、皆如總、其衣之布、皆如小功、凡爲師心喪者、出亦絰、

此一節、通免、與縞、練、心喪、之六等也、喪服經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注引檀弓說云、免象冠、廣一寸、小記云、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蓋五等凶服、各有遠纓、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

凡喪冠、廣二寸、三辟積、衡縫之、大功以上右縫、餘左縫、皆外畢于武、武皆條屬、餘者爲纓、頒冠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冠澡纓、斬冠鍛而勿灰、齊冠以下、則灰矣、凡免、廣一寸、自項中而前、反于額上、卻而統紒、以代冠、凡練冠、總冠、縞冠、素冠、素弁、皆以布、練冠角頳、凡括髮以麻、髽如免、

此一節、通冠免之制也、凡喪冠至外畢于武、此言冠縗之制、檀弓曰、古者冠縗、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反吉、非古也、注云、縮從也、今禮制、衡縫、謂爲橫、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喪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注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引大戴禮云、大功以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總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面稽顙之、額額然遜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又云、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旅冠不入公門、鄭注云、旅猶伏也、喪冠旅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旅伏之名、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故不得旅伏之名、據上諸文、是吉冠辟積少、故縫縫之、周制吉冠辟積多、二寸之梁、去兩邊純處、中餘一寸有奇、不足容多辟、故於梁上橫縫之、吉冠既頃縫、故凶冠亦橫縫橫縫而云左右者、以前後爲左右、吉冠辟鄉前、凶冠辟鄉後、小功以下從吉、故曰額額連貿、此皆辟積之左右、與條屬之左右不同、疏說未泥、故未見分曉、畢字注讀作總、謂總冠澡纓、此言冠武冠纓之制也、條屬、即喪服傳及雜記所言、左縫右縫、謂總縫鄉左、或總鄉右、而縫之也、此言武與纓之式、與冠梁辟積之以前後爲左右者、又殊、蓋吉時、惟居冠屈武、餘皆不屈、纓與武、皆異材、凶冠、則梁繩於武、武與纓、或繩或布、皆同條共材、如斬冠之武、止用一條麻、從額上圍之、右繞至耳上、垂其餘以爲纓、其齊冠以下之用布者、亦然、但小功以下者、左繞而縫之耳、雜記云、總冠繰纓、注云、繰猶澡也、○斬冠、鍛而勿灰、見喪服傳、齊冠以下、故灰矣、見賈疏、此言五服之冠、其布之精粗、人功亦有大小也、凡免、廣一寸、至以代冠、此言免之制也、鄭注士喪禮云、免之狀未聞、若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疏謂免、與括髮、髽、同法、但免廣一寸、爲異也、○凡練冠至角頳、此言五服外各冠之制也、練冠而練緣者、曰練冠、總緣者、曰總冠、縞冠而縞紕、曰縞冠、素紕者、曰素冠、如得弁而素者、曰素弁、此皆以布爲之、小祥時、尚服衰絰、其冠亦條屬右縫、不惟冠不可帛、即冠之緣、亦不可帛也、故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言帶之取廿、與冠緌同、則凡在喪之衣冠、無用帛、亦絕無帛緣者可知、縞冠素冠、亦猶是耳、練冠角頳、詳見上、三年之練冠、亦

友加隆、故居與出、皆絰也、玉藻孔疏、謂練是熟帛、縞是生絹、白虎通、謂弟子爲師服、出則不絰、俱非是、曾子、子貢、子游、子夏、皆聖門高弟、素習於禮者、豈於師之喪、而有遠纓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

凡喪冠、廣二寸、三辟積、衡縫之、大功以上右縫、餘左縫、皆外畢于武、武皆條屬、餘者爲纓、頒冠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冠澡纓、斬冠鍛而勿灰、齊冠以下、則灰矣、凡免、廣一寸、自項中而前、反于額上、卻而統紒、以代冠、凡練冠、總冠、縞冠、素冠、素弁、皆以布、練冠角頳、凡括髮以麻、髽如免、

此一節、通冠免之制也、凡喪冠至外畢于武、此言冠縗之制、檀弓曰、古者冠縗、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反吉、非古也、注云、縮從也、今禮制、衡縫、謂爲橫、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喪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注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引大戴禮云、大功以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總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面稽顙之、額額然遜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又云、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旅冠不入公門、鄭注云、旅猶伏也、喪冠旅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旅伏之名、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故不得旅伏之名、據上諸文、是吉冠辟積少、故縫縫之、周制吉冠辟積多、二寸之梁、去兩邊純處、中餘一寸有奇、不足容多辟、故於梁上橫縫之、吉冠既頃縫、故凶冠亦橫縫橫縫而云左右者、以前後爲左右、吉冠辟鄉前、凶冠辟鄉後、小功以下從吉、故曰額額連貿、此皆辟積之左右、與條屬之左右不同、疏說未泥、故未見分曉、畢字注讀作總、謂總冠澡纓、此言冠武冠纓之制也、條屬、即喪服傳及雜記所言、左縫右縫、謂總縫鄉左、或總鄉右、而縫之也、此言武與纓之式、與冠梁辟積之以前後爲左右者、又殊、蓋吉時、惟居冠屈武、餘皆不屈、纓與武、皆異材、凶冠、則梁繩於武、武與纓、或繩或布、皆同條共材、如斬冠之武、止用一條麻、從額上圍之、右繞至耳上、垂其餘以爲纓、其齊冠以下之用布者、亦然、但小功以下者、左繞而縫之耳、雜記云、總冠繰纓、注云、繰猶澡也、○斬冠、鍛而勿灰、見喪服傳、齊冠以下、故灰矣、見賈疏、此言五服之冠、其布之精粗、人功亦有大小也、凡免、廣一寸、至以代冠、此言免之制也、鄭注士喪禮云、免之狀未聞、若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疏謂免、與括髮、髽、同法、但免廣一寸、爲異也、○凡練冠至角頳、此言五服外各冠之制也、練冠而練緣者、曰練冠、總緣者、曰總冠、縞冠而縞紕、曰縞冠、素紕者、曰素冠、如得弁而素者、曰素弁、此皆以布爲之、小祥時、尚服衰絰、其冠亦條屬右縫、不惟冠不可帛、即冠之緣、亦不可帛也、故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言帶之取廿、與冠緌同、則凡在喪之衣冠、無用帛、亦絕無帛緣者可知、縞冠素冠、亦猶是耳、練冠角頳、詳見上、三年之練冠、亦

師心喪者、出亦絰、

此一節、通免、與縞、練、心喪、之六等也、喪服經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注引檀說云、免象冠、廣一寸、小記云、免而以布、又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蓋五等凶服、各有遠纓、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

凡喪冠、廣二寸、三辟積、衡縫之、大功以上右縫、餘左縫、皆外畢于武、武皆條屬、餘者爲纓、頒冠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冠澡纓、斬冠鍛而勿灰、齊冠以下、則灰矣、凡免、廣一寸、自項中而前、反于額上、卻而統紒、以代冠、凡練冠、總冠、縞冠、素冠、素弁、皆以布、練冠角頳、凡括髮以麻、髽如免、

此一節、通冠免之制也、凡喪冠至外畢于武、此言冠縗之制、檀弓曰、古者冠縗、吉冠、皆以布、豈有身著衰衣、而首服帛冠、中反帛衣者、謂之吉凶異制、殊非通論耳、反吉、非古也、注云、縮從也、今禮制、衡縫、謂爲橫、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喪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注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引大戴禮云、大功以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總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面稽顙之、額額然遜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又云、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旅冠不入公門、鄭注云、旅猶伏也、喪冠旅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旅伏之名、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故不得旅伏之名、據上諸文、是吉冠辟積少、故縫縫之、周制吉冠辟積多、二寸之梁、去兩邊純處、中餘一寸有奇、不足容多辟、故於梁上橫縫之、吉冠既頃縫、故凶冠亦橫縫橫縫而云左右者、以前後爲左右、吉冠辟鄉前、凶冠辟鄉後、小功以下從吉、故曰額額連貿、此皆辟積之左右、與條屬之左右不同、疏說未泥、故未見分曉、畢字注讀作總、謂總冠澡纓、此言冠武冠纓之制也、條屬、即喪服傳及雜記所言、左縫右縫、謂總縫鄉左、或總鄉右、而縫之也、此言武與纓之式、與冠梁辟積之以前後爲左右者、又殊、蓋吉時、惟居冠屈武、餘皆不屈、纓與武、皆異材、凶冠、則梁繩於武、武與纓、或繩或布、皆同條共材、如斬冠之武、止用一條麻、從額上圍之、右繞至耳上、垂其餘以爲纓、其齊冠以下之用布者、亦然、但小功以下者、左繞而縫之耳、雜記云、總冠繰纓、注云、繰猶澡也、○斬冠、鍛而勿灰、見喪服傳、齊冠以下、故灰矣、見賈疏、此言五服之冠、其布之精粗、人功亦有大小也、凡免、廣一寸、至以代冠、此言免之制也、鄭注士喪禮云、免之狀未聞、若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用麻布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疏謂免、與括髮、髽、同法、但免廣一寸、爲異也、○凡練冠至角頳、此言五服外各冠之制也、練冠而練緣者、曰練冠、總緣者、曰總冠、縞冠而縞紕、曰縞冠、素紕者、曰素冠、如得弁而素者、曰素弁、此皆以布爲之、小祥時、尚服衰絰、其冠亦條屬右縫、不惟冠不可帛、即冠之緣、亦不可帛也、故喪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言帶之取廿、與冠緌同、則凡在喪之衣冠、無用帛、亦絕無帛緣者可知、縞冠素冠、亦猶是耳、練冠角頳、詳見上、三年之練冠、亦

條屬右縫因其時尚襲衰絰故冠與武纓全依喪制其餘非衰服之練冠當左縫不條屬也凡括髮以麻變如免已詳見上

凡首絰自大功以上有纓要絰一名帶有垂其散與樏各有制斬者首絰齊衰大功皆絰小功總麻澡絰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鄭注云扈揖也中人之手揖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疏云統內統外者據衰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喪服傳曰斬衰之帶齊衰之帶士喪禮曰散帶垂長三尺此之謂也繼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注云小功總輕初而絞之疏云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喪服傳曰斬衰之絰不樏垂注云不樏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疏云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斬者至無本此統言二絰用麻之異也喪服經曰斬衰裳牡麻絰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傳曰牡麻絰者麻之有賁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疏云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牡下言牡者對賁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賁是麻子閟雅云賁枲賁者舉類而言又鄭注云澡者治去葉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傳曰牡麻絰者麻之有實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疏云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牡下言牡者對賁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賁是麻子閟雅云賁枲賁者舉類而言又鄭注云澡者治去葉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小功布衰裳澡麻帶

處。雖斬衰。亦須削之。而外展。但帶下尺之下邊。裳之下齊。與衰適負板之四邊。皆斬而不緝耳。齊衰以下。則無不緝者。疏以所削爲邊幅。非是經文。明言袂屬幅。則幅不削邊可知。此所以謂之端衰也。若削邊。則不爲端矣。注謂衽如燕尾。亦非。詳見上吉服內。其餘注說自明。闕中謂衣之中幅。掩項處。每幅各闕四寸。以容項。兩幅合之。其中共闕八寸。以爲領。皆向外辟之。又周圍各加適之四寸。是共尺有六寸。綰冠者。纁帶。素冠者。素帶。是喪服之帶。凡十有一等。王制。五分要絰去一。以爲絞帶之說。賈疏已破之。蓋布帶不得纁絞之名。既不用麻。安得有五分去一之義。玉藻謂革帶博二寸。則此帶此止宜二寸耳。○皆屨。疏屨。麻屨。見喪服經。菅屨。見喪服小記。吉屨無約。見鄭注。喪服傳曰。菅屨者。蒯屨也。外納。疏屨者。蔴屨之非也。士喪禮。外納注云。納收餘也。疏引玉藻注。謂外納。是正向外編之。今按成八年左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則不杖期之麻屨。異於菅蒯之菅屨矣。非古扉字。喪服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著繩屨。蓋散編之曰麻屨。絞而編之曰繩屨。經謂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非也。注謂卽今時不借。蓋繩屨。亦田夫力役之人所常著。已近於吉。小功以下。注引舊說。謂吉屨無約。則是已著布繩。但無屨首之約飾耳。

婦人之喪。總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其制。總六升。長六尺。箭笄長尺。麻髽。齊衰者。總八升。長八尺。婦惡笄有首。以笄布髽。卒哭子吉笄折首。以笄布總。大功總十升。長八寸。小功以下。總十二升。長一尺。惟妾爲女君。及君之長子。斬衰惡笄有首布總。

此一節。述婦人之喪制也。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及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皆喪服經傳文。注云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總紒。如著幓頭焉。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齊衰者。至長一尺。見喪服經。及賈疏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姑。昆弟。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吉笄者。爲其太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疏云。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其首者。爲其太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疏云。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總紒。如著幓頭焉。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齊衰者。至長一尺。見喪服經。及賈疏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姑。昆弟。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注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吉笄

趨，故下云其總宜從大功布十升，蓋古笄尺二寸，折去首之二寸，則長同惡笄，是爲變耳。服緦止云惡笄吉笄，不著其材者，因惡笄有櫛榛，吉笄有玉象，欲兼舉之，故不偏著耳。○惟妾至布總，此申明斬衰之服有降同齊衰而不髽者，則喪服經所謂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是也，蓋此猶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矣。

凡此者，皆服之常著者也。

通結上文。

若乃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與凡喪其之衣物服之變而非常者，又各有等焉。

此一節，述五服外，喪服衣物之見於經者也。復、斂、奠、斂四服，見周官，卽司服所謂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者，是也。注以奠衣服爲坐上魂衣是已，以斂衣服爲藏於椁中者，賈疏謂是大斂之餘，俱未確。喪具之衣物，若絞紟衾冒之類，變而非常者，若褥單文子之子，既除喪，深衣練冠，以待弔者，司徒文子改葬叔父，弔服加麻，以及曾子問所記之布深衣，縞總，麻弁絰，疏衰，菲杖，服問所記居喪遇喪之類，皆是，竝詳見下。

蓋人子之禮，親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君大夫加朝服，注所謂明其終於□也，設服者，亦朝服，庶人深衣，爲吉服，以俟其生也，親始死，至奠手哭，問喪篇文，注云，雞斯，當爲笄纚，著之誤也，蓋親始死，則去笄纚，止留吉時之笄纚，衣亦扱其上衽於帶，以便號踊，正尸也。○證尸至未見大記，及士喪禮注，大記曰，遷尸於牀，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此下至非常者也，申明復、斂、奠、斂四服，及喪具之衣物也，此一節，述親疾始死，衣服變易之禮，親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設服，扈綴，以俟絕氣，親始死，雞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至絕氣，喪大記文，加新衣者，士大夫加朝服，注所謂明其終於□也，設服者，亦朝服，庶人深衣，爲吉服，以俟其生也，親始死，至奠手哭，問喪篇文，注云，雞斯，當爲笄纚，著之誤也，蓋親始死，則去笄纚，止留吉時之笄纚，衣亦扱其上衽於帶，以便號踊，正尸也。○證尸至未見大記，及士喪禮注，大記曰，遷尸於牀，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問喪篇文，注云，雞斯，當爲笄纚，著之誤也，蓋親始死，則去笄纚，止留吉時之笄纚，衣亦扱其上衽於帶，以便號踊，正尸也。○證尸至未見大記，及士喪禮注，大記曰，遷尸於牀，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此下至非常者也，申明復、斂、奠、斂四服，及喪具之衣物也，此一節，述親疾始死，衣服變易之禮，親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設服，扈綴，以俟絕氣，親始死，雞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蓋人子之禮，親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君大夫加朝服，注所謂明其終於□也，設服者，亦朝服，庶人深衣，爲吉服，以俟其生也，親始死，至奠手哭，問喪篇文，注云，雞斯，當爲笄纚，著之誤也，蓋親始死，則去笄纚，止留吉時之笄纚，衣亦扱其上衽於帶，以便號踊，正尸也。○證尸至未見大記，及士喪禮注，大記曰，遷尸於牀，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此下至非常者也，申明復、斂、奠、斂四服，及喪具之衣物也，此一節，述親疾始死，衣服變易之禮，親疾病，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設服，扈綴，以俟絕氣，親始死，雞斯徙跣，扱上衽，交手哭，遷尸，牖下，轀用斂衾，去死衣，遂以復。

至絕氣，喪大記文，加新衣者，士大夫加朝服，注所謂明其終於□也，設服者，亦朝服，庶人深衣，爲吉服，以俟其生也，親始死，至奠

用繒。經裏著紕。緊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韘。而不用象骨。極用纁。而不用朱韋。猶之纁矣。桑笄。生死異物也。冒與笏。貴賤異等。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纁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纁旁五。士縞冒。經殺纁旁三。皆以冒韜首。長與手齊。以殺韜足。長三尺。而中繞之。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譔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譔也。離則又荼笏。其明衣謂之中單。凡此。襲事之先陳者也。迨浴竟而奠。先奠親身之明衣。主人乃入室。即位。含飯而襲。設冒。襲之。幎用衾。於是置重於中庭之南。楅錦於重上。又明日乃小斂矣。○厥明至不盡用。亦見士喪禮。按士於即日襲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大夫於次日襲。三日小斂。六日大斂。故雜記鄭注曰。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此皆少一日者。猶之士喪禮曰。三日成服。三日垂絞。蓋除去死日。用日之全數也。凡小斂之禮。將襲者。自大夫以上素弁。士以下素委。皆加環絰。齊衰者。免。皆麻布深衣。雜記所謂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其斂之衣服。自天子至於士。皆一衾衣十有九稱。其內祭服不倒。所謂美在中也。散衣次之。即弁服冠服。及爵韠也。惟君褖不以小斂衾。次之。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皆赬裏。無紈。廣五幅。凡小斂。皆複衣複衾。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左衽結綾不紐。綾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並見士喪禮及喪大記。斂訖。主人乃投冠。去笄纚。括髮。袒。免。乘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遷尸於堂。幠用夷衾。乃襲絰。

至三日。則子皆授杖。絞垂。脫髦。大夫與殯同日。君在。前士在服。成之日也。凡殯與大斂同日。大斂之服。君百稱。陳于庭。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陳于序東。君褖祭服。散衣。庶褖美者在外。不必盡用。君用褻衣裨衮。大夫士複衣複衾。衣皆左衽結綾不紐。布綾皆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將大斂。子皆弁絰。即位卒斂。去冠。括髮。袒。馮尸。乃舉尸斂于棺。乃蓋。乃殯。於堂。幠用夷衾。乃襲絰。

此一節。述大斂之衣服制度也。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皆三日成服。此悉用日之全數。故諸侯大夫之殯斂。與成服同日。大夫之殯斂成服。與授杖絞垂脫髦亦同日。惟士於二日大斂。三日成服。授杖絞垂脫髦。蓋此三事。自天子下達。皆在親沒之第四日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親死之三全日。始授杖絞垂脫髦。蓋至此。而人子之心。始知其親之竟不可以復生。乃去飾而就喪服也。大斂之服以下。並見喪大記。及士喪禮。有著者。謂之褖。亦謂之袷。凡大斂。君褖不倒。祭服無算。非列采不入。繒綌紵不入。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陳褻衣。不襲婦服。婦人復。不以裨。凡小斂大斂之服。皆左衽結綾不紐。此所謂斂衣服矣。

既殯。旬而布材。興明器。乃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裳。布帶。因喪屨。繩屨。冠不蒯。古者皮弁。如冠。則吏、練

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將啓殯。主人免。婦人髽。俱散帶垂。以柩。朝于廟。將載柩。主人入。祖。既載。卒束。商祝飾柩。君龍帷三池。振容。翿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翿翣二。黼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披六。大夫黼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纁二。披用纁。柩車皆用輴。君四綍。大夫士二綍。天子則六綍。四池。八翣。六綍也。其乘車。道車載復衣。服柩車至壙。除飾。脫載。乃斂其服。載于柩車。所謂迎精而反。其服載于守祧。祭則授尸。其餘奠之陳之。所謂奠衣服歟。衣服也。

此一節。述卜宅卜期之服。及柩飾之等。魂衣遣衣之用也。既殯至明器。檀弓文。乃卜宅至占者朝服。雜記文。將啓殯。至商祝飾柩。見士喪禮。既夕篇。君龍帷。至二披用纁。喪大記文。鄭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翿荒。緣邊爲翿文。畫荒緣邊爲畫。氣火狀。爲列於其中耳。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等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四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翟也。青質五采。畫之於綃。翿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又上拂也。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屈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鞔縪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緪棺束與柳材也。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推按注疏。蓋輴車載柩。以載結之。其上覆以木柳。柳有棟宇雷柱。以象宮室。加素錦以爲褚。褚上加荒帷。以爲表。荒上之正中爲齊。以象車蓋。四旁列火。轐之文。以飾之。柳之四角。則縣竹池銅魚揄絞。以今制言之。荒即棺罩。帷即罩下之四牆。齊即罩上之中頂。池魚揄絞。即四角之垂顓。而柳則罩牆之木架也。褚即複之別名。故複衣一名褚衣。以白布爲之。以素錦爲緣。覆於荒內。以覆柳。而垂其錦緣於荒下。結以繒紐。以掩荒帷之交際處。猶衣之有帶下尺也。以錦緣之褚。爲翿荒之裏。故檀弓謂之褚幕。蓋五采雜於綃色之錦。謂之揄絞。長丈餘。而垂於池下。車行。則絞與魚。皆振而上拂。大夫之絞。及池而止。故魚躍而無振容。士且無魚。止揄絞及池而已。齊在荒上。合雜采爲之。形圓而不合圍。如龍虎之爪然。或三或五。參然下屈。而每股綴貝於采上及兩旁。載則結柩於車之布。披則兩旁之執布。使車行雖縋灣傾覆也。孔疏於車柳之制。牽混不分。訓褚爲屋。謂爪爲瓜。俱未確。注文明云柳象宮室。又云帷荒所以衣柳。則柳是荒帷之木架。甚明。既以柳象宮室。安得宮室之內。復爲小屋。而謂之褚乎。故是正之。爪則或三或五。皆可。瓜則必無三瓣者。故讀從皇氏。其餘注義自明。無庸詳釋。○柩車皆用輴。君四綍。大夫士二綍者。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大夫葬用輴。二綍。士葬用國車。二綍。注謂輴圍轐字之誤。此謂載柩行路之車也。孔疏。輴爲本字。此據檀弓天子龍輴等文。謂殯及將葬時之車也。皆可通。又注云。在椁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然則綍與引綍。皆一物矣。天子綾幕。四池。八翣。六綍者。見檀弓及喪大記。孔疏據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則孔疏之說爲是。翣蓋銜以二龍也。○其乘車至末。據周官儀禮言之。不用注說也。司服注。以厭衣

服。爲藏於樟中者。守祧注。以遣衣服。爲大斂之餘。既夕注。於乘車道車所載。不言何衣。服緯謂屬車所載。守祧所掌。及冥衣歟衣。皆是復魂之衣。及其先之遣衣服也。知者。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又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據此。是復衣遣衣。卽生時所著之衣。平粲之氣體依之。故用以招魂求復。三日後。小斂大斂。此皆不用。所用者。止是左衽不紐之衣。故至葬時。又將魂衣遣衣。載於屬車。至壙以迎其精氣。反則藏於廟祧。祭則授尸著之。其餘奠於坐上。使神依之。中庸所謂設其裳衣。周官所謂奠衣服者。卽此也。若大斂之餘。乃左衽不紐者。如何可授尸使著。又何以神魂依乎。歟則既陳復藏。示設而不用之意。猶之歟裘歟樂已。卽守祧所謂既祭。則藏其階。與其服也。若是樟中所藏。周官廞序於奠衣前。不得廣祭立尸之奠服。反先於葬時之歟衣。且禮言藏於樟中者。止明器元纊。不言有衣服。故服緯。止據經文。不從注義。

將葬。賵者。以元纊車馬。既讀賵、贈、遣、御者。執功布、以御柩及擴。主人素弁加絰。士則素委加絰。乃窆。襚者。用制幣。鄉人賓士三。卒窆乃反。既虞卒哭。練與大祥。則受服除。服各依其等。此則喪服之大略也。

此一節。通贈賵之幣物。及葬時葬後服制受除之節也。既夕篇。於葬之前一日。序賵奠賻廟之禮。謂知死者賵。知生者賻。于是日廟於方。明日遵道。遵道而北。乃執功布。以御柩至于壙。茵先入。乃窆。襚者用制幣元纊束。乘賓皆反。鄉人賓士三。卒窆。反哭於廟。主人乃祔。次恒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口人弁而葬。殷人冕而葬。周人冔而葬。注謂葛絰。士素弁。加環絰。士素委貌。加環絰。蓋絰以麻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其變服除服之制。並詳上受服節。

至于喪既除。而人弔之。則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女改服深衣縞總以趨喪。而練以素錦。垂於衿下以爲飾。其形如幅。而衣於柳與令橋車之頂。帷組網相似。其車箱之帷裳。則用緇布。注謂其轓赤色。蓋褚幕丹質之義也。大夫以白布爲轓。不爲錦幄。其載以轓車。則君與士皆同。士唯以蓆席爲幄。蒲席爲帷。不用布也。其子至陟階。見曾子問。言大斂之後。則子麻弁絰。疏衰非杖。以從柩。如止小斂。則子免絰。深衣以從尸。此禮。君大夫十二也。○大夫有私喪。至練冠。見雜記。私喪之葛。謂婆子之喪。既葬受葛也。父母之喪。尚功衰。謂已練而受功衰也。○有父之喪。至頂者。特見間傳。注云。輕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今按包卽兼服之謂。特卽不變之稱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始葬未及一年。故雖齊衰之麻。不得變男子之葛絰。婦人之葛帶。至於男子之帶。婦人之絰。此在所輕。則可以齊衰之麻。包其葛而兼服之矣。此見斬衰受服之後。齊衰之麻。亦止能包其輕者。而不能包其重者也。○蓋重者至杖履不易。此服緯明變服兼服之義。及輕重之等差也。大功以上。及凡麻之有本者。可以變三年之葛。見雜記。此言三年之喪。小祥以後。歲數之。至練冠。已練矣。服且功衰矣。此時不惟齊衰之麻。可變其葛絰。雖大功之下。葛。皆可以麻之有本者。變此三年既練之葛。因下瘠本是齊期之服。緣未成人。降在小功。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著是小功以下之正服。義服。亦不得變。故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曰。小功無變也。至於未練以前。雖齊衰之麻。尚不能變斬衰之葛。止存要葛。婦人止存首葛。此時得以大功之麻。變此三年之葛。是重葛也。此之謂麻葛重。至於齊衰之喪。既已受服。遭大功之喪。則麻與葛。可兼服之。因其輕重同也。故服問曰。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因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同則可兼服也。總小功之不變也。○總小功至小功之服也。此卽解小功以下無變之義。然當免至掩重也。言雖不變。而當免之時。亦必著其總小功之首絰。不變者。卽不掩重之義。絰其總小功之絰者。卽不麻輕之義。凡此。則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也。

此一節。通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也。喪既除。至待于廟。已詳見上。親迎至以趨喪。見曾子問。深衣。卽麻布深衣而布縓者。縞總。卽以縞爲總。以束髮也。舊說以縞爲白繒。非是。○君大夫至以爲裳帷。

見雜記。輴者。柩車上覆下之飾。祩則輴之四旁垂下者。猶翣菨之垂。其褚錦矣。屋。古幄字。此車亦有褚。而緣以素錦。垂於祩下以爲飾。其形如幄。而衣於柳。與令橋車之頂帷組網相似。其車箱之帷裳。則用緇布。注謂其輴赤色。蓋褚幕丹質之義也。大夫以白布爲輴。不爲錦幄。其載以輴車。則君與士皆同。士唯以蓆席爲幄。蒲席爲帷。不用布也。其子至陟階。見曾子問。言大斂之後。則子麻弁絰。疏衰非杖。以從柩。如止小斂。則子免絰。深衣以從尸。此禮。君大夫十二也。○大夫有私喪。至練冠。見雜記。私喪之葛。謂婆子之喪。既葬受葛也。父母之喪。至頂者。特見間傳。注云。輕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今按包卽兼服之謂。特卽不變之稱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始葬未及一年。故雖齊衰之麻。不得變男子之葛絰。婦人之葛帶。至於男子之帶。婦人之絰。此在所輕。則可以齊衰之麻。包其葛而兼服之矣。此見斬衰受服之後。齊衰之麻。亦止能包其輕者。而不能包其重者也。○蓋重者至杖履不易。此服緯明變服兼服之義。及輕重之等差也。大功以上。及凡麻之有本者。可以變三年之葛。見雜記。此言三年之喪。小祥以後。歲數之。至練冠。已練矣。服且功衰矣。此時不惟齊衰之麻。可變其葛絰。雖大功之下。葛。皆可以麻之有本者。變此三年既練之葛。因下瘠本是齊期之服。緣未成人。降在小功。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著是小功以下之正服。義服。亦不得變。故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曰。小功無變也。至於未練以前。雖齊衰之麻。尚不能變斬衰之葛。止存要葛。婦人止存首葛。此時得以大功之麻。變此三年之葛。是重葛也。此之謂麻葛重。至於齊衰之喪。既已受服。遭大功之喪。則麻與葛。可兼服之。因其輕重同也。故服問曰。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因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同則可兼服也。總小功之不變也。○總小功至小功之服也。此卽解小功以下無變之義。然當免至掩重也。言雖不變。而當免之時。亦必著其總小功之首絰。不變者。卽不掩重之義。絰其總小功之絰者。卽不麻輕之義。凡此。則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也。

此一節。通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也。喪既除。至待于廟。已詳見上。親迎至以趨喪。見曾子問。深衣。卽麻布深衣而布縓者。縞總。卽以縞爲總。以束髮也。舊說以縞爲白繒。非是。○君大夫至以爲裳帷。

此下。卽以喪服篇。雜記傳注之文。作爲服表也。其見於經傳而異義。及經傳所未備者。則參取諸儒之說焉。

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父。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淇按三年之喪。自天子下達。無貴賤一也。見於古經者。亟備而雜記。乃有士服大夫服之殊。晏子及滕文公居父喪。宰老及滕臣。亦嘖有煩言。此何謂與。蓋周之東遷。因陋就簡。其變易古制者。非一端。如周制。以孟春爲正月。仲冬爲正歲。東周則正月。卽在仲冬。古制殷祫三等。周禘五等。東周復合幷爲一。三年之喪。貴賤異制。亦由是也。故經有王正月。王二月。傳有用平禮之言。此皆聖賢徵旨。小戴氏擇言不精。乃雜記後世之變制。此與春秋存三統。素王改周制之說。同一經讒也。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淇按諸侯。兼內諸侯言。不止外侯五等。

期。小記曰。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此義。

君。　傳曰。君至尊也。

淇按自命士以上。至僕僭爲其君三年。君不專謂有土者也。

父卒則爲母。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淇按傳以長子爲繼祖之大宗。小記所謂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疏謂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不繼祖也。（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統於祖。）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命也。（注云。此言爲母子。則亦服。此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妾子之則皆得伸也。）疏云。知非天子諸侯之妾。與妾子者。案下記云。公子爲其母大功。期士之妾子。爲母期。庶人之妾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祥除之。不爲之三年者。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

淇按慈母如母者。如生己之妾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天子諸侯。不唯無慈母之服。而並無慈己之服。魯昭公之練冠。曾子問譏之。則皆賤適庶之辨。不可紊矣。

出妻之子爲母。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屈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淇按此爲母出而不嫁者言。嫁則不爲服矣。婦不服出姑。孫不服出祖母。凡非所生者。皆不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云。貴爲母子。貴終其恩。疏云。此母爲父三服斬。父卒改嫁。故子爲之一期。父卒改嫁。故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注云爲姑之叛氏云女子子在室爲之亦然已許嫁者則異矣）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昆弟（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衆子（注云衆子者凡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上附之非子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諸侯不服之）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之疏云皆大功）

淇按經雖專言大夫而王侯之庶子爲適子於庶昆弟亦大功

惟適子於庶昆弟皆不服大夫之適子爲庶昆弟亦如之（注曰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皆期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云適孫在亦爲是適孫謂上爲祖後者也其子皆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注云此所爲者凡六命婦爲子不報於室矣男女同不報謂傳所論女子子嫁失之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淇按此通上下言之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嫁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資財爲之築宮廟歲□（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淇按喪服小記曰有主後者爲異居謂先嘗同居他年繼父自有子而異居也

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淇按此亦上下通制注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李氏如圭嘗駁之蓋內宗外宗但加服夫人爲君服斬於君夫人則無服不累從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也注云古者大夫不外娶踰宗族來嫡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父不同居者

後者服斬

淇按此祖父母爲君之承重斬衰者蓋君服三年者臣之從服期年而實皆三年之衰故臣亦從爲期服傳於母云服斬衰繼孟子於父云服齊衰同是三年故可互報以著年限其齊衰而期而三月者乃降服義服非是齊衰之本服也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淇按大夫以上及后夫人於妾均無服士於貴妾總內子以下於妾之有親者降等服之

婦爲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其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尊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女子子不適人者爲其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父母遂也（注云繼則女君有以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是言子以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父更服之既葬而除之）言與民同也（注云諸侯五月而葬而服）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淇按丈夫婦人謂同族者其大功小功之親則齊衰三月後各以本服終之

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執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故已去者）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亞其親降以期也減其日數月數也）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爲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增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按此言大夫去國而尚未仕者）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殤成人者其文縗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故殤之絰不樓鞶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練絰其中殤七月不練絰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注云天子諸侯既葬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嬖也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也此雖卽位而以五月葬故君亦唯三月而受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注云出必降之者道有受我而厚之者）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注云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

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昆弟之爲己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之昆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注云子謂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注云公之庶昆弟或爲母謂妾子也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爲其昆弟庶昆弟也）

君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云謂同在小功過子爲之亦如之故氏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注云妾爲君之攝子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也（注云女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時出嫁許嫁笄爲成人有出嫁之道雖未出卽逆降旁親及時出嫁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淇按傳義以女子子八字屬上爲句謂此兩段經文皆言大夫之妾禮也（注文已議其誤）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注云天子諸侯既葬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嬖也此雖卽位而以五月葬故君亦唯三月而受服同於大夫士也）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云同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降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注云不見中殤者卽從下也）　昆弟之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氏融曰大夫無昆姊之殤此言者國有卽若長殤誤當殤服之）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昆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疏云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爲服故曰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其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夫之姑姊妹、姊妹婦報。　傳曰。婦姒婦者。姊長也。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注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云以從父昆弟及庶孫已見大功章今在此故三等入降親一等）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總麻三月者。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中殤從下注作下）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朋友皆在他邦。相免歸則已。（注云歸謂還親者常爲之主每至祖時則還祖廟去冕服有主則止也主者幼小則未止）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斬笄首以笄布纚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齊笄有首布總、
非按五等之服、經舉其綱、記傳注疏補證者、亦多未備、據先儒討論、則天子諸侯之昆弟、及凡子姓、
孫甘卿大夫之適子、皆爲君斬衰三年、凡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屬、若子、凡女子子在室未笄、及反
在室者、若子而人之服之也、亦與在室同、凡生父、因母、及妻之喪、皆三年、其服於禮制、而或期或功、
或緦者、皆心喪以終月算、蓋五等之制、有本服、有加服、有降服、有從服、凡正服衰服、皆本服也、人之
於宗子及外祖父母、從母、姪、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小功兄弟、皆在他邦者、此加服也、天子諸
侯絕旁期、卿大夫則降一等、而於正統之期功、皆不絕不降、凡與同者不降、大夫於宗子、亦不降也、
其餘自旁期以下、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與妻及爲人後者、皆降一等、此之謂尊降、女子子之
適人者、服其親屬及人服、女子子之適人者、亦皆降一等、此之謂出降、唯於姑姊妹女子子、之無主
後者、不降、長殤中殤、親成人降一等、下殤降二等、此之謂殤降、唯父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
小功、婦人於中殤、亦降二等、此降服之不同也、凡從服有屬從、有徒從、有血屬之親者、曰屬從、無親
而從服者、曰徒從、所從者亡、則徒從者、不爲服、屬從、雖沒也、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
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
妻之父母、此所謂從輕無服者、厭於尊之故、非本無服也、若男子不爲昆弟之妻服、婦人不爲夫之
昆弟服、此則從有服、而實無服矣、外親之服、止於總、故爲外祖父母從母小功者、亦從服之有加者
也、凡從服、視所從者、皆降等、父在爲母、與婦爲舅姑、雖同服期、而子之喪、實三年、故婦亦期服也、蓋
婦爲夫之黨服、有三等、於夫之尊、屬降一等、於夫之昆弟、非宗子不爲服、於夫之姊妹及姊娣、則有
服矣、於夫之卑屬、則服與夫同、而不降、凡子爲母之黨、服降二等、夫爲妻之黨、服降三等、故母族之
爲服者三、妻族之爲服者二、外此非切近相屬者、俱不服、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唯大夫士之
妾、自爲其子期、公妾以及士妾、服其私親、皆如邦人、因妾不得體君、故不降旁期以下、此則服制之
大凡也、

奇器圖說三卷諸器圖說一卷奇器圖說明西洋人鄧玉函撰諸器圖說明王徵撰徵涇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揚州府推官嘗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國所傳文字口授徵謂爲是書其術能以小力運大故名曰重又謂之力藝大旨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則即此力藝之學皆相資而成故先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次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次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舊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圖水號四圖圖皆有說而於農器水法尤爲詳備其第一卷之首有表性言解表德言解二篇與經詩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誕恣肆不足究詰然其製器之巧實爲甲於古今寸有所長自宜節取且書中所載皆禪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錄而存之因未實不可備二

鄧玉函口授
王徵譯繪

家之學也諸器圖說凡圖十一各爲之說而附以銘贊乃徵所作亦具有思致云

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余不敏竊嘗仰窺制器尚象之旨而深有味乎璇璣玉衡之作一器也規天條地七政咸在萬禩不磨奇哉蔑以尚已考工指南而後代不之宗工哲匠然門化人奇肱之外巧絕弗傳而木牛流馬遂擅千古絕響余甚慕之愛之間嘗不揣固陋妄製虹吸鶴俠輪壺代耕及自轉磨自行車諸器見之者亦頗稱奇然于余心殊未甚快也偶讀職方外紀所載奇人奇事未易更僕數其中一二奇器絕非此中見聞所及如云多勒多城在山巔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運之甚艱近百年內有巧者製一永器能盤水直至山城絕不賴人力其器自能蓋復轉運也又云亞而幾墨得者天文師也承國王命造一航海極大之船舶成將下之海計雖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也幾墨得暫作巧法第令王一舉手引之舶如山岳轉動須臾即下海矣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其七政各有本動凡列宿運行之遲疾一一與天無二其儀以玻璃爲之悉可透視眞希世珍也職方外紀西儒艾先生所作其言當不得妄余蓋爽然自失而私竊嚮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緣得當訾世而一覩之哉丙寅冬余補銓如都會龍精華鄧函璞湯道未三先生以候旨修歷寓舊邸中余得朝夕聆誨教益甚謹也暇日因述外紀所載質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在可覽也衆敢妄余亟索觀簡帙不一第專屬奇器之圖之說者不下千百餘種其器多

用小力轉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遠或資修築或運
芻餉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預防災祲或潛禦物
害或自舂自解或生響生風諸奇妙器無不備具有
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
捩有用空虛有即用重爲力者種種妙用令人心花
開爽問有數製頗與愚見相合閱其圖繪精工無比
然有物有像猶可覽而想像之乃其說則屬西文西
字雖余獨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爲余指授西文字
母字父二十五號刻有西儒耳目資一書亦略知其
音響乎顧全文全義則茫然其莫測也於是亟請譯
以中字鄧先生則曰譯是不難第此道雖屬力藝之
小技然必先考度數之學而後可蓋凡器用之微須
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
計算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
後法可立也不曉測量計算則必不得比例不得比
例則此器圖說必不能通曉測量另有專書算指具
在同文比例亦大都見幾何原本中先生爲余指授
余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概於是取諸器圖說仝帙
分類而口授焉余輒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
易曉以便人人覽閱然圖說之中巧器極多第或不
甚關切民生日用如飛鳶水琴等類又或非國家工
作之所急需則不錄特錄其最切要者器誠切矣乃
其作法或難如一器而螺絲轉太多工匠不能如法
又或器之工值甚鉅則不錄特錄其最簡便者器似
切俱便矣而一法多種一種多器如水法一器有百
十多類或重或紫則不錄特錄其最精妙者錄既成
顧名之爲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云客有愛余者願而

言曰吾子獨刻西儒耳目資猶可謂文人學士所不
廢也今茲所錄特工匠技藝流耳君子不器于何敝
敝焉於斯矧西儒萬我中華我輩深交固眞知其賢
矣第其人越在遐荒萬里外不過西鄙一偏焉耳奚
爲偏嗜篤好之若此余應之曰學原不問精疎總期
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大茲所錄者
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
急也儻執不器之說而鄙之則尼父繫易稱以又云
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且夫畸
人竽遯紀學希間遇合最難歲月不待明睹其奇而
不錄以傳之余心不能已也故嚮求耳目之資今更
求爲手足之資已耳他何計焉夫西儒在茲多年士
大夫與之遊者靡不心醉神怡彼且不靳不啬遠之
當吾世而覿面失之古之好學者裹糧負笈不遠數
千里往訪今諸賢從絕徼數萬里外裹糧我輩反忍拒而不納歟諸賢寥寥數輩胥皆有
道之儒來賓來王覩昔越裳肅慎不啻遠之遠矣正
可昭我明聖德來遠于古宇儻之盛適來余省新從
地中掘出一碑額題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乃唐郭子
儀時所鐫千載如新與今日諸賢所傳敬天主之教
一一若合符節所載自唐太宗以後凡六帝遞相崇
敬甚篤也在昔已然今又何嫌忌之與有客又笑謂
余曰是固然矣第就子言耳目有資手足有資而心
獨可無資乎哉西儒縿縮盈室資心之書必多于不
之譯而獨譯此器書何也余俯而唯唯曰有迹之器
具籥可指陳無形之理譚猝難究竟余小子不敏聊
以掞此足矣若夫西儒義理全書非木天石渠諸大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凡例
一正用
重學
借資
窮理格物之學
度學
數學
視學
呂律學
一引取
勾股法義
圜容較義
蓋憲通考
泰西水法
幾何原本
坤輿全圖
簡平儀
渾天儀
天問略
同文算指
天主實義
畸人十篇
七克
自鳴鍾說
望遠鏡說
職方外紀
西學或問

西學凡

一制器器

度數尺
驗地平尺
合用分方分圓尺　兩端鄰兩規矩
圜圜分方分圓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
規矩
兩足規矩
三足規矩
兩螺絲轉圜圜定用規矩
單螺絲轉圜圜任用規矩
畫銅鐵規矩
畫紙規矩
作雞蛋形規矩
作螺絲轉形規矩
移遠畫近規矩
寫字以大作小以小作大規矩
螺絲轉母
活鋸
雙翼鑽
螺絲轉鐵鉗

一記號

號必用西字者西字號初似難記然正因其難記欲覽者怪而尋索必求其得耳況今將西字總列于左仰以中字並列釋之號止二十形象各異又不甚煩不甚難乎以便觀覽且欲知西字止二十號耳可括萬音萬字之用

了額衣阿午則者格百德日物弗頞勒麥搦色石黑以上記號蓋因圜中諸器多端須用標記而後說中指其記號一一可詳解耳用之不盡不論也圜之簡明易知者則不用

一每所用物名目

柱
長柱
短柱
梁
橫梁
側梁
架
高架
方架
短架
橫杆
軸
立軸
平軸
斜軸
觚軸
輪
立輪
攪輪
平輪

斜輪
飛輪
行輪
星輪
鼓輪
齒輪
輻輪
觚輪
燈輪
水輪
風輪
十字立輪
十字平輪
半規斜輪
木板立輪
木板平輪
鋸齒輪
半規鋸齒輪
上下相錯鋸齒輪
左右相錯鋸齒輪
曲柄
左右對轉曲柄
上下立轉曲柄
單轆轤
雙轆轤
滑車
推車
曳車
駕車
玉衡車
龍尾車
恒升車
索
曳索
垂索
轉索
纏索
水戽
水杓
連珠戽
鶴膝轉軸
風篷
風扇
活轅木
活地平
活桔槔
一諸器所用
用器
用人
用馬
用風
用水
用空
用重

用槓
用輪
用龍尾
用螺絲
用秤杆
用滑車
用攪
用轉
用推
用曳
用揭
用墜
用小力
用大力
用一器
用數器
用鷹
用提
用相等之器
用相勝之器
用相通之器
用相輔之器
一諸器能力
能以小力勝大重
能使重者升高
能使重者行遠
能使在下者遞上而不窮

遠西奇器圖說
能使不動者常動而不息
能使不鳴者自鳴
能使不吹者自吹
能使大者小
能使小者大
能使近者遠
能使遠者近
一諸器利益
省大力
免大勞
解大苦
釋大難
節大費
長大識
增大智
致一切難致之物平易而無危險
一全器圖說
起重圖說
引重圖說
轉重圖說
取水圖說
轉磨圖說
解木圖說
解石圖說
轉碓圖說
轉書輪圖說
水轉日晷圖說
代耕圖說
水銃圖說
取力水圖說
書架圖說
人飛圖說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明西洋鄧玉函口授

關西王　徵譯繪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奇器圖說譯西庠文字而作者也西庠凡學各有本名此學本名原是力藝力藝之學西庠首有表德言性言且有解所以表此學之內美妍次有表德言所以表此學之外美好今悉譯其原文本義兩列於左

力藝原名

表性言

力藝重學也

力是氣力力量如人力馬力水力風力之類又用力加力之謂如用人力用馬力用水風之力之類

藝則用力之巧法巧器所以善用其力輕省其力之總名也重學者學乃公利重則私號蓋文學理學皆學之類俱以學稱故曰公而此力藝之學其取義本專屬重故獨私號之曰重學云

原解表性言

蓋此重學其總司維一曰運重

凡學各有所司如醫學所司者治人痾疾算學所司者計數多寡而此力藝之學其所司不論土水木石等物則總在運重而已

其分所有二一本所在內曰明悟一借所在外曰圖籍

人之神有三司一明悟二記含三愛欲凡學者所取外物外事皆從明悟而入藏於記含之內

異日明悟變之而欲用之直從記含中取之足矣此學之本所在內者也至古人已成之器之法載在圖籍則又吾學之借所迎故曰在外

其造諸有三一由師傳一由式樣一由看多想多做多

凡學皆須由此三者而成而此力藝之學賴此三者更亟不得師傳不會做不有式樣亦不能憑空自做兩者皆有矣而眼看不熟心想不細手做不勤終亦不能精此學蓋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必從習熟而後得也故曰胥慣如自然三者並重而第三尤為切近何也師傳易明但師不克常在則難式樣最便然亦有有式樣而不能便悉然者故自已看多想多做多尤切近也

其作用有四一為物理二為權度三為運動四為致物

理如木之有根本則干枝萬實皆從此生故人能窮物之理則自能明物之性二理通而衆理可通一法得而萬法悉得矣窮理原為學者之急務而於此力藝之學尤為當務之首理既窮矣假如兩理不知誰重誰輕則必權之度之理固相比而可較然其自分也故權度次之夫理窮而權度亦既審矣然後遇物之重者舉人力所不能運所不能動者以此力藝學之運也故運動又次之

有寒則思致飲食致衣服諸物避風避雨則思致城郭致宮室諸物防害防敵攻則又思致干戈致火器諸物凡此諸物非此力藝之學莫能致之故以致物終之者正以明此學大用之終竟耳四用以有先後而實皆相聯假如欲致物不得運動法則不能致欲運動無法而權度不根諸窮理則將孰權孰度運動無法而權度不根諸窮理則將孰運動孰致故四者相須總為此學之大用共所傳授因起則有五一始祖遷傳二窮迫生心端隨人明悟相度取用可千變萬化而不窮也三觸物起見四偶悟而得五思極而通相授之原從人之始祖亞當受之造物主以後遷相傳於子孫然特傳其耕作器耳至後將近四千年有一大人名亞希默得析造龍尾車小螺絲轉等器又能記萬器之所以然今時巧人之最能明萬器所以然之理者一名未多一名西門又有繪圖刻傳者一名耕田一名刺墨里此皆力藝學中傳授之人也其云窮迫生心者如因饑寒所迫則思作飲食作衣服因風雨所迫則思作城郭作宮室因物害敵攻所迫則思作干戈作火器之類是也觸物起見者如觸於魚之搖尾水中則因之作杷綱於松鼠之伏板豎尾渡水則因之作帆之類是也偶悟而得者如一國王以純金命一匠作器匠潛以銀雜之王欲廉其弊弗得也亞希默得因浴而偶悟焉凡兩等而體段大小不等金重而小銀重而大以器入水驗其所留之水誰多誰寡則金與銀辨矣遂明其弊而匠自服罪之類是也思極而通者人能常思常慮則心機自然細密明悟自然開發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者是也此數者雖不由傳授然有因而起故統系傳授之下而另列之為因起云

論其料曰理曰法綴千百其無盡

料者力藝學中之材料也如一重物難起或用人力或用馬力或用輪盤一法不足為故四者相須總為此學之大用

百法助之其機種種不同共材料不越理法兩端隨人明悟相度取用可千變萬化而不窮也

核其模有體有制實次第而相承

模即體制蓋有材料而不有體制作模則必不能成一器然體制雖或千百不同而其實則各各次第相承而不紊譬如自鳴鐘大輪小輪其中名目甚多必一一次第相聯而後可以自鳴也一紊其序則不成其用矣

所正資而常不相離者度數之學

律呂故兩學於重學雖非內親乎而實益友可相輔而不可少也

此其取精也既厚則其奏效也必宏故能力甚大其所裨益於人世者良多也命曰重學學者其可忽諸

夫此重學既從度數諸學而來其學可謂博而約矣原非一蹴而成功自可隨奏而輒效只就起重一節言之假如有重於此數百千人方能起或猶不能起而精此學者止用二三人即能起之此其能力何如也既省多力又節大費且平實而不致險危其裨益於人世也又何如故名以重學雖專爲運重而立名亦以見此學關繫至重有志於經世務者不宜輕視之耳

或問表性言一句耳而解奚爲如此之多曰此學最奇亦最深不詳解不能暢曉此中之妙之法之性理故解已詳而余復爲詳註之者總期人人之易曉也

力藝
表德言
前所表者重學之內性耳茲復表其外德
是重學也最確當而無差
天下之學或有全美或有半美不差者固多差之者亦不少也惟算數測量準無差謬而此力藝之學根於度數之學悉從測量算數而作種種皆有理有法故最確當而毫無差謬者惟此學爲然非如他學此或以爲可彼或以爲否此或見以爲是彼復駁以爲非者比蓋人同具明悟知其所以然自不得不是之非強也問有差於忘其衣著赤身報王是一證也
堪爲工作之督府
凡工匠皆有二等一在上一在下下者奉上之命躬作諸務有同僕役上者指示方略而不親操斧鑿者也自有此學總百工之在上者亦皆在下而此學獨在其上蓋百工之在上者非此宗工無所取法無所稟承其尊貴有五一能授諸器於百工二能顯諸器之用三能明示諸器之所以然四能於從來無器者自創新器五能以成法輔助工作之所不及故曰督府云
可開利益之美源
民生日用飲食衣服宮室種種利益爲人世急需之機器亦能舉大重使之升高使之行遠有不驚然奇古可怪聞者似多驚訝非常人多勝多或人多而勝寡不怪也人寡能勝人多則可怪如以大力運大重奚足怪今用小小機器如榨酒榨油必用螺絲轉等器如織栽等器如犁耙等器如車翦刀等器如欲從遠方運取衣服必用機車翦刀等器如欲作宮室所需金石土木諸物必用起重引重等器人世急需之

物何者不從此力藝之學而得故即稱爲衆美之源可也不寧惟是即救大災捍大患如防水害則運大石以築堤防火災則用吹筒以灑水遇猛獸則用弓弩刀鎗遇大敵則用拂郎大銃就中以寡勝衆之妙不能盡述則夫通此學者寧非溶開萬用之美源也哉推而廣之如鑿礦砂采取金鐵貿易兵甲之費製風琴自奏音響佐清廟明堂之盛自鳴鐘自報時刻濟日晷晴陰之窮諸般奇器不但裕民間日用之常經抑可裨國家政治之大務其利益無窮學者當自識取之耳

公用則萬國攸同

夫文物之邦無器不用固矣乃窮荒絕徼如緜頭國人在北極出地七十多度之下無城郭州縣可謂至僻之地至野之國矣亦知用皮船取水族用弓矢取鳥獸然則器用之公普大地無不同然何其創垂則千古不異

造物主造有天地以後至洪水時人民衆多有一國王是女主名塞密剌密造一大府名巴必暖其城周六萬步高二十丈廣厚五丈周造城樓二百五十座用役一百三十萬人一年造完彼時無器不有無器不用傳至於今新新不已豈不千古如常也哉

制器之初本於人祖

造物主造有天地即造有人之始祖名亞當者與其妻名厄襪者置之地堂良和之處其初人能及者或以螺絲龍尾轆轤輪盤或用風用水用空皆可使之助其不及是爲相帮所云參贊輔相殆亦此義歟至於以小力起大重運大重轉大重雖至重之物悉足勝之無難是天地間無有勝過此器者矣且重之性原在下而此器不特勝之更能使重者自上而不覺如龍尾取水水止知其已下也而不知其已上也豈不可笑也哉有此數端故云立法之妙合乎天然詎曰小道之可觀實爲大學之急務然此特撮其梗概下文方細爲敷陳

無病疾亦無老死五穀果木等類皆大地自然生成不勞人力其中一切鳥獸聽命於人無有毒害自亞當與厄襪不遵主命犯誡得罪以後遂爾五穀難生鳥獸毒害有饑有寒有病有死男子則罰其耕田勞苦女子則罰其生育艱辛於是亞當始作耕田等器自求衣食故器用皆從始祖創制蓋亦繼天而立極半從人力半從天巧而得之者也

立法之妙合乎天然

天下之物皆天然自生自成而此器之法乃因物理而生而成所謂有物必有則者此也然法雖由於造作而比於生成之物則或有相似有相帮有相勝有相笑者非一端也譬如天懸晝夜自行運旋而器之自轉磨自行車自鳴鐘等類輒能一一與天相似人之耳目手足自視自聽自行而器之製成人像者輒又手能自持自起足能自行自止目能自閉自張一一與人相似不謂巧擬化工矣乎間有物力人力不

力藝外德圖

一 最確當　二 至易簡
三 假可怪　四 實可喜
五 工之督　六 美之源
七 徧萬方　八 傳千古
九 始人祖　十 合天然

方藝

四解

前內性外德特總括此學之大略耳其詳解更有四端列爲四卷如左

第一卷重解

此學總爲運重而設儻無重何必運且將何運

故重之解列爲一卷

第二卷器解

重不得起須用器而起器不一而足也器之中

又求最巧之器故器之解列爲一卷

第三卷力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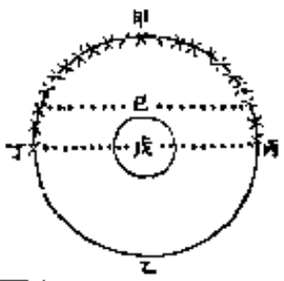
巧器用以起重引重轉重固矣然器必借力而運或人力馬力或風力水力或卽借重物之力故力之解列爲一卷

第四卷動解

有重於此或欲升之高或欲致之遠或欲令其轉旋往來而不已此皆運動法也或薦或揭或推或曳或手轉足蹋種種不同故動之解列爲一卷

款凡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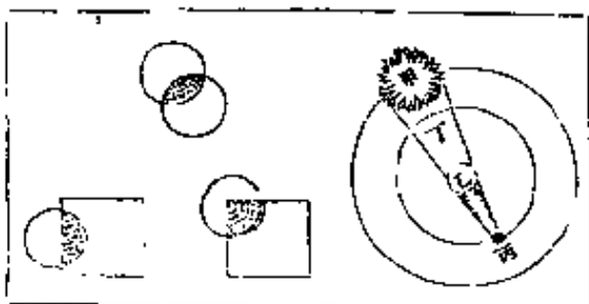
第一款



最重無過於地地在天之下必在中心

試觀上圖甲乙丙丁爲星天戊爲大地丁丙爲地平人常見者自丁至甲至丙爲半天故卽地在天之下中心也儻使地或在己則其徑特爲少半而星在丁丙上者不得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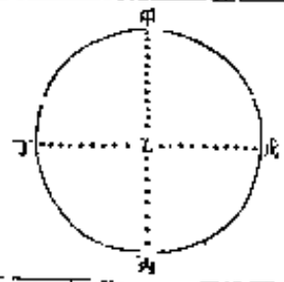
第二款



次重無過於海海附於地合爲一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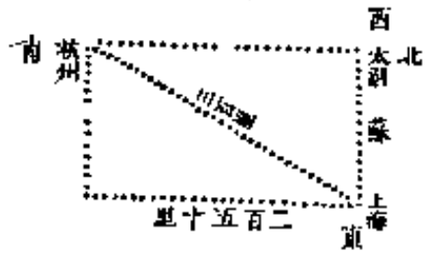
試觀上圖圓爲地球甲爲地球中心月丁爲日影日在地下月在天上月過地則有影影遇月則爲月食惟地與海合爲圓球其影亦圓故月食漸漸如半規也觀第二圖自見儻地形是方則其影亦方月食當截然如直線之形不作半規形矣詳具天文書中

第三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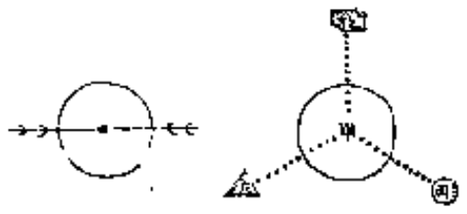
重之廣大無過地球其心相距一萬餘里

每圓界三百六十度所以地球圓界亦有三百六十度每度有二百五十里所以相乘得九萬里圍圓界甲丙丁戊有九萬里所以甲至丙徑用二十二與七比例得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三里自甲至乙半之得一萬四千三百十六里餘故云地球之面與其心相距一萬餘里也何以知一度有二百五十里耶假如杭州北極出地三十度杭州太湖東西相對



三十度十三分上海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十三分是相距爲一度十三分是相距二百五十里耶第二圖自明

第四款



重何物每體直下必欲到地心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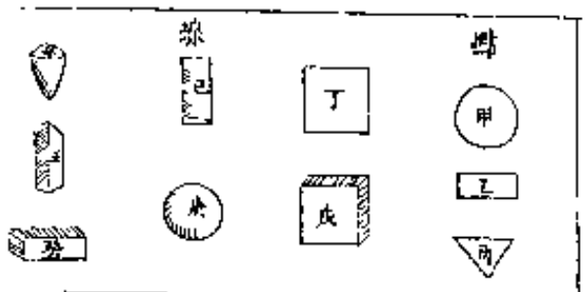
試觀上圖圓爲地球甲爲地球中心乙丙戊皆重物各體各欲直下至地心方止蓋重性就下而地心乃其本所故耳譬如磁石吸鐵鐵性就石不論石之在上在下在左在右而鐵必就之者其性然也重物有二一本性

第五款

物之本重

本重者如金重於銀銀重於鐵之類是也蓋金與銀體段一樣而金重銀輕是金之質原本重於銀也非以一兩金與十兩銀相較之重故曰本重

第六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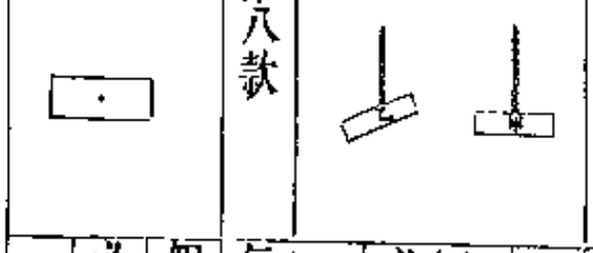


重之體必定自有點線面形

心相距一萬餘里也何以知一度有二百五十里耶假如杭州北極出地三十度十三分上海北極出地一度十三分上海杭州北極出地相距爲一度十三分是相距二百五十里耶第二圖自明

丙有容外有限曰形其中點爲形心有直線過心兩邊不出限者爲徑線形有二二面形一體形假如上圖點線之外甲平圓乙長形丙三角丁方線之外甲平圓乙長形丙三角丁方是面形體形有三度或長或闊或厚如上戊己等體是也

第七款



重之心重於此以線繫之果在其心

假如有重於此兩邊重相等則重心如甲則不偏不動儻不在心如乙則必偏且垂下矣

第八款

每重各有其心

假如有重於此兩邊重相等則重心必在其中無疑也每重但有一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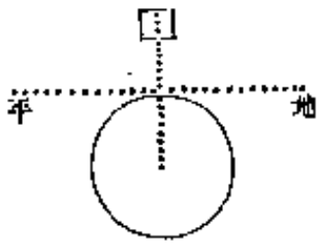
第九款

有直線過重心不出兩限者爲重之徑

假如甲三角形重之心在中點直線從乙至丙過中心則爲重之徑也諸重皆然如上立方圖三徑皆從重心直過故重之徑無窮盡也

第十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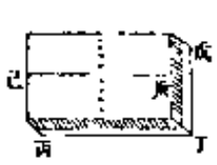
有重線過地心交於地平作兩直角者爲重之垂徑



假如上圖圓爲地球中有地心橫有地平線上有方重其線過地心交於地平線作兩直角故其立線爲重之垂徑也

第十一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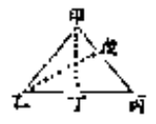
有重體不論正斜皆有徑線從徑線分破其側面即爲重之徑面



假如上圓甲爲重之徑面即作兩半球半面即重之徑面也又如上方圓丙丁戊爲外周徑線分之則兩半方形其分開之內兩平面即重之徑面也如從己庚徑線開之則兩側面即重之徑面也因徑面常過重心所以兩分相等

第十二款

有三角形從角至對線於中作一直線直過重心形心同所



假如甲三角形從角至乙丙對線作一直線過中心則爲重之徑也諸重皆然如上立方圖三徑皆從重心直過故重之徑無窮盡也

第十三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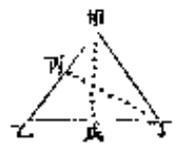
有三角形其重心與形心總是一

假如上三角形甲爲形心亦爲重心

第十四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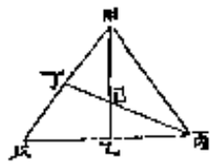
求三角形重心形心同所

法曰有三角形各分兩分起線各至角爲一直線相遇十字交處便是重心假如上甲與乙中分有丙丙至丁與乙中分有戊戊至甲與乙中分有己己至庚甲丁與乙中分有辛辛至壬三線相遇於心即得所求



第十五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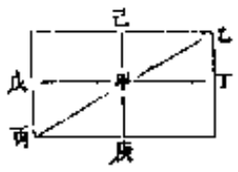
有三角形每直線從角過重心到對線其分不等爲二倍比例



假如上圖甲乙從角過心到戊丙對線爲兩分甲己線大於己乙線二倍其丙己線亦二倍大於己干線

第十六款

有法四邊形其重心分兩平分爲徑線直線內有重心



假如上圖四邊有法長方形其重心是甲其徑乙丙爲一線丁戊己庚各線各線每徑長短不同俱兩平分於干分兩平分必定甲丁之內有重心也乙至戊亦然

第十七款

有法多邊形其重心形心同所

假如上六角形其角等其邊亦等是名有法多邊其重心與形心總是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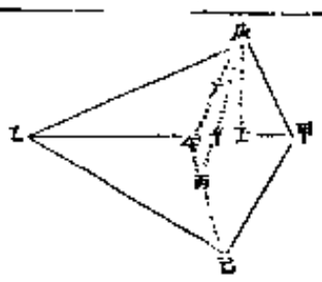
第十八款

平圓與雞子圓形其重心形心亦同所

圓界與多邊形相似故其心皆同其雞子形與平圓形亦相似故其心亦同

第十九款

求直線平形之重心



假如上無法四邊形先分作兩三角形從對角打兩垂線到分線上甲與乙分既成兩三角形用前十四款求三角形重心法即得丙丁兩心丙與丁作直線次用比例法戊已大垂線與庚壬小垂線比例等於丙辛與辛丁比例辛乃所求之重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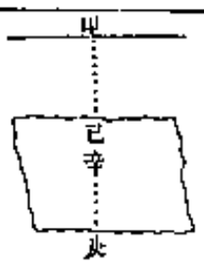
第二十款　每多稜有法柱其重心在內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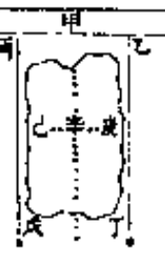
假如上立方六稜柱其重心在方徑內心甲至丙爲內徑就是其軸乙之內心乃其重心也

第二十一款　每多稜有法體其重心形心俱同所

假如上八稜有法柱甲乙丙是其內軸乙卽其重心形心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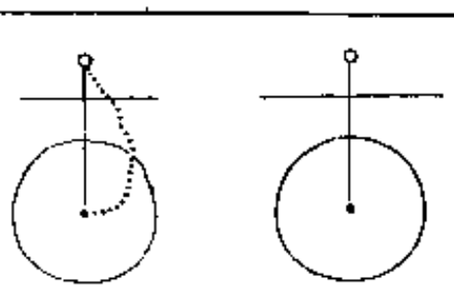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款　有體求其重心





假如上無法之面欲求重心先於上作平線繫甲次於乙垂一直線緊靠一邊又次於丙亦作一垂線緊靠一邊卽從甲上往下以墨直點作線乙至丁丙至戊兩線是徑之面復轉繫體再如乙丁丙戊作兩線如前就得第二徑之面卽向上端下端看兩線十字交處卽得重之徑也又將繫體橫轉從己處繫於甲上求徑線至庚亦向十字交處看之則得辛是重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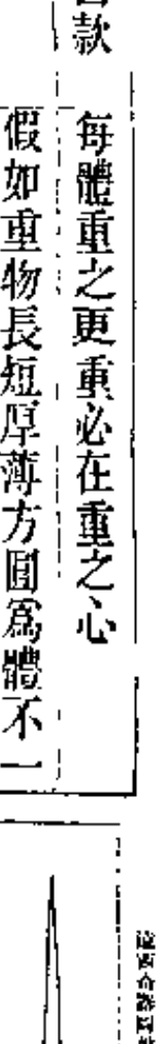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款　每重不在其所則必下俯地心作正



垂線

天下之物各有本所物之性亦各喜得本所每物不在其所則必與性相反且別物得以攻之故各就本所乃各物之所喜向也假如火本炎上使之入水則非本所便就滅息重之性亦然水土其本所也且物性直捷重之垂下不作迂曲況天下之物性最巧直線之途甚長物喜短捷之便故必短迂曲之線其途甚長而迂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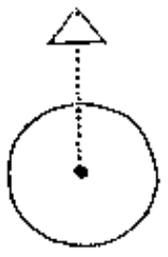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款　每體重之更重必在重之心



假如重物長短厚薄方圓爲體不一而每體必有更重者爲重之心譬人身之內有心一家之內有長爲一體中之主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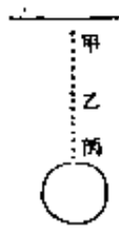
以上止明一重之理今又以兩重相比言之

第二十五款　重下墜其心常在垂線



如上圖三角形心墜下必在直線不然必左傾右倒不能直下矣所以重物在空更重者難在上亦必先轉向下

第二十六款　有重繫空或高或低其重常等



如上圖或在甲在乙在丙其重之斤兩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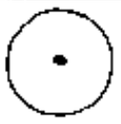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款　每垂線相距似常相等

每重垂線引長必到地心所以每垂線之末必與地心相合前第三款之圖已明此垂線非平行線也但如後旁圖長短四樣三角形最近則兩直線之尖相合最小而直最遠則兩直線初分祇覺其平行不見其末之相合故以爲相距似也

第二十八款　每體重之更重者爲重之心譬

兩平分者既從重心之徑面分兩平分兩重相等爲兩平分也

第二十九款　有兩體其重等其容亦等爲同類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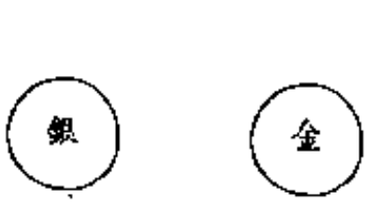


假如上兩圓球其體俱是鉛其大等其重自等所以名爲同類之重有重容之比例等

第三十款　重

假如上大方圖八倍於小方圖其重六斤則小方圖之容自八倍小於大方圖之容其重當爲一斤也

第三十一款　有兩重其容等其重不等爲異類之重



假如上有兩體形相等但一是金一是銀其重自不相等何也金之體殆將二倍於銀所以名爲異類之重或問金何以重於銀將近二倍也曰金之體最密而稠試觀作金箔者一兩可作數萬張銀則不及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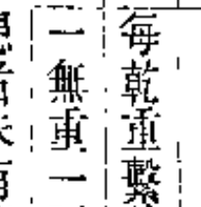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款　重之類有二曰乾曰溼

乾如金石土木之類不流者是溼如水油酒漿或銀水之類但能流者是

第三十三款　每乾重繫於直線而想直線有兩德

一無重一不破

想者未有直線而先有無形直線之想也故無重故不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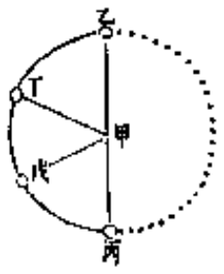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款　有重插於直線或在上或在下但在

垂線中者不動不則必動而轉下

假如上圖甲爲直線不動之一端重在乙是正在垂線之上而居中者也

不動重在丙是正在垂線之下而居中者也不動或丁或戊則必動而轉下作圓弧線



第三十五款　水搏不得

假如有銅球於此水已滿其中矣欲再強加別水必不得雖銅球分裂亦必不能再加何也水體最密最稠再搏不去故也

第三十六款　水面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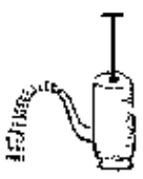
水隨地流地爲大圓水附於地其面亦圓

前第二款已言之矣而茲復云水面平者何蓋大圓不見其圓祇見其長故亦祇見其平面耳

假如地平之上有低凹處四周水來必滿凹處與地相平而後流焉故水隨地而圓亦隨地而平也

第三十七款　有水在器被迫則必旁去

其所以然已見三十五款水搏不得之下此又明其一所不容兩體故他體一入此體被迫而必旁溢去也



第三十八款　天下水皆同類

江河溪海水性無不同者但水之咸者則其體微爲重耳

第三十九款　有水之重求其大

假如壺中有水十三斤不知其大爲幾斗或幾升或幾合也

法曰一尺立方容水六十五斤今用三率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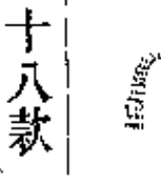
一　六十五斤　一尺壺中容水
二　十寸　就如一尺之容
三　十三斤　壺中有水
四　二十寸　原壺之大

第四十款　有定體其本重與水重等則其在水不浮不沉上端與水面準

如上圖乙爲水庫之容甲爲定體之平與水面相準也

第四十一款　有定體其本重輕于水則其在水不全沉一在水面之上一在水面之下

如上圖乙爲水庫之容甲爲定體之重定體既輕于水則半沉半浮蓋因水更重所以驅定體而少上焉耳



第四十二款　有定體其本重重于水則其在水必沉至底而後止

如上圖自明或有乾板薄而寬大或是金或是鉛但平平徐置水面則亦不沉何也薄而寬大則板上之氣與板體相合氣與水面相逼故雖金鉛本重而不致沉也但有小隙上水則必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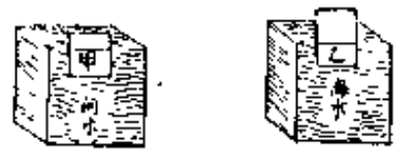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款 有定體本輕于水其全體之重與本體之重

假如上水內立方是木甲浮水外乙沉水內甲乙全重只以沉水多半體爲則多半體所占是水重卽是本體重

第四十四款 有定體在水卽其沉入之大求其全體之重

假如甲乙是全體在水內外但知乙在水內之容爲一萬尺求其全體甲乙之重用三率法一尺容當六十五斤則知全體該六十五萬斤重也

第四十五款 兩水或重或輕有兩體同類相等其重水與輕水之比例卽兩體沉多沉少相反之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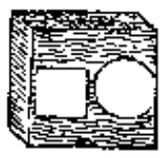


假如一是河水海水白重于河水但看上兩體俱同而甲沉入之多與乙沉入之少則輕重之比例見矣如甲入水視乙之入水爲二倍則海水必重于河水二倍也

第四十六款 凝體在水輕於在空視所占之水多少卽其所減之輕多少

假如上空中立方銅體重十六兩卽以同大有水立方形較之水可二兩則在水立方銅體十六減二輕於在空之體爲十四兩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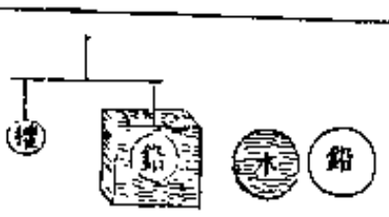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七款 兩體同類同重但不同形在水其重相等



恒等

假如上圓球大十寸水球重與鉛球重皆五兩則其沉水之重常相等也

第四十八款 有兩體其大等但一是凝體一是流體一是疑容



體已有凝重求流重

假如有鉛球二十三斤與水球等於鉛球該重若干

法曰將鉛球以馬尾線繫於天平一端加權度至端沉之水中於天平一端加權度至平準而止則鉛球止得二十一斤以二十三斤在空之重減在水之重二十一斤卽爲水球之重也其證見前四十六款

第四十九款 有疑體流體相等已有流重求凝重等之重

假如流體是水爲一百斤求鉛體相等其重二十三斤用水與鉛體同等其重得二斤就用比例卽爲一百與二十三比例卽爲一百五十斤比例則得鉛體之重一千一百五十斤

第五十款 有疑流兩體之重相等已有凝容求流容

假如有鉛球大十寸水球重與鉛球等求其大若干

法曰將鉛體二十三斤與水體大等得水重二斤就用比例法二與二十三就是十與一百十五比例得流容一百十五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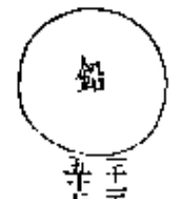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款 有疑流兩體之重相等已有流容求疑容

假如水容爲一百十五寸鉛重與水容同大求鉛容若干

法曰將鉛體二十三斤與二爲一百十五斤得水二斤就用比例法二十三與二爲一百十五寸與十寸比例得鉛容十寸也

第五十二款 有兩凝體相等已有彼重求此重

假如鉛球其重一千二百五十斤求錫球同等之重若干



法曰將鉛錫兩體同重者相較又將兩水體一箇等於鉛一箇等於錫一球水重七十四斤一球水重一百十五斤用比例法十二與十一為六百五斤用比例法一百十五與七十四為一千一百五十與七百四十斤比例則得水容為五百四十斤也

例就得錫體之重七百四十斤也

第五十三款 兩凝體重相等已有彼容求此容

假如鉛體容為七百四十寸錫體等

重求容若干

法曰將鉛體重一百十五斤以錫體相等重得七十四斤用比例法七十四與一百十五比例為七百四十與一千一百五十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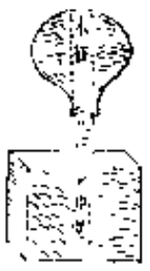
第五十四款 兩流體相等已有彼重求此重

假如油體重五百五千斤水體與油體相等求重若干

法曰取鉛體與水體等大者得水之重或是十二斤亦取鉛體與油體等大者得其重為十一斤就用比例法十一與十二則為五百五十與六百

則得水重為六百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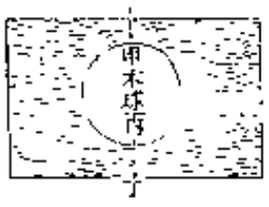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五款 兩流體相等已有彼容求此容



假如油容為六百寸水之體與油體同大求其容若干

法曰將鉛體與水體相等得水重十二斤用比例法一百十五與七十四為一千一百五十與七百四十寸也

第五十六款 兩流體相等已有彼容求此重



假如油容為六百寸水之體與油體相等

求其重若干

法曰將鉛體與水體相等得水重十二斤用比例法一百十五與七十四為一千一百五十與七百四十寸也

第五十七款 水力壓物其重止是水柱餘在旁多少皆無干也

水皆非壓重

求水壓物重處止於所壓物底之平面求周圍垂線於水上面如水中之柱乃壓物之重如上水中柱圖下面口底甚小從底口垂線直至上面中間水柱為壓重餘水皆無干也

第五十八款 水來平衡於閘求其衡勢之重若何

如上求水柱法止以所衡閘面高低作甲乙垂線垂線平行至丙相等即從垂線上面之甲斜行至丙則是水衡平柱之重其餘多水俱無干也

第五十九款 有兩體容之比例本重之比例已有此重求彼重

假如甲乙兩容其比例甲三倍於乙本重甲為銀乙為金其比例為一與二已得甲重六斤求乙重若干

法曰以銀三分之一等與乙銀三分全為六斤三分之一為二斤用比例法一與二比例就是二斤與四斤比例則得乙為四斤重也

第六十款 有兩體已有本重之比例已有其重求彼容

已有此容求彼容之比例

假如甲重六斤大二十四尺乙重四斤其本重比例為一與二今欲求乙之大為若干

法曰先要甲乙所容之比率而後方可得乙之所容其六斤與四斤比率乘於甲乙本重之比率此比率乃是一與二也則用又字架法乘之卻不

用正乘法也六與二乘得十二其四與一乘得四所以新來之比率十二與四即是約而爲三倍之比率也所以甲三倍於乙今用三率法

第六十一款　有兩體已有其重已有其大之比率求本重之比率

假如甲乙兩重爲六與四其大比率爲三倍要求銀與金之比率法曰以兩所有之數用乂字架相乘則兩者之比率爲本重之比率六二相乘得六其四三相乘爲十二所以有六與十二之比率約之則爲二分之一也故銀體之輕與金體相比則自然差一半矣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二

第一款

凡匠人器皿原多若人欲解此器皿之運重其釘與繩等物俱可用也但其本用則可助運重之便非可助器用者也故不解說釘繩等物之理

第二款

器之用有三一用小力運大重二凡一切人所難用力者用器爲便三用物力水力風力以代人力

假如一重物百人方可運動而此器止以一人運之故爲小力運大重也

力藝所用諸具總名強運重之器

此力藝學所用器具總爲運重而設重本在下強之使上故總而名之曰強運重之器也

第三款

器之質不一種大都用木用銅用鐵有明載者不贅

用物力水力風力以待人力諸器中所不能取者是器爲用實便也其人如不取舟必沉矣故必用氣管探下取之則水從此管中取出而取桶之一也故銀體之輕與金體相比則

第四款

器之模不一式一直線一輥圓一藤線

器有形象直線者杆桁柱梁之類是也輥圓者滑車輥木轆轤車輪之類

是也藤線則螺絲龍尾等類

第五款

器之能力最大最多然自不能用或止受人之力以得所求或必待人用之而後能力可顯

假如等子類受人金銀等物乃可以權輕重又如斧能劈木斧自不能劈也人用斧而後劈木之能力顯矣每器之公者皆然

第六款

運重之器與所運之重各相稱有

比例

假如金銀少者可用等子權度多至千兩萬兩則等子不足用矣故必天平之大者方可權度之耳諸如此類比例各各有等難以盡述能者明者當自解之

第七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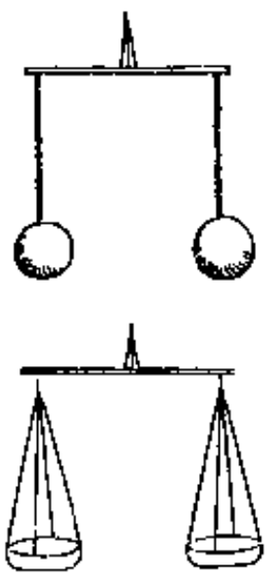
器之能力最大者其用時必多

假如有石重萬斤百人運之止可一刻以一人用器運之則為時必待數

第八款

器之總類有六一天平二等子三槓杆四滑車五圓輪六藤線

天平等子槓杆皆直線之類滑車輪皆輾圓之類藤線有類蛇盤皆螺絲龍尾之類上五者皆為權度之器之象也藤線亦可權度但用以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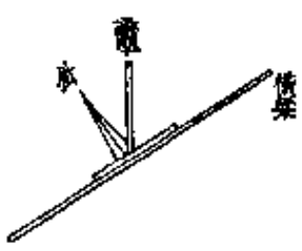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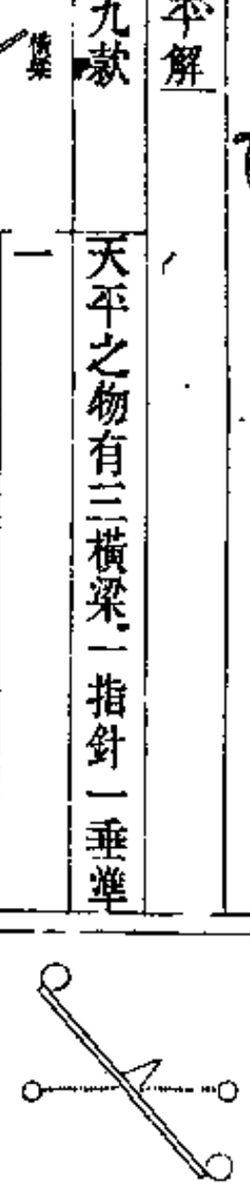
第九款

天平解

天平之物有三橫梁一指針一垂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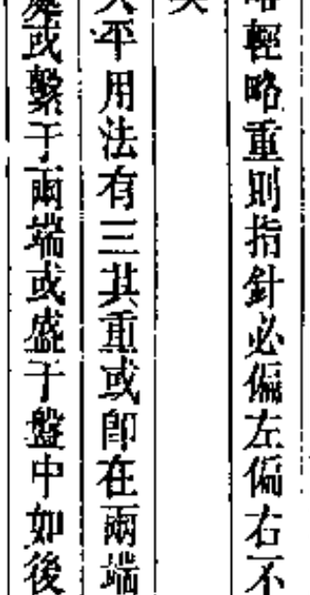
一橫梁分左右兩分其中曰心心連于梁而不動者也其左右兩盡頭處曰端指針者兩端平則指針垂線如一垂準者重垂之線也平則準但兩端略輕略重則指針必偏左偏右不準則常平不動倘如第二圖斜起者則必翻轉一過針心必反而在上矣所以必反之者重之心在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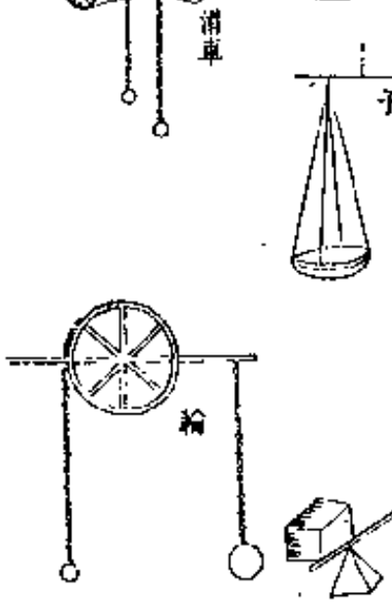
第十款

天平用法有三其重或即在兩端盡處或盛于盤中如後三圖



第十一款

天平針心有三在或在梁之上邊或在梁之下邊或在梁之居中如後三圖



第十二款

天平梁其心在上其兩端加重各等

一端用手扶起手離則必自動至平而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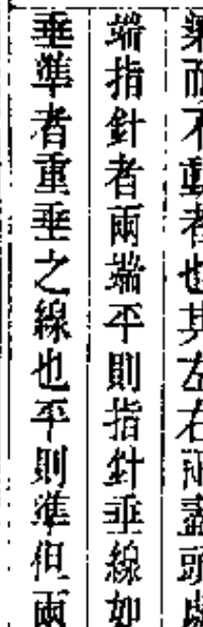
如上斜起者是扶起一端之圖兩平著是自動必至于平之象也

第十三款

天平梁其心在下其兩端加重各等

梁準地平則不動倘或一端斜起則斜下者必翻轉一過而後止

如上第一圖有地平字者既與地平準者固不動即或左斜右斜



第十四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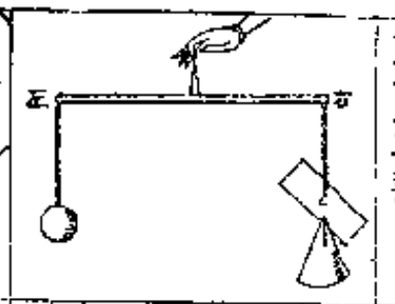
天平梁其心在中其兩端加重各等

與地平準者固不動人知之矣斜之而亦不動亦不動

兩平不動人知之矣斜之而亦不動者何也因兩重相等故不動倘使一端略加些須則動矣

等子解

第十五款



天平正立重

天平右端垂線聯于重板中徑如乙板下支角如丙板在丙尖上不動板因天平左端加重則垂線自起至平而準是名天平正立重正立者因垂線而爲名者也

第十六款

等子之物有二一橫梁一提繫

橫梁與天平之梁同但提繫不在中微不同耳提繫者垂準之換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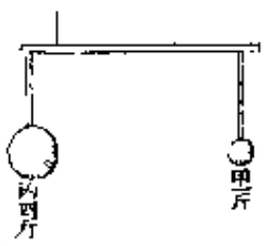
第十七款

有兩重不同左右繫于等之橫梁橫梁與地平準則兩重名爲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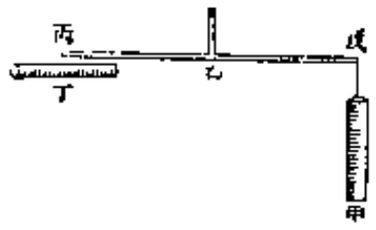
假如甲一斤繫于右乙四斤繫于左橫梁兩平兩重名爲準等蓋別于相等之等也

第十八款

有兩重相等相似一繫橫梁一端之下一橫附于橫梁附橫梁者其重心必在橫梁一端盡處則橫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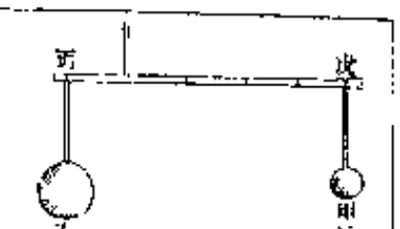
第十九款



假如甲重繫于橫梁一端之下其重與丁重相等其形與丁形相似而丁重則平附橫梁其重心在丙丙乙端與乙戊端相等則等梁自兩平也所以然者甲重心直在戊下丁重心橫在丙下故必相準

此款乃重學之根本也諸法皆取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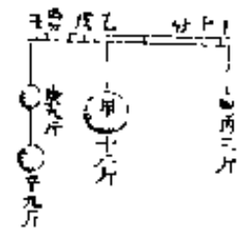
有兩係重是準等者其大重與小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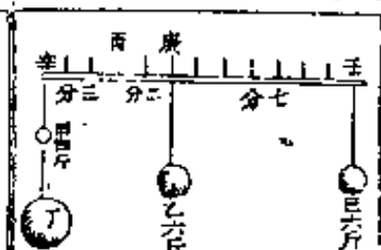
第二十款

重在提繫長節一端愈遠愈重其重之比例又爲互相比例

假如乙大重八斤與甲小重二斤爲準等其比例爲四分短節從提繫到丙爲四倍則橫梁長節從提繫到戊爲四分其比例亦是四倍所以兩但行一分其兩比例等其兩比例又是互相比例法



第二十一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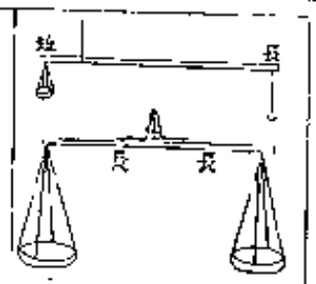
有兩重不同左右繫于等子爲準等于權梁與地平準則兩重名爲準等

假如甲一斤繫于右乙四斤繫于左橫梁兩平兩重名爲準等蓋別于相等之等也

第二十二款

有兩重相等相似一繫橫梁一端之下其重下一橫附于橫梁附橫梁者其重心必在橫梁一端盡處則橫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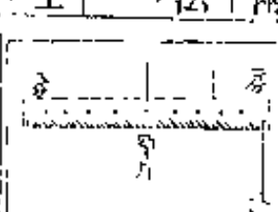
假如甲重繫于橫梁一端之下其重與丁重相等其形與丁形相似而丁重則平附橫梁其重心在丙丙乙端與乙戊端相等則等梁自兩平也所以然者甲重心直在戊下丁重心橫在丙下故必相準



第二十三款

有等梁提繫到戊爲四分其比例爲四倍則橫梁長節從提繫到丙爲後一二三四之兩比例

假如等梁爲十六分丙小重爲三斤係丁下遠于紐心二分甲大重十八斤與丙重三斤爲六倍比例等其比例又是互相比例法



第二十四款

有等梁是重體另有重係一端下若干處

假如等梁爲辛壬其長爲十二分其重比例觀遠比例

假如甲重六斤在辛下者準等于乙重六斤在壬下者準等于丙重四十斤在庚下者準等于丁之重比例視等梁丙壬九分庚壬三分之上其一重係庚下者準等于甲重之在辛下者一重爲已重六斤準等于權

第二十五款

等子使天平相較等子人用最便爲

等子與天平準

第二十六款

有兩重係等梁兩端求係紐之定位

假如等梁爲十六分丙小重爲三斤係丁下遠于紐心二分甲大重十八斤與丙重三斤爲六倍比例等其比例又是互相比例法

等于庚九斤甲大重準等于辛九斤倍比例

有等梁是重體另有重係一端下其係紐不定可近可遠到梁準等于重其比例爲後一二三四之兩比例

一重爲六十斤　六十

二等梁全體假如重四十斤　四十

三梁左長端八分與右短端二分之差爲六　六

四右短端二分二倍爲四分　四

係紐定一所在得前一二三四率之兩比例自然梁之重與係重準等

見上二十三款圖自明

第二十七款

等子使天平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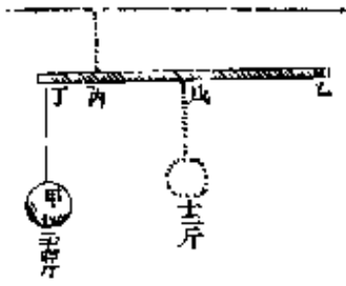
等子與天平準

止一權且隨物重輕皆可用也然而天平則更準何也等子紐前一端最短故間有不準天平兩端皆長故更準子等子云

有兩重係等梁兩端求係紐之定位

假如等梁爲十六分丙小重爲三斤在丁一端乙重二斤在戊一端等梁全體四分要知係紐宜在何分法曰甲乙相加爲八就用比例

第二十七款 有等子重體有其重亦有其分亦有一重係一端下求係紐之定位于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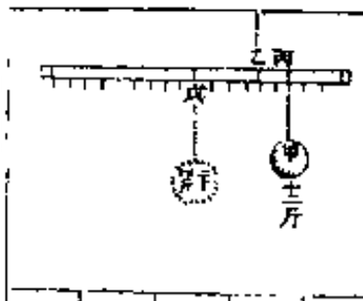
等子之重爲十二斤全梁六分係重甲二十四斤要知紐宜何分法曰平分等梁爲兩分自乙至戊是等子重心則想戊爲十二斤加于甲二十四斤爲三十六斤就用比例

一 八 爲兩重總數
二 二 爲乙重之數
三 四 爲梁體全數
四 一 爲丁兩端數 紐宜兩分之上

何分法曰依法二十八款用比率

一 六 爲梁之全分 用比率
二 六 爲乙重數 一三十六 爲兩重之級
三 六 爲兩重之級 二十八 爲乙重與丙戊之級
四 二 爲從兩表各數 三十個 爲從丁至戊各分數 是總等

第二十八款 有等子重體有其重有其分亦有一重但係一端少內求係紐之定位于準等



等梁重爲二十四斤全分十八係重之甲爲十二斤係于丙分之下要知紐宜何分法曰梁重心在丁從丁到乙爲五分之上

重與力之比例爲兩端長短互相之

假如甲重九斤乙重三斤係兩端梁之長求彼端之長

一 三斤 爲小重
二 九斤 爲大重
三 二分 爲梁之小端
四 六分 爲梁大端之分數

下所繫二十四等重戊至丙爲六分在兩重之中兩重相加爲三十六就用比例

一 三十六斤 總數
二 十二斤 係重
三 六分 總重中求
四 一分 從丁到乙 紐宜乙分之上

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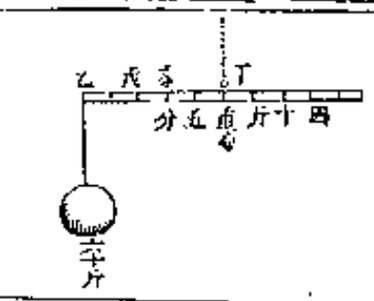
等梁重爲二十四斤全分十八係重之甲爲十二斤係于丙分之下要知紐宜何分法曰梁重心在丁從丁到乙爲五分之上

一百斤 爲梁重係重總數
二 六十斤 爲係重之數
三 五分 爲丁乙之分
四 三分 爲從丁到戊係紐之位分

假如等梁之重爲四十斤其分有十係重爲六十斤求係紐之位在何分法曰梁重心在丁從丁到乙爲五分

一 百斤 爲兩重總數
二 四十斤 爲等梁重數
三 五分 爲丙戊之分數
四 一分 爲丙丁之分數 紐宜丙分之上

有等子重體有其重有其分亦有一重但係一端少內求係紐之定位于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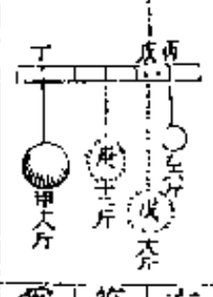


有兩重準等已有此端梁之長求彼端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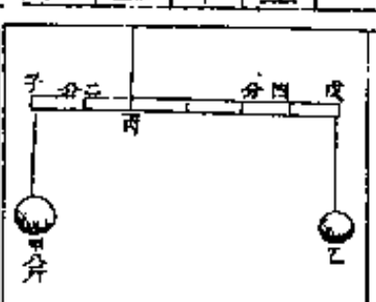
有等子重有其分但兩係重在兩端求係紐之定位于準等

等子重十二斤其全分十八甲大重爲十八斤乙小重爲六斤要知紐宜

第二十九款



第三十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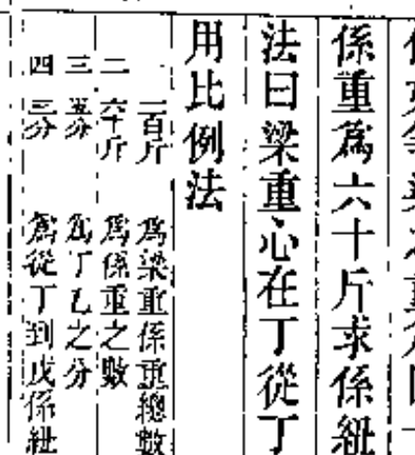


有兩重準等有定係紐位已得此重求彼重

甲重爲八斤等梁爲六分係紐在二分之丙求乙重若干法曰用第十九款比例

一 四分 梁數長端
二 二分 短端
三 八斤 甲重
四 四斤 乙重當爲四斤

第三十一款



有繫重有等梁重以準等求係紐之位

假如等梁之重爲四十斤其分有十係重爲六十斤求係紐之位在何分法曰梁重心在丁從丁到乙爲五分

一 百斤 爲梁重係重總數
二 六十斤 爲係重之數
三 五分 爲丁乙之分
四 三分 爲從丁到戊係紐之位分

第三十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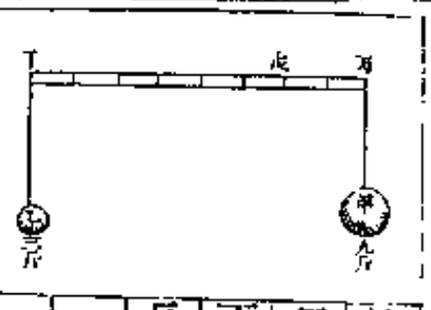
有兩重準等已有此端梁之長求彼端之長

假如甲重九斤乙重三斤係兩端梁之長求戊至丁下已得丙至戊二分之長求戊至丁長之分數法曰依第十九款比例

一 三斤 爲小重
二 九斤 爲大重
三 二分 爲梁之小端
四 六分 爲梁大端之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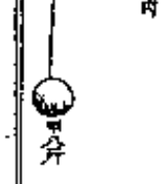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款

有等子重有其分但兩係重在兩端求係紐之定位于準等



等子重十二斤其全分十八甲大重爲十八斤乙小重爲六斤要知紐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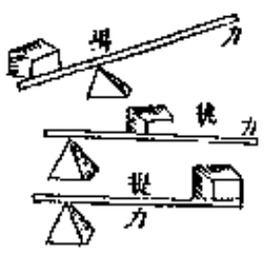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款



槓杆解

槓杆有三名一曰頭一曰柄一曰定所外有依賴所曰支磯

第三十五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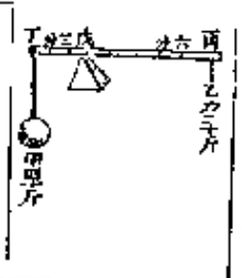
槓杆之類有三總以舉起其物者也

一支磯在中力在柄重在頭其名曰揭二支磯在頭重在中力亦在柄其名曰挑三支磯在頭力在中重在柄其名曰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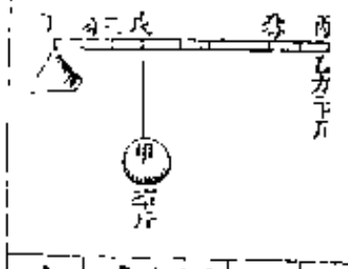
揭槓平在支磯之上頭有重柄有力重與力之比例爲兩端長短互相之比例

挑槓平在支磯之上頭在磯重在中力在柄之比例

第三十六款



第三十七款



多少但那移係紐至準等得其定位

假如從重到係位是二分則大端爲八相減爲六就是差數用三率法

一 四分 爲小端二倍
二 六分 爲大小端差數
三 四十斤 爲梁之重
四 六十斤 爲係重之重

從甲重到支磯是槓之分與挑槓比例就是力與重等假如丙至丁九分戊至丁三分是爲三分之一所以重六十斤力止二十斤也蓋係重愈近

子支磯用力愈可少故挑槓常常省力

第三十八款

有挑槓之分十尺其本體重四百斤上另有千斤之重得槓之重徑重之中徑求挑力

法曰丁戊與丁丙比例要等四百與一千比例假如戊丁爲二尺就用比例十尺與二尺比例爲一千四百斤兩重之于二百八十斤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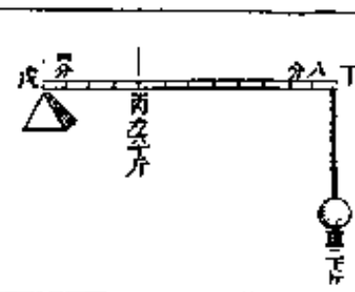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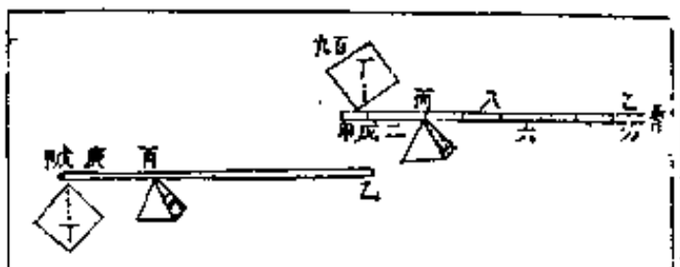
提槓頭平在支磯上柄有重力在中之比例

全槓丁戊與從支磯到力乙丙分數比例等于力重之比例假如丁戊爲十二分戊丙爲四分是三倍比例力六十斤與重二十斤亦是三倍係重力常要倍于重故少用

第四十款

力用槓子挑重其比率等與槓兩分一分從支磯到點垂線從心來到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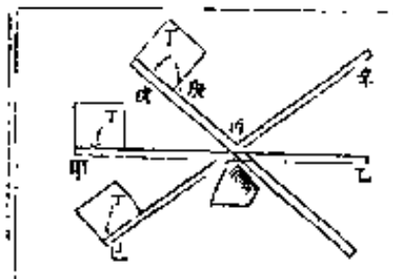


所二分從支磯到力所

假如乙甲爲槓子丙爲支磯能力在乙爲三百斤甲丁重爲九百斤所以比率是三分之一今從丁中心打垂線到槓上到戊點就戊到丙長與丙到乙長比率亦是三分之一若戊丙爲兩分則丙乙爲六分是三分之一明矣

第二圖甲丁重係槓下與甲庚二處只用戊丁垂線則不用甲庚兩點其後萬法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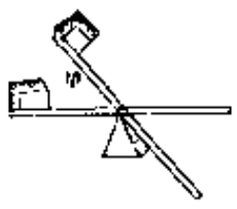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款



能力挑重中心在地平槓上起重愈高則用能力愈多

假如乙甲槓子在丙上地平的其垂線爲丁戊起重在上則用能力在乙從垂線丁點到庚其庚到丙短于甲到丙之長故用四十款之能力少也

第四十二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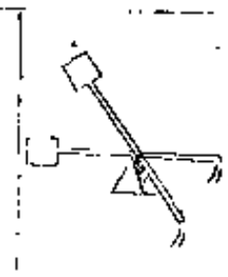


若重在地平之下則從垂線爲丁到巳丙與丁丙長所用前款力在于辛故力多

揭槓在平重心在上重心起愈高能力愈少

如上圖重心起高垂線到甲視下平重去支磯愈近故用力愈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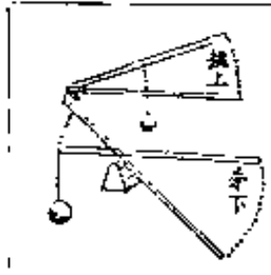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款



重心在揭槓頭內槓杆或平或斜其能力等

如上圖重心在平在斜去支磯皆等故其能力亦相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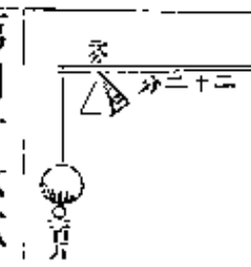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款



有重係槓頭上支磯在內槓柄用力從平向下相距之所與槓頭係重向上相距之所比例等于槓杆兩端之比例

假如上支磯前相距小端與支磯後相距大端亦爲三分之一蓋小端與大端亦爲三分之一也後挑槓亦然

第四十五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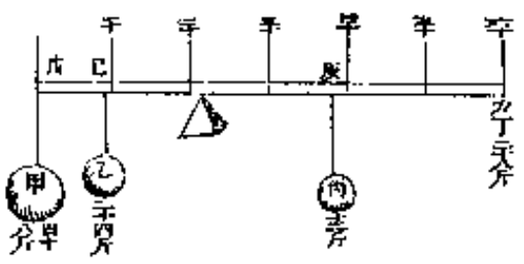
有重有槓杆有力運重求支磯所

假如甲重百斤力十斤槓杆二十二分求支磯所在用比例法

一	百十斤	爲能力與重之數
二	二十二分	爲槓長之分數
三	十斤	爲能力之分數
四	二分	爲支磯之所

有幾重有支磯有槓杆之長求能力幾何

第四十六款



假如有三重甲四十八斤在頭乙二十四斤在九分界丙十二斤在三十八分界支磯在二十一分界槓杆共長六十分求能力宜用幾何法曰甲乙兩重支磯得小端力愈少

如上圖重心起高垂線到甲力爲二十八斤

到力丁爲三十九分從支磯到巳爲十三分比例等于三重八十四斤與力爲二十八斤

第四十七款

有幾重有槓長之數有能力之數求支磯所

法卽用上四十六款之圖先求準等如巳爲八分自巳至力爲五十二分也用比例法

一	百十斤	爲甲乙兩重與力之數
二	二十八斤	爲能力之數
三	五十二分	爲槓長之分
四	十三分	爲從巳重心到支磯所之分

有重物有重體槓杆有支磯所求能

力幾何

假如已重爲二千斤其心爲丙槓杆兩端爲丁庚其體重四百斤其重心在辛槓杆斜起在支磯乙上甲乙是其定所重徑爲丙壬壬辛爲六分癸庚爲十二分庚用能力宜幾何法曰先求重物與槓體之重心用比例法

一 二千四百斤 爲重與槓兩重之數
二 四百斤 爲槓重之數
三 六分 爲從壬重心到辛重心之數
四 一分 爲從癸庚之分數所以變癸庚分爲用比例法

一 十二分 爲力庚到支磯癸之分數
二 一分 爲從癸之分數
三 二千四百斤 爲兩重之全數
四 二百斤 爲能力之數

重相等或云乙丙一轉則不平矣何以云是天平曰乙丙徑線周圍悉是則轉轉都是天平無天平之名而有天平之實故謂與天平同類

槓杆等器皿愈大其能力亦愈大滑車不然或大或小其力皆一爲何兩徑相等故耳

滑車不甚省人力但最便人用

如人從井提水則臂力易疲有此滑車在上而人從下挽之雖不甚省人力有輪半徑與軸半徑之比例如上圖輪之半徑爲甲丙軸之半徑爲甲乙甲丙要平行丙下有力或重爲甲乙軸上纏索係重爲戊因甲丙四分甲乙一分兩半徑有四倍之比例所以戊重爲八百斤能力止用二百斤即相準也再加少力則重起矣

滑車之繩一端向上一端向下其向下之力與向上之重相距常等其爲時刻亦等

滑車之繩兩端在上一端係重一端用力力半可起重全

假如繩定于甲從丙丁至乙用力架之下端係重一百斤如庚從乙用力起之五十斤力可起百斤之重爲何甲丙繩子不動所以丁丙似挑槓丙似支磯因係重在中戊之下用挑槓比例丙戊與丙丁比例常爲半徑與全徑之比例故半力足起全重也

滑車之繩兩端在上一端係重一端用力用力雖則一半爲時則須二倍且繩之向上相距之所必倍于係重

滑車亦是天平之類所以能力與重相等

天平兩重相等則平一重一輕則必偏而下矣此滑車之力所以常常與

相距之所覽上圖自明

輪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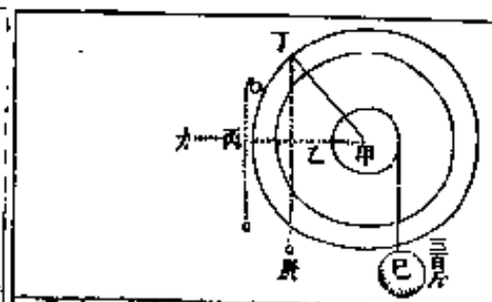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款

圓體有三種一球二尖圓三長圓

輪之物三其全體一其在中曰軸一其在外曰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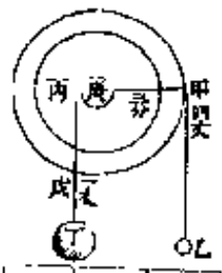
有輪其軸兩旁長出與輪相粘軸有

此三樣亦曰輪



如上圖有甲丁不平半徑線其柄在丁上下係重爲庚其垂線從丁到戊在甲丙平線上軸之係重三百斤如己與力庚比例是甲戊與甲乙比例因甲戊爲三甲乙爲一所以三百斤用力一百斤也若不用重而用手則在丁與在丙省力常等蓋因攀而斜下其垂線常在輪之周也倘必欲用重則于輪周加一滑車其重之係索從滑車而轉則亦力省矣

第六十一款　輪周攀索之下與軸係重之上比例



爲兩半徑之比例

假如甲乙爲四丈與丙丁等人在乙所攀甲而下到乙即有四丈而丁重之起但能到戊止得一丈蓋因甲庚爲四分庚丙爲一分故比例爲四倍也

第六十二款　輪之用省力而費時比例

假如不用輪法欲起千斤之重其費時止一刻耳若用此輪法則費時當須四刻蓋用力則省而爲時則多也

第六十三款　有重有力欲用輪起求輪法

有重爲六十斤能力十斤用甲乙直線爲軸與輪兩半徑用比例法

一　七十斤　爲重與力之和
二　十斤　爲力之數
三　十四分　爲甲乙直線之分數
四　二分　爲乙庚之分數仰得軸之半徑所以庚甲七分爲輪之半徑也依類而五十六欲甲力準等于乙係重依得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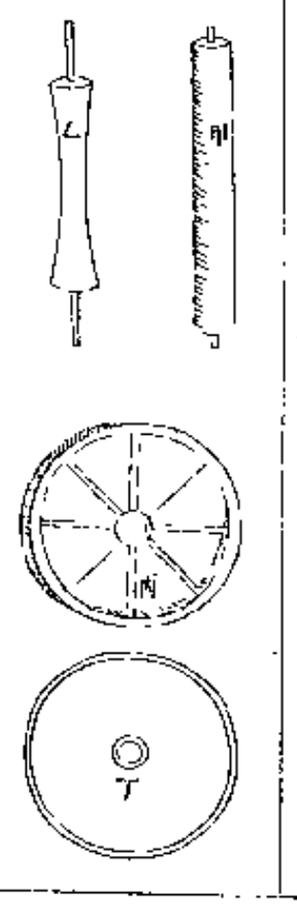
第六十四款　輪勢多端論其輞有長有側

輞輪有四第一長者如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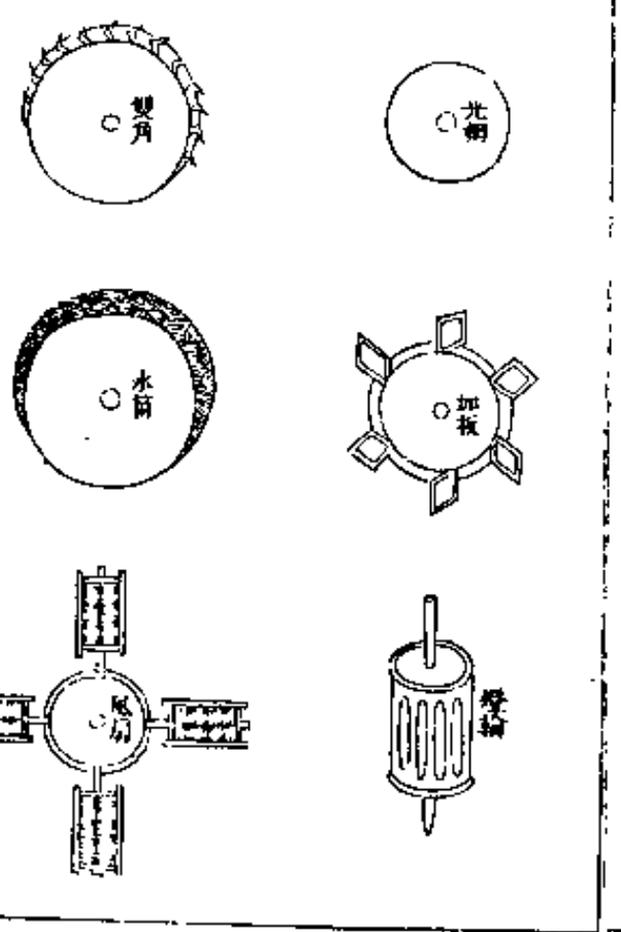
第二長者如乙

第三側者如丙

第四側者如丁



第六十五款　論輞之物或牙商或波浪或觚稜或光輞或輞外加板或輞是燈輪或周圍另安雙角或另安水筒或另安風扇如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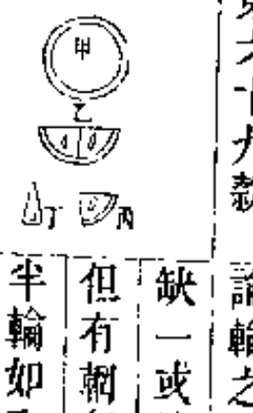


第六十六款　論軸有三或無軸止有軸眼滑車之類是或有軸甚細自鳴鍾之類是或圓厚以便轉索如轆轤之類是或體有板輪有輻之輪

第六十七款　論輪體有平輪有斜輪有立輪類是或有軸甚細自鳴鍾之類是或圓厚以便轉索如轆轤之類是或體有板輪有輻之輪

第六十八款　論道輪位有三或無軸止有軸眼滑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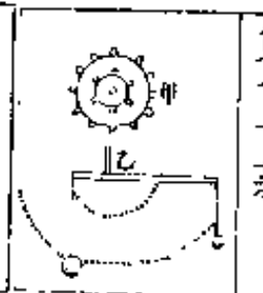
第六十九款　論輪之物有全有不全者不全者或缺一或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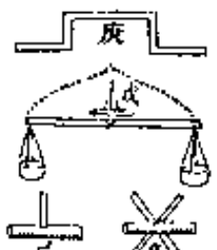
但有輞無軸無體如甲若有軸其輞半輪如乙或爲四分之一如丙或止一觚如丁但是一線或軸外爲柄如戊或軸中作曲柄如庚

第七十款　論輪之體有相合而爲用

相合者有二種有全輪兩側在內在外者如甲有不全兩輪但同軸有兩半徑而無輞如乙此皆相須爲用者



有軸有體無輞共類亦多軸有一徑爲天平如己或幾徑爲轆轤如辛或止半徑一個或幾個如辛



第七十一款　輪子所多用者有八種

一行輪　或人或獸行于輪內以轉他重
二攪輪　或人或獸在輞外或推或曳
三踏輪　止是人用足踏
四攀輪　止是人用手攀
五水輪　水力激之而轉
六風輪　風力吹之而轉
七齒輪　齒與他輪齒遞相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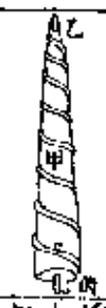
八飛輪 前七輪受力而不加力飛輪受力而又以己之重能加其力者也

藤線解

第七十二款

有線稜從圓體周圍迤邐而上曰藤

線器如藤蔓依樹周圍而上或瓜蔓與葡萄枝擘纏他木皆是其類其象



第七十三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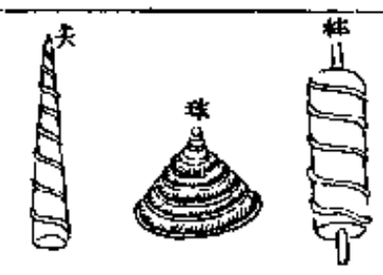
藤線之物有三一圓體二圓體之軸三藤線

如上甲爲圓體其內有乙丙直線爲其軸外線稜周圍迤邐而上乃依賴于圓體并其軸者也

藤線器有三類一柱螺絲轉二球螺絲轉三尖螺絲鑽

蓋因圓體有三一柱圓二球圓三尖圓故藤線依賴而上遂成三類柱圓用以起重球圓天文家所必須至尖圓乃開堅深入之器工匠頗多用而此重學所常用者柱圓而已

前諸器皆有妙用而此器之用更大



第七十四款

藤線器有三類一柱螺絲轉二球螺絲轉三尖螺絲鑽

蓋因圓體有三一柱圓二球圓三尖圓故藤線依賴而上遂成三類柱圓用以起重球圓天文家所必須至尖圓乃開堅深入之器工匠頗多用而此重學所常用者柱圓而已

前諸器皆有妙用而此器之用更大

第七十五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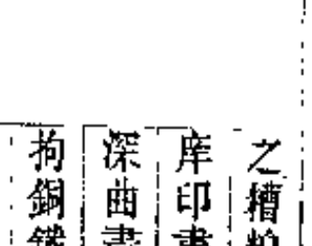
更妙

何以見此器更妙于前諸器也爲其用最廣其能力又最大耳假如水閘木重且長人力不能起者用螺絲轉則不難起又如長大木其尖爲鐵入地甚深人力不能起者用螺絲轉則能起之又或欲壓有水有汁之物他重物不能壓即壓不能盡其汁與水者惟此螺絲轉爲能壓之盡且令物

螺絲轉又如雨風陡過盤旋擊拇即大木大石可挾而上又如波中洄遊之水能吸人物下墜草木如藤如瓜如豆如葡萄之類百種不一皆具此象海中水族如螺絲之類者不可勝數故此物最貴重南人以之作貝代金銀也此蓋天地顯以大川妙川托示物象以詔人用者不獨運重之學不可離此即如人間日用繩索微物及弓弩琴瑟等弦諸用匪此旋轉交結之法便不得成故其德方之前六器中此器爲更妙也又況其製簡便長大者之堅固不待言即甚小者亦甚堅固而絕無危險所以亞希默得常常多用此器蓋取其奇耳能通其所以然之妙凡天下之器都無難作者矣細心之人不難曉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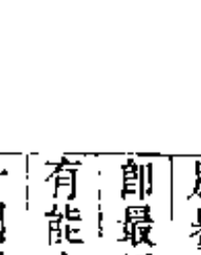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款

有立三角形其底與地平右交爲半



庫印書亦用螺絲轉故其書濃淡深曲盡款畫之致至于定置諸物不拘銅鐵金木之器其釘一入便自安穩堅定又不費力抑且可開卸也況別器有大能力者須用長用大此器即最短最小無不可作器愈小而愈有能力可怪也試觀天象如日一年一周從冬至到夏至也只是一個球

有一球平繫于鉤兩球相等右交與左交之比例爲右球與左球之比例假如右交一半與左交所以右球與左球亦是一半其三角形兩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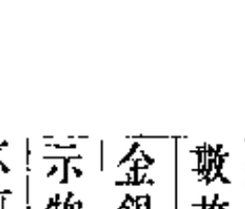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七款

有立三角形其底與地平右交爲半于左交每交上亦各有一球平係于鉤但右球爲半于左球必定兩球爲半

若三角形下是直角形其右交左交就是股弦之比例等于右左兩球之比例直立曰股斜行曰弦下底曰勾直立與下底相交即名勾股

有三角形同前但不繫于鉤依賴滑車而過垂重向下垂重與斜重比例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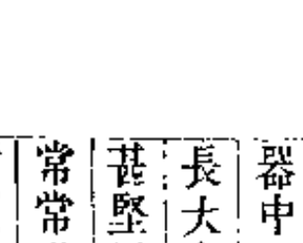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八款

有三角形同前但不繫于鉤依賴滑車而過垂重向下垂重與斜重比例

滑車一邊係重一邊有懸空係重在支磯尖上名斜立重

亦是股弦之比例

鉤與滑車似不同類然重從鉤內過與從滑車之外過則同一行也故其比例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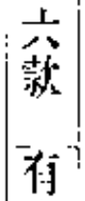
第七十九款

及弓弩琴瑟等弦諸用匪此旋轉交結之法便不得成故其德方之前六器中此器爲更妙也又況其製簡便長大者之堅固不待言即甚小者亦甚堅固而絕無危險所以亞希默得常常多用此器蓋取其奇耳能通其所以然之妙凡天下之器都無難作者矣細心之人不難曉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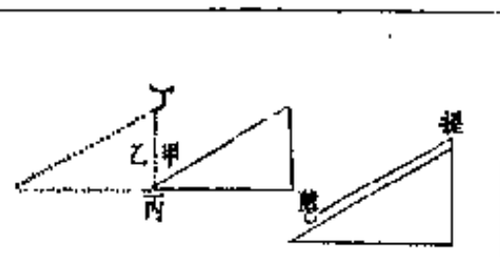
假如甲重板有直徑斜行線一點不動者定于乙支磯上一點如丙係于繩斜行而上過滑車有垂重爲丁所懸重板不上不下因丙戊直線是斜行者所以丁重名爲斜立重也

第八十款

三角形兩旁兩重皆係于角上亦如天平等于之用但其梁不是橫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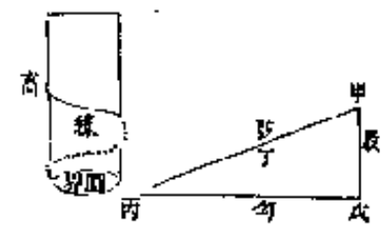
是有角如後圖



第八十一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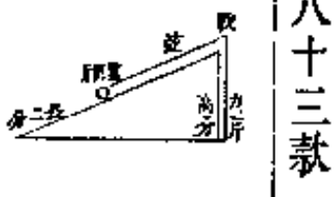
或從斜面上運重或用斜面起重理皆同

有斜面欲于其面運重或從面下邊提重使之薄重使之上或從面上邊提重使之上此兩者斜面不動或有重球在地將斜面尖斜入球下移進使重自上此又動斜面以起重法也其義與前二者同理假如上第二圖重球在地如甲前有所阻如乙用斜面尖入球下如丙用力推進其球自起至丁矣



第八十二款

斜面轉行圖柱上即藤線形用斜面形起重有不便者其體必長故也故即以斜面之長轉纏圖柱之上作藤線之器以約其長如上斜面甲丁丙弦其體甚長與柱之藤線等股甲戊與柱之高等勾戊丙與柱之周界等則知斜面必用長體而圍線迤邐而上不必長也



第八十三款

重與能力比例就是藤長與高之比例等

例等

如上弦爲二倍于股重依賴七十八款亦是二倍于力今弦爲藤線之長股即藤線之高所以與重之比例等

第八十四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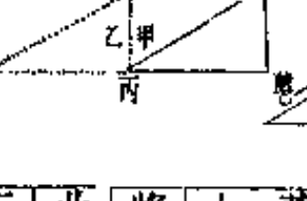
藤線愈密其能力愈大

假如上三角形藤線之長與前三角形等而股止一半之高則弦上之重四斤能力前用二斤者此只用一斤足矣

第八十五款

兩柱不等藤線高等柱大則能力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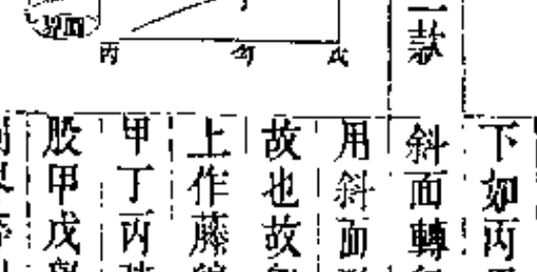
假如甲柱小乙柱大藤線高相等而大柱之弦四倍于股小柱之弦二倍于股所以大柱四斤之重止用一斤之力視小柱四斤之重須用二斤之力者不同也與藤線密義同



第八十六款

藤線用力最省其費時必相反

藤線之弦二倍于股用力一半足矣但費時必二倍于垂線如上圖用力在丁一垂重至戊一重斜至甲一時用力戊重到丁甲重止可到乙再費二時方得到丁然甲重用力止可二斤戊重則須用力四斤所以用力一半者路必二倍故費時與省力相反也



第八十七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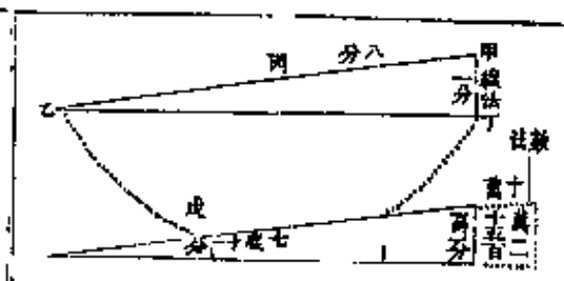
藤線器之料有三銅一木一銅以不致變曲用鋼須要平滑一律無滯爲妙欲其行之利宜用油油又可令其不銹也小藤線器牡者用鋼牝者可用紅銅蓋銅與鋼相合不致鏽澁故耳然大器則必用鋼而後可木須用堅已見前解

第八十八款

有柱徑亦有藤線之斜作藤線器

假如甲丙是甲乙丙柱之徑亦有角定藤線斜上之形要作藤線之器法

第八十九款



有藤線高線之比例求其角

假如藤線之長八分其高線一分要求其角有數法有線法數法用比例法有甲乙二三四一分一萬二十五百八分藤線之長藤線之弦一分藤線之高半弦其角爲七度十一分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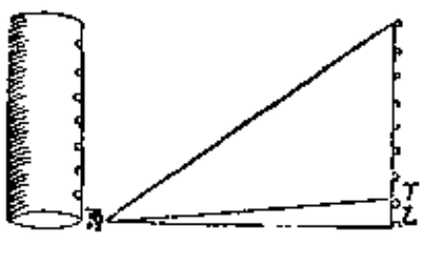
線法有甲乙直線分兩分于丙以丙爲心以甲爲界作半圓形如甲戊乙因甲乙爲八分取一分從甲到丁在圓界線上爲甲丁直線丁與乙作直線則甲乙丁角如所求

第九十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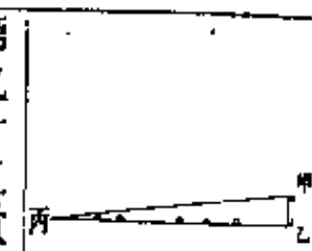
有藤線高線之比例求其角

有藤線之器求其用

有柱徑三分其高八分周要知藤線斜行之角法以柱徑求其圓界爲乙丙上打垂線等于柱高分八分乙丁爲一分從丁到打直線就得乙丙丁角如所求更有約法若從乙丙線上打垂線其高等于藤線一周之高爲乙丁相連于丙亦得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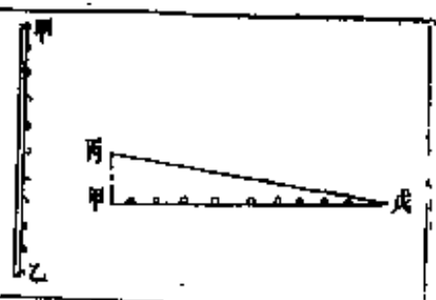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一款　有藤線器求其力



如用上法得其角矣用八十四款比例則得所求如上圖甲乙一分甲至丙爲八分則八分止用一分之能力矣

第九十二款　有重有力求藤線器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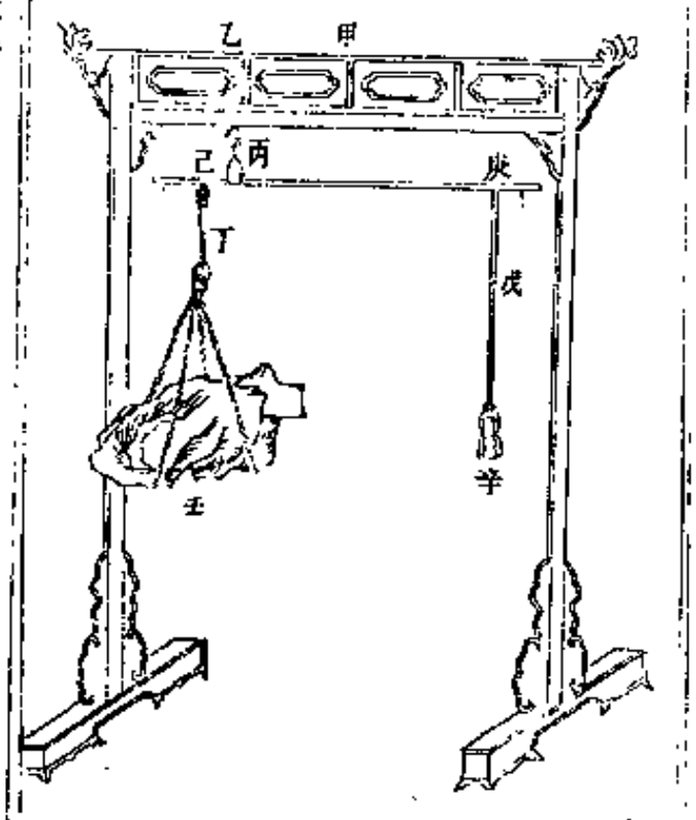
假如有重一千斤人力一百斤用何等藤線之器可運法曰用十分比例如上甲乙垂線十分丙取一分爲甲丙用規矩取十分按直線上從丙到戊則得甲丙戊三角形用此三角形作藤線器則人力百斤可起重千斤也

第一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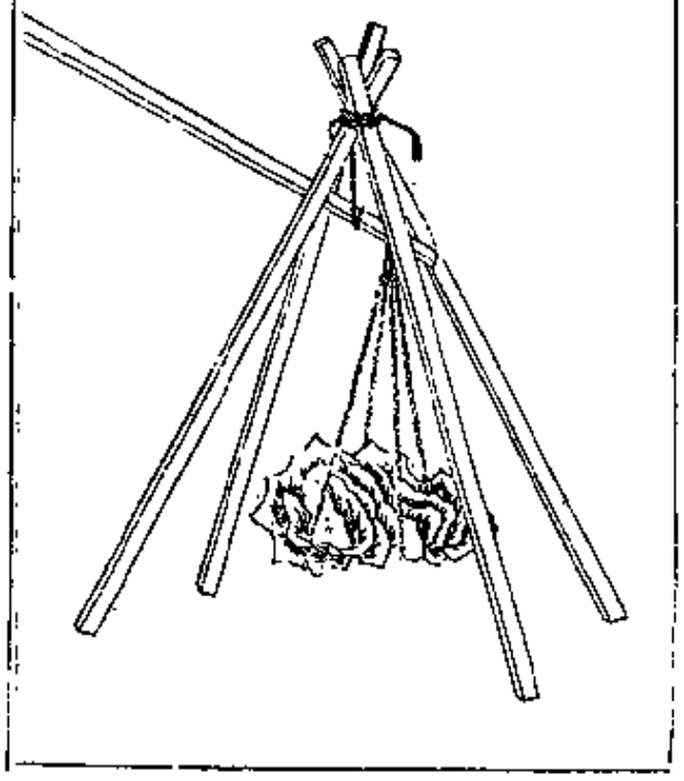
起重

假如有石重五百斤欲起之使高先用立架一具如圖中之甲次於橫梁之乙繫繫秤之索如丙秤頭之丁爲舉重之索秤尾之戊爲人墜之索秤杆長十有一尺秤頭至己爲一尺秤頭過己至庚爲十尺辛爲人力乙爲石重夫丁至己既爲十尺是爲十分以十分而舉一分故一人之力可起五百斤也

起重第一圖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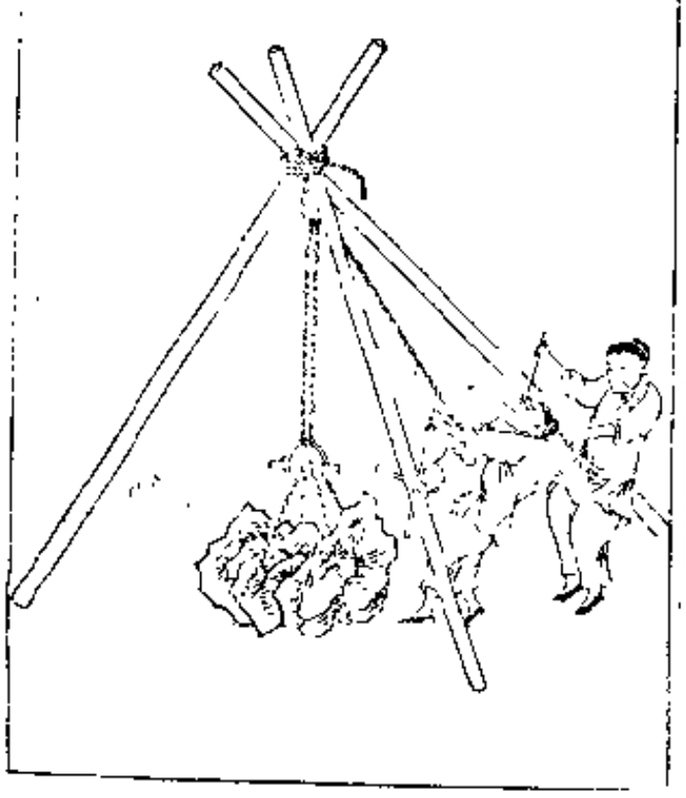


第二圖說

說

假如途次猝無立架止用直木三根或四根以索緊縛一頭豎之三根作三足形四根作四足形以秤杆中心繫索繫在上端中央以秤杆前端一尺者繫重物以後端十尺盡處繫人用力之索更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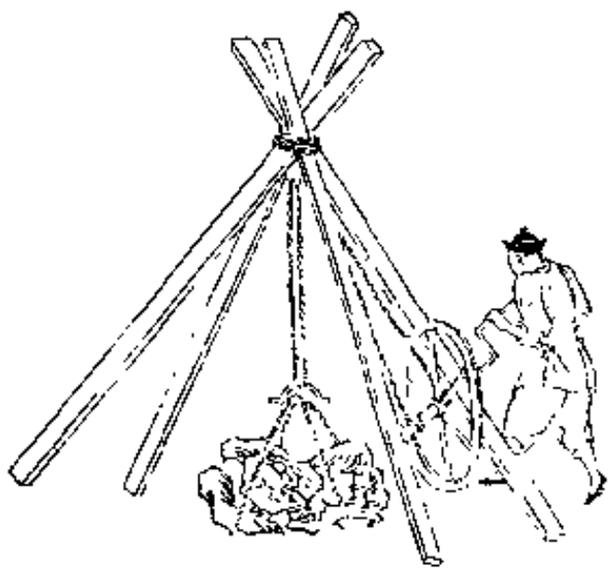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第三圖說

假如有石若干重欲起之先作三足形立架上收下開上端收處平安短鐵橫梁梁上繫滑車一具下繫滑車一具緊鉗石上用索一端從上滑車轉垂而下卽從下滑車內轉輪而上復過上滑車而下或卽用人力曳之可矣如石太重則滑車上下各加一具或加二具亦無不可愈多愈輕人力愈可少也如石仍太重難起卽於兩竪架上安一轆轤在內轆轤兩端各十字相反安四橋木用人力轉其滑車內所轉之索更便且力甚勁也兩法總具其上圖中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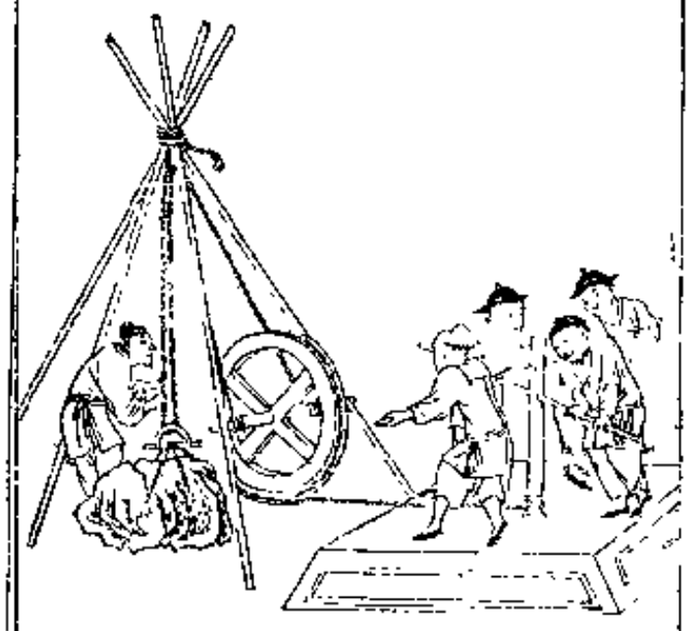


第四圖說

說

假如有石太重卽用六滑車并十字轆轤法仍或不起則以轆轤改作大輪如上圖用人轉輪重可起也

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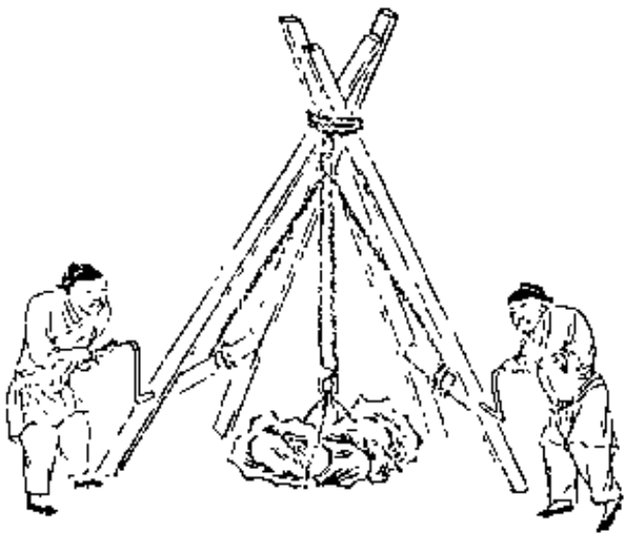


第五圖說

說

假如石爲鉅重難起卽用六滑車并轆轤改作大輪矣或仍不起則從傍再置一架平安十字大輪用四人遞轉架上立安大輪所轉之索其力愈大斷無不起之理矣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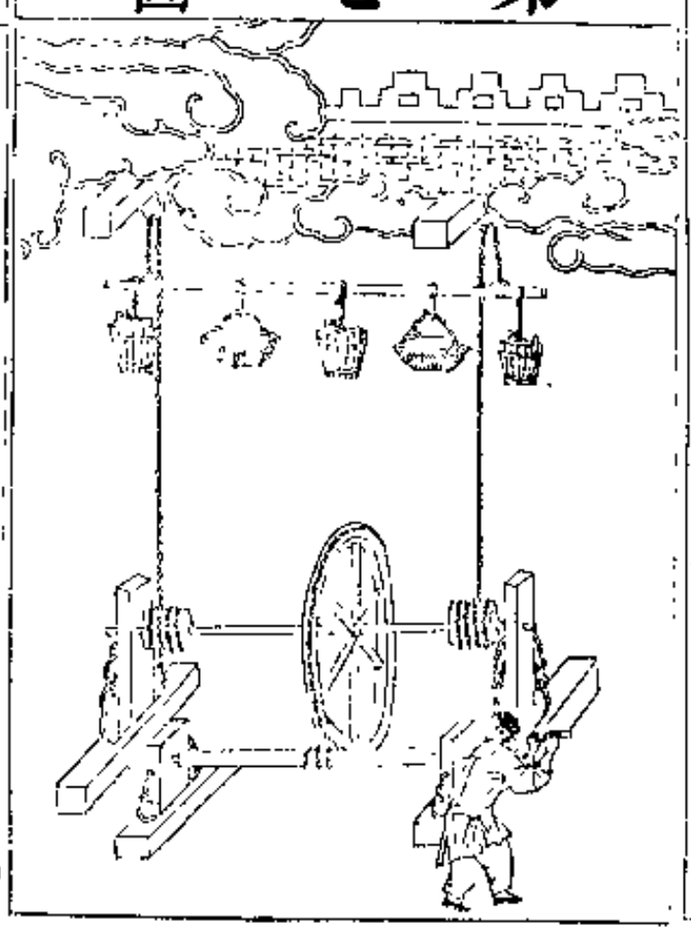


第六圖說

說

假如照前有四足架上各安轆轤一具其轉轆轤之柄卻在架外繫重兩索俱從滑車上轉垂而下分纏兩轆轤上以人力各相轉動重自起矣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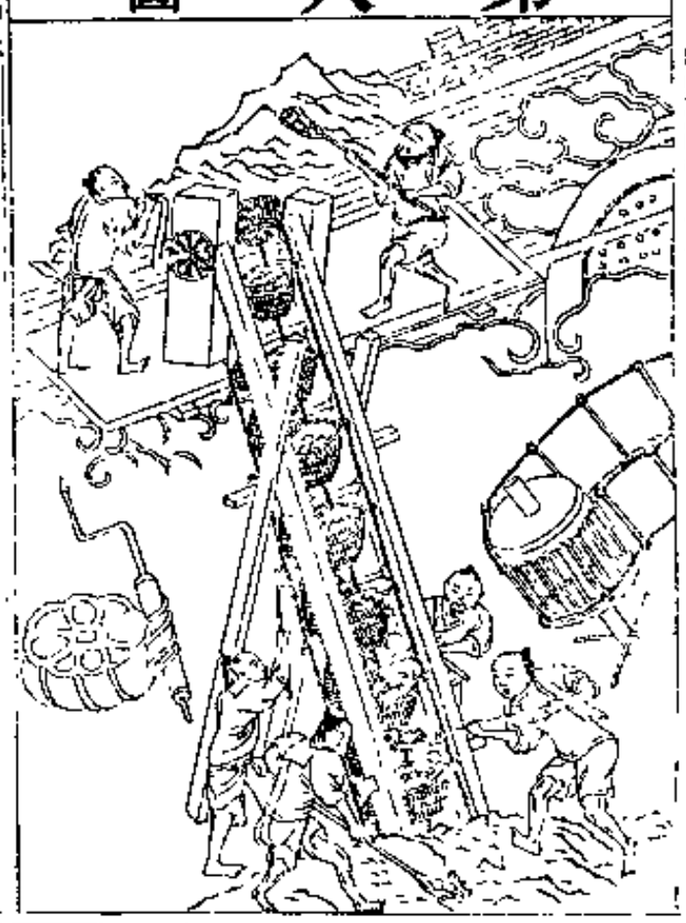


第七圖說

說

假如作屋作牆起運磚石泥土之物卽不大重然或桶或框一人可運五六框桶其法上用夜叉平架兩頭各安滑車一具每滑車貫長索一根其兩索各一端定綁長杆一根將所用框桶諸物鈎懸杆上下用兩轆轤各將前垂長索一端繫定安置架上如物力不大重不大多則人轉轆轤而更安一大輪另有索旁繫一轆轤上其轆轤另是一架一人轉此單轆轤曳動大輪之索卽雙轆轤自轉諸物俱運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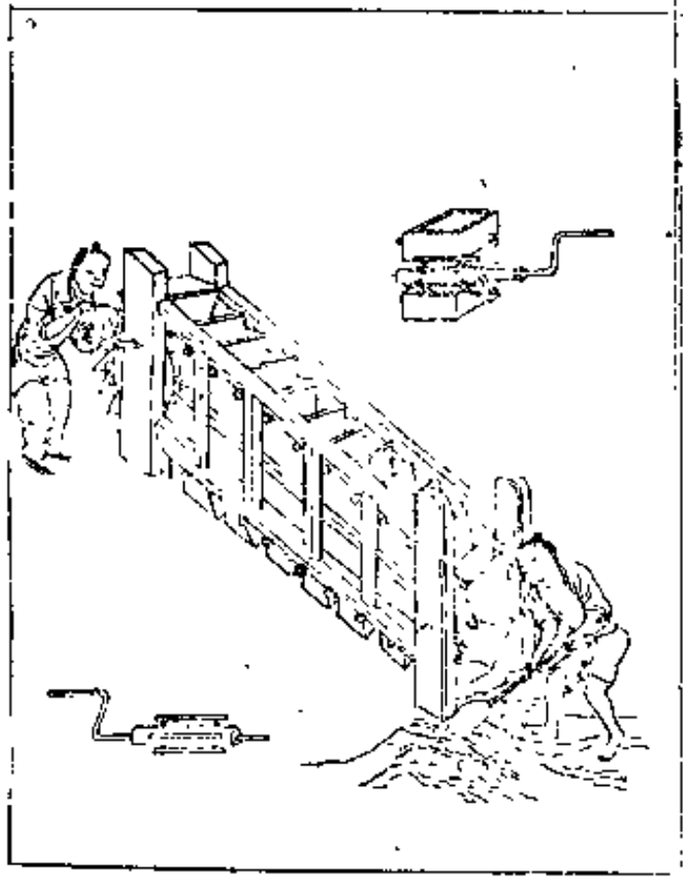
第八圖



第八圖說

說用一長架有橫桄如梯狀兩頭各安兩立柱下端安一滑車樣大枒轆上端安一軲轤但轆轤之製分作四分如南瓜瓣樣其中相架梯長短作扉子不拘多少一如水車扉子之製扉子中實以土泥諸物一人用力轉動上端瓜瓣轆轤則諸扉可以流水而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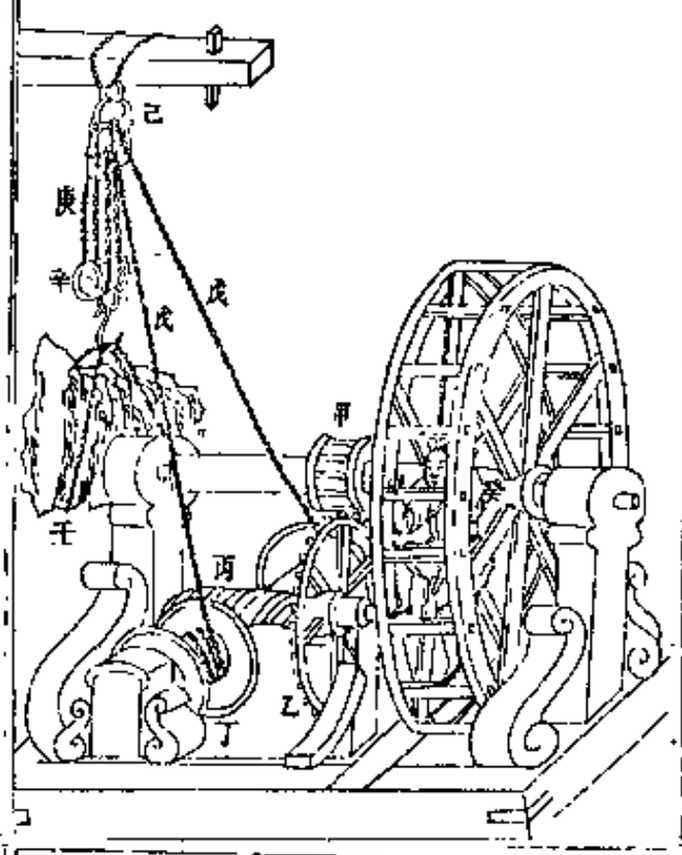
第九圖



第九圖說

說長架同前或不用扉子止用桶相聯而轉上用螺絲轉法如上圖亦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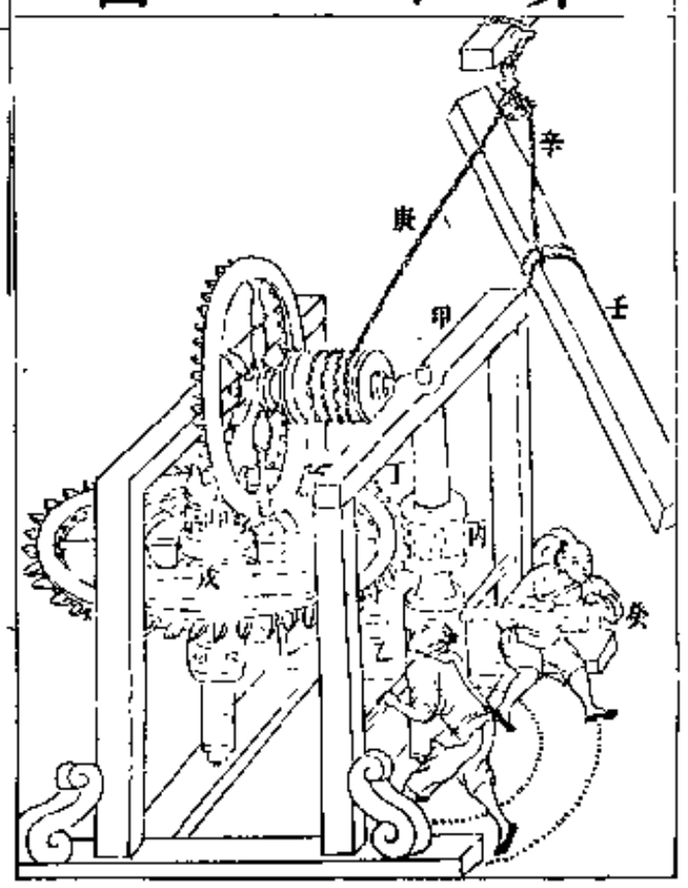
第十圖



第十圖說

說先作一行輪行輪者人從輪中行而不止以動他輪者也行輪本軸安銅輪有齒如甲以轉有齒大輪如乙大輪本軸則有或銅或鐵螺絲轉如丙其丙螺絲轉緊靠亦是螺絲轉如丁但丁螺絲轉大于丙螺絲轉數倍爲牝而丙乃其牡耳丁螺絲轉兩端各緊起重之索如戊其索各上繫于牓架滑車如己上端滑車並懸兩旁兩后共是四個如庚下端滑車並懸兩側如辛有重石如壬繫置滑車直貫至牝螺絲轉兩端則以一人如癸行于大輪之內而石自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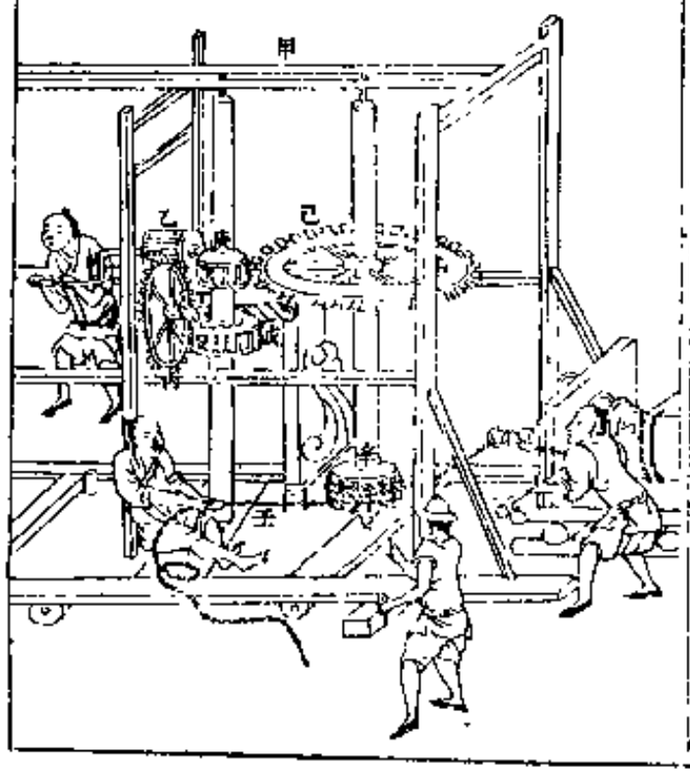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第十一圖說

說先作一大架如甲次作一十字攪輪如乙上安小輪周有長齒如丙安架之一邊於對邊架上安大平輪周有齒與小輪周之長齒相合如丁大平輪立軸上端亦安小輪齒橫安如戊又於架之上橫梁中安一大輪有齒與立軸小輪橫齒相合如己即於橫梁大輪軸上繫起重之索一端如庚其一端從架上別安滑車上轉貫而過如辛直至於重如壬以人力各攪轉十字輪如癸則重起矣僕滑車亭定一遠架上又可作引重法也

引重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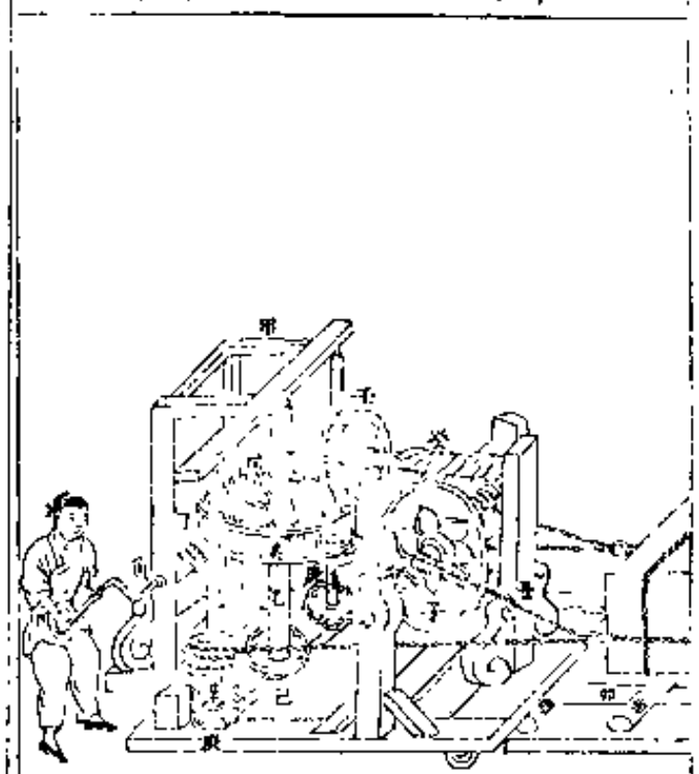
第一圖說

引重

說

先爲方架如甲次用轆轤一人轉之如乙但此轆轤如瓜瓣樣有六齒緊靠轆轤齒立安大輪輪周有齒與轆轤之齒相合如丙大輪之軸斜安鐵螺絲轉如丁緊靠此螺絲轉竪一立軸軸下端亦平安斜鐵螺絲轉如戊上端安小輪有齒如庚小輪緊靠有平安大輪如己周有齒與小輪齒相合大輪同軸下端有小滑車如轆轤狀上纏索三迴如辛以一端繫重以一人曳之如壬則重行矣

第二圖



第二圖說

說

先爲方架如甲架之前端安立軸如乙中有大輪如丙輪周有螺絲轉齒如丁輪上有立齒如戊立軸下端有星輪如己緊靠星輪兩旁各有立柱亦各安星輪如庚兩旁星輪上有纏索之滑轆如辛緊靠螺絲轉大輪安立輪如壬立輪之齒與大輪上立齒相合立輪之軸有長螺絲轉緊靠有大立輪亦是螺絲轉如子立輪兩旁緊緊重之索如丑前端立輪之外有螺絲轉之柄如寅以一人轉之有矣凡重之下有長轅木如卯遞轅遞支而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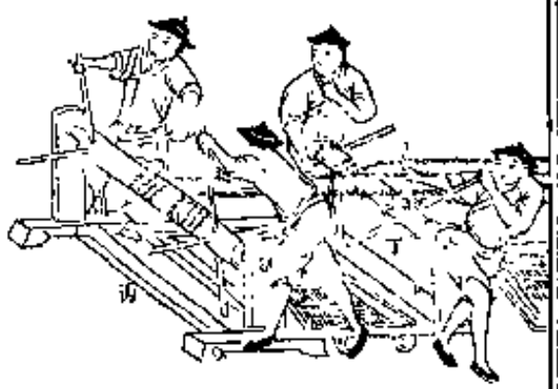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第三圖說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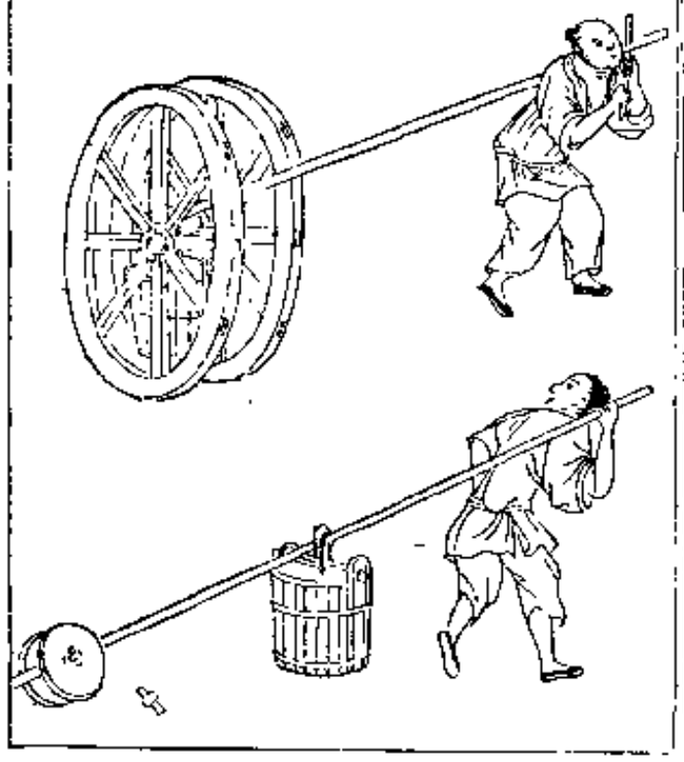
先爲大平車下有活安長轅木如甲車前端兩旁安有斜柱上有軸兩端各有十字木樁如乙於其前再爲兩車各如其製如丙如丁但其前兩空車用時暫栿不動待載重之車至近然後

并圖說



起而移之前也

第四圖



第四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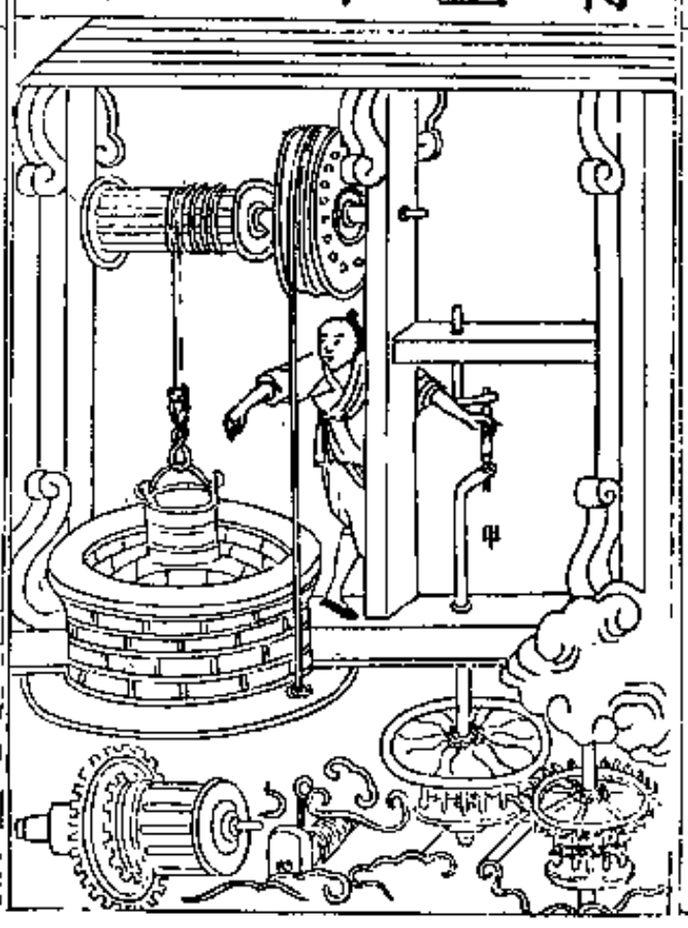
說

爲大輪一軸兩輪並列軸之中繫大桶或繫別重以長杆繫軸上軸不轉而兩輪轉一人肩杆而曳之或於杆頭安橫栿一人推之皆可行也

說

爲兩小輪中有軸繫杆木杆之中懸大桶或別重一人肩而曳之或用橫栿推之皆可

轉重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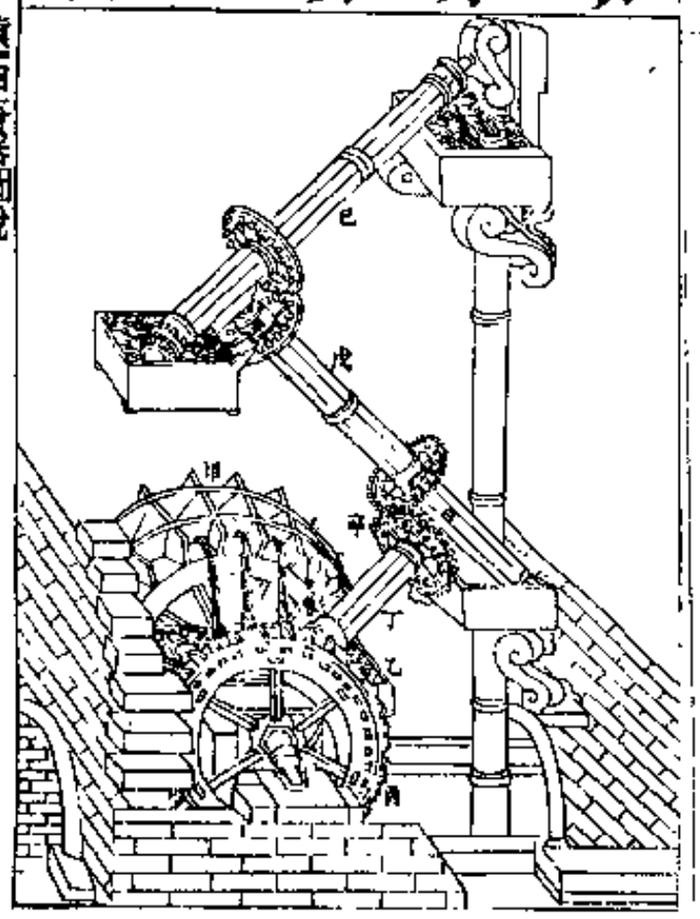
第一圖說

轉重

說

先爲立柱中央作方曲拐形如甲立柱上下直對要正旁拐立枝爲手所轉處中爲小軸外貫木筒或竹筒便可轉也或於下端作輪或於上端作輪以爲轉他重之機惟人所作立柱兩端盡處各爲鐵鑽安於架之鐵臼中則其轉也無不利矣

取水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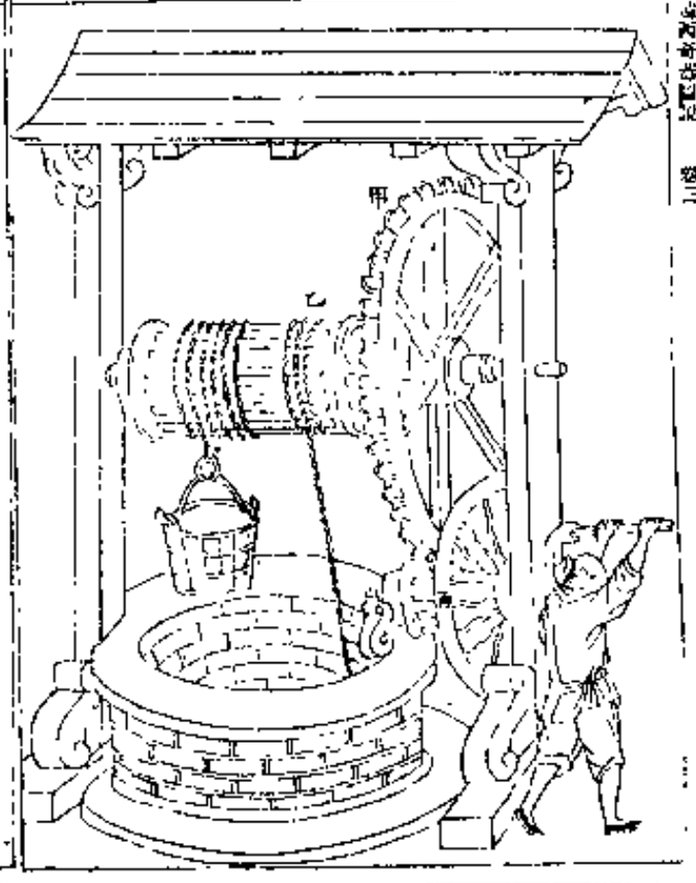


第二圖說

說

先爲大輪有齒如甲安兩柱中夾爲轆轤周圍有齒與大輪齒相合如乙一人在柱外轉其柄則重可轉也或人力不勝則於轆轤一端近柱處安飛輪一具如丙飛輪者已似無用而實能以重助他人之力者也故轆轤轉之不足加一飛輪則人力必大勝矣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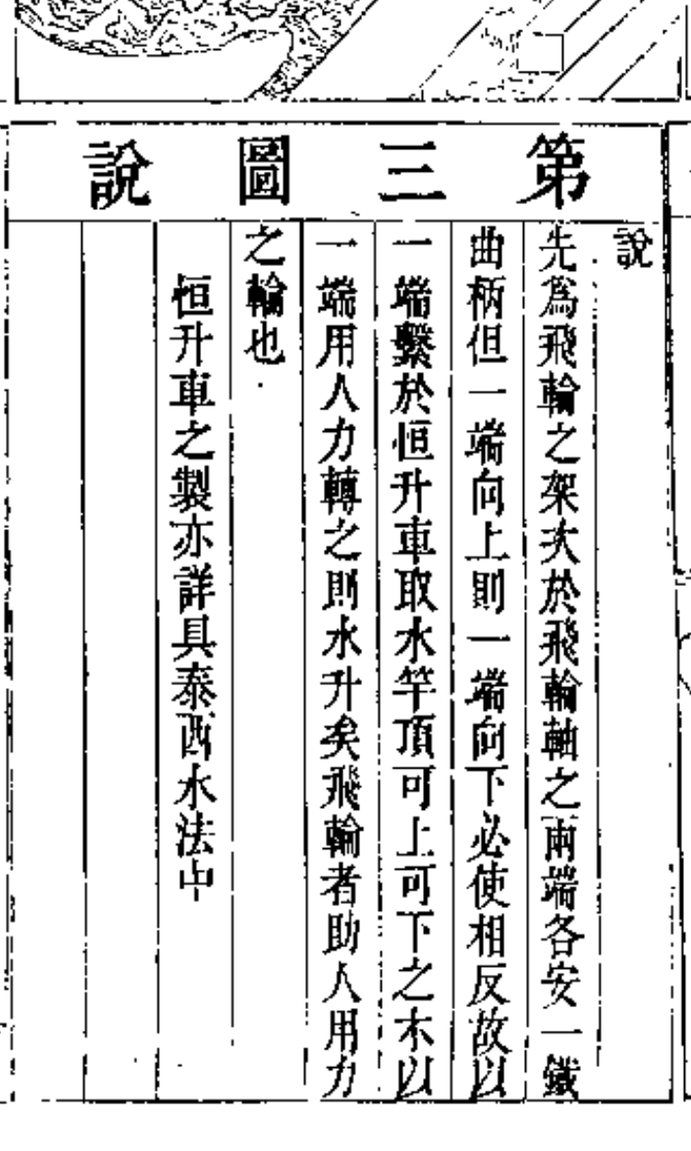


取水第一圖說

說

先爲大立輪中藏水戽如甲轉水至槽池中如乙大立輪同軸又有次立輪有齒如丙再爲龍尾車三具以次而上如丁如戊如已第一龍尾車下端有小鼓輪亦有齒如庚與次立輪之齒相合上端又有旁齒小輪如辛則與第二龍尾車下端輪齒相合第二龍尾車下端輪齒各以次相合則水自上矣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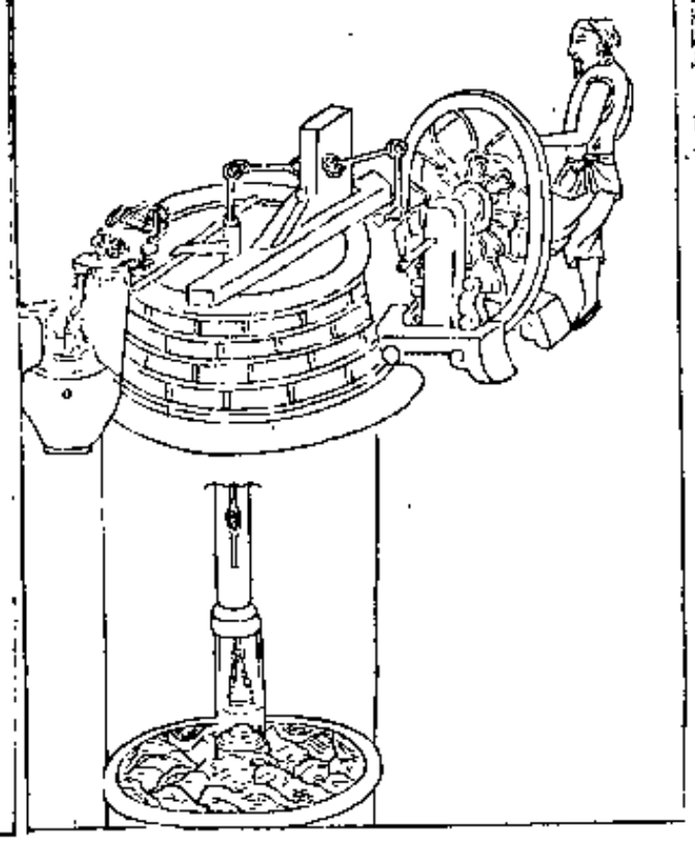


第二圖說

說

先爲大立輪層累而上爲三有齒之輪與三龍尾車上端輪齒各相合柱下爲平輪輪之齒各以立板作之外端彎曲如杓樣向水勢衝處水自然依次而上水矣但龍尾車各從池水槽中轉旋恐漏水不便故於池中先作空筒上下各長於槽嚴安槽中龍尾車自筒中旋轉庶不致已貯之水下漏爲微妙耳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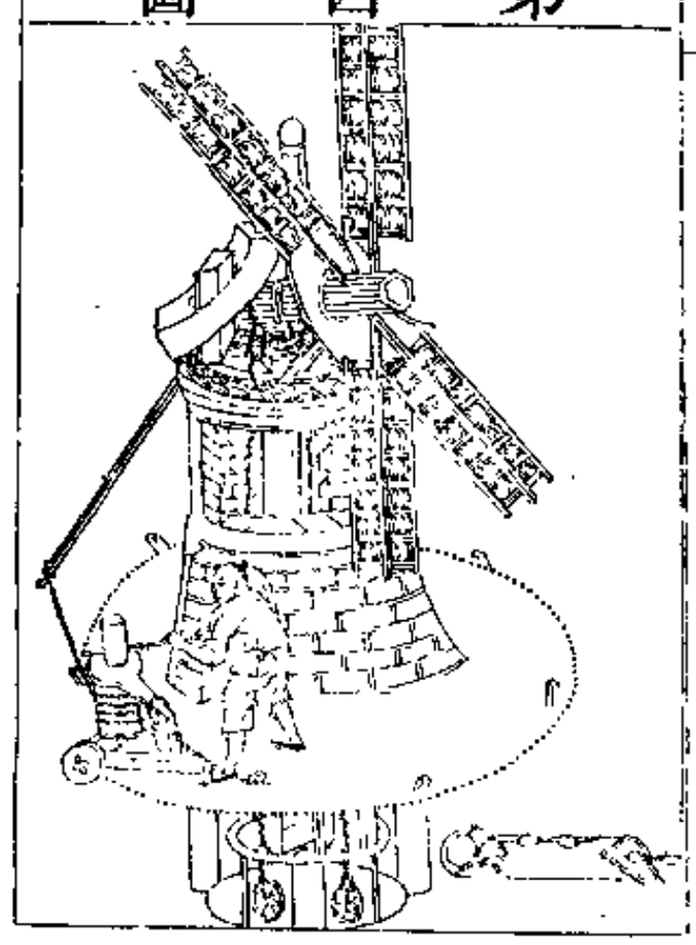
第三圖說

說

先爲飛輪之架次於飛輪軸之兩端各安一鐵曲柄但一端向上則一端向下必使相反故以一端繫於恒升車取水竿頂可上可下之木以一端用人力轉之則水升矣飛輪者助人用力之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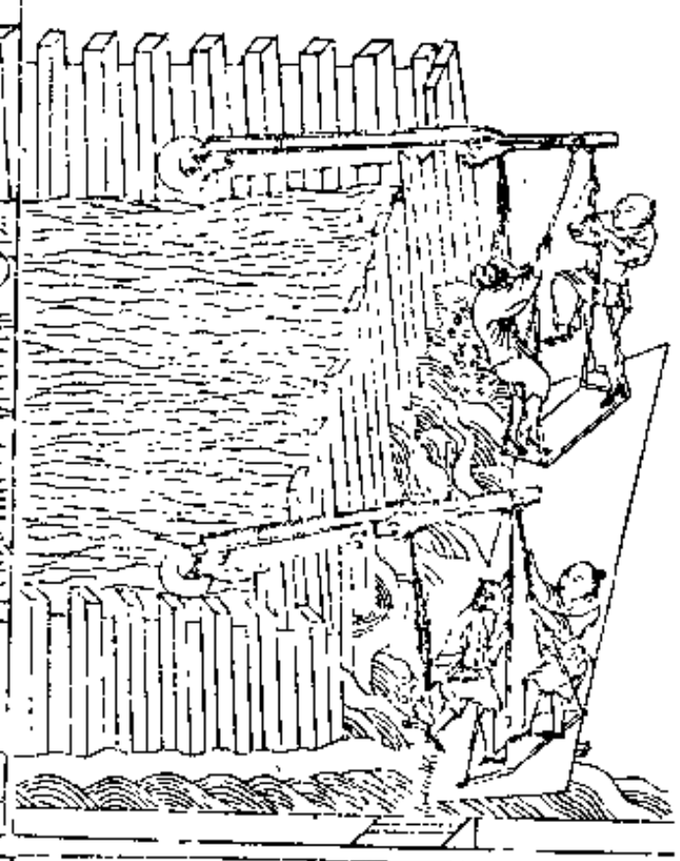
恒升車之製亦詳具泰西水法中

第四圖



第五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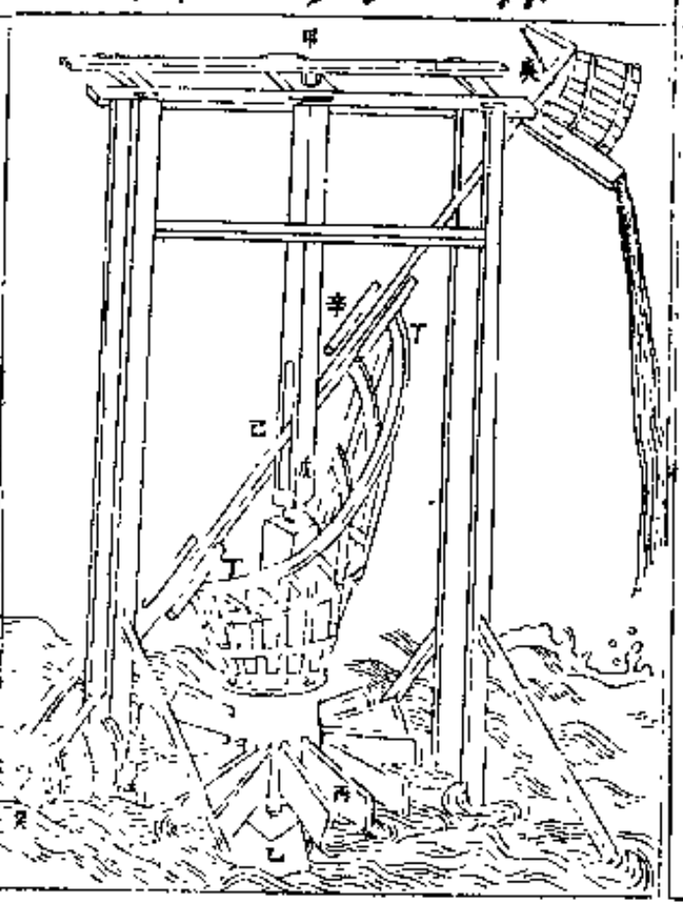
第五圖



第四圖說

井中水不能上先作風車以代人奇風車有軸即在井上以轉井中取水之戽者也但此圖水戽之製非此中常用之戽乃是長筒直貫井底筒底有軸筒中有索貫諸皮球如雞子樣上下俱小以便筒中上下狀若聯珠其數不拘多少惟視索垂井底水中折轉從筒中而上直至井上池中環連不絕為度盒以風輪轉軸軸轉皮球之索從筒底軸遞轉而上遞塞其水直從筒中遞湧而上而後吐之井上池中也其作球作筒之法詳如圖旁散形風車之製多端詳後轉磨諸圖中

第六圖



第六圖說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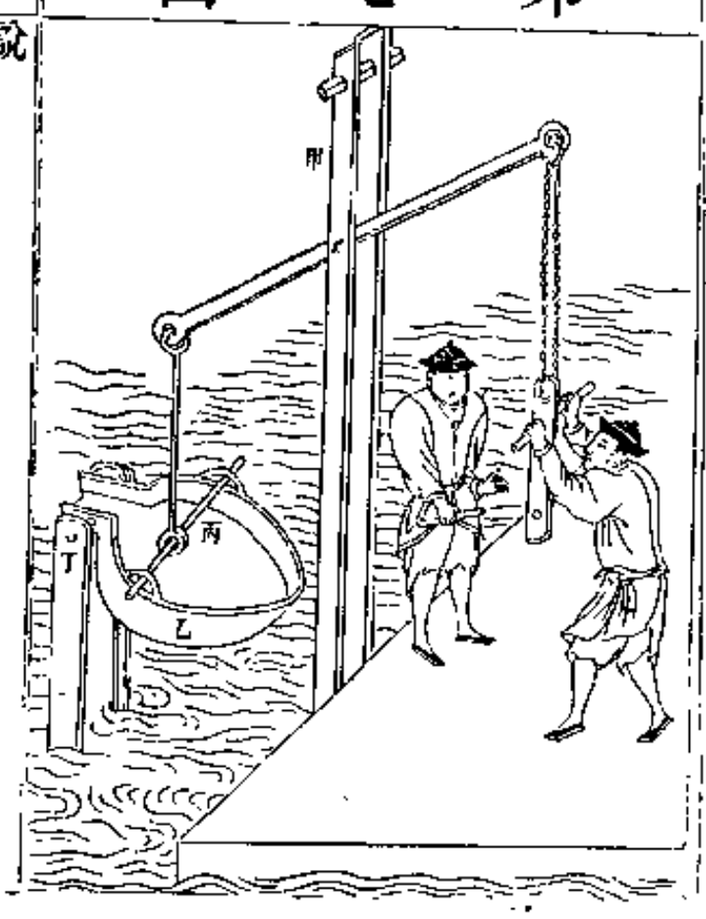
先為四方立架視天平杆兩端水筒所至高處覆水為度如甲其下于架之中央水中用方石安鐵窠如乙中為立柱下有鐵鑽立柱下端安半規斜輪一角漸次而下一角漸次而上如丁于半規輪之上另有樞軸在下半規輪軸中央如戊其樞軸少上中開長孔橫安轉軸如已以貫天平杆之中心使之可上可下樞軸上端則安在架之上梁勿令動也如庚再于天平杆兩畔近半規輪上弦行處護以圓木如辛或護竹皮使其滑澤無滯其天平杆兩盡頭處各安戽筒如壬但須于杆旁橫安小杆繫筒如癸始無礙于杆身而覆水槽中之為便耳

第五圖說

說

為長槽前覓後窄于其中平安一軸其前端安一木杓杓上有環繫槽前上端橫木上槽前下端有小長板如甲杓入水則滿至高處則因下端小長板所靠不得不倒而吐矣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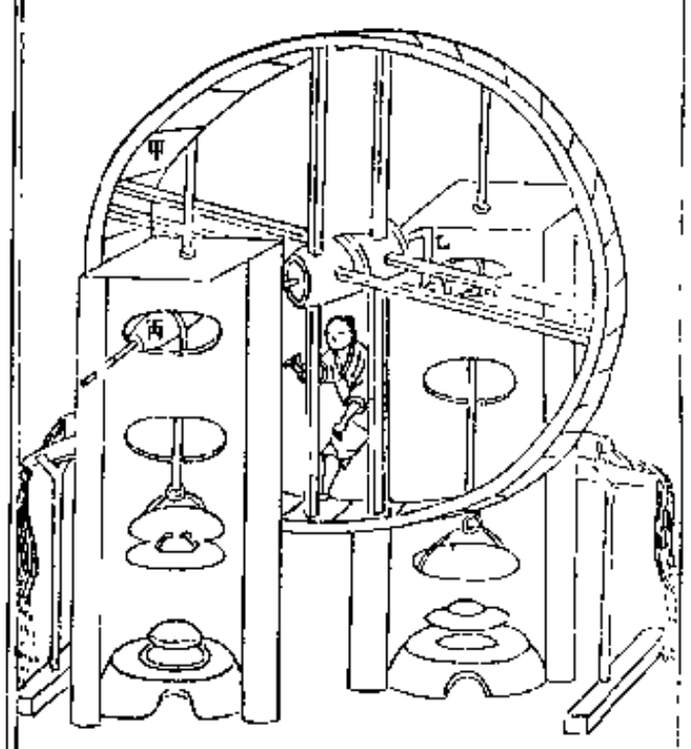


第七圖說

說

先為兩立柱之架如甲立柱上端有軸次為大木杓如乙旁有兩耳中貫橫木如丙其杓柄為木出之樞即貫在立柱架上軸內可以轉旋上下如丁耳中所貫橫木有索繫于旁立桔槔之前端後端有垂木中鑿多孔便安木柄隨人高低可用力也此器取水甚多桔槔杆另立巧法任人意為之

第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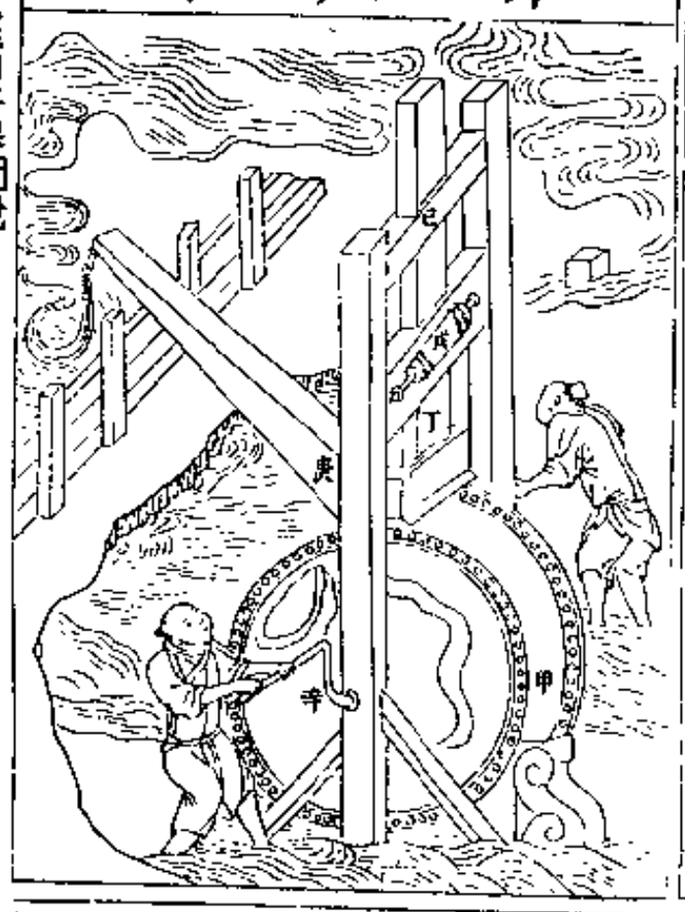


第八圖說

說

先爲行輪人行其中如甲行輪中軸兩端各安曲拐一邊曲在上一邊曲在下如乙曲拐方孔之中杆上安滑車如丙于滑車貫處爲立圈丁端定在恒升車取水杆頭如丁行輪轉動兩邊自然一低一昂水可遞引而上矣

第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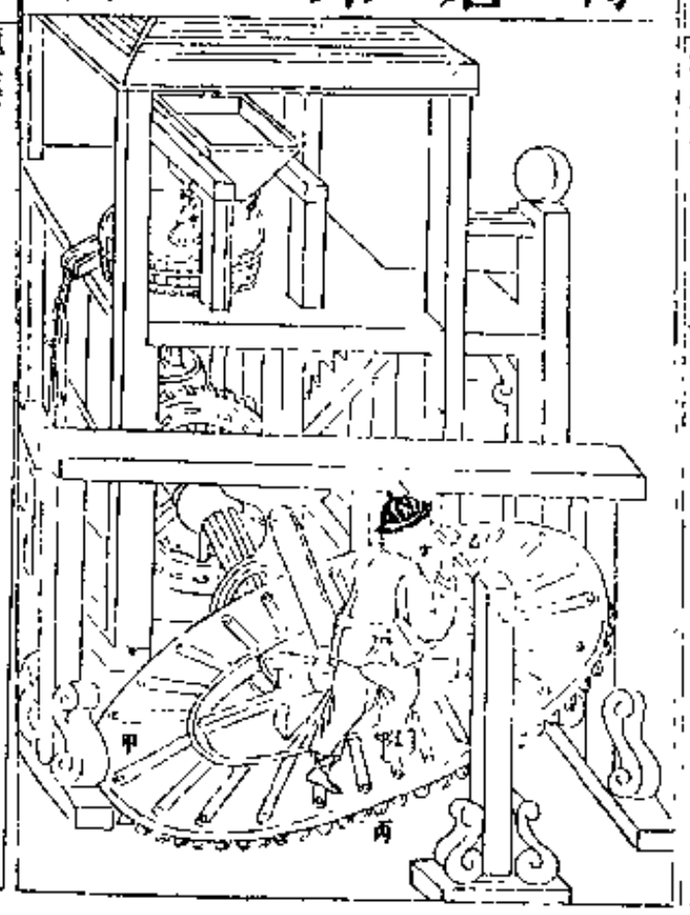


第九圖說

說

兩爲星輪如甲星輪者輪周作大圈齒間中與齒相等亦作圓孔與大星光芒圈射相似故名星輪星輪之外作鼓廂如乙鼓廂者上下總一圓圈兩旁以木板廂之其形似鼓故名鼓廂鼓廂一面一面底中開一小孔入水如丙最廂上面方開一方孔如丁方孔中安一方長易上易下也如戊其兩旁各安小滑車使方孔上下之架如己于方孔向上斜安孔筒之前間孔筒上斜安孔筒中出水而已

轉磨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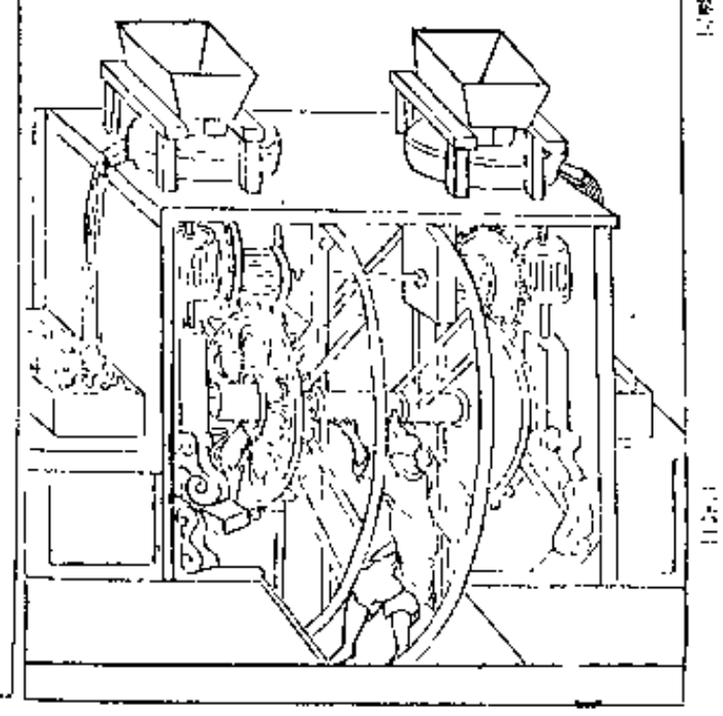


轉磨第一圖說

轉磨說

爲大輪周有齒中有輻條如甲惟有車軸斜安則輪自然斜轉矣次于斜輪兩旁立架頂上安一橫梁如乙以一人手攀其梁而足踏輻條之上欲上不能而輪則必自轉也如丙輪外另安小輪有齒與大輪之齒相合小輪之軸連于轉磨之樞齒各相得磨則無不轉也用力少而人不大勞此其一種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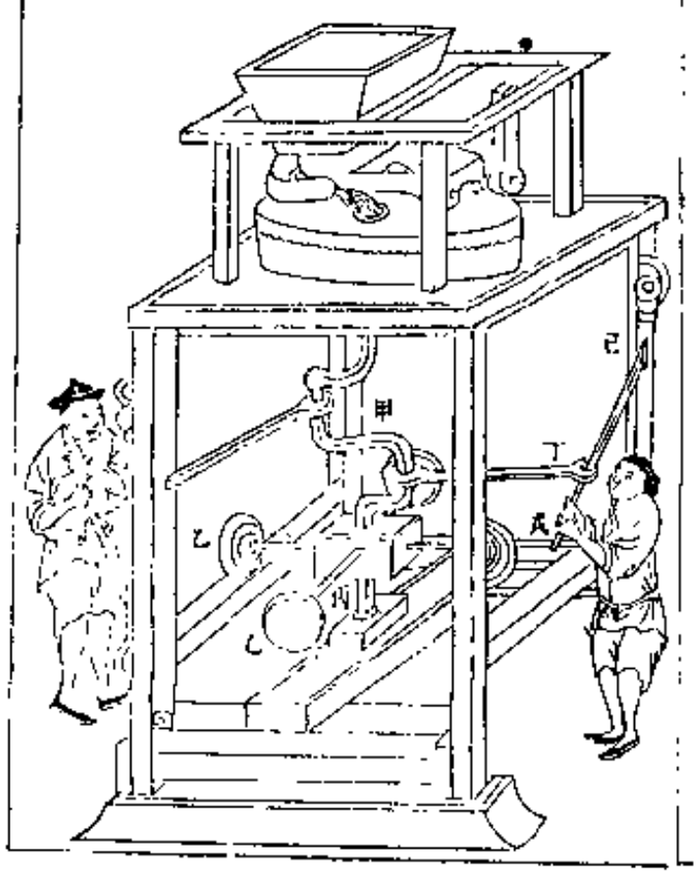


第二圖說

說

爲大行輪一具行輪之說已見于前第此輪極遞轉樞則兩磨可俱轉也一見自明故不細贅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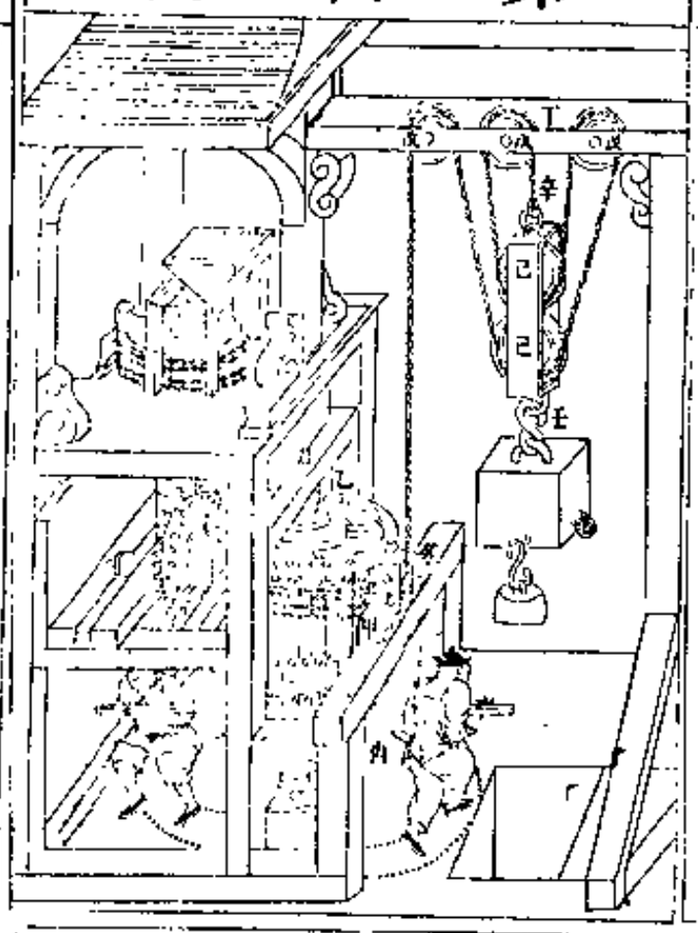


第三圖說

說

磨中之樞下安鐵曲拐如甲樞下端再安十字木杆杆末各安鉛柁如乙樞下安鐵鑽入鐵窠中如丙于曲拐中安木桄兩端各爲轉環如丁一端轉環安人手曳桄上如戊其人手所曳之桄上端安于架上立桄亦有轉軸如己一人斜曳其手中之木可前可後而樞端下面十字鉛柁爲之助力則磨自可轉矣倘或磨重于對旁再增一曲拐再用一人對曳如前法尤有餘力左之滑車折轉而下又從小立框下一滑車之下折轉而上過梁上第二在右之滑車折轉而下又從小立框上一滑車而下折轉而上過梁上第三在中之滑車折轉而下始繫定于小立框上端小梁上如辛小立框下端小梁有環垂重之上有鉤鉤于環內如壬重下則磨自轉矣所以必用此許多小滑車者總令垂重遲遲而下不易到地其磨可多轉耳垂重下又加小重者欲人覩之多寡自爲增損云爾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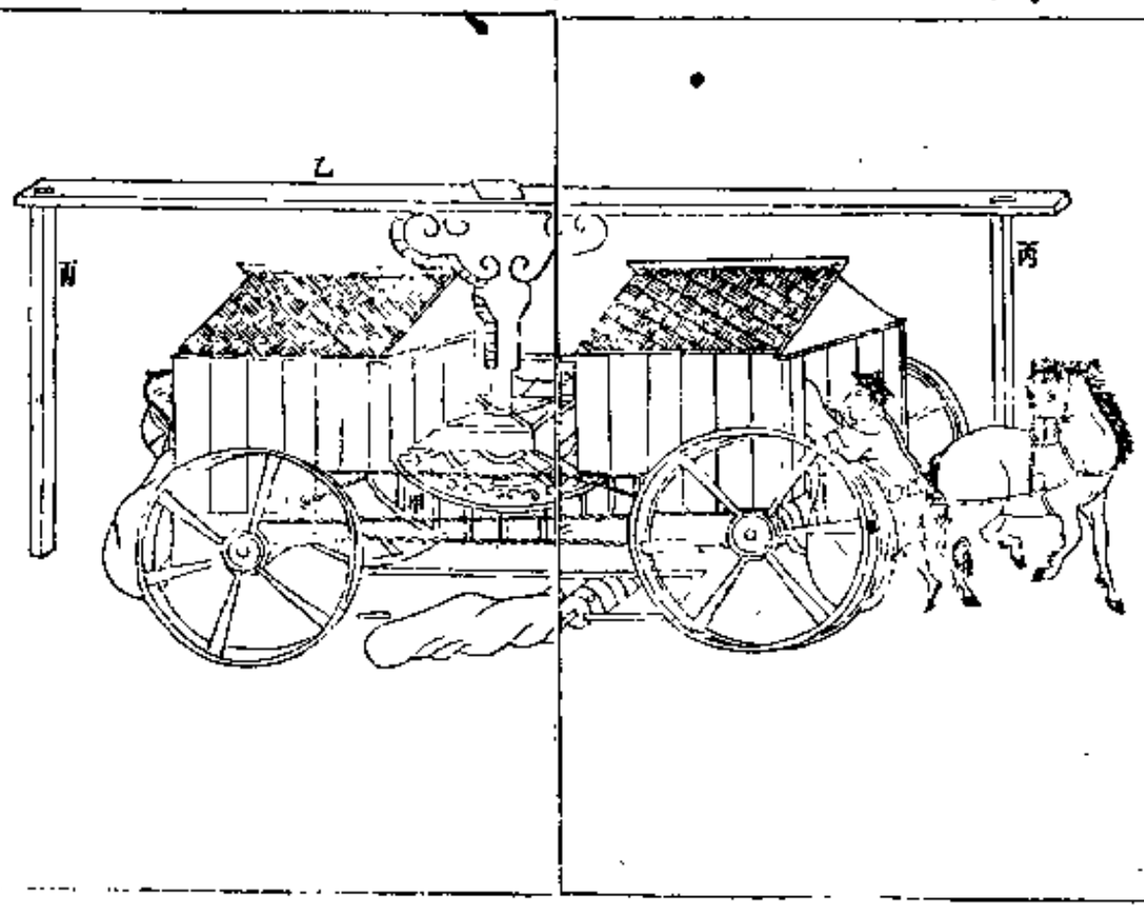


第四圖說

說

磨悉如常惟旁有立柱安大立轆轤繫纏垂重之索如甲轆轤之上安平輪周有懸齒以轉轉磨樞之立輪如乙下有十字杆待重垂下至地用人力推杆則重可復上如丙于立柱之旁另有立架上橫以梁如丁橫梁中開長孔安三小滑車如戊垂重之上有小立框中安兩小滑車如己立柱大轆轤所纏之索平轉從旁立小架滑車之下而過如庚從而上之過梁上第一在此自轉磨也將余曾臆想作此試之甚便今得此實先得我心之同然但此遲遲垂重之法初則夢想不及也

第五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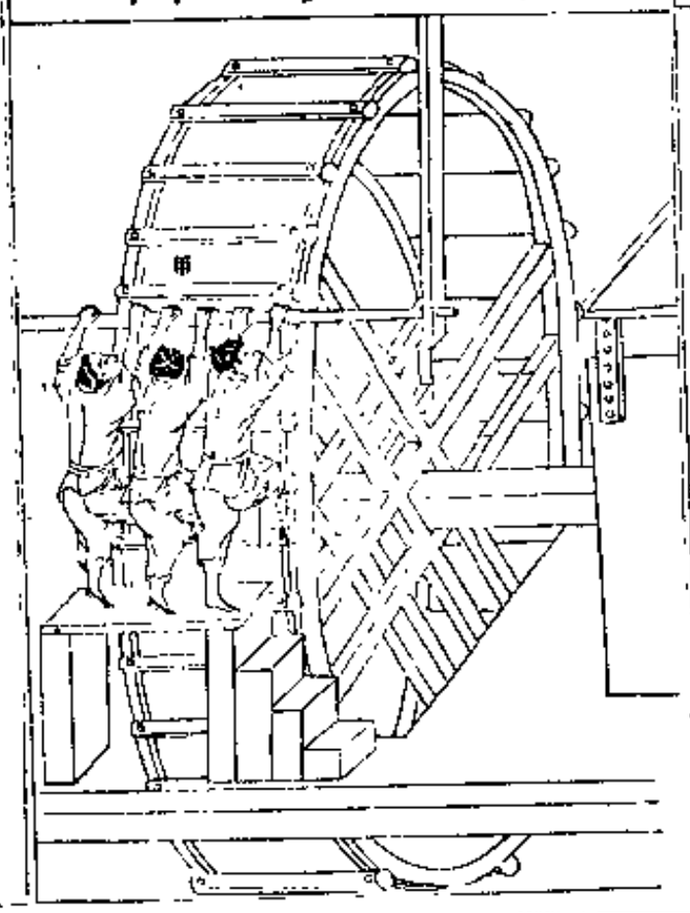


第五圖說

說

蓋或人多遠行此磨載之車上如上圖兩磨安於兩頭中安一大立柱下安平輪有齒如甲其輪軸下端有鐵鑽安車中平木中央鐵窠內輪齒兩旁各安有齒小輪平轉兩邊磨中之樞其立柱於平輪之上平安橫木中央開孔而上端安有橫梁如乙橫梁兩頭長過於車各安下垂立柱如丙以馬轉兩立柱則兩磨可自轉也其車行各可載他輜重故甚便之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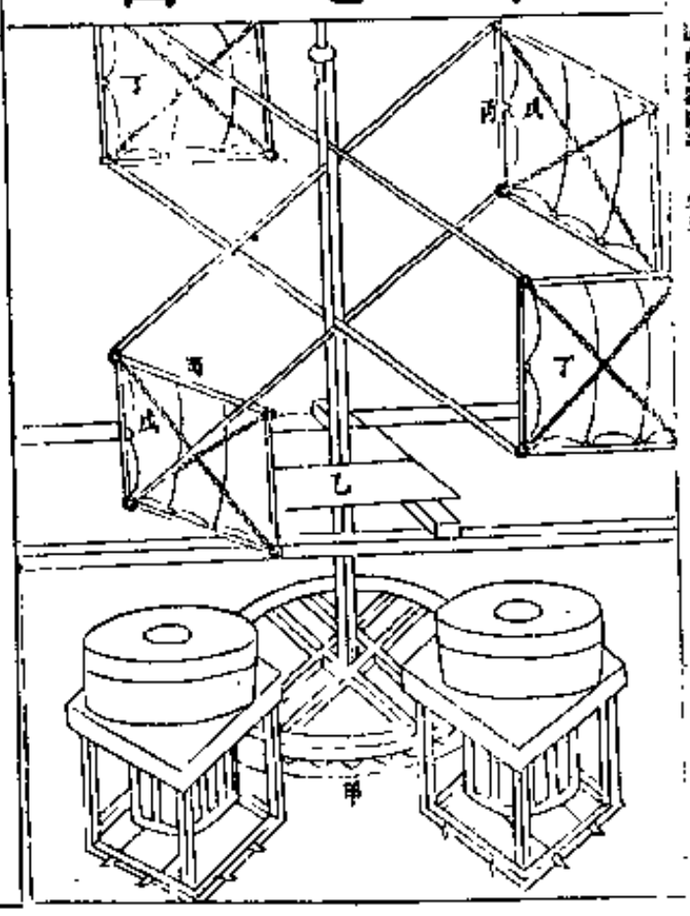


第六圖說

說為大輪外周安橫枕如甲內有長軸兩端安兩立輪各有齒轉兩磨立樞燈輪之齒如乙用三人手攀橫梁足踏輪周橫枕則兩磨轉矣僅止用一磨則一人足矣在人酌而為之耳

余意橫梁若作十字則用四風扇或直豎車上或亦周垂車外又可作風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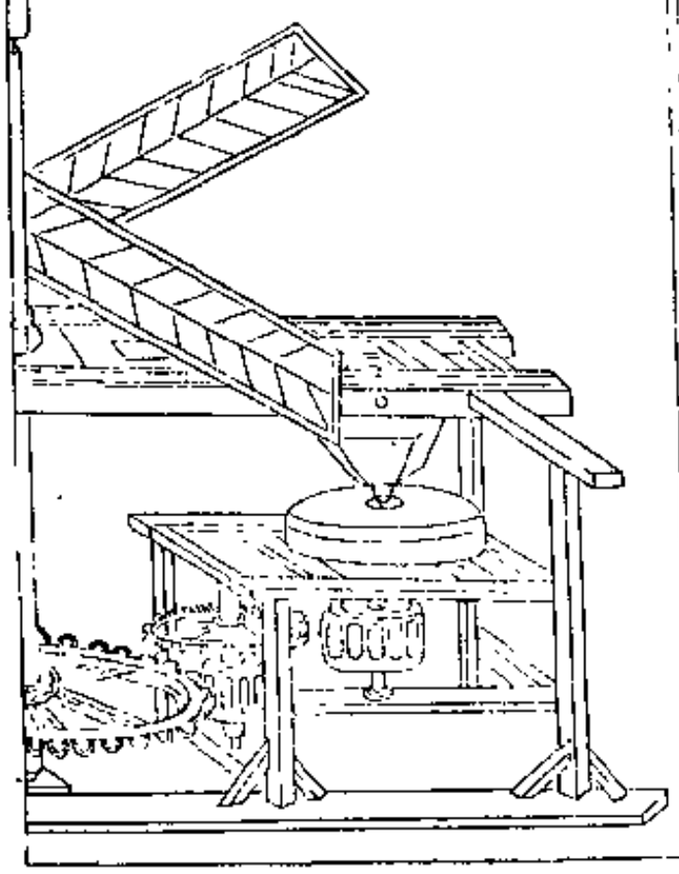
第七圖



第七圖說

說大輪轉兩磨燈輪之樞如甲總用常法惟大輪軸為大立柱柱下端有鐵鑽入地臼窠中柱半身處安大木平架中開圓孔柱從孔中透出上去以轉動使利為度如乙柱上半身安十字兩層橫枕各有立檔如丙四立檔外各掛一大方布框如丁布框可展可收向風吹處則自然展開受風過則自收遞展而遞相受風故兩磨可自轉也布框每面有兩索斜緊如戊者恐風大布力不能當易至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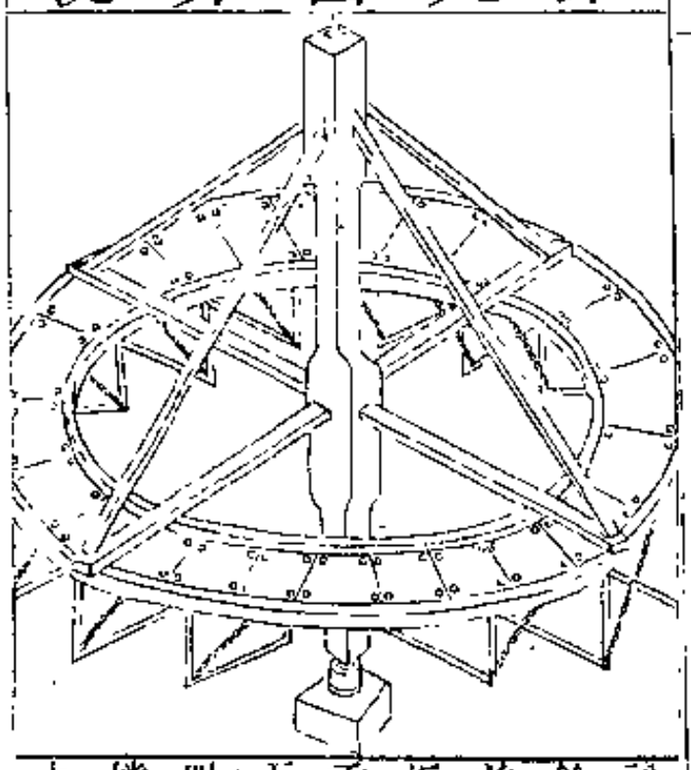
第八圖



第八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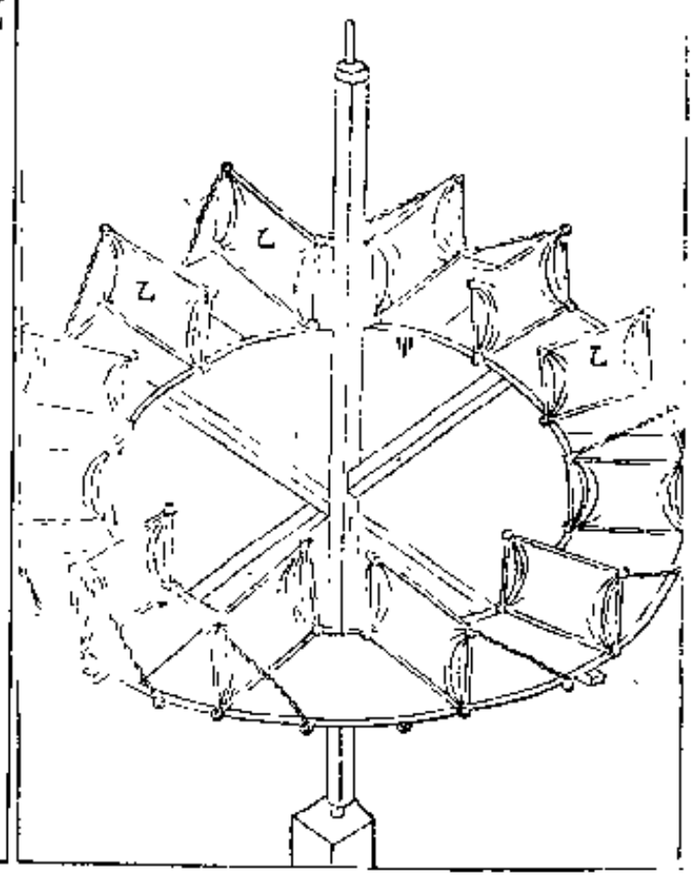
說其下悉是常法惟是大輪齒不得遠及磨樞燈輪之齒故各再加兩燈輪立軸上再安有齒之輪底易及磨樞耳其上風扇則為長三角形如甲兩面以薄木板為之更易受風其力尤大也

第九圖并說



說餘皆同前惟方板風扇垂在輪下上以四斜根撐輪為少異耳

第十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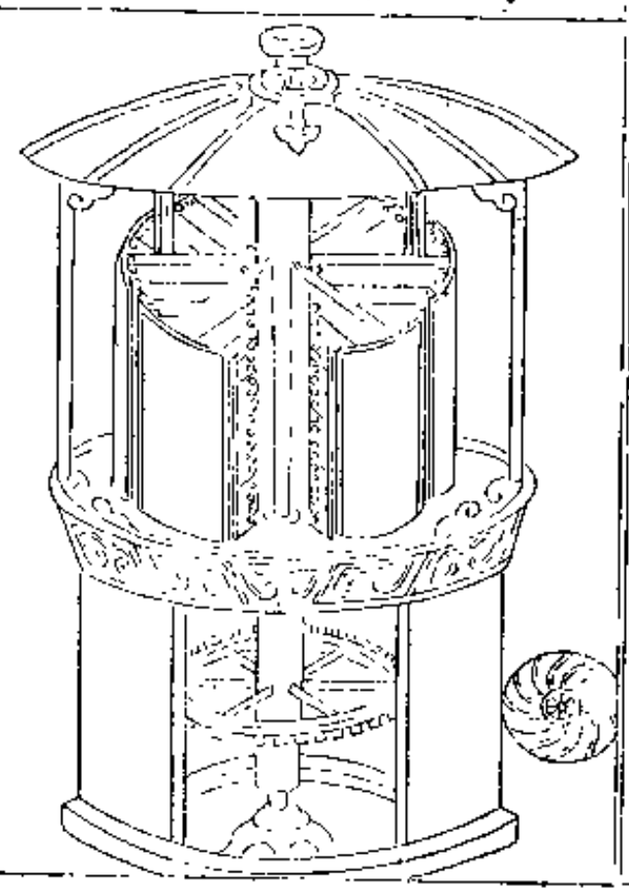
餘悉同止是立柱平安十字周作輪形如甲於輪上周圍以木板作方風扇如乙每扇一面各有一索繫緊風來則板直立受其吹而自轉然有索繫則又不能前去過風則又自然少垂不阻風也

第十一圖說

說

餘悉常法惟是上屋周圍有牆每面少開一方以受風入如甲其立柱則上至屋頂轉樞柱安十字木板上下長橫少弱耳

第十二圖



第十二圖說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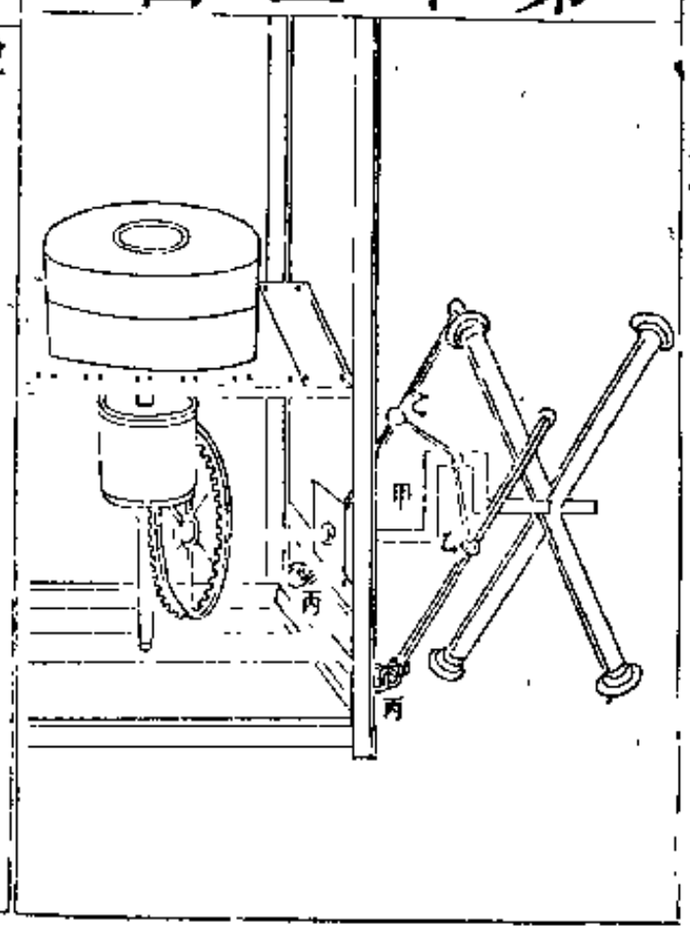
餘如常止立柱上安八風扇爲異其風更大也

第十三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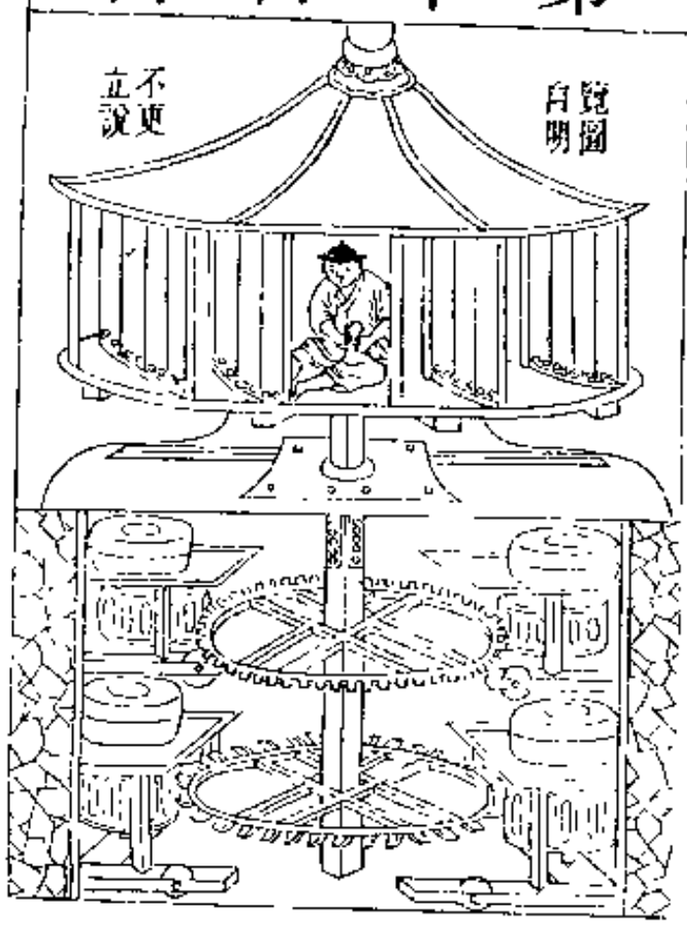
說

餘俱如常惟於轉磨樞燈輪之立輪安長鐵軸於架外作曲拐方形如甲於鐵軸盡處定安十字木兩頭悉是鉛柱使重而易轉以助人力有如飛輪於曲拐方形轉處貫以鐵環兩端各繫以索其索一端繫木杆中環上如乙其杆下端則定在地上有環可轉如丙兩人對曳其杆一來一往則飛輪助力磨人周行磨外節勞不啻數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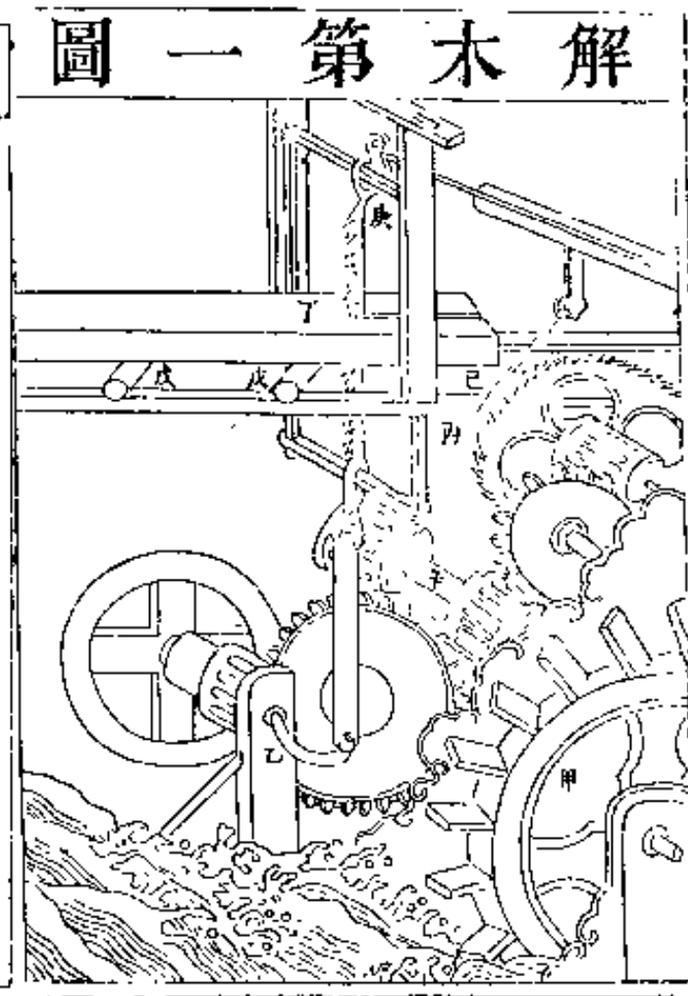
第十三圖



第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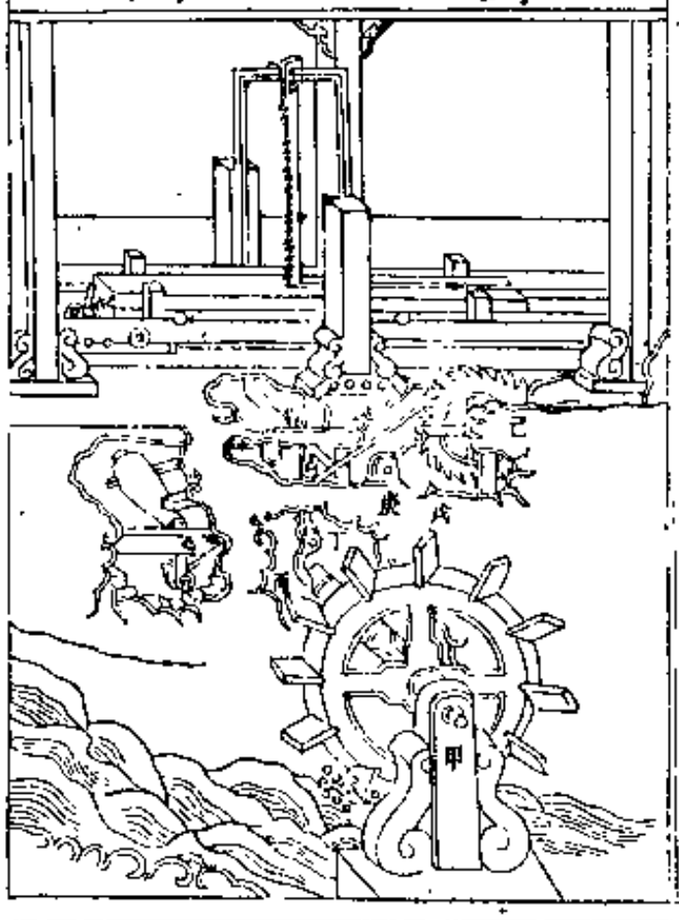
第一圖 解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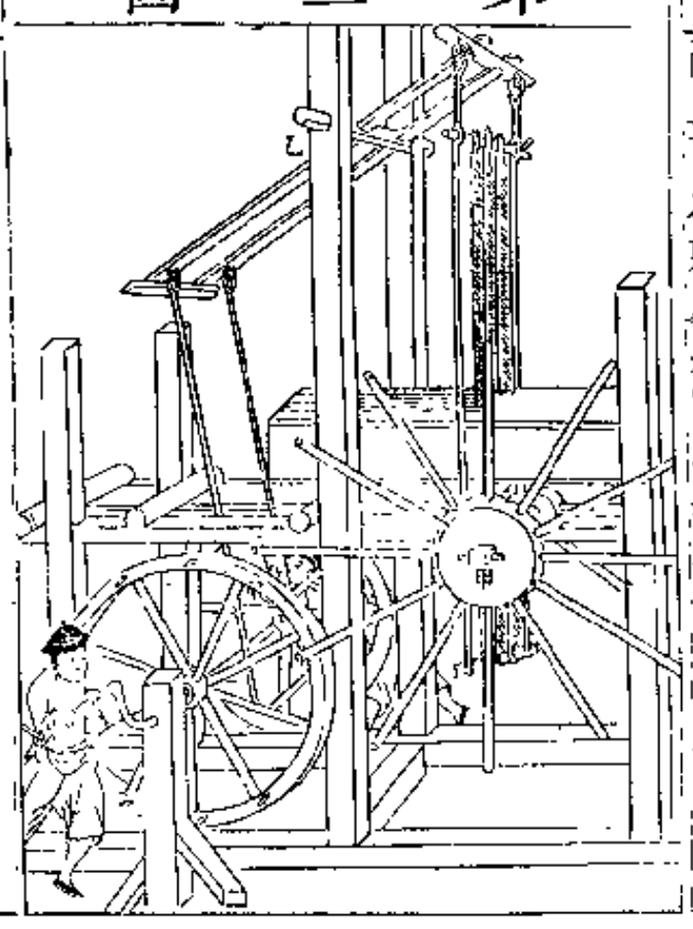
解木說

先爲水輪並架如甲水輪軸一端出架外連以曲拐如乙曲拐之上連有立鐵杆兩頭有環下端環貫曲拐之末上端環貫鋸之下檔木上鋸簡居中兩旁連偪立柱則各上下兩立槽中如丙外水輪轉則曲拐一上一下而鋸齒亦隨之一上一下矣此解法也但能使木來就鋸則其中尤有巧法須細詳之蓋木置架上架兩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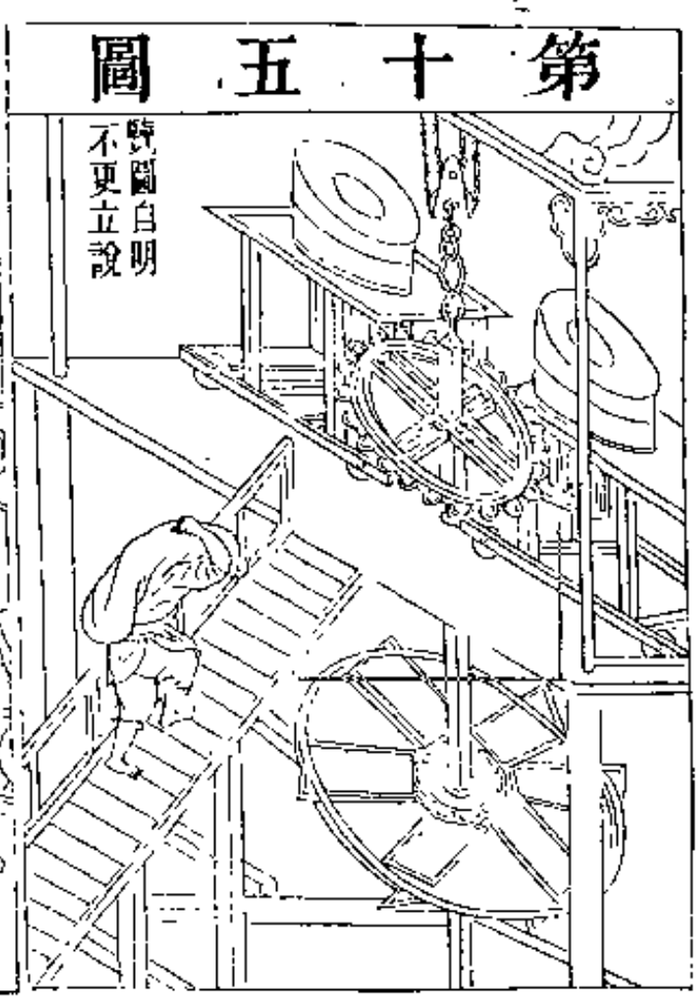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第三圖



第五十五圖



此圖自明不更立說

四立柱之夾木如丁架又總安一長槽中下有小圓棍木數個如戊木之未解左端盡處有索繫于架下斜齒鐵輪之軸如已旁有長杆尖頭有鐵又釘起斜齒之齒如庚者則又定在遠旁大轉木之下端如辛大轉木上端有小杆亦斜連于鋸下檔之下如壬鋸一上則帶轉木上端小杆亦上轉木亦必少少斜轉而上有鐵又之長杆勢必起一斜齒而自出其上矣鋸一下轉木亦必少少斜轉而下則又杆又入第二齒下矣以此起齒即以此纏軸之索故木自來就鋸也又恐斜輪齒上而復回則又以短又小鐵杆緊隨而疾阻之如癸此皆微機妙不容言

第二圖說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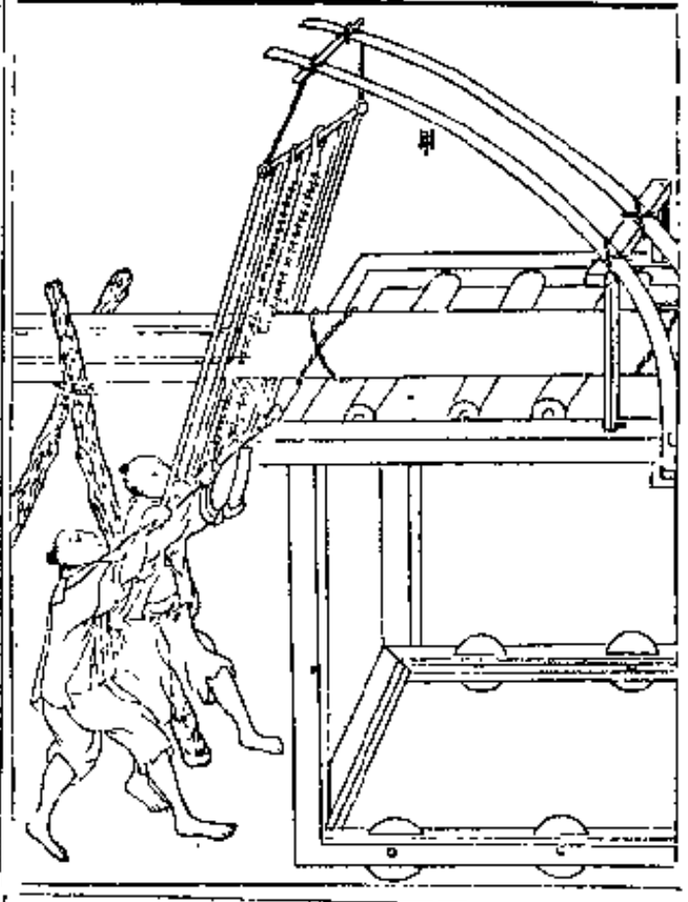
先爲立柱架安大水輪如甲水輪同軸另安有齒之輪如乙一邊齒轉燈輪燈輪助以飛輪如丙飛輪與燈輪同軸軸之一端有鐵曲拐上連曳鋸之木如丁又水輪有齒之輪一邊轉小燈輪同軸又有小燈輪遞轉旁安有齒小輪如戊有齒小輪遞轉上小燈輪小燈輪同軸有鋸齒鐵輪如已鋸齒鐵輪之軸則盤轉木就鋸之索者也其阻齒勿回之又則以鋸上端之木旁轉而上下之如庚其消息與第一圖略相同

第三圖說

說

安鋸置木之架圖自分明不細贅惟是架中兩旁各有長輻條之大輪如甲共輻條盡頭須各挨入人攪大輪之輻少許使人攪輪上旁安之小木椿易掛轉也兩輪通爲一軸軸經轉木之索使木來就鋸其人攪兩輪亦通貫一軸但軸之中作曲鐵拐貫兩長鐵杆直貫于轉鋸上下之長橫梁上如乙兩軸外各安曲柄相對兩人攪之鋸自可轉而每輪一周木椿可轉一輻條木亦自來就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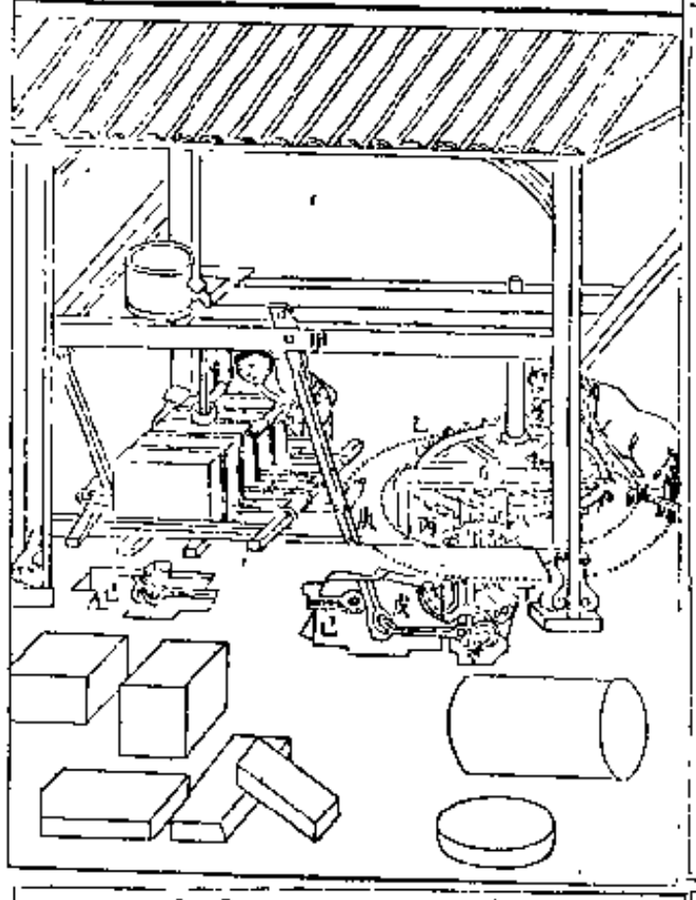
第四圖



第四圖說

說解法用人如常登架上後端立兩有力之竹弓如甲則省人力多多矣覽圖自明無容多解

解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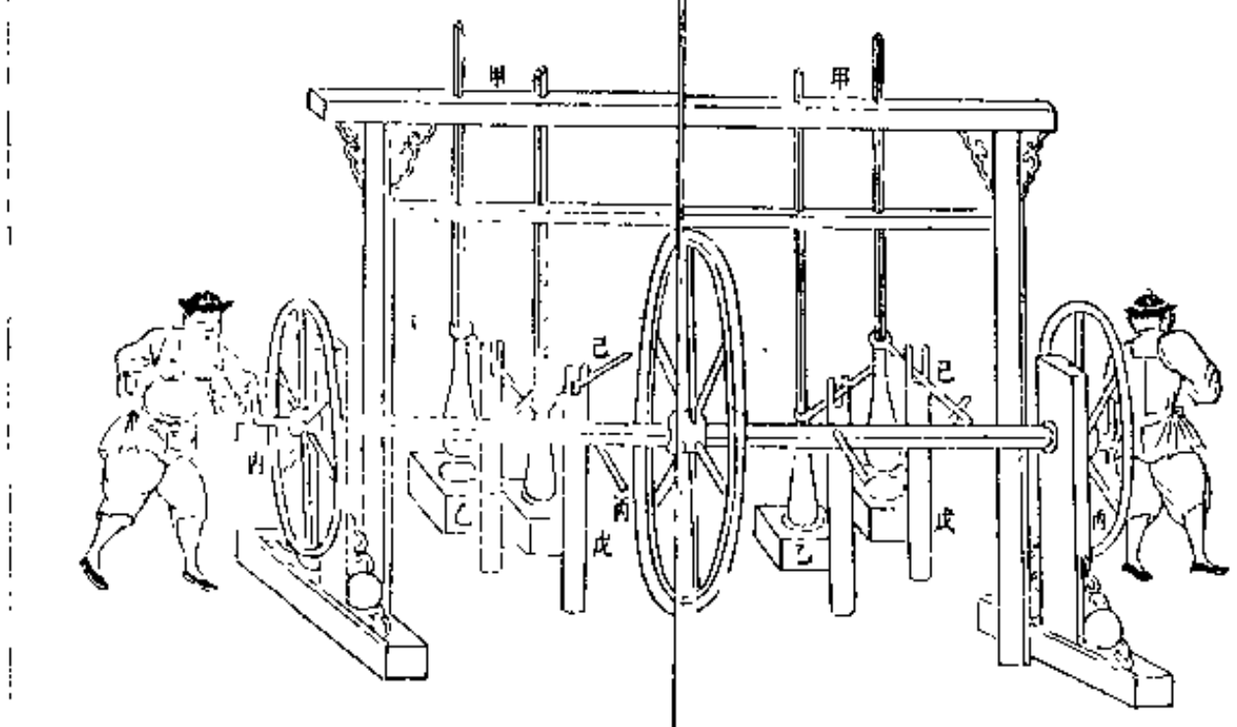


解石圖說

解石說

假如有石欲解成幾板則有架如甲于架近一頭處安立軸上安有齒平輪如乙平輪轉旁邊輪如丙燈輪又轉小立輪上如丁小立輪軸外有曲拐如戊曲拐之端貫直鐵杆兩端有環如己一端環貫曲拐之末一端之環則貫曳鋸之上端有軸可轉木杆立貫鋸于兩頭活滑車栿中如庚鋸或二或三俱精鐵爲之第無齒耳兩曳鋸長木杆下端連以鐵杆兩端有環如辛以一馬轉立軸平輪則曲拐往來鋸自行矣

碓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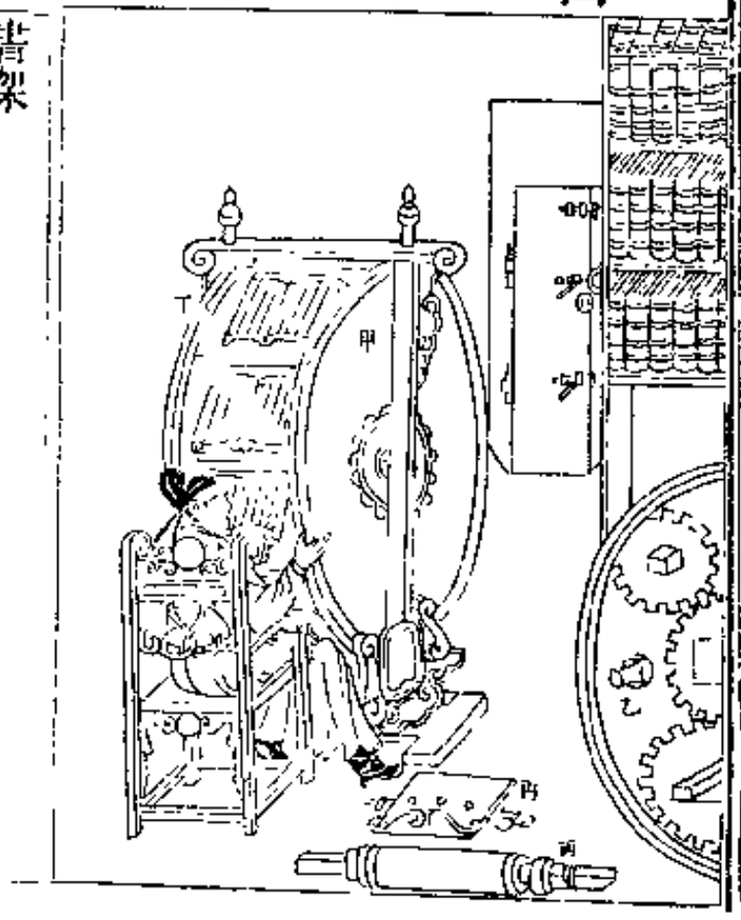


碓轉圖說

轉碓說

先爲架安碓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如甲下各以臼承之如乙次爲飛輪中大外小共三輪如丙飛輪長軸兩旁各出架外安曲柄如丁軸之兩旁安小鐵椿相錯上下如戊其鐵椿相對每碓各有擣碓枝之栝樑小杆如已一碓兩碓一人從一旁轉輪則碓自然上下如碓多則兩旁兩人轉之自足也

書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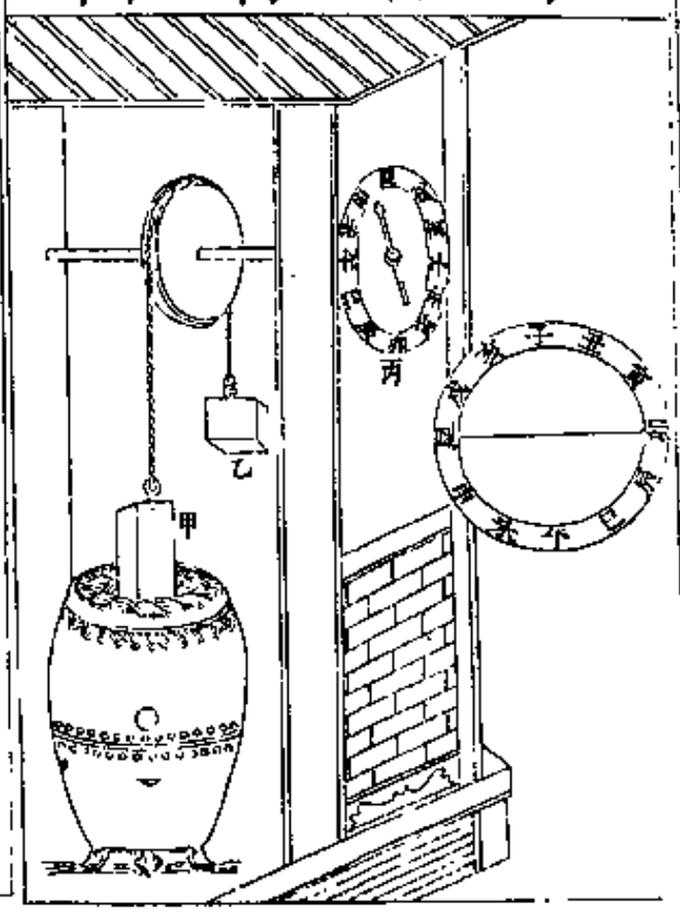


書架圖說

書架說

先爲大輪外形同鼓扁如甲內爲有齒之輪相等者共九輪八面各一中央一輪又于八輪之內各安相等八小輪俱有齒中央輪動則八小輪自轉而八大輪隨之其詳旁有散圖如乙其書安置八大輪一旁軸上有座有軸其詳亦旁有散圖如丙大輪安置架上如丁欲檢某書大輪一轉則某書自來就人而餘書雖已轉過仍

水日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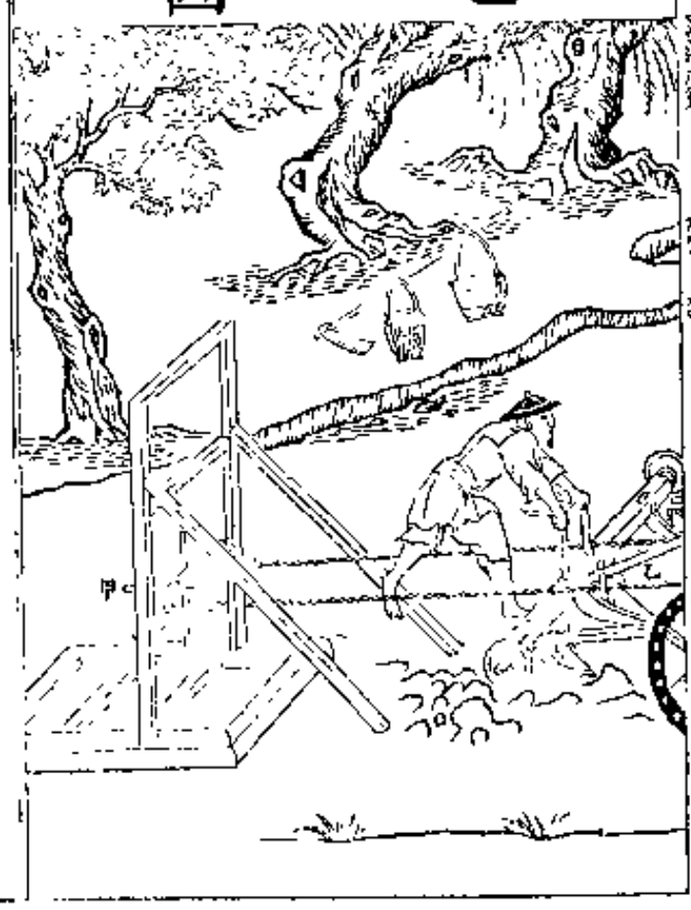
各上下自如不隨輪而頭倒也

水日晷說

日晷說

先以小鋼承水於底鐵一小孔徐徐出水上安小槓轤長轉軸出牆外槓轤上纏以索下端繫重木如甲然亦不必太重上端繫小重如乙牆外軸端定安日晷如丙水徐徐下則重木亦必徐徐下而日晷以時轉矣此省便法也

代耕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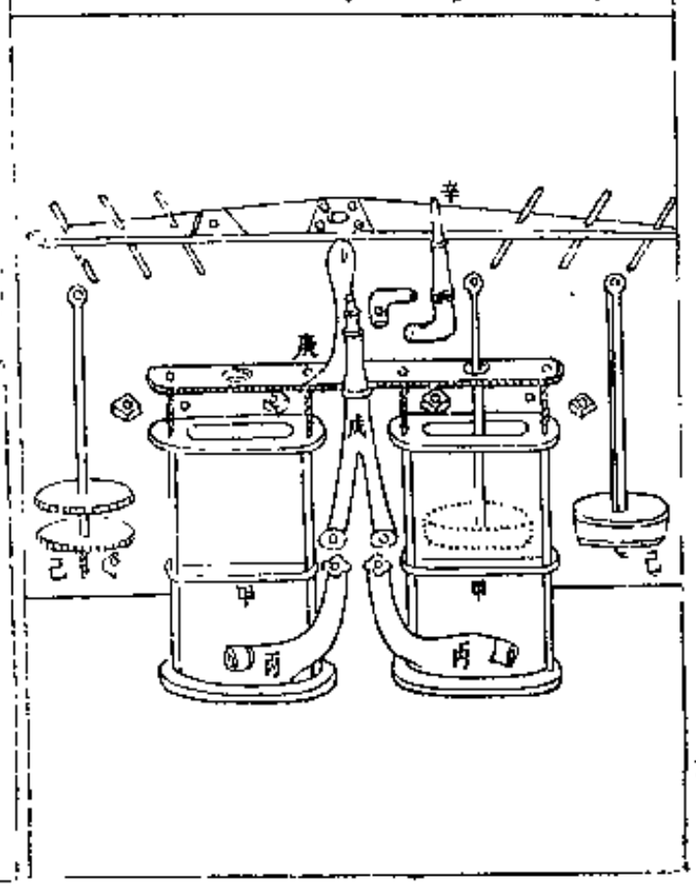
代耕圖說

代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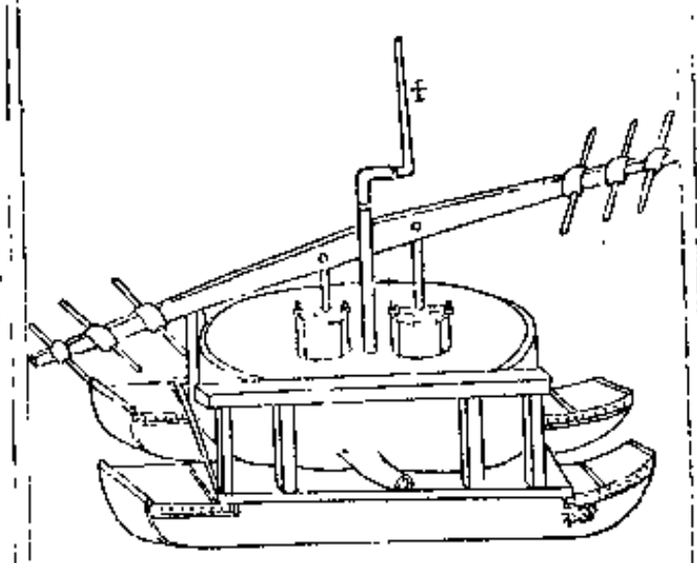
先爲兩轆轤架如甲兩轆轤係兩長索貫犂其中如乙兩人遞轉轆轤之索一人扶犂往來自可耕也

嚮余在計部觀政時曾以臆想作此不期與此圖甚相合也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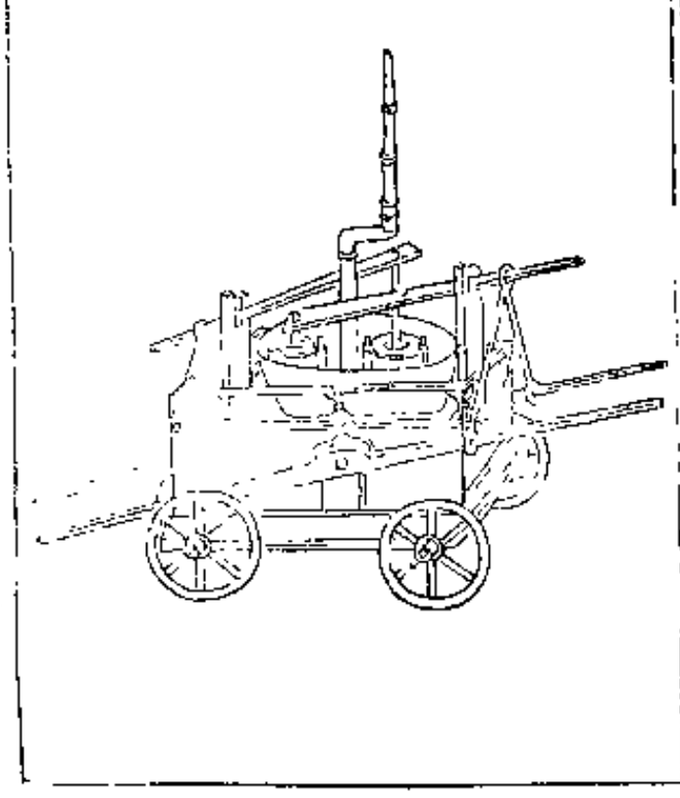
水銃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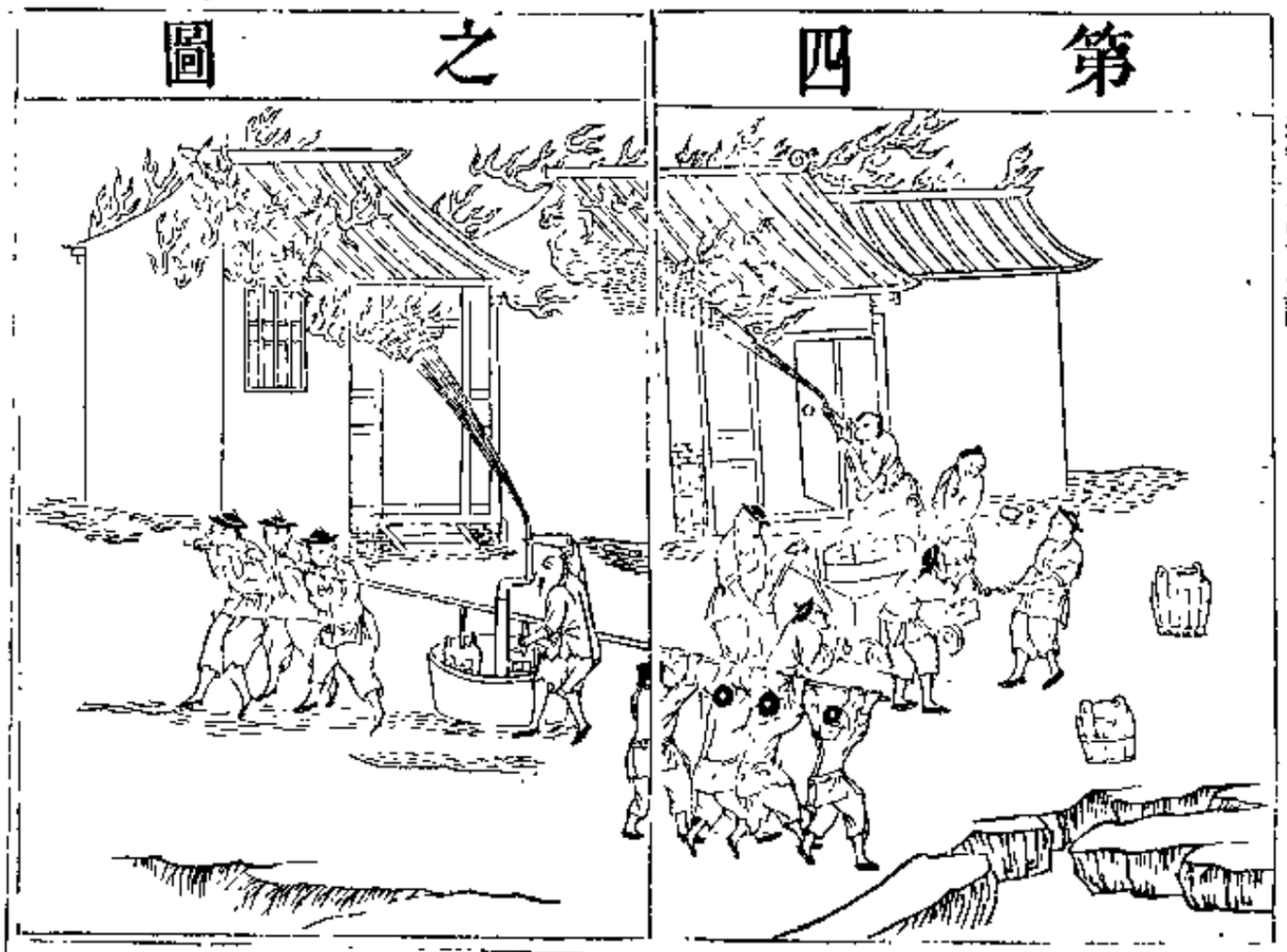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第三圖



第四圖之圖



隙爲則轄其四個氣眼入水處兩個彎管出入水處兩個另有柁二具如已其柄以鐵爲之其柁則銅柁用兩層銅柁周圍以滿銅筒之容爲度銅柁兩層中間用櫟皮數層擠實爲則兩銅筒俱安一銅鍋內要極穩勿動爲則鍋底要平如無銅鍋堅大木桶亦可於兩銅筒之上安橫梁如庚兩旁中央安兩鐵孔是兩柁所由上下者屈中有鐵天平立柱其柱頂頭有小轉軸眼上橫安天平長木擔於兩柁上下處用環連於擔上兩端多設平木椿以便多人攀舉又有直角小管如辛貫於總管出水上口之外要最嚴密又要可周旋轉動使之四面八方去也就中有小圓槽施以短釘務令可轉而不可上其必用槽用釘者水力最大不則衡有直角管但其嘴少長於辛爲壬其長少亦三尺愈長其出愈遠但嘴必少弱於管身爲出水之勢耳直角長管與短管相貫處亦必用槽用釘如前法此管則一人用手可轉或上或下或正或斜皆可向有火處施放之也此器有二種或定在一處如第一圖或川船車無輪者如第二圖其法皆同又有一種其器同但在有輪車上不用橫梁止用植子天平如第三圖任人意消詳作之耳其運水之法排定多人人人可接遞皮袋之水至於盛銅鍋內周轉無窮必用皮袋運水者視他器便且不破壞耳

此水銃可以滅火可以禦火可以防火乃新有之器其能力最便最大最奇 前器所難比其功用者也蓋倉卒之際火力正勝人不可近但有此器則五六人可代數百人之用又不空費一滴之水不拘多高多遠皆可立到有似大雨噴空無處不霑不但可滅已燄之火仍可預阻未燃之火況有個有說作此不難工力價直且不甚費凡城邑村坊悉當置此二三具其於捍患禦寇最有神也已作小樣試之良驗有志於仁民者其尚廣爲傳造焉

水銃圖說

水銃圖凡三說從散形圖爲之說者先鑄兩銅筒如甲其容之廣從二寸或至十寸任人意爲之其高少或一尺多或一尺有半內

水銃圖說

容務上下相等其底要最堅厚其氣眼如乙有轄或在旁或在底或在底旁少許但在底更便旁安管少彎曲向上如丙各有小轄如丁上有兩叉總管如戊緊壓合於兩彎管上無絲毫漏

奇器圖說跋

子墨子曰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古聖王制器尚象以前民用後世不賢識小師其意而爲之苟裨於民生日用非奇技淫巧比也然班輸雲梯區紙木奴春穀馬鈞翻輪激水諸葛武侯木牛流馬其制或傳或不傳即傳亦趣有通其意者技能雖末事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西學三科力藝居一法能以小運大以輕運重卑能昇高近能致遠具鄧氏奇器圖說一書原本四解各爲卷今只三卷疑先分後合末卷詳言利用而前二卷深明所以然之故其較算重心比量形質要不離乎度數然則算學者重學之根也世有如了一道人者夸通曲盡推求古器以窺前人制作之意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其利於人豈簡冊所能圖耶癸巳仲春金山錢熙祚識

新製諸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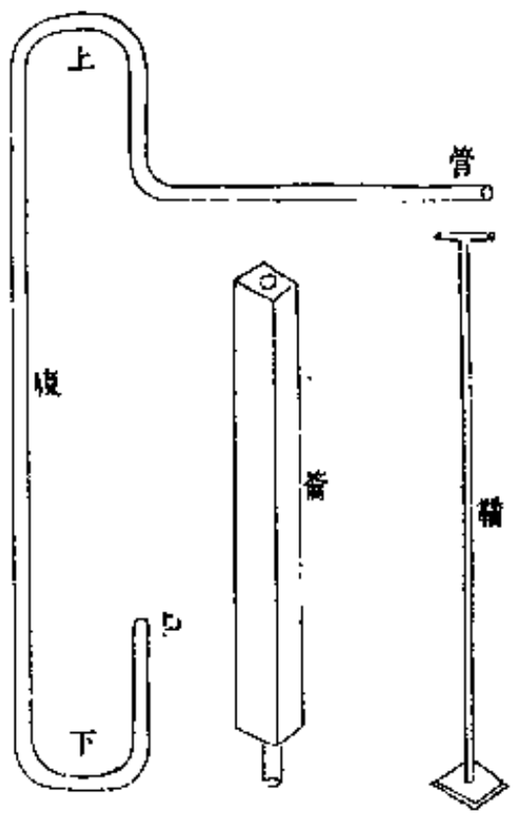
王徵著

新製諸器圖小序

蠻叟抱樸驚掊渾帝化人奇肱巧絕弗傳懼滋堦來人心之幻耳然人心之幻滋甚彌難方物初不盡識破睇之咎而民生日用之常漸有輕捷省便之法飜多滯泥罔通倣於千古尚象制器之旨不無少拘睨彼大圜輪輮遞轉匪一輯以自斡疇萬象之更新而顧爲是拘拘者邪不揣固陋妄有所作見之者顧謂稗益民生日用有已造而行之者有未造而儀其必可行者繪集爲圖爲說間爲之銘自解其嘲而識之若此其他自動風箐與活輥木活地平及用小力運鉅重之器尚有多種爲其關民生之未甚急也茲不具載時天啟六年孟春人日了一道人王徵題

新製諸器圖說

虹吸圖



虹吸圖說

劉木爲筒筒之容或方或圜圜徑寸方徑不及寸者分之二毋薛毋暴毋齮筒之長無定度茲井及泉以爲度筒之下端橫曲尺有二寸而爲之口口迤而上高數寸口之容弱於腹之容惟窓筒之腹惟窓筒之防口之內有舌開闔戚速而無倚於圜筒之上瑞出井及尋橫曲二尺有奇迤垂垂四尺奇迤而下長及常而爲之管管視筒之曲若審推樸屬爲良筒之圜肉以寸緹縢之斂以油灰之齊腥塗其郤毋俾針芒之或耗筒兩端有檠相以施約無甕無杭而止管入以籥惟嚴假鞴鼓之度水衡於管遲捐其籥則雷吐如豹突也以終古

薛破裂也暴墳起不堅緻也齮切齒怒亦偪窄之意茲量也防謂三分之一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窓小孔也審雨木交湊處樸屬附著堅固也緹繩也縢約束也斂塞也齊與劑同腥厚也甕壞杭動也遲速也捐除去也泉水之上出者曰豹突。

銘

爾躬臣樞爾腹淵然一氣孔宣厥潢斯泉載沃載漣惠我嘗田祝爾萬年

字音

薛卜革反暴音虣齮音齕雨本音戶交湊處音蒲樞音延嘗

鶴飲圖

鶴飲圖說

爲長槽或以巨竹或以木其長無度竑水淺深以爲度尾殺於首三之一首施屐惟樸屬爲良屐之容則以轂屐髀施木刀如榫末之制俾與水無忤中其槽設兩耳函軸迺於岸側蓄兩楹高地僅尺俾毋杌楹之竅對設以軹貫軸其中惟活昂其尾入之屐也水滿則首一昂而流之奔於槽外也其孰禦覩桔桔虛功挈無虛而捷也可省夫力十之五

屐水屐所以盛水者也轂受一斗二升髀謂下面覆處蓄樹立也楹柱也軹不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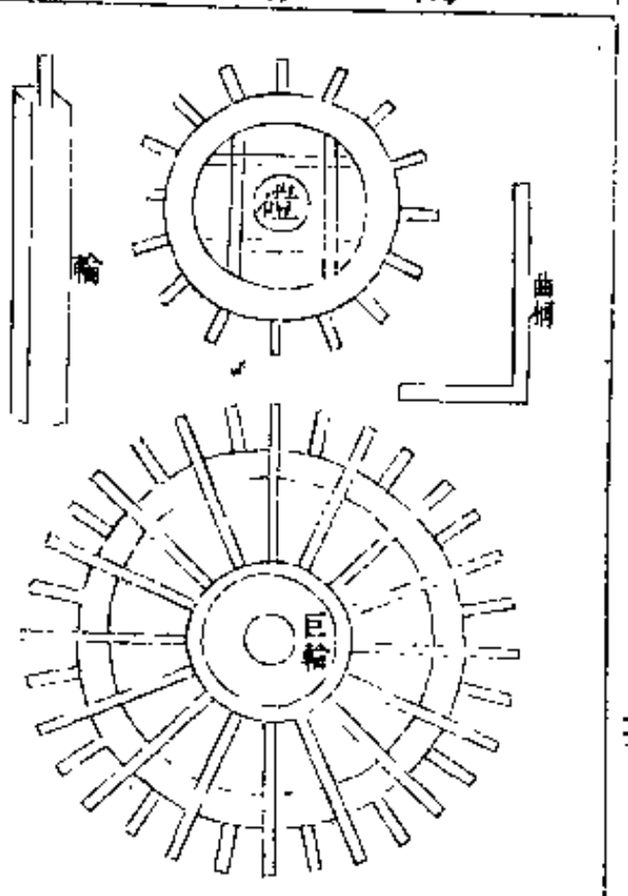
銘

洌彼下泉澤蔑及畝爾奮爾力運恤滿首載沉載浮爰嗡爰嘔吁嗟爾云勞矣匪爾之勞誰其長此禾黍

字音

髀徒門反蓄音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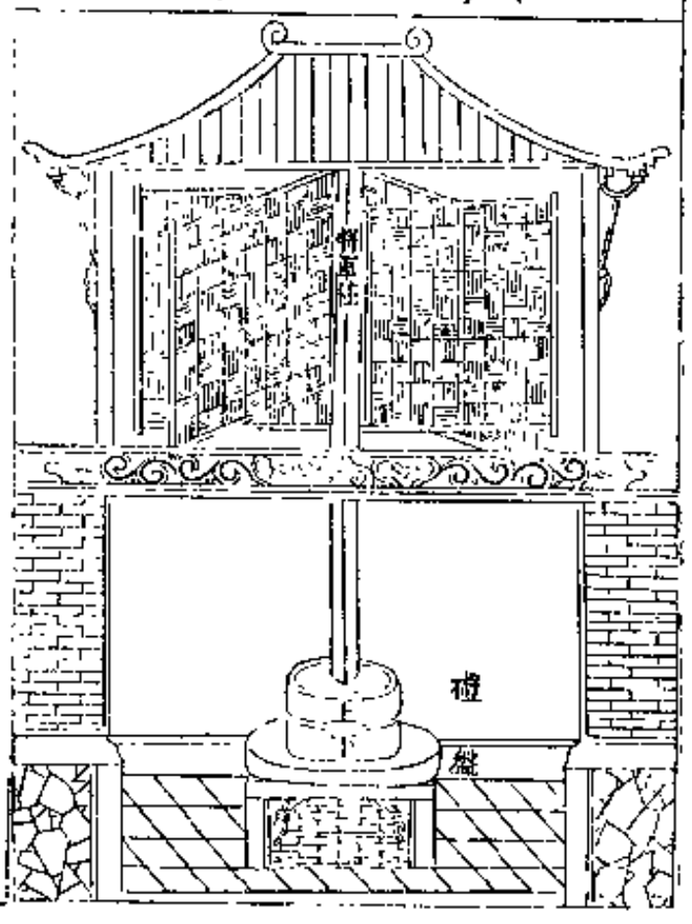
輪激圖



輪激圖說

爲巨輪一徑六尺有奇準田車樸屬微至如其制轉亦準獨牙之外施齒或金或木惟堅齒殺其末長五寸間同之轂外端施曲柄一六分其巨輪之崇捎三以爲小輪之徑厥牙少弱於巨輪齒與間則視巨輪莫二無轂無輻爲井木施磴周函之無杌無仄磴盤之側坎其地爲掊穴立縣巨輪其中以半期利轉無閡而止巨輪齒與磴周輪齒之相親也必一一無爽爲弔一人坐運約省夫力十之九

風磴圖



風磴圖說

磴必須物也每嘆人若畜用力甚艱爰制三器代以節之一名輪激一名風動一名自轉輪激雖用一人撥轉然坐運可無太勞且疾視常磴以倍若風動自轉二器則憑機自動其不用人也全矣故並圖說之如左

銘

操獨柄者人耶遞相親者輪耶居重馭輕覩磨而化者其無堰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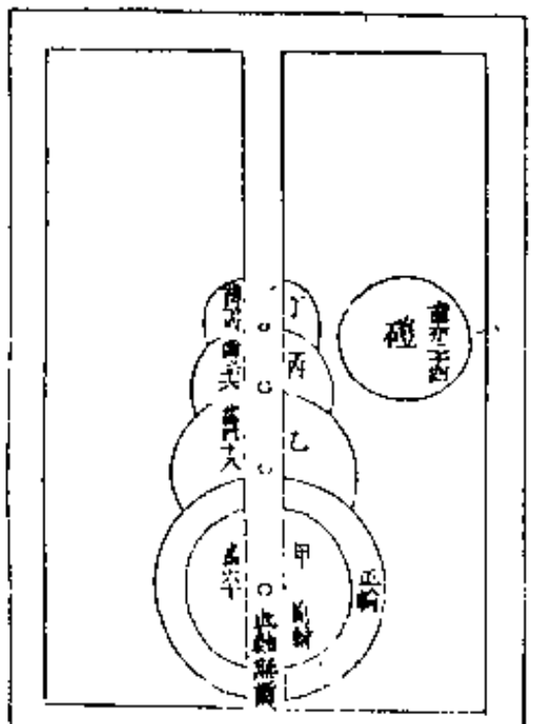
為層樓一座上七下八方徑各長丈有三尺樓上層不閣下層三面圍牆一面門樓下安磴以臺臺高三尺磴上扇中鑿方孔深三寸用安將軍柱下端將軍柱長丈有二尺上橫梁橫梁當四所謂六角六面是也其尖入上橫梁下尺許以下樓

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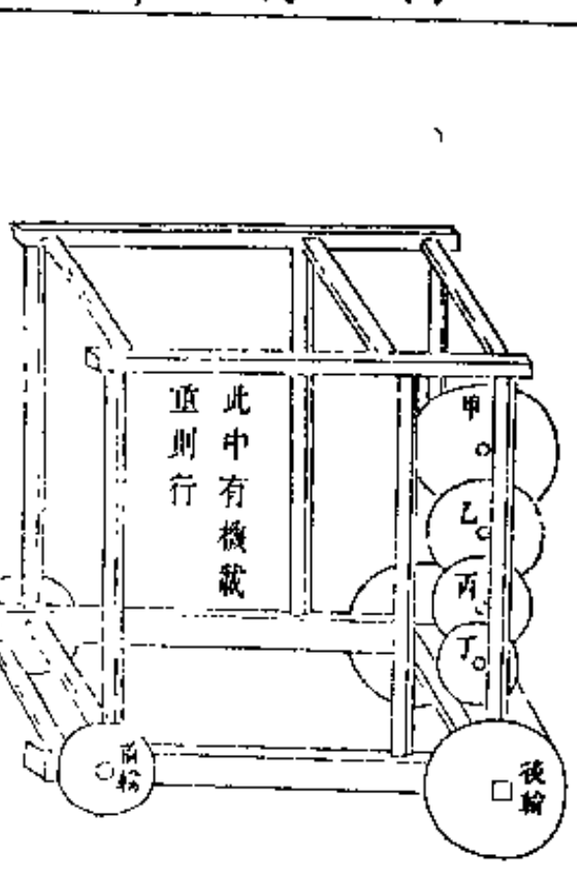
轄音鎋

板上尺許以上始安風扇風扇凡四每扇橫長六尺上下五尺堅木爲框中加十字木樑一面用簾障之邊皆以索遶之框上先於將軍柱樓板上尺許以上橫梁下尺許以下安夾風扇木輪二各厚尺許周圍除安將軍柱外寬仍尺許各十字鑿五寸深槽槽視風扇框厚薄爲之風扇入槽以裹仍兩端爲孔安上卽用索緊束柱上勿令活動爲則風扇可卸可安樓之製照諸常碰亦尋常用者無他謬巧止借風力省人畜之力云耳此蓋西海金四表先生所傳而余想像損益圖說之若此觀者肯廣爲傳製或於民生日用不無小補云

自行磨



自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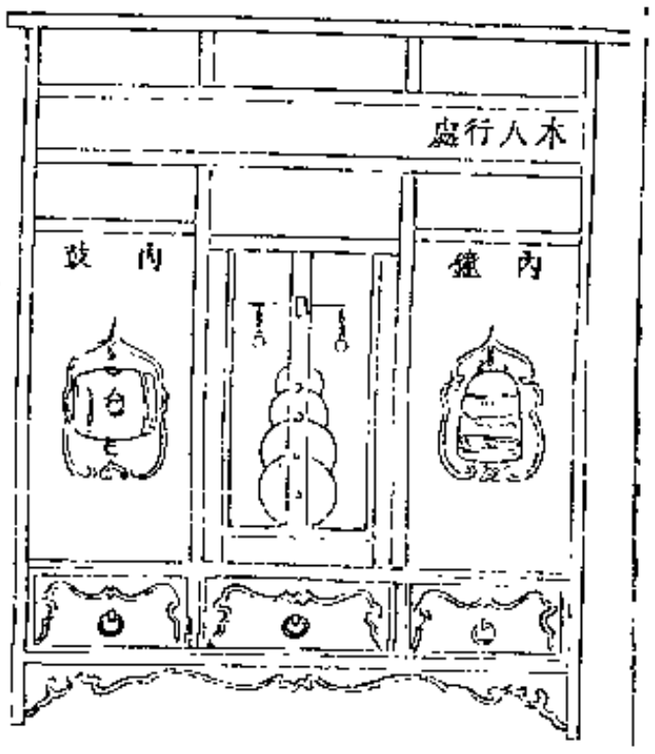
準自鳴鐘推作自行磨圖說

先以堅木爲夾輪柱二根厚四寸寬六寸高視輪爲度輪凡四名之甲乙丙丁甲輪之齒凡六十乙齒四十八丙齒三十六丁之齒則二十四與磴周輪齒相對乙丙丁之軸皆有齒數皆六凡四名之甲乙丙丁之軸皆有齒數皆六四十八甲六十甲軸無齒乙丙丁各軸皆有齒有五副輪者貫索而垂重所以轉諸輪因而轉其磨者也而轉副輪則又另有一機其垂而下齒皆六甲輪以次相催而丁催軸齒則車行矣其甲輪之所以能動者惟有一機承重愈重愈行之速無重則反不能動也重之力盡則復有一機斡之而上儻遇不平難進之地另有半輪催杆催之若所稱流馬也者其機難以盡筆總之無木牛之名而有木牛之實用或以乘人或以運重人與重正其催行之機云耳曾製小樣能自行三丈若作大者可行三里如依其法重力垂盡復斡而上則其行當無量也此車必口授輪人始可作故亦不能詳爲之說而特記其大畧若此云

準自鳴鐘推作自行車圖說

車之行地者輪凡四前兩輪各自有軸軸無齒後兩輪高於前輪一倍共一軸輪死軸上軸中有齒六皆堅鐵爲之卽於軸齒之上懸安催輪凡四名之甲乙丙丁甲輪之齒六十乙齒二十四丙三十六丁之軸皆有齒數皆六四十八甲六十甲軸無齒乙丙丁各軸皆有齒齒皆六甲輪以次相催而丁催軸齒則車行矣其甲輪之所以能動者惟有一機承重愈重愈行之速無重則反不能動也重之力盡則復有一機斡之而上儻遇不平難進之地另有半輪催杆催之若所稱流馬也者其機難以盡筆總之無木牛之名而有木牛之實用或以乘人或以運重人與重正其催行之機云耳曾製小樣能自行三丈若作大者可行三里如依其法重力垂盡復斡而上則其行當無量也此車必口授輪人始可作故亦不能詳爲之說而特記其大畧若此云

輪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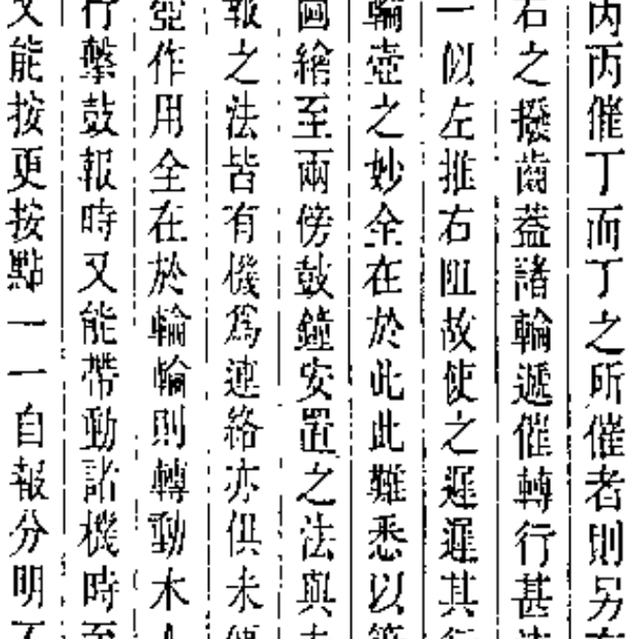


輪壺圖說

以文木爲槓槓之製上下兩層上層高四寸下層高二尺三寸上層爲活蓋中藏更漏兩槽及各筒用盛鉛彈俱有機其蓋前面掩上二寸內藏十二時辰小牌下二寸明露容小木人於中可自前行應時撥動其牌垂時以示人也木人之行則機係於下層槓中總輪之架總輪之架安槓下層中央空處外有門二扇可開可閉槓架空處寬可一尺兩傍各八寸一安鐘一安鼓寬長二尺六寸側則各一尺二寸其中央安輪門各從側面開閉下層兩端留二寸作足以三寸作抽屜三個卽依中間一尺兩傍各八寸爲之其輪架之製先爲兩鐵柱以次遞安其輪輪皆以精鐵爲之首鋸齒小輪爲丁次丙輪次乙輪次甲輪甲之齒六十乙齒四十八丙齒三十六乃乙丙丁三輪之軸之齒則均用六數不多也甲軸獨無齒然有索直上貫於木人之足而以鉛重垂而下墜所爲轉木人之總樞也甲動乙催乙催丙丙催丁而丁之所催者則另有十字分左分右之撥齒蓋諸輪遞催轉行甚速而撥齒於中一似左推右阻故使之遲遲其行者此微機也輪壺之妙全在於此此難悉以筆楮亦未可盡圖繪至兩傍鼓鐘安置之法與夫更漏遞自傳報之法皆有機爲連絡亦俱未便圖說總之此壺作用全在於輪輪則轉動木人木人因而自行擊鼓報時又能帶動諸機時至則擂鼓撞鐘又能按更按點一一自報分明不似昔人所爲懸羊餓馬不甚清楚也此於明時惜陰二義或者不無少補比之璇璣刻漏銅壺之製似亦易作鄉曾製一具在都中見者多人當亦諒其匪妄也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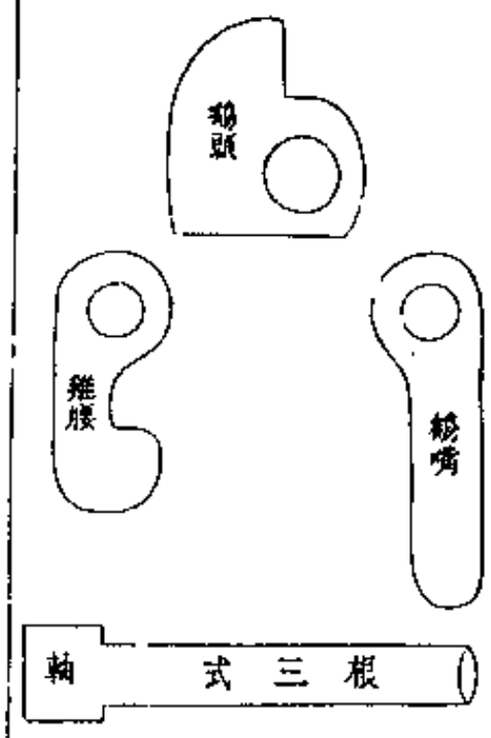
泰圖轂轉埃軋無垠兩輪遞運萬象更新睇彼晝夜終古相因流光難追往哲競辰啞予小子歲月空淪爰製斯器寸陰是珍義取叶壺名被以輪轀槓而藏靜遠囂塵應時傳響發若有神幹旋元化密術綸扉漏有天日月爲鄰可襄七政可利四民可資整旅可藉怡眞能大能小觸類引伸晦明風雨天路永遵考鐘伐鼓晷漏畢陳聞聲動念警我因循銘之座右蚤夜惟寅



代耕圖說

以堅木作轆轤二具各徑六寸長尺有六寸空其中兩端設軹貫於軸以利轉爲度軸兩端爲方柄入架木內期無搖動架木前寬後窄前高後低每邊兩枝則前短而後長長則三尺有奇短止二尺三寸兩枝相合如人字樣卽於人字交合處作方孔安其軸兩人字相合安軸兩端又於兩人字兩足各橫安一根木則架成矣架之後長盡處安橫桄桄置兩立柱長八寸上平鋪以寬板便人坐而好用力耳先於轆轤兩端盡處十字安木撅各長一尺有奇其十字兩頭反以不對爲妙轆轤中纏以索索長六丈度六丈之中安一小鐵環鐵環者所以安犂之曳鉤者也兩轆轤兩人對設於三丈之地其索之兩端各係一轆轤中而犂安鐵環之內一人坐一架手攙其撅則犂自行矣遞相攙亦遞相歇雖連扶犂者三人乎而用力者則止一人且一人一手之力足敵兩牛況坐而用力往來自如似於田作不無小補此余在計部觀政時承松毓李老師之命而作業已試之有效也者故圖之因並記之若此

新製連弩散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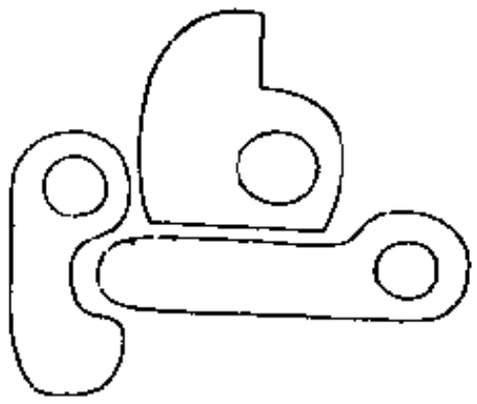
諸機皆精鐵爲之必如式方準厚俱三分磨極瑩滑此式一定弩之大小任之

新製連弩散形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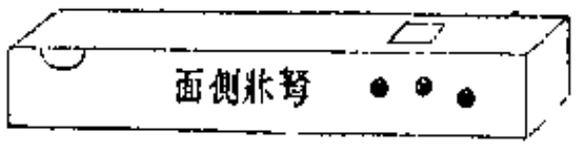
連弩散形圖說

先用堅木爲弩牀一具長三尺闊二寸厚三寸前端入三寸許鑿半圓小孔安弩背惟緊後端入三寸許從正面居中鑿一孔寬三分長五寸孔中取滑澤用利諸機旋轉孔上面以鐵片平裹中留一寸小孔兩傍準木孔務瑩平無閡而止又從側面照式鑿三軸孔眼一面圓一面方期入木不致動搖其安機法先安鵝頭居中以其尖出鐵孔上下旋轉爲準次安鵝嘴在後以

弩機待用



弩牀式



上承鵝頭取平而鵝頭之尖出鐵孔中直立爲準又次安雞腰在前以雞腰中穴順其自然平發鵝嘴爲準三者俱準如式然後鈎弩絃扣滿掛鵝頭出孔尖上兩邊排箭或二或三多不過六弩伏地中箭向前列各弩聯絡多多益善又有微機伏敵來路敵來一觸其機則萬弩齊發驟莫能禦矣其發弩之機與一連二二連四以至百千連發機括須用口傳領悟莫克悉也間用此式擴而大之可足千步弩別有圖說茲不具載嵗天啟柒年闕中了一道人書於望天軒中

河防記

歐陽元著

自以爲司馬梁班固記河渠溝洫儀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咨訪周方略。及詢過客。質諸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稽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疏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爲之濬。抑河之暴。固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盧夫壅生潰。潴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雖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雖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縮之。減水河者。水放瞬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掊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器及推卷牽制薀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漲也。此外不能悉舉。因其用功之次序。而就述於其下焉。

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蹋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至略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回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回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回里生地以下。循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幷補築回里減水河。通長二十里十六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幷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三百十有七步。其掊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幷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破嘴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幷補兩端舊隄。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一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幷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水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企河。水中及岸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掊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苑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顧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趨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省臣以聞。朝廷忠之。遣使體量。仍詳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請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廉使宣撫省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其溢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蹋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至略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回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回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回里生地以下。循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幷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十六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幷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三百十有七步。其掊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幷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破嘴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幷補兩端舊隄。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一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幷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回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水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企河。水中及岸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掊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苑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顧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

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頗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塘隄並行。作西塘者夏人。水工微白盛武。作東塘者漢人。水工微白近發。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塘不等。以浦葦緜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塘索綱、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纜大繹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緜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緜腰索之上。盡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跳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塘。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塘臺立。踏或斷。船隄之後。草塘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磕石。並塘置椿。用纜四。塘及絡。一如修北戴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撓叵測。以土牛雜草小塘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爲塘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塘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塘。以扉先下之塘。扼水淺深。御塘高卑。多至四塘而止。兩塘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鑿以竹纜。其兩旁並塘密下大樁。旋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塘。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爲塘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塘。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維繫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塘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雜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十七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樁。曳而弊之。通管東累。目所下之塘。再以草土等物。延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塘。密掛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又於岸前通港欄頭塘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塘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塘砸後。欄頭塘之後。復塘管心索二寸餘麻索貫之。縈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塘。使夏秋潦水。多春凌漲。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頗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頗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塘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和伴。原溝多寡。相勢措置。塘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鑪前塘之旁。每一步。設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縈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塘。使夏秋潦水。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頗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頗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岸。馬頭塘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自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岡至碭山縣。堵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歷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繚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檾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檾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鐵梭木麥楮扶椿鐵。又鐵弔枝廂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匠。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儲貿糴以和買民地爲河。幷應用雜物等。備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

錠有奇.魯齊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難至柔.能狎水水潰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元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股股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質證也.

河防通議

撰什克沙

原序

水功有書尚矣。禹貢壹統於上。而河渠書溝洫志續於下。後世間亦有述。逮宋金而河徙加數。爲害尤劇。故設備益詳。而立法愈密。其疏導則踐禹迹而未臻。其壅塞則擬堂房而過之矣。金時都水監有書詳載其事。曰曰河防通議。凡十五門。其體制類今簿領之書。不著作者名氏。殆胥吏之紀錄也。今都水監亦存而用之。愚少嘗學算數於算定壞槽官張祥塤之授以是書。且曰。此監本也。得之於太史若思。後十五年。復得沽本。其中全列宋承司點檢周俊河事集。視監本爲小異。雖無門類。而援引經史。措辭稍文。論事略備。其條目。纖悉則弗若之矣。繄云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都尉沈立撰。愚患二本之得失互見。其說雜紛糾。難於討尋。因暇日摠而合之爲一。削去冗長。考訂舛訛。省其門析其類。使粗有條貫。以便觀覽。而資實用云。至治初元歲在辛酉四月吉日。算定沙克什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河防通議二卷元沙克什撰。案沙克什原文作睒思。今改正。沙克什色目人。官至秘書少監。事迹具元史本傳。是書稽實訂河防通議是也。沙克什系出西域。邃於經學。天文地理。鍾律算數。無不通曉。至元中。嘗召議爲是書。分門者六。門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輸運。以及妥楮下埽。備足補列代史志之闕。昔歐陽元嘗謂司馬遷班固記河渠。蕃世任斯事者無所考。是編所載。雖皆前代令格。其間地形改易。人事遷移。未必一一可行於後世。而導今酌古。知變終不。固亦講河務者所宜參考而變通矣。

河防通議卷上

元　沙克什撰

河議第一

古今河患

漢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順（按前漢書原文作陰氣盛順字疑誤）則爲水之長。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明天道有故而作也。又田鳳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未必應天。（按前漢書原文作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疑天此處有脫文）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愚竊考前書。三五之世。非無失德之君。而河不爲患者。豈禹跡之可爲邪。晉魏而下。逮乎隋唐。用事者往往極言水利。至於河事。則亦無著明於時者。我國家奄有天下。自龍門至於渤海。爲堤岸以扼水者。凡且百數。而薪芻之費。歲不下數百萬緡。兵夫之役。歲不下千萬功。備禦河患。不爲不至矣。而自開寶之後。潰溢愈甚。議者謂必決之勢有三。不敢支吾其說。粗別白而言之。夫戰國之時。作隄去河猶二十五里。雖屢移徙。而不爲患。及乎漢世。尙然近者百步。遠者數里。以今驗之。則鄆邑民房。皆在舊日防隄之間耳。又安得不爲患也。然觀河水向著之處。緊刷隄脚。乘伏勢緊直入埽下。蓋由河隄太狹。一川不能兼受數河之任。雖增高隄防。勞費百倍。而亦不能救潰決之患。此必決之勢一也。又河水一石。而其泥六斗。既而河道久不移徙。其泥日在河水之下。幾已數尺。故遂而復決。此必決之勢二也。又隳埽使臣與都水監官及本州知通同簽管轄。凡有繕治。必候協謀。方聽令於省。轉取朝旨而後行。其有可行之事。爲一人所沮。則遂爲之罷。有不可與之功。爲一人所主。則或爲之行。上下相制。因循敗事。此完固之弊一也。又逐埽所積薪芻之備。其退無淮。不可按驗。（謂卷埽所用物無實數也）由是緣而侵盜。鮮能禁止。退背之地。任其朽敗。至于向著之處。居常闕乏。危急之際。無所救護。坐待潰決。此完固之弊二也。又何埽所屯河清軍多是差撥上綱。及諸處占役。有河上功料。卻自京東西淮南發卒爲之。各離本管。貨弊困苦。逃死大半。兩失制置。（河役急熟河役即令上綱雜役客軍去替三二千里）逃死者十四五。故謂之失制置。此完固之弊三也。今以必決之勢。不完三弊。而欲殄河患。雖使神禹復生。恐未能也。救弊之急。莫若先擇使領之兵。不令他役。然後商胡北決水復金隄故道。則勞費自滅。其半矣。隄防可貴完固矣。若然。則河患幾乎息歟。（此本沈立作本）

河事集序

河爲中國患。遠矣。故國朝嘉祐中。內置都水監以總之。元豐中。外復分而北丞以行之。其如分職置吏。舉縣役官兵。護隄防。植材木。殫廩賜。以至貨罰推勸之數。有司號令之文。皆有成書。閱而可考。至若河之源流。古今決塞。與夫治水之成敗。建宮之因革。區區條局。或未遍知。後續設官。亦多矣。今不校厥愚。輒用採集。庶我水局同于吏道者。或賜觀覽焉。雖無取于奎分。恐有補于萬一。時建炎二年秋。竦曰。銅臺本司進義副尉北丞司點檢文字周俊集。（此本沈立作本）

治水

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二十年間。四岳舉鯀治水。九年而水害不息。功用不成。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而死。舜舉禹使繼鯀之業。堯崩。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禹偕其父之功不成而受誅。乃勞力焦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陸行車載。水行舟載。泥行乘橇。（按前漢溝洫志載沈集傳作山乘樏東曰橇行泥上如本字山行則楯。按前漢溝洫志載沈集傳作山乘樏東曰樏

九渠以引其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三代千餘年享其利。逮秦秋二百四十年。不審河患。以禹所爲之功。未易泛溢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始小徙。而秦復決以灌魏。陵夷至于戰國。其法壞而隄防作矣。戰國之地。惟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居河之東。而趙魏居河之西。趙魏依山而高。齊居平地而卑。于是齊始去河二十五里爲隄。爲自是河流東抵而不得縱橫。遂溢于西面趙魏亦二十五里爲之隄以防之。河勢自此盛。然未至于甚者。中間猶得二十五里之閑。而河之流尚得優游。而不至于迫也。其後邊河之民。因水之去。則耕牧其中焉。又爲室廬聚落以居焉。及水之來也。捐廬室聚落。實有所迫之也。古之善治河者。常空數百里之地以待之。豈以咫尺之地爲吝。而卒使民受其害也。河事

辨信濕二水

信水者。上源自西城遠國來。三月間凌消。其水渾冷。當河有黑花浪沫。乃信水也。又謂之上源信水。亦名黑凌。濕水者。係六月臨秋生發。過當無定。上有浮柴困魚。其水腥渾。驗是鑿山遠水也。又水象深濁。或曰紅濕。監本

十二月水名

正月解凌。二月信水。三月桃花。四月麥黃。五月瓜熟。六月鑿山。七月荻苗。八月豆花。九月霜降。十月伏潮。十一月陰凌。十二月蹙凌。監本

河水平安月分

正月。二月。三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釋十二月水名

黃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漲溢。春以桃花爲候。蓋冰泮水積。案宋史河渠志作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二月三月。謂之桃花月。案宋史河渠志信水桃花水下載舊本開花節之桑花水此處疑有脫文。四月隴麥結秀。爲之變色。故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腥。案原本作指蒲山石山帶繞脫疑有誤今從宋史河渠志所引文改正。併流入河。六月謂之延葍。故謂之瓜葍水。朔方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於盛夏。消釋方盡。而沃潤山石。水帶鑿者。謂之鑿山水。今土人常候夏秋之交。有浮槎死魚。案宋史河渠志作七月假三日。妻子告凶二事者。止給假二日。其河水平安月分。每月朔。各給假一日。若河勢危急。不用此令。一、沿河州府。遇防危急之際。若兵力不足。勸率于擬水乎人戶。協濟救護。至有幹濟或難透辦。須合時暫差夫役者。州府提控官與都水監及巡河官同爲計度。移下司縣。以近遠量數差遣。一、河防軍夫。疾疫須當醫治者。都水監移文近京州縣。約量差收。所須用藥物。並從官給。一、河塘堤岸。遇霖雨漲水作變。暴急時。分都水司與都巡河官。往來提控官兵。多方用心固護。無致爲害。一、河塘堤岸。損缺大患及守護不謹。以致堤岸疎虛者。具以奏聞。一、分治都水監道。勾當河防事務並馳驛。一、州縣提舉管幹河防官。每六月一日至八月終。各輪一員守漲。九月一日還職。一、沿河兼帶河防知縣官。雖非漲月。亦相輪上提控。一、應沿河州縣官。若規措有方。能弭大患。及守護不謹。以致堤岸疎虛者。具以奏聞。一、河橋埽兵。遇天壽聖節。及元日清明冬至立春。各給假一日。祔父母父母告凶三事。并自身婚娶。各給假三日。妻子告凶二事者。止給假二日。其河水平安月分。每月朔。各給假一日。若河勢危急。不用此令。一、沿河州府。遇防危急之際。若兵力不足。勸率于擬水乎人戶。協濟救護。至有幹濟或難透辦。須合時暫差夫役者。州府提控官與都水監及巡河官同爲計度。移下司縣。以近遠量數差遣。一、河防軍夫。疾疫須當醫治者。都水監移文近京州縣。約量差收。所須用藥物。並從官給。一、河塘堤岸。遇霖雨漲水作變。暴急時。分都水司與都巡河官。往來提控官兵。多方用心固護。無致爲害。仍每月具河塘平安申提舉河防官。

一、除漳沱漳沁等河。以其各有堤防守護。其餘爲害諸河。如有臨著衝刷危急等事。並仰所管官司。約量差夫。作急救護。其應干河行流去處。每遇泛漲。當該縣官與巡河官一同協濟固護。差官一員。係監勾之職。或提控巡檢。每歲守漲。此令係金時所著。並見監本。

制度第二

開河

自古但遇開河。宜于上流相視地形。審度水性。測望斜高。于冬月記料。至次年春興役開挑。仍于上口存

與其餘生河水相聚。作西流。又有漫底西流。係岸下水深。或正西流。左右陡高。二水相聚。作拔底西流。

辨土脈

夫治水者。必知地理形勢之便。川源通塞之由。功徒多少之限。土壤疏厚之性。然後可以言水事矣。且水害中國者。惟河爲甚。禹跡既亡。自漢而下。垂千餘年。言水事者。不可勝記。而未聞有成功者。不其難乎。今列土性與色于後。

隈土。花淤。牛頭。沫淤。柴土。捏塑隈。若先見雜草葉葛。多生隈土。下必有膠土。滅土。僧沙背。僧沙紫。僧沙黃。僧沙白。僧沙黑。此係舊河底死土。或多年謂之活沙。流沙。走沙。此三等活動。走流。難以成功。死沙。細沙。一云泛沙。

河防令

一、每歲選僉部官一員。詣河上下。兼行戶工部事。督令分治都水監。及京府州縣守漲部夫官。從實規措。修固堤岸。如所行事務有可久爲例者。即關移本部。仍候安流。就便檢攢次年春工物料訖。即行還職。一、分治都水監道。勾當河防事務並馳驛。一、州縣提舉管幹河防官。每六月一日至八月終。各輪一員守漲。九月一日還職。一、沿河兼帶河防知縣官。雖非漲月。亦相輪上提控。一、應沿河州縣官。若規措有方。能弭大患。及守護不謹。以致堤岸疎虛者。具以奏聞。一、河橋埽兵。遇天壽聖節。及元日清明冬至立春。各給假一日。祔父母父母告凶三事。并自身婚娶。各給假三日。妻子告凶二事者。止給假二日。其河水平安月分。每月朔。各給假一日。若河勢危急。不用此令。一、沿河州府。遇防危急之際。若兵力不足。勸率于擬水乎人戶。協濟救護。至有幹濟或難透辦。須合時暫差夫役者。州府提控官與都水監及巡河官同爲計度。移下司縣。以近遠量數差遣。一、河防軍夫。疾疫須當醫治者。都水監移文近京州縣。約量差收。所須用藥物。並從官給。一、河塘堤岸。遇霖雨漲水作變。暴急時。分都水司與都巡河官。往來提控官兵。多方用心固護。無致爲害。仍每月具河塘平安申提舉河防官。

一、除漳沱漳沁等河。以其各有堤防守護。其餘爲害諸河。如有臨著衝刷危急等事。並仰所管官司。約量差夫。作急救護。其應干河行流去處。每遇泛漲。當該縣官與巡河官一同協濟固護。差官一員。係監勾之職。或提控巡檢。每歲守漲。此令係金時所著。並見監本。

制度第二

開河

自古但遇開河。宜于上流相視地形。審度水性。測望斜高。于冬月記料。至次年春興役開挑。仍于上口存

留隔堰。必須漲月以前經畢。待漲水洪發。隨勢去隔堰。水入新河。乘勢順下。可以成功。開河之法。非止一端。又須審勢疎導。假若河勢丁字正撞堤岸。則灘截荷條。疎導漫開挑。費功不便。但可解目前之急。亦有久而成河者。如相地形。取直開挑。先須釣口下。（詳上下平望分水勢。以解堤岸之危。若全要奪大勢。更十對岸口也。）拋下樹石脩刺。（刺音七。）于刺影水勢。漸以樹石釣固河口。因復填實。損物復脩。遂至堅固不擺塌。則新河通行流。舊河自然淤塞矣。（抹本）

閉河

先行檢視舊河岸口。兩岸植立表杆。次繫膨水浮橋。使役夫得于兩岸通過。兼蔽膨河流緊勢。於上口難前處。下撒星樁。拋下樹石。鎮壓狂瀾。然後兩岸各進草絰三道。土絰兩道。又于中心拋下席袋土包子。若兩岸進絰至近合龍門時。得用手持土袋土包。多廣拋下。鳴鑼鼓以戰河勢。（此亦奪人以萬意射潮之意。）既閉後。于絰前捲搦頭壓堵。于絰上脩壓口堤。若絰眼水出。再以膠土填塞牢固。仍設邊檢。以防滲漏。（抹本）

定平

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于四角各立一表。當心安置水平。其制長二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先施立樁在下。高四尺。安篡在內。樁上橫坐水平。兩頭各開小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注水于中。以取平。或中心又開池者。方深同。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令水通過于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用三池者。水浮亦用三枚。水浮子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上頭令側薄。其厚一分。浮于池內。望兩頭水浮之首。參直遙對立表處。于表身畫記。即知地形高下。（二本同。）

修砌石岸

凡修砌石岸。先開掘檻子嵌坑。若用圌二尺。深二丈。開與地平。順河先鋪線道板一片。次立簽樁八條。各長二丈。內打釘五尺入地。外有一丈五尺。于簽樁上安跨塌木板六片。每留三片。每片鑿孔兩個。中間撒子木六條。于撒子木上用稈草一束勻鋪。先用整石脩砌。修及一丈。後用荒石再砌一丈。一例高五尺。第二層除就荐簽樁外。依前鋪塌木板。撒子木稈草。再用石段脩砌高五尺。第三層亦就荐分例。于上脩砌高一丈。功就。三層通高二丈。（二本皆同。）

安置壩閘一座物料（抹本）

廂板八十片。擗土板八十片。底板四十片。四攏手板六十片。以上計二百六十片。各長一丈五尺。闊一尺。厚二寸。截河板六十片。（長六尺。闊一尺。厚二寸。）銅水板二十片。（各長七尺。闊一尺。厚二寸。）吐水板二十四片。（各長六尺。闊一尺。）板撇四十八箇。（各長六尺。方三寸。）直貼木一十二條。（各長一丈五尺。闊六寸。厚四寸。）臥貼木三十條。（各長六尺。闊六寸。厚四寸。）金口立貼木四條。（長一丈五尺。闊二寸。）順水地栿二條。（各長二丈四尺。闊一尺五寸。厚二寸。）艌類木八條。（各長一丈。闊一尺。厚五寸。）壓板地栿九條。（各長二丈。闊一尺五寸。厚五寸。）排搥木柱二十條。（各長三丈。闊一尺。厚七寸。）角柱四條。（各長二丈。闊一尺。厚六寸。）水地栿二條。（各長二丈一尺五寸。闊一尺。厚一尺。）襯板地栿一十二條。（各長二丈。闊一尺。厚八寸。）吐水地栿五條。（各長三丈。闊一尺。厚六寸。）剩水地栿二條。（各長二丈四尺。闊一尺。厚六寸。）攀面拽後撇八條。（長一丈七尺。闊一尺。厚六寸。）腳板二片。（長一丈二尺。闊一尺。厚六寸。）門渠栿一條。（長二丈四尺。闊一尺。厚六寸。）旋衣梁四條。（各長二丈六尺。闊一尺。厚七寸。）門渠栿一條。（長二丈四尺。闊一尺。厚六寸。）吐水椿三十條。（各長六尺。徑六寸。）地丁五十八條。（各長六尺。徑六寸。）鼈翅椿二十條。（各長二丈。徑七寸。）幞口木四條。（各長二丈。尺徑九寸。）永定柱五十二條。（各長一丈七尺。徑四寸。）轉軸四條。（各長七尺。徑八寸。）上下水撇口椿一百六十條。（各長七尺。徑七寸。）

捲埽

埽之制非古也。蓋近世人創之耳。觀其制作。亦椎輪于竹楗石菑也。今則布薪芻而捲之。環竹絙以固之。絆木以係之。揑石以壓之。舉其一工以稱之。則曰棄。（案棄音混。字書所無。）棄既下。又以薪芻填之。謂之艦籃。兩棄之交。或不相接。則以網子索包之。實以揑草塞之。謂之孔塞。艦籃孔塞之費。有過于埽棄者。蓋隨水去者大半故也。其棄最下者。謂之撲庄埽。又謂之入水埽。棄之最居上者。謂之平高埽。河勢向背。忽難固護。先于堤下掘坑。捲埽以備之。謂之陷埽。愚二三四五而捲者。蓋河壞皆沙塲疎惡。近水即潰。必借埽力以捍

之也。下埽棄既朽。則水刷面去。上棄壓下。謂之實墊。于上又捲新埽以壓之。俟定而後止。凡埽去水近者。謂之向著。去水遠者。謂之退背。水入埽下者。謂之緊刷。向著之刷。稍棄有長三二百步。或至千步者。埽棄之高。自十尺有至四十尺者。其棄之長。不過二十步。故一埽稍墊。動爲二三十棄。計其薪芻竹石兵土之費。已二三萬緡。（官得其人。則可省三之一。若暴水泛溢。走流塌棄。下埽既去。上埽搖動。謂之埽喘。大危矣。官不得其人。則費加倍。）

築城（此非河事。但以近河城郭。間若水地。亦或用之。物料附。）

凡城高四十尺。則厚加高二十尺。其上斜收。減高之半。若高增一尺。則其下厚亦加一尺。上收亦減其半。若高減。則亦減之。開地深五尺。其廣隨城之厚。每身一十五步。栽永定柱一條。長視城高。徑一尺。至一尺二寸。夜叉各二條。每築高五尺。橫扇絰木一根。甃城至馬面之類準此。每橛椽三尺。用草蔞一條。木橛一箇。（抹本監。）

脩砌石岸。每步兩縫。合用物料。（二本同。）

簽樁八條。（各長二丈。徑二寸八分。）撒子木一十八條。（各長二丈。徑六寸。）扎縫草三束。（各一十五斤。）線道板一片。（長五寸。闊一尺。厚三寸。）石段一十三百三十三塊三分。（各長一尺五寸。厚一尺。蓋各半。）塌木板一十八片。（各長九寸。厚三寸。）打槳樁一條。橛三條。竹

石灰二百四十斤。三斤和油一斤使用。

四攏手合竹盤木岸各八步合用物料。例每三尺六寸使椿草一束。蓋椿一條。椿草中等。填塘坑同。

椿六百九十束。草六百九十束。簽椿三十條。什物席一十片。栲栳二十箇。椿索二十條。各長二丈。

捲塘物色　有綿草。有竹簟。有篾。有纜。

山椿。出河陰虎山塘埠採斫。舟運頭下。分雜椿。盛諸塘畔。以其經直可久。故用之。

曰搭椿。東腰索。埠使多。籠頭索。雨頭用之。裹索。之亦名綿盤。斯絢索。長二十尺。小竹索交結如綱。以卯壁石。綱子索。以竹索交結之。以實盤簽椿。長一丈八尺。埠上以竇栲攔。長二尺。首端安橫牙。攲云栲攔。擘攔。盤簽即用之。小攔。長一尺。五寸。以攀索頭。壓石。大小規模。

簟以防細索。

捲塘器具

制脚木。用大木枋為之。先置埠盆上。以防下以制纜。使其勢不溜也。制木。以防纜。使不退。捲塘。即用五七枝手長木簽。為之。四出樞。方木為之。如簽之狀。持以下椿。短木簽。大小簽。小石簽。皆同上。卓鈎。以攀簽鈎頁匀。椿推梯。以大木徑尺許者為之。椿二尺。人撲其頭木。椿埠簟。又有火橫梯。以其制一也。但大小不同。雲梯。以木為之。如梯。橫跨椿首。人立以待簽打椿。

卓斧。拍把。檫木杪棒。三棱木。草牛。土牛。捧頭。綿索。通河索。皆雜川。以上並作本。

捲塘壩高一丈。長二十步。合用物料

計用三千八百五十條束。椿一千一百束。六百八十束。草二千六百二十五束。皆椿倍草數。二千一百七十束。埠。一千三百五十六束。二分半。繩二丈。壓埠用二丈。壓埠一丈。或三丈。擘擬七條。亦名椿。壓。擬後擬六十條。竹索四十九條。綿簽三百五十條。小攔料索計數。此其大略也。但取見用以為準。臨時損益。則在其人。

本監

造船物料

本監

船每一百料。長四十尺。面闊一丈二尺。底闊八尺五寸。斜深三尺。計用板木二百二十三條。片。底板二片。長一丈四尺。闊一尺。厚二寸。頭板二片。長一丈三尺。闊一尺半。厚一寸半。遮板四片。長一丈二尺。闊一尺半。厚一寸半。擔板二十二片。長一丈四尺。闊一尺。厚一寸半。艙板八片。長一丈二尺。闊一尺。厚一寸半。中間一艙。艙板四片。長一丈。闊一尺。厚一寸半。側當板一片。長七尺。闊一尺。厚一寸半。艄板一片。長七尺。闊一尺。厚一寸半。艄盆板一片。長七尺。闊一尺。厚二寸。艙口板二片。長七尺。闊一尺。厚二寸。照水板二片。長八尺。闊一尺。厚一寸半。上下連滑板二片。長八尺。闊一尺。厚二寸。前艨二條。長一丈。闊八寸。厚四寸。後艨二條。長九尺。闊五寸。厚四寸。堵板一十二片。一丈。闊一尺。厚二寸。地極木二條。八長九尺。闊四寸。厚三寸。壁柱二十四條。長三尺。闊四寸。厚三寸。熟柱二十六條。長三尺。闊四寸。厚三寸。樂面梁二條。長一丈四尺。闊一尺。厚四寸。順身梁二條。五長一丈。闊一尺。厚四寸。艙口四條。一長一丈。闊一尺。厚四寸。鋪襯板三十六片。脆杆一條。長二丈。闊四寸。艙口四條。長一丈。闊四寸。厚三寸。艄軸一條。長七尺。五寸。闊四寸。厚三寸。艄軸一條。長七尺。中間四寸。丁錦三千六百八十五箇。丁三千六百十一箇。錢鈔七十四箇。拐丁二千四百九十七箇。匙頭丁二十箇。長二寸。六寸平蓋丁二百二十一箇。

四寸六百四十三箇。十二箇重一斤。三寸一百八十四箇。梁頭丁四十六箇。汗環一十四副。各重四兩。馬錦六十箇。雜用油五十三斤一十五兩。石灰一百六十一斤一十三兩。例三斤灰一斤油和。麻揭八斤。攪索一條。竹白一秤。竹槓半秤。稻草半秤。起漆子柴四十秤。什物。樟六條。各長二丈五尺。徑二寸。樟二張。樟面板。龜管一。長二丈二尺。徑五寸。櫪一條。

縴索一丈。圍四寸半。厚二寸半。糯一扇。頭板長一丈。圍四寸半。厚二寸半。籍縫長九尺。五寸。徑四寸半。竹檀一合。長三百五十尺。用八破竹五筆。大小麻索九條。計重三十斤。麻索一條。八檀麻索一條。長三丈五尺。徑七分。重六十尺。重五斤。帆幔一合。縫幔線好麻一十四兩。櫂篛六箇。各重一斤半。釘篛丁六箇。半蓋丁一十八箇。櫪篛一箇半。重一斤。釘篛丁八箇。

竹索諸索

捲塘竹索。長二十五尋。用八破竹三十一等。小較索。長四十尺。圍一寸半。用竹六等。手索。長七十五尺。用竹二十等。定石索。長二百尺。用竹六十五等。綻索。長七十五尺。圍四寸。用八破竹二十五等。通河索。長二百五十尺。圍二寸。用八破竹四百五十等。欄杆索。長二百五十尺。圍二寸。用八破竹二十三等。壅索。長二十尺。圍三寸。便草一束三分。三篛。荊壅。長七十五尺。圍三寸。長二百尺。圍一尺二寸半。用竹二十等。叉按。埠木岸常例。前二十尺。用竹一十五等。

綿荊壅

綿壅。長七十五尺。徑三寸。便草一束三分。三篛。荊壅。長七十五尺。圍三寸。長二百尺。圍一尺二寸半。用竹二十等。

五斤打壅三條。

明昌七年定到打造捲塘竹索法

當州元納到八破竹。自後監造竹索官辦。驗得竹細小。各有長一二分。重充七破竹。每條用二十四等。懷州竹破不等。二十四等。二十二等。二十等。十八等。九破竹用一十八等。八破竹用一十六等。七破竹用二十等。衛州竹川竹破不等。二十八等。四十二等。三十六等。三十二等。三十等。二十八等。四十二等。三十六等。三十二等。三十等。二十八等。四寸竹用二十等。三寸半竹用二十一等。不用白。止用青篾子兩股合成。長二丈。圍二寸半。秤制。得剩下白重二斤四兩。梢根重六兩。手索每條用八破竹二十一等。用篾子三股合成。長七十五尺。圍四寸。得竹白二十二斤。捲塘大索每條用八破竹二十一等。用篾子三股合成。長一百尺。圍六寸。所剩竹根二十一箇。重六十三兩。

河橋司使用竹索

抛定索。每條用八破竹八十等。不用白。止用青篾子三股合成。長二百尺。圍五寸。剩下竹白五十七斤一十二兩二分。竹根八十箇。重一十五斤三兩二分。綻索。用八破竹二十五等。用青篾子三股合成。長七十五尺。圍四寸。剩下竹白一十八斤五兩。竹根二十五箇。重四斤一十二兩。

河防通議卷下

功程第四

功程

按唐六典。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法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二三八九月爲中功。十十一十二正月爲短功。若詳得夏至日長。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至四十刻者。若一等定功。則枉棄日刻甚多。唐六典稱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二分。凡役夫每日收五時辰功。每時收二分。如遇風雨寒暑。所避時除破。役夫每日辨明入役。酉時放能。河防緊急、不拘此例。夏至後至立秋。自巳正至未正兩時。放役夫憩息。

壩兵假日

天等節、元日、清明、冬至。並給假一日。祖父母父母吉凶事。并己身嫁娶。並給假三日。妻子吉凶事。給假二日。

脩築開掘等功

凡運土。脩填積水。並量水淺深尺寸爲法。增減土功。若有合用梢草者。下樁打索。攀繫打遊。檑水設禁。紐欄之類。皆折功。水深一尺。收土九分。水深二尺。收土八分。水深三尺。收土七分。水深四尺。收土六分。水深五尺。收土五分。水深六尺。收土四分。水深七尺。收土三分。水深八尺。收土二分。

開掘脩砌石岸

若旋開掘脩砌。每以二十尺爲功。專以脩砌五十尺爲功。打樁下板、開掘檻子做坑、以三十尺爲功。折補脩砌嚴空。以三十尺爲功。開掘裝擡子。開掘裝擡出土。以三二百五十尺爲功。擡出土。以三百尺爲功。添用碎磚瓦三分。打築以五十尺爲功。

打築臺身

開掘裝土。以二百尺爲功。擡運遠近、計地里臨時增減。打築以四十尺爲功。

開掘柱窩

開掘出土。以一百尺爲功。打築以三十尺爲功。覆入壞土。折五十尺爲功。破碎磚瓦歸沙、添用瓦三分。打築以五十尺爲功。

行牆檻子

開掘出土入土。以一百二十尺爲功。

開挑槽河

開挑裝擡。有泥濘、以一百五十尺爲功。般擡。有泥濘、以七十五尺爲功。無泥濘、以一百尺爲功。

打築堤道

開掘裝擡。以二百尺爲功。地里遠近、別計折除。打築以八十尺爲功。

築牆

例於牆下留捍水臺。五尺外取土。每功土尺。開列于後。

高七尺。取土五十尺。高八尺。取土四十七尺。高九尺。取土四十四尺。高一丈。取土四十步外取土。作貼堤法。細計之。高五尺。取土四分三盞。以前七尺爲十分、此只取四分三盞也。高六尺。取四分八盞。高七尺。取三分八盞五毫。高九尺。取三分七盞。高一丈。取三分五盞五毫。高一丈一尺。取三分四盞。高一丈二尺。取三分三盞五毫。

築牆每步功程

高七尺。每步三功。高八尺。每步四功。高九尺。每步五功。高一丈。每步六功。高丈一。每步七功。高丈二。每步八功。

雜作功例

造艗一百料。合用功役船匠一百六功。鋸匠一百六功。鑿匠一百六功。計三百二十八功。

下取功。每二十八爲朋。二丈至一丈八尺。每朋二十條。一丈六尺至一丈四尺。每朋二十五條。概。每朋六十條。簡打高鎚椿頭水平。每十三人爲朋。打八條爲功。每條一功、六分二釐半。

打索攀接索功程

捲墻竹索以一條爲功。長徑見料例小較索以七條爲功。圍二寸半者四條爲功。手索以一條爲功。定石索每條四功。綠索每條一功半。通河索每條三十四功。攔杆索以一條爲功。綿纜以十二條爲功。長四十八尺以十條爲功。荊蔴以十二條爲十功。接心索攢七三斷。接攢五繩爲十功。接縻索兩斷折。接三十繩爲十功。

採打石段

每一十塊爲功。各長一尺五寸。闊厚各一尺。重一百二十斤。荒盤各半。用石匠一工。體夫一工。係每功採斫五段。二人共得十塊。若依當例。每夫一名。前去舜神山採般石段。一去三十里。往迴六十里。每塊長一尺五寸。闊厚各一尺。重一百二十斤。每六十斤爲功。計二日納前項石一塊。荒盤各半。鑿眼小鹽填縫。鑿大四打縫者在外。斫椿大小。皆以三十條爲功。

斫撅材

長一尺。五百根爲功。長三尺。一百根爲功。

削橛子

長二百箇爲功。短四百箇爲功。

斸剔檢柳

檢以八束爲功。柳以十二束爲功。上樹斫柳枝。以一百根爲功。斫尖在內。栽柳棵子。以二百箇爲功。二月半正月終。雜栽檢柳。三百根爲功。栽月分。十栽月分。十

燒灰檢柳擔水依擔土例

鋤劃檢柳。每五畝爲一功。若種鋤者。臨時增減。挑斫三尺。河勢緊急。望青採斫檢柳。自管束縛青松。以二十束爲功。裹草以二十五束爲功。元十五束。疑爲二十五束。溫重三十斤。檢柳棵以二十五束爲功。苫雜稍白管斫束。以二十束爲功。苫雜草。重二十斤。東亂稍草。白管打薄。以一百束爲功。河場收裹草雜青。紫。八月秋成下手。每功三十束。九月減五束。十月十一月又減五束。河勢危急。轉迴牽拽浮橋腳船。攤布緊泊。遮影水勢。每船一隻。折五百功。打帮鐵。以四斤爲功。功錢五百四十文。泥補牆壁。以二百尺爲功。仰泥以一百尺爲功。

輸運第五

定功腳例

舊定新里堠。比斫里堠。一百里。計一百一十里。明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準牒來斤部沿定到舊里堠細算得比新里堠一百里。計一百十四里。

百里百斤腳價

平州。春冬季一百三十五文。夏秋季一百五十七八文。或山險。春冬季一百單九文。夏秋季二百文。

水腳

定到椿橛下水。行百里。每重一石。腳錢四十文三分六絲。每石定一百一十五斤。每一百斤。該腳錢五文四釐五毫。梢草每束一十五斤。每斤腳錢三分五釐四絲四忽。計該腳錢五文二分五釐六毫六絲。

諸河上水每百里腳價

明昌六年七月十五日。戶部委差官斷定清州每斤腳錢三貫九百四十文。濱州腳錢每斤三分九釐四毫。

陸運

凡般擡諸物。每擡重六十斤。往還六十里爲一功。

搜掘椿橛明昌七年本監申到部准擬定例。

椿長三丈。六人一條。二丈五尺。五人一條。二丈。四人一條。搜後橛七尺五寸「人一條。簽橛一丈二尺或一丈。一人一條。出漉竹栰解折上岸。竹每人一百竿。大小不論。木一丈二尺至一丈四尺。每人四十條。一丈八尺至二丈。每人二十五條。二丈二尺至二丈五尺。每人一十五條。積操梢草就近般使。以二百尺爲功。檝梁結山苫蓋般運用稽尺見後。般至梁下。每功三百束。場外般至場裏。每功二百束。結山苫蓋。每功一百束。

水運

輕重船上下水日行里路。上水。重船日行三十五里。下水。重船日行一百里。輕船日行五十里。下水。輕船日行二百里。

裝船斤重

河橋可渡船。每隻各長七十尺。口闊一丈八尺。係八百料。今比附定到三百料至八百料船。合用操梢繩纜如後。

三百料一十五人。下水裝一萬六千二百五十斤。上水裝六千斤。四百料一十八人。下水裝二萬一千六百斤。上水裝八千斤。五百料二十一人。下水裝二萬七千五百斤。上水裝一萬斤。六百料二十四人。下水裝三萬二千四百五十斤。上水裝一萬二千斤。七百料二十七人。下水裝三萬七千四百五十斤。上水裝一萬四千斤。八百料三十人。下水裝四萬三千二百五十斤。上水裝二萬六千斤。二百料小船合裝物料。梢裝六百束。草裝七百束。竹索二百一十條。檝三丈。三十條。二丈五尺。簽檝一丈。五百六十條。擡檝一丈。一百條。一丈五尺。搜後檝三百條。七尺。

般運石段

若用三百料船。可載一百五十塊。操梢水手一十八人。船四十五尺。闊一丈。除前後水倉占記一丈五尺外。有三丈。每尺爲一十料。每一料容重六十斤。沿山河放船行。若呼小尼。是船頭直上行。呼捻尼。是船頭

直下行。

隄步減土法（隄埽功例附）

凡一步內取土，以一百尺爲功。每展一步，則減土積一尺。（增減步取土則以九十九尺爲功。）展至五十步，以五十尺爲功。每展一步減土一尺。展至一百步，以四十尺爲功。每展一步減土一尺五寸。展至二百步，以二十五尺爲功。每二百步減土七寸。展至三百步，以一十九尺爲功。每二百步減土五寸。展至四百步，以一十四尺爲功。每二百步減土三寸。展至五百步，以一十一尺爲功。每三百步減土一尺。展至一千步，以七尺爲功。每三百步減土五寸。展至一千五百步，以五尺爲功。每三

假令有楮草一垛。長八十步。闊四十步。山高九尺。砧高八尺。問爲楮多少。答曰。五千束。法曰。長闊各以步法五尺通之。復相乘。得八百尺。寄左。又折半山高加入砧高。得一十二尺半。爲停高。以乘前數。得萬尺。爲總楮積。以每束積二尺約之。合問。

假令有蔞草一垛。長四步。闊二步半。砧高五尺。山高六尺。問積多少。答曰。一千束。法曰。置闊二步半。歸尺。得一丈二尺五寸。長四步。歸尺。得二丈。相乘得積二百五十尺。寄左。置山高。折半加入砧高。得八尺。以乘寄左。得二千尺。以二尺約之。合問。

假令有枋一條。長三丈五尺。闊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問積多少。答曰。六萬三千寸。法曰。長闊相乘。得五千二百五十寸。以厚一尺二寸乘之。合問。

假令桄一條。長三丈三尺。大頭徑一尺二寸。小頭徑九寸。問積多少。答曰。二萬七千四百七十二寸半。法曰。置大小徑各三因之。爲周。大周自乘。小周自乘。大小周相乘。三位併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七寸。以三十六約之。得一尺積八十三寸二分半。以長三丈三尺通之。得數合問。

竹索積寸

圍三寸。每尺積一十五尺。圍四寸。每尺積二十尺。圍七寸。八十一尺六寸六分。圍八寸。一百六十六尺六寸六分。圍九寸。一百三十五尺。圍一尺。一百六十六寸六分。圍一尺一寸。二百一尺六寸六分。圍一尺二寸。二百四十尺。圍一尺三寸。二百八十一尺六寸六分。圍一尺四寸。三百二十六尺六寸六分。圍一尺五寸。三百七十五尺。法曰。置圍三寸自乘。得九寸。去二。得七分半。四因折半。得一丈五尺。爲每尺積寸。其餘以類推之。各見每尺積寸。此法未詳。姑存其舊。

假令截脩堤長三十四步。中闊三十五尺。高七尺。三十步取土。問積多少。都功幾何。答曰。積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尺。五百九十五功。法曰。高闊相乘。得二百四十五尺。以長三十四步乘之。得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尺。爲都積。三十步取土。例以七十尺爲功。以七十尺除都積。得都功。合問。

假令補脩一百步衙堤。高一丈五尺。闊三尺五寸。用夫二百人。五日功畢。問遠近取土。以幾何爲功。答曰。一百四十步取土。法考之。乃一百四十步取土也。合問。

假令修堤一料。長一千步。高一丈。用三千人。以五日通之。爲一千功。以除總積。得二十六尺二寸半。爲一萬六千二百五十尺。爲總積。寄左。置二百人。以五日通之。得一千功。以除總積。得二十六尺二寸半。爲一百四十步取土也。合問。

假令築臺一座。土周三丈。下周六十丈。高一丈五尺。問積多少。接此下脫一條。法曰。上周自乘。得九百尺。下周自乘。得三千六百尺。上下周相乘。得一千八百尺。三位相併。共得六千三百尺。以高乘之。得九萬四千尺。以三十六除之。合問。

假令築城一座。上方三丈二尺。下方五丈六尺。高四十八尺。問積多少。答曰。七千九百三十六尺。法曰。上方自乘。得一千單二十四尺。下方自乘。得三千一百三十六尺。上下方相乘。得一千九百五十二尺。三位相併。得五千九百五十二尺。以高尺乘之。得二十八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尺。以三十六除之。合問。

假令築一土牛一座。上長二丈五尺。下長三丈五尺。上闊一丈。下闊二丈。高一丈八尺。問積多少。答曰。八千一百尺。法曰。上下長相併折半。得三丈。爲停長。又上下闊相併折半。一丈五尺。以高乘之。得數合問。

捲除心索

除心索積。盈斜當減勾股用停闊。

假令築城一座。長三百七十五步。高八尺。外貼東頭闊一丈五尺。西頭闊二丈七尺。欲從東偏接長一百二十步。問積多少。答曰。一萬二千尺。法曰。置西頭闊二丈七尺。除卻東頭闊一丈五尺。餘一丈二尺。以長三百七十五步除之。得三分二益。爲每步差。以接長一百三十二步乘之。得四尺二寸二分四益。爲接住處合問。

假令築一例面闊一丈。問積多少。答曰。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尺。一例面闊一丈。問積多少。答曰。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尺。法曰。倍南高加北高。得一丈六尺。又併南頭上下廣折半。得一丈二尺。爲接住處。以乘之。得三百五十二尺。寄左。倍北高加南高。得一丈四尺。又併北頭上下廣折半。得一丈二尺。以乘之。得二百五十二尺。與寄左相併。得六百單四尺。置長四十步歸尺。得二百尺。以乘之。得二萬八百尺。爲六段積。以六除之。不盡者作除分。合問。非撅法。自乘非撅堤面。白方一尺。入土打築一尺。如高半寸。以每步積土寸半乘之。便是每步高之積土也。如要見每步虧功。以每虧半寸乘每步

步乘之。得四百五十尺。爲一步積。以步法五尺約之。合問。

假令堤長九百步。高一丈。今欲截闊一十步。用二千人。以五十尺爲功。三日畢。問高多少。答曰。一尺三寸三分二。乘之。得三十萬尺。爲都積。法曰。置每功五十尺。以二千人乘之。得一十萬尺。爲一日功。以三日乘之。得三十萬尺。爲都積。以闊一十步除之。得三百三十三尺。爲每步積。不盡。以高一丈約之。得數。以闊一十步折五十尺半之。爲除之。盈斜當減勾股用停闊。

假令築堤長四十步。南頭高六尺。下闊三丈四尺。北頭高四尺。下闊二丈六尺。問積多少。答曰。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尺三分尺之一。法曰。倍南高加北高。得一丈六尺。又併南頭上下廣折半。得二十尺。爲接住處。以乘之。得三百五十二尺。寄左。倍北高加南高。得一丈四尺。又併北頭上下廣折半。得一丈二尺。以乘之。得二百五十二尺。與寄左相併。得六百單四尺。置長四十步歸尺。得二百尺。以乘之。得二萬八百尺。爲六段積。以六除之。不盡者作除分。合問。非撅法。自乘非撅堤面。白方一尺。入土打築一尺。如高半寸。以每步積土寸半乘之。便是每步高之積土也。如要見每步虧功。以每虧半寸乘每步

高闊各五尺除一十二尺五寸六尺除一十八尺七尺除二十四尺五寸八尺除三十二尺九尺除四十五尺五寸一丈除五十尺一丈一尺除六十尺五寸一丈二尺除七十二尺一丈三尺除八十四尺五寸一丈四尺除九十八尺一丈五尺除一百二十八尺五寸一丈六尺除一百四十四尺五寸一丈八尺除一百六十二尺一丈九尺除一百八十尺五寸二丈除二百尺法曰置高闊一尺依闊法自乘三因四除得積七寸半又置高闊五尺自乘三因四除得積一十八尺七寸半按異乘同除法以例除心索積五尺乘之以一尺積七寸半除之得一十二尺五寸合問。餘類推之又法曰置各高闊自乘以五尺通之合問。此法甚要

假令捲埽一束長二十步高闊各一丈問積多少合用稍草幾何答曰稍一千一百束草二千六百二十五束法曰高闊自乘三因四除得七十五尺又以長一百尺乘之得七千五百尺爲都積以稍草積二尺除之得三千七百五十束乃稍草共數也按稍三草七三因十除得一千一百二十五束外餘一千一百束又置稍草共數七因十除得二千六百二十五爲草數合問。

假令有埽墜坑一百八十步闊二十步深一丈五尺每三尺六寸用稍草一束中半用之問各多少答曰一千八百七十五束法曰長闊步歸尺相乘得九千尺以深一丈五尺乘之得一萬三千五百尺爲積以三尺六寸除之得三千七百五十束半之合問。

假令埽墜外展離堤欲上捲重埽周護長二十步闊一丈五尺深七尺至一丈問使稍草幾何答曰稍草九萬四千五百尺從一十五從隅平方開之得一百二十步爲減長置減功歸積得五百七十七萬八千尺以減長歸尺除之得九千六百三十尺以深一丈除之得九百六十三尺倍之內減停大闊一千單二十尺餘九百單六尺爲停減闊倍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二尺爲上下減闊併內減上下闊差四十尺餘半之得八百八十六尺爲截下闊復加四十尺得九百二十六尺爲截上闊合問。

河防通議後序

三年允治馮功奠大焉猶幸其書之存而可考也僉憲沙公得之譜求脩齊治平之暇取金宋河防通議一書合而訂正之可謂有用之實學僕武郡異定嘗得而推行之茲來嘉禾鑑梓于學以廣其傳三吳水利能取則焉則是編又豈止於防河而已哉至元四年戊寅八月望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昇跋

治河圖略

王喜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治河圖畧一卷元王喜撰喜爵里無考其書首列六圖圖未各系以說而附所爲治河方畧及歷代決河總論二篇於後其文稱臣謹敘臣謹論云云疑爲經進之本考元史順帝紀及河渠志至正中河決白茅堤金堤大臣訪求治河方畧喜書其作於是時歟其大旨取李仲因其自然之說惟以浚新復舊爲主厥後卒用賈魯之策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復故道與是編持論相合則當時固已採錄其言矣特史文闕畧未著其進書本末耳卷中所圖河源頗多訛舛蓋崑崙是宿遠隔窮荒自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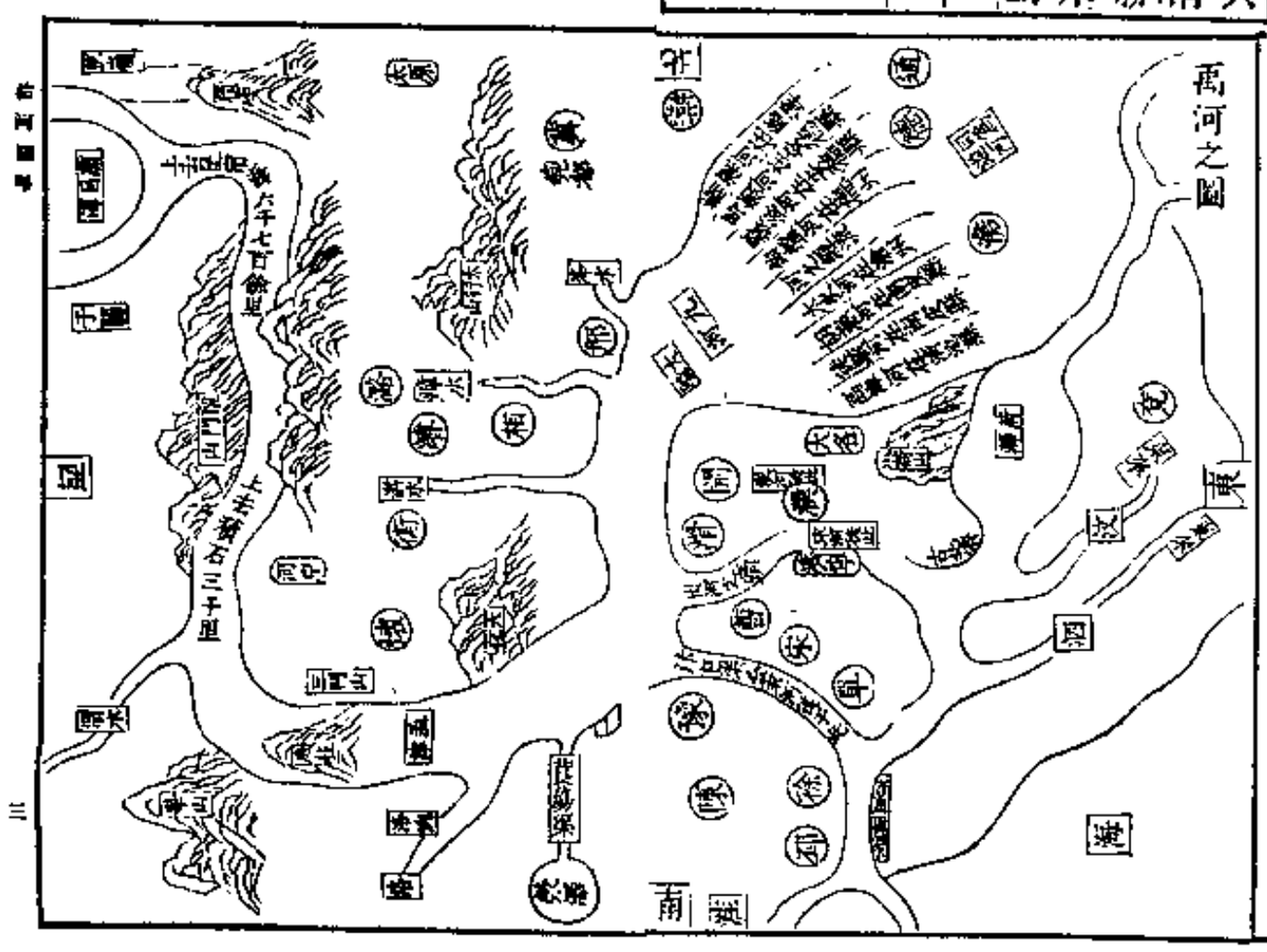
國家底定西陲慈禎于闐悉歸版籍於是河有重源之所記昻霄所始確然得其明徵元人所述憑潛昻霄所記憑篤什案篤什舊作禿禿今改正之所傳輾轉相沿率由耳食撰元史者且全錄其文於河渠志以爲亘古所未聞喜之譌訛襲謬又何怪乎取其經畧之詳而置其考據之疎可也

治河圖略

原序

臣竊謂水之在天下有自然之利亦有自然之害順而導之者易爲力逆而遏之者難爲功譬猶人之一身血脈流通則無病血脈壅滯則病生審而治之宣其壅滯使之流通則病自去治水之道亦當如此竊見比年以來黃河失道汎溢曹濮間生民墊溺中原彫耗莫此爲甚以致上干宵旰之憂勤次勞廟堂之軫念兒者聞者莫不惻然思有以救之然未有出一謀建一策有補於明時者以其但知河之爲害而未知其所以爲害臣故歷考累代河流變遷之故與浚治之術粗得其詳而知其有無不可爲之理且何以言之皆緣下流壅滯水勢不能自泄是以決溢爲害爲今之計莫若浚入淮舊河于南以順其流仍導一新河于北以分其勢大河既分其流自緩無泛溢之患矣禹之播九河漢之淤屯氏宋之導清河于南北者卽此道也猶百鈞之物一人舉之則力有餘此理甚明可舉而行今將禹河漢河宋兩人舉之則力有餘此理甚明可舉而行今河圖陳於左以備睿覽有以考擇庶幾拯溺之一助云

王喜譔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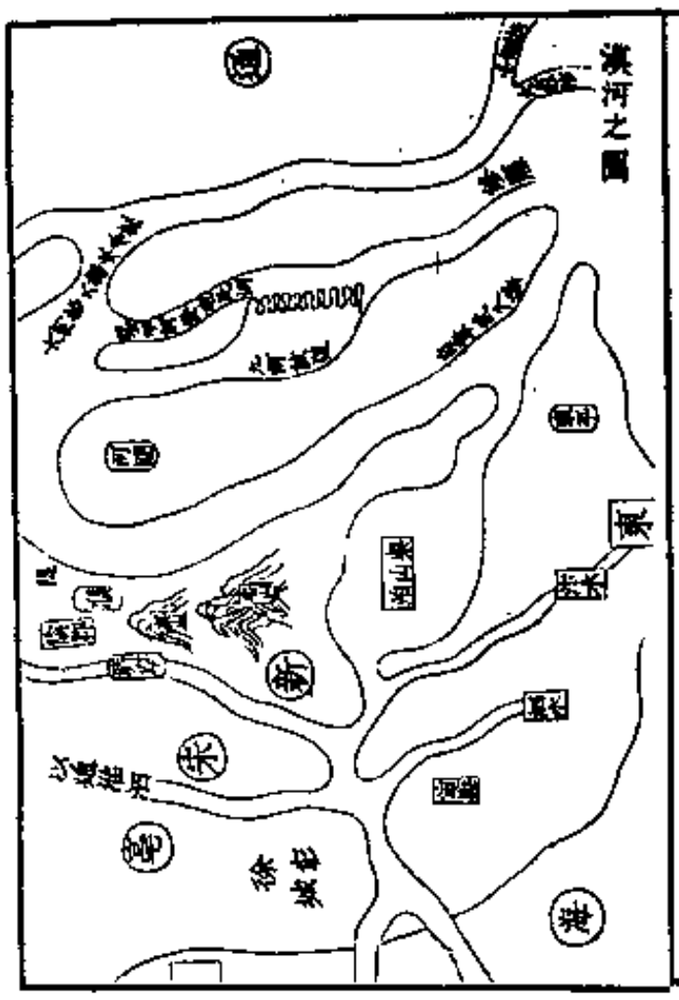


治河圖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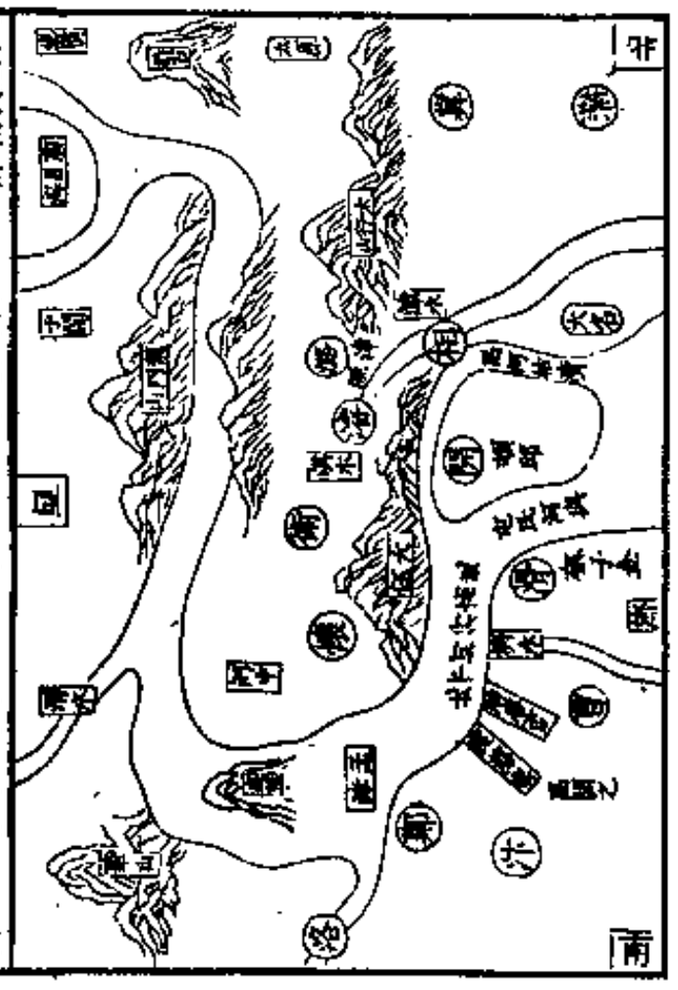
歷代河圖

墨海金壺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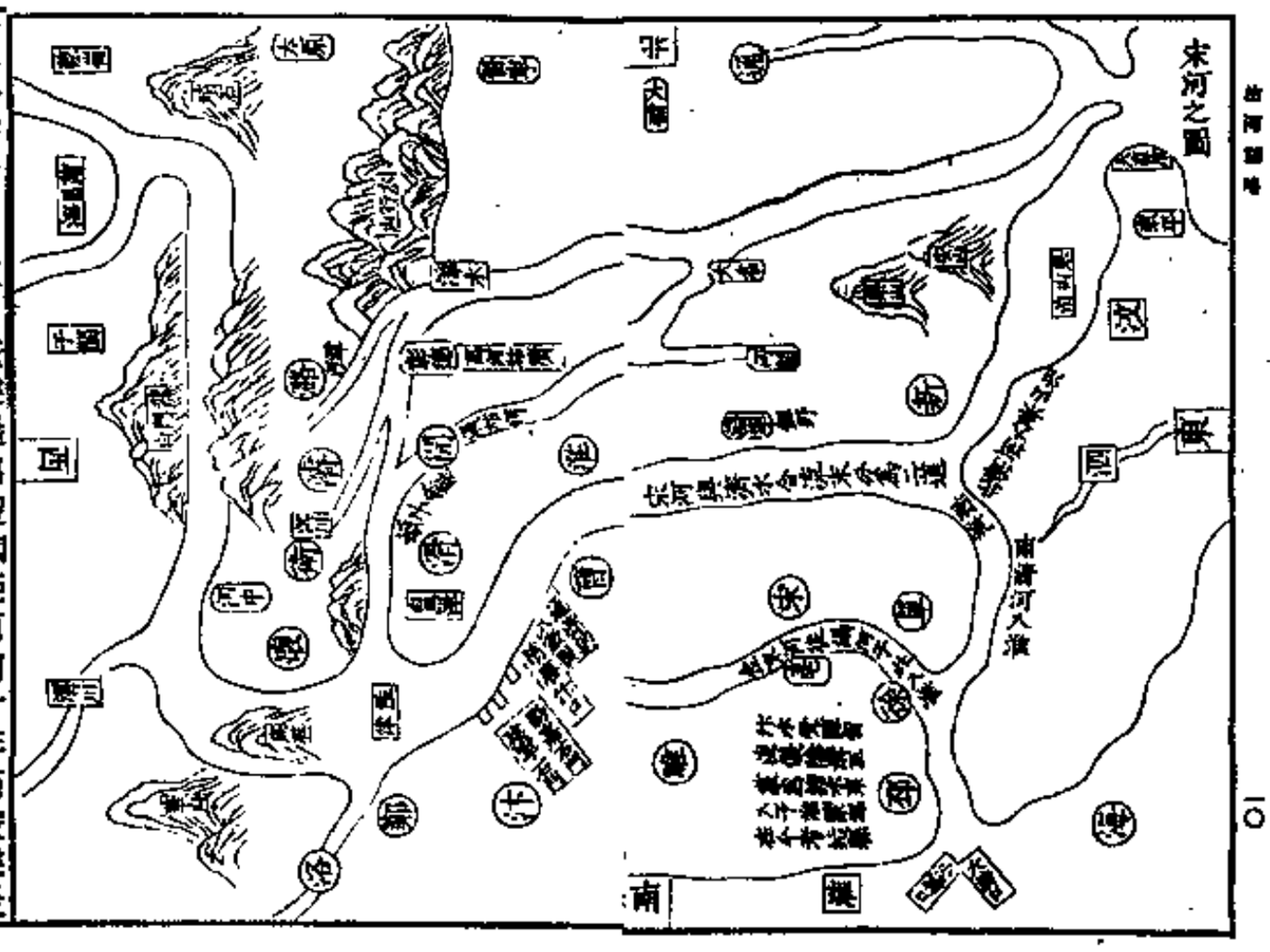
元王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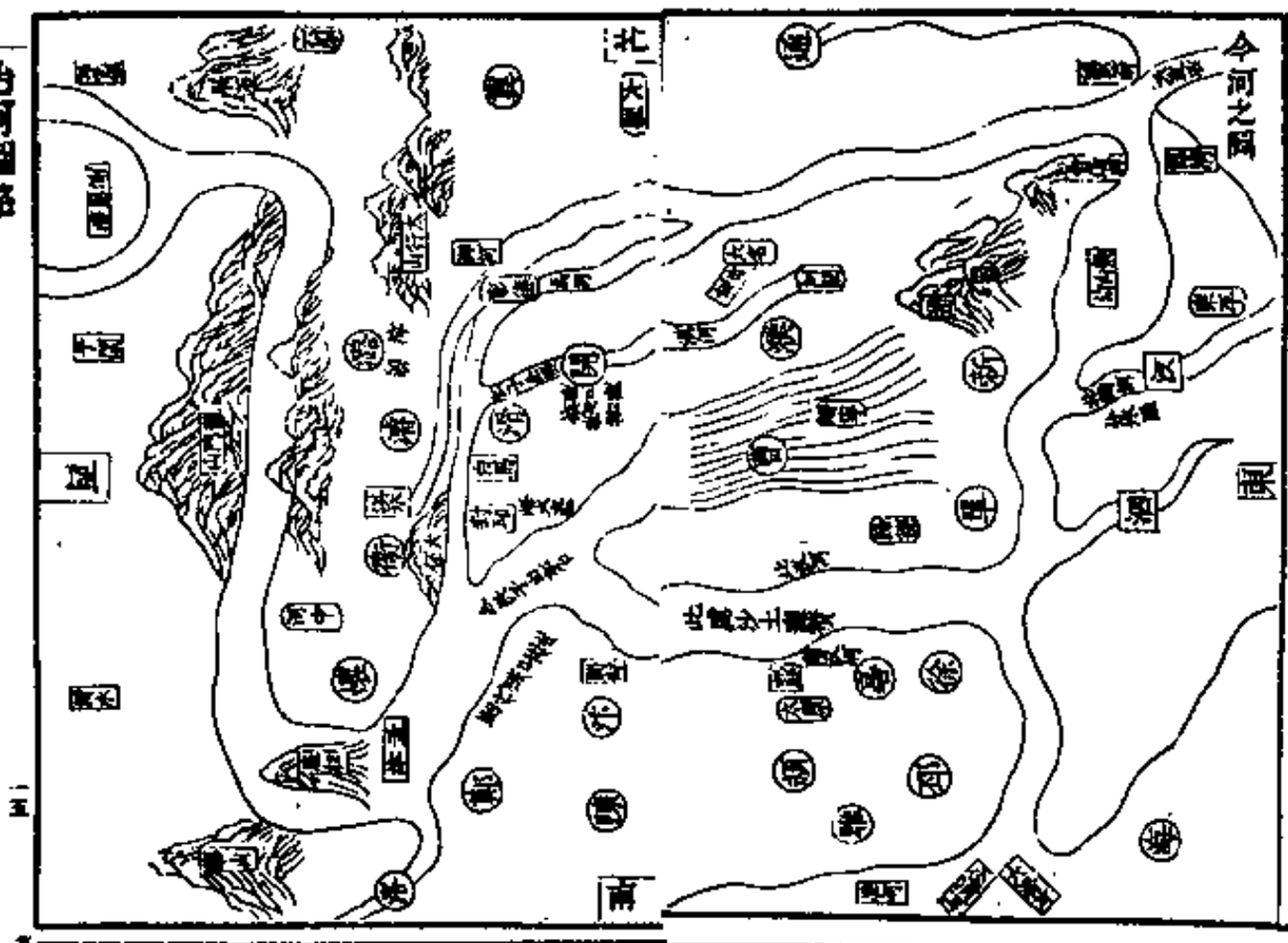
臣謹案禹河自于闐慈嶺兩源合流東注蒲昌海潛行南出積石經龍門三千里而至于華陰又自南而東至于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又自東而北過洚水大陸逕邯北行至冀東兗北分播于九河趨碣石入海由是觀之氣分則殺勢分則弱禹所以治河之法行水之道其功皆在於九河之播也蓋自大伾以下行於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堤防所能捍禦故開八條以殺其怒又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爲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未入海之處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使都入於海各派既安行於外正流亦順道其中不復漫流爲害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亦勢之必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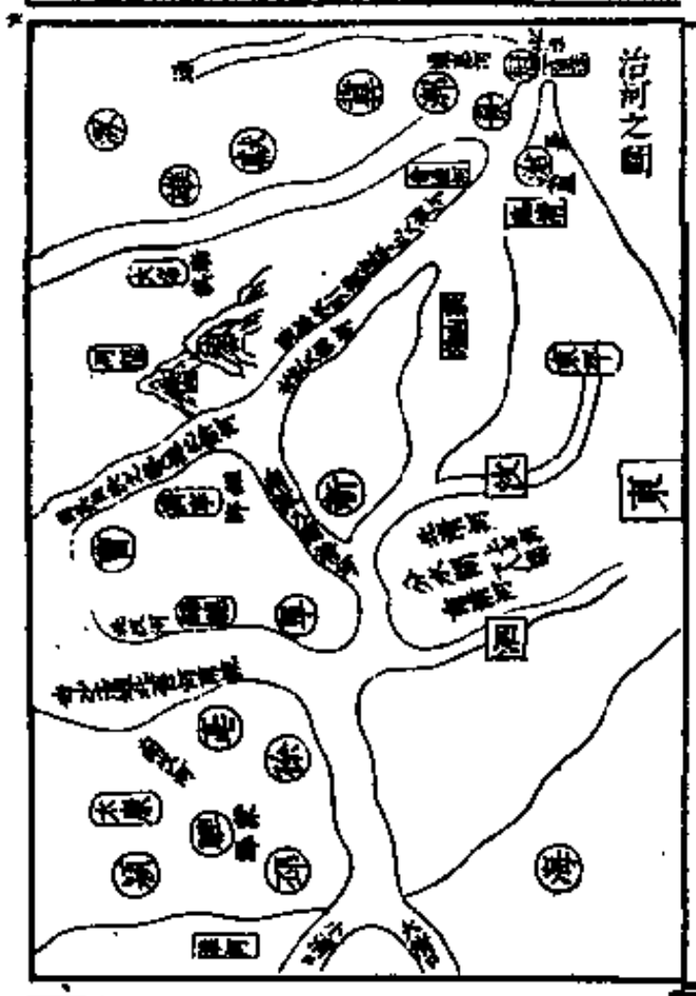


臣謹案漢河自孟津底柱以上河行地中無所變遷自大伾以下河高於地易於泛濫自周定王時已徙故瀆及漢元光間改向頓邱東北流經漢清從梁陵入海文帝時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皆在今濮陽縣遂通淮泗又漢清渠志河決館陶在今濮州分爲屯氏河在今大名路北流入海其河深廣與大河等蓋亦因其自決之勢就浚此河以泄大河故無復有汎溢之患繇是觀之河之下流聖則塞泄則平漢之所以能息百與患者其功專在於屯氏之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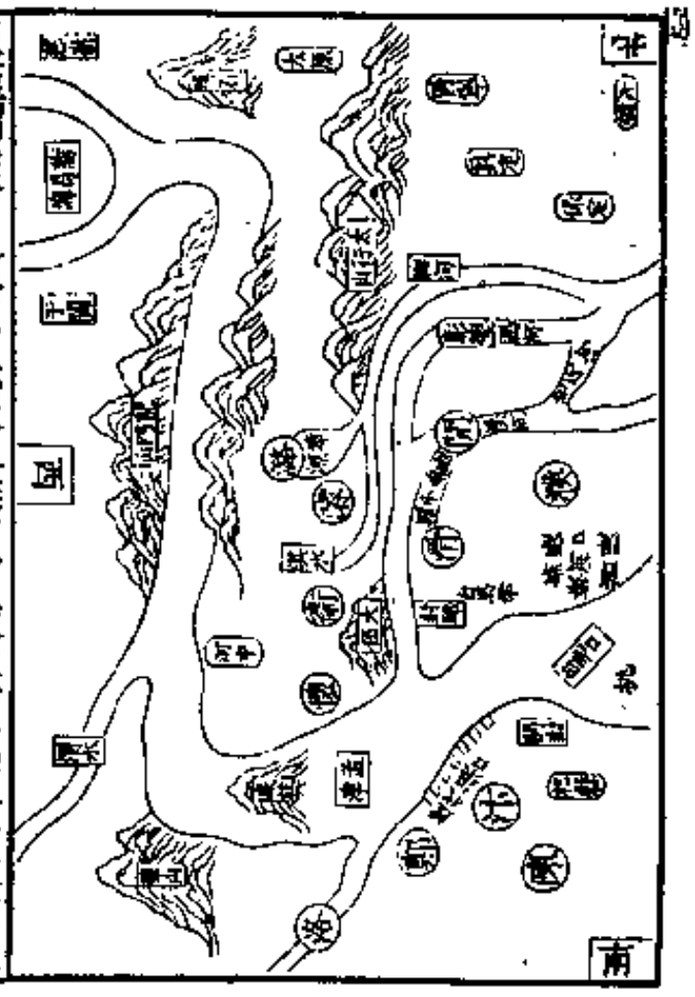


臣謹案宋河自建紹興隆興聖相距百四十年南渡建炎國初中間纔五六年宋河渠志載河事最多纔爲郡建之故役役如此浚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入海謂之北清河初禹導濟水出河之南東入荷澤即今之梁山泊也南通淮泗北從千乘入海宋河既徙濟寧之鉅野與濟遂合于一分而爲南北流矣又濟之上流舊有黃蕩渠漢明帝使王景浚之東注浚儀南達于淮即隋唐之汴口也金宋河決開封則又因汴南流而入于淮矣今其決于曹濮復有合濟之勢臣愚所以參之於古審之於今而知其有必合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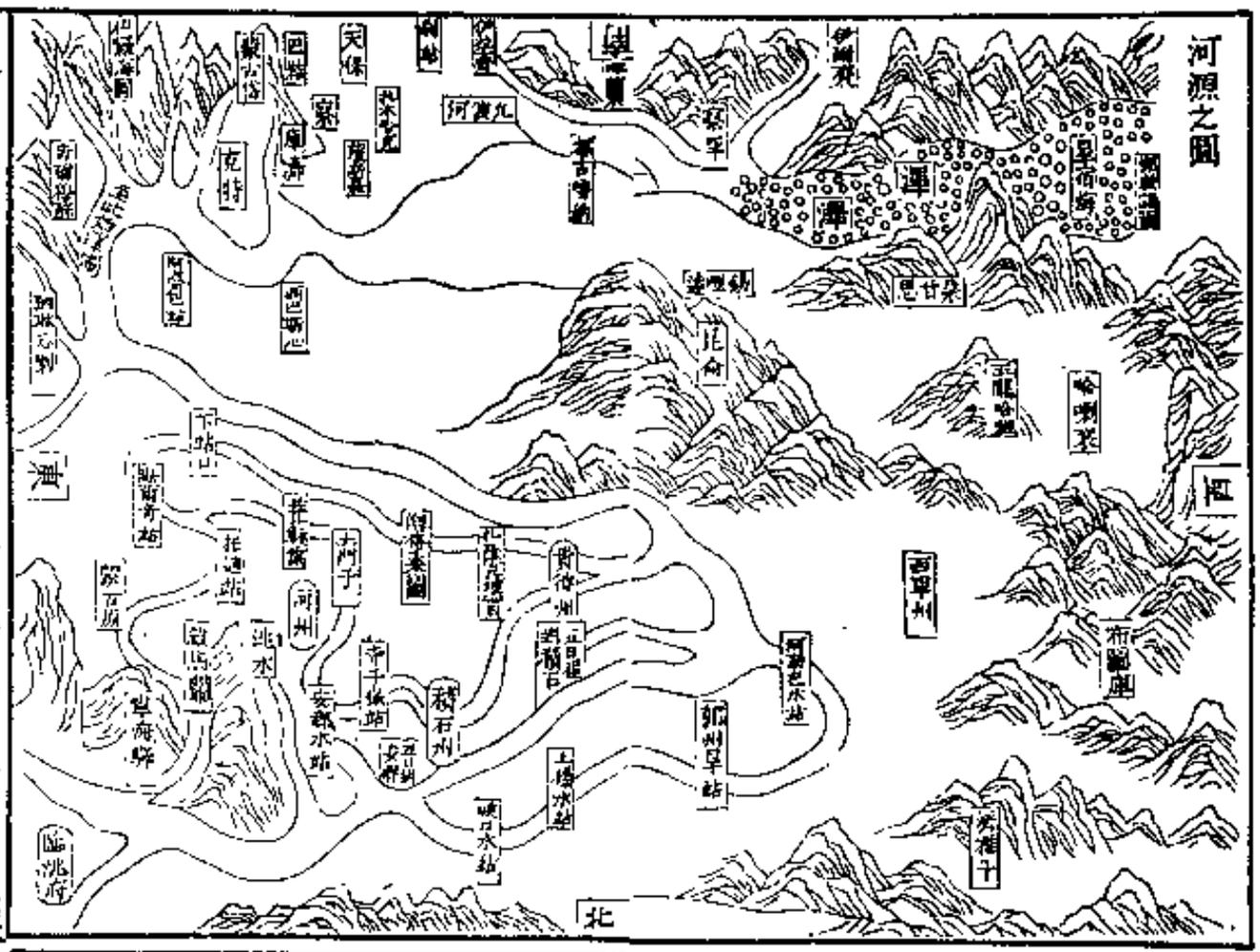




臣謹案今河自金末從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南流即今之過徐州而入淮者是也比年以來河水汎溢于曹濮而入淮舊河淤塞不通將有入御河之勢又未得其道以致數郡墊溺爲害不小竊料新塞河道沙土尚虛但浚治稍深則水復故道下流自順非比無源之水必假强盤之難勞而無功也又計今新決河水散漫無統未有歸一以救橫流若舊河既沒水勢自減然後因其橫流所穿之徑順其北流之勢加之疏導別爲一川則用力寡而見功疾此可爲永久之利也



臣謹謂治河之法必先浚入淮舊河使水南流復於故道次導入濟新河分半水北流以殺其勢此上策也今汴城之東黃河南岸列渠口數十皆是古時引水注于陳亳宋潁之郊以泄水怒又東至杞縣有三汊河口往年歸德太康兩處將三汊南北兩汊堵閉不通使三汊之水總于一河安得不致決溢哉世祖皇帝嘗設置分監委任都水馬和之郭若思疏決新河之水導黃流由安山抵臨清接御河相地形設開隄通漕運遂成千載之功今所以導新河北流者卽馬都水之成法也盖河之末流水勢浩大非一川能容不浚則勢不順不分則患不息是皆歷代已行之明效而非一口之空言臣故圖此以見其有可行之理耳



臣按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泒躡高山下瞰爆若列星故名火敦卽星宿海也東滙于澤又東爲齊必勒一水西來名忽蘭一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名脫可尼是爲黃河又東岐爲九渡尙淸淺可涉又東五百里始渾濁奔悍又三千里合二水折西經乞里塔崑崙山之陰四時積雪又北東至貴德州隸河州吐番等處宣慰司所轄然後抵積石與禹貢導積石者合上去皇宿海蓋六千七百餘里此據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遣招討使篤什親歷而言臣所以幷紀此圖以知河源之遠宜其來流之盛大而難制也

治河方畧

臣竊謂水之爲利生民之所不可闕有國之所不可無闕於利害至重矣歷代之處衝水部本朝之都水監所以總天下之水而重其事也而黃河之水又天下之至大者今其決溢爲害下病生民上累國家不可視爲尋常細事明矣必也重其事委重於大臣旁求良策而後可以息百弭患臣雖不敏既圖畧于前復謂所以息百弭患者必本於理勢之自然而其要則在於浚舊河導新河二者而已所以能息百弭患者又必仰於人力之使然而其要則在于專委任優工役二者而已故敢以四事條列于後

一先浚舊河合於上流淤塞處約以十里二十里爲率挑出沙土令深或底下見流沙則縛木牌平置沙面爲河水立脚之地仍於兩旁立桔槔長竿提出沙土漸洶漸洗使水得行上流既通則下流自然湔湔有建瓴之勢不待施工而自順若河水已循其故道或可使之全流入淮則于決河北岸用竹絡木櫃等盛石塊壘成河堤雖非久遠之計亦可捄患於一時故不如因其自決之勢分爲兩道最爲得宜要在察其逆順審其形勢隨宜量度之耳議者莫不以爲舊河沙土壅積如此之高新決河水如此之深豈能使之復於故道此自今日所見之勢而言也然所積沙土高者雖有一丈以來低者不下五七尺皆是近年淤積非天生堅頑之物固可以人力去之況其下旣有流沙乃是水脈尙通與決河相平故其餘流浸漬特以沙土壅隔不得流耳浚而治之必有成功是皆他日未形之勢人所未見者也因謂龍門萬仞之顚四山皆石禹尙以人力鑿之以通河道況今河行平地沙土之中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者乎此臣斷斷以爲舊河有可浚之理也

一後導新河則始上流導舊河既浚河流既分泛濫之水漸平却於下流因其所穿之徑順其勢導一川從北清河入梁山泊合黃河入海又分一道入南淸河合泗水入淮如此則南北閘河水增舟順可無啓閉之勞而國家永享其利抑且桑土悉平可以耕耘有倍收之穫而民蒙其利議者莫不以爲大河入梁山泊則必衝壞閘河直趨東平爲害不小殊不知河流旣分力弱勢緩不足爲害且以舊事證之前宋建紹時魯從濟寧鉅野決入其時全河入于濟水下流分爲二道一道從南淸河入淮一道從北淸河入海尙且不聞其破閘河害東平也況今於上流已分半水入汴河其一半入濟水者又分爲南北則入于梁山泊八百里之寬足以淳蓄其怒波則下流自然平緩可保其無患矣此臣斷斷以爲新河有可導之理也

一專委任宜選在朝明達大臣一員充總領河防使一應河道合于事務便宜行事仍選有學識有材幹之士以爲之屬同心講究務在兼採衆長取人爲善參酌審量底於功成至如董工役備器物司出納掌簿書則各有司存一優工役宜募民擇丁壯者爲河夫十人爲甲前期給散僱工錢必令稍優使之樂從盡力工作其有不趨事者罰及甲長仍禁有司毋得因而差發擾重困一方其鐵匠木匠常用製造器具不致乏用至如醫工亦所不可缺者或河夫疾病傷損必官爲醫療仍給半糧優恤之凡連年被水苗去處亦須賑贍之事體之前宋建紹時魯從濟寧鉅野決入其時全河入于濟水下流分爲二道一道從南淸河入淮一道從北淸河入海尙且不聞其破閘河害東平也況今於上流已分半水入汴河其一半入濟水者又分爲南北則入于梁山泊八百里之寬足以淳蓄其怒波則下流自然平緩可保其無患矣此臣斷斷以爲新河有可導之理也

一專委任宜選在朝明達大臣一員充總領河防使一應河道合于事務便宜行事仍選有學識有材幹之士以爲之屬同心講究務在兼採衆長取人爲善參酌審量底於功成至如董工役備器物司出納掌簿書則各有司存一優工役宜募民擇丁壯者爲河夫十人爲甲前期給散僱工錢必令稍優使之樂從盡力工作其有不趨事者罰及甲長仍禁有司毋得因而差發擾重困一方其鐵匠木匠常用製造器具不致乏用至如醫工亦所不可缺者或河夫疾病傷損必官爲醫療仍給半糧優恤之凡連年被水苗去處亦須賑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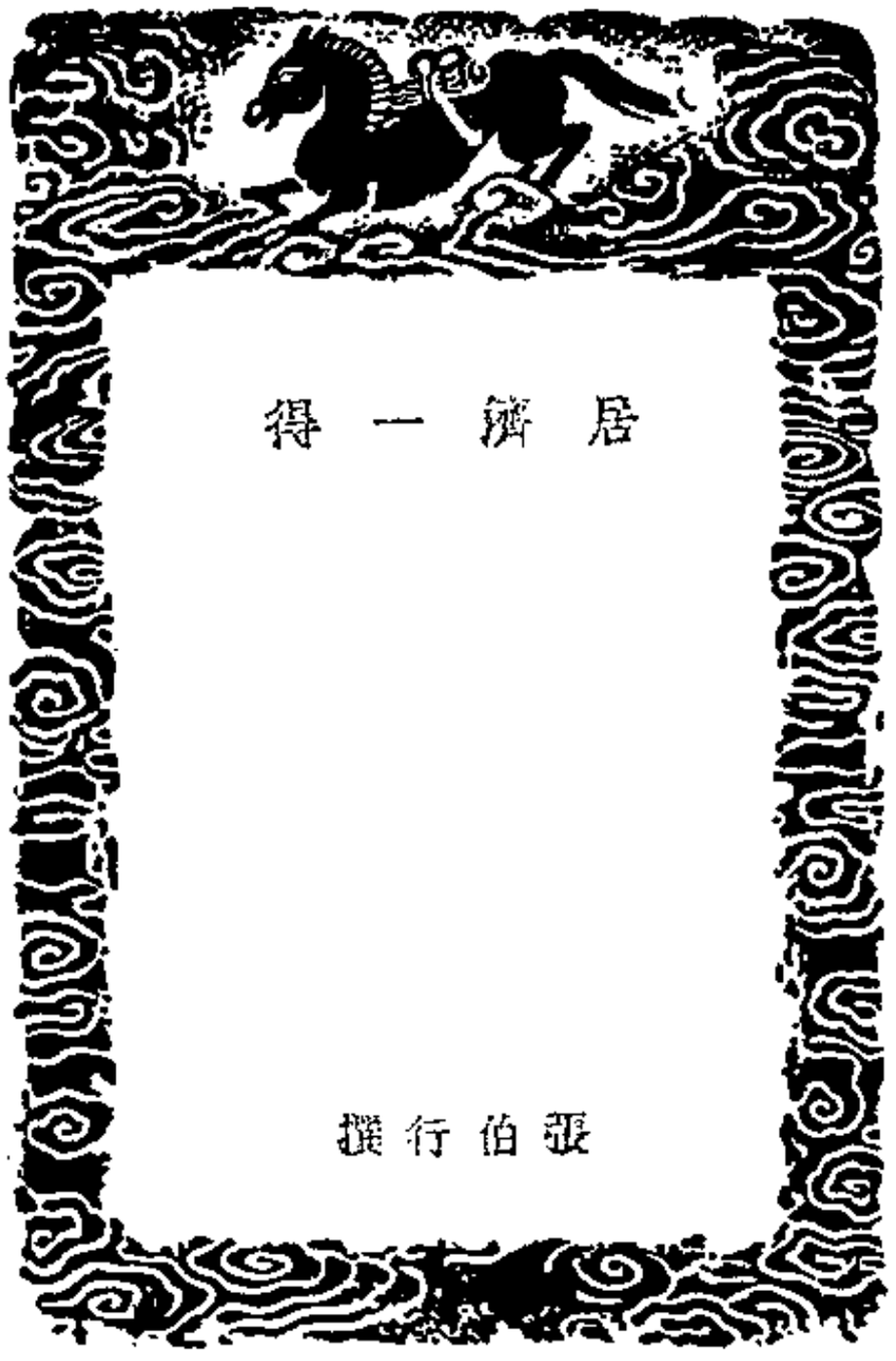
歷代決河總論

臣竊謂洪水之害莫甚於河治水之功莫難於河鑿龍門于上以疏其源播九河于下以殺其流者大禹敷治之功也蓋源疏則水性順流殺則水勢分臣所謂分河之說實原于此自禹功一立地平天成垂七百七十餘載無復爲患及商之祖乙始圮于耿而河之經流固未嘗改也又九百四十餘載至周定王之五年河徙碻磝乃改其故瀆春秋戰國各私其地壅防百川以鄰爲壑故葵丘之會有曲防之戒意者九河或湮或塞皆在此時以及漢之文帝決酸棗潰金隄嘗興卒塞之矣武帝時徙頓邱決濮陽瓠子遂通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雖發卒十萬塞之輒復橫潰上去周定王又四百九十二年然後益徙而東田蚡乃狃於私田之利以爲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由是二十年置弗治及東封泰山臨決河汎白馬玉璧率羣臣負薪填決河築宣防導河北行淺屯氏以分大河使復禹舊跡八十年不爲害此則分河之明效也成帝時馮逡奏言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九河今旣難

明諸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而丞相御史不以爲意後果大雨水決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百姓多墊溺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區蓋屯氏一塞下流不利以致爲害此其驗也尋道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二日隄成其後李尋議以爲常欲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今且因其自決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力寡遂止不治朝臣以爲百姓可哀遣使者振業賑贍之（按前漢書振業作處業師古曰處業使安處之得居其業）乃求能浚川者於是賈讓言治河有三策大旨以爲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遏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宜之使徙民放河北流入海出治隄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勿與水爭地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捄敗之術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下策也自今觀之李尋之言最爲近理今所謂因其自決之勢順其自然之性別導一川者即其說也至如賈讓之策似若可取熟爲審之則有未然者其曰徙民放河置而不治則泛濫東西漂泊南北日徙其民猶不足將何以安其生即其曰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其說近是而又未知河之未流有必分之勢其曰隨決隨塞勞費無已爲下策者誠哉是言也自漢而下決溢之患雖代有之而其經流至宋又千二百五十餘載始改于鉅野尋又改于開封由禹距今上下三千七百餘載而河流三徙其濶豈有不假人力之助而遂如斯安流耶方今明見如禹遵材敏如王延世謀議如李尋賈讓者豈乏其人我朝如禹和之郭若思引黃流由安山接衛河相地設牐築隄皆能深知水性以成事功蓋亦不爲無人舉而措之又何難焉臣以後學疏愚切念生際盛明沐浴膏澤未有涓涘之報恆懷畎畝之憂覩黃河之橫流哀赤子之墊溺譬有疾而必療寧無方之可施庸獻其一得之思庶或助禹分之補捧漏尼沃焦釜謂宜莫急於此時歌鄒子築宣防塞可追功於前代臣謹論

治河圖畧終

皇清嘉慶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春鐫月昭文張海鵬敏梓



固陋。溯流窮源。力求有益於民生國計。數年以來。越阡度陌。相度經營。彙謀之故老。考之傳記。凡蓄洩啓閉之方。宜沿宜革。或創或因。倘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備他日參考。積久成帙。分爲若干卷。敢曰。遵是說也。將以補偏救弊。獨任其難。而不愧於古人節宣之義乎。亦聊以自盡其一得之忠云爾。善乎印川潘公有言曰。時勢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緩之。愼毋使我謀後人。後人更謀後人。此卽余之素志也。抑有說焉。事不久任。權不歸一。則功敗於垂成。如倒築舍。前明朱尚書之已事。可鑑已。夫以數十郡縣生靈之命。而皆仰藉一人之謀畫。事寧有重大於此者。惟在愼擇其人。假以便宜之柄。使得久於其位。而不爲浮言衆議所搖奪。凡利多而害少者。毅然獨斷行之。無稍顧忌。建非常之原。以貽千百世生民之福。功孰偉焉。若徒汲汲於補苴罅漏。防隘塞責。歲靡國家無窮之幣。僅倖於旦夕之無事。謂可藉手告無罪於古人。適足貽笑後人而已矣。是烏足與言治河之術哉。儀封張伯行序。

居濟一得目錄

卷之一

運河總論　南陽閘官
嶧縣縣志　裏林閘
棗莊舊八閘　淩白馬河
微山湖　師家莊閘
又　濟寧以南各閘放船之法
彭口　石佛閘
又　趙村閘
河隄事宜　山東運河
減水閘　在城閘
滕縣主簿　又
沛縣主簿　又
珠梅閘　又
魚臺主簿　天井閘

又
又
運河源委
濟寧分水
閘楹家壩
金口閘
金口壩
大挑府河
又
卷之二
沂河濟運
又
引沂泗二水入運
沂水
復永通閘
馬場湖
又
又
改泗河口
寺前閘
寺前鋪閘
又
中界水閘
利運閘
又
又
柳林閘
又
柳林閘放船法
北界水閘
蜀山湖
又

又
又
馬場湖小閘
馬場湖地
復馬場湖
清查湖界
勸民耕種涸田
風花臺
安居閘
通濟閘
又
又
白嘴
大長溝東宜建閘
南界水閘
泗河口
南旺湖
復南旺湖
南旺主簿
南旺各斗門
南旺湖九斗門閘
南旺分水
又
南旺大壩
南旺大小挑
卷之三
十字河
汶河
汶河口
又
又
汶河中閘
汶河隄岸
築汶河隄岸
脩泗汶隄
防脩湖隄
採割湖草
分水口上建閘
挑洛月河
大壩口
老壩口
小壩口
胡家樓口
何家壩
王堂口
戴村壩
又
又
十里鋪閘
閘座之制
五里鋪減水石壩
關家大閘
閘河閘
又
開河放船法
宏仁橋建閘
袁家口閘
袁家口放船之法
又
靳口閘
安山湖
復安山湖
又
又
又
戴村壩疏
又
脩戴村壩
坎河口
又
又
坎河口石壩
卷之四
疏浚泉源
馬踏湖
又
馬踏湖宜築
十里閘
又
十里閘放船
鑾荒始審
復各湖畿
戴家廟放船
大盛應廟東
曹家單薄以
減水閘
減水閘
法
法
北隄
汶河隄岸
築汶河隄岸
脩泗汶隄
防脩湖隄
採割湖草
分水口上建閘
挑洛月河
大壩口
老壩口
小壩口
胡家樓口
何家壩
王堂口
戴村壩
又
又
十里鋪閘
閘座之制
五里鋪減水石壩
關家大閘
閘河閘
又
開河放船法
宏仁橋建閘
袁家口閘
袁家口放船之法
又
靳口閘
安山湖
復安山湖
又
又

又
荊門閘放船法
荊門上閘
荊門下閘
阿城閘放船法
阿城上下閘
七級放船法
周家店放船法
東昌府上下各閘放船法
卷之五
治水
土橋閘
又
戴家灣放船法
又
碑閘放船法
東省湖閘情形
卷之六
治河議
疏通鹽河
東平州鹽河支河
築鹽河堤岸
又
鹽淩河道
聊城縣七里河
陽穀縣西湖境
清平縣引河
博平縣減水閘
曹州賈魯河
卷之七
治河總論
治河當酌古通今

又
又
又
版閘放船法
又
版閘
閘官
竹簰壩坂閘放船之法
治河之法
築漳河壩引漳水濟運
引漳入衛
又
衛河
四女寺進水閘
四女寺減水閘
急蓬閘座
黃淮水利
條陳通會河
開鎮宣橋
開石涵洞
阜河
李經邦閘
駱馬湖口
閉駱馬湖竹絡壩
又
開竹絡壩
建磚家渡閘
疏東冀德遠鎮宣三橋
復西寧錫成澄弘三橋
開西寧橋
開預備河
開中河頭
開劉老湖豫備河作減壩
新中河尾
仲興集宜用新挑中河
崔鎮對過建閘
改挑中河中河尾
中河北水田
中河南水田
開峯山天然閘
開師仁堤閘
分洩黃水
中河南分黃支河
中河子堤
分水灌田
仲家莊分黃支河
建減水閘壩
河道大勢
高家堰堤內水田
閉六壩
救旱涸法
又
添水利道
運河兩岸減水閘壩
復運料小河
復五空橋河
復楊家廟河兼伏龍洞
減水涵洞
南岸險工建越堤
大分黃河
復張福王簡黃韶口
收東清口
運河口
又
清河口議
又
又
大挑運河
又
復高堰各閘壩
高堰內水利
復周橋翟壩高良湖古滯蓄制
開周家橋閘
流均灣
芒稻河
王家營開分黃支河
韓家莊開引河
尹家莊一帶開引河
壩工宜廢
海嘯
卷之八
河渭類纂附

居濟一得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運河總論

運河乃宋尚書未成之工也。其創開者。則濟寧州佐輔國。始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又築堰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堰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但濟寧地勢。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也難。北運每within其南旺分流濟運。引之誠是也。但於是年到任。即奉命取材於蜀。平江伯陳瑄繼成其功。於戴村催築土壩。其後潘季馴築石爲壩。萬恭叠石爲灘。亦儘百丈餘保。而民田每受其害。若戴村建閘建壩。如堰城金口之工尚未成也。至於泗河。並未議及。雖今亦害之焉。是汶河限。以故雨潦之年。運河水大。馬場湖水亦大。天旱之又近濟寧二閘一開。湖水洩盡無餘。故馬場湖雖有也。泗水不至馬場湖。盡由魯橋入運。而汶河口在南阿城東昌處處淺阻。今宜將汶河口改於南旺北十里許。將泗河口開於南旺南十餘里許。再將府河挑挖深通如舊。則用泗水以濟南運。用汶水以濟北運。則南運無泛濫之虞。而北運亦無淺阻之患矣。再查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每逢大挑。百倍艱難。若將汶河口移於南旺爲力。而數年之後。戴村閘壩修完。則將汶水引入湖中。換湖中清水入河濟運。而大挑亦可免矣。汶水泗水並出濟運。自無水小之患矣。若猶慮水小。則閘座不可以不嚴也。查荊門上下閘。阿城上下閘所以閘南旺以北之水。猶之天井在城閘。趙村石佛閘所以閘南旺以南之水也。天井在城、趙村石佛鎖鑰。俱掌之濟寧道。則荊門上下、阿城上下四閘。亦宜嚴加鎖鑰。掌之捕河廳。如天井在城、趙村石佛之例。一啓一閉。則水自不至於妄洩矣。況沙河、濕林河皆係濟運之河。特以數百年來。盡皆淤塞。水勢不通。若大加疏濬。令其深通暢流。則水自有餘。而無不足之患。或曰。汶泗二水並出濟運。再加以沙河、濕林河之水。運河之水。不盡其太大乎。曰不然。天井閘以上水大。則有永通閘在。宜將永通閘鋒細完固。一遇水大。即爲開放。洩入牛頭河。至江南海州下海。若荊門閘上水大。則有五空橋減水壩在。若盧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則宜於大盛廟東建減水閘一座。一遇水大。即爲開放。洩入鹽河。由濟南府維口下海。如是。則水既足以濟運。又不患其大矣。此運河之大勢。酌乎古人之成法。驗之當今之地勢。誠屬萬全不易之良策也。但余識見短淺。言未必當。敬錄於此。待質高明。

嶧縣縣丞

嶧縣縣丞專以蓄微山湖水爲職。蓋微山湖水。所以蓄之濟八閘之運者也。故韓莊湖口閘最關緊要。堵閉不嚴。則水從此洩。必將兩版嚴下。中閒用埽堵實。則水不妄洩矣。但徐州往來民船。皆從此閘入運河。閘夫借此取利。則湖口閘必不能閉。宜時爲稽察。疏失嚴究。

韓莊等八閘

韓莊等八閘月河。皆宜挑挖寬深。使微山湖之水有所洩。則濟寧、南鄭及魚臺、沛縣、徐州之田地。自不至於淹沒矣。蓋八閘月河。盡皆淤塞。微山湖向出荊山口。由彭家河洩。今則荊山口已經淤平。不能宣洩。若將月河挑挖深通。則湖水可洩。必不至泛濫於濟寧魚臺一帶。此今日最急之務也。倘微山湖水小。自宜蓄之濟運。八閘仍宜下版嚴閉。不可輕洩。

微山湖

微山湖水。所以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故常宜閉版蓄水。至八閘下版。水猶不足。然後酌量啓版以接濟。蓋湖水小。則八閘宜下版。湖水大。則八閘不宜下版。若湖水盛大。八閘不下版。仍宜開八閘月河以放之。此湖南岸。宜築堤以障黃水。自沛縣太行堤接築。由荊山口南至子房山下。若不築此堤。或數年。或數十年後。微山湖勢必如堰頭湖。淤爲平陸。不特無水濟運。黃水且灌入運河。運河又必淤塞矣。夫彼運河原在南。因黃水淤塞。改開泇河。若泇河再淤。又從何處改挑乎。此不可不早爲之計也。

又

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堤一道。上接沛縣太行堤。下至徐州荊山口。黃水泛漲時。使由堤南東行。入彭家河。

至貓兒窩、微山湖清水、使由舊河出荊山口、合彭家河、亦至貓兒窩、蓋運頭湖俱經淤平、微山湖已淤大半、南岸若不築堤、不數十年、黃水屢濫、微山湖勢必淤平、不惟不能蓄水濟運、恐泇河亦受其淤、所關運道、非淺鮮也、

彭口

每年彭口宜大挑之期、宜於彭口上源築壩、使水由三河口入運河、又於運河彭口之上、築攔河大壩一道、使運河之水、由呂壩入微山湖、則彭口上下內外、俱可以挑挖矣、既挑完彭口運河、俟關壩之後、即將彭口內石壩上石壩下盡挑挖深通、俟五六月伏水將發之時、然後將三河口上源築壩、將彭口上源之壩開放、使水由彭口而入運、然後將三河口石壩上下挑挖深通、以便大挑之時、使水仍由此入運、若以築壩不便、即輪年遞挑亦可、今年挑三河口、即使水由彭口出、明年挑彭口、即使水由三河口出、以一年之力挑河、而河有不深通者乎、

又

彭口之水、原從三河口出、今三河口內見有石壩、其後改於彭口、亦照三河口建壩、每於多月挑河之時、將壩上里許築一土壩、過水他流、然後將石壩上下挑濬深廣、使足容沙、而正河不至於淤塞、其後河官樂於簡便、遂止挑正河、而石壩上下、盈之不問、不知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必不淤淺、不挑石壩上下、而正河勢必淤淺、今彭口每年止挑正河、一遇水漲、河身即為淤窄、糧船既被阻滯、撈挖倍費人力、此余所目睹者也、其如人情難於更始何哉、

河隄事宜

山東之河、南陽一帶、每年潰決者、皆由舊有減水閘座、為主溜者、惟在蓄洩得宜、啓閉有方、乃是以潰決堤岸、似宜查明修補、滕嶧兩縣石工、前經估計三十二萬兩、勢必難行、擬於湖邊用草、河邊用土、築成土堤一道、俟秋後用夫採草、冬月可做、

減水閘

會典云、昭陽湖周圍八十餘里、在滕、沛、魚臺三縣界內、舊設減水閘十四座、遇河汛漲、啓閘洩水、下達微山等湖、以濟韓莊閘東泇河運道、過妥、減水閘所存者、僅四座耳、數年以來、運河水大、不能宣洩、以致沖決堤岸、淹沒民田、其害不可勝言、皆由減水閘不復之故也、今若將舊閘照舊修復、運道民生、庶兩益矣、

滕縣主簿

滕縣主簿、亦以收水入湖為職、三空橋、朱姬莊、減水閘皆湖口也、每遇運河水大、及伏秋水發、即宜從此收水入湖、蓄以濟運、境內有彭口、每年宜挑、若彭口以下淺處多、則宜將彭口以上築攔河大壩、使水由引河西行、至呂壩入湖、以便挑挖彭口以下淺工、若彭口以上淺處多、則宜將夏鎮人家頭築壩、又將朱姬莊減水閘下築壩、使彭口出朱姬莊減水閘入湖、則彭口之上、皆可挑挖、若彭口上下淺、使之寬深、庶河水可出、而南運為有賴矣、

皆淺、則宜開康圍壩、卻將彭口上源築壩、使水由三河口入運河、再於夏鎮之南築壩、使水仍由呂瀉入湖、則彭口上下、皆可挑挖矣、運河北岸、又有修永閘所、以節宣泉水、以濟運者也、其內引河、宜時加疏浚、以備蓄洩、朱姬莊一帶堤工、單薄處甚多、亦宜時加修築、不可或懈、至境內泉源、皆以濟運、尤宜時為稽察、俾疏浚深通、暢流入運、庶為稱職、

沛縣主簿

沛縣主簿、專以收水入湖為職、微山湖口、有呂壩滿壩二處、遇河水盛大、或伏秋水發、即當開此二壩、收水入湖、蓄以濟來歲之運、不可有誤、若少有怠玩、不能蓄水、即為溺職、沿河兩岸、亦宜時加修築、境內有鮎魚泉、每遇天旱、中輒乾斷、不能通水、宜時加疏濬、令暢入運、

珠梅閘

珠梅閘、係江南沛縣閘、其上為山東邢莊閘、舊例兩閘不相聞問、並無會牌、蓋以成規久廢、獨山湖與運河相連、水大之時、獨山湖水、可以接濟、故上源之水、不至膠舟、一遇天旱、眾林邢莊處處淺阻、皆由珠梅閘放船無節、洩水太過之所致也、予已將獨山湖築堤界出、故此二閘、須用會牌、照例啓閉、庶水不至於大洩、若遇水小、則開獨山湖口、放水以助之、若水太小、船隻難行、須珠梅閘一啓一放、放船五六百、或七八百、然後珠梅閘再啓一放、灌放則水不大洩、而船自易過矣、

魚臺主簿

魚臺有南陽獨山二湖、皆所以蓄水濟運也、運河兩岸、俱有閘座、為主溜者、惟在蓄洩得宜、啓閉有方、乃為稱職、今閘座俱已廢壞、堤岸悉皆殘缺、非大加修理、必不能有濟於運、主簿以蓄水之多少、為該職之稱否、但南陽湖低於運河、若將各閘門堵閉、不放水入湖、獨山湖高於運河、若將各湖口開放、將水放盡、此則瀕職之甚者也、魚臺境內、泉源甚多、尤宜時為稽察、俾疏浚深通、暢流入運、斯為稱職、

南陽閘官

南陽閘官、管南陽、利建、邢莊三閘、此三閘最關緊要、下版一不啟、而魯橋、眾林勢必淺阻、故此三閘與眾林閘、均宜候會牌、必上下兩閘閉版、中間一閘、乃可啓版、則水勢不致妄洩、而糧運自無淺阻之患矣、

眾林閘

眾林閘上下、俱不深通、故每遇天旱之年、輒有淺阻、而以上師家莊仲家淺新閘、並無淺阻之患、乙酉初夏、遇淺阻船不得行、予設一法、令啓師家莊閘版、而船仍不行、又啓仲家淺閘版、而船遂通行、直過上兩閘上下、俱無淺阻、此亦已試之一法也、然又須南陽、利建、邢莊多下閘版、堵塞蓋貼、不使過水、則水不妄洩、而船可運行、

淺白馬河

白馬河之水、原出魯橋、以濟南運者也、自河身淤淺、每逢天旱、則河水阻斷、不能出而濟運、故議大加挑

師家莊閘

此閘宜酌量上下水勢上下水勢俱足則此閘宜下版蓄水如凝林閘上水淺船不能行糧船既過凝林閘凝林閘閉版即啓師莊閘版如仍淺阻即並啓仲家淺閘則船自易行矣

濟寧以南各閘放船之法

濟寧以南不患水少放宜隨到隨過到一幫即過一幫到兩幫即過兩幫切不可一塘止灌一幫令一幫占一塘則山東四十八閘四十八幫船占住而船遂無可行之理矣

石佛閘

石佛閘閘背亦低趙村閘背既接高四尺石佛閘背亦宜接高三尺閘版宜上十四塊則上源之水有所蓄而不至於過洩矣

趙村閘

趙村閘閘背亦低在城閘背既接高五尺趙村閘背亦宜接高四尺閘版宜下十六塊始足以蓄水而糧船不阻

山東運河

山東運河關鍵全在各閘而最關緊要者尤在天井在城荊門上下磚版二閘也此六閘啓閉得宜塘糧運必無淺阻之患而其職掌則在閘官閘官職微非有擔當者每聽命於往來之差船宜令廳官主其事天井在城則以運河廳主之荊門上下則以捕河廳主之磚版二閘則以上河廳主之查上河廳向駐荊東昌府而臨清亦有衙門宜令改駐臨清若有差船欲恃強啓版令閘官稟於廳官廳官以理諭之令其遵照定例隨濟打放若廳官再不能主則申報濟寧道定奪但閘官係專職恐有民船受賄私放者亦未可定須道廳各官不時稽查如有啓閉不時乖違職掌者立即揭報河院斥逐則閘官有所畏憚亦不敢私自啓版而徇私謀利者尤莫過於閘夫且有閘夫啓版而閘官不知者尤宜嚴飭閘夫使各依閘規夯無錯悞

在城閘

在城閘背宜加高二尺其閘版宜用二十二塊啓閉宜嚴蓋此閘係南運門戶最關緊要廳道官宜不時稽查少有差錯上源必致淺阻其閘底閘牆亦宜時加修理恐有漏水之處且此閘扁官最關緊要俾啓閉不得其宜河水必致妄洩糧船恐有淺阻之患蓋此閘與荊門下閘相照一里二閘皆所以蓄水也

又

在城閘舊例下版十八塊蓋天井閘高此閘最下若下版成少則水一洩無餘故此閘最關緊要其稽查之勤宜倍於天井閘始足以蓄住上源之水而不至於下洩此南運之一大關鍵也其放船之法亦宜隨到隨放則濟寧以南之船自不至於壅積然此塘之船須儘塘灌放庶水不至於多洩而上源亦免淺阻之患

又

在城閘宜下版十八塊蓋天井閘高而在城閘低非多下版則天井閘上之水始有所蓄如下源水小或致淺阻或再啓一版放一溝水下去俟水足用即照舊下版蓄水毋得多洩

又

在城閘啓閉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在城閘版少啓在城閘下積船一百二三十隻足滿一塘然後啓版灌塘則水之所洩必少而南陽一帶水小需水甚急則在城閘啓版宜勤到一幫即過一幫不拘船數之多少則水之所洩必多而南陽一帶不患乎水小矣如南陽一帶水大不患乎水大矣下用水則宜洩下不用水則宜蓄務斟酌得宜蓄洩有方乃爲盡善

又

在城閘地勢甚低而其閘背亦低故不能多下版塊不能多下版塊即不能關上源之水宜將此閘背再接高五尺則版可以多下或二十塊或二十二塊則上源之水有所關而不至於過洩前言下版十八塊者以閘背太低不能多下非謂十八塊足以關水也

天井閘

天井閘亦視南陽一帶水之大小如南陽一帶水大則將天井閘以上如南旺之十字河先行堵閉如水仍大則五里營閘十里鋪閘及安居閘酌量堵閉務使水不甚大而後已如南陽一帶水小則將安居閘十里鋪閘及五里營閘酌量開通如再不足用然後將南旺之十字河開通若蜀山湖之利運閘則斷斷不可開者也往年天井閘水勢甚溜每過一船露夫四五百名一日過船不過一二十隻至多不過三四十隻以致在城閘下糧船積聚至數百隻或千餘隻皆因在城閘版下版十二塊天井閘版一啓水勢建瓴而下在城閘之洩水既多不獨天井閘糧船難過而濟井橋及安居一帶在在淺阻司事者不思咎由於在城閘之下版甚少而反歸咎於上源之來水太微則又開蜀山湖之利運閘以助之利運閘一開而蜀山湖南陽湖與運河一派汪洋湖河莫辨由是濟寧南鄉及魚臺沛縣徐州數百萬頃良田悉化爲湖蕩已二十年矣而此四州縣之民並不知爲人事所致反歸咎於天災之流行嗚呼天以生物爲心何至於此哉余到任年餘日乘小艇上下往來周詳審視考之古人之制度驗之今日之形勢固已瞭然於胸中矣一日適在天井閘催船見水勢甚溜一船需夫數百名牽挽呼號之聲不絕而船之過也維艱且天井閘船未過完而濟井橋安居一帶又報淺阻矣余詢之於人或曰非開利運閘則糧船必不能前進矣余曰利運閘必不可開者也乃令在城閘增版至一二塊而水勢仍溜又增至三塊四塊而水勢稍平更增至五塊六塊連前共十八塊而水勢悉平天井閘過一船不過需夫三五名而已且船未過而濟井橋安居一帶糧船俱已行動嗣後天井閘一日一夜過船二百八十餘隻而糧船乃不知有天井閘之難過矣余恐日久弊將復生故審之以備後人之採擇

又

天井閘宜用版十五塊。使水蓄在閘上。常使有餘。毋使不足。此閘啓版。在城閘須下版十八塊。勿使水洩過多。如下邊水小。酌量啓版一二塊。放下些須。足用而止。不可過洩。須與在城閘兩相照應爲妙。

又

天井閘舊例。版係十五塊。此一定不可易者也。版不全下。則上源必致淺阻。閘官宜常稽查閘牌。同知州判亦宜常稽查閘官。蓋閘夫利於少下。少下一塊。則少啓一塊。此好逸惡勞之常情也。若聞閘上一帶水淺。必此閘下版未足之故。急宜查考加版。則上源永無淺阻之虞。至於此閘之船。必須隨到隨放。不可稍遲。以至濟寧以南一帶之船。壅滯不行。此閘放四次。或五次。通濟閘始可放一次。若此閘水小。不能放船。即令通濟閘放船。則此閘有水矣。然又不專特通濟閘上之水。須馬場湖水常盈滿。或開安居閘。或開十里鋪閘。水自足用。若長溝建閘。則只開長溝閘。十里鋪安居閘俱可以不開矣。

運河源委

運河之開。始於濟寧州佐漕輔國。建金口壩。開金口閘。引泗河之水至濟寧。又建堰城壩。開堰城閘。引汶河之水至濟寧。由楊家壩至運亭前分流濟運。然地勢北高而南下。故於運亭之東。建天井閘。又於天井閘下里許。建在城閘。所以堵水使不南下也。又於濟寧之北百里外。建開河閘。所以放水使北行也。豈知水之往南也易。而往北仍難。此濟寧州佐只知引水至濟寧濟運。而未嘗合南北之地勢而通計之也。至倘蕃宋禮聽汶上老人白英之計。改河於南旺分流濟運。蓋白英世居南旺。亦只知引汶水於南旺而未嘗合南北總計之。並未知漕輔國開河之始。仍資泗水濟運也。發以尚書宋禮於永樂九年到任。旋於是年奉命取材入蘭。是以雖改壩於堰村。而未如堰城壩堰城閘之制度盡善也。所以數百年來。雖潴運享其利。而南旺歲挑。勞民傷財。遂貽數百年無窮之害。且南旺以南。魚沛之間。因泗水全注於南。一派汪洋。甚至濟寧以南。盡被淹沒。而南旺以北。東昌一帶。仍苦水小。每有膠舟之患。後又議開金龍口。引黃河之水。至張秋接濟北運。豈知黃河之水。一經漲發。其勢莫禦。故張秋屢被水患。而金龍口永議堵築。金龍口既堵之後。北運仍然水小。卒亦無如之何也。且南旺運河兩岸土積如山。將來挑河。恐愈艱難矣。白英只知有南旺。而引水於南旺。猶巢輔國只知有濟寧。而引水於濟寧者也。今合南北之大勢計之。宜將汶河之分水口。收於南旺之北十里。開河之南。分流濟運。而又於戴村壩。改建如堰城壩堰城閘之制度。再將泗河之水。引至獲麟古渡以西。使泗水由馮家渡水壩所以洩蜀山湖之水。入馬場湖也。此壩一開。不獨蜀山湖之水南下乎。不知馮家渡水壩之西。挑河入運。即以挑河之土。築蜀山湖之湖堤。則蜀山湖之水。既不至於南洩。而泗河之水。又可以濟北運。且戴村壩既如堰城壩堰城閘之制度。則南旺之歲挑可省。魚沛之開。既不苦於淹沒。東昌一帶。又不至於臕卅。真萬世之永利也。此踢四載之舜走。耗四載之心血。而僅有此一得。恐致湮沒。故附錄於此。以就正有道焉。

濟寧分水

郡志曰。按汶水西流。其勢甚大。而元人以濟寧分水。遏汶於堰城。非其地矣。每遇水發。西奔坎河。洸流甚微。運道或涸。故元時會通河漕。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爲多也。愚按元入分水於濟寧。亦未嘗乎地勢之宜耳。濟寧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難。雖天井閘堰分水口一百餘里。然究之南水每有餘。北水常不足。故南旺每有淺阻。宋禮聽白英之計。改分水口於南旺。其制善矣。但只言汶水。而不及泗水。亦未爲法之盡善也。雖泗水蓄之馬場湖中。亦由安居閘十里鋪閘入運。不知運河水大。而馬場湖水亦大。運河水小。而馬場湖水亦小。究歸無用。蓋因府河淤塞。水不大通也。況安居閘十里鋪閘。猶是當年之舊閘。當年馬場湖受蜀山湖之水。故宜由此入運。今馬場湖不受蜀山湖之水。而受泗河之水。故今馬場湖之水。不宜由安居閘十里鋪閘入運。而宜於獲麟古渡。建閘一座。使泗河之水。由此入運。則以泗河之水。合諸泉水。以濟南運。而以運河之水。專濟北運。則北運自無淺阻之患矣。或曰。安居十里二閘。亦可以入運。何必又改於獲麟古渡。不知安居十里二閘。地勢最下。不足以敵汶水。獲麟古渡在運濟閘之上。泗水若由此入運。便足以敵汶水。使汶水不致南洩。專濟北運。又何有不足之患乎。

閉楊家壩

楊家壩自總河楊芳興已經奉旨堵閉。今復言閉楊家壩何也。祇因濟寧紳衿士民。旋謀馬場湖湖地肥美。盡皆佔種。故楊家壩時常啓開。楊家壩一開。而西湖之水漏矣。今歲必爲嚴禁。如有啓閉者。即以盜決河防論。然禁止者官。而賄賂之說行。官亦不肯聽廣矣。非極有操守。不顧情面者。萬不能禁也。

金口閘

金口閘泗水濟運之要路也。所關甚重。不可忽略。查舊例。每年挑完南旺。即挑府河。蓋以泗水入黑風口。由兗州府而行。故閘之府河。蓄之馬場湖以濟運。自十數年來。官役河棍。視爲利藪。故張秋屢被水患。而金龍口永議堵築。金龍口既堵之後。府河並不挑挖。泗水之入馬場湖者。不及十分之一。故將泗河置之無用之地。而馬場湖竟盡成民田矣。詰之土人。舊府河有丈餘深。今淤河考之。深者尺餘。淺者不及數寸。水之所以入馬場湖者。正有限也。若將此河挑挖照舊寬深。引水入馬場湖。而湖水又不使之出安居十里鋪閘。而使之由大長溝入運。則泗水可以濟南運。而汶水專濟北運。則北運東昌一帶。可永無淺阻之患。再將戴村照堰城金口之制。建閘建壩。引水濟運。餘水由鹽河入海。則運河南北四十餘州縣。永無淹沒汎溢之患。即南旺之大挑可省。而山東之夫役可永息矣。

金口壩

金口壩。遇冬月挑河築壩之期。即將此壩嚴閉。使泗河之水。盡歸金口閘。入馬場湖以濟運。

大挑府河

府河所以引泗水濟運者也。舊例。南旺大挑之後。即挑府河。近數十年來。府河竟不挑矣。故有淤至五六尺至七八尺者。府河淤淺。不能容水。兩岸又無堤工。一經水發。兩岸民田。盡被淹沒。故必大加挑浚。即以

挑河之土築兩岸堤工則河既寬深即能容水而民田不至淹沒然須從黑風口內即大挑寬深庶泗水之入府河也易不致由金口壩南洩矣

又

查府河雖有次餘深年久淤墊深者不過二三尺淺者不過數寸以故泗河不能濟運舉輔國原引泗水至濟寧濟運今楊家壩既堵築泗河之水不由濟寧入運乃由濟寧北關入馬場湖查馬場湖原受汶河之水由蜀山湖東馮家溝水壩而來者也故今一大挑府河並挑馮家壩下至引河仍將馮家壩建閘一座又將馮家壩築隔隄一道以堵蜀山湖之水卻將馮家壩西開引河一道使水由十字河北入運再將獲峰古渡建閘一座（獲峰古渡即今之大長溝渡口是也）

居濟一得卷之二

沂河濟運

查沂河之水原合泗水由黑風口入府河濟運者也數十年來舊制不修河失故道沂河之水不合泗水入黑風口竟由金口壩下直趨魯橋矣今應照舊修理使沂河之水合泗河之水仍入黑風口由府河濟運使水無旁洩而於運道大有裨益

又

查沂河舊制合泗河由金口閘入濟運者也（金口閘即今黑風口是也）而出魯橋入運者乃八九分今舊制盡湮河道淤塞沂河之水並不能由金口閘濟運而盡出魯橋矣故今宜於金口壩之東南建壩一道如金口壩之制又將沂河合泗河之舊制挑挖深通使沂河之水合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入府河由馬場湖出馮家壩由十字河濟運再泗河沂河之水可以專濟南運運河之水可以專濟北運

引沂泗二水北運

明臣劉珝金口堰記略云堰距兗州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之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陳元以來皆嘗修築以通漕運都之建不一堰之興廢亦不一暨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乎堰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復通漕運而堰多事矣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之交波濤洶湧即圮無

餘萬夫之役不貲之費爲之蕩然自永樂以迄於成化朝廷雖數命官修固卒莫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宜興張公克諴祇承是任乃曰與其屢廢以病民孰若一勞而永逸乃易土以石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睞水之消長時其啓閉橫亘石爲橋以便往來總接金口堰即金口壩也原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達濟寧會通河自府河淤墊而二水不能濟運矣今宜大挑府河引水至長溝入運而汶河口移北十里則南旺大挑既易而東昌一帶不至於淺阻夏鎮一帶不至於湖河相通矣此運河萬世之利也是在後之君子留心運河者力舉而行之耳

沂水

紀略云沂水發爲二流其一由金口壩以會泗者僅什一其一由擁里以濟師家莊閘者則什之八九均之利也而天井急何者天井高而師家莊平也萬一泗水竭濟河淺天井壅則過沂益泗當不可已

復永通閘

永通閘所以洩運河之水入牛頭河者也每逢水漲運河難容則由此閘宣洩故天井閘水不甚大糧船得以遄行自永通閘堵閉運河之水無處宣洩天井閘水勢湍激糧船難行一船用數百名夫一日僅過數船此糧運所以遲滯也今議復建此閘水大則洩之水小則蓄之斯善矣

馬場湖

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者也由馮家溝水壩入湖故於五里營建東水隄一道以蓄水又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水又於十里鋪安居各建減水閘一座以備蓄洩此古制也自馮家溝水壩堵築開五里營隄口而馬場湖乃不受蜀山之水而受府河之水矣府河即泗河也既引泗河之水入馬場湖自應於馬場湖內開河一道於長溝開一泗河口放水濟運如南旺汶河口之制則泗水始爲有用矣以泗水濟南運以汶水濟北運而北運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又

濟寧州誌云本衙河道北岸有馬場湖一處週圍六千里蓄水濟運軍民不得佔種立有禁碑

又

馬場湖原受蜀山湖有餘之水由馮家溝水壩以入湖故於五里營東築壩以障之而於五里營西建閘又建十里閘安居閘皆所以放水濟運者也但昔日受水之處在北故放水之處在南今則受府河泗河之水矣受水之處在南故放水之處又宜在北須於大長溝東或大長溝西建閘放水以濟漕運皆爲允當蓋有此一閘而十里閘安居閘楊家壩俱可不開矣

馬場湖小閘

濟寧城西馬場一湖乃係蓄水濟運之區舊由安居十里鋪二處斗門在於東南地勢甚窪一開斗門水勢直瀉且於通濟閘上不能接濟今議於小長溝運南河東岸建一出水小閘將馬場湖之水由此入運上抵柳林閘啓版之水不至下流直瀉用濟小長溝并通濟閘上下

一帶之河。此閘一修。啓閉以時。蓄洩得宜。誠屬有益於漕運。

馬場湖地

河防一覽內載。馬場湖中。原有高亢從不上水之田九十三頃。當魚塍被淹之時。曾將此地令人佃種。賠補魚塍二縣之糧。後二縣田地涸出。即將此地仍歸馬場湖。不許耕種。若果有民田被淹。即以此地頂補。似無不可。豈濟寧之田。可以賠補魚塍之糧。反不可以賠補濟寧之地乎。況地界相連。耕種爲便。又非有隔縣百餘里之遙也。

復馬場湖

馬場湖舊制七百餘頃。自知州吳禮栽蓮園。招佃種而馬場湖盡爲民田矣。加以府河淤塞。久不挑濬。而泗河之水。盡由金口壩南下。由魯橋入運。金口閘內淤塞。府河不通。泗河之水。不復至馬場湖。而馬場湖廢矣。故今日欲復馬場湖。須查吳知州栽蓮園者若干頃。招人佃種者若干頃。使俱歸於湖。而又大挑府河。引水入湖。以濟運。則馬場湖之舊制可復矣。又宜將衙家濼水場改建閘座。使水由大長溝迤西。對十字河入運。庶爲盡善。

清查湖界

濟河一線。轉運數百萬國糈。是以開河以來。設立各閘。蓄以濟之。奉有飭旨。不許姦民盜種。法至善也。查。馬場一湖。在濟寧城西。相距城郭止二三里許。承受府洸二河之水。蓄以濟運。名曰水櫃。係制原額七百三十頃。因年久時湮。湖界無存。姦民冀其肥腴。日深一日。悉成民田。以致湖不足額。受水無幾。非能濟濟。一遇雨水連緜。山水暴發。汎濫四出。不惟淹沒民田。抑且有妨於濟隄。應委官踏丈。俾足原額七百三十頃。有濟河無庸築隄。外北邊建築湖隄一道。不惟衛湖水不能四出淹沒民田。抑且使小民不得侵種。庶界限清。而於濟運民生。大有裨益矣。

勸民耕種涸田

濟寧南鄉一帶。地勢窪下。遇來盤踞水患。有地不盡耕種。緜亙輿嚮。哀鴻嗷慟。皆因楊家壩開通放水。不入馬場。濟運而徑由運河轉至南陽湖。南陽一湖。不能容納。遂漫入南鄉一帶。是以民田受淹。余將楊家壩堵閉。不使過水。則南鄉民田。俱可涸出。又查得朱家窪之水。與忙生閘盜決之水。亦爲南土之害。余將朱家窪之水。開河引導。向北流入運河。直達臨清。忙生閘嚴仿禁閉。更將南旺湖之水。疏浚北流。則南鄉一帶。從前受害之田。自此可無虞矣。

風花盞

風花盞在城西十里。乾然一丘。突起湖濱。盞四周皆荷花。清芬撲人。風夕倍勝。故名。遠望之。如翠盤浮海面。

安居閘

安居閘亦不可輕開。爲其洩水太甚也。必俟白嘴不能入運。方可開放此閘。然開放亦當有節。須閘上下版。酌量放水。使值足濟運。無致太洩。仍於閘內引河兩旁。開鑿河二道。每道開導水之小渠五處。二道共十處。如用水時。先開一渠。如不足。再開一渠。又不足。乃再開一渠。漸次開放。水足即止。不可多開。致水盡洩。十里鋪閘亦宜倣此。

通濟閘

通濟閘舊例。下版十二塊。今宜仍舊。但閘夫利於少下。故閘之上下。每有阻澀。須時爲稽查。使版全下。則運艘自可通行矣。如船少時。自當一塘灌一塘。若濟寧以南一帶船多。須天井閘過四塘。或過五塘。此閘始放一塘。則水不妄洩。上下自無淺阻之虞。若上下水勢足用。又不必儘塘灌放。耽延時日。須一塘約過二百隻。可滿寺前閘一塘足矣。予斟酌南北之宜。專以此閘爲界水第三閘。蓋寺前閘啓版放船。則此閘之版嚴下。水自不至於南洩也。

又

此閘亦宜下版十八塊。以積泗河之水。使常盛滿。則南運之水。自沛然有餘矣。

又

通濟閘宜下版十八塊。蓋必多下版。方能蓄水。而閘版又不宜多啓。恐其洩水太甚。故或三日一次啓版。或二日一次啓版。必不得已。亦必一日一次啓版。斷不可一日二次。或三次。以致洩水太甚。後不能繼。啓版之後。船已過完。即速下版。而會牌亦不可早送。必俟次日。方可送到寺前鋪閘。便馬場湖水。必由白嘴入運河。將通濟閘上一塘灌滿。然後啓寺前鋪閘。則上源之水。不致多洩。而南旺上下。不致淺阻矣。

白嘴

白嘴宜建閘一座。使馬場湖之水。由此入運。則不致一洩無餘。蓋此處宜與通濟閘相照應。如通濟閘下版。須使馬場湖水灌滿運河。然後送會牌到寺前鋪。使寺前鋪啓版。則南旺之水。不至大洩於南矣。

大長溝東宜建閘

南旺之水。南北分流。往往南則有餘。北則不足。蓋以南尚有諸湖以爲之接濟。而北止有南方一線之水入馬場。濟運。而徑由運河轉至南陽湖。南陽一湖。不能容納。遂漫入南鄉一帶。是以民田受淹。余將楊家壩堵閉。不使過水。則南鄉民田。俱可涸出。又查得朱家窪之水。與忙生閘盜決之水。亦爲南土之害。余將大長溝東。建石閘一座。使馬場湖之水。由馮家濼水壩下。引河內入運。則足以敵南旺之水。使南旺之水。不致大往南洩。則北運之水。自不至於不足。故宜於咸曰馬場湖之水。雖五里營閘已壞。尚有安居閘十里鋪閘及楊家壩。皆可以洩水。何必又於大長溝建閘乎。不知安居閘十里鋪閘。俱在通濟閘下。不足以敵南旺之水。此閘一開。直以馬場湖濟南運。不足。則開金口壩以助之。以汶河之水。專濟北運。不足。則以蜀山湖馬踏湖之水助之。是以泗水濟南運。汶水濟北運。中止隔寺前鋪至柳林閘一塘。以相爲貫通而已。

南界水閘

宜於大長溝擺渡口建石閘一座。以界泗水。使泗水不得北行。則以泗河之水。專濟南運。而濟寧以南一帶運河。可無淺阻。此閘亦宜下版十八塊。積水使由十字河入南旺湖中。

泗河口

宜於小長溝鹽路之南開一泗河口。即於馬場湖內開泗河一道。直引泗河之水。由此入運。仍於泗河之南築隄。將馬場湖界出。則以泗河之水濟南運。而以汶河之水。專濟北運。則東昌一帶運河。永無淺阻之患。泗河北仍宜建界水閘一座。

又

泗河口宜開十字河對過。使水由馮家渡水壩往西。由蜀山湖南岸開引河一道。再於引河之北築隄一道。隔斷蜀山湖。直引至十字河對過。開河口一道。使入運河。水小則用以濟運。水大亦可由十字河分洩入南旺湖中蓄以濟運。

又

泗河口宜改於寺前鋪閘之北。使從利運閘入運。將利運閘之南。汶河東隄之東開泗河一道。又於泗河之東。建隄一道。以禦蜀山湖之水。使泗河之水。由馬場湖由馮家渡水壩往北。直至利運閘入運。以濟南運。則南運之水。亦無不足之患矣。

改泗河口

宜於兗州府金口閘之北。相地勢所宜。近於泉河者。再開泗河口一道。使之由泉河入洸河。至濟寧北。隔斷府河。於府河之北。另開引河一道。引水至運水坡。（即今濟寧州西草湖也。）使由馮家渡水壩入運。

寺前閘

寺前閘最宜嚴謹。蓋南旺之水。南行最順。此閘一不嚴謹。則水之洩於南者太多。而北運勢必淺阻。若逢天旱之年。汶水不足濟運。開利運閘以濟北運。則此閘尤爲緊要。此閘既嚴。而柳林閘、十里閘、開河閘俱不下版。而水始可以通行北注。若一閘下版。水即不能北往矣。乙酉初夏。汶河水微。不能濟運。已經用此法以濟北運。甚覺有益。予相度形勢。特以此閘爲界水第二閘。蓋柳林閘啓版放船。專恃此閘嚴謹。下版堵水。使不南行。若此閘下版或少。或版不嚴謹。則水之南洩太多。不惟濟寧以南之民田被淹。而北運反苦無水矣。故以此閘爲界水第二閘。亦以堵水之南行也。

寺前鋪閘

寺前鋪閘不可多開。啓版太勤。則洩水必多。閘下糧船。必積二百餘隻。足滿一塘。方可啓版。閘版一啓。即速過船。船過完。即速閉版。則水之所洩必少矣。

又

寺前鋪閘宜下版十八塊。蓋版須多下。則水不大洩。如閘上水大。令由盛進口張箱口入南旺湖以蓄之。務使水足濟運而止。尤宜加版。草塞嚴貼。毋使洩水乃妙。查此閘最關緊要。蓋南洩太多。則水之北行者必少也。

中界水閘

宜於寺前鋪閘作中界水閘。使泗水不得北行。汶水不得南行。則汶河泗河各有專濟之功矣。此閘亦宜下版十八塊。積水使由焦鴛口、盛進口、張箱口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

利運閘

此閘專節宣蜀山湖水。湖水若小。則此閘宜堅閉。萬不可開。湖水若大。則將閘版全啓。將北界水閘中路水閘多下版塊。使蜀山湖之水。由焦鴛、盛進、張箱三口。直過南旺湖中。蓄以待用。則南旺湖中。既可以蓄水。而蜀山湖以北之民田。亦免致漫淹矣。

又

利運閘必不可開。蓋利南運而不利北運者也。南運原無不利。何須此閘。北運每逢淺阻。則此閘適足爲害。此閘一開。南方之運行固利。而南方之民田被沒者。正復不少。且南方多此一水。止多一淹民田之水。而北方少此一水。遂少一逕糧船之水矣。故此閘斷不可開也。

又

利運閘在寺前鋪之北。在柳林閘之南。爲蜀山湖之門戶。相傳以爲濟南運而不濟北運。予始亦信以爲然。見南來濟運之水甚多。而北運每苦無水。故二年以來。堅閉利運閘。不令開放。使蜀山湖之水。由馬場湖由馮家渡水壩往北。直至利運閘入運。以濟南運。則南運之水。亦無不足之患矣。

改泗河口

宜於兗州府金口閘之北。相地勢所宜。近於泉河者。再開泗河口一道。使之由泉河入洸河。至濟寧北。隔斷府河。於府河之北。另開引河一道。引水至運水坡。（即今濟寧州西草湖也。）使由馮家渡水壩入運。

寺前閘

寺前閘最宜嚴謹。蓋南旺之水。南行最順。此閘一不嚴謹。則水之洩於南者太多。而北運勢必淺阻。若逢天旱之年。汶水不足濟運。開利運閘以濟北運。則此閘尤爲緊要。此閘既嚴。而柳林閘、十里閘、開河閘俱不下版。而水始可以通行北注。若一閘下版。水即不能北往矣。乙酉初夏。汶河水甚小。一夜之間。內侍到閘數次。閘水大小。衆河官紛紛議論。有謂利運閘濟南運而不濟北運者。有謂當閉利運閘者。有謂當閉柳林閘者。予雖有百口。無能置辯。及聖駕已過。河水更小。蓋因隨駕船隻。不時北上。閘版難下。洩水太過。糧船停泊南旺塘內。已月餘矣。不能行走。乃竪閉寺前鋪閘。啓柳林閘、十里閘、開河閘各版。開利運閘。放水北注。而從前停泊之糧船。遍行無阻。自此以後。河官閘官乃皆知利運閘可以濟北運矣。前言濟南運而不濟北運者。蓋以利運閘之水。一過寺前鋪閘。至通濟閘。有三十餘里之遠。且地勢最下。水勢就下。安得而不往南乎。北過柳林閘。至十里閘。止十里遠。又有汶水南行。柳林閘一啓版。汶河之水。且往南流。利運閘之水。安能北往乎。是利運常開。則止濟南運。而不濟北運矣。余今用一法。南北兼濟。將閘版常閉。南邊少水。則閉寺前鋪版。開利運閘。放水以濟南運。水勢足用。即行下版。不可多洩。北邊少水。則閉柳林、十里、開河三閘之版。開利運閘。放水以濟北運。水勢足用。即行下版。則南北可以兼濟。而水勢不致妄洩。似爲得節宣之要矣。

柳林閘

柳林閘版宜嚴下。用蓆貼草塞。毋使過水。閘下亦須積船二百餘隻。方可啓版。版啓完。即速過船。船過完。

即速閘版。不可走洩水利。吾欲以柳林閘爲界水閘。使汶河之水。盡濟北運。南運則用馬場湖水以濟之。如馬場湖水不足。用南旺水以助之。

又

柳林閘爲南運第一閘。最關緊要。須多下版。草塞蘆貼。不可輕忽。蓋南行水多。則北運之水必少。且此塘無底水大。水大則由斗門入南旺湖以蓄之。北運用水。則放之北行。南運用水。則放之南行。斷不可使之輕易過柳林閘也。蓋直欲以此閘爲界水閘。使汶水止濟北運。而泗水竟濟南運也。此閘之版。尤宜少啓。或三日一次。或兩日一次。至不得已。亦須一日一次。決不可使水多洩於南也。

柳林閘放船法

柳林閘爲南運之第一閘。南旺以南。湖水甚多。不虞水少。故柳林閘宜常閉。南旺以北。止恃此一線之水。故十里閘、開河閘宜常開。但恐北既有餘。而南或不足。又宜暫閉十里閘。將柳林閘亮版一塊。以接濟南運。然惟北運之水有餘。乃可不然。恐南有水。而北又無水矣。不可不慮也。南旺塘河原所以酌南北之宜。南運水小。宜啓柳林閘版。放水使南。北運水小。宜啓十里閘版。放水使北。若南北水俱足用。而汶河之水仍大。則宜閉柳林閘。十里閘。使水由斗門入南旺湖。仍以備南北不時之需。循例。柳林閘爲南旺上閘。十里閘爲南旺下閘。一例啓閉。予今直以柳林閘爲界水第一閘。常閉此閘堵水。使不南行。汶水專濟北運。泗水專濟南運。柳林閘下。糧船積至二百方可開放一次。決不可輕易啓版。使水南洩也。蓋南運原不少水。多洩於南。不惟堤岸難保。民田受淹。而糧船亦難行走。況北運之需水更急乎。

北界水閘

宜以柳林閘爲北界水閘。使汶河之水。不得南行。直注北河。則自南旺以至臨清。可無淺阻之患矣。此閘宜下版十八塊。若運河水大。使由五斗門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

蜀山湖

蜀山湖所以蓄水濟運也。故多月挑河時。將汶河之水。盡收入湖。以備春夏之用。較他湖爲最緊要。但從前湖水盛大。則由馮家壩漫入馬場湖。今馮家壩已經堵築閉塞矣。蓋馬場湖已受府河泗河之水。故不必再加以此湖之水也。但數年以來。開利運閘。則此湖之水。多洩於南。故北運每苦淺阻。今宜將利運閘永爲閉塞。而此湖之水。專濟北運。迨北河水小。然後開田家樓邢家林河口。出分水口。附柳林閘。開十里閘。使水北注。則北河之水。自無不足矣。

又

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祭田地十二頃。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令民佃種外。其餘一千八百六十九頃四十六畝二分蓄水。有南月河口、邢家林口、田家樓口、胡家樓口。又長溝有滾水石壩一道。東岸有陳蔡口。每湖水大。則從此出。入馬場湖。

南旺湖

南旺湖蓄水。原以濟運河之不足者也。南運不足。則開濟運閘。放水使南。今之十字河是也。北運不足。則開濟家大閘、五里鋪滾水石壩。放水北注。不知始於何人。起自何年。竟將閘家大閘滾水石壩。實行堵築。而所常開者。十字河也。南運湖水既多。而又常開十字河。故濟寧魚蝦民田。每受淹沒。北運既無湖水以爲之接濟。而又將閘家大閘滾水石壩永行堵塞。所以東昌一帶糧船。每多淺阻。今宜將十字河永行堵塞。將滾水石壩仍行開通。或再將閘家大閘開通。或將王化家莊對岸河南開通。建石閘一座。以濟北運。則北河永無淺阻之患矣。

復南旺湖

或曰。安山湖招墾陞課矣。固宜復南旺湖並未招墾陞課。湖未墾不在也。而又何爲言復乎。予曰。雖未招墾。而汶鉅嘉之私墾者不下數百頃矣。特未陞課耳。湖既佃種。則將十二斗門遙行堵閉。汶河之水。雖值大發之時。涓滴不得入湖。湖雖未廢。而其實已經久廢矣。今欲復南旺湖。惟將各斗門盡行重修。仍設閘版。酌量啓閉。仍將各斗門內之引河。大加疏濬。務使深通。則南旺湖之蓄制。庶可復矣。

南旺主濟

每年重運過完之後。如遇汶河水發。即將柳林閘嚴閉。宜將寺前閘嚴閉。使水由各斗門入南旺湖。再看水勢之大小。如水不甚大。即將十里閘並開河閘亦嚴閉。收水入南旺湖。如南旺湖滿。水勢仍大。即將十里閘開河閘及運北各閘開版全啓。放水北行。蓋北行入海爲近。不百里。即有戴家廟三空橋洩水入海。再北。又有張秋五空橋洩水入海者也。所以嚴閉柳林寺前二閘者。以水不可往南行。南行之水。入海甚遠也。查南行之水。直至宿遷。始有西窜橋可以洩水入海。南旺至宿遷七八百里。安能一時入海。中間田地之淹沒者。不知幾何也。予所以分汶河之水。專濟北運。而以泗河之水。專濟南運者。以水小之時。東昌一帶。不至膠舟。水大之時。兩湖、夏鎮、徐州、邳州不至盡爲澤國也。然此就微山湖、昭陽湖、南陽湖水大而言之也。若此三湖水小。又宜閉十里閘河二閘。放水而行。蓄之各湖。但南旺去徐沛甚遠。水之大小。恐無由知。而南陽甚近。又同屬運河扈轄。視南陽水之大小。則知徐沛矣。

南旺各斗門

南旺各斗門俱宜重修。仍照舊下版。每遇伏秋水長。河水入湖。則啓版收水。湖水入河。則下版蓄水。不使洩出。至秋後無水可收。仍於湖口築壩堵水。直至春夏水小。糧運難行時。方可酌量開放。陸續接濟。

南旺湖九斗門閘

各閘俱宜下版。以便蓄水。各閘仍宜派夫四名。輪流守版。常有二名在閘。汶河之水入湖。則啓版放水。若湖水入河。則宜下版堵閉。蓄之湖中。俟運河之水。不足用時。然後酌量開放。而仍不由此斗門開放。如北運不足。宜於北湖堤頭。建閘一座。其下開引河一道。使由閘河以北出簸箕閘接濟。

南旺分水

南旺分水最宜斟酌。如春月重運盛行之時。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南。北邊淺阻。則多放水往北。若遇伏秋水長。運河水大。重運在南。則水往南放。重運在北。則水往北放。蓋使水勢常平。糧船易行也。

又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主事王疏論蓄洩之大略曰。南旺旱乾。常在二三四月。方其旱也。每有淺阻之患。前此或濬泉源。或放湖水。或築土壩。多方以蓄之。慮以爲不若一日一啓。以嚴閘座爲上策。每俯視汎濫於六七八月。當其溢也。每有衝覆之患。前此或開南旺湖。或開減水閘。或決金口壩。多方以洩之。恐以爲不若以不閉閘座。開月河行船爲上策。予嘗當旱濶之時。自分水逆流而上。至黑馬滿。凡二十里。或三百料。或五百料。或千料。船皆能通行於兩河而無阻。則閘座之爲緊要可知。又嘗駭歷汶源。至萊蕪原山之陽。不過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以供三千餘里之漕渠。使非築塞疏濬。啓閉有方。又安能行轉運哉。則閘座之當緊要。又可知矣。至於旱乾之甚。則當行水車之法。試以百船論之。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輛。什二守閘。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此所以可行而無弊也。水大之甚。則開南旺以收水。開永通閘以行船。不惟可分殺滔天之勢。且免濟寧一帶閘河之疏浚。閘版以可行全啓。如過船之時。恐船淺擱。下版數塊。蓄水養船。船過之後。依舊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旺。則閉南旺北閘。令汶流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濬南旺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濬北蕩湖水佐之。泉湖雖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雖不克濟。此祖宗之例。大挑三年一舉。正月十五。築壩絕流與工。至二月中完。主事萬恭東光議創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略曰。稽照運河實國家命脈。攸關其最。莫如南旺分水。每遇大挑。征夫以萬計。支銀以千計。非惟勞費不貲。且斷流二月。南北舟楫不通。是一利亦一害也。竊丁卯一挑。越己巳又挑。三年之內。興舉大役。民力得無竭乎。推原其故。皆因南旺上接汶河及徂徠諸泉。平時閘皆洩流。霖雨驟至。則數百里之沙泥。盡洗而流入汶河。至南旺。則地勢平洋。而又有二閘橫攔。故沙泥遍淤。比他處獨高。每水漲一次。則淤高一尺。積一年。則高數尺。二年不挑。則河身墊墳。此大挑之役。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乃從來大挑。用工甚繁。不識分工。自下而上。放水爲便。每築隔起水。晝夜不息。費用力於無益之地。其始也。有打壩築隔之勞。其既也。有起水之苦。其終也。又費起壩挑隔之力。曠日既久。大壩一開。上水隨至。各處淤淺。俱不及挑。傾隄亦不能築。名曰大挑。實非完工矣。曷若於上源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版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橫水溜濁。未可盡決。亦能去其十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頹。欲行濬撈。則一札版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檣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河道侍郎萬恭議改於九月。

先事豫圖。且量地施工。力既不費。於築挽。乘時興役。夫又不苦於完。籍水封閉。是新運之便也。萬曆四年。開鑿月河。閒年一大挑。每年一所挑淺及一應船隻。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稱便。自明季崇禎壬午年閒。其回沙土。捨至廣衍處所。不得都置岸旁。庶爲得之。

南旺大壩

大壩。正月議定開壩之期。即於先期三日。將南越河口、北越河口、田家樓口、徐建口盡行堵築堅固。是以每年挑河。積土寇旱荒。一時並作。月河堰壞。於是改爲十一月開壩。十二月正月挑淺。祁寒膠凍。墮指裂膚。人夫施力。猶屬易事。國用稍裕。即應整理。至南旺運河兩岸。每年挑河。積土疎爲無益。南岸積沙。近已捲去。北岸尚未興挑。應於閒暇之時。展運便平。閘後貲令挑河夫役。務將

南旺。乃分爲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濟寧。一帶閘河。俱不宜開。止宜開卻橋壩。俟水小之時。先開安居閘。如水再小。方可開十里閘。如遇天旱之年。北河水小。南旺塘內。及開河塘內。存船以致遲夜。水勢不得暢流。

南旺大小挑

尚書祠記云。用白英計。作壩截邨。橫亙五里。遏汶水。令盡出於南。蓋以南有府河、泗河、洸河。並馬場、泉源。使水暢流濟運。南旺開壩。安居閘、十里閘、楊家壩、金口壩、十字河俱不宜開。止宜開卻橋壩。俟水小之時。先開安居閘。如水再小。方可開十里閘。如遇天旱之年。北河水小。南旺塘內。及開河塘內。

居濟一得卷之三

十字河

十字河不可輕開。蓋南旺湖水。原蓄以濟北運者也。若南運水小。需用南旺湖水。亦必待金口壩、黑風口、五里營閘、十里鋪閘安居閘。並楊家壩盡皆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行堵閉。蓋南水之入海既遠。而中間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河者又多。且兼以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宣洩不及。勢必汎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之水。而爲虐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

汶河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陽仙憩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爲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入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爲分龍口。一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汶河口

宜以南旺分水。改爲汶河口。專往北行。不分水於南。則北河之水。自足濟運矣。如糧船盤行。水不足用。即酌量出蜀山湖水以助之。如再不足。則宜開洪仁橋。放馬踏湖水以助之。則北河一帶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汶河中閘

汶河中閘之版。當視分水口之誌槽。以爲啓閉。如運河五尺水足以濟運。則北用五尺水。過五尺。則酌量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行堵閉。蓋南水之入海既遠。而中閘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河者又多。且兼以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宣洩不及。勢必汎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之水。而爲虐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

汶河中閘

汶河中閘之版。當視分水口之誌槽。以爲啓閉。如運河五尺水足以濟運。則北用五尺水。過五尺。則酌量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行堵閉。蓋南水之入海既遠。而中閘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河者又多。且兼以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宣洩不及。勢必汎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之水。而爲虐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

汶河中閘

汶河中閘之版。當視分水口之誌槽。以爲啓閉。如運河五尺水足以濟運。則北用五尺水。過五尺。則酌量開放。而水仍不足以濟運。然後開十字河。十字河既開。須俟重運一過南旺。即行堵閉。蓋南水之入海既遠。而中閘之水。如彭口、大泛口、徐塘口之入運河者又多。且兼以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各處之水。匯流入運河以達海。運河既小。宣洩不及。勢必汎溢民田。此十字河之必不可開。蓋恐其助南行之水。而爲虐也。古人分水三分往南。良有故也。

汶河口

宜以南旺分水。改爲汶河口。專往北行。不分水於南。則北河之水。自足濟運矣。如糧船盤行。水不足用。即酌量出蜀山湖水以助之。如再不足。則宜開洪仁橋。放馬踏湖水以助之。則北河一帶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汶河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陽仙憩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爲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入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爲分龍口。一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汶河口

宜以南旺分水。改爲汶河口。專往北行。不分水於南。則北河之水。自足濟運矣。如糧船盤行。水不足用。即酌量出蜀山湖水以助之。如再不足。則宜開洪仁橋。放馬踏湖水以助之。則北河一帶之水。自無不足之患矣。

修泗汶隄

康熙四十二年。寧陽、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迎遭水患者。皆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也。查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歷來各州縣被水。皆由於此。至四十一二兩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經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年而倍甚。余於九月開。親往查看。見隄工甚是單薄。且築頂沖而離隄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隄。又見石梁口上下隄岸。殘缺甚多。若於石梁口內。添築越隄。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隄岸。加築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俱蒙寧陽之福矣。蓋石梁等口一開。先淹寧陽。次及濟寧、滋陽、汶上。漸至魚臺、滕縣、嶧縣。而並及於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是此十數州縣之被淹。皆由於寧陽石梁等口之沖決也。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隄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功甚少。而造福無窮。從前皆因循慢弛。逮至沖決。十數州縣被淹之後。始行堵築。則何益矣。應批行濟司。轉行各府縣。將石梁口加修越隄。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沿河隄岸加幫高厚。並嚴飭汶上縣。令其照依寧陽加幫汶上隄岸。庶水不爲害。而寧陽、汶上、濟寧、滋陽等十數州縣之民。均免淹沒之患矣。

修泗汶隄

康熙四十二年。寧陽、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迎遭水患者。皆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也。查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歷來各州縣被水。皆由於此。至四十一二兩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經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年而倍甚。余於九月開。親往查看。見隄工甚是單薄。且築頂沖而離隄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隄。又見石梁口上下隄岸。殘缺甚多。若於石梁口內。添築越隄。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隄岸。加築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俱蒙寧陽之福矣。蓋石梁等口一開。先淹寧陽。次及濟寧、滋陽、汶上。漸至魚臺、滕縣、嶧縣。而並及於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是此十數州縣之被淹。皆由於寧陽石梁等口之沖決也。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隄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功甚少。而造福無窮。從前皆因循慢弛。逮至沖決。十數州縣被淹之後。始行堵築。則何益矣。應批行濟司。轉行各府縣。將石梁口加修越隄。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沿河隄岸加幫高厚。並嚴飭汶上縣。令其照依寧陽加幫汶上隄岸。庶水不爲害。而寧陽、汶上、濟寧、滋陽等十數州縣之民。均免淹沒之患矣。

濟寧一帶，屢罹水災，皆由泗河汶河隄岸不修之故，據濟寧州北鄉鄉約張永發稟稱，黑風口迤北，汶河一帶隄岸殘缺，每逢水漲，不能捍禦，以致汛漲淹沒民田等語。余查勘得實，防縣將黑風口迤北，泗河汶河殘缺隄岸，多集人夫，星夜修築，一律高厚，嗣後伏秋水發，不至沖漫淹害民田矣。

防修湖隄

官湖之設，各有捆築湖隄，以蓄水勢，秋雨稀少，湖河無水，是以閉金口壩，導水歸入馬場湖，廣爲蓄儲，以濟來歲重運，誠恐湖隄不修，水勢傍洩，淹沒民田，且妨來歲新漕，應飭地方官，凡有殘缺之處，立督人夫，上至徐建口一段，並不挑挖，殊非大挑之意，今應仍築於徐建口之下，自大壩至分水口一段，遇大挑年，照舊挑挖，庶塘河不至淤墊，而大挑之工較省矣。

採割湖草

湖產之草，因壩工修隄需用，往例放夫採割，但所需夫役人等，豈得藉稱官物，攔阻小民，且搶奪民草，有悖山林川澤與民共之之大義也，應嚴行禁止，聽民採取。

分水口上建閘

山東之運河，不知壩於何年，乃至今日而黴極矣，夫以一千二百餘里之河，而總以南旺分水口爲關鍵，宋尚書白老人不知幾經籌畫而始定爲規制，其三分往南者，有利運閘、安居閘、十里閘、五里營閘及府河、洸河、泗河及硯瓦溝、趙溝鏈溝以相接濟，而又有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以助之，且以下八閘，每閘俱有泉源，此所以三分往南而不患乎水少也，其七分往北者，以止有安山一湖相接濟，乃今並安山湖而亦廢之，其下有戴家廟之三空橋、沙灣之五空橋、東昌之減水閘九坐，皆洩運河之水，由鹽河以達海者也，此所以七分往北而不患乎水多也，不知起於何人，始自何年，竟改爲三分往北，七分往南，惟其三分往北，故每遇天旱之年，七級土橋一帶，在在淺阻，惟其七分往南，故每遇雨潦之年，濟寧魚臺一帶，竟成巨浸，田禾淹沒一空，百姓日受其害，而不知誰實爲之也，今欲修復舊制，仍使三分往南，則馬場湖不可以不復也，濟寧一帶之長河，不可以不挑也，仍使七分往北，則戴家廟之三空橋、沙灣之五空橋、東昌府之減水閘九坐，皆不可以不復其故也，此其大略也，其中之細微曲折，不可枚舉，如南旺分水口之上汶河，應設石閘三座，中爲汶河，左右二閘，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中閘常開，左右二閘蓄閉，放水入運，一遇洪水汛漲，則中閘下版，左右二閘盡啓，使泥沙隨水入湖，大挑始爲省力，余讀全河備考，乃知此成化年開舊制，而人莫東光曾議復之也，不發歎古人之先得我心也。

挑濬月河

一先期挑濬月河，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略，工略則沙必淤，自萬歷十八年挑正河，爲大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而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

大壩口

大壩口所以節宣運河之水者也，運河之水不足，則將大壩口開寬，小壩口堵塞，使汶河之水，盡出濟運，若運河之水有餘，則將大壩口收束使窄，將小壩口開通，收汶口有餘之水，入蜀山湖，蓄以待用，穗酌量運河之水，足用而止，以爲大壩口之寬窄，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老壩口

老壩口舊在徐建口之下，壩下繫大挑之工，不知始自何年，竟改築於王士義口之下，以致王士義口之上，至徐建口一段，並不挑挖，殊非大挑之意，今應仍築於徐建口之下，自大壩至分水口一段，遇大挑年，照舊挑挖，庶塘河不至淤墊，而大挑之工較省矣。

小壩口

小壩口所以致汶河有餘之水，入蜀山湖，蓄以待用者也，汶水小，則堵塞此口，令汶水盡出大壩口以濟運，汶水大，則將大壩口酌量收束，小壩口開放，使運河水足運而止，餘者盡由小壩口入蜀山湖，俟汶水小時，仍行堵塞，宜建小閘一座，以備蓄洩，更爲妥當。

胡家樓口

此處宜建石閘一座，若汶水大發，則啓版使水由此直入蜀山湖中，若蜀山湖水大，則開南月河口及林家村口，使出汶河口，由五斗門入南旺湖中，若湖水仍大，則開利運閘，使水由三斗門入南旺湖中，則胡家樓口之上，自可無淹沒之患矣。

何家壩

宜將石壩改開一座，北運水小，可以開放接濟，汶河水發，亦可分洩蓄積，其用與王堂口等。

王堂口

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北運水小時，則啓版從此放水，接濟北運，如南旺水小，則開蜀山湖口以助之，若汶河水發，亦可啓版從此分洩，蓄之安山湖內，設亦可蓄之安山湖內。

戴村壩

戴村壩以下，宜築草壩四五處，東水南流，則南旺運河之水，自不至於漫溢，而爲南北數十州縣之害，草壩之上，搭橋以便行人，而渡船亦可不設矣，更有一法，將戴村壩下，用土實築壩一道，以獨正河，卻於東岸建閘，或三座，或四座，若挑引河，使水由閘而南，則汶上各縣，不致湮沒，而閘亦可啓可閉，以備蓄洩，濟運民田，均有賴矣。

又

予問人曰，戴村壩既決而後淹與，抑不決而即淹與，如其不決而即淹也，高築七壩良是也，如其既決而後淹也，是土壩太高之過也，或曰，土壩高而東平納淹，土壩卑而東平不更淹乎，予曰，不然，當未分水南旺之時，東平州何以不淹也，以其水有所歸也。

又

戴村壩，何書宋禮宋竟之功也，元人引汶水由堰城至濟寧濟運，故於汶河建堰城壩以蓄水，又於汶河

南岸。建堰城閘。引水至濟寧濟運。故當冬春水小之時。則閉堰城壩。開堰城閘。引水入運。又繫清水。河不得淤。及至伏秋水漲之時。又繫泥水。帶有泥沙。則閉堰城閘。開堰城壩。洩水入海。而運河不致泛濫。制誠善也。迨明季。尙書宋禮。改河由南旺濟運。則於戴村建壩。宜如堰城壩之制。仍宜於戴村建閘。如堰城閘之制。冬春水小而清。則閉閘放水以濟運。伏秋水大而濁。則閉閘洩水以入海。庶民田無淹沒之患。運河收利濟之功。或謂會通河初開之時。運糧無多。故閘水可以濟運。今日運糧數倍於昔。建閘放水。恐水不足用。奈何。予曰。閘可多建。無堰城閘制。先建三閘。如不足用。再建一閘。又不足用。再建一閘。五閘想無不足之理。而再於坎河口下。多建數閘。如堰城壩制。水大則洩之入海。將閘版盡啓。放水北行。水小則蓄之濟運。不止各閘下版仍將石壩上加一沙壩。或一尺高。或二尺高。務使足以濟運而止。

又

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十三步。汶水從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濱入海。永樂九年。宋尙書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其壩壞修歷圮。禁發不貲。天順五年。知州潘洪。增築高厚。上植以柳。至今不壞。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張純守壩論曰。濟河之有戴村。譬人身之咽喉也。咽喉病。則元氣洩走。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初。議增土以培之。植柳以鞏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禦蓋甚密也。後土日培。柳日固。則夫議停役矣。所以寬民力也。然物久則壞。防弛則廢。即今單薄日甚。而原植護柳。什無一二存矣。況兗地土疏。汶性湍急。萬一水失其性。得無盧與。然則爲之奈何。乘泉夫之餘力。歲加修築。增鋪舍。植新柳。令現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錯根深。壩將自固。壩固。將無所事節乎。曰。不可也。彼其溯洄浩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沸。非有以蓄之。則溢。沸與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悉歸於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衛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漲。怒激奔逸。豈一壩所能支與。誠至論也。今歲久防弛。以漸單薄。宜如舊例。督夫培土栽柳。乃運河第一關鍵。不可不加之意也。

戴村壩議

築壩截汁。遏絕汶流。引水南旺。分行濟運。明臣宋禮之功也。冬春大挑。歲勞民力。夏秋水長。運河漫溢。南北被淹者。不啻四五十州縣。在明臣陳瑄。似不能無過也。蓋戴村壩乃宋禮因堰城壩而制之者也。查元至正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今之開河閘。即當年之舊閘也。故今日之河底。較當年之閘底。高一丈有餘。是其明驗也。始濟佐奉符。巢輔國。於堰城之左。作斗門一。遏汶水入浿。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開虹相連。屬分受汶水。而於汶河築沙壩一道。以遏汶流。其後壞築壞傾。歲勞民力。議者乃欲改作石壩。爲一勞永逸之計。而馬之貞又以石壩能走水。而不能走沙。沙澱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後成化庚寅。張克謙既築金口壩。並欲築此壩。未幾。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牟公。觀其成績。作斗門六。春月水小。則將斗門盡閉。使汶水盡出堰城

河。至濟寧。以利漕運。若遇伏秋水漲。則閉堰城閘。將六斗門盡閉。使水與沙盡由斗門入海。故運河無汎濫之虞。而濟寧坡河。亦未聞如今日南旺大挑之甚也。其制度盡善盡美。莫有加矣。溯明永樂九年。宋禮以地勢南下而北高。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難。因用老人白英之計。改分水口於南旺。而於戴村築壩。以遏汶流。又自戴村開河九十里。至南旺。規模方定。偶以徽過蘇督責以備非治事。旋命取材川蜀。而工部尙侍鄭李鑑。遍高表彰宋禮白英之功。其後又經工部尙書張昇等具題。至正德六年四月初五日。又經工部尙書賈宏具題。初七日。奉旨。是。宋禮等既有功運道。准立祠致祭。是於數十年後。始知爲白英之計。宋禮之功也。而不知白英之計未盡行。宋禮之功尙未成也。若使宋禮自始終其事。則戴村壩自應如堰城壩之制。我朝自堰建開。如堰城閘之制。啓閉有方。審洩得宜。又何至冬春大挽。歲勞民力。夏秋水漲。南北運河漫溢。淹沒四五十州縣哉。惟陳瑄不能曉宋禮改河之意。既未竟厥功。而萬恭壘石爲灘。潘季馴常居敬築石爲壩。亦未喻馬之貞沙淤壩平之說也。至今日而沙淤河高。底與壩平。馬之貞之言已驗矣。故今日之戴村壩。宜照堰城壩之制。除舊壩一百丈外。再築一百丈。較舊壩再高二尺。中作斗門八座。視水之消長。以爲啓閉。仍於戴村建閘二座。如堰城閘之制。引水由閘至南旺。以節宣運河。使不至有甚大甚小之患。如是而白英之計始全。宋禮之功始成矣。然此特就戴村壩而言之也。若以通會河之全勢論之。則更有可議者。再查。畢輔國始築金口壩。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又建堰城壩。以遏汶水。開堰城壩。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分流南北。汶泗並用也。斯時糧運僅至安山而止。自安山灘潘季馴常居敬築石爲壩。亦未喻馬之貞沙淤壩平之說也。至今日而沙淤河高。底與壩平。馬之貞之言已驗矣。故今日之戴村壩。宜照堰城壩之制。除舊壩一百丈外。再築一百丈。較舊壩再高二尺。中作斗門八座。視水之消長。以爲啓閉。仍於戴村建閘二座。如堰城閘之制。引水由閘至南旺。以節宣運河。使不至有甚大甚小之患。如是而白英之計始全。宋禮之功始成矣。然此特就戴村壩而言之也。若以通會河之全勢論之。則更有可議者。再查。畢輔國始築金口壩。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又建堰城壩。以遏汶水。開堰城壩。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分流南北。汶泗並用也。斯時糧運僅至安山而止。自安山至臨清。俱用陸運。其後潘張尹韓仲暉。及太史邊源相繼建言。由安山開河至臨清。可免陸運之勞。遂以總督漕河馬之貞和厥形勢。開通成河。而會通河始成。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羊山。以衝張秋。而會通河淤塞數百里。舟不得行。自濟寧至臨清。又用陸運。至永樂九年。命尙書宋禮復開會通河。及用老人白英之計。改築壩於戴村。又開河九十里。引汶水至南旺。分流濟運。於是汶河有專功。而泗水損全力矣。但自南旺以至棗莊。有泗河沂河及彭口大泛口之河。又有馬場湖、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之水。且有滕嶧鄒魚之泉水。皆可以濟運。而自南旺以至臨清。并無涓滴之水。可以濟運。止有安山一湖。可以蓄水。而今又經侵種矣。故南旺之水每有餘。而北運之水恆不足。先時徐有貞因北泛淺阻。乃於金龍口築壩。引黃河之水。以濟北運。其後隄被衝決。隄決壩塞。而卒無如北運之淺阻何也。余往來河上者三年。相厥形勢。洞其源流。乃知北運之不足。皆由於泗河之水。未盡其用也。再查。今濟寧之運亭門首。即古之分水口也。以汶泗二水。會源於濟寧。即於濟寧南北分流。以濟運。南至天井閘。則一百餘里。蓋南運不患乎無水。而北運每苦於水少。故也。後尙書宋禮。改汶河於南旺分流濟運。

竟置泗水於不問，殊失輔國汶泗並用之意。成化六年，建南旺上閘，曰柳林。建南旺下閘，曰十里。而水之北行始難。十八年，又建安山閘。正德十二年，又建袁家口閘。嘉靖十六年，又建戴家廟閘。而水之北行者愈難。水之北行者難，是以北運水小。又兼以泗河之水，俱往南行，是以南運水多而北運之水愈覺其小也。故今宜於獾鱗古渡，開一泗河口，又於其內開泗河一道，兩岸築湖蓄水，如汶河法，則以泗河之水，合諸水以濟南運，而以汶河之水，專濟北運。則北運自無淺阻之患矣。然而南旺分水口，猶有可議者。查，袁東光議築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略曰：宜於每年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雖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版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洪水涸溜，未可盡法，亦能去其什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頹，欲行濬撈，則一札版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樁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必如是而後會通河庶其成矣乎。余故將戴村壩之始末緣由，備詳於此。

又

戴村壩在坎河口石壩之南，五里土堤是也。今直呼坎河口石壩爲戴村壩矣。後人之誤也。

脩戴村壩

查，戴村壩歷有決水、亂石、玲瓏三壩，乃遏汶水西流，俾於南旺，分濟南北閘係最鉅，惟亂石一壩，歲修其費，其溪水玲瓏二壩，並裹頭石塊，年久未脩，開有傾卸錯亂之處，必須脩理盤裹，方可束水濟運，應調取泉淺夫役，將傾卸處所，速爲脩葺。

坎河口

坎河口壩，宜照環城壩金口壩之制，連建數斗門，以時啓閉。但今沙淤日積，河底漸高，將與壩平，故宜比舊制稍高，當南接戴村，北裹坎河，共開設斗門八座，如閘之制，石壩既長，斗門又多，則可以洩水，而戴村壩無沖決之虞矣。又恐壩底太高，水不能洩，但照舊制，於石壩之上，每當春月，再築土壩一道，或二尺高，或三尺高，蓄水濟運，至伏秋水發，聽其沖去，來歲再築，所費無幾，甚爲妥便。

又

坎河口係汶水洩入黃河之處，過之不能窺其外洩，而湖河無汎濫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澀之虞。

又

坎河口在戴村東，宋尚書既築壩於戴村，遏汶水之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置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歲重運過時，止用刮沙版作一沙壩於坎河口，即滑滴遊趨南旺，若水漲，則逸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而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萬胙初，侍郎萬恭，壘石爲灘，而每歲築壩，勞費不貲，且全流洩衍，而入黃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歷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上博

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二百三十丈，東岸爲石隄，厚一丈，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壩，實細石其中，築以堅杵，上鋪於壘，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溝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溝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尚害舒臨，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因於兩傍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利賴甚重，防守宜殷，當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毅中，議應築石壩，略曰：汶河原從運南松山之旁，衝向戴村入海，故宋公築壩，戴村遏汶，趨南旺，而西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北時松山之麓，正河深廣，水性就下，即頃流而南，故坎河口止用沙壩，近松山一帶，沙漸淤平，河身移近坎河，全河之水俱入，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歷以來，創爲石灘，似亦良法，但重運水踴之時，有隙可以洩水，而伏秋水溢之日，則無路可以通洩，以故正河淤塞日甚，每歲築壩之勞費如故，爲今之計，急宜大集泉壩人夫，從正河兩岸，洩去淤沙，使漸近松山一帶，照舊深廣，水入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但坎河口深廣倍昔，沙土隄壩，必不足恃，欲爲經久之策，莫若運建數閘，以時蓄洩，如元人運道之有堤城，堤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次莫若採大石爲壩，如馮家湊水壩之制，查運東龍山一帶，可取大石，去坎河僅五里許，合無撥動河道官銀，募工製器如式，開鑿運砌，西接戴村，東盡坎河，俱挑沙入地數尺，先砌石基，後酌量水平，建滾水長壩，其兩土岸，俱用大石，砌爲雁翅，以防水之旁衝，主事張文奇，又議應仍築土壩，略曰：宋公築壩戴村，而置坎河不壩者，勢不可也。諸泉合流，三汶爭趨，其勢爲害一日不容東注之海哉。況霖潦之時乎。故方其水溜春夏三四月，秋冬九十月，運道即唯所係，即洩滴盡歸南旺，湖可洩也。若夏秋之間，則南旺濟寧一帶，通漕啓閘，而運下王堂、王龍、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決，汶邑民田，多罹淹沒，宋公之慮深遠矣。邇來饑

居濟一得卷之四

疏浚泉源

東省運河、專賴汶河之水、南北分流濟運、而汶河之水、尤藉泉源以灌注、若夏秋雨澤愆期、山水未至大漲、各湖水不能暢滿、河流微細、僅足浮送回空、來歲新運、深屬可慮、必將泉源大爲疏通、俾水盡歸汶河、俟閒濶挑河時、由馬踏蜀山二湖口、將水盡行收入兩湖之中、以待來歲新運經臨、放以接濟、甚屬有益、愚仍奉安、新泰、萊蕪、肥城、鄆陽、東平、汶上、平陰八州縣、各將境內泉源泉頭泉眼泉池、並泉溝會河、乘此農隙之時、印官親督人夫、逐泉大加挑挖、淺者深之、窄者闊之、務使水勢沛流達汶、庶於糧運大有裨益、

馬踏湖

馬踏湖所以濟北運也、其湖口有曰徐建口、有曰王士義口、皆放湖水入汶河出分水口者也、有曰新河頭、有曰宏仁橋、皆放湖水入運河者也、故徐建口王士義口不宜開放、至北河水小、或開新河頭、或開宏仁橋、以接濟之、若北河水勢足用、仍宜堵閉蓄水、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

又

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百八十步、計地一百四十餘頃、每歲收蓄汶水、有北月河口、王士義口、徐建口其上爲釣臺泊、水漲則匯入此湖、出閘河閘運北、由宏仁橋入運、

馬踏湖宜築北堤

查馬踏湖水、與宏仁橋相通、故水大之時、盡由宏仁橋洩入運河、以故不能蓄水、稍遇天旱、便成乾涸、今宜於開河以東、築湖堤一道、其高寬宜與運河之堤相等、則水有所蓄、而不至於乾涸矣、

十里閘

此閘亦宜下版十八塊、與柳林閘同用、積水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

又

十里閘啓閉宜得法、平常水足之時、宜與柳林閘一例啓閉、不可或偏、獨至北運水小之時、則此閘宜少下版一二塊、如水仍小、則再少下一二塊、如北邊水勢十分小時、則此閘之版、竟可不下、使此塘之水、南至柳林閘、北直至開河閘、十里閘竟可不用、如北邊水仍小、則開河閘亦宜酌量下版矣、然此閘之版、要少運而啓、使汶河之水、灌滿塘河、則水之所蓄既廣、十里閘一開、往北之水自多矣、柳林閘閉版之後、必遲一二日、十里閘方可啓版、

十里閘放船法

十里閘不下版、故糧船一過柳林閘、柳林閘下版、即可竟過十里閘與開河閘、運之水既盛、而柳林閘以南、水或不足用、即將此閘下版、柳林閘亮版一塊、而南運自無不足矣、然又宜視分水口水勢之大小、若分水口不足六尺、十里閘即宜酌量下版數塊、若仍不足六尺、即止、若過六尺、即酌量啓版、蓋以六尺爲準、過即當啓版、不足即當下版、而開河亦當下版、總貴相機啓閉、斟酌得宜也、然此爲北河水小故也、若北河水勢足用、遇汶河水大、即宜將柳林十里兩閘閘版全下、使水由斗門入南旺湖、蓄之備用、

十里鋪閘

十里鋪閘在五里營閘之上、五里營閘已經廢壞、不必修矣、至十里鋪閘、亦不可輕開、蓋此閘界在湖心、一經開放、則湖水一洩無餘、必運河水漲、糧船淺阻、萬不得已、然後可開此閘、且看後邊糧船多少、如糧船無多、乃爲可開、若糧船尚多、必不可輕開、蓋恐後不接濟也、惟白嘴開放無妨、

閘座之制

查柳林爲南旺上閘、十里爲南旺下閘、山東一千餘里之運道、其關鍵總在於南旺、南旺以南接濟之水甚多、南旺以北並無涓滴之水助運、則柳林閘與十里閘正未可等視也、今議將柳林閘爲界水閘、則使汶河之水盡濟北運、而南運則用府泗等河爲場湖之水以濟之、其要在柳林閘之啓閉宜嚴也、尋常有水之時、十里閘與柳林閘照舊啓閉、無容分別、一遇北河水小之時、將柳林閘版嚴下十里閘版盡啓、使水盡往北行、若汶河水長、兩閘仍舊下版、使水俱由斗門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迨至水勢勝大之時、則啓十里閘版、而柳林閘版仍行嚴閉、使水由彭石口、孫強口、劉賢口入南旺湖、若水漫過柳林閘版、仍將寺前鋪閘版嚴下、使水由張廟口、盛進口、焦鹽口入南旺湖、是以柳林閘爲界

水頭閘。寺前鋪閘爲界水二閘。總使汶河之水。專濟北運。不令南行也。而又用蜀山湖之水。出分水口。以濟北運。用馬踏湖之水。出新河頭宏仁橋。以濟北運。則北河之水。自不至於太小。而東昌一帶。糧船無淺阻之患。或謂南旺之水。盡濟北運。柳林閘下。不虞水小乎。不知若過柳林湖水小。再將十里閘版嚴下。將柳林閘版酌量啓閉。而南河亦不患無水矣。總之。必須南旺閘官。汶上主簿小心謹慎。啓閉得宜。方克有濟。

五里鋪滾水石壩

五里滾水石壩。蓋洩運河有餘之水。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者也。每逢運河之水有餘。則洩入湖中。及運河之水不足。則由閘河之下兼濟閘。放出濟運。不知始自何年。竟爲堵築矣。運河水大。既不能洩入湖中。運河水小。又無憑開放以濟之。古人蓄洩之法。盡廢矣。今宜仍爲開通。以備蓄洩。庶於濟運大有裨益矣。此壩底高於河底四尺有餘。小則蓄以濟運。大則洩入湖中。查柳林閘以南。有盛進口、張廟口、焦鸞口三斗門。洩水入湖。此不用斗門。而用石壩者。蓋北運無水接濟。儻或過洩。恐不足以濟運也。故用石壩以備蓄洩。此古人制度之盡善者也。

關家大閘

關家大閘。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蓄以濟運者也。因年深日久。廢壞無存。遂失古人蓄洩之利矣。今宜重爲修整。

開河閘

開河閘要與十里閘柳林閘酌量啓閉。尋常水足用時。一例啓閉。無容置議矣。獨至北運水小之時。則此閘啓閉。須要得法。如水甚小。十里閘既不下版矣。此閘或下版六塊。或下版四塊。或下版二塊。或可不下版。亦竟不必下。如南旺塘河內糧船淺阻。則酌量下一二塊。或三四塊。使糧船得行便止。不必多下。

又

此閘亦宜下版十八塊。積水使由關家大閘。及五里鋪滾水石壩。入南旺湖中。蓄以待用。

開河放船法

開河閘版可不必下。開河若下版。北運再無不淺阻之理。或曰。開河不下版。十里閘下糧船淺阻奈何曰。俟糧船阻淺時。再將開河酌量下版三五塊。至糧船齊集後。則將版盡啓放船。及船放完時。閘版又不必下矣。然亦當視分水口水勢之大小。若分水口不足五尺五寸。則十里閘宜酌量下版矣。此閘不下版。其法固善。但恐袁口閘一少下版。而上源之淺阻立見。是不若開河仍下版。開河放兩塘。袁口放一塘。或船太多。有三兩幫。塘內不能容者。仍一塘放一塘。

宏仁橋建閘

查。宏仁橋。馬踏湖之門戶也。馬踏湖水大。每由此分洩入運。但未有閘座。則蓄洩不便。故宜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庶水無甚大甚小之患也。

袁家口閘

袁家口閘版宜多下。乃可蓄水。蓋遇北運水小之時。十里閘開河閘俱可不必下版。而專以此閘收束上源之水。放此閘最爲緊要。若啓閉稍不如法。非上源淺阻。必下源淺阻。

袁家口放船之法

袁家口閘爲北運咽喉。最關緊要。若不從此處放水北注。北運之淺阻。勢所必至。故糧船至此。必須積至二百或二百餘隻。則水自充足有餘。而後啓版放船。若水非有餘。船決不可放。必將開河閘版十里閘版盡啓。使南旺之水。全注於此。若開河閘上有船。即將上塘之船。歸併此塘。以便蓄水。蓋船不爲多。惟患水不足也。此閘船多水足。始無淺阻。若船少即放。未有不淺阻者。即以今年論。春閘每塘放二三百隻。並無淺阻。至閏四月初。忽然五十隻一放。六十隻一放。將水放盡。乃至淮安二幫五十八隻船。一版止放四十一隻。餘船十七隻。遂至淺阻。竟不能放。蓄水一日。又啓一版。始能放下。然此閘既須兩版始放一幫船。而開河十里閘船。乃處處淺阻。俱不能行矣。後傳黃閘官閘。乃知亦係閘牌少下版之故。此閘之版。必須多下。始足蓄水。然而船亦須多者。何也。蓋塘內水大。固足以水送船。塘內水小。亦可以船送船。何爲以船送船。數塘合一塘是也。如此塘之船。不能行走。即將上塘之船。歸并此塘。蓋船多則水亦長。而船俱可下矣。如半盆水內浴西瓜兩三個。則盆內之水。立刻長滿。是其驗也。此又各塘放船之法。不獨袁口爲然也。袁口積船既多。將啓版放船。必須先著人令開河下版。則水不至於大洩。俟袁口放完船下版之後。開河仍舊啓版。若開河下版。袁口之船。不能放完。上下或有淺阻。即將開河亮版一二塊。船自無不行矣。此法固善。但昨於閏四月初一下版少。而上下俱經淺阻。又不可不慮也。是不若開河仍舊下版。開河放兩塘。袁口放一塘。袁口放一塘。此又在人之隨時通變耳。塘自無淺阻之患。若一塘有三二百勢。必不能容兩塘者。亦可以一塘放一

又

袁家口閘上下河水甚淺。每逢天旱。船最難行。此閘放船。須先將柳林閘版嚴下。用人看守。然後將十里閘版全啓。放水北注。若閘上有船。即令隨水放下。至開河閘。又將開河閘版全啓。放水北注。若閘上有船。亦令隨水放下。并放到袁口閘。然後將袁口閘版全啓放船。自無淺阻之虞。放過袁口。即將此版勿下。再啓靳口閘版放船。直待船放完時。卻先將靳口閘下版。然後再下袁口閘版。卻將柳林閘版全啓。將閘上之船。直放至袁口。若開河閘上水淺。將版略下一時。水足即啓。自無不通行者。

靳口閘

靳口閘地勢最高。故閘上之水。視閘下之水。每高四五尺。必須安山閘多下閘版。則此閘上下之水。不至大相懸遠。若此閘上水比閘下高四五尺。即知安山閘少下版塊。須速著人去叫安山閘下版。安山閘既多下版。則此閘上下水勢。自不大差。無論啓版之時。糧船易放。而閘上之水。亦不至一洩無餘。袁口上下。

亦不至於淺阻矣。此閘放船一完。即逐衰口會牌。而不送安山會牌。須俟衰口再放一塘來。此閘再放一塘去。然後送安山會牌。使安山放船。蓋此閘放兩塘。安山始可放一塘也。

安山閘

安山閘版宜多下。蓋以衝口閘地勢太高。若此閘一少下版。則衝口閘水勢必致太峻。且閘上之水。一洩無餘。而衰口開河上下。必致淺阻矣。此必然之理也。然亦宜俟衝口放兩塘。此閘始可放一塘也。

復安山湖

安山湖與南旺湖同用。皆所以節有餘補不足者也。遇天雨運緜。運河水大。則蓄之湖中。天道亢旱。運河水小。則放出濟運。蓋一歲之中。必有陰雨之時。必有亢旱之時。湖也者。所以酌有餘補不足。而使運河之水常平者也。非謂今歲之水。蓄之以濟來年之運也。自奸民漾湖地肥美。因而盜種。遂爲久假不歸之計。乘兵餉緊急。名爲助餉。而安山湖地。遂爲納租之地。而不爲蓄水之湖矣。以致數十年來。每遇天旱。東昌一帶。輒有膠舟之患。糧運迴溜。職是故也。故今宜復安山湖以蓄水。則北運可永無淺阻之虞矣。

又

查。從前北運不淺阻者。有安山湖以蓄水也。自安山湖閉。而東昌一帶。每有淺阻之患矣。今宜復安山湖。併各湖口閘。照舊修補完固。以備蓄洩。則水有所蓄。而北運自無淺阻之患矣。

又

安山湖所以蓄運河有餘之水者也。運河水大。則蓄之湖中。下版堵閉。運河水小。則啓版開放。接濟糧艘。故安山閘上有通河閘。內有引河。尚可收水。戴家廟閘上有積水河閘。地勢太高。似不能過水。又有八里湖閘。地勢甚窪。儘可以蓄水。故此湖之地。仍宜除糧。用以蓄水。再於曹家單薄之北。建閘一座。遞相啓閉。以備蓄洩。運河水小。則兩閘俱閉。蓄以濟運。運河水大。則兩閘俱開。放之入海。若運河之水稍大。則量爲下版。斟酌啓閉。務使得中。使水大不至於淹沒民田。水小不至於淺阻糧運。斯爲立法之盡善也。

轉家單薄以北減水閘

轉家單薄以北減水閘。仍宜除糧。用以蓄水。故此湖之地。仍宜除糧。用以蓄水。

閘沁河礙

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蓋水也者。天地之血脈。原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故順之則利。逆之則害。治得其道。則可以轉害而爲利。治不得其道。亦可以變利而爲害。今日之會通河是也。古人治得其道。而清運通利。民田無害。今日不得其道。故南旺以北。糧艘每至淺阻。南旺以南。民田每至淹沒。則今日之治河。難乎古而不泥於古。酌乎今而適宜乎今。而已無餘事。何言乎古制之當復。蓋南旺湖所以蓄水濟運也。自南旺湖座。民田還其爲民田而已。而其要總在於復古人之蓄制。通今日之時變。準

皆宜急爲疏通者也。何言乎酌今之宜。古人治會通一河。不知幾費經營。而始克成之。且經數百年前後之修理。數十人心思之所區畫。而始克成之。其爲功亦大矣。獨是以二千餘里之運河。而僅恃此一線之泉水。雨潦之年。糧運無阻。而民田每受淹沒。亢旱之年。民田不淹。而糧運又多淺阻。此數百年之患。而人亦卒無如之何者也。至明季。因北運淺阻。議於荆隆口建壩。引黄河之水。至張秋以濟運。豈知黄河之水。有利而亦有害者也。至宏治五年。黄河決荆隆口。而張秋被淹矣。宏治六年。劉大夏方治之。至於順治六年。而荆隆口又決矣。順治七年。楊方興治之。自是之後。而荆隆口不敢復議開矣。而卒無如北運之淺阻何也。今查得沁水發源於山西。至河南懷慶府。合丹河之水。至武陟縣。而入黄河。若於武陟縣東木欒店。開引河一道。使由原武陽武至封邱。而入荆隆口舊河。至張秋以濟運。而北河不處其淺阻矣。若盡張秋水滙沒民田。宜於大堤臨廟東。建減水閘一座。使水由閘河下海。則不惟民田不淹。而商貿之船。且得以往來矣。

引沁入運

查。沁河由河南武陟縣木欒店入黄河。夫黄河之水至大。而加以沁河之水尤大。是以其害爲最甚。與其入黄河而爲黄河之害。何如入運河而爲運河之利。查陳橋至張秋。原有舊河一道。名爲灘林河。即金龍口舊河也。可以穿運河至濟南府維口下海。不煩大費。若由木欒店挑浚至陳橋。分爲二河。一由沙河入運。一由灘林河入運。而於張秋運河東岸。建閘以備蓄洩。水大則啓版放水入海。水小則閉版蓄水濟運。而又於灘林河之雙河集。建閘二座。南運水小。則閉北閘。使之由小黄河牛頭河以濟南運。至沫陽下海。若北運水小。則閉南閘。放水北行。以濟北運。又於曹州之白茂建閘二座。可以分水由曹縣、城武單縣、金鄉、魚臺入南陽湖。又於宋家窪開河一道。冬月使水由小黄河入南旺湖。蓄之以濟春運。是此河一開。既可以除黄河之害。又可以資運河之利。可以使河南開封濟米。由陳橋上船。歸德之濟米。由東明杜勝集上船。可以不至衛輝府。亦可不至小灘矣。并可以興西北之水利。使河南、山東、北直、江南俱爲水田。其利眞無窮也。此區區一得之見。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力爲舉行耳。

開沁河

國家歲漕數百萬糧。以資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藉汶河之水。至南旺分流濟運。南旺連南尚有馬踏數湖接濟。南旺以北。止有安山一湖。而今已報租佃種矣。所以每逢天旱之年。東昌一帶。處處淺阻。以致糧艘稽遲。非一日矣。歷來司河者。非不多方鑱浚。而卒無如之何也。今查得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武陟縣東四十里木欒店往東南。會入黄河。若將此河改來入南旺濟運。則南北俱無淺阻之患矣。但沁河之水。微則利。大則害。須於引河頭建閘一座。水小時。開放濟運。水大時。下版閉閘。使不爲害。仍宜於十月以後。開放水。至五月初一日。即行閉閘。仍於閘外建築土壩。使水不至閘。則下源永無泛濫之虞。此河由武陟、獲嘉、原武、陽武、至封邱劉廣。挑通六里。至王參莊。即入荆隆口舊河。由祥符長垣、蘭陽、

東明、曹縣、定陶、曹州、至雙河集往東。由鉅野縣安興鎮巡檢司。至鄒城縣東。由宋家窪入南旺湖。又由南旺湖北流。出彙濟閘濟運。又於上源北岸封邱縣劉廣分支河一道。由長垣東明、曹州開州、濮州、范縣、壽張、至東阿。出沙河濟運。又於曹州雙河集分支河一道。由鄆城汶上、壽張、陽谷、東阿、入灘林河。出小閘濟運。又於上源兩岸長垣白茅集分支河一道。由曹縣、單縣、金鄉、柳溝河。入魚濼南陽湖。又於鄒城東分支河一道。由鉅野、嘉祥、小黄河。入濟寧牛頭河。至魚臺。亦歸南陽湖。又由南陽湖。至沛縣昭陽湖微山湖。由徐州荆山口下邳州貓兒窩。出彭家河口。過運河。入駱馬湖。又由宿遷西寧橋。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頭圍口大伊山下海。但徐州荆山口已被黄水淤墊。即使挑挖。隨挑隨淤。必無善法。須接沛縣太行堤。建築攔黄堤一道。由張谷山、閻家山、荆山口、南至子房山。使徐州以上。黄河之水。出黄河者。仍由子房山下。歸入黄河。不惟荆山口之淤墊。可以挑挖。而邳州一帶之湖。不致淹沒。俱可爲膏腴之田矣。此河一成。若慮張秋水大。又可於大堤臨廟東建閘一座。使水由曹家單溜入鹽河下海。若於此處挑深成河。而鹽船及商民船隻。俱可以往來。且濮州范縣亦免淹沒民田之患矣。此河既成。又可於戴村壩做攔城壩制。建石閘一座。將戴村壩下汶河築壩堵塞。使水由閘入運。冬春水小。則放入濟運。伏秋水大。恐有沙淤。則堅閉石閘。開放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則南旺蓄河免致淤墊。而亦可省每歲挑挖之費矣。

沁水入運河頭

沁河在武陟之東四十里木欒店。爲入黄河之路。其水勢由西北而東南。至黄河交會處。尚有二十五里。宜於木欒店內。沁河之東。挑引河一道。使之由東南而西北。逆流而上。河頭建草壩一座。須用四座。重重關鎖。則水自不至於泛濫而爲害。又於四座草壩之中。建石閘一座。若過山水泛漲。則將石閘下版謹閉。毋使東行。若水十分大漲。石閘恐不足恃。則將四座草壩。擇其易堵者。下埽築堵。使水全不能過。則自不至爲下源之害矣。蓋以沁水之性。微則利。大則害。不可不防也。

引沁水利

沁河開成。則水利可興。山東宜添水利同知一員。專司其事。或以黄河同知兼攝亦可。濟寧魚臺汶上鄆城蓄張陽穀東阿俱可以修水田。運河水足。則沁河之水。可以灌田。運河水小。則沁河之水。可以濟運。且此河一通。而各州縣之水。俱可以歸河。民田永無淹沒之患矣。再將沛縣太行堤接築至子房山。則黄河之水。不入清河。荆山口以下徐邳之地。皆可以修水政。再築彭家河兩岸。則邳州諸湖。俱成水田。其利爲無窮矣。

趙王河

查。趙王河若欲大開。先將東阿縣鹽河挑成。可以下海。然後引沁河水。通金龍口河。以達張秋。使由鹽河下海。則北直河南山東船隻。俱可以通行矣。查明天順八年。金景輝疏稱。陳橋原有黄河故道。船可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沁河之水。以通運河。是其所

不通者止三十餘里耳即使年久淤塞開通亦無甚難也查沁河入黃河之處在武陟之東其去陳橋不過百有餘里耳即無河形現在乎若欲小做止將右黃池北二堤挑開使通金龍口河再將貢陵岡扒頭二堤挑開使通趙王河然後將白茅集三空橋堵築使右黃池至黃陵岡一百七十里河內之水盡入趙王河又將艾河集下堵築使由小黃河至南旺湖南馬村集開河引入南旺湖內由運河斗門出而濟運再將魏河洪河小流河開通使由張秋沙河濟運此河各衙門俱有案卷經登州府同知楊廷望查明濮州范縣陽穀壽張各縣情願自挑後因史道判有欲來遂竟不果行案卷可查河圖昭然此二河開南旺迤北運河可無淺阻之虞矣

挑趙王河沙河

天時亢旱河流微細其南旺以南河道將各湖之水開放接濟一切糧船可以前進惟南旺以北一帶運河止賴汶河分流浮送糧艘並無湖水接濟實屬可慮查張秋城河舊有趙王河沙河二處之水堪可濟運應委員確勘仍行曹州濮州鄆城陽穀壽張汶上各屬速將境內趙王河沙河淺阻之處多撥人夫加意挑挖深通放水濟運不惟漕艘得以接濟而民田亦不致淹沒矣

張林河

張林河由沙灣小閘入運其上爲壩邱坡之水又其上爲天鵝坡之水遞而上之以至於荊隆口六七百里之遙若稍爲疏通其利當無窮也奈今處處淤塞水滯不行急宜疏通以利運道者也

又

此河自張秋南沙灣小閘起係東阿縣地方三里至丁家橋又七里至高家橋河東岸係東平州地方河西岸係陽穀縣地方又三十一里至黑虎廟係壽張縣地方又十四里至李家橋係汶上縣地方又九十里至紅船口橋係鄆城縣地方又二十五里至閻什口橋係濮州地方自至雙河集兩岔分流一入小黃河至南旺下入牛頭河一即爲張林河其源自陳橋古黃池來

疏濬沙河

查張秋運南舊有沙河一道上通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濮州范縣而來原有商賈往來祇因數十年來淤墊淺阻不通舟楫而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宣洩是上之無以濟漕運而民生屢被淹沒商賈不能通往來爲害莫甚焉故急宜疏濬之法又不勞國帑皆紳衿士民情願樂挑者也是此一舉上之有益於漕運下之有益於民生而且可通商賈之往來亦何憚而不爲乎

五空橋

張秋城南五空橋所以洩運河之水入鹽河下游者也其每空宜酌量再低二三尺其兩旁整槽下版如閘制然以備蓄洩甚於運河有益或於大盛廳廟東建閘一座引水至堤內往東開引河一道至曹家單莊入鹽河下海亦可以備蓄洩保固堤岸

又

荊門閘放船法

荊門閘塘河與碑版閘天井在城均爲水門閘蓋不使水之下洩也自司閘者不詳察古人建閘之義往往兩閘齊啓齊閉以致上源之水一洩無餘湖水甚大船猶可行天旱之年湖水一小東昌一帶在在淺阻皆由啓閉失宜之故也故宜做碑版閘天井在城閘例上啓下閉下啓上閉務使船若可出而水不大洩此誠運河之一大關鍵也今若一用之而東昌上下水勢是用並無淺阻之患張秋迤南水勢盛大可慮異日之用又何慮糧儘之不早登天府乎如閘上稍稍丈許又不可拘此例須兩閘齊啓版則放船更快但船少之時須一啓一閉決不可兩閘齊啓致洩水勢也上下兩閘版俱要各下二十塊少則不足以蓄水矣

荊門上閘

荊門上閘所以關南旺以北運河之水也其閘與天井閘相對故宜設鏁如天井閘之制而其鑰匙宜掌之於捕河廳一啓一閉緻上閘鑰匙使領下閘鑰匙緻下閘鑰匙使領上閘鑰匙不得混行開放以洩水勢

荊門下閘

荊門下閘亦宜設鏁其鑰匙亦宜掌之捕河廳蓋此閘與在城閘相對故亦宜照在城閘之例與上閘之一啓一閉應乎蓄洩得宜而水勢常足矣

阿城閘放船法

阿城兩閘其上啓下閉下啓上閉亦與荊門閘等其在荊門之下猶天井在城之有趙村石佛也蓋其斟酌得宜古人不知幾經籌畫而始建此良規數年以來亦因司閘者失其意而齊啓齊閉以致水勢太洩每逢水小之年北運輒有淺阻今亦爲訂正之使悉遵古人之制一啓一閉則水勢有餘而糧運無阻矣若閘上積船太多亦宜上下兩閘齊啓放船又不可執定一啓一閉反致船行遲滯也

阿城上下閘

阿城上下閘皆陽穀主簿所管也主簿衙門現在張秋今宜移於阿城亦掌二閘之鑰蓋此二閘與趙村石佛相對故宜如趙村石佛之例一啓一閉遞爲開放以蓄水勢庶糧運不致於淺阻亦如荊門閘鑰匙則銷下閘鑰匙緻下閘鑰匙則領上閘鑰匙則水有所蓄而不至大洩矣

七級放船法

七級塘河亦係上啓下閉下啓上閉者也但七級塘河止二里許而至周家店則有十二里二里塘河之水尚能足十二里河之用此周家店所以每有淺阻而七級放船必兩閘並啓也夫兩閘並啓既慮洩上源之水而下啓上閉二里塘河又不足十二里之用爲之奈何則惟有並塘之法焉七級放兩塘周家店始放一塘若仍不足七級放三塘周家店始放一塘再無不足之理船愈多則水愈高至船盡歸下塘而

水仍留上塘。此法之至善者也。查七級塘河可灌六七十隻。兩塘則有百餘隻。三塘則有二百隻。即發會牌於周家店。令周家店啓版放船。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若一塘灌二三十隻。兩塘止灌四五十隻。而周家店即行啓版。則水仍多洩矣。故七級必憑塘灌放。乃爲得法也。若閘上積船太多。亦宜上下兩閘齊啓放船。更爲便捷。

周家店放船法

周家店距七級十二里。而七級塘河僅有二里餘。以二里餘之塘。而灌十二里之河。水勢自不足用。故必七級放兩塘。而周家店始放一塘。乃爲得法。或七級放兩塘。而周家店水勢仍小。則俟七級放三塘。而周家店乃放一塘。水勢再無不足之理。若一塘放一塘。周家店上下未有不致淺阻者。司閘者不可不知。蓋船少則洩水必多。而船多則洩水必少。故周家店放船。必須百五十隻。多不過二百隻。少亦必須百隻。始可放一塘。則船既易出。而水亦不至大洩矣。

東昌府上下各閘放船法

東昌府第一閘。爲周家店。其上閘。爲七級下閘。七級既放兩次。周家店始放一次。七級二里之塘。所容不過四五十隻船。是七級放二塘。周家店水仍不足用。不妨再放一塘。是七級放三次。周家店始放一次。約周家店之船。少不過百隻。多不過百五十隻。其以下各閘之水。諒無不足用者。倘或再不足用。須兩塘併一塘。如此塘水少。船不可過閘。即將上塘之船。合併此一塘內。再無不足之理。或疑船多一塘不能盡放。不知船愈多。則水愈高。譬如盛一大盆。水止半盆。若盛西瓜二三箇於盆內。其水立時即滿。四月初間。催民船進京。各閘水小。乃將五塘歸併一塘。民船六百二十五隻。皇木筏十七弔。糧船二十四隻。各閘俱過。并無淺阻。用此道也。蓋船少則用水多。船多則用水少。此不易之理也。

居濟一得卷之五

治水

治水者。使水有所歸而已。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即今山東之河是也。數年以來。迭被水患。皆因入海之路。淤塞不通。故汎溢平野。而民田悉受其害也。查東昌府舊有減水閘九座。皆洩運河有餘之水以入海者也。今則閘座廢壞。河底墊高。水不能出。故常盈溢。甚則沖決。此必至之勢也。

土橋閘

土橋至梁家鄉。止十二里。至戴家灣。乃三十五里。故十二里之水。每不足三十五里之用。必須土橋放兩閘。戴家灣始可放一閘。則上下之水俱足。而無淺阻之虞矣。若照常例。一塘灌一塘。則土橋以上。必致淺阻而難行。若土橋放兩次。戴家灣水勢仍小。即再放一塘。是土橋放三塘。而戴家灣始放一塘。合三塘之水。以爲一塘之水。合三塘之船。以爲一塘之船。而水又焉有不足者乎。而船又焉有淺阻者乎。

又

此閘離梁家鄉閘十里。離戴家灣閘三十里。以十里之水。放入三十里塘內。故每有淺阻之慮。此放船之所以甚難也。法宜戴家灣閘上。常存船數十隻。或百餘隻。則此塘之水。可以接濟土橋之水。土橋放船。自無淺阻之患。土橋放完。然後戴家灣閘啓版。將前數十隻。或百餘隻。盤行放出。卻將土橋新放下之船。在

在塘內。使土橋再放一漕。然後啓版。將此船放出。又將再放之船。存入塘內。以接濟後船。如此節節放去。淺阻之患。庶可免矣。此土橋放船之的著也。

戴家灣放船法

戴家灣閘上離土橋三十里。下離壩版閘四十里。乃運河一大關鍵也。此處最宜斟酌得宜。蓄積有方。必先計算船數之多寡。水勢之大小。或土橋放兩塘。此閘放一塘。或土橋放一塘。此閘放一塘。或土橋放一塘半。此閘放一塘。則土橋三塘。可分爲此閘二塘。要使水勢足用。運行無阻。乃爲盡善。然此處放船。必酌量壩版閘之水。使不大不小。蓋水大則恐溢。溢水小則恐其淺阻。必蓄積至當。使之得宜。則既無淺阻之虞。亦無漫溢之患矣。此閘宜多備版塊。若水勢太大。則此閘可斟積。倘一放至壩版閘。勢不能留矣。然此閘放船。尤宜多。無論壩版閘能出不能出。皆宜多放。蓋外河水小。則船難出口。而壩版閘以上。不可不多存船隻者。則以船蓄既多。外河水一長。即可俱出矣。若不先存船數百隻。恐外河水一漲。即欲放而無船。故戴家灣閘放船宜多也。

又

戴家灣閘離壩版閘四十里。離土橋閘三十里。此閘最關緊要。啓閉一不如法。則七十餘里之塘河。未有不致淺阻者。故必蓄水既多。則放閘之時。上下自無淺阻之患。若一塘灌一塘。蓄水必不能多。須土橋放船兩次。此閘始可放船一次。則蓄水既多。而上下皆有餘裕矣。或謂土橋放兩閘。恐船太多。此閘不能放完。不知土橋放兩閘。其船不過二百餘隻。即使三百四百。無不可放。前者一塘曾經放過民船六百餘隻。並無淺阻。又何慮乎。

壩閘放船法

壩閘灌塘。必先於版閘多下版塊。使水不下洩。則無論船之多少。皆可灌放而無難。若下閘下版太少。灌塘之時。版閘水已下洩。則船必不能多放。而上源恐致淺擱。惟於壩閘灌塘時。版閘多下版塊。版閘放船時。壩閘多下版塊。則水不妄洩。而船皆可出口矣。或版閘不能放完。塘內淺阻。或壩閘亮版一塊。以接濟之。或版閘下版。壩閘啓版。再灌入數十隻。一時開放。惟在臨時相機酌移。審時度勢。以一心權衡之而已。

又

閘上之水。若可以過一百五十隻船者。止過一百隻。即送會牌。俟戴家灣再放一塘。有水接濟。然後再放。若放船大多。水之消耗已盡。則戴家灣閘船恐難放矣。此處之水。常使有餘。無使不足。蓋一經水小。則接濟甚難也。

又

昨見報。一塘五十七隻船。做三次放。一次放船三十隻。二次放船二十隻。三次放船七隻。切思七隻之船。而放一漕之水。豈不可惜。此後如一塘可放完者。極好。若一塘不能放完。做二次放亦可。或二次仍不能放完。或餘幾隻。可將版閘下版。壩閘再啓版灌塘。另做一漕放。如此塘放一次二次。不能放完。仍有餘賸。必閘官閘夫啓版躲懶。不可以不察也。

又

山東四十餘閘。放船皆易。惟版閘放船獨難。蓋版閘之下。即係外河。更無閘以蓄水也。而猶外河水小之時。放船爲尤難。蓋以版閘一啓版。則塘內之水。一洩無餘。糧船每致淺擱。須於壩閘灌塘之時。壩閘多下版塊。無使水勢下洩。直至塘內淺阻。不能出口。然後亮壩閘版一塊。或二塊。或三塊。以接濟之。然又不可待其既淺。而後亮版也。既淺而後亮版。則糧船一時恐難行動。須於將淺之時。即行亮版。如放二十隻後始淺。則放至十五隻時。即行亮版。則水足接濟。到底不淺矣。然必壩閘版閘多下版塊。上源蓄水盛滿。然後可行。不然。上源無水。恐版亦難亮矣。

版閘

版閘底壞漏水。所以從前東昌一帶。糧運淺阻。予於甲申乙酉挑河時。將閘底修好。至今再不淺阻。如再

閘官

塘版二閘一官。荊門上下一官。天井在城二閘。亦止可用一官。上新中新二閘既廢。其夫亦可不設。

竹薄壩版閘放船之法

用核桃麻竹竿照依秫稭薄樣。用單線好麻繩織成薄。根朝下者削尖。比他竹竿長五寸。每三尺遠。用木杉篙一根。兩頭刮一稜縫。下亦削尖。於西橋上里許河淺處所。兩岸築土壩。壩上用竹薄攔河展開。竹竿杉篙俱釘入河底。杉篙頂上。用繩留住。於竹壩未做之先。先將西浮橋對緊上鎖。橋上用上布袋數十。壓開挖。即使開挖成河。則黃路河見今水小之時。尚寬至二三丈五六丈之處。不等。一經水發。洶湧浩瀚。其勢莫當。恐一線之運河。不能承受。反有沖決之患。且止可濟武城以北之淺。而武城以南之淺處。尚多。亦必不能使水逆流而上以濟之也。查直隸之武安縣柏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直至山東館陶之沙河。即古之所名馬頰河者。縣長一百二十餘里。寬自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深自一丈七八尺。至二尺四五寸不等。獨至沙河。因其淤成一片沙坡。故接新河之水。止有涓涓一滴入衛。惟無河身。不能東水。所以不暢。若將沙河挑挖。使有河身。東水。則漳河之水。混混而暢流入衛矣。漳水入衛既暢。則衛水盛。衛水盛。則外河之水面自高。閘河之水。亦不致建瓴而下。而臨清運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事疏濬。而自無阻滯之慮矣。且漳水既分入衛。則直屬成安廣平諸邑沿河村莊。禁益正復不淺。運道民生。均爲有益。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會洪漳諸水。過臨漳。分流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會通河。至直沽。會白河入海。愚按臨清以北。運河每有淺阻。此河既至臨漳。分流爲二。若遇臨清運北水小之時。將臨漳分流處。其北出入滹沱者堵閉。則東流出臨清合會通河者。水自大矣。再將武城蔡河開通。又何水小之足患乎。

衛河

衛河之水。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門泉。源遠而流長。及至臨清。其流漸細。以故北河一帶。每遇天道亢旱。糧船不無淺阻。查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僅十餘里。有舊河一道。名曰蔡河。康熙四十二年大水時。曾由此入衛河。後被武城縣西關北頭。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可永無淺阻之患。若疏通成河。使漳河之水。由武城縣西關北頭。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可永無處宣洩。汎濫於南。則山東受其害。汎濫於北。則北直之吳橋東光等處。悉受其害。此固不可以不復者也。然開挖之復猶易。而引河之復甚難。蓋引河久已淤平。百姓悉皆佃種。今欲仍挑爲河。此人情所甚難者。故必照原舊河身挑挖。則人亦無餘。但工程浩大。費無所出。此工一成。併有益於北直。若北直之吳橋東光。及天津一帶州縣。肯相幫助。則亦何難之有哉。

四女寺北舊有減水閘一座。原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者也。運河有餘之水。從此洩出。則上不致爲害於山東。下亦不致爲害於北直。此古制之最善者也。乃數百年來。閘座屢壞不修。引河淤塞已平。運河之水。無處宣洩。汎濫於南。則山東受其害。汎濫於北。則北直之吳橋東光等處。悉受其害。此固不可以不復者也。然開挖之復猶易。而引河之復甚難。蓋引河久已淤平。百姓悉皆佃種。今欲仍挑爲河。此人情所甚難者。故必照原舊河身挑挖。則人亦無餘。但工程浩大。費無所出。此工一成。併有益於北直。若北直之吳橋東光。及天津一帶州縣。肯相幫助。則亦何難之有哉。

急修閘座

東省河道。設有四十四閘。節宣水利。以濟糧運。原係上下完閘。水不滲漏。方克有濟。但查勘沿河閘座。有創建數百年。亦有重修數十年者。閘墻閘底。處處過水。幷閘底之萬年枋。損壞者甚多。雖有閘座之名。並

無蓄水之實。歷伋各州縣。乘閉壩挑河。得見底。各將管下閘座上下築壩。戽水查勘。閘底有缺石者。添補石塊。萬年枋損壞者。作速添換。修理完固。其有隙縫。以及閘牆隙縫過水者。須用木版實塞。其小隙縫。用油灰麻穗。照依艙船之法。修艙堅實。其縫上下胎合。庶水不致走洩。得以蓄積。則於糧運大有攸賴矣。

東省湖閘情形

余効力河工有年。蒙恩補授濟寧道。任事以來。冰兢白矢。罔心體察。期報主恩。而答知遇。今閱臺臣奏□一疏。爲請修東省湖閘情形等事。余不能撫辨焉。據疏稱。查運河脩工。始於戴村壩。引汶水一支。由東平而南。逕汶邑西。以抵南旺。即分水龍王廟等語。查永樂九年。宋尚書用白英計。分水南旺。築壩戴村。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每水漲。則掘坎可口以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水微則盡塞。使餘波悉歸於漕。此戴村壩所由來也。既築壩戴村。遏汶水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罔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至運過時。用刮沙版。作一沙壩於坎河口。攔適趨南旺。若水長。則連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易築。歲決。每歲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臨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初。侍郎萬恭。壘石爲滋。十七年。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水高於壩。漫而西出

不惟宋家窪不受湖水之淹，即使開忙生閘，亦不能洩宋家窪之水矣。數年以來，宋家窪之水所以大者，又有故焉。南旺湖原有關家大閘口，在十里閘下，又有五里鋪滾水石壩，在關家大閘之下，皆洩南旺湖之水，以濟北運者也。數十年關家大閘已廢壞無存矣，五里鋪滾水壩又經堵塞矣，此二處不能洩水，而上通微山湖水，使往北行，而牛頭河之水，又安能獨向南行乎？是開忙生閘，徒見其有害，而未知利之所從也。據疏稱，如督撫所題，使兩閘永塞，諸邑永困，非所以安民生而利運道也。伏祈敕論撫臣河臣，再為秉公細查，思當日所以設閘之意，並詢後來閉閘之害，如其按形查情，則必復滾水壩，開忙生閘，洩牛頭河以利運道者，利民生等語。查泉河史云：忙生閘係洩湖水入永通閘牛頭河，由魚沛運河而下者，近年魚沛水盛，南洩不多，常苦匯積濟寧東南之境，是在當日已淹濟寧矣，且開忙生閘，亦止可以洩南旺湖水，而不能洩宋家窪水，蓋湖隄間隔，宋家窪水固不能入南旺湖，又何由而出忙生閘乎？若夫馮家渡水壩，前此之所以開，後此之所以閉，皆非無故也。查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故開馮家壩，引水東流，又於馬場湖東五里營建閘一道以洩之，又於五里營西建閘一座，十里鋪建閘一座，安居建閘一座，放水濟運，是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而不受泗河之水矣。泗河之水，原由楊家壩至運亭門前入河濟運，楊家壩在濟寧州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州西流，今洩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曾設壩，正德間，因劉瑾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為濟城外護，始有壩基，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至今未改，泗洩之水，為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濟運，後又將馮家渡水壩堵築，使蜀山湖之水，不至馬場湖，自此以後，馬場湖止受泗河之水，而不受蜀山湖之水矣，數十年來，府河淤塞，泗河之水，亦不能至馬場湖，湖地盡皆涸出，奸民俱經盜種矣，故在今日宜將馮家渡水壩西另建蜀山湖隄一道，以截蜀山湖之水，再將府河大加疏通，使深廣深，兩岸築隄，東水，引水至馬場湖，又將馬場湖西，至馮家壩之舊河，大加開通，引水至馮家壩，又將馮家渡水壩堵築，使蜀山之水，不至馬場湖，湖地盡皆涸出，奸民俱經盜種矣，故在今日宜將馮家渡水壩西另建蜀山湖隄一道，以截蜀山湖之水，再將府河大加疏通，使深廣深，兩岸築隄，東水，引水至馬場湖，又將馬場湖西，至馮家壩之舊河，大加開通，引水至馮家壩，又將馮家渡水壩堵築，使蜀山之水，不至馬場湖，自此以後，馬場湖止受泗河之水，而不受蜀山湖之水矣，數十年來，府河淤塞，泗河之水，亦不能

平曰安山湖在沛縣曰昭陽湖此四大水樞也即以南旺湖言之十里閘下有關家大閘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再下有五里鋪滾水壩亦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南有濟運閘所以放水濟南運者也載在河防一覽河閘中及全河備考河閘中昭昭可據鮮無涉於河可乎謂無妨於濟運之水可乎今但開何家溝水壩王堂口使水往北行而南且不淹矣且開馬踏湖之新河頭弘仁橋以洩馬踏湖之水而蜀山湖之水亦可由馬踏湖而洩總之爲民生計而忙生閘不當開爲運道計而忙生閘愈不當開若曰汝上被淹猶不思雨潦之年濟寧魚墓皆不免淹沒之患何獨汝上乎然而南旺以南每苦於民田之淹沒南旺以北每苦於膠舟之難行者則又有故查宋尚書分水原係往南三分今則往南七分矣而又開利運閘以放蜀山湖之水又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之水而南旺以南焉得而不淹乎原係往北七分而今則往北三分矣又將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堵塞馬踏湖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新河頭已開弘仁橋已疏通關家大閘引河見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連年被水者又自有故查尚書宋禮聽用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嗣後以徵過蒙督責方以儒以海爲壑則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

居濟一得卷之六

治河議

善治水者爲其水大而能治之使小水小而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而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而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故古之治河也難今之治河也易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爲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以海爲壑必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也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不得資水之利矣若使之曲折迴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不使之歸海焉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覩所謂善治水者乎我國家藏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線之水耳故方其旱也則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則洪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致於淺澀糧艘不致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腐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而予兩次監收被困潴水並無暇計及於河是水大而不能使之小也予之職有所束縛也迨至甲申又遇亢陽河水處處淺澀糧艘在在艱阻而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悞是水小而不能使之大也予之職又有所未盡也予夙夜兢兢日求所以無負是職者而不能乃博極羣書考古人治河之

方。又稽歷河干。親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尙書宋謚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鄆輔國踳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閘虹相連屬。石版凡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豁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證水版啓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蓋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歷故道西流

烈而汶河南岸之衝決者又不止石梁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被衝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傷行堵築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衝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查看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處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濟寧、魚臺、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俱受寧陽之福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用力甚小而成功甚多爲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事者皆以因循惧事迨至衝決即欲補救而已無及矣及今若不早爲堵築堅固將來山水發時勢必難免今宜將石梁口加築越堤桑家等口修築完固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並嚴飭汶上縣令其將汶河堤岸亦爲加幫高厚庶捍禦有資民田之所以被淹也善哉潘印川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則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堤城開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壩以遏汶水河兩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墩俱不必開不惟汶上不被水災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七數州縣均不受害矣或曰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黃河兩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迴年以來屢被水災職是故也今惟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自不至泛溢民田矣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則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聚林河沙河在昔宋尚書既分水南旺又蕙北河水小乃於張秋西南開汶河口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以濟北運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膠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灾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從之至十年九月廷臣會議漕運事宜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微窘而運河幾絕宜加疏鑿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且遴選公廉幹濟之人以往毋使因而擾民遠者罪不宥凡此者是則知爲漕運之利而未暨計及其害也豈知利方得而害已隨之乎自是之後黃河屢決而張秋之害乃不可勝言矣至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從開封北經潛濮張秋渰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之以達於海事聞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新缺口之南二月趙榮言黃河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爲長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新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東入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高厚其堤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役給鐵牛十八鐵幹十二與之五年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曰造水門天旱故田地得以澗出獨不思濟寧東南及魚臺等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矣豈從前十數餘年來蠲免雨潦之年乎何其不亮之甚也夫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渡水壩者不過欲洩汶上之水以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耳夫欲救汶上者當使汶上之不淹而不當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受其害也夫與其先淹汶上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均不受害之獨得乎然果何以能不淹汶上乎查汶河之水當未有南旺濟河時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下海者也自宋尚書用白英之言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又往南開支河一道引汶水以達南旺分流濟運夫宋尚書開河之始不過數丈寬耳以數丈寬之河引水以達南旺汶上又何由得淹乎汶上不淹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十數州縣又何由而得淹乎自數百年以來此河日刷日寬遠至今日不啻數百丈矣以汶水全河之勢而盡趨南旺此運河之所以受害而民田之所以被淹也善哉潘印川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則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堤城開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汶

取。蓋沙灘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閒。啓閘門於水。而以閘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無堰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崔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堤。可依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洩。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水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閒。未嘗無水也。查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濼濕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濼濕曹龍等坡而入濮之盤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弦口而來者。爲鄆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焉。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焉。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燃眉。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而再以諸州邑之水。匯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減水大。則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堤岸自可保固。不致疏失。再將大盛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而民田亦免淹沒之患矣。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下海。查徒駭河無所考據。聊城縣申稱。即七里河之別名也。再查七里河即古之漯河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即此是也。由聊城而北。抵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順。而運河兩岸。自無泛溢之虞矣。是山東全河之利也。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閉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而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泛濫而不可治。泛濫於南。則自曹州、鄆城、定陶、曹縣、鉅野、嘉祥、以至濟寧、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均受其害。泛濫於北。則自濮州、范縣、朝城、莘縣、陽穀、冠張、以及聊城、東阿、博平、清平、堂邑、臨清、夏津、恩縣、及直隸之清豐、南樂、清河、故城、俱被其災。是山東之水災不除。而並及於直隸江南者。皆由於張秋之沙河窪林河不行開濬故也。旨哉黃承元之言曰。其瞽之身乎。瞽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也。即曰濮濟洩有時。啓閉由人。獨不思此二閘廢壞已久。未修不有費乎。司閘不儲官乎。啓閉不儲夫乎。此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況自山東之忙生閘牛頭河。以及江南之海州沭陽海口。其開山東之濟寧境內。現在有河有堤。江南之桃源清河。亦俱有河有堤。無修築。其餘州縣。略爲修築疏濬。即可通流。而最宜挑挖者。惟徐州之荊山口、宿遷之西寧橋、安東之碩項湖幾處耳。然究之無甚關係也。蓋欲開牛頭河者。欲先淹汶上而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豁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黃村壩。

以閘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況順治十四年正月內。總河楊方興奏銷北河分司所轄。壽張縣沙灣西岸湖口。南北二段。長二十二丈五尺。又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挑過引河一道。計長五百丈。口闊三丈。底闊二丈。深一丈。共奏銷過銀二千三百九十六兩五錢二分。是在本朝未嘗不疏濬也。戚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即使開沙河窪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閒。未嘗無水也。查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濼濕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濼濕曹龍等坡而入濮之盤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弦口而來者。爲鄆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焉。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焉。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燃眉。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而再以諸州邑之水。匯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減水大。則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堤岸自可保固。不致疏失。再將大盛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而民田亦免淹沒之患矣。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下海。查徒駭河無所考據。聊城縣申稱。即七里河之別名也。再查七里河即古之漯河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即此是也。由聊城而北。抵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順。而運河兩岸。自無泛溢之虞矣。是山東全河之利也。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閉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而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泛濫而不可治。泛濫於南。則自曹州、鄆城、定陶、曹縣、鉅野、嘉祥、以至濟寧、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均受其害。泛濫於北。則自濮州、范縣、朝城、莘縣、陽穀、冠張、以及聊城、東阿、博平、清平、堂邑、臨清、夏津、恩縣、及直隸之清豐、南樂、清河、故城、俱被其災。是山東之水災不除。而並及於直隸江南者。皆由於張秋之沙河窪林河不行開濬故也。旨哉黃承元之言曰。其瞽之身乎。瞽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也。即曰濮濟洩有時。啓閉由人。獨不思此二閘廢壞已久。未修不有費乎。司閘不儲官乎。啓閉不儲夫乎。此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況自山東之忙生閘牛頭河。以及江南之海州沭陽海口。其開山東之濟寧境內。現在有河有堤。江南之桃源清河。亦俱有河有堤。無修築。其餘州縣。略爲修築疏濬。即可通流。而最宜挑挖者。惟徐州之荊山口、宿遷之西寧橋、安東之碩項湖幾處耳。然究之無甚關係也。蓋欲開牛頭河者。欲先淹汶上而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豁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黃村壩。

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睢州邑，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而顧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恐一得之見也。

疏通鹽河

查鹽河由濟南府雒口，直至張秋，故以前鹽船俱至張秋卸載。其後張秋一帶鹽河淤塞，不能通舟，而鹽商始避至阿城矣。故今宜大爲疏通，使鹽船仍可以至張秋，且可以過運河，而直至河南，其利益可謂無窮矣。

東平州鹽河支河

鹽河至東平州，而支河甚多，州之東南西俱有，至州之北梁灘橋，合而爲一，今俱宜挑挖深通，以備分洩，則州城可保，而田禾亦免淹沒矣。

築鹽河堤岸

東平州屢被水災，數年以來，民不聊生，皆由於鹽河不修之故。查鹽河舊有堤岸，祇因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故每遇水長，民田即致淹沒。今惟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直趨下海，不致漫散，而民田自無淹沒之患矣。

又

汶河之水，由東平州鹽河下海，故每逢水大，則兩岸皆宜加築堤岸以禦之，則自無淹沒之患。

居濟一得卷之七

疏浚河道

據各府應查覆，境內應浚河道，應令地主挑挖，或令有地之家助食，而佃戶出力，至於無主之地，則令地方官招夫挑浚。必俟秋收之後，始可舉役，等情。今查東省年歲頗收，又值秋成之後，正宜興脩之期，其牛頭河一段，現奉飭宜疏浚，在濟寧州境者，河道寬深，無庸疏浚外，惟魚臺境內，尚有稍淤之處，略加疏浚之功，則河通流無滯。其曹州之賈魯河，朝城縣境內之鴛渠河，陽穀縣之七里河，博平縣之湏河，並減水閘，清平縣之引河，亦當酌宜挑浚者也。又鄒縣泗河堤岸，滋陽濟寧泗河府河堤岸，寧陽汶上二邑汶河堤岸，東平州之鹽河堤岸，所當酌宜修築者也。以上應浚河道，應築堤岸，仍令州縣上緊浚築，務於十一月內完工，庶水患永除，而民困得甦矣。

聊城縣七里河

聊城縣境內有七里河一道，凡遇湧河水漲，以備洩水之用，相應挑浚深寬，分洩水勢，流至博平歸海。

陽穀縣西湖境

此湖在城西，離城八里，地處窪下，南接濮州、范縣、朝城、壽張四州縣之水，俱入陽邑，由孔家橋灌入西湖境內，尚有戴家故莊水渠一道，因年遠淤塞，久成民閒熟地，以致積水難於下流，淹沒民田。此應行挑浚，開掘深通，使其水分洩於朱家河、劉家口、烏龍潭等處，入莘縣境盛家河黃家河，仍入陽邑逢花橫和鴨

治河總論

自古稱治水者，必曰神禹。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夫禹之順水之性，故行事而一如無事也。水之性，以海爲歸，故禹之治水，即以海爲壑。若開六壩，是以淮揚爲壑也。故東去祇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黃日瑾所以兢兢致辨於周橋之必不可開者也。周橋不開，則淮揚可免昏墊矣。昔潘印川先生之治河也，一到河工，乃乘小艇，遍覩情形，因而歎曰：今日河道之壞，病在高堰設閘壩，乃壅塞諸決，使之歸一，以水攻水，即以水刷沙，海口不濬而自開矣。此所謂不以人治水，而以水治水者也。故當日不過使高堰之通者塞之，海口之塞者通之，而河已告成功，此一大治也。迨至今日，而河道之壞，乃有大異焉者，蓋治之而使壞，非壞而求其治也，何也？昔之害在高堰逼而不塞，而今日且開六壩矣。昔日之害在海口塞而不通，而今且築攔黃壩矣。高堰既開六壩，海口且築攔黃，欲河之不壞也，有是理乎？至河工既壞，不歸咎於六壩之開，攔黃壩之築，而乃歸咎於河之不治也，夫河性喜下，而使之就高，河性喜順，而使之從逆，河亦無如之何也。及其汎濫，不以爲治之之誤，而以爲水之爲害，水豈任咎哉！我皇上聰明天縱，哲謀性成，軫念民生，親視河工，不憚再三，洞悉河工之壞，皆由於六壩之開，乃命諸大臣堵塞六壩，且加築高堰，廣闢清口，大挑運河，盡塞諸決，折攔黃壩，使水由大通口下海，仍隄

歸仁。挹鳳凰橋人字河。及蝦蟆溝芒稻河。俾水盡歸海。不二年開。而奏平成之績。漕運無虞。民生樂利。何莫非我皇上神謀妙算。蓉慮周詳。親視河工。指授方略之所致哉。

治河當酌古通今

方聖時序北河紀曰。天下大經濟人。必天下真讀書人。以予觀河工之壞。往往壞於不學無術之人。蓋古人制度。卓有成見。確然可守。後人不審古人立法之意。而妄行己私。變亂成規。及至河工已壞。而歸咎於河。曰河之難治也。苟循古人之成法。而恪遵之。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則稍爲變通焉。而仍不失乎古人之意。又何河之不可治哉。然非天下真讀書人。必不能也。予故有感而發焉。天下真讀書人。其平居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其所觀諸書。皆經濟大文章。由是措之於用。又焉有不合者哉。潛印川先生曰。時勢時變。是又不善讀書者也。書曰。事不師古。無以克永世。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治河者之善會之耳。

黃淮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欒店做金口壩、金口閘、堰城壩、堰城閘之制。修成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必不使涓滴入內河。則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由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則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必不使涓滴入內河。則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由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則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徽山湖。如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緬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五港口下海。則由木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倣成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淮黃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尚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谷於黃之強。或歸谷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爲害也。恐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隄北。於隄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隔對過。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矣。且黃水即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矣。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

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則啓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則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若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溉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橙渡寺東。運料小河閘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則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矣。再於淮安之西。張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經過子陵、江南泉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逢新撫臺到任。即議挖洶。後有阻之者。固不果行。

條陳通會河

自有言治河者曰疏、曰濬、曰築、曰塞。然而疏濬築塞。亦在審乎蓄洩之宜而已。宜蓄者蓄之。宜洩者洩之。宜洩者洩之。而洶猶有不順其治者。未之前聞。余嘗往來河工。見夫黃河之險。苦於水之無所洩也。而中河之水。大者宜洩。小者宜蓄。將欲洩黃河之水。以入中河。不惟河身狹小。勢難容納。又恐河底淤墊。阻絕運道。反覆思維。有將通會河之一法。爲經久無弊之道。宜於中河頭之北。接駱馬湖口。再開中河一道。由錫成橋預備黃家嘴支河一道。亦宜開通。若遇中河水大。從此分洩。黃河之崔鎖、徐昇、季太、三義等壩。俱應開通。使與現在中河相連。若慮黃水淤墊。則於現在中河之南。另開水溝。又於其中多開小橫溝。使俱與現在中河相通。則黃水之入中河者。勢既分散。清水一刷。自不至於淤墊。黃河之水。既與現在中河相通。中河之水。又轉折與新擬中河相通。黃河水大。則入中河。中河水大。則入黃河。黃河中河二水俱大。則開劉老澗黃家嘴支河。以入於海。又何至有沖決之患哉。至於新擬中河之尾。若亦入雙金門閘。則清河縣北。恐有危險。宜將新隄續開。另鑿新河。新河之北。另築遙隄。或即用挖河之土以築隄。未嘗不可。要二三里遠。勢乃寬暢。至清河縣對直之東。其河即往南行。穿過遙隄。使與現在中河之水會合。出黃河以濟運。而遙隄外新擬中河。與新建遙隄。仍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止。而於新運口之下。各建一閘。蓄水出口。若運口清水太高。則開一閘以洩水。使清黃之水相平。則糧船易於入口。若重運過完。既將黃河邊之運口閉閘。開中河二閘。使一歸鹽河。一歸鮑家營。各入於海。而王家營大壩之上。新運口之下。仍開平水河一道。使黃河之水。與新舊中河之水。俱相通。運至草灣。則使黃河與鹽河相通。至鄭家馬頭時。家馬頭亦開通。使與鹽河相連。則水勢既平。自不至潰決。仲莊閘之壩亦開。使與二中河相通。作一平水河。王營大壩之下。以鹽河

爲黃河以現今黃河爲洪澤湖水之河若慮洪澤湖水由舊河入海駱馬湖水由鮑家營入海而入騸河之黃河恐有淤墊之患則將鮑家營河之閘壩堵閉使駱馬湖水盡歸騸河輔黃而行以入於海自無汎濫淤墊之虞此平成永賴誠運道民生萬世之利也若慮工程浩大爲費太繁則更有變通之法仲興集以上不必挑河仲興集以下酌量開通止開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壩及清河縣北遙隄外之河開陶莊閘陶莊閘下開大引河一道鄭家馬頭時家馬頭開通亦可告成此一時權宜之計也

此係二十年前議論今觀之似仍有可酌行之處姑存之

開鎮宣橋

鎮宣橋宜於黃河湛開引河一道將攔黃隄穿斷入鎮宣橋河內其下合與中河相通仍宜多開木涵洞或十數里一箇或數十里一箇

開石涵洞

自三岔交界至鄭家道口計程二十二里有石涵洞一座自鄭家道口至崔鎮遞下計程三十里有石涵洞一座自崔鎮遞下至古城對過湯家道口計程三十里有石涵洞一座自古城對過至宿遷縣北車路口中河北岸子隄有石涵洞一座以上涵洞俱宜開通

皁河

皁河亦宜建閘黃水大時使由此引入運河之南不令直往北行斜向東北順運河南岸入運河

李經邦閘

李經邦閘各引河亦宜挑通如遇黃水大時由此閘引入中河既可以濟中河之運亦可以分黃水之勢

駱馬湖口

駱馬湖口宜照舊例用竹絡壩湖水大時則嚴加堵築不使入黃河黃水大時卻放水入中河及西寧橋河則黃河之水自不至於甚大矣舊例用竹絡壩原所以備蓄洩也

開駱馬湖竹絡壩

治水之法大者洩之小者蓄之黃河水之至大者也故祇宜洩不宜蓄今又增以駱馬湖之水又焉得而不爲害乎故予謂竹絡壩宜閉也或曰黃河沙重借湖水以刷之不然則黃河恐淤矣予曰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爲刷之乎而何以不聞其遂淤也豈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而獨淤宿遷以下之黃河乎其不足借也明矣或曰中河水小借黃河以濟運也予曰宿遷以上之中河初無借於黃河之水而何以亦足濟運也況宿遷以下之中河又有駱馬湖水以助之乎豈宿遷以上之中河不借黃水以濟運而宿遷以下之中河必借黃水以濟運乎又予之所不能解也

又

一、竹絡壩宜閉也黃河之水沿沿而來勢不可遏顧可使駱馬湖之水助黃爲虐乎故宜閉之使黃河少

此一水即少此一水之害矣或曰黃河之沙全借清水以刷今使清水不入黃河則宿遷以上之黃河慮淤而宿遷以下之黃河慮淤予曰借清水以刷黃河理或有之獨是宿遷以下之黃河慮淤乎宿遷以下之黃河借湖水以刷之而不淤宿遷以上之黃河果誰爲刷之而何以卒不聞其淤也且遙遙數千里之黃河數百年以來何以不聞其偶然或淤也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往時湖水涸時中河水小仍借黃水濟運今而閉之儻中河水小糧船何以遄行乎予曰現有李經邦閘在儻慮不足以濟運則於此閘之上下再建一閘使兩閘之水並入中河豈猶不足以濟運乎或曰湖水大長時仍由竹絡壩日以洩入黃河今爲閉之儻湖水大長中河不慮汎濫乎予曰於錫成澄弘橋之上下多開減壩使由高山頭入騸河下海又於其下中河兩岸多開涵洞北岸引水入預備河南岸將土塘河挖成引水入其中兩岸仍多穿溝渠使中河南北盡成水田又於遙隄之下多建涵洞使預備河之水有餘則從涵洞洩出遙隄之外使入騸河下海而中河之水自不至於汎濫矣且將駱馬湖遊多開引河使水大之時由西寧橋河下海則湖水亦不至盛大矣

開竹絡壩

竹絡壩乃黃家嘴之舊支河也其遙隄內爲預備河預備河既與中河相通中河又與黃河相通故於此處仍宜建減水壩一座洩預備河之水即以洩中河之水並以洩黃河之水

建廟家渡閘

宜於高山頭東新建格隄之東中河北岸子堤建涵洞一座使由格隄土塘河入預備河至廟家渡建閘一座穿過遙隄使水由廟家渡河入海宿遷縣北車路口中河北岸子隄有石涵洞一座子隄內宜挑河一道引入預備河亦使由廟家渡入海

疏東韓德遠鎮宣三橋

此三橋皆所以洩黃水出高山頭河而入海者也自中河開而三橋廢矣不知三橋個個不可廢也人以爲於中河有礙故不得不廢而不知於中河固自無礙也今宜仍爲疏通以洩黃水使由中河之南直往東行過清河縣後至陶莊閘仍入黃河而於中河南岸子隄多開小涵洞使與中河相通

復西寧錫成澄弘三橋

此三橋皆所以洩湖水使由騸河下海者也今止存西寧一橋洩水而錫成澄弘二橋俱不洩水矣究其故亦恐其害中河也而不知中河固自無害也今西寧橋已洩湖水矣而錫成澄弘二橋亦由高山頭入遙隄外之水當於大王廟西開越水閘二座使新中河之水俱由此洩入錫成澄弘二橋亦由高山頭入遙隄外河下海減水閘底宜比中河底高一丈使中河之水止存一丈餘俱由閘洩出其遙隄外之河道不必動帑挖河築隄止宜用蔴條修鎪糧於水小時挖河水大築隄每年隨時修補則河日覓深而隄日高大六縣之地俱成稻田矣其挖濶渠通水灌田之處聽從民便不藏築隄爲妙蓋一經動帑築隄則官隄不敢擅動民間反有不便者矣

開西寧橋

西寧橋河向係捐工人員挑河築隄今尚未成宜發帑挑挖成河以洩湖水使由鹽河下海

開預備河

新建格隄之東亦挖成河子隄亦建小涵洞一座引中河水由格隄土塘河入預備河順流而下則子隄之北遙隄之南俱作水田矣

開中河頭

新中河頭用二個舊中河頭於新中河建閘之南再開河頭一道亦用二個則水進必多若黃水盛大再開李經邦閘則三個河頭逐黃水俱洩矣

開劉老溯預備河作減壩

劉老溯以上預備河數十丈已經淤平宜於通中河之處不必築隄建滾水壩一道壩底宜比河底高八尺使中河之水常深八尺餘者盡皆洩出而於劉老溯對過中河北岸子隄宜堅築蓄水勿令由劉老溯洩出其由此以上數十丈亦宜多建涵洞使中河之水洩出預備河由劉老溯而出若將西草壩閉塞再建閘數座則預備河祇宜疏濬深通無需建壩矣

新中河尾

新中河尾遙隄之北宜挑一丈二尺深順遙隄往東宜挑二尺深用磚做成滅水壩樣使中河止存一丈之水餘者盡要滅出由遙隄外往東至鮑家營河入海中河過遙隄裏正對小閘河中河之東宜建小閘一座閘底宜比河底高六尺用閘版水大則洩水小則蓄正對雙金門閘中河之東亦宜建小閘一座用版啓閉如上法一以洩中河之水一以冲下段鹽河使不至淤墊再往南又宜於東邊多開小木涵洞頭用閘版酌量啓閉務使中河之水與黃河平以便行運

仲興集宜用新挑中河

自宿遷縣至清河縣黃河與中河相去甚近惟有仲興集一段黃河與中河相去甚遠前河院改於中河之北另挑中河一道料酌甚當後河官以新河水淺因廢新河而行舊河獨不慮黃河之害乎故糧船宜行新中河而以舊中河之北隄作新中河之南隄即使黃河偶有疏虞亦不至爲中河之害矣

崔鎮對過建閘

劉老溯以下崔鎮正對遙隄處其遙隄外之河與遙隄相去甚近此處亦宜建減水閘以洩預備河之水使劉老溯以下中河黃河之水亦由此洩出

改挑中河中河尾

宜於清河縣北遙隄之外改挑中河一道至清河縣東北再穿遙隄使南由清河縣東出黃河使糧船出清口往下順流行一里許至天妃廟後入中河口

中河北水田

中河北水田亦照南式但北邊遙隄內用預備河南邊臨子隄挖土塘河兩邊行水則遙隄之內子隄之外盡成水田矣

中河南水匠

中河南子隄南岸挖小河一道多用涵洞以通中河之水小河南多橫挖溝渠以通田間則中河之南俱成水田矣此萬世之利也

開峯山天然閘

峯山天然四閘乃靳文襄所建以洩黃河異漲之水者也愚意既開周橋等閘以洩洪澤湖之水若慮清口之水不能敵黃則將峯山天然閘開放使黃水入湖以助湖水出清口敵黃若曰黃水不盛大則不能引閘愚以爲黃水不盛大則亦不能倒灌清口必待黃水盛大之時清口愈其倒灌然後開天然閘放水入湖以助清水若可以通睢寧等湖則宜放入以淤各湖蓋開睢寧五湖原係民田後因往東一帶黃水淤墊太高不能下行故積水成湖今宜仍爲淤平使照舊復爲民田豈不美哉若此閘之水不能至彼則宜於天然閘之上或數十里另開一閘以淤此湖此法可以洩黃水使不得漫溢可以淤湖坡使成平地可以助湖水敵黃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開歸仁隄閘

新中河尾遙隄之北歸仁隄湖原因湖水盛大開之以洩湖水使入黃河者也今黃河已高而湖水日深湖水已不能出閘矣故宜於周橋翟壩等閘開之後即將歸仁堤閘開放黃水使入各湖俟將各湖淤平然後自至洪澤湖洪澤湖坡亦可漸淤爲平地此既可助清水敵黃又可使湖坡淤爲平地豈非一舉而兩得之哉

分洩黃水

孫家集小閘下開引河一道可以洩中河之水勢中河西段自劉老溯以上東段自三義壩以上俱用新挑中河行運則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各減水閘俱可開通使水由中河以南黃河以北俱往東行至雙金門閘對過開河放水以洩黃河有餘之水使由雙金門閘入鹽河下海若黃水大時將仲莊閘開通引黃水入雙金門閘下鹽河卻從雙金門閘北小閘相近處開引河一道使中河之水由此河行至楊家莊開通御示閘過黃河使糧船由此來往若盛黃河水大倒灌淮河口則將中河之尾往東再挑數里合於鹽河使由鮑家營河下海糧船既由新中河行走則劉老溯孫家小閘及竹絡壩俱可以洩水下海矣中河頭以北西寧橋正西宜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水大之時從此放水由西寧橋下海

中河南分黃支河

天下事必有拙建非常之功而後可爲久安長治之謨若徒爲因循苟且之計終屬補偏救弊之術蓋不大拙則不能大成也河之爲害樓隄害之也欲河之大治必盡去北岸之樓隄而後可也而中河之南闢支河一道以爲分黃之河中河之北將預備河挑成以爲洩水之河分黃之河使其由舊中河順流而下若舊中河斷處則另挑小引河一道以相接連其河仍使與新中河相通使其水有餘則洩入新中河而

洩水之河，則使其出邁隄，由鹽河下海，若新中河之水有餘，則令洩入預備河內，使其出邁隄，入鹽河下海，各處縷隄，自徐州至安東北岸，俱開減水閘壩。

中河子隄

清河後新中河挑完，將宿遷中河頭，且不築壩，用中河之水，刷新中河，或刷黃河，或由鹽河下海，似屬可行。中河南岸，仲興集一段，數十里無子隄，似宜加築，即以打隄之土，於隄南挖成小河一道，做分黃河，將來亦有用處。五空橋河，亦宜挑成，則清江永無水患。淮安城南運河之南，似宜挑引河一道，水大開放，并將各湖淤平，然後漸淤洪澤湖，以漸往南淤，庶使洪澤等湖，滄海變作桑田，祇留淮河一道，則雖有大水，不能爲災，地平天成，而河工永享安瀾之休矣。此一勞永逸之法也，亦借兵於敵之法也。

減水涵洞

黃河北岸縷隄減水涵洞，宜在各險工之上口，順隄挖引河，使水逆行，即於近引河之隄，多開涵洞，引水至縷隄內，通中河，與中河之水並行，順流而下，但恐雙金門閘必不能容，故宜於邁隄之外，改挑中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築隄，若縷隄內地勢太窪，則引河與涵洞底，不宜與縷隄內地相平，或高一尺，或高二尺，縷隄涵洞內，用小壩接至平地，庶不至沖成深潭。

南岸險工建越隄

水猶賊也，勦之皆我勁敵，撫之皆我赤子，故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黃河南岸險工內，各宜築越隄，要與險工相離甚遠，使可容水，有越隄者，即宜於險工之上口，順隄挖引河一道，離險工稍遠，乃對隄挖引河，使穿縷隄，入越隄內，順越隄土塘河往下行，又於險工之下，越隄之內，開引河，穿縷隄以出，越隄內之水，使仍入黃河，則險工可以不險矣。此順而治之，不與水爭，用撫之之法者也。南岸險工，則北岸開涵洞，南岸開越隄內分水河，兩洩其水，北岸險工，宜多設涵洞，乃可洩水。

大分黃河

宜於廢閘塘東南，開小引河一道，引廢閘塘清水，至黃河邊，入分黃大引河，輔黃而行，則引河不致淤墊，久之，而黃河盡歸鹽河矣。且於引河入鹽河之處，又穿斷邁隄，使通邁隄外鮑家營河，中間又作平水河數道，直至鮑家營河，往北止，則黃河之水，一半歸鹽河，一半歸鮑家營河，而黃河水勢自減，而老壩口車路口及韓尹二莊，安東縣便益門新港、唐家盧、周家渡、茭陵二塘、董家營、邁湖、老隄頭各險，俱可不險矣。至於北邁隄外各河道，不用大興工作，止宜於水小時，疏通河道，水大時，加築隄岸，使邁隄之北，盡成清水小河，則海州、贛榆、沭陽、宿遷、桃源、清河六縣之地，盡成水田矣。

復張福王簡黃韶口

此三閘相傳以爲湖水大，則開之，使洩入黃河，黃水大，則閉之，不使其入湖者也，恐意此三閘，皆所以節宜濟口，使其水常平，以便行運者也，黃水通近濟口，則閉之，以蓄水敵黃，濟水太高，則酌量開放，使其水常平，則運船之出口既易，而黃水亦可免倒灌之患，此節宜之法，爲最善者也，故宜復之，但今湖水離隄甚遠，須酌其宜，不必拘舊制。

牧東濟口

洪澤湖水既小則清口不宜太寬宜收束使窄若處口小則水急運船難行則宜於清口之上復張福王
壩黃韶三口酌量開放清水太大則三閘俱開中大則開二閘稍大則開一閘水小則全閉務使清口之
水常平則船自易行而又不使黃水倒灌則清口之爲清口得矣

運河口

運河口宜在石坎正對處宜建攔水隄一道要數十丈長其河正對口處宜寬廣十數丈上口河宜以漸
而窄至口門處又宜以漸而寬其最窄處宜建閘二三座大約不甚著力宜用磚閘下版處用石水大則
起版以洩水水小則下版以蓄水運口內雁翅不宜躲寬宜以漸而寬大約每一丈長寬一尺則水流不
至太急可無牽挽之難而於石壩上用草運以證之則船無撞衝之虞矣

又

黃水之所以倒灌運河者亦運河口門正與清口相對所以一經倒灌即入運口其勢甚便也今宜將運
河口改於武家墜隄西石坎之東使口門向南則運河口與清口相背自不至有倒灌之虞矣若猶虞其
倒灌再將運河口建閘一座若黃水盛大則將天妃閘運河口閘俱下版堵閉黃水又焉得而入乎再將
高家堰各閘俱結下版堵閉則清水既盛而黃水自退矣

清河口說

運河口宜衝清口所以黃水一發勢必倒灌順流而下所以運河盡皆黃水無怪乎運河底淤盤日高也
今宜將現在運河口堵塞並將大壩以西築大壩一道築隔清口卻從大壩之南往西開引河一道或里
許或二里許轉往北開至隄數丈轉往東開出清口會黃下海卻於大壩之東開運河口使淮水由南而
北運河口西開清口會黃使淮水亦由南而北則黃水雖發不至倒灌運河矣如仍恐倒灌則於引河極
西之處建閘一座如遇黃水盛長則下版堵閉如此則既不能到灌清口以淤洪澤湖亦不能潛入運河
以淤運河矣

又

再開清口由天妃廟下往東北開引河一道從隄外直往東行或二里或三四里入黃河又於河北楊家
莊之上開河口一道使緝船由此口過黃河仍於天妃廟後引河頭開建閘一座如遇黃水倒灌則下版
堵水又於運河分水往東處築草壩二三座東水使水不得多入運河蓋恐河不能容必致沖決也此與
上條不同又一說也當酌

又

或曰現今清口寬九十餘丈洩水入黃河今開清口不過數丈耳豈能多洩洪湖之水洪湖之水不能多
洩將不與其汎濫乎予曰是宜做張福口王簡口黃韶口之制以備蓄洩則洪湖之水自不至汎濫而運
河之水亦常有餘裕矣或曰若運河水大河不能容則如之何予曰運河之水有餘則開五空橋由柾渡
寺閘分入運料小河以下海或曰運料小河已多淤塞恐不能下海予曰能疏通至海口固好即不能至

海使其由大麥陵人黃河亦可以洩運河之水況淮安之西又有柳溝河亦可開通灌田且洩運河之水
或曰淮安水高於城若遇汎漲能無慮乎予曰府城運河之南地最窪下若開月河一道使船由月河而
行正河自可無虞也或曰高寶運河之水若遇汎漲則如之何予曰東岸有劉均溝、子嬰溝、涇河、湖河、人
字河、鳳凰橋、芒稻河皆可洩水也在預先疏濬之耳或曰高寶湖水若大則如之何予曰固可由運河東
岸以洩入下河亦可視地勢之宜洩之使入江也

大挑運河

國家數百萬糧漕皆資一線之運河豈可不使之深通哉兩年以來見運河口每苦淺澀而界首一帶如
與文閘子嬰溝等處放水灌田則舟苦難行蓄水行舟則民苦無水此豈善全之謀乎故於運河口及界
首至揚州一帶宜大爲挑濬務使深通而於全河尤宜大挑務使水由地中行而不專借隄以束水則水
雖有盛大之時終無汎溢或用河兵分段挑挖每年一次歲以爲常則運河不患其不深總要比現今河
底再深二丈則運河乃成雖有水大淮揚不至受害矣再將運河東減水閘壩底低下數尺則河既不淺
而水有所歸自無湮沒之患

又

查運河原舊甚屬深通自數十年來只加築堤岸而不深挑運河以致日淤日淺運河之底或有高於平
地者矣固宜大加深挑使水由地中行庶糧運無阻而民田亦免淹沒之患矣

復高堰各閘壩

一、周橋、翟壩、尚良湖、古溝之舊制宜復也今查周家橋高良湖舊河現在聞當日一帶俱係水田今宜將
此二處仍各建閘復昔日水田之舊而於高堰一帶每二十里建閘一座開引河一道或里許或水田而
有餘之水則令其穿運河由涇河溯河及子嬰溝至馬家蕩入蝦鬚溝河由射陽湖入海或曰高堰一帶多開閘座以洩洪澤湖之水則清口之水不奚太弱而不足以敵黃乎予曰清口宜收束使小且有上諸閘黃河之水以助之借黃以敵黃又何患其不足乎或曰高堰一帶及周家橋高良湖既多開閘座以洩湖水則下河一帶不又苦水乎予曰下河之所苦者不獨在水也今年不雹苦旱乎揚州每日騰雨既苦無水而旰泗又苦於多水予正欲損旰泗之有餘以補揚屬之不足也且所謂閘者固可開可閉操縱在我者也下河用水則開之下河苦水則閉之又何至爲下河之患乎或曰下河苦水則閉閘誠是也但子言清口收束使小一洪澤湖之水豈能驟出乎予曰昔清口之上張福口王簡口黃韶口固嘗處閘矣今再復此三閘之舊以備宣洩未爲不可而又何患乎清口之小也夫開局橋一帶閘座以灌田則不特除水之害而兼以資水之利矣開峯山歸仁堤諸閘以洩黃水又開張福王簡等口以洩清水則不特用清以敵黃而兼用黃以敵黃矣似亦法之可行者也

高堰內水利

河防一覽曰高堰之內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爲陸地蓋藉

此以殺黃流，卽黃河之蓄水壩也。若一槩築堤，非惟高堰難守，卽風泗不免加漲矣。愚意欲於周家橋一帶設立閘座，多穿河堤，以減民田，則高堰之堤可保，風泗之水可消，而民間更獲灌溉之利。是一舉而三善備也。又何憚而不爲，或曰：清口不廣倒灌乎？曰：湖水小則閉閘以敵黃，湖水大則開閘以溉田，又何慮乎。

復周橋翟壩高良澗古溝舊制

黃河既開越水閘涵洞，又開支河，則水不至於盛大，自無倒灌清口之慮矣。而洪澤湖水，又豈可使之盛大通口之海口以洩之。下源之洩水既少，上源之蓄水必多，洪澤湖之水，豈不雨全也哉。故宜復周橋翟壩高良澗古溝之舊制，使其有餘則洩之，不足則蓄之，務使各遂其願，既不至於無水，又不至於盛大，通濟運而止。清口既小，蓄水必盛，是足以敵黃而有餘矣。又何患黃水之倒灌乎。此功一成，既可以除盱泗之水患，可以興下河之水利，並可以免黃河之汎濫，誠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又

盱泗之所以苦水者，以黃河之水無所洩也。駱馬湖之水歸黃河，洪澤湖之水歸黃河，皆以黃河之大通口之海口以洩之。下源之洩水既少，上源之蓄水必多，洪澤湖之水不能遽下，此盱泗之所以被害也。今日欲救盱泗，惟有將黃河分爲三河，從王家營減水壩開引河一道，由硫河入平望河海口，自陶莊引河下尾開引河一道，由硫河歸鮑家營河，出五港口下海，有此三海口以洩水，下源之洩水既多，上源之流水自暢，且此二支河，俱在清口之下，如此分洩，則清口自無倒灌之虞，然後開周橋、翟壩、高良澗古溝，以洩洪澤湖之水，洪澤湖之水所洩既多，又慮清口不敢敵黃，則於徐州之下，清口之上，黃河南岸，多開減水壩，以洩黃水入湖，一以助湖水，使出清口敵黃，一以淤平湖地，使滄海變爲桑田，使洪澤湖仍爲洪澤湖，餘地盡淤平原，而淮河仍復淮河之舊，則洪澤湖盡由高寶湖入運河下海，盱泗之水可消，而揚州一屬，亦不至苦於無水灌田矣。此法一行，而揚州得其利，盱泗除其害，誠一舉而兩得者也。

添水利道

淮揚百姓，常苦水之害，而不知資水之利。水之大者，莫過於洪澤湖，委之於無用，則是以爲害，而用之灌田，則未嘗不可以爲利。宜添設水利道一員，或卽以河道發摺亦可，同知通判，則令其彙摺各縣添設水利縣丞，或主簿一員，令其專管，於周橋、翟壩、高良澗古溝、高堰、武家墩、石礮各建石閘一座，下令開引河一道，挽清溝渠，務使可以灌田而止，是資水之利，卽所以去水之害也。

運河兩岸減水閘壩

運河西岸，自淮安至揚州，宜多建進水閘壩，引湖水入運河濟運，若運河水大，又宜於東岸多設減水閘壩，放運河之水，由各支河入海，引湖水入河濟運，則河水自不患其或小，放河水由支河入海，則河水又不患其或大矣。此誠萬全之策也。

復運料小河

皇上軫念盱泗百姓永受水患，乃指示方略，令於翟家壩建閘一座，開引河一道，以洩湖水，法誠善也，但洪澤湖水勢甚大，非一閘所能宣洩，查舊來舊制，原有周家橋閘翟家壩，並高良澗古溝二閘，以洩湖水，所以盱泗不致大受水患，今由翟家壩閘推之，再建兩三閘，以洩湖水，再於高家堰內，多開溝渠，以灌民田，其有餘之水，又入高寶湖內，而又於運河西岸，多開涵洞，使高寶湖內有餘之水，放入運河，又於運河東岸，多開閘壩，使運河有餘之水，放入下河，以灌民田，而其有餘者，仍令歸各海口下海，則高家堰內，以及下河，俱可收水之利，而盱泗百姓，永受其福矣。

復五空橋河

運料小河所以洩五空橋入運河之水也，中有蘆蒲一段，未經挖通，似應挖通，以洩運河之水，但茭陵一段，穿閘過隄，故河院廢之，蓋慮黃河之水盛大，萬一衝決過隄堵塞，將堪作內障也，今年運河之水，甚是危險，似宜仍復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

五空橋河、所以分運河之水以保清江也。緣前任盡河院開閉不得其法、防之不固、以致河水流入清江、無寧晏臨河州縣民不堪命、自侈撫臺到任、乃以不治治之、堋隄還隄、而不下堵、三十年來、民少休息、而清江被淹、而河院黨亦以是去位、若因是不開此河、是因噎而廢食也、今宜仍復開通、以分運河之水、則運河之水自小、而民居不致淹沒矣。

復楊家廟河兼伏龍洞

伏龍洞、此明時孫如緜所造、使穿運河入射陽湖者也、其法於運河之下、建石涵洞、涵洞之上、加土四尺、上爲運河底、此決甚善、而今已久廢矣、故宜復之、蓋此河所以洩洪澤湖水、而黃河南岸運料小河、又所以洩運河之水也、今二河並廢、高家堰已建石工、運河兩岸、惟務加高、而高堰之險、運河之險、乃在在告急矣、此愚意所以欲復也。

流均溝

流均溝所以洩運河之水入馬家蕩者、又自馬家蕩、由蝦鬚滘之廟灣入海、此河一開、則淮安運河之水、由此頓減、不至甚大、則淮安可以安枕而臥矣。

芒稻河

芒稻河亦所以洩運河之水入海者也、惟開口未盡通、所以運河之水、每至滿溢、隄岸每至冲決、惟將此河大爲開通、應乎運河之水、入海既速、而隄岸亦可保無虞、或曰、海口既多、水勢大洩、運河不致淺阻乎、曰、於河口或建閘或建壩、水大則洩之以入海、水小則蓄之以濟運、則漕運既可通行、而無淺阻之患、而河底日深、海口大闢、不惟不能淤塞、且日刷日深、海口日加深通矣、海嘯沙塞之說、未可信也。

王家營開分黃支河

宜於王家營大壩、開通使深、將引河再挖寬深、以引黃河之水、使入鹽河、由平窎河下海、又要在縷隄之北、鹽河之南、再挖引河一道、使黃水出大壩、往東行、至鮑營之下、乃歸鹽河、而於大壩以上一段、竟歸鮑家營河、則與鮑家營河、不至泥而爲一矣。

韓家莊開引河

查、韓家莊南、有運料小河一道、宜於尹家莊西、築隔隄一道、以斷運料小河、即於尹家莊開引河一道、引黃水入運料小河、直至大茭陵、將縷隄開通、放水仍入黃河、則水勢既分、而安東縣之南門與便益門及二塘、俱可不險、而河南之韓家莊、尹家莊、新港、唐家堡、周家渡、小茭陵、大茭陵各險工、俱可慮矣。

尹家莊一帶開引河

宜於尹家莊埽工之上、開引河一道、穿過縷隄、使運料小河、而於大茭陵邊隄外、開引河一道、穿縷隄、直沾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眞、即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澀之慮、此又在運道之外矣、想按黃河之水、出徐州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至清河縣之清口、此先年之運道也、今則由清口之上仲莊閘入中河、直達臨清、有濟運之功、而無風濤之險、較之從前、實爲平穩、但自徐州至清口、既不用黃水濟運、則黃河北岸之隄、宜堅築高厚、即黃

居濟一得卷之八

河漕類纂

黃河運河總論

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蟠而至濟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湖、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霅諸谿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縮、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澀、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濟口所入黃淮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眞、即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澀之慮、此又在運道之外矣、想按黃河之水、出徐州、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至清河縣之清口、此先年之運道也、今則由濟口之上仲莊閘入中河、直達臨濟、有濟運之功、而無風濤之險、較之從前、實爲平穩、但自徐州至清口、既不用黃水濟運、則黃河北岸之隄、宜堅築高厚、即黃

水長，不至爲中河之害矣。此清口之上當防者也。清口直接黃河，恐黃水泛漲，不免倒灌之患，宜於清河縣之上五里，舊仲莊閘處所，開引河以分黃，由清河縣後，及廢閘塘，至大河口，與淮會，則水勢既分，黃流自弱，清口之倒灌可免。若使黃河竟由清河縣中河亦由清河縣北，至大河口，與黃淮會，糧船不過遠行數里，而運河仍永遠無虞矣。若清口之下，淮黃既會，築以中河之水，三水會流，刷沙自易，但恐伏秋水漲，隄岸難保，則淮揚之百姓可慮也，故宜將兩岸之隄，時加修防，務使堅完，稍遇殘缺，即爲補葺，至大河口仍宜照遙隄之式，雖縷隄稍遠，則日後即有疏決，離河既遠，水勢自散漫而力微，可無衝決之患，而淮揚一帶，可以安枕而臥矣。然而猶有慮者，中河之上，路馬湖，運河之上，洪澤湖也，中河糧船過完，即宜放入黃河，不宜入黃河，倘水大而黃河難容，則必無衝決之患，則不特漕運永濟，淮揚受福，而泗州水

防察當預也，愚按此等弊端，處處有之，不獨洽德天津之閒爲然也，而周橋、翟壩、高堰一帶，尤爲緊要，爲今之計，似宜於高家堰一帶，每二里半，設防險官一員，於二月初一起，十月初一止，晝夜防護，時刻不離，法誠善也，然不特可爲一時之法，誠可爲萬世之法，潘印川云，有隄不守，與無隄同，守隄不密，與不守同，豈無所見而云然哉。

王在晉曰，隆慶中，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桑丸，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工始此，愚按，宿遷縣有竹絡壩，其法或者倣此乎。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自淮安城西管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此即清江浦河道也。

萬歷七年，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漕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版閘，照舊增脩，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鎖湯楊家溯，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愚按，以上諸事，皆今日可期酌行之者也，故備錄於此。

南昌萬恭云，淮安隆慶中水，萬歷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多中洲諸徼見，海中湖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即淺，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愚按，人每言海口宜濬，既於此說，可以釋濬海口之疑，故錄之。

萬歷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隄，又加建瓜州閘，併儀閘爲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濁不能過寶應，又復淺，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愚按，人每言海口宜濬，既於此說，可以釋濬海口之疑，故錄之。

萬歷二十年，淮河漲溢，特遣科臣勘議開壅鋪，抵周家莊四十里，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開韓家莊及營家營，以洩閘河之水，而保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於淤梗耳，後戶部題稱，黃流猛悍，過

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愚按。溝洫之說。凡河皆可用。而獨黃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隨行而隨淤也。若與諸湖相近者。皆可用溝洫之法。而洪澤湖一帶。尤爲利便。予聞往時洪澤湖。如周橋、霍壩、高良澗等閘下。皆有河。河之兩岸。皆爲肥美水田。自六壩開。而美田皆匯爲巨浸矣。今六壩已閉。田盡涸出。所待舉行者。水利而已。與其以有用之水。委之於海。何若多開河渠。廣修溝洫。引水灌田。既資其利。又除其害之爲兩得乎。春期使之出清口。一以刷黃。一以濟運。夏時水漲。則開河渠以灌溉民田。則昔之民苦水之害者。一轉移間。而且以得水之利矣。但凡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若聽民自爲之。勢必有所不能。或添水利官。使專治之。或令地方官兼管之。務使先開河渠。俱令至運河之西岸。仍於運河之下。開涵洞。如淮安府山陽縣之伏龍洞。遇水小時。則閉涵洞。止用以灌田。而不使之東注。遇洪澤湖水大。則取其足以灌田而止。餘水盡令洩於運河之東。由射陽湖、馬家蕩、蝦鱲溝、朦朧入海。即運河之東。至馬家蕩及蝦鱲二溝。俱可爲水田。此處儘民爲之。不必官爲區處也。此愚一得之見也。

李化龍曰。夫河蓋有以一逸貽永勞者。未有以一勞貽永逸者。防守不固。則下流讓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此之利害。一恆人能辨之矣。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觀於此言。益知專設官員。分汛防險。爲治河第一要訣也。

李化龍疏云。臣愚見前人之治河。隄矣。而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著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

王在晉曰。問水集謂河流之激。難復引之以入運。國家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濟激。建閘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復資以濟運。查河至則衝決。去則縴艱。修治之功。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愚按。今日之黃河。既不復資之以濟運。催有塞之一法。涓滴不漏。使淮黃併力以刷海口。海口既深。則上流自無壅滯之患。而潰決之處。庶乎可免矣。

洪朝選云。黃河之爲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又云。如隄岸足恃。則固隄岸。隄岸不足恃。則開支河。於漕運既無妨阻。東省民命。亦得保全。又云。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宜洩利導之方。爲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即此可見固隄岸。開支河。此治河之要法。亦在乎審酌時勢之所宜而善用之耳。

陳堂疏云。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害少者而爲之。則可矣。利在於河者多。而濟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置害。臧證大臣奉命而往。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或年終勘覆功罪。或三年考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激勵之中。together力可協。而百工可成矣。語云。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法。祇有補偏救弊之法。則利害之多少。正不可

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壩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潘季馴疏云。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綠安榆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途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

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本也。高堰既成。即閉泗水消落。兩府貧民。得免魚鼈之患矣。

又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輿寶鹽城之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輿寶鹽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難消之患矣。

又疏云。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僕眞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清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舉輿號泣。艱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討議。棄故道。則必欲棄新衝。新衝皆故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酌諸決則正河必奪。挽清之間。僅存滿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況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力在猶豫。而工部移咨。可togo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舟。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沙積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退旁支。先防正道。決直壅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顯登。國計無阻。而民生有賴矣。

知府張尤濟云。查得古有大清口小清口。大清口在清河縣前。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淮出清口東數里大河口。與淮會。同流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此弘治正德以前運道。滑船到淮。俱由五壩車盤。以達外河。沂流從大河口。由清河縣後。經漁溝等處。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桃宿邳徐以上。淮不入裏河。黃不至清口。自塞三義口。而黃流橫絕清口矣。自開天妃壩。而外河引入內淮矣。黃淮轉折。直射清浦。淮南之患始殷。淮口之沙日積。泗北之水日聚。故議者每每欲開復老黃河。意蓋有見於此耳。近年以來。泗水之瀦愈厚。而王公隄之勢愈危。通濟閘外常淤。而天妃壩亦決。故首慮祖陵。次慮運道。次慮民生。而復開老黃河之說。若不容已者。但總計挑河。共長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丈。計八十四五里分該銀九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兩。應用錢糧夫役。尙未敢擬。誠開此河。按入赤晏廟大河下海。使淮不受敵。順勢東注。無復退縮洄激之狀。泗北積水自消。黃流既與通濟閘隔遠。清江浦運道自不受衝。而王公隄岸可保。是老黃河有可開之利矣。但身致艱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四十。障於決口。風毒遽靜。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溢溝壑下風隄岸。則亦秫秸葉糞。以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

遷徙不一。儻開後淤墊。或別有改移。致虛勞費。可慮也。逢歲災傷。民窮財盡。亦可慮也。是開老黃河。亦非全利而無害者矣。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汎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壩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壩治。是壓頂擁腫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挖古冢。毋剷舊埽。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束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水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束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東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河南靈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逼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墩。則徑決魚盆。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治潛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運。因風之南北爲遲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閘。阿計其底。黃水驟隄。隨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舟停閘。度河漲既退期。河無全算。斯無策矣。是謂三策。下策之性。金圍木直。水曲火銳。土方水之下。不可使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里而強。不知幾百十折也。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於膀胱。否則徑洩氣射弊也。久矣。黃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漢關。折以數十里計。是注膀胱之勢也。每折必塌。塌在河南制之以塌。在徐邳制之以隄。吾謹備之耳。若惡其塌塌。必導之使直。是欲直腸胃。從管達膀胱也。豈惟人力不勝之。傾嚴急瀉。是謂緻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勢也。

黃河險工。當以頭年下塌。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廻溜。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二守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管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至水勢漸落。卻將所委之隄。隨缺而隨補之。則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身。致艱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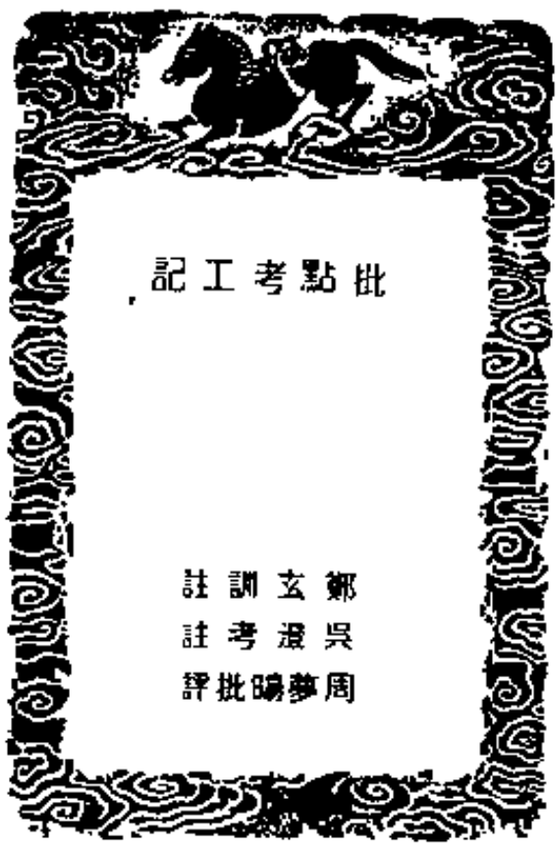
把細。偏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能排壓細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安然於內。排壓非及丁夫卻於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細把仍可貯爲捲埽之需。設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壓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不可少緩。搶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於房村以搶築法施之。正河即安。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匯土疏。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國家之福也。愈按。多穿漕渠。以殺水勢。但不可施之於黃河耳。凡清水之河。皆可用之。駱馬湖之下。爲中河。則中河可以多穿漕渠也。洪澤湖之下。爲周家橋、翟家壩、高良澗、古溝、高家堰、武家墩。則周家橋翟家壩等處。皆可穿漕渠也。仍宜各設閘座。水小則閉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開閘放水。以溉田。可以除水之害。可以資運河。亦宜多穿漕渠。以殺水勢。可以溉民田。而運河可免氾濫衝決之慮。凡可以穿漕渠之處。皆宜建閘。其下皆宜制爲水田。仍令地方官兼管水利事。如同知通判及縣丞主簿之類。皆可兼之。則民生既可以資水之利。而河道亦可免汎濫衝決之患矣。

批點考工記上卷

漢 鄭 玄 訓註
元 吳 澄 考註
明 周 夢 暘 批評
河東趙 標 校刊



考工記

吳氏曰周官非火于秦也其亡久矣蓋自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滅去其籍是以太手鉅典不聞於孔門學者之傳習亦不見於先秦傳記之所記載遺言湮沒誠可嘆也其又不幸而編次散逸文理錯亂使冬官闕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於是以考工記補之猶未考工記嘗周官始言三事大公言六卿以及九牧了無一言及百工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即司空之職也其說始於鄭氏其言曰百工居其一焉故又言百工之事亦繫其一是百工為司空事官之一乃司空事官之一有三有以工名官者如舟舟車是也有以工名官者如弓人矢人是也考工記非一人之作其文體亦不一概不可遽以一人之說例之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音預執音贄

吳氏曰王公士大夫皇可稱於工匠之列然考工記補冬官故妄以王公士大夫與工匠同列且曰國有六職是大職者何官之所司若冬官司空掌邦土初未嘗止於六職也亦未嘗止於掌六職百工而已即此可知漢儒穿鑿附會之無義理也既曰考工記又言商旅農夫果有干於考工記審曲面埶謂審察五材之曲直及方面形勢也五材金木皮玉土也方加陰陽之面青是也牌具也

粵無鎛燕無函胡無互車粵之無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夫人而能為函也夫人而能為鎛函也非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互車也非無互車也非無互車也夫人而能為互車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粵無鎛謂人人能為之粵工也下做此鎛田器也廬謂戈矛之秘也廬音盧

粵之無鎛也燕之無函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鎛也非無函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鎛也夫人而能為函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泽此天時也

鵒音欲妢音勿笴古老反

橘踰淮而北為枳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泽此天時也

橘柚生植也貉善緣木之獸也幹榦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妢胡子之國在楚旁竹之名也笴箭幹也一曰妢胡中之地名也泲石解散也泽光潤也夏盛暑則然蓋天時有陰陽之異膚而其物亦有陰陽之異質堅柔之異體三

者備而後工得以施其巧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二攻木之工輪攻音貢當作鞏音之勇反鞏固也古字攻音貢今字攻音工下同

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搏音團亦作摶

與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栗段桃攻皮之工畫繢鍾筐帷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旋搏音團亦作摶栗字段音義古

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音胡對反繢音會

事官之屬六十此職其五材三十工暴記其名者也其曰漢氏者以其事名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廬戈戟矛屬也柄援胡皆屬也

音義故故於此乎之故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上與尚同

官各有所專王者相變也輅至地者少以其國居著地者微也已柔木高也終古猶言常也陰阪也謂軸早則難引也柔木高也兵車革路也參路也軫與也

大音泰

疾禮樂之壞而專辨武王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專與

輅音戚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戰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

柲音秘

此兵車也車軫四尺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加軫與輿之七尺則爲四尺其數凡六故六等之數軫以上皆差以一人一之外其兵有四曰戈柲曰酋矛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戰常酋矛常有四尺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柲也連讀爲柄謂著戈於車斜倚也

輅及柄反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樓音婁而微至不樓僂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樓僂猶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輪其圍甚著地者微也已柔太高也終古猶言常也陰阪也謂軸早則難引也兵車革路也參路也軫與也

音閭又音間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轂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斬音暫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輪欲其掔爾而上詘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幎音冪覆也

掔音鞏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二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柫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二以爲軹中丁仲反詘九勿反叻音勿消也

柫陰陽則謂之也漆陰柔物必捷滅而情革濕起也柫謂輻間窄狹也一曰小而長則善中軹也軹謂輪轄頭鞔也

柫其陰陽則謂之也漆陰柔物必捷滅而情革濕起也柫謂輻間窄狹也一曰小而長則善中軹也軹謂輪轄頭鞔也

柫音斐

軹之崇六尺六寸也牙圍尺一寸也漆其二寸之二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一蓋不漆者其受地者也柫者度兩轂之內相距之尺寸也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叻三分之一也捐除也轂空也

叻音薛

轂之長謂轂空也中也此轂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者也

壺音昆

趨也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大穿賈五分轂長法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

賈音價

金也合大小穿金厚一寸十則大穿穿內徑四寸十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轂相稱也

容轂必直牚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均直以指牙得則無槀而固不得則有槀必

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幹者也槀不足也摩革色青白謂凡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乃善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

置其轂者轂長三尺二寸今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也鑿深輻廣謂廣深相應則固也杭則揉動也固有餘而牡不足言輻削不勝轂之所任也

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廣輻小則是固有餘而

削謂量度之也前篇本在木工中者爲削是其類也後其一輻裹小之也漆力也

獨不足也

故玆其轂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轂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漆

今人謂漆本在木工中始使人那得謂漆爲削不能別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散謂近轂者散謂近牙者方言股以驗其豐殺以榆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散揉輻必齊謂以火熨之平沈必均謂浮之水上視其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矣圍工謂名工也

均直以指牙得則無槀而固不得則有槀必

脫謂近轂者散謂近牙者方言股以驗其豐殺以榆其細人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散揉輻必齊謂以火熨之平沈必均謂浮之水上視其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矣圍工謂名工也

足見也

脫胡筏反槀枯也列反漬作涅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得則無槀而固不得則有槀必

吳氏曰接輪人二其一爲輪者謂之輪人可也爲蓋者謂之蓋人可也然則爲車者當作蓋人則名與職相稱矣

足見也

九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方緯反參七南反

輪牙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柭行山者欲侳柭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摶

柭讀如拔拔之拔同皖音鞠侳與摶雖之摶同皖音鞠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廉綌也挫折也腫癰也胡犖反

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音慢又音謾

萬謂萬黍不正斜也綆之有下相直況身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沈之均謂平滿其同者謂黍滑而齊以量則同也細重之侔者謂兩輪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矣國工謂名工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桯長倍之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達常也杠四尺者二是長八尺也謂達常以下加達常二尺一枚謂斗上一枚爲下起數也枚者一分也部導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達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能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

庇覆也軫車下橫木也股圍謂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一尺六寸有宇曲也六尺之弓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分也

庇五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

軹車轅也輈轅也胡犖反

寸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達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能

庇覆也軹轅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轅并六尺四寸旁減執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有宇曲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而揉其一謂揉其弓長則減其一以爲蚤圍也蚤爪長一寸五分寸之一幹音管

蓋已卑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能

庇軫一句上二字同事正反義不備且重複聯絡如貫珠宜古今皆闕

弗紘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紘音弘隊墜也

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下於部二尺除之而三尺者欲高也宇欲卑謂宇之顁下者欲卑也弗紘者或有衣而不以線係也不隊者不墜也

與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

也部者蓋斗也廣謂徑也部長二尺謂斗柄達常也杠四尺者二是長八尺也謂達常以下加達常二尺一枚謂斗上一枚爲下起數也枚者一分也部導上隆高一分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

弓蓋掩也鑿深二寸有半蓋鑿深封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蓄則撓之平則其下二分而納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謂內題也空古孔苗者凡空則以舟反

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
爲之較崇（徒去聲後古學反）
（輞輞等也輞之長容兩服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參分其隧以揉其式謂矢高三尺三寸以其隧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
（去聲後古學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軹古學反輞音網）
（軫與後掛者也兵車之軫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尺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謂輞之植者橫者也一曰輻廣如轂之十四輻式之植者掛者也立者爲輞掛者爲軫）
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軫圍十分其軫之長以其一爲之軹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軹圍十分其軹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軫圍
（軹與後掛者也兵車之軫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尺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謂輞之植者橫者也一曰輻廣如轂之十四輻式之植者掛者也立者爲輞掛者爲軫）
（軹古學反輞音網）
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軹古學反輞音網）
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弁大倚小則椎之則絕栝（古活反）車欲弇（弁音斂）飾車欲侈（弁音斂）
（圍者中規以下謂治材居材如此則善也如生如附謂如木從地生如附枝之弘傚也）
（拜謂偏邪相比也大與小無弁謂用力之時大幷於小小者彊不堪則椎也小無弁於大大者士所乘之車欲弇飾車者爲其無軍就則不堅而易折壞也侈車者）
（弇謂斂迫也兵車之較中人所以踦也）
（弇謂斂迫也侈謂開張也）
凡任木（任木一宅大者堪任正衡任兩段從此生去來以驗任結又有訛應）
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木謂車所勝任之材也任正謂與下面三尺四尺四寸參分其隧以揉其式謂衡者也輪軌前十尺與隧

燕禮六打管室者玄武宿與東壁連屋故以畢為地四時祭者旌旗之屬皆有旒以象龍之輈有衣謂之輈又為設矢象張弧星有矢也欃槍行有星因此云

杜失畫畫之於旌也參旂衡反鞗音條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

桌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齊去聲

執下者多錫為下也執上者少錫為上也多錫如鑒燧之器是也少錫如鏃矢戟之屬是也摩莎鎚與砆于之屬皆同且區瑞銅器謂田澤饑鎛之屬及謂刀劒之屬皆鍾音

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

執下者多錫為下也執上者少錫為上也多錫如鑒燧之器是也少錫如鏃矢戟之屬是也摩莎鎚與砆于之屬皆同且區瑞銅器謂田澤饑鎛之屬及謂刀劒之屬皆鍾音

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齊去聲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六齊皆和金之而數也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即鑑也凡金多於錫則其及白而堅

且明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故重而無惡

削今之書刀也新而無窮謂利也故重無足謂鋒銅堅重不偏柔也

冶氏為殺矢及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中矩與剡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倍之援五之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倍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剡重三鋝

殺矢者田獵之矢也鋌謂箭之莖入鏃處也今之句子鏑也故謂之鋌鋌長也

鳧氏為鍾

吳氏曰周之名官皆以職命名若媒氏掌萬民之判鳥氏掌罿羅以捕鳥獸氏掌畜獸以養獸皆職以名其官者今乃以鳧氏為鍾之官無所取義當以鍾氏易之

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衡鍾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

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寸也人長八尺士能用五兵者

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寸也人長八尺士能用五兵者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甬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旋

鑒兩及也兩旋謂銅春兩面從而圍銅夾人所握自鑒以上也長五寸也中其莖設其旋謂從中以之也從大則於把易刺矣首圍其握一寸分寸之二鑒音導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銑圍長與甬等

銑謂鍾口兩角也于謂鍾肩之上下促以橫為銑從為廣也以鉦長為甬長舞修為銑間之長

銑謂鍾口兩角也于謂鍾肩之上下促以橫為銑從為廣也以鉦長為甬長舞修為銑間之長

參分其銑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之摶謂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謂內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已倨謂胡與直而邪多也不入謂以象人則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以咯人則創不決胡之與胡並鉤內柲謂援之不疾倨句之外乃胡之裏句之外乃胡之裏句之外乃胡之裏

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鍾制若竹四句則不石不猶矣六分其厚謂鍾厚也深謂窒之也其窒圜故書圜或作圓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爲量當與鍾業同齊不耗謂消煉之精不復減也權之者稱分之也準之者罌有孔則水入孔中而當重也量之謂鑄於法中凍音練齊才細反

量之以爲臠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臠其容一斗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槀而不稾

量者容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圜其外者爲之脣也耳在旁可舉者也鈞三十斤也槀而不稾謂令百姓得以量而不收其罰之稅也

凡察革之道眠其鏤空欲其窓也眠其朕欲其直也槀之欲其約也空音孔窓音悤易去聲約音纔

眠其鏤空而窓則革堅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槀之而約則周也槀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辭則變也

周密致也明有光耀也變通人身之便利也

鮑人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迸也眠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

鮑者作鮑柔革工也茶白茅也之進而握之謂觀手順摩之也卷搏謂束之也著革革之色似也線縫也藏謂革不麤也欲其淺謂革薄厚如薄紙也

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膠胾

又而審反

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帗也卷而搏之而不迸則厚薄序也眠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苯

疾澣之者革革不欲久居水中也膠厚也增厚以脂潤之則革柔軟也以博爲帗謂以廣爲狹也薄序謂革均也革信謂縫縷不疏遠也線縫也苯斷也

輮人爲弓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弱者三之一上三正

輮音遒陶音桃三正之三者參同當作犅謂鼓木也左右端謂兩頭也兩端又直故曰上三正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鼛鼓爲

鼛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鼛與同

大鼓謂之鼛以鼛鼓鼙事以鼛鼓役事倨折者中繩之不舉正也磬鼛鼓中圍與鼓

同椭以磬折爲其耳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冒鼓以啓蟄者蟄蟲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環言革調急也

聞音問

韋氏

裹氏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

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畫五采備謂之繡

畫以分布五色也繡則會聚之而已蓋一氣運而爲陰陽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彰而爲五色五色者陰陽之理青黃木位乎東赤火位乎南白黃金位乎西黑水位乎北中故地之色黃黃位乎中故天之色玄染之兵以黑爲本而以黃爲地千乘地之色黃與杜乎東萬物繁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曰文坤位乎西南萬物之所成也於教役之時故赤與白曰章乾位乎西北其色純陽故天之色玄陰陽各正其所辨故黑與青曰黼漢陽也繡陰也繡之於衣猶陰之於水猶陰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維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十以黃爲正色其象夫地之方大時變詞畫天隨四時之色也火之形如半環故曰圜山以章章猶偉也偉山物也水以龍龍鳥獸蛇準龍也龍之毛鱗之有文采者凡畫繢之事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以五采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湛千潛反淳章均反

吳氏曰按此職專言染羽之事他染及練者合攻練作染無就矣

湛漬也丹秫赤粟也熾炊也染羽旗及王后之車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汁而漬羽者以錦成之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爲纁謂染粟黑色赤汁及黑色爲纁七入染汁爲黑曰緇

鞮氏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頗望物貞反三染謂之纁故曰三入爲纁也

筐人

慌氏湅絲以沈水瀉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涚水涚其絲七日七夜是謂水涚涚澤器滔之以蜃漬其灰擣爲灰涇淳其帛實諸澤器而盡之而擣之而盡之而摩之而盡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盡之是謂水沤

慌音荒沈音審涚音既蜃音辰涇音徑摩音磨沤音漚

考工記下

玉人之事

漢 鄭 玄訓註
元 吳 澄考註
明 周季鵬批評
河東薄 標校刊

吳氏曰玉實玉也瑞之若玉人掌之者與瑞必掌之二官相爲表裏瑞之所施與瑞之所造與瑞有關文也與瑞掌諸侯之玉有三以至珍圭躬圭璋之玉人有胥大璋大晤而已蓋一氣運而爲陰陽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彰而爲五色五色者陰陽之理青木位乎東赤火位乎南白金位乎西黑水位乎北中故地之色黃黃位乎中故天之色玄染之兵以黑爲本而以黃爲地千乘地之色黃與杜乎東萬物繁於文明之地故青與赤曰文坤位乎西南萬物之所成也於教役之時故赤與白曰章乾位乎西北其色純陽故天之色玄陰陽各正其所辨故黑與青曰黼漢陽也繡陰也繡之於衣猶陰之於水猶陰也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信書

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躬猶躳也守殺躳男守蕃躳不事者謂文也以上倒

度待見大宗伯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瑑伯用將繅子男執皮帛繅英江反將如字

石王曰冒者言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平小爲貴全殺色裸圭一寸有瑑有龍

有射惟天子全用玉以祀為首上公以玉飾璋侯伯以玉飾瑑故曰用瑑圭璋特錫子男

繅音藻以韋衣木版畫五彩文如今畫繒也

全而言也盛瑞信符以玉飾瑑圭璋曰將伯以玉飾瑑故曰用瑑圭璋特錫子男

以上疑有闕文數皮弁謂公之參也

必繅通謂以組約其中央防失墜也大圭王所搢者笏謂之珽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尺有三尺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瑑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瑑以祀山川以致

借曰点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也裸謂始獻酌其也瑑如璧其柄用圭廟宗廟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惡以易行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琬於元反琰於廉反繅音藻

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繅以韋衣木畫五彩文如今畫繒也琰猶銳也銳上又半焉象飾諸侯有不義者使者征之執以為節也陰墨陰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也穀生瑑如穀文約纏加於束帛邸脊共祀音弟脊音資本也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覜聘女好呼報反覜他彫反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覜聘女

瑑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寸厚一寸是為內鎮宗后守之瑑琮七寸射四寸厚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瑑琢也好璧孔也圜雅曰肉倍好謂之璧享夫人以琮覜特來曰聘駔騲馬祖也聘問也象來曰覜特來曰聘駔騲馬祖也

瑑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寸厚一寸是為內鎮宗后守之瑑琮七寸射四寸厚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瑑琢也好璧孔也圜雅曰肉倍好謂之璧享夫人以琮覜特來曰聘駔騲馬祖也聘問也象來曰覜特來曰聘駔騲馬祖也

大璋如王之鎮圭也射謂其外之祖平也

大璋中璋牙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有繅天子以聘女琮圭尺有二寸射二寸厚寸以覜

大璋中璋牙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有繅天子以聘女琮圭尺有二寸射二寸厚寸以覜

金勺青金外朱中無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聘女璋亦如之諸侯以享天子以祀山川以致

金勺青金外朱中無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聘女璋亦如之諸侯以享天子以祀山川以致

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享天子以祀山川以致

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享天子以覜聘女以致

璋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致

璋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致

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

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

稍餘

稍所角反餘音

半圭曰璋曰牙則知中璋小矣勺酒尊中勺也三璋皆瑑故有勺以盛黃流以黃金為之而以青金飾其外以朱飾其中鼻龍頸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繅藉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瑑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邊璋於大山川用中璋小矣勺酒尊中勺也三璋皆瑑故有勺以盛黃流以黃金為之而以青金飾其外以朱飾其中鼻龍頸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繅藉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瑑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邊璋於大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邊璋於大山川

雉人掌

雉人掌

射其鞹與其飾革

鞹苦郭反

鞹革也飾革謂鞔之

設其鵠

鵠古候反

鵠所射侯中也

共其射甲與其楯冒

楯食尹反冒莫報反

甲鎧也楯所以扞身蔽目者

共其兵器與其守器

兵器戈殳戟守器謂旌節

祭祀共其雉牲

雉牲謂鳥名

凡喪共其雉

凡喪共其雉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博為一股為二鼓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博為一股為二鼓

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宏已下則摩其鉤

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宏已下則摩其鉤

倨古候反鉤古侯反

博謂股博言博廣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所擊者也一曰股外面鼓內面也已止則通也

博謂股博言博廣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所擊者也一曰股外面鼓內面也已止則通也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唇寸鬵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南實五穀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唇寸鬵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南實五穀

甗魚蹇反鬵音尋甑音增

前弇則侵後弱則翔中弇則紆中鬲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榰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榰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笥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趙音疎相息亮反

前弇則侵以下言幹羽之病侵猶低也謂腰也紆曲也揚舉也豐大也趮疾也夾持也榰指夾之也摶圜也生謂無瑕盡稱謂圜也

前弇則侵後弱則翔中弇則紆中鬲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榰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榰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笥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趙音疎相息亮反

分其翮以設其羽

翮胡革二十也

參其羽以設其比夾其陰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辨猶正也陰沉而陽浮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也參

參其羽以設其比夾其陰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辨猶正也陰沉而陽浮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也參

鏃矢三分言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幕矢幕當為鏑鏑一在前謂箭羹中鐵莖居參分之一之前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矢謂矰矢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殺矢鏑當為茀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矣教其一者謂矢人令趣鐵也羽其一者羽猶傅也厚之數未聞矰音曾

鏃矢三分言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幕矢幕當為鏑鏑一在前謂箭羹中鐵莖居參分之一之前也兵矢謂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矢謂矰矢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殺矢鏑當為茀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矣教其一者謂矢人令趣鐵也羽其一者羽猶傅也厚之數未聞矰音曾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二在前五在後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二在前五在後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

深古老反

膠三和膠以昔之動火也和胡臥反

膠三和膠以昔之動火也和胡臥反

鰾膠以魚鰾為膠也

鰾膠以魚鰾為膠也

鰾筋角之次三物皆煮用之

鰾筋角之次三物皆煮用之

鰾筋角之次三物皆煮用之

鴻胡反 聲又

漢搏埴之工作瓦器者也旋轉之意未詳鄭康成讀搏爲摶摶謂摩擦也摶埴使堅也四者皆以其不任用故不市也市謂鬻之於市也中縣謂懸鐘磬之處也正也中縣謂鐘磬之處也正鵠之中縣謂之鵠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却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廣音鏤

力果反 脰音豆

樂器所懸橫曰筍直曰虡脂牛羊屬膏豕屬羸魚鼈屬外骨龜屬內骨羽鳥屬卻行雁屬連行蝗屬紆行蟬屬脰鳴謂頸鳴蝦蟆屬注鳴謂口鳴蜩蜺屬旁鳴謂翅鳴蟋蟀動股鳴謂以股相摩擊也胷鳴謂胷前鳴蜉蝣之屬此雖蟲之小然皆刻其形於樂器之上所以飾之

博庶羊忌反蛉思容反蜻思徐反物也蟲羊忌反蛉思容反蜻思徐反

梓人爲飲器

吳氏曰梓人凡三其一爲筍虡之設官備於夏官然似大胥之工人之巧有一人而兼者併而爲一歟若可矣

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酬以酢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必鳴而後飲鳴而不節飲不能釂者謂之不善飲

作解卸許亮反

勺量升也觶當爲觯觯而實不盡謂平量卑卬口而酒不盡則其罰不行於梓人之長譬於梓人也

梓人爲侯

吳氏曰此梓人亦當別之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辟與下綱出舌舌與綱一焉

个音幹 舌音云

廣與崇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也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也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也

个音幹 舌音云

廣與崇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

个个與幹同上兩个下兩个皆謂舌也身射也記曰倍中以爲射倍射以爲左右

个音幹

个个與幹同上兩个下兩个皆謂舌也身射也記曰倍中以爲射倍射以爲左右

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內中

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內中

也个夾身也在上下各一幅凡用布三十六个與其身三者見身居一分而上个

也个夾身也在上下各一幅凡用布三十六个與其身三者見身居一分而上个

丈言上个與幹同上兩个下兩个皆謂舌也身射也記曰倍中以爲射倍射以爲左右

丈言上个與幹同上兩个下兩个皆謂舌也身射也記曰倍中以爲射倍射以爲左右

倍之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也上綱下綱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綱者亦曰舌張手之節也一曰綱連侯繩也

倍之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也上綱下綱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綱者亦曰舌張手之節也一曰綱連侯繩也

參侯之鵠五采五正以射王以息燕諸侯者息者休農息老也燕謂勞使臣閒暇飲酒也

參侯之鵠五采五正以射王以息燕諸侯者息者休農息老也燕謂勞使臣閒暇飲酒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諸侯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諸侯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春以功春謂鳥獸蟄作地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也五采內以朱而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爲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春以功春謂鳥獸蟄作地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也五采內以朱而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爲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飂飲飂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汝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飂飲飂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汝

祭侯之禮謂司馬實射而獻獲者于侯歲時習射而後者執以祭侯也寧侯謂諸侯尤能安寧其國故今射者願如安寧之侯而毋使有功德之君也屬連也抗舉也飂猶飄飄疾貌也飄飄飲食謂不寧侯也以其無道而逆疾之故抗舉而射之令得如不寧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勿效無道之君也屬猶聚也會也不屬于王所即謂不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詒遺也

祭侯之禮謂司馬實射而獻獲者于侯歲時習射而後者執以祭侯也寧侯謂諸侯尤能安寧其國故今射者願如安寧之侯而毋使有功德之君也屬連也抗舉也飂猶飄飄疾貌也飄飄飲食謂不寧侯也以其無道而逆疾之故抗舉而射之令得如不寧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勿效無道之君也屬猶聚也會也不屬于王所即謂不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詒遺也

射爲抗舉也張也謂欲澁食視須辭也晉黎諸侯謂後世爲諸侯者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廬廬

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爲常晉之言就也長之言暢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兵無過三其身者人長八尺與尋齊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猶已倘曰不絕止言其大長也夫兵莫經攻敵攻國者用之言罷廢宜短兵也莫長於矛戟故守國者用之言堅固宜長兵也大優欲便於人耳

凡兵句兵欲無蜂是故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蜂是故句兵搏戟兵同強舉國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國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容是故侵之句俱具反又音鉤

蜂於金反搏徒丸反

句兵戈戟屬彈猶掩也刺兵矛屬蜂猶銳也人齊之言謂矛柄曰柲柲者隨圍也搏圍也謂受無双者同強謂上下同也其手所操校謂疾也傳近也容謂也正也方慧言人所

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用之言杜使宜長兵也

凡兵句兵欲無蜂刺兵欲無蜂是故句兵搏戟兵同強舉國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國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容是故侵之句俱具反又音鉤

句兵戈戟屬彈猶掩也刺兵矛屬蜂猶銳也人齊之言謂矛柄曰柲柲者隨圍也搏圍也謂受無双者同強謂上下同也其手所操校謂疾也傳近也容謂也正也方慧言人所

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兵無過三其身者人長八尺與尋齊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猶已倘曰不絕止言其大長也夫兵莫經攻敵攻國者用之言罷廢宜短兵也莫長於矛戟故守國者用之言堅固宜長兵也大優欲便於人耳

凡兵句兵欲無蜂刺兵欲無蜂是故句兵搏戟兵同強舉國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國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容是故侵之句俱具反又音鉤

句兵戈戟屬彈猶掩也刺兵矛屬蜂猶銳也人齊之言謂矛柄曰柲柲者隨圍也搏圍也謂受無双者同強謂上下同也其手所操校謂疾也傳近也容謂也正也方慧言人所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首者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被把中也圍之圍也凡矜八觚晉謂矛戟下銅鐏也一曰晉與揩同謂矜所持也首上銅也矛及鐓也鐏格鬥反又子困反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其朝夕以正朝夕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槷魚列反

水地以繩謂於四角立植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槷以景將以正四方也圜者在地者謂之象以規識景者日出日入之景爲規以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其朝夕以正朝夕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槷魚列反

水地以繩謂於四角立植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槷以景將以正四方也圜者在地者謂之象以規識景者日出日入之景爲規以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槷音瑞

吳氏曰匠人凡三見者今其建等事疑一職當時官屬皆爲一官旁三門謂一方三門也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車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身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軌廣六尺六寸五個爲軌廣六尺六寸五個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身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軌廣六尺六寸五個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槷音瑞

吳氏曰匠人凡三見者今其建等事疑一職當時官屬皆爲一官旁三門謂一方三門也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車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身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軌廣六尺六寸五個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牖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四步

世室謂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一步令堂脩十四步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五室謂堂之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四步

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世室謂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一步令堂脩十四步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五室謂堂之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四步

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應門二徹三个

門堂門側之堂也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是方於正堂也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是方於正堂爲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也門各居一分也重屋謂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制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亦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簷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廣爲二十七丈此路寢之制也脩亦二十一丈東西之制諸說不同案書傳云周人明堂之制古人寢不踰廟止於丈八尺而反狹於路寢遠矣道有是理

門堂門側之堂也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是方於正堂爲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也門各居一分也重屋謂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制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亦也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簷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廣爲二十七丈此路寢之制也脩亦二十一丈東西之制諸說不同案書傳云周人明堂之制古人寢不踰廟止於丈八尺而反狹於路寢遠矣道有是理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治之

內大扃牛鼎之扃也長三尺則二丈一尺也廟中之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則二丈四尺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治之

內大扃牛鼎之扃也長三尺則二丈一尺也廟中之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則二丈四尺

內塗環之裏也外路門之外也九室如今制堂諸曹治事之處九卿謂大卿及三孤也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以爲都經涂

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經涂謂城中之道環涂謂環城之道都城謂王子弟之所封諸侯謂畿內之諸侯也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伐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耜古犬反

吳氏曰此匠人亦當併之

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溝

畎古犬反

遂夫間小溝也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此畿內采地之制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洫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方六十四里出田稅據遂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方八十四里出田稅據遂十里治澮按周之田制於夏之貢法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者諸侯專一井用民無藝也朱子曰鄭氏不得其說而私意解之謂貢借民之力以治公田而不及公邑之吏且少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民不得恤其私也鄭氏謂助法八家同井其一爲廬舍三分四分分其晉夫一分謂分其晉夫之地各分其晉夫一分爲廬舍也圖見考工記圖卷下

四句疑兩有誤倍

多少各當多少而析其文法又自奇巖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本諸此歟

溝謂造溝地防謂地之脉理也造溝者必順地執若逆其脉理則水不行矣不行謂決溢也屬讀爲注不理孫亦謂不順理執也梢溝而非壑關所成者也故三十里而廣倍防音勒屬音注孫音遜通梢音銷

車人爲耒

吳氏曰以職名官司制也磬玉則爲玉人制磬則爲磬人今乃以車人名耒人之官可乎且耒農器也初無預於車考其文又無一字及車者以耒字易車字無疑

耜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寸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庇音

耒謂曲接耜者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折則銅矣銅則弛六尺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數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二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耒謂曲接耜者中地之耒庇與直者如磬折則銅矣銅則弛六尺

柯長三尺謂以斧柯爲度數長半柯謂大車轂徑尺五寸者是也轂厚三之一謂厚一寸也渠車轅所謂車轅牽引也渠謂車轅也

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磬折謂之不行柯謂之不行柯謂之不行三十里而廣倍

磬折謂曲也參伍者直行三折行列相當也參伍有直行三折行列相當者大曲則殺矣欽爲測矣欽猶奮也淺讀爲測句於矩者小曲則測淺也

車人爲耒

吳氏曰以職名官司制也磬玉則爲玉人制磬則爲磬人今乃以車人名耒人之官可乎且耒農器也初無預於車考其文又無一字及車者以耒字易車字無疑

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寸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庇音

耒謂曲接耜者中地之耒庇與直者如磬折則銅矣銅則弛六尺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數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二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其圍二柯。其幅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轅長尺柯。殺長尺。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服音員有參分柯之二。

輪崇謂輪徑也牙圍尺五寸柏車山車也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大車平地任載之車也轅謂輪箱也牝服長八尺謂較也羊車謂車羊門也一曰羊善也善車若移人宅猶車也其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

凡爲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以置其鉤。徹廣六尺。兩高六尺。

鉤謂鉤心也兩頭轂端壁牛須者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取六材必以時謂取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膚理。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檃於力反

菑謂翼反栗音列檃又謂之柢檠桑即山桑陽聲則清也木之堅近根者好故以遠根爲善射遠者用勢謂形勢假令木性自曲而以爲弓射深者用直謂直木可厚厚則力多也菑栗不迤謂以鋸斫幹而不邪行經理也

凡相角。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

不能方其義未詳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測猶清也今人觀漆之法云良漆如鏡絲欲沈如在林中之色也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

老牛之角。紾而昔。疾疢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末。豐於弣。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也者。勢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弣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昔音腊劉乃老反休音煦畏音威

紾而昔謂牛角盩而理錯也疢疾也險中謂有人病則流氣傷也角無澤少潤氣也豐末者末大也弣謂角下近腦者勢謂色白也畏猶鬼也鬼大故柔而不脆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

倫猶順其理也無邪謂必正之也斷目謂斫幹之節目必斫徐也大脩大久也摩猶隱也需謂不充滿也帑當作幹

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生。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夫角之所由生。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恒角之恒古鄧反校古卵反紲息列反

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

厚其液言多其液也節其帑節猶適也不皆約謂纏之緻不相次也疏數必侔言其均也斷擊不中亦均也角謂當弓之限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蕚也恒角而短之恒讀爲相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漏幹引之角緻不用力若欲反挽也釋之則不校謂放之又不疾也恒角而達謂幹長於弭也譬如終紲謂絲於弓歛也言幹

君達於鬱曉則角過淵旋而達矣大疾若奪
維於幹矣弓有勁者焉發拉時猶可傷也
軵音
仇
今夫弮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
剝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弮反上聲解
也弮反引字
當作
譬
弮解謂接中也變謂節之與節
校疾也柎側也臂用力者與也
紲即前之譬
如字紲也
檹幹欲孰於火而無撓檹角欲孰於火而水火相得
然則居燥亦不動居濕亦不動燥音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當膠欲孰而水火相得
然則居燥亦不動居濕亦不動燥音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當膠欲孰而
楊柔也矗過熟也墝炙之
燗也不動謂弓不動也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
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
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
其敝兗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
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
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
其敝兗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
兗必動於弦弓而羽深末應將發兗反於
阮反
兗必動於弦弓而羽深末應將發兗反於
阮反
漫謂簡也觸與竅同謂弓人所握持者宛之
灑引之也無已應言引之不休止當應弦而
不罷更也末猶簡也下梢之弓
弓梢平而簡應弦則柎將動也
而相觸末應將興言
也弦謂絃中也
檹柔也矗過熟也墝炙之
燗也不動謂弓不動也
而相觸末應將興言
也弦謂絃中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彊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
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
弓有六材焉維幹彊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
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
之參均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鈐絲三邸漆三
之參均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鈐絲三邸漆三
弮體防之謂內之於檠中以定其體也引之
中參謂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也維角定之
謂角所以支掌其弓也負弦謂弛反也負弦
則不能如環矣引之如環則體均而無難易
也釋之無失體如環則弛而體正也參均謂
角幹筋三者均平也有三當作又又參均平也如是
則謂之九和角與幹權謂角幹弓三者之力又均
弮體防之謂內之於檠中以定其體也引之
中參謂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也維角定之
謂角所以支掌其弓也負弦謂弛反也負弦
則不能如環矣引之如環則體均而無難易
也釋之無失體如環則弛而體正也參均謂
角幹筋三者均平也有三當作又又參均平也如是
則謂之九和角與幹權謂角幹弓三者之力又均
筋入與角幹爲三等也
鈐銀也邸弛之鎩重未聞
筋入與角幹爲三等也
鈐銀也邸弛之鎩重未聞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
定直庚反弛羊主反

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
規
四弓成規不同者材長則
句少也材見夏管同矢注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
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
下制下士服之
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
緩以茶若是者爲之老弓老弓爲之安矢脅直
以立忿鷙以奪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老
矢茶讀爲舒
遲貌
各因其君則弓又隨其人之情性也豐肉而
短者寬緩以茶言人性緩以舒
者如是則老弓爲宜老弓者發之疾者也骨
直而立言人腰而長者忿鷙以奪言人性剛
急者如是則安弓爲宜
安弓者發之安徐者也
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遠中且不深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遠中且不深
遠中謂遠表而中也三安不能疾而中言矢
行短也疑中又不能深厚中謂厚繳而中也
三色不能應而中言矢行長則不及行短則不
及行長則過之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
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
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射遠者用覺夫度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
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
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復弋繳射也射
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
而成規張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楷天子射
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觶拾發若

則釋擭其餘則否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林反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指手文角環灂牛筋黃

大和尤良者也深謂灂在中央而兩邊無也用無灂謂限裏也合灂者謂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指文相應也黃象黃也斥謂弓幹也檠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檠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狀順左右服上再下一此即所謂檠也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詳察曰覆極善曰至用綱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弊也角善幹又善而筋綱未善可以射侯謂之侯弓非特角幹善而筋亦善故疾而達又中深故曰深弓也

批點考工記下卷終

古今刀劍錄

陶弘景撰

古今刀劍錄 并序

梁華陽道士陶 弘景 撰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堙沒慨然有想遂為記云

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二寸頭方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

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誠大篆書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宮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貴常服之萬口皆連環及刃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獄皆埋之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歲次戊申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為之皆小篆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王莽在僞位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及神劍皆練五色石為之銘曰神勝萬里伏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武帝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千口刀銘曰司馬大吳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小篆書

成帝衍以咸和元年造十三口刀銘曰興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孝武帝昌明以大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劍隸書

宋武帝劉裕以永初元年鑄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於梁

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

順帝準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弒帝果如銘故知吉凶其徵先見矣

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

尺篆書自制之
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長四尺小篆書
梁武帝蕭衍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命弘景造神劒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劒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
諸小國刀劒摠在此
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刃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後趙石勒以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石季龍以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尺失文曰霸
後魏昭成帝拓跋建以建國元年於赤治城鑄剌刀十口金鏤赤治字
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劒銘曰鎮山隸書
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劒長四尺銘背曰太常至眞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白爲帝造劒長三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眞君
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
朱理君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安國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苑強殺強將此刀入於吳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黃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魏將刀
南涼禿髮烏孤以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曰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服云吾是太一神來看汝作云此刀有獻必鳴後落突厥可汗所有也
南燕慕容玄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西京李高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夏州赫連勃勃以龍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銘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遐如風靡草威服九區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於梁
吳將刀
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盪寇將軍字八分書
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周幼平擊費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平
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於蘄衝河元成引刀斷衝頭爲二流拜大司馬號斷蒙刀
潘文拜偏將軍爲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死入帳下王伯杲伯杲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爲神物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劒王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受一寶刀及覺果在卧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爲魏將後與曹眞一刀換也

右陶宏景古今刀劍錄一卷備載古帝王所鑄作刀劍起夏后啟訖梁武帝其自序謂前王後帝莫不鑄之尚已然其後又載有諸小國刀劍并三國諸名將刀則知春秋時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所命劍工若干將歐冶鑄成龍淵太阿純鈞湛盧豈不足當諸小國名將何以盡棄耶抑以其詳見吳越春秋越絕等書故不復論列也是錄固不免遺漏而後之校刊是書者復少詳審如於蜀主劉備采金牛山鐵鑄八劒條下引房子容云云是記店人說此劍事應別爲一行或用小字夾注不合混入本文又稱元當作蒲元乃人姓名諸葛武侯條屬藝文類聚載有蒲元傳云性多奇思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言濮水鈍弱不任淬用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淬刀因曰神刀即此故事則此稱元爲蒲元之誤無疑也後又脫去蜀將刀一行茲因例從叢書元本重刊不及改正仍分別記此俾學者得有所考焉汝上王謨識

古今刀劍錄一卷

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弱齡入奉初爲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事蹟具梁書隱士傳是書所記帝王刀劍自夏啟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諸國刀劍自劉淵至赫連勃勃凡十八事吳將中疑僞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將刀鍾會以下凡六事然牌張諸葛亮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僞寫誤佚蜀將刀標題三字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錄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爲顛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齊高帝作相時已引爲諸王侍讀而書中乃稱順帝準爲楊玉所弒不應以身歷之事謬誤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劍一條乃預著武帝謚號益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書已爲後人所竄亂非盡宏景本文然考唐李綽尚書故實引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厭腫人之妖與此本所記漢章帝鑄劍一條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膚造或亦張華博物志之流真僞參半也

銅劍讚

梁江淹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基有人得銅劒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爲兵乎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氏之墟昔之劒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爲純鉤之劒又汲冢中得一銅劒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爲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劒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錄銅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劒爲兵故禹貢云荆揚貢金三品余以爲古者語質而難解今者語文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其寶衆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貢楛也金品上則黃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黃金可爲寶赤金可爲兵黑金可爲器韓子稱昔智伯欵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金將盡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鑑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丹擴之地圖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昇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殊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實禮百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爲九鼎其詳不可得而審也且荆軻刺秦王之日七首亦以銅爲七首擊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爲七首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欽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閎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宮其門悉用銑石鎩石鎩鐵以防外兵之入焉後漢魏時富子晉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于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支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浙涂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爲太子時鑄三寶刀二七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也公室悉以銅爲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謂此據蓋可知焉又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鑑銳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昔余爲吳興令鑿池又獲銅箭鏑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爲兵豈爲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子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永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盤郢魚腸之劒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爲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塞漢東思王冢時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婢蓄穀爲銅甕以逼殉葬者氣息兼以水火中冢給呼召數十年乃不復閉矣晚世之葬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爲宏麗或競相高尚前漢奢于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

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絕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栢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義熙以來乃以栢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焉相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爲此讚以明古今銅鐵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讚曰

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爲兵幾年天生五才實此爲先既古既裏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異況迺金鐵國之利器風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祕聞之釋經萬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倏徒異徒鏟徒削聊舉一槩以明鴻略

銅劒讚一卷終

陳留青雲寺伯宇記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官至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醴陵侯謚曰憲事蹟具梁書本傳齊永明中掘地得古銅劒淹因詮次劒事考古人鑄兵用銅後世鑄兵用鐵原委以爲之讚雖文止一篇然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於錄故附存其目焉

車銃圖

趙士楨纂

南滙吳省蘭芝輯
華亭顧觀光尚賢
青陽龍之楫
璇潤珠田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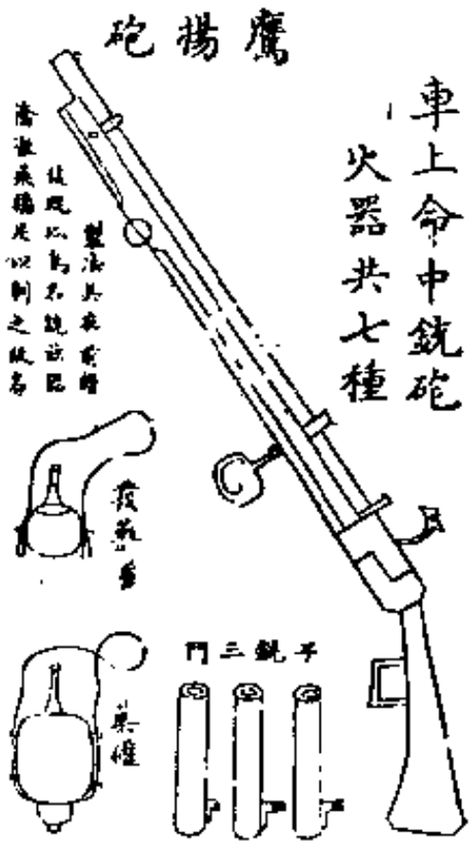
車銃圖有引

趙士楨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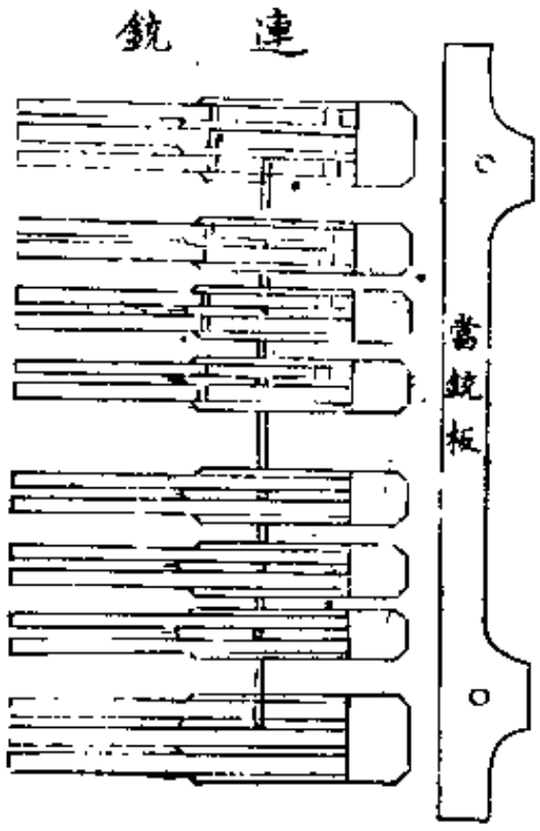
用兵尙變制器求宜上下古今歷觀夷夏長兵之利圖間諸器可謂神乎其神者矣然攻人之守守人之攻命中及遠鷹揚噴筒軒轅諸器是也遇衆噴擊緣衝齊發擢鋒殿後連銃百子諸器是也短兵相接逐北追奔出入不意電光三神諸器是也至於因時因地因人因衆因寡因動因靜險勢短節圖闢張弛實實虛虛端倪莫測是又在節制何如耳未可以言語楮墨盡訟也

車上令中銃砲
火器共七種

鷹揚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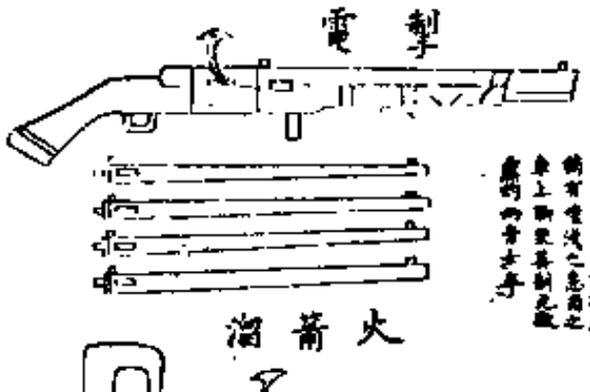
連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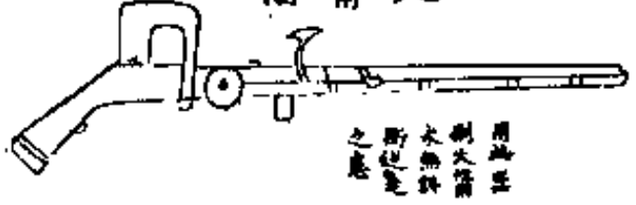
戰酣連發并備敵衝突銃二種

旋機翼虎

掣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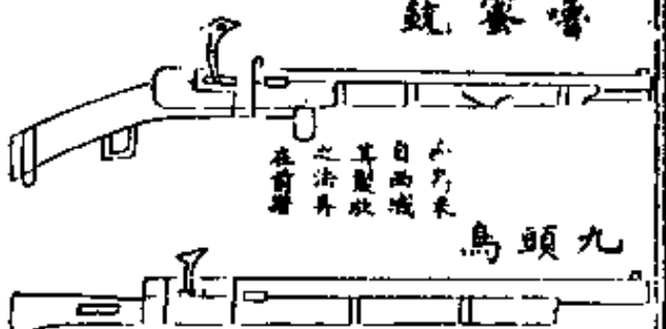


火箭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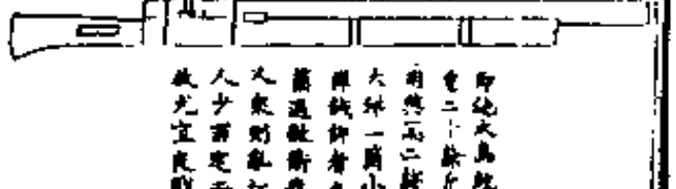


軒轅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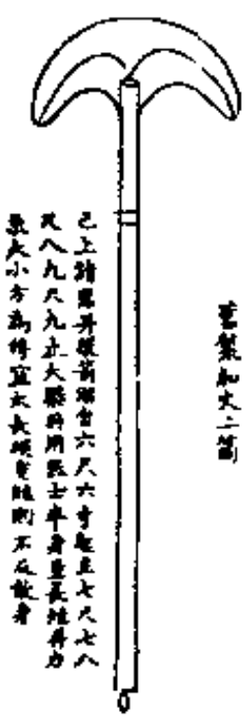
噴霧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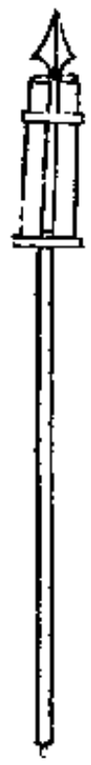
九頭鳥



天蓬鏟



藥花鎗



雷光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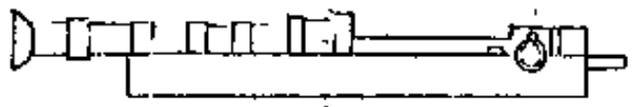
三神攜

國初雙頭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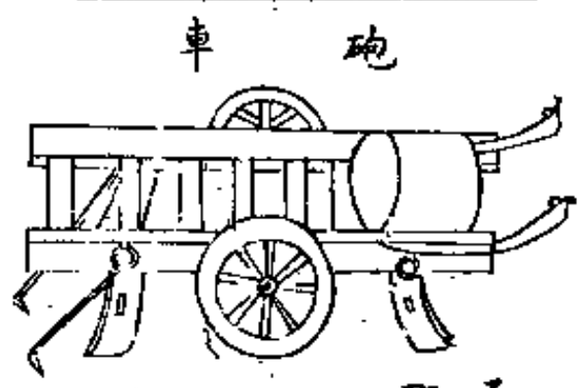
輔車士卒火器十種

國初三眼銃

百子佛郎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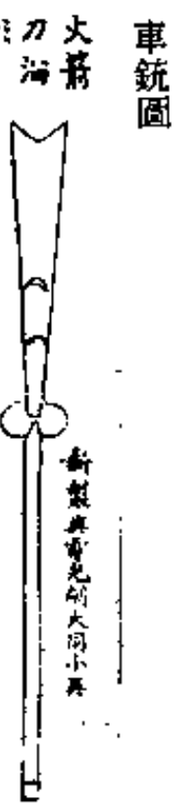
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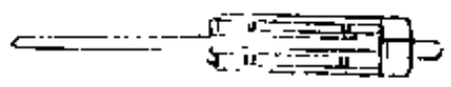
砲子

一如鳥銃部機但血長如學下用一床以置木簧架如車下有二輪行路推走放時去輪後用一坡墊實架于中床箱固活放時活其後支著架即止

車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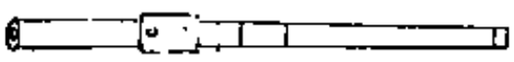


步下冀虎銃正面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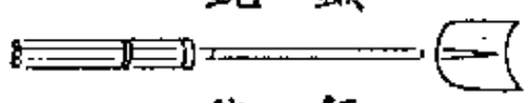


步下冀虎銃側面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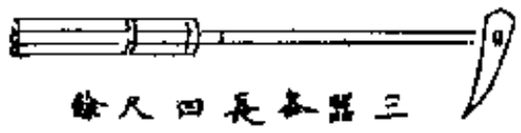
火彈筒



銃　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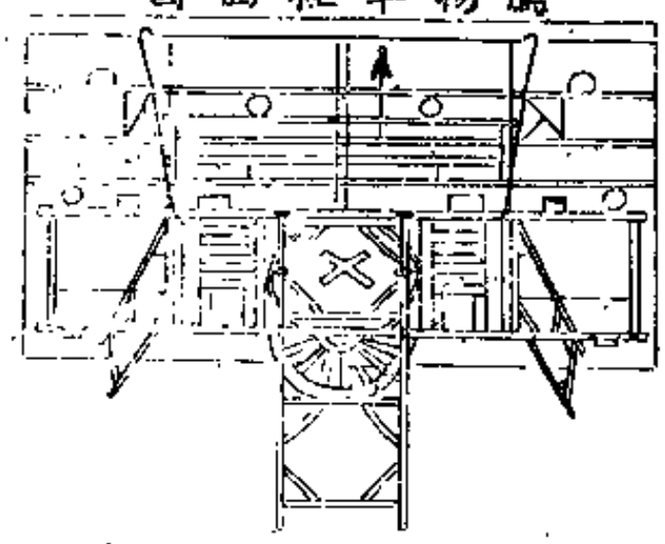


銃　鏃



三號每長四尺餘

車銃圖



鷹揚車裡面圖

車長九尺圍二尺五寸乘日地超帶記共高六尺五寸連方地平廣并加數寸大都連載減大不宜太高駕車車正一名車副二名輔車二名把盾三十六門救銃手二名衆銃手二名司大一名共十八名帶中銃用書冀救銃二人衆銃六人司火一人共十五名一隊二十八用車一百二十輛人多加數倍

車銃圖　有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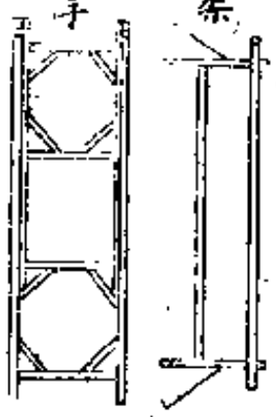
臣士楨參酌黃帝指南損益鄭人偏箱作鷹揚車上下二輪左右旋轉機軸圓活八面可行守則布爲壘壁戰則藉以前拒遇江河憑爲舟梁逢山林分負翼衛治力治氣進止自如晝夜陰晴險易適用再附前圖諸器於車間加以將箚飾制士卒服習是自衛殺敵之能事畢矣又何倭敵之可虞哉

前衛圖一

後殿圖二

車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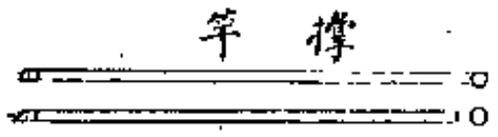
把手　牌架　天平　車輪



水箱

中心開一方木四面施橫閂以備車之偏正斜吊硬朴倉卒被銃

撐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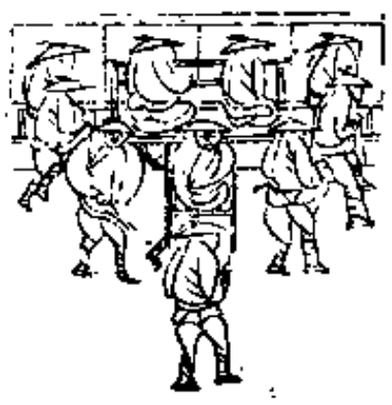
鷹揚車外面圖

無警行路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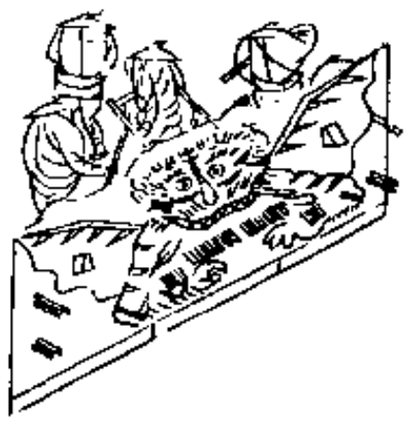
左後殿圖七

左斜衛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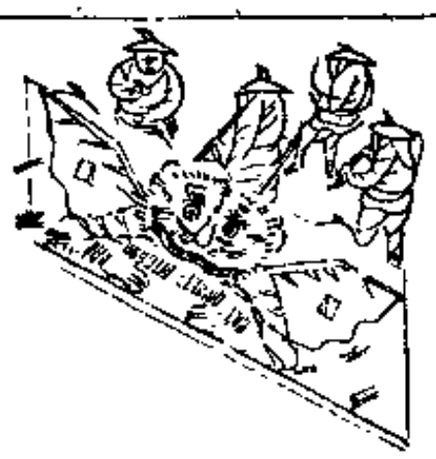
左衛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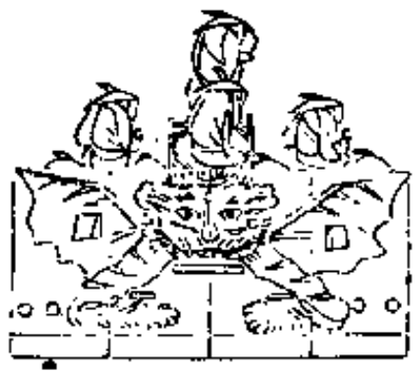
右後殿圖八



右斜衛圖六



右衛圖四



無徵不信臣既細二議并車銃恭進總之望經國者於節財之流較之開財之源尤宜加意然節財之源究竟機要在乎詰戎詰戎機要在乎節制除器兵家節制臣無軍旅之寄求由自見惟器械製用目擊征討無策數年之間困害求利得臻神理謹臚陳諸器以徵臣言非詎敢爲身名計哉敢爲身名計哉臣士楨謹跋

蟫衣生劍記

郭子章輯

泰和 沈孚先 校
續水 陳詩教

說劍

古有刀劍錄載古今名劒未免脫漏陳侯其所未備者合爲上下篇上篇皆據劒之實有紀之下篇皆紀其寓言如莊生所謂天子劒諸侯劒之類是也

說劒上

畫影騰空

王子年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騰空二劒君四方有兵此劒則飛赴指其方則克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嘯吟

蕭盧

帝干蕭盧之山出金晝充制爲劒鐶柔戰

西劒

刀劒錄夏禹宇高密以庚戌八年鑄一劒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拮日

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劒拮之日退不落

少康

刀劒錄少康丙辛三年杼鑄一銅劒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牛頭山鐵

刀劒錄孔甲甲辰歲採牛頭山鐵鑄一劒長四尺一寸

含光承影宵練

列子曰魏黑卵以匜嫗殺丘鄙章也鄙章之子來卅謀復父仇而卅氣甚猛形甚露又恥假力於人晉以千劒黑卵而黑卵力猶雄猛也來卅謀於友甲抱中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三寶劒三值千服之邦三軍之衆莫不請爲來卅適衛見孔周孔周沈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惟子所擇一曰含光視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迅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睞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在可見非可見在不可見非不可見在見非見在不見見影而不見形其觸物驟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刀此三寶得三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來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鬼而授其下劒卅再拜受之執劒從黑卵黑卵醉倨臥簷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卵黑卵醒怒其妻曰醉而覆我使我蓋疾而腰急注匿孫私恨也露施也驕音休伯友無施於事不能害物也

越漚利

閻青越漚請令利劒爲獻

定光

刀劒錄太甲以甲子歲鑄一劒文曰定光

照膽

刀劒錄武丁以戊子歲鑄一劒名曰照膽

伐鬼方

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

周桃氏

考工記桃氏爲劍鼏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鼏廣爲之莖圍長倍之參分其莖長以一爲刃廣重

九鏑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尺其莖長重七鏑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尺其莖長重五鏑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因人之材力強弱列爲三等人各以形貌大小帶之注劍以止暴桃以辟不祥類相似也故以桃氏爲劍上劍制長三尺中制長二尺五寸下制謂今之匕首也長二尺士用劍之至也注子溪越山出名劍呂氏春秋荊勇力之士樂記所謂虎賁之士說劍

虞叔

左傳虞叔有玉虞公求獻之公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

周王

刀劍錄周昭王時鑄五劍以投五嶽

昆吾切玉

列子周穆王得昆吾劍切玉如泥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曰昆吾之劍可切玉龍魚河圖曰瓜洲在西海中上有昆吾石其石爲鐵作劍光明四照梁吳均窗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王子喬飛天

世說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空中欲進取之劍作龍吟虎臥飛上天

弄

列子曰商子以技干宋君弄七劍迭而躍之五

劍常在空中立賜以金帛

斬龍

翰墨全書潛臺滅明齊盤渡江乃拔劍斬龍

于越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寶之至也注子溪越山出名劍呂氏春秋荊之良劍也或曰辟閭甲溝水淬其鋒越砥敹其鍔水斷蛟龍陸斬犀革忽若虡紀塵塗新序云辟閭天下玄黑色

孟勞

博物志魯寶劍名殼梁傳公十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博左右曰孟勞公子友以殺之

齊王

一統志齊王有寶劍磨于長興晏子鄉其水微赤似鐵汁

美金

國語曰齊桓公問管仲曰齊國寡甲兵奈何對曰小罪誅以金美金以鐵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鐵鉏夷試諸土壤甲兵大足

龍淵太阿工市

越絕書楚王作三劍曰龍淵太阿工市晉鄭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楚王引太阿之劍鑄爲雙劍三年乃成一雌一雄雄以雌往楚城應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雄雌莫邪留雄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嘗自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蓋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又與越春秋曰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合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敹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虡紀塵塗新序云辟閭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甲溝水淬其鋒越砥敹其鍔水斷蛟龍陸

胡干求干將歐冶子作劍三枚二人鑿其山溝其藻取鐵文選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溪之鋌赤山之精乃鍊乃鏌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張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飲以越砥

季札

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札劍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時已死札解劍扣徐君墓上而 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吳鉤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令國中作金鉤曰善者賞百金有人殺其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鉤以獻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忽倦我在於此兩鉤俱飛着文胸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杜詩少年別有貯含笑看吳鉤

鐵腸

拾遺記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銅鐵吳國武庫中兵刀皆盡忽見雙兎殺之有鐵膽腎方知兵刀爲兎所食乃鍊鐵膽爲二

北斗

撰書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與

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吳越春秋伍子胥過溧陽瀨水之濵欲渡見一女子方擊絮水上有飯食子胥謂曰願乞一飯女子曰吾哀王孫爲王所逐竊飯以飼之豈望報乎子胥長跪而誓曰事成不忘報德女子曰吾不用王孫千匹萬戶之都二價金

屬鏤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衆吳也王怠使賜之屬鏤以死注屬鏤劍也古今注斷跡屬鏤

奄日斷水轉魄驚蜺懸剪滅魂却邪真剛拾遺記越王勾踐以白牛白馬祝昆吾山神以成八劍應八方之氣一曰奄日以斷水晝水開即不合三曰斷水轉魄驚蜺懸剪滅魂却邪真剛四曰懸瘟飛鳥觸其刃如斬枯五曰驚蜺以之浣海鯨鯢深入六曰滅魂挾以夜行不遇魍魎七曰邦邪妖魅見之即止八曰寘閭切玉斷金如切土木

純鈞湛盧毫曹魚腸鉅闕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鉅闕王以豪曹示薛燭燭曰夫寶劍五色並見豪曹黯無華殊其光芒其神亡矣示之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氣如雲烟今見其光已離矣示之魚腸燭曰金精從理至本不

白猿

劍俠傳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楚有處女國人稱之王乃請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間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山野間女安敢以劍術妄試公挽林竹刺女女因取擊之公飛上樹化爲白猿李白少年場行少年學劍術凌躁白猿公

步光

史記于貢傳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

藏器甲二十領鐵屑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
吏吳王大說越王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
子貢不受越絕書越王被棠夷之甲步光之劍
以見孔子曹子臣七啓步光之劍辛垂鑄縛
莒子
左傳曰莒子好兵與虐而好劍苟鎛劍必試諸人
大夫以存師國人以逐之
泰昆吾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水以示
東方諸國魏王問于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
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長尺有咫鍊鋼赤
刀用之切玉如切泥是則古亦有之也列子湯
問釋文昆吾龍劍也
水心
王海秦昭王以三月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
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
楚
史記秦昭王臨朝歎息范雎請罪王曰吾聞楚
之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
處遠以遠慮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鹿盧
史記荊軻左把秦王之袖右揕其胸王乞瑟琴
死召夏人被琴琴聲曰羅敷單衣可裂而絕八
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奋袖
而去
棠谿墨陽合與鄧師宛馮龍淵太阿莫邪
戚川械越皇溟之杜上而擊之則絕為三頓之
杜上而擊之則碎為百
干將
史記稽泰曰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冶陽合與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索隱天下之寶劍韓為最八曰莫邪九曰干
將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
刺劍
史託譽句踐闔閭聘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
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斬蛟
宣紀應募攸飛射士羽林孤兒呂氏春秋荊有
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挾舟茲非
拔劍赴江刺殺之荊王問仕以孰上勇士之官
孟嘗君
沈約為東宮講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狗
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
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刖猴
高花谷馬雕左孟嘗君得合雕彈寶劍而歌曰
長鋏歸來乎汪刖弟子類猴把劍之處無物可
裹以刖為小純以纏之
吾干
王充傳趙奢曰夫吾干之劍因試川險牛馬金
試川械越皇溟之杜上而擊之則絕為三頓之
杜上而擊之則碎為百
斬蛇三尺霜金藏赤霄七尺寶
漢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行前者還報曰前有
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斬蛇蛇分兩道開行數里後有人至蛇所一
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吾子也化為
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高
祖高祖心喜自負及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而衆故旗幟皆赤由所殺白帝子者赤帝
子也上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非天命乎
徐寅斬蛇劍賦龍舌三尺霆飛牛尋磨霜鴈雪
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爰茲發迹斬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三輔黃圖太上皇游豐沛
山中高居婿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
何器工矢曰為天子鑄劍謹勿言曰得公佩刀
雒治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卑解七音投嬉劍成殺
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昭襄王
時得此上皇以場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
持劍授上皇上皇以場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
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
狀如龍蛇呂后收而吞之藏惠帝即位以此

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晉惠帝元康三年
武庫火燒孔子殷高祖斬蛇劍咸見其室屋飛
去莫知所向西京雜記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
珠九華玉爲飾五色琉璃爲匣刀上常如霜雪
光景照外開囊投彀輒有風聲射入刀劍錄劉
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劍長三尺小
篆書銘曰赤雲及貴帝服之此即斬蛇劍也續
漢書漢西京法駕出則侍中多說有一人負神
劍帶漢高祖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劍授古今注高祖以
貴別得七尺寶劍長楊賦高祖順斗極運天關
提劍而叱之杜篤賦斬白蛇也梁元帝纂要曰
呵責秦班固泗水亭銘靈金耀兒羽於鴻門羽因

項莊

漢書沛公自霸上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
留沛公范增數目羽擊沛公殺之
莊曰君王爲人不忍汝入以劍舞擊沛公殺之
莊入爲壽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因拔劍
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蔽高祖乃獲免

陵母

漢王定三秦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
置軍中以召陵陵母語使者曰願爲漢王語陵善
事漢王漢王長者好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韓信

刀劍錄赤雀口中有人得劍帝賜周玲

神龜

刀劍錄文帝以初元十九年庚子鑄三劍各長
三尺三寸銘曰神龍多劍龜形以應大橫之兆
騰焰如火舒三五夜一見時如野燒之狀

未央

衛綰以臧車爲郎遷中郎將老景賜之劍綰曰
漢王具櫑具緻車爲郎屢具
匈奴傳十靈三年正月呼韓邪單于朝賜玉具
劍佩刀錢衛盾黃金千斤馬二匹
劍後匈奴傳永元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
具劍列侯車一駟天東觀書漢安二年正月乙酉
死樓儲天子臨軒賜玉具劍階侯珠斬蛇劍授
印位中黃門常以玉具劍
吏記有謂陰衛將軍令人以爲門令具鞍馬絡
永玉具說莊侯通親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
佩環城往帶玉劍倚不疑
劍佩環玦謂奉勝之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
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注應劭曰標首

千金萬歲百金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直百金賜騎士

宣帝

漢書宣帝既立公卿議所以奉昌陵及衛太
后園廟者以爲昌陵亦宜稱皇考廟立寢殿
如孝文故事大臣多以爲禮無二統志南越王佗藏神劍於梧州火山舟深夜
聞劍鳴光照室中明日立許后

上方
韓延壽爲東都欽官銅物候刀蝕鑄作刀劍鉤鐶放效上方
平帝
刀劍錄漢平帝行過得一劍上有帝名故佩之
斬馬
朱雲得願賜尚方斬馬劍注師古曰尚方少府爲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後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匈奴貢馬裘賜斬馬劍一
秀霸
刀劍錄光武未貴時在南陽鄧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漢寶
續韻府編光武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劍賜嚭士馬飾鼓車
祕
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前吳漢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祕劍蔡倫傳倫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先芒非常及諸器械無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乘輿具
馮異傳建武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以異爲征西將軍討之車駕送至河南門以乘輿七尺劍
龍淵漢文椎成
韓稜傳稜爲尚書令與僕射鍾離意上書諫曰陛下發雷霆之怒以誅無罪之臣臣竊爲陛下重之臣聞堯舜之時諫鼓謗木而政清周文之世刑措不用而德治今陛下開不諱之路以納天下之士而誅戮忠良恐非建立聖德之基也書奏帝意解
斬蛟劍
帶槐
周燮先賢傳曰許加給縣功曹俄小吏常持劍隨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龍端朴得功曹刀劍最利并佳好火加於足終然歎曰吾不外見故得椎成注楚西平縣有龍泉水淬刀劍特隆利椎成漢官儀作鍛成
龍淵府門
化龍
張華傳初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豫章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華曰有相者言君牀下六十值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斗牛之間不復見焉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特劍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投水求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張協太阿劍銘序以清波飲以越砥如玉斯耀若影在水不動日龍華土同軌豐城寶劍賦異金陵之淳王氣回寶書之在汾洲張協七命云形
晉銅
劍自山
雄陽劍三
劍錄蜀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二丈二尺以鎮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寸山海經汲郡冢中得銅劍一長三尺五寸

晉斑

晉書會稽王給斑劍二朝史志斑劍亦曰象劍取裝飭斑蘭之義鞘以黃質紫斑文金銅飭條粉鍔

斬蛟

御覽宇應遠勇力過人仕晉守襄陽沔水有蛟害人遲入水揮劍斬蛟救段時號爲名將

晉陽

晉書張輅鎮涼州遣主簿令狐亞聘南胡輅以帝所賜劍詔輅曰隴以西征伐斷割悉心相委如此劍矣

蘭真入朝劍

一統志晉酋真入朝劍在浮梁縣

神劍

晉書前趙劉曜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俗隱迹冷山以琴書爲事常夜居有二童子入疏曰管涔王使臣奉詞趙皇帝獻劍一口而去仗燭視之劍長二丈光澤非常赤玉爲飾背上有銘云神劍能除衆害曜佩之隨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白虹紫電碎邪流星青虵百里

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劍六白虹紫電碎邪流星青虵百里

晉武子身是麟角匪觝蠆距匪蹻○四時而變爲五色

商周銅

梁紀天監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出獲銅劍二

墮地

南漢世家劉龔僞生于外令嫗母怒拔劍欲殺之及見劍忽墮地乃曰此非常兒也因養爲己子身長七尺手過膝

梁神

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劍十三以象閏月水經注梁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至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方諸

梁簡文帝詔救養方諸劍銘曰巳酉丹陵之煇又曰選兹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莫不咸集之祠寒暑左右相照

齊銅

晉書江淹銅劍讚一卷齊永明中有人得銅劍四尺二寸九倉子曰晨昇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虹注流采色似綠虹

秘脩

文士傳杨脩以寶劍與魏文帝帝佩之曰此杨脩之也

鍮石

晉植有寶劍曰鉻曰定蒸寶劍既鑠既鍛既淬以刀劍錄魏武帝嘗於谷中得一劍有金字銘曰

孟德王常服之

飛景流采華鋩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礛礪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三曰流采三曰華鋩俱長四尺二寸九倉子曰晨昇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虹注流采色似綠虹

晉勝寶勝

晉書曰隱居具都山中常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

鎮山流水

刀劍錄後魏道武鑄二劍一名鎮山一名流水

廣異記

化形

魏志貌夫人名華晉司徒荀勗之女夫亡遂上臨川西設壇修道年八十三不飲食以成仙咸和甲子託劍化形去

龍雀

刀劍錄漢建寧鍊爲龍雀大鐔號口大夏龍雀名勉銘其背曰吉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神都可以懷遠可以羣遊如風靡草咸服九區

唐千金

劍俠傳唐晉公王鍔有千金劍以獲李鵬壽

唐班

太宗紀武德四年加號天策上將陽充見金將雙璧黃金六十斤前後鼓吹九都之樂班劍四十人

力士

一統志獨五丁力士遺寶劍隱于祥潼路隅化爲泉杜如晦詩五丁彈鋏氣如虹斫破蒼崖萬仞峯客遊至淮浙過巨商舟艦遭蛟作梗斫血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於人家食鹿脯刀鈍不可乃以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仍峯寶匣信難招異物寒泉終見表遺踪

逐蠅

武王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端去復來思怒投筆拔劍逐之

祖龍

唐乾封中有人於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兎捕之

忽卽入地絕跡不見乃於入處掘地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千時長史張昶宅以開奏山太平廣記

青龍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朱青春驍果捷勇所向無敵及西戎犯邊青春每陣常運劍大呼執敵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賴焉後吐番入寇獲生口數千虜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誰何不能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中泐隧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鄰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及者卽銅鐵謂爲神助將軍也青春死後劍爲成州刺史李廣垠所得或風雨後送光山宅璽爛方丈再舒輪知之求易以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鞘無絲出酉陽雜俎

神助

張旻

張旻爲將軍請畏道子畫天宮寺吳請旻舞劍作氣以助揮毫旻舞一曲道子奮筆立成如有神自此草書長進杜甫有作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

西河

本記唐張旭嘗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而得其要云樂浪人劍舊紀貞元十年九月辛卯南郡獻鐸與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

浪劍

代莊居時倘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牢一然而

火精

唐德宗時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祈檻上
猛狡猰應手而碎及乘輿還夜復侍從皆見上使
數人光明即劍光也

樊夫人飛劍

傳奇唐貞元中有湘孀嘗以丹篆救疾一日詣
鄉人曰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
有大風濤碎一巨舟居上所載百餘人居島上
有一白龜遊沙上人爭食之明日石城如雪圍
島其城漸窄秋來其人爲族其間不啻數尺嗣
陽人亦遘溺宇城莫能曉也孀手岸飛劍刺之
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大蟒長千丈蜿蜒
而斃後有二道士識湘孀乃劉綱妻樊夫人也

平蔡賞

李愬傳愬師魏博長慶元年八月以王帶寶劍
遣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以擒大盜吾又以平
蔡賞帶之軍中

白虹

翰墨全書潘炭白衲野客善劍術海州刺史鄭
臣國求學焉炭乃探懷山二鈔九俄出劍炁如
白虹旋進臣國頭上有聲錚然臣國幘汗下如
雨炭乃收

孫撝賓

高化谷頤彥輝爲東川節度會諸將所以佩劍
號齊撝賓使侍左右曰生死間之違者先斷

解形

陸龜蒙悼鶴忽作仲仙劍解形葛洪云陰石受
魄尸解之法後死埋于山中忽有夫婦者詣山
以壺觴酌許尸談劍術俄自解出二物長
寸餘一拉爭令執賓劍一口長一尺許鋒
利吹毛可斷一年後刺猿猱虎豹靡無不中劍
之身漸減五寸受以羊角大
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變化之如水

蘭陵老人

劍俠傳唐京尹黎幹訣杖蘭陵老人往謝過老
人出朱漆盛長劍七口舞于中庭橫出制帛旋
斂火有頃劍二尺餘時及黎之擲食頃擲
劍于地如北斗非黎歸陣鏡方數寸餘落寸餘
盡日復往室已空矣

七星

劍俠傳唐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大集勇武欲俾
以爲君邑務相中之衆皆服

洞賓

列仙傳呂洞賓河東人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
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喜佩劍滕宗諒增以詩曰
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
劍橫

飛泉

一統志袁州府城西橋傳唐王將軍潭石上忽
劍飛入潭今石上劍痕尚存

封龍

一統志唐郭元振遊學于元氏縣封龍山見一
石中裂出五色雲氣因得寶劍自爲歌精光黯
黮清虛色文章片綠龜鱗非直紵交遊俠子
亦會親近英雄人

斫石

一統志昔蒙細奴邏與張樂進求遞相讓位細
奴邏拔劍斫盟石曰如我當爲劍入此石遂入
三寸形如鋸焉

芝煙

玉鹿集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
天下晏清如安史黃巢難作皆生黑烟上屬於
天以此卜治亂不差毫髮

末帝寶

五代梁貞明元年末帝德妃龔氏康王友孜
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入宮見
榻上寶劍鏘然有聲跳起抽劍回將有
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

景德御

景德二年正月丙寅駕崇班楊保用往河
北諸州取所頒御劍生足給諸路令得便宜行
事仁宗出御劍二授陝西總管夏守贇知延州

范雍戒以臨陣之用

韓忠武

宋韓琦以劍抻彰德西水治村地後拔劍泉隨
湧出

紹興寶

紹興六年二月四日右相都督張凌言御前降
西蕃寶劍十二內庫細甲二十副良弓五十給賜
有功將士詔分賜以爲激勸

仙姑

劍俠傳妻寺永山遊神祠睹捧印女子有感志
馬戲斛把繫臂爲定後一女子往妻啓有嘉約
遂留妻婦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族黨以仙
姑稱之忽一道士來妻曰吾與此女吾劍仙
當爲人言也

李八百仙

劍俠傳妻寺永山遊神祠睹捧印女子有感志
馬戲斛把繫臂爲定後一女子往妻啓有嘉約
右白蓮宋黃庭堅賦所謂掣劍池之菡萏以爲
蒙者是也

鵝空

劍俠傳角巾道人臨郭倫於惡少窘辱郭遜
爲謝辭去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鄉林長折山
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山墜地蹶之騰
空而去

二古銅

東坡集宋郭祥正遺古銅劍二千東坡詩以
爲謝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芒劍在
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又以銅劍易張詩
幾仲石硯詩我家銅劍如赤蛇再以劍歸張詩
贈君長鋏君當歌安貧漁魚樂委蛇一朝得見

獻吉

周岐鳳晉陽人性敏絕倫才華百葉時郡

守禱雨覩中岐鳳看道衣整磬召調守罔識也
與之語稍益狎湯俄擲其劍躍之凌空而去守
大驚謂真仙來也

白衣

獻吉三原泉分署多怪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湜
以氣自召嘗夜入坐堂上俄一青衣一黃衣一
白衣列跪庭下各陳出處面白衣者曰我劍也
在堂東柱礎下已而各投所處違曙求之果得寶劍

劍說下

天子諸侯庶人

莊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內莫不賓服而聽從君命矣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以異于鬬鷄一旦命已絕矣

倚天

荊是故事襄王曰能爲大言乎宋玉曰夫事有似而非者臣願王之所察也夫大言者上掩青天下裂黃泉變化無窮其孰能御之楚有勇士提三尺劍以上天者此臣之所聞也王曰善寡人願聞之玉曰夫提三尺劍以上天者臣不知其可也然臣聞之曰天子以劍長一丈諸侯以劍長三尺庶人以劍長五尺今大王之地東西南北不知其數豈特三尺哉王曰善寡人之劍長三尺耳今聞先生之言願易之以長劍願先生稱而用之玉曰臣聞之劍以直爲貴以曲爲貴以柔爲貴以剛爲貴以重爲貴以輕爲貴以遠爲貴以近爲貴以神爲貴以敵爲貴以人爲貴以天爲貴以地爲貴以無爲貴以有爲貴以無爲貴以有爲貴以無爲貴以有

萬約明旦取之晨夫夜歸庭中有石以劍指之石立碎詰旦買物者衒至則劈曰劍光已盡不復貿矣農夫問故曰此破山劍也惟可一用吾欲貿之破寶山耳

靈寶

愛泉筆談錢塘人有一劍倒十丈許而劍無絕迹力負之如約絕之鏗然有聲視直如弦古之所謂巨闕劍也

神光

翰墨大全古劍詩神光萬丈飛晶熒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蟫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皆記劍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謂上篇據紀之下卷則紀其寓言如莊子所謂天子劍諸侯劍之類是也

火攻挈要

附火攻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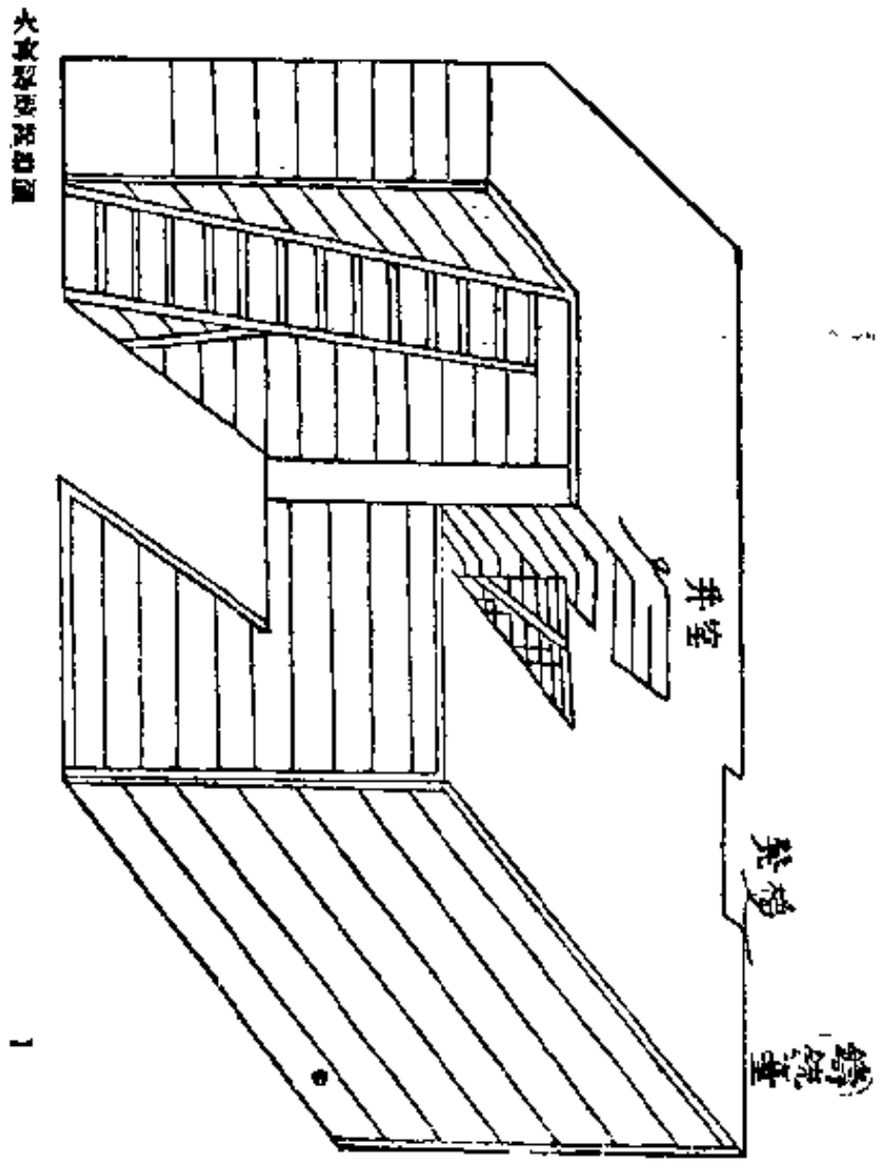
湯若望 撰
焦勗 述

則克錄 火攻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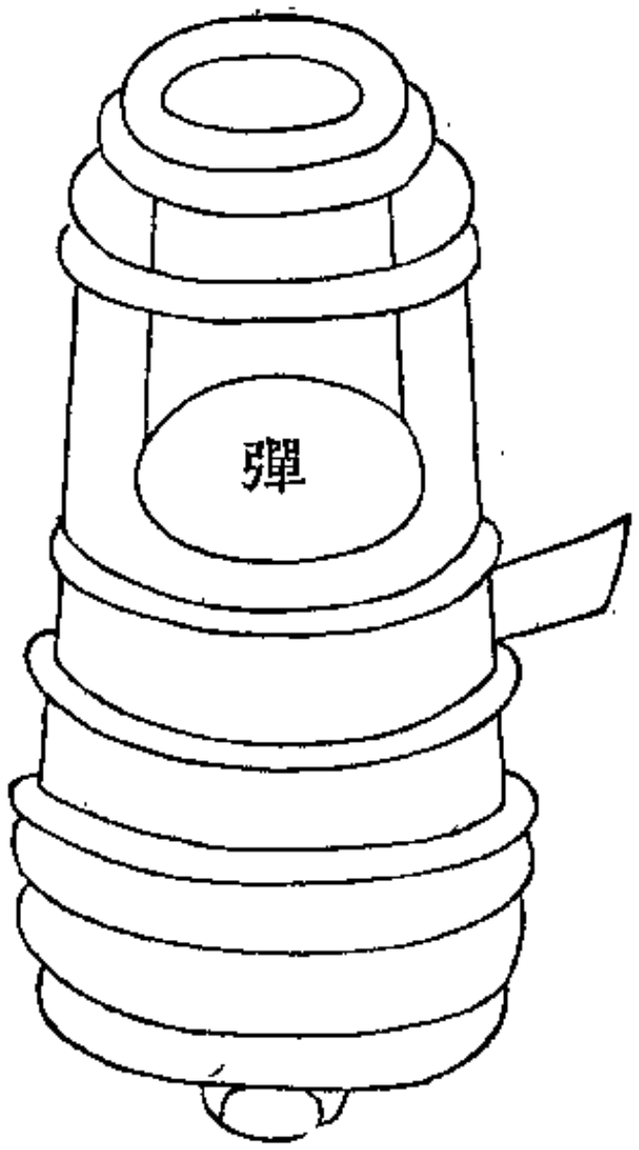
自序

中國之火攻備矣。其書亦棼雜矣。似無容後人可贅一詞。然而時異勢殊。有難以今書例論。深心者更不可不審機觀變。對症求藥之爲急也。即古今兵法言之。如武經總要、武學大成、武學樞機、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練兵全書、登壇必究、武備志、兵錄、一覽知兵諸書所載火攻。頗稱詳備。然或有南北異宜。水陸殊用。或利昔而不利於今者。或更有捨太濫。無濟實用者。似非今日救急之善本也。至若火攻專書。稱神威秘旨、大德新營、安攘秘籍。其中法制雖備。然多紛雜濫溢。無論是非可否。一槩刊錄。極類雖多。而實效則少也。如火龍經、制勝錄、無敵眞詮諸書。索奇覓異。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資實用。惟趙氏藏書海外火攻神器圖說。祝融佐理。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然以事關軍機。多有愼密。不詳破。不明言者。以致不獲茲技之大觀。甚爲折衝者之所歎也。嗣質性愚陋。不諳韜鈐。但以屏寇肆虐。民遭慘禍。因目擊艱危。感憤稍弱。日究心於將略。博訪於奇人。就教於西師。更潛度彼已之情形。事機之利弊。時勢之變更。朝夕講究。再四研求。只爲痴憤所激。然耳。乃二三知己。謬以爲深諳茲技。每問器索譜。茫無以應。因不揣鄙劣。姑就名書之要旨。師友之祕傳。及苦心之偶得。去繁就簡。刪浮採實。釋奧註明。聊述成帙。公諸同志。以備參酌云爾。崇禎癸未孟夏。後學焦勗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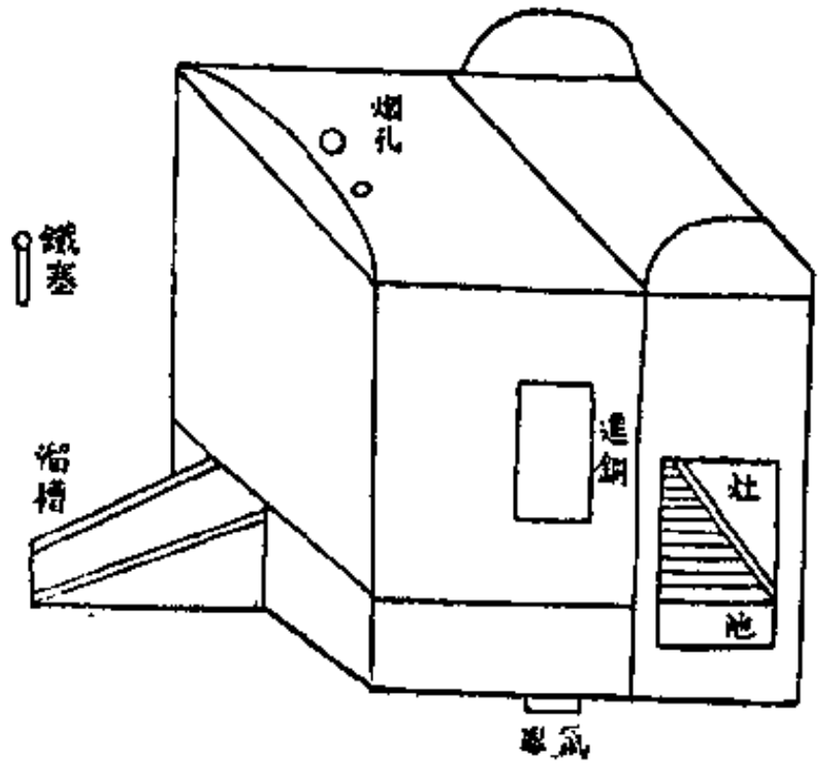
火攻挈要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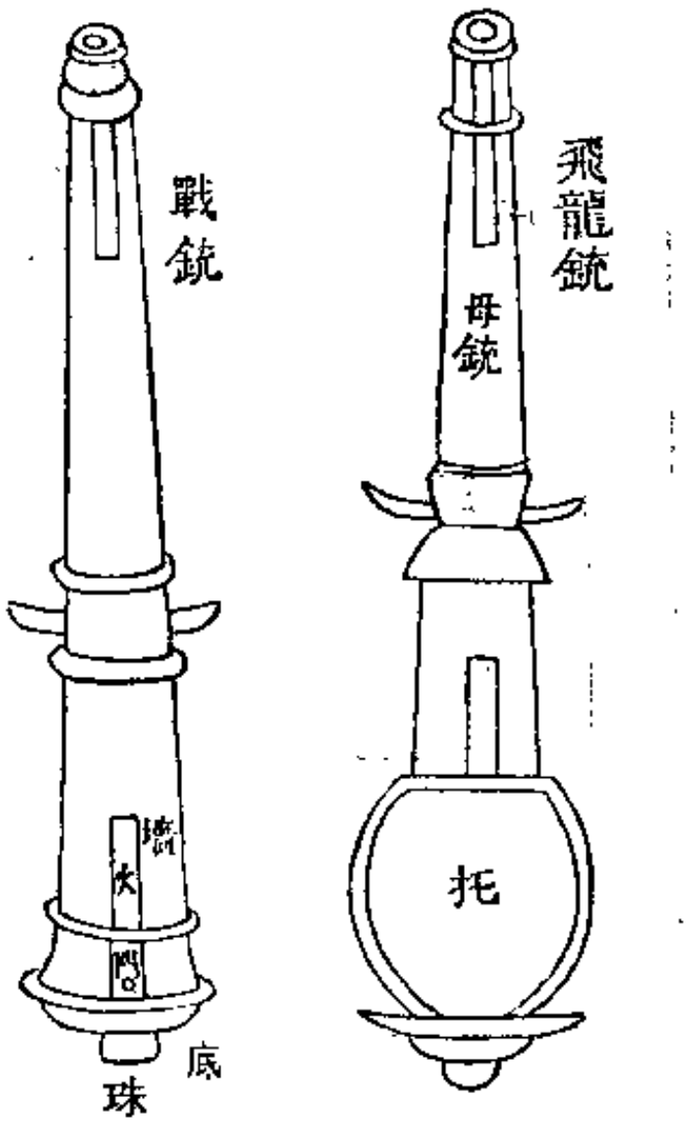
火攻掣要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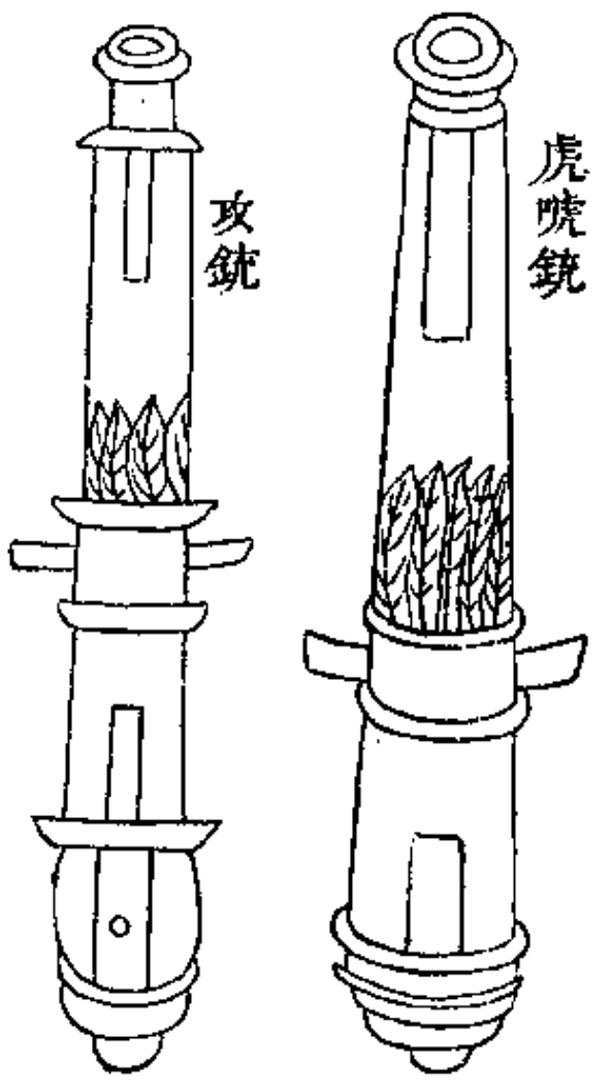
火攻掣要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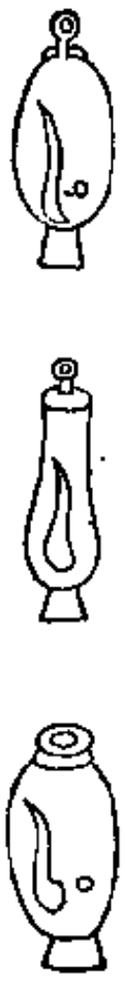


火攻掣要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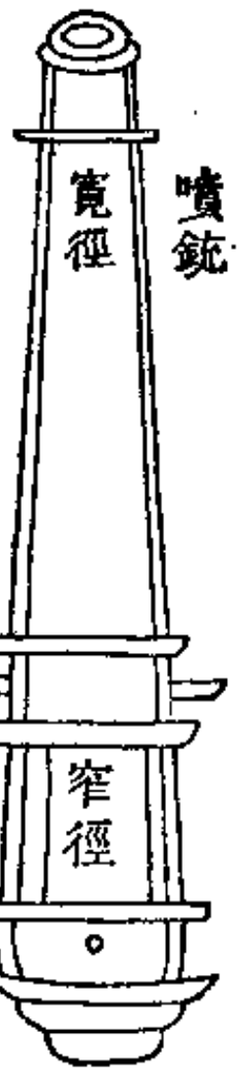


火攻掣要諸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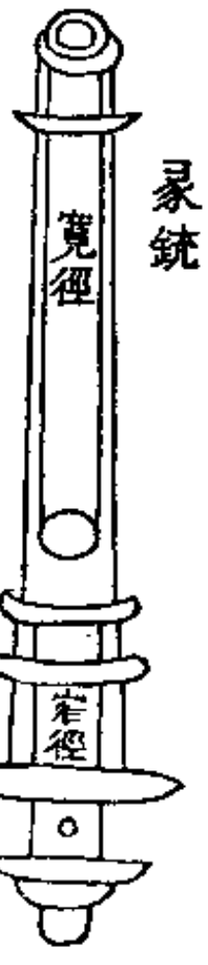




子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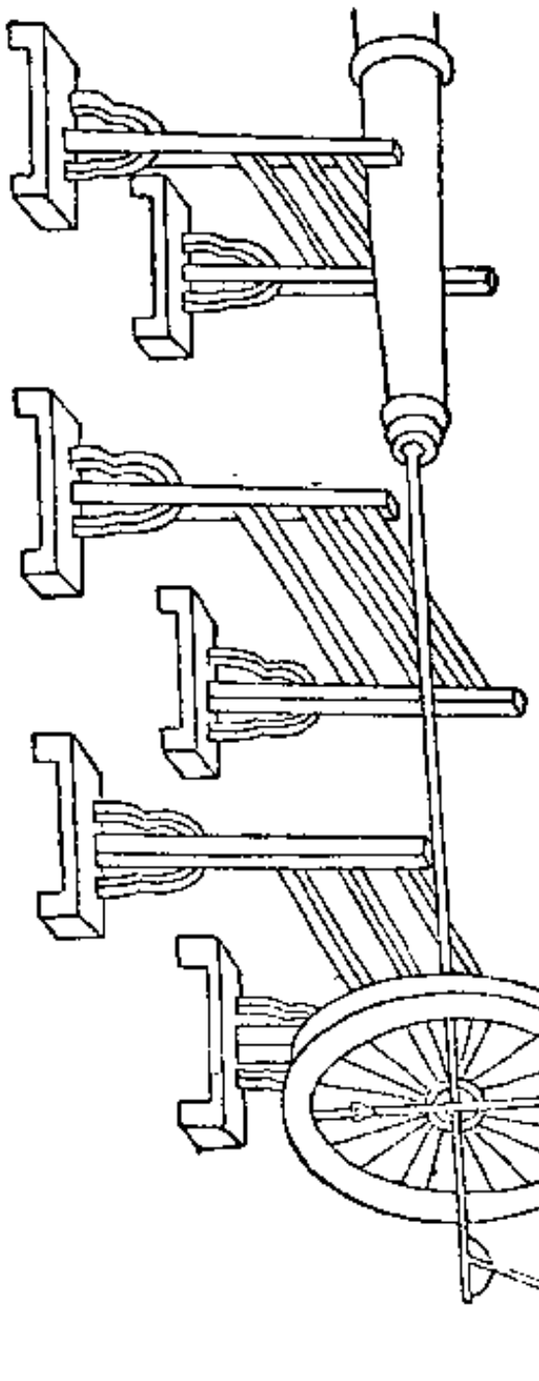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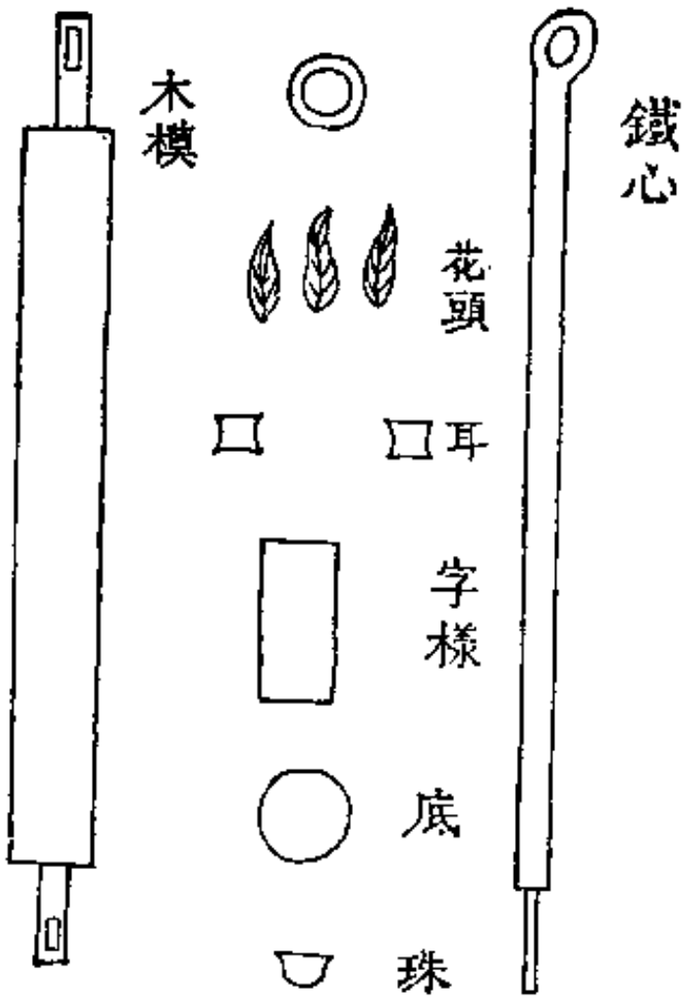
噴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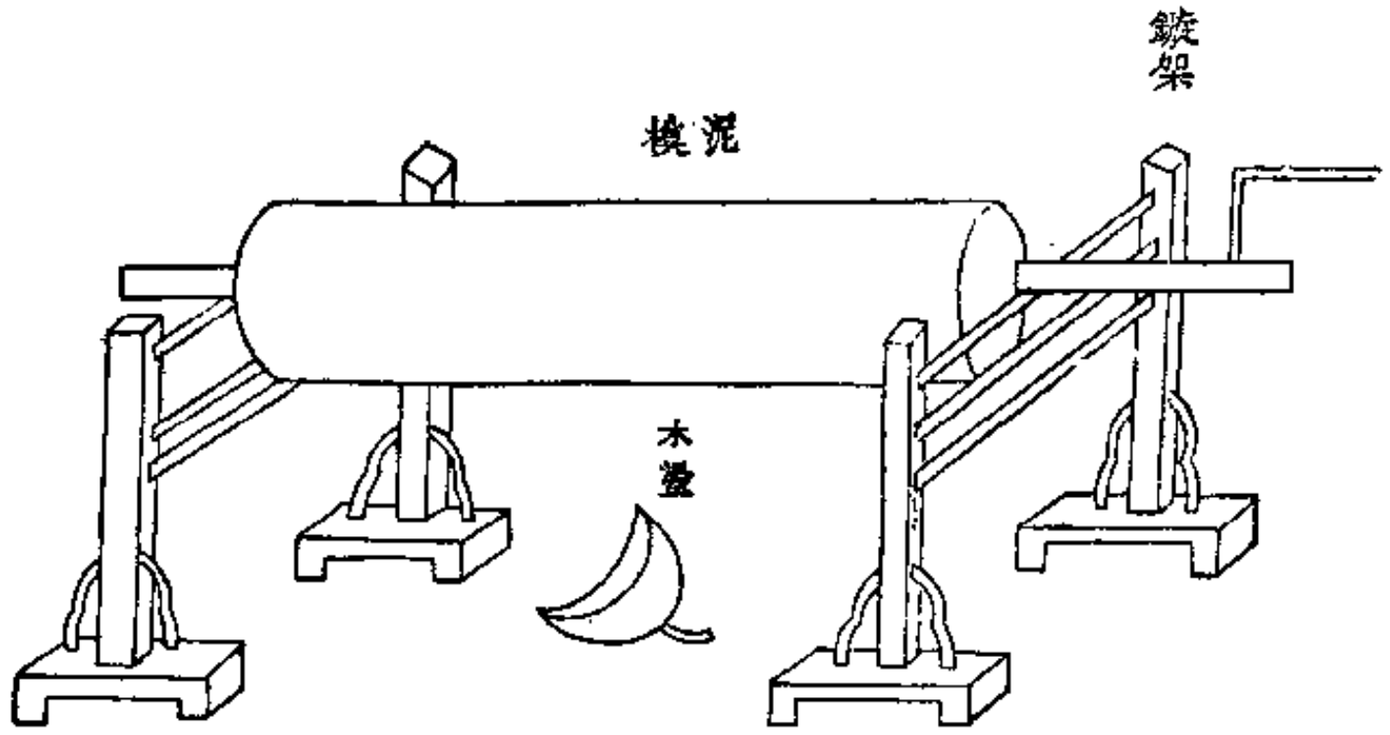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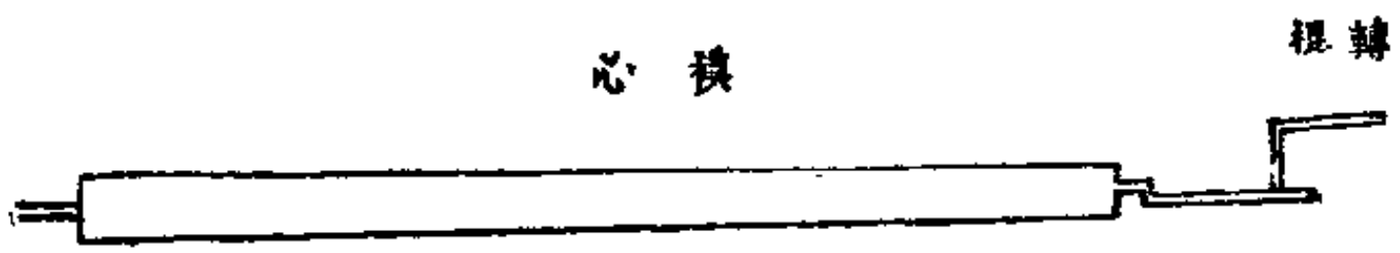
彔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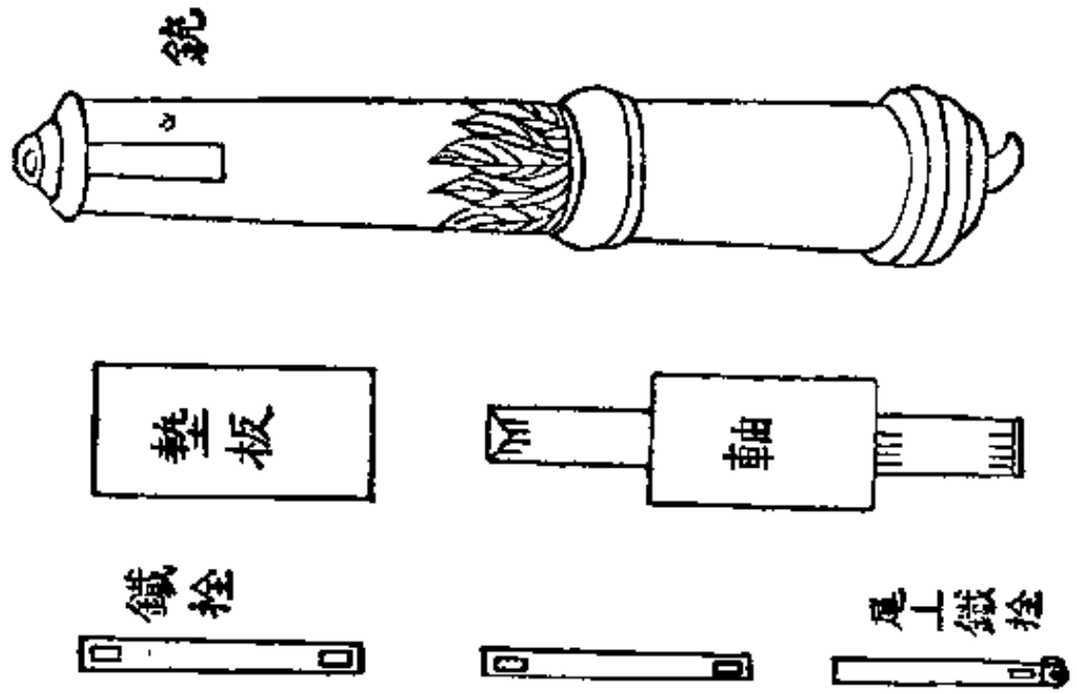
寺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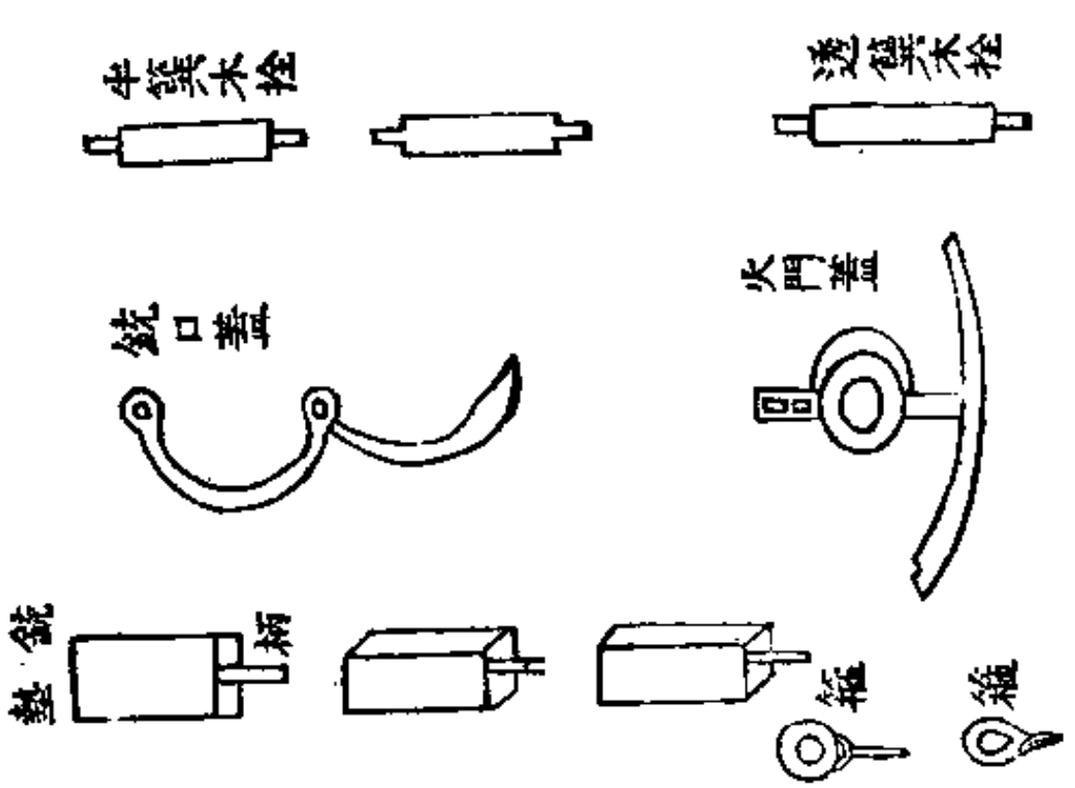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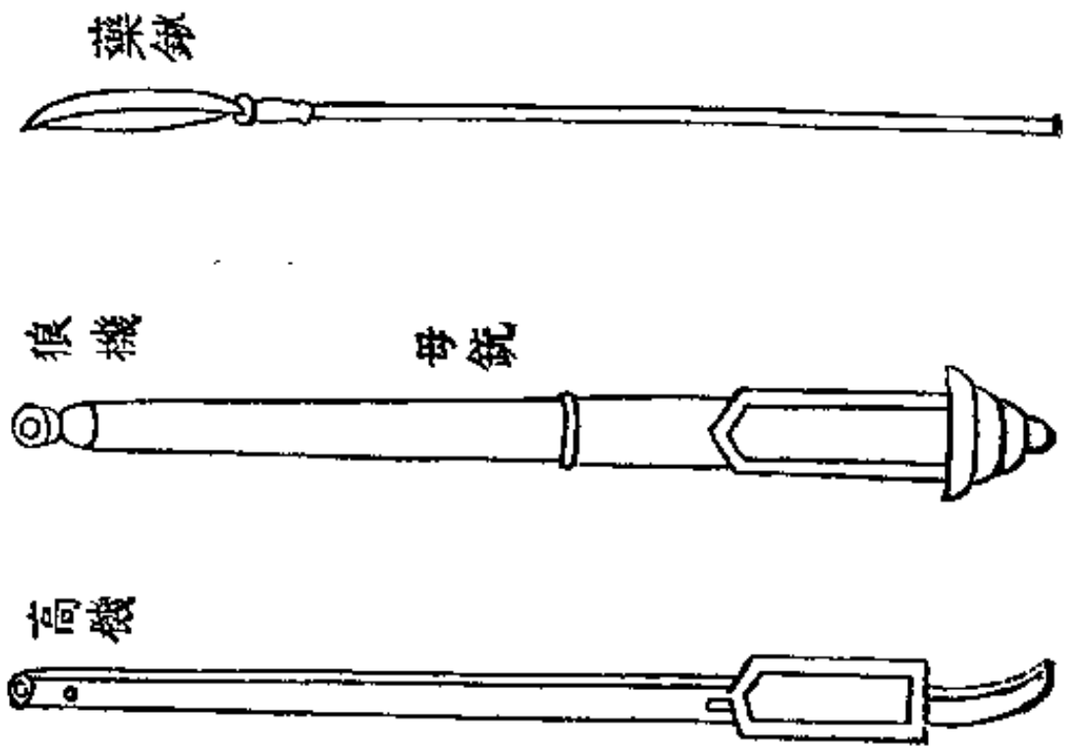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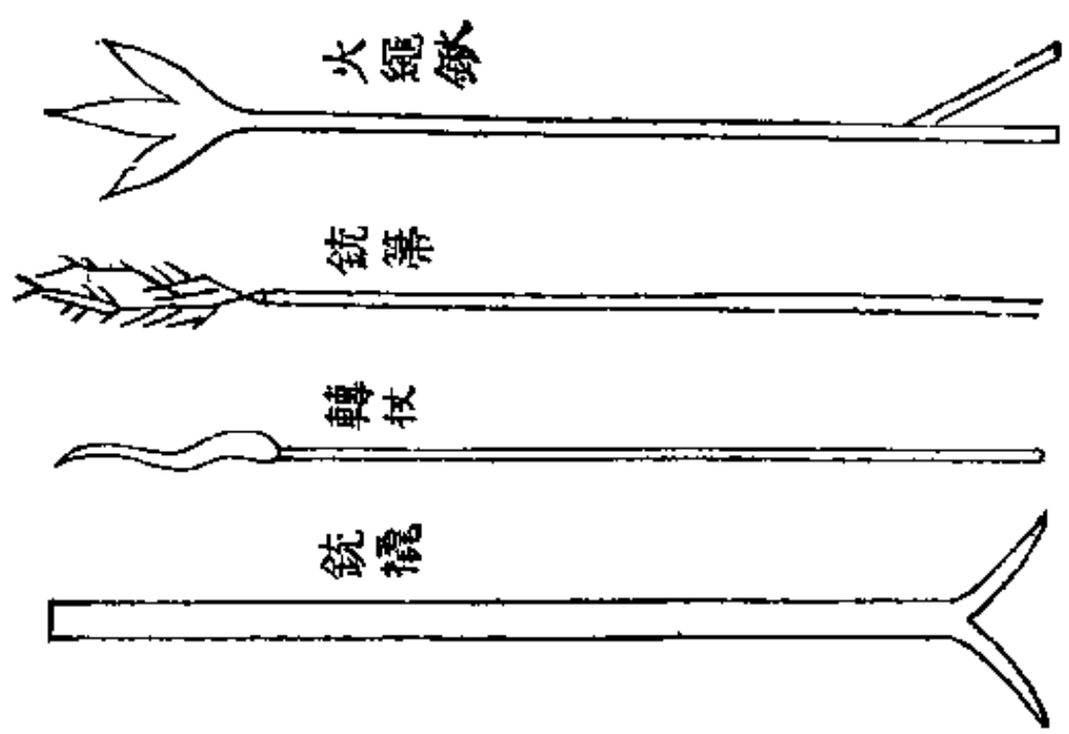

鍍架
模泥
木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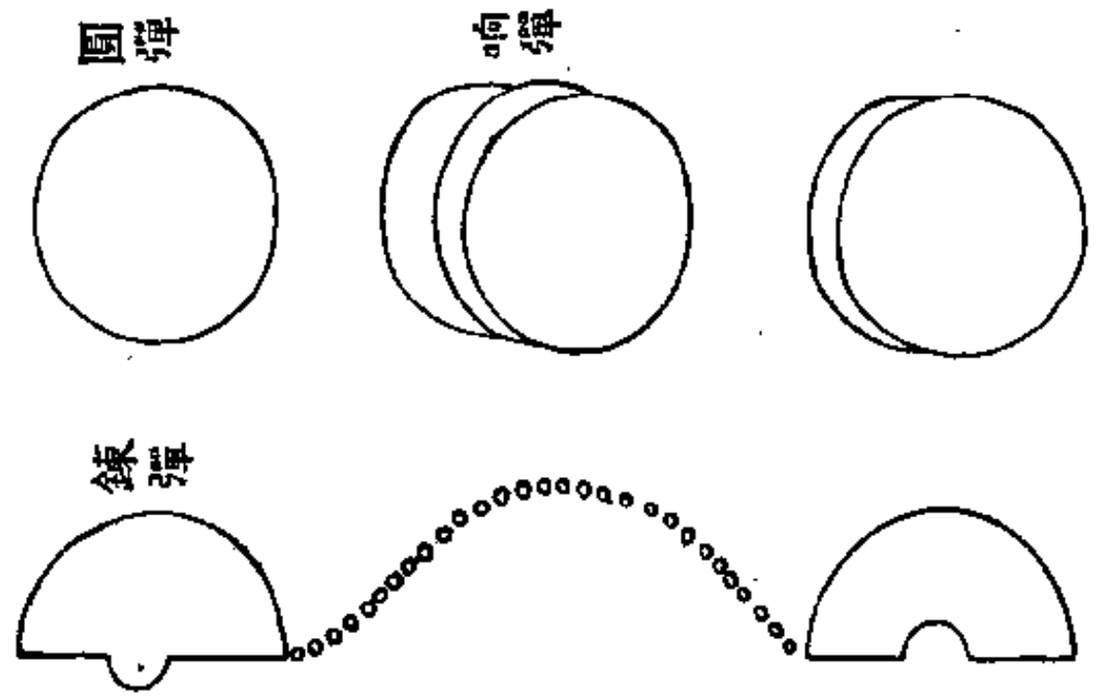

心模
模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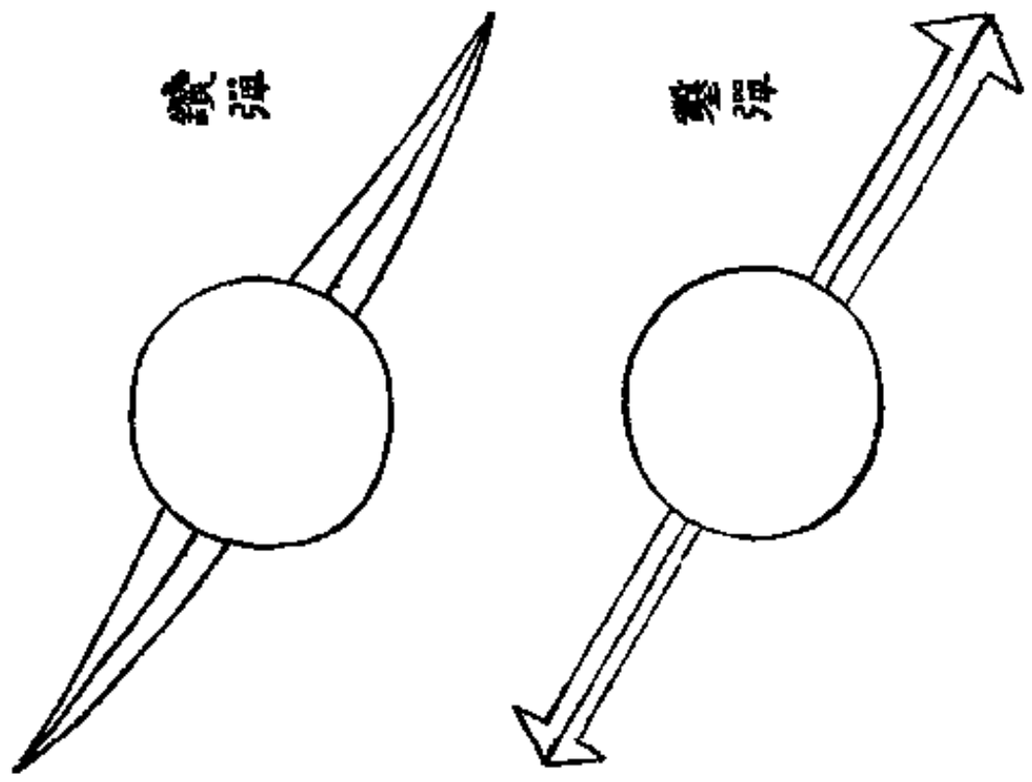

銃
軸
鐵拴
尾上鐵拴


牛筋木拴
透鐵木拴
銃口蓋
火門蓋
墊銃柄
箍
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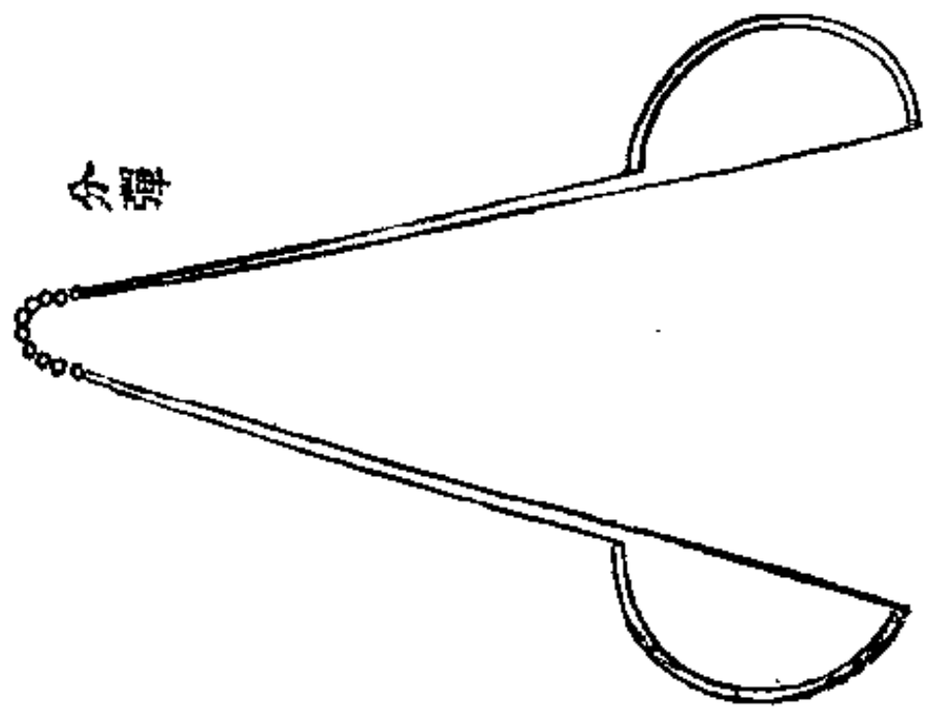

葉鉄
狼機
手銃
高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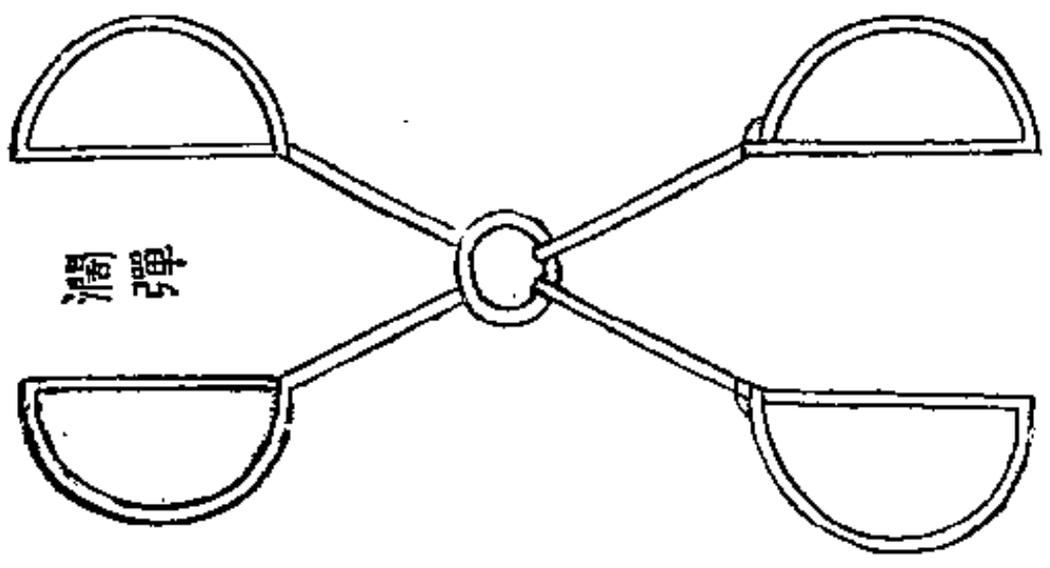

火縄銃
銃箒
轉杖
銃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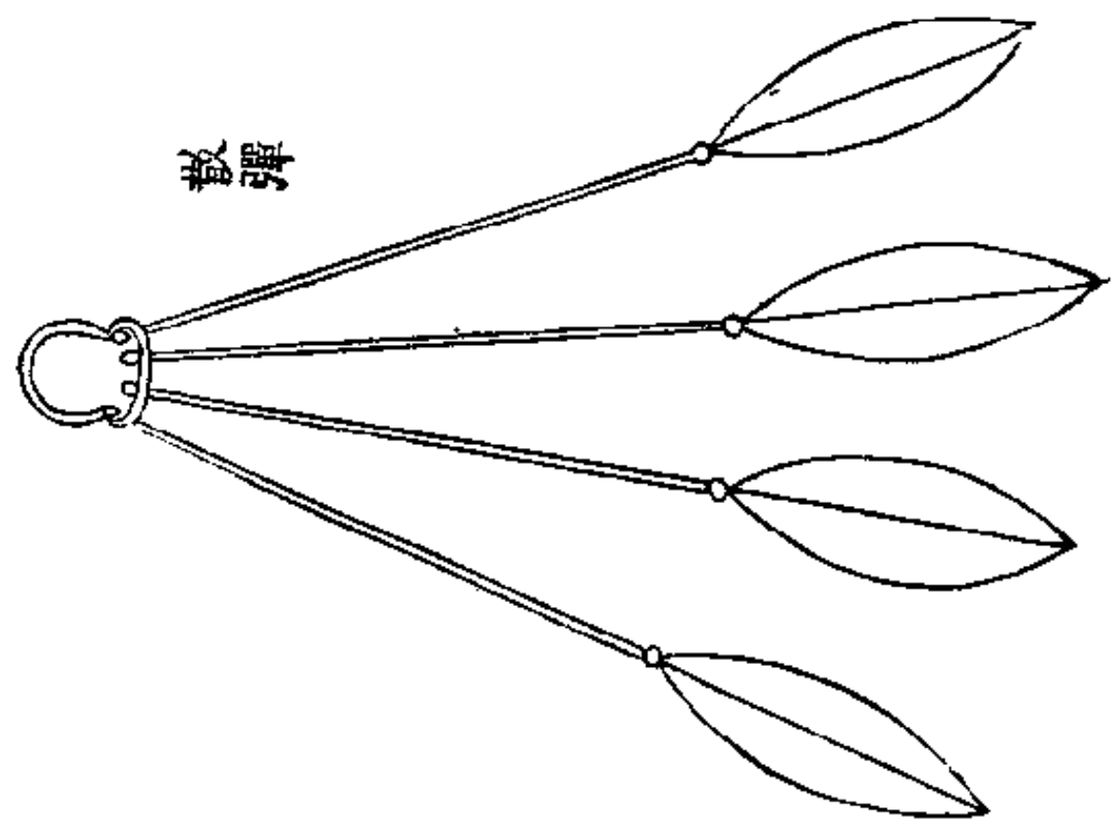

圓彈
响彈
錬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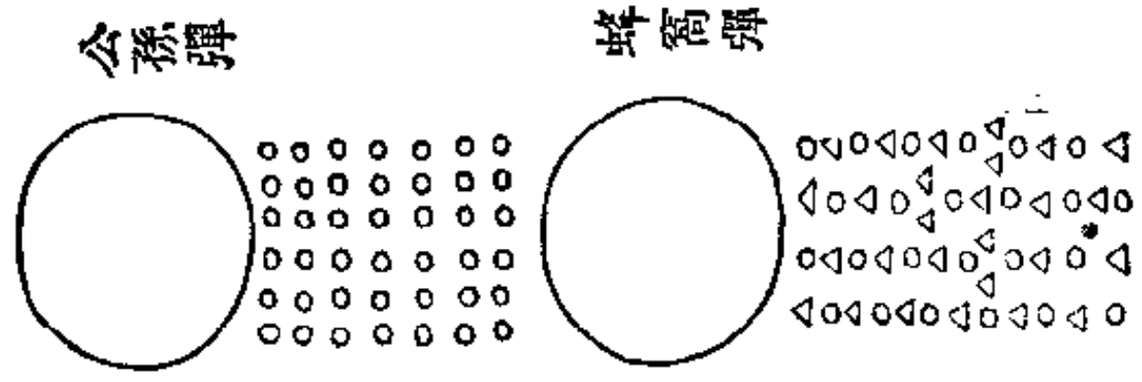

鏃彈
鑿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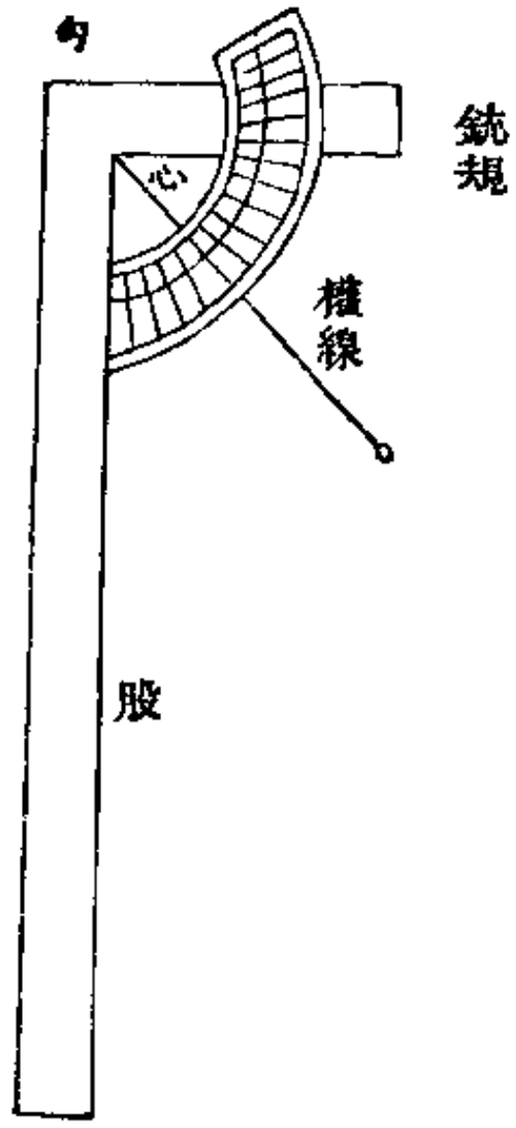
分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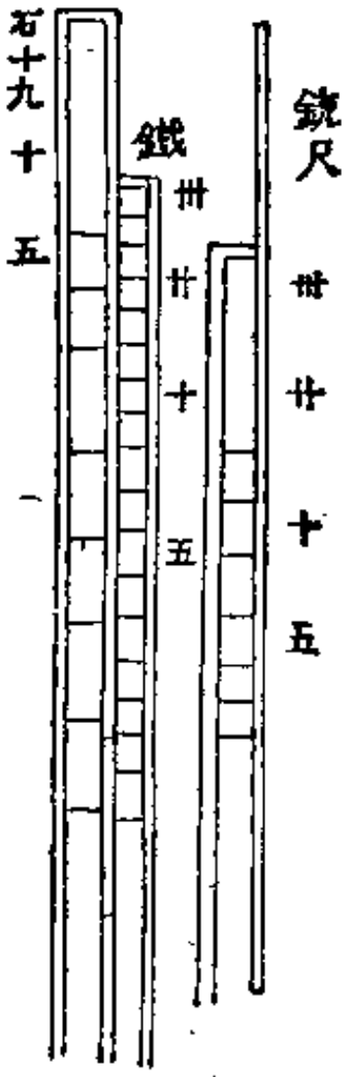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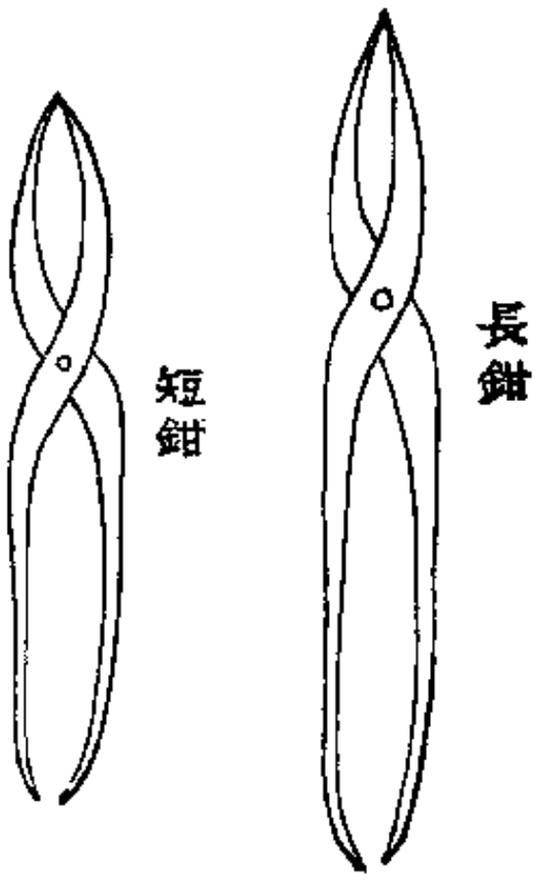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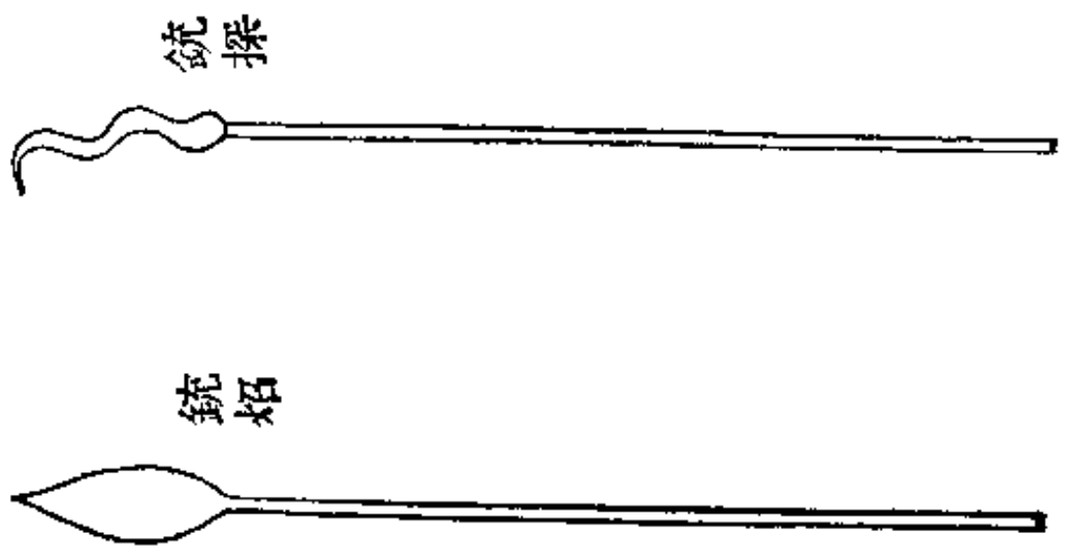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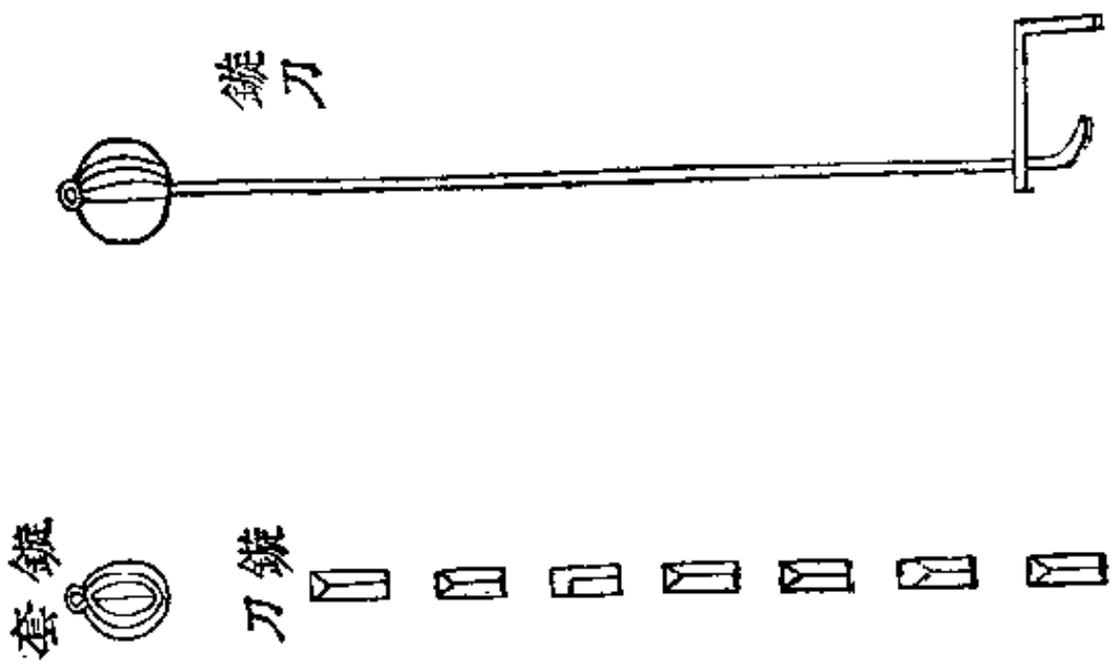

銃規
心
標線
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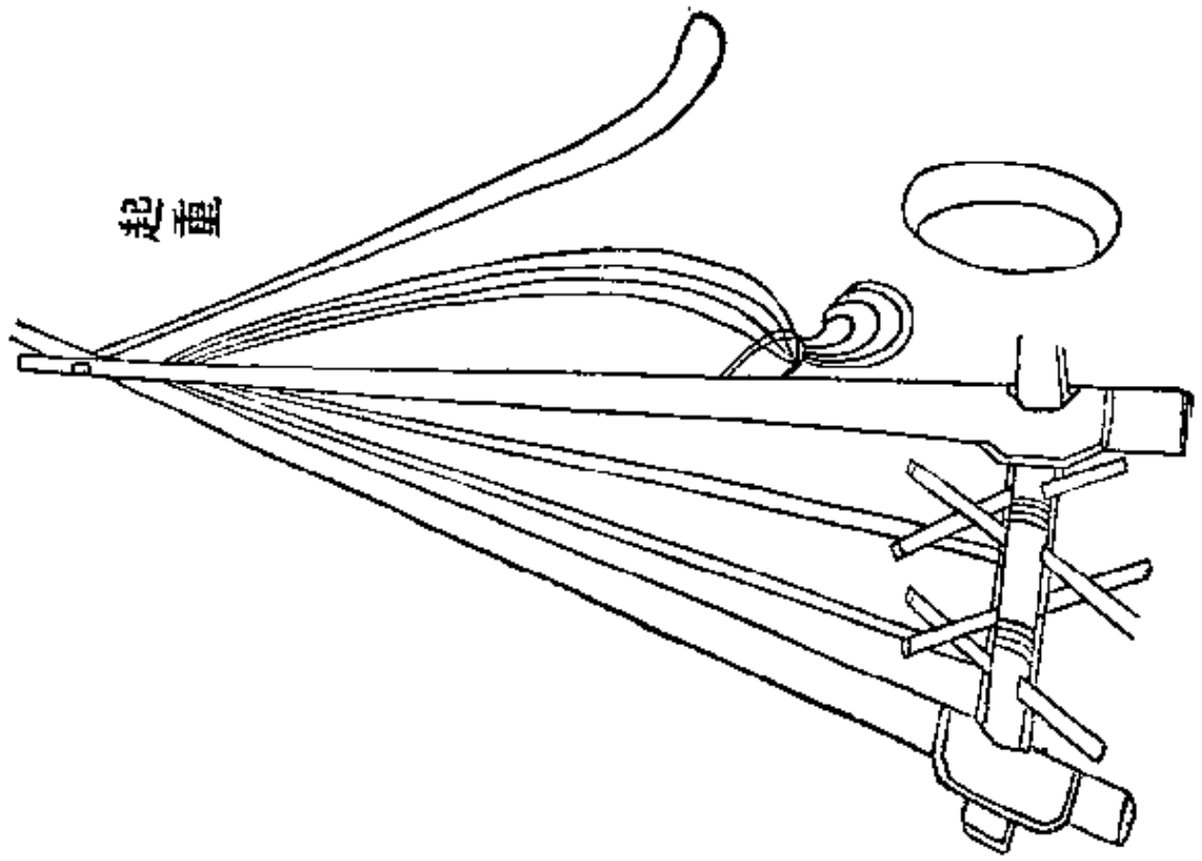

銃尺
廿
廿
十
五
五
鐵
廿
廿
十
五
石十九
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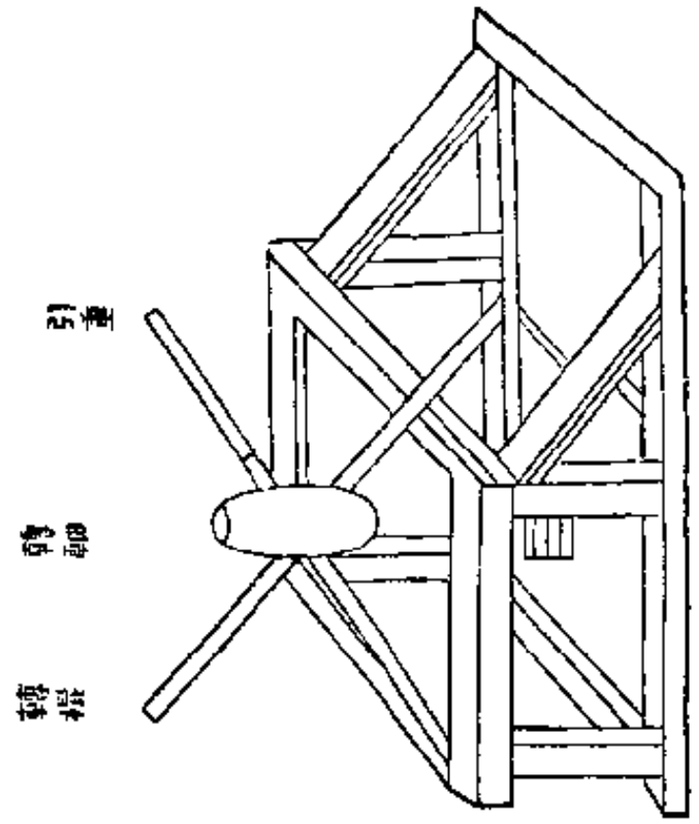
鐵扒
鐵鎗
鐵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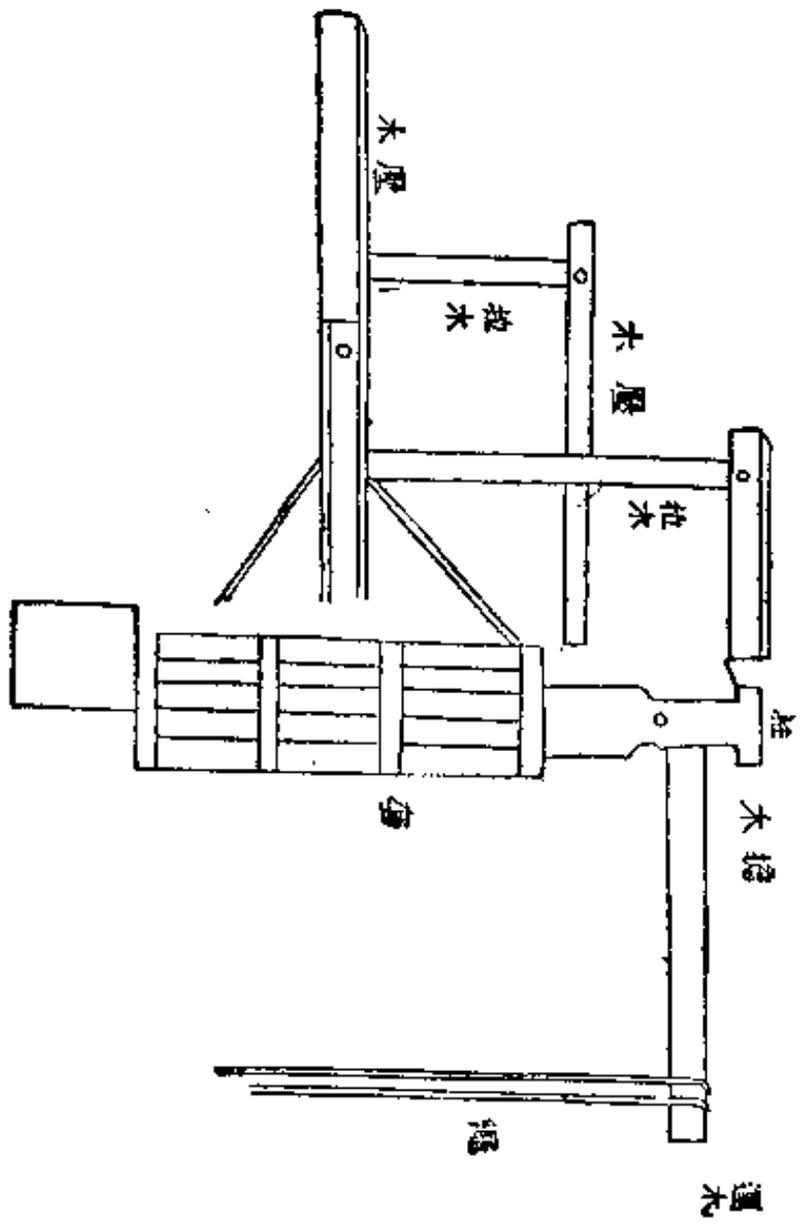

長鉗
短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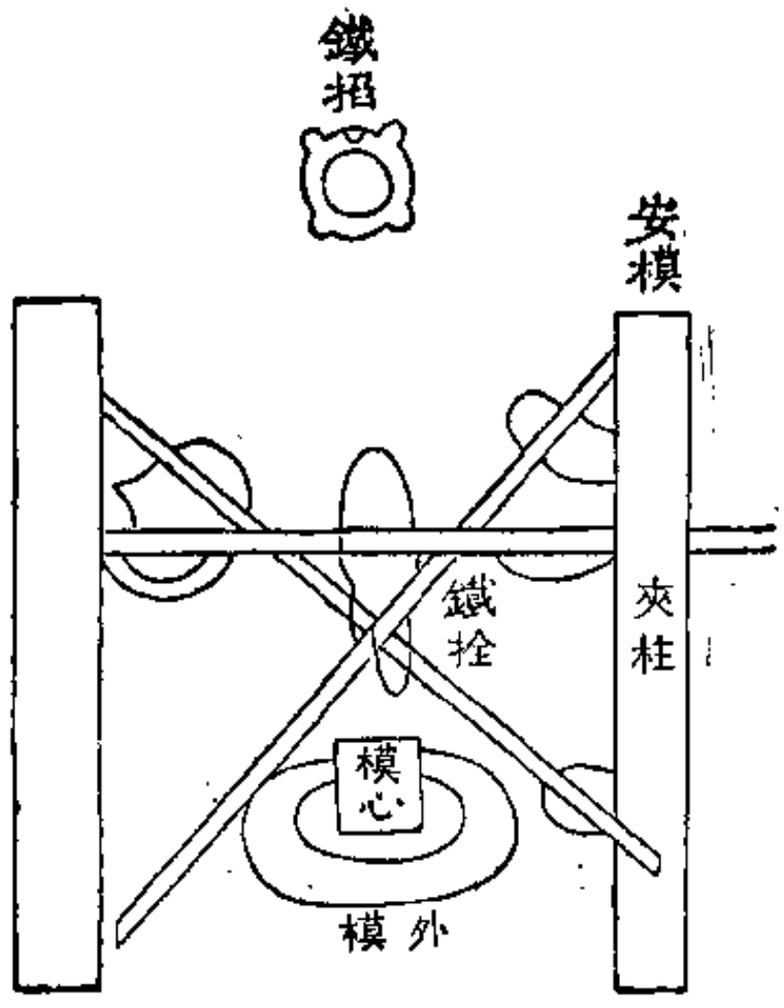

銃探
銃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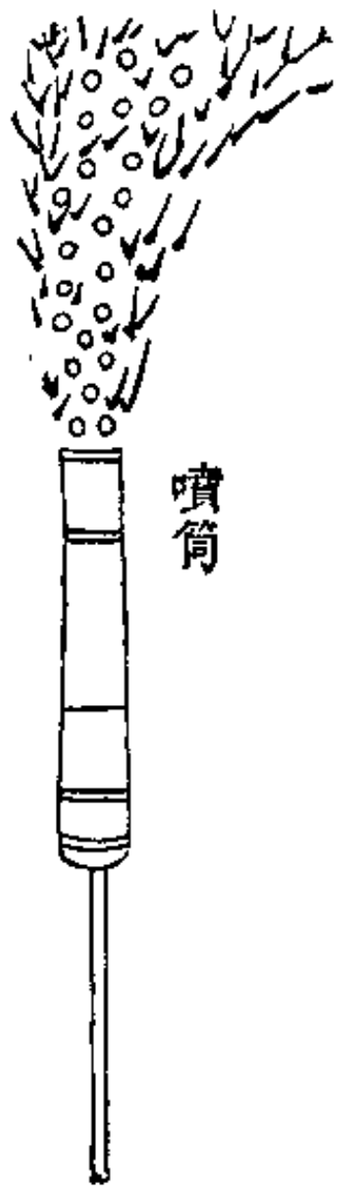

套鏃
刀鏃
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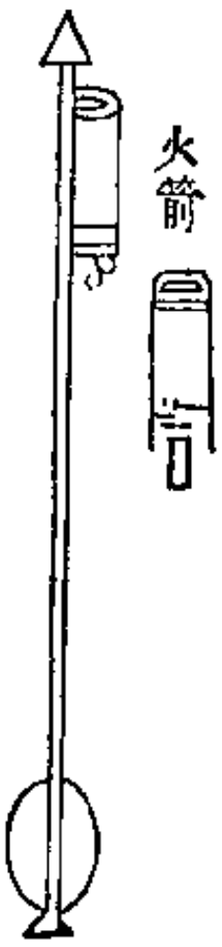

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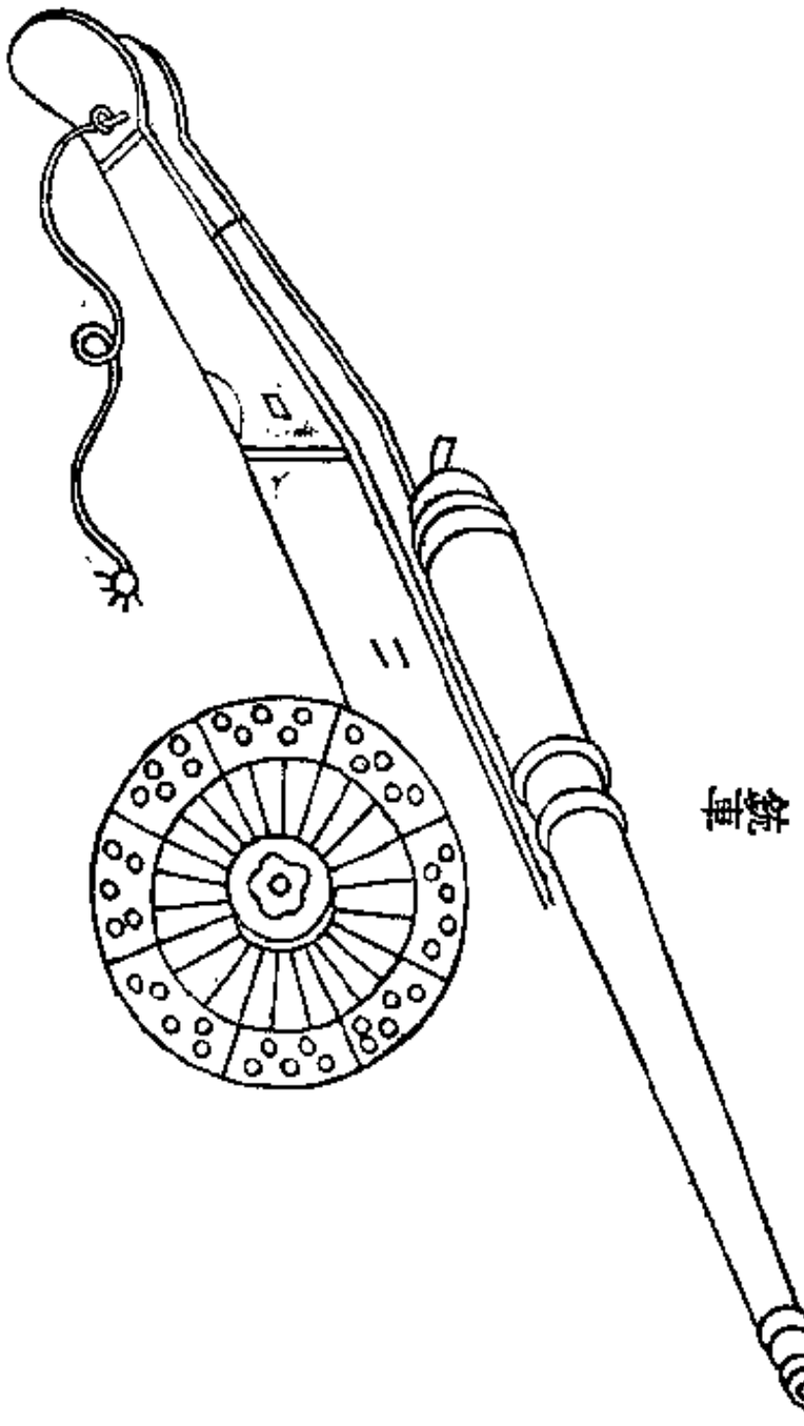

鋲根
鋲頭
引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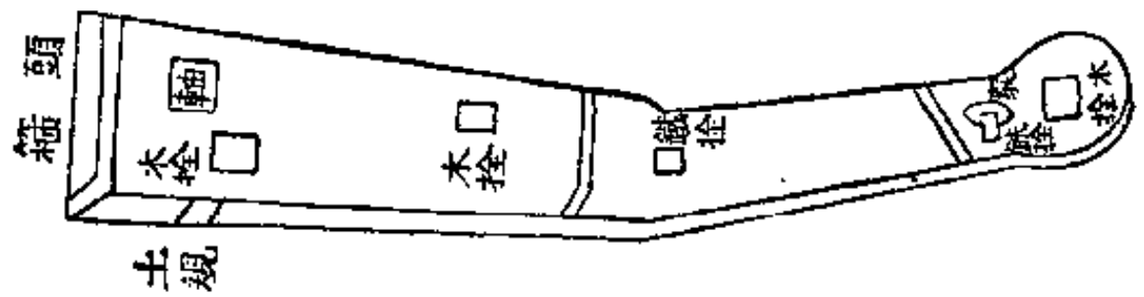

木圈
木箍
木圈
木箍
木箍
木箍
木箍
木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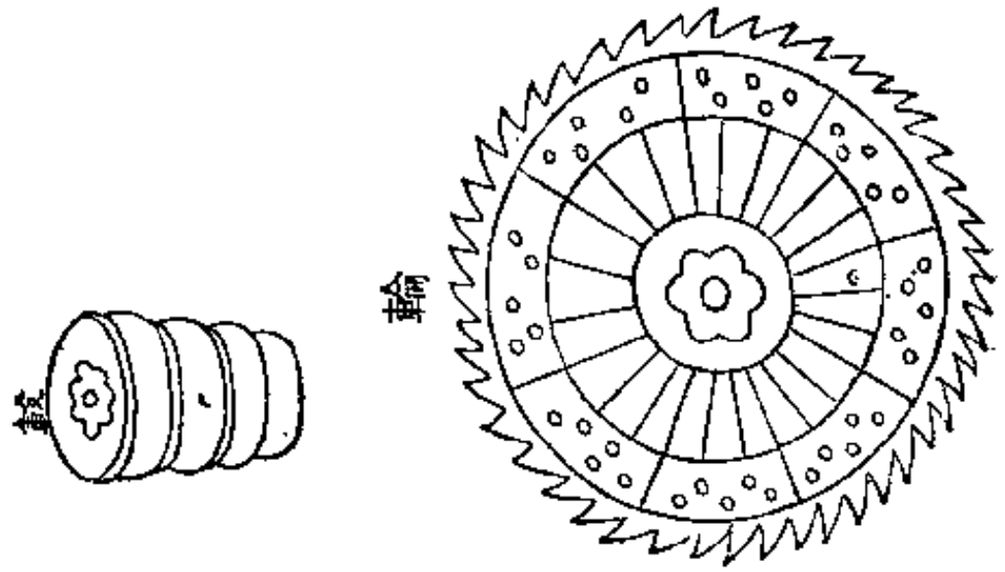

鐵掐
安模
鐵拴
夾柱
模心
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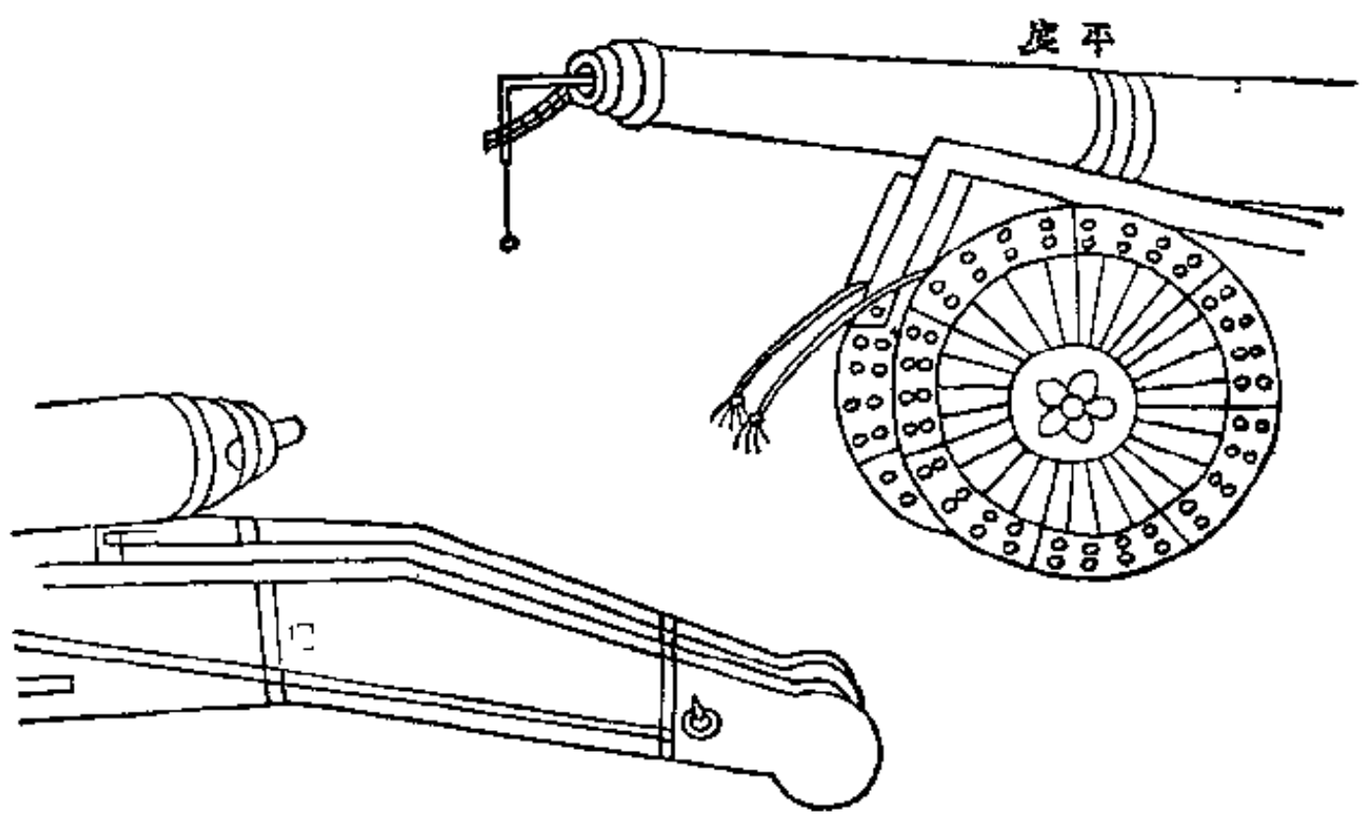

噴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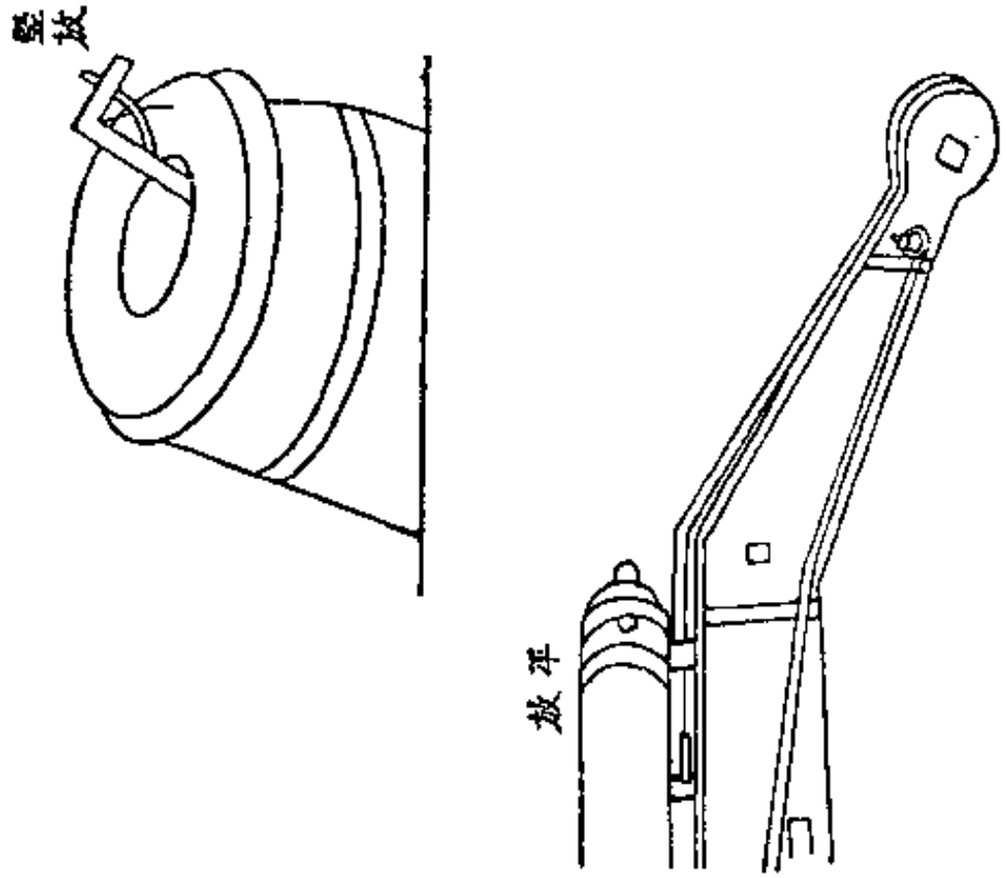

火箭


鳥銃


箍頭
軸
木栓口
木栓口
口鐵栓
心鐵栓口
木栓
土規


輪
轂


犁底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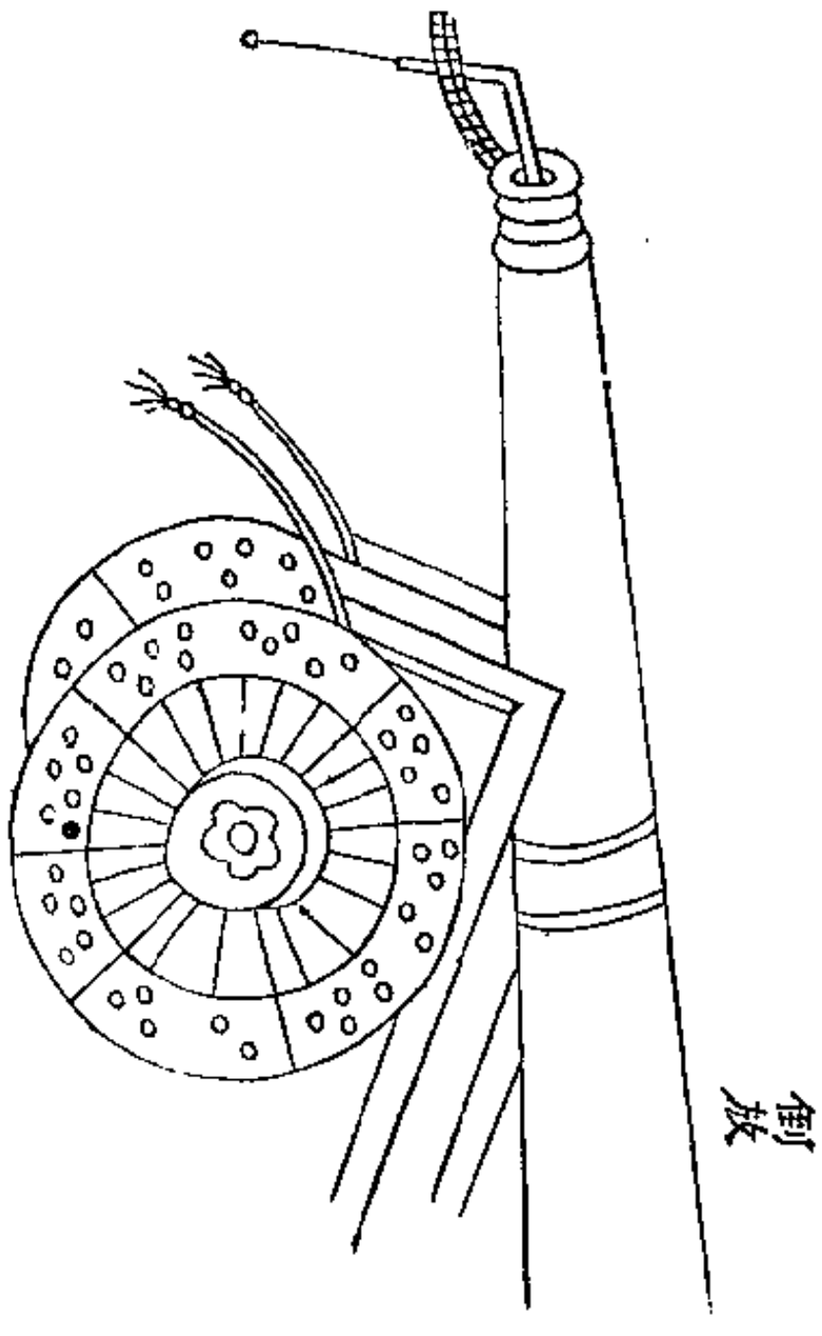

犁壁
犁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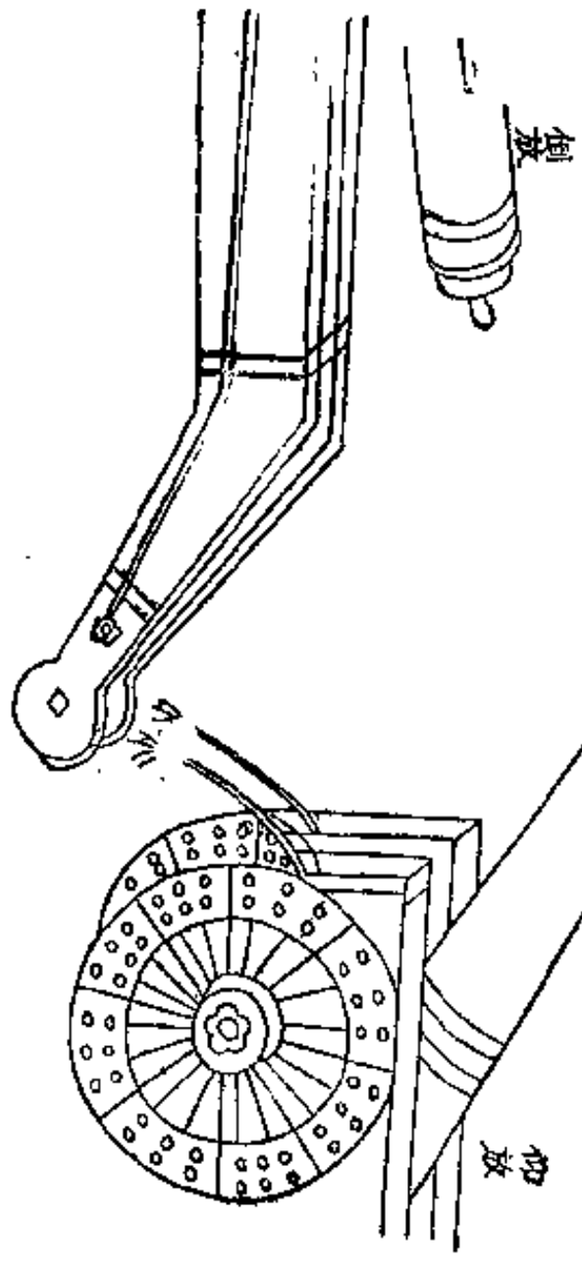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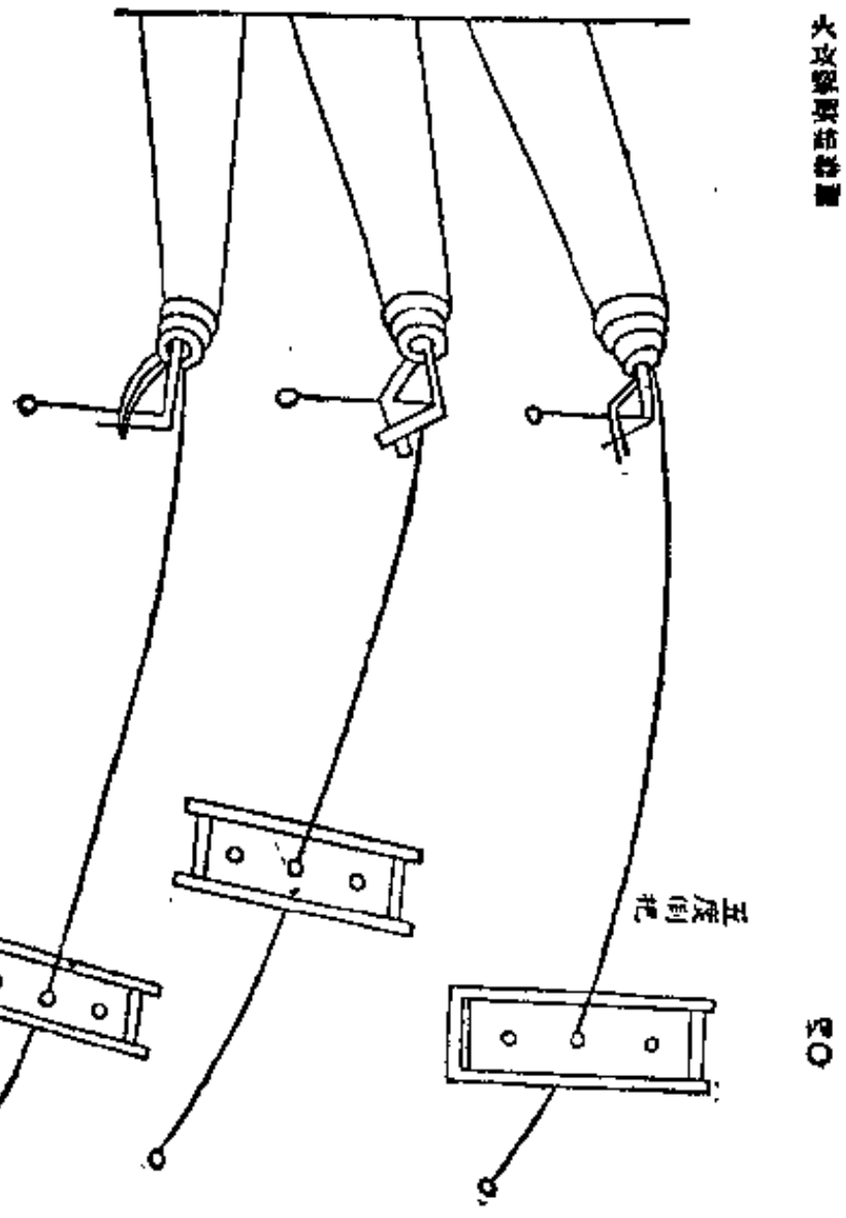
緊論火攻總原
審擇敵情揣酌製器
鎔造戰攻守各銃尺量比例諸法
下模安心起重運重引重機器圖說
造爐化銅鎔鑄圖說
製造銃車尺量比例諸法
收蓋火銃鎖匣圖說
製造狼機鳥銃說略

卷中

提硝提磺用炭諸法
收貯火藥庫藏圖說
火攻佐助諸色方藥
詳參利弊諸原以爲改圖
鎔砌鎔銃臺窖圖說
造作銃模諸法
驗料配料煉料說略
起心沿塘齊口鑪塘鑽火門諸法
裝放大銃施用諸器圖說
製造各種奇彈圖說
製造火箭噴筒火磾地雷說略
配合火藥分兩比例及製造晒晾等法
火攻諸藥性情利用須知
火攻佐助方藥附錄







本營自衛方藥
裝放各銃竪平仰倒法式
各銃發彈高低遠近步數約略
運銃上壘上山下山諸法
火攻根本總說
其部伍營陣法令及臨陣機祕另載將略卷內
卷下
攻銃說略
模窑避濕
泥模須乾
兌銅分兩
化銅防滓
爐池比例
銓補銃底
彈藥比例
鑽關說略
木模易出
模心易出
爐底避濕
設棚避風
銃身比例
銓補滑銃
彈銃相宜
製彈說略
裝藥比例
遠近之節
寬窄之宜
救衛之備
擊窩說略
驚遠說略
攻城說略
水戰說略
火攻問難
火攻偵傳
火攻器貲
錄源總說
試放新銃說略
試放各銃高低遠近註記準則法
教習裝放次第及涼銃諸法
火攻要略附錄

火攻挈要卷上

泰西　湯若望授
明　掌國焦　勗遠

總論火攻總原

用兵之道。原以角勝而已。唯彼此角勝。則急久愈變。而愈得其精。自蚩尤始變造五兵。以勝徒手。黃帝再變造甲冑。以勝五兵。至春秋漸變而製弓弩礮石遠擊之技。又以勝短兵矣。孫子更變而用火攻。焚人馬。焚糧草。焚輜重。焚府庫。焚營寨。謂之五火。更勝於兵器之利多矣。我國朝。更製有神威發煩。滅虜狼機。三眼快鎗等器。置之軍中。更覺隨時可用。隨地可施。以此蕩平寇虜。廓清宇內。戰陣攻取。所至必克。此又勝於焚燒之技。絕相遠矣。近來購來西洋大銃。其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敵。更勝諸器百千萬倍。若可恃爲天下後世鎮國之奇技矣。執意我之奇技。悉爲彼有。然則談火攻者。豈宜拘執往見。槩恃爲勝着哉。深心玆道者。必更翻然易慮。詳察利弊。約知近來所以不勝之故。默計將來所以致勝之方。如是講究。革故鼎新。條分縷析。以求萬全。則庶幾乎可以語火攻之微意矣。

詳察利弊語原以爲改圖

軍中所恃以無敵者。火攻是也。先聲能奪人之氣。隔地能傾人之命。一丸之彈。可以斃萬夫之將。一藥可以敗百千之兵。誠兵器之首利。銳敵之前鋒也。奈何近來。徒有火攻之虛名。並無火攻之實效。其故

何也。蓋因承平日久。疲將驕兵。粉飾虛文。閉計實用。鎔銃無法。不諳長短厚薄度數之節。不能命中致遠。或橫顛倒坐。及崩潰炸裂而反傷我軍。造藥無法。不諳分兩輕重之數。配合研搗之工。不能摧堅破銳。或損鎔壞銃。及收晾失事。而延燃極慘。裝放無法。不諳遠近之宜。衆寡之用。循環之術。或先則妄發。賊至而反致缺悞。或發而不繼。乘間而衝突可入。或倉皇失火。未戰而本營自亂。此貽害莫大。勝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必宜改絃易轍。詳悉講求。如鎔銃。必如何可以使遠而猛。疾而準。如何使銃身不動。無橫顛倒坐。及炸裂等弊。如何分戰攻守三等銃身上下長短厚薄。無不合宜。如何使子銃與母銃大小長短無不合法。如造藥必如何可以使迅速而猛烈。如何使燃之手心不熱。紙上不焦。及不致損傷鎔破。如收藥必如何可以過夏不潮。如何使久貯而永無球失之病。如裝放必如何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彈所到之遠近。如何用鉛鐵石彈。與何銃相宜。如何使擊放寬大。而殺賊多。如何使循環迭擊。而礮不絕。如何令擊放終日。而無失火之虞。如何使熱礮即冷。可以復裝。如用

西洋製守銃殊短之意。蓋備敵人攻城時之所用也。若敵人屯營遠艱。必藉長戰銃遠擊。以亂其營。使彼不敢久停。若蟻聚蜂擁。逼臨城下。又必藉大象銃以爲擊覓。驚衆之計。若高築敵壘。負固對壁。則更必藉火銃攻銃。以爲摧堅之用。總之遠近寬窄。隨宜酌用。變化在人。又豈可拘泥名色。而自誤實用之功效哉。但守銃之制。大約以銃口距耳。應得身度三分之二。蓋謂守銃利於朝下放故也。其城守之象銃。較戰陣之象銃。又必加長四徑。其得十二徑方可遠擊而斃敵也。若止於八徑。則火力短。而出彈近。及至中敵已無勁矣。

造作銃模諸法

用乾久楠木或杉木。照本銃體式。鑄成銃模。兩頭長出尺許。做成軸頭。軸頭上加鐵轉棍。安置鑄架之上。以便鑢轉上泥。木模既成。將銃耳、銃箍、花頭字樣等模安上。用羅細煤灰。勻刷一層。候乾。用上好膠黃泥。和篩過細砂二八相參。成用本色砂泥亦可。用羊毛抖開。參入泥內。和勻作經。不可太乾。亦不可太濕。如塗牆之泥爲準。泥或塗在模上。每次約可寸許。塗勻將轉棍轉動。用員口木板。蘸醮水溢平候乾。照前再上。其泥之厚薄。照銃口徑一徑六分。如銃口徑五寸。則模泥用八寸厚是也。俟上泥厚至三分之二。則壓等木或檜或樿。樿木八寸寬。一尺厚。一丈二尺長。於擔身三分居二之際。鑿二寸徑七分圓。以便舍架。安置拉壓等木。以便轉動。所用擔柱頭鐵圈拴之。上在下壓木見方六寸大。一丈三尺長。居中壓木長六尺。見方四寸。拉木各長五尺。厚二寸寬三寸。兩旁夾木厚三寸。闊四寸。其拉壓之際。各用寸徑鐵圈箍。以便轉動。在上擔木之末。用二寸徑粗麻繩安套。以挽模首。在下壓木之末。用徑寸麻繩安套。以便拉挽。

此器中國名爲天秤。但止用柱頂橫擔一根。所以用力猶難。茲用拉壓三層。縣短漸長。上下牽挽。左右轉動。用人極少。而得力極大矣。

引重轉軸絞擔。憑宜高與胸平。則轉絞便於用力。其餘法製。儘約顯明。看圖自知。不另立說。

下模先於模體半乾之時。將火門之上。開一方孔。寬半徑。長一徑。外口略寬。以便安置鐵摺。將原泥仍照孔做成。泥塞。煉乾。以備塞孔之用。俟模已乾。用運重繩拴住模首。用起重引將運重起重。一齊升挽。離起原所。以運重壓柄。向前轉送。以引重前拽。引至窰井受模之處。將模漸落。安對模窩。次以模首引扶端正。於火門之上所開方孔。用折疊圓圈十字鐵摺。當其摺徑之鐵條。或五六分大。或一寸大。於模口二尺之外。亦用折疊鐵摺。上安公用壯繩四根。各拴鐵鈎。鈎住鐵摺。將繩頭各拴緊模外。聽候安心。安心先將模心照前升挽。引至模口。極力升起端正。正對摺內。從容放落。插入下插之內。安妥。將鐵心之上十字鐵拴架平。緊縛兩傍夾柱之上。將下口塞緊。上鈎取出。四圍用乾土築實。底下用法。以通濕氣。

論料配料煉料說略

凡鑄大銃。必先愼用銃之質體。蓋銃之質體。猶人之肌體也。肌體不固。則人必患病。質體不堅。則銃必受傷。鐵質粗疏。兼雜土性。若以生鐵。必難保全。必着實燒煮。化去土性。退盡鐵屎。煉成熟鐵。打造應得堅固。鋼質精堅。具有銀氣。但出礦之際。人必取去其銀。而反參盆以鉛。則鋼質亦轉粗疏。恐銃鑄成多有炸裂

凡起重物俱可例用。

此器人用者頗多。但上懸滑車。止有單盤一輪。所以起重猶費力耳。茲則妙在滑車有上下二具。雙層銅盤。共有二十二輪。上下糰宏。苑轉活利。較之尋常省力數十倍矣。

運重用堅木一根。一尺二寸徑三丈長。爲繼柱。鈎分兩截。上截長一丈。頭用鐵箍。箍下四寸許。開馬口方孔。二尺高。八寸寬。孔內之下。安二寸徑鐵圈拴一根。以便舍架橫擔。孔下鐵箍一道。柱之下頭。亦用鐵箍。箍內嵌以鐵盤。中開方孔。徑二寸五分。深一尺五寸。納以方頭鐵心。下餘一尺爲慳鎲。鎲頭尖圓。插入下截柱內。以便轉動。下柱長二丈。將一丈埋入土內。土上存一丈。頭用鐵箍。箍內嵌以鐵盤。中間圓孔徑三寸。深一尺二寸。孔底嵌以鐵臼。鐵臼中心圓窩。外體方形。徑二寸五分。厚二寸。上下兩柱交插之際。上柱微粗。下柱微細。以便轉動。其柱心鐵鎲略短。厚一分。上下兩柱交插之際。上柱微粗。下柱微細。以便轉動。其柱心鐵鎲略長二三分。柱木相接處。略短二三分。則轉動之時。底不壓住。而活便隨手矣。柱外用木圈四個。小柱五根。長一丈。徑大四寸。造成套式。安於大柱居中之處。止半截。暫釘柱上。下半截。爲活套。稍寬二分。套上安置拉壓等木。或檜或樿。樿木八寸寬。一尺厚。一丈二尺長。於擔身三分居二之際。鑿二寸徑七分圓。以便舍架。安置拉壓等木。以便轉動。所用擔柱頭鐵圈拴之。上在下壓木見方六寸大。一丈三尺長。居中壓木長六尺。見方四寸。拉木各長五尺。厚二寸寬三寸。兩旁夾木厚三寸。闊四寸。其拉壓之際。各用寸徑鐵圈箍。以便轉動。在上擔木之末。用二寸徑粗麻繩安套。以挽模首。在下壓木之末。用徑寸麻繩安套。以便拉挽。

此器中國名爲天秤。但止用柱頂橫擔一根。所以用力猶難。茲用拉壓三層。縣短漸長。上下牽挽。左右轉動。用人極少。而得力極大矣。

引重轉軸絞擔。憑宜高與胸平。則轉絞便於用力。其餘法製。儘約顯明。看圖自知。不另立說。

下模先於模體半乾之時。將火門之上。開一方孔。寬半徑。長一徑。外口略寬。以便安置鐵摺。將原泥仍照孔做成。泥塞。煉乾。以備塞孔之用。俟模已乾。用運重繩拴住模首。用起重引將運重起重。一齊升挽。離起原所。以運重壓柄。向前轉送。以引重前拽。引至窰井受模之處。將模漸落。安對模窩。次以模首引扶端正。於火門之上所開方孔。用折疊圓圈十字鐵摺。當其摺徑之鐵條。或五六分大。或一寸大。於模口二尺之外。亦用折疊鐵摺。上安公用壯繩四根。各拴鐵鈎。鈎住鐵摺。將繩頭各拴緊模外。聽候安心。安心先將模心照前升挽。引至模口。極力升起端正。正對摺內。從容放落。插入下插之內。安妥。將鐵心之上十字鐵拴架平。緊縛兩傍夾柱之上。將下口塞緊。上鈎取出。四圍用乾土築實。底下用法。以通濕氣。

論料配料煉料說略

凡鑄大銃。必先愼用銃之質體。蓋銃之質體。猶人之肌體也。肌體不固。則人必患病。質體不堅。則銃必受傷。鐵質粗疏。兼雜土性。若以生鐵。必難保全。必着實燒煮。化去土性。退盡鐵屎。煉成熟鐵。打造應得堅固。鋼質精堅。具有銀氣。但出礦之際。人必取去其銀。而反參盆以鉛。則鋼質亦轉粗疏。恐銃鑄成多有炸裂

之病。令鎔成銅銑。必先將銅煉過。預先看驗質體純雜堅脆若何。如法參兌上好碗錫少許。用尋常爐座。照常法將銅鎔成稠汁。以錫參入化勻。傾成薄片。或三勉五勉一塊。聽候燒入大爐鎔造。

造爐化銅鎔鎔圖說

西洋鑄銃大爐。不用煤炭。只用乾柴。先將爐底旁邊。挖坑二尺餘深。用磚砌爲竈池。其爐底用硬磚砌平。厚五寸許。上用牛羊骨燒炭研麵。同碰細黃泥青灰和勻。塗於爐底之上。及出銅之口。與溜槽等處。厚二寸許。再用傾銀礶用水泡爛。勻塗受銅過銅等處。厚五六分。蓋取骨灰等物。細膩堅密。不致銅有滲漏之弊。爐底四圍略高。中心微低於低處。至口愈宜漸低。以便出銅。爐之外形高三尺。內鎔銅之池。及燒柴之竈。距頂二尺餘高。其竈形長扁橫直。得池之半徑。於池相平處。用寸徑鐵條橫砌竈內。上下之中。每條相距二寸。以便架柴。滿灰。貼池處。砌一牆相隔。上留寬縫三寸許。以通火焰。倒捲入池。不用風扇。其火猛烈。化銅更爲迅速。鐵條之際。外開長形竈門。以進柴。下以透風。其竈之頂。似捲洞灣形。較前池頂略高二三寸。以暢火勢。爐頂之全形。中高旁低。狀如伏蛙。蛙頭兩旁各開窗二寸餘大。以通烟氣。其銅池圖形。橫直得一方徑。池之兩旁。各開小門。寬五寸。高八尺。以便進銅。俟爐造完略乾。用柴煉至通紅。盡消濕氣。毋令底溜而凝銅也。化銅之際。將銅錠入池內。輕放池上。慎毋亂摔。以傷池。俟傾入銅約勻三分之一。即用大火撥化成汁。逐漸添銅。俟化盡又添。否則恐多添冷銅。並前化者亦凝結矣。俟銅汁化清。如汕如水。上起金花綠焰之際。將爐口橫口溜槽等物。搯淨。將爐口鐵塞敲進。引出銅汁來。驟漸放入模內。候滿本模數寸之餘。即將溜槽開窗。引銅別注平坦之地。結爲薄片。以便後來用時。可以任意敲碎而取用也。倘留在爐內。則體質凝厚而難碎矣。

起心看塘齊口鑽塘鑽火門諸法

起心之法。俟銃鑄成三日之內。將模心搖撼鬆泛。至五日內。用起重引重。將銃放倒拉至平地。兩頭墊起二尺餘高。將模泥打去。內外掃淨。倘銃之外體雖好。倘未知塘內如何。當用看驗之法。驗其內塘。若有深窩漏眼。則爲棄物。必將毀壞而再鑄矣。如果完全光潤。則爲寶器。宜珍惜之。蓋謂西洋本處鑄。十得二三者。便稱圖手。從未有鑄百而得百也。

起重引重。將銃放倒拉至平地。兩頭墊起二尺餘高。將模泥打去。內外掃淨。倘銃之外體雖好。倘未知塘內如何。當用看驗之法。驗其內塘。若有深窩漏眼。則爲棄物。必將毀壞而再鑄矣。如果完全光潤。則爲寶器。宜珍惜之。蓋謂西洋本處鑄。十得二三者。便稱圖手。從未有鑄百而得百也。

看塘之法。舊用火銃對日光。以銃口對銃。借光反焰。看驗如何。此法雖是。但恐陰晴不定。難以觀驗。又法以鐵打成螺絲轉杖。名爲銃探。從下探上。但微有窪突。探到便知。此法可用。但未目視。終屬臆度。點竟不敢放心。總不若新法。以鐵打成棒椎之形。外安長木柄。名爲銃炤。將此入鑪。燒至極紅。插入銃塘。亮者燈光。從下炤上。無微不見矣。

齊口之法。小銃用銅鈎鈎齊。大銃用銅墜墜齊。末用大礪礪光便是。

鑽塘之法。即用鑽心去泥。下頭方形。上安鐵套。套外八面安純銅偏刃。鑽刀上頭安車輪。以十字鐵條絆緊。輪外安鐵鞘棍。將銃熱起均齊。兩頭平高。將刀鑽搵上。鑽床平對銃口。插入口內。緩漸鑽進。鑽下銅末掃去再鑽。或三五次。以光爲度。

銃規

以銅爲之。其狀如覆矩。闊四分。厚一分。股長一尺。勾長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爲心。用四分規之一。規分十二度。中垂權線以取準。則隨放之時。以柄插入銃口。看權線值某度上。則知彈所到之地步矣。其權彈用藥之法。則以銃規柄垂鉛鐵石三樣不等分度數。以銃口銃若干大。則知彈有若干重。應用火藥若干分兩。但鐵輕於鉛。石又輕於鐵。三者雖殊。柄上俱有定法。無論各樣大銃。一經此器量算。雖忙迫之際。不惟不致誤事。且百發百中。實由此器之妙也。

銃墊

每銃四件。厚一徑。闊二徑。長四徑。墊後居中造圓柄。徑大半寸。長一徑。墊形從厚漸薄至前。以便低昂。

以銅片爲之。長五徑半。闊徑半。捲轉作鐵。覓合銃口半徑。量稱藥數。以爲定準。毋致臨期慢事。其口圓尖。其木柄照銃塘加長一尺。徑大一寸。

銃捅藥搥

以羊毛爲之。徑如銃口。以便捅銃之用。其柄照銃塘加長一尺。末接以根木。徑如銃口。以便搥藥。卽名藥搥。

起刮銃杖

以鐵爲之。長三尺五寸。徑大一寸。頭如鰻尾。尖圓而扁。以便起銃。尾如盤螯尖利。開深一寸。可刮銃銹。亦可以撬銃。低昂得宜。

軟彈鐵杖

煉鐵爲之。長七寸。其頭扁尖而利。形如烟燒。外向柄照銃塘加長一尺。如彈不甚圓。以急用慢投銃內。致橫搗於半空不出。則以此撬之而便出也。

箝火繩杖

以銅爲之。左右各鉗長三寸。頭各開。以便箝繩點放。中餘直銃三寸。裝柄處亦三寸。其柄用木。長三尺。

火繩

以綿研根搥嫩者。去皮心。椎軟。和松脂撚繩。或竹青亦可。如棉繩麻繩。必用新者。入黑豆湯內。每繩一觔。用淨硝二兩。煮晾乾聽用。

收蓋大銃鎖鏈圖說

口蓋鎖鐶

煉鐵爲之。其蓋焰銃口外圈。務寬大。猶轉如車輻樣。以避雨水浸漉。其蓋徑兩際。各繫鐵鐶。湾曲之處。俱用樞紐。以便轉折。以一鐶合樞。箭鐵處橫分。折蓋兩股。以便圈轉。以一鐶開竅。套兩股。鐶以箭之。以便上鎖。但蓋根底亦可那動。故焰銃口空徑造圓木一寸長。釘於蓋之陰面。如火門柱子一般。那動不開矣。

火門鎖鏈

煉鐵爲之。焰火門銃身圈圍。作鏈厚二分。闊二寸。判爲兩股。股似半規。兩端俱爲樞紐。先以兩股樞貫以鐵箭。聯而爲一。以便開圈。餘兩股樞以待合。而後鎖之。於近鎖稍偏三寸之際。比鏈增闊一寸。於鏈背面安一鐵柱。如火門孔稍。以便出納鎖匙。先以鏈柱插入火門之內。然後以兩股合樞上鎖。庶鏈有根帶。不致上下那動。其見方增闊。亦不致雨水之浸。

鍛造各種奇彈圖說

銃之得力處。全在於彈。故西洋彈制。非止諸常一色。其用彈亦非諸常一法。有專以擊遠者。攻堅者。橫截者。開閘者。炸爆者。覓撒者。驚震者。燒焚者。所用不同。故其制各異。惟合口之彈。不可太小。小則銃塘縫覓。火氣傍洩。發彈無力。且不得準。亦不可太大。大則阢搁塘內。倘偶發不出。則銃必炸裂。其法必欲大小得

宜。淡合口徑。微小二十一分之一。更欲光溜極圓。毫無偏長歪斜等弊。則擊放之際。火力緊推彈身。必更遠到而中的矣。其鑄法。炤造銃模之泥。兩塊做成磚形。卽以彈徑半規鐵片。鐵成半窩。上以羅細煤炭刷途。又用半規鐵勻模成候乾。燒過兩塊。對縫箝合。以麻皮縛畫。前泥封固。聽候用鐵鎔鑄。每鑄或一枚或數枚不拘。俟彈鑄成。鉗出圓窩鐵砧之上。卽趁熱將彈上鑄口縫痕。立卽打圓。若彈冷必再燒再打。定以極圓爲止。若鑄小鉛彈。卽以紫石爲模。每一鑄可得數十。鑄成用刀削圓。鑄口縫痕。再用鐵銼槽銼過。末用布袋盛稻皮。同鉛彈。着實搖搓。應得光溜。

開彈。前識已盡。茲不贅錄

鐅彈

亦名吼龍彈。以生鐵鑄之。鑄時於模內更爲小模。以空其中。放時以空口外向。則出銃口。迎風而響。如吼龍然。

鍊彈

亦名鴛鴦彈。其形中分兩半。彈心鑄存箭釘。長大各五分。如磨心相似。以便箭合渾圓。彈之邊際。各鑄鐵鼻。聯以百鍊鋼鏁。或長四五尺七八尺不等。放時先以鋼鏁入口。次以鐵彈合圓。裝入。彈出之際。兩頭分開。橫拉往前。所過無敵。

鏈彈。

攻案所用。中以百鍊純鋼打成粗條。長一徑半。粗得一徑四分之一。兩頭磋成尖銳。鑄時先定中線。毋使稍偏。並輕重長短。以致歪斜。不能直貫。若攻營寨。勢若拉朽。

鏨彈。

攻城所用。亦以純鋼打成粗條。長三徑。粗得一徑四分之一。兩頭磋寬大鏃形。鏨頭。凡遇攻城。先以此彈鑿破。復繼以圓彈擊之。無不推倒。

分彈。

亦名橫彈。以一彈中分兩半。以鋼條爲柄。長二徑。以細繩經縛。放時則橫開向前。此亦鍊彈之意。

閘彈。

一名扁彈。二圓分爲四塊。形如分彈。但柄短。一徑。

散彈。

圓彈分爲四塊。每塊鋼柄。長二徑。粗照前。然必輕重適均。毋使偏墜。此亦閘彈之制。但所用更寬。

公孫彈。

大彈一枚。帶小彈多寡不等。裝時先以紙鏡緊蓋藥上。次裝小彈。末用大彈壓口。是名公孫。

蜂窩彈。

大彈一枚。帶小彈碎鐵碎石。及藥彈諸物。多寡不等。裝時先以諸物裝入。末用大彈壓口。是名蜂窩。

製造猴機烏銃說略

大銃宜用鋼鍛。小銃宜用鐵打。其鐵用閩廣者佳。但打銃全在煉鐵極熟。捲筒全要煮火極到。若不諳此法。只恐薄而加厚。又恐重而減短。以致不能命中及遠。並銃亦無用也。又恐短鐵生筒。煉心炸裂。煉鐵炭火爲上。但北方炭貴。無奈用煤燒鐵。在爐時用稻草煎細。搥好黃土。和水作漿。入細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泡沃半日。取出再煉至十火之外。必須生鐵十觔。煉

至一觔之時方可言熟

佛狼機係西洋國名鳥機即狼機之極小者是以兹器格理甚精設法甚密其義蓋恐銃短不能達遠命的故銃身必取其長又恐體長轉身不便難以裝放故又多設子銃更番提換一以便裝一以免熱其銃之身長小者自五十徑起以至七十徑大者自七十徑起以至百徑銃身之後外爲半徑以托子銃其長必過子銃身徑後鑿拴眼以受壓拴子銃身大者十徑小者五徑底各一徑底後伸出一徑以便拴壓口上套箕深長一徑銃之口徑小者自五分起以至一寸大者自一寸起以至二寸銃之輕重鳥銃自四觔至六觔鳥機亦同狼機自五十觔以至百觔城守者或用二百觔亦可鉛彈自三錢起以至一兩銃彈自四兩起以至二觔

是器之妙全在子母銃筒大小合一其兩口相接之際必爲鶏嘴長簫渾熟緊密不得絲毫大小後拴鎮牒穩固故彈出平正直速自能遠中而且有力今人不諳此義以銃身後截節爲半徑托銃蓋托銃既窄則子銃必小而將合之母銃容小數分且彈不圓不入子銃腹內致藥發寸數而後及彈則藥力殺矣彈雖脫口而母銃寬大煨將藥力散漫若此者是猶無母銃矣又何取於筒長欲遠中而力猛也

水周圍均漉一次俟乾再漉一次底上以不木灰膠礬水調泥築實四五分厚其膠礬分兩膠一兩礬二兩水二觔照常蒸兌裝藥用小竹筒三尺五寸去節裝粗壯雙藥信於內插入筒底四圍裝火藥一徑築實下藥彈一徑其彈與藥分兩相半如此裝滿至頂空一寸許用合口火藥餅一個蓋之餅心留孔以通藥線傍用碎紙塞緊裝畢將竹管從容拔去外用礬紙托油紙拴住筒口中亦留孔以通藥線若行營更加油紙二層連藥信一並蓋住用時去外一層點放高十數丈遠可四五十步寬可十數步此名滿天星噴筒亦名一窩蜂無論戰與守凡係近用持柄任意噴燒傷敵極爲寬衆若爲燒焚之用則以徑大藥餅兩枚開竅如銀錠樣裝時用小竹管二根各裝藥信插入筒底兩邊裝藥一層下餅一個餘法照前此名飛天噴筒亦名霹靂火燒帆焚寨所必不可少者（藥信者火藥引線也）

火礮亦名萬人敵亦有用生鐵鑄成圓形名西瓜礮者繼周一類每礮用炸藥一觔或二五觔不等雜裝爆仗飛鼠鐵渣碎鐵碎石磁灰磁砂等物其鐵石渣藥要製過灰砂要炒過其分兩每炸藥一觔雜物二觔其礮用窯外有釉底免過夏發潮之虞礮口宜小且要束頸以便拴固礮外用四耳耳上各拴粗麻繩一截繩之兩頭各留二寸餘礦放時將礦頭各點着隨便擲擊橫直炸爆一里餘寬傷敵甚衆此係城守水戰時刻不可少者

地雷亦名礮雷用窯外有釉磁罈大小不拘要小口束頸旁有寬嘴每罈用炸藥五觔十觔或數十觔不等裝入罈內約滿八分爲度用小管一根紹罈長短去節內裝粗信三根兩頭長出寸餘從口插入罈內罈底用油紙封固上用磁碗扣蓋罈下挖坑數尺餘深將罈擱起在內以避水氣四圍用大小堅石堆砌高厚上用大石壓緊外用泥土封固如墳堆樣使人不疑亦有下挖深坑上爲平地使人不疑者於罈口藥信處用小磁盆着烘藥緊當口邊以便安接走線點放上用大磁盆多覆以防雨水此法大約宜於高旱不宜於低窪蓋恐雨水從漏之處此係城外埋伏隘要亦必不可少者其用磁罈之意一則取其能避

銃床必安木墊端直乾挺方爲可用若歪斜則放時振動搖械銃亦因而不準又必須漆過則不怕水濕

製造火箭噴筒火礮地雷說略

火箭以措過棉紙捲筒緊厚爲度每下藥一匙打一百錘第二匙加一百錘以後照數遞加每筒約打至四千餘錘則藥始還面且勁猛藥箭須要麻稭灰他灰不能透上鑽孔之法以藥分爲十分約鑽至七分爲止多則通頂出火不便其孔要直不直則歪以鐵捍打成自然者更妙且要寬大可容三根藥線出則透而有力若孔細則線少火微出則低近而無力矣箭鐵長五寸要寬大倒鬚桿要堅直長三尺或四尺重三兩或四兩用藥二兩五錢若爲放火燒燃之用必加後火藥始得易着其放法必加溜筒方可命中筒外以礬紙托油紙兩層包裹庶過夏不致走硝可以久留又有以此法造成數倍然重大者即名飛鎗飛刀飛劒是矣

噴筒以二寸徑粗竹三尺五寸去節鑿光爲筒大頭朝上外用鵝絲繩纏五道勻箍於筒之外於下頭五寸之際留竹底一節下安木柄長四尺粗寸餘套柄之處用鐵釘箭之於筒內以不木灰膠礬水調成漿水周圍均漉一次俟乾再漉一次底上以不木灰膠礬水調泥築實四五分厚其膠礬分兩膠一兩礬二兩兩水二觔照常蒸兌裝藥用小竹筒三尺五寸去節裝粗壯雙藥信於內插入筒底四圍裝火藥一徑築實下藥彈一徑其彈與藥分兩相半如此裝滿至頂空一寸許用合口火藥餅一個蓋之餅心留孔以通藥線傍用碎紙塞緊裝畢將竹管從容拔去外用礬紙托油紙拴住筒口中亦留孔以通藥線若行營更加油紙二層連藥信一並蓋住用時去外一層點放高十數丈遠可四五十步寬可十數步此名滿天星噴筒亦名一窩蜂無論戰與守凡係近用持柄任意噴燒傷敵極爲寬衆若爲燒焚之用則以徑大藥餅兩枚開竅如銀錠樣裝時用小竹管二根各裝藥信插入筒底兩邊裝藥一層下餅一個餘法照前此名飛天噴筒亦名霹靂火燒帆焚寨所必不可少者（藥信者火藥引線也）

火礮亦名萬人敵亦有用生鐵鑄成圓形名西瓜礮者繼周一類每礮用炸藥一觔或二五觔不等雜裝爆仗飛鼠鐵渣碎鐵碎石磁灰磁砂等物其鐵石渣藥要製過灰砂要炒過其分兩每炸藥一觔雜物二觔其礮用窯外有釉底免過夏發潮之虞礮口宜小且要束頸以便拴固礮外用四耳耳上各拴粗麻繩一截繩之兩頭各留二寸餘礦放時將礦頭各點着隨便擲擊橫直炸爆一里餘寬傷敵甚衆此係城守水戰時刻不可少者

地雷亦名礮雷用窯外有釉磁罈大小不拘要小口束頸旁有寬嘴每罈用炸藥五觔十觔或數十觔不等裝入罈內約滿八分爲度用小管一根紹罈長短去節內裝粗信三根兩頭長出寸餘從口插入罈內罈底用油紙封固上用磁碗扣蓋罈下挖坑數尺餘深將罈擱起在內以避水氣四圍用大小堅石堆砌高厚上用大石壓緊外用泥土封固如墳堆樣使人不疑亦有下挖深坑上爲平地使人不疑者於罈口藥信處用小磁盆着烘藥緊當口邊以便安接走線點放上用大磁盆多覆以防雨水此法大約宜於高旱不宜於低窪蓋恐雨水從漏之處此係城外埋伏隘要亦必不可少者其用磁罈之意一則取其能避

雨水。一則取其倘或未用。亦可以收回也。

火攻挈要卷中

提硝提磺用炭諸法

提硝。用雞蛋清。每硝十觔。用蛋五個。或十個。視硝質之清垢如何。以爲加減。不必拘數。預備有耳大新鐵廣鍋二口。先用一口。量可容硝若干。大約以平鋪半鍋爲度。將蛋清入內。用手極力揉搓幷勻。漸加以水。傾入彼鍋。以水浮硝面一拳爲度。然後發火煎熬。以大木匙常川攪勻。俟大滾數沸。垢沫漂浮。用細密竹篦撈去。再攪再煎。不可大老。亦不可太嫩。以草棍蘸硝水。滴於指甲之上。即成突起圓珠。便是火候。用有釉新磁缸一口。以夏布二層。將缸口綁定。以鍋內硝水傾入。濾過。俟三五日後。硝已成牙。將浮水另揮入淺水瓷盪。以去渣垢。更用深水滾沸。以去油性。則應幾油垢兩盡。而磺得純淨之本質矣。

磁缸之內。取硝晒乾。研細。以細絹羅籌過篩。聽候配合。其水中未盡之硝。用前法再煎一次。將硝取盡。則餘水不必存矣。

又方。用甜水高硝面二寸爲度。每硝二十觔。用水膠一觔。先泡開。大蘿蔔一個。切作四五片。皂角二條。搥碎。炭灰汁水四兩。同入硝鍋煎熬。以大木匙常川攪勻。候大滾數沸。將浮膠垢沫去淨。候蘿蔔已熟。用細叉布二層濾去。磁盆澄二日。去水取硝。研細聽用。取硝之時。看牙頭明方可取用。若不明亮。倘有鹹味。則是鹹未盡。不可入藥。當用前法再煎再熬一次。取其餘硝。○此方以硝質原無他垢。唯生產地中。多雜鹽碱結成。殊不知硝性主燃。鹽碱主潤。若一毫未淨。則硝之力不猛烈矣。故茲必用灰汁諸物。正欲盡去鹽

碱。淨盡硝質之本體耳。

提磺。用生者佳。先搗碎。揀去砂土。每磺十觔。用牛油二觔。麻油一觔。用有耳大新鐵廣鍋。將油入內。塾過。使不沾磺。然後以搗細之磺。徐徐投入。用大木匙旋攪鍋底。勿使少停。俟磺鎔開。用細夏布篩過。隨時撈去浮垢。其鍋口宜大於篩數寸爲妙。以防火焰。其火宜用炭。不宜用柴。恐柴火焰燃入鍋內。即炭火亦不宜太旺。恐鍋熱面磺即燃。當備瓦數片在傍。以防鍋熱。蓋壓其火。待磺已化盡。將鍋掇起離火。又毋令冷凝。速以細麻布濾入磁缸候冷。則油浮於上。磺沈於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倘油氣未盡。則滲棉紙一層。包裹磺外。入乾塘灰內。埋一二日。其油自淨矣。

又方。每磺十觔。用牛油二觔。用水煮化。以搗細之磺。徐投入內。其水不可太多。務使與磺和平。以木匙力攪勻。俟鎔煮到許。漸加以水。不可太多。務高磺面三寸爲度。用細夏布篩過。撈去浮垢。俟冷。揭油去水。取磺用。○此方以磺中之滓垢。固爲難淨。而磺中之油性。更爲難淨。人知以牛油去磺之垢。是矣。至若油之藏伏於磺者。一毫未淨。則磺性終不猛也。茲故先用牛油入淺水瓷盪。以去渣垢。更用深水滾沸。以去油性。則應幾油垢兩盡。而磺得純淨之本質矣。

用炭。麻稽梗爲上。迎春梧柳爲次。杉木爲下。大約輕浮之木。俱可用。但木俱要盡去皮節。柳木用正月取者有力。餘法照常。燒炭研末。羅細聽用。

配合火藥分兩比例製造晒晾等法。

大銃藥方。

硝四觔。　磺十二兩。　炭一觔。磺作加一零八　炭作加二零五。

鳥銃藥方。

硝七觔。　磺十兩。　炭一觔。磺作零九之數　炭作加一零五。

火門藥方。

硝一觔四兩。　磺二兩四錢。　炭三兩。磺作加一零二　炭作加一零五。

將硝磺炭三種。先各用大銅碾碾末。羅細。照前方分兩配合一處。用淨甜水拌成半乾半濕。決不可用井又恐有碱氣。又不可用木石及生鐵之器。俱能生火。必將兌成火藥。放在銅鑼木斧銅包木杵腳碓之內。用人着實搗搗。恐乾搗與木石生火。務要小心勤慎者。勿使毫髮砂土塵蒙藥內。恐搗擊之際。砂石相磕。偶而生火。貽害不淺。倘搗久藥乾。再用水拌濕。搗萬餘杵。取出。放在手心。燃之不熟。或用木板試放。略無形跡。烟起白色。快且直者。方爲得法。可用。倘烟起黑色。木板燃焦。手心燒熱。即用前法再搗。如法方止。俟藥已搗成。即用粗細竹篩。其大銃藥用粗篩篩成黍米珠。鳥銃藥用細篩篩成黍米珠。惟火門藥不必成珠。但多搗數時。候乾羅細。另裝小碓待用。

或謂藥既搗久。力自猛烈。不必成珠亦可。殊未知諸凡物理。精微莫測。昔西國一兵。偶爾放銃。發彈不及數步。且聲亦不響。再過數時放之。銃又炸矣。究其藥原係美藥。火門裝法。仍皆照舊。諸人莫解。銃師

亦莫測其故。及再四推度。索彼原藥。仔細詳看。乃知此弊。原因軍人帶藥奔走搖撼。以致炭質本輕。漸浮於上。磺質本重。漸沉於下。所以先放無力而不擊者。以炭多故也。後放而銃炸者。以磺多故也。且銃筒多長。若用細藥。則必沾粘筒上。藥不到底。發彈無力。所以必欲成珠。則諸弊可免。但不可太粗。恐裝不實。必如前法。庶幾可用。

佞藥既篩成珠。或用細席或竹筐。鋪藥於上。略用樹蔭日色照乾。萬不可用暴日。夏日晒之。恐日中生火。猝難救耳。

佞藥晾乾。用內外有釉磁罈一口。須有束頸。以便拴固。罈外須用竹絡。以便搔掇。收藥務要稱準定數。每罈百觔或五十觔。以便分發。庶免臨時稱散。倉皇而失事也。藥既入罈。先川蠟紙托油紙。紮實拴緊。上用大磁碟蓋在口外。再用膠泥封固。候乾。另交藥庫之內收貯。倘各軍所領將藥。因日久發潮。或被雨水泉水洒濕。如前法搗過篩珠晾乾。則火藥之力。仍舊猛烈矣。

收貯火藥庫藏圖說

火藥原備傷賊之用。若收藏無法。偶致自傷。其害更大。如小城用藥不多。不過分散各處靜所封鎖嚴固。或可無虞。至若都省邊鎮。軍興之際。未免常開局廠。終歲製造。積藥既多。若無良法收貯。如京城王公廠、盔甲廠、安民廠。歷歷變之慘。豈非前車哉。藥庫之制。總以避火爲主。最要緊者。藥庫不可同在造藥之局。亦不可逼近人烟密處。更不可深藏坑窖。以致地中遊火偶發。震動地脈。延燄極廣。其庫基必擇閒空高爽之處。以避濕氣。其房屋不得多用木料牆垣。不用磚石。只用土築房簷。包入牆內。牆必包過房脊。庫門用磁鉢、爛肉、白礬、巴豆、胆礬、乾漆、主灰。松脂、洞油、主燒。面鉢粘。潮腦、豆麵、乾漆、主焚而發旺。艾納烟聚而突起。蓋花、銀杏葉、火散而飛揚。狼糞烟焰直挺。江猪灰逆風返衝。水馬見水更急。以上亦火攻偶用之佐藥也。外有猛火油出占城國。入水愈熾。九尾魚脂出暹羅國。遇風逆裂。此藥雖難得物。藥性亦所當知。以上藥內多有非常用者。似乎不必濫稱。但爲將之道。正宜詳格物理。且偶逢奇正。或可變貿緩急。不妨咸備。若臨機應變。隨宜施用。斟酌在人可矣。

火攻佐助諸色方藥

藥製毒彈方

硼砂　銀硃　桐油　斑貓

右各等分。研細。將鉛鐵小彈。及碎鐵碎石磁鉢等件。俱先入人中汁內。浸三日。用火炒乾。將藥渗上。著敲立斃。

藥彈方

柳屑（一觔。曬極乾。）　松香（三觔。）　潮腦（二觔。）　硫黃（一觔。）　乾漆（半觔。）　硼砂（各八兩。）　牙皂（一觔。）　石黃。

右各研細末。以白茨麪或榆麪一觔。調稀和勻。做成指頂小彈。晒乾聽用。此用以近燒人馬。緊鉚皮肉。疼痛莫當。且毒氣侵發。不時斃矣。

西洋另有小庫之制。卽於城頭開空之處。附城裏面。做藥方盒之形。高與城等。大者見方三丈。小者二丈。周圍檑以荊笆爲牆。用羊毛和泥塗於笆上。外用桐油石灰披蓋三分餘厚。其笆裏外兩層。相距四尺。其頂尖圓。亦照周牆兩層。泥塗灰蓋。門用木板鐵包裹外兩層。曲折安設四隔。上下曲折開孔透風。亦用銅網蔽之。以防火氣。其藥照前用鎮裝貯。每庫可藏數萬餘觔。將門封鎖。只須二三遷卒輪流看管。較之大庫更爲省便。州縣小城。極宜倣此。此庫之妙。正取頂圓。不用木石磚瓦。止用荊笆。體輕料微。縱有失事。火性炎上。一遍而起。所傷無幾。萬不可將藥藏貯寺塔城樓等處。倘有不測。則木石飛揚。貽害不可言矣。當事者愼之。

西洋更有一法。存貯火藥。不可舂數合成。但將各料煉淨研細。分貯。聽候臨用。多以連日齊兵合攻。卽日可成。無患不及。若將所積之藥料。舂數合成。恐積多日久。偶遇地火遊行。時有焚燒。此人事之不謹耳。非天災之謂也。

火攻諸藥性情利用須知

火藥之性情迥異。火攻之作用亦殊。習此技者。若非熟知諸藥本來之力。與夫相濟佐助之功。則方藥之是非可否。無從辨別。製作之變易加減。亦無從斟酌。如硝性主直。直者利於攻擊。碳性主橫。橫者利於炸爆。碳性主燃。燃者利於噴發。但炭有不一。茄梗蔴稭主烈。荊蓋竹箸主爆。楊柳性急。杉木性緩。性既有異。用亦隨宜。以上係火攻常用之主藥也。如雄黃急而焰高。石黃燥而迅烈。礬灰、皂麪、黍芫僞眼。銀硃、礦砂、礵鉢、爛肉、白礬、巴豆、胆礬、乾漆、主焚而發旺。艾納烟聚而突起。蓋花、銀杏葉、火散而飛揚。狼糞烟焰直挺。江猪灰逆風返衝。水馬見水更急。以上亦火攻偶用之佐藥也。外有猛火油出占城國。入水愈熾。九尾魚脂出暹羅國。遇風逆裂。此藥雖難得物。藥性亦所當知。以上藥內多有非常用者。似乎不必濫稱。但爲將之道。正宜詳格物理。且偶逢奇正。或可變貿緩急。不妨咸備。若臨機應變。隨宜施用。斟酌在人可矣。

火攻佐助諸色方藥

藥製毒彈方

硼砂　銀硃　桐油　斑貓

右各等分。研細。將鉛鐵小彈。及碎鐵碎石磁鉢等件。俱先入人中汁內。浸三日。用火炒乾。將藥渗上。著敲立斃。

藥彈方

柳屑（一觔。曬極乾。）　松香（三觔。）　潮腦（二觔。）　硫黃（一觔。）　乾漆（半觔。）　硼砂（各八兩。）　牙皂（一觔。）　石黃。

右各研細末。以白茨麪或榆麪一觔。調稀和勻。做成指頂小彈。晒乾聽用。此用以近燒人馬。緊鉚皮肉。疼痛莫當。且毒氣侵發。不時斃矣。

藥餅方。
硝二觔。磺一觔。石黃一觔。潮腦一觔。
松香三觔。好麻六兩（搥軟剪寸許長作絨）。
右各研細末。用白茂麪一觔或檢麪亦可。調成稀糊。投藥入內。和勻。每餅用藥一兩七錢。加鉛三錢。入模印成餅子。兩旁各留圓孔。如銀錠樣。晒乾聽用。此用以燒机槳有如膠粘。卒難解救。燒焚之功。最爲第一。

火箭藥方。
硝十兩。磺五錢。炭三兩五錢。
右咏共研細。拌勻。搗法照前。

起火藥方。
硝十兩。磺三錢。炭三兩五錢。
右方有加蜜陀僧五錢。除炭五錢者。搗合照前。造法亦如火箭。

噴筒藥方。
硝十兩。磺五錢。炭三兩（壓合研搗。悉照前法）。

噴銃藥方。
硝十兩。磺一兩。炭二兩（雜物在外。餘法照前）。
右各研細末。與火藥三七配用。此方藥力迅利。飛步高遠。用以燒焚糙草營寨。見此無不著矣。

逆風藥方。
狼糞　艾絨（各八兩）　江豬骨（一觔。灰存性）　江豬油一觔。
先將硝用水煮化。以檢麪調成稀糊。將狼糞柳炭入內。拌揉。造成斗大線香之形。晒乾。以前藥合油拌勻。晒乾。研細。與火藥三七配用。此方力能鬬風。凡用火攻。若風不順。必加此藥。則逆風而盒硬矣。

烽烟藥方。
狼糞（百觔。晒乾研細）　柳炭二十觔。　淨硝十觔。　檢麪二十觔。
先將硝用水煮化。以檢麪調成稀糊。將狼糞柳炭入內。拌揉。造成斗大線香之形。晒乾。遇警燃起。烟衝半空。日黑夜紅。風吹不散。
本營自衛方藥。

解火毒藥方。
烏梅一觔。　甘草一觔。
右共研細末。稀米糊爲丸。如指頂大。每服一丸。可解諸般火毒。
又方。用血餘燒灰存性。每服五錢。白湯送下。可解諸毒。
又方用萬年花　四時青　含香木　劉寄奴

內。隨套隨穿。務與銃眼烘藥相連。臨機點放。可以過水入雨。水不能壞也。

又埋伏扁線藥方。
藥方照前。用細布裁條。六分餘寬。以稀麪糊刷過。乘濕厚敷信藥於上。雙摺成條。用棉紙裹固。粘貼壁上。令乾。揭下。用熟桐油紙封裹。外用松香三兩。黃蠟二兩。潮腦五錢。白礬三錢。雄黃三錢。石黃五錢。水馬一兩。班猫五錢。先將松香黃蠟化開。後將諸藥投入。攪勻。用黃牛尾刷子蘸藥。將扁信勻刷一層。令乾。可避雨水。

飛兎飛鼠方。
即火箭起火之制。但不用鐵桿。紙筒略短三分之一。尾加後。火兩頭各緊銅絲小圈。以便走溜。即是。
右用江水搓成圓餅。每餅重一兩。用時燒通紅。以燒過熱爐灰埋蓋。可經數日。

火種方。
不木灰一觔。　鐵末三兩。　硬炭末八兩。　獱皮三兩。　紅漿肉六兩。
右用江水搓成圓餅。每餅重一兩。用時燒通紅。以燒過熱爐灰埋蓋。可經數日。
火攻佐助方藥附餘。

放火藥方。
盪花（十觔。不見風日。密室陰乾。再用桐油拌晒）　松香三觔。　艾納　潮腦　豆麪各一觔。
各中。班猫四兩。　乾漆　銀杏葉　石黃。

又方。用血餘燒灰存性。每服五錢。白湯送下。可解諸毒。
又方用萬年花　四時青　含香木　劉寄奴

右各等分爲細末。米糊爲丸。如指頂大。每服一丸。可解諸毒。避火毒藥方

凡製造諸般火攻毒藥。必先用眞阿魏。抹擦口鼻眼耳。可免毒氣侵入。敷火毒藥方

瓦松一兩。　雄黃三錢。

右用烏雞血和搗泥。敷貼傷處立愈。貼火箭藥方

鮮猪油二兩五錢。　黃蠟一兩。

右先用膝黃二錢。水二碗。將黃蠟同入淨鍋。熬化製過。濾渣片時。掇起聰用。次將猪油熬化去渣。投蠟入內。攪勻成膏。油紙攤貼傷處立愈。諸般箭毒及各樣傷處。以此貼之。俱有速效。

試放新銃說略

西洋鑄銃之法。雖是詳備。但以各處銅鐵。質體之精粗不等。地界水土之燥濕不同。以致鑄時。難保必成。即雖彼處亦必萬分加愼。於鑄成之銃。外貌倘似完固。而內體或有疎瑕。以致試放而或炸裂者多矣。是以試放新銃。無論大小。一槩宜加謹愼防備炸裂。其極大者。用鉅木三根。入土丈餘。夾銃而固紮之。中者用小車照常架於車上。先用半藥煤一二次。再用常藥常彈實放二三次。然後加倍彈倍藥。點放數句。完固無變。則永無炸擘。斯爲實用之利器也。其加倍彈倍藥之說。詳以常法。大彈重五觔者。所帶小彈亦重五觔。共算十觔之數。則用藥亦宜十觔。此常彈常藥之說也。今所謂加倍者。謂將小彈外加五觔。共算彈重一十五觔之數。將藥亦加五觔。共凌一十五觔。此卽所謂倍彈倍藥也。若所加太多。則亦恐慢事。試放之際。預築稜土厚牆。置銃於牆外。走線放之。萬無疎處。若試狼機鳥銃。亦須倍彈倍藥。試放數句而無誤者。庶臨陣之際。始敢從容放心而擊敵也。

裝放各銃竪平仰倒法式

裝放高下。固在隨時取便。但諸銃所用。亦有各法不同。唯竪放止宜守銃一度至四度。守城時下擊可用。平放之法。最宜用於戰陣。百發百中。萬無一失。仰放之法。止一度。以至六度。上下不等。大槩宜於攻銃。若飛戰銃。亦當用仰法。但學者不可拘泥。亦不可錯慢。唯相機觀變。斟酌用之可矣。

試放各銃高低遠近註記準則法

凡各等大銃旣經試放無失。必先分定各等次第。挨次編立字號。預造空册一本。將各字號。挨次登記。如某等某字某號銃一位。依法照常彈藥。用平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照數註記本銃之下。又照常彈藥用平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照數註記本銃之下。又照常彈藥用高一度試放。看準本彈所到之靶。多少步數。照數註記。如此依法照前。自平度試起。以漸試至六度。而照數註準。

及各銃試準註完。卽照册上原號原數。挨次刻記暗號於各銃之上。以便司銃者。臨用之際。量敵遠近。以爲擬放之高下也。俟各銃刻記完畢。將本册照樣抄造三本。一存錦銃官留底。一存帥府備察。一存本將教練。仍將各銃度分步數抄寫小帖。分給司銃軍士。責令熟記。以便演習。此法無論戰攻守銃皆所必用。但守銃更宜詳悉。如城上銃旣有定位。卽將城外遠近地面。或隘口。或橋梁。或要路。約量緊急去處。開常備細試放。記明如某處遠者。用某度可到。某處近者。用某度可到。照數熟記明悉。仍詳註暗號。小帖隨身。應臨敵之際。可從容暇豫。隨宜擊放。無有不中者矣。其註記之例。萬不可慢認彈到之處。以爲定則。蓋火力迅急。多有彈已落地。仍復激起而去數里。若是乃餘氣之所飄至。實非正力之所推擊。此等苗頭。不但難於定準。且強弩之末。雖中亦無用也。其法只以彈著靶者爲準。今篇內增繪三等圖式。正防學者誤認而錯註也。苗頭。戚學也。謂測視遠近之準。則俗呼望遠非音如畜。

各銃發彈高低遠近步數約略

各銃大小迥異。發彈遠近有殊。用火攻者。務必預知約略。以便臨敵之際。酌量長短。隨宜施用也。

三號大銃。用彈三四觔。重者平度擊放。可到四百步。仰高一度。可到八百步。高二度。可到一千四百步。高三度。可到一千八百步。高四度。可到二千步。高五度。可到二千一百步。計一千零七十五丈。合六里地。若高七度。則發彈太高。從上墜落。其彈無力。且反近矣。諸凡放銃平仰度數之法。皆可以此例推。

二號大銃。用彈六七觔。重者平放。可到七百步。仰放可到三千五百步。高一度。可到一千步。仰放可到五千步。

頂實飛遮戰銃。用彈二十觔。重者平放可到七八里。仰放可到三十餘里。攻銃彈重十觔至四十觔者。平放可到五百步。仰放可到一千五百步。以至五千步。

小銃狼機。用彈重半觔至一二觔止。平放可到三五百步。仰放可到二三千步。

大銃狼機。用彈重三觔至五觔者。平放可到七八百步。仰放可到三四千步。烏機鳥銃平放可到百餘步。仰放可到三百步。火箭亦同。

以上俱係約略之數。蓋以銃塘有長短不同。藥性有緩急不等。裝法有鬆緊不一。故不便執定細數。以滋疑慮。倘必欲細數。亦必將各銃依法備細試驗。註記明白。方可定數。以爲準則也。

教習裝放次第及涼銃諸法

西洋教練火器。未嘗令草率粗疎之人。便許當兵食糧。必令有學教官。開籍貫投詞。里老親族。連絡保結。送入學內。投拜學師。朝居肄業。教童學藝一般。不得時刻間斷。以期速成。俟藝將熟。教官自行十日一考。先將應用什物查看。如一有遺忘。一不如法者。卽照例行罰。次以考藝簿册。每人各居一行。註名於下。上三等九級款例。陞藝填註高下。進者有賞。退者有罰。原等者免罰。再次原等者。益貢示辱。以爲激勵。三次原等者倍責。四次原等者再責。五

次原等者免責逐回改業又約學藝限期以一季爲度必欲造成若逾期不成即行革退不許復留以滋勞費其一應器械飯食悉係官給學者一無所費但亦無廩糧必俟學成精藝方許教官開送選武官處先將一切器械藥彈等件逐一察驗是否全備合法驗畢無差然後試演各技大約以十發而儅中五六者止稱通藝不准收用仍令回學再習十發不差一者稱爲成藝方准收入營內厚給廩糧衣甲等件候用立功即名武士其體儀服飾咸旌異之以示高貴百發不差一者始稱精藝其給廩旌異超等優示其教官之責即以所教武士技藝之精粗多寡以爲升降賞罰其餘法製另詳將略練藝卷內

凡初學火器無論大小新舊切不可遽用常藥裝放蓋銃冷及天冷雖厚者亦怕爆裂必先用半藥烘過一二次然後照常裝放嚴試無病方可以授學者凡初學切不可用他人及未經慣者裝造之銃倘偶有裝成者亦必用擱杖探過深淺如何然後可免疎虞

凡彈必要逐一看驗圓潤與否務與銃相合仍將各彈俱裹裝入本銃筒內上下滾過不礙止略小一線則出便利而銃亦不受傷

凡初學先將銃身安置平正以照門照星對准靶子令學者做成架勢著信藥放火池內傍著一人點火看烟起時頭不仰避目不閃動然後令其自點看頭目兩手不動然後著藥在內搥緊空放看銃爆時身子頭眼俱不慌亂然後裝彈打靶蓋初學秘法全在循序而進久練熟慣以使胆壯心定則技自能漸精若不循次序遽令著彈打靶則心驚手顫諸弊不可除矣凡裝銃必先以銃箒細細掃淨然後裝藥下彈蓋恐銃筒之內略有砂土則出彈猛烈而壞矣

凡裝藥用合式銅銀素經量稱藥數有定準者每次用藥一銖裝入筒內底邊用藥槌搥緊鈐後下彈又法恐用鈐稍遲先以員木照銃口空徑或布或裱紙照樣做成藥袋長四徑有餘量准藥數定規俟裝滿封固縛緊照銃口略小一分以便裝入不致滯澀上書以號以免差悞臨用裝入銃腸搥緊以鐵錐破其布紙用信藥引放尤覺便利不致遲慢

凡裝彈先用故綿包裹轉勻或故布亦可塞入銃腸庶免寬而滾溜又須緊貼藥上則火力猛烈出彈自遠而且準矣

凡打靶先以右眼對照門對照星照星與靶或偏上下學者必須備細詳察其性看其所發之彈落頭偏向如何隨偏湊就則萬無一失者矣凡銃靶以木爲框高六尺闊一尺五寸外釘蘆蓆糊蓋白紙上畫紅日三輪立於平淨鬆土之地以便彈落處起得知落頭偏向之病其靶之遠近如小者自六十步起以至百步大者自百步以至二百步若太遠則眼力有限不便看利弊

凡銃若放火筒熱則以銃箒蘸米醋攪潤內外則隨行火斂不必待涼而可裝放

凡鳥銃放法西洋多站立側身向前以單手挺架而點放者亦有左手之下加一拄杖者蓋因彼處戰鬬多用步兵且器技相等緣以習慣藝精拚死激戰始有此法耳若教練我軍以禦強敵自非憩營結陣而遽萬不能當今之鳥銃又有於前床一尺之下順安指大支棍二根長二尺於棍頭二寸之際鑽孔以粗

繩栓緊活扣可以交叉爲鼓架之形臨放先將支棍架定鉛首銃士蹲足以銃尾安架左膝之上庶前後穩當不致搖動而可從容以討準矣放完將支棍順床拴定更爲輕便

凡初學祕要首欲習慣精熟練壯胆氣以從容審決必中爲主若略生疎則手慌心亂慌促必難命中且行軍所帶藥彈有限臨敵忙迫裝放亦甚艱難況火器又在諸器之先交鋒之始凡欲壯我軍之胆挫敵人之氣勝負關頭全在此銃之中與不中又豈容草率從事哉司教練者謹記之

運銃上盞下山上山諸法

俗謂西洋火銃雖精但恐沉重不便行動殊不知西法每銃必配有銃車其制作堅利活便可以任意奔馳即升高渡險亦另有起引之法可以運重爲輕而不致阻滯也

運銃上臺先於臺下挨邊之際設立起重一架又挨邊安設直引重一具臺後安設橫引重一具各用寸徑粗麻繩一根先將銃車起至臺上次將各繩同拴大銃耳際務令兩頭輕重適均每器用壯夫四名齊力絞轉雖極重之銃可以頃刻而升起矣俟銃上臺更加升起數尺即將銃車安置銃下將銃從容放落安置停妥又省後次另爲安置之勞也

運銃上山先將大銃照常安置車上次於山上路徑隨處修平毋令欹斜以致傾跌於轉灣之處用引重二具各以寸徑粗繩同拴銃車鐵環之上每一引重各用壯夫四名齊力絞轉引至灣處將車轉過向前依法引去雖極高遠之山亦可鑾漸而上升也

運銃下山亦用引重二具將繩滿繞軸上置於銃車之後以繩頭拴緊車尾鐵環銃車左右用壯夫四名或六名各持鎗棍以備轉車之用兩旁扶車而行車後引重各用壯夫四名將引重轉棍極力持攥從容漸放庶衆車就下之勢不致滾溜而傾跌矣俟繩已放完將車墊穩引重那近銃車將繩滿繞軸上照前從容漸放過轉灣之際將車轉過照法放行

火攻要略附餘

凡火攻之事干係甚大若少不如法非止無益且傷害甚慘故凡所得方法雖稱異傳然亦不可輕用以致誤事必先度量理之是非再加親身試驗如果眞善然後用之庶幾可免疎虞矣

凡大小火器大約必宜本營如法自造爲妙萬一不便偶用官銃或買新銃或陳久舊銃斷不可輕用以防誤事必先自驗體質堅瑕如何制作短長厚薄如何銃塘光直如何火門高低如何果係令式即照前法試放數回庶可放心無敵若體有蜂窩漏眼及鏽爛深窪此銃終必炸裂萬不可用而身短者則發彈不遠亦不能命中且顛跼崩潰諸病定不能免亦不可用若銃不光則發彈不遠不準且亦易熱必照前法另行鑽過或三次或五次定以圓淨光直爲止則放時斯有實用若火門太高則銃必然倒坐當以探杖先量塘內銃底若干深淺再量外邊火門是否相合倘高幾許即將原眼用鐵條釘閉緊密塘內眼縫用不木灰調泥研錄另於緊挨銃底之際鑽火門則可免倒坐之弊若銃係生鐵則難鑽孔必最準火門比銃底果高幾許即以幾許厚銅片一塊照底徑鑽圓嵌入銃底之上用鐵搥緊緻密

勞逸微縫。亦以不木灰調泥研錄。俟乾可用。若小器火門。用久爲火力噴大。亦當以時常修理。

凡鉛鐵石彈。亦宜本營照依銃口如法自造爲妙。若用官彈。則大小徑度。斷不能合式。且長偏歪斜。及鑄口縫稜。斷不可裝用。倘萬一無奈。偶用官彈。宜將大小各等。比照銃口。分配停當。只許略小一膜。連入銃內。滾溜無礙。方爲圓淨合式。若太大太小及歪偏者。必宜改鑄。若鐵彈有稜。須將彈燒至紅熱。鉗置圓窩鐵砧之上。用錘趁熱打圓。如一火不勻。再燒再打。必以圓潤爲止。若鉛彈有稜。用刀削圓。仍以鐵篩槽滾過。亦以圓潤爲止。

凡火藥亦宜本營自造爲妙。倘官藥。亦必察分兩是否合法。藥形成珠與否。燃手心或熱與否。方可試用。若藥料有差。或不成珠。或潮濕。或燃手倘熱。俱要另行配足。搗過如法方止。

火攻根本總說

世之論兵法者。咸稱火攻。論火攻者。咸慕西洋。此言固爲定論。然而西銃之傳入於中國。不止數十餘處。其得利者。止見於京城之固守。涿鹿之阻截。簡遠之力戰。與夫崇禎四年。某中丞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島。殄敵萬餘。是其猛烈無敵。著奇捷之效者此也。及遼陽廣陵濟南等處。俱有西銃。不能自守。反以資敵。登州西銃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以之攻我。昨救松錦之師。西銃不下數十門。亦盡爲敵有矣。深可歎者。同一銃法。彼何以歷建奇勳。此何以屢見敗績。是豈銃法之不善乎。抑以用法之不善耳。總之根本至要。蓋在智謀良將。平日博選壯士。久練精熟。膽壯心齊。審機應變。如法施用。則自能戰勝守固而攻克矣。不則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託不得其人。是猶以太阿利器。而付嬰孩之手。未有不反以資敵。而自取死耳。諺云。寶劍必付烈士。奇方必須良醫。則庶幾運用有法。斯可以得器之濟。得方之效矣。

攻銃說略

西洋攻銃極大。名虎蹲、獅吼、飛彪諸種。用鐵彈重百觔。至五六百觔者。蓋取彈重力大。用以攻堅城。無有不崩潰矣。但銃體重滯。少則數萬觔。多數十萬觔。斷非車軸馬牛及人力所能運動者。其法即於敵城之外三五里之內。擇有山崗崖岸墩臺之處。或立築活機城臺。以避城中外擊之患。次於平城築起土臺。計算尺量。即就臺心。於模底之上。預爲徑寸泥繩。以爲火門之模。造完看實煉乾。旁設大爐數座。將鐵一齊化開。注入模內。俟稍冷。將鐵取出。火門通開。灰土捕淨。不須鐵塘齊口。即時可用。其飛彪銃。亦有就地挖模鑄成者。但鑄造之際。定要算就銃規十一度之例。以定模體。則俟銃之鑄成。不必那動。即可裝用。蓋因銃重質不能那動故也。如虎蹲獅吼。則於鑄成之時。即於鑄旁地上。酌量銃規。比照攻城度數之例。趲得寬窄高下。如何開挖停當。將銃放倒。即可裝用。蓋亦以銃體太重。不比他銃。可以設之車上。任意轉動故也。

礮硐說略

礮硐之說。即礮城之別稱也。中國亦多有用之者。但西洋不過運用有法。更爲猛烈而已。其法必先酌量城之遠近。地之深淺。挖通地道。正對地底中心。不得高下歪斜。以致差悞。其裝藥之處。必照城體挖長裝

滿。則所掀城口必閉。若堆積一處。則所掀城中亦窄矣。又必於城底中心。略靠外邊裝藥。則城之磚石泥土。必俱飛落城裏。若靠裏裝藥。則磚土必飛落城外。又恐反傷我軍。用藥定要多者。萬倫勉。或數萬勉。裝滿洞腸。預將大竹劈開去節。用筝粗藥信接長。油紙封固。安置竹內。插入藥洞。長通外口。藥洞之旁。用鉆鑽化開。將出口之際。先將大爐口邊。與模口邊。及溜槽內。用炭火着實燒紅。仍用蓆排棚數扇。將模口溜槽等處蓋嚴。以避寒氣。則疑凍之弊。概可免矣。

以上二爐。係西洋攻法之最猛裂。設機秘者。無論城之堅瑕與否。凡一經此法。則從來未有能自保存者矣。

模窑避濕

凡銃模埋入窑內。四圍必用乾土築實。但遇春夏之際。雖二三日內。亦必有地氣上升。以致蒸濕模體。則銃不能鑄矣。其法先於窑底之下。以硬磚捲起橋洞。橋上用石條黃土鋪平。以安銃模。裏外各用竹筒下頭插入洞內。上頭向外通氣。則可免蒸濕之患矣。

木模易出

凡用乾木造模。若經濕泥塗上。其木模必將泡開而漲大矣。日後必然難出泥模。其法於木模既成之時。先用熟蠟水厚刷一次。蓋取蠟性能隔水氣。濕泥不能泡之謂也。候乾。用砂皮磨光。將羅細灰。以清水調成稀糊。刷在模上。一分多厚。要勻要光。候乾始上炭灰。上泥蓋取炭灰體質鬆浮。以便日後欲取木模。則不必費力。而一敲可去矣。

泥模須乾

其鑄銃泥模。務於萬分乾透。兼用炭火燒過。然後可用。若微有潮氣。則銅鐵入內。必定噴出而不全到矣。縱到亦必有蜂窩漏眼。終爲棄物矣。

模心易出

其模心上泥。待上九分徑許。用指大粗麻繩。從頭密纏至尾。又用泥上勻。澄光候乾。再用羅細燥灰調濕上勻。候乾聽用。其用粗繩密纏之意。蓋取熟銅注入模內。繩體必化爲灰。銃冷之後。則模心寬鬆。可易出矣。若模心用泥。則熟銅注入。其泥亦燒熟成磚。且與銅體攪成一處。任用何法。亦不能取出矣。

免鋼分兩

凡鑄銅銃。必先將銅煉過。每銅百觔。參化上好碗錫八觔。則銅始剛柔得中。而堅壯矣。若全不用錫。則銅體必過於脆。若免錫太多。則銅體必過於柔矣。

爐底避濕

大爐化銅。爐底之下。最怕地氣上蒸。雖燒過極乾之爐。臨期未有不潮濕者。若不預爲防避。即銅難化開。其貼底一層。必然凝滯。有誤鑄時之急用矣。其法於爐之下。預將硬磚捲成十字空洞。與火池相通。四旁開竅。以通濕氣。則化銅之際。可免疑底之弊。

化銅防滯

凡化銅之際。更怕起風。刮散火力。則銅必然難化。又銅化開出離爐口。經過溜槽下模之際。亦怕起風吹冷。銅汁半途凝凍。則銃亦難鑄成。其法先於盞上四圍搭起蘆棚三丈餘高。以避刮風。頂上免搭。以通火氣。

設棚避風

凡火器放彈用藥。小者彈作五分。藥作六分。中者彈藥相均。大者彈作六分。藥作五分。此尋常比例之略數也。凡公孫蜂窩練彈諸種。所帶銅條銅練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等物。俱作彈數分兩配藥。其大小相配。比例之法。又以大彈每重一觔。小彈等物亦重一觔。此定則也。萬不可太多。若飛彪家銃。則又以塘寬

彈藥比例

火銃既分戰攻與守。其銃塘自有淺深異制。遇銳敵亦有遠近殊用。故配藥更有多寡異宜。司火攻者。若不預定約略。謹記熟練。倘臨期誤用。貽害不可言矣。

修補銃底

凡螺螄銃底。倘日久有壞。不知筒內深淺長短如何。不便造補。必先將筒內用墨塗濕。以硬紙一片。捲作小筒。入銃後門。將紙撒開。用小圓研研之。即可印出筒內銳形。然後照樣磋成補入。庶免差誤。

修整銃口

凡口鎗用火或偶爲他物壓灣。則銃不可用矣。其法先將銃身烘熱。用合口鐵條。以絹包裹。放在筒內。安置厚板凳上。用木槌頻打。再吊一線。看其灣直何如。再顧可也。

發近大小彈物必欲裝滿銃口爲度蓋取其擊寬而彈衆也。

凡攻銃體厚更欲推空彈藥俱可均用鳥鎗、鳥機、狼機之屬又以筒長擊遠配藥必用加二加三應藥多力猛而能遠到飛彪、象銃、噴銃、所裝藥料彈物極多且塘寬遠近用藥只須四分彈作五分可也尋常大銃只是彈藥相均不必加減守銃務於擊寬用彈必帶小彈諸物且多朝下倒放其彈藥亦必均分應幾有力。

彈銃相宜

凡火器之道不過遠近寬窄之妙用其鉛鐵石彈等物亦有堅脆聚散之殊能故必隨宜酌施應戰守攻取不致臨期之誤事矣。

凡鉛彈宜於鳥鎗鳥機及小彈之用蓋取體重透甲而傷命也凡鐵彈宜於大小狼機、戰銃、攻銃、蓋取其體硬以便擊遠攻堅破銃之用凡石彈宜於短銃近發者蓋取其體脆凡火碎裂散寬而斃衆也。

凡小彈諸物宜於守銃戰銃獨不宜於攻銃蓋戰與守悉利寬而傷衆者惟攻則止用獨彈力能摧堅足矣。

彈制說略

西洋只以攻銃始用鐵鑄獨彈蓋取以堅攻堅之意若戰與守則不過取傷人馬足矣其彈又不在於大而堅而在於寬而廣也蓋謂獨彈之用如徑大一寸者其力亦止能擊一寸之寬如徑大五寸者其力亦止能擊五寸之寬若差半寸之外則斷不中敵矣西洋所謂大銃而小用者深可惜也是以大銃有分彈、鎖彈、開彈、散彈之製戰銃、守銃、狼機、鳥機、鳥鎗有公孫之製象銃、噴銃、飛彪、有蜂窩之製此非故爲博巧炫奇止係深心物理變化多方窄銃而得寬用小銃而得殺用之利矣跡淺意深慎毋忽之。

製彈說略

銃彈雖稱首利之器然亦有傷人不死之時蓋謂彈物若果中人致命之處則頃刻可斃不待言矣倘值中腿膀厚肉穿皮而過則雖受傷或亦未必死也是以西法於公孫蜂窩所用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等件必俱用碪砧諸藥如法製過庶略沾皮肉而人可立斃西法所謂弱彈而強用者是也。

裝彈機宜

凡大銃用蜂窩彈者必將碎鐵碎石用朽絹或朽布各薄包一層安置銃之中心將小團彈安放傍邊應計萬全長技與短技間迭而出兵器與火氣互相爲助擊法與衛法兼資以用且更以堅車密陣剛柔牌盾連環部伍長短兵器遠近相救彼此相衛此時雖不用火攻而靡之快馬利矢亦無所以逞其能矣而況火攻更自有妙用不經者乎必如是輔變不窮完固無缺則應變戰勝守固而敵莫犯矣。

救衛之備

俗謂兵家諸器無如火器爲勝然而臨敵久戰或銃熱難裝或彈藥備缺或風雨不時即火器亦有不可以專恃者又謂火器之用唯能以遠擊爲勝然而敵兵未有先遠而後不漸近者是以必宜周盧始末預計萬全長技與短技間迭而出兵器與火氣互相爲助擊法與衛法兼資以用且更以堅車密陣剛柔牌盾連環部伍長短兵器遠近相救彼此相衛此時雖不用火攻而靡之快馬利矢亦無所以逞其能矣而況火攻更自有妙用不經者乎必如是輔變不窮完固無缺則應變戰勝守固而敵莫犯矣。

斬將說略

西洋臨敵交戰必先以法取其主將其法首欲伺明敵將之踪蓋將踪外狀必有潛藏而招標暗號不無稍異我既以稍異而知是將則將平日所派每隊另備最準狼機一位彈用公孫之法更擇精技數人司之每面約備數十處不等臨敵不許隨諸器同放專備斬將之用俟敵將近號令諸銃悉向來將如雨注蝗集拱衆而擊勢若萬虎攢羊從來未有能脫者也。

也若用公孫蜂窩又必計量小彈及雜物分兩如法加配可也。

藥信說略

凡藥信之製最似粗跡無甚微奧者但每以忽略或多微細鬆軟及兩頭撒藥其說爲何蓋以細微則燃火不快鬆軟則難入火門兩頭撒藥則下頭急點不着下頭不能引火入塘是以遠信之時必欲粗壯攥緊用麪糊抹過晒乾各隨長短剪斷兩頭用磺顛過則藥撒而信體粗壯堅硬可以直入火門且藥多有磺易點速燃而又深達銃腹也。

遠近之節

中國從有火攻而不能取勝於敵者雖云製造之不精抑亦用法之未善也如遇敵兵或纔見塵起即將火器極力擊放及至將近而反致缺誤是不知遠近之節緊急用於無用也今則不許輕發如大器平度能到三四百步者則必待敵至五六十步而後發如小器平度能到百餘步者則必待敵至二三十步而後發此謂長器短用之法其命中可必而勝敵亦多也。

衆寡之用

或前哨零賊始來窺探即將全營火器盡放是不明衆寡之用費多而獲少也今則不許浪用如零賊窺探不必盡發諸器亦不必坐視不應預派每隊另設小器一種專爲擊零之用鵝號如法施放則所費彈藥不多而零賊亦不能脫漏矣。

寬窄之宜

或敵兵四圍蜂擁衝來而我猶以尋常彈銃擊之致彈少賊多不能盡殄是不識寬窄之宜利器而鈍用也今則不拘常法如敵兵四面圍繞必另以公孫蜂窩諸術近發寬散如風捲潮奔雖敵兵愈衆必愈斃於羅網矣。

裝藥比例

凡裝藥比例之法銃規已詳備矣倘偶無銃規不知彈丸多少應該用藥若干者見本銃口徑爲準如用鉛彈則裝藥五徑爲度用鐵彈則裝藥四徑爲度石彈則裝藥三徑爲度蓋謂鉛鐵與石輕重不同故也其彈亦以合口爲準若彈大小則不符矣此係約略程規其法止與常數相合依法用之可免臨時錯誤

擊客說略

凡敵兵恃強。故使零賊前來窺犯。我則嚴戒士卒。不許輒動。全營諸器。肅靜以待。預令原備斬將器技。策備擊客之用。俟其將近。酌益銃力可及。號令該司隨便擊打。則零賊將來。斷然不敢輕犯。而我之全營火力。亦不致於空發矣。

擒衆說略

凡敵兵令嚴。如蜂擁蟻聚。捨死前進。則斷非尋常器技所能殄滅也。必更用寬塘衆銃噴銃。彈用公孫蜂窩之法。俟其到近。號令諸銃寬散迭擊。則銃內所發小彈。及碎鐵碎石藥彈諸物。如浪湧潮洶。萬火齊發。敵兵雖衆。安得不悉死於火陣乎。

遠遠說略

凡敵兵遠來。我欲令彼驚潰。則先以遠鏡看明敵營所在。次則測益地步遠近如何。再以銃規算合所到處數。出其不意。以飛龍大銃。焰箭營頭。連發數彈。如雷從天降。卽雖強敵。亦未有不驚散而奔潰也。

驚近說略

凡敵兵到近。圖營死進。我則焰箭隨機迭擊。俟發彈數次。銳氣少挫之際。潛令合營各用大小擘彈。被以擊頭火箭。出其不意。忽然向敵齊發。聲若萬雷齊吼。令敵莫測其故。有如天降神異。敵雖萬分精強。倘而於所以然制造之法。與所以然運用之方。得其要領肯綮。則凡銃皆可化西銃矣。否則徒恃無敵之虛名。而不獲致勝之實效。雖有西銃何補哉。

火攻慎傳

兵法所以御亂也。若匪人得之。則反足以生亂。況火攻又係兵法中之最猛者乎。西師之所以不肯輕傳者。爲此故也。且又嘗有言。凡軍國秘機。雖云不可秘傳。然更不可妄傳。諺茲技者謹戒。

火攻備偏

火攻雖稱兵法之首務。然亦不過兵法中之一着耳。若以總端言之。則部伍營陣之制。刑名分數之法。勦說戰鬬之方。臨敵戰鬬之秘。數者之於兵法。孰非緊要之機宜乎。是故以火攻論火攻。則凡事務於精詳。必自能得制敵之勝算。似未必獲全局之成功。然則習火攻者。更當於火攻之外。兼求完備之道。斯可矣。

火攻需貴

西洋火攻最精。爲其器精。而兵更精故也。殊未知精器必須厚備。精兵必須厚餉。孔子言足兵。必先足食。言教之必先富之。其意固已深矣。然則論火攻者。又不得不先爲理財計。

火攻推本

火攻之士卒。固貴胆壯心齊。而用命矣。然胆不易壯。心不易齊。命亦不易用也。必勝之略。能使士卒內有所恃。外無所懼。則胆不期壯而自壯矣。有感召節制之方。則心不期齊而自齊矣。是則恩信結之於裏。功利誘之於前。嚴刑迫之於後。則命不期用而自無不用矣。有此良將。又何患火攻之不精。功績之不成哉。

三層。前後左右。安設大銃數十餘門。其彈重五觔起。以至數十觔。其戰法專以整船爲主。不必整人。先以一人坐於桅斗之上。用遠鏡窺覘。俟敵船將近數里之內。用銃對準。輕放不必數彈。敵船立成齏粉。敵兵盡爲魚蝦。且更有鍊彈撈戳船桅。如利刀斬草。有噴銃藥彈。燒毀船篷。如燒紙片。自古水戰之法。技擊之強猛。烈無敵。亦稱西洋爲基極矣。

以上三端。亦就止火攻而言。其餘機秘。另詳將略各卷之內。

火攻紀餘

凡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又宜寬散。蓋謂堅處必彼之技擊所在。寬散則傷彼者衆矣。城外擊內。當攻其瑕。又宜攢聚。蓋謂瑕處則易攻。攢聚則易破矣。

火攻問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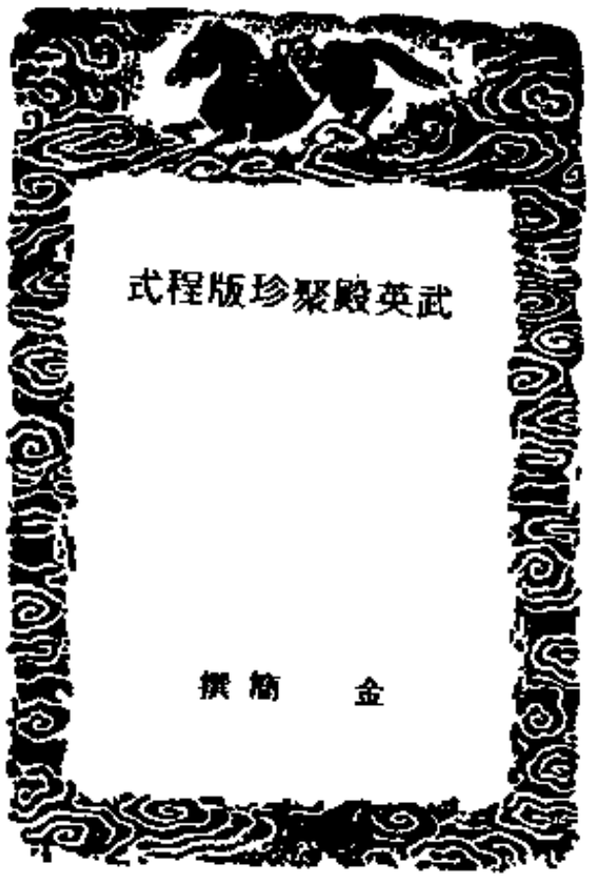
或問兵法。必以火攻致勝。其說是矣。倘敵人亦有則如之何。答曰。若兩火相敵。惟用長器而遠擊者勝。若兩長相敵。唯裝放有法而疾速者勝。若兩法相敵。惟胆壯心齊而用命者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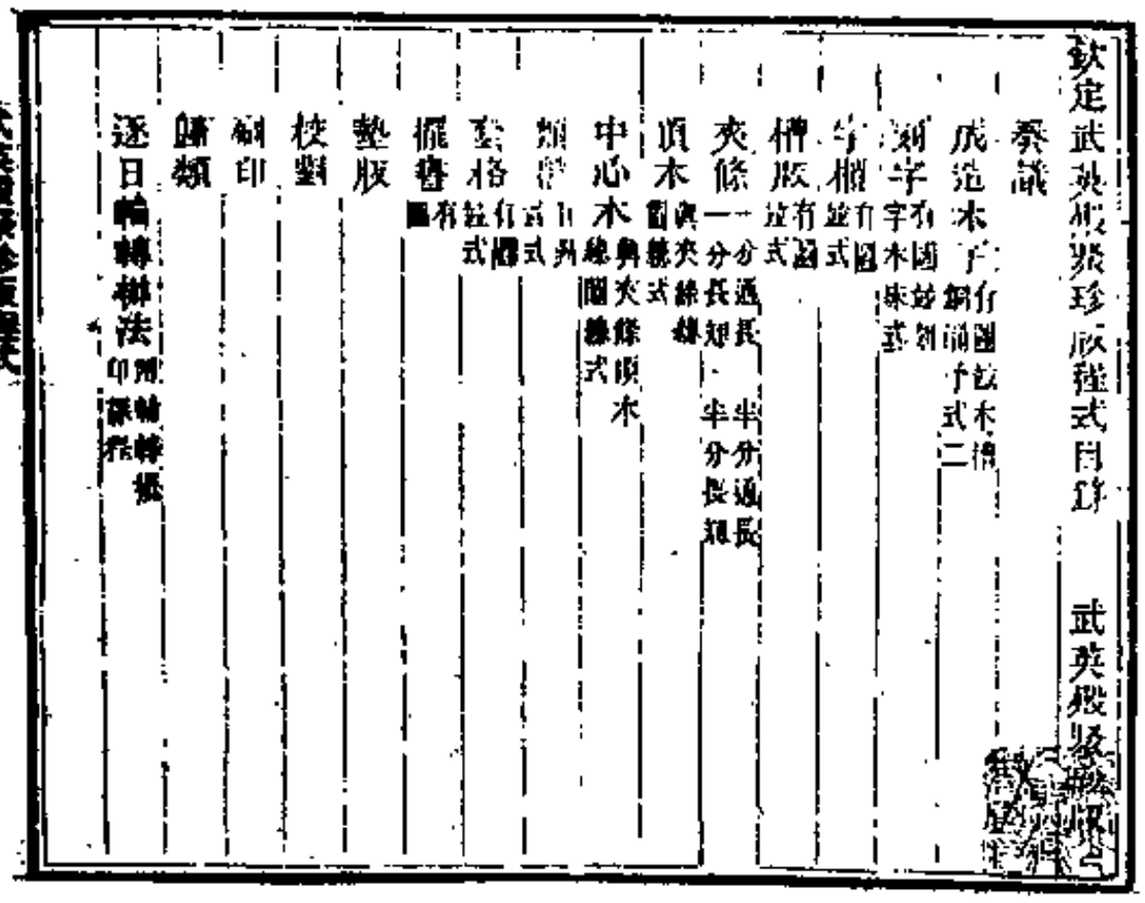
火攻索要

夫火攻何以重西洋乎。爲其能遠能準。又能速也。是以人莫能敵。最可貴者此也。故凡習此技者。必究心於此。

歸源總說

嗟嗟代不乏人。堂堂中國。豈乏良將。是何國初。高盖帝崛起草莽。偏多如許賢能。而能遂胡元於全盛。今金甌缺罔。將士雲屯。而反摧挫於小醜。其故何也。蓋以良將之出沒。關世運之盛衰。豈今人民過惡深重。獲罪於天。故令我列聖睠懐。縱茲闖賊狂逆。以為假手翦除意乎。安得懇求上帝。回怒發慈。大赦兆民。速降良將。翦殄妖氛。永建太平。予日望之。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序
凡例
校對
刷印
裝訂
分類
分工
算例
字樣
字體
字式
字號
字架
字盤
字櫃
擺書
套格
版心
版匡
界畫
版式
中心木
夾條
邊木
槽版
木梢
字櫃
字架
字盤
夾條
半分通長
一分通長
半分長短
夾條
邊木
槽版
字櫃
字架
字盤
成式
成式
成式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金簡謹
奏爲酌辦活字書版仰祈
睿鑒事竊臣奉
命管理四庫全書一應刊刻刷印裝潢等事臣惟有敬
謹遵循詳酌辦理今聞內外藏集進呈已及萬種
現奉
旨擇其應行刊刻者皆令鐫版通行此誠
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藝林之至意也但將來發刊不惟
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時日卑職詳細
維冀若刻版棗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種書籍
比較刊版工料省個懸殊臣謹按
御定佩文詩韻詳加選擇除生僻字不常見于經傳
不收集外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條字此內遠
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
等約共需十萬餘字又檢備小註應刊之字亦照
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需五萬餘
字大小合計不過十五萬餘字通行發刻一切書
籍只須將槽版照底木一擺即可刷印成卷倘其
間尚有不敷應用之字隨時可
以刊補其書貢行款大小式樣照依常行書籍尺
寸刊作木槽版二十塊臨時按底本將木字檢校
明確擺置木槽版內先刷印一張交與校刊官校
處詳校無誤然後刷印其應用十
五萬餘個臣詳加核算每百字工料需銀六錢十
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成做木槽
版備添空木子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再用銀
一二百兩已敷置辦是此項需銀通計不過二千
四百餘兩臣因以
武英殿現存書籍核數即如史記一部計版二千六
百七十五塊按梨木小版倒價銀每塊一錢共該
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
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錢其用銀一千一
百八十餘兩是此書值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
百五十餘兩今刻聚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計亦不
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而各種書籍皆可查用重
或刷印經久字畫模糊又須另刻一分所用工價
亦不過此數或尚有堪以揀存備用者于刻工更
可稍爲節省如此則事不繁而工力省假屬一勞
久便至擺字必須識字之人但向來從無此項人
役即一時外僱恐不得其人且滋靡費臣愚見論
添設供事六名分領其事所有刊刻書籍非另辦副本不可擬
萬按韻分貯木箱內其木箱用十個每個用抽屜
八層或十層抽屜中各分小格數十個盛貯木字
本月二十二日臣于敬中面奏仰蒙
諭允再揀擺字版必須供事經手尚經臣金簡奏明額
設供事六名在案但查字版頭緒紛繁六人尚不
敷用擬再添供事六名統照
武英殿供事之例一體行走以資供役理合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旨知道了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臣際華英廉金簡謹
奏爲請
旨事前經臣金簡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刻
大小活字五萬個擺版刷印通行尚蒙
御印黑紅格子樣式各五十張恭呈
御覽是否可用伏候
聖訓遵行謹
奏奉
旨甚好照此辦理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臣采琮等謹
奏　臣等辦理四庫全書所有永樂大典內係出散篇
彙輯成部者類有挑取刊行之書應行刊刻前經
臣金簡奏准用活字版擺刷現在篇帙較增易行字參差難以
照式排版而正本又不便合共校對致有汚損　臣
等公同酌議此等應刊書籍非另辦副本不可擬
于四子監揀派現在肄業之內謄業貢生十名到
武英殿照現在行走貢生例專供校錄刊本之用並
擬派原任翰林院編修程慶承辦擺版之事業于
本月二十二日　臣于敬中面奏仰蒙
允再揀擺字版必須供事經手尚經　臣金簡奏明額
設供事六名在案但查字版頭緒紛繁六人尚不
敷用擬再添供事六名統照
武英殿供事之例一體行走以資供役理合據實奏
聞仰祈
聖鑒訓示
旨知道了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臣際華英廉金簡謹
奏爲請
旨事前經　臣金簡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刻
大小活字五萬個擺版刷印通行尚蒙

允准嗣又仰遵

計示添備十萬餘字二共應刻二十五萬餘字現已刻得足敷排用仰蒙

欽定嘉名爲

武英殿聚珍版實爲藝林盛典擬于每頁前幅版心下方列此六字至所有工料前經臣金簡奏明假過廣儲司庫銀一千四百兩茲添刻木字等項尚屬不敷應用請仍在廣儲司銀庫內再領銀八百兩統俟臣金簡另行核實

奏銷現在四庫全書處交到奏准應刻各書應按次排版刷印每部擬用連四紙刷印二十部以備陳設仍各用竹紙刷印頒發定價通行其某種應印若干部之處臣等謹會同各總裁酌量多少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所需刷印紙張工料銀兩除現在

武英殿存貯通行書籍變賣餘銀一千七十兩四錢五分八釐堪以支用外應請再於廣儲司支領銀二千兩以備刷印仍照

武英殿通行書籍之例俟收到價值陸續歸款其書內生僻字必須隨時增添及將來刷多模糊應行換補者無庸另行支領應印

武英殿每年奏請備用銀兩項下核實支銷至此項書籍既經頒發嘉惠藝林必須排列精密現在已責成原任翰林祥慶等帖式福昌專司其事其原書樣本尤須校對詳愼應請即于每頁後幅版心下方印某人校字樣俾益專其責成校對自更不敢草率再查

御書處現行之例凡做聚珍版刻字人等服役之日供給與分劑飯食今排印聚珍版處亦照此辦理至領設供事十二名專供擺版實與匠役無異與別館僱供登記收發者有間應請亦照匠役之例通行擺版之日給與分劑飯食庶令常川供役免致遞誤其無書可擺之日仍毋庸溢給理合

奏明請

旨遵行謹

奏奉

旨好知道了欽此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臣金簡謹

奏爲

奏

開核銷錢糙數目事前經臣奏請將四庫全書改爲活版擺刷通行擺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每百個約計工料銀八錢並成做槽版及貯木字箱格等項共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可援所有請領價值俱係實用實銷詳細將此次奏准工料價值作爲定例造具清冊咨送

武英殿存案此後如有刷多模糊及槽版等項應行增添更換之處即遵照辦理俟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木子槽版等件移交

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即用聚珍版排印通行爲此謹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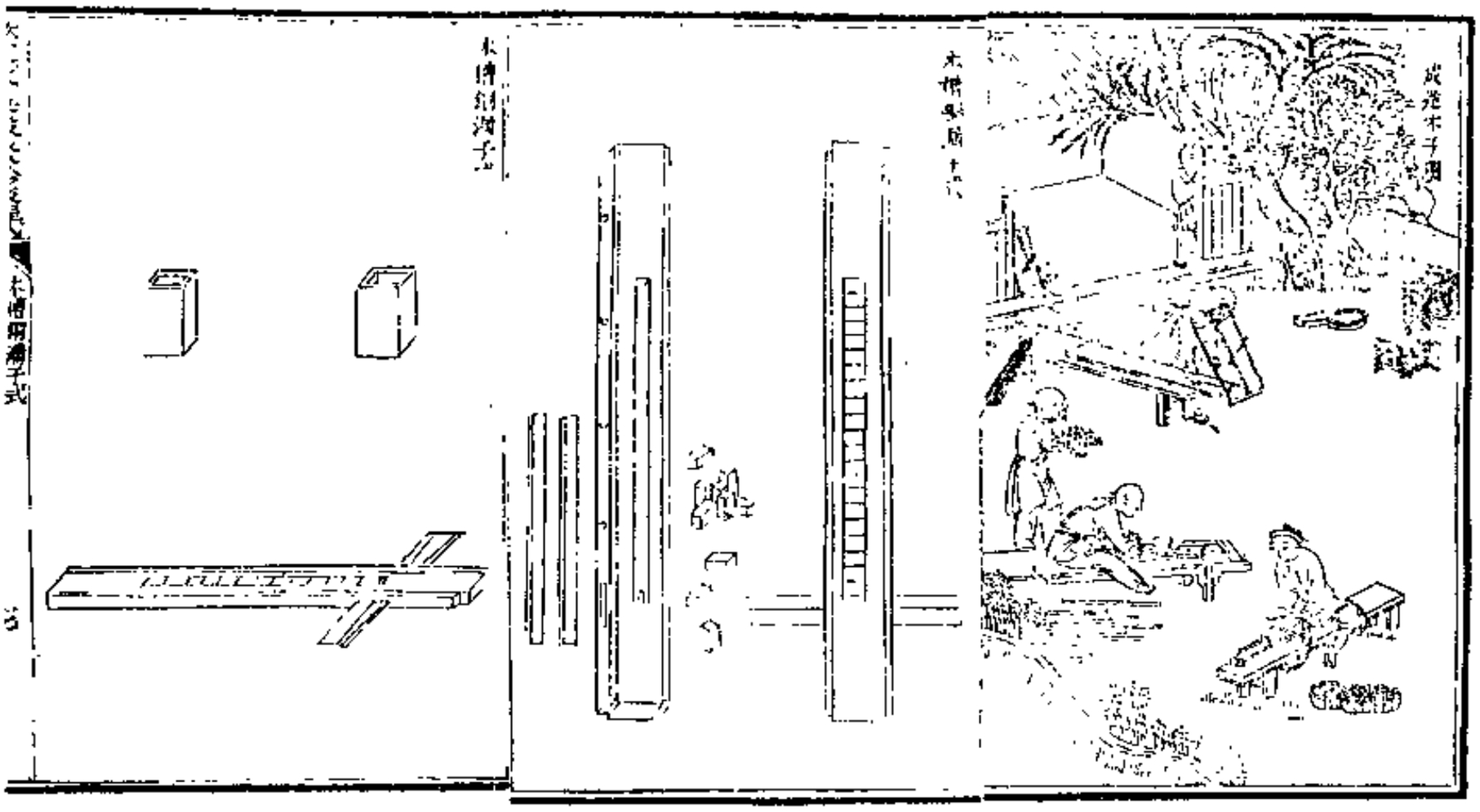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陸費墀金簡謹

奏所有應用
武英殿聚珍版現刷印各書今
指揮存取繁露書各抄
樣本呈
覽今統行校得之鶡冠子一書現已排印完竣遵
旨刷印連四紙書五部竹紙書十五部以備陳設謹各
裝潢樣本一部恭呈
御覽外又刷印得竹紙書二百部以備通行其應行進
呈
盛京恭貯之處照例另印為此謹
奏
奉
旨知道了書交總裁收貯此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臣 永瑢等謹
奏為查明事查聚珍版書籍向係供事四名
武英殿繕寫定設供事十二名承要處設供事四名
聚珍版處設供事十二名俱以安奏請揀充
允准在案但設立之初正值當時應用酌量定額未及
通盤籌計迨行之既久實有未敷如鼎林院辦書
各有所司之事許令
添設供事二名一併
奏明咨行吏部于奉
旨之日一體著役註冊仍毋庸給與公費俟食俸
五年之後如果勤慎得力與役滿額缺供事一同
議敘庶各供事更加鼓勵於辦書亦有裨益為此
公同具奏請
旨
奏奉
旨依議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 金簡 臣 德保 同
奏
為遵
旨議覆事竊查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本交臣等閱看臣等伏查聚
珍版刊行書籍施工簡而成編易而且備最為良法仰蒙
皇上聖鑒萬
宸章題咏實足昭垂奕世嘉惠藝林今欲簡以兒在辦
法倣墨法集要之例纂輯成編紀錄頗為詳備俾
此後刊書者皆得有所遵循於祕籍流傳殊有裨
益應即將此帙刷印通行俾海內欽
遵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
奉
旨知道了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臣 永瑢等謹
奏為
遵
旨議覆事竊查武英殿聚珍版書籍向係供事四名
武英殿繕寫定設供事十二名承要處設供事四名
聚珍版處設供事十二名俱以安奏請揀充
允准在案但設立之初正值當時應用酌量定額未及
通盤籌計迨行之既久實有未敷如鼎林院辦書
各有所司之事許令
添設供事二名一併
奏明咨行吏部于奉
旨之日一體著役註冊仍毋庸給與公費俟食俸
五年之後如果勤慎得力與役滿額缺供事一同
議敘庶各供事更加鼓勵於辦書亦有裨益為此
公同具奏請
旨
奏奉
旨依議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 金簡 臣 德保 同
奏
為遵
旨議覆事竊查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本交臣等閱看臣等伏查聚
珍版刊行書籍施工簡而成編易而且備最為良法仰蒙
皇上聖鑒萬
宸章題咏實足昭垂奕世嘉惠藝林今欲簡以兒在辦
法倣墨法集要之例纂輯成編紀錄頗為詳備俾
此後刊書者皆得有所遵循於祕籍流傳殊有裨
益應即將此帙刷印通行俾海內欽
遵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
奉
旨知道了欽此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臣 永瑢等謹
奏為
遵
旨議覆事竊查武英殿聚珍版書籍向係供事四名
武英殿及薈要處共謄繕六百餘名候閱各官七十
餘員所有收發書籍繕校字數並記各種摘案日
久益繁近又添有額外謄錄人數愈多商設砌
一切登記職名收發等事分派承管頭緒紛繁實
非二十人所能了事是以上年七月間於上年七月間於
題准外供事二十七名帮助辦理又
武英殿及薈要處共謄繕六百餘名候閱各官七十
餘員所有收發書籍繕校字數並記各種摘案日
久益繁近又添有額外謄錄人數愈多商設砌
一切登記職名收發等事分派承管頭緒紛繁實
非二十人所能了事是以上年七月間於上年七月間於
題准外供事二十七名帮助辦理又
皇上嘉惠士林之至意三年以來排印過書籍約共三
十餘種一切章程漸皆習熟臣等謹將
倒排現在辦法分別條款書為圖說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繕錄清本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
奉
旨知道了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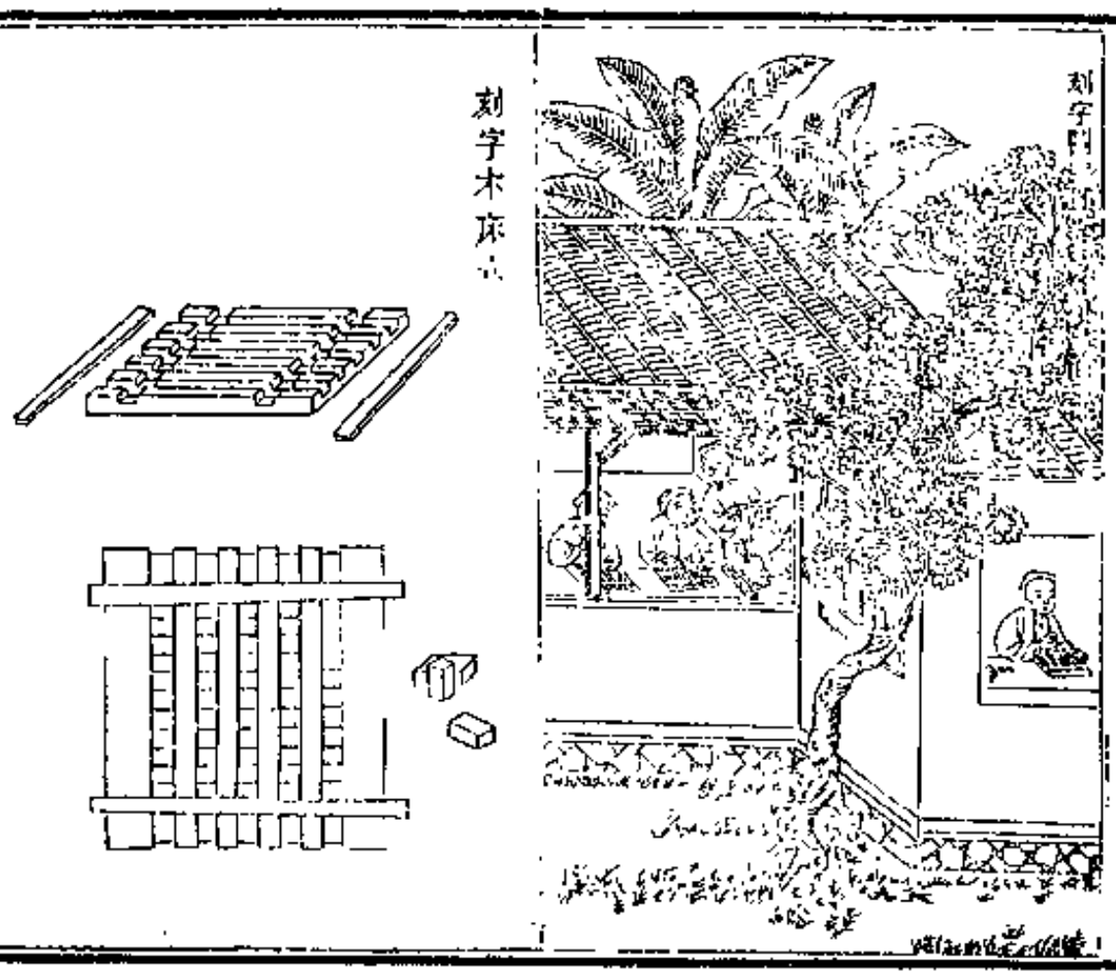
成造木子

聚珍版擺印書籍因種類甚繁以數十萬散字中揀取成套其木子大小難以畫一若逐字鉋削又事費而工艱故製造木子之法利用衰木解板厚四分許豎截作方條寬一寸許先梁墨綫兩面用鑿取平以淨厚二分八釐為準然後橫截成木子每個約寬四分八釐長一尺四寸寬一寸八分中挖槽一條內寬一寸深三分底牆欲平直外牆以鐵鑷口下首兩面牆接密寸許將木子數十個仄排槽內用活門擠緊鑷之以平槽口為度是槽深三分則木子亦淨寬三分而厚分數既得再用木槽一個其法如前中挖之槽只寬深用七分將木子豎排于槽內鑷之平槽口則得直長之數凡大木子每個厚二分八釐寬三分直長七分只小木子厚長分數皆與大木子相同而寬只二分將前槽深三分者另製深二分木槽一個仄排鑷之即得但用鑷必須輕捷若沈著太過恐鑷齒致損槽口仍于鑷完後用銅製大小方墊子二個中容分數與大小木子相符將木子逐個墊過內無不準之弊矣



刻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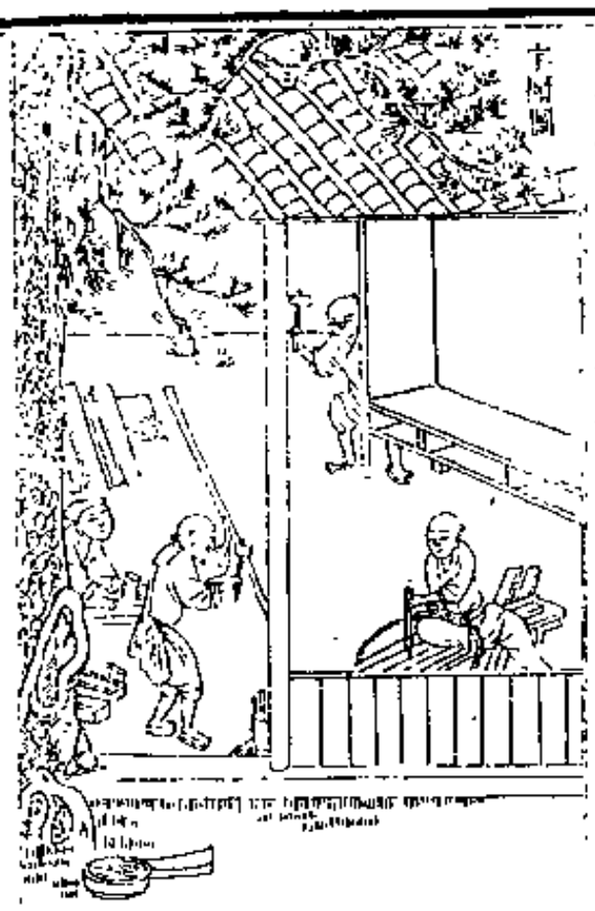
應刻之字照格寫準宋字後逐字裁開覆貼于木子之上再用木匙一個高一寸長五寸寬四寸中挖槽五條深六分每槽可容木子十個上下用活門擠緊即可施刻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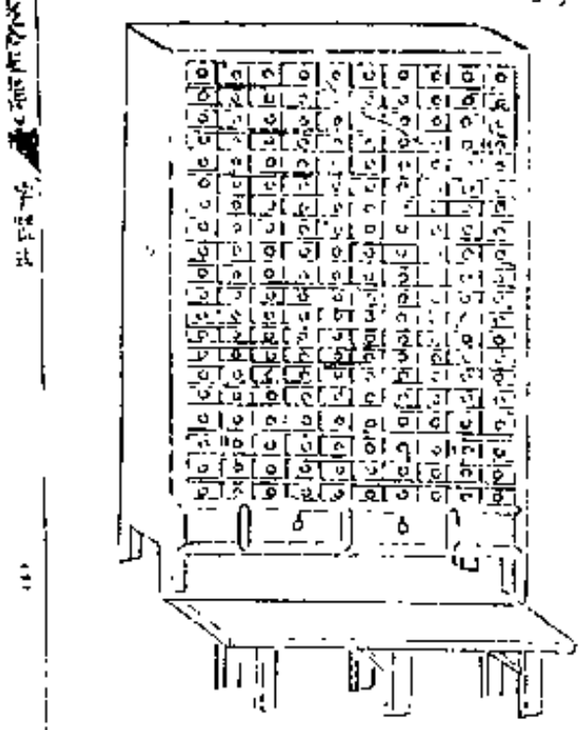
刻字木床

字櫃

按照康熙字典分十二次名排列十二木櫃高五尺七寸寬五尺一寸進深二尺二寸足高一尺五寸每櫃下用木梗一條高與櫃足相齊以便登踏取字每櫃做抽屜二百個每屜分大小八格每格貯大小字母各四副標寫某部某字及盡數于各屜之面取字時先按部次檢查某字應在何部則知貯于何櫃再查盡數則知在于何屜如法熟習舉手不爽間有隱僻之字所用不多頃刻可得即少仍按集另立小櫃置于各櫃之上自能一目了然



字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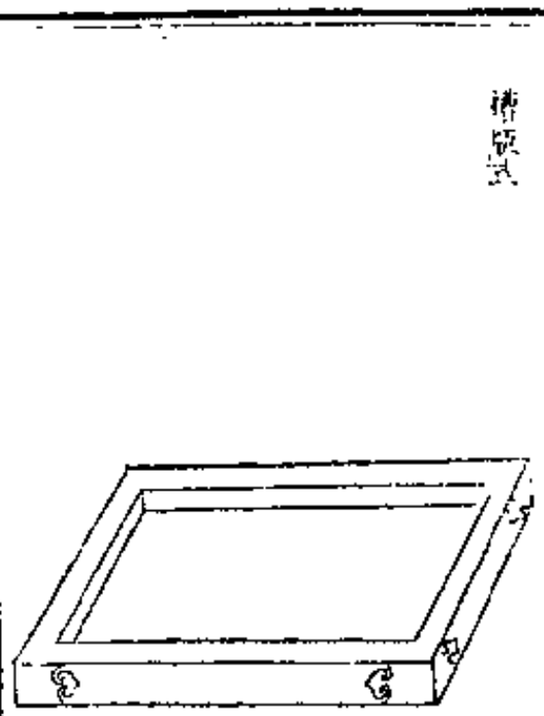


字櫃式

槽版

用陳楠木做方盤外口面寬九寸五分徑長七寸七分高一寸六分裏口面寬七寸六分徑長五寸八分八旛深五分四周用銅包角以期堅固

槽版圖



槽版式

一分通長夾條

用楠木或松木做成條片寬五分長五寸八分八旛厚一分凡書內整行大字即用此夾條按套格每行頂寬四分而大字木子只寬三分只之居中則旬行之兩傍各空半分二行計之則合空一分故用一分夾條方能恰合格線

半分通長夾條

寬長如前厚半分凡整行小字皆用此蓋小字木子每個寬二分雙行排擺則寬四分只寸與套格相符本行原無用夾條但傍邊若靠大字則仍有空分之空處故宜用半分夾條

一分長短夾條

厚一分長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凡雙行小字下遇大字而傍行亦係大字者視字之多寡長短揀用

半分長短夾條

厚五旛亦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凡大字下遇雙行小字而傍行係大字者用此其長短亦隨字揀用若傍邊均係小字則全不用夾條自然合格

頂木

凡書有無字空行之處必備此定方不移動是謂頂木用松木做成方條高五分用十大字者面寬三分小字者面寬二分俱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遇其空字處長短揀合尺寸嵌于無字空行處

中心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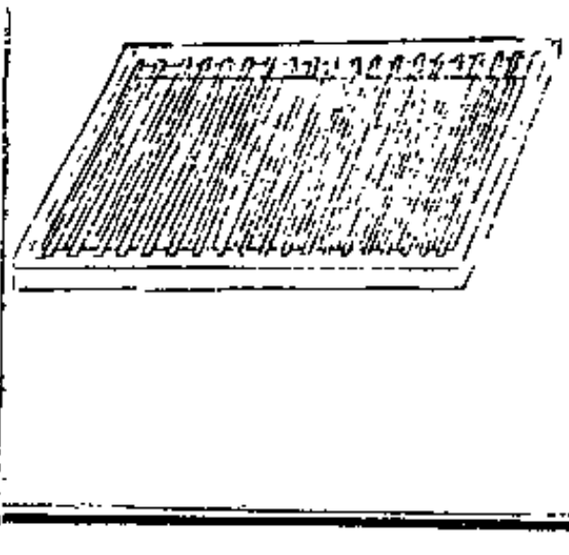
凡雕書至九行即破中一條亦用松木高五分長五寸八分八格寬四分此即套格之版心處也

夾條活字中心木總式

夾條俱木中心木總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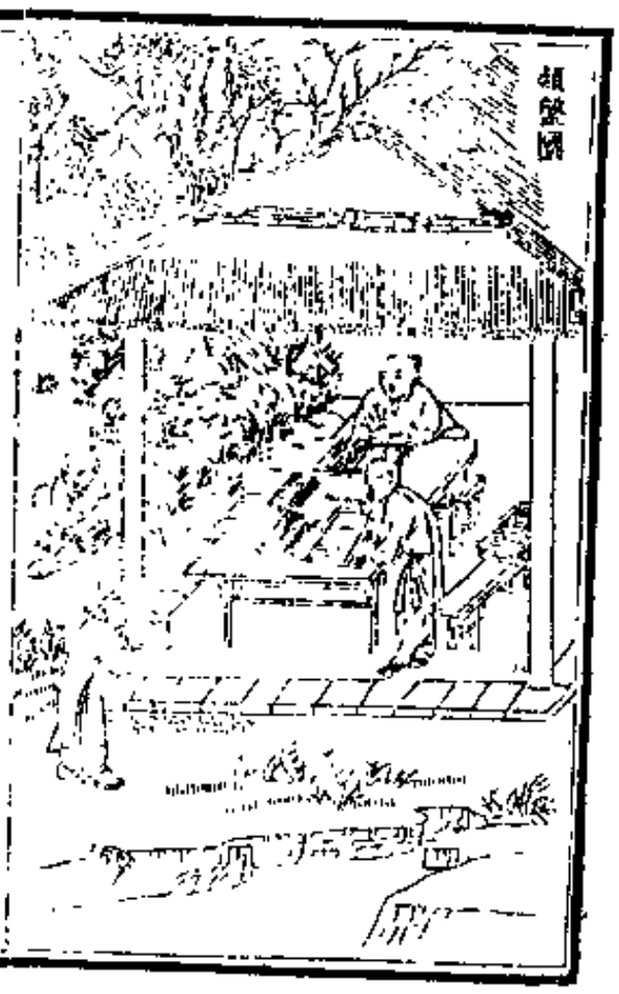
類盤

用松木做托盤寬一尺四寸長八寸深五分內嵌木檔數十根檔寬四分許凡取字歸字隨時安放木干原不致倒亂



所盤寸

類盤圖



套格

用梨木版每塊面寬七寸七分長五寸九分八extra版裏白畫一周圍放寬半分爲邊按現行書籍式樣每幅刻十八行格線每行寬四分版心亦寬四分版之書名卷數頁數聲枝對姓名先另行刊號臨時酌嵌版心

套格圖

擺書

倶用魏通文義明白字體之人分稿後即將原文統計文內某字用若干側各以類聚爲照一單按單取字置于類盤之內然後照稿順其文義配合夾條頂木排擺于備版之內隨用小方簽寫某書某卷某頁貼于備版之外邊以便查記凡遇大字書每人一日可擺二版小字書只可得一版之數間有某字即同某字今字體中視其重複的存其一抽或原稿內寫法與字樞中寫法不同而實即一字者倶不可不審其同異而辨其

擺書圖

正俗之體也至于有字師倘傍面未易檢查之字在字

墊版

才字雖按式製準然經刷印之後乾濕不勻則本性究有伸縮故擺書完後視其不平之處將低字抽出用紙

揑條微墊即能平整

校對

每版墊平之後即印草樣一張校閱或有歪跛以及錯字即時抽換再刷清樣覆校妥即可刷印其換出之字仍歸貯于本櫃內

刷印

每版印完之後即將櫃內字子濕數抽出各按部分檢置于類櫃之內然後就櫃歸于原屜凡取字歸字出入必須按類方能清晰無訛故雖千百萬之多亦不覺其浩繁若稍有紊淆則若無邊際取給何能應手仍于每年歲底逐櫃檢查一次不但字數有所稽攷亦且無弱魚之謬矣

每版印完之後即將櫃內字子濕數抽出各按部分檢置于類櫃之內然後就櫃歸于原屜凡取字歸字出入必須按類方能清晰無訛故雖千百萬之多亦不覺其浩繁若稍有紊淆則若無邊際取給何能應手仍于每年歲底逐櫃檢查一次不但字數有所稽攷亦且無弱魚之謬矣

逐日輪轉辦法

現在刊成字數其中虛字及經見常用之字多備已不啻倍蓰然書帙種類不一其用字各有所重如官書之于數目字萬頁之于山海地輿字多有一部兩三見者若新理不善則雖備數百萬字亦不能齊其取給又何簡捷之有焉故擺書與歸類必須間日相繼而墊版校對刷印等事亦必按日循轉不可令有一處疏遲過卷頁浩繁之書此種應用之字如實有不敷則宜集擺別種書一部俟歸類二次再行續擺本書則字數自能活潑數用他書亦可兼擺而出矣茲列十日輪法于左其版數之多寡經不必拘定程式而輪轉之法

不可忽也

第一日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第二日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第三日	校對十二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第四日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第五日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第六日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第七日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第八日	校對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校對十二版
第九日	刷印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墊版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刷印十二版	歸類二十四版	平墊十二版	擺書二十四版

第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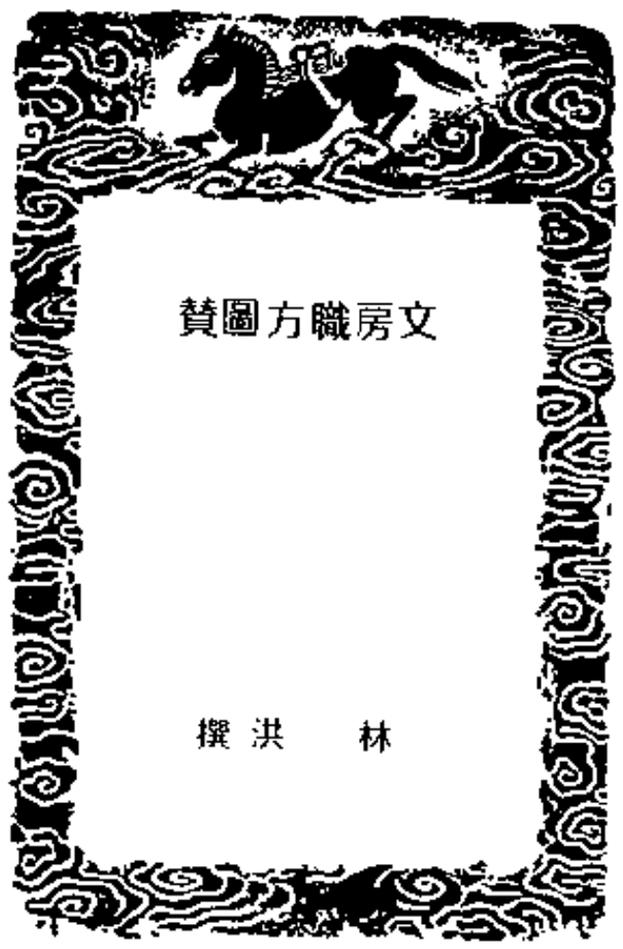
歸換二十四版
校完殺刷十二版
校對十二版
平均十二版

凡二十目計之共擺書一百二十版點畫
七十二版現在刷印十二版現校對十二
版未平基十二版未寄發刷印十二
八版之數逐日週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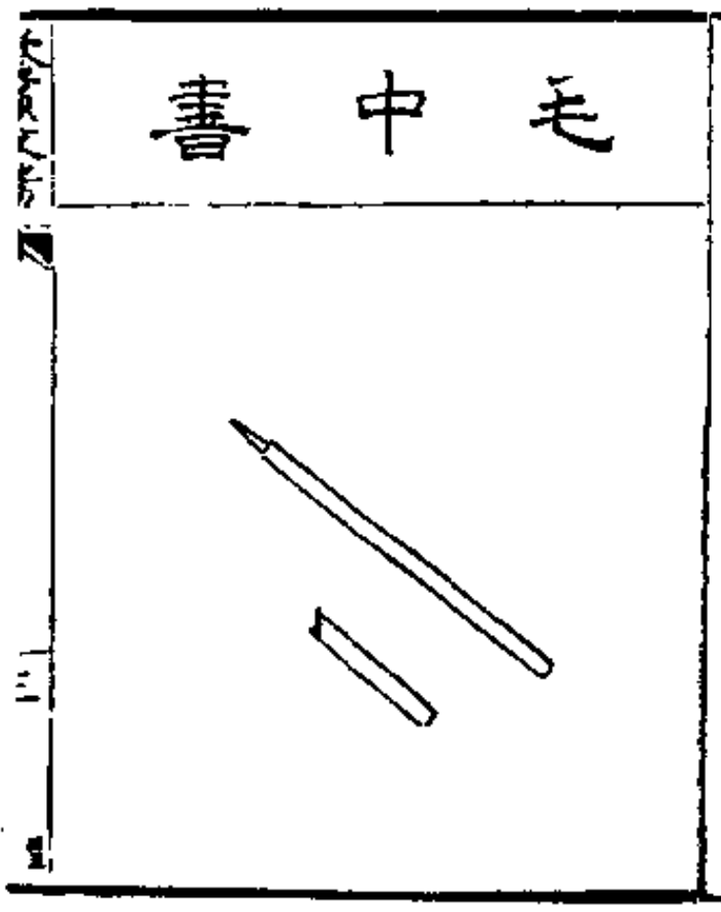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八年春

詔取 內府所藏秘籍及徵天下遺書與永樂大典中散
見而世罕傳本者彙錄爲四庫全書庶共究
前海內士商實奉
命董其事 聖惟羣書既集擬刊者多悉用版行則頒
需時下無以副學者先睹之願即上無以體
聖主嘉惠之意爰以活字法奏請得
旨允行
錫名曰武英殿聚珍版系以
宸製爾乃率屬鳩工行之三年事省而功速較勝於鎔
鉛堰泥而成洵有如
御題詩序所云者顧其間刻木有法藏版有具排校有
次第講之精而後用之熟則程式不可不究也間
嘗因事爲圖因圖系說事雖其詳辭雖其質蓋工
匠之微皆得通曉俾從事者有所守而將來有所
遵云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戶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
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臣 德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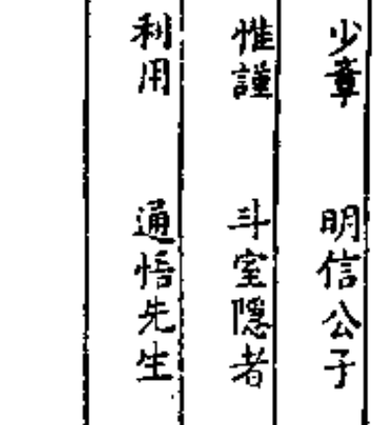


文房圖贊序　欣賞編丙集
士之仕皆繇文房始惟唐韓愈舉顧
為中書他竟無所聞今圖贊一十八
人擬以官酬之俟異日請于
朝罔俾昌黎顓美有唐
嘉熙初元王春元日和靖七世孫可
山林洪龍發序
圖贊十八學士姓名字號
毛中書　述　君舉　盡心處士
燕正言　玉　祖圭　體玄逸客
楮待制　田　為良　剡溪遺老
水中丞　潛　仲含　玉餘老翁
石端明　甲　元樸　岩屋上人
貝光祿　棨　孺文　潔卷小友
石架閣　卓　汝格　小山真隱
邊都護　鎮　弭重　句曲山民
黎司直　合仝　志齊　木訥老人
刁吏書　剴　季方　抱槧書生
竺祕閣　馮　可馮　無弦居士
曹直院　導　公路　介軒主人
方正字　端　士直　惡圖老叟
齊司封　敏　功父　快閣隱君
胡都統　厚　伯固　善補疇士
印書記　篆　少章　明信公子
黃祕書　容　惟謹　斗室隱者
槃都承　藏　利用　通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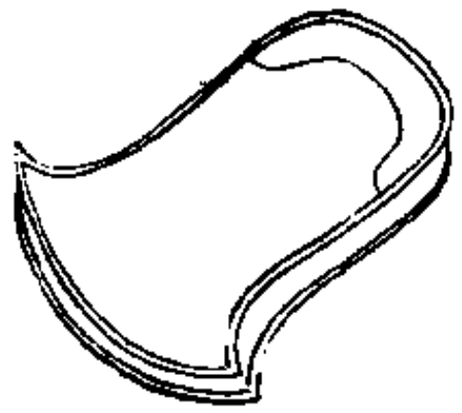
毛中書

燕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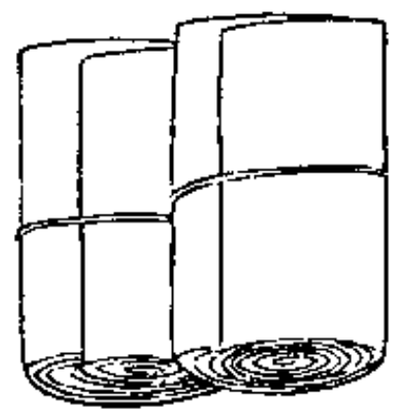


唐中書雅頴有聲至我
宋有自宛陵進者亦頴之孫二公
在當時帝方欵柄用髮皆種種矣
使天相之早仕以究所學則昌黎
和靖翁亦安有可憐不中書之歎
嗚呼科目資格之弊如此夫

硯石



筆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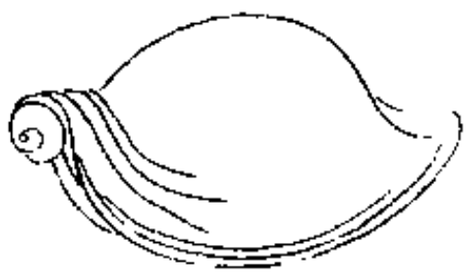
士起於白屋而寘身於清要者不起其歷發濯煉也胜更相汲引苟要同類則山林脩潔士特一草木耳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吾於正言中書君有取焉

水中丞

蒙嘗過萬石君之故家惆其子若孫有到介者迕往乏温潤惟端明燕之且能和平以待物謹靜以養年罷之輸墨間厥亦宜也有若夏卿之置馬視乃厥祖得要愧焉

一言之出必有以利澤於當世而後可以任言責若夫當言而不言寒也不當言而言泛也不泛不寒動有利澤其惟水中丞之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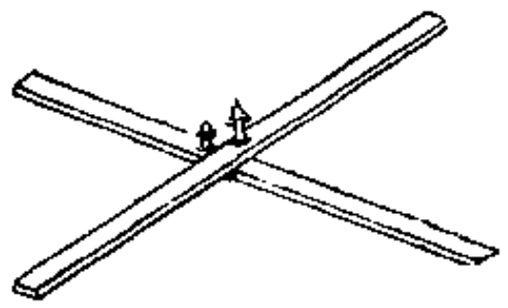
貝光祿



格架閣

昔貝錦善巧言王授之遠裔遷漢開西南夷其孫始得階明珠文甲輩詣闕下帝嘉其文令佐寫書官衆以其祖好諛不相容迺反身修德益自磨礪及拜光祿卿疎復訴矣嘻周至漢幾何年見其淺尚竊惡之彼譖人者戒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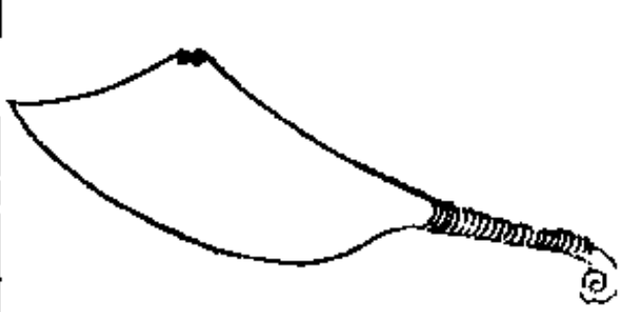
邊部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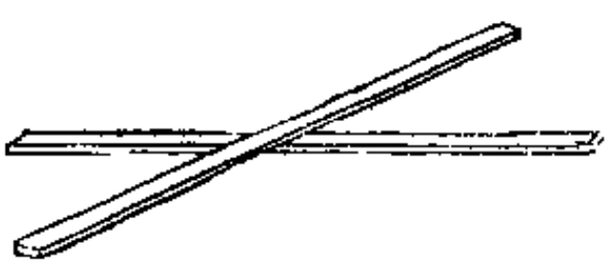
架閣與端明同譜系性剛峻未仕時嘗語人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敢措一辭以生殺所繫非若急於矜耀者以文章病天下及居是官聞之者往往閣筆而不下蓋亦知所畏矣烏乎筆且不可以妄動況為國任賞刑者乎

外地風寒程策未定有能相與鎮壓之使朝行晏然邊鄙不警厥功亦大矣然或不相協和進退自用又豈能制一時飄忽之患哉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最不相能及東伐乃執手以詛相勉每嘆世無斯人今見二公良有感夫

書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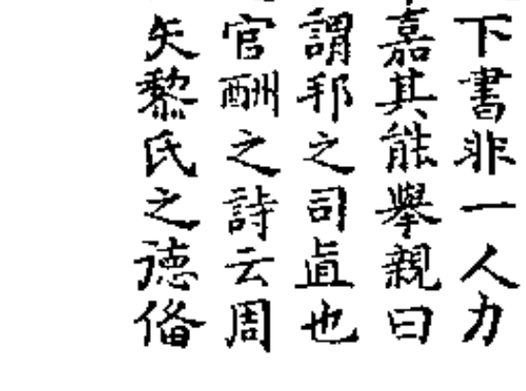


黎司直



漢開石渠黎氏以材學應詔上書言欲總齊天下書非一人力因以其兄薦帝嘉其能舉親曰卿之弟兄均可謂邦之司直也欤書成因以是官酬之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黎氏之德倫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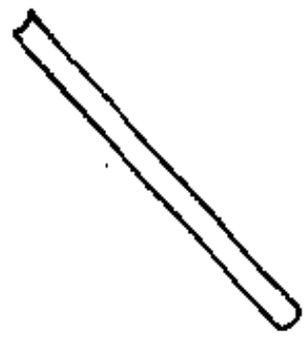
竺秋閣



文籍散逸吏並緣為奸時必得裁鑒劉明之士斯可總齊清諜若夫昏懦椎鈍則何所取材惟公行無玷欤又胝砥礪蕪隅以直道行寘荷豪間千百羊一人耳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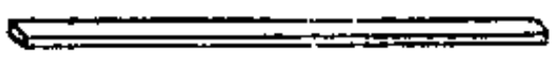
盛夏天子御延英與群臣論治道及邊事嘆亟無頗牧孰可任一臂力會公在傍進言曰臣雖不胝任重願試一陣帝嘉其節令帶秘閣迭馬及事定不言汗馬勞翻然自弼無弦居士洞明為琴書友可謂功成身退者與感夫

曹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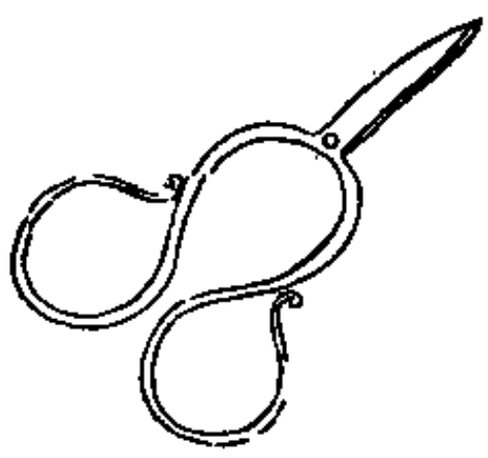


坤臣道也利在方直波美君子得坤之德昇波掌綸如綵之出顧瞻周行眞一繩墨友者誰欤正字中書惡曲與汚惟正是趨或以赤心警戒弗渝子曰益者三友此三子者可謂得友直之義乎

方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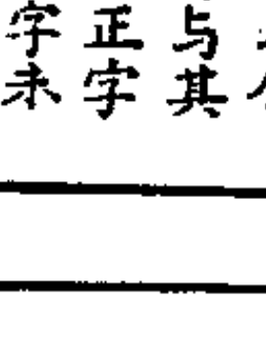
尚司封



方氏在居歷山介然獨行不肩以枉道進至唐開書庫乃与其黨曹氏出焉帝嘉其直授正字於辯證之功固多然一朋字未正迄今有遺憾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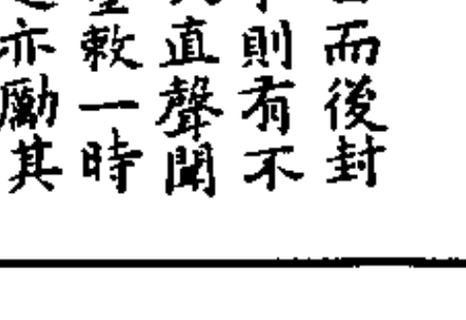
剩栽品秩必得剔正士而後封賞無缺典若高下其手則有不齊患惟公在居行州以直聲聞不可干以私故斜封墨敕一時咸無焉帝分松江錫之亦勵其直与

胡部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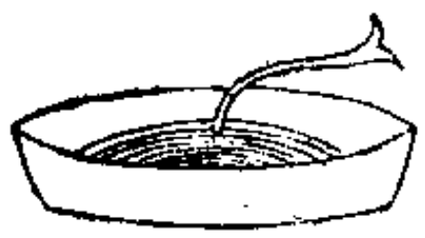


兵之逆順猶反覆紙過於用剔則釁生積於用柔則解弛必有以調集固結之乃可以怙服百萬之師於一指不剔不柔如公其人以之制敵勝可占矣若夫符籍散逸行伍缺漏不過隨時補之而已

罟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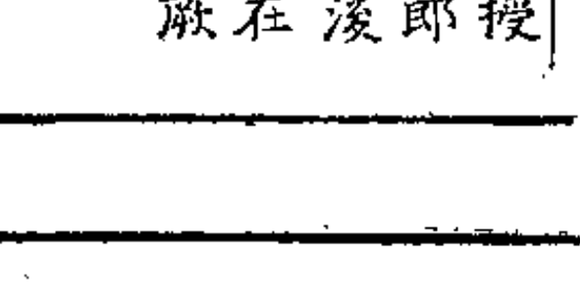


黃秘書



漢符璽郎寧忤一大臣不輒授之璽繼有倒用以擊此者亦郎之孫也以赤心事君宜其有後也今雖載筆侯藩依紅泛綠在風月間未嘗不加謹焉視乃厥祖可謂若合符節云

般都承



都承旨不用隃吏奉行文書惟用士人故陳玄毛穎輩咸預焉後多為顯官今公一遵舊制凡所著述皆文墨之流宜乎所長也吾聞者惭七步參戡機要無所遺失儻或後用吏必以口頰漏事又豈能仰承上旨欤

昔在有唐胡雛煽熾二十四都解不畏避敢与平原走丸遊事得波魯人三碱之義授以秘書言惟誼耳達空函者能無爾媿

用文滑稽假人以語物者多謂祖述毛穎奈嘗漫追其先累而上之則有沈东陽之脩竹甘簫表陽源之大蘭虖江而曹孟德固以牡庶幾要之于墨

續文房圖贊

續文房圖贊敘

可山林君文房圖贊一十八人可謂尽録箸庸藝之能矣矣一日有爻以十夫求獻曰此文房中之未見知者豈可山舉人之志周孚否以未之思耳故續進續其數圖且贊庶樂乎雲臺之乃秋浦羅雪江追補可山之未收録者亦圖且贊而無名號起箸因倣效焉為撰斯盡矣僕以從游之久故書其梗槩于後云

元統二年夏六月既望雪舟樊士寬書于介然堂

圖贊續集姓名字號

朱檢正　丹伯洪　點城仙侶
木奉使　爾毅汴　濯圖敬吏
平待制　尉公立　大隱先生
明詔使　光德輝　關峰公子
房刺史　奉仲舒　善藏型家
蕪護軍　滋恩謹　湘筠老叟
高閣學　介友文　清節處士

毛穎傳始於昌黎前人謂以文滑稽者也其後黃幷温陶之傳不勝其繁至宋季可山林君獨取文房所用十八人各酬以官圖像而贊可謂愈出愈奇矣倦閒秘書又從而著名字與號焉僕近於友人王起善處獲觀棗本益復有見示石刻者則其數又倍之乃秋浦羅雪江追補可山之未收者亦圖且贊而無名號起善因倣效焉為撰斯盡矣僕以從游之久故書其梗槩于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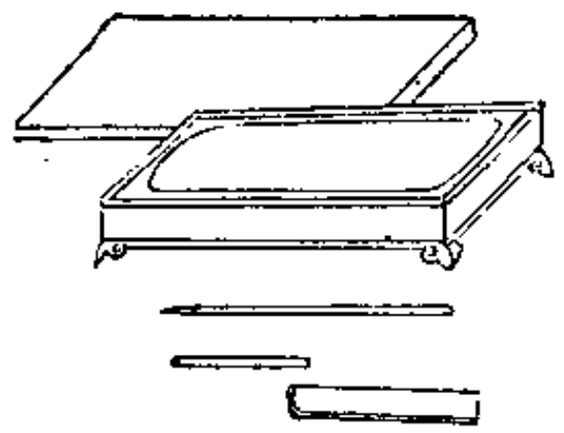
元統二年夏六月既望雪舟樊士寬書于介然堂

圖贊續集姓名字號

搜將軍　爵思齊　勇退老夫
石鼓院　鎮子厚　岐山後人
利通直　銳彌堅　金精山人
焦　楠玄飾　良材　清音居士
白　旻鑑矢　君奭　烟柯仙客
莫釋弓　葉水商　劉卿　豐城隱君
無隨　圓凹上座
于勤　襲圓老人
清友　玉川先生
子方　參石高士
師古　香山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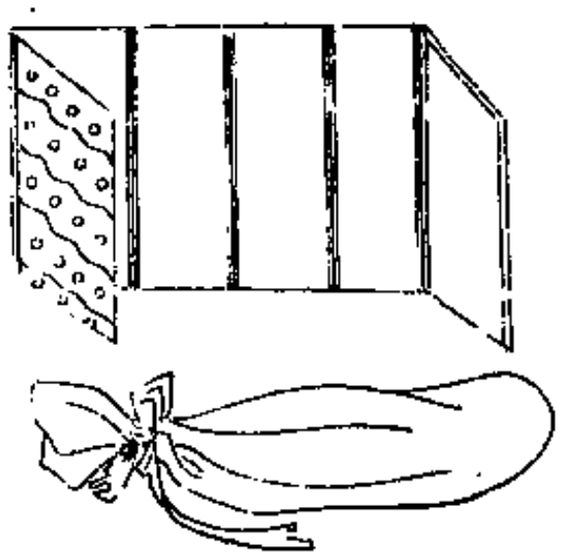
周有八士聖人常以記善人之實于冊文房四七之際得八人焉蓋八人者在晉室間自為同堂合席之交此不特皆雲臺出焉殿列于右

朱檢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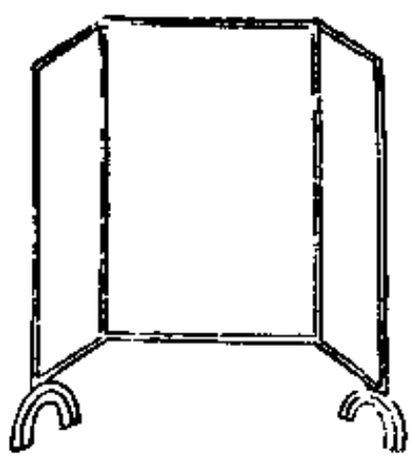


朱與墨氏實同塗異用世以朱墨並稱朝家以墨位上卿先拜正言而朱尚置散地一日同召至上前朱從容曰朱也當御帝曰俞墨氏常繾數萬言非卿點勘得無繡彩覓聲韻之誤邪

木奉使



御侍乎



公居山林與楮爲侶楮既見困公起刀鋸實身鉛槧流芳汗青被以繡衣煌煌使星越國不辭磬折之勞將命不憚往復之厭使乎使乎盍謹厥職當如趙簡子所識毋爲呂惠紳所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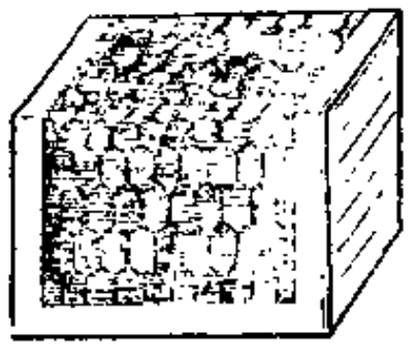
平氏世居天子臥內錄剌史姓名爲職獨公平正得大體觀其文石前陳則有悠然深遠意帝嘉其敭召立端明殿與石君相先後焉視其繪女色置雲母者寧不大相逕庭邪

史判參

古者考績之法惟在黜幽陟明後之仕者往往迷於富貴嵔於利慾鮮能以光明洞照見也惟茲明公耿耿不寐善開人之昏善繼人之娶有所使令詔之而已其明德遠矣夫

詔明使

廉讓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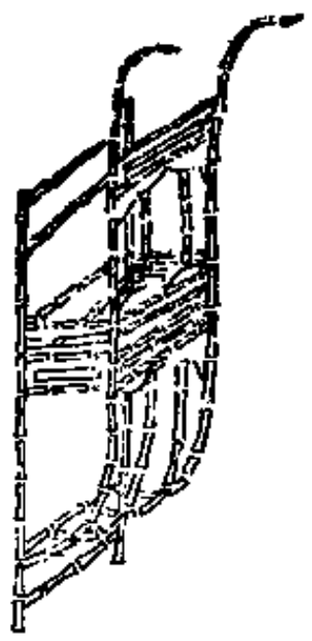


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公嘗偕守相進帝輒觀引見天子亦記其姓名于屏其見收錄於上如此鐍木非小器必有先為之容諒非無因而前也如公可謂真剌史矣

櫻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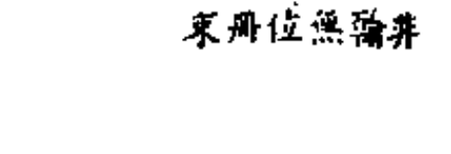
昔燕與趙鬬氣埃未弭蔗頗一居上將則氣益書生遂封於蔚父良有以也蒙莊隱生書林靜觀圖籍調風座之警古今亦時有之惟得人如蔗君者臥謐境上則纖翳無自而入矣公豈其皆裔邪

高閣學



昔鄭侯家多書婢架三萬軸非斯人乎何其酖任重也蓋篋往來簡牘書卷亦各有時約篋藏職官宇兔散漫今得置在高位者豁而收之亦既富矣裝香開卷為今要地陞暑次對非曰來之高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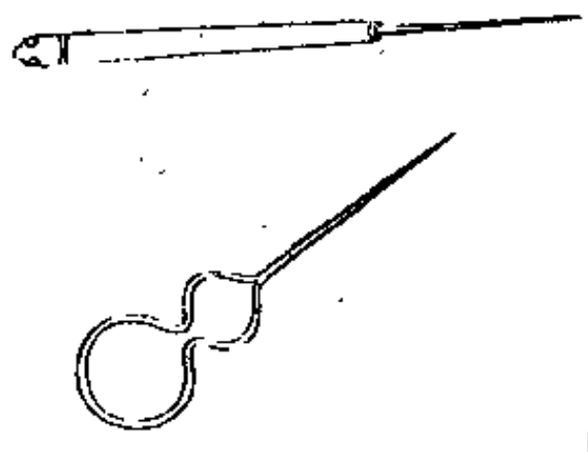
石鼓院



版圖久虧文軌未一公方往相英豪整我幅員公勝握刷精神汎掃舊染不擾臂嗾手閒使強胡帖服宜乎乘功竹帛也非公其人亦徒有白面書生耳彼惡敢當將軍之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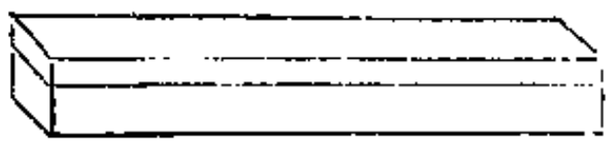
昔先世岐山之陽有石氏兄弟即其人重厚不遷薦諸大學求切磋盖公之在朝行雖不動聲色而鎮浮力量未嘗有陂僻反側風亦鎮暑綸其俱武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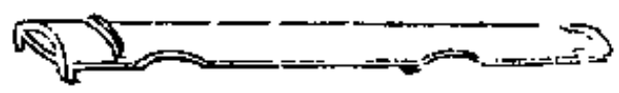
利通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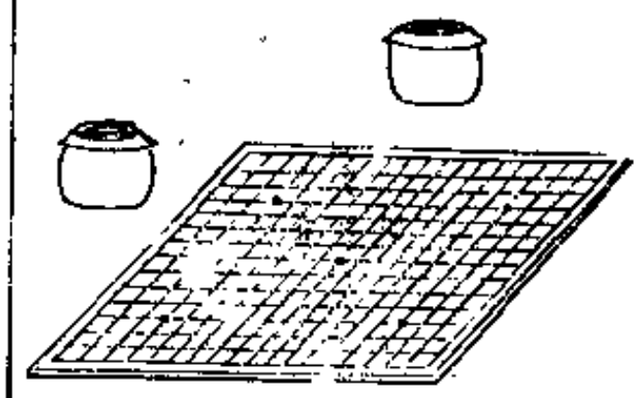
士莫惠於進銳而退速厥有身於簿書文籍間而缺極力攻進曾不以利鋭計是亦橐中之脫穎者也顧氏子錯之猶堅是進而不見止今而後知公之用心蓋剛矣其亦有志於孔子之道歟卓哉

清音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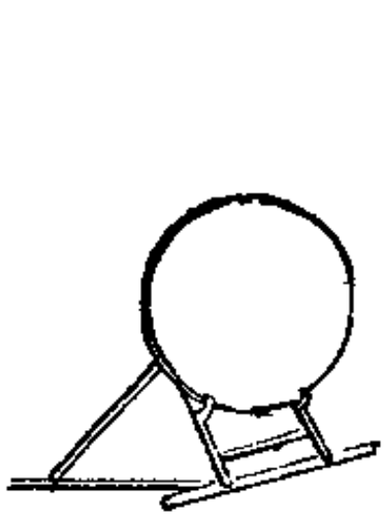
爛柯環客



順勝逆負動拔靜安往來一輸酬應多端一枰秋水無人乎側知玄知白是曰棲客

白雪陽春高山流水妙趣天通洋乎盈耳伯牙絕響洞明無弦大音希聲靜中之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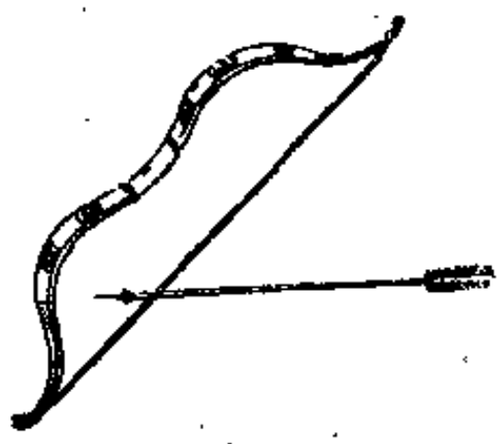
圓明上笠



陸斷蛟龍水剸犀革功成身退修守三尺去山之精焚電之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星城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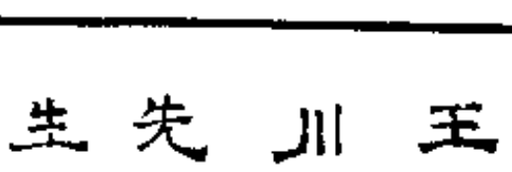
翼圃虎



如規之圓如月之明事至
能應物來能名以靜觀動
以空觀色妍醜何心閒能
不惑

誰彀斯直誰惡斯曲不歪
而中不疾而速發跡失棄
之功天山玉關稱考異圖
之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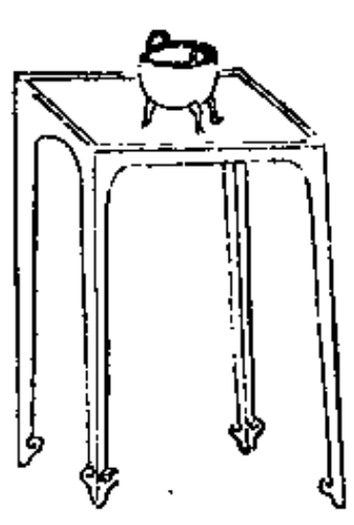
王川先生



不石高士

觸秀蒙頂雪芙玉川搜攬
胸中書傳五千儒素家風
清淡滋味君子之交其淡
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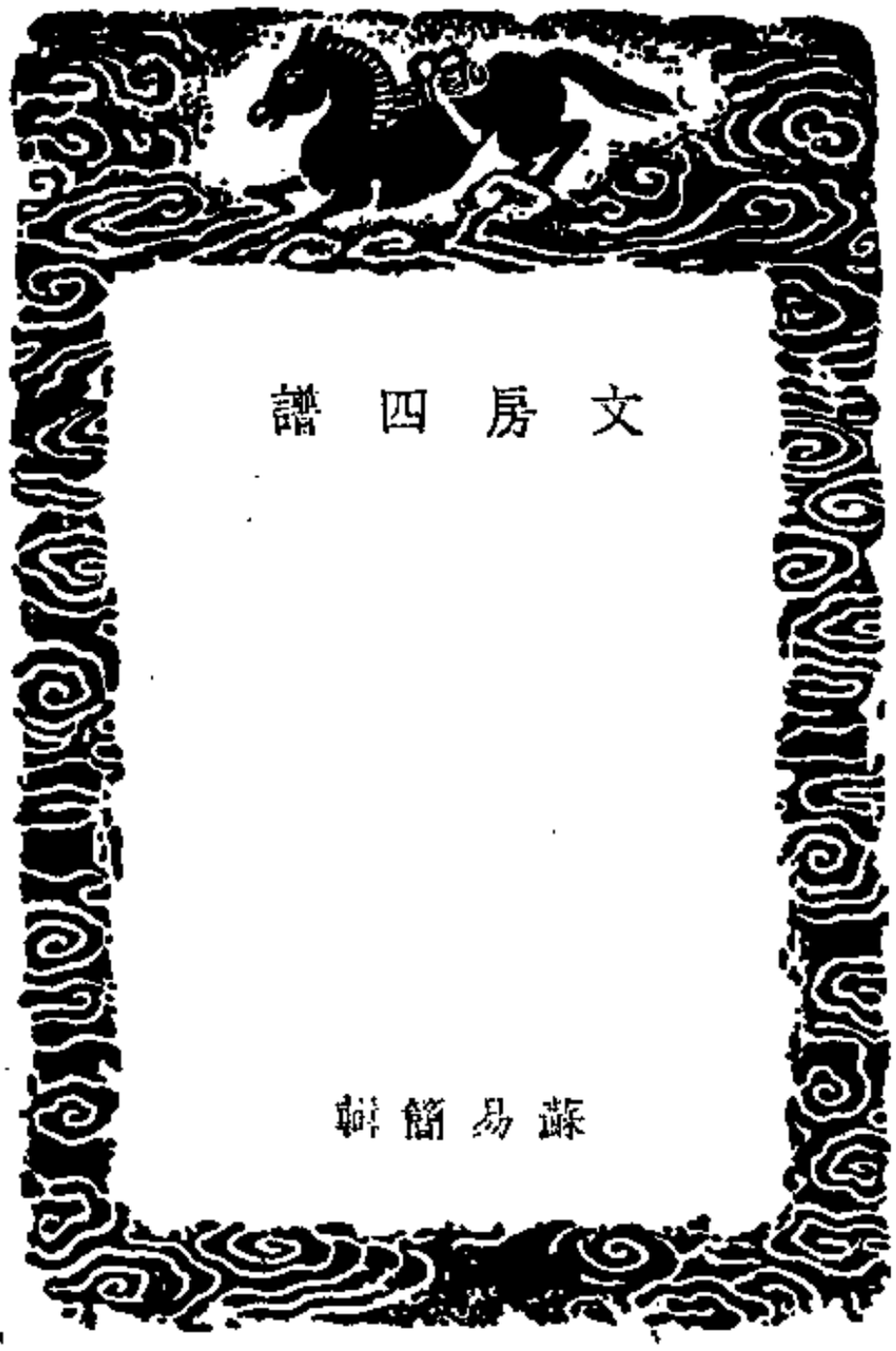
香山潘人



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確乎
其拔疏乎砥柱靜室高齋
山立揚休有蒲與荷泠然
佰秋

非苾非荃非蘭非蕙生滅
一氣惰山之商衆醉我醒
衆滴我清此是陋室惟吾
德馨

古者史分左右職紀言紀事非
有文則不可以行遠然必真書
寓褒貶示勸懲宗林洪佐文
房通用之器十八類後羅先登
續之又十八類各繫以職官名
號圖像焉贊托之史事隱然
寓褒貶深意可徵其具乎史才
不讓登承明奉常之署以直筆
章褒貶是非之用特假是以
見志耳沈潤卿刻之以傳俾世
之秉刑賞褒貶之權者於是
乎法其爲益世道之功不歸之
潤卿乎豈徒爲文房之美觀而
已長洲沈周題



文房四譜序

夫人之訓天地之務。乞格上下。縱亘古今。究之無使。前之不錫。是以有子舉。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攻孜子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子裒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冠名春宮。天子頗軒考第。首冠賢書。出入數載。翊翔書禁。探衷朱紱。光啟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係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舉所賢。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其根源。紀其故實。卷以古今之變。究之冠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上有館閣此四者。戰辭其焉往哉。想亦好學者也。覽此卷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 蘇易簡 撰

筆譜上 時筆篇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一之敘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揚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奧。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聿也。謂能聿具萬物之形。筆者。聿也。言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柔。謂之筆也。又許慎一又聿音女沙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聿。秦謂之筆。從聿竹。竹瑣。恬製筆而周公作。周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成謂之點。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婧女其雙。貽我彤管。又夫子筆。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黃帝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

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捉管，非以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于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括與太子決獄事長短，恬取中山兔毫，造筆，入獻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以秋兔之豪，官師路遠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則以玉璧裝。

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尚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隸頌云、北宮工作。

又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非文房之植，必象齒之管，狸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襦之衣，幾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一作遺事，一作博物志，或晉武時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聲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執筆，衣終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鍍管見貽，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執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虞洪逕洛中，人問曰、吳中貢筆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作則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精選之旨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容谷之白駒，雖彥先八音之琴瑟，玄色之龍章，張威伯蔵塞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鶴之徘徊，顯敍之待機，此諸君以洪筆見鋤，來以紙札爲良田，以元摹爲稼穡，以義之筆經云、（一作博物志。）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聲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執筆，衣終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鍍管見貽，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執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虞洪逕洛中，人問曰、吳中貢筆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作則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精選之旨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容谷之白駒，雖彥先八音之琴瑟，玄色之龍章，張威伯蔵塞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鶴之徘徊，顯敍之待機，此諸君以洪筆見鋤，來以紙札爲良田，以元摹爲稼穡，以羲之筆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僕，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又漢獻帝令荀悅寫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其筆札。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舜臼筆，側陋而立，問曰、此何官也，爭毗對曰、御史舜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令者直備官能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皆筆硯，十稔方成。

靜宣令人納薪以求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衛覬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載嘉禾東，爲雀來筆硯，紀少瑜字幼瑾，嘗夢陳倭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均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管必倒而用之。

隋劉行本好鑽鑿，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所，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鑽衛爲鸚鵡賦，干黃門庭上，（一作之，）筆不停綴，又阮德授筆，竟數立成，亦公家筆也，改塞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一作書。）

後宰朝臣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司存，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爲取取匣筆，帝曰、然，因命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也，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崔豹古今注云、作者問影答何也，答曰、影赤漆耳，史官載筆，故以赤管言以赤必記事也。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北殿，其北殿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論。

等論，架前有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筆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吾，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袁、字叔通，寄墓叔孫通，爲漢朝儀，夜則誦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誦諍之臣，思筆執牘，從君之後，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構之，似魚含毫。（一作毫端云。）

梁元帝謚曰、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管，或用斑竹管，皆忠孝全者用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集，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楷法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貂毛爲心，捉以秋毫，松煙爲墨，來以蠶繭紙，必須用緊滑白滑者乃書之，蓋白重也。

柳惲書賦詩未就，以筆擫著坐客以筋仰之，惲歎其衰而，乃製爲雅音，後傳擫琴，曰筆擫之始也。

史記、和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寫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其筆札。

山濤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僕，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舜臼筆，側陋而立，問曰、此何官也，爭毗對曰、御史舜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令者直備官能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皆筆硯，十稔方成。

靜宣令人納薪以求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衛覬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載嘉禾東，爲雀來筆硯，紀少瑜字幼瑾，嘗夢陳倭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均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管必倒而用之。

隋劉行本好鑽鑿，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所，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鑽衛爲鸚鵡賦，干黃門庭上，（一作之，）筆不停綴，又阮德授筆，竟數立成，亦公家筆也，改塞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一作書。）

後宰朝臣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司存，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爲取取匣筆，帝曰、然，因命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也，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崔豹古今注云、作者問影答何也，答曰、影赤漆耳，史官載筆，故以赤管言以赤必記事也。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北殿，其北殿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論。

等論，架前有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筆十種。

毛粲才高，排論應機，開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聊相，至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裴子正楷云：尚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銀執版，有辭筆焉。

傅智永學楷，舊筆頭盆數石，自後瘁之，與人北者不獨有也。至于修寫秋，筆則筆，削則刀，子夏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暫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機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檻送檻車徵之，仍停其筆視，乃齧臂出血，以寫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中白毛筆，染血以書，詣上，具陳被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齎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紬筆，乃敢開門。

札名：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雖然加發揚所以管裹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髮製上，甚美，詰之，工以實對，郡收乃令一戶必輸人髮，或不能遽，輒責其直。

博物志云：有緜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美，此筆成台，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細竿管縣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求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良鬚甚難得，日爲川未必能，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飾，加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鍍管見遺，鋭之多矣，斯亦可愛玩，詎必令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廉，稚恭，每就我求之，輒而不與。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爽粹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務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時，宜以氈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沸，所以去其膩也，柔用人髮抄數十枚，雜羊毛，拌兔毛，令調，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抄令鋒合長九分，管修二撮，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幅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美，此筆成台，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細竿管縣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求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良鬚甚難得，日爲川未必能，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飾，加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鍍管見遺，鋭之多矣，斯亦可愛玩，詎必令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廉，稚恭，每就我求之，輒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緜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名：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雖然加發揚所以管裹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髮製上，甚美，詰之，工以實對，郡收乃令一戶必輸人髮，或不能遽，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容至妙，而作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遂寮爲之，曰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羲筆銘云：世其作筆，必兔之產，調利雖禿，亦有鹿毛，蒼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兩頭，兼鼠與羊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竟，工一作士，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爲蜀中亦有用羊毛僞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紳之士者，紹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書紳筆，今之白筆，是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雙其末而漆，非柄可隨字大小，作五花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掾，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礙毛，訖，各別用梳掌梳，正平，齊銓鑷，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上覓心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裹令極圓，猶記以所正者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書案外，如作柱法，仲將亦使平均，猶頭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稽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右軍國學中用，世人或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蓋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爽粹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務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時，宜以氈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沸，所以去其膩也，柔用人髮抄數十枚，雜羊毛，拌兔毛，令調，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抄令鋒合長九分，管修二撮，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幅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美，此筆成台，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細竿管縣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鋩，余求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良鬚甚難得，日爲川未必能，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飾，加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鍍管見遺，鋭之多矣，斯亦可愛玩，詎必令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廉，稚恭，每就我求之，輒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緜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名：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雖然加發揚所以管裹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髮製上，甚美，詰之，工以實對，郡收乃令一戶必輸人髮，或不能遽，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容至妙，而作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遂寮爲之，曰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羲筆銘云：世其作筆，必兔之產，調利雖禿，亦有鹿毛，蒼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兩頭，兼鼠與羊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竟，工一作士，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雙其末而漆，非柄可隨字大小，作五花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掾，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礙毛，訖，各別用梳掌梳，正平，齊銓鑷，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毛上覓心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裹令極圓，猶記以所正者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書案外，如作柱法，仲將亦使平均，猶頭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稽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右軍國學中用，世人或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蓋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三之筆勢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經，書者其筆亮，錄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

淮南王鼎爲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槐俱內窯中，百日以爲筆，柱酒自分矣，

老子曰。點畫以為室。當北無有室之用。夫四關之作。非門將在于齊而已矣。故筆紛一篇附之。

其書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龜鳳之象。隸篆之陣。以為體形。仲分破二篇。增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又其語曰。三君手跡。皆為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羲悟。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緣貧二王所擯。

又云。八會者。文章之祖也。夫將通用墨者何蓋文章關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曰筆筆真手也。

時人成云。冤枉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濕不宜太點。燥濕之法不得緩緩。即不緊。緊牢之法也。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緊傍則也。輕健妙處。書之法也。草行之法。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務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偏正其手腳。二偏須得形勢。三偏須少假本。四偏加其潤澤。五偏加其洩拔。須依筆滑。不得計其偏數。又云手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衝。或如隄堤。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最最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肱。

吳沈友少年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吾妙。二力妙。三筆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提頭袖如阜。脣齒皆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嶠山學書。于石室內得素書。八角乖芒。顏欲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素謎。自提三月。胸壺皆穿。因嘔血。魏太祖以五熟丹救之得活。遂求之不與。及謚死。遂令人發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學筋者。聖無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齎墓以

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陳隋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猶也。提者。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腕筆ノ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真書欲緩。前急後澀。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墨藪云。凡書如肉。徵骨者。謂之墨豬。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兩忘。書不妄出。要在求之不得。書之即彰。

王逸少先少學于衛夫人。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書。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遂變衆家書之特妙。

衛夫人見王羲之書。謂太常王脩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漸近見其書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名。（晉安帝時。北征殺人。命更為之。書之筆已入七分。）

衛世面筆論云。夫書須手腕虛。虛實未解書。則曰一點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知書耶。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緊筆則錄。直乾枯則勢盡。宜濃而不鋭。細而不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圍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宜指實掌虛。

王方慶于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絲。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蕭高祖規。曾祖真。九代三從伯祖智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等裝潢。集敘其事。以賜筆制為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檢理御府。今古法書。細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旭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羲子書曰。筆力精勁。古乎相應。巧逸杜契。奚過崔寔。當與元帝攻關。

齊高帝為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曄皆以指畫空中。及被寵。夫揖筆名指。一指在上為單鉤。雙指為雙鉤。指取為撮筆。皆學書之因智也。似蜀士人謂偏能為得二手之法。然而以二指拘筆。終而神故每筆必二分。跡可深二三分。斯皆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為五侯上客。人號曰谷子雲筆札。婁君卿脅肩。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從背掣其筆。不得乃嘆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筆書作大字。

方一丈。甚為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鴻筆冢。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纔謂之布畫。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規。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熙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初師鍾繇。似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于其父枕中竊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汝而請之。

王僧虔傳涉經史。兼善草隸。嘗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筆爲辭也。然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又高祖皆與僧虔賜書。帝曰。誰爲第一。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者也。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新錄與筆授之。後又章大進（見前）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于簷下。曰。可使人舂之。出入胖瘡。舉事皆紙墨。又見上類玉（與前書略同）甲帖乙。凡

酉陽雜俎云。大歷中。崔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極筆高尺餘。以足接之。皆無失。或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閉戶而出。面向磨墨。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晉三十錢。則一管。踏出十筆。書蒸。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據一榻。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綵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家徙居。杳不知所終。人有得數十年復見者。鬚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

魏末傳曰。夏侯秦初見名還路。絕人事。不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婦不見。或會府吏千百罷。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

昔有僧惠遠製泥盤。經疏記。呪其筆曰。如合掌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宛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遂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苗于人。發掘而出。尚挾管。暖月氣色自若。

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牢麻粒許。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明布白。歷歷可愛。

閻史云。佛士如得一枝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齲齒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綿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嘗就筆作書。嘱筆竭。驅去。復來。思怒。落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千壘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皆術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新錄管筆授之。後又章大進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于簷下。曰。可使人舂之。出入胖瘡。舉事皆紙墨。又見上類玉（與前書略同）甲帖乙。凡

酉陽雜俎云。大歷中。崔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極筆高尺餘。以足接之。皆無失。或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閉戶而出。面向磨墨。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晉三十錢。則一管。踏出十筆。書蒸。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據一榻。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綵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家徙居。杳不知所終。人有得數十年復見者。鬚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

魏末傳曰。夏侯秦初見名還路。絕人事。不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婦不見。或會府吏千百罷。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

昔有僧惠遠製泥盤。經疏記。呪其筆曰。如合掌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宛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遂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苗于人。發掘而出。尚挾管。暖月氣色自若。

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牢麻粒許。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明布白。歷歷可愛。

閻史云。佛士如得一枝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齲齒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綿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嘗就筆作書。嘱筆竭。驅去。復來。思怒。落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千壘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權夢亦同。皆術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新錄管筆授之。後又章大進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枝于簷下。曰。可使人舂之。出入胖瘡。舉事皆紙墨。又見上類玉（與前書略同）甲帖乙。凡

酉陽雜俎云。大歷中。崔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極筆高尺餘。以足接之。皆無失。或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閉戶而出。面向磨墨。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晉三十錢。則一管。踏出十筆。書蒸。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據一榻。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綵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家徙居。杳不知所終。人有得數十年復見者。鬚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

魏末傳曰。夏侯秦初見名還路。絕人事。不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婦不見。或會府吏千百罷。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

昔有僧惠遠製泥盤。經疏記。呪其筆曰。如合掌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宛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

酉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遂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苗于人。發掘而出。尚挾管。暖月氣色自若。

今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牢麻粒許。瞬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明布白。歷歷可愛。

閻史云。佛士如得一枝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齲齒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綿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爲大司農。性急。嘗就筆作書。嘱筆竭。驅去。復來。思怒。落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

四之雜說

在昔受僧者必雅資于草聖者。謂之淨筆。鄭譯附文帝自陳州刺史復國公。令李德林作詔。高宗歎之曰。筆頭乾。譯對曰。出爲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淨筆。帝大笑。

梁頌文爲筆語十卷（今其卷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以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然走。弼自陳乃僧。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實。

衛恒筆勢以文辭各異。

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廬。削荊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

蜀呈臨則然蕉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寒梁武策錦被事。咸皆已器。而峻辭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帝失色。

晉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常琉璃筆管。此其時也。

何法盛晉錄云。僻吉拜廷尉。每冬月雖囚當斷。妻執燭。吉持牛筆。相向垂淚。

晉永和云。何胤少孤。常以師筆織屨。鬻卖爲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晉書云。束皙始著周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賃筆札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逼汇州投庾元規。規乃給筆札。令作神僧傳。劍除蠭妄令史。遷郎中。

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台百錄云。四天神猛等者。常用鳥筆點山石爲金寶。濟施千人。

晉祖師楚金剛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唐法師楚金剛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蓋遺製也。

段成式以茄蔗爲筆以喻溫飛卿。（飛卿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魏之筆。（甘擊切。）

今之時官斷大辟罪者。累按訖。必詩毀其筆。蓋彰其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承後漢書云。劉祐爲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與之。

魏晉輅往見安平太守王昶。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啣筆。小大共視。須臾少之。果然。

段成式以茄蔗爲筆以喻溫飛卿。（飛卿林門。）

諸葛恪父瑾長而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顧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題與之。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爲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順與五十鞭。

羅什譏呾伯槃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恂爲郡小史。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脯奉。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吳孫權當夢北面頓首于文帝。顧而見月徹而日繞爲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前。幅面走之狀似飛者。墜于地。覺以問禰士能術術曰。吉祥奏。大王必爲吳王。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往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奏。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幅乃詢之大臣。遂絕于魏。

齊虞玩之少綱力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勑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楩管韜檄。拔萃秋兎。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祠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姬好折之。見此復使人覓然。又有感焉。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不可使。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寧復蒙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盧延以匈單刀。自背遣表記。含筆伸刀而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帥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吾四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與一篇并刀筆各一以送棺前。

宋景行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所。者持一雙筆及紙。與川于石室中言吉凶。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所。者持一雙筆及紙。與川于石室中言吉凶。

我甚知之。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謂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猶未瘥。既而一段廊

化爲琉璃。

楠榴筆分酒。（見結草。）

夢書云。夢筆。貴爲縣官文書所速也。

又云。夢得筆。貴爲縣官。又云。得貴筆。詞頌陳也。

古詩云。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把筆。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士莊懼曰。臣聞筆。君記曰。高山崖。厚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僧集宮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作神僧劍。除蠭妄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等弄筆尚於吾何地。

涂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髮禿。不可用。敢違不敢逆。

劉穆之傳。宋高祖素拙于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終宜被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終不能。以寡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是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敕侯。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逐金蓮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憾張子房。上甚悅。

衆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少綱力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勑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楩管韜檄。拔萃秋兎。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祠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姬好折之。見此復使人覓然又有感焉。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枝。

王允將誅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不可使。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寧復蒙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盧延以匈單刀。自背遣表記。含筆伸刀而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帥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吾四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與一篇并刀筆各一以送棺前。

宋景行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所。者持一雙筆及紙。與川于石室中言吉凶。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所。者持一雙筆及紙。與川于石室中言吉凶。

我甚知之。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謂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猶未瘥。既而一段廊

隋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翁孫功于祿。移于上邽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爲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室史誤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爲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曰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文房四譜卷二

筆譜下

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序曰。昔蒼頡制業。脩墨作用。曹喜與焉。夫倘作上書。則遮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樂乎煥乎。弗可尚矣。賦曰。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頑而慓悍。體遲迅而駛走。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銜乾坤之陰陽。資忠義之洪勳。蒞五帝之休德。揚湯湯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裘八百之肆覩。傳大經而繢百氏。兮紳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于暗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尸矩極也。元首黃帝。天地色也云云。

曾傳元筆賦　簡修寧之奇兔。選珍皮之上幹。濯之以清水。莽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良工運術。綢以素枲。納以元漆。與約得中。不文不質。剛柔相濟。手以從心。渙光流兮星布。染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銳淋漓。芒跡鋭列。

傅元筆賦　簡修寧之奇兔。選珍皮之上幹。濯之以清水。莽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良工運術。綢以素枲。納以元漆。與約得中。不文不質。剛柔相濟。手以從心。渙光流兮星布。染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銳淋漓。芒跡鋭列。

傅元筆銘曰　韓韓彤管。冉冉輕柔。正色元墨。銘心寫言。光潤天人。深隱未然。君子世之。無改斯文。

梁元帝謝賚白牙鍵管啓。奉指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雖寄雕鐫精麗。終慙管鑰。

梁吳均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枝葉相因。根蘖樹而盤互。便其負霜含液。枝翠心妍。斲其片條爲此筆格。趺則崛崎高爽。似華山之孤生。管則員圓峭逸。若力疑之爭出。長對牛以衡烟。永臨窗而傍筆。

腰。筆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工。毛銘末勢。昔伯喈致盼。繞閣友人。葛興所翻。止開通識。昔逢降鴻。銘曲覽斯陋。方發琉璃無當。隨珠滿篋。但有羨卜商無因即間。徒悵韓植恆願執穫。

白樂天紫毫筆賦　足之健者。羣毛之勁者。有兔毛。就足之中。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為手筆。正得其要。兔管足距。而薇其妙。圓而齊。始盡管之頭小管。其管。如元元氏之心。密豈不以中山之毫。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被舉。或衰舍章。雖效跡于衆毫。誠難類脫。苟容身于一管。豈是鋒。誠必願言。選惟良獸。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條辭立何。於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升。常不開。應用而工拙。倘行所以盡心于斯者。常巧于人。情惟首出簡中。長爰捧銳友文成紙上。或翳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殊。何旨入夢。終期時以相親。倘欲陶鈍。距散辭于歷試。今也文章北舉。幹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知有所因。然后錄名之際。希數字于伊人。

衡公李程裕斑竹管賦　有序　予寓居于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爛熳。愛玩不足。因為小吼以報之。山谷齊今滿湘畑。水淚洒今出幽谷。綠尉嶺今篠谷篠。澄淵今聳修竹。鷓鴣起今鉤輈。白猿悲今斷續。實瑤蹊今采風。根聯延今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貧梧今月已遠。髮瑤瑟今何深。貞節于苦寒。見嵐心于君子。始操裁以成管。因天泰之且美。疑貝錦之濯波。似綠綬之散綺。自我放深。塊然巖中。幾初硬而細筆。腹浩默以奮。容忽有客今贈鯉。因起予以雕虫。余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修。增其炳煥。綴明哉以為神。飾文犀而為玩。見博。徒有貴于繁華。豈伺晉乎藻翰。曾不知擇美乎江潭。詣奇于湘岸。況乃彫管有煒。如于詩人。周得之而操觚。張得之而著紳。惟茲物之日用。與敎化之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為十二神。客曰。吾子孫紳湖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際八世孫。醴。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香子孫紳湖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際八世孫。醴。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隱光使物。嘗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嘗曰。鏤。蛟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恕。與宋鞏謀而殺之。醢其宗。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悟而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誰是。典軍尉以溫山篇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篇若曰。今日之獵。不角不牙。衆不及。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秦其遂重諸侯乎。遂圍穎毛氏之族。拔其巢。載穎而歸。獻俘于章。嘉。宮。梁。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佈。悟。四之湯沐。而卦之。管城。魏曰。管城子。日見。卯。潤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與。幾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九流百家。天人之哲。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將隨人意。正直邪曲。

白樂天紫毫筆賦　紫毫筆。實如鐘分。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唳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君分臣分勿經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知左右發起居。揀管趨入黃金殿。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中史。編知紫毫不易得。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殫制詞。

羊欣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被舉。或衰舍章。雖效跡于衆毫。誠難類脫。苟容身于一管。豈是鋒。誠必願言。選惟良獸。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條辭立何。於之力。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升。常不開。應用而工拙。倘行所以盡心于斯者。常巧于人。情惟首出簡中。長爰捧銳友文成紙上。或翳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殊。何旨入夢。終期時以相親。倘欲陶鈍。距散辭于歷試。今也文章北舉。幹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知有所因。然后錄名之際。希數字于伊人。

衡公李程裕斑竹管賦　有序　予寓居于郊外精舍。有湘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爛熳。愛玩不足。因為小吼以報之。山谷齊今滿湘畑。水淚洒今出幽谷。綠尉嶺今篠谷篠。澄淵今聳修竹。鷓鴣起今鉤輈。白猿悲今斷續。實瑤蹊今采風。根聯延今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貧梧今月已遠。髮瑤瑟今何深。貞節于苦寒。見嵐心于君子。始操裁以成管。因天泰之且美。疑貝錦之濯波。似綠綬之散綺。自我放深。塊然巖中。幾初硬而細筆。腹浩默以奮。容忽有客今贈鯉。因起予以雕虫。余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修。增其炳煥。綴明哉以為神。飾文犀而為玩。見博。徒有貴于繁華。豈伺晉乎藻翰。曾不知擇美乎江潭。詣奇于湘岸。況乃彫管有煒。如于詩人。周得之而操觚。張得之而著紳。惟茲物之日用。與敎化之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為十二神。客曰。吾子孫紳湖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際八世孫。醴。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香子孫紳湖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際八世孫。醴。世傳嘗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隱光使物。嘗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嘗曰。鏤。蛟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恕。與宋鞏謀而殺之。醢其宗。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悟而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誰是。典軍尉以溫山篇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篇若曰。今日之獵。不角不牙。衆不及。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秦其遂重諸侯乎。遂圍穎毛氏之族。拔其巢。載穎而歸。獻俘于章。嘉。宮。梁。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佈。悟。四之湯沐。而卦之。管城。魏曰。管城子。日見。卯。潤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與。幾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九流百家。天人之哲。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將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盤桑。終默而不洩。推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卖上疏卻上。將呼爲中興君。上親決事。以衛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稱疏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疏與絳人陳元宏。皮陶亂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敎。其出處必偕。上召疏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極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賢黍。又所奉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無君。今不中無耶。對曰。臣所謂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北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世其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毛伯衛毛聃者。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著。昌黎韓氏。後因進子而非其罪。及卖將軍拔中山之衆。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疏始以俘見。卒見任使。泰之滅諸侯。疏與有功。嘗不酬勞。以老見疏。秦亦少恩哉。

魏傳公選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代。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顏梟。發趣一體。浸途繁昌。彌綸羣事。通遠幽乖。訓紀典。厥筆爲最。實爲心冀。感否斯由。厥美宏大。實類鮮偉。德馨之著。惟道是將。苟違其途。論亦無方。

周棐謝友人贈牋紙并筆。見前集。

段成式寄温飛卿茄盧筆茅管筆花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遺茄盧筆管。輒分一枝寄上。下走困于守拙。不能大用。漢蒂之實。有同于惠施。堅厚之稱。本類于瓠落。爲贈未嘗安筆。卻省藏毫。八月獻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赤管。過于淺俗。求太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也。飛卿窮索細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沂九流。訂銓百氏。筆洒澀而輒潤。紙疑縝而不供。或助揮彈。且非玩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獲毫。勿令仲宣等閒中咏也。成式狀。

温庭筠答　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疝。荆州夜嗽。筋骸莫發。邪僻相攻。蝸腕傷明。對闌缸而不寐。牛腸治嗽。嗟藥錄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茄盧筆管一莖。久欲含詞。聊申拜覩。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況況沈吟。曲傳未敍。然則產于何地。得自誰人。而能潔以裁筠。輕同舉羽。豈伊蓍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秀。但會藏哦册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遂求佳植。惟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已。盥漱扉仍抽卓幹。青松所染。漆竹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枚爲貴。豈其陳生三寸見稱。遂參楊子。謹當刊于嚴竹。寘以郊輸。隨纖利而爲牀。擬高低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釘帳無功。實覩凡奏。空盡異呪。庭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杯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絕代之物。以遠遠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觀輪墨。沒費雕鎪。到處而人爭附筆。相逢而競欲投簪。若過左太冲。納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實謝非鄰。金匣不啟。眞堪諫諍之士。雅稱元鑿之客。謝守城逸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置案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爛染生春。衛夫人聞羿踩蹇。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誇眸無因。若自蓺山。如當櫪儿。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

裏。誠非刻畫。幾受遺于織兒。終假磨礱。幸見容于夫子。可以資雪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鐵研之高。吟洞庭之波。秋聲散散。賦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潛心。雕龍在口。鉤纏不下于三篋。裁剪無慙于八斗。客陵例化。皆后于雙飛。元發嘗成。願齊于不朽。

陸龜蒙袁知筆工辭　夫余之旅兮何縣縣。棐不能來兮水不能船。裁篔束毫。既勝且便。晝夜兮右惟毫是鍊。爰有茹工。工之良者。擇其精纖。在僧高下。鬪鬢叉互。倘不能捨。旬滿數鋒。月秃一把。綸如蠶絲。汝實助也。我皆之奇。源源未疑。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兎千萬。拔毛止皮。散盪鈍鋩。絳觚脈僻。圓而不流。銛而不欹。在提方深。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當不悲嘻。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硬健筆十管書　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曾之以拜北極。倘書中候。周公授之以出元圖。其后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法。閻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于中山。辭柔劣于羊逕。或得騷蒸之要。或傳痂頡之方。起自蒙恬。蓋取其妙。不唯元首黃帝之製。舍丹綠素之華。軟健被于一牀。雕鉻止于二管而已。對則太白麥穗。臨賀石班。格爲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費鹿毛僧抵四十枝。詎兼人髮。前件筆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書毫之半。絕桐竭雞成膚。固無慚色。或增慨。是使毛朗遽圖。若出欲焚。片牘門牆。是備車閣也。余知古謝殷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稱以道國名毫。遂東仙管。曾通言于石室。參讀于圖郎。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某藝之鴻彩。膺此殊沈。降自成皞。酬將證虎。空懷得手之媿。如無落度之凝。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撻邀入夢之徵。將欲還于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戴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宣以敷。鋪綸二像。包括有無。

孔瑤之筆讚曰　歷歷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玄趨常新。

文宣四侯傳　管城侯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也。其先黃帝時。大昌流于東野而生。昌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兎園。少昊時。因少皞農之稼。爲鵙鳩氏所擒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盛。元銳之世二代祖率。以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越。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筴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會鍵者縻縛以獻于麾下。大將軍問率之能。曰。善編錄簡策。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間于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其子士彬。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勞。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越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偕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敬。皆爲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爲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弗聿。與江文通。紀少瑜。有彩毫錄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爲人

文房四譜卷三

硯譜水滴筆洗

一之紋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銘賦

一之紋事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潤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甚古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及經所謂之事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銅硯。此銅于閩國所貢，錄爲硯也。

又吳都有硯石山。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四枚。

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或云：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脈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可值千金，故謂之子石硯。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齊龜其上，皆散華文。后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爲詩，酒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冢，冢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爲擾犬，捧燈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嬪之中，皆石金玉，獨蟠螭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爲盛書滴器。（見雜記中。）

張彭祖少與洪寶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寵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嘗爽與魏明帝亦然。（劉宏與晉武帝亦同見華記中。）

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童幼誦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過新石，潤澤相兼，又浮津耀墨者。

隋書：宇文愷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筆硯。（有項羽、嵇紹之志。）

柳公權晉寶惜筆硯，并圖書，自扃鐍之。常云：青州石末爲第一，安、今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昔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

崔子勉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恭施寶物卷，其所取，慈但取素紵石硯而已，義恭嗟之。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營撫喬首曰：所恨不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而泣之。

通典云：毓州歲貢硯十枚。

又水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舉則乾之，居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皆乃多消，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蔽庶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豪啓贈顧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進鎔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二之造

柳公權論硯，言高州石未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乃用其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

鶴翅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屬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領侍中，城侯，累朝應政修明，得與南越石匱中、燕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之右，與華陰楮知白爲相須之友。天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掌修撰，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于疲頓，嘗札相疏，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載諸方册，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工部尚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子嗣職焉。

皆石金玉，獨蟠螭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爲盛書滴器。（見雜記中。）

張彭祖少與洪寶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寵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嘗爽與魏明帝亦然。（劉宏與晉武帝亦同見華記中。）

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童幼誦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過新石，潤澤相兼，又浮津耀墨者。

隋書：宇文愷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筆硯。（有項羽、嵇紹之志。）

柳公權晉寶惜筆硯，并圖書，自扃鐍之，常云：青州石末爲第一，安、今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昔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

崔子勉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恭施寶物卷，其所取，慈但取素紵石硯而已，義恭嗟之。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營撫喬首曰：所恨不得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而泣之。

通典云：毓州歲貢硯十枚。

又水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舉則乾之，居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皆乃多消，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蔽庶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豪啓贈顧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進鎔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二之造

柳公權論硯，言高州石未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乃用其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

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亦黃色點者。世謂之鵪鶉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卽觀基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錄之硯。其色黑亞於端。若得其石。必見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蓋其瓦卑陶人澄泥以絡綃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卽今之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價之象。朗后果出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某言頃自大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聞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逾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常有蟻爲精爲王者。遊戲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細。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罟網。獲鮒鯉甚多。鄰朗以狀元及第。罹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鄰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無聲。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聞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逾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硯歲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卽義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爲相。不協。議黃巢事。怒爭于中書堂。盧拂衣而起。缺染于硯而去。畋亦起。開天傳信記云。元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執寢颺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于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席。

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異苑。蔣道友于水側見一浮柤。取爲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宵內魚硯中。背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嘗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蓍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宋宝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婆人。自稱章全素。自役使來。意愴凱甚。蔣生頻檟笠之。忽一日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若可點之爲金。將生愈怒。其誕。時偶蔣生忽出。追歸。章公已死矣。然尖几上之硯。因覩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爲紫磨金矣。蔣因歎悟。終身也。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筴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

又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歷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卽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樺皮。寧藏墨硯。以竹筆書梵字。備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沸唇緩頰。歷眸之間。數行俱下。卽不知其義也。

盛田王順山悟眞寺。有高僧、爲湟槃經。羣鴿自空中銜水添硯。水竭輒至。甘閟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傅百餘韻詩。

常有蟻爲精爲王者。遊戲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細。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罟網。獲鮒鯉甚多。鄰朗以狀元及第。罹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鄰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無聲。著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聞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逾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硯歲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卽義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爲相。不協。議黃巢事。怒爭于中書堂。盧拂衣而起。缺染于硯而去。畋亦起。開天傳信記云。元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執寢颺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于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席。

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異苑。蔣道友于水側見一浮柤。取爲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識及紙。宵內魚硯中。背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嘗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蓍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宋宝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婆人。自稱章全素。自役使來。意愴凱甚。蔣生頻檟笠之。忽一日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若可點之爲金。將生愈怒。其誕。時偶蔣生忽出。追歸。章公已死矣。然尖几上之硯。因覩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爲紫磨金矣。蔣因歎悟。終身也。

近石昏之際。闕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猶歸舊焉。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四之辭賦

傳元硯賦　採陰山之滑瑛，備衆材之攸宜，卽方圓以定形，鍛金鑌而袋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輮，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沖德之清元。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辟水，輕翰染烟華，將軍班定遠，見棄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籀録永垂，記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經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行，文不宣行，書不盡心，淳樸散散，日以崩沈，墨運翰染，紫辱是慙，念茲在茲，惟元是微。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側刓抱水含滿唇，暗洒蔓宏冷蛆痕，紗幃畫掩腰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蟾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傅元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申情寫意，經緯萬言。

韓愈雜硯文　序曰，貶西掾元資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與之試事，春官，天寶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誤墜地毀焉，乃佪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曰，士乎成質，陶乎成器，用復其質，非生死類，金斯毀，不忍弃，堙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張少傅石硯賦 山水清媚 墨妙筆精　硯之施也，彼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温潤栝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于知己，爰得用于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始爛爛以光澄，終鏗鏗而烟起，或中準而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藻瑩生輝，象龜之負圖乍伏，如鵠之藏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尤著，匠之藩溷，左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景耀，眞管縮淨，容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晨冰之玉壺，煥然之文，壯吐蓼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沈冥未識，韞玉吐寶，懷珍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器發奇晉鍔之若鏡開新色，既準文以成象，亦澄瀾而潛墨，硯之用也，詎可與歌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準籀籀之則者也，遂使播美六藝，傳芳三妙，用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盛器爰匠，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鳥點于奇節，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幷，蓋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間，學荀史之暇日，得美石于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硯精而染墨，在盧中而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尚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壬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民將畸依，盍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實將振文而爲邦，豈惟蘊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清，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聞，固無辭于蓋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戒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后人之龜鏡，夫物遘其當，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堅，代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下之

泉，爲天下之式，因碌碌于俗間，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尚體要，文當絶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而取誚，爰計君子以其勤實，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興諸鴻筆，見珍于殺青之辰，爲用于草元之日，夫氣結爲石，物之至精，攻之爲硯，因用爲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爲貴，諒于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墐而爲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甑而爲硯，藏器蟠屈，達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委，綸堅等堅，鬬縹勝縹，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茄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椓詣，樓標十二之髻，開起三重之麗，莫不頡頏凝輝，鴛鴦疊勢，縫密如鏤，行疏若綴，衙來而月影重重，瀉出而爐香細細，鼇稜金爵，虡託岩巒，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谷雖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烟，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驅早落，雨濁仍穿，歲瀰遥之春業，耕牛脚下，照青焚之鬼火，戰骨堆邊，謹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罹雕鐫，賚乎有作，備我沈研，弊在水以益浮，鐙因窮而謝燄，玉滴一盤，松烟四上，山雞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纖女疑來，清淺之銀河在掌，吳詭昔之歙歌益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寄落一朝，委地而合盤塵土，依人而卻伍瑣瑣，天敝石渠，和鉛卽代，風窠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款，歷歷前朝，沈家令塵上迴看，館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十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爲石，盡滅光輝，難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翩然，浮生莫算。

王嵩夢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邃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歎風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爰止爰定，幾徂幾遷，任迴旋于几席，垂翰墨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蠹而不捐，洎乎俗遠聖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焚焚以光徹，旁幕幕而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有諸侯力政，周道無聞，斁禮樂之仍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緒斯器，用成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有卑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銅模龜背，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烟而不絕，添滌水之常有，豈如是石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匯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其過，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窺先哲，攻文后成，叨乘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頡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記室濡毫于橫鼻，刀側非多，史臣染翰于蝸頭，筒形甚小，尚成文章，煥發言勛，必書爲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卑夔才短，行怯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周及禁林，製作祕淳，規模廣潤，閉宮苔而色古，連池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弦筆陣，餘波浸潤，便同五老之遊，終日揮磨，豈得一丸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僧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樸，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入匣使身安，應念研磨久，無爲瓦礫看，鬱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倕之妙匠兮，瓌詭異于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璇璿之內姝。遂察禮于規的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體之堅樸兮，效蓋和之毀鬲。鈞三雖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俱無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莊南傑寄鄭礪叅石硯歌　媧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間爲石硯。孤峰削壘一尺雲，虎幹熊跳勢皆徧。年深泉澀漫清潤，天微底塞泓泓華頭捨起檢烟輕，龍蛇怒鬬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蘭英。

揭春泉澀漫清潤天微底塞泓泓華頭捨起檢烟輕龍蛇怒鬬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蘭英

崢嶸，披崢嶸，心骨驚坐中琴聽到蓬瀛。

李琪咏石硯　遠來柯嶺外，近到玉堂間。年琢文猶澀，新磨墨尙慳。不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國里廟中空寄物，開方篋下豈天然。玉蟾吐水凌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此日儲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文嵩即墨侯石硯中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遇之于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沈厚之德，雖有奇相體貌，紫光虛而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吾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怠厥職。見賢不薦者蔽，子無懇溪泉自取沈棄耳。虛中曰：僕生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既辱採顧，敢不唯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溝之，規矩磨礪，不日不月，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員，皆有邊岸，性格譎默，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省司，考試之，與燕人易元光，研聚合道，遂爲害水之交，有司以薦于上，上授之文史，登憂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謙默，詔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勳績，封之即墨侯，虛中自歷位，常與實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常侍上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爲相須之友。史臣曰：衞有大夫石碏，其先顓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后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后曰碏，春秋時仕衞，世爲大夫焉。即墨侯石氏，與衞大夫碏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八音之靈，岳結而生稟質而名，懷寶爲玉，吐氣爲雲，發硎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文房四譜卷四

紙譜

一之敍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敍事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而古文用札，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亦策之類也。漢興，已有蠶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尙能爲之，故韋仲將與子邑書云：子邑之紙，研說文云：紙者，絮一苫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載其邊幅，如絮一苫也。

晉司空張茂先論紙，謂之曰：紙之爲物，妙踰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一畫如銀，輕不受塵，冷不凝手，柔不動筆，燥不退墨，拭之不污，歷年不滅，可以傳之子孫，以貽後世。

魏武誕云：蔡邕非紈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后練。

柯元韶本淮，作桃花箋，紙縹綠，背赤者，蓋今蜀箋之製也。

其詰云三君多書荊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皆落或雖缺爛前人糊綴不能悉相連補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也

幡紙古者以繒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絜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者

又桓元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

虞預表云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庾寫起居注

晉令詔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鵝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詔定至於選舉于銓用爲尤可依晉氏九班錢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答用青紙

崔瑗與苟元甫書令送許子十卷貧不及寫但以紙耳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于天朝則宜白紙上疏于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書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劉敞亦及魚網樹皮而作之蒲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又蜀陽仲雍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耒陽縣

墾敝云紙取東陽魚卵盧柔滑都者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真誥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令后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宜竝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標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張

雷孔璋付孫程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所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儉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識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丹青于上以盪搖之則散以碧綠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餘人物研之爲宜及爲鳥翎之狀

國史補曰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苦竹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蜀有冰光寒陽州六合蜀州白薄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槃淨水澄研盡而製之則發其妙也近有江表僧

重抄臨川滑薄

唐韋陟書名如五朵雲每以綵牋爲絨翦時人譏其奢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爲儒宮之祿不婾尺紙之寒者而坐者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駁議之勞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便自一頁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非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令詔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鵝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詔定至於選舉于銓用爲尤可依晉氏九班錢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答用青紙

崔瑗與苟元甫書令送許子十卷貧不及寫但以紙耳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于天朝則宜白紙上疏于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書紙詔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劉敞亦及魚網樹皮而作之蒲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又蜀陽仲雍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耒陽縣

墾敝云紙取東陽魚卵盧柔滑都者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真誥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令后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宜竝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標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張

雷孔璋付孫程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所書乃桑根紙也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儉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識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丹青于上以盪搖之則散以碧綠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餘人物研之爲宜及爲鳥翎之狀

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槃淨水澄研盡而製之則發其妙也近有江表僧

于內庭造而進之。御毫一洒。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敍事中。本草云。陟盆味甘大溫無毒。止心腹大寒。溫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爲紙。名爲苔紙。青黃色。味澀。小品方曰。水中糜苔也。音陟盆。陟盆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即石髮也。（藩道衡詠苔紙詩。今來承玉管。布字銀鉤。轉

揚紙書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德。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漬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之所也。常送疑光紙賜王僧虔。一云。疑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眞俗書。樹葉爲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曰藍紙。以贈溫飛卿。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庾永興答王羲之書曰。得示迹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數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綃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名。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畫記云。背畫者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薄大幅生紙。紙縱先避鎖者人面及要節處。

若縱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妄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縑色不可悉如一。揚書進者。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令舉子云。宜盛人潤揚以試紙。防他物所污。

揚州有茶衫子紙。蓋襄陽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見紫毫。

庾闡字仲初。造揚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爲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妒后宮有兒生八九月。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書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蹏。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者兒弟。圄于牆之閒。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互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襄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蘸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蘸人人藥用。

在昔智契以遺簡策。作矣至于厥后。或以縑帛。或以簡牘。

新紙爲幣。以賂諸冥漠君。每視諸家玄怪之語。或有鬼祈于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洪福者。唱、游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唐末。太學博士路光遊。亦有祇錢配。文多不錄。四字錄。

魂爲變。歷古而然。漠室已前。鬼何所資乎。得非神不能自神。而隨世之態乎。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啄玉屑。經甚滑澤。及爲驚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心經。瘞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元經。元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

長睦之。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時名曰薛濤牋。今蜀中紙有小樣

之事。是下裔世寶道楨徵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幅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爲山水之遊。時人方之王粲。其文一出。京師爲之紙貴。

陳后主常令八婦人襞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裹令爲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唐書杜暹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淸吏一大錢。復何異。

吳郡張仲舒在蜀。陵天雨絳。牋紛紛甚陋。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歡喜何益。次于面也。書雖兩紙八行七字。紙兩之反。殺喜不可言。

延篤答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遠。伯莫來惠書。書盈四紙。而紙兩之反。殺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副。來諭周旋。紙幣墨渝。不離于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后得之。洎玉輦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宗涕泣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矣。

歷代名畫記云。晉代以來。始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若縱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妄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縑色不可悉如一。揚書進者。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令舉子云。宜盛人潤揚以試紙。防他物所污。

揚州紙出。則縫被者相慶。有望于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視今壞糗之上。猶存千數幅。

蜜品云。古韭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紐得三百年方壞。

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令庸廝中有所傷。坐客或云。天下神嗣中巫祝。閒少有肥者。蓋烟紙烟常熏其鼻。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宜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摸寫。古人好揚書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跡。亦有御府揚本。謂之官揚。

揚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栢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碾之。候浸潤染著如一。揚書進者。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令舉子云。宜盛人潤揚以試紙。防他物所污。揚堅紙上白背。可以砧石安貼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著潛之時不可也。

庾闡字仲初。造揚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爲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妒后宮有兒生八九月。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書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蹏。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者兒弟。圄于牆之閒。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互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襄陽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見紫毫。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蘸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蘸人人藥用。

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唐末。太學博士路光遊。亦有祇錢配。文多不錄。四字錄。

貧賦云。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非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啄玉屑。經甚滑澤。及爲驚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心經。瘞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元經。元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

者。皆是也。非松花一色。

魏人謗邢邵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面送。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赤軸三史。蘇綽爲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朋或出遊當豫。設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齊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侍家貧力學。常苧紙療飢。

今大狀書題上紙籤。出于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內道觀薦告文辭。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陵廟告上表。內道觀文。並用白麻紙。凡赦書、德音、建后、立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不用印。雙日起草。隻日宣宰相使相宣告。並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並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卽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真珠、瑟瑟鈿函、金鎖鑰、吐蕃宰相、牒尼師已下。書甲五色麻紙。南詔及青牢官書、用黃麻紙。

唐朝進士榜頭粘堅黃紙四張。以抵筆淡墨滲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云。文皇以賜白書。宣宗雅好文儒。鄭鎬知貢舉。忽以紅箋筆札一名紙曰。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之。探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搆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壞之。先主出軍敗衂。

僧齊己謝人贈碁子經韻詩　陵陽碁子浣花箋。深愧攜來自錦川。海蚌琢成星落落。吳綾貼出風翩翩。留防桂苑題詩客。恰寄桃源敵手仙。捧受不堪還出處。七千餘里劍關前。

舒元輿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榦遒士。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侵。枕而疑也。若如是。則膺邕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途問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剝皮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發而生。發而死。亦將似有命于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洛洲雍。歷見言詩文者。皆以剡紙相奇。予悟嫂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兒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探驪龍珠。雖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之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于折揚皇華中。言假卜子夏文學。陷入于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繼。自然殘藤命易盡。桑柔波波頹脊。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豈誰非嘗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復有藤生于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有橫及于物。物之貴人亦有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閼。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于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世說。藏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紙、亦抄紙。

四之辭賦

傅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質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爲此新。揆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梁江洪爲傅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方脂。裁花承百和。不遇情豪人。豈入風流座。

梁簡文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基。宣情且記事。當同魚網詩。

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滌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

梁劉孝威謝官紙啓略云。雖復鄴殿鳳衡。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殺樹。固亦慙茲磨滑。謝此鮮華。韋莊乞綵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閣紅牋人不識。留得溪頭惹惹波。澄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綵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虹霓段段飛。一時騙上丹霞壁。爲客才多染不工。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衙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麝煙山帶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人間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慇懃勸向君邊覓。

五九

周朴園友人惠箋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毫與彩箋。三副緊纏秋月兔。五般方剪蜀江烟。青徽覺有文通夢。日磬慚無子晉篇。收著不將兩處用。歸山開向墨池前。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并序　一日孚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番。錄少詩送。子有雞箋數角。多柚棟與人。既玩之輕明。復用殊麤滑。苟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因知碧聯棋上。重翻換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固應桑根作本。藤角爲封。古拙不重絡。侯新樣偏饒極氏。何曾奔走馳騁。有貴長能。下筆縱橫。偏求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鳥肝。稱寫璇璣。且題裂錦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令無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并絕句一首。或得閑中。好營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尤得裹相思。待爵抱携重抄了。並寫襄陽楮赭詞。令飛鴻集中布播招詞。

文嘉好畤侯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元。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爲高士之首冠。自以朴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于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改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后遂爲楮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后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嚴穴隱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當侍經偏搜訪得之于耒陽。宜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中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證史官以代簡策。諱菲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上用嘉之。再好畤侯。其子孫世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徧求。自有文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志。無不載之。累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緒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爲人。好蒐賢汲善。館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中冤事恥。皇才逃志。啓白公卿台輔。以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遺落。布在腹心。何祇于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翩世官。功業隆盛。簪纓冠冕。布于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爲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濮人玄元光。南越石虛中。爲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宏文館。爲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嘗軸素知廉潔。辭而不問。他日方戚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面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于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尚好畤侯。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爲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畤侯楮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爲天下所利用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五

墨譜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四之辭賦

一之敘事

眞誥云。今皆通用墨者何。孟文章扇陰。墨、陰象也。自陰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漢官云。尚書令僕承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陸士龍與兄曰。一日上三辛。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然不知兄頗見古有九子之墨。親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壍。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砂。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書。故號焉。徙宏之荊州筑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親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鹿山之松烟。信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有人得面臧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墨。寫逾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于透風處佳。

周嵩有漢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經。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十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桋皮水煮膠。清淺一七日。倾去膠清。于日色中漸漸曬之。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縑。孰有知之。猶受塵白取垢。書蠅之汚。常在緗素。

乾漆得所。和如墨挺。于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歐陽通每得其墨。必吉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宋張永沙羅經吏。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俱御者不及也。

許氏說文云。墨者。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類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盞。強碎。剪燈心堆于上。然爲燈。置一地坑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倘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兆。卽其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退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鄭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柈。溲爲挺。於陰室中俟乾。書于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槐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墅欲開有人造白墨。色如銀。造研訖。卽與常墨無異。卻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畫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寫書。遇聖人之文。卽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若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皆入木裏。

楊雄答劉歆書云。雄爲郎。自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頗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專心廣意。成帝詔不報。俾令尚書賜筆墨。得視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衙卒會者。雄嘗把三寸弱翰。蹲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歸則以鉛摘松墨二十七年于茲矣。

僞晉有蜜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九。后家資誤墜于庭下盆池中。后墨色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當剛不宜澤。搗三萬杵。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臭敗。寒則難乾。每挺重不過二兩。故雞子良等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唐王勃爲文章。先研墨數升。以被覆面。謂之腹藁。起卽下筆不休。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百。墨蹟光澤。會秋霖爲衖雨溼。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挺而蜜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以墨汚泯陵延陵周垣。

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僕將起赴擧年。夢令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跪舞拜受。旦日言于座客。有郭靖者。江表人也。前賀曰。必

狀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微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舉。詹而郭公已有他事。遄歸江表。后言之于禮部郎中張洎。洎曰。大墨者。誰硯之簡。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羣輔錄云。王興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甫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甫語。聽別。附墨一丸。甫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元伯先生以濡墨爲城池。以機軸爲干戈。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十難求。椎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石墨奴券曰。張金郎墨過市數盞。并市漆筆。備郎寫書。于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洞。自稱黃石公。人或餽紙筆一九。墨則石室中書書出。

趙宧光雜言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見雜纂中。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周合金瘡散。主產後血暈。磨醋服之。亦主睡目。物芒入目。點瞼子。又主血劉伯龍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鑿石。謂之雷公墨也。指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陶隱居云。焚槐皮水漬以和墨。皆色不脫。卽泰皮也。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妒。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曹毗志怪云。漢武盛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墨潮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愈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土以朔不知。雖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東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迺試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文曰。曲明鑑。

海人云。烏賊魚、卽秦王鉢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弄算袋于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算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皆人目也。其墨入用寫參。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昔奚氏造研。研墨乃陳。烟石相附。雖疏以伸。一作雖石相附。雖疏以伸。

曹植樂府詩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古人成鴛跡。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爲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爲玩也。不傷其清。苟變池而濯墨。知功積而蓺成。伊昔伯英務蓺小學。棲迹衛親乎上善。勤苦方資乎先覺。俾夜作晝。日居月諸。揖彼一水。稱其六書。或流離于扇雲之勢。乍洶湧于垂露之餘。由是變此黛色。涵乎皐盧。洛玉羽之翻翻。或殊白鳥。浪錦鱗之斑斑。稱見元魚。自強不息。允蹇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映揚鬐之鯉。乍謂高岸。浩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汩洳斯久。杳冥莫測。愛潭者必其緇。知白者成其黑。翳風色歇。作月初臨。元流更滑。所以恢宏學海。輝映儒林。將援毫而說曰。豈發册而置心。其外莫測。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泳開面紬漆重重。石映而元珪片片。鉤北流而浸稻。白成黑黎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也。如蟲篆之所寫。悅其風也。想鳥跡之多奇。將與能也。而可傳可繼。豈謀樂也。而泳之游之。耶魏國之沈沈。徒開景非。笑崑山之浩浩。咨設瑤池。專其業者。金其名。久其道者。盡其美。曾彼沮翰。成茲色。水則知遊墓之徒。盡以果池而竭比。

李白酬張司戶贈墨歌　上黨碧松烟。夾陵丹砂末。圓辭凝珍墨。精光乃堪撥。黃頭奴子雙鸜鵒。錦囊卷之慷抱間。今日贈予歸亭去。與來酒筆會稽山。

僧齊己謝人惠墨詩　珍我歲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真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猛箋。因

君強潘染捨此卽忘答

段成式送溫飛卿墨往復書十五首　段云近集仙傳史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如虎掌者非佳似兎支者甚勝不意吳興道士忽遇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險靡松節絕已多時上谷棚頓求之未獲也成式逸作中郎草隸非工惟茲白事足以騙策距可供成篆之硯奪如椽之筆乎　溫答云庭筠白卽日愼幹至奉披榮誨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拖縐帷香含漆鬲雖復三寶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危嵐章曜名方卽求煙木傅元佳致別染龍銘恩加于閤省郎官禮偏于松檟介婦汲妻衛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疑簸尙盤帳中女史每製淸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于奢默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不獨棲惡庭筠狀　段答云飛卿博聞奧典敍給芳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綸巾徑來蓋乖禍以累事故附巾箱先無可謂有斐斐而雖披遠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方非更欲探尋號略鏤鑿誰當倣效況又劇問可答但愧于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郢慙乎陣前鶴唳歌怯霜鳥夜將昆陬之如墨也豈勝愁居幅處之至成式狀　溫答云庭筠閱市無功持摛筆效大魂障驄蝸牖傷明庸敢撫翼鵬翮追蹤環蹊徧存愛餘臭記至於綠徑權侯候秦兵綴匪爭儀仍俾漢詞張連篇寫蔡偏舍舒荷新淦之恩塞浩子野發冶城之詔猶避元規答類轢熒碎回拾俟其鴛傀惟豈可勝言庭筠狀　段答云醞釀徧尊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揉烟華抑又時緘寫窮索思安世儀內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揉烟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兩詎論穹昊所無證介方酬儀采睨物驟香集筆路誠馳豈知石室之書能迷中散麻稽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彈筆摺紙恤怯倍增成式狀　溫答云昨日搭錢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闌臨出捧緘在醒忘答亦以蜥蜴久蟄川渚皆阻豈知元化之怀莫能窮竭季倫之寶益更扶疏雖有翰海曜石滄陽水號煙城怪咏剩出詩書松憲道道躍容留白石扇裏止餘鳥怦屏開正作蒼蠅豈敢猶譬楚野之弓何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閑簇不休擬筆卽作何啻蠅鼓得逃也小生方更倍鯉尙自畢尾更搜屋火復得刀生因計風人辭中將書鳥阜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景用百丸給菌臺絳以六石業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勤共相周遍無法傅元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香蠟滾滾一眼城下卄作附庸成式狀

溫松滋侯易元光傳　易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顓孔烏怦屏開正作蒼蠅豈敢猶譬楚野之弓何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閑簇不休擬筆卽作何啻蠅鼓得逃也小生方更倍鯉尙自畢尾更搜屋火復得刀生因計風人辭中將書鳥阜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景用百丸給菌臺絳以六石業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勤共相周遍無法傅元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香蠟滾滾一眼城下卄作附庸成式狀

溫松滋侯易元光傳　易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號青松子顓孔烏怦屏開正作蒼蠅豈敢猶譬楚野之弓何索神亭之戟謹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閑簇不休擬筆卽作何啻蠅鼓得逃也小生方更倍鯉尙自畢尾更搜屋火復得刀生因計風人辭中將書鳥阜長歌行裏謂出松烟供椒掖景用百丸給菌臺絳以六石業梨所染滋潤多方黎勤共相周遍無法傅元稱爲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香蠟滾滾一眼城下卄作附庸成式狀

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參元得道能神仙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爲姓云。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劃譜其事者必利其器。譜其器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庾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尙言始末成一家之說。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幷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向無舊本。照驥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屢校謬誤。殆不可閱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此嵩陽氏晒可卷可

筆牀之製行世甚少有古鎏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臥筆四矢以此爲式用紫檀烏木爲之亦佳

筆屏

自宋內製方間玉花板用以鏤屏插筆最宜有大理窩石方不盈尺巉狀山高月小者東山月上升者高山峯簡者皆是天生初非扭捏以此爲毛中書屏翰似亦得所蜀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松止高二寸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擣鑿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筆或古人墨跡鎮之亦奇絕

筆筒

湘竹爲之以紫檀烏木稜口鏤坐爲雅餘不入品

筆船

有紫檀烏木細鏤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爲之者亦佳此與臥方並用不可缺者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或素或花工均擬古銅者有古鏠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扁甌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蟹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雞皮洗綠環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爲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定窯三箍元洗梅花洗鏇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儀稜洗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榛者有宣窯魚藻洗葵瓣洗蟹口洗鼓樣者剔白滴洗近日新作甚多製亦可觀假宋入格

筆榛

有以玉蝦片葉爲之者古有水晶菱牒有定窯扁坦小牒最多俱可作筆榛更有奇者

水中丞

玉者有陸子岡製其蝦鬚面鎚地與古鏠蟠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皮元口鎏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極佳銅者有官銅雨點沙金製法古銅飯者樣式甚美有古銅小管蠻做口元腹細足高三寸許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鎏肚元式有鉢盂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東窯菊瓣鎏肚元足者有定窯印花長樣如瓶三足者有龍泉鎏編周身細花紋近用新燒均窯俱法此式余不堪用

水注

玉者有閒壺方壺有陸子岡製白玉辟邪中盌貯水上候青綠石片法古焦形滑熟可愛有蟾蜍注擬寶晉齋舊式亦佳銅者有古青綠天鷄壺有金銀片嵌天鹿妙甚有半身鵝鴨杓有鏤金龍壺有江鎚眠牛以牧童騎跨作注管者亦佳但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窓又滴有孔受塵所以不清今所見犀牛天鹿之類口衙小盂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方閒壺有立瓜瓠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臥牛者有方者有筆格貯水用者有定窯枝葉瓠瓜壺有蕃葉茄壺有駝壺可格筆

雅格

玉筆格有山形者有僊仙者有猫玉子伴貓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橫臥爲坐身負六子起伏爲格有純黃純黑者有黑白雜者有黃黑爲玳瑁者因玉玷污取爲形體扳附眠抱諸態絕佳眞奇物也銅者有鏤金雙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峰頭爲格者有單螭起伏爲格者窯器石哥窯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臥花哇楚白精巧木者有老樹根枝蟠曲萬狀長止五六七寸宛若行龍鱗角爪牙悉備廢弄如玉誠天生筆格有棋柟沈遠不俟人力者尤爲難得石者有峰嵐起伏者有蟠屈如龍者以不假斧鑿爲妙

研山

始自米南宮以南唐寶石爲之陶穀竢耕錄後卽効之大率研山之石以靈壁英石爲佳他石紋片粗大絕無小巉曲折巇嶫峰巒狀者皆見宋人盡壁研山峰頭片段如黃子久數法中有水池錢大深半寸許其下山腳生水一帶色白而起碟痕若波浪然初非人力爲爲此眞可寶又見一巢石研山長八寸許高二寸四面米粒包裹而梢頭起伏作狀尤更難得

筆牀

有蝟法。有青冬瓜式。大如盞底。有一致者。有宜鎮五朵桃注、石榴注、雙瓜注、彩色類生。有雙鶯佳賜注。工級精極。俱可入格。

研匣

不可用五金盖石洒金之所自出。若同處、則子盒母氣。反能燥石。以紫檀、烏木、豆瓣楠及雕紅退光漆者爲佳。

墨匣

以紫檀、烏木、豆瓣楠爲匣。多用古人玉帶花板鑲之。亦有仿作長玉螭虎人物嵌者。爲最。有雕紅黑退光漆。亦佳。

印章

有古之鏤金、塗金、細錯金銀及商金、青綠銅幸。有金者、玉者、瑪瑙、琥珀、寶石者。有哥窯、官窯、青冬窯者。其製作之巧。鈕式之妙。不可盡述。古玉章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絲毫。此必昆吾刀刻也。即漢人雙鉤轉折。亦非後人可擬。故玉章更爲寶鑑家珍重。青田石中有凍深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謂之燈光石。今亦難得。近刻玉章。並無昆吾刀蜕酥之感。惟用真田黃。價重于玉。蓋取其質雅易刻。而筆意得盡也。今之潘鐵。幼爲浙人。被厥入倭。性最巧滑。智倭之技。作彼十年。其鏨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徙居雲間。所製甚精。而價亦甚高。

秘閣

有以長樣古玉琥爲之者。近以玉輞螭文臥蠶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有以紫檀雕花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有倭人造銀漆秘閣。如半元首方下闊二寸餘。肚稍虛起。恐蓋字黑。長七寸。上描金泥花樣。甚覺輕如紙。爲秘閣上品。

貝光

有朱剔新剔者。有填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

多以貝螺爲之。形狀亦雅。有古玉物。中如大錢。元泡高起半寸許。傍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以爲貝光。雅甚。有以紅瑪瑙製爲一桃。稍偏下。光可研紙。上有桃葉枝梗。凡水晶玉石。可做爲之。

鑽鑽

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利國。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環。長僅尺許。古人用以殺青爲書。今人入文具。似雅。有姚刀。可入格。近有黑明刀。頗佳。刀靶惟西番鵝鸛木最爲難得。收其不染肥膩。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盤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山西澤潞有不灰木。作靶亦妙。

剪刀

有賓鐵剪刀。製作極巧。外面起花度金。裏面嵌回回字者。如潘鐵所造倭製摺疊剪刀。古所未有。有則寶之。後世必有好尚之者。

蠟斗

古人用以炙蠟絨啓。銅製頗有佳者。皆宋元物也。雖用棚。當收以備數。

鎮紙

銅者、有青綠蝦蟆。偏身青綠。有蹲虎、蹲螭、眠羆。有坐臥哇哇。有嵌金將邪臥馬。皆上古物也。玉者、有古蔴古人用以榜肋殉葬者。有白玉貔貅。有臥螭。有大樣坐臥哇哇。有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其背斑點如酒墨色。同玳瑁。無黃色。做者蝦蟆背狀。肚下純白。其製古雅。有生川爲鎮紙。雕琢可愛。瑪瑙、有日月瑪瑙石鼓。有柏枝瑪瑙。蹲虎辟邪。有紅綠瑪瑙。蟹可爲奇絕。水晶者。有石鼓。海黃。眠牛。捧瓶波斯。陶者、有哥窯蟠螭。有青東瓷獅。鼓。有定哇哇。發犯。

尺尺

有玉輞雙螭尺。有以紫檀、烏木爲之。上用古作蹲螭玉帶抱月玉兔走獸爲紐者。有倭人鑄金銀勝尺。古所未有。尺狀如常。上以金鑲雙桃銀葉爲紐。面以金銀鏤花。皆條環細候。工級勻色。更有一竅透開。內藏抽斗。中有刀錐。鑷刀。指甲。刮垢。消息。挖耳。剪子。收用一條。樣開成剪。謂之八面埋伏。盡于斗中收藏。近有倭製。後以倭敗還。

秘閣

有以長樣古玉琥爲之者。近以玉輞螭文臥蠶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有以紫檀雕花者。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有倭人造銀漆秘閣。如半元首方下闊二寸餘。肚稍虛起。恐蓋字黑。長七寸。上描金泥花樣。甚覺輕如紙。爲秘閣上品。

貝光

有朱剔新剔者。有填漆者。有紫檀鑲嵌玉石者。有豆瓣楠者。近有退光素漆者。何文如之。亦堪日用。

多以貝螺爲之。形狀亦雅。有古玉物。中如大錢。元泡高起半寸許。傍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以爲貝光。雅甚。有以紅瑪瑙製爲一桃。稍偏下。光可研紙。上有桃葉枝梗。凡水晶玉石。可做爲之。

鑽鑽

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利國。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環。長僅尺許。古人用以殺青爲書。今人入文具。似雅。有姚刀。可入格。近有黑明刀。頗佳。刀靶惟西番鵝鸛木最爲難得。收其不染肥膩。其木一半紫褐色。內有盤爪紋。一半純黑色。如烏木。有距者價高。山西澤潞有不灰木。作靶亦妙。

剪刀

有賓鐵剪刀。製作極巧。外面起花度金。裏面嵌回回字者。如潘鐵所造倭製摺疊剪刀。古所未有。有則寶之。後世必有好尚之者。

途利

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爲之，內藏小裁刀、錐子、挖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對指剔指刀、髮剪、鑷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軍中行燈、鳳龜燈，有元、燈、有青綠銅荷一片，藥窩花朵於上，想取古人金蓮之意，用此不俗。陶者有定窯三臺燈盞，有宣窯兩臺燈盞，俱堪書室取用。

香櫞盤

香櫞出時，山齋最要一事，得官哥定窯大盤、青冬瓷龍泉盤、古銅青綠盤、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朱砂紅盤、青花盤、白盤數種，以大爲妙，每盆置櫞二十四頭，或十二、十三頭，方足香味滿室，清芬。其佛前小凡上置香櫞一頭之盤，舊有青冬瓷架、龍泉瓷架，最多，以之架玩，可堪清供，否則以舊硃雕紫檀亦可，惟小樣者爲佳。

鉤

古銅腰束條鉤，有金銀碧頂嵌者，有片金嵌者，有用燈面爲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狗、螳螂、搔癢、鉤等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以之懸壁，掛畫，掛劍及佛塵等，用甚雅，自一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筒

鶴脚銅鐵玉簡杖簡，總不如紫竹九節而吹有奇聲者佳，湘竹眉綠九節者，尤更難得，今會稽胡子凡，雲間戈霽汀所製，可稱江南二絕。

麈

古人以玉爲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鞭，若靈芝如意形者，製爲麈柄，甚雅，其拂以麈尾爲之，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麾向往，或防不測，煉鐵爲之，長二尺者有奇，上有銀錯，或隱或現，眞宣和舊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亦佳。

時筒奏籤

採帶露蕊莖，研汁，用布揩抹竹紙上，伺少乾，以石壓之，可爲吟籤，以貯竹筒，與騷人往來賡唱，昔白樂天與微之亦嘗爲之，故和微詩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山之句。

牌

刻詩韻上下二平聲爲紙牌式，每韻一葉，總三十葉，小遊分韻，人取一葉，吟以用韻，似覺便寔。

五嶽圖

篆法有二，一出唐鏡，一出道藏經，以玉篆圖琢爲方圖，綴於漢唐巾兩傍，帶之甚雅，以黃素朱書，或作三

四寸高小卷，飾以玉軸錦帶，懸之杖頭，與葫蘆作伴，可拒虎狼，可遠魍魎，謂非負圖先生罪歟。

花管

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或就瓶結實，陶玉器亦然，其式以膽瓶、小方瓶爲最，若養蘭蕙，須用觚，牡丹花必須用清插插瓶方稱，瓶內須打錫銼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可注淺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多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頸。

鎛

得古銅漢鎛，聲清韻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鎛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閒是也。

磬

有倚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有古靈璧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清耳。

禪燈

高脚者佳，有月燈，灼以乳酥，其光白瑩，眞如初月出海，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曉日東升，不是過也，小者尤更可愛，價亦倍於月燈，角者似不堪用。

數珠

有以檀香車入蓉提子，中孔著眼引繩，謂之漉香，世間初惟京師一人能之，今絕技也，值定一分一子爲格，有金剛子小面花細者，甚貴，有人頂骨，以傍宗眼血質色紅者爲佳，枯黑爲下，有龍鼻骨磨成者，謂之龍充，色黑嗅之微有腥香，有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沈香、紫檀、烏木、棯竹、虫珀諸者，亦雅，珊瑚俗甚，記念有朱作玉降魔杵，玉五供養，有定窯豆大葫蘆，有天生一寸小葫蘆，可作記總。

鉢

取深山巨竹車旋爲鉢，光潔照人，上刻銘字，填以大青，誠道家方物，似不可缺。

番經

嘗見番僧攜玉佩經，或皮袋，或漆匣，上有番篆花樣文字，四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傍爲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朱書，甚細密精巧，中華不及，此眞梵王物也，當與素球同攜，坐以西風黃葉中，捧念西方大聖，作人間有緣僧，使心神閒靜，妄念自熄，養老之術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紋者爲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俗謂面無打攪輪轉，周圍形影不改爲貴，有如鏡小鏡，滿背青綠，嵌銀嵌金五嶽圖，及片子鏨花，面無擾痕，清瑩如水，極可人意，其用之山遊寺觀，亦不可少，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

劍

自古格物之製，莫不有法傳流，獨鎗劍之術不傳，典籍亦不之載，故今無劍客，而世少名劍，今所見有屈

之如何，縱之鏗然有聲，徒首如故，亦非吾儕能爲也，若說說此，縱不能以經緯宇宙，亦可壯懷壯膽，不待
古劍，即今之寶劍如鏡而銳者，縱之高懸，便壁城隍，化作紫電白虹，上衝三台斗垣，今校校外光，鐵鏽
雖鉛筆架，不敢復如鏡面銳色，豈果泛哉，

筆史

清 錢唐梁同書元頌著

筆之始

法苑珠林二十五卷。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仙人名最勝。不惜身命。剝皮爲紙。刺血爲墨。折骨爲筆。爲衆生故。

成公綏棄故筆賦。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庶於苦梨。采秋蓬之類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扇象齒於纖鋒。是筆始於皇頡也。

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於方册。

困學紀聞引御覽太公筆銘曰。豪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寫之。

授神契云。孔子作孝經。鄭緑筆。又絕筆於獲麟。

曲禮。史載筆。

詩。彤管有煒。

爾雅。不律謂之筆。說文。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莊子。畫者吮筆和墨。

博物志。蒙恬造筆。初學記。秦之前已有筆矣。恬更爲之損益耳。

韓詩外傳。周舍爲趙簡子匿。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淮南本經訓。蒼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以爲鬼或作兔。兔恐見取豪作筆。書成。

崔豹古今注云。自筆古班之遺象也。腰帶劍。首班筆。示君子文武之備焉。

筆之料

兔豪　出宣州溧水縣中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製筆精妙。見元和郡縣志二十八卷。右軍筆經云。中山兔肥豪長。故可用。

青毫

紫豪　顏師古隋遺錄。張麗華試東郭巍紫豪筆。答江令盤月句。段公路北戶錄。宣城貢青毫六兩。紫豪三兩。白樂天詩。每歲貢城進筆時。紫豪之價如金貴。又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豪。

羊鬚　天中記。陶隱居用羊鬚筆。封丹鼎。

羊毛　天下獨出嘉興硬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府臨於不佳。

青羊　樹萱錄。潘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

黃羊　西北之境有黃羊。西夏有國時。皆取其尾豪爲筆。發少唇大所說。

鹿毛　馬縞中華古今注。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栢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豪。非兔豪竹管也。

晉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兔之豪。調和難柔。亦有鹿毛。張華用鹿毛筆。地理志。靳州土貢鹿毛筆。

麝毛　樹萱錄。潘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

狸毛　鄭處誨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朝野僉載。歐陽通筆。用狸毛爲心。皆以秋兔豪。樹萱錄。番禺諸郡爲筆。或用麝毛狸毛。

鼠鬚　法書要錄。右軍寫蘭亭序以鼠鬚筆。世說。右軍得筆法於白雲先生。遣之且囑。皆用鼠鬚筆。歸田錄。蔡君謨爲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爲謝筆。

虎僕　見博物志。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云。皇甫松賦。書抽虎僕。虎僕者。小獸。狀似貍。善緣樹。皮毛斑。遊如豹。取其尾毳縛筆。最健。即九節狸也。

虎毛　雲仙雜記。有僧馬生蕃貨。遇人與虎毛紅管筆一枝。曰。所需但呵筆。即得之。

龍筋　廣志。蜿蜒。鼠毛可以爲筆。

豐狐　文口披沙記。筆有豐狐蜿蜒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鬚。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豪。考槃

猩猩

狼鬚

餘事。朝鮮有狼尾筆。亦佳。

石鼠　出蜀。毛可作筆。見廣韻隱字注。

貂鼠　明臧晉叔以貂鼠仝工製筆。圓勁稍髮肥筆。

狨毛

貓毛　二種見山谷筆說。

鼠毛　白香山渭村退居詩。對栗鼠毛筆。俱含雞舌香。

鴨毛　鴨毛筆。見北戶錄。

雞毛

雉毛　博物志。山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亦妙。樹萱錄。番禺諸郡爲筆。或用山雉鬘狐之髮。陳眉公妮古錄。宋時有雞毛筆。柾心筆。柾心。不知何物。

雞距　白香山雞距筆賦。是之健者有雞。是毛之勁者有兔毛。猷是之中蓄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乃取出。懸水磨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又云。杜君謙膠筆法。藏筆能二三十年。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嘗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蛀。且潤軟不燥。考槃餘事。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燥。山谷以川椒黃檗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又文房實錄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豪。

長鬃　黃山谷詩。賓城鬢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擇鼠鬚。

豬毛　王佐文房論。永樂初。吉水鄒伯滑以豬鬃爲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

黃毛　續文獻通考。朝鮮國貢黃毛筆。

胎髮　蕭察酒筆。用胎髮爲柱。寄齋已送胎髮筆寄仁公詩。內惟胎髮外秋毫。綠玉新裁管束牢。

人鬚　張懷瓘書斷。嶺南兔。皆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工人辭焉。以實對。遂下令使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貨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荊筆　拾遺記。任末字叔本。年十四。削荊爲筆。

荻筆　南史。陶宏景四五歲。以荻爲筆。

木筆　孔六帖。于闐以木爲筆。

竹絲筆　見岳珂玉楮集。

仙茅筆　見宋竹垞集。

筆之製

通雅云。筆有柱有被。有心有副。

妮古錄云。筆有四德。銳。齊。健。圓。考槃餘事云。製筆之法。以尖。齊。圓。健爲四德。

筆誕筆經。製筆之法。柴者居前。毫者居後。強者爲刃。熟者爲輔。參之以縕。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

濡遲而試。直中繩。句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柳公權帖。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勢有憑。倍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李翊戒庵漫筆。兔用肩豪。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作堅字非筆幹。

竹多管不蛀。交春研者則蛀。

遯齋閒覽。筆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間。得諸葛筆者。率以爲珍玩。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

山谷筆說。宣城諸葛高。製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

東坡云。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輕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乏。蓋製豪太熟便然。潤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唯諸葛高獨守舊法。又云。緊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磨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又云。杜君謙膠筆法。藏筆能二三十年。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嘗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蛀。且潤軟不燥。考槃餘事。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燥。山谷以川椒黃檗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又文房實錄云。養筆以硫黃酒舒其豪。

衛夫人筆陣圖有云。筆取崇山絕切中兔豪。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鉻齊腰強者。右軍筆經。諸郡兔豪。惟趙國豪中用。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豪長而銳。須伸秋收之。採豪者。先用人髮梳數十遍。雞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豪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毛梳令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

李陽冰翰林禁經。有九生法。一生筆純豪爲心。輭而復健。

山谷題跋。筆工最難。其擇豪。如郭泰之論士。其軋心著副。如輪扁之斲輪。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豪終日也。筆澤蓋皆有哀茹筆工詩一首。林逋集有美高生所茹筆詩二篇。元王惲贈筆工張進中詩云。進中本燕產。茹筆鏟楸市。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

商部新書。柳公權筆偈曰。圓如錐。據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蓋縛筆要緊。一毛出。白香山與元微之。各有藏鋒細管筆。蠟以貯試。曰爲豪錐。見香山代書寄微之詩注。

柳宗元楊尚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今更商搉。使盡其功。獻長句云。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

考槃餘事。蓄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當從舊製。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銀筆四。

陸機與弟書。在平原寄按行曹公器物。有琉璃筆一枝。

拾遺記。晉武帝以博物志成。賜張華麟角筆管。遊西所獻也。

朝野僉載。歐陽通以象牙犀角爲筆管。

柳公權帖。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豪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

齊劭齋則波勢有憑。倍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五代史。蘇循獻晉王書。日筆三十管。

清異錄。爲唐宣泰王從誡。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號爲翹軒寶蓄。

右軍筆經。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蹶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何必金玉。

梁簡文帝爲湘東王時。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用筆有三品。一金管。一銀管。一斑竹管。青箱雜記。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

珍珠船。隋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鑾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清異錄。開元二年。賜宰相貿相枝各二十。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豪。

顧況詩。手把山中紫羅筆。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筆管。

孔六帖。李嗣玄世孫詧方。其傳物有佩筆。以木爲管。鈒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倘可用也。

研北雜志。裴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精。

山堂肆考。唐世舉子入場。嗜利者爭貿健豪。圓錄其體十倍。號定名筆。

汗漫錄。司空圖隱中條山。斲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盧氏雜記。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筆一管。藍於常用。刻徙軍行一幅。人馬毛鬣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似非人工。云用鼠牙刻。崔郎中鋌文有王氏筆管記。

戒庵漫筆。御用筆。多用綾裹管。裹襯以綠。亦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水晶玳瑁管。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或綠沈漆管。棕竹紫檀花梨管。皆不若白竹之便持用。通雅。古有以金以銀斑象玳瑁玻瓈鏤金爲管。

筆之匠

李仲甫　列仙傳。仲甫。潁川人。漢和帝時。貢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韋昶　書斷。韋誕妻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數爲絕世。昶字文休。誕兄。官至散騎常侍。

南朝姥　西陽雜俎。南朝有姥善作筆。遺子害醫者用筆必用胎髮。

鐵頭　開元中筆匠能盛管如玉。莫傳其法。亦見西陽雜俎。

管子文　開元貢事。有書生謁李林甫。稱管子文。後化爲筆。大唐奇事。管子文去後。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李林甫。林甫以筆投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金距鼈藏千角。

嚴永　山谷跋王孝子孫寒山詩後云。試嘉陽嚴永獺毛筆。又跋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後云。邑中老錯楊景山乞書。因取嚴永筆無心悪核筆書。又有贈筆工嚴永帖。（在戎州時。）

張眞　山谷跋戴笞陳元與詩後云。眉山楊明叔作墨潘謂作大字。試舒城張眞筆。

張逋　山谷筆說。張逋既作筆有聲。故書戲之。

郎奇

侍其瑛

李展　山谷書侍其瑛筆云。南陽張又祖。善用郎奇製心散卓。今侍其瑛秀才以紫豪作紫心筆。含墨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弋陽李展頗難。書蠅頭萬字而不頓。今都下筆師如蠶毛作無心悪核筆。可告以諸葛高李展侍其瑛也。

李鼓　歐陽公筆說。余嘗惟用李鼓筆。難諸葛高許頴。皆不如。

許頴　歐陽公筆說。余嘗惟用李鼓筆。難諸葛高許頴。皆不如。

葛生　林逋集。予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十餘管。其中復得精妙者二三焉。每用之。如揮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二篇以錄其功。

吳政

吳說　東坡外集。書吳說筆云。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程奕　東坡志林。錢塘筆工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

李文政　東坡詩自注。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曰李文政手植。劉貢父笑曰。文政不獨鬃筆。亦知植竹耶。以其姓氏適同。故云爾。

俞俊　東坡覓俞俊筆詩。筆工近歲說吳俞李葛虛名總不如。

張武　六硯齋三筆。山谷與王直方柬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長也。

杜君懿　東坡云。君懿筆。藏二三十年不盡。

楊仲　山谷與黃斌老書云。偶得楊仲筆。便可用。謹寄十枚。

吳撫至　山谷題跋。有吳無至者。蒙十姿叔原之酒客。今乃貢筆於市。作無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通雅引作悉恐說。）

張耕老　山谷試張耕老羊毛筆云。老甕披額。霜竹斬斧。雙鉤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東筆。無心爲朴。雖著金距鼈藏千角。

張貴　山谷跋戴笞陳元與詩後云。眉山楊明叔作墨潘謂作大字。試舒城張貴筆。

張通　山谷筆說。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戲之。

郎奇

侍其瑛

李展　山谷書侍其瑛筆云。南陽張又祖。善用郎奇製心散卓。今侍其瑛秀才以紫豪作紫心筆。含墨圓健。恐又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弋陽李展頗難。書蠅頭萬字而不頓。今都下筆師如蠶毛作無心悪核筆。可告以諸葛高李展侍其瑛也。

呂道人

呂大淵

張遇

諸葛元　山谷筆說、欽州呂道人、非爲貨而作筆、故能工。黔州呂大圓、悟筆仲將作筆法、爲余作大小筆二十餘枝、無不可人意。見余家有割餘破毛、則以作丁香筆、周旋可人。往在夔道、有縣永者、蒸獺毛爲余作三副筆、亦可用。又爲余取高麗猯猯毛筆解之、揀去倒豪、別撚心爲之、筆十六七、用極善。又云、張遇丁爺筆、攥心極圓、束頗有力、可學。徐季海爲顏詩字、侍其瘦諸葛元、皆不能也。

元道寧

吳帝照

林爲之　以上三人、據吳師道禮部集、皆見山谷帖。

閻生

李麗

張鼎　山谷林爲之送筆戲贈詩、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銳澤、豪心或鑪槌、巧將希菓尾、拙乃成藁核、李麗縛散卓、舍豪能不洩、病在惜白豪、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雖曲折、時時一毛亂、乃似逆裹髮、張鼎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名、亦可應倉卒。

鄭友直　山谷草書杜詩、試鄭友直筆、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第八卷。

許頤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

諸葛漸　蔡忠惠紀之、見吳禮部集。

柳材

柳東　李之儀姑溪題跋、元祐中、錢唐倪本效復通守當塗、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試之頗相入、自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得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悅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泗源有自來也。

屠希　晁說之贈筆處士屠希詩、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卻屠秋兔豪、自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補一生勞、陸放翁詩、屠希一筆價必千、紹興初載海內傳、高皇愛賢登玉几、求書早暮常差肩、紹興間、希管從覩四方、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

潘又新　郭畀天錫客杭日記、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范君用　郭天錫有贈筆工范君用七律。

楊茂林

楊鼎

陸震

姚愷

吳斗

沈秀榮　仇遠金淵集、贈溧水楊老詩、浙間筆工麻粟多、精氈惟數馮應科、吳昇姚愷已難得、陸震楊鼎相肩隨、中山博士子墨卿、貽書嵩至楊茂林、又贈沈秀榮詩、近知沈子、萩希有、洗擇圓齊易入手、不論兔穎與羊毛、染墨試之能耐久。

范君貴　張伯雨有贈筆生范君貴詩。

温生　王冕元章有謝友惠温生筆詩。

許文瑤　張光弼有贈製筆生許文瑤七古、見文苑四先生集。

周伯温　鍛竹江少詹跋鍾鼎款識云、其墨蹟元時爲謝長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温、幹克莊、達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周伯温所遺黃羊尾毛筆、伯温名沙剌班、由宿衛起家、歷江西廉政廉訪使、將與克莊同僚、遂金朱三史、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蘸爲筆、歲久亡其法、伯温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爲賦詩、藍色目之好事者。

朱所褒是也。

陸文寶　明陸樹聲清署筆談。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隱希善交名士。楊鐵老爲著祖命。託以泰中督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

陸繼翁　曾棨贈詩。美哉文寶名已久。當有家法傳繼翁。

施文用　戒庵漫筆。宏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孝宗部玉名。易之曰施文用。

劉節文

傅子封　解縉有贈筆工劉節文七古。甘逢初有贈筆工傅子封七律。並見文苑四先生集。

許顯　常州人。

王古用　湖人。住南京。

鄭伯清　吉水人。

張天錫　吳興人。以上四人。見通雅。言與陸繼翁同時。

張文貴　考槃餘事。畫筆以杭之張文貴爲首稱。

錢叟　朱竹垞集有贈筆工錢叟序。我朝名人詩文集中。標筆工姓名者當復不少。予寡陋疏漏。不能備檢錄出。儻有好事者爲予補之。則幸甚。

劉必通

孫枝發　今世京師散卓水筆。此二家最擅名。

夏岐山

沈茂才

潘岳南

王潤廷

陸錫三

姚天翼

沈秀章

王天章

陸世名　以上九人。予常用其筆。岐山岳南製尤佳。予恨之云。付囲筆是文章貨。筆銳圓齊製必良。可惜厦門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涼。陸沈姚王亦有聞。試來操覓求精純。評筆記取浩翁說。李墅閭生是等倫。

墨記

宋 韓青老農何 遠撰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鉄澤出陳贍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笏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瀹起揖公對嗅云當自有龍麝氣眞烟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溼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眞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體之溼潤初不蒸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麤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眞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忽爲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陳贍在宣和閒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舊百倍矣贍死墳堂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墳而所製不及淵才失贍法云

播谷墨仙揣囊知墨

播谷貢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擧在舍中谷嘗至負墨筐而酤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筐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亦不過五十兩之制過溼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體皆柔輭疑其解化也東城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閒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播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陽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輓劑令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眞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漆烟對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淳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十兩之膠至李氏護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灾池失早墨皆斷裂遂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

珪年七十餘終婺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滅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延珪對膠于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破遠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睞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潛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鑑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甯以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昞珪弟瑛郭遇皆有聲稱而精于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叟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輭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輭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予聰不逮其父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眞可載紙千週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衙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餅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瀾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于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之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閒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廉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于韋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壘提學所製愚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又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乃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　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鎭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鎭庫墨而不著墨工姓氏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閒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于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襲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歿德眞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葉瑞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獨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浦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于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　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開其光可鑑毫工窺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寫于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初　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新故
養蓄
時
工
跋
墨經目錄終

墨經
晁氏著
周履靖校正
金陵書林梓
松
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製尚矣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吾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墨取廬山松煙唐則易州潞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晁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歙州黟山松羅山之松李氏以宜歙之松類易水之松今兗州泰山徂徠山島山嶧山沂州龜山蒙山密州九仙山登州牢山鎮府五臺刑州潞州太行山遼州遼陽山汝州魯君山隨州桐柏山衛州共山衛州柯山池州九華山及宣歙諸山皆產松之所兗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纔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遼陽山魯君山桐柏山可甲乙九華山品中共山柯山品下大蔡松根生茯苓穿山石而出者透脂松歲所得不過二三株品惟上上根幹肥大脂出若珠者曰脂松品惟上中可揭而起視之而明者曰揭明松品惟上下明不足而紫者曰紫松品惟中上礦而挺直者曰籤松

墨經目錄
松
煤
膠
羅
和
擣
丸
藥
印
樣
蔭
事
治
研
色
聲
輕
重

四庫全書提要

墨經一卷舊載毛晉津逮秘書中原本題曰晁氏忘不著時代名字諸書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經考阿彌陀經紀聞云晁季一生平無他嗜場見墨書動用字其所製銘曰晁季一齋寫經之墨也又稱其與貴方回張秉道陳爲章楫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此書中論膠云有上鄉煤而膠不如法膠不佳如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與所言精究和膠事合疑即晁季一作也然晁公武讀書後志但有重玄墨一卷而不及此書不應其從父之作公武不見忠爲可疑考增訂唐書藝文志子部之雜九曰小說十曰天文筮算十一曰吳家十二曰類家十三曰雜事十五曰神仙十六曰釋書而今本所列小說之後即以王氏神仙傳葛氏神仙傳二種迄不列神仙之標題以下即列雜事五類類書一類適在所佚之中其不載亦不足疑矣季一名其之晁說之見說之之兄弟行朱弁風

品惟中中明不足而黃者曰黃明松品惟中下無膏油而漫若糖苴然者曰糖松品惟下上無膏油而類杏者曰杏松品惟下中其出歷青之餘者曰脂片松品惟下下其降此外不足品第

煤

古用立窑高丈餘其竈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竈面覆以五斗甕又益以五甕大小爲差穴底相乘亦視大小爲差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鷄羽掃取之或爲五品或爲二品二品不取最先一器今用臥窑疊石累礦取岡嶺高下形勢向背而或長百尺深五尺春高三尺口大一尺小項八尺大項四十尺胡口二尺身五十尺胡口亦曰咽口口身之末曰頭每以松三枝或五枝徐爇之五枝以上烟暴煤麄煤細枝數益少益良有白灰去之凡七晝夜而成名曰一會候窑冷採煤以項煤爲二器以頭煤爲一器頭煤如珠如纓絡身煤成塊成片頭煤深者曰遠火外者曰近火煤不堪用凡煤貴輕舊東山煤輕西山煤重今則西山煤輕東山煤重凡器大而輕者良器小而重者否凡振之而應手者良擊之而有聲者良凡以手試之而入人紋理難洗者良以物試之自然有光成片者良凡墨有穿眼者謂之滲眼煤雜窑病也舊窑有蟲鼠等糞及窑衣露蟲雜在煤中莫能揀辨唯嗍多可弭之然終不能無

膠

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且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製墨莫有及谷者正在煎膠之妙凡膠鹿膠爲上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飼犀膠黃莫先於鹿膠故魏夫人曰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凡鹿膠一名白膠一名黃明膠墨法所稱黃明膠正謂鹿膠世人多誤以爲牛膠但鹿膠難得煎法用甕及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案隱居白膠法先以米潘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辨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用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搗皮最良剔除去毛以水浸去塵汙浸不可太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筯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脈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宛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醇煙擣訖當以細絹篩堋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飯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片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一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覩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賈思勰法曰亦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二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粘後光不可擣自從臼中掘出爲度出臼納靜器內用紙封幕煖火養之紙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溶謂之熟粘不堪製作凡鹿膠搗成便充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搗千餘下乃可凡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錢砧推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推一折鬪手捷此其法也初推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熟劑每一劑傳畢五人成熟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熟熟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卽成不利於再

藥

凡墨藥尚矣魏韋仲將用眞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梓木鷄白眞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梓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眞珠巴豆等十二物今充人不用藥爲貴其說曰正如白麵淸麵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版貴乎直寧大不小平版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版銀爲上画印牙爲上尋常底版用棠乎版用杞蓋底版画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紙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

其劑熟可知

樣

凡墨樣當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朗曰墨墨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庭珪然宣府奚庭珪之類大墨亦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醇煙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匠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

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大者爲佳

蔭

凡墨蔭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惟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糠架葦縣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蔭室以靜密溫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兎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鐸頭以漆以墨以墨最不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鼯

研

凡研墨不猒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有研乃見直色不損墨若圓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頹色乃非墨之眞色惟售墨者圓研若邪研則水常揖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戶不工於製作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之常優一暈凡煤細研之乾遲煤麤研之乾疾凡惡墨研之如研泥

色

凡墨色紫光爲上墨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而無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研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醇煙之墨其聲淸響雜煙之墨其聲細墨之聲膩麤墨之聲貴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麤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醇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益堅濕則弗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蓋其愈久益堅且白物久斯變墨況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縣風處每丸以紙封之惡濕氣相博不可卧放卧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
賈思勰曰温時敗臭寒時凍溶當以十一月十
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
有害既得時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靜夜若
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月九
月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
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
惟閻祖敏其後有易水奚鼐奚鼐之子超禹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贇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庭筠庭珪之子承浩庭筠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其世家也宣州則盛匡道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業珣柴承務朱君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迫近世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墨史

陸友 纂

墨史目錄

上卷

魏一人
韋誕

晉一人
張金

宋一人
張永

唐二十人五代宋人附
李陽冰
祖敏
王君德
奚鼐 奚廷珪
李惜
李超 超之子庭珪庭寬庭珪之子承渙承寬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仲宣子惟淵惟敏

中卷

宋上八十人
柴珣 柴成務 朱君徹
陳贄
陳朗 朗弟遘子惟遜孫已湘相和顯
景煥
盛匡道 通真舟信皓等五人皆宣州一族
宣道 一曰宣徹
姜潛
周明法 林鑑 陳泰
王迪
耿仁遂 子文政文壽 耿盛耿徹同
王順
裴言
郭玉
潘谷 子遇
東野暉
蘇辭
晁貫之
朱覲 子聰
僧清一
張居靖
陳瞻 瞻曾孫仲滋孫朔徹
劉寧
常和
解子誠 韓傳昇

下卷

宋下九十人
戴彥衡
蒲大韶 子知微知晉文子安 梁景 景子思溫
蒲庠 蒲雲 蒲彥輝 蒲庭瑞
郭彬
王崙
趙令衿 子子覺孫伯虎
吳滋
何南翔
胡景純 鄭子儀胡俊臣胡世英胡友通胡國瑞胡沛然胡文中
葉谷

李世英子克恭
華邦憲
侯璋 石憲 蕭鳳 彭雲 彭紹 張楠
姚孟明 李英才 杜大椿 張楚材 朱
鼎臣 陳中正
葉世英弟世傑
郭忠厚子玘玘子喜
胡智晉陳琦
楊振

朱知常
黃元功 詹從之 諸葛武仲 周逢先 樊
宗亮
劉忠恕
劉文通子士先
葉茂實
楊伯起
俞林丘汝
李杲 徐禧 戴溶 謝東 黃表之 潘士

衡 潘士龍 楊逢辰 葉子震 柴德言
周朝式 張公明 孫永清 朱仲益
林泉 舒泰之 舒天瑞 陳伯升 陳道
員 鄭宣 方文龍 項應珍 范厚叔
翁壽卿 王大用 翁彥卿 周伯起

高麗一人
張力剛
契丹二品
陽岩鎮造 鎮庫萬年不毀

西域一品
雞足山松煙
金國四人
劉法
楊文秀子彬耶律楚材楚材子鑄
雜記

魏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善隸楷魏太和中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誕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誕仕至光祿大夫嘉平三年卒年七十五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有韋仲將筆方合墨法晁說之墨經並舉韋仲將墨法後魏賈思勰法二法本無大異而晁氏兩書之又蘇易簡文房四譜載冀公墨法其人未詳

晉

張金者晉人石崇奴券云張金好墨過市數螙并市豪筆備郎寫書又吳叔墨賦云或名重張金或妙稱祖氏

宋

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裕之子仕宋至征西將軍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又詔永更製御紙緊潔光麗耀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

何薳記墨云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翛意出奇如韋仲將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亦以意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

僧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
又云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妙法
其製皆如出犀璧也又如李元伯李公照王仲達武
繼隆滕元發邵興宗之徒往往作墨然多成於匠手
而假名耳因附著之不復別見云

唐

李陽永趙郡人官至將作大匠善小篆父雍門湖城令
永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
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
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自言斯篆之後直至小生賈喜蔡
邕不足數識者謂之倉頡後身尤精小學豪毅墨勁時
謂之筆虎勢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無與爲比周越云
陽永篆勢全法崔子玉張平子碑不因見夫子書便變
化開闔蓋實皇之應斷也宋元符間襄陽米芾遊京師
於相國寺羅漢院僧壽許見陽永供御墨一旦鋌其制
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盤屋文堅澤如玉有篆款曰
文華閣中穴一竅下畫泰卦於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
翠霞曰臣李陽永左行書大歷二年二月造得旨降入
翻經院右行書畫作內府丞臣車輔都監臣趙忠孚芾
後數載經南徐過鶴林僧惟清乞書寶藏額因難之清
忽開笥取古錦裹出巨墨如曩時所見者且言先師昔
在京師貴人家以古琴玉環一作玉貿得之乃奉墨授芾
芾受而書畢承歸淨名齋報之以吳道子畫維摩一幀古銅水龜玉界尺二芾後書儒釋老書及忠孝賢
明事則用之

祖敏本易定人唐時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
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煮爲膏而
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晁氏云古人用墨多自製
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黃秉云祖氏易水
人故以濟上爲號年載已遠罕有存者友按唐書地理
志易州土貢墨意當時治墨者不特祖氏其後奚李張
陳皆出易水製作之盛有由來矣

王君德者唐末人蔡君謨云世有王君德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
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爲家寶也墨經有唐王君德
鑄膠用石灰三二千杵其藥用酢石榴皮水牛角屑
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
廷珪之父也超墨有二品其面或爲特龍者或曰新安
奚鼐奚廷珪已上二人唐末匠氏鼐墨面曰光慶又印
曰奚鼐墨又印曰庚申而鼐墨大槩與鼐同惟庚申字
異見墨經及趙宧墨譜

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珪作珪本姓奚江南賜姓李
氏非也今之人但見有奚庭珪墨二品庭珪父即超何
獨有奚庭珪而無奚超也趙宧達夫嘗收得一種上印
文曰宣府奚庭珪乃知居歙者李氏籍宣府奚氏各是
一族而名偶同耳新安志云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庭
珪即奚庭珪唯黃秉李孝美云奚墨不及李友按墨經
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又云奚
鼐之子超鼐之子起而別敘歙州李超超子庭珪以下
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矣況墨說復指
宣府之記爲證用衆說從姓氏書之惟超起末實以奚
稱則仍李氏不敢重出云

李惟者易水諸李之祖也藥少蘊云王景源使君所寶
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
李惟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硯
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搨硯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
錢輾硯景源竟惜不與也案元本下空一行

庭珪超唐末流離渡江靚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爲今有得
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
如玉其紋如犀寫瞼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常侍徐公
鉉爲太傅言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
筋與其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
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
廷珪之父也超墨有二品其面或爲特龍者或曰新安
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爲貴而不知有超也既得易輒
欣然及宴罷騎從出內門去將分道君謨於馬上始乃
長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超有弟起其墨不傳子
廷珪廷寬

廷珪超之子世爲南唐墨官蔡君謨云廷珪墨爲天下
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爲染飾今人閒所有皆其時餘
物也其墨能削木誤墜溝中數月不壞昔年洛下爲留
守推官事王公見遺廷珪墨自是書笥中稍或益之漸
至知墨之說九爲精微唐彥猷殊達此理超與廷珪始

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邦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文而其名亦有用邦字者乃知名字不同形製有異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知之曰類其父超也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倣形製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其墨雖歷數百年研磨尚有龍腦氣此其驗也王原叔性愛墨持玩不厭几案牀枕閒往往置之嘗以柔物磨拭之發其光色至用衣袖略無所惜歷歷中有人持廷珪墨十丸求售從予參預託言草文字恐混其思遽令麾去既而閣之極爲嘆息其後尤難得而屢以萬錢市一丸其品乃有邽字作下邦之邦者爲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最下蓋廷珪本燕人奚初姓後從江南其初未奇久而益佳故李圭寵其能賜之姓也雖名號有高下其閒又自有精麤亦時有僞作者人多惑原叔言辨之當視其背印背印文歙州李廷珪墨歙倣久字之左足與州字之中或其二李字之中畫與子字之足又與廷字王之豎畫墨字之右角貫視之上下相通者爲眞又自能造墨在濠梁彭門富走人取充州善煤

手自和採妙爲形體其光色與廷珪相上下既成均遺好事悉服其精嘗以廷珪墨遺蔡君謨蔡君謨龍茶之曰閩以墨遺君謨索中必缺今請以一丸補之蘇魏公云高祖以來所用廷珪墨二挺於祖父寶之長四寸闊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無物及者併之無聲而有李廷珪墨四字蘇子瞻爲顏魯縗作集引其子復以廷珪墨遺之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扈賜墨也又嘗以公云高祖以來所用廷珪墨二挺於祖父寶之長四寸闊一寸厚一寸其色之黑世無物及者併之無聲而有李廷珪墨四字蘇子瞻爲顏魯縗作集引其子復以廷珪墨遺之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扈賜墨也又嘗以蜀中冷金牋試墨惟廷珪乃黑陳無已云晁無咎有李墨半丸云是裕陵故物也徙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

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其子斿以遺少游潘谷見之載拜云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吳幵喜蓄墨收古今名品甚具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皆無出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帙用承晏云臣夷中臣子和臣士等進試之皆光澤如新獨寶字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閒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募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卽愈諸子欲各備

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邵公濟云太祖下南唐所得廷珪父子墨同他伴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於藏主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熙寧閒李舜舉御藥爲林子中言禁中墨無廷珪成挺者但有承晏文用等墨爲古墨之尤者握子有香字乃廷珪禁中尤珍之吾家太史云國初平江南時廷珪墨連載數艘輸入內庫太宗賜近臣祕閣帖皆用此墨其後建玉清昭應宮至

仲宣仲宣子惟益惟益承晏廷寬之子蔡君謨云李氏墨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熙寧九年蘇魏公頌同修國史開局日賜承晏笏挺雙脊龍墨張遇丸墨澄心堂紙及對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蘇子瞻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字嘗攜古錦裝滿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奪之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麤一日過魯直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裝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廿年造者今精力不及

日奉旨造幕曰宏文館供奉庫左行書云墨務官臣廷珪右行書云墨務官臣廷寬其一見之於洛陽趙顏子之孫許面作特龍幕曰保大九年奉敕造長春殿供御李所製皆有之云皆無出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帙用承晏云臣夷中臣子和臣士等進試之皆光澤如新獨寶字墨質雖具而膠法已收疑爲蘇家贋物也

廷寬超之次子蔡君謨云李超幷男廷寬墨今少見廷珪爲第一廷寬承宴次之又云欲求廷珪墨終難得或廷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子承晏子文用文用子

仲宣仲宣子惟益惟慮承晏廷寬之子蔡君謨云李氏墨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熙寧九年蘇魏公頌同修國史開局日賜承晏笏挺雙脊龍墨張遇丸墨澄心堂紙及對神宗曰禁中自此少矣宜寶之蘇子瞻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字嘗攜古錦裝滿其中皆是物者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遂奪之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麤一日過魯直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裝揣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曰此谷廿年造者今精力不及

無此墨也取視果然

文用承晏之子能世其業然墨差不遽絕無有也

仲宣文用之子亦如其父陳無已云南唐子饒置墨務李本奚氏以幸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問質蕭公之子有墨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人子頗有家法以遺黃魯直魯直謂不逮孫氏所有而無已謂過之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挺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惟益仲宣之子葉六藝云元祐初京師雜貨務貨舊墨

猶有惟益所作千餘挺當時士大夫爭取之背印作歙州務墨官李惟益造者是也弟惟慶惟慶仲宣次子其墨小挺子優於大墨可亞廷珪一種有兩頭圓面有雙龍捧一牌子曰供瀘龍麝香墨幕文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造者其次也此後李氏遂無聞宋仁宗時其子孫尚有爲務官者歲貢上方絕不佳每移文本州貢之殊不入用也

張遇易水人遇墨有題光啓年者妙不減廷珪宮中取其墨燒去烟用以畫眉謂之畫眉墨蔡君謨謂世以歙州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遇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墨次之蘇子瞻云射香張遇墨兩枚或自內庭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製作精至非常墨所能具悉其妙如畫其背有張遇射香四字語曰長玉不琢謂其不借美於外也張其後乎墨經云凡印方直最難往往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熟可知葉少蘊云兩漢閒稱墨多言丸魏晉後始稱螺取其上銳必肖如今之挺形而丸則其製不可解或云乃今之錢子墨世傳張遇墨乃唐末時物皆爲錢子是其遺法然極不便於研磨古人爲之當別有意也子谷

子谷製墨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鄒志完謂遇之子名谷然云黔川布衣則疑別有同姓名者又以處厚亦云黃山意其自易水徙歙如李氏故漫從家世書之子處厚處厚在黃山起龍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鄒志完云予用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門問其家世則谷之子遇之孫昔李氏以墨顯於江南而遇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尤可尚也

朱逢歙州人江南韓熙載自延其造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曰射香月匣而寶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載死後盡爲諸妓分攜而去

墨史卷中

平原陸友纂

宋

柴珣宋初時人代居宣城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檟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其後有柴成務朱君德二人墨益狹小挺制作不一

陳贄易水人世傳不多與張遇等其墨銘曰易水光眞墨幕曰陳贄

陳朗兗州人宋初避諱因以三翁記之蔡君謨評墨以李廷珪爲第一廷寬承晏次之張遇次之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異君謨得歙煙造墨便有廷珪風采乃知本性隨其土地而異朗弟遠遠子惟進楊如晦云歙州諸李稍喜出光而東山諸陳作一色皴面皴面便於研試蓋墨色皴開磨之培增光黑爲譽者之利爾大體入池蚤作細文入池遲作皴文無他術也欲皮汎逾細而光當出池時揩刷令淨以免皮一番蘸水窒之則應手如角皮汎墨家言也

陳己陳湘陳相陳和陳顯　已上五人皆朗諸孫膠法雖存而妙處似非其子孫可傳故墨不逮昔人已墨名爲飛魚鎚子相墨所謂黑龍髓者銘曰世業陳相遠烟清光劉貢父作墨作長新字長新陳相也墨經云兗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今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相墨曰惜哉一生膠耳

景煥成都人隱居玉壘山嘗得墨村甚精造止五十團不復更作曰以此終吾身墨印文曰香璧墨曰副墨子煥有文藝撰野人閒話牧豎閒談及書蹟傳於代

盛匡逸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皓　已上六人皆宣州

一族大率如奚廷珪樅幕並篆文依歙樅香墨唯通墨挺大而與諸盛小異

宣道或曰宣德不知何許人墨皆範張過即未究郡國之來姓名之出李伯揚以其形製俱類廷珪疑歙州人也

姜潛字至之兗州人隱居泰侍之太平鎮文潞公通判州事日訪墨於姜姜曰近頗難得當求佳煤自製久之揚紙裹訪公曰此即煤也瀉之則盈盤按之則如故又曰此亦可以如茶啜之無害公如其言啜一茶甌食頃忽發咳聲香氣上襲芳馥如射姜曰此所謂射煤也研射入者傳之悵矣墨成頗珍惜之

周明法林鑑陳黎 已上三人並兗州名手作墨其得意者皆不減諸陳但尚新耳

王迪西浴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銑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且請以指起煙按亦隨復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瀹起指公對啜云當自有龍射氣眞煙香也凡墨入龍射皆奪煙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黃太史以迪爲鎮州人而家於洛也

耿仁遂歙州人仁遂子文政文壽而耿盛耿德眞皆世其家德眞所製甚精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王順充海人徂徠獨得諸陳順晚出而其法尤精嘗言墨貴輕清蓋烟遠則輕膠遠則清墨家胡此多胡闇乏堅緻非善法也如李廷珪眞墨堅如角石年遞多而光采如新斫研溝處可以利紙或云廷珪佳煤一斤可受膠一斤入手堅重研不滯筆所以獨貴於世也楊如晦謂順墨稍堅重有光雖濃磨不留筆似得廷珪妙處

裴言元祐中爲賈王造墨故料精而墨善比常品差勝

郭玉汲人玉所製墨銘曰供御郭玉潘谷伊洛間墨師也墨既精好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置賣墨仙豫章黃魯直試之謂其鹿膠極堅黑作皮肉不減襲時歙州煤其光澤不足畏以歲月深遠爽調護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尚持念珠也谷子過陳無己云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予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薰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進之墨一兩作一斤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壞事所藏墨一二見也嘗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死增輩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輩後有張順亦瞻增而深於名理尤喜造墨著墨經三卷論產松之地烟煤製造之法及自古墨工知名者凡三篇

朱覲九華人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滕元發作郡日令其手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肖其父

僧清一蜀人也遇異人傳墨法有名江淮間甚貴重之張居靖善造墨黃魯直試之謂其鹿膠極堅黑作皮肉秦少游少游愛之藏錦囊中墨師過少游少游以示之墨師手捫錦囊卽拜曰眞廷珪爲者疇昔見於予甫家與此二矣是豈常墨工所能哉後忽取積炭焚

陳瞻眞定人初造墨遇一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

煤然後造故其價與潘陳特高收其贔以起三清殿其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滅眞可薇紙和子過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正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以墜其家法也

解子誠河東人 韓偉昇 已上二人墨挺極重厚膠力不乏其精采可與新製敵也

田守元一名守眞其墨式形製極精而煤不甚佳差勝小潘然亦多沙耳

梅鼎張孜關珪第 曹知微陳昱郭遇明梅鼎張雍高肩瑛

已上十人竝崇寧以來京師名手皆有聲稱而精於模製

侍其瑛本民家子少年流名京師元豐中以筆爲業入太學供諸生甚勤不計其直輒與之率日至或二三口一至自爾稍稍受知當世公卿大夫遂以筆名家其後造墨和劑製模稍佳而膠法未精不復取重於人

鄭淸在重和中造墨銘曰凝香閣者張達明試之謂不薛安薛容少室人容所造墨用寇君山煤眞奇品也

張滋眞定人善和墨色光黲膠法精粹勝江南名手大觀初時學士彥許八坐光疑其鬲之於是命造墨入大觀庫是後歲歲加賜錢至三二萬政和末蔡京罷相而後止焉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越二王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弗吝也滋不肯曰滋非爲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不敢私遺人二三王乃句於上詔各賜王十斤然滋所造實超古今其墨積大觀庫毋慮數萬斤世有宣和庫製考滋所作也

案皇越二王似有誤字

張浩唐州人居桐柏山其墨精緻膠法甚奇吳順圖二母歲造至百斤遂歷京都之作者矣

案吳順圖二冊五字未詳

王惟淸丁眞一 已上二人隱居吳郡皆能製墨尤爲米元章所賞識

高慶和歙人也大觀閒葉少蘊合慶和造墨取煤於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山不復計直蓋以松漬漆竝燒又嘗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之徒皆不及同時有汪通高景脩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

潘衡金華人蘇子瞻云衡初來儋耳起竈作墨得煙豐而墨不甚精因教其遠突寬龍得煙幾減半而墨乃彌黑其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衡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子瞻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亾墨四篋平生所寶皆蕩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毗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乃以善墨聞耶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余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乃以善墨聞耶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

潘昱善造墨范至能謂二王府帖是昱墨所發拓友挼黃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刻法帖墨百本分遣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黲黑又多木橫裂文士大夫不能別也至能號稱博洽而昱之名不同疑傳聞之誤耳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松煙漆滓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於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石珪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此最佳者也其爲人有信義庚子寇亂何子楚避地嘉禾連墻而居日爲子楚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晏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憂先卒其法遂絕時有張孜墨校珪漆煙而勝者珪曰非此敵也乃取篋中先減膠一丸與孜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子楚叩之云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黑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取小團磨試忽失所在後三年滌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不能遠過也大觀閒劉無言取猱浩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所藏未必皆

浩然手製然珪作墨亦非近世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葉少蘊每勸人多蓄珪墨珪死後方知其可貴也
僧仲球融州人世傳李氏膠法在都嶠山中爲朱儀伯
一作相作墨銘曰學易堂者是也

平原陸 友 篹

宋

戴彥衡新安人紹興間復古供御墨蓋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書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新安志云彥衡自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脊龍橛是米元暉所畫蠟作圭璧及戲虎橛時議欲就禁苑爲窑稍取九里松爲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嘗出貢餘一圭示米公米公以爲少有其比

滿大韶閩中人得墨法於黃魯直所製精甚東南士大夫喜用之嘗有中貴人持以進御高宗方留意翰墨視題字曰錦屏蒲舜美問何人中貴人答曰蜀墨工滿大韶之字也卽邀墨於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復內自是印識卽書姓名云大韶死子知微傳其法與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帥韓球令造數千一作斤

欲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所售者皆其族人及役作竊大韶以自貴云何子楚云近世所用滿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績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吳少師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浩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又周昭禮云大韶浩州樂溫人皆文子安梁呆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值直貴滿窰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滿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外有

幸一誤津 屋又居滿下其家無人杲有子思溫紹其業
滿序字中庠隱居涪陵作墨名世不爲外飾其法用鹿膠和劑極清有光暈然著濕氣輒皴起漆之則不復畏濕曾見序墨一笏於大梁張君錫家面銘曰荆璞韜曰黃耳金鉉下云墨隱滿序製或云在廷珪前序宋渡江時尚存其後有滿雲翥彥翬一作蒲庭一作璋皆其族人也
郭彬不知何許人米元暉嘗命其製墨銘曰山齋王淪以善墨名嘗爲葉少蘊言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繼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磨卽不復見少蘊試之果然趙令衿字表之宋宗室封安定郡王子子覺嗣子覺字彥先幼俊敏有文世受墨法手自製銘曰雪齋爲世所貴得之者價比金玉彥先有子十四人仕皆通顯惟伯鹿傳其膠法最精銘曰趙然清芬如在趙然表之自稱也世言李氏對膠之妙彥先以爲非特堅鈍難磨且終不能黑其法用煤六分膠四分始爲中度但取煙貴輕杵和貴勻熟耳煎膠以麋鹿角爲上驢膠次之阿井膠又次之至其要訣又非人所能知也
吳滋新安人滋家世藏汪彥章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聲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試之當見其佳孝宗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犒緡錢二萬其法取松煙擇良膠對以杵力故滓不留硯李司農若虛云新安出墨舊矣唯李超父子擅名近日墨工尤多士大夫獨稱吳滋使精意爲之不求厚利駸駸及前人矣滋領其言云
何南翔遂寧人以墨知名張魏公爵守建康日以書至

蜀取南翔所製墨王晦叔爲銘其面曰立言追聖學籌
筆活蒼生

胡景純潭州人專取桐油燒煙名曰桐華煙其製甚堅
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圖如錢大
每磨視閃其光可鑑書工寶之以點目睛子如點漆李
彥穎云長沙多墨工雅胡氏墨千金獨懺者最著州之
大街之西安業坊有煙墨上下巷永豐坊有煙墨上巷
今有鄭子儀自謂得胡氏法俊臣俗名爲胡院子
世英友直國瑞沛然文中皆景純子猱俱世其業
葉谷永嘉人作油煙墨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不
及
李世英紹興中在吳寨王益府治墨一日王爲世英進
墨入內率一圭重十兩高宗見其墨挺厚大難執遂不
御而還之其銘爲蔡桂堂李世英造者特佳子克恭
華邦憲孝宗朝供御造墨其一面曰選德殿製淳熙癸
卯臣華邦憲造幕有特龍如書案輟耕錄云葉那憲造復古殿墨未詳孰是
侯璋汲人石憲蕭鳳長沙人彭雲彭紹張楠瀘人姚孟明李英才廬陵人
杜大椿張楚材朱鼎臣陳中正 已上十二人
咸淳其墨淳熙以來士大夫喜用其墨視前代爲無媿
矣
葉世英閩中人周子充玉堂雜記云丁酉十一月壬寅
內直宣名至清華閣既退中使傳旨賜世英墨五圭世
英御前墨工也弟世傑
郭忠厚以墨名家忠厚子玘玘子喜忠厚墨至今尚有
射氣其面爲雙脊龍文幕曰嘉定己卯臣郭忠厚遠會
稽王宣子家藏玘墨一挺銘曰復古殿製端平乙未臣
郭玘造

胡智新安人李司農云智得李氏墨法其弟陳琦守婦
翁之法不求速售故世少知者司農寓居新安物色其
人使之造墨猶有昔人典型
楊振字聲伯長興人武舉得官蓄古器最富多精品故
所製不下趙彥先案古器最古墨
朱知常銘曰朱知常墨不下蒲史
黃元功詹從之諸葛武仲周達先樊宗亮 已上五人
並居太末傳趙彥先墨法頗異常品
劉忠恕吳中人家有墨一挺形製甚大止曰劉忠恕三
字紋理剝落試之色澤如新
劉文通子士先端平間供御墨工
葉茂實太末人善製墨周公瑾言其先君明叔佐郡日
嘗令茂實造軟帳煙尤輕遠其法用煖閣幕之以紙帳
約高八九尺其下用盌貯油炷一有字燈煙直至頂其膠
法甚奇內紫礦秦皮木賊草當歸腦子之類皆治膠之
藥蓋膠不治則滯而不清故其墨雖經久或色差淡而
無膠滯之患
楊伯起者以墨稱其言取煙欲浮而輕膠欲老而激均
調採治不失其齊量然後墨成雖然是直其麤耳至若
心解神悟超然法度之外吾亦不能評也
俞林善慶殿供御墨工頃在淮南見墨一
丈面曰俞林匠放其製香墨放不知何人
李果徐福戴溶謝東黃表之潘士衡潘士
龍楊逢辰盧陵人
葉子震柴德言周朝式張公明張永清朱仲益林杲
字東卿舒泰之舒天瑞陳伯升天台人陳道貞鄭宣方文龍
項應珍范厚叔翁壽卿王大用翁彥卿周伯起墨名爲齋峯者
已上二十七人並宋末名手如舒泰之翁彥卿皆嘗

入山磨試總成十圖云

楊文秀字伯謹本江左人在金之季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鐙煤子彬得其遺法以授耶律楚材楚材授其子鑄使造一萬九銘曰玉泉萬笏

雜記

說文云墨書墨也从黑从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漢中官令主御筆墨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東漢觀記曰和熹鄧后卽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供紙墨而已

揚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幷致上書墨十螺

魏官儀云尚書郎試諸郎故事康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

陸士龍遺兄士衡書云二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

螺

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疑亦石墨之類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括帥鄜延界內有石油然之煙甚濃其煤可爲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隸帛筆墨

陶侃獻晉帝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南朝以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士龍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漢官儀令僕丞賜墨一枚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煙末以射香方可下筆

唐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乃墨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鳳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之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曰天峯煤和鰾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擾杞囊果是三百刺

許芝有妙墨八廚巢賊亂瘞於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見惟石蓮匣存

老成相墨經曰墨文如履皮磨之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又云墨染紙三年字不能昏閣者上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案老墨志作成相墨經麻三衡文房寶飾曰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徐鼎臣兄弟工翰染飾書具當出一月圖墨曰此價直三萬錢江左士人好事無及之者

世言蜀中冷金箋最難爲筆非也惟此紙難爲墨蘇子瞻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後以左手磨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云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云研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埃朽汙膠力驟凶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沈存中云南方暑雨時墨壞蒸潟可置爐閣中其法不用切切以梓木匣貯之梅月微令近火但要如人體溫不必太熱歲久膠性乾透漸自不蒸善墨雖蒸不壞不善者雖焙亦蒸全在製作不問蒸也

顏色乃非墨之眞色也沙門惠洪云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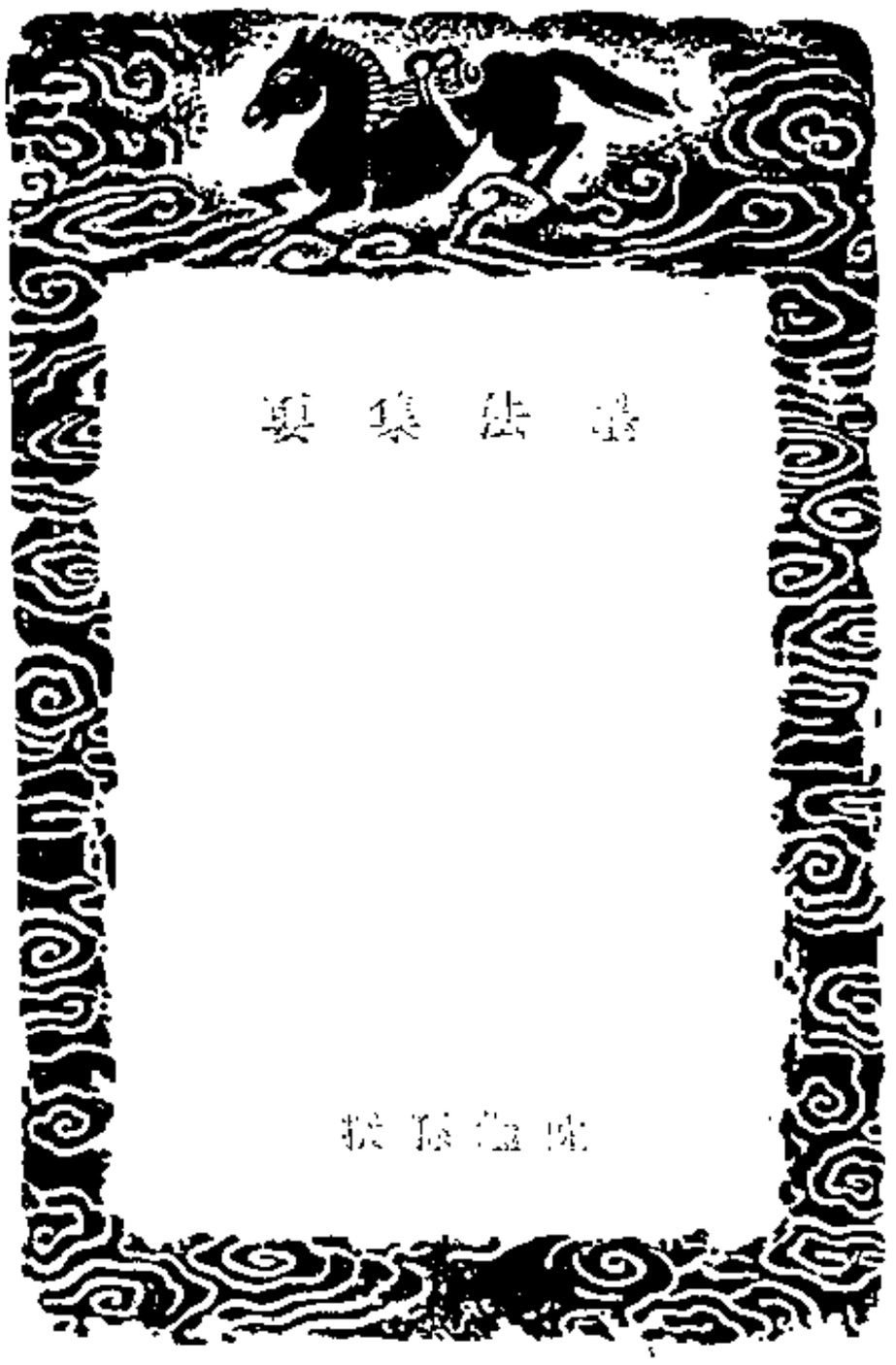
蘇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覓不已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將磨子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閒抄取殆盡呂行甫平生好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顚又如滕達道蘇浩然暇日晴暖輒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則漿飲之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爲意公退一室翛然臨書試墨以此度日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縠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卽教爲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閭閻之所父以市布爲業獨能異其所好攻苦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儒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媿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羣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鐘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眞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覩先上國圭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精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闕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辟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古今雜錄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鋪鎭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出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得衞青古玉印幷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詠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稾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爲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成於藝矣杜公嘗與子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經巨儒進止有法君

見亦爲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強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俱失而兩君不可復見故論著之以慰懷之思云爾（右傳見徐顯稗傳）



墨法集要原序

余錄墨法既成，客有見者曰：「舊傳墨譜、墨苑、墨纂之類者多矣，又何用錄耶？」余曰：「墨譜諸家，皆雜取墨工之言，非身歷手試，文具而已，不足憑也。聊舉其一以明之。李廷珪之墨至貴，和膠可得，而李墨不可得矣。爲世所貴如此，其方秘密，世無知者。譜乃妄撰之，用數藥煮汁，錯魚膠和松煤，以之大可笑也。果可信而可從乎？余初製墨時，諸方並試之，用藥愈多，而墨愈下，其後受教于三衢之墨師，乃並去藥，惟膠煙細和熟杵之，墨成色黑而光，眞所謂如小兒曰瞎也，具禮報之。師拒不肯受，惟戒不揭其姓名，恐鄉里同業者知之，或怨時洪武之初也，至今不得再見之。余家自此從其法以鬻墨，識者謂墨有古意，余思念師之德，追憶師之言，繼又得一僧墨訣，遂并錄之。余非敢求多于墨譜諸家也，身所歷手所試，知其實之不戾于古，墨工也，客聞而善之曰：「可謂墨之實錄矣，請以實錄名之，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不在彼，其言實可信可從，而于墨譜諸家，實有補其所未究也。洪武戊寅歲立春日，吳門沈繼孫序。

墨法集要目錄

沒油　水盆　油餞　煙椀　煙草　燒煙　篩煙　鎔膠　用藥　搜煙　蒸劑　杵搗　杵劍

鏤錄
丸擣
樣製
入灰
出灰
水池
研試
印脫

墨法集要

明　沈繼孫撰

臣等謹按墨法集要一卷。明蘇州沈繼孫、洪武時人。自言初受教于三衢墨師。後又從一僧得墨訣。遂併錄成書。凡爲圖二十。附載一每圖各爲之說。皆近代造墨之所祖也。古墨皆松煙。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後楊振、陳道傳、繼孫所製今不存。其工拙雖莫可攷。而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是法獨此皆由淩油以至試墨。敍次詳核。各有條理。班班然古法具存。亦可謂深于茲事矣。世傳鼂氏墨經。其說太略。而明以來。方氏、程氏諸譜。又斤斤惟花紋模式之是矜。不若是書之縷析遺法。切于實用。錄而傳之。是亦利用之一端。非他雜家技術徒爲戲玩者比也。原本諸圖皆以施功先後爲序。惟樣製圖後。附以印脫之式。未免參錯不倫。其形製亦頗未合。今以二十圖列于前。而以印脫之式重加訂正。退置卷末。庶端緒秩然。而體例尤爲整嚴云。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淩油

右法惟用松燒煙。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燒煙。衝人用皂青油燒煙。蘇煙一日。每桐油十五斤。芝麻油五斤。先將蘇木二兩。黃連一兩半。海桐皮、香仁、紫草、梔香各一兩。梔子、白芷各半兩。木槿子仁六枚。右剉碎。入麻油內淩半月餘。日常以杖攪動。臨燒煙時。下鍋煎令藥焦。停冷。濾去粗。傾入桐油。攪勻燒之。今時少有用此淩油法者。姑存其右云。

明　沈繼孫撰

愛油圖

水盆圖

水盆

用闊厚瓦盆。內闊二尺一寸。緣闊一寸。深三寸半。底半綠直。近綠開指大一竅。用餘漆住。以備放水。用長木架。高三尺。闊起水盆。以薄甎七塊。遶盆緣排轉。盆中央當闊緣瓦煙筒一箇。內闊六寸。連緣共闊八寸。高與盆口相齊。筒內亦當薄甎一塊。油艙置各甎塊上。低盆口三分。浚水離艙口三分。中央一艙。用鐵鵝脚穿定燈草。每艙納燈草乾。然後傾油。將長柄煙椀蓋定燒之。如盆中水熱。則粘浚冷水。不可全換冷水。冷則煙不昇上。得煙絕少。但浚水爲妙。若水耗乾。要浸滿時。去了近緣煙椀油艙各一隻。拔去竅縣。放乾。再寒住漏斗。傾水換之。仍以油艙煙椀補滿。若水積久。生膩浮起。以搭雞去之。盆有油膩乾硬。黏定邊緣。刀鏟去之。清水洗淨。方可再用。一法用杉爲槽貯水。底板最厚。四向腦板次之。內長七尺。闊一尺四寸。深三寸半。平中用長木梁一條。界爲兩路。麻筋油灰黏固縫道。莫令滲漏。槽尾近底處開一圓竅。以備放水。高三尺樸兩條閣之。甎覆油艙于水內。煙椀兩路蓋之。每槽用艙椀各二十隻。燒法與水盆同。亦有石爲槽者。

油艦

用壯厚甑沙油艦，闊四寸半，平穩闊足，窯水通滿者，以薄甎襯高，頓放水盆內，低盆口三分，不宜太低，低則煙飛散，拘收不住，得煙少，或置水槽中亦然，若用過油艦內外不淨，以竹篦子刮之，次以稻稈灰揩擦，若更不淨，用刀鏟淨，再以水洗拭乾，一法不用灰擦，置米飲中煮數沸，屢洗去其油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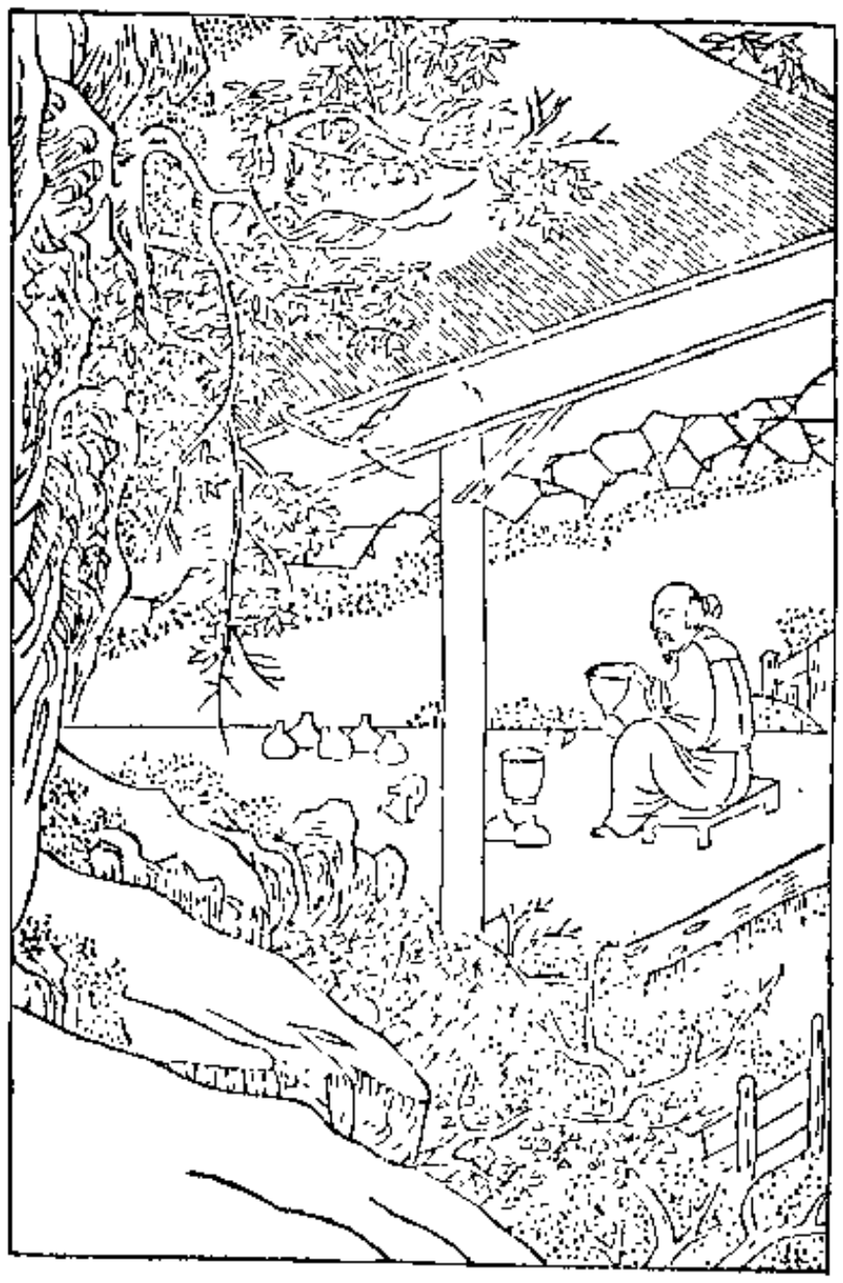
煙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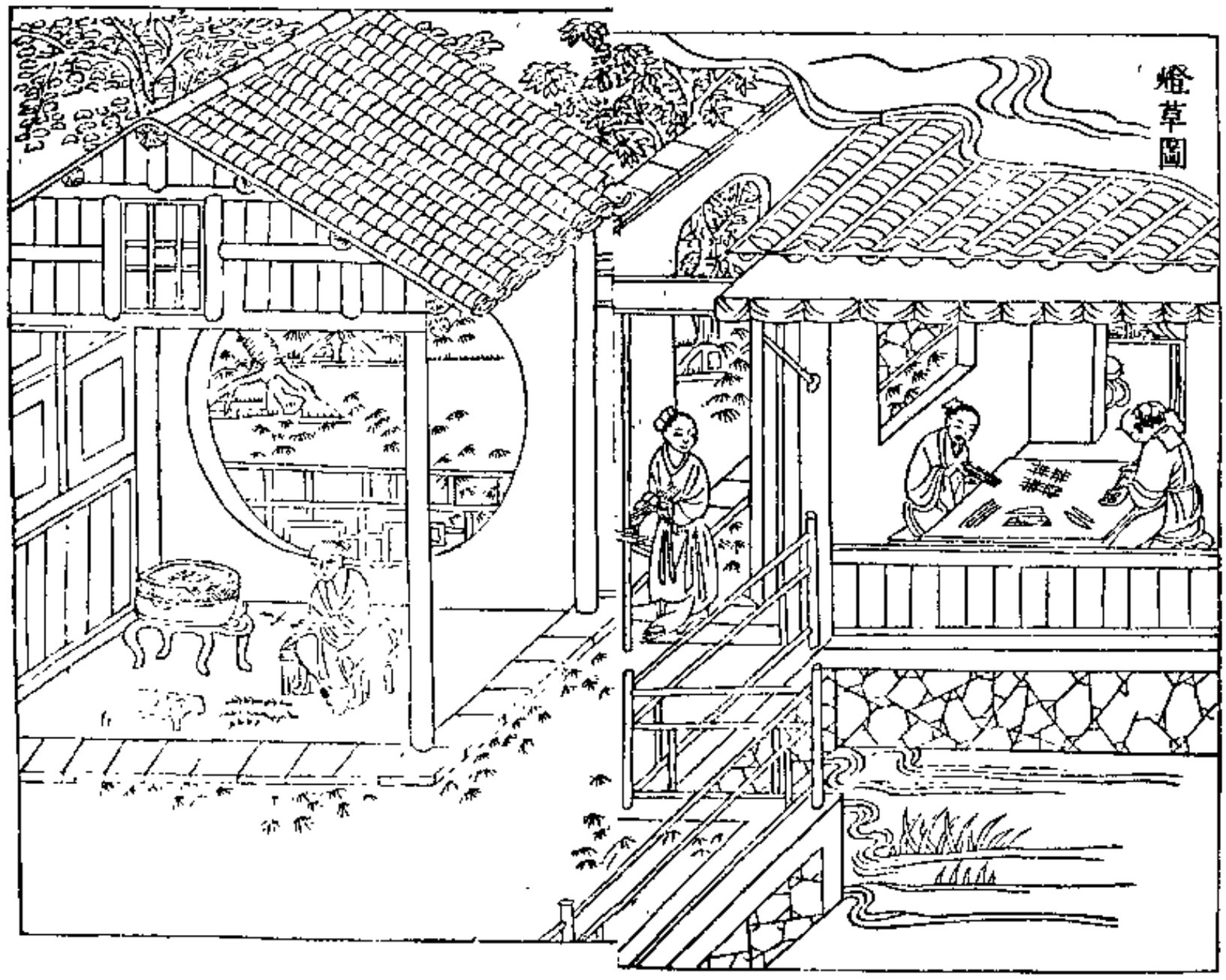
用海鍊細土燒長柄瓦椀。圓闊五寸三分。深二寸五分。柄長三寸。連柄高五寸五分。內深澀似釜。必磨研十分光滑。以椀唇外沿瓦盆緣上。內沿瓦筒緣上。須椀心正對燄頭置之。椀口緣塗些蓋汁。急手掃煙。若煙椀油汙內外。皆便拭淨。倘汙煙煤。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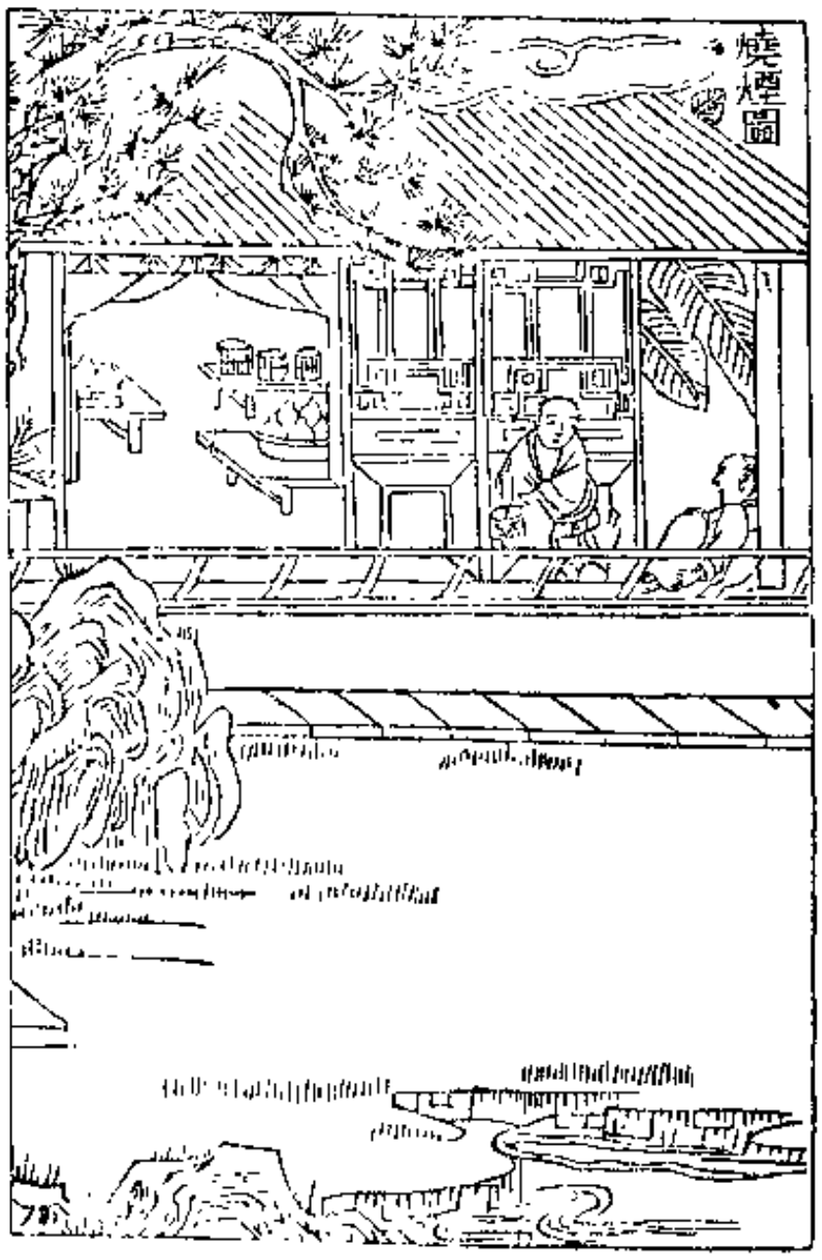
煙椀圖

燈草

採肥大黃色堅實燈草。截作九寸爲段。理去短瘦。取首尾相停者。每用十二莖。以少縲縛定頭。手相板上。以手搓捲成一條。令實。復以少縲縛定尾。夏極熱時。減去莖兩莖。只用十莖搓捲。仍要用十二莖。則得燼雖多而不良。候捲得四五百條。方用蘇木濃汁煎燈草數沸。候紫色。漉出。曬令極乾。供裝貨之。如令臨汙。用則旋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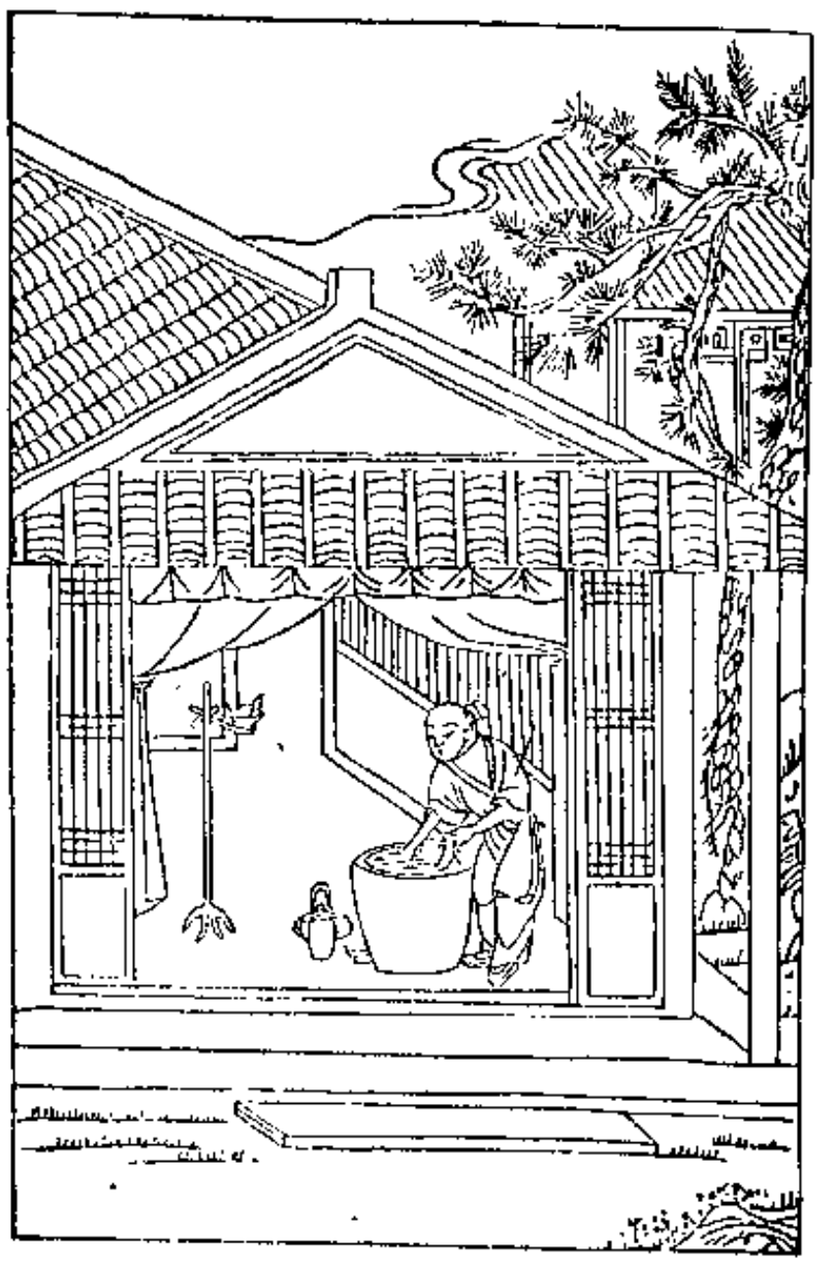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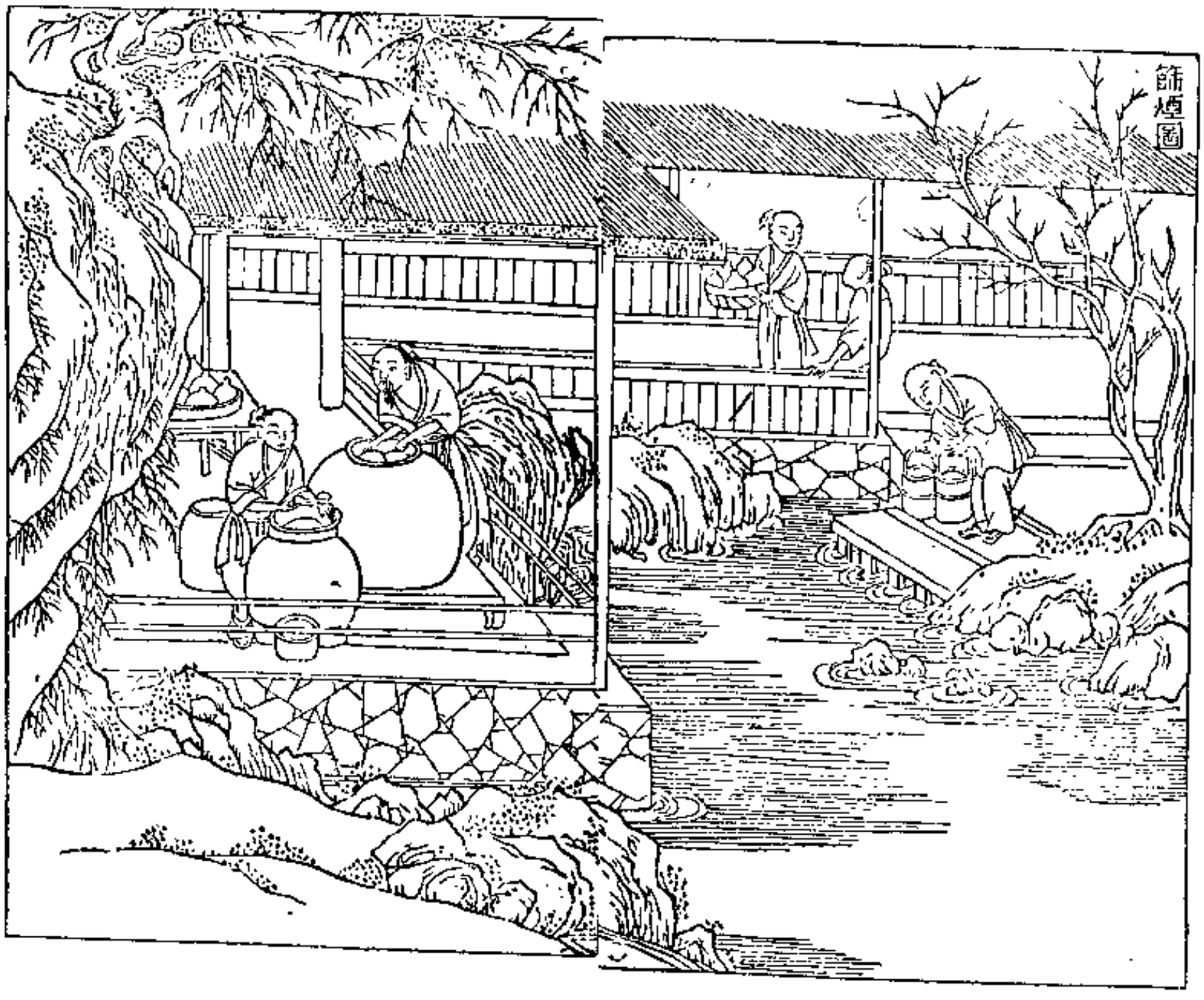
燒煙

宜秋深冬初。于明亮密室。上設仰塵。四向周密。背處開一小門。高限。掛紙能。水盆置木架上。盆竪向架外。漸住竪。使水滿。覆視油離于水內。每離傾油八分。納燈草花。燒椀蓋之。勿見風。致煙落。約四五刻。捕煙一度。則一度剔去燈花。逐離以筋剪去燈煤。棄于水盆內。香則燈花罩了火。煞煙不能起。以鵝翎捕煙入瓦盆中。經宿。始可併聚一器。蓋之。須以容煙椀一隻。替下有煙椀。捕之。敲碎巴豆三四粒。納油煙中。發煙煞。得煙多。每日約捕二十餘度。捕遲則煙老。雖多面色黃。造墨無光不黑。室中可置水盆十枚。自早至暮燒之。須揀無風之日。若有風。或煙房不密。得煙皆少。夏煙亦老。必頻換冷水。及減燈草為良。和桐油一百兩。得煙八兩。此為至能忌油漏煙中。及紅燄燈花落煙內。則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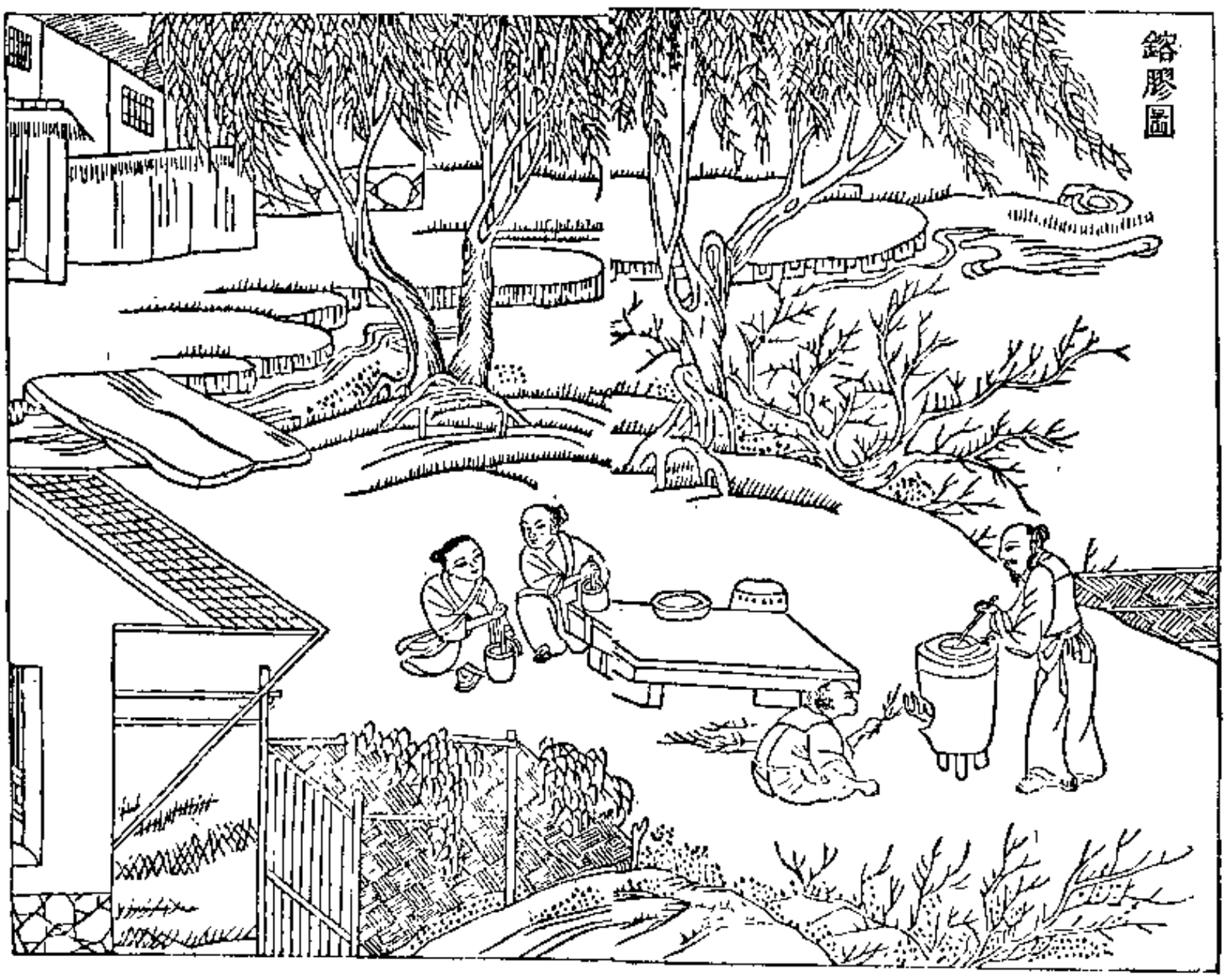
燻煙

子密室中、以手按定細生絹燻子、徐徐摩下小口、光浮缸內、去其毛翎紙屑、貯于紙糊筒中、繩懸梁間、毋近牆壁、以傷溼氣、用則旋取、或皮紙糊袋藏之亦佳、煙乃至輕之物、切忌露燄、露燄則飛揚滿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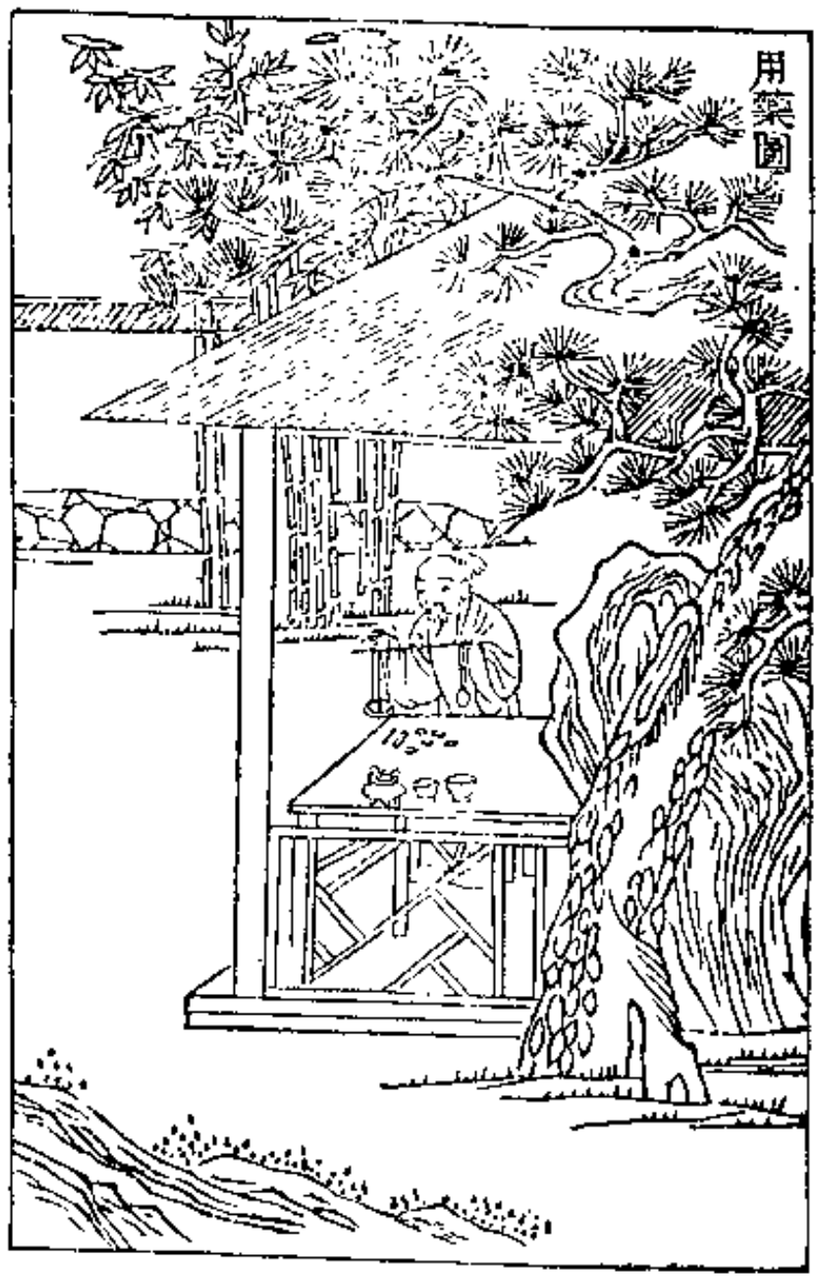
鎔膠

魚鱗膠用清白如膝者。冷水浸一宿令軟。快斧剉碎。每膠一兩。入巴豆仁五粒。搥碎。與膠和勻。簁棄裹定。緊繫之。煮十數沸去巴葉。乘熱入搗口瓶中。急杵極爛無核。和藥汁內。重湯煮化。若用牛皮膠。當揀黃明煎造得法者。有等漚生者煮不化劉如指面大片子。臨用。先以些水漉潤。候軟。方下藥汁中。重湯煮化。已上二膠。臨鎔之際。用慢火煎。長竹簞不住手攪。候之沐消清徹爲度。煮化得膠清。墨乃不脫。此最緊要大法。每桐油煙一十兩。正月二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用牛膠四兩半。藥水一十兩。四月、五月、八月用牛膠五兩半。藥水九兩半。六月、七月用牛膠六兩。藥水九兩。每松煤一斤。用牛膠四兩或五兩。藥水四時俱用半斤。春多宜減膠增水。仲夏季夏孟秋宜增膠減水。漉膠川細絹絲濾過。取最佳者布濾。柢脚並下。製墨有病。藥水亦重絹漉之。魚鱗膠不可純用。止可用九分牛膠。一分魚膠。若二分。便縛筆難寫。世俗見坡詩有魚膠熟萬杵之句。便謂墨須用魚膠。瘢漢面前。難以說夢。又貨墨者無一人肯辯其非。詐言魚膠良是。由是人信爲然。堪一笑也。凡使牛膠。必以好牛皮。或做鼓處裁下剩牛皮煎成者。方妙。若熟皮家刮下皮肩煎成者。則力薄不堪用。膠好方始有力。可以減斤兩用。墨因膠少煙多。故倍加黑。名爲輕膠。墨色黑且清。利于速售。但年遠久藏。慮恐色退。若造久藏墨。須用桐油燒煙十兩。陳年牛膠四兩半。陳年魚膠半兩。秦皮、蘇木各半兩。煎濃汁搜和蒸杵製之。藏久愈黑愈堅矣。予舊時荊溪吳國良所造牛膠墨。至今五六十年。儼如古墨。何言牛膠之墨不善耶。世有造熱膠墨者。非膠帶熱下也。于鎔膠之時。傾藥水在內。候膠煮得清熟。若藥水耗少。更添得法。方可搜煙。必上餾蒸透。硬劑作成熟劑。取出。用力揉軟。才堪丸擬上印。如此造者。謂之熱膠墨也。有造冷膠墨者。非膠待冷下也。但以膠投藥水中煮化。不問清濁生熟。傾入煙中。團得成劑。便上印脫。不蒸不杵。以此膠力不勻。麥質頓劣。如此造者。謂之冷膠墨也。凡造膠製墨。宜在正月二月、十月、十一月。餘月造者。大熱則造膠不凝。製墨多碎。大寒則造膠凍冰。製墨斷裂。小墨尚可。大墨決不可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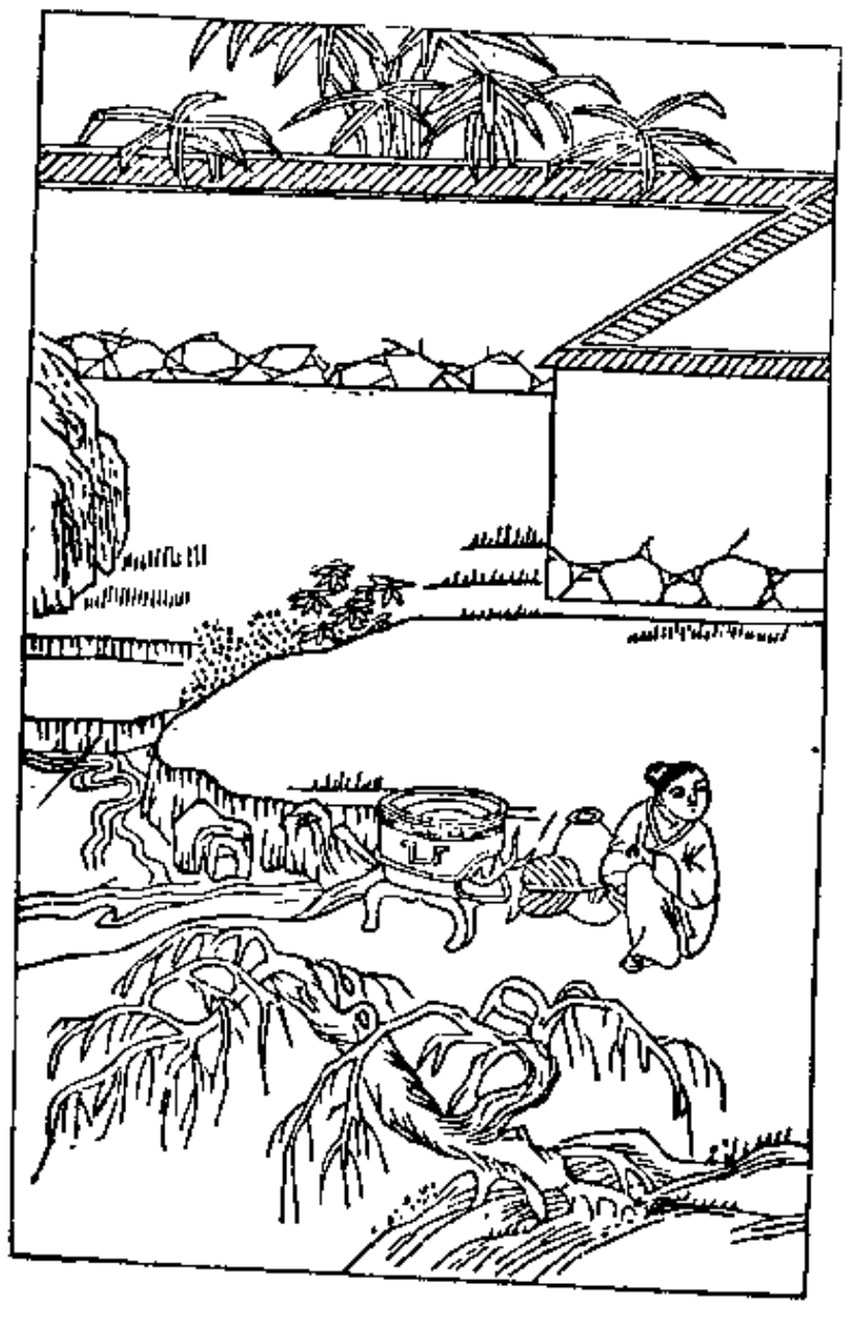
用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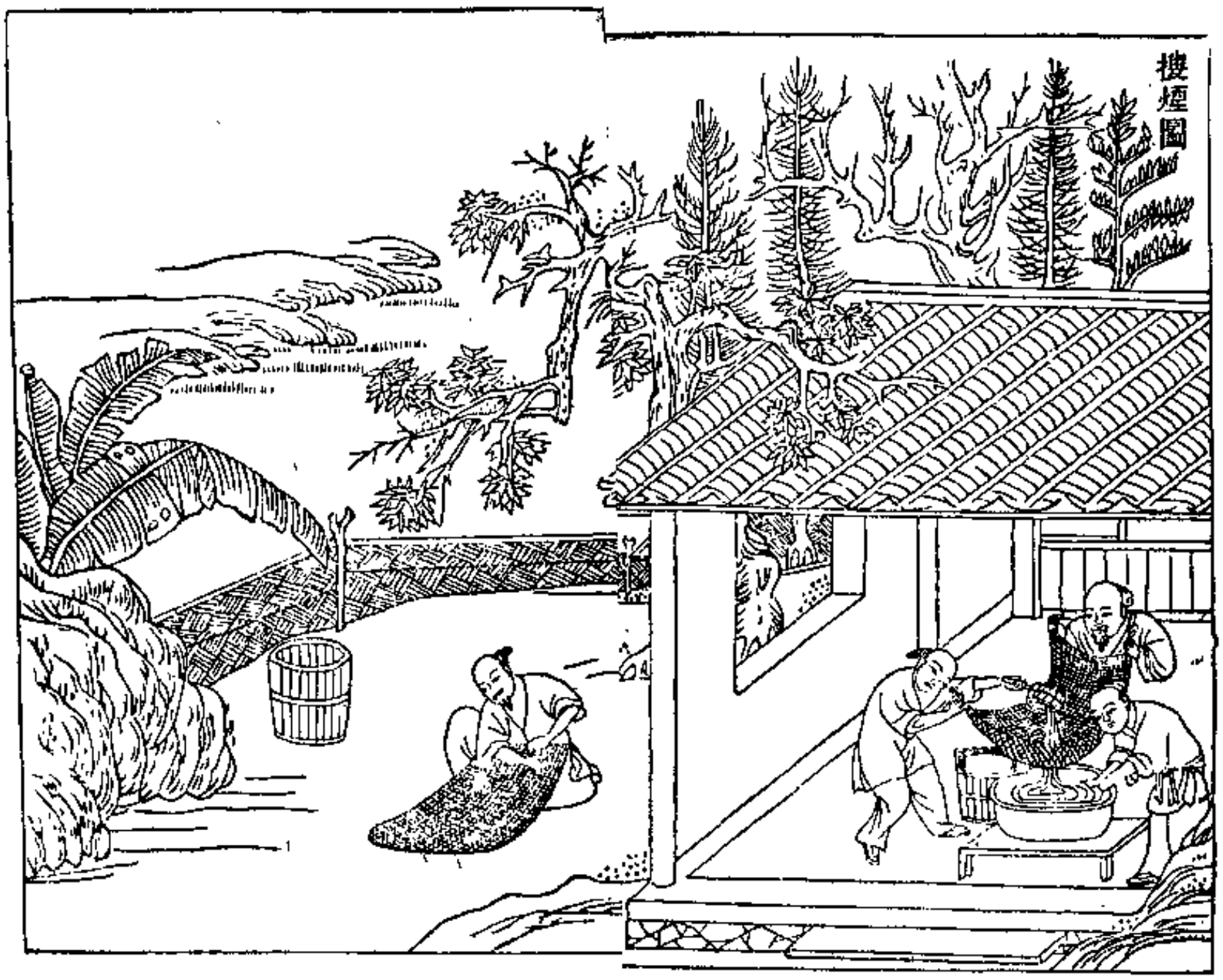
用藥之法。非惟增光助色收香而已。意在經久。使膠力不收。墨色不退。堅如康石。瑩澤豐腴。膩理可愛。此古人用藥之妙也。藥有損有益。須知其由。且如綠礬、青黛作收磨香、雞子青引濕、橙皮、藤黃靚黑、秦皮畫色不脫。烏頭膠力不墮。紫草、蘇木、紫礦、銀硃、金箔助色發豔。俗呼豔爲雲面。魚膠增黑。多則膠雄。牛膠多亦然。又無雲頭。色少黑。魚膠牛膠皆陳久者好。有用臭隊香藥以解膠燥氣者。但欲其香。不知爲病損色。且上甑一蒸之後。香氣全無。用之何益。惟入麝搗碎者。其香經久不歇。其次則丸解之時。旋入膠磨。天氣冷時。隔宿浸藥。暖時當日。五更浸藥。皆浸至辰巳間。潛藥入鍋。煎至濃稠。絹濾去粗。石硾過去濕腳用之。先以膠煙。用灰下研細杏仁搜勻。細絹按去粗腳。入前沸藥汁內。重湯煮化。搜煙造墨。膽乾試之。無泛沫不鹹。藥有當研爲細末旋和入劑中者。膽礬、硃砂、藤黃、螺青、金箔之類也。然欲墨之黑。一須煙清。二須膠好而減用。三須萬杵不厭。此不易之法。不可全藉乎藥也。



搜煙

秤淨煙一斤于白瓷盆。盆置檯上。取煮化膠藥汁乘熱以篩漉下煙之中央。急手搜勻便入。搜如細砂狀。宜乾勿濕。捻作毬子。如盆底有煙膠粘定。隨即鋒下。捻聚。與毬子以布共裹。上甑蒸之。大墨最難搜和。只揉搦多。則墨無病。惜於正月、二月、三月、九月、十月、十一月爲之。餘月非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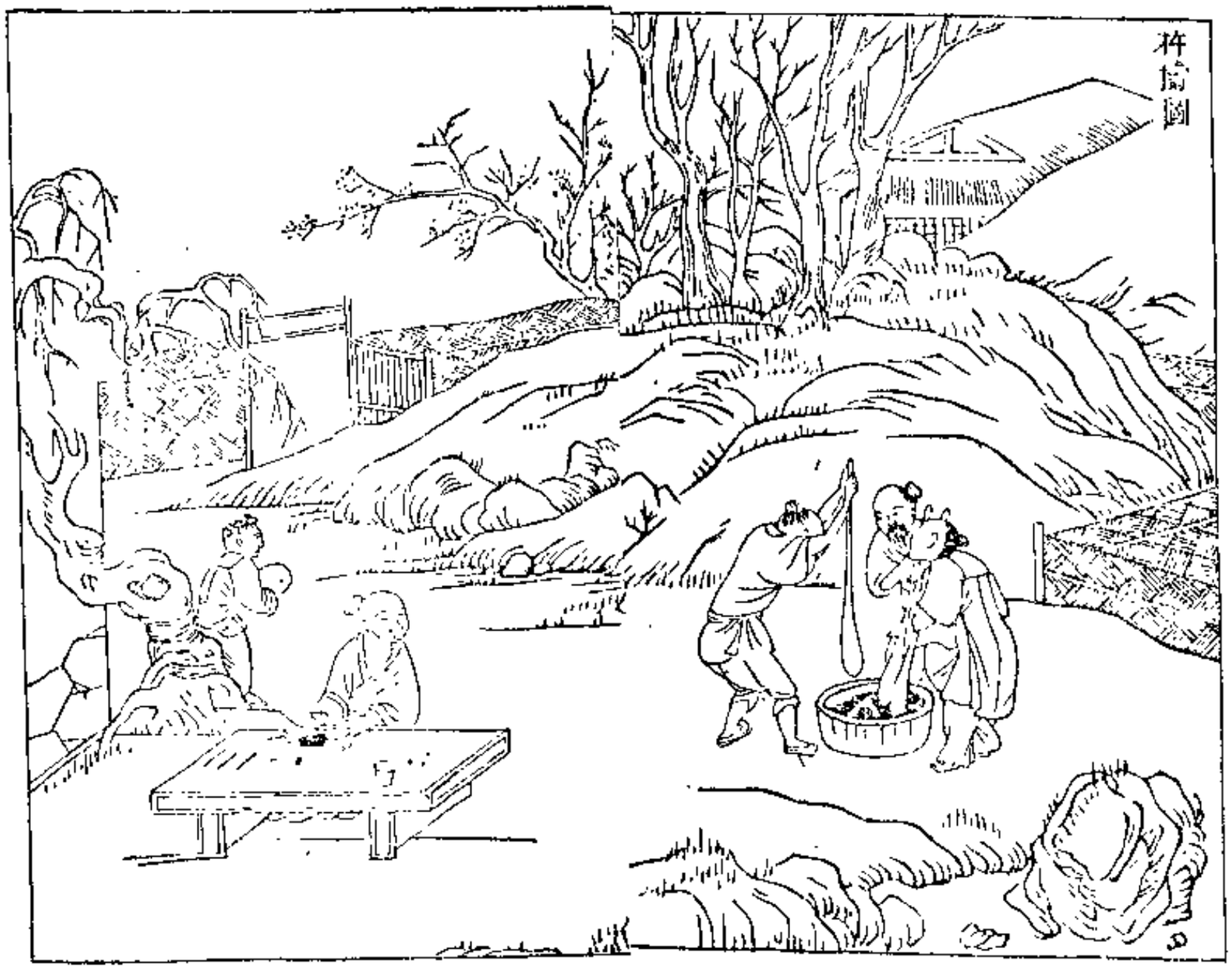
鬧勻.猛用

蒸劑

瓦甑或木甑.嵌在鍋中.底下水莫近甑.甑底以篾襯滿.取前布裹硃子入甑.蓋之.四圍毋得走氣.火蒸之約十數沸.候甑內氣合.硃上汗下如雨.方可取出.乘熱入臼杵搗.蒸時不可間斷.火氣生熟不一.劑必作三次替換蒸之.若杵後仍復乾硬.證些藥汁再蒸.或秤下塊子.停久疑硬.鎚打不鞕.揉搦不者.亦再蒸之.始可用度.

杵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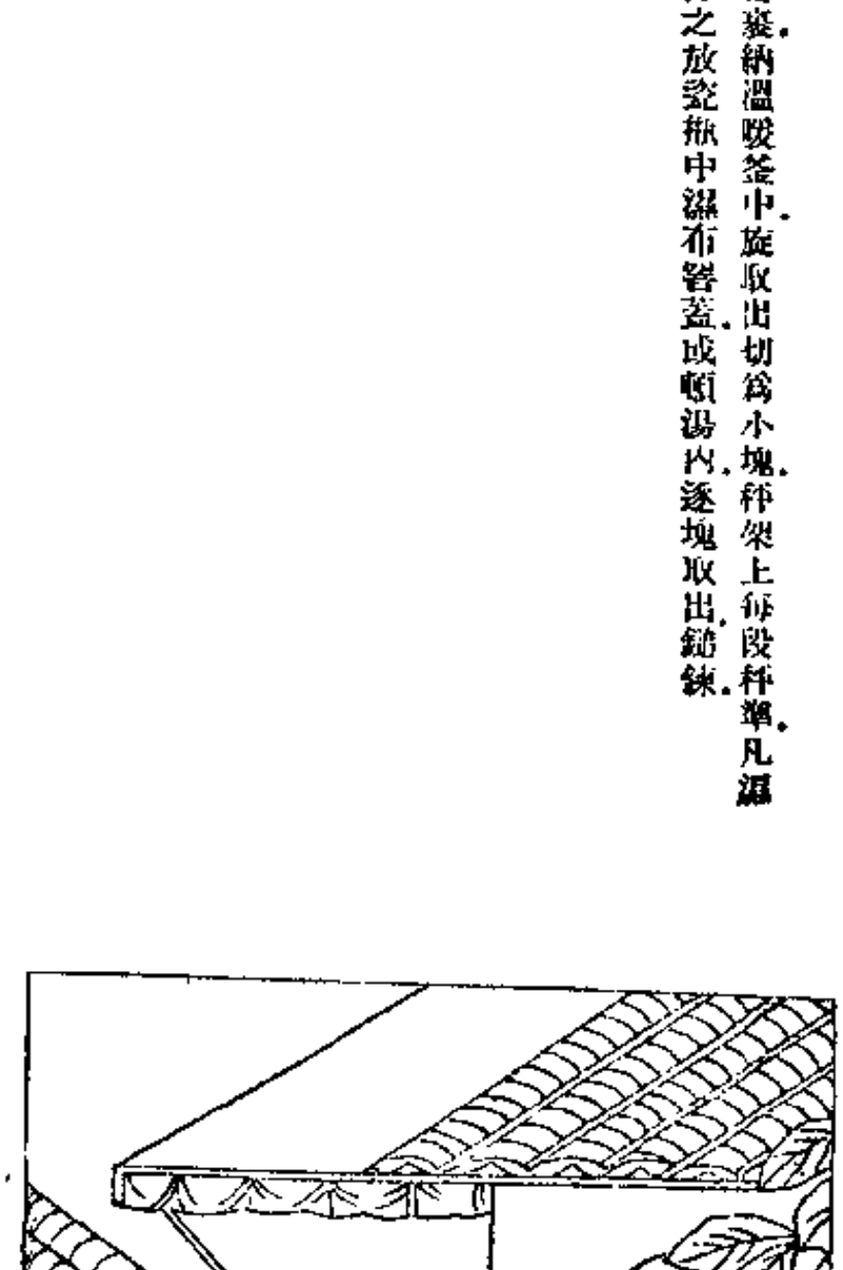
用青石臼一枚。外不拘方圓。內深圓光滑如釜。棍木爲杵。長六尺餘。取蒸。透毬子便臼中。乘熱以手按平。徐徐杵打。俱實。乃使二人互杵搗之。搗得成餅均勻。分一半蒸。留一半搗。候搗得熟。卸換出甑中米搗之。如此互換蒸搗得十分成熟。方可住搗。貴在搗得四向捲起如椀樣。乃擺一四角再搗。假如辰時下臼搗起。搗到午時。方爲成熟。塊劑當要搗爛。休得遲慢。疑俻定了。若塊劑輥出難搗。再用一人以木鍬捺住搗之。搗乾燥黏杵。灑棗水少許于劑上。不可多。約杵七八百杵。或千杵。柔輭成熟爲度。古語云。搗不厭多。愈搗愈堅。此其法也。出臼後。乘熱捻爲條子。任意大小作劑秤之。遲慢則疑硬難捻矣。



杵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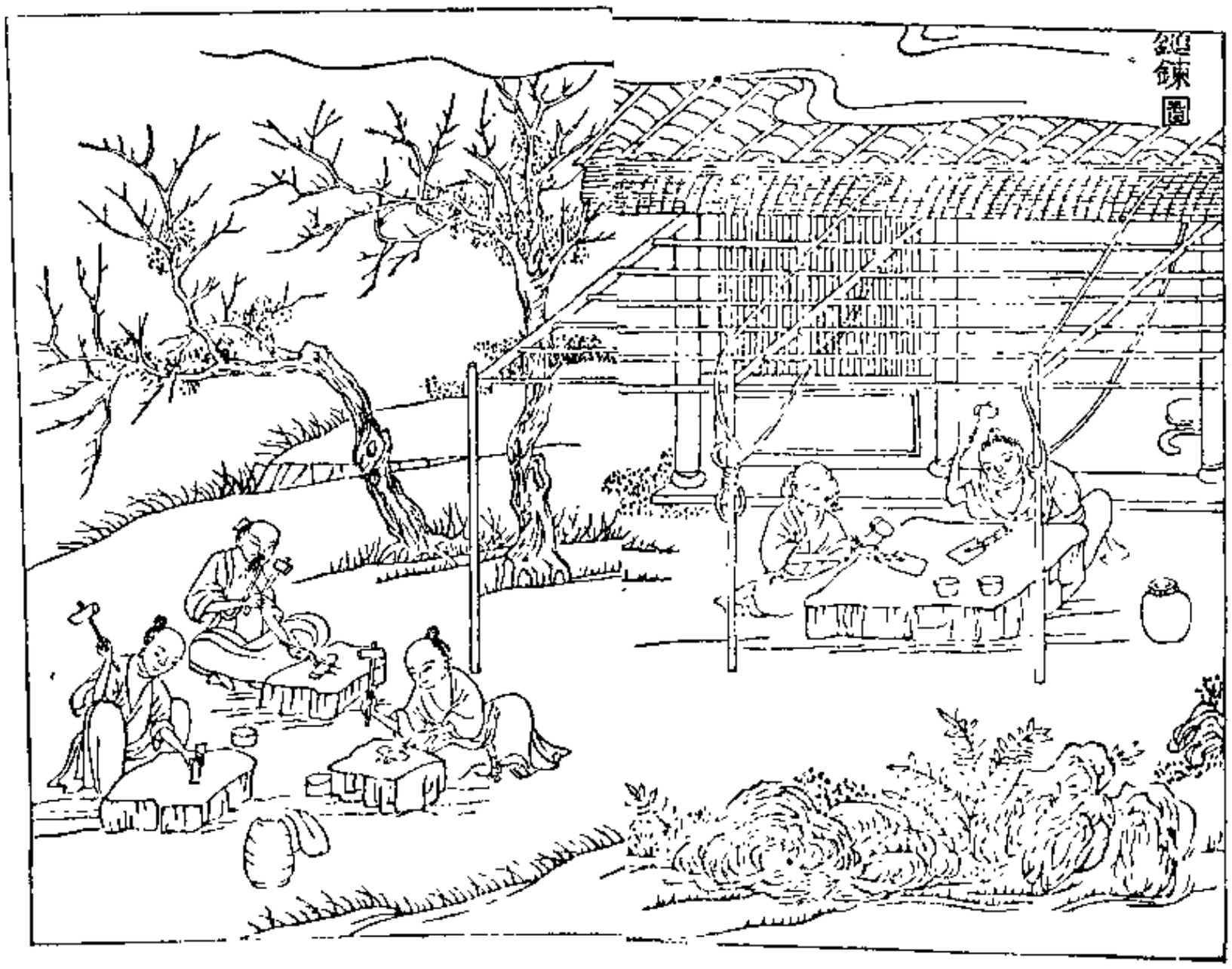
秤劑

取出日成熟塊子置桌上。搓揉作長條。濕布密裹。納溫暖釜中。旋取出切爲小塊。秤架上每段秤準。凡濕劑重一兩四錢者。乾之則得一兩。餘皆倣此。秤之放瓷瓶中。濕布密蓋。或頓湯內。逐塊取出。鎚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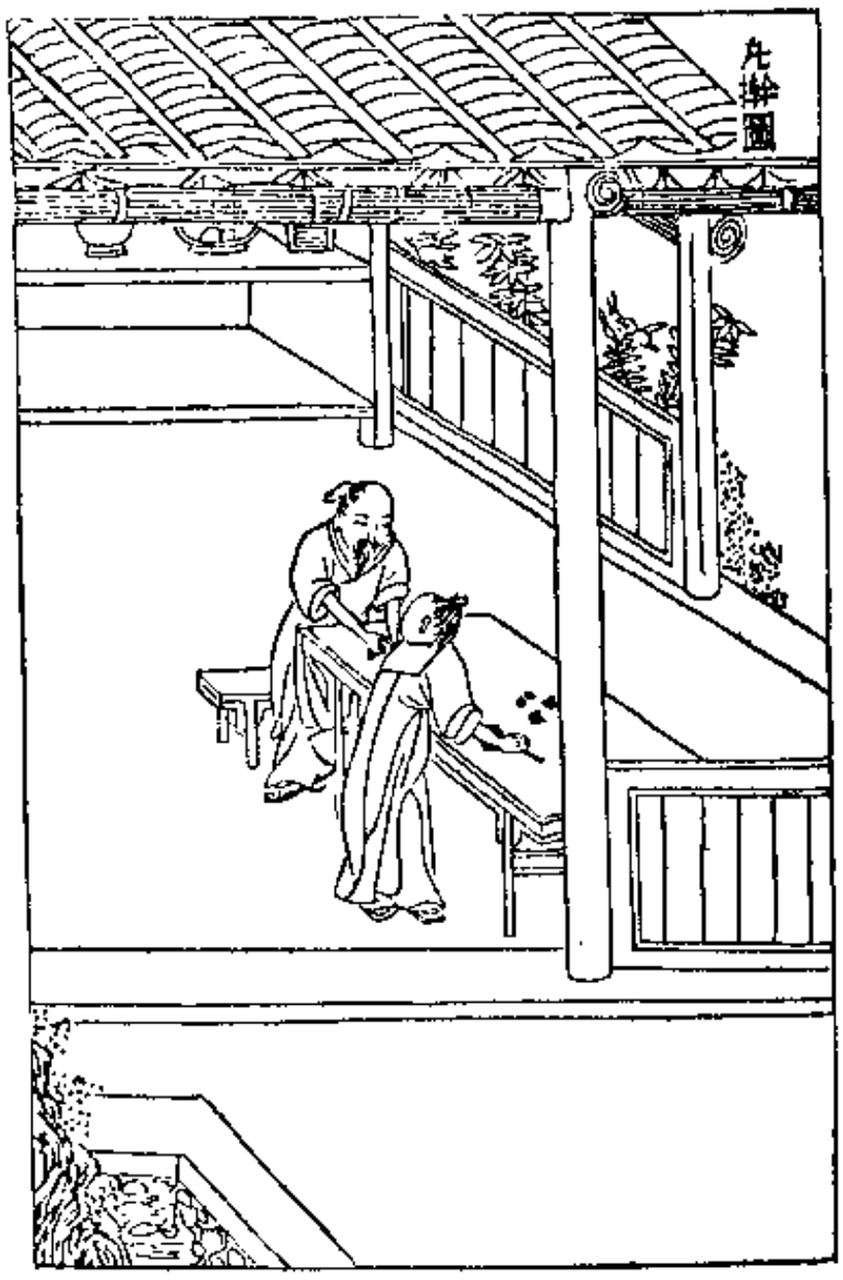
鎚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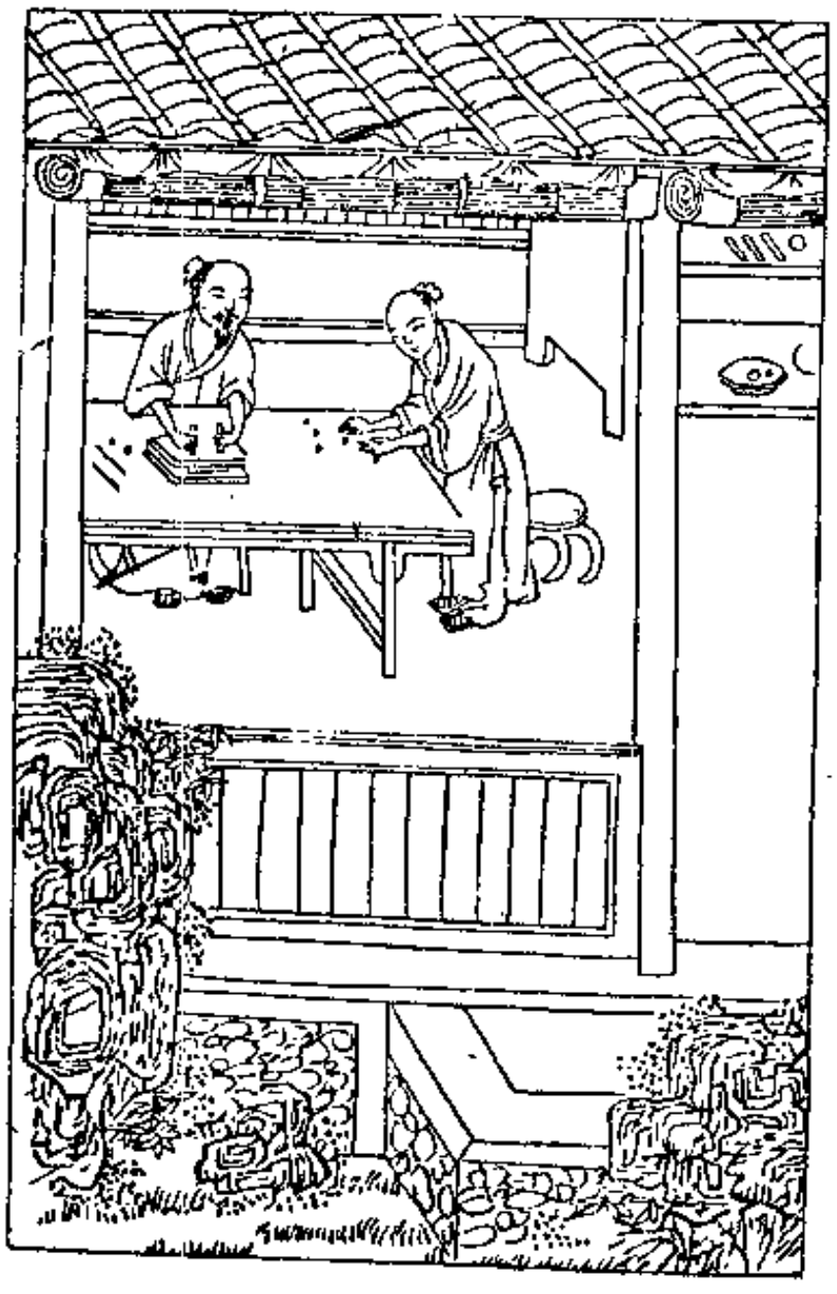
五人相次各備鍛礪鐵鎚。每人取劑一丸。鐵鉗夾定。置于礪上。鎚二百除下。五劑方成光劑。再鎚二百除下。光劑始成硬劑。再鎚二百除下。硬劑方成熟劑。與麪劑相似。方可丸擬。鎚時若乾燥黏杵。略蘸些[illegible]酒之。古語云。一鎚一折。勝手捷。是此法也。



丸擣

以鍛鍊成熟劑子于光滑硬木桌上搏揉轢、逐塊旋入臍麝、再加搏揉勻、方可丸擣、所貴一氣搓得成就、劑大難搓、假如爲善、若搓不熟、則生硬核、或開裂縫、猶如炭紋劑不可冷、冷則乾硬難搓、不能緊結成就、劑大難搓、假如四兩重者、須分作兩塊各人搓一塊、候搓得熟、卻併作一塊再搓、方可丸擣、隨手爲光劑、緩手爲皺劑、一丸卽成、不利于再、必搓得如彈子圓滑、無絲毫摺縫、方以搏板擣成形製、端正捺平、乃上印脫、更入後項香料、久遠研磨、香韻不退、麝臍、麝香、片腦、右爲細末、再乳如粉、無聲爲度、每入少許丸擣、





羅紋法

脫子不拘方圓．以稀眼硬生羅．依脫子大小剪下．膠水刷在脫內．上下兩面皆用．或只用一面亦得．取顆光劑子擀長捺平．依脫內大小一體候下．用力壓實．取出紙襯入灰糝乾．刷光．任意刻字．或就刻字脫內．依金字法．先鎔化牛膠．以少許鹽汁和勻．堆飾塗刻字內．候乾．以金箔量大小吹上．紙覆半時．新散蒸雜拂淨．則金字粲然．此法最妙．

樣製

墨之式樣．當取則于古人．無大小厚薄之限．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善．故墨工不喜爲厚大．然太大則不便于用．太小則難以得色．要之厚大雖可貴．不若三四兩者得其中也．右模形製．多有紋理可尙．其法祕而不傳．鮮有知者．蓋恐久後湮沒．節于此編．庶傳不朽也．

斜皮紋法

搓摋塊子十分成熟．搏爲彈丸．當當風處少頃．卻輕左揉轉成紋．擀長捺平．便上印板．印訖．取起停眼．性定．乃入灰池．

古松皮法

如製八寸長之墨．只擀六寸長條子．用紙靠輥．屾烘之．若欲蠢紋緊火烘．細紋慢火烘．待皮面稍乾．以摋板（上聲）遠長八寸．用力壓平．即成紋也．候冷．入灰糝乾．刷淨．隨意刻字填金．

金星紋法

以糠剉搏爲彈丸．濃膠水略潤皮面．金箔裹滿．置當風處少頃．候稍乾．向左揉轉成紋．擀長捺平．不用板印．紙襯入灰候乾．不用蠟刷．以玉研光．隨意雕字填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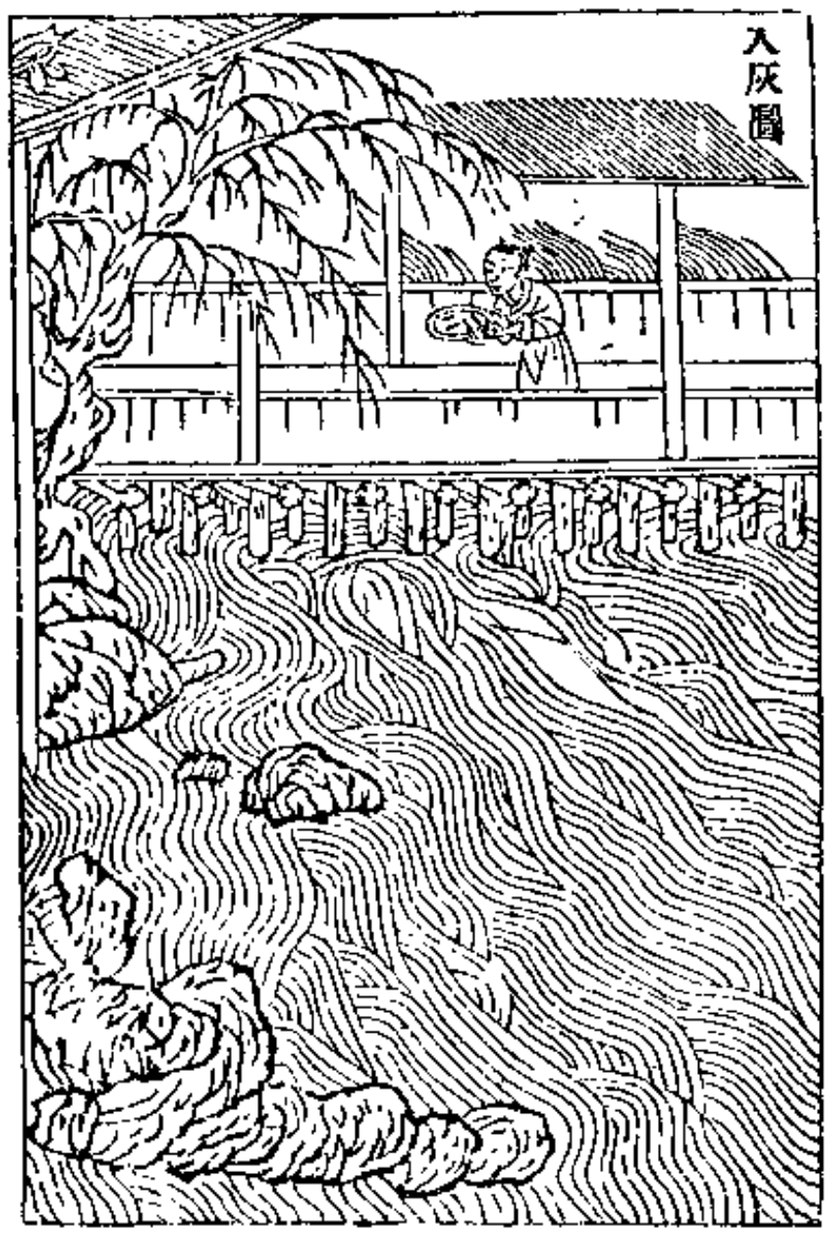
銀星紋法

與前金星紋法同．但改用銀箔裹．

入灰

應墨須用稻稈灰淋過者。名曰敗灰。其灰作油。無性不猛。日中曬乾。縴細用之。以木方盤爲灰池。不問四時天氣。底灰皆用一寸以上。面灰用一寸以下。灰要攏平。不要除實。實則不能滲濕。應小墨不必紙襯。大墨必須紙襯爲佳。一免損色。二免灰入墨紋。每日一度換灰。須以一半乾灰一半舊灰和勻用之。不可見風。見風墨斷。出灰太頻亦斷。出灰太乾則裂。不頻不硬。始可出灰。出灰之後。以刷刷淨。便以臘蔴合溼之紙裹藏之。若風中吹曬。則墨曲裂。須記下應出日期。凡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灰池可應二層。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可應一層。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應三層者。先鋪底灰一寸。排墨一層。又如應三層者。先鋪底灰一寸。排墨一層。又鋪灰一寸。排墨一層。又鋪灰一寸。蓋之。此爲三層也。春冬應一夜二夜出灰。秋夏應一日一夜出灰。春冬應一兩二兩重者。一日兩夜出灰。秋夏應一日一夜出灰。大略如此。亦難太拘日數。但以墨相擊。其聲乾響。即可出灰。此是應松煙墨法。若應油煙墨。當稍遲出灰。蓋油煙墨元用藥水倍多于松煙墨。故乾遲也。夏氣高爽陰涼處應之。冬灰宜厚。夏灰宜薄。夏秋蒸濕之時。膠怕蒸敗。最難製墨。可停造也。深冬極寒之時。膠怕凍敗。亦難造也。冬月濕劑莫久停。其案急急入應。久應出灰遲者則粗白如松煤色。終刷不光。灰濕則曬。天陰則炒。冬寒應室中晝夜不熄火。然火大火墓。皆爲墨病。須審用之也。應大墨法。先用稍乾灰鋪平底下。以紙上下襯墨。以灰蓋之。經一日取出。別換潤灰。如前紙襯灰蓋。一日一度換灰換紙。約五六日候墨乾時。不用紙襯。只以墨入乾灰。假如辰時一換。午時一換。戌時一換。一日三度乾灰換之。約五六日候墨十分乾訖。取出刷淨。日未可上蠟。厚紙裹起無風處。半月之後。方可見風。凡治造半斤重墨。宜用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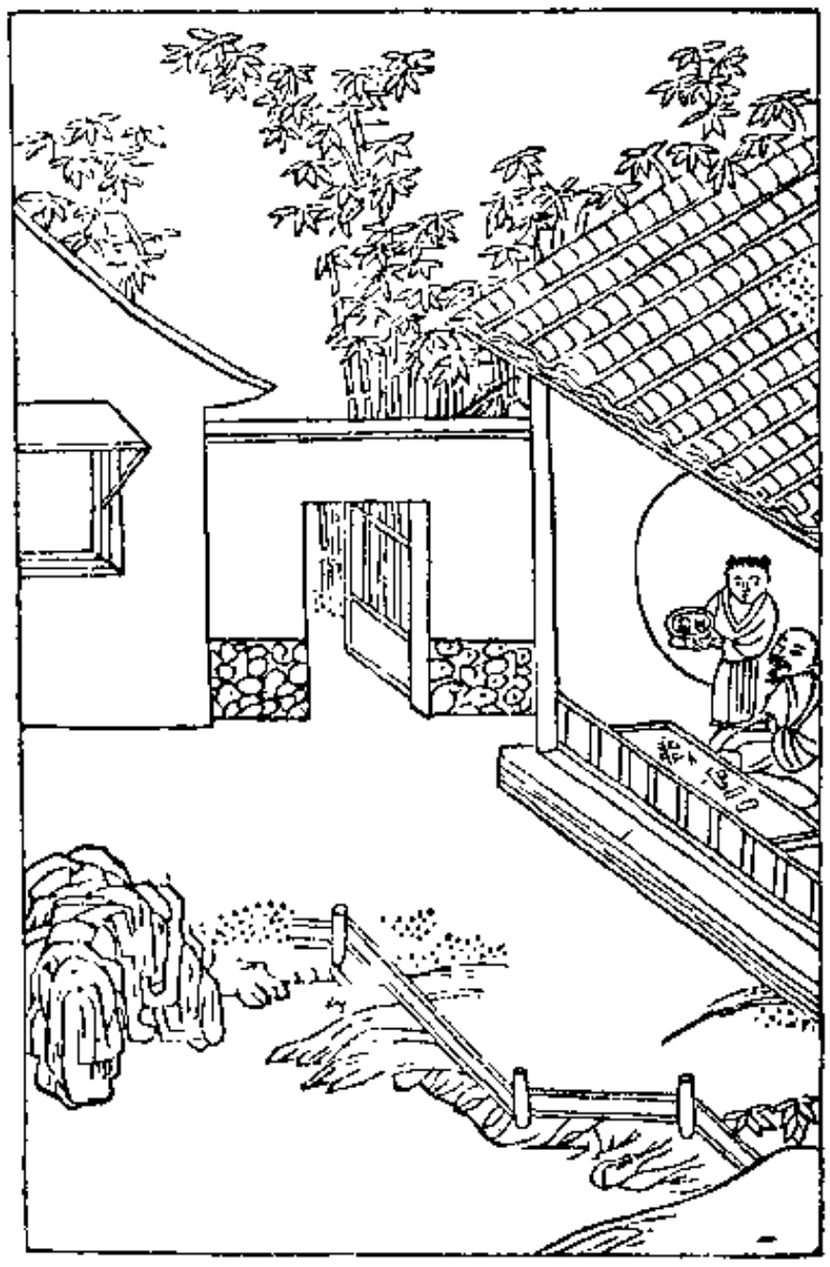
入灰圖



出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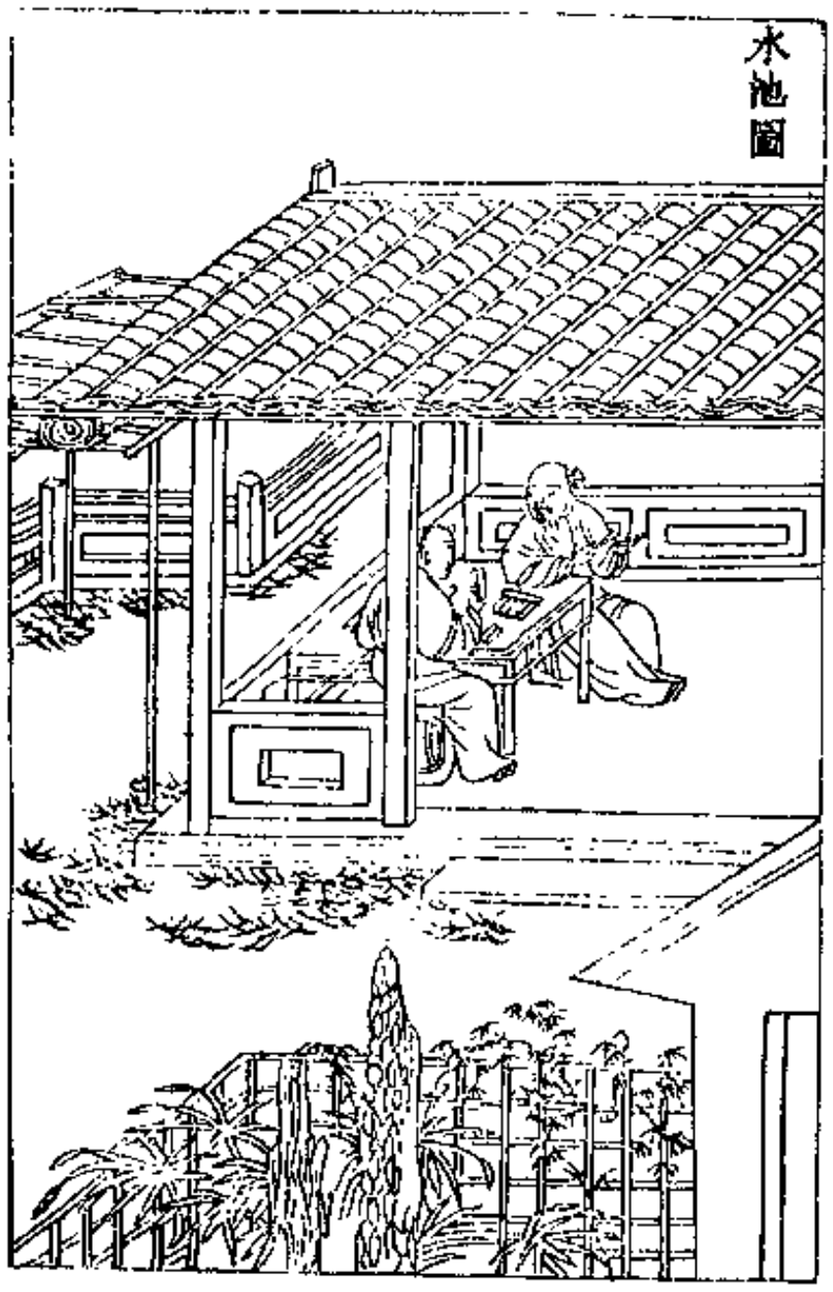
取墨出灰剧淨．讲細篩中陰暖一兩日．再刷淨．盛當風處吹暖一兩日．候表裏微乾．以粗布擦去浮煙．硬刷醒蠟刷光爲度．墨乾硬．刷則光澤有色．未乾而刷．則皮面灰色．永刷不黑．惟水洗研光者．明亮如漆．

出灰圖



水池

石池貯水。北上置板。板上置墨。以舊細草鞋底醮些水擦擦。令墨平整。絹帛拭淨。停眼候乾。屢過。粗布擦光。馬腦石打研乞。靈貯壓于高處。候徹乾。紙裹藏之。每俟晴明時取出。乾帛拭過。風中眼片時收之。若蒸濕時。略用火焙。但如人體之溫。不可熱也。經三兩夏過。膠性乾透。漸自不蒸。初出灰墨。亦可以焙。焙法于焙籠下置一枚紙灰缸。深埋熟炭團一箇。徐徐焙去濕氣。杉包藏之。外用黑光漆內不漆。置牀上近人氣處。以熟漆略刷墨上。免濕蒸裂也。若製下新墨。便經一蒸。精華盡去。不堪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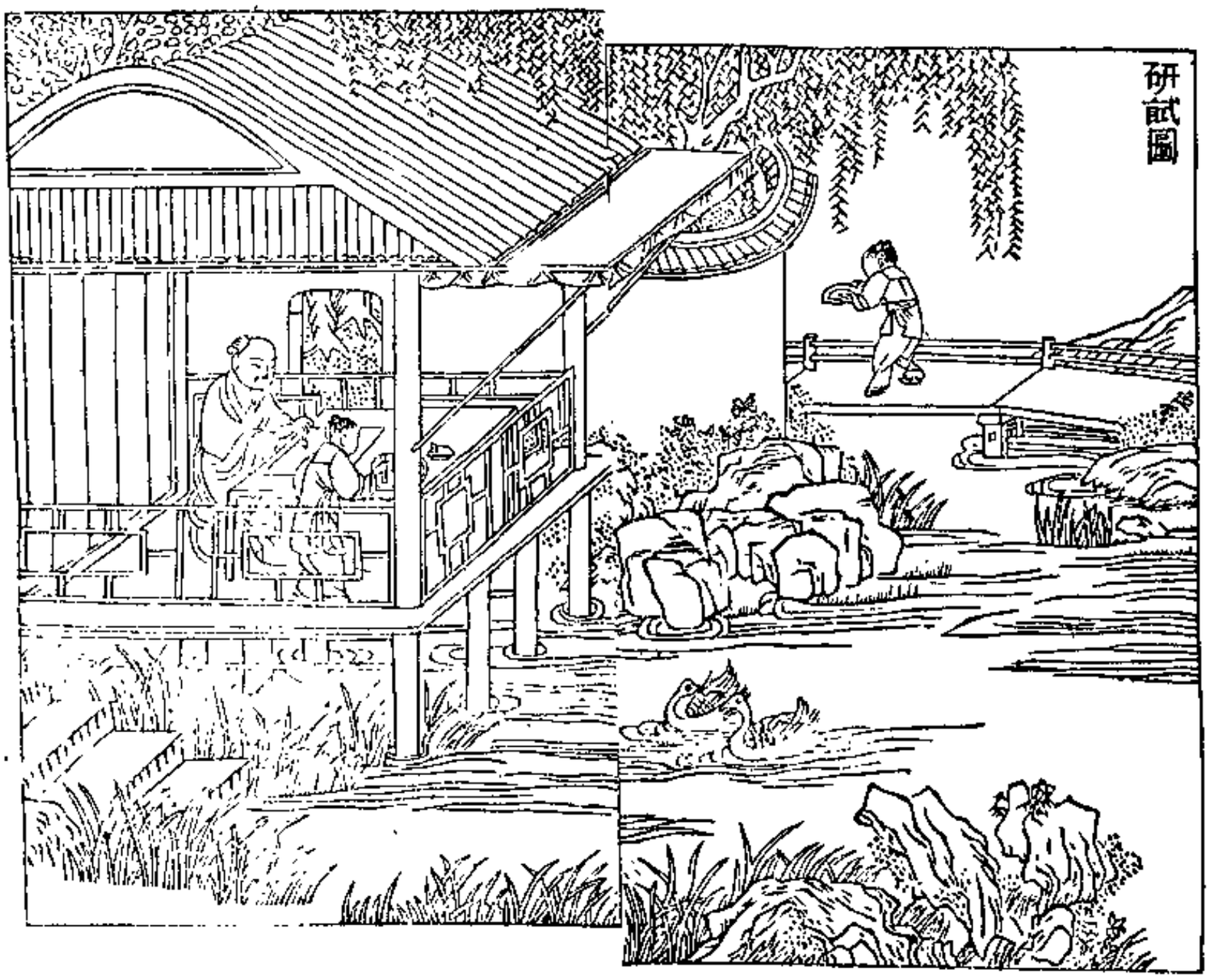


水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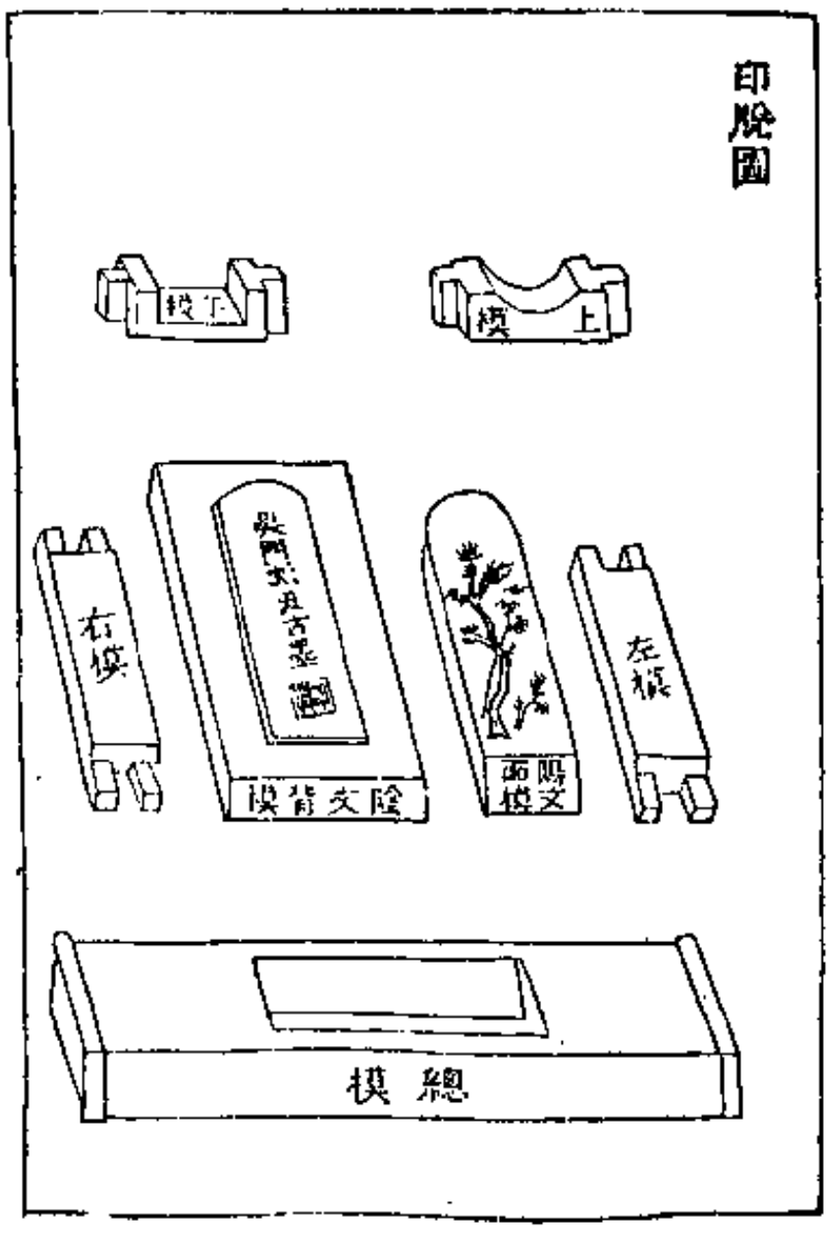
研試

墨徐徐上下直研。自然無沫清徹。若急急縱橫亂研。自然生沫濟膩。善墨研之如研犀。濫墨研之如研泥。李陽冰云。用則旋研。毋令停久。停久則塵埃相雜。膠力易亡如泥。不任下筆矣。墨色以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矣。光之與色。不可偏廢。以久而不渝者爲貴。惟忌膠光不收也。古墨多有有色而無光者。蓋因蒸濕敗之使然。非善者也。其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艷。澤面無滯。是謂紫光。墨之絕品也。以墨試墨。不若以紙試墨。或以硯試。或以指甲試者。皆未善。東坡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彩。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治淨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大用墨研過。便拭乾。免得蒸敗。凡用墨須滴水研之。不可以墨入硯池擦水研也。

研試圖



印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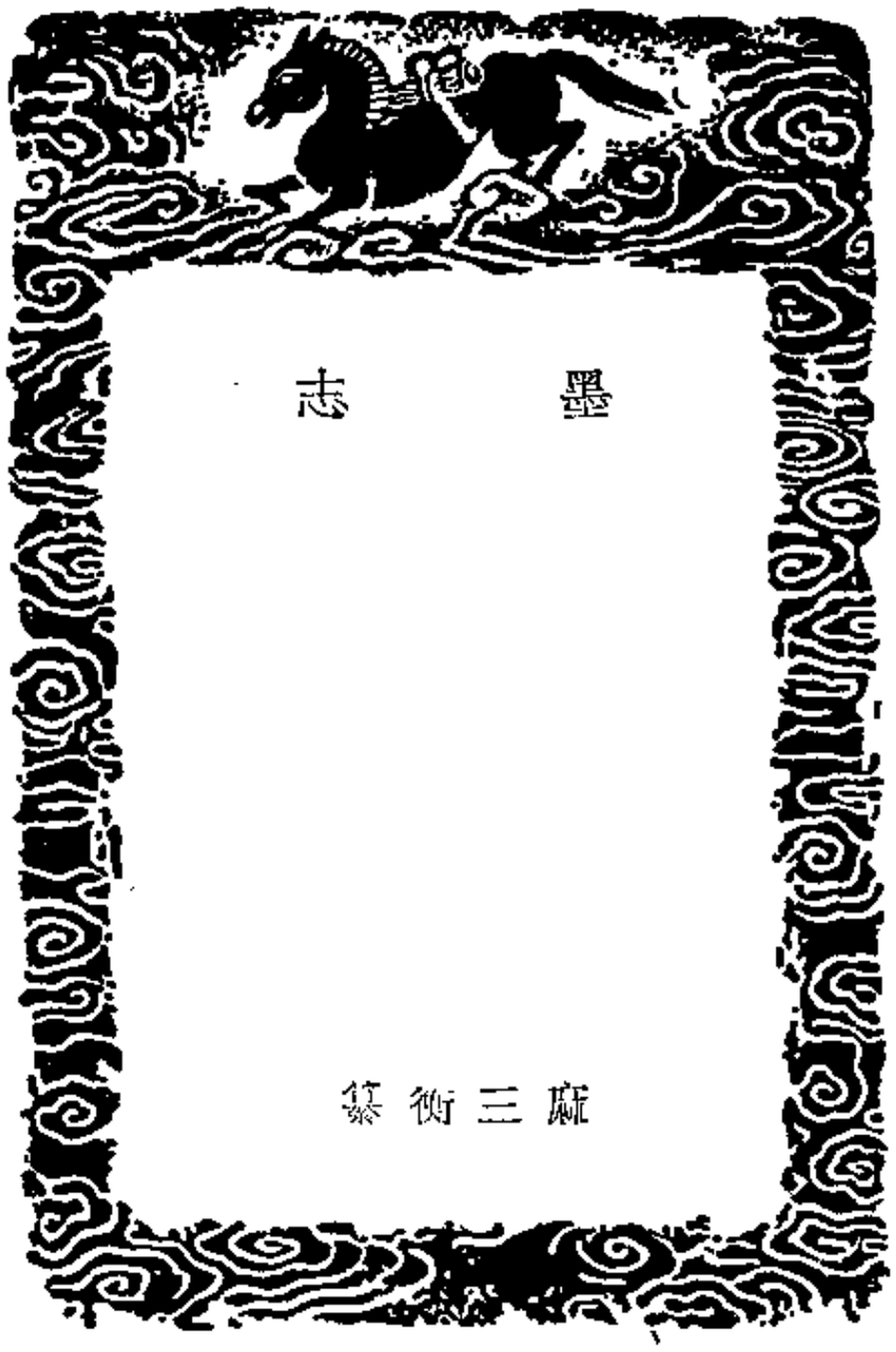


脫正周鎛

印脫

板長一尺一寸。闊三寸。厚一寸。字板長廣不一。隨墨大小。中凸起二分許。刻如墨之製。雕字畢成文。四旁各餘二寸許。以置模。捺板亦如其凸起者而外無餘木以入牆內。墨之厚薄。視劑子多寡焉。板並要平光潛。以堅木爲之。以搏板推擣成形。製置字板上。以捺板平平下印之。若造脫子大墨。最難得劑子滿。內又難得實。須用壓甃牀坐木擠壓之。方得四圍都到。稜角美滿。

墨脫之製。七本湊成。四本爲牆。底面兩板。刻銘文書式于上。分陰陽文合面捺之。外以竪木穴其中。爲簇嵌住。使縫不可開。以一大小出墨則一簇。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古聖人之所以立成器也。述者亦有事焉。不賾則狹。類弗周也。不隱則陋。法弗辨也。不深則變。體弗貴也。不遠則爾。用弗彰也。器之利溍。而作者之意失矣。吾讀麻孟璋氏墨志。將教天下所以攻之。與夫善之者。遠之至也。而根究於鬼神之變。倉史之撰焉。深而隱矣。上下諸家。家法之精。物材之良苦。如正統系。則以言乎天下之至賾也。夫孟璋非遽也。作者之事也。記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世之守成器之利。而不能名者。何可彙舉。獨惴者自號博通著察。出其緒餘。顯于被服之神明者。剛如可乎。是書行。盡砭罔學之弊。不啻有功于客卿。乃孟璋所以發客卿之報者。行自此修大哉。豫章李光縉譔。

古人灼龜。先以墨涂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范子計然云。墨出三輔。

漢曹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故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九。

西方釋迦佛爲歷休王時剃皮爲紙。斬髓爲墨。寫大乘經。

晉宏之荊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西域有好墨。而無筆硯紙。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梵書貝葉。

酉陽雜俎曰。無勞縣出石墨。鑿之。彌年不消。

論曰。劉熙釋名曰。墨晦也。言假物晦黑也。倘元者。有志焉。上古漆作書。竹帛重濁。力不給。一切倚辦石墨矣。然周衰有湿墨墨壺。則知古者不鑿以漆書也。三國時。皇象善墨。已有多膠黝用膠墨矣。自石墨無聞。而好奇者。往往取漆煙和松煤爲之。江淹云。墨則上黨松心是也。權輿韋氏。遂

有蝌丸至易水父子渡江，推幾集大成云。久之，治煤不合，朱熙豐間，張遇謀所以入神者，以證用油煙入燭辭合之，聲光一變矣，數百年來，舉縣是法，鬼氏墨經云，窯超以官歙之松勤易水，卜居其間，至于今，歙州墨滿天下，即亦能走四夷，宣則猶是宣也，而諸家之藝不傳，卅亦有所短歟，願人人自以爲能探元，是以蒐輯本末，以綿續前華，用備覽觀，以云守墨，則近之已。

系氏第二

周

浮提國人　趙王女

漢

田真　倘書令

魏

武帝

東魏

韋誕　買思繼

梁

張永　董公

唐

高祖　元宗（墨工）

奚鼎（墨工弟）

王君得

徐黑（墨工）（按墨史，超之子）

李廷寬之次子，超

韓熙載

李惟一

耿文政

耿盛

盛眞　一作皓，○

盛浩（墨工）

程奐

南唐

徐熙

李廷珪

李惟慶（按墨史，作一作）

耿遂仁（耿一作按墨史，遂作）

耿德（耿一作按墨史，德作）

盛通（墨工）一作

盛信

徐鉉

宋

徽宗

汪通（墨工）一作江

朱觀

耿德眞

賀方回

沈師

張懷民

潘衡

葉世英

朱知常

胡友直

張秉道

李世英

李克基

葉郭遠

鬼谷一

晁補之

康爲章

蒲大韶

李齊

蘇彥輝

黃長之

俞林

郭忠厚

方銳湖

徐辭

翁彥卿

寓庵

陳昱

葉□管（墨工，葉改管）

沈珪

謝東

張孜

沈晏

蘇解

常遇

關珪

邵放

蔡瑁（墨工，一作瑁）

潘遇

劉士先

何淵（墨工，淵疑遠）

劉文通

陳暐

陳相

張谷

郭遇明

張遇（墨工，遇史作）

梅暐（墨工，暐史作）

蘇子暐

盛仲潤

潘秉結（衡之孫）

梁杲

王益

徐智常

周朝式

樂溫

胡文忠（墨工，忠史作）

杜清碧（墨工，武史作）

朱萬初（墨工，萬史作）

邱南傑子（墨工，南傑司行）

林松泉（墨工，鑑史作）

衛舉古（墨工，舉史作）

邱可行（墨工，可行史作）

查文通　龍忠迪
蘇眉陽　羅小華
程君房　方于魯
鄧吉邱　汪伯循
汪一元　方林宗
汪中山　黃鳳臺
吳羽吉　丁南羽
江文所　程禹伯
鄭仲嘗　葉元卿
潘嘉客　方正望（按疑方正望即方正泳）
吳長儒　方晉田
方坦庵　孫敬泉
黃昌伯　鄧寅生
王于凡　吳元象
吳名望　葉大木
朱紹本　汪可泉
徐鳳　方激
查鳳山　程魁野
吳三玉　黃長吉
吳仲賢　劉鑾
朱德甫　朱一涵
汪一陽　胡倜用
汪子元　吳德卿
吳南清　吳泉
方楚嶼　汪伯喬
汪時育　孫碧溪
吳越石　吳乾初
汪俊賢　葉君錫
汪德順　吳仲嘉
程孟陽　黃無隅

方正　吳連叔
鄒格之　吳樂生
蘇文元　胡梅亭
江晴川　吳省元
潘方凱　程君亮
吳去塵　松溪子
吳左千（按汪伸池論書作左千）　西隱
屠亦水　方季康
程文登　劉雲峯
胡元真　王氏
孫玉泉　朱氏
許方城　居易山人
汪仲嘉
汪君政
孫玉苑
方鳳岐
汪鴻漸
吳叔大
程周修
吳益之
葉元卿
方正泳（參方于魯名大大　誤讀、反正同。）
潘丕承
吳葆素

貢奐　吳龍媒
程夢瑞　汪前川
弄宇　皖思溪
方稻源　朱歐
吳仲暐　吳君衡
曹石葉　吳充符
朱震　方雲
游君用　程東里
程鳳池　汪文遠
程容五　胡君理
德美　楊生
汪時茂　汪熙承

論曰、晉謝陶九成所著墨工、未嘗不歎其博而晉魏之間罔焉、爲苑委餘編所捃、又未之見矣、古人用墨多自製、故工者不顯、唐以後姓氏稍稍出、而宋元間以字號者、惟見李廌、齊峯寓庵三數人、及省齋潛紀聞、又未嘗不爽然矣、蘇是時士大夫如李懷、徐熙、徐鉉、韓熙載、蘇子瞻、智方回、王晉卿、季一、張乘道、康爲奩盤皆能製墨、多以字行于世、迄有明、有姓字而不名、雖工者有然已、萬歷中、歙州程方用內事相錡軋不貲以爲名高、一時公卿間有左右和者、至廢破禁地、後三十年、有吳去塵者、金章玉質、盡藝入微矣、其輩從中更有別古、可謂其體語云、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椐樗杞梓、於戲盛哉。

嬉品第三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工朱逢于家、燒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元中子、又自名蘚齋月庭面寶之、熙載死、伎婆攜去了無存者。

春暉紀聞曰、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銑深出陳蹟之右、文路公皆從迪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煙、指起煙亦隨起、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瀹起、揑公對賢云、當自有龍腦氣、眞煙香也、凡墨入龍腦、皆奪煙香、而引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蘇子瞻曰、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蠟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墨所約而便揑、以爲墨皆黑、殆過于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非煙之罪也。

試墨詩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炙之以釀酒愈風痺、強筋足、其根皮食之腐草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其明爲燭、其烟爲墨、其種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

堅韌冠百木。

何薳曰。近世所用煙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論少師臬玠于仙人觀。回舟自洛陵來大韶傭服手剌。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經久。三衢葉琚。雖家世造墨。而取煙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棒煙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楊升庵曰。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權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其非常松。墨錢曰。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

論曰。往見故家所蓄前代墨多古香可掬。研之。渠渠起藍煙。此自是北地松煤。正如玉屑無當。自張遇單思恭御用油煙入腦麝金屑爲之。盡變古法。金章宗搜官和蘇合油煙墨。價三倍于黃金。及中統至元以來。師心各至矣。宣德間上搏古好奇。止基于煙緻面漆之廉。其煤之杰而弗殊。然往往堅質而光不澤。折裏馳驟。而煙之以桐液者。自雖氏始。後之學于此法以治煙者。澄木視仰之而薄以水。納燈于其腹。酌桐液炷茜草而然之。覆殘盞燈煙之上。排過高。高則潑。潑過卑。卑則渴。非敢徒用液也。姑入紫草焉。以爲色者染之。蘇木以悅其容。其焰盛也。欲徐。既煙帶燼而微也。欲消息其餘。卒乎緩而力弛。遂蕭然而起之。姑使無蘊乎。且差等焉而後即安。嗚呼。能盡矣。雖易水復起。蔑以加焉。夫一藝之微。而窮工極曲。坐而致天下名。實無難者。此雖小道。可以喻大。能無慎哉。

治膠第四

考工記曰。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大赤。鼠膠黃黑。（案疑文倒。鼠膠黑。黃魚膠餅。此似誤。）

衛夫人曰。墨取代郡鹿膠。

祖氏本易定人。唐時墨官也。其妙者必以鹿角膠和之。故凱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石。圓如規者。亦墨之有製。

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溫之春洛紀聞曰。陳瞻。眞定人。初造。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溫之濕潤。初不蒸敗。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遍觀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固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嘗面川之。并就眞定公庫轉運。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今入渡江。一揔無餘。雖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瞻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惜其即死。流傳不多也。重後有張昭。亦瞻壻。而所製不及。溫。亦失瞻法。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于此也。

陶宗儀曰。唐高麗藏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也。

論曰。夫膠者。墨之血脈也。譬諸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髮、藥衛、螬結。靡寸而合。俄而可以一疎遠矣。豈不重哉。莫側于膠。而濕然研服。以祇筆不濡者爲貴。清者與天。濁者與地。有以也。夫鹿膠、古墨家最良。而今之用者蓋寡。何邪。好奇者至染指。鮹膏不知。從何作始。然賦而無漦。毋亦率夫多于獵徒故耳。吾在金陵。手于凡膳余自製鹿膠墨。最勝。澤香。目嘗獨得古法。賦不務出此。而畏苟難。則以東粵牛膠。質明。煙煙隔歲者爲良。

和製第五

韋仲將墨方。合墨法。以眞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搥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搥三萬杵。杵多愈善。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醇烟搥三萬杵。乾當以細絹篩。堝內此物至輕微。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沈郎中帥鄜延。以石墨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邪。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裴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大唐傳載曰。傳記楚玉。變造紅白二墨。及書寫衣服。黑衣川白。書白衣川紅。書已成一家。

唐尚雅爲秘州刺史。貴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藏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

北戶錄曰。南朝以墨爲螺、爲蜃、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稗。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

宋徽宗宣和中。製蘇合油墨。價比黃金。

何薳曰。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態意高翩。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驚發。勝丹砂也。

蘇子瞻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王叔明之嘗試高麗墨。漆光。子瞻在海南作墨。臨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凡百丸。足以了一世。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

李唐卿嘉祐中以詩待詔者也。喜墨。嘗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于墨。而意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煮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遠一作遜。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肩理堅密。不受外香。潘墨外雖美。而中疎耳。

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晉大宁用松煙墨。每思無光彩。而易脫。偶得太乙宮一高士爲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用水蒸化。磨時。以膠水再蜆殼。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墨潛筆入生姜白礬汁少許。或融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仇池筆記曰。三衢蔡瑁。自嬉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其墨面光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貨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

漆捧燒之得煙極精細名爲漆煙奮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十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面出灰池尖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途蒸煖以出故膠耳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面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黑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其祕訣也珪年七十餘晏先珪卒其法遂絕

嘯耕錄曰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麝臍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于時自後爲中浦大韶梁杲徐伯當及李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皆出世不乏墨推茂實得法清墨不凝滯彥卿亦能及谷流亞矣

蘇浩然澥自製墨皆作松紋皺皮蹙綴如玉王迪流也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澆煙爲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也

墨箋曰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五雜俎云用珠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泥自張遇始然李白詩曰螭麝疑珍墨則唐時製墨已用麝更不始自宋人也

論曰晁氏稱韋寶言所以治墨之理與古今日新狀其論甚備自張遇潘谷蔡瑁朱萬初猶出意於愼而況乎衆人乎歙州有名近代吳拭和膠精緻深心略見施行矣上方鄣墜殆無愧也歟或曰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而嗜者如膠逢道呂行甫蘇浩然弄筆之餘暇倣倣餘汁異已頗往往數百年物不絕于世夫一物耳剛柔而皆用之遂令永其天年如此墨法云虬松取煙鹿膠相揉九蒸回澤萬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染手數書蟲之若夫木難珊瑚水精金屑其易水之鄭衙乎予以蔡瑁之言爲然

稽式第六

石墨（陽山芳山）　天雨墨　金壺墨（浮提國）

雷公墨（出衡州）　魚吐墨（東海）　斬墨（恢仕）

馬腹墨　驗墨大小墨（漢尚書令）　一點如漆墨（唐）

鎮庫墨　龍香劑（唐元宗）　天漿煤（蜀）

石蓮墨（詩芝）　月團（徐鉉）　元中子

麝香月　龍煤（雖韓昭載）　饒州供墨（唐之問）

落花墨　沒骨花（唯徐鉉）　東窗玉液

天開第一煤（蜀）　香墨　副墨子（雖李白）

雙脊鯉　創脊龍紋

墨元（陳郎）　進貢墨

棉墨　小握子（李承晏）

軟劑出光（宋敏求）　松煙墨

後脫墨　松丸墨

九子墨谷（唯潘）　細庭東閣

供堂墨　青煙墨

海南松煤　珠泗之珍（陳珍）

潤雲墨子（唯潘谷）　龍香小御團（唯張遇）

香齋（朱如）　雪堂墨

佛幡餘馥（唯龍大韶）　蘇合油墨（宋敏求）

紺熙殿墨光（列上）　紫霄峰墨（晉和）

畫眉墨宗（金章宗）　雪齋（書齋主人）

光素大宋（唯宣德御墨）　斷金碎玉（唯潘谷）

碧天龍氣（徐鉉）　梅花墨（高麗國）

清悟墨牌　龍香御墨

小道士墨　水晶宮二種（唯鄧思遠）

佛元珠　獨草清煙（唯方正）

光素大宋（唯宣德御墨）　太清玉

碧天龍氣（徐鉉）　天寶

清悟墨牌　朝陞三級

小道士墨　臨池志逸

佛元珠　碧玉圭

紺熙殿墨光（列上）　墨精

光素大宋（唯宣德御墨）　葵花墨

碧天龍氣（徐鉉）　紫金霜

清悟墨牌　上品清煙（方正子媲，及左思上品清煙，小墨數種製）

小道士墨　客卿四種

佛元珠　元淵

光素大宋（唯宣德御墨）　元元靈氣

碧天龍氣（徐鉉）　鄉澤

清悟墨牌　合懽芳

小道士墨　宴天一

佛元珠

光素大宋（唯宣德御墨）

碧天龍氣（徐鉉）

清悟墨牌

國寶
太紫重元
旗槍香墨
龍丸子
御金璞玉
狀元墨鄧青
大國香
千歲苓汪湯
清華獨步
萬杵元霜
三元元精張少
一品元霜水屠
常和法墨方
象墨居士楊香
元霜汪穆
鰲峯煙凡子
元珠液
騏驎猶步鄧仲
末曾有
烏玉液
七竹光
風成
元草
寫經墨
天下文明
同文印
吉璽露
月償城許方
世寶金壺汁
鏡石

非煙
青麟髓
佛幌輕煙
鳳九雛于谷
極品
開天容潘方
黃金盞
元府天球
西昆元玉張錫
元精
元海紫淵劉
玉泉堂生
天府元霜江文
墨南堂墨
黃雙汪伯倫
慧業文心
青天碧
廬岳遊煙方
無名樸
斷璧
不可磨
嫌淡白
紫金光聚
空青吳去
虎文吉吳羽
天環大吳叔
紫極龍光
元寶許用
太乙製
琬琰

一八

西三爲一
瑞元極品
銅雀瓦
紫雲吳伯
鵝翠林宗
鑫斯墨
香精
水碧涵清
元神元蘇文
百澤江晴
松風閣墨吳
元勝美
龍川王
太元吳寬
紫金霜吳名

紫虹
紫磨金伯
烏玉玦朱一
製明
花鐵
元璧
滿晴
麗廣羅
梅溪學舍法墨
千秋光
梅花館汪仲
金管潘名
松雲墨朱紹
石上宴
驪龍涎

一九

紫綃
家藏乳金
藏墨符東
龍文里不二
蓮佛生
古狻猊吳德
玉關墨宇孟
清煙墨吳語
延州石液
麒麟墨
元璧鍾
瑞應圖
元元一氣吳泰
元戎閃子
松石間意
松巖讀閣
放言居法墨黃
元龍吳
易水光吳
鳳池源方伯
獨草墨精山人
異墨寶藏松
玩鵝墨無名氏
紫芝芥
李廷珪墨有劍脊圓餅面多高龍紋嘉祐中仁宗以其墨賜近臣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爲佳品
清異錄曰蜀人毕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樹足以自娛皆斫墨材甚精只造五十圓、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嗜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
宋初柴珣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棲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煙瑞池程嵐
七合齋庵曾石
澹然齋珍藏四段道人
古墨圖明元
二儀墨東江之
墨鋌軒蒼儀
玉龍符元所
元圭泉吳山
筑陽山石方嬰
墨林妙品元汪森
墨精八卦之民承
清溪墨初吳乾
龍蟠紫泥歙大
奩園珍寶宋嗣
冀賞料望
素軒藏賞吳仲
宇源陳君
閻生程孟
龍香吳伸
西子盧汪時
桃花源墨
最上乘

太元煙五程齊
元芝尹程宗
元神吉狄長
雙笛堂愚川游者
法華雨木葉大
紫金世
鹿麝香汪俊
名花十友葉鳳
元鮫珠汪伯
封泥銘音汪時
無智石吳越
極品墨精泳方
元神裴墨錫葉者
元聖謨上論
舍利光
磨子初吳論
鹿角膠墨吳集
名岩藏中用汪前
精式亭胡梅
一品天香潘思
奇香墨
鴻寶

范丞相質嘗一墨裹曰五劍堂裹曰天關第一煤。
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
景前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晏、關珪、關瑁、郭遇。皆有聲稱。而精于樣製。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曰洙泗之珍。
志林云。懷民遺二坡墨二枚。其陽曰書煙煤法。墨。其陰曰道卿。既黑而光。潤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睛。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龍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師、常和、沈珪、汪通玄。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煙。合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也。子聰不逮其父。
何薳曰。太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云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過、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謝在杭云。羅小華墨。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亦重五兩。
論曰。吾讀天寶中墨松使者說。神其事。墨之精。至能幻形爲道士。奇矣。羅龍文乃製小道士墨。及觀薛稷爲墨封九錫。墨即吐異氣。結成樓臺。未嘗不勞神想見其爲人。而近世弔奇者。日新月異。取古人奇字。簒錯變蟲魚鳥獸竹木器具。取義象形。千變百出。即皮相之。爛若披錦矣。語云。人額棄名。且胡爲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嘗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于篇下。嘗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薛稷爲墨封九錫。拜松煙督護。元香太守。兼亳州緒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皆結成樓臺。
宇簒錯。變蟲魚鳥獸竹木器具。取義象形。千變百出。即皮相之。爛若披錦矣。語云。人額棄名。且胡爲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嘗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于篇下。嘗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薛稷爲墨封九錫。拜松煙督護。元香太守。兼亳州緒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皆結成樓臺。
字

林、梁溪、猶有蘇氏遺風。中原兩京、更饒好事。濟南邢氏尤著。今中原陸沉矣。惜哉。南唐初、盛匡道以墨顯于宣。千年以來、何啻之少也。孫百公探元賜勝倍于予。豹鑒錦裹、極其矜慎。會風日清好、兩家品藻務爲左右扼。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或曰、玩物喪志。結會是鳴呼。金玉無足論。以三百綾紋剌作名利經營。睹墨一丸、孰得孰失。此乃向者潟盛所著也。與其爲白之侶也。毋甯爲元之侶乎。

辨質第八

衛大夫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

南唐于饒置墨務。徽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于海陽。紙工于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幸賜國姓。世爲墨官云。唐之間、曾嘉公之子。有墨曰。歙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寶造。世莫知其何人子。頗有家法。或以遺黃谷直。直以爲不造。孫氏所有。陳留孫待制家有墨半挺。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製也。

成老相墨經曰。墨文如履薄。磨之有油光者。一兩可染三萬筆。墨染三年。字紙不能毀暗者爲上。文房四譜曰。李廷珪造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僞蜀有董子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頓悟。遂賜墨一丸。董子課題于盆池中。後數年。植荷芰。復獲之。墜硬光瑩如初。云是偉宗墨。

海州都監純、專取桐煙煙。名桐花煙。其製甚雅。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僅如指大。每磨唐白取琉、詩蠅之汚。常在綃素。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婦人集曰。汲太子婁與夫書曰。并致上黨墨十螺。梁科律、御墨一益十二丸。皇后妃墨一益一百九。

孫巨源從劉貢父求墨。而更送于孫莘老。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以其嘗姓孫。並爲館職。故更張冀得其辨也。劉雅謔讙曰。何不取其辭爲劉。于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鼢孫學士。巨源爲小鼢孫學士。

黃山谷曰。潘谷鍊墨。損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于一物。與極深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率于反照。便如漆器。亦潘之流耳。

宣和間。嘗遣香于祭思恭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窨頭香也。馬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遍庭東閣。然回墨亦有東閣邪。

何遠一日謁呂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甲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又曰。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煙。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寄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有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耿德輿、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亡。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高深甫云。墨之妙用。貴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新硯新水。磨者不勝。急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停則墜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澀。墨積勿盪。藏久膠宿。墨用乃精。

墨箋曰。宋高初之墨。沉著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貺奚子開。又曰。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而不深重。

墨藪曰。墨以重實。實則煙沉。墨欲重。重則質潤。松煙不前光。桐油不脂光。膠之於松煙。如君子固然。桐油乃文士容采。又曰。羅鄂文是豪游哲匠。程君房可稱墨家業狐。方于魯知宋李爲長中僑聆。

論曰。余宜人故所稱墨于宣一焉。致意耳。繇南唐至于今。歷氏之業亡焉。而論墨者蓋寡。余聞墨有數德。匪石而堅。入水不渝。此似義。浩浩乎小大無旭盡之期。此似仁。入堅節之木利可以載楮。此似勇。觀其光。湛湛如秋水之溢于塘。視其氣。氤氳如曉日。此似有道。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格物君子。蓋其通也。蘇子瞻自能辨于三家墨法。較然不惑于衆論。豈不以學識哉。衆尾吳氏之言曰。吾取其質。惟元惟默。于以用之。日新其德。信已。

語林第九

王充論衡曰。論者既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貨潔也。以塗拇記。以墨點楮。孰有知之。滑受塵。白取琉。青蠅之汚。常在綃素。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婦人集曰。汲太子婁與夫書曰。并致上黨墨十螺。梁科律、御墨一益十二丸。皇后妃墨一益一百九。

孫巨源從劉貢父求墨。而更送于孫莘老。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以其嘗姓孫。並爲館職。故更張冀得其辨也。劉雅謔讙曰。何不取其辭爲劉。于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鼢孫學士。巨源爲小鼢孫學士。

黃山谷曰。潘谷鍊墨。損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于一物。與極深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率于反照。便如漆器。亦潘之流耳。

宣和間。嘗遣香于祭思恭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窨頭香也。馬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遍庭東閣。然回墨亦有東閣邪。

何遠一日謁呂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甲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又曰。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煙。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寄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彭澗材游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卒挾布囊留斜徘其後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澗材喜見鬚眉曰吾當可敵國矣遂命開囊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稾一部他無所有

邢子愿墨談云僕十年前于都下得墨一挺署記辛亥與我生之辰相同手彈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圓然即煩搏浪一擊不能驟碎再三十年摩作河朗塘中殉不復令從世代開曆人吾鄉孟中丞一旦朝露所寶墨便爲里兒摩取殆盡今不爲鄙舍女兒盡眉則爲墨師小童塗鴉尤物知至失喊何但中郎鑒下焦桐又云向見江南李使大瑞製進御墨多龍紋采翠塗金屑珠色奪朝曦芬溢九霄正如內法醞濃郁饒甜然乏清遠朝堂高貴不比聚松居士墨亦宜然松江製墨作薄片磨之起重暈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焉

張萱十年冬予偶製筆爲詩贈梅朗三朗三報以歲墨且答詩曰風鬟霧鬢寄有將軍爲爾閒書九錫文聞說遠山眉黛淺葛巖卿取綠煙分更數日忽作畫見貽後綴之以跋曰孟璿忠筆余報之以墨數螺時孟琦納姬內憚前詩作送墨圖贈之令想見予京風流如昨日耳屬是日方與外兄顏庭生飲酒賦詩因共浮白爲盡一巵庭生省罪久之曰正恐右軍亦復不易兼舉頃日撰墨志既成發篋見墨爲之歎歎墨則猶是墨也創三化爲異物矣此物殆眞能磨人者蘇子所稱通人一蔽吾其撫方杜也

論曰自晉契後綴文之士衆矣先秦無言墨者故勿論惟爲洪曹植陸雲庾肩吾司馬光蘇軾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其言有補于世顧獨于藝成衡捨進退不遺餘力傳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豈近是乎宣德間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嘉隆之際歙州墨工製易水之陽而起者肩背相望亦足以知重耕其職民安其業矣而探元論落自裒東溟新安東海以外何寧寥邪元民有言黃稗爲美博奕爲賢良有以也且以溫公之名德于世無所好獨嗜墨數百斤客語人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可謂深遠矣予故自漢魏以來至于今掇其議論切于墨事者著于篇以作語林云

漫堂墨品

海 商邱宋 犖牧仲著

余性嗜墨。向於黃州得三十六丸。詳服長人所撰寧堂墨品。今十四年矣。暇日檢篋中。所續得又三十四丸。辨而紀之。名曰漫堂墨品云。康熙甲子人日。

止寢館寫經墨。一面方氏珍藏。兩旁逢成專製。萬曆丁未明一元造。上漱金字。朕珠。重四錢一分。

寧天一。一面吳玄象監製。楷書。上下作雲頭。重二錢二分。

雙鶴化光。一面朱一涵銘。八分書。漱金。漆邊。重九錢二分。

爽閣墨。一面壬戌大年氏藏。瀝金間面橫闊一寸。長倍之。重三錢六分。

盧白齋墨。一面壬戌年製。行書。瀝金線邊。上圓。重四錢二分。

吳大年做李法。一面水華居珍藏。上壬戌二字。漱金線邊。重二錢八分。

野弦堂藏墨。一面崇禎元年。楷書。間印有家字。方印。淺明字。重二錢一分。

延陵吳元養墨。篆書。旁崇禎年造。楷書。鎮紙式。重一錢四分。

右墨二十六笏。得之遼左張秀升氏。秀升曾爲新安太守。大圓墨。一池初綠四行書字。旁小華逸史。又水雲居製。楷書。重一兩五錢五分。以舅紗易之。米編修紫來。極品墨半笏。下隸書不全。一面海陽草書字。當是郎格之製。重五錢二分。

當朝一品墨半笏。花邊。一面仙人吹簫立鼇首。重五錢二分。

以上二品。從子靜姪得之。莊敬公舊物也。

文端友墨。隸書。下款向榮珍藏。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鳳。旁萬曆丙辰年造。上大千氏楷書。重三錢八分。赤水珠兩面雙螭盤繞。旁乘輿齋三篆字。上有小銅環。係新安程山筌扁頭物。舊贈。重二錢。

玄芝墨。壽星文。一面楷書銘。西爰漢陽熊次侯太史贈存。實兒奪去。今只存一段。復從子靜得之。重四錢二分。

玄璧下程氏眷房印。一面螭上妙品字。漆色如新。廬城劉子貞贈。重九錢。

吳去塵墨。一面太極圖。一面百子文。上螭鈕。旁去塵監製小字。亦山貽贈。重二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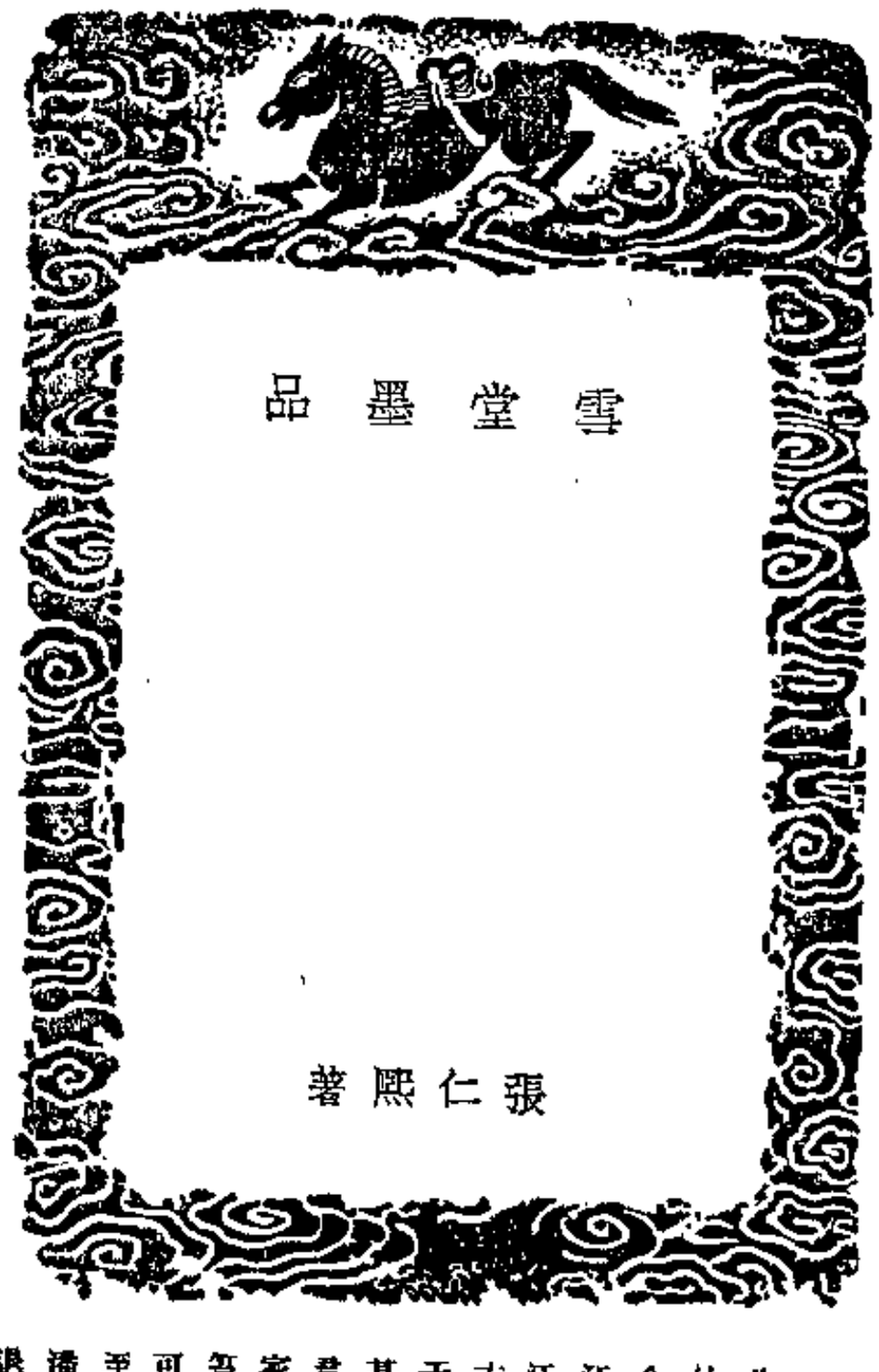
漫堂藏墨贅　　青浦　王　原合跋

子墨客卿。太陰之精。鋟雀石號。狄烏主名。紫錫裹被。雙脊龍騰。九子頭嬌。十螺表其。前唐車載。黃和匣

慢。後視舊儔。除糜給仍。趙女襄易。羽使趙蠅。金壺汁溢。綿蘊丸盆。經本可削。墮水猶磨。書推二李。近惟一程。方汪擅技。吳鄭代興。寄堂義黑。縣翁夙稱。今之慢堂。推宋先生。羅購珍賞。較前倍蓰。廣濟張氏。著爲墨經。適公好事。曾勝塔趙。公富歸俺。益之十朋。隔聲品別。淵鑒奚京。潘谷失步。靜穆喪評。稍遇文豹。潘斯錦繡。讓箋姓氏。岡背象形。甲乙盤比。銖南容量。松心鉄澀。油皇文輕。出自萬杵。歷之十層。毛穎宣妙。陶孤受龍。一點一漆。一飲一升。萬討二酉。許嘉三乘。狀寫生態。牢籠物情。濕搥瀝漉。粟綃吳綾。倚馬著讖。路背山銘。斯物有託。彰其德馨。我爲贊辭。後世是徵。

墨論

宋牧仲使君問於張子曰。墨有說乎。張子曰。然。有之。古稱絳人陳玄。文房雅一耳。然非道可大焉。由其道者。可以隱。可以辯。可以博物。可以文。可以悟。爲文之理。可以教孝。可以佐禮。可以垂訓於後裔。而戒天下之侈也。釋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宋潘谷製墨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蘇子瞻贈以詩曰。布衫漆黑手如龜。宋寺冰壺貯秋月。谷始韓伯休之流乎。陳惟達之墨。與辯並藏一匣。十年而辯氣不入。自作松香耳。蓋膠理堅密。不受外蒸。人如此者。何患世俗之謗耶。故曰可以隱。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時辯而小毀之。石昌言藏墨。不許人磨。李公抚見人墨輒奪。蘇子瞻嗜墨。至七千挺。遇天氣晴爽。輒出品玩。而潘谷見秦少游所藏廷珪思。即下拜曰。眞李氏物。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也。此與杜左稚鍛嗜石而拜。好奢而發塚以求。嘔血以愚者。無異也。故曰可以辯。墨有經。有贊。有史。有苑。有辯。有臨帖之墨。有畫墨。有楷書墨。有寫經墨。而程氏墨苑。自玄工與圖人官物華。儒藏編黃。建緯授詞。種種臚列。故曰可以博物。吳元中起草。令婢遠山磨隃麋墨。文卽佳。故曰可以文。奚超入新都。語刺史陶雅曰。始公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來已也。何精焉以超之能多耶。不精。故曰。可以悟。文之理。初廣世。名士也。善營。好奪人藏墨。人至以男早贅名之。然每得佳墨。必以遊黃山谷曰。山谷孝於其親。吾最厚愛。故曰可以教孝。九子之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孫子陶邊。鄭氏昏禮謁文舅也。故曰可以佐禮。洪晟範禮師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勛。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者也。嗚呼。司馬公豈玩物喪志者耶。獨垂訓於後世如此。仝卓宗用蘇合油煙墨。後人以黃金倍易無覓處。庶明皇好墨。墨精化爲人。如蠅大行視聞。酬對言語。人主以好墨名。墨卒不可得。明皇墨精。不過與梨園妖姬擊。君如此又何稱焉。故曰可以喪侈。若失地有墨山。天有墨泉。韋仲將製。必以時搗三萬杵。乃發堅光。王迪用遠煙塵角膠。而自生龍麝。窮神盡思。妙不可道。此殆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牧仲使君好墨。與予有同嗜者。因舉其大者以告之。作墨論。



清　廣濟張仁熙長人著

君房玄元鑒氣阿膠墨萬曆庚戌薄甚重不滿錢餘其製一面厚者余往往見之始入匣中匣亦異今時也

余端溪墨精不知何年製有墨精緣起載明皇所見甚悉極香亦非近時物

汪仲嘉公孫合造李法墨有百年如石一點如漆二語李法二字近墨家多用之

汪仲嘉山谷輕煙復古墨萬曆丙午

方于魯寧天一墨一截青麟伽爲于魯第一墨余見其製十種製各不一有方者正璧一麟有于魯九玄三極墨亦與甚苦形者橫作龍形者龍蟠身而銜珠於其口者有云于魯超世之墨者余有于魯青麟伽小墨有世寶字近程鳳池途以世寶名第一墨

君房墨並藏兵火中先人手澤也已贈使君矣再索觀之云爲好事者奪去惜哉

汪季常一墨草墨萬曆庚戌

家已自爲墨途狎主齊盟不相下至訟於官濟以贋者應郡守古公重購古公怒請驗於汪左司馬逮而晉之那子愿號知墨每云于魯規模色澤勝耳左司馬差愧太玄輩狐或別有祕合爲司馬出一瓣香未可知也要之幼博君房俠于墨意專在名于魯多爲利利則眞贋雜出無疑矣君房墨有次第而煙皆佳至最下爲妙品亦足當上乘此兩氏之別乎

潘方凱開天容墨萬曆庚戌如章軒寶藏余昔有數種方圓不同皆湫金亦檢以贈使君使君所自藏金退矣始藏之未得其道也

汪季常一墨草墨萬曆庚戌

葉環源玉簡墨形小圓陰書環源陽書玉簡四字耳又一種形方上畫蚕像亦精絕蓋玄宰先生生平好用環源墨環源遂大知名

吳幹古秋葉墨

吳玄象紫雪墨亦數種有玄秬之精原始之液九轉百煉神明紫雪銘並所列乃棋社居士家藏者紫雪形模皆質古當紫陽時百昌以富巨萬貲禍宜不惜物力爲墨其異者不在程方下近所擬乃俗甚吳去庶墨一截不知何製去塵任啓禎時始爲博古新樣品目至六十餘種炫耀光景較之君房十製而象著大抵效法世廟時郡格之所爲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絕勝其脉頭提刀遂復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使君去庶先孝廉執友也向所藏頗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變使然耶

黃賓干龍文雙脊墨萬曆辛亥有銘自書放言居士東林所稱黃正賓者是也亦與先君子遊緬見其扁上詩字云龍文雙脊延珪傳墨名也放言做之

紫雪開藏墨上書壬寅春製不知姓名亦精甚

吳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監製世傳其天蜂神物佳余見之亦松煙之翹楚者方澄玄非煙墨萬曆癸丑僧見其墨說公安珂雪先生筆也歙太常吳先生防兵於新甘出以貽先孝廉作甚今亡矣此蓋舒氏贈子者

吳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萬曆戊午。圭形。

龍雲鵬金艧路墨。作落花流水製。漱金舒小康以錫予。今贈使君。

德藻堂水晶玉上書季園墨。

吳蓮卿寫經墨。小不盈寸。上書心經一卷。此等殊不異。近見葉柏叟輩亦做此。所刻心經更楷。

華玉堂府大圓墨。不知何人製。

朱一涵鬱浮化光墨。鳳文漱金銘曰。日中黑帝澄玄淳。月中黑帝淳鬳金。是曰雙淳。雙淳之精。澹漠無形。宰萬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向余多藏之。頃亦難索。一涵時人耳。遂珍如此哉。

汪美中一藍堂墨。天啓甲子。

吳叔大天琛做古茶小墨。

軟劍天琛做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梁齋第一墨。其所做墨堂義墨。皆以天琛行。

涂伯經龍賓墨。

吳鴻漸漱金書麟磨墨。

吳鴻漸玄虬脂。桑林里第一墨。自朱一涵至此。八墨皆時製。所謂槍以下無識者也。然時墨中。亦有絕佳者。如鳳池世寶。葉玄卿太乙玄靈。柏叟最上乘。不可勝數。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若小華道人。中山翰史諸公。余聞見之。然未易得也。

昔薛子瞻在黃。於傳堂試墨三十六丸。擇其佳者合爲一品。名曰傳堂義墨。歙人吳叔大。遂倣其意。作義墨三十六丸。雖不免時製。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傳堂墨匣猶在。暇日拽使君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使君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收貯之。亦傳堂遺意也。又按王朗宇會稽子嘯隨之東齋。忽石女從地出。稱玉女。貽別贈墨一丸。嘯方欲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使石牢賞九年。楊東齋於雪堂之左。著清吟漫稿。往往稱東齋者是也。亦與古人偶合。因附識之。庚熙九年人日。書於蘋澗精舍。

牋紙譜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牌、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實被風旨。詔親貴。猶宦者姬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麻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裝光。玉板貢餘。雜以麤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廼以視蔡倫矣。廼在大東門事將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鱗鱗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面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一。曾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濁。錦霧鮮明。故謝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整曰爲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圖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鄙。因宦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淡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稱與之

宴語。時章中令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儇佞多士。爲之改觀。則濤。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元和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雲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攲吟詩樓。假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黃、淺黃、深綠、淺綠、銅綠、鴛雲、卵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鎜假光牋五百幅。假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嬋娟。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溪。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一時把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檢。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假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裝光之苗脊也。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爲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閱。可以放筆快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連一名曰榜。牋又有背白牋。背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倣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爲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牋皆羅紋。惟紙背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必用徽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

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金粟箋說

張燕昌著

金粟箋說

金粟箋之名。定自天府詞館。以製賦題。可爲楮生慶遇遇矣。燕昌生長海濱。愛金粟山水之勝。春秋佳日。扁舟訪亦烏遺跡。欲探藏經閣。則片紙無存。問于里中。獲見散帙。亟爲編錄。其他若法喜及秀州精嚴智證。宜興善權諸藏。址與金粟互證者。并附記幕之。造紙及寫經人名。一一類載。後如製潢家數。則以資博覽。

潘澤民金粟寺記。言先有宋藏數千軸。皆硬黃麻紙。是也。又云唐藏。紙堅厚。後人剝取爲裱褙用。零落不存。世所傳金粟山藏經紙。一面光滑。一面麤澀。一紙二層。一紙太平之萬品。其一即海鹽之金粟也。亦爲中康時沙門智果所書。大中祥符遞有增益。吳大帝所遺。一切經論。皆其手寫。成在赤烏。有神僧從康僧會所來。題其處曰。海鹽金粟山。時仁宗皇帝。敕名永安。

金粟箋說

張燕昌著

黃穀緗澈水志。大悲閣內貯大藏經兩函。萬餘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翻一手所書。其紙、幅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五百年前物矣。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與倭紙相類。溢法今已不傳。想即古所謂白麻者也。當時澈鎮通番。或貿自倭國而加蠟。與日漸破人資去。四十年而始覺。今無矣。計在當時。厥價不知幾何。諒非宋初發時。不能爲也。

案翁里記。大悲閣內貯大藏經萬餘卷。當時若得覆錄其卷末年月。并書人校人。爲一卷。傳之今日。不更資考證邪。

金粟寺志。藏經藏紙硬黃。筆法精妙。其墨黝澤如漆。每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計六百函。宋熙寧十年丁巳寫造大藏。賜紫思恭誌。今佛存百餘軸。

案梁郊私語。謂唐代皆澈水志。謂元豐年號。此云熙寧十年。皆與今所見熙寧元年者不同。可知大藏寫造。非一時耳。

海鹽縣圖經。金粟寺有藏經千軸。用硬黃麻紙。內外皆蠟。瞿光瑩。以紅絲闌界之。書法遒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澤。如漆可鑒。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文曰。金粟山藏經紙。後好事者剝取爲裝潢之用。稱爲宋墨。楊行宇內。所存無幾。有言此紙當是唐藏。益以其製測之。然據董毅以爲紙上間有元豐年號。則其爲宋藏無疑矣。

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阿毗達摩法蘊足論。後署熙寧元年。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吳鼎書。

金藏經卷首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十一字。卷後題年月。所見相同。此云後署者。恐譌合年月爲一行也。

王穉登與劉少泉尊。沙裏狗幸寄一龕。宋經錄有殘者。乞一二番。若成卷者。僕自有之。不須割裂。又與劉少泉尊。宋藏經紙乞數番。欲裝一二當帙。裹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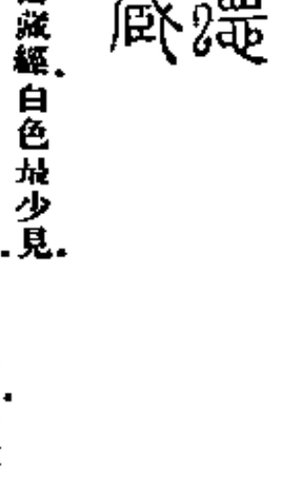
吾邑明陸萬間如劉氏少泉少泉兄弟。暨錢氏懋毅。俱風雅擅場。一時名流。文翰往復。皆足以徵故實。自後繼之者。陳氏則梁。有樑藏蒐此。百穀帖異錄。皆藏則梁半偶庵。今歸吾友餐柱溪。未歸家。大般若經一卷。余昔年所得。卷首右下題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絲爲直界行。率口字。卷尾署。維宋熙寧元年龍集戊申二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起首吳拱謝校勘僧演句。當寫造大藏。報願僧惠明。都勸緣作持傳法沙門知禮校勘。其字比經文差小。每幅有金粟山藏經紙印。

又大般若經一卷。吾以方邁所得。卷首海鹽金粟山云云。收一十四紙。卷後維皇宋熙寧元年云云。嘉禾蔣錫善同校勘。僧立政句。當寫造大藏。報願僧惠明。都勸緣作持傳法沙門知禮并校勘。

案此卷紀年月日。與余藏一卷同。惟寫經手及校勘僧異耳。此卷收字。前卷日字。蓋以千文紀數也。又藏經一卷。錢在溪所得。卷末署銜。宋治平元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潤州敬寫。當寺沙門

惟宥梭諍。住持慕緣寫造大藏。賜紫沙門守英造藏。楡越渤海吳延亮延宥。晉宿講經沙門昭益法曠。沙門守榮守崇。

案此卷有三印。皆楷書。一曰金粟山藏經紙。一曰句當賜紫守英。皆朱印。一曰徐惠鼎秀陳襲捨墨。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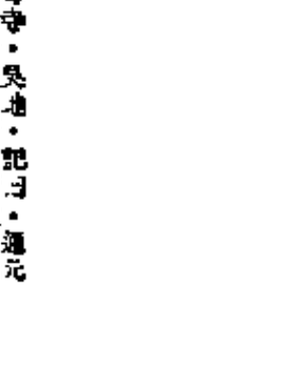


太倉畢氏靜逸齋。見宋仲溫草書立軸。白色藏經紙二接。有金粟山小印。又一印文曰。口德大藏。

案金粟山藏經。白色最少見。

徐紹曾法喜寺重請藏經碑記。備有藏經。余不忍其毀燹而終泯云云。（澤國法喜寺。吳地。記曰。通元年。則大曆後改爲通惠寺。移縣宣德東四十里。野市。明永樂志。爲都四十二里。德名通元寺。宋祥符元年。賜法喜寺。）

案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背紙皆見幾番。光潔如玉。與金粟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又作兩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



案金粟山藏經。白色最少見。

徐紹曾法喜寺重請藏經碑記。備有藏經。余不忍其毀燹而終泯云云。（澤國法喜寺。吳地。記曰。通元年。則大曆後改爲通惠寺。移縣宣德東四十里。野市。明永樂志。爲都四十二里。德名通元寺。宋祥符元年。賜法喜寺。）

案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背紙皆見幾番。光潔如玉。與金粟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又作兩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

陸咸仲以誠湖明朱西邨題陳墨山畫木芙蓉詩。藏經箋。有楷書長方朱印。作兩行曰。法喜轉輪大藏。

案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背紙皆見幾番。光潔如玉。與金粟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又作兩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圓印者。

孫松亭師鄭偕朱叔巖過侶鶴軒。出示大般若經數幅。末署大宋至和二年。藏次乙未三月十五日。起首墓繰寫。遙當寺校勘沙門賜紫了乘正背俱有鈐印。文曰秀州精嚴寺淨土院大藏經。紙較金粟法喜略短。色澤光瑩相同也。

案精嚴藏經。每紙高一尺五寸。長二尺六寸。廿八行。十七字。間有十八字。

吾以方云。余所藏大般若經。每紙三十行。行十七字。又普硫一卷。每紙廿四五六行不等。行十四字。注皆雙行。朱絲闌邊。高低參差。細成歸一律。非止裁法如出一手也。

吳槎客贈余藏經袈。合紙四層爲之。紙色與金粟牋同。面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凡十字。是墨印。下有秀州智覺大藏小印。亦墨印。又槎客自藏數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八。亦有秀州智覺大藏墨印。又有金粟山藏經紙印。間陳倏初藏印本藏經。亦有智覺大藏印。

案藏經用印。有朱墨二種。朱印用于造紙時。如金粟山。秀州精嚴寺諸印。當時設局營造。專爲寫經。故每幅鈐記。至句當及捨墨二印。又秀州智覺大藏印。乃寫經成後記也。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句容崇明寺有斗母藏經。年久散落人間。楮紙完好。展之。墨色映人眼眶。后毘陵法寶也。相傳寺僧欲延請名流審經滿藏。忽有金真七人至寺。俱漫顏鬚髮。風度沖遠。謂僧曰。吾能書此。何

必倩人主僧尤之。扃閉一室。室明啓扉。閱無其人。止有七鵞神書而去。刻藤貝葉。緒寫無遺。雜類蹟莊。如出一手。始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之。余舞象之年。聞其說而異之。留意探訪。後先凡得二卷。皆朱絲界行。紙瑩如玉。書體類眉山。其一爲大品經。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鏤塘張師正。其一爲法輪經。元祐五年庚午七月昆山潘澤書。想元祐庚午乃寫經起首之期也。姓名歲月班班可考。何乃神其說而謂北斗降璽之造乎。

余于杭城蓮居觀白色藏經二卷。其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二。江寧府句容縣崇明寺大藏。巨一十八紙。末署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終蘇李勍書。刻誌北證。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當寫造。僧守明開主。僧永真、都勸緣、興教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淵清、當鄉崇德鄉、扈江邨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謹捨。按二本皆摺版。經面木版一中題大般若經。卷第五百二。巨句容崇明大藏。又旁書捨入釋迦佛滅內七字。墨滴淋漓。氣勢酣暢。蓋亦宋人書也。一中題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第十四。投句容景明大藏變存。與大般若經同。又卷首左下二卷皆有句容縣藏禪寺。斗書毘盧法寶十二字長方印。殆卽所謂北斗降臨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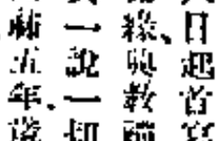
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印記。

己酉十月朔日。同仁和朱朗齋。文蓀。常熟毛寶之。琛。于趙味辛。德宝。寓中。觀唐荊川遺像。有手書藏經。紙卷上有印文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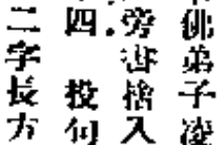
又于蘇州沙門嚴寓。同陸貫夫。紹曾。觀印本藏經。背紙有印。文曰藏四。是倒用。

秀水蔣春雨。元龍。藏黃色藏經。紙有書府藏用朱印。

梁太史山舟家。黃色藏經。紙朱印二種。一押背。一嘉政口錫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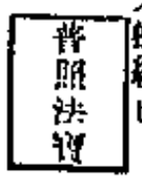
知不足齋。觀宋版華經。背辨黃色藏經。紙面有朱印。文模糊不可辨。依缺畧其筆畫。



歸玉山。舉藏杭城寓中。觀古書畫。內有白色藏經紙一幅。有朱印。文曰。善權山重修藏經紙八字二行。趙洛生。號所藏一幅。亦有此印。

案吳樵客云。宜興善權山之號。有唐敕額院。亦曰善權寺。額于南齊。考碑志淨權寺。宋建炎中。李忠定嗣。嘗裝嚴像設。迨寶祐間。李相曾伯。益加宏拓。有重修藏經殿之語。見于曾伯記中。則印文所云重修大藏經者。殆卽寶祐時矣。殿柱。宋時有雷篆詭奇。自明以來。梵宇屢被劫攸。雷篆既亡。而藏經亦不可問。惟與山相近。地名陶墅。宝今出佳紙。白如鋪玉。爲貴遊家所重。豈猶是白藏經之遺嗣與。

海寧余鼒山攜示藏經紙摺版。是從印本後揭下者。印文曰。普照法寶。紙色不如金粟箋之明潤。然亦眞宋蠟紙也。



錢唐黃相國。出示藏經紙一幅。亦有普照印。照字已缺。

趙洛生又示白殿經紙。有藏司記三字印。又周口朱印。周下一字是押。余在杭寫。爲燈花落下失之。今檢存藏司記印。

藏司記

乾隆壬午。藏員于虎門敬觀。今上御筆賜和沈德潛紀恩詩。橫幅藏經紙。高九寸。寬一尺七寸。紙上朱印倪仁寬口。下一字不可辨。

倪仁寬口

錢唐梁太史藏宋藏經紙。朱印倪仁寬。字較前所見略大。寬下一字是押。歙阮公所謂署書是也。

倪仁寬押

京師過隙伯恭藏本。觀宋搨聖教序殘尾。金粟箋有梅花印。又一卷經背有馮口。皆朱印。

桐鄉金郭巖藏桐花館藏藏經紙。其色經澁。與金粟法華同。印有數文字簽帶。又丁戊染搨小長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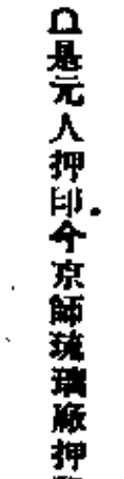
丁戊染搨

業紹興甲行日記。興善寺、在樂溪鄉。深地古竹木爲多。覆林云。舊有宋藏皆卷軸。非摺本也。高脚初。寺當中。設香火案落。前函殿陡。馮開之太史取歸。盛之鄰架。忽元冥不禁。烈焰中飛去。法華華嚴二部。華嚴八十一軸。零星散落。人有拾之。法華七軸。同飛至王江涇。墜。具足庵。金書贈云。興善寺藏。庵僧仍以歸寺。篋印裝潢。爛然古物。後又不知何如失去矣。

會見藏經紙。紙色肌理。絕似金粟。上朱印。文曰報國豆。豆字不解。陸貫夫云。或印有未到處。廷房字也。

錢作溪云。曾見藏經一種。上下以朱爲邊。華中無直界行。其書體較小。紙與金粟法華同。余見一幅。亦小字。書法遒勁。兩面無印記。紙色亦極類金粟。但光淨而薄。不若金粟箋之厚也。

知不足齋藏賢愚因緣經一卷。摺版。每版十二行。行十七字。紙色黃而脆。比金粟稍薄。且有罷紋。間二指。有套。亦似金粟。陳繼儒妮古錄云。宋紙。于明盛覆之無罷紋。按藏經紙亦然。大都藏紙爲之。無罷紋也。



案藏經有黃白二種。有卷前及摺本。有每幅印記。有不印記。印式亦不同。印文有寂有楷之別。如經字。慶政口錫是。餘金粟、法喜精嚴、善權諸印是。楷書中。雜以梵書押字。如福善、福業、倪仁寬諸印是也。卽印色亦有朱有墨。殆非一例。

藏經有寫印兩種。鉅以文云。凡寫經用卷筒。印造則摺版。其寫者、圖經所謂卷軸是也。今手卷。面深而平。四邊峻起。外以丹漆。內諸賢。其間筒者、經卷上無摺痕。摺版者、摺成本子。每幅有痕。案所見藏經。都宋人。卷然亦有沿旁民字缺末筆。余居京師日。嘗以一本贈北平館學士。覃溪學士用山谷贈喊詩爲報云。慈字倘沿唐諱缺筆者。如慈偏旁。我嘗以證宋槧。嘗誰知迅埽若風雨。辭富雲箋千囊珠。宋楮二派裕與厥。豚磔然否。鍾庾如。斷斷攝押扁間際。如剖鹿洞參靈湖。

余曾見金粟藏經。全卷包首。卽用藏經一色紙。卷以細竹片。軸以圓木。出其兩端。澤以丹漆。今裝潢家所謂出軸是也。又見金粟藏經木匣。拙古樸。式如今手卷匣。而深而平。四邊峻起。外以丹漆。內外皆有痕。逆可尋。又于海寧裝潢家及摺本藏經。外函亦用藏經紙。糊十數厨爲之。又崇明寺藏經。摺本上下皆版面。先書經名而澤以漆。質似東洋松木。

陶穀清異錄云。建元中。日本使其人興能來朝。善書札。譯者乞得草草二幅。其一紙云。女兒青。嫩紐一云。卵品光。白如鏡面。筆至上多褪。非善書者不敢用。按藏經紙亦褪。雖善書者遇之。與何愈佳。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李后主裝潢。提頭多用縹成。縹帶。綴帖多用黃。縹紙。

案宋有黃白經箋二種。此云黃經者。黃色藏經也。

九品淨會

周露園裝潢志帖箋。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發藍紙。泥金字。殊覺壯偉之觀。金粟箋次之。又云。余裝卷以金粟箋。白芙糊。折邊。永不脫。綿雅致。

文震孟長物志。畫卷引首。須用宋經箋。白宋箋。及宋元金花箋。

周二學賞延素心錄。橫卷題跋用白宋箋。藏經箋。或宣德鏡面箋。邊用精薄藏經箋。矮卷用白綾錦裱。然後接藏經箋。或白宋箋。

毛氏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版晉王集二本。宋版四靈詩三本。元版靚則逋香一本。宋版岳倦翁寓詞。宋版百辟奇觚詩二本。元版陽春白雪二本。皆藏經箋也。

陳仲魚鱣云。山陰祁氏澹生堂藏秘册。多以宣綾包角。藏經箋作面。昔人題澹生堂書目。有宣綾包角。藏經箋。抵得當時裝訂錢之句。

余童時。多見古書面用藏經箋。間作書畫標籤者。近吳下裝潢家。大半以僞者代之。勝國名流書畫。用藏經箋全幅。

國朝查二嗇罷。以零星條子裝册。供書畫者。則知此紙在昔已重矣。吾邑故家册頁。藏頁手卷。隱逸立軸詩堂。往往見其藏經箋。今并尺幅片紙。視爲奇貨。即留心鑒藏家。亦未易數數覯也。更閱數十百年。不知珍重爲何如邪。

體希錄。洞天清祿集。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其紙如蠟。澤瑩而滑。唐六典裝潢匠。染香光上聲。潤裝成而以蠟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香蘗汁爲之。蓋以辟蠹也。腐黏潢乎壞切。染書也。

雞肋編云。藏經紙。紙背光瑩。可以發墨。蓋以黃蘗染成耳。

長物志云。宋有黃白藏經紙。可揭開用。錢作溪云。藏經紙有數層。似乎層層可揭。其實不然。後世愛重此紙。不得不揭用。途有厚薄不勻。要知此紙本無可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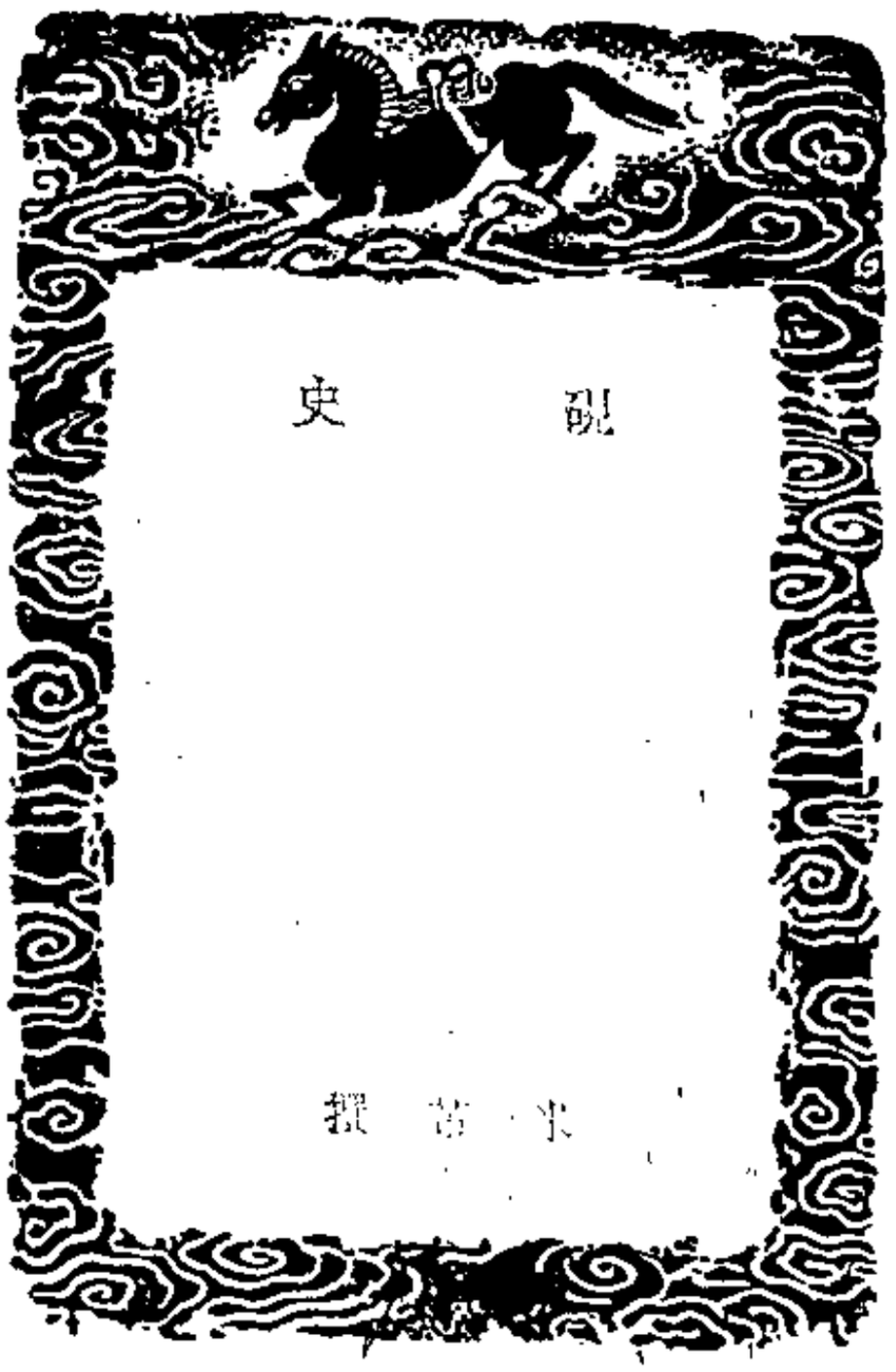
陶九成輟耕錄。王右丞心先生筆錄內一則。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寂照。訪余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謂光師。代藏經接縫如綫。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麵、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接縫。不脫解。故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陸貽吳云。金粟山藏經紙。造于蘇州承天寺。此故老相傳之說。今承天寺紙造。乃其遺制。

胡侍眞珠船云。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和楮樹取以造紙。

會子愈春曹偶吸。范成大云。和紙作蠟色。用面光瑩。多寫大藏經。流傳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

屠隆考槃餘事。宋有歙紙。今徽州歙縣地名。造楚者。紙出其間。光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用之。又云。薪安仿造宋藏經箋。亦佳。許濂清賞箋云。吳中近亦爲之。但不如宋箋抄成堅韌。如段帛有性。數百載流傳。尚可揭開受用耳。



硯史

宋 襄陽米 芾撰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嗜之而移。非眞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弈由賢乎已。矧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裘出之綌。楮墨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文藻綠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玉硯

玉出光爲硯。若墨不滲。益發黑。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製成蒼玉硯。

歙州方城縣爲仙公巖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點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硯。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磨面以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扣之聲平無韻。校理石揚休所謂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器。約見四五枚矣。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磯巖。余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鵝鴨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若墨清越者。濕潤若墨快。不熱無泡。然良久微滲。若油發點。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已前賜吏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麤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蒼墨者。拒墨者。其蒼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難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黑。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枯。眼又多青不成眼。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麤者費墨。而稍細者多乏。後磯石。土人刻爲盆、印合、歷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貨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偏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偏可斲面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然。大石中必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本直。兩頭取鋭。則紋脫。短至左右如自然成瀧紋。便謂之是。眞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嶴。石嶴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縷隔爲三種病。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少時見一硯於士人趙光發家。其樣上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如二十幅紙厚。色綠如公裳。而點如紫金斑斑勻布。無羅紋。點中無眼。自後不復覩與此等者。又士人周昌謂處。見一小圓硯。青羅紋。二硯最奇。大抵發墨不乏。獨以色如常之石。而以奇惟爲品高。亦有赤紫色石。無文理。少瑕。光澤如漆木。士人以爲香奩之類。亦甄爲硯。與墨圖而不相入。經日便滑。不可研矣。又嘗一士人家。見一金絲羅紋硯。其紋半金半黑。光彩與常異。此外絳羅紋、刷絲羅紋爲次第。約見千餘枚矣。但以色與瓦礫等。品故不能高。今但。貧官歙者。必收百餘枚。士人以爲生。終日成一硯。少有病。不直數十金。幸完仍好。直五七千已上無估。

通遠軍溫石硯

石理溫可瞬刃。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士人謂之滴墨點。有紫甚奇妙而硬

者。與墨團而慢甚者。滲墨撫光。其中者甚佳。在洮河綠石上。自朝廷開熙河。始爲中國有。亦有赤紫石。色斑。爲硯。發墨過於綠者。而不勻淨。又有黑者。戎人以礪刃。而鐵色光肥。亦可作硯。而堅不發墨。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鐵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玉石

色青。有鍋點。大如指。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有光。

成州栗玉硯

理堅。色如栗。不甚着墨。爲器甚佳。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滲墨無光彩。色綠可愛。如黃色。滀如水蒼玉。

夔州蠻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廬山青石硯

大略與渭州谷山同。

蘇州褐黃石硯

理麤。發墨不滲。類夔石。士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爲慢灰火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亦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士人自製陶硯。在鍋底上。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蓼莪蘇文。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纔不三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清火油之。堅讋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方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滑。色青黑。白點如彈。不滯墨。墨無光。好事者但滀爲一器可。紅絲者慢。發墨。亦滀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滀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石。慢者經喝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沒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濕。非品之善。青石有飽文如縷。近歙。亦若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蕊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鏗。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皆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蓁棄鄉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壘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踏圓銅硯中如鐘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證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澀。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蓼莪蘇文。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纔不三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清火油之。堅讋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方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滑。色青黑。白點如彈。不滯墨。墨無光。好事者但滀爲一器可。紅絲者慢。發墨。亦滀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滀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石。慢者經喝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沒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濕。非品之善。青石有飽文如縷。近歙。亦若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蕊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鏗。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皆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蓁棄鄉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壘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踏圓銅硯中如鐘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證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澀。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蓼莪蘇文。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纔不三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清火油之。堅讋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方城石等。

淄州硯

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

高麗硯

理密堅有聲。發墨。色青間白。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用久乏。

青州蘊玉石紅絲石青石

理密。聲堅滑。色青黑。白點如彈。不滯墨。墨無光。好事者但滀爲一器可。紅絲者慢。發墨。亦滀墨。不可洗。必磨治之。紋理斑石。赤者不滀墨。發墨有光。而紋大不入石。慢者經喝則色損。凍則裂。乾則不可磨墨。沒經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濕。非品之善。青石有飽文如縷。近歙。亦若墨不發。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回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於他硯磨墨汁傾入用。

蔡州白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蕊石亦作小朱硯。

性品

大抵四方硯發墨久不乏者。石必差軟。扣之聲低而有韻。歲久漸凹不發墨者。石堅。扣之堅鏗。稍用則如鏡走墨。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錄以傳疑。古硯無不佳。豈不皆落非好事者手用之。則蓁棄鄉之矣。惟久在人間。賢庸並薄。是以不乏傳也。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壘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踏圓銅硯中如鐘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刊兩竅證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並晉製。見于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澀。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蓼莪蘇文。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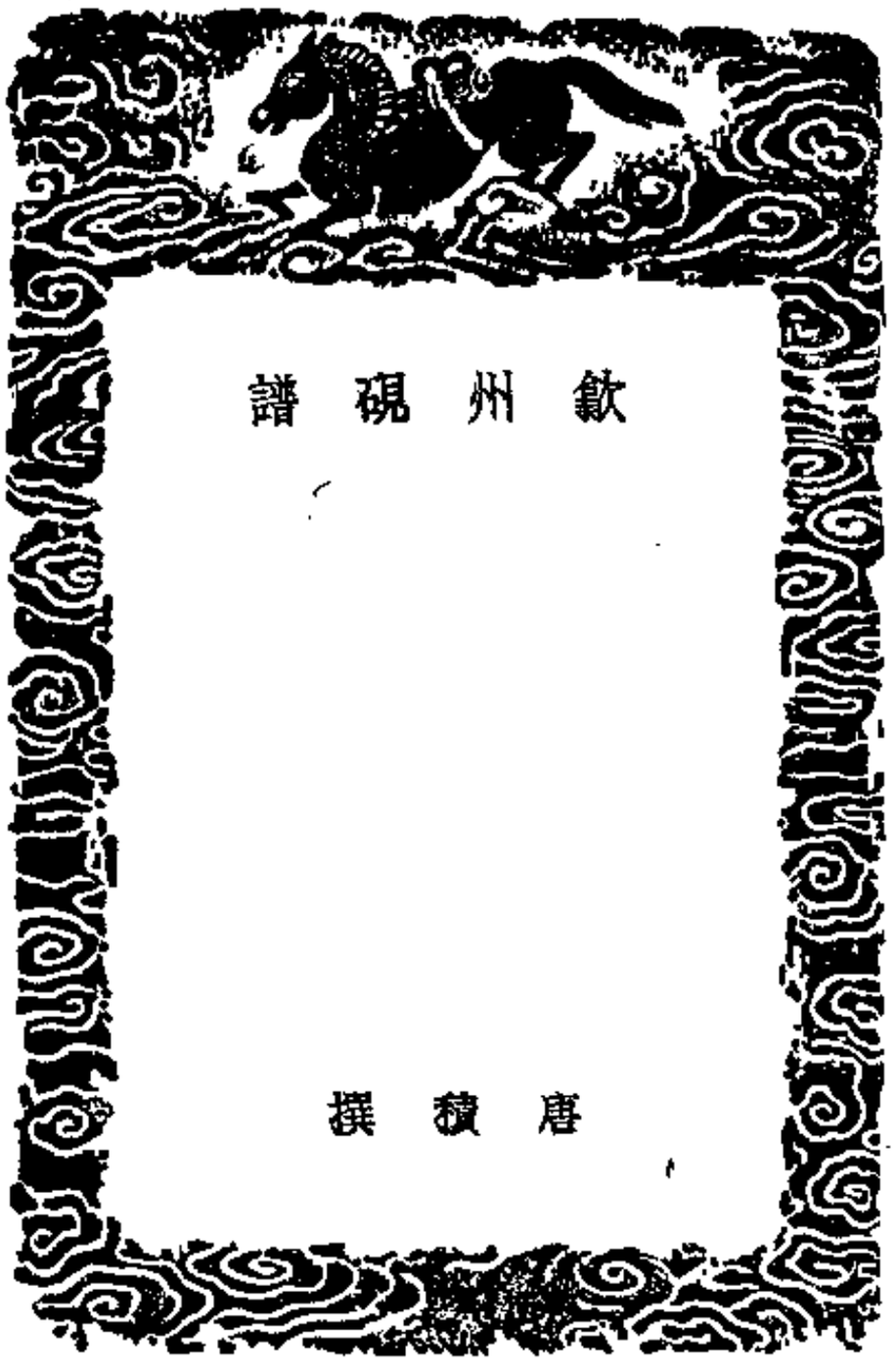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纔不三也。其理堅重。與凡石等。以歷清火油之。堅讋滲入三分許。磨墨不乏。其理與方城石等。

淄州硯

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澈。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授毫則非便也。其背銅硯。雖如鐵。然頂殊平。以便授受。今杭州祖華寺收梁傅大夫磁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襯瑕。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着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墨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楊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跡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謂以爲匣也。唐蓋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覆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士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潛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瑩而厚者。士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滓厚而美之。余嘗愛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斷成。祇持璞質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猊壬衍時盛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蹇。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鋒在硯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瑩石。堅緻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歙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壘。下有坐有足。巧於覆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壘。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鑑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容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瑰寶也。

四庫全書提要

硯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寶晉齋帖。已著錄。是書首冠以用品一條。論石貢之堅軟。樣品一條。則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製之不同。中記諸硯。自王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詳。自謂皆曾目擊。蓋用者非此則不錄。其用意殊爲矜慎。末紀所收青翠疊石一。正紫石一。皆指爲歷代之瓌寶。而獨不及所謂南唐硯山者。或當時尚未歸實晉齋中。或已爲薛紹彭所易歟。芾本工書法。凡石之良楛。皆出製試。故所論具得硯理。視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論歷代制作之變。考據尤極精確。有足爲文房鑒古之助者焉。



歙州硯譜

宋唐積撰

採發第一

婺源硯、在唐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叠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後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斲爲硯、由是山下始傳、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獻硯、并薦硯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爲硯官、今石工周全師之、爾後匠者增益頗多、今全最高年、能道昔時事、并召少微孫明、今家溪、訪僞賠不獲、傳多如此、今山下葉氏繁息幾數百戶、迺獵者之孫、

石坑第二

羅紋山亦曰芙蓉溪、硯坑十餘處、蔓延百餘里、皆山前後沿溪所生、溪水中殊無石、好事者相傳多云水中石、又見蘇易簡硯譜云、歙州龍尾山石、亦端溪之亞、訪於彼俗、雖有龍尾山、而山實無石、蓋好事者取其美名以呫於世、今次其石品與地坑之名如後、

眉子坑、在羅紋山、開元中發、鑿程於地、從溪下至取石處九丈五尺、其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坑皆無七相雜、

羅紋裏山坑、在羅紋山後、李氏時發、今廢五十餘年、名色未詳、

羅紋坑、在眉子坑之東、李氏時發、地向龍王仁高、今絕、舊爲硯戶、誠義八人共請之、歲輸山役三十餘工、山下至取石處、計七十五丈、闊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今土深三四丈乃至石也、見石處謂之巢頭也、

水舷坑、在眉子坑外臨溪、冬水漏時、方可取、春夏不可得、發地丈餘、迺至石、率多金花、眉子地屬、程於水嚴坑、在羅紋山西北、地屬王十五、景祐中發、今廢四十年、自水舷至坑五丈五尺、闊一丈三尺、穿鑿取之、久廢不可得、蓋石工不知攻取法、石裏如浪紋、

溪頭坑、又曰主持山、在羅紋山金星坑之北、約二三里、廢已二十年不取、其石金星、率多虛慢、與溪頭相次、共九山坑、在溪頭坑之西、約一里、不取已三十年、有眉子石、紋斕慢、與溪頭相次也、

羅紋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自羅紋坑相去四十五丈、今廢不取、蓋工用多、所得少也、

斕坑、在縣之西北七十里、鵝館觀、景祐中、曹平爲令時取之、後王君玉爲守、又取之、近嘉祐中、刁璆爲尉、又取之、其石有青綠暈也、

潛源坑、在縣之正北、凡三坑並列、曰碧裏坑、在山上、色理青瑩、及半里、有水步石、大雨點白益、次十里、入婁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厥狀不常、

洞巖、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產巖之左右、厥定歲、材璞至少、而瑕脈多、或有絕病、瑩淨者、可擬端溪之品、而石理澁慢、

品目第四

眉子石、其紋七種、

金星地眉子　對眉子　短眉子　長眉子
簇眉子　間眉子　金眉子

外山羅紋、其紋十三種、

麤羅紋　細羅紋　古犀羅紋　角浪羅紋
金星羅紋　松紋羅紋　石心羅紋　金暈羅紋
絞絲羅紋　刷絲羅紋　倒理羅紋　烏釘羅紋
卵石羅紋

裏山羅紋一等

攻取第三

凡取石、先具牲醪祝版、擇日齋戒、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墟墺之上、祝訖發之、若稍褻慢、必有蜂蠆虫蛇毒物、傷人之患、立出、蓋山川神物所擁護祕惜、尤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被傷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冀其陰助、不得不愛重之、

金星緑慢、
金星其紋三種、
葵花　金蠅　金星
蹟坑一等、
青色緑暈
洞巖嚴紫石、大小者如肝色、今産浮梁縣嶺嶺處處有、其匠者或琢爲茶甌、浚冬不可用也、
浙石一等、
紋如玳瑁班
水紋金紋、厥狀十種、
金紋如長蛇偃人者、　青班金紋如鶴舞者、
金紋如雙鴛鴦者、　金紋如斗者、
金紋如枯槎偃人者、　如金雲氣者、
眉如臥蠶者、　如雙魚蹲踞者、
金紋如湖中寒鴈者、　如金壺餅者、余常見之、

第五　崔新

硯新初成、先以蠟塗內外蓋與石相益、須借此則潤光潔可愛、於石殊無損、而便於洗濯、不惹墨漬、初使以生薑汁塗研、蹴即着墨、今人多不知此、云是瑕病、以墨蠟蓋滅痕聲、又云不發墨光、始初磨墨、衆帶少蠟、滯暗墨色故也、使三五度、則無此病矣、又出墨色者便使益好、多演難愛護、欲着手氣、必成痕迹、故人多用蠟蓋、免此患也、硯須每日洗浣、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也、

第六　名狀

蝙蝠　舍人樣　都官樣
月樣　方月樣　龍眼樣
方龍眼樣　瓜樣　方頗瀘樣
方辟雍樣　馬蹄樣　新月樣
眉心樣　石心樣　瓢樣
科斗樸　鐵錠樣　蓮葉樣
鞋頭樣　賣餅樣　笏頭樣
古鏡樣　外方裏圓　筒硯樣
辟雍樣　方玉堂樣　尹氏樣
犀牛樣　鸂鶒樣　琴樣

玉堂樣
圭樣
八角辟雍樣
鑒樣
天池樣
人面樣
風字樣
蝙蝠樣
蝦蟆樣
龜樣

第七　石病

雞脚如麻石、黯色類雞脚印行迹、烏胾有痕如木葉、若肉中之脞也、隔路如細帛紋、其色或淺或深黑色、貯子若烏豆狀、隱起礙手、斲藏於石中、或開斷、硬線有起處隱手、名工亦不能礪平也、斷紋、有紋兩不相若、石上有微塵墨痕、如蚓跡行路、浪痕循縷、中石皮也、

第八　道路

自歙州大路一百八十里至兩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羅紋山、皆山谷大林莽、三十里、過溪、皆大嶺重複、九十里至羅紋山下、自州至濟源口一百九十里、至濟口八十里、入小路、七十里至濟源、

第九　匠手

縣城三姓四家、一十一人、
劉大、名禹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周四、名全、年七十、周二、名進誠、周小四、
周三、名進昌、劉二、無官名、朱三、名明、
鑒屬里一姓三家、六人、
戴二、名義和、第三、第五、第六、
戴大、名文宗、戴四、名義誠、
大容里濟口三姓四人、
方七、名守宗、男遜子、胡三、名禹興、
汪大、號汪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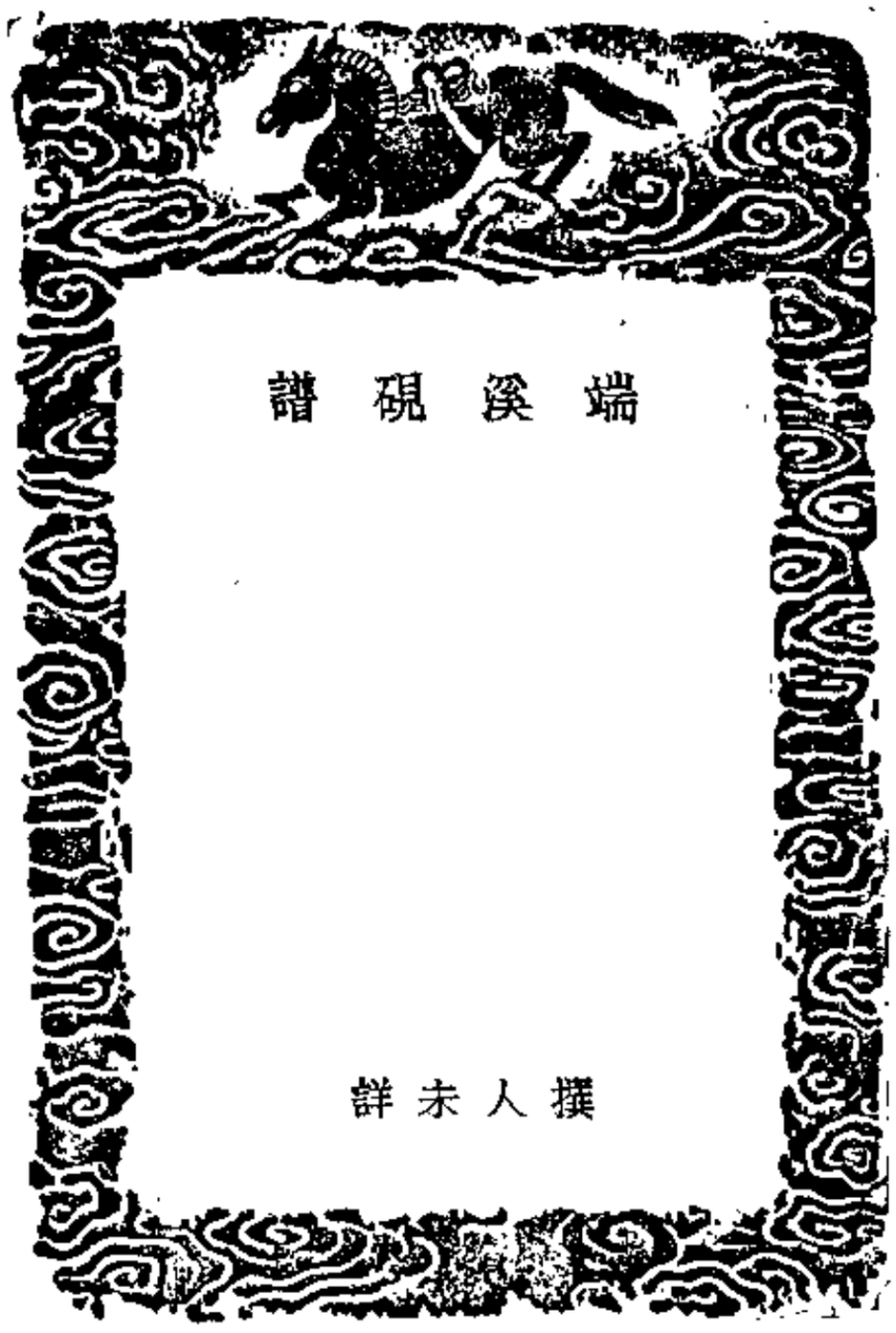
攻器第十

箕畚　銑　鐵大小鏟　長短鑿
鋼刷　鄧頭　鑿鑪鋤　木槌

大宋治平丙午淺重九日、

四庫全書提要

欽州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題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十字考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欽硯圖譜一卷、稱太子中舍知藥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云云、其年月與此相合、然則此卽積嘗矣、中分採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所記開鑿成造之法甚詳、蓋欽石顯於南唐、宋人以其發墨、頗好用之、士人藉是爲生、往往多作形勢以希售、米芾嘗譏其好爲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滯墨甚可惜、而此書名狀門內實首列端樣、亦可以考見一時風尙也、書錄解題作圖譜、米芾亦稱今之製見欽州硯圖、而此本有譜無圖、蓋左圭刊入百川學海時、病繪圖繁費、削而不載、今則無從考補矣、



端溪硯譜

撰人未詳

石上嵓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嵓以土地祠居其上名焉中嵓曰梅樹嵓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嵓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嵓也土地嵓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嵓石色帶黃亦眼亦如之梅樹嵓石微黃亦稍輕而帶灰蒼色眼黃綠中嵓兩壁石與梅樹嵓同而少勝焉北壁石則與下嵓兩壁石相類而少劣焉

大抵石性貴潤色貴青紫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眼貴翠綠圓正有暈子

石有眼則易分品第

若性枯燥色黃褐

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

眼赤黃皆下品也

眼赤黃輕青綠重即漸爲上品矣

眼嵓石色深紫眼少

有即類中嵓半邊山者

半邊山諸嵓石色少灰青與下嵓兩壁石中嵓北壁石相類但眼不若下嵓則眼益少爾中嵓者屑屑多

青綠赤黃紫色皆淺淡不同

然半邊山嵓極多眼

半邊山嵓近兩者眼大暈差少綠近北者眼少暈愈少所謂綠豆眼

蚌坑石性堅顏色深紫有眼即黃白微帶青色不正無暈子雖潤亦不發墨

眼偏斜不正無益道有暵

黃坑石即與上嵓石相類新坑石與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但半段碎小耳

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里其石類嵓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及後歷石眼亦類蚌坑石而發墨勝之

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帙燥色深紫帶黃赤間亦有眼極類蚌坑堅潤不及發墨勝之

嵓石取諸嵓斧併力然後可得凡嵓石皆有黃膘如玉之瓜裏也跑絡黃膘鑿去方見硯材世所謂子石也子石嵓中有底石皆頑石極潤不發墨又色汙雜不可硯端人謂之鴨屎石底石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塘坏自底至頂中作三盤下盤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石必有眼端人謂之面石面石也亦頑詭而不堪用大抵三盤石皆有飽膽絡無非子石世人乃謂別一種子石非也蓋往往石崩落後亦罕得矣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知矣嵓之上雖秋冬乾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正圓有青綠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淡下嵓上嵓皆有山半上嵓之穴陟而取石中嵓之穴或陟或降下嵓之穴降而取

譜石、皆掘地取嵐石。不假油蠟。久則自光潤。後歷非油蠟則不堪用。歲次池蠟收。則窯燥不堪用矣。

蚌坑、白鼎湖山諸谷水坑爲大溪。轉斧柯山下。出大江中。半邊山諸嵐。有大秋風、小秋風、猴頭、獅子、桃花、河頭、新坑、黃坑等名。皆在斧柯山下。蓋山之總也。

凡有眼之石。在本嵐中尤須密温潤。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嫩石細潤發墨。所以貴有眼也。青脉者必有眼。故腰石腳石多有青脉。而頂石多瑩淨。端人謂青脉爲眼筋。夫眼之別者。曰鸜鵒。曰鸜哥。曰了哥、舂吉也。曰雀眼。曰雞眼。曰貓眼。曰綠豆。各以形似名之。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歌。蓋自唐以來。便以青眼綠爲上。黃赤爲下。

硯之價。下嵐水底腳石十倍於南壁石。南壁石十倍於中嵐北壁石。半邊山南諸嵐、倍於中嵐南壁石。半邊山北諸嵐、及龍嵐中嵐南壁、倍上嵐諸穴石。上嵐諸穴倍小湘石。小湘石倍後壓、蚌坑石。後壓之佳者。亦與上嵐諸穴價等。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瓜樣。曰卵樣。曰蠻樣。曰天研。東坡皆掃石。不加斧鑿以爲研。後人尋嵐石白然平整者製之。曰蟾樣。曰龜樣。鑒樣。曰雙魚樣。曰圃樣。曰八稜角柄乘硯。曰八稜乘硯。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歙樣。曰呂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龍四直。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人面。曰蓮。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堂。月。星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筠樣。曰棱樣。曰琴樣。曰石之病者。有曰鐵線。曰竹節乘硯。曰硯碑。曰硯板。曰房相樣。曰琵琶樣。

乃是膚皮隔處。若於線上鑒之。則應手而斷。

曰瑕。

白文。

曰鐵。

如蛙蟲眼。

曰綠。

斧鑿痕裂者。

曰火暈。一名火捻。

惟嵐石有之。斜斑處如火燒狀。

曰黃龍。

灰黃色。如龍蛇橫斜布石上。

唯火暈。端人不以爲病。蓋嵐石必有之。他山石皆無。

四庫全書提要

端溪硯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末有淳熙十年東平榮芭跋曰。右緡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云。是當時已不詳其出誰手矣。其書前論石之所出與石質石眼。次論價。次論形製。而終以石病。考端硯始見李賀詩。然柳公權論硯。首書絳州。不言端石。蘇易簡文房四譜亦尚以青州紅絲硯爲首。後端硯獨重於世。而鑒別之法。亦漸以精密。此譜所載。於地產之優劣。石品之高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據。至於當時以子石爲貴。而此獨辨其妄。榮芭以爲稍異衆人之說。蓋指此類。然自米芾硯史已云面畫石工。未嘗有子石。蓋爲捨沈縣尉管親至端州。得其譯。面其言正與此合。亦足以知其說之確也。

右紹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

淳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芭書。

歙硯說

洪適輯

歙硯說

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老。云皆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梭瑯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入。仙芝啟其流。使由別道行。自是方能得之。其後縣人病其須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後邑宰復改溪流。遵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也。遂與端石並行。按圖經。龍尾山在婺源縣長城里。唐開元中。葉氏得其地。營取石爲硯。不見稱於世。故無聞焉。蘇易簡硯譜云。龍尾山石。出于蠟溪。今雖多故坑。撫有石出。環縣皆山也。而石嘗出龍尾之陂陁。俱得嘗之。

大抵攻琢貴精。治之不盡工。雖有佳石。亦常硯而已。每得一石。以鐵鑿擊之。候其聲清圓。乃可攻治。度其所宜。然後制樣。須令人捧。不然。內諸稻穀中。欲其不�namely也。

蘇易簡云。硯有薄如紙者。蓋以漳爲利用云。

龍尾石多產於水中。故極溫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婉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採人日增。石亦漸少。有得之巖崖中者。色白而燥。殊不入用。

眉子。色青或紫。短者簇者如臥蠶。而犀紋立理。長者圓者如虎紋。而松紋從理。其曰鴨湖碧與對眉子。最爲精絕。凡九品。

鴨湖眉子　對眉子　金星眉子　蠶豆眉子　錦鑒眉子

長眉子　簇眉子　圓眉子

大抵石頑則光滑。而磨墨不快。石鬆則易墨。而滲漬難滌。唯鑑羅紋理不疎、細羅紋石不嫩者。爲佳。凡十二品。

細羅紋　鑑羅紋　暗細羅紋　松紋羅紋　角浪羅紋

刷絲羅紋　倒地羅紋　石心羅紋　卵石羅紋　泥漿羅紋

鑑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堅者。最能發墨。或者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唯察石質。令得其要。蓋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汴然。盡去此。乃石性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若刷絲、松紋、角浪、暗細羅紋、金星羅紋、羣子羅紋、石心羅紋、卵石羅紋、泥漿羅紋、倒地羅紋、圓眉子、短眉子、羅紋裏山、在羅紋山後。

羅紋衍坑、地名寨頭。即發云所訪而鑿採石故坑也。

水玆坑、在眉子坑外。臨溪至冬水涸。方能取之。入地丈餘。石多金花。

水巖坦坑、在羅紋山西北。其理若浪。

溪頭坑、在金星坑之北五里。

葉九坑、在溪頭之西一里。亦有眉子。其理鑑慢。與溪頭坑石相上下。

金星坑、在羅紋山西北。相去四十五丈。

騙坑、在縣西北七十里。景祐中。曹平爲令。後王君玉爲守。嘉祐中。刁景爲尉。皆取之。其石青中綠暈。

溪源坑、在縣之正北。三坑相連。

碧裏坑、在濟山上。色理青瑩。相去半里。有水步石。大雨踏石。十里外有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其狀奇詭不常。

洞壁、在縣北一百二十里。三洞相連。石產於巖之左右。撫定厥色。攝踹溪鑑面燥。復多取墨。

湖石、出徽州開化縣界。理若飛瑚然。

扁石、三尺中陰。硯材數寸而已。猶玉之在璞也。坑往往在溪澗中。至冬水涸。合三二十人方可興工。每打發一坑。不三數日必雨。雨即坑塹皆塡塞。於其工力倍金銀坑中取礦者。此其所以貴也。往時必先畫以中牢方免諸患。

於磨墨。至於金星之類。乃其餘事。自有優劣。獨泥漿一品。較之諸石。紋理細密。富於溫潤。但多不甚堅貞。瓜子羅紋。紋若瓜子羅紋然。此最佳者也。出水波坑中。幸而得之。不可期。或取羅紋側爲之。甚能亂眞。龍坑、石色青綠。今不復出。士大夫家間有藏者。亦罕見之。

眼心、青潤可愛。中有小斑紋。中質上下皆銳。形若棗核然。雖少疵瑕。多尖之頑固。

唐公硯錄云。嘗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一硯。方四五寸許。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霽。遠望暮天。表裏瑩潔。都無紋理。蓋所謂硯之美者也。云得於歙。不知出於甚坑。今不復有。

裏山一種。金星而疎慢。

水萩金紋凡十種。

　　青斑如舞鶴者。　　如長壽仙人者。

　　如朝霞蒸氣者。　　如湖中寒鴈者。

　　如臥蠶者。　　如斗者。

硯以瑩淨爲先。小有痕線。皆不足甚貴。石病有十。

痕如蚓行迹。

雞脚如雞迹。麻石黯色。

鳥脰有痕如木葉。若肉中脡也。

浪痕偏纖。如布帛紋。作淺深黑色。

臀子如烏豆。隱起礙手。開之多成大蟲。

搭線斜紋。若斷裂者。

貫爛者。土中石皮也。

硬線高起。隱手。雖良工不能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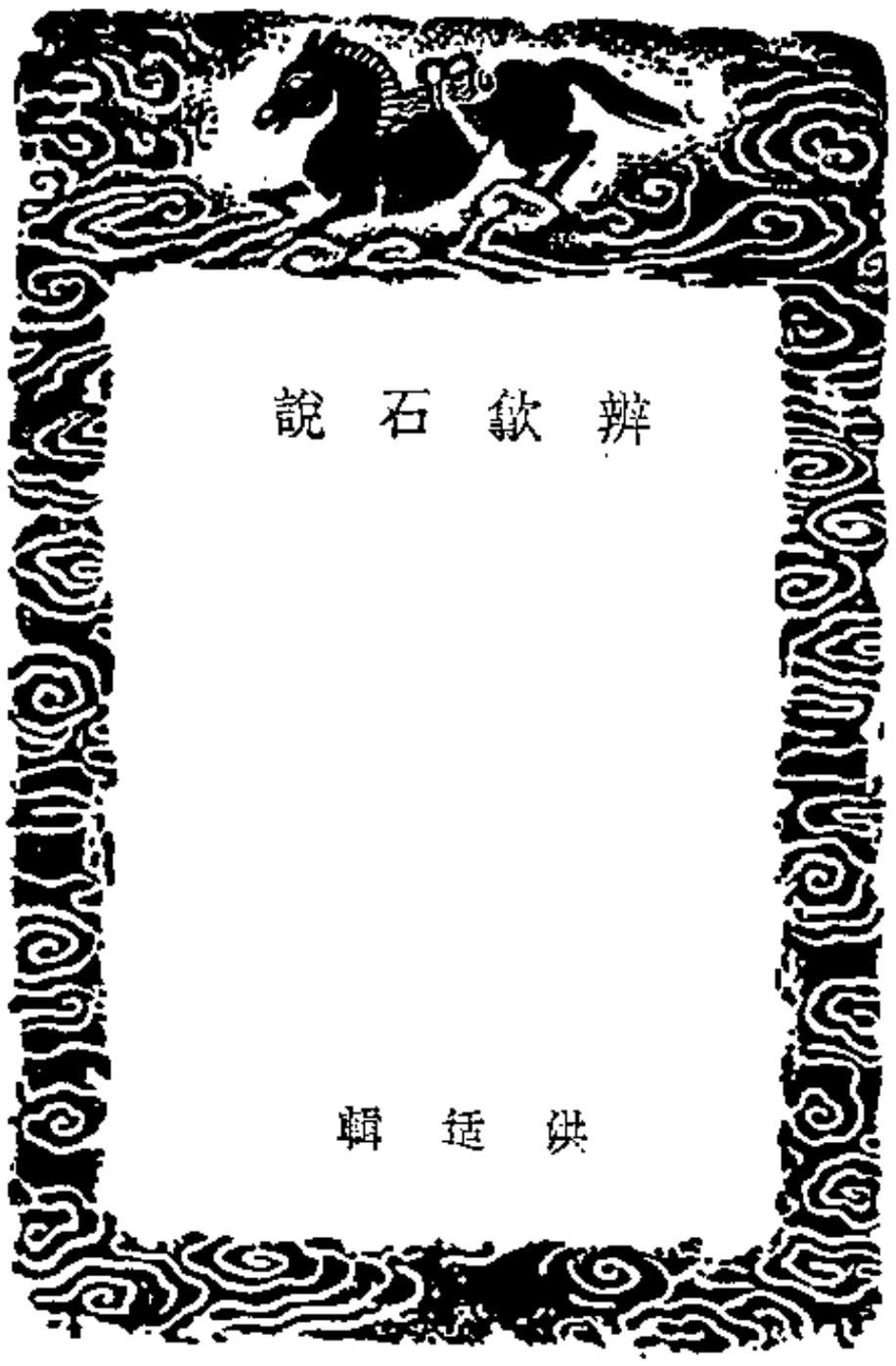
石上有微窠孔者。石之肝也。

斷紋兩不相着。

硯之形制不一。古人有以蚌爲之者。取其適用而已。方、內若鍐坂然。使墨下入水中。至寫字時。更不費研磨之工。今之製樣。蓋其遺法也。或有爲硯板硯鋻之類。微坳其首面已。或直用平石一片。別以器盛水。旋滴入研墨。以此知今人不如古人費字之多耳。

四庫全書提要

歙硯說一卷。舊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文之。亦云。皆不著姓名。左圭百川學海刻於唐積後。卷末有跋。稱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議郎前權發遣歙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公事兼本州兵馬都監伯兄治歙。既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種云云。案景伯名洪。濤兄洪適之字。則此書出於適。然與適跋三種之說不合。考適盤洲集。有蘇易簡文房四譜跋。稱說歙硯者凡三家。品藻出墨苑。以題此編。然則此二種。蓋與唐積之譜。共爲三種。皆適所刻。以附於文房譜之後者。實非適所自撰也。硯說兼紀採石之地。琢石之法。及其品質之高下。歙石說詳悉。唐詢北海公硯錄。見於郡齋讀書志者。今其本久已失傳。惟此皆引有兩條。及無名氏硯譜引有一條。猶可以考見什一云。



辨欽石說

石紋如蠶繭其色青墨其理縐無復豐乃硯之奇材也

細縐紋　密墨重疊

假細雲皮面

縐紋文理稍粗

細縐而不露紋

隱起花紋

以金花飄點

如蜀工錯金

重疊抹盡者成畫如

杳靄若虛空點點

金星者有黃抹撒星者有金林如

金星羅紋　細金點

羅條羅紋　蟲大刷絲紋理如指頭狀子而

角浪羅紋　如角浪數路

瓜子羅紋　與北山瓜子紋者光細

細圈心　無圈心剛圓石紋

錢眼心　如錢而

水波紋　紋理橫如暗浪之紋

辨欽石說

辨欽石說

對眉子　石紋如人畫眉面對者

錦盤石　紋如盤如錦盤然

錦盤眉子　石紋如錦盤眉子而有金線

羅漢入洞　石中有羅漢入洞之形

金星眉子　有金星如眉之

鱖肚眉子　眉子如鱖肚紋間有金星者

鴛鴦湖眉子　石理有紋如眉子心有湖水之形

裹豆眉子　石理有紋如裹豆而黑

金花眉子　金花如眉子而有金星者

短眉子　眉子短而勻

長眉子　眉子長而勻

泥漿　細紋如泥漿紋而光滑

卵石

雨點石

羅紋上坑石色微重，中坑石色微淡，下坑即泥漿石。

眼心坑背乾坑，故石微燥。

水波坑亦是眼心石。

鄧門縣出細羅紋石，雖假泥漿石，亦有羅紋，但石理稍慢，不甚堅，以為發源泥漿石，當須精辨之也。

歙縣出刷絲硯甚好，但紋理太分明，無羅紋，間有白路白點者是。

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葡萄。中邊瑩澈。光可以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甘受墨。歙石細者。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濕。如眉石稜。四壁垣垣。倒波。類文玉荇鬚。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適智不足鑒物。顧率密用研。其一正方。爲斗形。徑可五寸許。服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十四言。常儲帳藏去其一。輒爲風字鐶然而輕。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稍意便足。蟲鳥玉偷。無所貿。莫府于歙容出掛三千錢。售眉子石一。隨輒予人。莫情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人。他無在顯晦者。故豈若省事。景伯兄治歙期年。能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室無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興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既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壁。又別刻研成三種。以書來。令鑑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撫長物。諸郎棱頭研。不直錢。直令使家狹是客。人具是假。則美容龍尾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遺貴使乎。兄且手摧客曰。夫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硯譜目録
李後主硯　右軍風字硯
紅絲石　鳳咮石
端硯　鸜鵒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龍尾石
李賀詩　諸州硯
硯賦　銅硯蠏硯
水精硯　玉硯
碧玉硯　鐵硯
淚硯　竹硯
猱硯　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硯溪
一篋磨穴硯　補百碎硯
後主青石硯　眞材本性
謝銅硯筆格啓　石硯賦
硯詩　石虛中傳

硯譜目録

硯譜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蔡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鉦者尤發墨歙石多鉦惟歙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鳳咮石

蘇子瞻云僕好鳳咮石少得眞者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唯堪作殽盆

端硯

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硯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琢石成硯用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絶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爲牢祭之不爾雷雹失石所在

鸜鵒眼

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紋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吁可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悉其下也惟止巖有眼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爲價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尚以不爲墨漬常可睹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爲美正其病也唐彥猷

子石

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流俗訛爲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眼爲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爲貢在它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歐陽永叔

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歷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歐陽永叔

活眼死眼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譜言四寶硯爲首筆墨兼紙皆爲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唯硯而已譜中載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爲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石屋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北源壑源去沙溪十數里而優劣差殊而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鑿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龍尾石

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爾歐陽永叔

李賀詩

永叔以端溪後出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洒蓑泓吟血痕則謂鸜鵒眼知端石爲硯久矣

諸州硯

淄州金崔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登州驀基島石上有羅紋州[redacted]縣紫石亦類西坑發墨但無石脉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潤膩發墨但無石脉萬州有縣金崖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腰不起墨不耐久磨牢山丹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唐人品

硯以為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著呂字青潍州石末硯皆是硯也柳公權以為第一當時未見歙石以為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查為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蠔硯

劉聰謂晉愍帝曰頃贈朕柘木銅硯表彔贈庾翼蠔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縷四寸許為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墨如歙石

玉硯

鎮潼留後李充伯得玉材琢為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玻瓈為匣

鐵硯

青州熟鐵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瀉硯

凡硯須旦瀉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宜用小禮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為墨漬污即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苦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污白是知硯其來尚矣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者車亦存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蒐蠶石琳石硯

一篋磨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去辭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其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補百碎硯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能開端硯百碎者貴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但莫得其法

後主青石硯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湍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寶玩為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真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鐵為鏡耳

謝銅硯筆格啓

庾肩吾謝銅硯筆格啓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揷銅龍還笑王生之壁

石硯賦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量而還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則諸鴻筆見珧於殺青之晨為用於草玄之日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案澗久入匣更身安

石虛中傳

文嵩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皆同出處

不著撰人名氏舊載左圭百川學海中亦無序跋年月皆雜錄硯之出產與其故實中間載有歐陽修蘇軾唐詢鄭樵諸人之說則南宋人所為然九哀陳振孫二家書目皆不載或偶遺也其書僅三十二條不為贍博採摭亦間有疎舛如以端溪子石為在大石中生尚沿舊說未加考正又如許漢陽以碧玉為硯其事出谷神子博異記乃龍女之硯非漢陽之硯徵引亦為誤談以其宋人舊帙流傳既久尚有一二足資多識者故附著諸家硯譜之次以備檢核焉

硯譜序

烏程温博著

夫硯之有譜者何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者也自結繩之代降而至於今凡為天官地志津曆軍政族氏以至醫方卜筮占相官府簿書市井泉貨注記使人人可按而覆者實陳玄氏毛穎氏楮知白氏與陶泓氏之力要之久而不敗獨陶氏稱最焉此吾友茅康伯述譜指也乃若山有志者推其所自出也石有品者辨其真贋也有圖者重古儀也有銘者取古人之言以自勗也孰謂斯譜為點黛凡笥之物哉然予嘗讀淺伯記聞

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作甚樸古蓋其生平時物嘻惟樸古故到今猶傳之惟吾夫子之物夫是以樸古也今天下澆巧已極矣安得尚古如康伯者出而與之共正什物之制耶

萬曆庚辰秋八月五日并書

端山

斧柯山在大江南十州東三里與靈羊峽對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江之湄山行三四里即硯巖先至者下巖巖中水未嘗涸下巖之上曰中巖中巖之上曰上巖自上巖轉曰龍巖磨硯處下巖得石既勝必不復取又小湘峽十州西四里石色深如蚌坑性軟滲氏石以下巖為上中巖龍巖半巖次之蚌坑下端硯譜端巖鑿成深穴冬方採穴中不暖但捫取之日不過數石工在洞中別其精麤有黑日不得一佳石者

唐彥猷硯錄

斧柯茶園將軍山同一溪惟斧柯所得不過三四指一呵津滴漑經難浮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半米帖元下巖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黛色巖兩口通為一穴大穴取硯兩穴自入小穴泉兩自出號水口陳公密所開也巖北壁水浸淺深莫測工不能得採注注於石屑中得之崇觀沒已罕得泉生石出非石在泉中也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謂端石下巖石色深紫觀手澗扣之聲清遠有青綠暈圈小而緊謂之鸜鵒眼探於水底最貴重類朝下巖穿洞皆水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細扣之清越眼圓碧暈明瑩嫩甚者如泥無蓉不著墨快無泡良久微滲若油發豔近無復有珠下巖黛如豬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如玉磨無聲高崇輪墨聲又云服所藏一段就玉墨服於無點石為上級上巖三穴上曰土地巖兩通中曰梅樹巖亦兩穴

通石眼黃赤梅巖微黃赤草灰簑眼黃綠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粗硬眼黃差不圓而淡青巖深處間有潤者終不及下巖(端硯譜)中巖南壁石與梅巖同而少勝北壁石則與下巖南壁同而少劣(端硯譜)龍巖石深紫眼小如卯(米史)蚌坑石深紫眼黃白微青不正無瞳類中巖

半邊山

半邊巖石灰青類下巖中巖南壁眼多暈少(端硯譜)半邊巖石理如上巖色青紫多瑕眼長而翳堅潤不發墨與半巖石相類(端硯譜三十年前人所得巖石西坑石近收者峻麼也)蚌坑取於澗名曰野石眼者愛其大璀小瑕(米史)蚌坑石深紫眼黃白微青不正無瞳類龍巖石(端硯譜)石為田法居為第

子石

巖石有黃膽肥絡鑿去方見硯材所謂子石工識石理鑿窟自然有子石(譜)山有自然圓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石(唐端石以紫為上)而發墨勝之非油螺不發(李氏祈門細生大石中精石也(歙)東坡陳公密子石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膽肥絡以孕黝頴

石眼

眼石縝密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有鸚鵡眼雀眼雞眼貓眼蕖豆眼翠綠為上黃赤為下(端)硯上巖石眼美者青綠者尤稀大如彈丸精工以眼大小多少為重輕得石扣之起其眼多少(鐘)下巖北辟石眼黃三重多者八九重色鮮重多圓者為上大小多少為重圖青綠碧白黑暈數重有瞳子南辟石不及石貴澗色貴青紫眼貴碧綠圓正有瞳子鸜鵒眼石病此巖石有之(歙譜唐公曰眼乃石精如木之節不知石病者以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曰低眼高眼尤所愛尚以其不為墨所漬也(歙)硯

羅紋山

羅紋山亦曰芙蓉溪十餘坑其溪七中殊無石好事者相傳乃曰水中石(研)歙譜羅紋舊坑在寨頭即錢仙芝訪南唐採石故坑羅紋上坑色澈重中坑色澈淡下坑泥漿石(羅紋坑在眉子坑東羅紋舊坑在羅紋山後金星坑在羅紋西北發(李氏)羅紋理慢不堅色易乾能亂真(譜歙硯)

眉子坑

眉子坑在羅紋山西逆溪至坑十餘丈坑無土深丈餘闊二三尺開元中發(譜歙硯)

碧裏坑

碧裏坑在濟源坑色青瑩半黑兩點石十里外有裏山石青細有金紋花暈狀不常

水舷坑

水舷坑在眉坑外冬澗可取丈餘至石多金花眉子

水簇坑

水簇坑在羅紋西北景祐中發石如浪今不可得圓暈相重鷙精晶瑩曰活眼浸漬不鮮曰淚眼白無光彩曰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眸王建佐有硯眼若芡實青綠黃六七重色暈諸譜下巖寸眼石硯付句(滌)帖(居)

石病

石之病曰鐵綠曰鑽(如蛀)蟲眼曰雞(鳖)爪者曰火黯(名)(焦)(如火)(斗焦)曰黃龍(吸)(黃)(龍)(蛇)端人不以為病巖石有此他山無之石有金線此正為病人不取(右)(記)硯(上)(皆)

歙山

歙山百八十里至西坑口入山三十里至羅紋山皆川谷林莽鳥道發源大路三十里過溪大嶺重複九十里至羅紋山

龍尾山

龍尾山在婺源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見疊石瑩潔攜歸刊成硯溫潤過端(溪特獻令忻匠琢為硯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澈擢硯官(新安志)龍尾山古坑無石他山皆龍尾支脉謂之龍尾坑延袤百餘里取不竭(歙)硯

溪頭坑

溪頭坑在金星坑北金星虛慢

葉九坑

葉九坑在溪頭西有眉石粗慢

驢坑

驢坑在縣西北景祐中令曹平取之守王若玉又取之嘉祐中針刁琴取之石青綠暈今不復出(歙)硯

濟源坑

濟源坑與碧裏坑水步三坑並列

靈巖山

靈巖山三洞相連璞少瑕多燥慢瑩者擬端(新安志)

麻石

麻石中隱硯材數寸猶玉在璞在溪澗中冬涸可取

石品

龍尾石產水中極溫潤性堅密聲清越婉若玉與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有青碧者

羅紋石（粗羅紋不發墨）

細羅紋（圈圈如黍粟溫潤發墨）　古犀羅紋　瓜子羅紋

暗細羅紋（青不黑）　石心羅紋　絞絲羅紋

金暈羅紋（數重）　刷絲羅紋　松紋羅紋

金花羅紋（花如錢如金）　金星羅紋（點如星如眉）

卵石羅紋

眉子石

硯圖

硯之樣製不一今錄其近雅者端歙硯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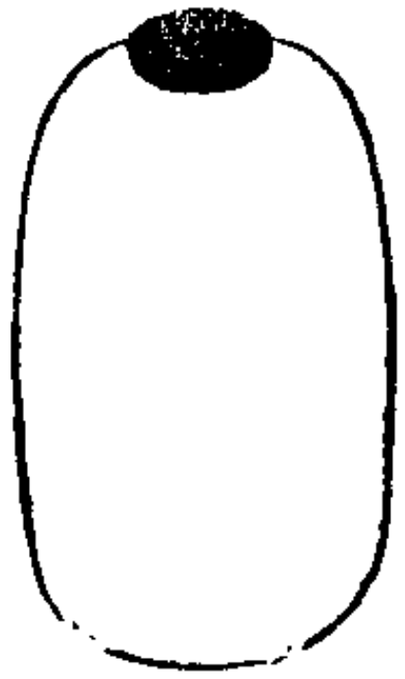
金花眉（金暈）　長眉　短眉

金星眉（眉星間隙金）　對眉（長如眉差大）　簇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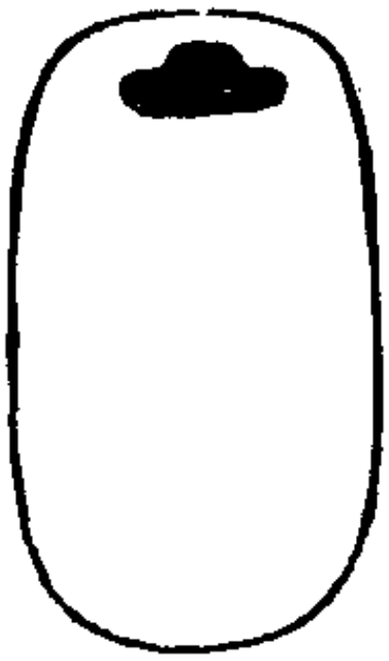
遍地成對　鬧眉　蕎豆眉

雁湖眉（密如雁集）　鱔肚眉（金暈金星）　錦囊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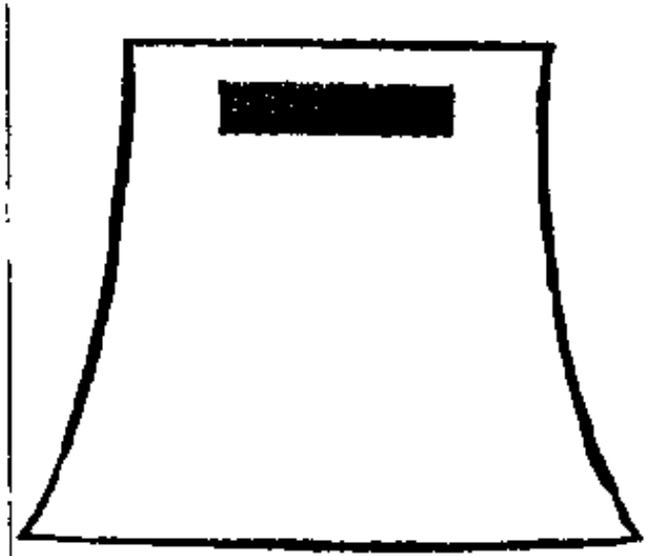
眉子色青或紫短者簇者如臥蠶紋長者鬧者如彪紋松紋其雁攢對眉最精絕（右已上皆歙石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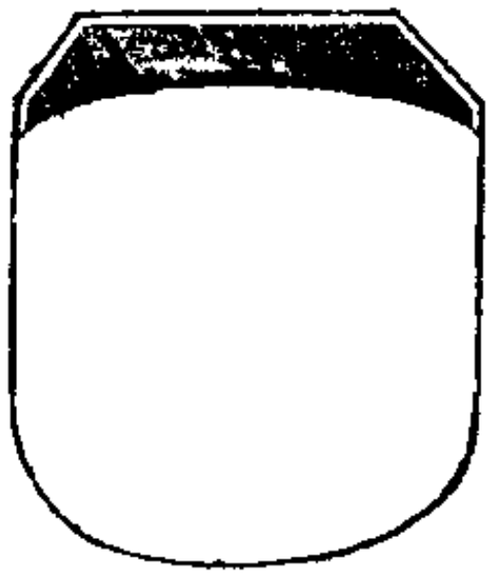
重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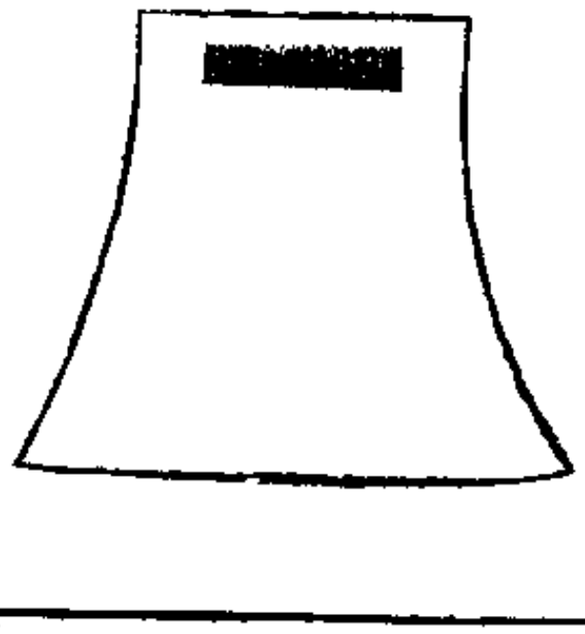
舌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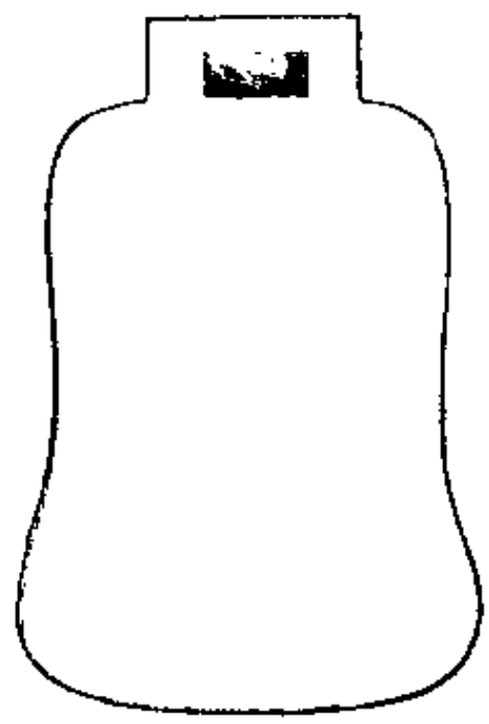
箭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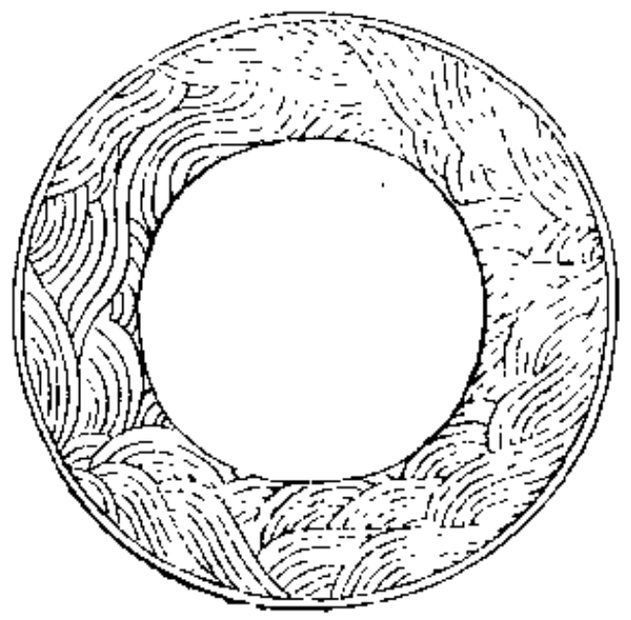
扁狹



凹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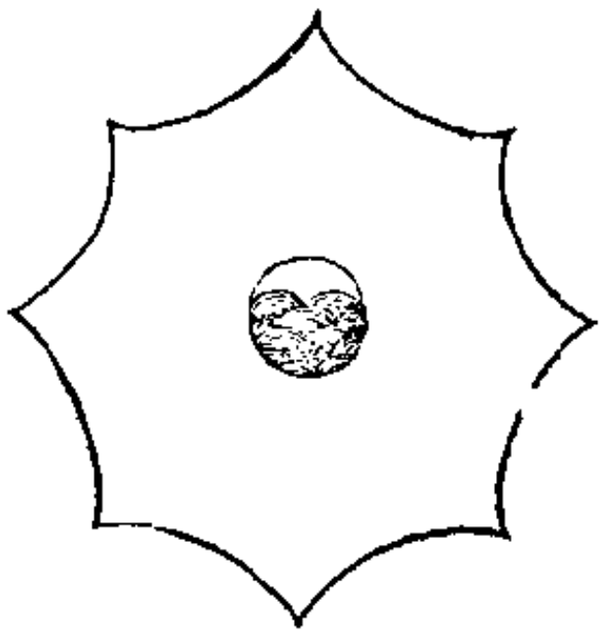


形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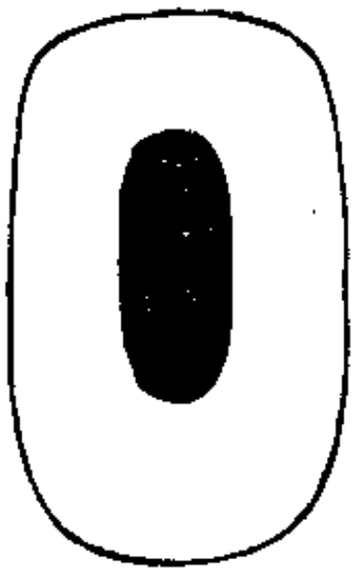


磬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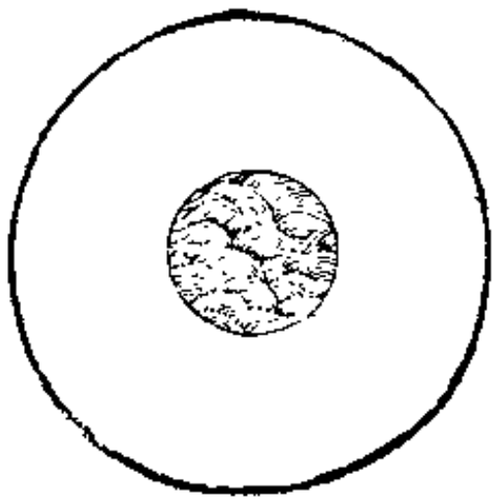
八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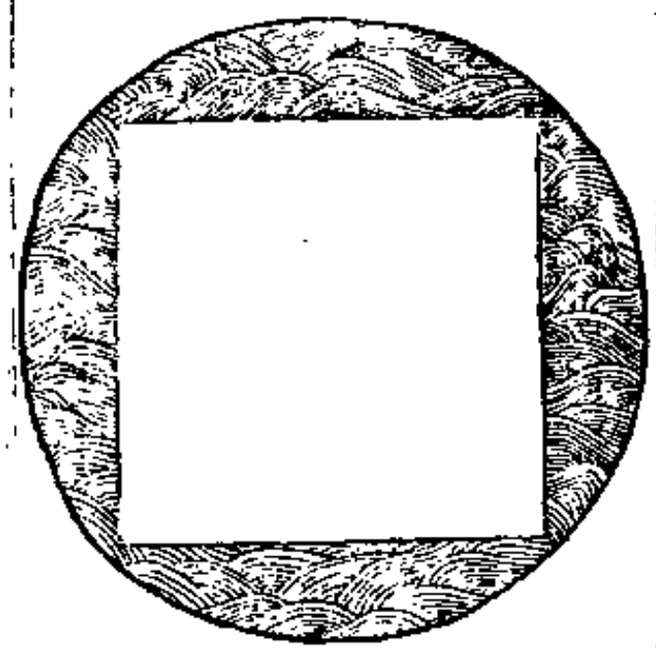
再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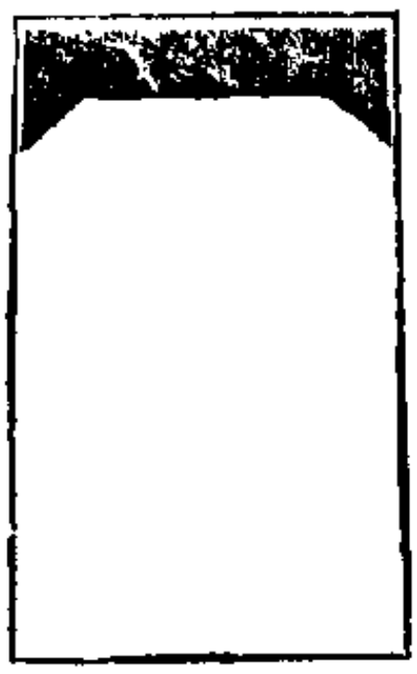
圓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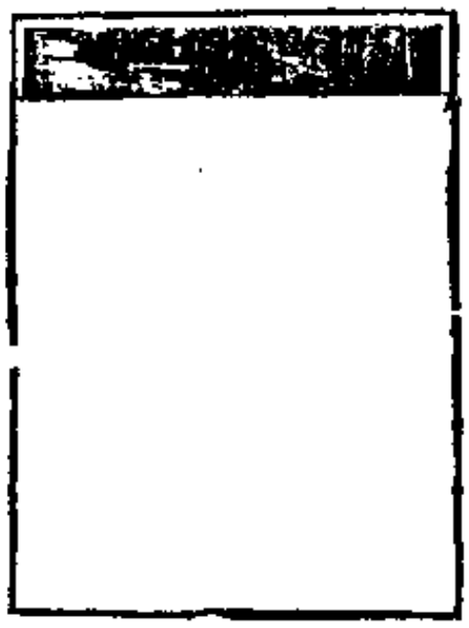
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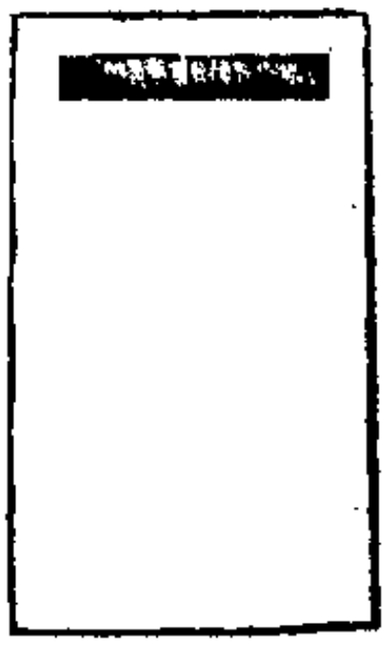


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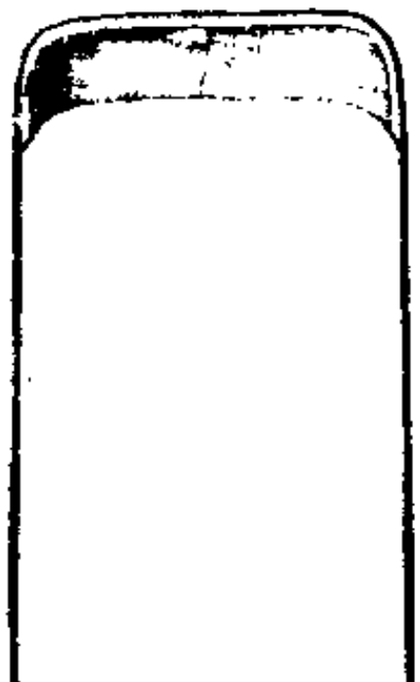


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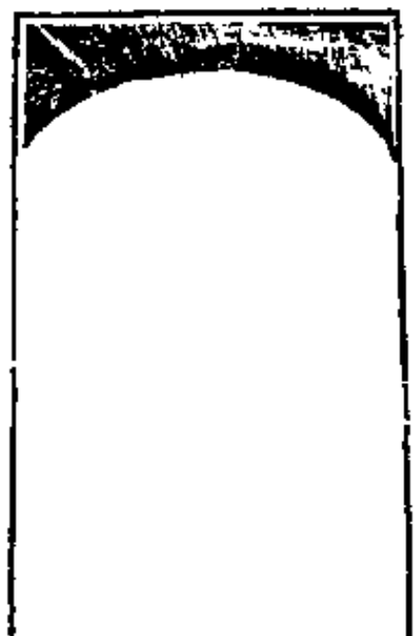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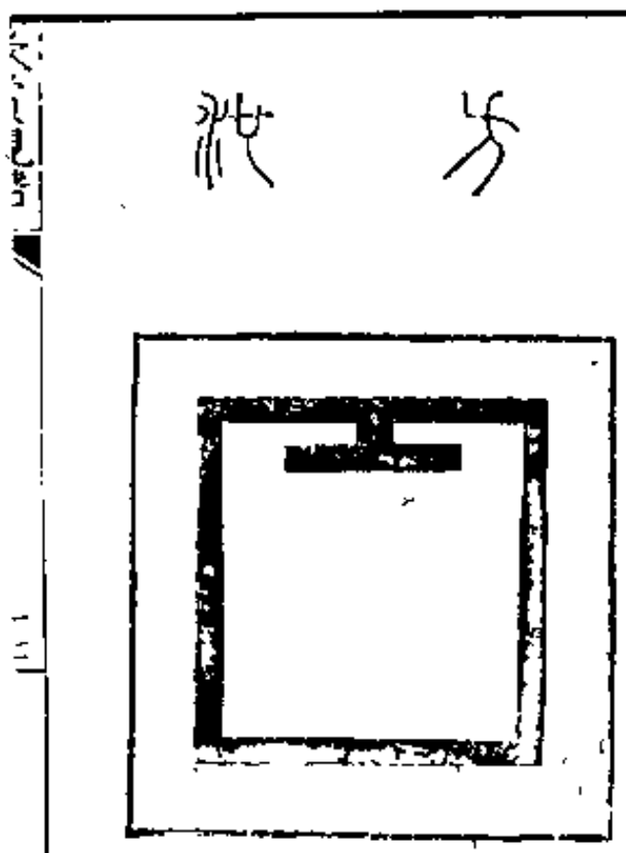


雁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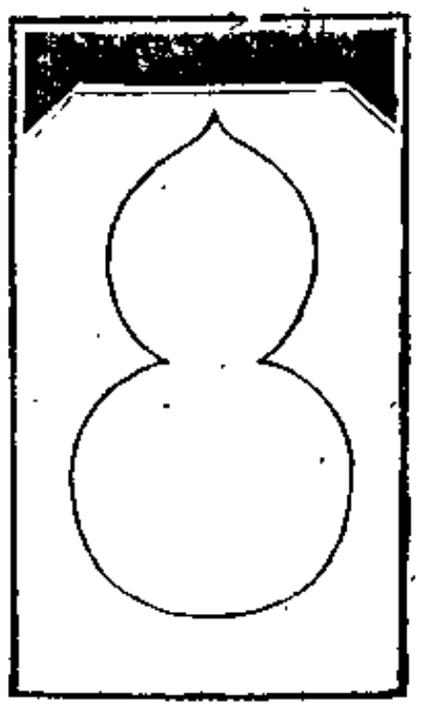


內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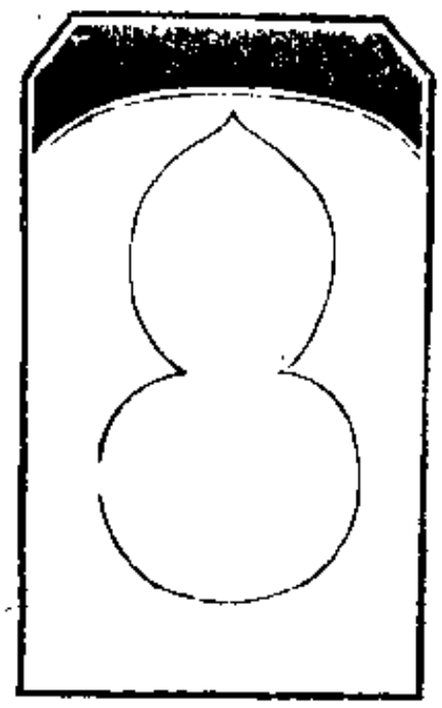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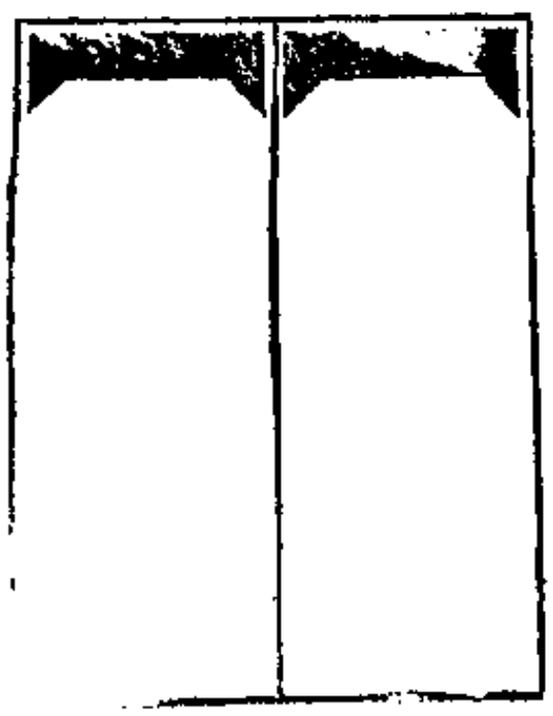
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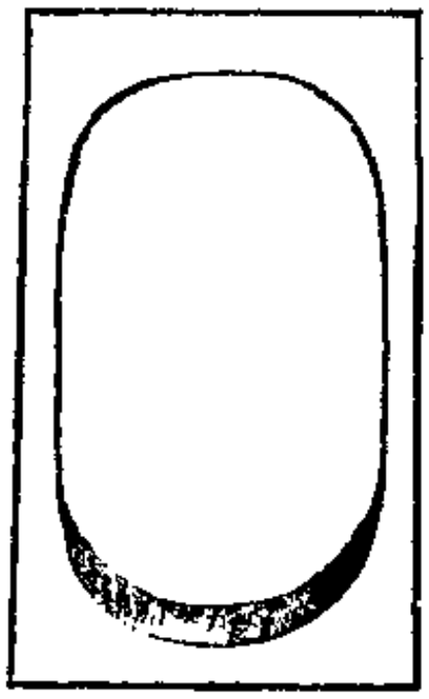
蓮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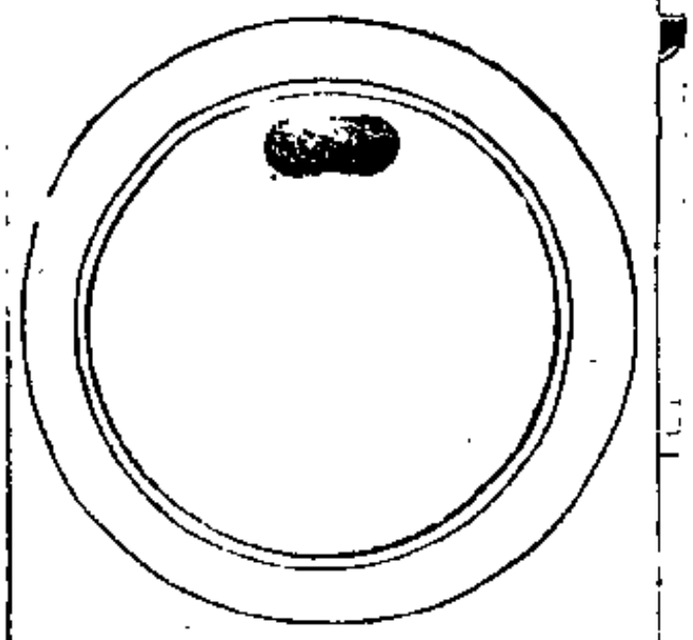
風池



雙履



履舄



古硯

東巽

製法

繁欽硯頌均三趾於夏鳥故硯亦有如鳥樣者右軍端樣外方內峻坂墨下入永中不費研磨　晉唐多用鳳池硯中如鳥回故曰硯兎近王彥猷作鐵心凸硯與古石同　硯成塗蠟與石相益　古人硯心多淘硯法見彥周詩話實窪處隱天成外圓絵雷斧

凡硯製厚薄不同藴氏譜有薄如紙者為利用

滌法

硯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　洗硯用蓮蓬或皁莢清水半夏切平去津墨

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久浸不乾不發墨滌硯不可用湯　大凍不宜用佳硯

古硯

孔子廟石硯製作甚樸古王嵩碑賦曰旁積垂露中含倫波

玉堂端硯古銘云

琢山骨唯端溪淮皆雲氣之懸殼壁下斗池　石表史家石軍古鳳池紫石心凹筆涉

水即圓硯詩銘　　涵星硯詩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

紫花硯詩

耕得紫玻瓈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宜洗合詠雲漢

歙硯一聯

玉質純蒼理澂明鋒鋩都盡墨無聲

家藏古硯銘　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冣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冣動而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胜與硯久達也雖然寧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不胜銳因以鈍為體不胜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鼎硯銘　　蘇子瞻

鼎無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凡不倚暘蟲隕翠喪厥啄羽涸之化帝祝髦不周憤裂東南圮勳然而深雖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背加幻詭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發美兹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右

千夫挽鞭百夫運斤鑿火下硎以出斯珍一嘘而泣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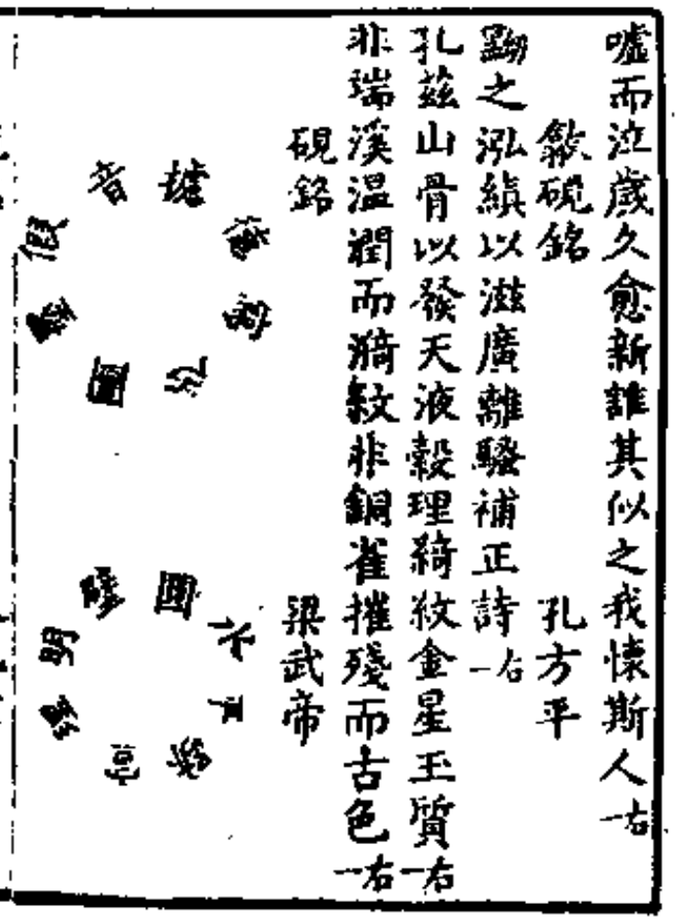
歙硯銘　　孔方平

勰之泓縝以滋廣離騷補正詩一右

孔茲山骨以發天液穀理綺紋金星玉質一右

非端溪溫潤而膩紋非銅崔摧殘而古色一右

硯銘　　梁武帝



硯銘　　米元章

壽古而質潤色紫而聲清起墨益毫故其實也

記硯石

玉硯（西京雜記取其天不予以）　唐石硯（石出端州歙色）

水精硯（如發墨）　戎石硯（金成石州試）

紅絲石硯（相參）　淄石硯（淄州）

白石硯　絳石硯（絳州）

紫金石硯（青州墨不合）　萬石硯（金星萬州）

金雀石硯（雀淄州山）　寧石硯（寧州）

鳳味硯（水延平出）　明石硯（明州）

洮石硯（出貼洮）　變石硯（色紫類石）

青石硯（青州）　登石硯（登州）

仙石硯（青州華山峯）　桥石硯（桥州下州）

高丽硯　　瀘石硯（瀘州）

丹石硯　　歸石硯（歸州江）

素石硯　　大銀硯（大龍）

黃石硯　　灘硯

宿石硯（宿州）　　漢祖廟庭硯

淮石硯　　澄泥硯

宣石硯（宣州）　　銅雀硯（雀臺多妙斯硯雀性）

成石硯（成州）　　鐵硯

吉石硯（吉州永福）　　古陶硯

硯譜　終

青州石末硯

硯名

龍尾　　金星

鼓眉　　角浪

豆斑（亚出歙者次之）　　羅紋

黑角　　松紋

鵲金黃玉石　　紅絲

滋洞石（方）　　褐色

金雀石（州淄）

大陀石（州歸）

懸金崖石（方州登）

馳基島石（州登）

熟鐵（出青州）

澄泥（州歙）

石朱（州灘）

舌足（灘州相）

魯水（硯南）

綠石（化石）

樂石（州宿）

角石（州絳）

說硯

清 秀水朱彝尊竹垞著

端州於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安縣爲大水蒸岑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狀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瓢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黝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途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丈上下皆刓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爲上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沈水視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螺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既竭白氣而迴磅礴之火捺眾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白凝於綠緻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豉斑蝕如蟲嚙謂之蟲柱旁色赭者謂之鮪血之邊其爲眼不同有鸜鵒眼有鴝眼有象眼黃謂之鵒眼不貴黃也圓者爲鸜鵒爲鴝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點或七九其點點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於是驗之愚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於水巖混亦有蟲柱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眶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北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擊其色深紫或如豬肝紫或如綠綠或如跳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雀毛鴝眼者而諸品又不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鴝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至百數光眼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子遊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遣散去海鹽周福柱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硯錄

曹溶著

為錄七篇以貽江湖好事者夫使余得盡其志抑極病痒抉去窾蠹事將百倍于硯師邊巡日月有所未逮即陂有三硯應封墨潰祇以供鉤考錢穀往來則合之用余則過矣而是錄之成適當其時謂非硯之遭也歟

清 檇李曹 溶秋嶽著

硯錄

一山川

江從西南來數千里海從東北湧入不二百里夾江兩岸皆山至峽乃對東而起氣不外行合水之秀因產硯石

左江發源於交趾經容縣至南藤縣至南甯之合鎮而與右江合

右江發源於雲南之富州入廣西田州經柳州至南甯而與左江合

甯江發源於全州自湘山寺分水西南流至桂林為瀉水東北流至衡州為湘水瀉水自桂林下平樂至梧州為府江

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漾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處西流入廣東界經封川德慶至肇慶而為端溪一名西江羚羊峽東之兩山對峙廣不盈里

左江從交趾來經南甯下烏蠻灘流至潯州

右江從牂牁江來出慶遠流至柳州下象州至潯州兩江合流而至梧州達肇慶又府江從全州湘山寺分水過三十六陡西南流至桂林為灕水東北流至衡州為湘水灕水自桂林下平樂則為府江越昭平至梧州三江始合流而入于端溪矣　夾江兩岸縣山複嶺無有窮際

端溪之水出峽口經廣利墟在三水縣西北數里海潮至則直入峽口至廣利墟下九江過新會縣入海梧州乃已

硯錄

余之出而典藩於粵也周歲始受代是時山有王與海有陳奇策設防如星羅戰士壞滿城郭土之額餉不足協以江浙五十萬有奇余至則嚴檄之徵解無敢後月異以所應支者卒伍帖帖不譁先是將渡梅嶺過高參議光斐於道拉而謂余曰粵之兵點且驕日夕呼餉薄臣門小不如意詬詈隨之或捽胥吏以去斐不俊司饋迺而見窘辱者數矣君何以來余俯而不答蓋誠知兵之驕當思所以自勝者耳劫款及絲粟彼何慮焉顧余有歉然不安者二粵之雜稅載於定籍為數極簡近見雜派果越以至場居津渡莫不有稅與民爭毫末之利而不關於有司民之不受困者誘而繫之使就工役累諉不得歸繇是相率逃探鄉以城市為畏藪自比于猺獞人余奏記不啻五六卒莫能上聞者守土之吏著賢員而迂闊者無所用心亦已明矣會錄硯材於峽山重觀之大小百餘枚因得派其源流司其真贋差其甲乙笑唐彥猷米海岳輩未嘗至端州而僅得其彷彿私撰

高峽山

全州出道州下龍虎關遷平樂賀縣至德慶下端州

全州

漱玉巖

桂林府

桂山　灕山　湘山

德慶州

三洲巖一名玉乳巖石室中有石乳蒼綠色附類佛像鐫學溪名端溪貪魚之屬李綱玉乳巖三大字

香山

端州

爛柯山　高峽山

東三十里曰高峽山　在黃岡都高百餘仞周四十里與爛柯山相對江流至此夾束而小相傳有羊化石因名羚羊峽又名高要峽又二十里乃至產硯之山　山在郡之東南東西南三面距江

東南五十里曰爛柯山　在溪頭都高數百仞周五十里峰如卓筆常有雲霞俗傳王質觀棋處其麓隔溪二石巖正產端硯之所有國朝用硯歲月枚數及董工官姓名

東北三十里曰遮水　源出北山諸澗出羚羊峽今作浮屠于石頂以扼水口

西七十里曰蒼梧水源出爛柯山有瀑布高數百仞周五南爲大江　在府城南出夜郎豚水經牂牁水合眾水入海亦名西江

廣西水自雲貴交流來者合於蒼梧左江正派始於盤江之北盤江出烏撒達貴州普安之東南盤江出霑徐六涼濮江通海而牂牁會于阿迷達貴州羅雄之南兩江合而下滇城田州至南寧合江銀又與隆江合灑江出交趾廣源州經太平思明府兩江合而下橫州至潯州南門爲鬱江即古牂牁江漢武帝使歸義侯發蜀罪人下牂牁江合于番禺即此右江正派始於柳江源出都匀府下獨山經慶遠至柳城與大融江合過柳州與洛清江合下象州與都泥江合始濁乃入大藤峽出峽過潯州北門爲黔江黔鬱二江合于潯東門而下蒼梧與府江合府江一名灕江灕江源與安之海陽山一水相離北入楚爲湘江南入桂爲灕江三水合流出封川過廣東入海

三神理

山石在水土深奧中自洪荒來不見風日故質輭性澤含滴養芽不雨而潤入手如玉叩之鏗然金聲貯數千里之水奔流趨壑慶而羚羊峽東之左峽又橫出當江之衝吸秀含靈乃理勢之自然者

他石要以水坑爲貴識者自辨國朝爲封禁設一把總守之令則荒草彌望石礫沒徑人跡罕到然深水所封天地秘固非王侯將相不能讓開故雖士人不能得之其號爲端溪售于外方者皆他山之石至貴則山頂之石同類而異氣者也

四品類

有眼青花紫石爲最貴眼取外圈內碧端正有神層暈分明深淺相間暈或九層或七層或五層暈中有睛瞭瞭欲照如諸所稱鴝鵒者上也選眼之法大小邊中輪廓合度碧多于黝層各異色若大或過盡小或似蔽散漫扁側黃白參錯昏昧失睛平淺之石皆非佳品　行數十步蛇蟠蚓曲達於采石之所中空如一間屋每丈許當石柱柱之如是者凡三四處盛自府以來積工剔鑿之所致也空處皆受水四時盈而不涸蓋地勢窪下山外雨潦既灌輸其中又石理堅苛細緻眾山精潤之氣交萃於此雖微雨潦水亦自滿在夏非雲非霞若有若無若縹若緲黑章騅跡盤鄂花聚之處可察眼路然有花聚而無眼者未有無花而生眼者

也

無眼青花紫石次之石必尚紫紫必尚花此元章論硯語也

純紫石又次之剛不過拒柔不受刓愉愉緻緻挑擇如美人之膚清空如雨後之天不泥一形不偏一色才藏于中而德彪于外斯石家之極則矣

蕉葉白又次之石納水滋色乃過淡細嫩之極與墨相媚嫌其過柔久或剝落粵人最重此品以數十金享之

火燄紋又次之石膚精堅而不拒墨紫澄豔發錦雲爛然而起濃淡相間或拂紋如螺或縐彩如紬質之純之剛者以上五種皆端谿貴族遠近交重物無異評者也外此則有金線深黃界道粲粲若眞金有黃龍色觀金線而淺散漫成片中亦具五色有鐵線青紫之中純黑忽二三寸許勁直可鑑有硃砂肘爲朱點亦處特高有翡翠其色正綠沈沈近人翡翠一石中或數見不若硃砂之孤生然翡翠者眼之肇端其品爲不卒矣有雨點其色黑離離參差粵人稱爲雀班有蝦蛙石中夾砂砂體水嚙之而空乃成剝蝕之狀惟宋坑中有之亦佳品也以上數者非石所貴然辨端石者錄之以他石皆無此數種也

五別種

硯山將迸其發祖處爲屏風嚴其石性硬而滑不發墨俗呼爲屏風背離高峽山里許東南處最高起名朝天巖其石勁上緻色紫而乾久乃拒墨此二種與水巖同祖往往足以亂眞過此則有梅花坑眼最多而眞五色黃坑在七星巖之西北產紫石而近紅又有白端綠端皆七星巖之產也品爲最賤又有老鼠坑將軍坑皆不堪入目惟宣德坑石深紫色堅細發墨爲山坑中上品可與水巖作中駟今此坑搜采已窮絕不可得惟收藏家偶一有之

六辨訛

下巖雖在水中石皆獨結蔓生斧鑿乃脫今人見圓石如卵輒指爲水中自生不知端溪之水一自外侵一自上濱重巖密趾狀若竇穴迄無驚濤巨浪安得轉石成子乎又謂巨石黑空中孕小石此尤不經石皆橫生其受鑿處紋理具在必有黃胞中無空處又安有小石乎又謂蟲生石朋蛀處成窖窖窖乃砂所爲水滌之而中空卽水或生蟲未必啗石又謂石之在巖輒如七粉出巖見風質始堅挺詳詢工人竝無此事

七鑑戒

粵人不能用石製成硯後每磨蠟封之取其光瑩耀目最可恨者先用烈火煅硯令極熱然後傅蠟其上則先融後凝渾然無迹石本德水今乃火攻芳潤之性十損其五蠟本朝膩受塵垢不數年磨去舊蠟再上新蠟蠟數上而石全枯矣蠟中覩石如隔雲見月昏翳鬧人且蠟石不發墨未審于硯何補也學工多俗往往刻作龍鳳花草之形徂鄙萬狀甚或嵌眼割面蒙欺不一自非解人未易譜此若供以清泉閟以漆室精意良墨稱其名貴猶人所知茲錄所略也

水坑初入之處山氣未深土氣相錯其石作黃白色中有紅斑與下巖石不類開有精堅結成眼者亦作黃色

端溪硯史

吳蘭修編

道光癸巳西漘再掘潮江廬舍遇析離居是冬端州民請開硯坑以工代賑緣於守令皆曰善乃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汲水正月十日采石三月十日泉至而堆蘇子瞻云千夫挽纜百夫運斤鑄火下鉆以出斯珍洵矣銀哉得石稍純者治三百餘硯分餉故人除數十硯他日歸舟窩此鬱林石耳石擘博士精於品鑒成端溪硯史三卷生於斯地會逢其適萃語前聞證以目驗考端石者此其衝矣爰記年月以爲是書緣起云甲午秋涿州盧坤序

道光紀元十有四載歲御敦牂翔化介洽百濮耀明荐柯山開貢原玉英祀史爰述摯理頻情繫奇觚削煩必先大暫矣墨帙程何石滿槃縣眯芒或云率爾斗斛之灋太簡四譜肆雄首府青州絳州宣歙端siang猶猶石灘哥匙之屬皇新羅高麗泥綿瓦筒皆不如端谿天下之良許蘭錮匣質歌玉房論磨越宋晦爽透庾封之不閎奧之不炬胖乃益穆洞泊西東抱水之骨猪山之形麋張雨潤濕服折鵬旋空亭澄蓄光藴銀以時大出紛遷琳瑝君子博物眺聞發藏求鳥遜莊說劍豐貳材雖四六扁其屋梁伯牙操遴鐘大樂以章斐然指事勢於縑細膩相剖梨寫圖發評昭晰象號箕斗列行目驗之實心研之平古也爰錄會無比伉遷我石友如衣服在躬驂馬曰習而罔不知名寸解可祕碓於論衡準斯而譚錯綜孔才官人周王采擷鑽穴發揮章龜椎非少文柔不壹剛賢之大延翰墨勳績又曷可默哉是歲中秋後三日嘉興錢儀吉序

端溪硯史目錄

卷一

硯坑圖

下巖　中巖　上巖　龍巖　半邊山諸巖　蚌坑

後應　茶園　將軍坑　小湘峽

以上宋以前開坑

水巖　大西洞　正洞　小西洞　東洞坍塞洞

仔　麻尾　坑仔巖　老巖

子坑　麥石澤巖　硬石澤巖　宣德巖　朝天巖　麻

巖　青點巖　麥角肉巖　龍尾青巖　果盒格巖

黃蜊矢巖　白蜆窩巖　蕨菜花巖　砂皮洞　文殊

坑　古塔巖　屏風背

以上在峽南

龍爪巖　七捻根巖　朝敬巖　阿婆坑

以上在峽北

白綫巖　塘寶巖　蜡蜂坑

坑　錦雲坑　綠石巖

以上在北嶺

蘇坑　大坑頭　虎尾坑

以上在西岸

蒲田坑　黃坑　坳田老平茶坑石

卷二

石坭

石品

青花　魚腦凍　蕉葉白

馬尾紋　胭脂凍　石眼

石病

翡翠紋　黃龍　玉帶　玉點　金綫　銀綫　鐵

綫　水綫　麻雀斑　猪鬃眼　油煙光　五朵釘

硃砂釘　砂釘　蟲蛀

石色

石聲

視工

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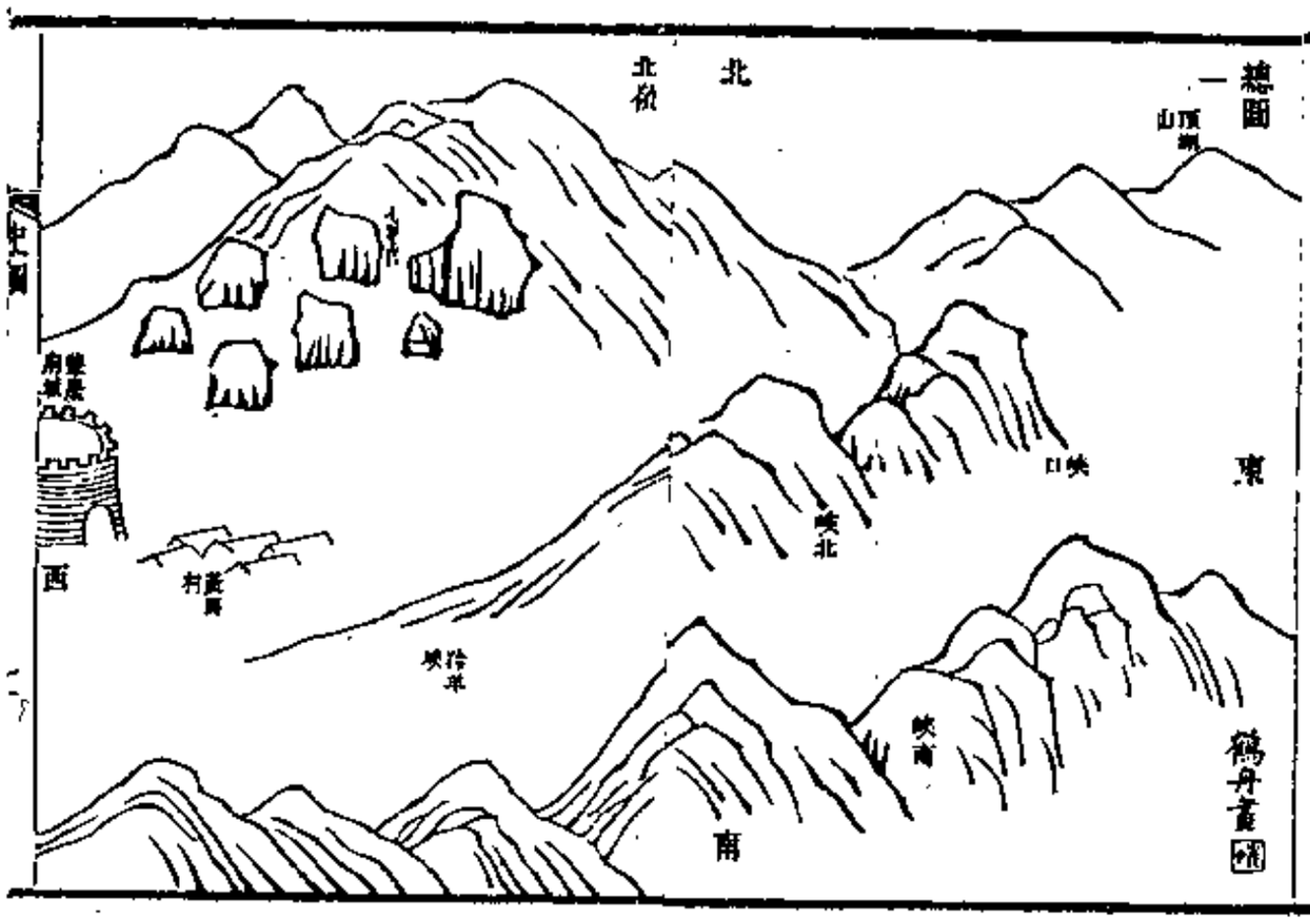
視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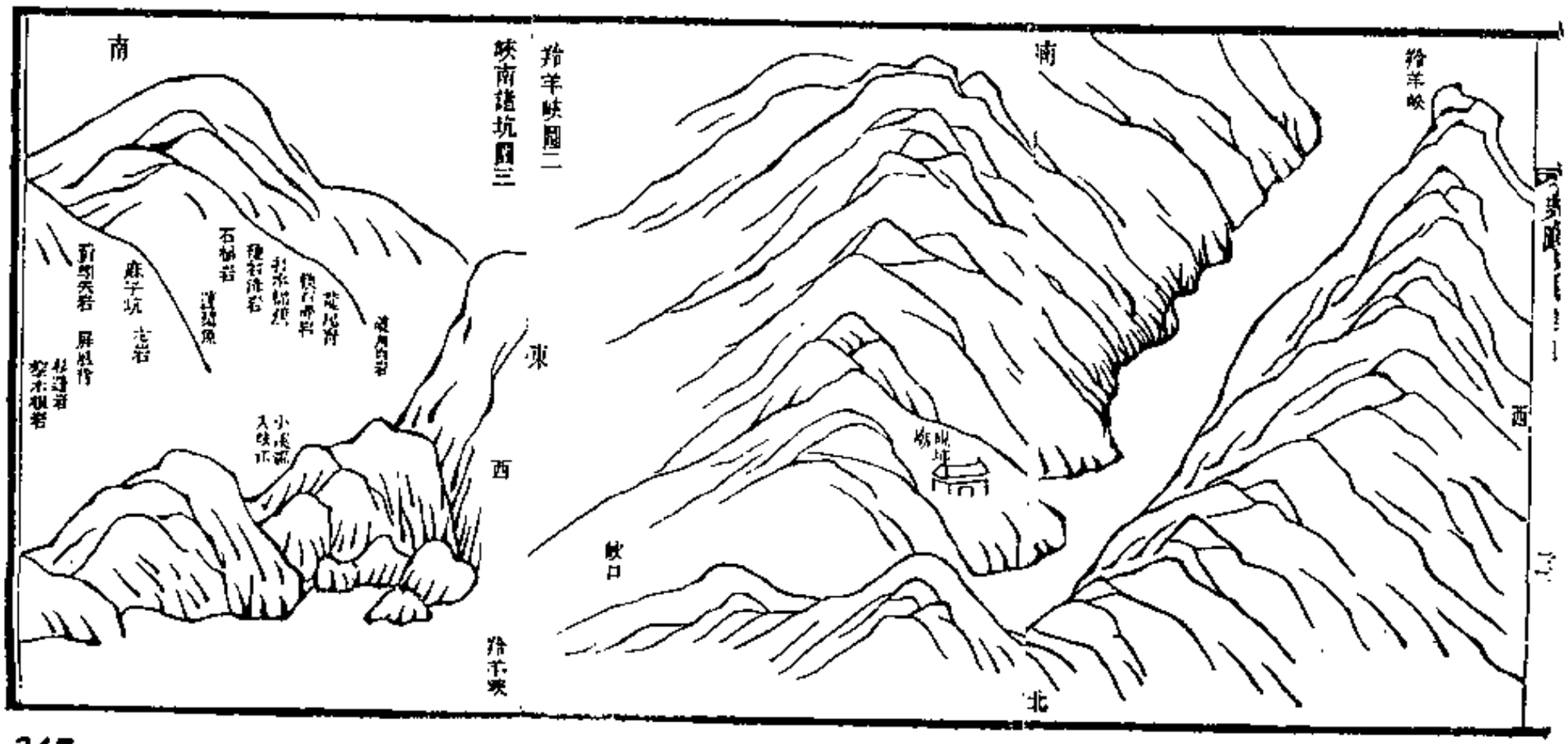
論硯

端溪硯史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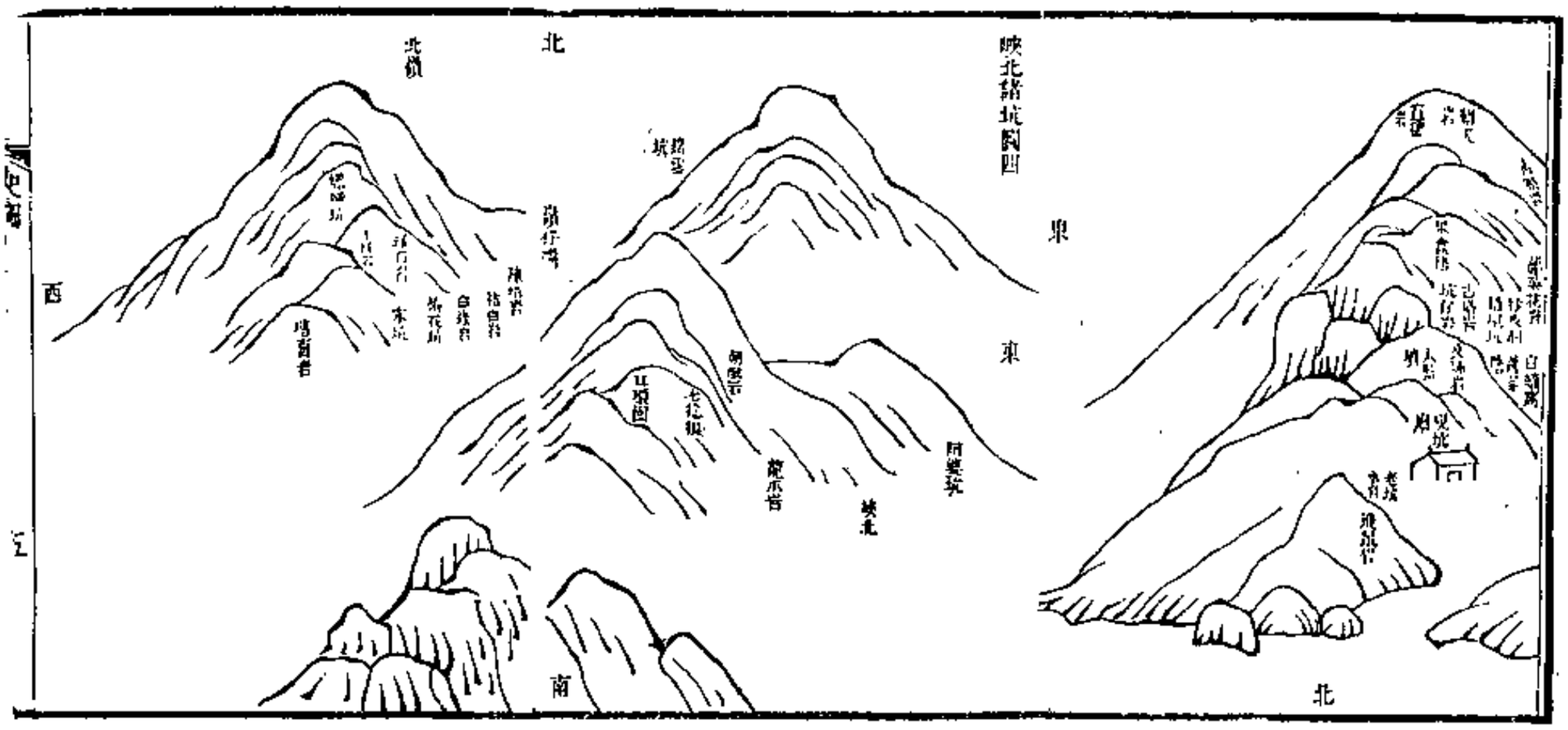
卷三
用硯
選硯
藏硯
銘硯
補硯
貢硯
開坑
逸事

圖五
端谿總圖一
羚羊峽圖二
峽南圖三
峽北圖四
老坑內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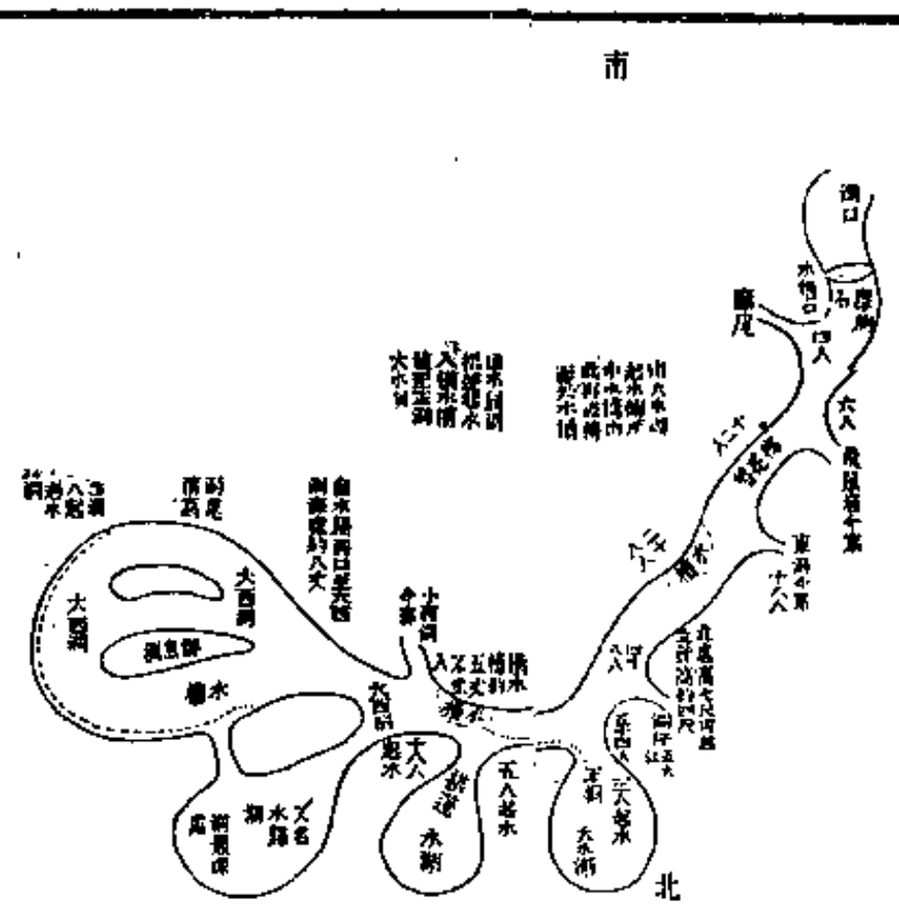




峽北諸坑圖四



老坑內圖五



老坑內圖諸家互異去歲開坑以實測得之足以一洗向來塗說水歸洞以眾水所歸得名即大西洞之最深處也故謂錄但稱大西洞不另標目

下巖

肇慶府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羅羊峽之對山也斧柯山峻峙壁立下際潮水自江之獵登山行三四里即為硯巖先輩者曰下巖巖之中有泉出焉雖大旱未嘗涸巖有兩口其中則通為一穴大者取硯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曰水口陳公甫所開也宋無名氏端溪硯譜

下巖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則石生泉中間可知矣巖之中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托壁石呼正圓有青綠碧紫白黑羣十數重中復有嬰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最色皆少滄上

蘭修按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端石精膩靈此二語乾道癸巳高廟鑒書翰墨數說以賜賈勰其一云端琰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滿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襍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後歷薪坑皆不可用張世南游宦紀聞

下巖石細扣之清越鴝鵒眼圓碧暈則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青瑩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良久微滲若油發

蘭修按高似孫硯箋引硯史云嫩甚如泥無聲不青墨快無泡其文脫誤不可讀今存原本然石嫩如泥無聲乃水巖上品米云不蒼墨何也

下巖倡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之亦無聲有眼眼中有量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狀千夫汲水號火下鉗探入穴中方得之又一種卵石去膘方得材色背黑細如玉有花點如飯顆大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磨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為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米簡紫也青黑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溫方見扣之無聲磨之亦無聲此品唐時已難得慶厤開坑踰已上二品石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鋭不假磨礲下巖止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原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即石盡而別開一坑也

蘭修按端石精妙盡在青花以細為上其至碎者如蠅塵之蒙如酒粟之量此乃絕品非其質本黑云黑如漆者誤

也又按水巖石皆有外膜包絡所謂卵石子石也非別一
種
石色深紫微平面潤扣之清遠石上有點青綠間星圓小而
緊齊謂之鵪鶉眼乃下巖石也（龍泉縣志）（郭肇錄）

中巖

下巖之上曰中巖（宋端綱硯譜）
中巖南壁石與梅樹巖同而少勝北壁石與下巖南壁石相
類而少劣同上
中巖僧石色紫如豬肝細潤如玉石眼小如綠豆枕純綠色
而無量或有綵條紋或白條紋蓋堅而細者爲眼備而長者
爲條紋外有黃膘暈絡扣之無甚聲磨盪亦無發久用鋒鋩
不遲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勝中巖新坑色澀紫眼如鵪
鶉重暈而緊其中如隱人石老者扣之有聲斷之無起
聲磨墨細發有發久用舒鋩遲之必假磨礪今北崗亦難得
蓋爲希奇之寶世人見其希有又目未嘗見古硯遂曰北爲
下巖舊坑不如北下巖已低三等矣（周天游硯史）

上巖

中巖之上曰上巖（宋端綱硯譜）
上巖有三穴上穴曰干地巖以土地祠居其上行當中穴曰
梅樹巖下穴今有二所前中巖者是也下穴南曰貝閒通土地巖石色
一穴皆中巖也土地巖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爲
聲黃赤眼疎如之梅樹巖石微黃赤眉眼面質
綠同
上巖在山上石乾紫色深坤粗性硬眼黃差不圓
其巖深處開有潤者其聲響者初用半月後用半月前甚
所發出理也半月後用遲生光越發又須日夜
復然拒聲者雖新硯亦用聲此等石扣之皆堅而
龍巖
自上巖轉山之背曰龍巖當出巖之所後下巖得石勝龍
巖龍巖不復取（宋端綱硯譜）
自上巖轉而南曰西坑（宋端綱硯譜）
龍巖石色紅紫而細潤本在下巖上（宋端綱硯譜）
龍巖石質紫眼少勝中巖半邊山高絕（宋端綱硯譜）

半邊山諸巖

白山之下分路稍東往半邊山諸巖（宋端綱硯譜）
半邊山清揀石色少灰青與下巖南壁石中藏北壁石相類
但眼不及下巖則眼量少稍同上
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青紫多眼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眼細骨眼者
其眼又多而不成眼橫長間遍如松木紋其極粗者質笨而
稍細者多滑（宋端綱硯譜）
蚌坑西出（宋端綱硯譜）
西南溪而上曰蚌坑斧柯山腳谷中石也（宋端綱硯譜）
蚌坑石性堅頗色深紫有眼即黃白微帶青色偏斜不正無
峭子潤潤亦不發墨同上
蚌坑石眼於山下澗谷中波澄所激風日所曝雖很不才之物也但人能到其處皆可拾取
盈兩地是也而他處人不識往往反愛之正以太瑣少暇翳
耳（周天游硯史）
石貝下巖爲上中巖龍巖半邊山諸巖次之上巖又次之蚌
坑最下同上
石色赤阿之乃謂鵪鶉眼紋漫而大此西坑石也東軒筆錄
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頗燥色深紫帶黃赤間亦有眼極
細潤不及發墨勝之（宋端綱硯譜）
蚌坑堅潤不及發墨勝之（宋端綱硯譜）
小洞石後歷石皆掘地取之巖石不假油蝦
非油蝦則不堪用歲久油蝦收則粗燥矣同上
後歷石極細不甚潤開有眼者但一兩顆耳石色青紫
後穠石土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爽砂無眼少暇
開有極細頼者發墨不滑扣之無聲士人不貴而用貴有在
半邊山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周天游硯史）
石青紫色而明潤碎有碎星光點如沙中漏
而少潤鵪鶉眼大偏斜不端謂之後歷石（東軒筆錄）

紫園將軍坑

獅伯龍云端溪有斧柯紫園將軍坑同是一溪崩此云同一
也（端谿硯譜）惟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開阿津汗漬
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斧之產與諸（端谿硯譜）
如漆照有光氣通人外有黑綫圍內有黑白煙佳者罪至四
宋時水巖未開皆於七星巖北將軍嶺之下名將軍坑者取

石其石色黑無眼質亦粗不今貢閫視佑倘取之爲
小湘峽

小湘峽在州西四十里其石類巖石而性幀燥色深紫如蚌
坑及後歷石眼亦類蚌坑石大抵閒不及坑石而發墨勝之
（宋端綱硯譜）
小湘石色紫稍燥間有眼者類雀眼俱無瞳子（高要石譜）
銀星石出小湘峽質堅不發墨蓋稗材也（高要硯志）
大小湘巖今高要縣藤步司轄在郡西二十里與坑東西相
隔五十餘里所產粹冀石二種可爲器用工人亦製硯額名
曰綠端金不宜磨最日晒（硯坑述）
蘭修按以上皆宋以前所開坑今惟下巖可識其處所謂
治平巖也其實久寒水多石碎不可復開旁寶爲坑仔巖
今尚采之作者幾欲混老坑西洞至將軍坑小湘石開有
采者乃下材也
水巖今名老坑
蘭修按水巖亦名老坑明萬歷以後所開內分四洞曰大
西洞曰小西洞曰正洞曰東洞其品依別故分蓄之以廟
洞仰拱逢坍時洞之方位別詳圖說
又按洞天清祿云下巖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巖則皆
有新舊坑此宋時所稱舊坑也陳香生給諫硯譜云明成
化間宣德巖朝天巖諸石
後歷山在州北十里石性頗燥色深紫帶黃赤間亦有眼極
細潤不及發墨勝之（宋端綱硯譜）
蚌坑堅潤不及發墨勝之（宋端綱硯譜）
小洞石後歷石皆掘地取之巖石不假油蝦
非油蝦則不堪用歲久油蝦收則粗燥矣同上
後歷石極細不甚潤開有眼者但一兩顆耳石色青紫
後穠石土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爽砂無眼少暇
開有極細頼者發墨不滑扣之無聲士人不貴而用貴有在
半邊山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周天游硯史）
石青紫色而明潤碎有碎星光點如沙中漏
而少潤鵪鶉眼大偏斜不端謂之後歷石（東軒筆錄）

大西洞

大西洞中分五層（諸端云西路此云五層者分頂石色青紫
第三層胴底石色第四層也）質粗厚多火標油涎光開有蠅頭青花而色黯將無足貴次
爲二層其天青如晨星初沒朝旭未升有靜穆淵渾之妙其
青花有大小相裸精彩參差者爲子母青花有細如纖塵玲
瓏透露者爲蠅腳青花其蕉白如新剝蕉心細膩滑澤勞有
一片紅如臙脂者曰臙脂標有色較深重者曰火標然火標
第四層也）頂石色青紫

之翡翠點不成眼樣謂之翡翠紋以上數種皆同三層而凝結溫輭略遜之眼則諸層同也三層中微分上下層上層曰腰石扣之如片其聲原注老坑側作此種色微紫多眼往往有石眼石如豆小如椒實僅數寸竟有八九眼或十餘珠者多青花大如豆小如椒實顆顆有洞皆一貫通環者曰攻瑰紫青花下層天青皎二層及我白細温潤次有棉細青花小如蟻腳且下視之浮動如生者曰鬥七有青花其大如指頭小如黑豆皆有一縷黑綫或胭脂綫環繞內悉為毛醜就聚而成者曰雪花結此種青花結乃大西洞自昔今石工呼曰青花牲點為青花結乃青花下品名同實異不可不辨魚腦凍碎凍蕉白旁之火捺其圓如錢樣捺上有青白氣浮起者曰火焰青更有一片紅色迴環其外者曰胭脂魚凍蕉白與火捺相接處有細紋縷縷如一道活水回旋趨赴者曰馬尾紋有如冰如雪非煙非霧乍見之疑一片白氣日光照之如藕絲交胥有形無跡者曰冰紋凍上結冰紋與凡此皆質色兼美者為石品之最難者也下此四層又曰三層腳底石硝石工呼曰青花結乃青花牲點為青花下品名同實異不可不辨魚腦凍碎凍蕉白魚腦凍然瑜瑕互見多火捺油潤而帶融魚凍蕉白旁之火捺其圓如錢金錢水錢豆蔻五采釘白質五采釘每層往石必有一重石或青或黃白色或純白色其堅實鋒不及五采釘然亦拒刃石工得此必多方試習之以為大西證據人皆以上品目之其實石有此則必佳而所以佳者不在此也五層底板不堪視材大塊者製為盤盤盤海其留盤猶勝於糠坑云何傳

簡傲按靖節石硝茂才家有寶視掌馮魚山先生所書也著視排一卷皆得諸目驗剖析纍芒辨別疑似無老石工不能及也余為序而行之仍備錄於此以為學剖之準

云

水巖大西洞石色青質細潤最結頂石不作視材二層天青色蕉白微紫青花略散漠志謂二層青花膠膜細如青絲活脫三層而略帶青花但只有一層最多最鮮活何石判視非是青花但只有一層最多最鮮活何石判視非是青花但只有一層最多最鮮活何石判視非是

小西洞石色青質細嫩縐紋二層天青色蕉白微紅三層德
白魚腦純青不紅無蕉白內藏青花及冰紋膘脂凝潤要
關修按水巖大西洞猶宋之下巖北壁皆無上妙品稍能
堅別者俱無異辭惟正洞小西洞互有軒輊縣志及石工
皆重小西惟何石勝硯辨猶伸正洞硯辨云正洞石肚小
西石弱其說近是然余謂大西洞細潤凝結正洞凝結而
少細潤小西洞細潤而不凝結小西正洞谷有優劣也廣
語云東洞尤美廣語云水坑內行黃向東初至者鳥西洞
又入爲下巖朱所開坑名曰廉子巖者也廣子之前爲南洞其後爲北洞石硯純粹水
洞洞深諸條按東洞西洞皆以洞門所向名之其地則東洞在西西洞在東廣語誤以巖深者爲東洞故云東洞尤美
也至宋時所開下巖分前壁北壁則是一坑廣語誤而爲二一又易其名曰南洞北洞尤誤也端溪硯史端溪志黃
考云正洞爲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皆謬論也

東洞

層數如大西頂石乾枯朽爛無可備取二層色紅黃質枯燥
有青花結然麤而不結暗而不潤多油涎光黃龍猪鬣眼麻
雀斑又石形如黃龍而色較紫黑者曰泥塞及黃碧黃白純
黃三花紋眼色亦然間有純碧純白散粗黑無光甚少佳品近廁尾者色尤紅赤亦燥無光紋眼亦然
即磨礲極細滑反側視之必有一種枯燥氣此東洞之最次者也三層略少紅燥氣其天青色老無上三洞之鮮潤其青
花色淡無上三洞之活現即有茂密者細視之覺青花以外其石質必微粗色必微晦蕉白紅色黃色灰色者居多其最
精者亦純白惟求蕉白中之青花則不可得魚腦碎凍紅色黃色碧黃色者居多其最精者亦鮮嫩惟求魚凍中之青花
亦不可得且多麻雀斑豬鬃眼石榴仁金錢水錢硬銀錢黑砂錢等紋或狀如冰紋而不渾融石工亦謂之東洞冰紋火
捺有淺紅而灰者有深紫而黑者皆不潤或微紅殊不生動間有有數種之美而無數種之病者不特可比小西即置之正洞中亦幾無辨大凡石之結者其外必
有一層皮殼之裏必有一道黃氣漫漶入石隅約一指許玉純之中斷不能無裸此東洞之品所以居四洞之終也四層仍有青花粗點色暗有蕉白皆
紅色黃色火捺紫黑色多黃龍黃紋金錢錢錢水錢黑砂錢泥氣麻雀斑豬鬃眼石榴仁青刖紋白刖紋橫開紋硬蠔蛙
斑砂釘有略淨者如小西四層不甚通用底板亦與小西無

刖端硯品
東洞石色紫微黃質略輕浮不純結眼疎四五層略黃而晴
晴黑二層青花略粗有青花結亦相三層始有蕉白魚腦俱
作黃色或如泥色無五采釘近多泥無作甘黃色今不取高要
縣志
刖拱遠硯辨惑
拱遠多魚凍蕉白有羅紋背微
端溪硯辨惑
洞仔硯辨刖
洞仔青白帶灰色質不甚結少眼二層有天青色並青花三
層蕉白魚腦與小西洞略同但俱帶灰色高要縣志
刖何七仙硯辨
廁尾硯辨惑
廁尾色嫩紫青花亦帶紫眼黃白如象牙色三層始有蕉白
亦帶紫色今不取高要縣志
蘭修按道光十二年土人闢一坑僅得石千餘斤多純淨
天青有青礬青花金錢火捺與老坑大西洞無異惟色細
而不膩且多紅筋日羅紋蘭修老坑所無扣之作金聲耳
朝天巖硯辨刖
朝天巖石堅而不膩細而不膩火捺結而不飛蕉白氣暗得
純潔無疵者亦可貴硯坑
朝天巖天青色與水巖小西洞二層同無細青花而有青花
結結內有白點蕉白略燥無眼今多鐵綫紋故不取高要縣志
朝天巖質色並佳惟蕉白稍少帶氣天青青花俱似大西石
然青花俱大如拇子頗斬無分且每顯中必有白點扣之亦
作金聲寶硯堂硯辨
老坑青花中亦偶有藏白點者然必各種青花大小相雜若
一律無分者不可不辨上品
麻子坑硯辨刖
大西洞
麻子坑乾隆年間高要縣有陳麻子者開此坑溫潤發墨不
在東洞之下通志
麻子坑色比水巖略青質細嫩眼多粗略大於水巖略減點
或白蕉白魚凍俱帶青色青花稍帆長天青帶紅而內有青
花惟蕉白內無之扣之亦無聲高要縣志
麻子坑色青質細甚似大西洞然眼大如拇指頭蕉白魚凍
皆質而滑如粉塗者天青微紅青花多屬長點不浮動且多
纖席紋幾幾相錯在面不顯具有黃龍者可混小西東洞然
雨洞所無纖席文也高要縣志
頓石澤硯辨刖
頓石澤硯天青蕉白眼似正洞然質頓滑而質色皆白而枯
細青仔黃黑暗氣端溪硯辨
頓石澤硯性頓色微白天青色者略有青花作者有青花結
大西洞然嫩而不化如以粉塗成者其旁多有蠅矢點似細
青花而色甚潛日下察之滿面蠅腳油迹有綫質砂釘極猱
脆可以指甲刮去有帶黃氣者其質稍燥甚似小西東洞要

硬石泽歲質微硬上層色紫白下層色青白似正洞然亦有
黃黑暈紋質硯堂
硬石泽歲性硬色微紫內有天青色點青花結者與帳石泽
歲同底版下層帳砂一層砂下又結石厚二寸許色青白細
滑與帳石泽歲同高要
打木棉蕉歲在石壁中路甚險石工以打木棉蕉擬之木棉花開
似蕉子俗火揉蕉白魚凍俱細嫩惟橫赤紋密密相間
高要志
打木棉蕉歲質微燥蕉白魚凍似正洞然赤色橫紋密密相
間不離寸許細看有渦螺氣質理亦疏質硯堂
飛鼠歲在老坑之北硯
飛鼠歲石質黯色白微灰似小西天青石然青花色點點每
顆中必有白點質硯堂
青點歲質細色似小西天青然眼色甚枯滿面皆紋質硯堂
著水更爲易辨質硯堂
青點歲色與朝天歲同惟眼稀無蕉白青花而多牡紙文高要
志
菱角肉歲小西洞
菱角肉歲質粗色白蕉白似小西三層然質疎而不實色白
而不潤火揉亦多而散漠質硯堂
龍尾青歲色紫白質略粗似小西二層間有甚青
枯氣且多綠色小長點斜視滿面油光扣之有石聲有金
聲質硯堂
梁倉絡歲暗志云不取
梁倉絡歲色黃赤質粗蕉白微紫青花粗散似東
色點點黑黃色極輕指甲可刮去質硯堂
黃蜆矢歲粗志云不取
黃蜆矢歲色白質粗蕉白微紫似東洞之次者然多眼色深
青微二三層外有點圈晴與肺不分明東洞以青色眼爲最
少且無細點時帶片不分明者質硯堂
白蠟窩歲質少細潤有青花作暗黑色
白蠟窩歲色青白質少細潤有青花作暗黑色蕉白略黃青花作大點有一片天
大西洞然石面多鑿抓白筋石工謬託爲冰紋凍不知冰紋
青微二三層外有點圈晴與肺不分明東洞以青色眼爲最
少且無細點時帶片不分明者質硯堂
白蠟窩歲色紫白多蕉白似東洞然質太粗且多鑿蛙若白
蠟窩然質硯堂

臙菜花歲粗志云不取觀辨附東洞
臙菜花歲色背面晦似東洞之次者然甚多石橘仁且多紅
色直紋質硯堂
砂皮洞觀辨附東洞
砂皮洞石蕉白青花火揉均有之而潤膩不及水歲然被諸
洞則飛鼠砂皮兩洞猶爲可嘉觀坑志
砂皮洞背花蕉白火揉似東洞之佳者然少細膩氣其三層
者一片潤燥矣質硯堂
文殊坑
文殊坑今名新坑石質酷類老坑稍粗亦有火揉蕉白青花
但眼色金黃中多翠綠筋紋佔人名曰翡翠連觀坑
文殊坑石頗似飛鼠歲而滋潤少遜實觀坑志
古塔歲
古塔歲即半邊歲之新坑也其石比前天歲無火揉蕉葉白
多圈鵝眼觀坑志
古塔歲石質亦細膩然火揉蕉白少進物生發之氣惟鵝鈎
眼圈正而色潤綠多層紋明媚可愛石工寶此每得重價坑志
屏風背
古塔歲俗爲屏風背其石色如豬肝曝於風日黃褐北嘴
屏風背色紫而石堅磨之即滑不如水歲之數而有鋒也方以
智通雅
屏風背西坑北嶺諸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
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粗其質燥其聲鏗鏗其色深紫或
如豬肝或如紫綠或如敗鍾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
也屈大均廣東新語
蓮葉塘 蓮蕸魚歲 杉遊歲 石梯歲 黎木根
以上五坑舊志云不取
自水歲至黎木根皆在帳南
龍爪歲大西洞
龍爪歲色青白質少細潤有青花作暗黑色蕉白略黃青花作大點有一片天
青微二三層外有點圈晴與肺不分明東洞以青色眼爲最
少且無細點時帶片不分明者質硯堂
蟛蜞坑現添附
蟛蜞坑石質細膩色青紫似正洞天青然多珠砂釘而釘中有
黑點多水綫而綫中有砂氣其質實而硬以刀試之較他石
爲難入質硯堂

趙蜂坑純天青細數有水綫紋可證水嚴二層之天青惟殊
神釘微稍無青花為異
結白膠質結色相若紫質小西二層然若綠點或長或圓皆
如粗青花蓋白為身白色無火捺未見無綠點者
宋坑
都歲北七里許土里最後有發者坑開自宋時因名宋坑作
質脆色僅青白有綠點與前坑同
宋坑色紫紅質稍不等紅者間紫粗者渴燥且有金星又
有紫公共在宋坑內石亦相似今皆名宋坑
隋修按宋公坑開太監宋某所開故名
海花坑
海花坑在咽口東往沙步與水村而入石多眼即次而堅重
不甚分明質亦細但祖市最之所不甚吝惜者也
海花坑往尺之石眼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視者惟眼
是求投之以為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
海花坑方寸之石眼輒數十無一晶瑩對之徒歎人意見
錦雲坑
不取
峽東南五里許頂洞由後有錦雲坑色黃亦多眼黑色及松
木虎坑
錦雲坑也
勤修按嶺南雜記所謂錦石即此
綠石巖
綠端石出羚羊峽亦有水坑旱坑之別水坑為視洞而發墨
旱坑為硯好之器
旱坑又按綠端不貴實作麻硯今多為坑器矣
朔十五日
陳虎臣
嶺仔巖
白口綫紋黃質青點綠石在北嶺坑
蘇坑石色介於綠青之間
蘇坑質薄硬純青青花點白天青俱似大西洞但扣之作
金聲石工易識其之使製無聲可辨然反覆細驗其粗
硬殺墨氣究不能掩遮所取更不在質視
蘇坑色青質粗扣之作金聲雖擊裂扣之亦聲有大點麻雀
斑點紅火捺略黑白玉點略粗散而不圓洞三層天青有青
花點粗浮蕉白內藏青花亦粗浮蕉白

大坑頭
大坑頭石色紫質薄蕉白有大盈尺者青花皆作長點住者
似正洞然石榴仁多而成團扣之其聲實而大
大坑頭近日始開可混麻子坑
虎尾坑
虎尾坑色青白質鬆多蕉白似東洞然火捺太濕且蕉白之
中多小長白點綫磨發極滑亦帶一種渴氣石工稱為鹵氣
質視
東洞
白蘇坑至虎尾坑皆在西岸
蒲田坑
蒲田坑在小洞味視
蒲田坑色紫白質粗疏青花蕉白似正洞但青花暗黑無光
蕉白枯燥殊少細膩氣
黃坑
黃坑在半巖水視
黃坑質細蕉白紫黃似東洞然火捺過紅色其鋒氣散
布滿面老坑即不盡結實亦略收斂
相恩平茶坑石
嶺南恩平縣南二十餘里舊盡處入山又二十餘里有巖曰
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視王兒之如采
為研以貢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坑閉不復采今采者新
坑耳新坑石魚腦青花火捺鸜鵒眼諸色與老坑同恩平石
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脈或攙橫相
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坑洞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
及老坑而發墨勝於新坑端州之石剝於洞故石外無皮製
硯者必削其磹頑使中堅恩平石則天成將扁三角等形
積萬小石歲土成大巖由山民始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折壁
據地而得塊或重數十斛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褭之或
黃如猪腊或紅如榴皮如蕉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荇帶
如蛛絲或皺如柊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繩綫之結或青綠
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視工必盡去其異者以
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圍墻廢
而不白立名也爰命視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為硯且記之

隋修按茶坑石不見紀載自阮儀徵師極稱之始以名著
其直廉於新坑稍古齋購藏數百凹就其異紋略加刻斫
蓄示余二硯一背有青綠紋刻為山水題蘇詩云一水護

遵生硯史卷二

嘉興吳蕃修石華編

仁和許 增遇孫棨

石硯

凡巖石背有黃膘如玉之瓜瓤也脆絡黃膘鑿去方見硯材世所謂子石也巖中有底石皆頑極不發墨又但可操不可視端人謂之鴨屎石底石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氈坯白底玉頂中作三墨下盤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石必有眼端人謂之腳石中間爲下墨之上次石也眼或有或無端人謂之腰石上墨居中墨之上又次石也無眼端人謂之頂石凡石之上皆蕊石也亦頑粗而不堪用大抵三疊石皆有相蕉脆絡無非子石世人乃謂別一種子石非也蓋往往有崩落泉水中者其形似卵人或巖中摸得之故妄有此說

端硯

昔人云山有自然圓石或云削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云每取石必然以中牢不然則雷霆震動失石所在子皆以二說詰諸山下故老皆云無之

端溪硯

蘭修按酈善長水經注端谿在高要縣東北謝靈運山居賦所謂端谿紫石出其間者是也唐武德四年分高要置端州因以名溪溪出斧柯山下流經羚羊峽西合龍母江又西南入於海

品惟宋史與宋譜唐錄辨之是也今之老坑石璞皆石工謂之子石工謂之此大西洞絕品他洞所無

肩與紫水巖同朱竹垞謂老坑分上中下巖三眉出於端谿之精英其價過於瑤瑁者也廣語云火捺蕉白乃石之皮與肉

硯志從之則又誤矣

凡石外背有粗石粗石內連膘剖膘乃得石廣語

凡香有結石亦然香木之結者爲香端石之結者爲硯

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硯之結者最難得通水巖中石之結者無幾非片片皆特好也同上

石品

青花

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蠅翼腳者爲上粗點成片者上品也吳縣志

蘭修按青花欲細不欲粗欲活不欲枯欲沈不欲露欲濃不欲結欲渾不欲破破者破心也或含淺紅點或白點如細塵點於明鏡如墨滴苔於澄紙斯絕品矣

蘭修按青花欲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蠅翼腳者爲上粗點成片者次之端溪硯錄

又按青花卑波而微塵觀之無形沃水乃見斯爲上品

白者無上品惟大西洞有之

又按大西洞以魚腦帶青花者爲極品次則蕉白帶青花者若冰紋次則天青帶青花中之一二謂之絕品可也

今歲采石余得冰紋硯二其紋如斐細勾之雲輕盈容膚

則青花結大如指小如豆鷹酸堆積外有黑線暈腦腦紋乾燥曰蒯所圍大者視拼謂之青花結此乾燥有脂脂之水則西洞多有之大則玫瑰紫暈環之者惟大西洞有之水則近側少矣大如豆小如椒芥大如指小如豆鷹酸堆積外有黑線暈腦腦紋乾燥曰蒯所圍大者視拼謂之青花結此乾燥有脂脂之水則蠅頭點石工亦謂之青花結以大小相雜爲佳子母青花成片成行枯而燥者皆不足重

魚腦凍

一種生氣團團腦圈如澄潭月漾者曰魚腦凍錯落疏散者曰碎凍肖硯家視拼原注端語視考以魚凍爲下品誤也

蘭修按凍者水肪之所凝也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凹窠膚之欲起者是無上品惟大西洞有之潔白疏散者謂之碎凍亦復佳灰色褐色爲下品

蕉葉白

蕉葉白淨成一片嫩淨如柔肌如凝脂溫而澤沈而密注視之深深然隱隱然如見其裏惟水巖爲然朝天巖雖有蕉葉白然淺而露矣視背

火捺者石之堅處血之所凝故其色紅紫或黑蕉葉之嫩處脊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純潔微有青花如冰而非冰水爲其氣雲爲其神其石之質欲化而氷之體已堅此其端谿之精英其價過於瑤瑁者也廣語云火捺蕉白乃石之皮與肉

譌相承

蘭修按凡魚腦蕉白必有火捺火捺者必肚故石工尤重之

有胭脂火捺者馬尾紋其外有紫氣圈之鑒鑒若明霞者謂之胭脂朕

又按凡魚腦蕉白必有火捺火捺圍之此大西洞絕品他洞所無

馬尾紋其紋微帶青花狀若一串鈴是也

火捺馬尾紋胭脂朕

火捺一名熨斗焦料斑處如火燒狀端人不以爲病蓋殿石之碎凍亦復佳灰色褐色爲下品

必有之他山石皆無宋譜鄭

如馬尾臨風飄揚無定爲馬尾火捺或如五銖錢四輪行鉛色潤而黑爲金錢火捺俱可貴如火燒漆器或堅黑如鐵石

鐵捺俱凝墨不取

蘭修按魚腦蕉白之外有細縷圈之絲絲如理髮者謂之馬尾紋其外有紫氣圈之鑒鑒若明霞者謂之胭脂朕

火捺馬尾紋胭脂朕

火捺一名熨斗焦料斑處如火燒狀端人不以爲病蓋殿石之他山石皆無宋譜鄭

必有之

絕大者乃如彈丸其次及其半則比比有之小者至如麻豆
亦有布列於硯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皆備已不減
數箇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鳥眼生其肉者即曰低眼高
眼尤爲人所愛猶以其不爲墨所漬掩常可睹於前也（勘硯錄）又
隨修按高眼低眼之論甚精硯心必不宜有眼也（歷錄）又
云工人每市石材必以眼之大小多少爲之輕重若石之
無眼顧貨質甚美其大者不出千錢工之精者每得石以
手摩之知其下有眼及多少之數因畫記之後令磨琢皆
如其言云此傳聞之誤不足據也
或曰石貴有眼或曰眼爲石病均非篤論貴石質精美耳蓋
自全處言之則靈秀之氣結而成眼然石隨斧斸不踰僅尺
取合硯度石之精粗未必皆與眼相附即眼亦有爲下也眼
貴有睛貴綠色貴多層貴黃色者次之粘者爲下卽生石中如
珠圍堵硯者須磨至半則睛見過半則睛去矣硯心不宜留
眼以墨汙不堪玩月磨墨已久硯面睛亦隱去（硯箋）又
隨修按老坑石眼外層有濶暈暈眼嵌石中其圍如珠初
磨見濶暈即眼皮也愈磨愈大層亦愈多睛見而眼
適中矣再磨則睛去愈磨愈小層亦愈少皮見而眼去矣
故宜眼處見睛而止不宜眼處見皮而止毋再磨也
佳石雖無眼可用而佳眼非好石則不可用故古人重質不
重文也（硯箋）
石之青脈者必有眼故辨石色嫩以眼爲驗但眼在石中剖
之恰好始獲眞眼少失分寸或中藏未露或旁鑿微見
一斤妙質徒以不見眼爲劣不亦固哉至以有眼爲石病則
矯枉過正胥失之矣（倪雅汪漫吟詩注）

石紋

翡翠紋

凝綠若酒汁謂之翡翠（曝書亭集）
翡翠有重綠淺綠二種或成塊或斜紋無妨於墨惟不飾玩
耳（硯箋）
隨修按石不成眼者爲翡翠點長者爲翡翠紋皆同一筋
脈宋譜云端人謂青脈爲眼筋是也深綠淺綠者尚足觀

黃龍

黃龍如龍蛇橫斜布石上曰黃龍（宋端溪硯譜）
黃龍氣繚環如黃色霞黑濃在硯旁可存任硯心則爲病（硯譜）

黃暈

黃暈色如秋葉隱隱現石中（宋端溪硯譜）
黃暈氣繚環如黃色霞黑濃在硯旁可存任硯心則爲病（硯譜）

蕉葉白

蕉葉白如蕉葉之白（宋端溪硯譜）
蕉葉白如蕉葉之白（硯箋）

魚腦凍

魚腦凍如魚腦之凍（宋端溪硯譜）
魚腦凍如魚腦之凍（硯箋）

蝦鬚

蝦鬚如蝦鬚之細（宋端溪硯譜）
蝦鬚如蝦鬚之細（硯箋）

冰紋

冰紋如冰之紋（宋端溪硯譜）
冰紋如冰之紋（硯箋）

蟹爪紋

蟹爪紋如蟹爪之紋（宋端溪硯譜）
蟹爪紋如蟹爪之紋（硯箋）

火捺

火捺如火之捺（宋端溪硯譜）
火捺如火之捺（硯箋）

魚子紋

魚子紋如魚子（宋端溪硯譜）
魚子紋如魚子（硯箋）

蔥白

蔥白如蔥白（宋端溪硯譜）
蔥白如蔥白（硯箋）

金線

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藪）（端溪硯譜）
石有金線此正爲病端人所不取（唐詢硯辨）

銀線

銀線金線水線惟銀線倘細密不損墨餘皆粗疏摩之（端溪硯譜）
鐵線乃膚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則應手而斷（宋端溪硯譜）

水線

如硬裂紋者曰水線（寶硯堂硯辨）
隨修按此水線即宋譜鬱紋然謂爲瓷器之英英水之淵渟者色之上也如陳泥如摳木索無生
也周氏硯志云有白痕一線名曰水線頗不拘墨則又
誤以銀線當之矣

麻雀斑

點墨斑斑比者謂之麻雀斑（端溪硯譜）
隨修按豬鬃眼如拔去豬鬃毛孔石理不凝結故有此病
油涎光一個細油光或作蜘蛛光（端溪硯譜）

豬鬃眼

豬鬃眼凡石見之皆非上品然甚落墨久而不滑（硯志）
瑞瑞然瓦聲玲玲然老坑皆作木聲麻子坑佳者亦然餘
則否蓋石潤則聲沈石燥則聲浮清越以長如泗濱之磬
者非良也

硯工

石之文理有平有側有正有斜如木之文有橫有豎琢者取

其平且正者以為面側且斜者以為旁庶文質不掩與墨相宜也硯

閻修按石璞在山皆側勢非平墨也既墾則以覓平者為正面石之精華盡在於此其側面必拒墨雖庸工亦知之偶有老坑小硯用側面沈南箕謂端硯多拒墨宋人用側者乃利利耳終不若墨沈南箕謂端硯多拒墨宋人用側面故磨久不滯見紫氏硯坑遠貨欺人語朱子取謂庸工治硯橫側而分之平鋪為硯猶操莫則而用其背宋貢硯皆鈍滑磨硯如磨鏡病正坐此法當用石鋒直立而磨不厭細庶用筆不損豪且磨之愈細研墨愈發也硯

閻修按磨硯別有五道石無用本硯碎石為之乃加以斧鑿使成硯狀即用碎石蘸水帶沙磨之又用本硯碎石蘸水細磨之之

之僞葉少蘊謂歐陽公之稱歙石則端之妙由來久矣（通雅）昔李後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冠當時貴之端石尙未大顯自宋以後端石盛行士大夫無復言龍尾者矣龍尾如淸署道人時見機新端石如鳳流學士竟體則潤（硯林拾遺）

用硯

端非下巖宜鐫稚墨東坡（雜說）

磁墨硯數字一粲如騎純馬數步一鞭（同上）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墨細而磨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爲德發墨爲才或者指石理老滑墨易磨者爲良（硯譜）

硯之用發墨不損筆二者盡之矣不損筆常硯皆能之惟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新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則不然玉肌膩理指不留手著水研墨則鋪墨愈堅者其總石也潤甚以他硯並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梭角稜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不具此數妙雖大旱無文猶將挑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耶（陳萊孚端溪硯考跋）硯以磨之無纖滓無浮沫無水泡而發墨經三宿不渴者爲至寶（硯坑志）

蘭修按凡試硯與墨相受如忘其石與手相和如忘其力者良硯也觀其墨迅而濃膚如刀截者良硯也

李陽冰曰夫硯其用貯水畢則乾之若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暫亦不佳水在淸淨宜新水密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朱長文墨池編）

蘭修按李陽冰謂久浸不乾墨乃不發非也景東陽謂日易淸水以養石潤亦非端石之潤在肉不在皮水浸與否無關得失也

大忌滾水磨墨茶亦不可新墨初用膠性與棱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面（硯坑述）

唯黃紹祿皆能損剝硯石雖黃尤甚（硯林拾遺）

滌硯

硯須日一滌之過二三日者卽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日易其水至春夏蒸溽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若久用之石色爲墨漬污卽以浮炭磨洗復如新矣（硯譜）

硯留宿墨重磨則減黑或磨墨在硯受光色頓減惟試以金扇立見（硯林拾遺）

洗硯用壅遂或皂莢淸水半夏切片去積墨紙損硯質嚴寒酷暑時滌硯不可用湯（同上）

去墨不可用穅片故紙惟新鮮蓮房削去青皮陰乾揩硯大去宿墨或老絲瓜瓤及麵亦可（唐秉鈞文房肆考）

洗法當用活水以浮炭磨去硯心墨垢或多諸蓮房擦之至於硯旁則用手盥濯可也每洗宜俟水乾墨乃滴新水以研墨勿借洗餘水漉卽研墨不鮮潔矣（硯譜）

蘭修按留宿滌刷損墨光留積墨則傷硯質嚴寒酷暑時尤忌積墨也洗硯以鬃蘸浮炭爲良去墨不損硯近有水泡乃瀹瀋所結輕懸細緻洗硯尤佳

又按洗硯宜用木盆忌銅瓦器硯多則傷洗後用帨布拭乾歸庪以免損硯不厭洗洗務潔淨日久微落手澤暗存古色尤堪貢獻世徒取破爛及稍墨者爲古硯甚而用意敲損藏墨生垢以效古狀以至滑膩不堪者墨是豈輪扁之雅事哉（硯譜）

蘭修按庵愚山硯林拾遺云吳人仿宋式故爲刻損藏以或有眼工人輒墨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唐詩錄）

蘭修按太宗罷貢硯而元豐時王存等撰九域志仍載入土貢米史亦載治平中貢硯事殆未久已復也明代中使采硯官民苦之設守坑官一員有私取者以竊盜論我朝悉除去之每歲端午督撫僅以端硯九方隨葵扇蒲布進之皆新坑純淨之石嘉慶中用麻子坑近則用菜坑購自民間製爲官式縣官石戶均無科累矣（硯史）

藏硯

凡硯須用匣不用則掩其龕（唐詞硯錄）

歐公之中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硯譜）

硯有匣所以愛護善藏不使塵蒙拒墨傷龕也匣用漆素爲上次用紫檀爲稚深朋於檀者不滲水氣故也匣容硯宜稍寬用裝錦藉之毋傷硯質只置硯處不宜爲日色所射曝既速乾石亦易燥北方人每於隆寒冰硯墨但寒天氣墨頗僵脫池稍緩宜藏端南土相宜終歲力此硯田當不憊也（硯譜）

硯匣不可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說金墜石雖易致壞傷而又誨盜當用佳漆爲之其法以絹下鑿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泊平中貢硯取水月餘作胎用梳沙和生漆塗之俟乾磨光外用琴光不必鑲嵌寶玉余惟用紫檀枸杞等木爲匣裏面庶蓋仍用生漆再加琴光漆外面堅固裏面又不滲水（支硯方及石史）

下巖旣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開（同上）

下巖北壁皆爲泉水所浸瀰漫湧溢下流爲溪巖中歲久刷

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深淺人所莫測以是石工不復能采
矣今世所有下巖硯唐五季國初時物也欲得下巖北壁石
者往往於泉水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尚或可采然自崇禎
以後亦罕得矣宋端溪硯譜

蔺修按高兆端谿硯考云峽將蘆岸南山坳有洞曹宋治
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廣語作士人名曰巖仔坑旁有
塚相傳開壙中虛崩開數十百人太監死爲守土者葬其
旁不可據二也治平
四年摩崖石刻高氏謂在南山坳廣語訛在老坑硯坑志
謂在宣德巖之南治平坑汗漫吟注訛在梅花坑今偏訪
俱無之其不可據三也宋方勺泊宅編云端州石工採石
下巖深數十丈乃鑿井而下橫鑿取之雲林石譜
下巖之穴降而取石中巖之穴或陟或降下巖上巖皆在山半上巖之穴陟而取石朱端溪硯譜

今下巖石盡遂取諸半邊巖近亦塞矣獨上巖可取之雲林石譜
端州古硯材所自出然惟下巖爲一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
力采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
得沾賜嗣後沙堆水深不復可施工此硯遂爲絕世奇寶端
溪硯史

康南渡士大夫各攜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前
田井覆人硯俱沒盡爲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
重流入吳中爭購之閩人因僞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
下皆蒲中腐物也沈蓉圃語
蔺修按周氏硯坑志云治平坑土人又稱曰坑仔巖郎採此
則坑仔巖郎宋之下巖也宋之下巖塞自崇禎以前今之
水巖開自萬厤以後且其地相越里許作譜者皆混而爲
一宜其言之穆觚也

宣德六年開坑石刻爲公務事奉欽差往廣東等處采取端
谿等石欽遣督同廣東都布口司委官千戶口成知事劉銘
提調官坐廨衙府指揮使栗友同知王瑛知府王罃推官尉
宗成肇廈衛所口官千戶李謙百戶蘇成沈進鎮口口郭亮

府州縣委官河泊所官蕭昉主簿謝蓁巡檢張斌口口庭
典術周綱訓科梁寬歐哥督英壽并衛府所屬官高要縣知
縣蕭進口口萱百餘名同於宣德六年十月初三日開巖
采取硯石於中多有花點水痕不堪大者長不過一尺二寸八分小者長不過一尺
中者長不過一尺二寸八分小者長不過一尺四寸
尺寸者有之工程浩大百中無一采取艱難遂於本年夏四
月二十二日完備住工進航刻石以爲記云 宣德七年壬
子夏四月日 右宣德採硯記正書在爛柯山飛鼠巖外面要
蔺修志

蔺修按此宣德六年所開水坑在屏風背後今名宣德巖
久廢不取

萬厤二十八年開坑石刻欽差督理廣東雷州等處地方珠
池暨法內官監太監李奉旨於萬厤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開坑至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告封 口督造委官余口
口立 石萬厤開硯坑題字正書在爛柯山水巖外太監李
下不著名明史神宗紀萬厤二十五年遣中使李敬相仇巡按
東當即此人高兆端硯考引此作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
監李鳳凰二十七年權稅至廣無督理珠池之衙高氏始誤
記高要縣志

蔺修按明史宦官梁永傳李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巡按
李時華恃敬援劾鳳給事中宋一韓言鳳蔽野獲編云已亥歲
他珍寶稱是帝不問而敬惡亦不減於鳳采珠在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年誤
得珠近萬兩其後珠池益起乃請罷采云云考神宗紀遣
李敬采珠在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年誤
十三年十二月與采珠七八年之說正合是李鳳與珠池監李敬相仇
理珠池而開坑者爲李敬無疑也萬厤野獲編云萬厤二十七年珠池內臣李鳳命蜑人采下巖石其
氏矣

又按高要縣志云唐宋端石皆非今水巖宣德以前所取
亦非今水巖上蓋萬厤開
以十一月十九日水盡取石明年丁巳二月二十二日水長
封坑共得大西洞石六千塊有奇小西洞約千塊凡日用匠
始開也又明季陳喬生硯書云水巖開於近日數十年來
百人用工鑿七千有奇匠日給錢八百二十變從前以石抵
始知重之舊硯實不如也則水巖開於萬厤
戴開坑皆今水巖

開坑先引水開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督守
工例者愛石也其野合同儕醵金成之其石依入金之數均
分焉余百官斯士司莅役工竣記其事嘉慶二年二月二十
二日肇慶府郡庶廣王記馬王圓
坑記

蘭修按道光十三年冬端州人請開水巖以工代賑宮保
盧泳州師許之於十一月廿七日開工次年正月初十
取石三月初十日水長封坑凡取水列坐傳汲每三尺坐
一人自洞口入求許爲摩胸石旁爲水槽口自此四人通
廟尾六人通飛鼠巖舊仰山今表十二人至梅花樁十八人
東洞口二十八人至中水槽前所無此次開砌石爲之四十八人
洞仟五十四人至正洞大水湖洞廣七八尺深如之湖後
高一級約三丈許至拱蓬口又丈餘至水歸洞口歸水
皆有水槽不坐人稍進爲小西洞口又進爲大西洞水
洞與大西洞相通大西洞三人起水注水槽流入水歸
水歸洞十八人起水拱蓬五人起水均注水槽流入大
湖大水湖三人起水傳至中水槽自此再汲傳至外水
向川氏嚴今用木盆商由大水湖汲水至洞口耗水十之
三四今由中水槽汲水至洞口耗水十之一二故費省而
功速也水歸洞石最佳然洞水甚難不能施墨如采之下
洞也拾得數百凹皆前人棄餘殘礫有魚腦青花然白者
亦發墨勝於各坑但色皆灰赤無活相矣

硯坑洞門在半山之下進洞口轉石名摩胸石竪不可
一人裸體俯伏而進自洞口至洞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
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匠作帶領小工各
揣小破鋤一竹筐其一鋤可容水五升餘可比石十餘斤每隔
三尺排坐一人然燈一盞晝夜將水傳遞遞出於洞口外間
一小溝設車一架用簍筐肩水至車廂然後車放入溪進洞
漸遠人數愈增至西洞須排八十餘人廣袤數畝深十丈至大西洞洞口
以人數爲方得水乾廂三五日又須引去容水一次然後看
明石壁脈絡下鑿采取否則選鑿出大并亦無用也一歲之
中惟冬月水涸時可開采而運石汲水先需兩月有餘一過
春水發坐枝無所施鑽長公云千夫挽鐘百夫運斤箠水
絕以出斯珍洵開采之不易而老坑端石之可寶也硯志
入洞丈許有兩石橫亘中通一穴入則仰卧先以足出則
卧先以首名摩胸石再入爲梅花樁洞初闢時存石爲柱以
防頓陷後人并取石柱易以巨木爲梅花形也端溪硯石記
洞中固黑不知背夜然脈背爲鑿燈以燭之今用茶油水
他油則煙臭而人不能耐非也兒鑿各分石堂兩人共一堂一燈
鑿墾一人卧一人鑿彼此更替盡洞偏須曲脊仰鑿非更替
不能耐也端溪硯石記

向川氏嚴今用木盆商由大水湖汲水至洞口耗水十之
三四今由中水槽汲水至洞口耗水十之一二故費省而
功速也水歸洞石最佳然洞水甚難不能施墨如采之下
洞也拾得數百凹皆前人棄餘殘礫有魚腦青花然白者
亦發墨勝於各坑但色皆灰赤無活相矣

硯坑洞門在半山之下進洞口轉石名摩胸石竪不可
一人裸體俯伏而進自洞口至洞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
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匠作帶領小工各
揣小破鋤一竹筐其一鋤可容水五升餘可比石十餘斤每隔
三尺排坐一人然燈一盞晝夜將水傳遞遞出於洞口外間
一小溝設車一架用簍筐肩水至車廂然後車放入溪進洞
漸遠人數愈增至西洞須排八十餘人廣袤數畝深十丈至大西洞洞口
以人數爲方得水乾廂三五日又須引去容水一次然後看
明石壁脈絡下鑿采取否則選鑿出大并亦無用也一歲之
中惟冬月水涸時可開采而運石汲水先需兩月有餘一過
春水發坐枝無所施鑽長公云千夫挽鐘百夫運斤箠水
絕以出斯珍洵開采之不易而老坑端石之可寶也硯志
入洞丈許有兩石橫亘中通一穴入則仰卧先以足出則
卧先以首名摩胸石再入爲梅花樁洞初闢時存石爲柱以
防頓陷後人并取石柱易以巨木爲梅花形也端溪硯石記
洞中固黑不知背夜然脈背爲鑿燈以燭之今用茶油水
他油則煙臭而人不能耐非也兒鑿各分石堂兩人共一堂一燈
鑿墾一人卧一人鑿彼此更替盡洞偏須曲脊仰鑿非更替
不能耐也端溪硯石記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硯端溪石也溫潤如玉爲濂者墨
其愛水處乃以漆固而鑲護其外同上
臨汝史君任道所寶龍脊硯端溪石也色深紫依古斗樣每
此水磨溫久之則香氣襲人同上
吳興許采字師正自爲兒時已有硯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
至百枚倩求取不已嘗言吾死則以硯餐塹無遺憾矣
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硯一圓厚寸餘可徑尺色正青紫百
一眼才如箸大名之眉星助月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
肝色下有玉禹偁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硯下徑二寸
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
曰圓如鏡窪如尊刻謂其琢削不巧具謂椎魯無文即而視
之其中甚退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
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予有盤玉之美復具眼
而知默祈漱摩以窮年爲予之三益也向上
李元時古端硯廣踰咫厚二寸棗澤芒潤其端石之美琢製
甚質容水處深而底平非通來所作硯
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瓈磨出
海鰲血鑿成天馬蹏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劇題尋
蘇東坡頖演兄弟試制筆各揭一端硯外孫文禩得其一過
故其一名賢良硯刻上
山行亦自攜同上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雨手共一雁

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與手不壞居士曰其硯不損誠然東

坡先生謫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之項特以貽余爲別歲月遷流迫絕先生言論遒不可即

倚工鍛先生過侑爲題跋吾之奉云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琅州姜君夢謁誠姜君字彦東坡硯銘

胡堂長伯堪記度常驅涵星硯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潮州度

使君正卷部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觀之

跋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滿

四寸其表倍徙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墨不留而出玉

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

三下皆棗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

跨大而爲外微綠中黃曜如針眼而紺碧眾星此爲最勝小

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

二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梁梁相耀半月上墨元雲驟起

而下古人製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發已竭

墨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坡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孤字彷彿二不可辨西壁外

有壘磬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孤字彷彿二不可辨西壁外

子功二字使君曰硯陰七字本亦未刊以借觀者眾懼把玩

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淳夫

侍郎星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其二首詩中模寫與此硯合

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

於成都之成都縣使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緣匣

蓋隆谷有朱字紀歲月及士人姓名外者己亥洋州造大方

端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宰坡仙元祐己巳以郡

學士左劄舉鄧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

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匣作詩爲先三年耳范李後爲姻家

故硯歸李氏云淳熙紀閏

文太史得古端硯鎮首墨下形如覆盆面鏤五星聚奎及逢

萊三脊左右蟠雙螭刻其背令虛鑄刻東坡製銘一龜負出

作扁扁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爲五星硯隊龍左右銘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陳終以一巨匱寄郡帶中題云候

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僑來瓜

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

貯大端硯一枚上有小竅以一碧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

水無有敬時温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寶之

米元章書法入神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縱觀稱賞元章

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

朝服帶大笑湯屋書錄

李元膺蓄米元章端石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硯色青紫

而潤下鈒石也柳玄硯北雜志

御府寶硯曰荷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池中世所謂嚴花是

也同上

硯譜云端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星象之

行文苗物之奇也烏得以病言之舊兒士人玉堂佐所蓄端

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苗青綠質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

凡六七重誠爲罕得也劉侗談薈

何持之有一端硯形正圓烏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

纍然皆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淵雜文天中記

端谿硯工見有飛鳧翹鶩擁心因介沒入覩之劇

既暨岸轉仄之若有涌水盈硯工曰是必有子石

石於泓水中大如鴈卵色紫玉也刻爲二硯同上

綠端松磐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磐而以半

磐爲硯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東軒筆錄

趙于昂端石屏雍硯名曰大雅齋性錄

元張憲有玉帶生歌其序云玉帶生端人也亦文山丞相

文璽賈初宋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其舊

服生爲人端厚強記歐識丞相素頭之呼名不以名但曰玉

帶生詞匯類苗

余至端州地屬肇慶府東在原治九年壬辰得水巖大石方直可尺餘琢硯

二十片又購得二三石子鸜鵒眼絕奇者載端大平樂會賦

陽桂林盛乘舟匯脫身東瞻梅嶺歸衙中硯十亡其六七矣

始自笑曰拙於書而勞於硯不亦藏與親交過存將去都盡

既十許年發敝篋得硯林拾遺稿次而錄之以志余所得於

端江者若此貯之巾箱即號爲石友可也非拾遺章硯

乾隆壬申余在歷下有客匣硯至啟之則結綠硯也余曰是

非新城王氏物乎余聞此硯久矣何爲乎來哉客曰第觀之

硯端豁之老坑也面平無邊厚寸許縱五寸衡得縱之半色

若馬肝而差黯門細潤青花隱隱如荇藻浮動別有綠綠斑

駁駁若晨星之在天玟錫以嘉名也其背有隸古銘邊洋老

人銘曰此非結綠也何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

紅术軒紫泥法

汪鎬京 著

紅术軒紫泥法序

世之言印色者必本于宣和猶言墨者之本于易水也易水之法子卿得之宣和之秘术之閒也蓋諸書所載及四方博雅所藏之方俱詳于油而畧于砂又豈在者之獨無良法或因後人珍秘久而失傳致成廣陵散耶已未秋予從冀北歸即子紅术軒中經之營之必求盡善盡美而後已將及一載始成迺非一切可並其閒妙處全在染砂染艾曬油此三法者關一不可者也既得三法便成十珍矣十珍者一明二爽三潤四潔此四者妙處在于染砂與艾也五易乾六不落七不渗八不粘九不霾十不凍此六者又得力在曬油也然恐歲久不能如初爰筆之于書聊留一小箋約過一紀而後取驗年來鹿鹿今夏稍閒乃啓前視之則當時之艷麗不減髦髮計越十有七年矣于是較定前製成帙名曰紅术軒紫泥法定本或可以補宣和之秘且不令子之苦心又成廣陵散也汪鎬京自記

紅术軒紫泥法

新安 汪鎬京 快士

染砂法

赤如丹砂烏用染爲其所以朔子染者有不易之理在盡丹砂鍾靈原有本氷與氣讓其華彩印色之製去其氣而用其質所以歲漸久則色漸淡惟諳家用之歷歲雖久顏色如新豈物有偏勝于彼此耶工夫不同耳畫家設色積以成之所以有烘染一法是如人力可以保其天眞矣子乃仿之而先染砂雖觚類旁通之意然而宣和印色至今艷麗未必不是此法故曰砂朔于染者一定不易之法也

選砂要明淨不淨則夾鐵不明恐是方士燒煉之餘最宜愼之　乳砂初下手如左旋則自始至終俱右旋則始終俱右切忌一左一右　先乾乳至細欲糊然而飛出則用燒酒同乳至無聲再用膠水少許沖河水飛之飛不下者粗也再乳飛至紫色者脚也脚去之　先飛下者爲漂浮于漂上者氣也氣棄之　無氣浮即止凡飛下者俱曬乾和于一處再乳飛一次一次要用漆水出腥一次凡水要江河不宜井水　飛淨砂四兩兩用北京企蠟脂十片以天泉浸取其色水拌砂曬乾以水完爲度

紅艾法

艾本無紅良工苦心能奪造化藥之五味各擅其長艾性溫和紅花生新俱草本也艾之力在絨紅花之精英在脂而不在質脂非絨不合工夫必到爲佳工夫一到艾便紅矣

艾必蘄州不獨多絨且性又溫煖　製絨不宜見水先揀淨曬乾椎之篩之黑黜漸少再曬磨之以馬尾羅篩用手搓之黑盡即絨矣　艾絨一兩用紅花四子一碗浸艾曬乾膏既盡艾絨如赤大紅加膏再浸曬必如紅寶石爲度膏子大紅染坊及造紙作坊中俱可買亦可代北京胭脂

曬油法

曬油曬蕳麻油也按蕳麻子殼黑而仁白秉卦于坎得令于金所以有收斂拔毒之能菁人用之豈無意焉氈引用佐使諸味非其大力不能統攝先以凡火煉之後呈太陽眞火煅就故印色十珍曬油功居其六也

蕳麻子油二十四兩　白芨五錢　蒼术二錢　川附子三錢　肉果一錢　乾薑二錢　川椒三錢　金毛狗脊二錢　信一錢　班毛七個　皂角一錢　同入砂鍋熬至滴水成珠去渣再加白礬末三錢　無名異末三分　共入磁瓶曬以油至十六兩爲度

合印色法

製砂一兩　製油二錢四分　先入乳缽照前乳砂法順乳至油不浮砂不沈再加製艾絨五分仍前順乳三百下爲度

用印色法

試燒爐兩處風頭先完印色十珍更宜珍重昔云筆硯精良人生一樂此精良之在我也印色增我印章之光輝豈不更親切于筆硯哉作用法

一　佩收貯　蓋硃最忌遠器庫象及石先忌也

一　獲色澤　收貯池中如攜寶常令閨養則色鮮明又能永久

一　勤翻調　砂散沈下油性浮上翻調既均和其體性一次印出紙上自然有神

一　戒動搖　持正拔下切勿動搖苟一動搖白朱則和乳至糢糊失其本意

一　宜拭淨　隨用隨拭務宜潔淨苟若不拭或物侵塵能壞印色更壞印章

一宜高墊（海則平正，則高低，低以甘四及二十張用書卷又為敬演訂成一帙，以備文房不用書卷又為敬演）一宜避（春冬日暖宜曬一時，夏秋日烈宜曬一刻）一宜勤曬（更宜慎密，毋使灰落，久而不動印色，白染一俱（霉濕，苦種後霉，概宜商閣，蓋北風有防其灰入，南山趣雨，斥鹵淨潔，高藏慎密，又防霉濕）

搗遠

出外不問涉水登山，必須另換一長磁瓶，攜其四防沁油也，油沁不惟壞印色，恐油污他物，須用一錫套護之，安頓妥帖，載之負之，俱無破矣

關謬

謬因妄生，久而成譌，以譌傳譌，將妄抵止，卿何妙論以見其概，或曰宜加珊瑚紅光顯灼殊不知珊瑚之色入力為之，其說謬矣，又曰宜入乳金金碧輝煌，且勿論其理之可否，即據其方而言之，印色一兩加飛金二十張會計金之重，僅盈許，豈能久乎，其說又謬矣，更有言加石青能令印色發紫艷者，夫丹砂石青同一八石也，書家用其色，醫家用其味，既不聞于丹青之祕，又不見于岐黃之籍，則其說尤謬矣，蓋印色之光華艷麗，原在于製度精良，爾人不究物理，希圖省力，竟謂此可以代彼，所以有種種諸病，不一而足，故曰謬因妄生，博雅君子幸毋受其欺也

補遺

印色有五彩，紫者用紫粉，紅者用丹砂，青者用石青，綠者用石綠，黑者用青烟，以蒸蜜同燒，酒等分，不拘某色，但要調均，再入艾絨拌用，予曾試之，只可隨製隨用，不能留信宿，或云此古法也，載之以備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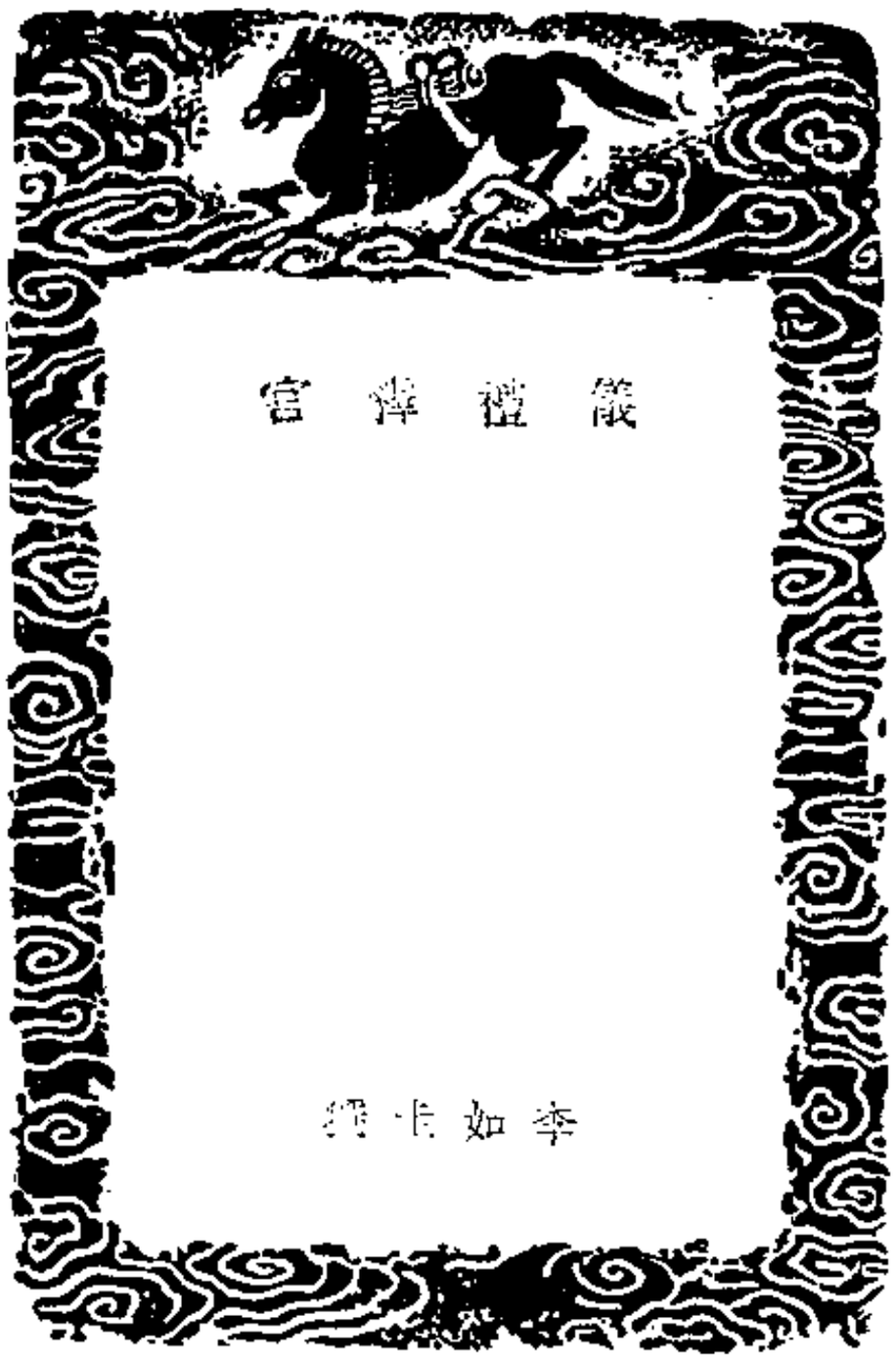
自種蓖麻子取油法　不擇地，不勞人力，清明後，夏至前，布子中，秋後收之，先曬乾去外包衣，再下鍋，微炒，連發數聲，見油即取起，以布包

用木板榨下，油曬澄去脚，取油聽用，若收子多，則往岐黃家有言，藥須道地，取其真而有效也，獨蓖麻油產北方，既難致，遠且市者又多雜油而無純真者，莫若自種蓖麻子取油為妙，況隨處布子一粒，即可收五七升，四升取油一觔，不但可佐文房，若腐樹之取油造燭，以蔭作薪，又可為陶朱公作一補遺之籌矣

丙子端陽日，紅术軒主人汪鎬京識

紅术軒紫泥法終

嘉慶己巳十二月，歙汪啟淑海鷗校梓



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臨猶爲宋本其間字句與朱子集中所載多增省不同處似彼爲初稿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錄存以復如圭之舊焉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

臣等謹案儀禮釋宮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爲儀禮集釋以發明經義羽翼鄭康成注又爲是書以攷論古人宮室之制體例仿倣雅釋宮逐條之下引經記注疏詳加討論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唐注而據聘禮賓館于大夫士諸其亦有右房張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致誤明哲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比也攷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大略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嘗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册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于鄉飲酒禮盡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諸子之一證也古者宮室各有定制歷代屢變漸非其舊如序門、塾門、箱、夾、牖戶、當楣、當碑之屬頗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于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眞是篇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汝錫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爲一卷

儀禮釋宮

宋 李如圭撰

周之禮文盛矣今儀見于儀禮然去古既遠禮經殘闕讀禮者苟不先明乎宮室之制則無以攷其登降之節進退之序雖欲追想其盛而以其身揖讓周旋乎其間且不可得況欲求之義乎于是本之于經稽之于注釋取宮室名制之可攷者彙而次之曰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踰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兩鄉廟在寢東寢廟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朱子大全集廟在寢東下無寢廟二字）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兩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案儀禮廟皆作廟下同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廟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入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卿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

及廟門。其說當放。○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廉。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案朱子大全集無棟南以下八字。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廉。今見于經者。惟棟與楣而已。

○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諸侯受聘于廟。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耳。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房東。面室西。相連爲之。按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于棟北楣下爲室。兩壁而開戶。以楣後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鄉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惟州序之制。則無室。按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此序之異于餘宮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句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卽序也。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鄭氏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鄭氏曰。窔。亦隱闇。

東北隅謂之宧。

郭氏曰。宧。見禮。案禮疏云。室東北隅。謂之宧。此云宧。見禮。有誤。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案此下朱子大全集有採案曰。室室日光所漏入也十一字。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牕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兩因窗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窗。開牖者。象中窗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按士喪禮。祝掃室。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開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扆。案爾雅作展古通用

郭氏曰。想東戶西也。覲禮。祭依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凝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禮。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戶牖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廟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依。處正中矣。月令正義曰。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蓋謂人君制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月令以下二十九字。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者之室戶爲西。當放。案江永鄉黨圖考致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于此設耳。

牆、亦如其制、設於房戶之間、而實席在牖西、主人在阼階上、賓近東、即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賓在西階上、賓東西、儐者皆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實席、宜在中南、爲衆賓席、以次續而西、儐者、擯之輔大夫來觀禮者、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地、衆四時之說、偏無觀禮之儀、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意說禮、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歷千時、西南其戶、調諧其聲、盡此時、盲作推測、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昔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毋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筮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竝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戶之東、其南當阼階、見賈氏釋士冠禮、

案此條朱子大全集、作房之戶于房南牖、宋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者、室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又凡八中四字、其語參錯、不可通、據言房南壁之東偏、疑在序外直爽、若云房戶在序內之東、近東偏、則可耳、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宗婦、在內賓之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宗婦、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楹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庫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者、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庫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鉤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鄉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

案爾雅梁廟謂之梲、其上楹謂之梲、又曰楣謂之梁、縱橫異、侏儒柱在梁廟上、以承梁、不得在楣、此引爾雅釋宮、失其實、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簋貳、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

序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四架、前楣與楝之間、爲堂南北之中、公當楣拜乾、東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室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鄉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爲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于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于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邊鉶、在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宗婦、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廂、

案儀禮作箱、古通用、亦曰東堂、西堂、

鄉禮記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即西廂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廡、鄉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廂、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綴衣有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注曰、適寢、主人降寢、終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射于庠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射于射宮、而君之弓矢、遏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以其無夾與廂、故東序東、直謂之東堂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弔喪曰、婦人弔喪、升自東階、西面、婦人之升東西階者、蓋東堂之階、其西堂、則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簡繇于西堂下、記曰、簡繇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罰者、升自西階、注曰、若賭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

案江永鄉黨圖考曰、堂之隅隔、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坫、以反爵祭坫、以庶羞、乃是築土爲之、

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按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餼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醴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服御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殯于西序。而楨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飧、饔餼。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謂當中庭。言中庭者。兩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兩。列米在醯醢兩。而當庭兩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扉、外、西室之奧也。門外之室有奧。則門室之制。蓋亦如堂之室矣。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四十七字。○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揖者。請命賓入。三揖竟行。注曰。大夫揖入。三揖竟行。則俟于當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親朝。則于此宁立。故名焉。○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門堂通謂門與堂。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此夏后氏之制。周人門堂之制。蓋亦如此云。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當。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將禮注曰。三揖者。至內當、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當、將曲者。至門內當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當。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當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餼。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當階內廉。辟堂塗也。西階之東廉。爲內廉。陪鼎在饔餼之後。設之。當西階內廉。以辟堂塗、則堂塗正直階內廉。在堂塗之內矣。朱子大全集。與此同。○鄉飲酒禮注。三揖。又曰。將進、揖。當階、揖。當碑、揖。陳、飾堂塗也。

中間虛爲門。門之中有閾。

案中間。每之間。朱子大全集。誤刻門。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閾西。閾外。注曰。閾、橛也。玉藻正義曰。閾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橛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閾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閾東。其西、曰閾西。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棖、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那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閾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閫、謂之扉。

那昺曰。閫、門扇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儷皮。左首。隨入。注曰。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有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廣、陳、鼎在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昏禮。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又按月令。祀竈。注曰。席于門之奧。正義曰。神位在西。席于門外、西室之奧也。門外之室有奧。則門室之制。蓋亦如堂之室矣。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四十七字。○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揖者。請命賓入。三揖竟行。注曰。大夫揖入。三揖竟行。則俟于當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親朝。則于此宁立。故名焉。○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門堂通謂門與堂。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此夏后氏之制。周人門堂之制。蓋亦如此云。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左。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是也。閾東曰閾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觀禮。侯氏入門右。告至。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罪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于屏。則天子外屏。則知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案原本脫之間至此屏凡十六字。據朱子大全集補。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

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送。係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攷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滿。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如今之內堂。正寢。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宮之中。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宗。謂毀廟之宗。躐。踐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宮之中。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宗。謂毀廟之宗。躐。踐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宮之中。又有異宮也。

此其著于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缺然于覩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面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爾。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攷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曾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房、室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謂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

張。如殷斯飛也。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設。則門屋之北簷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棟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棟。一名樀。一名桴。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主婦視饌。爲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棟。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簷。鄉射禮記。曰。階間縮。密。是也。

縮。從也。當以東西爲從。故曰縮。密此。當謂堂之南簷也。

此其著于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缺然于覩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面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爾。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攷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曾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房、室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謂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

儀禮釋宮增註

江永撰

四庫全書提要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脫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引。而附著其誤於此。）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註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賓於戶之間。資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鄉飲酒義曰。坐於奧。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文。略無所據也。其他說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二字。乃指夾以室言之。本各一處。註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乃路門之內。那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以爲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禰雅註。宁正門外兩塾間。乃與詩之箋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釋宮增註

清　褚寅亮　永慎修撰

儀禮釋宮增註　提要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脫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引。而附著其誤於此。）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註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賓於戶之間。資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鄉飲酒義曰。坐於奧。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文。略無所據也。其他說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二字。乃指夾以室言之。本各一處。註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乃路門之內。那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以爲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禰雅註。宁正門外兩塾間。乃與詩之箋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職文。鄭注。東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又禮記祭義亦有此文。注云。周制左祖右社。諸侯制度亦同。）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按南鄉取鄉明治之義。大夫以上。固當如此。士之宮廟或有迫於地勢。不得南鄉者。亦必以南爲南。後倣此。北左爲東。右爲西。）寢。與寢南北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寢門之內爲殯宮。居倚廬在中門外之左。）凡既入廟門。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兩門之間有牆。牆皆有門。牆中央通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

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儀禮經傳通解注云。按江都集禮。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廟。廟有門垣。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經之說不同。未知孰是。然當說當從其說是。如昭穆以次而南。則不得有廟門矣。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門。天子五門。皐門爲郭門。在外朝之南。其次庫門。雉門爲門阿門。諸侯三門。庫雉。路寢也。惟外有庫雉。他同諸侯。皆皐庫路者非是。序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楝。次楝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楝。次曰楣。前曰廉。賈氏曰。中脊爲楝。楝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廉。今見於經者惟楝與楣而已。楝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楝。故曰入當深也。又案聘禮。公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制。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楝南兩架。北亦兩架。楝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楝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兩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卽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出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按宋祐遠曰。中左右房。上下之別。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脅于戶牖之間。而義曰。坐賓于戶牖間。而面鄉戶。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按張子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當處。非必謂賓主共之也。義又謂四面之坐皆四時亦附會之說。儐席在東北。其來若不定。如無儐。賓四時皆一時乎。賓與戶牖間。主人自作階上堂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面正中。非西北也。義說泥此義。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非是。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鄉當阼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按大夫七介以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

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北一房之室戶爲西當。致。今按時東南其祇。其祇與此西南其戶語參正同。西南其戶。謂祇西其戶。祇南其戶。祇南其戶。非謂室之一戶也。蓋此時討作燕寢。故後百堯舜禪。占夢生子。蔡傳之制不必與正寢同。室固南其戶矣。東房之隅。祇開一戶。以達于室之窓。則是西其戶矣。子作室。不製數大夫士而皆西南其戶也。孔說非是。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應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陬。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南隅間也。房中之東。其面爲夾。洗在房戶西。近東。

房東西之中。按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直房戶與房東南隅之間。是洗當房戶稍西。非直房戶又不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按房戶實在房南壁偏西。非偏東也。但房外有東序。房戶近東序者偏東耳。西戶則偏東。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祝南壁於房中西壁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面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注。婦洗足俾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按北階疑命謂之側階。鄉者、特也。然則西房無階有北壁。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堂基築土爲之。按朱子答鄭卿州祉屋說云。中原土密。雖城楗亦不用碑。然則古人築土爲堂。不用碑石。堂上作垣墉不多用木楨者。山土密故也。古制多在中原。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庫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鄉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楹之柄入于楣。而楣架楹上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按釋宮云。侏儒之楹謂之梲。梲謂之梲。此梲上之梁。其上梲字。當是大梁。非是。此所引亦誤以爲前楣之梁。則梲之制。遂因之以誤。故考正。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

起。若前楣之梁。橫柄架其上。不用侏儒柱矣。釋宮因楣已見前。故不再言堂上之楣。梁屬爲屋大梁者非是。此所引亦誤以爲前楣之梁。則梲之制。遂因之以誤。故考正。

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簋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楹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楹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乾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繫屬者。卽以堂言之。祝迎尸于廟門。入于堂。是也。

序之外謂之夾室。按夾室當作廂。夾西夾說見下。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室。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按序外之室。儀禮及鄭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蓋此處兩夾者。堂不可謂之夾室。非廂或有甘夾室者。因雜記下。盥卿章及大數盥盥卿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連。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未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豐隆不可遭。先儒謂者誤連之。則事神之室。胡爲不豐而序外夾堂之處。謂之夾室。亦名不當物矣。當正其名曰東夾西夾。

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側。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南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按東夾西夾之北。各有房。雖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與房相通也。夾又名筵。筵內則。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閭者。庶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傳。盟牛。貳鎮于个。而退。是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卽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廂。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窔。案書顧命。疏。窔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設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

正凝亦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按左右達。天子於此設廟以庋食物。則無寢
也。有夾與廂矣。其無東西廂者。當爲廟之寢。凡
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
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記云。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
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按大夫士之廟與正寢。
大夫士三階。宜以此爲降殺也。奔喪篇曰。婦人奔喪。升自東
階。謂人君之婦人耳。如大夫士之婦人奔喪。當升自北階。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
饌爨于西堂下。記曰。饌爨在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
曰。若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按主婦視饌爨于西堂下。亦當由北
堂下達于西堂下。婦人不由前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坫以土爲之。卽是堂隅之
土。非別爲一物也。若人君
有反坫以反爵。天子有崇坫以尊
卑則皆別爲一物。或雖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乘弓
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按西階亦謂之
賓階。見聘禮。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鑿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
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按階之兩廉。又謂之陛。卽下文夾兩階陛。玉藻。阼階
名耳。賈注謂陛爲堂陛。非也。又聘禮。卿飲酒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
方明之陛時落時謂之陛。此陛名同實異耳。皆曰陛也。卽當以石爲之。强衡東堂賦所謂玉陛命觴。是也。玉與金異其
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
兩階各在檐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檐而東。燕禮。設膳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
檐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檐北、西檐之北。則西階在西檐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
于阼。喪禮。檐置于西序。而檐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賈疏曰。案踏繩云三揖者。鄉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冠
禮。將冠子。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內皆有碑。卿飲酒鄉射。至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詣
天子廟及庠序。有司執其牛。尊其俎。乃退。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詣
無文。兩君相朝。無在廟。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知、鄉注本作引。疑是。
又攷碑當南北長短。日由至。景最長。陰最也。日北
至。景最短。陽最也。二至之間。景之進退。陰陽遞退可知。碑之材。用石爲之。
朱子儀禮注云。注內引宇疑當作則。今按碑亦日景而引之。引宇疑不誤。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
北。案聘禮。歸饔餼。五牢之中。庭實設七。陳于碑內。注曰。庭實。謂圭璋。束帛。加璧。庭實皆當庭中。言中庭者。前北之中
米在醯醢西面。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
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面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
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按釋宮。廟中路謂之庫。堂塗謂之陳。郭引詩。中庫有璧。然則廟中又有中
庫。非爲庶之中塗。庶與陳。皆用甎爲之。卽亦見時不入我陳。是也。其北爲阼階。其南接
門內。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
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面揖。當碑揖。賈氏釋士喪禮曰。
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
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壁、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
當陳揖。當碑揖。陳卽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閾。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閾西。閾外。注曰。閾、橛也。玉藻正義曰。閾、門之中央所豎木短
聘禮注曰。席于門中閾西。閾外。注曰。閾、橛也。玉藻正義曰。閾、門之中央所豎木短
即所謂門橛非閾也。閾以知內爲之。可去之。主設
禮。承用自道。蓋重用時去其閾也。閾之下謂之道。釋宮曰。樞在地者謂之桑。郭氏曰。卽門橛
野知木在地者也。按釋宮云。樞謂之桑。後別云。橛謂之閾。則
按聘禮。賈疏門
有兩閾者非是。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丁結切。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那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李巡
謂之根。釋宮後閾之侯。李巡曰。謂細上兩旁木。根閾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其門之兩旁木。則

圖謂之扉。

鄭曷曰、閎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按玉藻、閎門左扉立于其中。此謂畢國耳。非常閎右扉也。又釋宮、扉以止扉謂之樞。郭云門扉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閎閎長杙。即門橛也。按閎當樞于門中以止門。不得在旁。又門扉有橛謂之樞。其持橛而立于北方以爲固者謂之落時。）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手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帛橫執之。門容大夫七箇大扇、牛鼎之扇長三尺七箇大扇、半鼎之扇長二尺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益小、故云阨狹。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按匠人又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謂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皆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丈六尺五寸又云、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二徹參个二丈四尺。按此諸門之廣、皆非鄭所宜之也。不言皋門雉門者、其狹應門與。匠人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高一丈。疏云、謂門之屋棟下爲之。其脊高五丈也。又聘禮、天子諸侯臯門、關門上起土爲臺。而雉門之勞、更有兩觀。謂之象魏。又謂之闕。皆作宮室爲之。以其在東西之偏。亦謂之阼也。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面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冠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案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人者、省內事也。既省俟于宁也。凡至門內當爲三揖之始。上言揖人。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齒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按正門內兩塾間、此通預時暫立之處耳。本不可謂之宁。此宁字猶詩之者、非釋宮及曲禮之宁也。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門者、路門也。所者、近正門之所也。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直朝此宁。亦主日視朝之位。其位必近路門。當朝陳區。明諸侯及者之位。故多非正門內兩塾間所能容。雖大夫視私朝宁立。亦必近路門。必不於外門內兩塾間也。故知間暫立之處。不可謂之宁。）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堂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推矣。（按門堂室既殺。當無兩夾與北詘之嗣。天子諸侯緯祭祖之坊。書記訪之禮。當於門外之西室。然室甚狹。宜資戶於門之西塾。）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閎東曰閎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北鄉。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此天子廟外之屏也。明堂位以魏屏爲天子之廟飾。則諸侯之廟外內皆無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禮記謂之塾樹之於道也。）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按孔氏此說非也。凡屏皆當設於正門之中。外放記設樹與設門相連。天子以路門爲正門。屏在應門之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之內。若路門之外內皆無屏。則士掌門設路門左右諸臣王過而俟之。是無屏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即位未見有屏。）（此侯氏出門而俟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此以扇門外之屏例應門也。）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侯氏入門而俟於屏。則天子之屏。在門之外。此屏蔽諸侯內屏而言也。按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郝氏曰、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此或得之。然則當云宁在門之外、屏之內、不得云門內屏外也。郝氏又云、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又設樹以蔽內屏。兩說與其前說自違異。使天子設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則與在應門內非外屏矣。總之屏之外內以正門別。不以路門別。）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面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巽。餽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也。是外朝在大門外也。（按天子諸侯皆以庫門爲大門。大門外之朝。惟詢國危詢四遷。詢立君。及聽獄訟時暫視之。非有故不親也。記云、大夫士下公門。皆踏云。緣之當兩牽。謂木植兩邊於朝。則外朝平時宜民皆可往來。朝中注以設詢位。依附大會殷覲之位。未其餘。外朝無宮室也。三朝惟路寢有堂。餘皆平地。建門外無朝。）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也。是外朝在大門外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也。是外朝在大門外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椵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西之遶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壹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饌爨于西堂下。記曰。饋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牆之下。則牆周乎堂矣。按天子諸侯外爲都宮。則東西牆每乎宗廟壯麗及官舍之衆宮內者也。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

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堂下謂之墉。堂下之壁。閤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閤門也。時母在閤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閤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送。注曰。女賓也。不言送拜之於閤門之內。閤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閤。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閤門。而在旁壁也。按凡者通東壁見位則閤門在東壁之北。與西廂有無閤門。宮中閤門相通。或可開便謂之考工記閤門。容小扃參个。天子廟之閤門也。廣六尺。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之堂屋爲四注。

殷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按自秦漢以下始稱殷。若但言四阿而已。重屋當有重檐之制。如生時宮室之制。所以承水而流之。天子四面有檐。諸侯三檐。大夫南北二檐。士惟前面一檐。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檐弓言其之若夏后氏而名。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殷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檐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翼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士喪禮作降自後西榮。士虞禮曰。設洗于阼西南。當西榮。士虞禮曰。設洗于西階西南。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間。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間。後爲西房。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本註未明之順。又說文云。廂、序也。此亦可但疑序字下脫一序字。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按兩夾本名夾也。以其屋甘之。凍河曰夾室。但非謂堂後之室。夾外之廉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本註北北其地之墊也。按西序上當有室牖之墻。指前後相接。墻也。徐伯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

當霤。鄭射禮記。序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古因縮霤。此室謂堂之前霤也。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覩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室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廟門南鄉。則戶廟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阼則兩階。前也。在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階阼說見前。東堂西堂。則東西祖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疑大夫士無東西垂之稱。說見前。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按鄭氏之說。謂明堂位天子明堂而設。此必不然者也。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衛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晉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二十七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八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三丈六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九丈。按堂廣九雉。東西房各三雉。則室亦當三雉。何以不言室而言北堂。與經不合。公侯七雉。二十一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十四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八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伯子男五雉。十五丈。按周制。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三分廣以二爲內。十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十三雉。九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六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一丈二尺。有室無房堂。與經不合。且大夫與士亦宜有異。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寫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朱子殿屋厦屋說 附錄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間。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其前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按兩夾本名夾也。以其屋甘之。凍河曰夾室。但非謂堂後之室。夾外之廉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本註北北其地之墊也。按西序上當有室牖之墻。指前後相接。墻也。徐伯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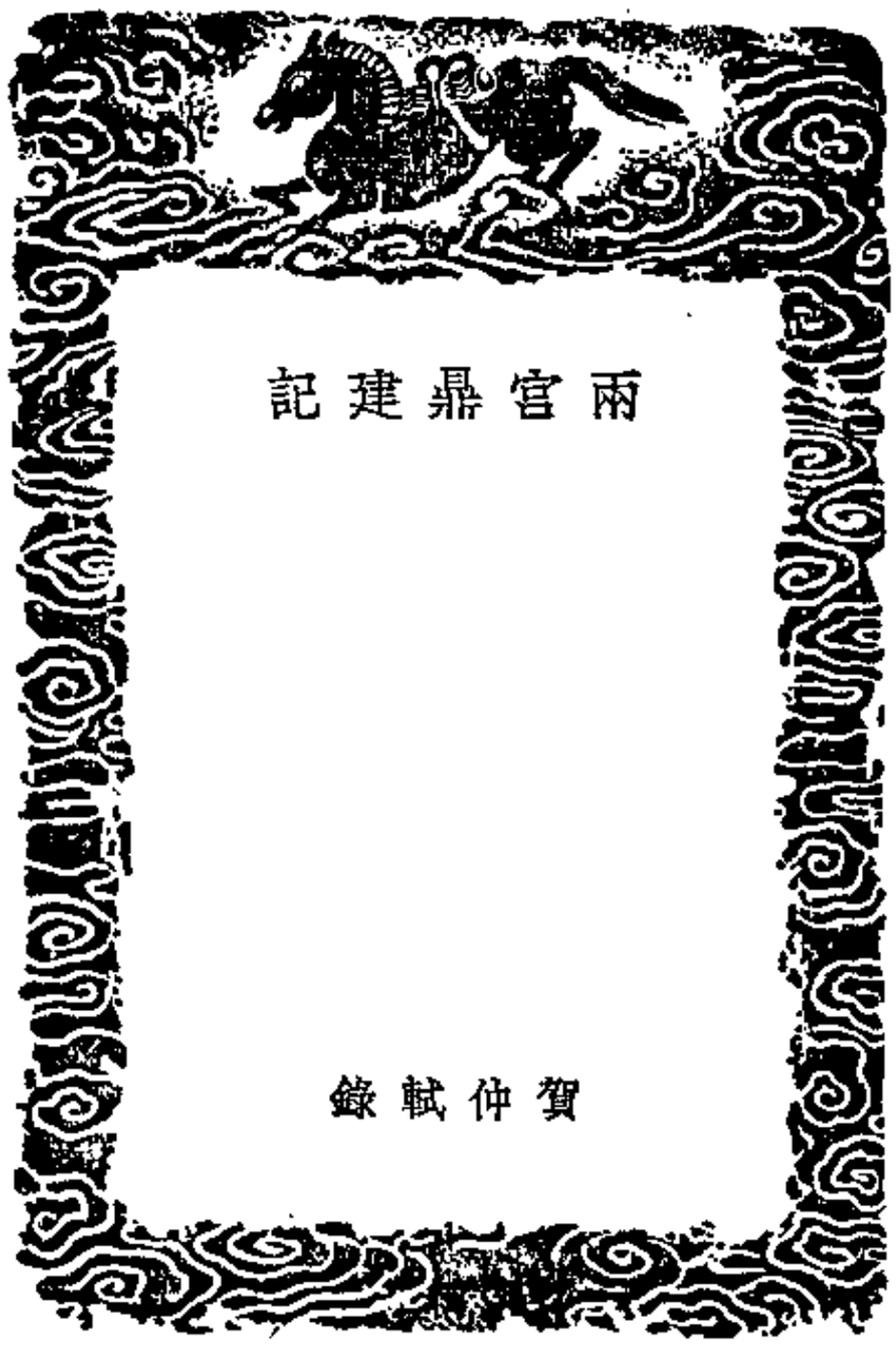
橫棟下與密簷。本註此其上棟之銅所即四阿也。其字則橫棟前後。即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爲東西兩下。四橫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接栿。覆堂廈。出階外者。謂之廡。本註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說見後。其屋盡水下處。謂之簷。本註此其下字之銅也。

廡屋。按屋本即夏后氏之屋後人加广作廡俗字也。則前五間。本註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爲兩間東房西室。按此卷說也歸見前。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

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按搏風之版所以掩東西當頂之垂脊下也似不得言下垂。搏風之下。亦爲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按大夫士宮無側階說見前。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本註檐口或云解大夫堂屋其字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爲廡。四面之檐。其水皆多。故其檐皆得以簷爲名。廈屋兩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檐亦謂之簷。東西兩廡。則但爲屢檐。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爲之檐。謂之簷。而不得以簷名也。本註檐與簷乃接續之名。簷乃直檐之名。說見後。

按古人宮室之制。門旁有塾。自塾至堂。無扈以連之。倘雨沾扈失容。不得成禮矣。堂下兩旁之屋。今人謂之廊。正說文所謂堂下周屋者也。所以庇鋪陳之物。未見有廊字。蓋後人始作廡。乃有此字。庶有廡可避。因此後世制度。廡與人處。若堂上東西楹下。但不得名廊也。



兩宮鼎建記序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爲論名。鄉愿不妨護名。甚周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層越之害。又奚賴焉。吾於年友賀發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名盛瑞）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讀之而重有感也。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思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忠。糜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於乾清、坤寧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瑞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瑞之羶。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乎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赤矢此心。將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禁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國利國名國美。官面故不屑爲。而又何盲命耶。卽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抵行一意。赤矢此心。雖使命捽我以利。以名以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

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於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有言。持身致主之際。患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卽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沈曹命哉。嘗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且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屩舄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履者順。于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于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獨頭竊豪傑之身。將峻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能于蓽窗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簉仕起曹。日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爲鳩鳲氏之任。第以郎署効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于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迨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日之以費。守實介而歸之以貪。于是始知任事有甚難者。先公之于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顓頊亦以是役。計先公于兩宮之費。直七十萬有奇。而旨不白之疑。以鉅萬夫于金穴中守介節。恢人不信。而以七十萬雖有可稽。而先公獨加一意而赤矢此心。將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禁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國利國名。國美官面故不屑爲。而又何盲命耶。卽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抵行一意。赤矢此心。雖使命捽我以利。以名以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

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兩宮鼎建記卷上

明　賀仲軾纂敬錄

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寧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爲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議疏奏，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舀卷爲塵漸潰，土灰益頭昧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必如火燼，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奏，自嘉靖三十六年修三殿起，至本年奉季止，日給五册，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令書辦抄真，共六册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幷可裁酌者，不開外。

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躍、副都御史李公遜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達等二員，屬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貴成撫按一官不遣。

一、三殿該吏部給事中劉曾題，各省直丁地內，議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應蛟、唐自化等員，摧徵，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尚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一、三殿採浙直鷹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臧惠，鼎建兩宮，公其遣

嗚心傾膽于廟堂之上，帋結怨而不見知，況欲從于百郡縣中，顯術良之貞哉，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樹奇，何必不起部，蓋公自進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爲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援也，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遺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者以百十萬尼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公不善術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盈身于是非利害中，卒受其鞼閒，是先公之福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憲非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力馳騁于古豪傑之前，猛猛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指摘亦憊嘗，亦執守，竟亦沈落，人亦執知土木之中，果有崚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于命也，蓋所感在卅沈之外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就中苦心猶有諱而不敢盡言，遺而不及藍識者，存其槩可也，萬歷歲次丙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軾泣血書。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鼎建兩宮，公其題止差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縮。

一、三殿拽運木石車騾，雇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具題造官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拽運，計日計騾給值，其官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倘在一民不擾。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俱給見錢召募。

一、三殿金磚面料，派之雲南、兩京、廣東，鼎建兩宮，公俱召商買辦。

一、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縮，計兩宮片瓦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一、兩宮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寧宮、交泰殿、駿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一十間，幷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暨檯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箇，通共用銀七十二萬有奇，內錙銖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八萬兩有奇。

一、每銀一兩，錙銖六百九十文，市上每錢四百五十文，換銀一兩，給與夫匠工食，則以五百五十文作銀一兩，每銀一兩收利一百四十文，然當時止給夫匠，令小委官按名給散，鋪車灰漿，一概不給，蓋夫匠雖日散十萬錢，然人止得三二十文，散之概給，若鋪車灰漿，動領數十萬錢，積之一處，盜錢散之則貴，糴之則賤，此必然之勢，其後錢七百文，乃值銀一兩，或亦概給之過也。

一、二火黃銅用二十一萬斤，該價銀二萬二千兩，商人沈應元等稟稱，貨銅即賠數千兩不惜，然銅數若此，一時豈能驟辦，乞寬假，容往南京收買，公謂工程急如星火，兩都往返淹遲，時日豈能有待，查得丁字庫銅積如山，中貴老主之，乃命商人持一帖求之中貴云云，然費不過二百金，勿論二萬二千兩之帑金不出，而事亦嘯嗟辦矣。

一、公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陞湖廣參議，命下，節慎庫貯營繕司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廣衡司三萬兩外，見在銀九十三萬兩有奇，親手付之繼任者，令其接續積存，以爲殿門工程之用，蓋以兩宮就緒之後，斷不加于創始，別工煩多之後，斷不加于兩宮，按兩宮之逕面行之一二年，則三門之工，綽有餘用，不謂公去未幾，而庫藏若掃，由斯以觀，公之謨也，不亦宜乎，戶兵二部應協濟銀各三十萬未用

一、兩宮初興鑽刻請托。蟻聚蜂屯。公一概峻絕外。至于見之牘奏。如四川臺內官採木。則有百戶李綸改臨潼縣于武清通州內官監督則有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西河王公俱具稟皇堂題覆仰籍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劄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公深鑒前弊。極力杜絕。夫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握略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觀瀾抄參。公得皇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伺吳雲卿出省再奏。而買木之特旨下矣。于時奸商人人意得無揭。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榜觀者明知其不可。亦竟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數十人跪于庭。謂之曰。倘自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既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劄付中。今明告爾。勿謂我作暗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蓋買木官給半價。卽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磕撞官民船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搜筏。一不許指稱皇木。搜越過關。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于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割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曰。爾欲割。我但知奉旨給劄耳。劄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聞畢。各商知公不可撓。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絕。遂皆不願領劄。向東廠倒贓矣。于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緝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悅者。從傍煽扇。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艾。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做天倖然而覓不免矣。

兩宮鼎建記卷中

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幷雜形紙箚。與瑣瑣小事不載外。其□□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一、議徽道員。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科。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協濟三十萬兩。其贓罰幷內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商稅等銀。令無咨行戶、兵二部幷各省直撫、按嚴查催數。酌量解用。而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咨數前來。以備不敷取用。（後工興止取是事例銀兩）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鉅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千民助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竪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文。卽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廣衛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議買杉木。照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鉅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千民助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竪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文。卽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廣衛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議買杉木。照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鉅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千民助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竪坊禮待。仍免雜差

小黍官每名一串抵晚唱名給散如錢短少中攙低假等錢若夫匠即時口稟即將小黍官重處若侵
冒數多見工官奏請罷黜

一、議稽查夫匠照得夫匠衆多該實員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幷廂匠稚痴殘疾人夫希圖掺濫合行定
立規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即註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當日申刻驗收某人夫某項用若干俱預
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追問如干礙內外
官員參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徇私冒破巡視
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體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
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提督照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
惡抵美好等弊點記于册錢糧收完即時舉說某項有弊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贓參究罷黜但不得
吹毛洗垢以盡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
選眞正殷實富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資富報貨幷受賄以稍棍混報及將鄉宦壋監生員皂
隸希圖掯塞者當工慢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強之以不職即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
料見工官酌量多寡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本司給
與庫帖運給十日不發官收庫帖以需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新舊均勻徇情輕重者完罪

一、議會估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詘所用物料錢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當
尤加詳愼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幷科道會同內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量較的確數目題定
不得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幷小黍官賢否照得五城兵馬幷小黍官于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賢否混淆曷以勸激合無分
別賢否年終造册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即行吝革外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植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植運琉璃、黑窯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植廣積合
無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強禦下不徇私情利千公必不利于私積年吏書嫉不便己褁其
利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夷爲跖勢所必至若官則甘卑汚彼吏書且歡同貓鼠
豈肯暗害除官果有眞贓私憑奏罷倘係匿名揭帖不可據以參奏仍貴該城兵馬務在得雞重
究

一、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不敷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
日緩者除見在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查得舊例採木俱差本部堂上官一員督理第川、貴州、
廣地方隔越象制之則遮見不同每多掣肘合無卽以本省撫按兼採

木之任司道官員總其差委買運錢糧任其區畫嚴督各省潘臬諸臣多方招募採取應用銀一面動
支本部料銀幷贓罰商稅、契稅、缺官俸薪等項木價運價必須一一出自公帑毋得派累小民如各省
地方官但能招徠土官進獻或能合土夷貢商採辦者卽抵原派定數起運其宣勞諸臣通應陞年資
不妨奏請加級以責成通候本完以優敍

一、議柏木查得內官監開註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若得柏
木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慢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雖圍不合原估不
妨折足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間可省銀數千百兩矣

一、議砍柴照得兩窯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
年修復殿堂趙準砍伐南海子樹株抵用合無仍照前議咨行兵部卽將題準官軍一萬名內除留樵
大石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剝皮
號記照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齊每一月管廠主事會同科道驗收計至明年二月終
木將發生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稽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無督令神木廠逐日開註某
日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註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
到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作某料長圍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
者俱令鋸解下聽用不許斲砍卽半段頑頭亦記數收貯備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小黍官
五日一次報司

一、議設官車車戶劉祿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設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準每輛給銀一百兩
置買先要預支脚價銀一百兩湊買車輛工程次第扣除脚價車銀限五年外照十六年題準事例查
行又議八輪改轍大車除西華門見在三輛外再造十七輛每輛照估給銀五十兩不足臨時再議又
議八輛大車所運大石比照西華門題準事例計路計日給價上卸用軍無軍用夫又議禁勢豪以用
車緊急勒索高價幷禁附近京府州縣車牙凡係脚車雖數報官兩平雇運木石不許私雇違者拏究

一、議車戶裝卸據劉祿等告行據主事張宗孔呈議看得卸運裝卸脚價于萬曆二十三年酌量加增題
奉欽依但不必別議但兩宮所需木植圍圓之大者委非尋常可比上車卸車未免多用人力若不稍
爲寬處誠恐拽運延遲臨期慢事合無自壩六尺以上者分爲三等量加上卸人夫工價六尺至九尺
爲一等每根加銀一兩二錢五分此外如更有圍大者照例遞加其圍未滿六尺者上卸髮運俱照舊
規給價

一、議呈樣瓦脫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甎瓦等料必須設法稽查始得如式燒如式琉璃等料二片塊箇連呈御覽一留御前一發監收官爲式以後散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
即不準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併得臨期逕行再照琉璃、黑窯工程重大非軍不可集事舊規

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錦衣衛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檔七百名赴琉璃窯三百名赴黑窯應用。

一、議庫銅錫錢。準巡視庫藏刑科給事中楊士鴻、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爾健手本開。丁字庫貯有四火黃銅四十八萬斤。堪以鑄錢等因。隨會廣衡司郎中何源之議。得大工繁鉅。經費不貲。今議取庫中之銅。鑄錢爲流通之資。移彼濟此。誠爲良策。

一、議夫軍。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動支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咨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鞍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但冬至後。班軍回衛。營軍住操。比時天寒地凍。正宜趁時發運。合無一面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該部從長議處。務令軍心悅趨。常川應役。

一、議給匠車開運工價。照得請給預支。原爲接濟。今不慎事。第令每發預支一次。必待料道會收石料畢。方出給實收。對同銷算。至銷算後。方敢再請給。仍候掛號下庫科發。比延前經月餘。運緩慎事。合無比照尊官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鞍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各收貯一應給發。俱總管山主事酌定數目。具呈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處批允。該管主事方行各該州縣正官照批準銀數。徑給車戶石匠。取具領狀。造冊呈部。如州縣官剋減銀數事發。從重參究。前銀將完。該管官再行請發接濟。一新窩車戶創線張揚。峻等私車官車。并見雇腳車。總計止二〇〇今議再行添雇搭掛一二百輛方可濟用〇〇車戶車騾自備及官車止居三分之一雇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〇〇難免遲延退避。合無將各戶拽運大車。查開自車若干。官車若干。某雇車若干。係某州縣人。經紀某管押某總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造冊呈都。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案候。有一推故違慢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無車輛不至悞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舊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驛。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輛。驛頭協運。乃一時衆聲易舉。事易就集。今本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豈堪虧累。相應酌議。合無照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計驛給值。其車輛折損。驛頭倒傷。仍照前例。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照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逐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搶價值。誅爲可恨。及查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爲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爲則。一應附近雇車經紀。蠹數繕名在官。遵照題準事理。雇募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掯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知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整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開運一塊。費銀千餘。道路窪陷不平。損車壞石。勢所必至。合無行令順天撫按。督責該地方官。道州縣官。多方設處。

務期修整如法。堅闊平坦。以便車行。如或庸應故事。致損車石。除州縣正官分別參處。巡捕官督究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悞事。

兩宮鼎建記卷下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河馬家乘載楠木甚品事甚悉。公質之于內〇〇公洪陽且言楠木藏壞于造船者採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〇〇〇金張言不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備述于堂。請題部。堂如公議。疏上。即報可。公初計期月可完。蓋以朝廷之力。一人千日。千人百一日耳。豈意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其題竪柱。至二十五年五月方得旨。是月即具題上梁。至九月方得旨。

廣積局積抽煤幾百十萬斤。堆大如山。而生木成樹矣。公曰。奈何以有用而爲無用也。琉璃黑窯缺柴。何不以此抵之。皇〇〇焉。

夫匠日用艘千萬名。公每項止用一頭打卯出名具領。難坐食而亦事體之必不可少者。然猶求紛至。堂強公增數。公曰。各夫匠分工收功。給錢自有主者。頭何用而令其賣放。堂然其題五十五名用一頭。人謂之欽差匠頭。不但歲費萬金。各工亦譁然多事矣。

兩宮匠役多甚。冒破不免題準論功。不論匠小委官給與見錢。按功給散。部官時稽查之。無功者仍重懲。

雖小委官不能撫弊較給匠頭散者取効多矣。

兩宮開工公命止用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報五百名。公曰工興才始不選令者誰也。詢之者乃內監公大慈宮收止出百名。

告事例者述狀到日卽給帖銀完次日卽給誥事無留宿走難著指赴如雲集得銀百萬兩惟在速之一字。

撥川湖貴減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宮殿所需每根動費千萬兩不申繩墨採辦安用卽頭號不可必得。亦不得遠下二三號云云詞若嚴而覓之之意多矣按撫不悟納喚喚也。

有中官在工作桌椅等料減于柴並撥出者公廉知之見僅若不知然但曰恐有夾帶左右一搜之中官懼甚兩止曰無撫公笑曰工上之事自今慕令我知不然公性命之憂在今日中官曰唯唯自是奉令惟謹事無懈者。

兩宮初開工之日一人持書詣托公曰予事來一行敢來阻耶重懲之擲書不視雖飲恨于人而後來之門以杜矣。

兵戶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閂工之費協濟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幷奏抄發戶部者月餘未覆忽一日申時文書房口傳西河王疏工部如何久不覆立等著回將話來。當官狼狽到部切責公公曰堂上不發抄何據而覆查工料無此疏證跡久之方得之戶部戶堂出部幸余公在署索其手具咨奏部堂因言戶部懈事疏上必罪本部公曰易耳首敍某月日準戶部咨云云咨到日卽具覆日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卽一椽一角純用香楠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蒭蓼旨紀錄。

二十一年多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獻陵錢糧物料價銀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看。卽萬金已屬浪費歸與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黎公道昭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公有根御史時公偕行同公覆估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賑河南飢比工完仍省黑黨等項銀三千有奇白城磚斧斫磚十萬有奇。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岸何以得長久對曰須用黑城磚而灌之以灰漿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中官疑不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不言一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過不五萬餘俱留之朝廷矣□塔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合符公聞用不逾時而京至工五十餘里如取夫于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寧長公主墳。舊規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祠一萬兩司禮監等內衙門公用幷無差部官修建者。緣駙馬

上之意稟者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笑曰試題之疏上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拯救其弊稟稟者竟不知所以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卽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是衆署部事左堂敬宇沈公曰勿輕議途止及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窯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鄉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旣任其事稍一稽查卽如木商王賓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矣副查窯稅而中貴王明作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卽出示通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窩放者許諸色人訐告卽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窯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稅卽一季所收逾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勦賊祭葬取用外設局積無原地各衙門小修請取給焉。

本年九月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甫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錦戶耿應顧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灰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幷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蒭蓼旨紀錄。

二十一年多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獻陵錢糧物料價銀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

蠡邦瑞父以白米千石請托。本部堂慈甚。遂題委公建造。止題銀一萬四千兩。其內監銀一萬。題裁矣。于是大失乘誠者之欲。怨謗併作。甚語沸騰。就中幾石不可脫之論。時都察堂院衷洪溪公。公師也。爲公危甚。大理卿懼山沈公陞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勸裒候公主葬舉到任。免干波及。沈雖不用其言。然一時舟外之櫂。蓋人人危之矣。于時公亦微俸淺。事無他。仍荷聖母貫衷。一銀二十兩成金。并席殿五十餘間。計費三百三十兩有奇。獨之日。工上例搭席殿。葺房舖約三百間。公令揆地之際。考揩蓋作官廨去墳遠。恐于內便不便。況此席木。內便隨行俱拆去。何必用心。公令以椒根橫穿干杉本纔眼。下埋之。席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寔迄果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即以刀斷繩取之不易。遂止事畢。公呼夫匠頭謂曰。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木房留與夫匠作宿食所。何如。衆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七釐抵工價。拆棚日席以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錦衣衛題修補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毀壞者。皆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誑題疎中語耳。不然。駕閣庫未開。火而銅帶胡由而焦。衙且磨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言欲奏。請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兩簿煥然矣。

辨京察疏 萬曆乙未上　己亥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終不免。卽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讖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祿。值與衙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譏構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鑑皇之輸。謹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概。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金磚顏料。買辦就緒。止費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若玉軒板箱監櫃約費銀四萬兩。其浙直採木價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錄錢和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裒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伯躍。潘鑑。左副都御史李遂卿。郎中李國珍。李福。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萬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近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撫蘇州燒磚。則郎中臧惠。天下催徵錢糧。則御史林潤。鹼。唐自化等四員。概省直丁地。歲加派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隅題

邊監工本陵寢卽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衆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賤且佳。何苦專用官窯。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窯。謹故用民窯。公曰。祖宗制用官窯。爲官窯勝也。豈謂官破錢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一開。官窯無用。且得罪。請如價。公不可。監工復再三。祈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三千餘矣。

手貲販柏柵千餘株。不報稅。且出殘語。公親至其地驗之。該稅銀若干。卽其期道。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奈何。蓋此柵哲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金淵驅百十面。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簍。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撿土一簍。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乘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弊端最甚。如一二三爲一號。後復以三四五爲二號。迎手到底。歷年以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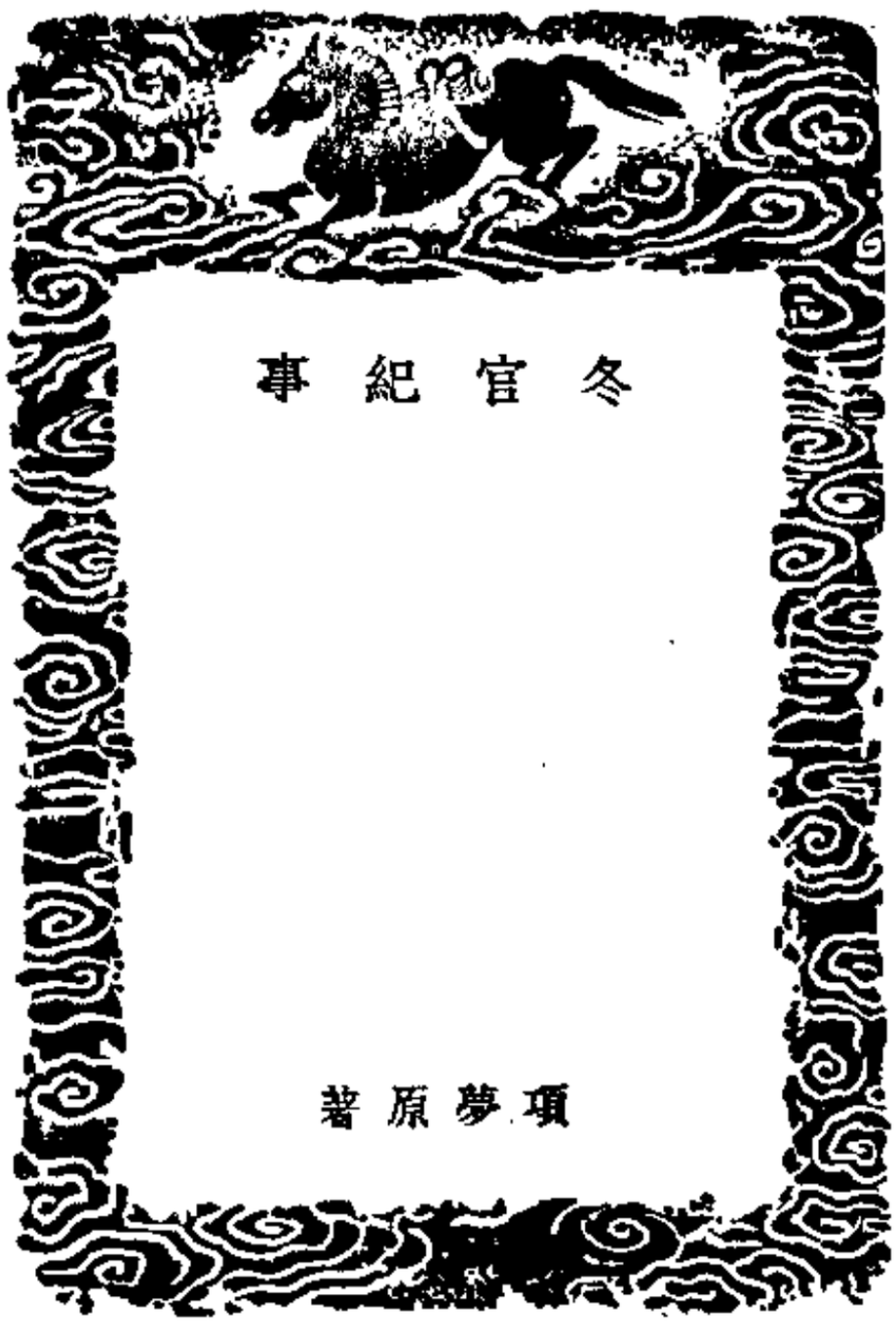
錦衣衛題修補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毀壞者。皆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誑題疎中語耳。不然。駕閣庫未開。火而銅帶胡由而焦。衙且磨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言欲奏。請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兩簿煥然矣。

辨京察疏 萬曆乙未上　己亥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終不免。卽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讖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祿。值與衙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譏構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鑑皇之輸。謹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概。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金磚顏料。買辦就緒。止費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若玉軒板箱監櫃約費銀四萬兩。其浙直採木價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錄錢和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裒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伯躍。潘鑑。左副都御史李遂卿。郎中李國珍。李福。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萬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近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撫蘇州燒磚。則郎中臧惠。天下催徵錢糧。則御史林潤。鹼。唐自化等四員。概省直丁地。歲加派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隅題

準。車騾夫匠派提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準。即今監工者亦曾謂職調五城人夫拽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扶根本之圖。百戶李綸奏差內官川湖採木。西河王奏五臺山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學各奏改臨清窯于武清縣通州造官監燒。木商吳雲卿、路金源各潰奏買鷹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十萬兩。即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曆二十一年。同少監俞雲王國當修景皇帝陵。即如鋪戶取應顧原估銀一萬二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留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留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并碑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廠庫給事中張問達題。職本官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監何汪修獻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職復議。工科給事中黎□復題給事中桂□御史時□同職覆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職仍省銀三千餘兩。大工所收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庫科道因封候旨。不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慎庫有册。昭彰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證盤。謂暮夜即萬古無天齊。何有于職也。況職七年郎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主事吳□兵部員外田□丁酉陝西主試回到職家。至京對職嘆息。且如參職用張經等。爲心服矣。不知所職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各專利。恐非人情。審辦王化等。委官胡靚坤。係職二十一二兩年奪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手本開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帝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矣。夫頭張經。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萬曆開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道。卦本部册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見錢。而後授充夫頭者日衆。二役川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贓計日計隊。職用主事郭□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殿工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饑輔之民。囂然震動。然後知職之讒逞面所全者大也。貿收對同數之多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綠等見在可問也。至于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隊耳不然。職大工所用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猥去任四年餘且屯田司開送之胡鯤坤耶。吏部去官有册。可查也。職條杉木。係何佑不知造自何官。中間歲號過關。由來不知費幣歲幾千百萬兩。職因買曹天佑木。閱係何佑數邊。始知出不覺大賤。隨即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徐□楊□郭□御史蔣□議。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照來不知省幣金幾千百萬兩。即如郎中彭主事曾照舊會估磨算。曹天佑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新估覆算。減冒濫銀四千餘兩。原册見在工部廠庫可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即三尺童子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親手塗抹。職與三司郎中同在。曾開一言否。楊門素乘直道。見在可問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責三十板一拶。李號泣曰。一席值價止二分五釐。又係自己賠買。已打五十板一拶。每戶將來鍰糧。不下萬餘兩。全家齎粉泰。因而聚家逃走。職懼各鋪戶生

心解體。行兵馬指揮楊嘉慶嚴責。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恃老病。政司有號簿。工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執迫之逃面謂職放可查也。趙元係廣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即面貌亦不識。有何事于職嫌而置之死。工部廠有册可查也。至于窯戶係世辟。職衙門并無姓名。且大工又不用窯戶之磚。不知因何事扣其價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此無跡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鄭正清長之大機括。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跡本册。與見在員役。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半字之實。并查職自作主一文錢。即將職重治。以爲臣不忠不廉欺君者之戒。如係借題幽送吏部去官。郎中許埈朝廷一件事。要工部之大典。爲酬恨之奇策。乞勅吏部開館。俾秉蠹狐之筆者。直書曰。職貿盜瑞被參。某人陷之也。職死且不朽矣。



冬官紀事序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於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有言持身致主之際。忠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卽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沉貧命哉。凡樹奇節而著勳力。莫非命也。何言乎。蓋節不遇其時。不得彰灼。力不當其時。欲効用無由也。且夫人之識力。果甚遠乎。嘗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且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康瓠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屬者順。於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於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猥瑣羈豪傑之身。將鞍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能於尋常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簉仕起曹H。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鳲鳩氏之任。第以郎署効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於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造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目之以費。守實介而歸之以貪。於是始知任事有難者。先公之於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顚躓。亦以是役。計先公於兩宮之役。直七十萬有奇。而冒不白之疑。以鉅萬。夫於金穴中守介節。倭人不信。而以七十萬嫉兩宮。倭人尤不信。乃七十萬催有可糈。而先公獨加以不職之名。何也。廉於國而貪於身。論人者。豈眞有別術度人哉。勞則亡矣。節亦晦焉。是先公之命也。夫先公以一官謝知遇。亦何遽何求。獨念士人起家。遇主亦欲尺寸自樹。先公半生砥礪。半生事苦。竟埋沒於土中。是可傷也。假令以先公之才知。用以當古豪傑之所難。則綜理經營。何必非鑿鑿之試。狐鼠瓜孛。何必非是非之叢。履危機而辣灘尼。何必非利害之會。以其所偏嘗試務所難。措豈遽不是以効一割。無如其竟如斯也。用力與古人同。收効與古人異。所處之勢然矣。是以曰有命也。謫守一郡。又涉乎小矣。嗛心傾膽於廟堂之上。祇結怨而不九知。況欲從千百郡縣中。期循良之績哉。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樹奇。何必不起部。董公自難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謂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撿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造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者以百十萬尾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公不善循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置身於是非利害中。卒受其懟閘。是先公之拙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窆葬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力馳騁於古豪傑之會。磊磊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拮据。亦擔當。亦執守。竟亦沉蓉。人亦孰知土木之中。果有竅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於命也。蓋所成在升沉之外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名曰冬官紀事。若夫就中之苦心。蓋猶有諱而不敢盡言。遺而不及。盡識者存其槩可也。非識其有異。識其所職也。夫守官者以盡職爲能。秉筆者以錄善爲大。郎署雖微。獨非朝廷之官也歟哉。倘存褒貶於庶官之中。核虛實於有據之事。筆之若曰萬曆某年月日。鼎建乾清坤寧兩宮。郎中某實任其事。以金錢七十萬竣役。省金錢九十萬有奇。視三殿費。所省無算。

萬曆歲次內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弢泣血書。

冬官紀事敘

明　項夢原著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昜論名。鄉愿不顧。謾名甚周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害。又奚賴焉。吾讀冬官紀事。而甚有感也。冬官紀事。是吾年友賀養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而自敍其首簡。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節省。而更得靡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節省耳。使誠有此志。縻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於乾清坤寧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瑞垂流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瑞之膻而形同串之涅。不洗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於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赤矢此心者。爲主幹國之忠重。而狗私營殺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國利。國名。國美。官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即命之橫誠重。然當其時。孤行一意。赤矢此心。使命撓我以利。以名。以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

萬曆戊午夏五。年家晚生丘兆麟題。

萬曆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寧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爲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識疏稿。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舊卷爲塵口漸潰。土灰益頭昧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心如火熾。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稿。自嘉靖三十六年修三殿起。至本年春季止。日給五册。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合書辦抄寫。共六册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幷可裁酌者不開外。

【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躋。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逵等二員。副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責成撫按一官不遣。

【二】三殿該庀料給事中劉贊題各省直丁地內歲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臕蛟。唐自化等員。攅運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尚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三】三殿採浙直廳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戴燧。鼎建兩宮。公具題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廳平至。以銀二萬兩發蘇州。而金磚至。以銀二萬兩發徐州。而花斑石至。未曾

添註一官。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兩宮。公具題止差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遣旱紅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稿量堂題覆。仰藉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劃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課五六萬兩。公深鑒前弊。極力杜絕。天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揑洛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卽溯抄參。公得旨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令吳寶卿出名再奏。卽買木之特旨下矣。於時奸商人人意得氣揚。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傍觀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數十人跪於庭。謂之曰。爾自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既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載劃付中。今明告爾。勿謂我做瞎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查買木官給平價。卽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磕撞官民舡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拽運。一不許指稱皇木。搶越過關。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於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劃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曰。爾欲劃。我但知奉旨給劃耳。劃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開載。各商知公不可奪。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絕。遂皆不顧領劃。向東廠倒賍矣。於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縛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投者。從傍煽鬧。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盡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徼天倖。然而竟不免矣。

一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并雖形紙筆與瑣瑣小事不載外。其一切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計開

一議徽遘負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料銀。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協濟三十萬兩。其賍罰并內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商稅等銀。合無咨行戶兵二部。并各省直撫按嚴查確數。酌量解用。南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查數前來。以備不敷取用。（後工奠止取足事例續開。）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肇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廳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部。查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於民間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冠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豎坊禮待。仍免糧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文。則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廣衡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查庫料等項。照得雜料勢所必用。合無通行兩京甲字等庫。明開數目某項若干。足備大工應用。則已。如果不足。預行處辦。以防臨期急用不敷。

一議分工。照得工程重大。差官衆多。若必合爲一工。則意見參差。彼此擊肘。更曾浸潤。致起紛爭。殊於

385

大工有礙。合無將應修處所。均勻搭配。司官與內監提督各二員。分管一工。明示賞罰。工堅費省。完工最早者。受上賞。則彼此相形。人思自效。

一議柚木。照得楠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興在即。用木爲急。其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送問。如干礙內外官員。奏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狥私冒破。巡視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懼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督提督。將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惡准美好等弊。點記于册。錢糧收完。即時聲說。某項有弊。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脏。參究罷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啓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選眞正殷實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貿窩報貧。幷受賄以稻棍混報。及將鄉官舉監生員呈報。希圖搪塞者。當工愆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強之以不堪。即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料。見工官酌量多寡。量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本司給與庫帖。遲給十日。不發實收庫帖。以憑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新舊均勻。狥情輕重者究罪。

一議會估。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竭。所用物料。錢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常尤加詳慎。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幷科道。會同內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盈較的確數目。題定。不得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幷小委官。質否。照得五城兵馬。幷小委官。於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質否混淆。易以勦激。合無分別質否。年終造册。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即行吞革外。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植。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植運琉璃黑窰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植廣積。合無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經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強禦。下不狥私情。利於公必不利於私。積年吏胥。嫉不便己。寨其利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夷爲跖。勢所必至。若官場茸卑污。彼吏胥且歛同貓鼠。豈肯暗害。除官果有眞實脏私。參奏罷黜。但係匿名揭帖。不可據以參奏。仍責該城兵馬。務在得獲重究。

一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不數。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已。

年資。不妨奏請加級以資成。通候木完以優敘

一議稻木。查得內官監開莊稻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稻木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悞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栢木行內監酌量做造。雖長圍不合原估。不妨折起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間。可省銀數千百兩矣。

一議砍柴。照得兩靈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年修復殿堂。題准砍伐南海子樹株抵用。合無仍照前議查行兵部。即將題准官軍一萬名內。除量撥大石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刮皮號記。照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廠。每一月管廠主事。會同科道。收牧。計至明年二月終。木將發生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精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無查某月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莊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到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做某料。長圍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者。俱令鋸解下聽用。不許斲砍。即半段頭頭。亦記數收貯備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不委官五日一次報司。

一議置官軍車戶劉綬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置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准每輛給銀一百兩。不可濟用。第計車戶車騾自置。及宮車止居三分之一。僱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難免遁

一新舊車戶劉綬張揚祿等私車官車。并見僱腳車。總計止二百輛。今議再行添僱。搭掛一二百輛。方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造冊呈部。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坤。案候。有一推故違慢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應車輛不至慢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騾。已經題准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甘堪虧累。相應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輛騾頭協運。乃一時兼營易舉。事易就集。今本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甘堪虧累。相應延遲避。合無將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計騾給值。其車輛折損。騾頭倒傷。仍照前議。量行賠補。應大料易於就集。各戶亦無虧累。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僱募。協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遂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擡價值。深爲可恨。及查得時僱車。每車一輛。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爲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爲准。一應附近僱車經紀。盡數籍名在官。遵照題准事理僱寫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擡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短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理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萬餘斤者。開運一塊。時即不准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毋得臨期違慢。再照瑠璃黑窰。工程重大。非車不可集事。窰規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鎗衣衛營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撥七百名赴瑠璃窰。三百名赴黑窰應用。

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慢事。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司馬家乘載楠木狀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松雜木。工無所用。相應停採。此事關邊防河工。特借大工仍名耳。兩時事在並行。公憑據而成之。故從容具題。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停罷。未幾皆復舊貫。見眾公。皇疏亦至。語其國。先進。百戶仲春。首倡開織之事。亦借大工爲名。疏未上。先投揭於公。公深此之。春儀。並不敢求下工部。自起言開織者。紛紛無數一。

慈寧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譁然言舊。公曰。石安得言舊。一整便新。有事我自當。不關累也。

楚參藩之命。將行而尚未。代管琉璃窰內監劉成。從容言爲燒色淺。打點費幾萬金。而運缸猫盆之類。日索不休。乞給三千金。公不可。且曰。柴土價原自倍。打點費一二萬只餘耳。成曰。安見倍。公曰。燒數雖不可稽。而運價有數。查得原燒料一百七十餘萬。用不足百萬。兩宮完矣。餘何住。成語塞而去。公復丁寧繼任者。切勿予。不謂持之不堅。遂給七萬。庫欲不空得乎。一日奉旨下部。買金六千兩。鋪戶苦之。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公曰。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各戶極言一時難辦。必俟賠不惜也。公思戶應協大工銀三十萬。而兩宮已完。庫貯銀尚有一百二十餘萬。無需協濟。遂收工商買金之稟。而掌稿者力稟不可。公叱之出。衆莫解。衛司楊繡庵司徒本庵公胞弟也。公夜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其題何如。繡庵入言出告曰。余兄極苦此事。且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工買金六千。則節銀可不協濟。繡庵復入言本庵垂泣。公歸具題稿。明日早。進部。呼寫本者上之。掌稿者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第曰。試題之。疏上。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稿署部事左堂敬宇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人。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囤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鄉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賓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已。嗣查囤稅。而中貴王明磚瓦者。以滿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稿署部事左堂敬宇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人。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囤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鄉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賓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已。嗣查囤稅。而中貴王明磚瓦者。以滿稅論。官吏軍餘貿放者。許諸人訐告。即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罰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諸勢要聞風輸稅。即一季所收。踰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勦戚祭葬取用外。該局積儲陳地。各衙門小修。皆取給焉。

一本年九月。內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寧。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鋪戶駄應。調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灰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并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薦。奉旨紀錄。一二十一年冬。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獻陵寢殿物料。價銀四萬兩。公親詣本陵。逼地踏看。即爲金已腐浪費。鋪與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黎公道炤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

公有根卿史時公僭行同公擾佔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服河南饑比工完仍省黑窰等項銀三千兩有奇白城磚瑕刃磚十萬有奇

一一獻陵山溝雨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之以灰雜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中官疑不解公遣然利動其心遂折二萬久不言一日同至溝岸舍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於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不過五萬餘俱留之朝廷矣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人不能秤起令筍公謂用不踰時而竟至工五十餘里如取夫於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於近村壯丁惜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一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寧長公主墳一萬四千兩有奇服河南饑比工完仍省黑窰等項銀三千兩有奇白城磚瑕刃磚十萬有奇

一一獻陵山溝雨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之以灰雜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中官疑不解公遣然利動其心遂折二萬久不言一日同至溝岸舍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於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不過五萬餘俱留之朝廷矣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人不能秤起令筍公謂用不踰時而竟至工五十餘里如取夫於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於近村壯丁惜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一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寧長公主墳一萬四千兩有奇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兩司禮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繇是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嗣

裁矣於是大失垂涎者之欲怨謗併作蜚語溯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兩司禮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繇是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兩司禮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繇

也爲公危甚大理卿繼山沈公鯉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勳其候公主葬舉到任免於波及沈雖不用其言然一時舟外之懼蓋人人危之矣於時公亦徵倖城事無他仍荷聖恩賚表裏一襲二十兩詳具行狀中然金井幷席殿五十餘間計費僅三百三十兩有奇殫之日工上例搭席殿舉房等約三百間公令擇地之隙者搭蓋作官閘去墳遠恐於內使不便況此席木內使臨行俱拆去何必用心公令以橛棍橫穿於杉木纔眼下理之席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殫迄果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即以刀斷繩收之不易公呼夫匠頭諭曰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遂止事舉公呼夫匠頭諭曰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留與夫匠作宿食所何如衆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七釐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筵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筵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一二十三年題鼎建西掌門幷補修皇城西一面幷西角樓其工五十倍府第然亦止費七萬金而緝

辦京察疏 編其末上 己亥

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蹟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 機 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

人公皆叱之君工之日事舉直入其室坐其床責其無狀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卻不如意再須後來予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動唯唯公拂衣去

一一都城重城根角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嘴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士壤築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即具說堂一帖內開議得浪窩觸及城脚及時築壤誠爲急務但取城壕之土以壤壕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潛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於此者若以壤坑而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都堂怒形于色曰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孔履尚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回呈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暗激怒原議者與公排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道欲參論某始悟爲部門所愎向公具儀服罪比完工止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釐民瓦每片價纔三于官窰者久矣民瓦萬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繇曰三十餘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閹曰然公乃陰飭官民瓦各遂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棄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瞳且佳何苦專用官窰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窰誰敢用民窰公曰祖宗制用官窰爲官窰勝也豈謂冒破

人公皆叱之君工之日事舉直入其室坐其床責其無狀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卻不如意再須後來予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動唯唯公拂衣去

一都城重城根角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嘴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士壤築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即具說堂一帖內開議得浪窩觸及城脚及時築壤誠爲急務但取城壕之土以壤壕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潛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於此者若以壤坑而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都堂怒形于色曰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孔履尚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回呈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暗激怒原議者與公排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道欲參論某始悟爲部門所愎向公具儀服罪比完工止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釐民瓦每片價纔三于官窰者久矣民瓦萬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繇曰三十餘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閹曰然公乃陰飭官民瓦各遂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棄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瞳且佳何苦專用官窰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窰誰敢用民窰公曰祖宗制用官窰爲官窰勝也豈謂冒破

饒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者隨至寓下氣歸公得罪請如舊公不可監工復再三祈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矣

王賓販檜樹千餘株不報稅且出飛語公親至該地驗之該稅銀若干即其地知何東城御史及廠庫科道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柰何蓋此輩皆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筵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筵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擊蹯最甚如一二三爲一號連手到底歷年以來攔幫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錦衣衛題修補廊簷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特毀壞者肯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實題成中語耳不然鴈門座等由而焦舊宜廊胡疵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諱用不足千金廊簷俱因舊房未有加一椽一瓴者止易瓦幷墁饒油漆等工公細計之即五千金已贏多餘乃費帑金至加時同事主事韓范也

簿煥然矣

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免。卽如東華甫完。營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南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譏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按俸者一例。自分可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議搆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膺職之輩。誰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管略陳其槩。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距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瓷瓦通完。金鍍顏料。買辦就緒止。職經手發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板箱堅槨。約費銀四萬兩。曹天祐木價三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值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錙銖積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裒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御史李遂卿。郎中張國珍。李祐。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窩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道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燕。蘇州燒磚。則郎中戴燝。天下催徵錢糧。則御史林騰蛟。唐自化等四員。緊省直丁地藏加派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曾題准。車騾夫匠。派提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准。卽今監工者。亦曾謂職調五城人夫拽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扶根本之圖。百戶李綸。奏差內官川湖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學各奏改隨清署。於武清縣通州。差內官監燒木商吳雲卿洛金源各漕奏買應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十萬兩。卽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曆二十一年。同少監僉書王國事。修景皇帝陵。卽如儲戶歐應禎原估銀一萬二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留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工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留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一千五百。幷磚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廠庫給事中張問達參。職奉旨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監何江修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職復議。工科給事中桂　御史時同。職覆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職仍省銀三千餘兩。大工所費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冊科道。固封候旨。不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慎庫有冊。昭彰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誣。螫謂苛夜。卽萬古無夷齊。何有於職也。況職七年郎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主事吳。兵部員外田丁酉陝西主試。回到職家。至京對職嘆息。且如臺職用張經等爲心腹矣。不知所騙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各事利。恐非人情。許銀王化等。委官胡親坤。係職二十一二兩年。修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乎。本開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

矣。夫頭張緯。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壽宮開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道幷本部冊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兒錢。而後投充夫頭者日衆。二役用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賄。計日計騾。職用主事郭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殿宮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幾輔之民。囂然震動。然後知之。識遠而所全者大也。實收對同。數之多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綬等見在可問也。至於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騾耳。不然。職大工所用。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揑去任四年。餘。且屯田司開送之胡親坤耶。吏部去官。有冊可查也。應條杉木。舊會估。不知造自何官。中間藏號過關。由來不知。費帑藏幾千百萬兩。職因貿曹天祐木。陽舊會估數過。始看出。不但大駁。隨卽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徐　楊　郭　御史蔣　詵。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將來不知省帑金幾千百萬兩。卽如郎中彭　主事曾照舊會估磨算。曹天祐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新估覆算。減冒濫四千餘兩。原冊見在。工部廠庫可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卽三尺童子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　親手塗抹。職與三司郎中同在。曾開一言否。楊　素秉直道。見在可問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責二十板一梭。李號泣曰。一席值價止三分五釐。又係自己賠買。已打五十板一梭。每戶將來錢糧。不下萬餘兩。全家離散。行乞馬指揮楊嘉慶嚴拏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恃老病。通政司四遞通狀。職悉束之高閣。通政司有號簿。工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執迫之逃而訓。職放之也。禁籍司有冊有官幷本人見在。可查而問也。趙玄係虞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卽面質。職亦不識。有何事於。職。嫁禍置之死。工部廠庫有冊可查也。至於鄂戶孫世祥。職衙門幷無姓名。且大工又不用鄂戶之磚。不知因何事措其價四百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此無踪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邪正消長之大機。括恩讎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蹟本冊。與見在曩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半字之實。幷查。職自做主事郎中。曾壞朝廷一件事。要工部一文錢。卽將。職重治。以重臣不忠不廉欺君者之戒。如係借題幽之大典。爲酬恨之奇策。乞勅吏部開送史館。俾秉董狐之筆者。直書曰。職實鑒瑞被參。某人陷之也。職死且不朽矣。

揭一

凡人臣爲國。與自爲者異。爲國則執法以任謗。自爲則避謗以撓法。臣而至於避謗以撓法。天下國家之事。其何利賴焉。是蠹法者。莫甚於謗。而謗之所以益肆者。則用謗者之過也。彼謗者方欲肆其毒而吾復爲之用。則任事之臣。方且垂首重足。畏謗遠罪之不遑。尙遑明目張膽。爲朝廷堅持三尺乎。蓋才之有無。著之設施。守之含廉。見之經費。故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之。常人斷乎其不能。廉者心無所利。其用自省。貪則一賄入。必借帑藏千百以償之。費之必甚。勢也。今有非常之事。其爲人也。任之而能勝之。而能發蔵成。及觀其用。又倍極節省。有官如此。是亦不可以原乎。卽有侵盜之謗。亦當省查之而

錄其中山之功。苟非其人未任而張皇。既任而規避。及觀其費。又濫觴而不可繼。即舉言日至。亦阿大夫耳。吾以白簡隨其後。此亞實之術也。豈不得人甚眞而行之甚易乎。職不肖。特罪繕郎三年六閱月。始完北上門。再完西華門。今完兩宮。任之能勝與否。關在萬乘耳目。一切經費工部有籍。巡視科道監工。科道有册。昭如日星。至於霖夜十萬之說。必須監國家帑藏百十萬以酬其餌。勿論鼎建之費。止於七十餘萬。乃職數年經費。一按籍似與前後當事者埒。眞有不待辨而自明者。惟是仕謗執法。貞臣所難。遠謗自全。則人之通情也。如有事即有是非。而當事者必不免。無事方無是非。優游而取高位。誰肯爲國家任事。以自取官敗名滅之禍乎。此職之所以憂也。讓將行過事蹟。略陳梗概。俾縉紳朝野知職之今日。皆其自取。庶任事者。不以職爲口實。而弛其擔當之心。謗人者。知僞不可以掩眞。而少縱其雌黃之口。其於國家人才。未必無少補云。

揭二

爲抱病羸軀。心迹未判。據實直陳。以聽公論事。竊聞人臣之患。在畏事不敢前者。何也。事者疑之所起也。議之所叢也。而危之所伏也。故處疑冒嫌。而蹈不可知之危。此人臣之大患也。雖然。事前之患。在毀譽之諸事。後之患。則士庶重後耳。且位外之人。固不能得位中之情。而不夠之心。又安能滿不平之口。矧士固難知。乃不自知而顏肯惴惴於雌黃之口。以自囚其生平哉。職以草野遭聖明。品即劣不敢以私汚義。才即弱不敢以巧藏拙。誠謂任事避謗。勢不相兼。而鉛刀一割之用。不得以浮議自消縮。所以厭焉而不敢有悔色者。此也。職嘗謂士獨惧無可知耳。苟有可知。即一時之愛憎雜集。而千古之人心自在。又誰能以矯矯之節。終玷汶汶之口乎。故職之懇懇實欲以後効洗前枉。而不虞天之鋼職以疾也。垢辱自點。初志頓遠。所以中夜思之。不覺汗之長流也。職伏念兩宮乃非常之役。而職不肖。實始終其事。所以工甫完而敗。嗚呼。百萬之省。讒人及知而白簡汚迹。遍天下矣。故敢略述其概。職聞利之所聚。趨者爭先。兩宮之金鏤是也。工役未興。人關溪壑矣。其時不推居其貨者。百計爲奸。即長安市井。且疑當事之獨髮。而思有以分之。以故採木者、改轍者、紛紛條議。甚至徽商捐萬金之貲。鑽求買木。而瀆奏亦且至再。此皆懷藏大奸。欲在必滿。而職以一人左支右吾於其間。力憊漏巵。委其身於謗議讐恨之藪。而不敢恤也。用是二載經營兩宮底績。且東裕庫神霄殿芳玉軒等工。一時幷舉。而總計職經手之費七十二萬餘金。而迄完矣。而存省節縮之餘。得銀九十三萬兩有奇。以需殿門之用。猶僅職初署司事。庫銀僅三十餘萬。而土木煩興之日。乃稍有蓄餘。又何也。此皆職事之於狼藉顧顧之餘。而慎之於糊酌損益之際。職之省也。滋甚。職之毒也。滋深。其職也宜也。不敢猶也。三人投抒。十夫搥椎。況加以柔不得計之口乎。是慈母不能必之賢子。而欲天下必之職乎。讐所固然。而古今之公患。何必獨指焉。嗚呼。中士醜自費。中女醜自媒。職即不省。豈遂肯以過隙之得失。頓忘素心。妄疏列而希餘潤哉。顧瓜田李下。君子嫌之。職不幸。實以瓜李致疑。今病矣。一旦大限之至。即填溝壑。後効既不可期。前垢終不可洗。是使砥礪抱不伸之餘恨。士木有節省之墨臣。辱鑒若此。天下不疑以職爲誕乎。敢稍次其事於左。

明堂問

清　蕭山毛奇齡稿

姜君問周之明堂、倣于何代、見于何書、其作此堂、何所施用、且其制何等、相傳有九室五室之辨、可得聞乎、

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宮、亦名明庭、黃帝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其稱名之變、則見于孝經孟子左傳、周頌大戴禮禮記、家語、考工記、荀子、呂氏春秋、及明堂月令諸說、其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一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第其制則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解之者有不同、

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凡九室、（綴三、）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堂外環水、）明堂月令篇、赤綪戶也、白綪牖也、（戶牖色、）堂高三丈、（其地高三尺、）東西九切、（八尺曰切、）南北七筵、（九尺曰筵、）六十三尺、）南北　玄堂左个、（北四、卽總章右个也、）玄堂太廟、（正北、）玄堂右个、（北東、卽青陽左个也、）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東階、而各二階、（三階、三面下階、）五門、此在西漢諸儒無異詞者、

自周禮出、劉歆取考工補冬官之闕、而考工于匠氏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說見九階、前三階、三面下階、各二階、）四旁兩夾牖、（即四戶八牖也、）白盛、（皆白色、）殷人重屋、四阿、（四面下霤、）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見前、）東西九筵、（八十一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九尺、）五室、凡室二筵、（每室二丈、八尺、）其制頗與舊異、而淳于登作五室之說、則又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則其所爲五室者、又不在四正而在四維、大不可解、

自周禮出、劉歆取考工補冬官之闕、而考工于匠氏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其後鄭玄註三禮、主考工說、反謂大戴所記、劍于秦相呂不韋之作、春秋、並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詆康成所註、悉本淳于、登月令、異義而有乖正論、于是九室五室、互相譏論、莫衷一是、最重匠氏、而旁及明堂、原非劉劍制本意、故其所記者、群于軌步、而略于體製、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行、變配方明、特尊五廟、第稱五而九在其中、五畢其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五嫌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是五室九室、在盛德考功、原未嘗異、而康成慢解、遂致以一家之言、而邈若河漢、故有不敏之徒、墨守五室而必不通者、予嘗詢之曰、請問所謂五室者、爲一列乎、爲參列乎、一列則五不能九、猶之九不能五也、參列則縱橫交互、已駭駭有三三之形、況儼立中位、顯分四維、則在中者、自必有前後左右、而在四維者、必不能于兩維之中無所間也、此則五之必當爲九者也、又問所謂五室者、爲五蓋五載乎、抑一蓋一載乎、五蓋五載、則櫚各爲欄、字各爲宇、五不能爲九、猶之九不能爲十二也、一蓋一載、則有五正者、斷無割四維而另爲一蓋、而有四維者、又安能缺四正而獨蓋此一中四角之棲頹、以成此一屋也、此則五室之斷不能舍九而自爲五者也、然則五卽是九、九卽是十二、右未嘗誤、而康成誤之、況康成既註五室定四維位、而其註明堂月令、又明見有太廟五室、列在正位、且又明分八个、剖作十二、其註明堂月令、又親改九室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則康成亦定不以爲五室是而九室非者、而祖鄭之徒、曉曉不已、非多事乎、

然有疑者、竊聞北魏賈思伯五室家也、謂月令九室之文、卽是五室、世嘗非之、今先生謂五室卽九室、而說又極是、其故何也、

九室卽五室、猶之五室卽九室、然而九室卽五室、似甚順而實非者、以其爲一畸之言也、彼謂四維八个、合太室、卽九室矣、傾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卽玄堂右个、以是推之、則雖有八个、仍四室耳、四

室合太室。非五室乎。然而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其爲太廟者安在。彼亦知青陽明堂之當有左右个而不知有太廟。是但舉此略忘乎彼略之言也。若五室卽九室。似甚逆面實是者。以其爲周通之言也。五方五廟。是五室也。然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也。其稱九室爲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稱五室爲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卽在室也。是以考工稱五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蔡邕稱一屋。其義一也。此周通之言也。（張南士曰。九室稱五室。總九宮稱六鄉耳。非加減也。）

然而五室卽九室。猶是室也。若九室爲十二堂。則非室也而堂矣。然且明堂月令舊文。爲九堂十二室。而康成輸較古本。謂當是九室十二堂。而因而改之。則堂之與室。明有分別。說者謂九室之外。又據一層于室外。謂之爲堂。又或謂室外露處。卽是堂。以堂註墮室。舉明堂之址爲言。考工所云。堂崇一筵者。是也。二說何如。

曰皆非也。堂與室自有別。然堂在室外。不在室以外。大抵以一宮之制爲言。則門後有堂。堂後有室。室後有室。判作三重。而以一堂之制爲言。則階後有堂。堂後有室。卽一堂而判作三限。故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謂楝後爲室。楝南架梁以前卽是堂。是以爾雅云。古者爲堂。自宇以前廉之謂之堂。宇以後實之謂之室。則此十二堂者。卽在九室之中。而室必近內。堂必向外。其在四正。則近太室。一宇皆爲室。而向外一宇皆爲堂。是室雖非室。而堂不異室。徒以享祀嘗祫。內而月朔聽政。必當向外。故九堂十二室。必改九室十二堂。非有他也。是以張衡東京賦。乃謂三宮布政。班常朔廟重屋。八房九房。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也。此確證矣。若謂九室之外。重擴爲堂。則考工月令。皆曰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南北六十三尺。東西七十二尺。而但以南北三室計之。每室二筵。則三室六筵。已共有五十四尺。兩面所餘。不過四尺五寸耳。以四尺五寸之堂。階度之。一步卽不足。而欲跨廉而聽政。毋論有屋無屋。萬無此事。若謂堂是露地。則尤爲無據。姜子春秋曰。下之溫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果暴露。則寒暑得入之矣。蓋張揖廣雅云。堂壇墀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皆指堂址言。然堂址一耳。有十二址哉。

獨是明堂過隘。世多疑之。嘗考北魏華僧。多識室製。而李謐有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則不踰二尺矣。乃禮記天子負扆南面而立。鄭玄註曰。設斧扆于戶牖之間。畫斧文于其上。卽屏風也。夫以八尺之屏。置二尺之間。亦巨通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縱使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明堂之隘。舉皆然。此固無容議者。漢後儒者。自據一理。必以陋腹疑古制。皆滅經之端。不可長也。第天子負扆。依南鄉而立。卽明堂位文。明堂既如此其隘。而明堂位又自有負扆一語。見于篇首。丈八之地。既不能加。而扆展八尺。又不可減。此種矛楯。與鄭無涉。而不知純乎康成之陋者。彼不從戶牖之間四字。此卽康成誤解考工之如然者也。考工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何曾謂世室是太廟。重屋是一思之也。夫戶牖何有間也。王朝之制。以棟後架梁之北。爲室。而室必戶在東。而牖近西。是以天子設扆。必負之東戶西牖之間。而畫斧其上。謂之斧扆。故鄭雅釋宮曰。戶牖之間謂之扆。而尚書顧命亦曰。

狹設黼扆。綴衣牖間南鄉。此以戶牖之間。當屋極正中。可以爲南面之地。故云然也。今明堂每室四戶八牖。戶不在東。牖不在西。安所得戶牖之間而居之。且斧扆南鄉所貴中。設此戶牖之間不中矣。且王宸一戶一牖。祇一中間。故但云戶牖間而已。無他事。何則。祇此戶牖間也。今一室有八戶牖間矣。吾卽以南鄉一面較之。試問其所設斧扆。當在東戶牖間乎。抑西戶牖間乎。此康成巨通之極事也。故曰經不誤而解經者誤之也。若李謐所識。則猶是常談也。然則明堂負扆如之何。曰設扆于太室北戶之前而已。戶雖不足。室則有餘矣。

然則三代以上。說尙雖明。秦漢以下。益不可倍。乃明堂之制。在漢武魏文諸君。偏議考復。而究其所事者。但設樓觀以爲侈美。且有樓上祭天。樓下聽政之說。此何據考工記。殷曰重屋之言。而譔用之者也。夏殷明堂。原不可考。其名重屋。亦不知何義。乃釋者以明堂位有重檐爲解。則重檐者。但重其壁材之縮。而復廡者。卽上下復屋也。復屋則樓矣。是以漢武東封。欲登明堂。而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爲一殿。四面無壁。而上有樓。以茅蓋之。而通水以環其宮。皇帝從複道登樓。祀天。其制極不經。但黃帝原有合宮在泰山下。合宮卽重屋別名。公玉帶齊人。或有所本。且其時方士。又有言黃帝作五城十二樓以迎年者。五城卽五室。十二樓卽十二堂也。黃帝草昧。或爲此荒唐之事。總未可知。但後王不當效法耳。是以唐貞觀議禮。尙書豆盧寬等。皆有復道登祭之議。卽侍中魏徵。亦言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層祭天。下層布政。前世儒者。言雖異而義實同。獨孔穎達非之。以爲古有明堂。並無明樓。其說甚正。然重屋之說。則見本考工。不妨方士邪說也。或云明堂古亦名靈臺。靈臺製甚高。故考工明堂崇止九尺。而月令原文有云。高至三丈者。以三丈之上而加以嚴字。卽是重屋。五室十二堂。卽可稱五城十二樓。故服氏謂人君入太廟祓禊。天子稱靈臺。在明堂之中。則明堂重屋。不必異是。復屋。或以其址高言之。亦未可定。但周制不如是耳。

則是明堂重屋。古今異制。況宗廟路寢。尤有分別。而大戴禮謂天子宗廟。天子路寢。卽是明堂。不幾謂乎。

曰。此非盛德之言也。說盛德者爲之也。盛德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云。此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推其說謂明堂既祀文王。如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則明堂卽文王廟矣。故明堂玄堂。青陽總章。皆稱太廟。蓋謂此亦太廟。非謂此卽太廟也。若夫路寢。則凡天子所居處。皆稱大寢。此既據以朝諸侯。在內朝曰南宮。在外朝曰南門。則亦一大寢而已。夫燕閒篤篤是古經。大戴是言禮之備。豈不知朝在國中。廟在朝左。而妄以國外之一堂。認作朝廟。雖憑不爭此也。此固不必爭也。

然則考工謂天子太廟。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如之何。

曰。此卽康成誤解考工之如然者也。考工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何曾謂世室是太廟。重屋是路寢乎。考工以爲三代明堂。名異實同。雖軌步不齊。而形體則一。故但記其堂階牖戶之式。于夏后氏之

下。而殷周制度。並不之及。以爲同此物。卽同此志。世室重屋。總是明堂。實非謂夏后宗廟。殷人路寢。與周人明堂。同一制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見春秋有世室屋壞之文。遂謂世室是宗廟。見明堂位有複廟重檐天子廟飾之語。遂謂重屋是路寢。不知海嶽可名龍。七宿亦可名龍。龍見于井。不必謂井有嶽也。若謂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不通之甚。路寢宗廟。其制自同。不惟朝廟一體。原無大別。卽當時宮室規模。不過如此。惟明堂則特造異制。爲不同之極。故漢唐以後。歷代擬議。皆莫能彷彿。而漢後眇儒。辨其不同者。僅僅以東西二房。與四維四个。相校差忒。殊不知堂階牖戶。正其制也。欲辨其制。當卽其所云五室九階。四戶八牖。明校之。夫明堂五室。則必于一室之上。而區分爲五。今廟寢橫分之。則曰南樘之間。曰東階西階。縱分之。則廢後爲室。凡五室之屋。正中曰樘。次曰房。次曰房。不能區劃爲五也。若明堂九階。則前面三階。三面各二階。廟寢則前面惟阼階。宮隋而無中階。三面惟東垂一階。西垂一階。北一階。名側階。共五階。截然不同。至于戶牖。則廟寢在棟後之室。祇在一戶一牖之間。而明堂五室。四戶八牖。已有二十戶四十牖。而謂相同。則齊萬于一。而不知其徒自歎也。又況圜蓋方載。堦門四達。揖攄以茅。周環流水。四繡五色。戶牖外設種種形製。無一同也。

乃又有謂明堂可以爲宗廟。又可以爲辟雍。如蔡邕章句之說。是與非與。此則自漢迄今。無不以蔡邕爲非是者。而吾不謂然。此非故爲是矯異也。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爲名。其在五堂之中央者。皆名太廟。凡饗射養老。教學還士。皆于其中。故取其正室之號。則曰太廟。取其尊嚴。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其實一也。推其意。則謂明堂虛位。嘗祭帝時。可爲祭祀。嘗養老饗射時。可爲校學。是以其制有似廟者。廟與堂室是也。有似學者。圜水爲辟雍是也。此言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而非謂廟學諸事。嘗舉行之明堂中也。後儒強辨事如袁准輩。則又爭之。據准云。宗廟之中。入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夫明堂享帝。比之空壇。卽祝文王。亦並不設主置匱。如廟室藏祏。而曰宗廟之中。鬼神所居。固已非理。且時祭而享帝。自不饗帝。乃曰人鬼慢黷。生死交錯。一似饗帝歆射。並行其間者。此是何說也。此其康成之陋也。

然則五方五帝。既有正室。則四維交事之說。自爲不通。第五室之淵連太室而五。則一室四廟。在五方已審之矣。若祀天帝。則居于何所。似昊天與方帝並祀。未可嫌否。

月令五時。雖祀五帝。此卽五方之祀也。然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宗祀配天。本爲遵明堂之所自始。雖又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據周禮典瑞文。似旅祭上帝。不止一帝。然上帝可該諸帝。非謂諸帝無上帝也。若月令方祀。歷居十有三室。則五帝有室。而天帝無有。猶之七世有廟。而自出之帝無有廟。有以虛位爲尊者。此何礙乎。

然而一帝五帝。已據六筵。加之配位而七矣。以二筵之室。居七筵之祭。其能容乎。

何止七筵據鄭氏謂宗祀之法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則儼有十王坐二配十七筵在堂庭之間此不知據何書出何典乃敢妄爲此言古稱五帝即青赤黃白黑五帝也五人帝即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有五人臣即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然而五帝虛名必藉人帝以實之而五方所乘各有司執如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類因之有勾芒祝融諸臣爲之運軸而實則一氣相依無所分別雖春秋傳謂顓頊諸子或爲勾芒或爲蓐收而祀典所載並無人帝人臣與五帝分祀之說況明堂丈八之室不推合祀太皡不得容一十七坐即分祀四廟亦玄堂有向背明堂無出入雖以行事又況四廟有堂而無庭內半爲室外半爲堂其在門屏之間祇餘四尺焉所得自堂徂基設五神一配之位而居之嘗考漢志伊訓載伊尹祀方明以配上帝而觀禮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以木方四尺而齊六采于其上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祇一木耳昊天與方帝共一木主則一主一配何地不容乃杜撰立說如此

顯宗祀祇一人今既祀文王又祀武王何耶

宗祀配位祇開王主之如祭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宜宗武今反宗文者以鎬京明堂武王既祀文王矣至成王舉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祔祀故周頌我將仍以文王稱右享而孝經云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證此周公爲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武則烝祭嘗享原非宗祀圜後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漢初配高帝其後則專祖舊配或亦周制本並祀未可知耳

解辨至此已曉若發蒙無可疑矣但從來謂明堂九室之及至宋蔡沈作洪範皇極始知明堂本于洛書九疇之數稍發其義豈明堂九宮同本洛書抑亦九宮別有書而明堂九室遂因之仿其制與

曰洛書與明堂九宮截然不同明堂與九宮則確有原本但古有黃帝九宮不可考矣惟易緯九宮法則尚可得而指計者何以言洛書非明堂九宮也洛書古所傳書鄭氏所云洛書有六篇是也今亡之久矣是明堂與洛書全無關涉惟九宮之法見于東漢緯書而其時張衡傳中亦載其法至宋道士陳摶妄指九宮則全非洛書傳之劉牧邵雍之徒而蔡沈無識因推之爲洪範皇極以孔安國劉歆俱有龜負洛書禹因之以演九疇語也實則洛書洪範彼此各異若九宮則全非洛書九宮可知也是以擊虞傅咸摯虞皆宿人瞎馬可爲千古發一笑者彼但見是圖爲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其書之定宮位行方所協卦數者皆未之見因自取說卦方位強相配合遂以載九爲離右七爲兌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夫坤九離二巽七兌四此不易之數也坤南巽西兌東南而離西南此偶易之方也今不知方之已易而乃悖其數以就其位不知數之必不可易而乃襲其位以大反其數則其所爲向背生尅順逆來去一棼乘錯而欲以之定陰陽而決休咎必不得之理也此皆盲瞎之可笑者也

然而九宮九室必合卦位蔡氏紫白其盲瞎者以位數不全解耳實則卦位極重先生嘗謂先天僞學乾南坤北全非卦位豈可爲據今無故而坤南巽西其于卦位乖變如此則必有確然一定之義爲之解說當不能取卦數參錯巧合之十五之數以爲指歸不知其說可得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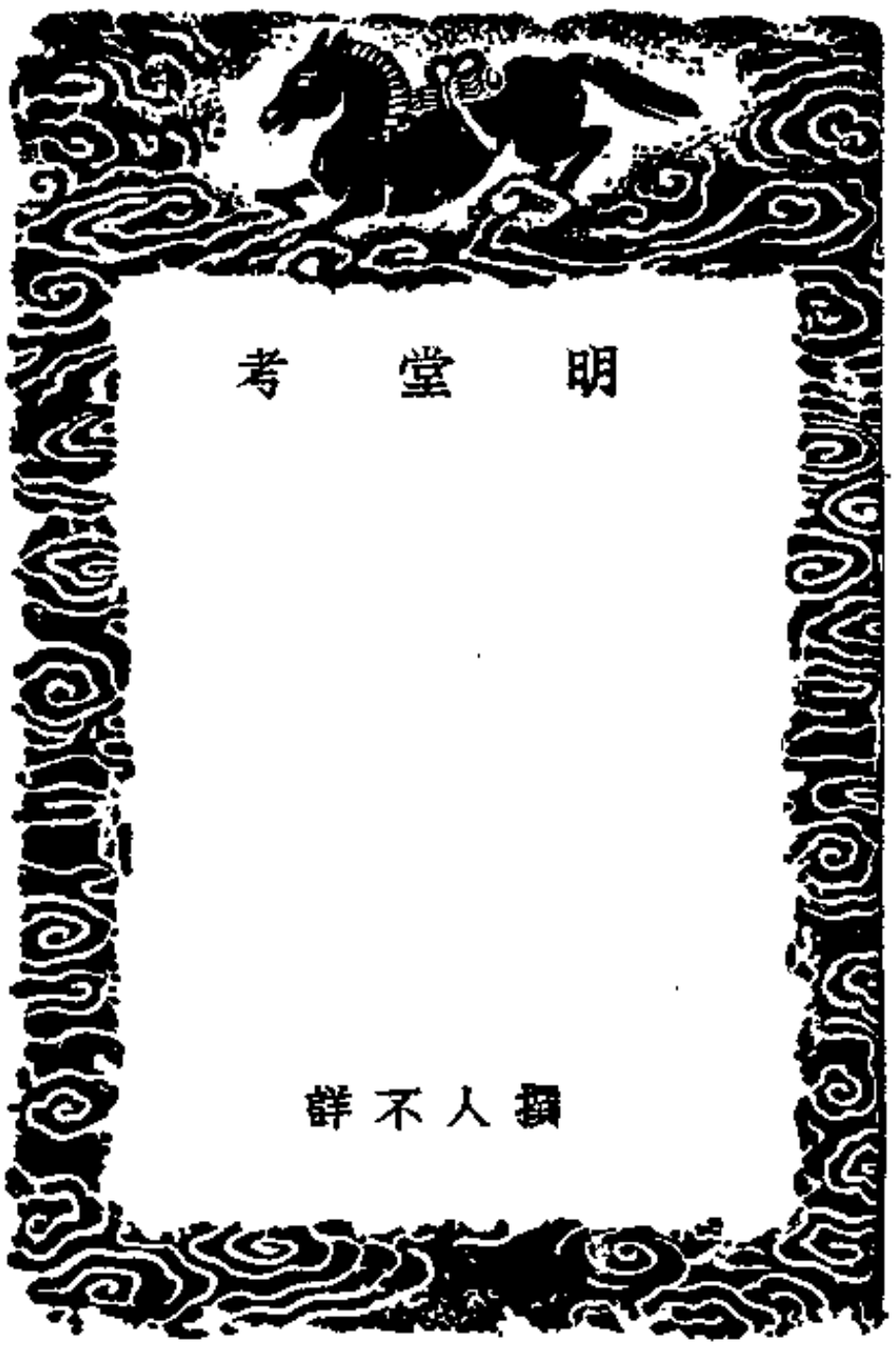
若以宮位言則其義有難盡者予頗服數學而大衍九宮則以龜僞河洛說但辨其是非而不窮其義途致大易周孔之奧與古王明堂之精意將並歇絕今就其宮位而略爲解說大抵九宮之成即大衍之變也八卦無五行而大衍九宮皆合五行于八卦之中其在八卦方位兩皆無關而五行生成則大衍不關易緯九宮法而于以核之大抵其法謂太乙天神下行八方八方者八卦也但八卦方位與夫子說卦不同一行北方爲坎宮二行南方爲坤宮三行東方爲震宮四行西方爲巽宮四正既遍至五而休于中央之宮即太乙宮也乃又自此而六行西北爲乾宮七行東南爲兌宮八行東北爲艮宮九行西南爲離宮而上升于紫庭者而于是九宮八卦遂截然分焉大衍曰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

四維又遍至十而升還于紫宮即天乙宮也行從水始去從火終四正則肇于中男而由母而長女四維則訖于中女而由父而少女而少男而總之爲陰陽之數其爲陰陽之數者何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合之爲十五數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合之亦十五數也乃以九宮法推之其在南一層西南離宮離數二正南坤宮坤數九東南兌宮兌數四合二與九與四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二九四者指南一層言也所謂南三宮者是也在中一層正西巽宮巽數七中央中宮中數五正東震宮震數三合七與五與三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七五三者指中一層言也所謂中三宮者是也在北一層西北乾宮乾數六正北坎宮坎數一東北艮宮艮數八合六與一與八亦爲十五明堂所謂六一八者指北一層言也所謂北三宮者是也據盛德篇說以爲明堂所始因朱草生庭自朔至望日生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生自望而晦日落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落原以十五記陰陽之數而九宮圖之然且西縱一層合二七六爲十五東縱一層合四三八爲十五西南與東北邪亙一層合二五八爲十五東南與西北邪亙一層合四五六爲十五縱橫交亙無非以八卦合陰陽之數雖其說實見緯書然緯書後起而大戴盛德則西漢武宜間早已有之此非緯言所能造者且成帝校書時原有明堂陰陽篇在別錄中正言此陰陽之事是以周公營洛邑相陰陽而開明堂九字之訣定有所來而惜其書不一傳也考梁之七錄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隋經籍志有九宮法一卷而其書並亡故律歷卦候每有互相推發者亦偶作引據而其說稍近方術世鮮稱述至陳摶道士不知從何處拾得一圖而不知其說妄指爲洛書而蔡沈遵之反疑是圖爲明堂所始然且全不知是圖之爲九宮而方術別傳亦仍有九宮法傳于歷家如今歷中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亦並諱其爲九宮而以爲洛書然而蔡氏洪範與歷家紫白皆盲人瞎馬可爲千古發一笑者彼但見是圖爲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其書之定宮位行方所協卦數者皆未之見因自取說卦方位強相配合遂以載九爲離右七爲兌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夫坤九離二巽七兌四此不易之數也坤南巽西兌東南而離西南此偶易之方也今不知方之已易而乃襲其位以大反其數則其所爲向背生尅順逆來去一棼乘錯而欲以之定陰陽而決休咎必不得之理也此皆盲瞎之可笑者也

然而九宮九室必合卦位蔡氏紫白其盲瞎者以位數不全解耳實則卦位極重先生嘗謂先天僞學乾南坤北全非卦位豈可爲據今無故而坤南巽西其于卦位乖變如此則必有確然一定之義爲之解說當不能取卦數參錯巧合之十五之數以爲指歸不知其說可得聞乎

若以宮位言則其義有難盡者予頗服數學而大衍九宮則以龜僞河洛說但辨其是非而不窮其義途致大易周孔之奧與古王明堂之精意將並歇絕今就其宮位而略爲解說大抵九宮之成即大衍之變也八卦無五行而大衍九宮皆合五行于八卦之中其在八卦方位兩皆無關而五行生成則大衍不關易緯九宮法而于以核之大抵其法謂太乙天神下行八方八方者八卦也但八卦方位與夫子說卦不同一行北方爲坎宮二行南方爲坤宮三行東方爲震宮四行西方爲巽宮四正既遍至五而休于中央之宮即太乙宮也乃又自此而六行西北爲乾宮七行東南爲兌宮八行東北爲艮宮九行西南爲離宮而上升于紫庭者而于是九宮八卦遂截然分焉大衍曰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

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則五行之生在正位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說文云、并相從也、一在正北位坎、六在西北位乾、亦從也）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七成土于中與天五并則五行之成在四維也今九宮以天生之一居北堂天成之九居南堂天生之三居東堂天成之七居西堂天生之五居太室則凡天之生成盡舉而居之正位而以地生之二居西南个地成之六居西北个地生之四居東南个地成之八居東北个凡地之生成盡舉而居之四維皆天也大衍兩衡天地大（兩一層、一天九四兩、地二層、一正天七兩所也、餘做此、）北衡地天地東縱兩天一地西縱兩地一天中衡與中縱皆兩天兩地天地生成並無偏倚而九宮則東南西北九室十二辰皆夾一天于兩地之間而中縱中衡所稱四太廟一太室者則但有三天而並攝一地何則以中無十成也又尊天也然且自一而六自七而二其旋轉次第皆以二卦生成（珠逸）而進北與西北并爲水之生成西與西南并爲火之生成南與東南并爲金之生成東與東北并爲木之生成其奇變變幻任所參錯而皆協于法不儘傳以卦數狡儈合陰陽十五如此乃又有大要者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其于賓主向背無不中外交刑彼我相對明堂八鄉何堪有此今乃使兩火西金互相移易卦位之所削巽離坤兌者一變而爲兌坤離巽將見南北相生東西相長四正八方皆屬生數假如南鄉耶則以天九坤金生天一坎水東鄉耶則以天三震木生天七巽火（吳氏殷斟作、所謂水生于金木生于火此求母于子之義用逆之道也假如鄉東北个耶則以地八艮木生地二離火鄉東南个耶則以地四兌金生地六乾水及轉而鄉西南个則即以離火生艮木轉而鄉西北个則即以乾水生兌金臆書所謂返火還木返水還金此歸貞于元之義用復之道也然則九宮卦位其精義入神又如此大抵明堂九宮俱雖自黃帝雖書纔不傳而黃帝靈樞經則儼然有九宮八風一篇載太乙九游之宮是明堂九字實始九宮九宮者九室也據此則世之言五室者隋矣第靈樞止行八宮自冬至日北宮始每四十五日行一宮得三氣合三八二十四氣爲一周天循時序之次而由北而東北以至于西北而止（老叶點室、東北天留宮、東門陰洛宮、南上天宮、西南元委宮、西倉巢宮、西北新洛宮、中招搖宮、不行、）與易緯行九宮由北而南而東而西而中先行四正而後行四維每行各十五數者不同（法曰、太乙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各于十五、唯四乃還于中央、一行坎北、二行坤南、則各四正且各十五數、若一行坎北、二行坤西南、則非四正非十五數矣、）則九字之訣在黃帝別有其書若必執靈樞經以刻舟求劍即又失之于每舉經義十九刊謬然但引其端而不竟其緒後有學者或亦從此而進求焉可已



明堂考

古合宮遺制考卷上

明堂作自神農。傳之五帝三代。增損其制。或稱合宮。稱清宮。稱總期。稱總衙。稱重屋。以此諸名。知爲九室。有交道重屋。其傳自古無疑也。舉南陽明堂諸名。則曰五室。別于太室曰四堂。彙及四隅曰九室分爲左右个曰十二堂。義無違悟。在禮讀書。九室之文。見于考工記。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之言。出于鄭注。而後人以三代無九室者何也。必有九室。有交道而可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有重屋而九室明顯。有宮垣而後可施四門。前儒或未知之。豐豈者。四門之學。在門堂諸侯半天子之宮。故泮水不周其北。有太廟太室。無元堂也。明堂蓋行禮之宮。禮量則雖其位。故宗祀則曰清廟。齋宿則曰路寢。教士則曰大學。養老則曰庠序。始自東則曰東序。習射則曰瀋宮。大要獻議諸大禮。皆于此宮。讀儒知之。後儒或又惑之。爰爲此舉。五年于茲。不敢自信。質之畢文學以田。乃成斯帙。說則會通諸經。制則稽合象數。左圖右書。通天地人。以明其說。庶幾不墜先聖典型歟。後世之議明堂。不按經典。徒務時用。或彼此相譬。袁準顏師古。紕繆尤甚。漢儒之後。惟魏李謐。賈思伯。隋宇文愷。及宋紫陽朱氏。尚知堂室之制。而度數未詳。後生異于斯文。蓋不能無述焉。

明堂考　古合宮遺制考卷上

明堂神農始作。

大戴禮保傅篇。明堂者古有之也。（案淮南子書。神農之世。祠于明堂。疑始于此也。）淮南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殺。嘗。（嘗四方者。黃帝明堂圖。所云四面各九室也。）風雨不能襲。燥濕（一作燥。）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遷延緩貌也。）養民之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奸心。（玉海。晴宇文愷傳。引淮南子云。下以上古朴略。無立典則。）桓譚新論。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按明堂名。始于周諸子。以爲神農祀于明堂者。蓋以周時名命之。黃帝正名百物。則合宮其上古之名與。

黃帝曰合宮。曰明堂。曰明廷。

尚書帝命驗。黃帝曰合宮。（隋宇文愷傳。）

尸子。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張衡東京賦。黃帝合宮。

漢紀注。應劭曰。黃帝曰合宮。

按薛綜注東京賦。黃帝、舜明堂以單蓋之。則黃帝有合宮之名。蓋因重屋覆五室。可知古有重屋矣。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立明臺之議。上觀於賢。

按明堂稱明臺者。謂其南臨臺也。疑上古即有臺榭矣。

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素問。五運論曰。上經下經。段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

按漢律曆志。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五行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綱即斗杓。黃帝在明堂。正天綱。即舜受終文祖。在旋璣玉衡之政。又五運論。以明堂比人身五中。可見黃帝時。已有五正室。如周制。不得謂夏時僅有四隅室矣。

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按漢時有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馬宮、蔡邕、爭所見。隋牛宏傳言之。公王帶所上圖。或有所本。然封禪書上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則西漢時。故府未嘗有圖。或後漢反出與。又按公玉帶圖云。宮垣者。即三百步之垣。似漢時未明其制。復道即九室。間道樓即重屋。云昆侖者。高之義也。古人稱高曰昆侖。

又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月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按說文廷朝中也蓋明堂宮垣內堂外之地明廷、卽明堂也。五帝曰法宮曰明堂。

漢書竇錯傳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按惠徵君曰明堂天法故曰法宮。

唐虞曰文祖曰總章曰大祖曰天府曰五府曰衢室曰總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蓋周之明堂。又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注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五帝紀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按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新燕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本經兩有神農以時嘗穀。記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堯承天禪舜不應在其親廟。僞孔以爲堯文德之祖廟者。謬也。

尙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記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監記者。白帝招拒之府。名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制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矩者。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矩法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故謂之元矩。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帝命驗注。宋均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大府。御覽新論堯謂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按五府名始于唐。以法五行記五帝。必非四隅之室。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人。

按爾雅四達謂之衢。郭注交道四出。則衢室、謂九室四出。達聰之政也。

交道四出。經典又稱康衢。衢皆明堂詢民大憂之事。

尙書帝命驗舜曰總章。鉤命決作總。

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社書注同。

漢紀注應劭曰有虞總章。

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按爾雅八達之崇期。郭注四道交出。卽謂明堂室閒道。崇者。謂堂崇三尺。期者。總期也。堯時有總期之名。必九室矣。于室中言其道爲四達。故云崇期也。組文稱蓁。亦其義象與。

夏曰世室。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世室者、宗廟也。曾廟有世室、世室者、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縱十四步、其廣、袤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室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大室於東南。金識於西南、木識於東北、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從之以四尺。五室、房室、南北六步、東西七步。九階。南面三、三四旁兩夾窗。室四戶八牖。每戶爲明、每牖爲光。白盛。盛灰也、以灰塗壁也。以蜃灰塗之白。城宮室。所以飾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今俗知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皆雉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明室與門、各居一分。

尙書帝命驗夏謂之世室。鄭注不毀之。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牖象八節。玉海

按大戴夏小正卽夏明堂告朔布政之文。其文有參中斗正南門正之晉。卽月令之昏中星也。故周語亦稱夏令。

又按考工記匠人之文。三代互明其制。故殷周明堂。不言階與夾窗門堂也。其四阿重屋。及內外九室之文。亦夏已有之。舉其象五行。記五帝之正室。有五。得覽四隅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是因考工記內外九室之文言之。鄭未嘗不知明堂九室。于夏制但稱四隅室者。舉五行之變。則五行之正室自見也。然鄭以中央室獨廣。蓋誤計之。今別爲圖設附焉。

殷曰總章。曰重屋。曰陽館。

大戴禮少閒篇。商履循禮法。登歌明德。順民天心。配天制典。慈民咸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而視。二十四世。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注。八政、洪範所云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於此命事。取萬物成功也。

又孔子三朝記文略同。注先祖之府。卽天府明堂。

按殷人尙白。故取西堂以爲明堂之總名。猶周人尙赤。取南室明堂之名。

新論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子處夏稱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按重屋自有明堂卽有之。觀黃帝有合宮之名。必因一蓋兼覆各室。故命之爲合。公玉帶所上圖有樓曰昆侖。亦或其遺象也。九室無重屋則不能明顯。周時亦有重屋。故魯法其宇曰太室。漢五行志。

以太室屋壔爲其上重屋。脩脊高者也。周重屋不見考工記。蓋實有之。豐殺匠人之文。互明其制與。檀
譚論云。周時所加非也。

尸子。殷人曰陽館。（唐會要引。餘古引。）

按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周曰明堂。中太室。南明堂。東青陽。西總章。北元堂。總曰文祖。曰太祖。曰清廟。曰蒿宮。

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者。尊卑之稱。宮謂考廟考寢也。祫祭王所居也。明堂在國治者也。）咸有四阿反坫。（咸。皆也。言皆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檐柱也。累屋也。棟。累梁也。復格。累木也。旅楹。重列也。）畫繡。（畫繡者。畫山龍。以黼石爲門。黼。斧文。）門。（門者。高爲之制。由應門廣蕃山龍。）應門。（卓豪元關。）

周時德澤洽和。蓍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又周時德澤洽和。蓍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即槁。古字通。言木質。晏子云。明堂之制。木工不能。經典言。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即明堂之制也。

後人疑爲蒿艾字。反覺古書其妄甚矣。盧辨引晏子言。而稱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似盧所見本。未作蒿。

春秋左傳。滑廟茅屋。昭其儉也。

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按清之言靜。亦或謂省。大戴以爲文王之廟者。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記于此。故亦以爲廟。又以爲路寢者。路、大也。明堂齋宿之禮。大于寢宮。故亦稱路寢。大戴云。不齋不居其宮。明非常居矣。故雍雍在宮。即辟雍宮。九室蓋虛設。以爲祀神行禮之處也。然則盧辨注。謂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者非矣。

又周時德澤洽和。蓍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即槁。槁字言木質。晏子云。明堂之制。木工不能。經典言。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即明堂之制也。

後人疑爲蒿艾字。反覺古書其妄甚矣。盧辨引晏子言。而稱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似盧所見本。未作蒿。

春秋左傳。滑廟茅屋。昭其儉也。

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按清之言靜。亦或謂省。大戴以爲文王之廟者。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記于此。故亦以爲廟。又以爲路寢者。路、大也。明堂齋宿之禮。大于寢宮。故亦稱路寢。大戴云。不齋不居其宮。明非常居矣。故雍雍在宮。即辟雍宮。九室蓋虛設。以爲祀神行禮之處也。然則盧辨注。謂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者非矣。

又周時德澤洽和。蓍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即槁。槁字言木質。晏子云。明堂之制。木工不能。經典言。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即明堂之制也。

後人疑爲蒿艾字。反覺古書其妄甚矣。盧辨引晏子言。而稱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似盧所見本。未作蒿。

周明堂遺制考卷中

堂基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周二百八十八尺。高九尺。階九等。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按鄭康成注云。室中謂四壁之內。

大戴禮。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又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禮典引。又黃圖。周依宇宙圖。）

按大戴所言。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合之得百四十四。故云坤之策也。

按明堂東西長。南北短。象地方不中矩。四極南北短于東西二千里也。蓋倣圓象天。圓不中規。二十八宿之位。繞斗極亦橢圓也。前儒未及言之。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初學記。）

按此據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計之。得修百十二尺。廣百四十尺。則周書所言方者。蓋據古制。非周制也。

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東西九仞。南北七筵。（玉海正義。引異義。）

孝經援神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高九尺。故謂之

太室。玉海引禮記外傳。

考工記。周人堂崇一筵。

按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也。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爲一等歟。

賈馬以爲九等階。考工記正義。

按九階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不與南面三三面各二之說。相違礙也。

九室。室各從十四尺。廣十八尺。

考工記。五室。凡室二筵。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按考工記既云五室。又稱內外有九室。則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也。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沈約宋志云。周書亦謂明堂路寢同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非九室則九階何施。內九室。蓋言王宮之內。

又按考工記疏。引尚書大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知天子路寢。制如明堂。但一雉爲三丈。大于筵耳。

大戴禮。九室十二堂。

又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應十二辰。盧辨

按大戴禮。兼舉四隅之室。室分左右个。各有二室。并四正室各一堂。故云十二堂。蹈階面有十二間之堂也。

明堂月令書說云。四堂十二室。玉海正義引與義。

按明堂月令。及書說云。四堂者。別于太室言之。云十二室者。兼九室。分四隅室爲左右个言之。實則九室也。後人以此諸說。妄生疑義。不達之甚。又按三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以九室屬秦非也。考工記已云九室矣。

通典。周制每堂廣一丈八尺。其堂上各有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

按考工記。凡室二筵。但言其廣。得此明之。

新論。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後漢書注。又白虎通闕。

黃圖曰。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隋宇文愷議。引明堂月令同。下黃圖仿此。

漢書應劭注。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

禮圖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隋宇文愷議。

魏李謐明堂制度論。凡論明堂之制。二途而已。言五室者。據周禮考工記。言是有四隅室矣。考冕有衝室。湯有總街。名見管子。非九室不能有衝有街。明夏殷已有九室。故稱九階。周仍其制矣。

又按阮諶云。秦爲十二階。以堂有十二坐。增之也。實則四正之堂。天子正位。無敢當尊者。不必施階。

工。戶牖數協于盛德。考工記得于五室。而證于堂之修廣。盛德篇得于戶牖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爲證。鄭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乘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中。左右之个。棄而不顧。玉海

按禮獨知明堂之義。以夾室即个。个即四隅之室。則五室四堂。九室十二堂之說。皆不相違背矣。惟蓋盛德篇九室之失。則非其辯。鄭康成言四維之室者。亦不知康成本意五室。蓋注考工夏殷周制五言之。考工記下有內有九室。外有九室之文。鄭康成豈不察此。而以明堂爲止四隅之室。又以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乎。

鄭炫曰。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孝經緯。

三禮義宗。天子路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禮記疏。又御覽文少異。

按此亦九室之證。言春三月之中。居正寢者。春仲月。居青陽太廟也。又云。餘三時亦如之。則舉春以該四時矣。云土王之日。居中寢。以四季土王之日。居太室也。以此推之。崔靈恩謂言宮寢有四隅室。有四正室。有中室矣。而孔疏云。王有六寢。正寢一。燕寢五。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在西北。冬居之。用崔靈恩言。而遺其三月之中。居正寢之義。是不知有四正之室。或言三。禮義宗有全書。藏江右李氏。惠徵君惕見之也。

九室及堂間道。周總二百四十六尺。

大戴禮。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盧辨

按九室。周總計之。室南北面三間。各得六九五十四尺。加堂間道九尺。凡四。得四九三十六尺。室東西面三間。各得六七四十二尺。加堂間道四尺五寸。凡四。得二九十八尺。總計之。博二十四丈六尺。大戴言二十四丈。述其大數也。節氣有餘數。故置閏。

周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隋宇文愷議。又御覽。

按周書言。堂方一百一十二尺。故云室居中方百尺也。合之考工記。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制。不同。蓋夏后氏之遺制歟。初學記引周書。無室居中方百尺句。但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周書此文。得之隋書。御覽記數字。或有錯誤。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不可盡以爲據。

九階。階廣六尺三寸。

考工記。九階。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按考工記。舉夏后氏世室云。九階。與周明堂五室文共見也。又按考工記。言是有四隅室矣。考冕有衝室。湯有總街。名見管子。非九室不能有衝有街。明夏殷已有九室。故稱九階。周仍其制矣。

又按阮諶云。秦爲十二階。以堂有十二坐。增之也。實則四正之堂。天子正位。無敢當尊者。不必施階。

惟天子出入南階。故青陽總章元堂。俱無階。夏后周制皆然也。

周書皓廣六尺三寸。隋宇文愷傳引異義。又御覽。

呂覽召類篇明堂十階三等。

室基高三尺。有內階三等。

周書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內階。

又高四尺。隋宇文愷傳。

按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

大戴禮堂高三尺。

又以應三統。通典

黃圖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隋宇文愷傳。

禮圖曰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隋宇文愷傳。

通典每堂廣一丈八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八尺。其堂上各爲一室。

按此亦言九室之堂。在堂基上。又高三尺。以爲室基。其丈尺總九室計之。知此室又有內階矣。

二十八柱

大戴禮二十八柱。應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通典

按大室四柱。四隅室各四柱。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外各二柱。內四大室。及四隅柱。交接成棟。以成二十八柱。

十八宿之數。且此八柱爲重屋。象八極也。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高八尺。博四尺。牖高三尺。廣五尺。

考工記。四旁兩夾窗。鄭注。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

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四戶戶二窗。

又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典

周書戶高八尺。博四尺。隋宇文愷傳引黃圖。則云牖六尺。其外陪之。又御覽。

又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初學記。

按高三尺。廣五尺。故方十六尺。門字衍文也。隋宇文愷傳引周書。戶高八尺。博四尺。則知此文當爲牖高三尺。方十六尺。無門字。

又按隋書引周書戶高八尺。博四尺。則知此文當爲牖高三尺。方十六尺。無門字。

明堂月令書說云。室四戶八牖。玉海正義引異義。

黃圖曰。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隋宇文愷傳。

白虎通八窗象八風。四牖法四時。初學記。同。

漢書應邵注。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鄭炫曰。四牖者。象四方也。孝經援神契。疏。

按八窗。蓋在通天屋上。故下九室乃能朋酺。即大戴禮所云。大廟明堂通天屋。八牖象八卦也。

室高三丈。

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玉海正義引異義。

按重屋高八十一尺。則下室亦高三丈。其一丈以爲方蓋斜上之處。上重屋亦高三丈。其一丈一尺以爲圓蓋穹隆之處也。

上圖下方。圖徑二百一十六尺。茅茨蒿柱。

大戴禮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又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通典

又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按蒿即藁字。木之不斲者。所謂木事不文。采椽不斲。或疑爲蒿艾之字。則謬矣。

孝經援神契。明堂上圓下方。初學記。

呂覽召類篇明堂茅茨蒿柱。以見節儉。

白虎通曰。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孝經援神契引鄭玄說同。法作象。

黃圖曰圓蓋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隋宇文愷傳。

按九室基方二百八十八尺。圓周四分而去其一。故得二百十六尺也。

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考工記四阿重屋。

漢書五行志。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

按此魯諸侯制。半天子之宮。但有太廟太室。無元堂。蓋天子九室。諸侯六也。以可証重屋。故引之。

大戴禮。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通典

又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窗以象八卦。通典

黃圖曰。通天臺徑九丈。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隋宇文愷傳引黃圖。

禮圖曰。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隋宇文愷傳。

上八窗。

大戴禮。八牖以象八卦。通典

孝經援神契。八窗四牖。初學記。

白虎通八窗象八風。四牖法四時。初學記。同。

黃圖曰。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隋宇文愷傳。

漢書應邵注。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

鄭炫曰。四牖者。象四方也。孝經援神契。疏。

按八窗。蓋在通天屋上。故下九室乃能朋酺。即大戴禮所云。大廟明堂通天屋。八牖象八卦也。

又按詩文在牖曰牖在屋曰窗則此稱重屋之窗也

五室五色

周書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初學記）

大戴禮四鄉五色各象其行（通典）

新論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初學記）

黃圖曰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脩宇文愷傳）

考工記鄭注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向水室于西北

按此鄭注言及后氏四隅室之制周有九室其四隅室亦當仍似此故引之

阮諶三禮圖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御覽）

宮室牆壁蛤灰飾

通典周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

壽戶白牖

考工記白堊鄭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墾牆所以飾成宮室

大戴禮赤綪戶也白綪牖也

左右隅

呂氏春秋高誘注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隅也東南北頭屋也

魏書賈思伯傳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

大戴禮赤綪戶也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之制南戶北牖戶牖之間也天子也鄰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按青陽及五室左右个即四隅室也以斧扆掩後戶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之制南戶北牖戶牖之間也天子隨方居之

堂中道東西間各九尺南北間四尺五寸

按爾雅堂途謂之陳宮中衢謂之頤右者陳田通音九室中道象井田故曰陳黃帝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亦曰陳也經典云充下陳者即在堂途之列也

道爾雅云宮中衢者天子內九室亦如明堂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下聽于人也湯有總衢之庭以觀人誹也

按爾雅四達謂之衢八達謂之崇期皆以室中交道言故衢室總期總章皆即明堂也

呂氏春秋高誘注中方外圓通達四出

宮垣方三百步高五丈

考工記野度以步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宮隅門阿皆五丈

大戴禮其宮方三百步

明堂月令書說云宮方三百步（玉燭正義引蔡邕）

周書乃位五宮一明堂

按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爾雅大山宮小山霍郭璞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呂覽慎勢篇云擇宮之中而立廟俱謂宮垣非宮室也

又按大戴禮王言篇三百步而里則宮方一里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里爲從廣各二八二千四百尺也

四門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有門堂

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按虞書所言四門必在明堂故舜爲上擴以迎諸侯若在宮中固遠不能行在禮也闢門明目亦必明堂若九重之居不可洞達也

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扃立于其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按閏月居門當爲道閏之門象斗指二辰間也非室中戶

大戴禮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盧辯注言四海之君于祭也各以其方列于水外

周書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脩宇文愷傳又御覽）

考工記應門二徹參个鄭注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參个二丈四尺

按明堂四門丈尺無文惟鄭注有應門之制萬物始于東方或餘門準此

黃圖曰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脩宇文愷傳）

皇氏曰明堂即略寢亦有四門（玉燭正義）

考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南室與門各居一分

按門堂宮垣四門之堂以鄭康成說計之堂修七十四尺廣九十二尺

黃圖曰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脩宇文愷傳）

四門之學及明堂位曰太學東曰東序堂間道曰門曰閭

攻稼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詩靈臺正義）

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明堂月令論）

按大學或云明堂位或云東序所以異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養老教士之道從東方始

即東門之學。可以明之。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序即門堂之牆也。尊者南面。則臣東西公列。而敘其位。故謂之序。學有南北。序止東西。以此也。庠亦序也。非有別室。故寢廟以爲四門之學。秦穆公學著人。國子曰門子。即其義。

禮記王制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穆。則聖知在位。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退習而端于大傅。論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白虎通大傅同。）

異義。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詩靈臺正義。）

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勝夫是相。禮曰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曰側出西門。說五國之事。曰閒出北門。說帝西巡狩。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閨。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閶。故周官有門閭之掌。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閭。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後漢書志注。）

按後漢紀注引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亦非古制也。

靈臺在南庫門上。曰象魏。高二丈。

周書作雒篇。明堂有應門。庫臺。元闕。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天子得靈臺之圖。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當。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黍昌積。（後漢書志注。）

春秋文曜鉤曰。魯南桑屋曰天庫。（初學記。）

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蕃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臺之靈沼。囿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氣祥也。（詩靈臺正義。）

公羊傳何休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左傳服虔注。人君入太廟。觀朔天子曰。遠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禮記王制正義。）

按春秋文曜鉤。魯南桑屋曰天庫。天官書。參南桑屋曰天庫。權庫有五車。又元爲疏廟。其南北兩大屋及兩牌五車三柱。諸侯靈臺在明堂之說。是知即宮垣南庫門

矣。爾雅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詩出其闉闍。即城闕。既名爲臺。必積土。而高大。故以靈臺爲重屋。靈臺即諸侯觀臺。觀謂之闕。亦象魏也。周人于此懸象。又讀書章。賈公彥稱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按左氏定二年。春秋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禮記明堂位曰。雉門天子應門。以爲東門。杜預注。雉門宮之南門。兩觀闕。以爲南門。未詳其義。或得制與。

又按釋名曰。庫舍也。此言物所在之舍也。庫門之稱。以藏舊章于此。故名之。

又按後漢紀。引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蓋漢時三雍宮。非古制也。

門塾有著象。

淮南子主術篇。文王周觀得失。猶覽是非。卷舜所以昌。榮紂所以亡。皆著于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

家語觀周篇。孔子至周。觀乎明堂。視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家語觀周篇。孔子觀周。遂入明堂。觀其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及周公相成王。抱之以朝諸侯之圖。又其有古跡。）

宮在國東南。

大戴禮在近郊。近郊三十里。（玉藻正義。異義。引明堂月令章句。）

孝經援神契。明堂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後漢書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玉海。）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郊宮明堂。內員外方。其扈如倚廬圖制。

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詩辨疑正義。）

劉向別錄。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考工記注。）

白虎通。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許慎五經異義。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堂當四門。以地就陽位也。（玉海。引異義。）

譙周古史考。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記之就陽位。（玉藻正義。）

按明堂在郊東南者矣。或云三十里。或云七里之內。無以定之。唐顏師古議明堂。以爲不出墉雉。遥接宮闕。其言蓋不足置辨。

宮垣外水曰辟雍。左旋有梁。

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各以其樂。注。八蠻在南門之外。九夷在東門之外。五狄在北門之外。六戎在西門之外。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開元占經引。）

異義。鄒誕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雍之以水。示圜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

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算爵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明取其潔清也。詩靈臺正義。

異義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瘞之靈沼。謂之辟雍。詩靈臺正義。

黃圖曰。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圖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隋宇文愷說。

按辟雍在宮垣外。宮方三百步。則水不止圍二十四丈也。責圖者漢制。水周堂基。非古法也。玉海云。

通典引明堂月令同。故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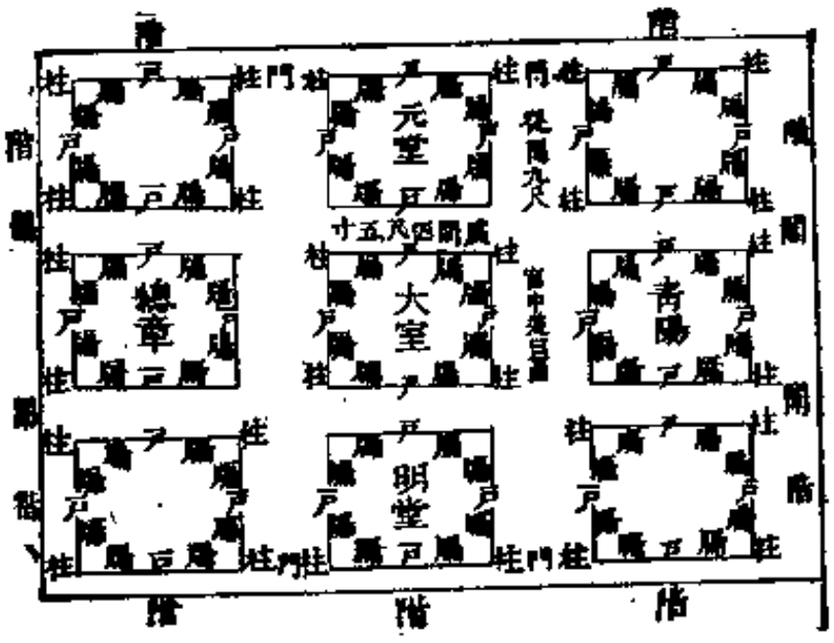
水經注。酈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雍靈沼。長安志。

按後漢紀。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嘗于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其言去明堂三百步。非古制矣。餘說合經義。班固賦。乃流辟雍。辟雍湯湯。天子至止。造舟爲梁。合之古者。圜橋觀聽之說。漢制雖不與古同。其云造舟爲梁。則知水四周以節觀者。辟非常。古今皆宜有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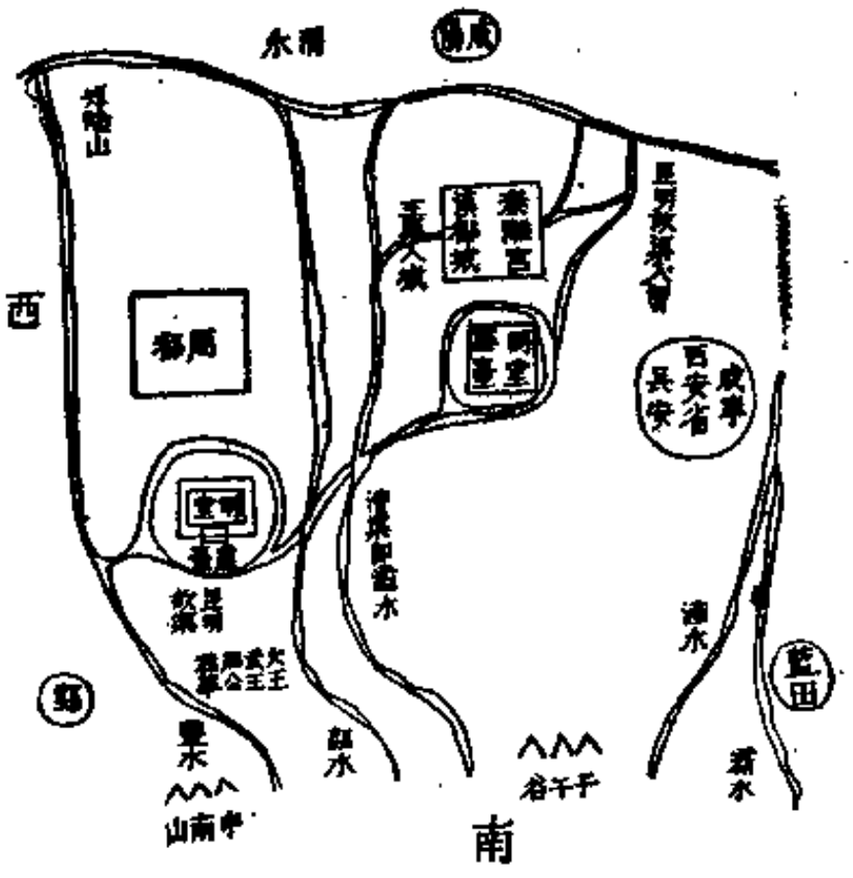
明堂圖考卷下

明堂圖

堂基從六十三尺。廣八十一尺。高九尺。五室兼四隅室。爲九分。左右各爲十二堂。每室從十四尺。廣十八尺。室基高三尺。室高三十尺。加重屋八十一尺。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廣六尺三寸。內階高三尺。二十八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戶高八尺。博四尺。牖高三尺。廣五尺。重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茅蓋上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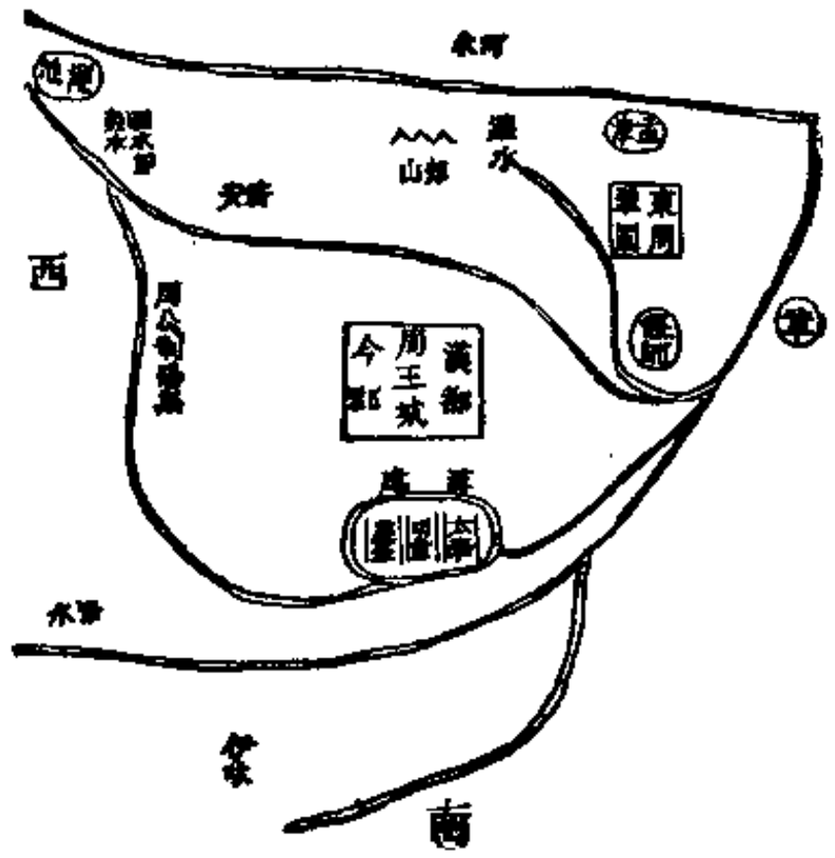


周明堂漢元始明堂靈臺引水爲辟雍圖



天文院官太微

漢中元明堂靈臺太學引水爲辟雍圖



明堂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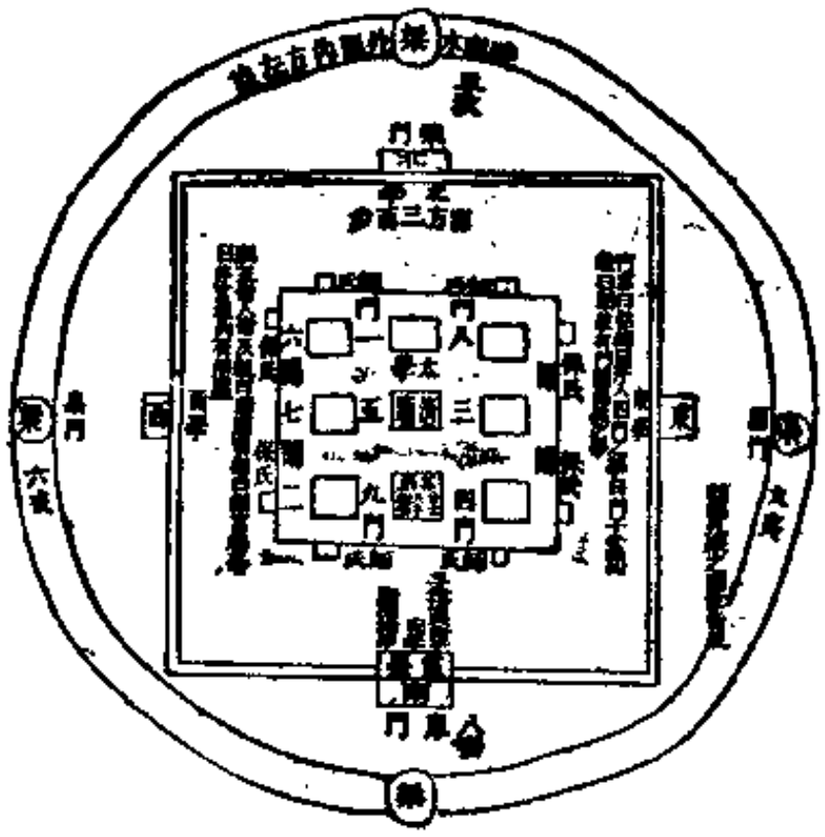
圖說。

明堂宮垣方三百步。高五丈。四門。殿門去殿七十二步。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

靈臺在南門。藏舊章。象天庫。故曰庫門。亦曰象魏。

辟雍水在宮垣外。左旋。內徑三丈。有梁。宮垣內有周廬。曰承明廬。

按禮記云。君爲廬宮之。呂覽慎勢篇云。擇宮之中而立廟。知宮卽周廬。廟卽明堂也。故詩頌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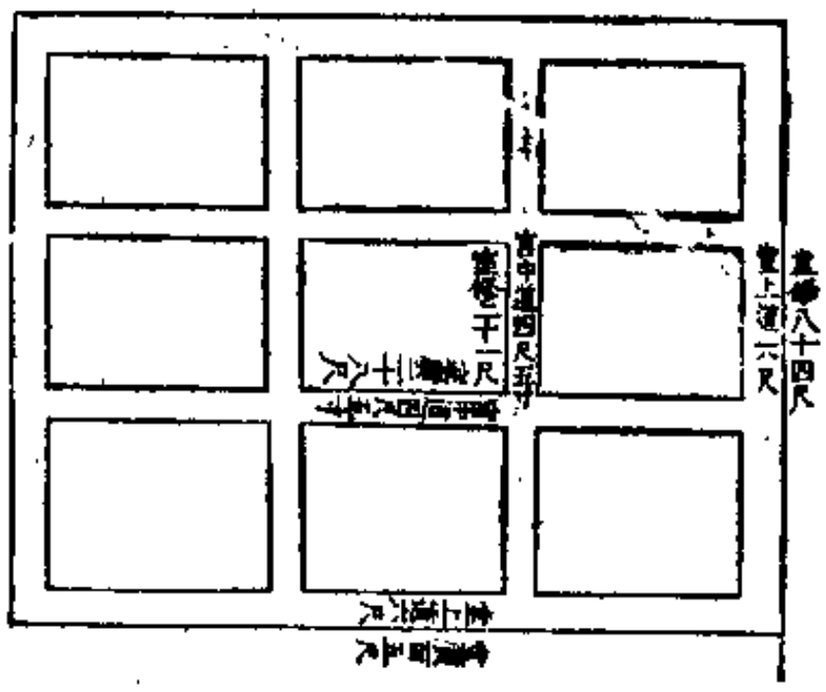
夏世室圖。

堂廣百五尺。修八十四尺。九室。室廣二十八尺。修二十一尺。室間道廣四尺五寸。室外堂四周道廣六尺。堂崇六尺。

圖說。

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者。六尺爲步。二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也。云廣四修一者。如鄭注。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按八十四尺而四分之。其一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爲百五尺也。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就一室言之。三四步三步爲修。得十八尺。四步爲廣。得二十四尺。四三尺。四尺爲廣。益于四步。得二十八尺。三尺爲修。益于三步。得二十一尺。室間道廣各四尺五寸。室外堂四周道各六尺。凡四爲廣三爲修。東西長。南北短。象四極。合室間道四尺五寸之二爲九尺。與堂四周道六尺。成陰陽九六之數也。與周制異者。則堂間道南北東西。廣同堂基。廣修各增二十一尺也。

殷重屋圖



堂廣七十二尺。修五十六尺。

九室。室廣十六尺。修十二尺。

室間道八尺。橫者四尺。

室外堂四周道四尺。橫者六尺。

堂崇三尺。

圖說。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不言廣。亦不言室之修廣之度。今以周制合之。堂修七尋。得五爲六尺。則其廣當爲七十二尺也。室廣二尋。爲十六尺。修一尋有半。則十二尺。與周不同者。堂夏后氏以七爲度。殷人以八爲度。周則以九爲度也。

今以周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之數推之。則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者。當稱之曰。堂修二七。得十四步。共八十四尺也。廣四修一。廣有四

而修減其一。修既爲十四步。則廣當爲十八步三分步之二。以尺計之。是爲百十有二尺也。（按如此說。與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之介。復爲圖明之。）

夏世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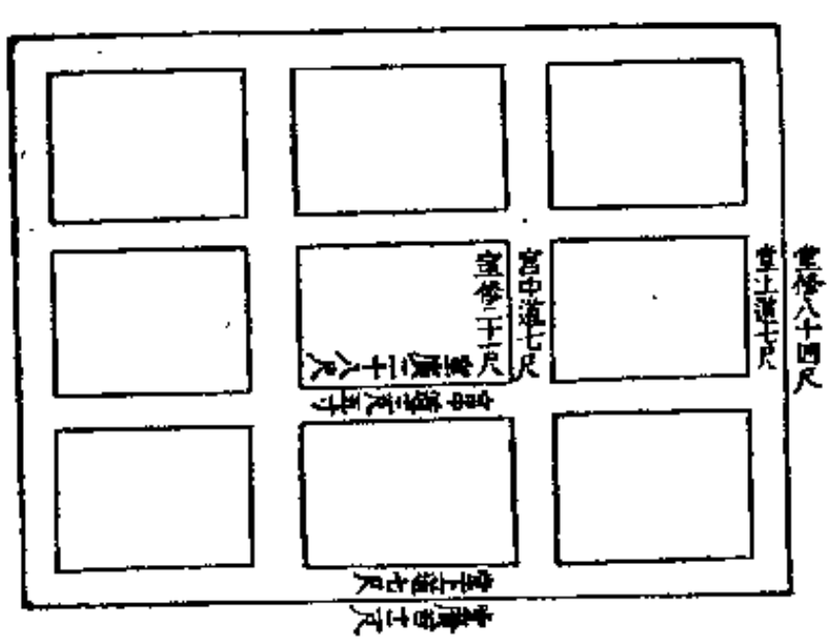
堂廣百十二尺。修八十四尺。

九室。室廣二十八尺。修二十一尺。

室間道七尺。橫者三尺五寸。

室外堂。四周道七尺。

堂崇六尺。



燕几圖

黃長睿撰

燕几圖序

燕几圖者圖几之制也初几有六列等欣賞編庶集
惟三俱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而其長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四之積而為長七尺也其中者二各以廣之數而三之積而為長五尺二十五分也其小者二各以廣之數而兩之則長三尺五寸也以廣倍長而几之制以成縱橫離合變態無窮率視夫賓朋多寡格盤豐約以為廣狹之則遂創為二十體變為四十名因體定名因名取義謂之散子卓益擬其六也燕衎之餘以之展經史陳古玩庶施而不宜寧不愈於世俗之泥於小大一偏之用者乎圖成而来陽宣君谷卿見而愛之敬肆其布置務廣而方則不足於一隅乃增一小者合而為七而其體始備其名益多余嘉其善變而適於用也易名七星而倣圖之名曰燕几圖按圖設席類有雅致顧雖小道亦見吾二人之智若出於一云

紹熙甲寅歲十二月丙午日雲林居士黃長睿伯思序

一之體有三

卓大小凡七隻圖式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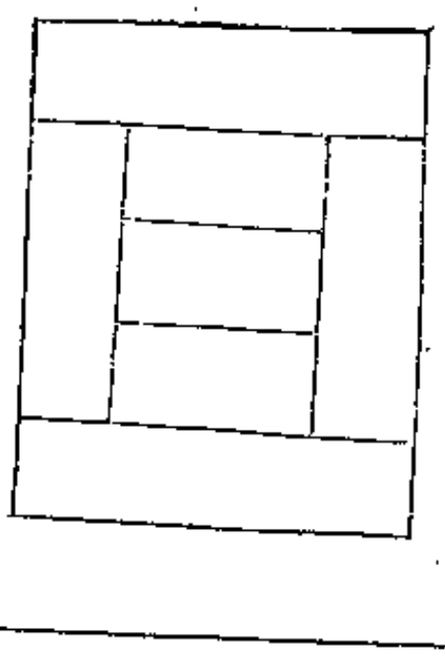
長卓一樣二隻　縱長七尺　橫廣一尺七寸五分脚高二尺八寸　可坐四人

中卓一樣二隻　縱長五尺二寸五分　橫廣并脚同前　可坐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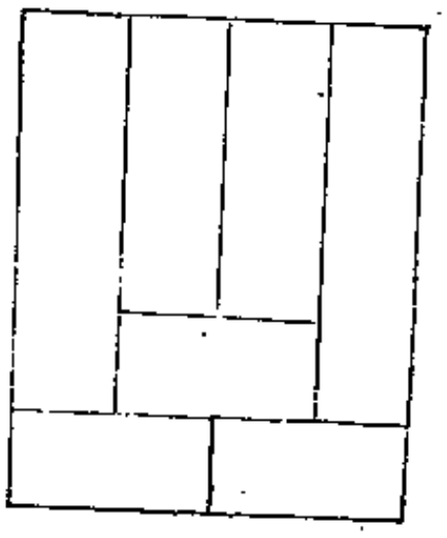
小卓一樣三隻　縱長三尺五寸　橫廣并脚同前　可坐二人

卓之橫截不宜大廣則倍數太長欲狹亦止於一尺七寸其長准此倍之卓脚以低小為雅其圖以五寸六七分為准倍工奏況已見為卓必放脚闊兩卓相並中即開縫須當斂下廣狹與上同則縱橫布置無不齊矣布卓或七或六以至一二今圖頗增多於舊以其長廣同者與其形倍者各為体凡二十有五体合為七十有六名其長廣之數謂如函二之体縱用一中卓二橫頭即共長八尺七寸一長卓一中卓即共長一丈二尺二寸五分橫用三橫頭即共廣五尺二寸五分餘體大小皆倣此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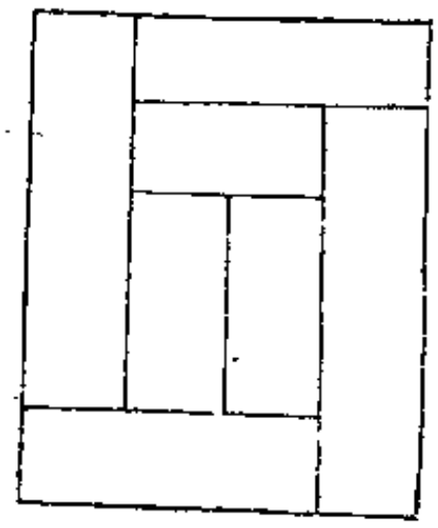
三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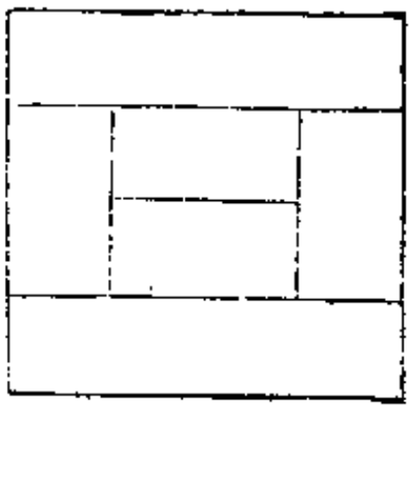
山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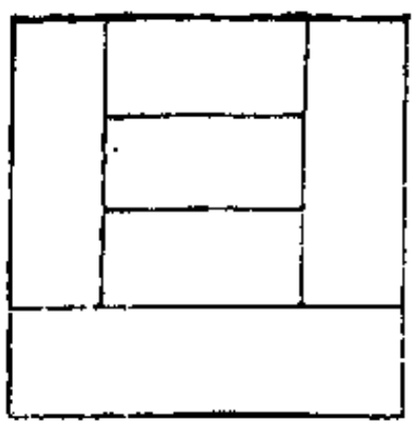
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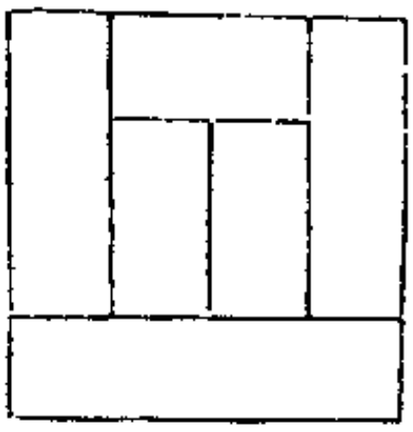
矩蘭 二之體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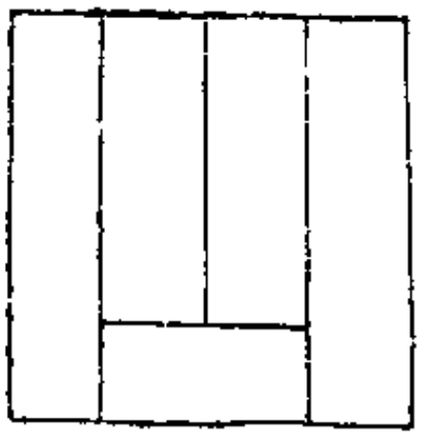
千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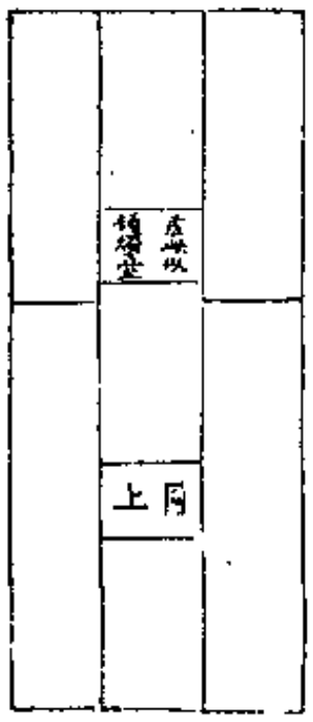
一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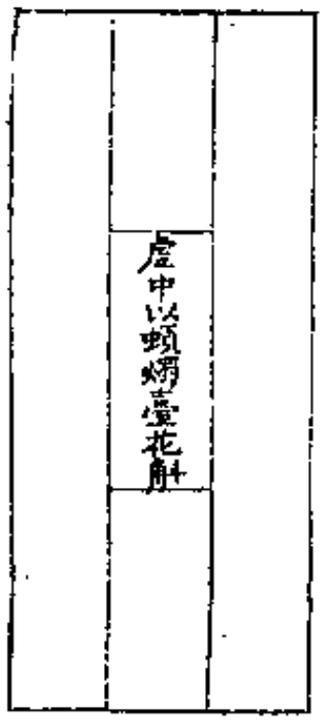
朶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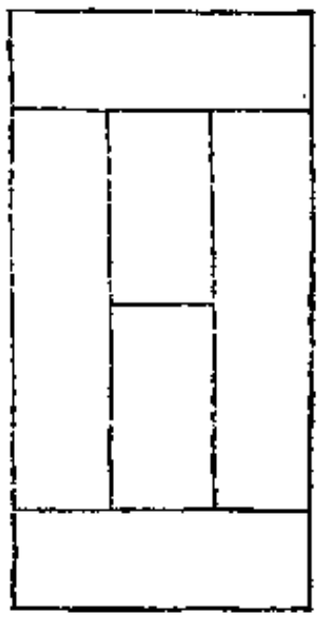
三之體有二 藏一



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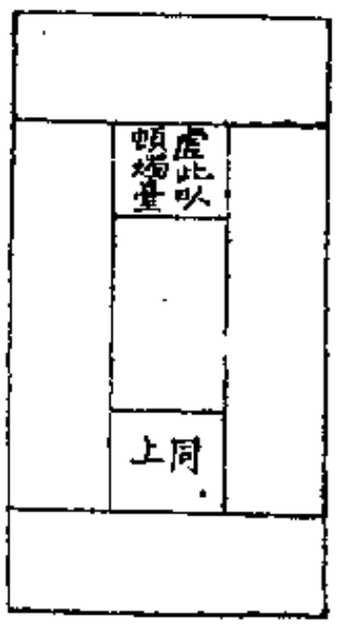
四之體有四 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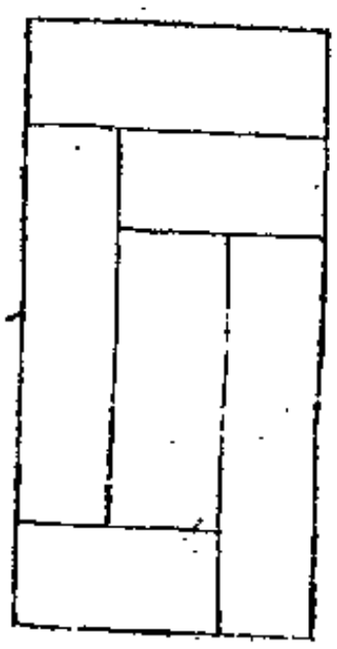
燕几圖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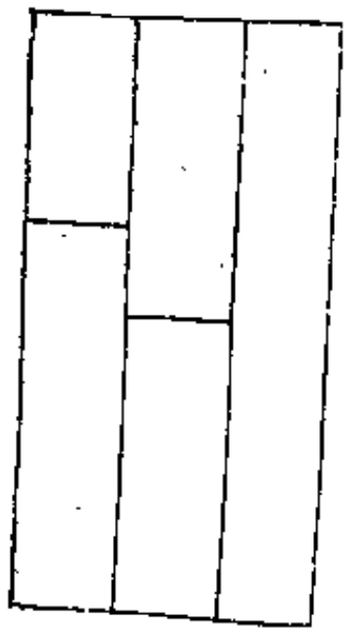
五方



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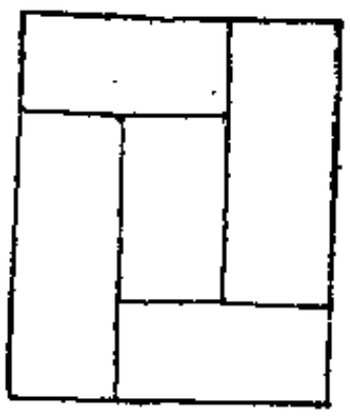


交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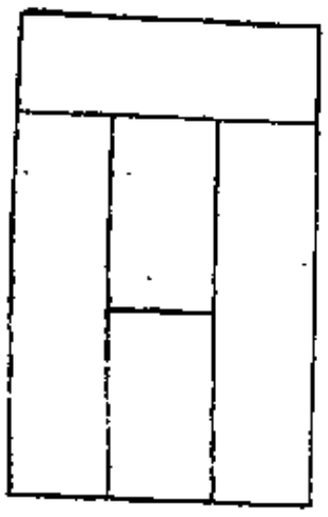


小卍

六之體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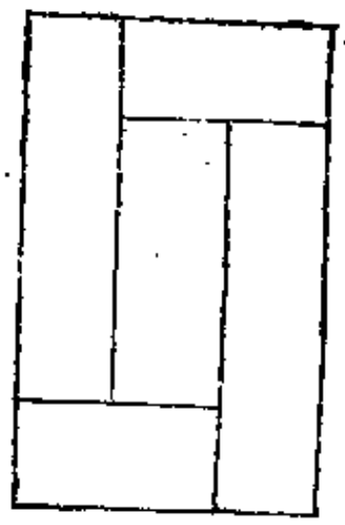


懸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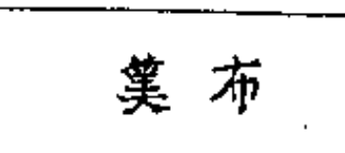
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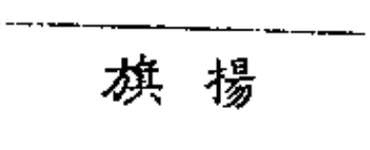
五之體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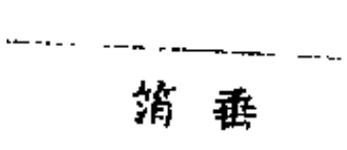


燕几圖

一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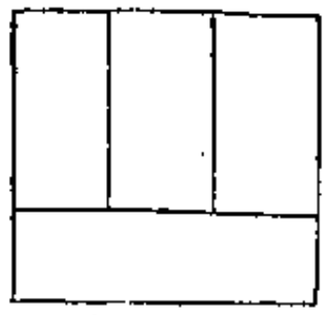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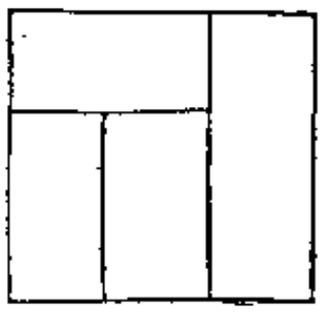


七之體有二

排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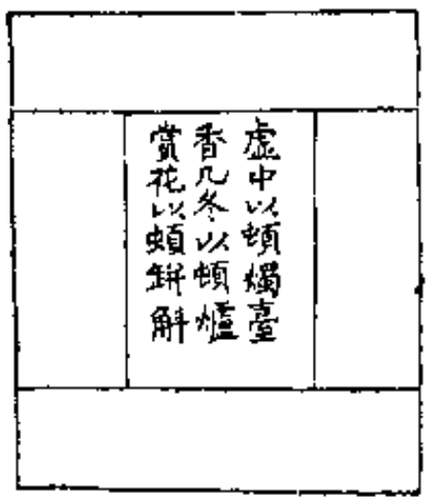


小布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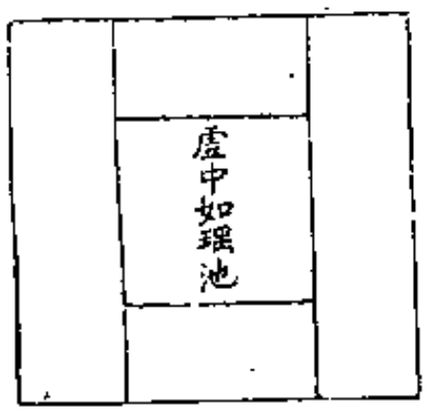


八之體有三

瑤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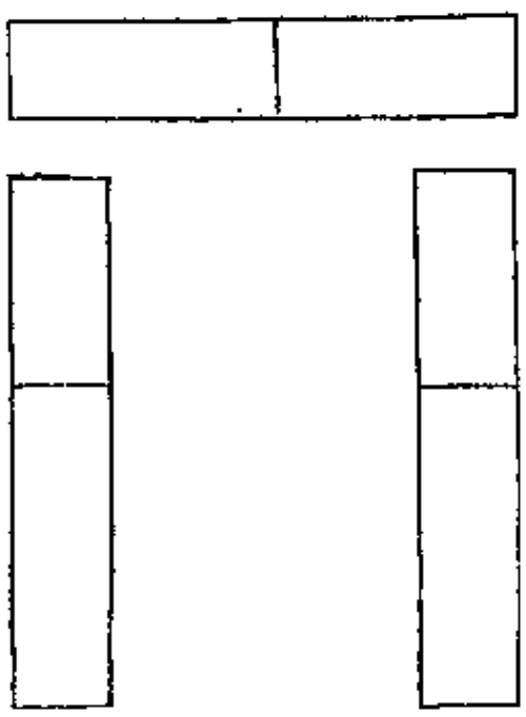


金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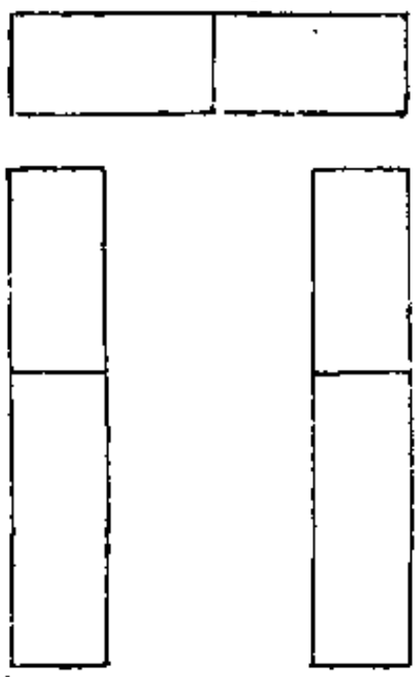


九之體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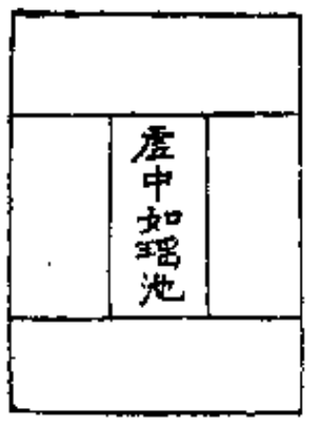
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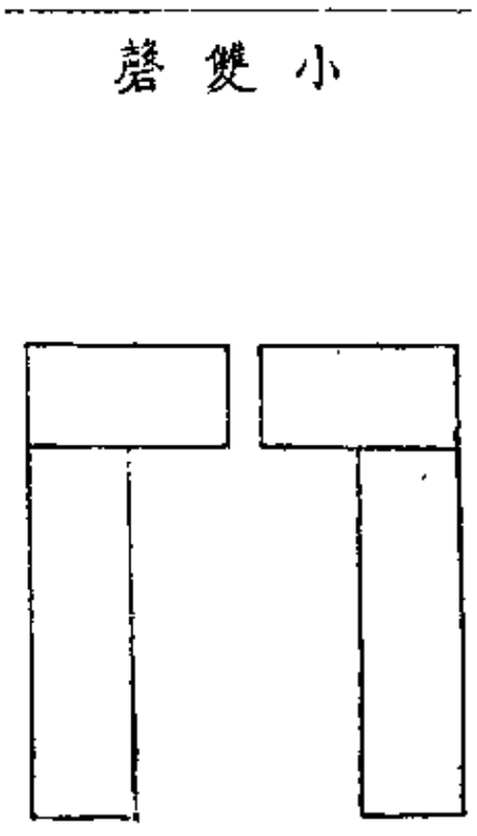
小鼎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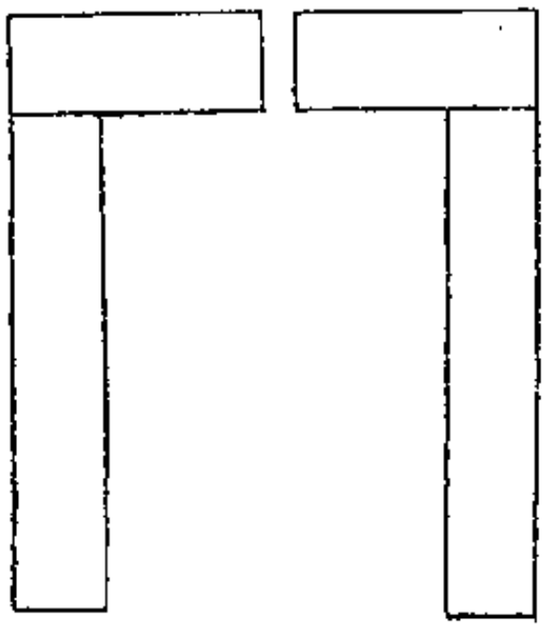
玉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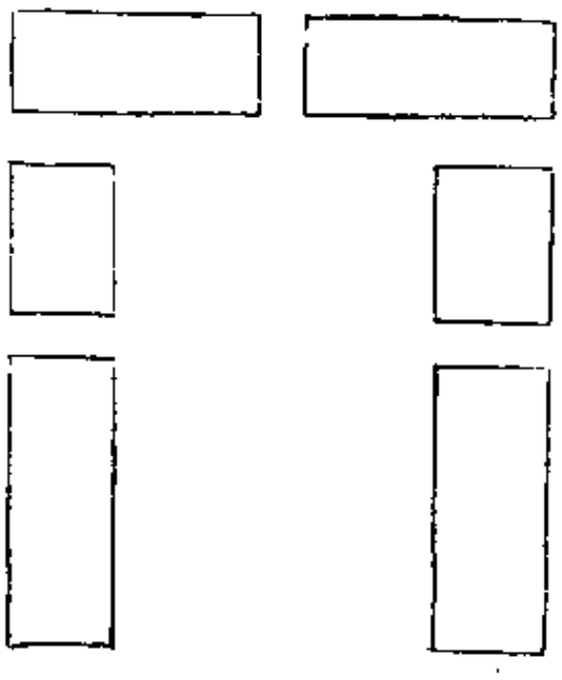
小麼雙



折麼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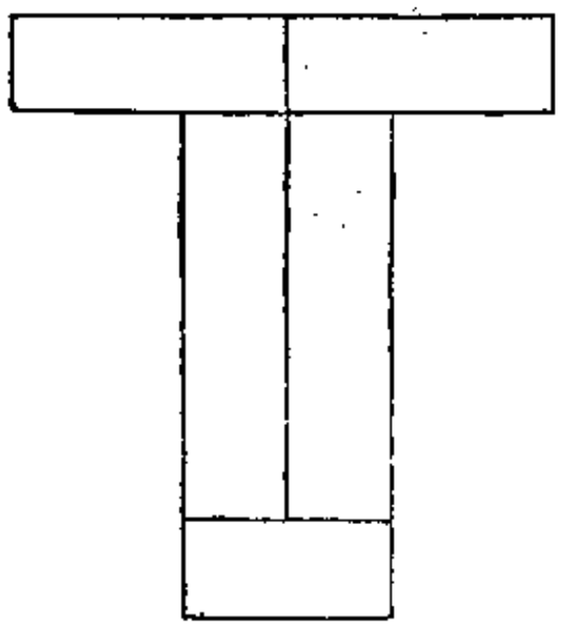


矩折衛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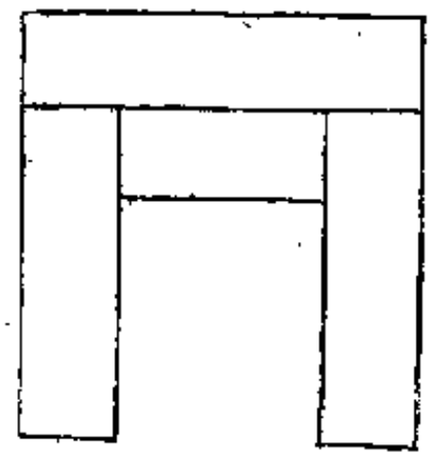


十二之體有二

衣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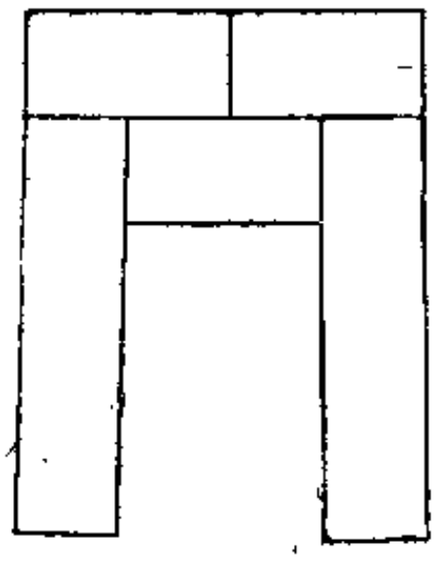


球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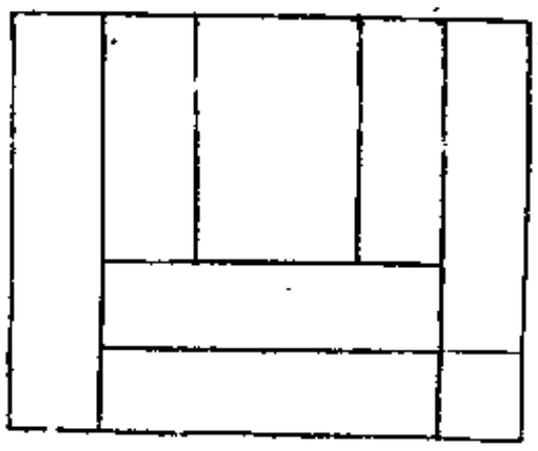
十之體有二

斗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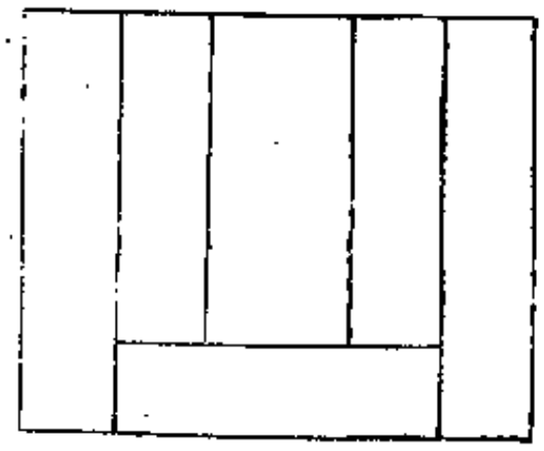


十二之體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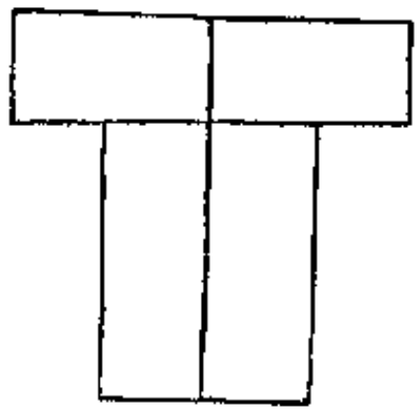
字四



圭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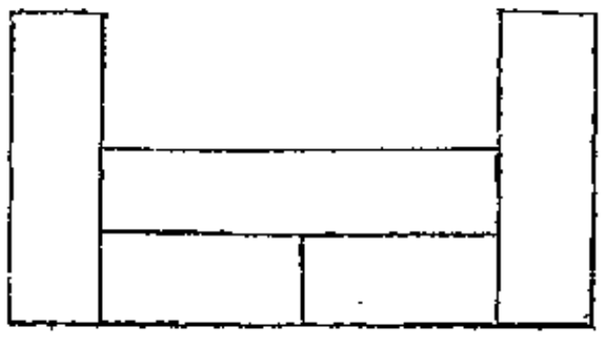


褐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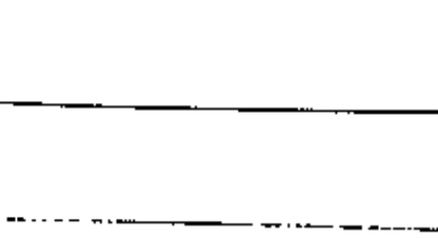


燕几圖 三八

石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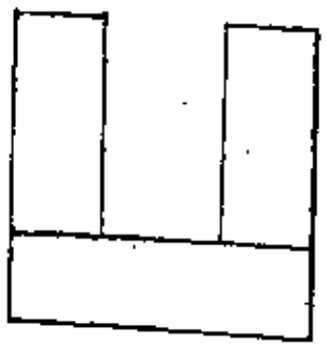


儀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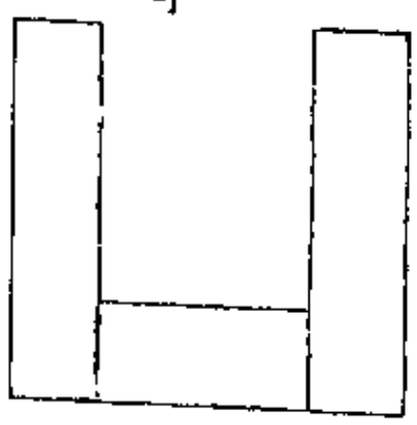
十二之體有七

山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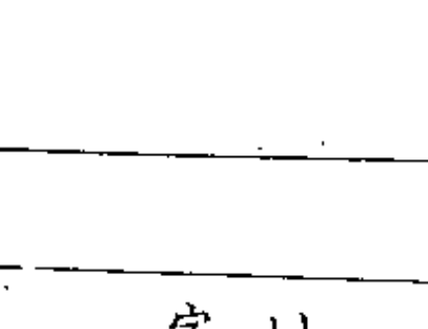


函石

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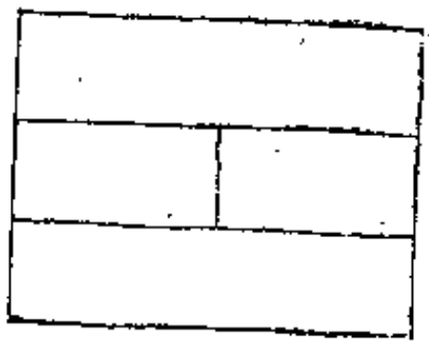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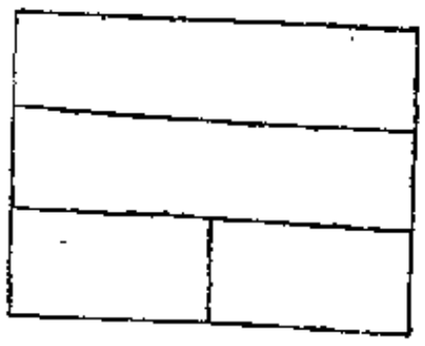
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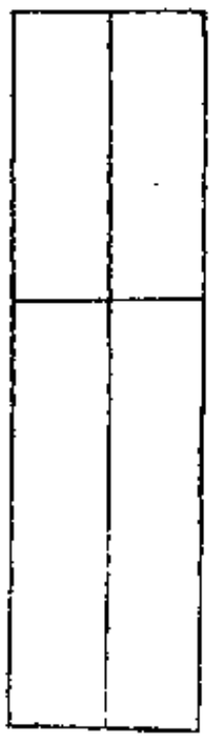
燕几圖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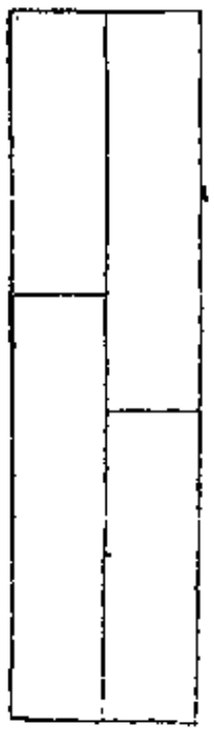
十四之體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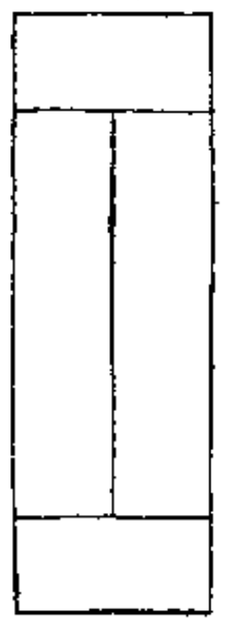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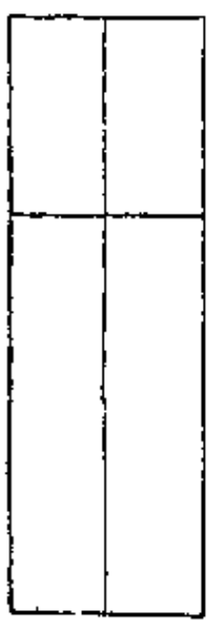
十五之體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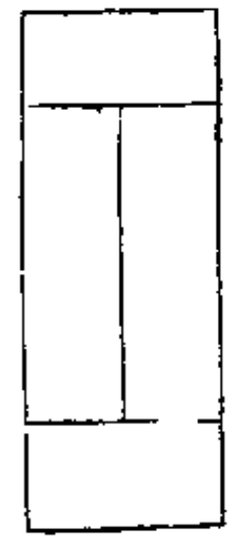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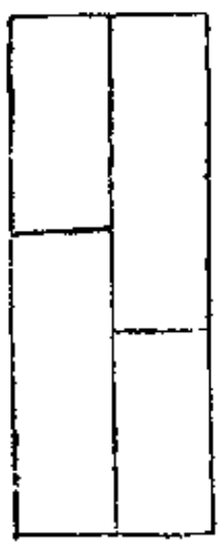
十六之體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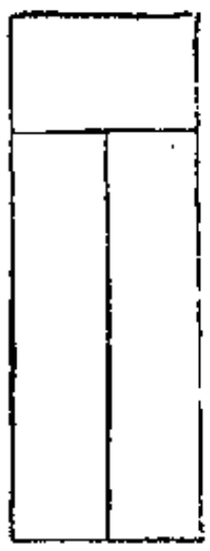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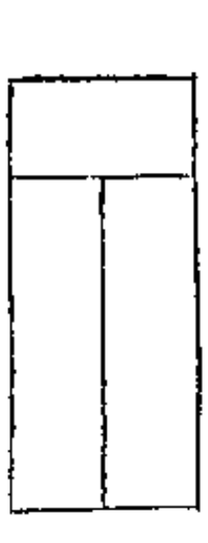
十七之體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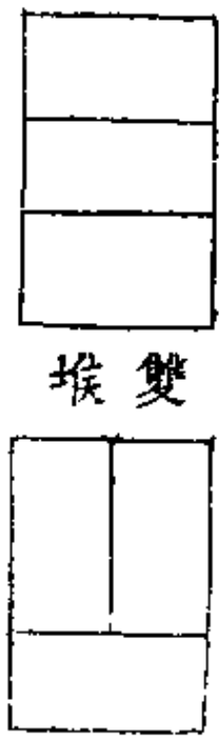


十八之體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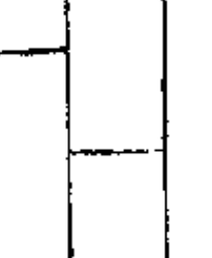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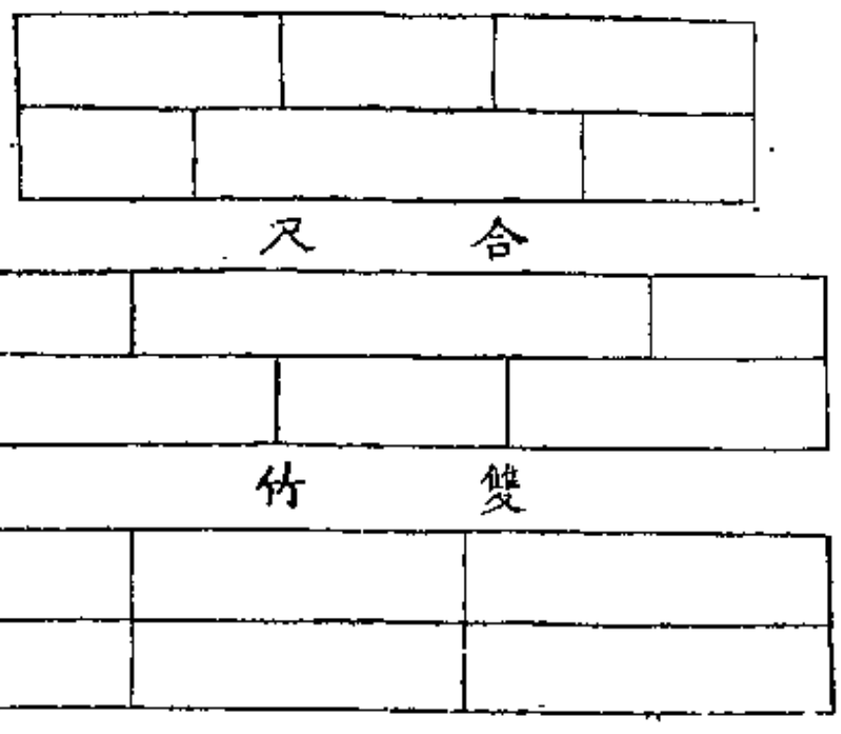
十九之體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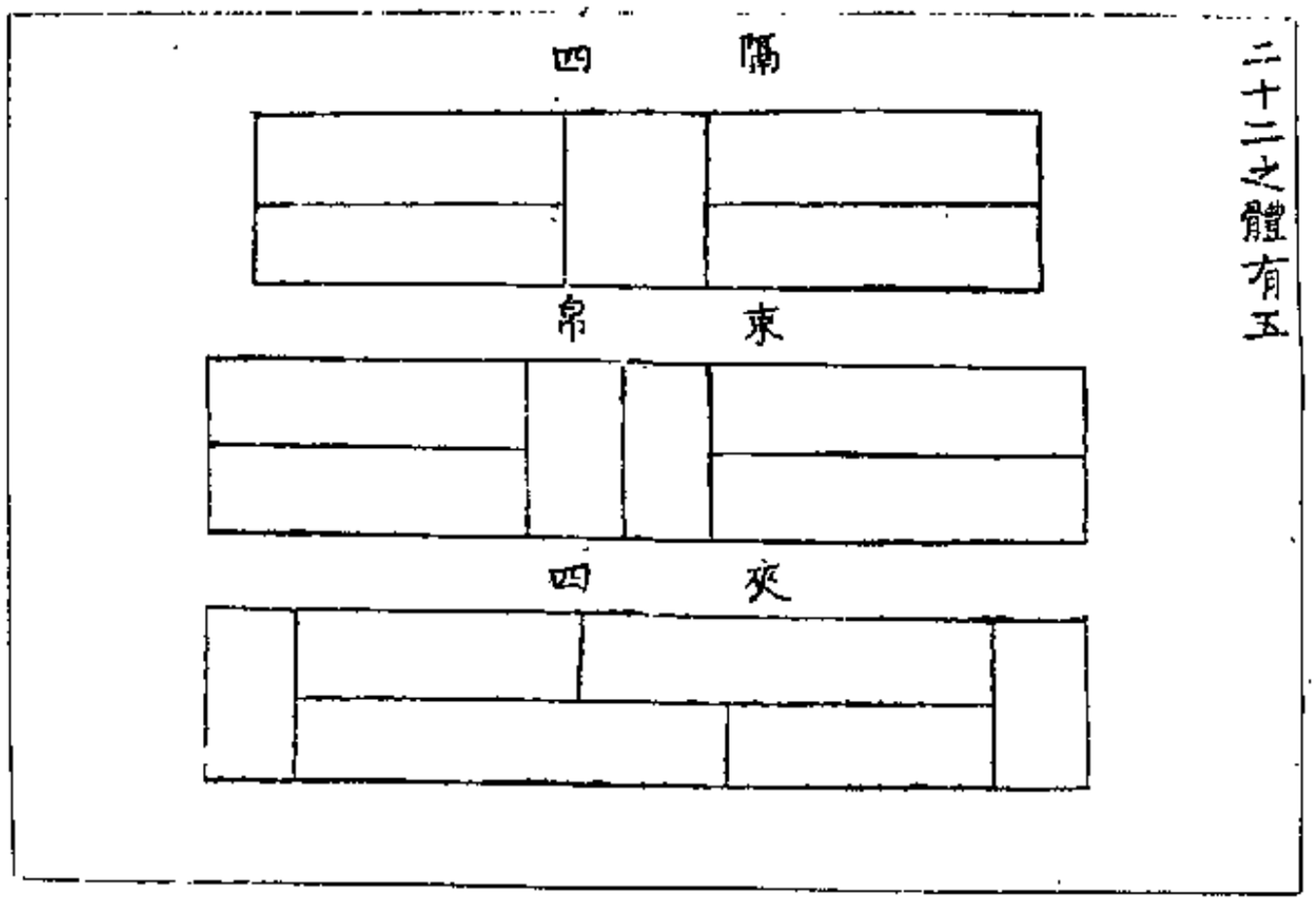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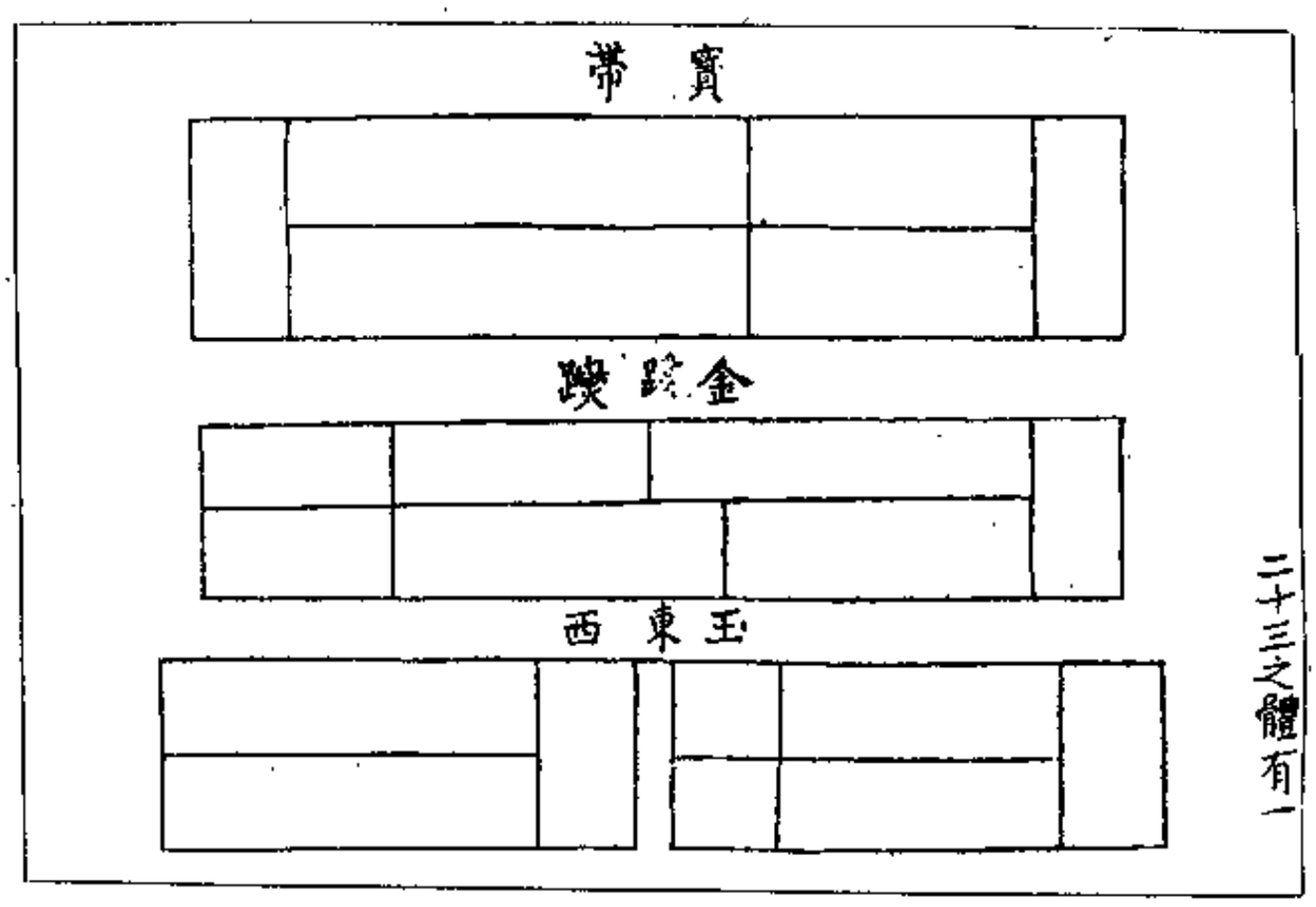
二十之體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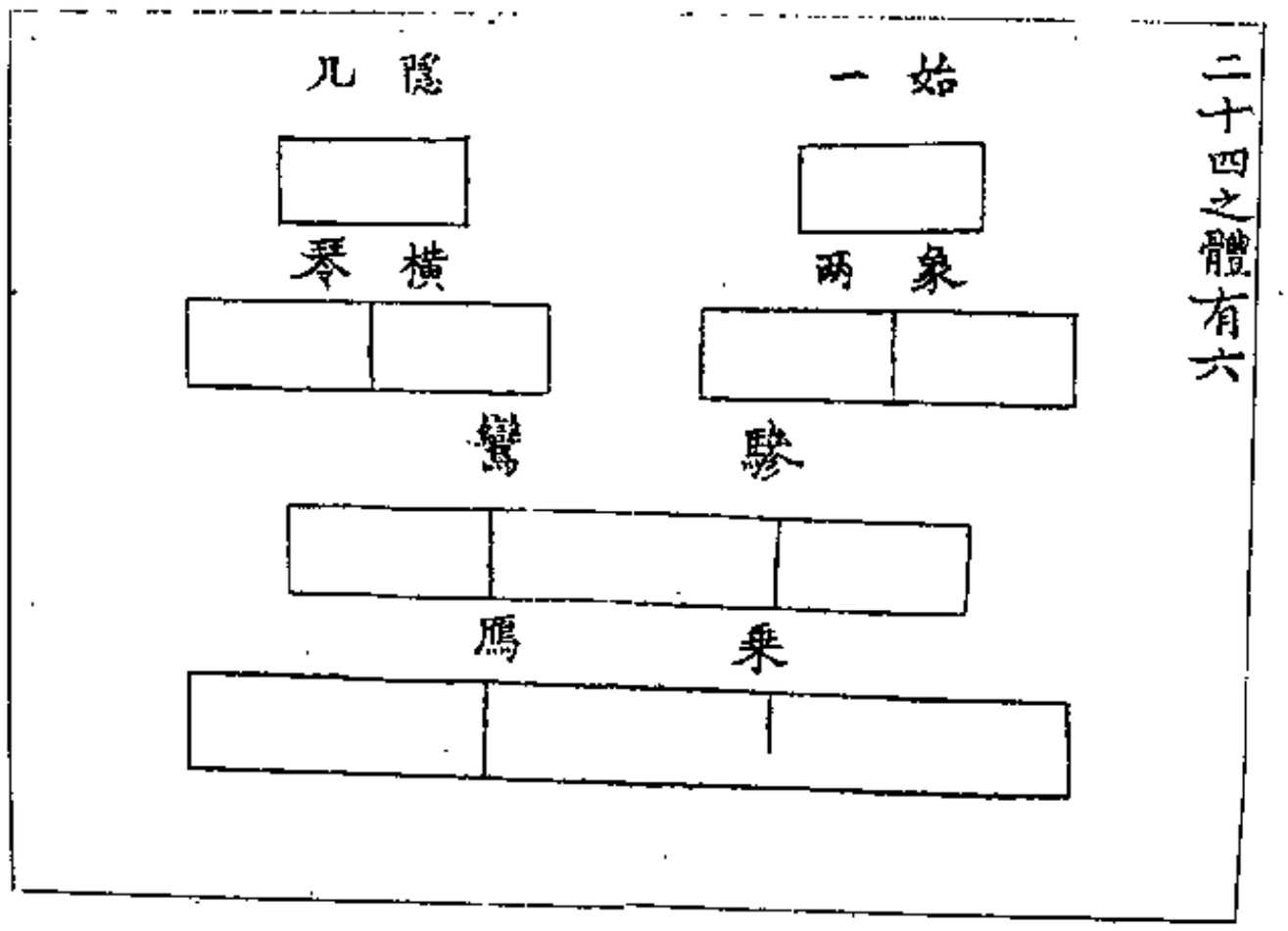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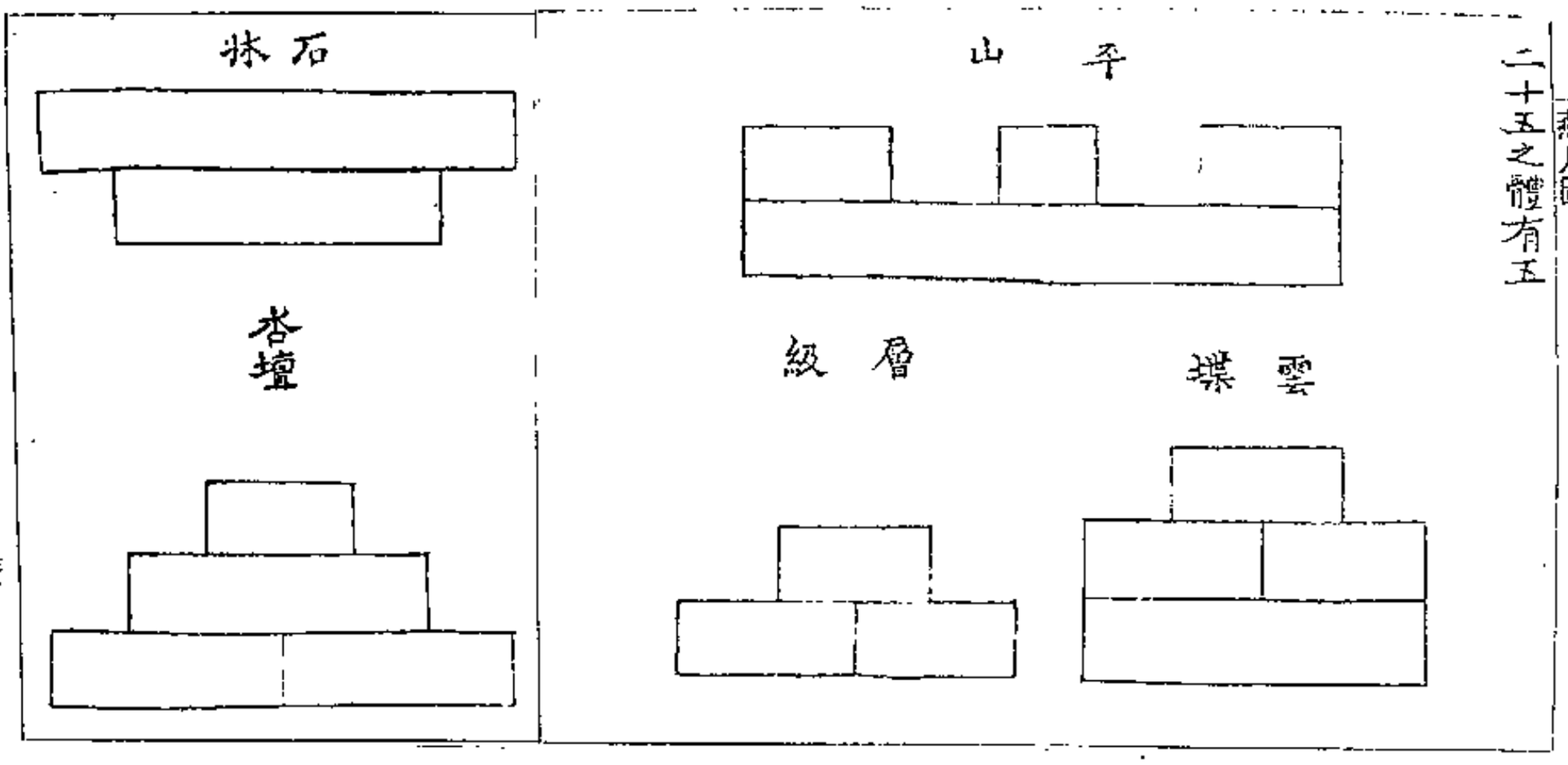
二十一之體有三




四隔
帛束
四夾
二十三之體有五


帶寬
踰踈金
西東玉
二十三之體有一


几隱
一姑
琴橫
兩象
鶯
驂
鴈
乘
二十四之體有六



右雲林居士燕几圖式其几小大凡七長短廣狹不齊設之必方或二或三或四五或六七布置皆如法居士謂宴客之多寡杯盤之豐約以為廣狹之則為之餘無施不可斯亦智巧之變也雖然古人司几筵掌五几授几有彝御古者坐必設几所以依憑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皆所以示優寵之也其来古矣蓋君子憑之以輔其德豈特為賓朋燕衍之設也其七乃陽數也其變無窮不失槩度雖小道必有可觀之以傳好事者圖得於沈君仲說姑録之以丁亥四月慎獨叟陳植叟書吾鄉王仲遠隱君洪武永樂間人平生特喜繕寫書益雖文移案牘莫不抄之故其家頗多藏書者此燕几圖亦隱君所鈔者也其子安吉丞敏道尚能保其父之手澤迨近歲安吉之門人朱性甫乃始獲其鈔本而吾友沈潤卿間取摹之以刻于棗可謂博雅之一端也賞閱之士寧不敬羡矣乎弘治甲子歲陽月望後五日謝門邢參題于義方書舍

茶具圖贊

茅一相撰

茶具引

余性不能飲酒間與客對春苑之芭泛秋湖之月則客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予頗而樂之一染指頰且酡矣兩眸子憒憒然矣而獨耽味於茗清泉白石可以濯五臟之污可以澄心氣之捐服之不已覺兩腋習習清風自生視客之沉酣酩酊久而忘倦庶亦可以相當之嗟乎吾讀醉鄉記未嘗不神遊焉而間與陸鴻漸蔡君謨上下其議則又爽然自釋矣乃書此以博十二先生一鼓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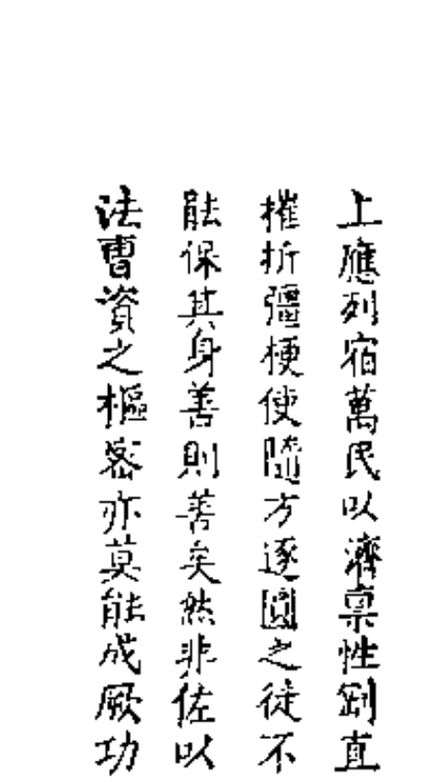
庚辰秋七月既望花溪里芝園主人茅一相撰并書

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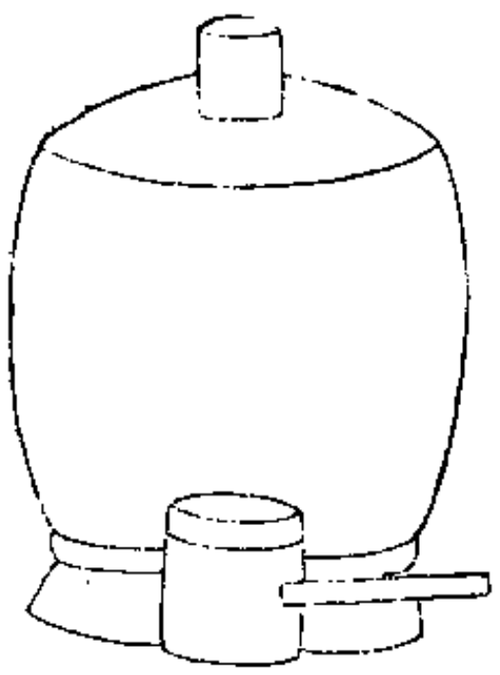
韋鴻臚　文房　景暘
木待制　利濟　恣機
金法曹　研古　元錯
石轉運　緜古　仲鑿
胡員外　惟一　宗許
羅枢密　若蕖　傳師
宗從事　子弗　不遺
漆雕秘閣　承之　易持
陶寶文　去越　自厚
湯提點　發新　一鳴
竺副帥　善調　希點
司職方　成式　如素

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

韋鴻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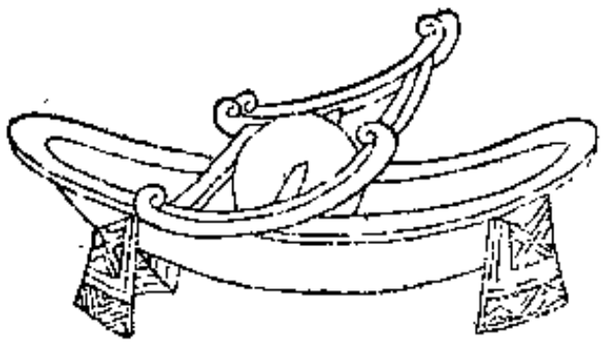
木待制



贊曰祝融司夏萬物焦爍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爾無與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墮於塗炭子興有力矣上卿之號頗著微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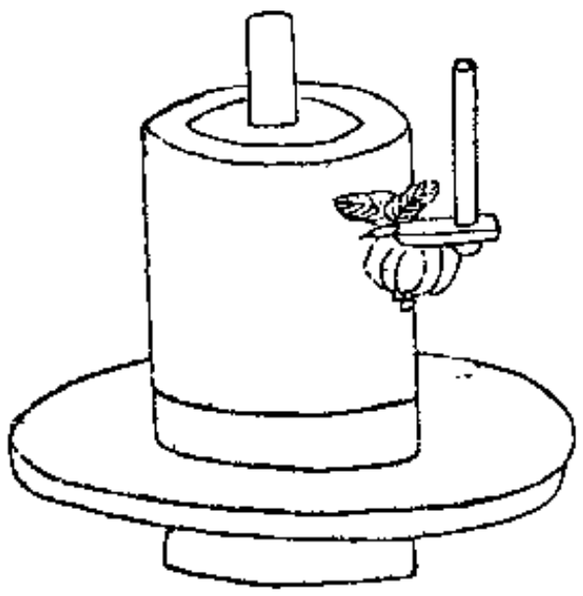
上應列宿萬民以濟稟性剛直摧折彊梗使隨方逐圓之徒不能保其身善則善矣然非佐以法曹資之樞密亦莫能成厥功

金鑾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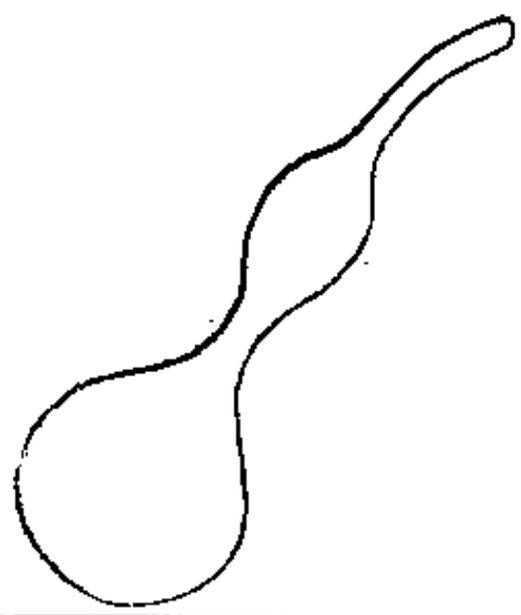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圖機運用一皆有法使強梗者不得殊軼亂轍豈不韙與

后轉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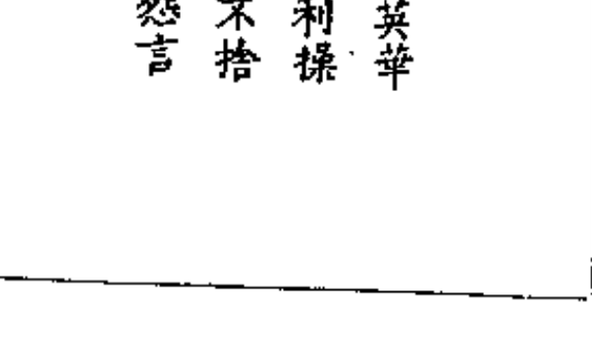
胡員外

抱堅質懷直心咬嚥英華周行不怠幹摘山之利操沛檉之重循環自常不捨正而適他雖沒齒無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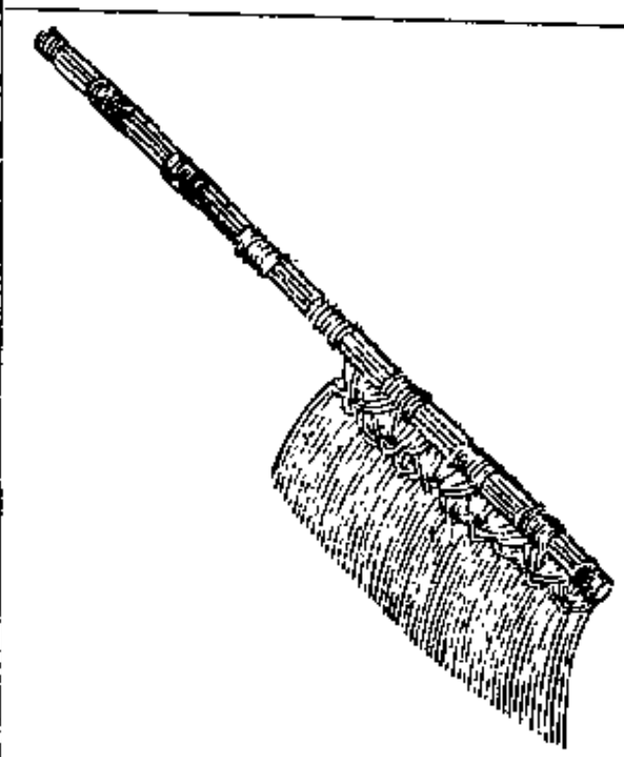


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閒動靜有常而性若其卓犖結之患悉能破之醉中無所有而外能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圖機之士

羅樞密



宗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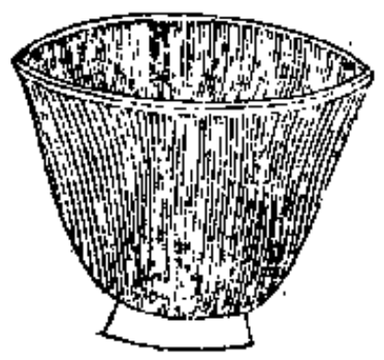


幾事不密則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揚之使精粗不致於混濛人其難諸奈何矜細計而事諠譁惜之

漆雕秘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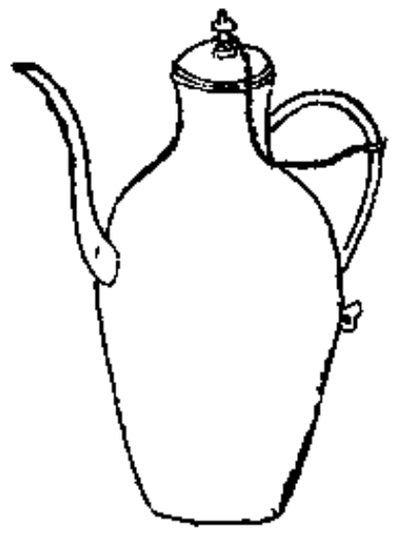
孔門高弟嘗洒掃應對事之
未者亦所不棄又況能萃其
既散拾其已遺遲十毫而使
邊塵不飛功亦善哉

陶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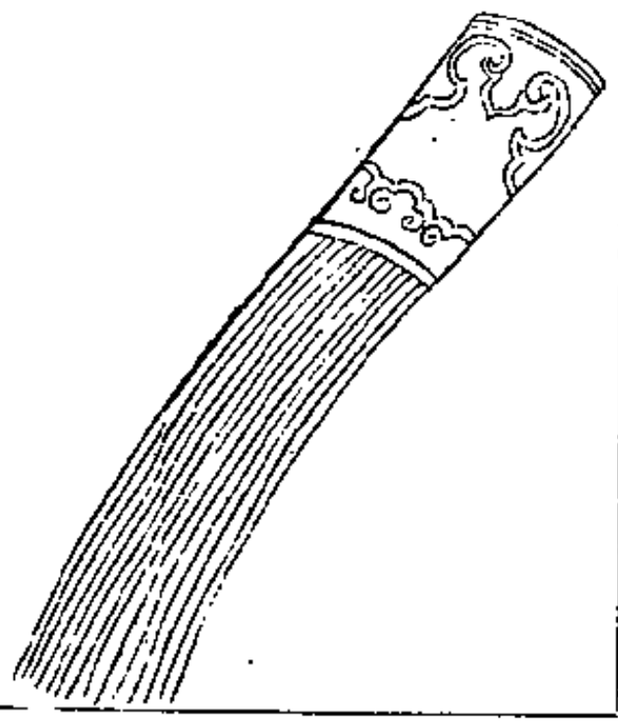
出河濱而無苦寂經緯之
象剖柔之理炳其綱中虛
已待物不飾外貌位高秩
閒宜無愧焉

點提漆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吾
斯之未能信以其弭執熱
之患無均堂之覆故宜輔
以寶文而親近君子

垸副竺



首陽餓夫殺諫於兵沸之
時方金鳥揚湯能探其沸
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
試非臨難不顧者疇見爾

養浩然之氣發沸騰之聲以
執中之能輔成湯之德斟酌
賓主間功邁仲尼圍然未免
外爍之憂復有內熱之患奈
何

司職方

互鄉二子聖人稱且與其
進況端方質素經緯有理
終身涅而不緇者與孔子
之所以與潔也

飲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見於禹貢
蓋全民用而不為利後世權茶立
為制非古聖意也陸鴻漸著茶經
蔡君謨著茶譜孟諫議寄盧王川
三百月團後侈至龍鳳之飾責當
備於君謨制茶必有其具錫具姓
而繫名寵以爵加以號季宋之彌

文然清逸高遠上通王公下逮林
野亦雅道也贊法遷固經世康國
斯焉攸寓乃所願與十二先生周
旋嘗山泉極品以終身此閑富貴
也天豈靳乎哉野航道人長洲朱
存理題

紀聽松菴竹鑪始末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仁和張　崟惺牧校

紀聽松菴竹鑪始末

鄒炳泰纂　炳泰字仲文號曉屏江蘇無錫人乾隆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今官吏部尚書有午風堂叢談行集

吾鄉聽松菴竹鑪圖詠卷有四爲惠山勝覩第一圖九龍山人爲眞性海上人製第二圖歷齊爲第三圖成化丁酉冬吳瑤寫第四圖小臣張宗蒼奉　敕恭畫蓋自前明諸人得和盆卷

輩鶯隨幸惠山　宸藻親頒垂耀泉石允爲藝林佳話乾隆己亥是卷爲邑介郎漣取入官廨不戒於火名山鉅蹟了無一存大吏奏入

皇上於幾暇親灑天筆爲作第一圖復命　皇六子補第二圖以勸弘畊補第三圖侍郎董誥補第四圖

御製詩章冠於卷首於每卷圖後補錄明人序疏詩什依其原次以還舊觀又出　內府所藏王澗溪山漁隱長卷郵　賜俾山僧一併裝弄山閣仍留孟端勝覩卷盛事也癸丑仲春半聽松菴雨秋堂因得見諸前哲題詠文舊詠風流韻事經數百載而美益彰其傳之久更足

倩矣山堂清寂珊記竹鑪得失之曰姓名隱顯之跡於左第一卷吳原博題云已亥之春予過無錫遊惠山入聽松菴觀竹鑪酌第二泉煮茶嘗賦詩紀其事今刑部侍郎盛公無錫人也謂鑪出於王舍人孟端制古而雅乃倣而爲之且銘其上其旌慶字尊臣者性尤好古來自其伯父不遠數千里攜以與俱子猶視爲固取前詩次韻貽之聽松菴裏試名泉舊物會將活火煎歡讀銘文何更古偶覩規制宛如前細錯信爾巧工巧暗浪從裝瓶裏一竅初分太極前吟罷詩瓢和月飲夢醒書榻帶雲眠何當再謁盧仙賦千古清風道味全一片龍團勺泉石分新穴趁鑪煎緣雪發破先春後玉粒故燒午夜前仙液嘗來欲挑越寒濤聽處不成眠還回嘯醒閒風月可卜歸田樂事全我舞鄉山入品泉持歸禪榻和雪煎湘皂捲雪來牕外蒙頭驚雷落檻前澆破詩愁初得句洗清塵思竟忘眠人間肉食紛如雨爭識吾家此味全冰盞道人翩翩文正題宗老椀滿風竹下泉汲泉仍付竹鑪煎夜瓶谷戰輕雷裏嶰谷荊溪舊楊前穀雨茶旗潮文正題宗老椀滿風竹下泉汲泉仍付竹鑪煎夜瓶谷戰輕雷裏嶰谷荊溪舊楊謝聽波花閣冷滴泉大廚不付饔奴煎重編細竹形如宅憑仗山人爲保全餘姚謝應芳陳湖陳琦郡人碣東許小試新茶味莫前製出秋亭舜臣承雅邀詩聯寒楊龍高眠更閒約其兼精妙乙覽齋居欲兩全長洲吳寬蘇臣氏錄程篁墩題云惠山聽松菴有王舍人孟端竹茶鑪既亡而復得秦太守廷韶嘗求余詩後余過惠山菴僧因出此鑪吟賞竟日蓋十餘年矣觀吳問寬原博及盛舜臣僩和卷慨然興懷輒繼聲其後得二章云新茶曾試之契最深覓其所製竹茶鑪而愛之因論曰是必有如惠山泉拂拭筠鑪手自煎擬置水符千里外忽驚詩案十年前野僧曾捉孤帆佳詞咨遶分牛榻眠回首舊遊如昨日山中消渠養君金細結湖鈎煮石泉虛心盍復畏相煎巧形自出今人上清供曾聞古佛前可配瓦盆毘注絕勝金鼎護砂眠長安詩社如相續得似軒轅句渾全新安程敏政倪文毅題云宿火長溫選有泉不妨亭夜客來煎名佳合附茶經後制古元居竹譜前司馬酒鑪須避玉川吟楊翀幽眠金鑪製鼎多銷歇眼底憐渠獨久全錢唐倪岳盛冰壑題云吾鄉王友石先生詩壺珍於朝野嘗居惠山聽松菴與僧性海製竹鑪茶偏詩傳誦迄今吾姑虞奇其製而倣爲之請余銘其上成化癸卯來省京邸出鑪煮茗清我塵思適吳寬又紀勝云唐相何劉遊惠泉揭來隨處可茶煎三潤漫捲瓷瓶裏一竅初分太極前吟罷詩瓢和月飲夢醒書榻帶雲眠何當再謁盧仙賦千古清風道味全一片龍團勺泉石分新穴趁鑪煎緣雪發破先春後玉粒故燒午夜前仙液嘗來欲挑越寒濤聽處不成眠還回嘯醒閒風月可卜歸田樂事全我舞鄉山入品泉持歸禪榻和雪煎湘皂捲雪來牕外蒙頭驚雷落檻前澆破詩愁初得句洗清塵思竟忘眠人間肉食紛如雨爭識吾家此味全冰盞道人翩翩文正題宗老椀滿風竹下泉汲泉仍付竹鑪煎夜瓶谷戰輕雷裏嶰谷荊溪舊楊前穀雨茶旗潮文正題宗老椀滿風竹下泉汲泉仍付竹鑪煎夜瓶谷戰輕雷裏嶰谷荊溪舊楊謝聽波花閣冷滴泉大廚不付饔奴煎重編細竹形如宅憑仗山人爲保全餘姚謝應芳陳湖陳琦郡人碣東許小試新茶味莫前製出秋亭舜臣承雅邀詩聯寒楊龍高眠更閒約其兼精妙乙覽齋居欲兩全長洲吳寬蘇臣氏錄程篁墩題云惠山聽松菴有王舍人孟端竹茶鑪既亡而復得秦太守廷韶嘗求余詩後余過惠山菴僧因出此鑪吟賞竟日蓋十餘年矣觀吳問寬原博及盛舜臣僩和卷慨然興懷輒繼聲其後得二章云新茶曾試之契最深覓其所製竹茶鑪而愛之因論曰是必有如端友齋爲學士大夫所奇賞者舜臣亟是卷皆極一時有聲於詩家者所作也大要奇古爲詩家共癖鑪爲火味茜之煮茶者嘗以竹柄而不得其遺規若舜臣者亦慕其鄉聞人王中舍所製倣之而改其技者也中舍

於衷乃爲之引若詩之所自起倘於吾院長兜庵吏侍公而和於其伯父永壑郡憲公家第可考無俟予言而舜臣所以見眞於大方家者亦不爲無徵也第二卷竹鑪記云性海禪師卓錫於惠山之陽山之泉甘美聞天下日汲泉試茗以自怡有竹工進曰師嗜茗請以竹爲茗具可乎齊鑪云鑪形不可狀圓方上下法乾坤之覆載也周穿以孑火炎弗熾烟虹光之貫穴也藏紋外飾蒼然玉潤鋪湘雲而簇洪水也視其中空無所有冶鐵如柵者橫其半勻清洽於器拾墮樵而蒸之松風細鳴儼與竹君暗語信奇玩也禪師走書東吳介予友石庵師以記請夫物之難齊甚矣尊彝以酒罍瓶以烹此蓋適於國家之用尤可貴者若駢罍以石製鑪以竹亦奚足豔稱於詩人之口哉雖然尊彝罍罍世移物古見者有感慨無窮之悲竹鑪石罍品高質素玩者有清絕無窮之趣貴賤弗論也且竹無地無之凌霜傲雪延蔓於荒蹊空谷之間不幸伐而爲筐筥篚之屬過者弗睨也今工斲爲鑪爲汲泉煮茗爲高人逸士之供盥諸凡格摺諸詩詠比貴重於尊彝罍罍無足怪矣初禪師未學也材質異於人人及修持刻勵道隆德峻迥出塵表爲江左禪林之選亦竹鑪之謂也是爲記乙亥秋仲既望日朱芝山題云職翠瑣堪代瓦陶香茗山茗或說毛鶚啼湘浦驚春雨龍起鼎湖翻夜籟文武火然心轉勁炙涼時異節還高松根有客聽詩就揣樂關燐候以省耕過惠山訪韶石禪師於松軒出此卷求題遂口占五十六字識者勿漸嫫母所宰云芝山老樵朱逢吉謹題又牧雲子惠瑞詩錄毛鑪竹鑪清詠序夫物不自貴因人而貴名不自彰因人而彰信矣哉物之成敗得失莫不皆然事也而邇祉之名遂傳於永代詎非還公之道足以動後世蒼生之念耶支遁好鶴翻玩也而鶴舟之名遂傳於無窮詎非支遁之德足以歆後世黎獻之心耶使遠

公爲帝人則稚盛而已亦何能動於人哉使支遁爲庸士則好鶴而已何能感於人哉故然則物不自貴因美而貴名不自彰因人而彰信矣性海禪師結廬二泉之上清淨自怡澹泊自艾裁淩秋之稠竹製茗雪之茶鑪遠遠不與俗吏俱一日階金陵郁景章先生宿菴中菴之主僧戒宏出學士諸公竹鑪所詠太守誦之掀髯歎曰山中壯觀莫此若也物去卷留豈衣鉢之遺意乎乃呼筆墨爲疏以求之太守公天下之心亦於此可見永幾楊孟敬慨然出之不少滯其亦賢矣老眼摩挲愛然感歎帶春鮮之斑舍湘雨之潤猶昨日也非元氣呵護克爾哉太守爲文記其實復作近體率諸公和而成卷時趨風而向德故爲短引式并羣言里友耐軒王達台十又謝常繼坦菴守道詩錄王孟端題云曾館高閒事春雨聲帶湘江兩事幽竹編茶具淪清流氣蒸陽羨三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秋玉臼夜敲蒼雪冷翠甌晴引碧雲稠禪翁記此重開社若箇知心是趙州王荊文洋閒廣益姑蘇陸質釋至寶錦樹山人錢仲益顧協梁用行游陽陶振怡菴雲間錢驥中吳如律卞孟符沈中吳與莫士安韓奕詩錄王耐軒題云製作精深亦可觀日供高士試龍團輕分淇雨苔猶綠細翦湘雲粉未乾紫筍滿甌吟骨健清風一榻掃閒寒望奉誠大夫致仕劉宏超遠序竹石老人書憶自山中別老禪松閣寂莫已多年寒齋春雨懷鴻漸夢落秋風一榻騎絲寒啜來坐靄梅花月正是淩秋泣靚娟忽逐檐頭舊隱旋荒魚眼敘新緣王堂學士王達又西園郁庚老翼泰吳潛詩錄郡文遺編在贏得時人一樣尊宏又和又秦旭高直直再次脫落正德丁丑春予以菴僧事裝之時助資乘伯鄒督工從事者初泉楊正甫也收卷僧名惠名登而能誦誌之者曰園金曰方益越明年戊寅三月十日二泉山人論書於客春精舍第三卷秦廷韶聽松菴竹鑪疏錄劉超遠復竹茶鑪詩卷序物之成敗得失莫不有時若聽松菴茶鑪亦其一驗洪武間性海眞上人往來其間行爲時輩推重嘗編竹爲鑪體製甚精僅圍尺地許天地動靜陰陽變化之妙歷歷可觀侍讀學士王公孟端文字與上人甚堅密爪之鏗然作金石聲而其中軟然以虛類謙有德者銘鐵爲楯橫截上下以節宣氣候制度絕巧相傳以爲眞公手跡余獨疑此非長工師不能爲鄉先達

中書舍人王公寔有詩詠之學士耐軒王公復作引并其首以是鑪之名益傳於人人永樂中貶公示叔鑪亦流落人間獨諸公翰墨粲然尚存落落與松雲藏月爲伍成化丙申冬余歸自鄂渚暇宿菴中與公嗣孫曰戴宏者出以示余因請王舍人所作氣蒸陽羨三春雨聲帶潮江兩岸秋之句歎其住絕且惜其寥寥無徵圖欲復之乃因釋氏教迹疏語一通畀戴宏使徧訪焉已而果得於城中石族鑪尚無恙特茗椀失去不存或疑鑪細物也復不復不足爲世輕重殊不知物不自顯必因人而後顯使鑪不經諸名公品題雖復之累百何補況諸公之作亦將藉是以傳鑪可泯諸公之言可縱之使泯乎鑪之亡不知其的於何年姑記其概收鑪者故詩人楊孟賢復而歸之者其仲孟敬六世孫邑人泰竣鑴記茶只合伴僧禪誤落人間五十年華屋夢醒鹿門再湘江魂冷月娟娟歸來自愛青山般有緣從此遂公須愛惜願同衣鉢永相傳竣又趙仲文莊公序竹茶鑪遂引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寓惠山之寂松庵日徵圖廬山於秋歸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觀之於是有竹工自湖州至走卷倩性海與二子者以古制命爲茶鑪友石有詩詠之一時諸名公繼作成卷永樂初性海之庇邱留門爲克誠氏者六十餘年成化丁酉歲春閏二月晦翰林侍講平原陳公賢見而愛之撫玩不已潘之孫某者慨然曰此豈珍於閻黎之遺而吾獨不能歸好者哉乃以畀孟賢孟賢卒之三年中齋泰公以知府報政還自武昌遂爲僧撰疏諸曰諸君施而歸焉吾聞諸母姨之夫東耕翁云正德戊寅三月望後四日二泉山人寶瑩於容春精舍甲申元夕之日惠山金益二僧以余久不到山中也訪再經草堂詩以答之用唐人韻上方稀聽擊魚聲僧人城中遞刺名老去有心非石轉春來何事不山行北枝梅似南枝白今

雨泉如舊雨清爲問竹鑪無恙否好前住若得先生二泉在松風閣爲月西菴正月廿四日也文鳳由泰金王其勤詩未錄第四卷陸羽復竹茶鑪記云出錫城西里許惠山稍折北巷曰聽松洪武初詩僧亘性海將織竹爲鑪高不盈尺圖上方下類今學仙家流稱乾坤之象者規制絕精巧可玩邑先達耐軒王學士蔚名家孝賦詩賞之冀公沒鑪淪落於城中右族亦已兩易主成化丙申冬武昌太守秦廷韶閔得歸過菴中細意訪得之歸還聽松菴亦一段勝事也雍正四年四歎因物各有主並鑪固惠泉之物也而他人何有慨然許爲物色歸之復爲詩紡其徒倅世守焉和者自京師諸名碩下得數十家竹鑪之名不獨傳一方而遂以聞天下鑪之所遇亦奇矣哉夫惠泉之名由陸鴻漸一言而著後世置鑪之意貴欲匹泉之爲用也廢棄之餘執謂遇如武昌者得以衛其名哉鴻漸嚐茶飾及鑪鼎至範銅爲之莒不如竹之不凡但竹力朽弱難久存存者若倪元鎮茶具今尚爲蘇郡詩寺僧所收存矣而寂寂無所稱述竹鑪之遇不遇何居然鑪居惠泉之上是所處得其地也前遇耐軒後遇武昌所遇得其人也崚陽名跋孔壁之遺經假所處與遇非耶存者幾希物固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之所以圖其存者乎吾固於圖有感矣武昌學行攻事皦皦重當世而博雅好古乃其餘云成化丁酉歲春閏二月晦翰林侍講平原陳公賢見而愛復竹茶鑪詩十疊不備錄如茶鑪記鶴影婀娜葉掃夕陽三徑遠飄分秋月一痕娟菴中臞在齋每短雲外泉流玉乳娟皆佳句也又新安程敬政海虞李傑三山許天錫東海張弼泰和李穆桃溪謝鐸吳江汝訥東萊隱者鄧珪松陵吳瑞華亭錢福山海蕭顯泰夔詩未錄王虛舟政往在京師同年繆文子太史嫂爲余言聽松菴竹鑪圖詠卷爲錫山勝觀以來得見爲恨今年四月余請假南還獲覩於汪舊雨書堂爲卷有

四圖畫三名賢六十有七文十三詩九十有二諷誦周環如不欲盡於時同觀者同里蔣湘驅衡丹陽汪南箴鎣仁和湯良幹學基舊雨王人欲汪青渠云聞尚有唐六如畫卷暨文祝諸先正題詠在吳門收藏家他日當細意訪得之歸還聽松菴亦一段勝事也雍正四年四月廿有四日良幹王澍書後居易錄竹鑪設亡失康熙甲子顯舍人梁汾於京師中得之攜以歸于述庵侍郎於乾隆庚子扈 蹕至惠山見茶鑪愛之顧倩沙覩經時家居仿其式製一以贈太倉王蓬心寀爲圖作詩紀之

左傳器物宮室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新寧陳人傑蕺昭校

沈淑纂

左傳器物宮室

沈淑纂 仕履已見

器物

隱公 桓公

贈弧 贈大鼎 鄶國所造器也

莊公

金僕姑 矢名 鑣鎩以銳筩帶夸西方光朗焉然 傳

書 紼冕 紼祭服 冕大夫以上所服

閔公

繡 黼黻文 衣 黼若斧形 黻兩己相背 黼黻皆繡於衣 韋弁 以韋爲弁 韋弁服 以韋爲弁之服 素積 素裳 白鮫 魚皮 以飾刀鞘 鞞 刀鞘 琫 刀上鼻 容刀 容飾刀之小刀 金玦 以金爲玦 大帶 以素帛爲帶 紳 大帶之垂者 鞶帶 帶有鞶飾 鞶革帶 以革爲帶 申之以 重之以 申重 皆加也

王庭燕土宮 原圖細名繫陽中年之庭 縣西有圖田澤 西宮北宮

伯有爲窟室 裏庫 鄉校

宋

東宮 連中街名 沃宮

吳

壁室

楚

經皇注殿前闕 章皇門闕 洛宮 日出地宅 郊

章華之宮 新臺章華 大室祖廟 高唐別府

秦

靈臺在京兆鄭周故臺 具圖名

衛

社宮

鄭

門臺

總

茅屋 逆旅客舍 以葦門有蓋則蔽櫳而下之 京觀 觀井 疊井 縣門疏衛版廣長 大陵 路寢 小寢 倚廬 夏約

遊具雅編

明 東海屠 隆緯眞 著

笠

有細藤作笠方廣二尺四寸以皁絹蒙之綴簷以遮風日名雲笠有竹絲爲之上以槲葉細密鋪蓋名葉笠又有竹絲爲之者上綴鶴羽名羽笠三者最輕便遊有道氣

杖

有方竹上生九節其崇不滿七尺有櫻竹合竹之字竹俱可作杖有三代時立鳩飛鳩杖頭周身金鋸頂嵌用以飾杖上懸二三寸長小葫蘆小震芝及五嶽圖卷暮年攜之探奇歷怪多有相長之益若萬歲藤鑿蓋爲杖形雖奇怪此爲老衲行具恐非山人家扶老也姑置勿取

漁竿

江上一養釣爲樂事釣用綸竿竿用紫竹綸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耳豫章有叢竹其節長而直爲竿最佳長七八尺敲針作鉤所謂一鉤掣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是樂志也意不在魚或於紅蓼灘頭或在青林古岸或值西風撲面或教飛雪打頭于是披羽裘頂羽蓋執竿烟水儼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比之嚴陵滑水不亦高哉

舟

形如划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闊五尺內容賓主六人僅僕四人中倉四柱結頂幔以蓬篛更用布幕走篛罩之兩傍朱欄欄內以布絹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懸鉤高捲中置桌凳列筆牀香鼎盆玩酒具花聲之屬後倉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篛前縛以二竹爲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以蔽僕僕風日用二書槳泛湖中流或于雪霽月明桃紅柳媚之時放舟當潘吹紫簫鐵笛以動天籟使孤鶴乘風唳空或扣舷而歌飽餐風月回舟返棹歸臥松窗追遂一世之情何其樂也

葉篋

取吳中羅紋長箋爲之以蠟板研肖葉紋用剪裁成紅色者肖紅葉綠色者肖蕉葉黃色者肖貝葉山遊時偶得絕句書葉投空隨風飛賜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沈自多幽趣

葫蘆

有天生一寸小葫蘆用以綴爲衣紐又可懸于念珠有物外風致若用杖頭挂帶盛藥二三寸葫蘆亦妙其長腰鼈鶴葫蘆可懸藥籃之左右可爲鼈瓢吸飲小匾葫蘆可爲冠及瓢俱以生相周匝摸弄精神無汗氣方妙有癭瓢其形如芝如瓢者山人攜以飲泉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惟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如漆明亮燭人雖水溼不變塵汚不染庶入精鑑有小匾葫蘆可作瓢須摸弄瑩潔方好

藥籃

即水火籃也有以二扁瓢爲之有遶紅漆者上開一蓋放丹爐一個內貯應驗藥劑藥以便隨處濟人山童攜之有物外風致

衣匣

以皮護杉木爲之高五六寸蓋底不用板幔惟布裹皮面輾而可舉長闊如氈包式少長一二寸攜于春時內裝縣夾便服以備風寒驟變夏月裝以夾衣秋與春同多則縣服煖帽圍項等件匣中更帶搔背竹鈀并鐵如意以便取用

疊卓

二張一張高一尺六寸長三尺一寸闊二尺四寸作二面拆腳活法展則成卓疊則成匣以便攜帶席地用此擡合以供觴酌其小几一張同上疊式高一尺四寸長一尺二寸闊八寸以水磨楠木爲之置坐外列爐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賞

提盒

深夫所製高總一尺八寸長一尺二寸入深一尺式如小廚爲外體也下留空方四寸二分以板開住作一小倉內裝酒杯六酒壺一餚子六勸杯二空作六合如方合底每格高一寸九分以四格每格裝碟六枚置菓殽供酒觴又二格每格裝四大碟置鮭菜供饌餚外總一蓋可爲冠及瓢俱以生相周匝摸弄精神無汗氣方妙門裝卸即可開鎖遠宜提甚輕便足以供六賓之需

提爐

式如提盒亦深大製高一尺八寸闊一尺長一尺二寸作三攔下層一格如方匣內用銅造水火爐身如匣方坐嵌匣內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壺以供茶右孔注湯置一桶子小錢有蓋頓湯中煮酒長日午餘此錢可煮粥供客傍鑿小孔出炎進風其壺鏇迴出爐格上太露不雅外作如下格方匣一格但不用底以罩之使壺鏇不外見也一虛一實共二格上加一格置底蓋以裝炭總三格成一架上可簡關與提盒作一副也

備具匣

近製以輕木爲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闊八寸長一尺四寸中作一替上淺下深置小棬匣一茶盞四般盒一香爐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內小硯一墨一筆一小水注一水洗一圖書小匣一骨牌匣一般子枚馬盒一香炭餅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內藏裁刀錐子空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銼鬚剔等件酒牌一詩韻牌一詩筒一內藏紅葉各箋以錄詩下藏棬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關鎖以啓閉攜之山遊亦似甚

備

酒尊

注酒遠遊古有窯器甚佳銅提次之近以錫造者惡甚余兼磁者負重銅者有腥不若蒲蓋作具內用堅漆挾之遠遊似甚輕便山遊當與已上三物束以二架共作一肩彼此助我逸興

山遊提合圖式

不作提攜製爲小廚式者恐格脚既空夏月取涼非廚不足以拘攜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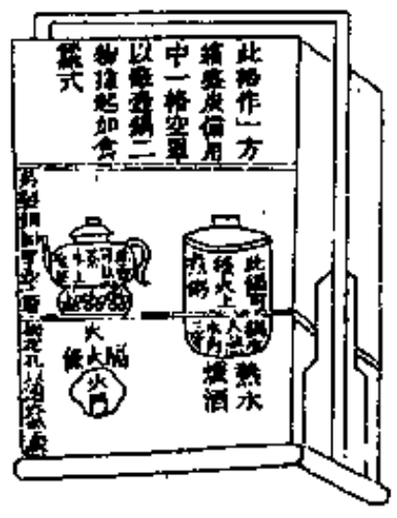
太極尊

太極尊以匾匏爲之竪起上鑿一孔以竹木旋口粘以竹足竪以漆布內以生漆灌之凡二次酒貯不朽且免沁漏以絡攜遊便甚

葫蘆樽式

葫蘆樽用大小二匏爲之中腰以竹木旋管爲筍上下相聯堅以布漆頂開一孔如上式但不用足口上開一小孔并蓋子口透穿橫插銅銷用小鎖閉之

提爐圖式



自唐以來文人學士以說部相尚其間詳藝苑之閒情志山家之清供則趙氏洞天清錄曹氏格古要論尚矣屠赤水考槃餘事一書頗不讓古人此遊具雅編一卷從考槃餘事錄出足與謝展戴柑後先輝映可傳也

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悼夫翁之何至斯極也。若夫世番則又烏足憐也哉。予友周君石林。素推博雅士。偶得翁籍沒冊一編。雖刊本然已殘缺失次。特重錄成帙。爰取篋衍集內弔翁詩。太陽一出冰山頹句意。題曰天水冰山錄。將爲後人炯戒。且以予先代文端公與翁後先大拜。時蠹事當有所傳聞。謬屬予爲序。予不揣蕪陋。遂摭拾舊記而序之。至於先公籍吳縣。翁籍分宜。地之相去也。千里而遙。本無族誼。況公爲文毅及公所賞拔。臭味固迥殊。考翁柄政之年。公方任翰編。一日翁欲以主試棄其所私。將借公爲重。特謝公同事。公故託疾面辭。後其所私以墨敗。又當日海內嚴姓諸搢紳。凡致簡於翁。俱稱猶子。公獨稱晚生。迨翁籍沒。世宗見公備大器重之。因而獲與爰立。翁然稱良相。此二事具載公年譜中。由此以推。足證大厦去小嚴來之說。爲市井妄談也已。予既承周君屬。又忝爲公五世孫。不可不爲公辨。乃附贅諸序末。倘世之閱是錄者。並賜覽觀焉。尤厚幸矣夫。

雍正六年戊申春正月。南鄘汪鋆嚴言。

天水冰山錄序

天水冰山錄一卷。分宜嚴氏籍沒之冊。周石林從殘本重鈔。錫以今名者也。自金玉服玩至良田甲第之屬。悉數之不能終。可謂夥矣。嘗讀書鈐山。頗負清譽。死時年已老耄。假令官不顯。壽不高。固當不減。豈知好名矯飾。天所深嫉。必使寢露其真。當其移疾十年。富貴利達之私。吾固知其未嘗一日忘也。當領禮部。始挾取宗潘貽賂。主眷雖時有隆替。而得君竊政垂二十年。以永陵果察自信。仍不免爲所闕伺。甚矣姦巧中。有英主所不及防耳。史稱世蕃熟諳中外官饒捐險易。責賄多寡。毫髮難匿。又好古玩。鉢奇器。嘗進王文恪公爲堂銘。繪銘中有作求惟德。世蕃以世蕃名其子。是則翁之始願。實欲依賢哲以成功名。假令世宗隨材器使。僅限翁官於史館。差堪以文章羽儀明盛。無如稍遷少宗伯。便希竊主權。時吾郡陸子餘先生。即首發其姦。卻全不省悟。輒以政柄畀之。幾致橫流寰宇。予是以愈信夫金軀保妻子之臣。必不可不受也。翁既罷相歸。爲檢其私藏。見黃金三十萬。白金二百萬。因驚訝作咄嗟狀曰。此將來禍胎。歟可亟進之上。以代江右民清積逋。或者望免患。會世蕃率家人環泣而止。反慕夫大造第宅。被言官以聚黨謀逆糾參。乃罰世蕃大辟。抄其家。翁則祇以孤身寄食墓舍。蓋翁雖知之明。而行之不力。竟蹈逆子怙終。一旦王章不爽。不惟較安社稷之賢哲。固判天淵。即肥身家之鄙悾。亦成畫餅。士君子尚論

天水冰山錄

序

昧辛居士趙懷玉．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胡宗憲爲逃軍怨望朝廷．冤衆肆害．漸成大亂．懇乞天威．速賜重究．以昭國法．以絕禍根事．奉都察院勘劄．准利部咨．該本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等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棨稱．嚴世蕃、羅龍文．怨望訕毀．逃回交結黨衆爲禍等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由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究招明白．欽奉聖旨．這逆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匿．受寄逆者．即便擊問．嚴當長子墩君．大負恩眷．並伊孫見任文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欺．欽此．欽遵．合咨貴院．煩爲轉行江西巡按御史．速拘的親男孫嚴鴻、嚴紹廬等．將嚴當、武城官的．都削職爲民．有司拘管當差．何法制．且不查究．欽此．欽遵．合咨貴院．煩分宜等縣地方．房屋田地．金銀珍寶．財貨家私．責行守巡該道．並伊男逆犯嚴世蕃．所有袁州、南昌等府分宜等縣地方．房屋田地．金銀珍寶．財貨家私．責行守巡該道．親詣盡數查出．一面開造各項的確細數．送部查核．一面先將金銀珍寶奇貨細軟之物．差官解赴戶部．其房屋田地．並家私器用等件．即行變賣價銀．一體解部等因．奉此．依奉就經拘獲逆犯嚴世蕃親男嚴鴻、嚴紹廬等到官審實．案行三司．及守巡、兵備、糧儲、提學等道．督同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知縣等官．將南昌、袁州、分宜三處財物．並各房屋田產等項．分投盤驗查估．去後．隨據各官盤驗．並結追完備．造冊呈繳到來．除具題外．今將各項細數．並分委查理官員職名．擬合開造查考．須至冊者．

計開．

一金．

錠金四百五十四錠．重四千三百三十六兩七錢．

條金四百六十一條．重六千一百九十七兩九錢．

餅金一百零九餅．重四百五十七兩六錢．

葉金一十四包．重九百九十九兩．

沙金一十一包．重六百一十三兩六錢．

碎金一十七包．重五百六十六兩八錢五分．

以上金共重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一純金器皿．

壹盂．

金海水龍壹五把．金盂四箇．共重一百零四兩．

金鳳銜龍柄壹一把．金盂一箇．共重二十四兩九錢．

金飛魚壹四把．金盂四箇．共重八十七兩九錢．

金飛魚壹二把．共重三十四兩五錢五分．

金飛魚杏葉壹二把．共重三十八兩七錢．

金麒麟壹二把．共重三十二兩八錢六分．

金獅頂麒麟壹三把．共重四十九兩七錢．

金麒麟杏葉壹二把．共重四十五兩二錢．

金雲鶴壹二把．共重三十三兩三錢．

金雲鶴葡萄壹二把．共重三十二兩八錢．

金素豸頂壹一把．重二十五兩二錢．

金獅頂六方鼓架壹二把．共重四十三兩五錢．

金素獅頂壹三把．金盂一箇．共重七十三兩九錢五分．

金獅頂人物壹二把．金盂二箇．共重五十七兩四錢．

金福壽獅頂壹二把．金盂二箇．共重四十七兩五錢．

金花鼓架小壹一把．重一十七兩．

金田瓜鼓架壹二把．共重三十兩零二錢．

金壽星竹節鼓架壹二把．共重三十一兩三錢．

金壽星騎鹿壹一把．金盂一箇．共重二十九兩七錢．

金八仙慶壽壺一把。金盂一箇。共重二十七兩三錢。
金王母壺一把。金盂一箇。共重二十九兩七錢。
金福壽八角壺二把。金盂二箇。共重三十九兩四錢。
金壽星頂梁壺二把。金盂二箇。共重三十二兩二錢。
金福字壺一把。重一十八兩四錢。
金百福字壺一把。重三十兩零三錢。
金壽星葫蘆壺二把。共重三十五兩二錢。
金蓮子福壽壺一把。重九兩六錢三分。
金蓋子壺二把。金盂二箇。共重三十八兩六錢五分。
金松竹梅壺二把。金盂二箇。共重四十九兩五錢。
金素一枝壺一把。金盂一箇。共重一十一兩四錢。
金寶瓶花插壺二把。共重三十一兩二錢。
金素插壺六把。共重八十六兩八錢。
金樹葉壺二把。共重三十九兩一錢。
金素杏葉壺一十一把。共重二百四十三兩一錢。
金蓮杏葉壺一把。重一十九兩四錢。
金八方杏葉壺一把。重二十九兩。
金素瓜壺二把。共重二十五兩四錢。
金松鼠田瓜壺二把。共重二十五兩七錢。
金寶頂小葫蘆壺一把。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光葫蘆壺二把。共重二十九兩八錢。
金素壺六把。金盂六箇。共重一百五十八兩七錢。
金素葫蘆壺八把。金盂六箇。共重一百六十六兩三錢。
金高腳光壺六把。共重九十五兩七錢。
金高腳壺二把。共重二十二兩零三分。
金墩子壺三把。共重三十九兩五錢。
金坐壺一把。重二十二兩四錢五分。
金素淨瓶壺一把。重一十六兩九錢五分。
金淨瓶壺一把。重二十五兩六錢。
金素淨瓶壺三把。金盂三箇。共重四十五兩六錢。

金酒注壺七把。共重一百零一兩五錢。
金酢注壺二把。共重一十九兩四錢。
金素八角壺二把。共重四十兩。
金六楞草獸壺二把。共重四十二兩九錢。
金草獸杏葉壺三把。共重六十九兩七錢五分。
金酒盂九箇。共重二十四兩八錢。
大金酒盂十箇。共重三十六兩二錢。
中金酒盂十箇。共重二十九兩三錢。
小金酒盂一十一箇。共重三十二兩。
金酒盂三箇。共重一十兩零八錢。

盂爵

金龍耳圓盂二箇。共重三兩八錢二分。
金雙魚耳龍字酒盂二箇。共重三兩二錢。
金雙耳日月盂四箇。共重五兩六錢。
金素日月耳大圓酒盂二箇。共重五兩九錢五分。
金壽星仙人勸酒盂十箇。共重四十七兩五錢。
金素仙人方盂一箇。重五兩三錢二分。
金壽星人物桃盂六箇。共重一十九兩六錢。
金壽星高腳盂六箇。共重二十七兩五錢五分。
金壽字雙耳圓酒盂六箇。共重一十兩零五錢五分。
金王母蟠桃大盂一箇。重九兩二錢七分。
金素太乙蓮葉盂三箇。共重一十一兩四錢七分。
金素李白騎鯨大盂一箇。重一十兩零九錢。
金素張騫乘槎大盂一箇。重一十一兩一錢二分。
金掌史部酒缸一箇。重五兩八錢。
金魁星踢斗盂二箇。共重九兩三錢。
金素魁斗盂二箇。共重八兩七錢。
金魁斗盂一箇。重一兩八錢五分。
金螭虎盂九箇。共重三十七兩三錢。
金蟹盂二箇。共重一十兩。

金蝦盂一箇，重八兩五錢。
金素大蝦盂一箇，重八兩九錢。
金素盤盂二箇，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螭虎雙耳八角盂二箇，共重三兩九錢三分。
金螭虎雙耳圓盂五箇，共重一十八兩七錢五分。
金素螭耳葵花盂二箇，共重八兩五錢五分。
金螭虎耳圓盂七箇，共重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金螭耳蜂盂一箇，重五兩八錢。
金螭耳扼盂一箇，重五兩。
金素鸂鶒桃盂二箇，共重四兩八錢五分。
金鸂鶒桃盂三十箇，共重一百一十四兩七錢五分。
金鸂鶒荔枝盂一箇，重五兩二錢。
金蜜蜂瓜盂一箇，重一兩四錢五分。
金素鴛鴦蓮盂二箇，共重四兩一錢。
金素魚水大盂八箇，共重一十八兩四錢五分。
金松鼠盤瓜盂一十二箇，共重四十九兩五錢五分。
金瓜鼠雙耳盂一箇，重一兩一錢。
金素荷葉大盂四箇，共重一十四兩七錢二分。
金荷葉中盂七箇，共重一十九兩。
金素蓮子盂二箇，共重九兩六錢三分。
金碧筒勸大盂二箇，共重四兩二錢。
金碧筒小盂二箇，共重二兩九錢。
金素雙耳葵花盂五十一箇，共重八十九兩六錢五分。
金雙耳中葵花盂八箇，共重一十六兩五錢。
金素雙耳葵花扁盂四箇，共重五兩八錢。
金素葵花盂二十箇，共重三十兩零九錢。
金獅耳葵花盂一箇，重一兩一錢。
金葵花光盂五箇，共重九兩二錢五分。
金有耳葵花盂四箇，共重八兩三錢五分。
金素無耳葵花盂八箇，共重一十兩零六錢五分。

金葵花盂一十二箇，共重一十一兩六錢五分。
金葵花小盂七十八箇，共重一百五十二兩四錢。
金高脚葵花盂一十六箇，共重四十二兩三錢。
金素雙耳菊花盂一十六箇，共重五十八兩一錢。
金素菊花盂一十九箇，共重三十一兩九錢。
金菊花盂一十二箇，共重一十六兩六錢五分。
金素凱旋耳菊花盂二箇，共重六兩一錢。
金素單耳菊花盂一箇，重一兩一錢。
金雙耳菊花盂十箇，共重一十五兩二錢。
金菊花大盂五十二箇，共重七十四兩八錢。
金菊花小盂二十一箇，共重三十二兩六錢五分。
金高脚菊花盂一十二箇，共重三十三兩二錢。
金雙芝耳菊花盂二十七箇，共重五十二兩零五分。
金素雙芝耳圓盂五十七箇，共重八十六兩三錢。
金素雙芝耳葵花盂二十箇，共重三十八兩四錢。
金素芝耳方盂三箇，共重七兩九錢。
金素芝耳圓盂三十一箇，共重五十兩零二錢五分。
金芝耳盂十箇，共重一十四兩一錢。
金盪芝桃盂二箇，共重五兩四錢。
金雙芝耳盂一十八箇，共重三十兩零六錢。
金梅花盂四箇，共重五兩四錢。
金雙耳梅花盂二箇，共重三兩零二分。
金桃甜瓜盂二箇，共重三兩九錢。
金瓜桃葵花盂一十三箇，共重四十七兩五錢。
金桃盂六十九箇，共重二百四十四兩八錢。
金素桃小盂四箇，共重七兩五錢八分。
金素單茄盂二箇，共重三兩。
金荷蓋盂三箇，共重一十三兩一錢。
金素無耳圓盂五十二箇，共重六十二兩四錢。
金素無耳盂四十四箇，共重五十兩零二錢。

金人耳圓盃二箇共重四兩三錢。
金古老錢雙耳盃二箇共重三兩四錢。
金素觴盃一箇重三兩六錢五分。
金巴斗盃三箇共重七兩五錢。
金花素舉盃一十八箇共重五十五兩。
金大舉盃四箇共重二十兩。
金中舉盃一十二箇共重三十七兩八錢五分。
金小舉盃八箇共重一十三兩三錢五分。
金匾盃四箇共重一十六兩。
金素大匾盃一箇重九兩零五分。
金素匾盃七箇共重一十八兩六錢。
金素圓套盃六箇共重九兩九錢。
金四方盃四箇共重九兩五錢。
金六方盃六箇共重二十六兩二錢。
金八方盃一十六箇共重二十七兩二錢。
金大盃三十四箇共重一百零六兩七錢。
金中盃六百四十六箇共重一千零三十五兩四
金攢花盃六箇共重一十兩零九錢。
金素平心大盃二箇共重一十九兩五錢。
金高腳盃十箇內金絲二箇共重三十兩零四錢
金八角高腳盃二箇共重四兩八錢五分。
金四楞高腳盃四箇共重九兩八錢。
金素高腳盃十箇共重三十三兩六錢。
金素點翠匾盃二十四箇共重三十九兩四錢。
金素八角匾盃六箇共重八兩九錢。
金鹼字雙耳盃一箇重二兩一錢五分。
金素萬字雙耳圓盃二十箇共重三十兩零一錢
金素萬字耳匾盃五箇共重七兩七錢。
金丁字雙耳盃六箇共重九兩三錢。
金斗盃一十三箇共重二十四兩二錢。

金素有梁斗盃一箇重二兩四錢。
金素斗盃五箇共重一十四兩二錢五分。
金雙耳八角盃二十七箇共重四十八兩七錢。
金素雙耳八角盃三箇共重四兩九錢。
金素八角尖腳福壽大盃二箇共重六兩二錢五分。
金花耳八角盃四箇共重八兩三錢。
金素雙耳六角福壽盃二箇共重四兩三錢。
金素六角盃一十二箇共重一十七兩六錢五分。
金素雙耳方盃三箇共重五兩二錢。
金素雙耳圓盃二十箇共重二十二兩六錢五分。
金素雙耳圓盃二百六十箇共重三百九十二兩。
金素雙耳花大圓盃一十一箇共重二十四兩三錢五分。
金雙耳小圓盃二十三箇共重三十兩零六錢。
金素單耳圓盃二十四箇共重二十九兩八錢。
金單耳中盃四箇共重五兩零七分。
金素單耳圓盃九箇共重一十二兩零四分。
金素單耳瓜盃二箇共重二兩九錢。
金素尖腳無耳盃二箇共重四兩三錢。
金雜色盃四箇共重五兩八錢。
金加冠進祿脚盞一箇重四兩七錢。
金大脚盞一十三箇共重八十三兩三錢。
金中脚盞三十七箇共重二百三十兩零一錢。
金小脚盞一十八箇共重四十六兩六錢五分。
金素盞一十一箇共重二十九兩五錢。
金雀盃羽觴各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三十兩零八錢。

盤碗

金混盤三箇共重二十四兩三錢。
金飛魚盤七箇共重四十七兩。
金葵花飛魚盤一十箇共重六十九兩四錢。
金飛魚素盤一十九箇共重九十六兩五錢。

金花蝴盤二箇共重八兩六錢。
金鯉躍龍門盤二箇共重一十四兩二錢二分。
金鳳穿花盤二箇共重九兩六錢五分。
金飛鵝雙虎盤三箇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攢花獅鳥酒盤一十六箇共重八十三兩。
金獅毬盤一十四箇共重七十四兩。
金草獸盤一十箇共重六十二兩八錢。
金蟠虎方盤五箇共重三十九兩四錢。
金蟠虎圓盤五箇共重三十一兩九錢。
金八仙慶壽酒盤五箇共重五十九兩九錢。
金八仙慶壽花盤三箇共重一十九兩。
金八仙圖盤二面共重一十三兩二錢五分。
金八角玉堂學士盤一箇重九兩七錢五分。
金王母蟠桃盤二箇共重一十五兩四錢五分。
金瀛洲學士盤一箇重九兩五錢。
金壽元福祿盤四箇共重二十六兩四錢。
金天圓地方盤四箇共重三十一兩四錢。
金壽山方盤一箇重五兩八錢五分。
金八角壽字盤六箇共重三十六兩五錢五分。
金松竹梅大葵花盤二箇共重一十九兩。
金葵花酒盤九箇共重四十五兩五錢。
金葵花寧壽盤二箇共重一十三兩一錢。
金葵花盤二箇共重九兩零五分。
金葵花盤四箇共重二十七兩二錢。
金葵花盤一十二箇共重四十九兩七錢。
金菊花酒盤一十四箇共重六十五兩五錢。
金菊花盤七箇共重三十一兩一錢。
金蓮菊花盤一十七箇共重六十六兩四錢。
金菊花心盤四箇共重一十三兩七錢。
金荷花酒盤八箇共重五十五兩。

金蓮心魚盤盤二箇共重一十一兩。
金荷葉盤一箇重一十兩零五錢。
金蓮花盤二箇共重七兩四錢。
金甜瓜盤二箇共重一十五兩一錢五分。
金麗春松竹梅盤二箇共重一十三兩五錢。
金鸚鵡摘桃盤八箇共重四十七兩。
金葫蘆盤二箇共重一十兩零六錢。
金菱花八寶盤二箇共重七兩二錢。
金壽桃盤二箇共重一十六兩七錢五分。
金柿子盤二箇共重一十九兩。
金梅花盤二箇共重九兩三錢二分。
金松竹梅盤二箇共重一十二兩四錢。
金八角鑿芝雲盤六箇共重三十九兩一錢。
金甜瓜盤一箇重九兩七錢。
金攢花雞環盤一十一箇共重七十四兩五錢。
金攢花雞環盤二十四箇共重一百三十九兩二錢。
金法鑑酒盤二箇共重一十五兩。
金素雞環盤九箇共重四十五兩五錢。
金四方酒盤二十六箇共重一百一十六兩一錢。
金八方酒盤一十三箇共重八十八兩四錢。
金圓酒盤一百一十二箇共重五百八十一兩五錢五分。
金壽字盤六箇共重三十兩零二錢。
金八寶盤二箇共重一十二兩八錢。
金八卦盤二箇共重七兩八錢。
金圓須彌座盤二箇共重一十三兩一錢。
金方須彌座盤一箇重六兩五錢五分。
金素方盤六箇共重四十三兩三錢。
金圓花盤八箇共重四十三兩。
金光素盤八十箇共重三百四十七兩五錢。
金柳條盤一箇重八兩七錢。

金腰子盤二箇共重一十二兩六錢四分。
金素淨圓盤二十七箇共重一百一十五兩九錢
金雜環盤二箇共重一十一兩零五分。
金方盤一箇重四兩六錢五分。
金圓盤一十二箇共重五十四兩。
金草獸松鹿花長盤五箇共重三十七兩七錢。
金雙鳳長花邊盤一箇重六兩四錢。
金花圓盤三箇共重一十七兩四錢。
金素折碗三箇共重三十三兩六錢。
金法壺大折碗二箇共重五十兩零六錢。
金大碗七箇共重一百三十三兩七錢五分。
金飛魚茶鍾一十二箇共重八十一兩九錢。

雜器

金茶匙四十根共重一十六兩六錢。
金茶匙六根共重二兩三錢。
金果盒一箇重六十四兩六錢五分。
金鎖紙二條共重四兩。
金小鉢一箇連蓋重一十兩零二錢。
以上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損缺出金盃盤五十餘件重一百二十四兩八錢五分。

金嵌珠寶器皿

壺盂

金嵌寶石龍壺二把盂二箇共重四十三兩九錢。
嵌寶石金鶴福壽壺一把盂一箇共重二十二兩六錢。
嵌寶石頂金雲鶴方壺二把共重二十二兩四錢。
金嵌寶石鼓鸞壺二把共重三十六兩。
金嵌珠寶八角壺一把盂一箇共重二十七兩。
金嵌寶石筆壺二把共重八十六兩。

盃盤

金嵌寶石鳳盃二箇共重一十三兩四錢。

金嵌寶蟠耳酒盃二箇共重八兩三錢。
金嵌寶珠蝦二隻盃二箇共重三十二兩二錢。
金嵌寶石石榴盃三箇共重一十六兩九錢。
金嵌珊瑚寶石石榴盃一箇重二兩。
金嵌寶石菊花盃十箇共重二十四兩七錢。
金嵌寶菊花酒盃三箇共重四兩一錢。
金嵌寶葵花盃二箇共重四兩八錢。
金嵌寶葵花酒盃一十九箇共重三十六兩三錢。
金嵌寶無耳葵花酒盃九箇共重一十一兩二錢。
金嵌珠寶桃盃一十二箇共重七十一兩五錢。
金嵌寶石玉桃盃八箇共重四十八兩七錢。
金嵌寶桃盃八箇共重三十八兩三錢。
金嵌寶甜瓜盃二箇共重四兩九錢。
金嵌寶蓮花酒盃二箇共重三兩二錢。
金嵌寶蓮子盃一箇重九兩四錢。
金嵌寶石瓜桃盃六箇共重二十九兩。
金嵌寶石荷葉盃二箇共重六兩八錢。
金嵌寶石盃五十八箇共重一百一十八兩。
金嵌寶石卧盃五箇共重二十兩零七錢五分。
金嵌寶六角盃二箇共重五兩八錢。
金嵌寶圓酒盃二十八箇共重五十六兩五錢四分。
金嵌寶八角酒盃二箇共重四兩四錢。
金嵌寶瓜盃六箇共重二十四兩二錢。
金嵌寶方斗盃一箇重二兩七錢五分。
金嵌寶大圓盃一箇重八兩六錢。
金嵌寶圓斗盃一箇重三兩九錢八分。
金嵌寶石酒盃二十七箇共重四十一兩五錢。
金嵌珠寶八方龍盤二箇共重一十六兩二錢。
金嵌寶石福壽龍盤二箇共重一十二兩。
金嵌寶石龍盤十箇共重五十一兩八錢。

金嵌寶石八仙慶壽葵花盤一箇重七兩五錢
金嵌寶石蜂虎葵花盤二箇共重一十五兩六
金嵌寶石蟠虎盤一十二箇共重三十五兩八
金嵌珠寶蜘絲葵花盤一箇重五兩九錢
金嵌寶石蝦魚盤一箇重九兩二錢
金嵌珠寶荷葉蝦蟹盤一箇重八兩七錢
金嵌寶石花盤六箇共重二十九兩四錢
金嵌寶石菊花盤一箇重六兩
金嵌寶石荷葉盤二箇共重一十四兩六錢
金嵌珠寶盤四箇共重三十二兩六錢
金摺絲嵌珠寶滿池嬌盤二箇共重一十一兩
金嵌珠寶茶花大盤一箇重二十二兩五錢
嵌寶石金盤三箇共重三十四兩二錢
金嵌珠寶圓盤二箇共重六兩
金嵌寶石小方盤二箇共重四兩七錢
金嵌大珠寶盤二箇共重二十二兩上有蟲二顆
金嵌寶石大圓盤一十四箇共重一百二十五
金嵌寶石纏環樣大盤十箇共重八十七兩五
金嵌寶石蜘絲盤二箇共重一十六兩八錢
金嵌大寶石摺絲盤一箇重一十六兩五錢
金嵌珠寶四獸盤一箇重一十一兩
金嵌珠寶花纏環盤一十六箇共重一百三十
金嵌珠寶纏環盤二箇共重一十一兩
金嵌寶石攢花盤一十九箇共重一百一十五
金嵌寶石八角花盤二箇共重一十五兩三錢
金嵌寶石八方盤一箇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嵌寶石八方盤二箇共重一十八兩一錢
金嵌寶石八角盤一箇重九兩
以上金廂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
金損壞雜色器皿

金大碗三箇共重九十七兩七錢七分
金酒壺四把共重三十七兩
金八三箇共重八十三兩六錢
金鏨鶴二箇共重四兩
金酒盤一箇重一十一兩一錢
金牌十二面共重三十五兩七錢
金小瓶四箇共重六兩
金小杓二把共重二兩零五分
金酒盃二箇共重一兩九錢
金筯二雙共重五兩四錢五分
金茶匙一百一十六根共重四十二兩六錢
零碎金物一十二件共重二十三兩零七分
金絲撚胎茶鍾五箇共重三十四兩四錢
金豸金錢金骰子一十五件共重一十三兩六錢
金壽字並零碎事件七十件共重五兩七錢
以上壞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運前各項金器計三千八百零五件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廂珠玉首飾
金廂玉寶石纏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三十三兩七錢
金廂玉鳳頂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二十兩零三錢
金廂玉孔雀牡丹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七兩
金廂玉桃孔雀首飾一副計一十八件共重一十六兩五錢
金廂玉纏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百三十
金廂玉器皿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五兩一錢
金廂玉仙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二十一兩四錢
金廂玉蓮首飾一副內鑲明一顆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
金廂玉牡丹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金廂玉草蟲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金廂玉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內四件有玉共重一十四
金廂玉蟹荷葉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鑲脚共重一十一兩四

金廂玉寶摺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二兩四錢。
金廂玉點翠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四兩五錢。
金廂玉花首飾一副，計一十八件，內三件有玉，共重一十二兩九錢。
金廂玉仙玉冤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七錢。
金廂玉人物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三錢六分。
金廂玉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廂玉寶人物鳳鳥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金廂玉人物嵌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二十五兩。
金廂玉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九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七分，內有銀腳。
金廂玉蟲飾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四分，內鑲晴一顆。
金廂玉壽星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六兩四錢五分，內小鑲晴四顆。
金廂玉蟲絲佛塔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四錢。
以上金廂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

金廂珠寶首飾

金廂大珠貓睛天上長庚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三十七兩七錢。
金廂大珠貓睛人間壽域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二十四兩一錢。
金廂大珠簇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六兩二錢五分。
金廂大珠蟲絲首飾一副，計八件，內鑲晴五顆，共重二十二兩七錢。
金廂大珠孩兒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內鑲晴三顆，共重三十七兩三錢八分。
金大珠八仙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內鑲晴三顆，共重三十八兩六錢五分。
金廂大珠寶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二兩六錢。
金廂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內鑲晴一顆，共重三十兩零三錢。
金廂珠孔雀石榴首飾一副，計八件，鑲晴一顆，共重一十七兩三錢。
金廂摺絲孔雀牡丹珠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一兩七錢。
金廂孔雀牡丹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六兩八錢。
金廂孔雀牡丹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八兩九錢五分。
金廂孔雀穿花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二分。
金廂孔雀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五錢。
金廂珠寶海星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三分。
金廂珠寶海星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四兩五錢七分。
金廂樓閣華仙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內鑲晴一顆，共重一十五兩四錢。
金廂觀音頂翠鈿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二十兩零四錢五分。

金廂鳳鬟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內珠寶小扇二把，共重一十九兩八錢。
金廂大鳳珠寶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五兩零五分。
金廂珠寶九鳳翠鈿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七兩四錢。
金廂珠寶大鳳衙珠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一兩一錢。
金廂大鳳嵌寶石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七錢。
金廂大鳳劉海戲蠍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七兩七錢。
金廂觀音珠鳳首飾一副，計四件，共重二十兩零三錢。
金鳳牡丹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四錢。
金丹鳳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五分。
金廂雙鳳穿花大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二兩八錢。
金廂五鳳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五錢。
金廂玉鳳頭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三十三兩一錢。
金廂鳳穿牡丹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
金廂摺絲鳳嵌大寶石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一兩。
金蟲絲鳳花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八兩。
金廂珠寶鳳雀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兩零八錢二分。
金廂珠寶蟲絲鳳鳥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三十三兩二錢五分。
金廂珠寶華鳳衙珠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三十七兩三錢八分。
金廂珠寶海星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
金廂王母寄鶯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
金廂摺絲孔雀牡丹珠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一兩七錢。
金廂孔雀牡丹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六兩八錢。
金廂孔雀牡丹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八兩九錢五分。
金廂孔雀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五錢。
金廂珠寶海星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三分。
金廂珠寶海星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四兩五錢七分。
金廂摺絲五鳳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二十九兩二錢。
金廂珠寶蟲絲鳳鳥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九兩五錢。

金廂八仙慶壽玉鶴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七兩九錢。
金廂松竹梅壽星珠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九兩一錢五分。
金廂蟠絲壽福祿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三兩七錢。
金廂翠仙慶壽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兩零六錢。
金廂珠寶加官進祿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六兩。
金觀音度仙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七兩零五分。
金八仙慶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九兩二錢。
金廂珠寶洞賓松鹿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九錢二分。
金珠寶觀音葫蘆首飾一副，計一十八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五分。
金翠仙捧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五兩六錢。
金廂八仙慶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廂壽星騎鶴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廂仙鶴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六兩四錢。
金廂觀音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內嵌玉一件，共重一十八兩一錢。
金廂壽星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五兩。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一兩二錢七分。
金廂王母捧壽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二十件，共重八兩七錢。
金廂福字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八兩六錢。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七兩九錢六分。
金廂觀音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觀音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香八仙慶壽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二兩六錢。
金廂珠寶蟠絲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六錢。
金廂人物樓臺蟠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
金廂蟠絲樓臺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二十一兩九錢。
金廂蝴蝶穿梅翠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廂珠寶珊瑚玉蝴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金廂福壽雙全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三十兩零五錢。
金廂蟠絲草蟲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燈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樓臺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零五分。
金廂珠寶蟾宮桂兔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蟠絲福祿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八兩六錢。
金廂珠寶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八錢。
金廂珠寶石榴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花一朵，共重二十兩。
金廂蟠絲燈籠獅象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珠寶黃鶴樓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二十四兩。
金廂張騫乘槎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一兩五錢。
金廂擂絲長命富貴珠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四兩九錢。
金廂佛塔嵌珠寶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二兩四錢。
金廂魚盤頂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七件，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廂擂絲荔枝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四兩零七錢。
金廂蟠絲壽福祿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三兩七錢一分。
金廂珠寶蟠絲簇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
金廂珠寶攢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八分。
金廂珠寶人物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廂珠寶簇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五錢五分。
金廂珠寶攢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七兩二錢四分。
金廂珠寶佛塔雜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三兩九錢。
金廂三顧草廬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天師騎艾虎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四兩七錢四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七錢。
金廂珠寶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三錢二分。
金廂珠寶人物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八兩三錢四分。
金廂寶人物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八兩三錢四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七兩九錢六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一兩二錢七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七兩九錢六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七兩一錢三分。
金廂蟠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二兩三錢二分，內鑲晴一顆。
金廂蟠絲草蟲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珠寶蟠絲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雙蝶牡丹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
金廂香仙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九兩。
金廂蝴蝶穿梅翠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廂蝴蝶珊瑚玉蝴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金廂珠寶燈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樓臺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零五分。
金廂珠寶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八錢。
金廂珠寶石榴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花一朵，共重二十兩。
金廂珠寶黃鶴樓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二十四兩。
金廂張騫乘槎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一兩五錢。
金廂佛塔嵌珠寶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四兩九錢，內鑲晴一顆。

金廂擂絲荔枝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四兩零七錢。
金廂蟠絲壽福祿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三兩七錢一分。
金廂翠仙慶壽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兩零六錢。
金廂珠寶加官進祿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六兩。
金觀音度仙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七兩零五分。
金八仙慶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九兩二錢。
金廂珠寶洞賓松鹿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五兩九錢二分。
金珠寶觀音葫蘆首飾一副，計一十八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五分。
金翠仙捧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五兩六錢。
金廂八仙慶壽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廂壽星騎鶴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廂仙鶴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六兩四錢。
金廂觀音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內嵌玉一件，共重一十八兩一錢。
金廂壽星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五兩。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一兩二錢七分。
金廂王母捧壽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二十件，共重八兩七錢。
金廂福字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八兩六錢。
金廂珠寶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七兩九錢六分。
金廂觀音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七兩九錢六分。
金觀音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香八仙慶壽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二兩六錢。
金廂珠寶蟠絲草蟲珠寶首飾一副，計十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珠寶蟠絲草蟲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六錢。
金廂人物樓臺蟠絲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三兩四錢。
金廂蟠絲樓臺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二十一兩九錢。
金廂蝴蝶穿梅翠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廂蝴蝶珊瑚玉蝴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金廂福壽雙全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三十兩零五錢。
金廂蟠絲草蟲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燈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樓臺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零五分。
金廂珠寶蟾宮桂兔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蟠絲福祿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八兩六錢。
金廂珠寶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八錢。
金廂珠寶石榴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花一朵，共重二十兩。
金廂蟠絲燈籠獅象珠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珠寶黃鶴樓頂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二十四兩。
金廂張騫乘槎珊瑚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一兩五錢。
金廂佛塔嵌珠寶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四兩九錢，內鑲晴一顆。
金廂魚盤頂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七件，共重一十六兩三錢。

金廂摺絲荔枝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一兩六錢。
金廂人物樓臺點翠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四兩七錢五分。
金廂草蟲點翠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
金牡丹花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五兩七錢。
金廂點翠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仙人點翠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七兩二錢。
金孔雀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五錢。
金八仙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金鳳點翠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二十兩六錢。
金壽星點翠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金編綠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七兩四錢。
金壽星騎鶴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七兩九錢。
金樓臺殿閣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七錢。
金蝴蝶點翠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二十三兩六錢。
金觀音摺絲嵌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七兩二錢。
金壽字摺絲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九兩五錢。
金壽星鶴鹿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八兩二錢五分。
金佛塔點翠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六兩七錢。
金廂摺絲嵌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一十兩零九錢。
金廂鴛鴦戲蓮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兩零八錢。
金廂草蟲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九件。共重九兩二錢。
金廂摺絲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六兩九錢。
金廂月兔嵌大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八錢。
金廂編綠嵌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二兩九錢。
金廂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六兩七錢。
金廂樓閣人物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五兩。
金廂壽星樓閣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嵌寶石人馬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四兩六錢。
金廂人馬蝴蝶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五兩一錢。
金廂蝴蝶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六兩五錢五分。

金廂樓盒人物嵌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七兩。
金廂人物樓臺點翠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兩零五錢。
金廂草蟲點翠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
金廂樓閣人物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二件。共重一十七兩五錢。
金廂心字嵌大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二十兩零八錢。
金廂牡丹花嵌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六兩七錢。
金廂仙人嵌珍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二兩九錢。
金廂蝴蝶戲花珍寶首飾一副計三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八錢。
金廂永喜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二兩。
金廂牡丹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五錢。
金廂花草摺絲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六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二佛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三兩二錢。
金廂花草嵌珠寶首飾一副計二十件。共重一十四兩一錢。
金廂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八件。共重一十二兩二錢。
金牡丹花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三兩一錢。
金騎馬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六兩七錢。
金廂硃砂首飾一副計八件。共重一十四兩八錢七分。
金飛魚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兩零八錢六分。
金素雜色人物遶花首飾一副計七件。共重七兩二錢一分。
金嵌絲翠樓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九兩一錢八分。
金素雲龍人物首飾一副計一十一件。共重一十四兩五錢七分。
金素人物樓臺雜色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九兩三錢五分。
金素雲人物花草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七兩七錢六分。
金頭銀腳首飾一副計一十件。共重一十五兩四錢。
以上金廂珠寶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
鞓剛皆
金玉圈皆一條重三兩三錢。
金寶皆一頂重九兩三錢。
金鬠三頂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金絲皆五頂共重一十八兩六錢。
金廂珠寶頭鞓七件連銀共重二十七兩九錢八分。

頭

金廂珠玉寶石頭箍二條共重一十六兩一錢
金廂珠玉頭箍二條共重八兩五錢。
以上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五分。

耳環耳墜

金珠鳳頭耳環一雙。
金廂四珠耳環五雙。
金廂八珠耳環四雙。
金廂珠寶纂絲燈籠耳環一雙。
金廂珠寶童子攀蓮耳環一雙。
金廂玉耳環五雙。
金水晶仙人耳環一雙。
金圓水晶耳環一雙。
金方水晶耳環一雙。
金寶琵琶耳環四雙。
金寶葫蘆耳環一雙。
金廂珠耳環一雙。
金珠茄子耳環三雙。
金觀音耳環一雙。
金摺絲耳環一雙。
金葫蘆耳環一雙。
金廂珠寶耳環二雙。
金珠寶耳環一雙。
金廂玉人耳環二雙。
金廂玉圓珠耳環六雙。
金廂玉燈籠耳環四雙。
金寶菊花耳環二雙。
金廂珠寶耳環一雙。
金珠姜瞥子耳環四雙。
金廂四珠耳環四雙。
金寶八珠耳環三雙。

金廂四珠寶耳環五雙。
金點翠珠寶耳環一雙。
金摺絲耳環一雙。
金廂珠寶耳環二雙。
金廂大四珠耳環一雙。
金廂中四珠耳環一雙。
金摺絲點翠四珠二面寶石耳環三雙。
金廂四珠寶石古老錢耳環一雙。
金摺絲攢閙人物珠串耳環一雙。
金摺絲珠串燈籠耳環二雙。
金廂人珠姜瞥子耳環一雙。
金點絲壽字耳環一雙。
金珠串燈籠耳環三雙。
金珠串樓臺人物耳環一雙。
金廂香耳環二雙。
金廂四珠耳環一雙。
金摺絲梅花耳環一雙。
金摺絲牡丹耳環一雙。
金寶柿子耳環一雙。
金珠寶排耳環九雙。
金光耳環三雙。
金摺絲琵琶耳環一雙。
金摺絲菊花耳環七雙。
金廂十珠耳環一雙。
金摺絲杏花耳環一雙。
金壓勝珠寶耳環一雙。
金珠寶姜瞥子耳環一雙。
金珠寶葫蘆耳環二雙。
金光葫蘆耳環七雙。
金摺絲葫蘆耳環三雙。

金廂珠寶耳環二雙。
金紫絲燈籠耳環八雙。
金水晶耳環二十一雙。
金紫絲葫蘆耳環二雙。
金摺絲葫蘆耳環一雙。
金摺絲葫蘆耳環一雙。
金葫蘆耳環五雙。
金摺絲燈籠耳環八雙。
金摺絲菊花耳環二雙。
金紫絲葫蘆耳環一雙。
金摺絲壽字耳環一雙。
金光葫蘆耳環八雙。
金燈籠珠耳墜三雙。
金光耳墜九雙。
金紫絲毬瑠耳墜六雙。
金紫絲燈籠耳墜三雙。
金摺絲樓閣耳墜一雙。
金玉壽字耳墜一雙。
金玉燈籠耳墜五雙。
金廂玉茄耳墜三雙。
金廂玉桃耳墜二雙。
金廂貓睛耳墜一雙。
金廂珠寶茄耳墜二雙。
金廂二珠耳墜一雙。
金寶燈籠耳墜一雙。
金廂珠寶耳墜一雙。
金珠梅花耳墜二雙。
金廂大青寶石大珠耳墜六雙。
金廂大紅小紅大寶石耳墜三雙。
金摺絲燈籠耳墜一雙。
金摺絲絀毬珠蓋耳墜一十二雙。

金摺絲珠串燈籠耳墜一十三雙。
金珊瑚珠耳墜一雙。
金廂琥珀耳墜一雙。
金廂瑪瑙耳墜一雙。
金廂雄黃耳墜一雙。
金廂菊花二面寶石耳墜一雙。
金廂珠紫絲燈籠耳墜一雙。
金寶琵琶耳墜一雙。
金甜瓜耳墜一雙。
金小耳墜一雙。
金廂水晶耳墜一雙。
金嵌珠寶耳墜一雙。
金耳墜一雙。
金廂珠耳墜一雙。
以上耳環耳墜共二百六十七雙共重二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廂鳳頭紫絲珠串寶石墜領一挂。
金嵌點翠珊瑚珠玉墜領一挂。
金廂玉魚摺絲珊瑚寶石墜領一挂。
金廂玉魚嵌珠寶墜領一挂。
金廂玉螭摺絲嵌珠寶珊瑚墜領二挂。
金廂玉兔摺絲嵌珠寶珊瑚墜領一挂。
金廂玉鴛鴦摺絲珊瑚寶石墜領二挂。
金廂珊瑚龜兔嵌珠寶墜領二挂。
金廂玉芝摺絲珊瑚寶石墜領一挂。
金廂玉仙摺絲珊瑚寶石墜領一挂。
金廂玉蓮嵌珠寶墜領一挂。
小玉墜領一挂等件二件。
金廂玉玲瓏瀾海墜領二挂。
金練條細墜領一挂。

金廂珠寶石墜胸事件

金攢圓玉墜領一挂。
金廂珠寶墜領一挂。
金廂玉饅墜領一挂。
金廂玉壽字墜領一挂。
金廂玲瓏玉芝墜領二挂。
金攢絲廂珍寶墜領二挂。
金攢絲寶蓋襖鼻墜領二挂。
金攢絲寶墜領二挂。
金嵌珠寶墜領三挂。
金嵌瑚瑚墜領一挂。
金纏絲寶墜領四挂。
金攢絲珠墜領一挂。
金廂墜領一挂。
金廂瑚瑚墜領一挂。
金攢絲墜領三挂。
金攢絲墜胸五挂。
金攢絲珠墜胸四挂。
金鳳牡丹七事一挂。
金素七事一挂。
金廂寶玉七事一挂。
金廂寶玉四事一挂。
金廂寶玉禁步二挂。
金廂石榴事件一吊。
以上墜領墜胸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簪。

金廂玉瓜頭簪二根。
金玉頂梅花簪二根。
金廂玉梅花簪二根。
金廂玉圓頭簪六根。
金廂玉石榴簪二根。

金玉玲瓏榴簪二根。
金廂玉梅花簪二根。
金廂玉方頭簪一根。
金廂玉頭簪四根。
金廂玉簪四根。
金玉鴛鴦小插二根。
金廂玉蓮小插二根。
金廂玉茶遮花釵二根。
金廂玉銀腳簪二根。
金水晶銀腳簪二根。
金廂寶珠簪四根。
金纏絲玉蟲簪二根。
金嵌寶翠簪一十根。
金廂珠寶銀腳簪七根。
金廂珠寶簪三根。
金廂玉寶簪四根。
玉頭金腳簪二根。
金廂玉簪一十根。
金桃花頂簪一十根。
金桃花珠頂簪二根。
金梅花寶頂簪六根。
金菊花寶頂簪六根。
金廂蜂採花釵一根。
金廂盤鴛蓮釵二根。
大小金簪九根。
金廂珠寶頂釵六根。
金水晶寶頂簪八根。
金攢絲桃花簪四根。
金倒垂蓮寶簪二根。
金點翠梅花簪二根。

金寶石梅花簪二十四根。
金簪六根。
金寶石頂簪二十根。
金頂銀脚簪一十二根。
金素銀脚簪六根。
金廂珠子頂簪二根。
金廂倒垂蓮簪二根。
金廂貓睛頂簪一根。
金廂水晶簪一根。
金寶石菊花簪四根。
金廂素頂簪一十根。
金頂簪六根。
金大小簪二十一根。
金廂寶石簪一十一根。
金寶頂桃花簪六根。
金珠頂菊花簪八根。
金摺絲簪一十根。
金珠寶梅花簪四根。
金寶頂簪一十八根。

以上金廂珠寶簪共三百零九根。共重九十一兩八錢四分。下作頂八十八兩八錢一分。

鐲釧。

金螭頭鐲一十件。共重二十八兩五錢。
金貫珠鐲四件。共重一十一兩四錢。
金回堂鐲四件。共重一十一兩四錢。
金八方鐲二件。共重五兩七錢。
金纏絲嵌珠鐲二件。共重七兩。
金寶鐲五件。共重一十二兩七錢五分。
金廂玉嵌珠寶手鐲二件。共重七兩零五分。
金寶地嵌珠寶手鐲七件。共重一十八兩八錢
金廂珠寶摺絲大手鐲十六件。共重五十七兩

金起花鐲二件。共重六兩三錢。
金寶鐲一十二件。共重四十四兩三錢。
金摺絲鐲八件。共重一十四兩一錢。
金珠寶大鐲二件。共重九兩九錢。
金手釧圈九件。共重三十七兩五錢。
金廂珠寶鐲六件。共重四十六兩八錢五分。
金花釧一十件。共重七十四兩二錢。
金素釧四件。共重二十七兩三錢五分。

以上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零一錢。

雜樣首飾。

雜色金首飾四十八件。共重二十五兩三錢三分。
金廂玉寶首飾二十一件。共重一十兩。
金廂珠寶首飾二十九件。共重一十八兩九錢。
金廂玉珠寶首飾二十八件。共重二十一兩一錢。
金廂珠寶首飾六件。共重五兩零四分。
金廂珠寶首飾六十二件。共重三十一兩七錢。
金廂珠寶各樣首飾一十五件。共重一十一兩四錢。
金廂珠寶大小首飾二十六件。共重二十一兩。
金廂珠寶首飾一十五件。共重一十兩零六錢五分。
金廂珠寶大小首飾三十五件。共重二十一兩二錢。
金廂珠寶各樣首飾三十三件。共重九兩六錢。
金廂珠寶大小首飾三十七件。共重一十七兩九錢。
金廂珠寶各樣首飾三十二件。共重九兩三錢。
金廂珠寶零碎首飾。共重三百一十兩。內銀脚一百一十兩。
金獅子麒麟等物一飾二件。共重三十八兩三錢。
金廂首飾四十七件。共重二十兩三錢二分。
金廂大小不等首飾二十一件。共重一十八兩零五分。
金廂大小不等首飾一十七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
金廂寶石珠串福祿荷包一箇。重五兩一錢。
金廂玉荷包一箇。重一十五兩一錢。

金荷包一箇重六兩六錢。
金嵌珍寶白玉荷包一箇重一十一兩七錢。
金嵌寶樓閣人物荷包一挂重六兩四錢五分。
金寶荷包一挂重一十兩零八錢二分。
金寶方牌一面重七兩四錢五分。
金荷包事件一挂重五兩七錢三分。
金福壽八仙牡丹二十八枝內嵌寶二枝共重一十一兩五錢。
金蟠絲壽福祿花三十四枝連綠共重四十六兩六錢。
金雙靈芝花二十四枝連綠翠共重三十三兩三錢。
金牡丹花八枝連綠共重八兩一錢。
金翠花二十四枝共重二十五兩四錢五分。
金攢絲花三十四枝共重三十四兩。
金玉梅花小釵二根共重七錢。
金玉魚寶簪一根重三錢五分。
金玉團花二件共重五錢三分。
金玉人物一件重一兩五錢二分。
金廂玉壽字一件重五錢。
金廂玉石榴一件重一兩五錢。
金廂玉蝴蝶一件重二兩二錢。
金廂玉小釵三根共重一兩五錢五分。
金戒指一十箇共重一兩三錢。
金戒指二十八箇共重三兩六錢七分。
金廂寶石水晶戒指一十九箇共重二兩六錢
金蟠絲美人遊宴玲瓏掩耳一副計五件共
金蟠絲夜遊人物掩耳一副重九兩八錢
金八仙掩耳一副計五件重六兩。
金廂寶石扣一副重一錢八分。
金牙杖一副重四錢二分。
金庋帖牌二面共重四兩三錢四分。
金珊瑚邊花二根共重一兩八錢。

金腳衙梅釵二根共重一兩二錢。
金蝶戀花釵四根共重三兩五錢。
金壓尺二根共重二兩七錢八分。
金雙蝶邊花二根共重九錢五分。
金鎖銀練一挂共重一兩三錢二分。
金寶串牌一副重一兩七錢七分。
金花簡二根重四錢三分。
金豸一箇重九錢七分。
金小雙牌一挂重三兩一錢。
金鈕扣三箇共重三錢三分。
金掠二根重四兩五錢。
金鳳珠結子四副共重八兩七錢三分。
金鳳八寶燈籠小珠串挑排六挂共重四兩。
金鳳挑排金盤膀珊瑚珠串二挂共重七兩五錢。
金鳳仙蓮珠串小挑排七挂共重七兩八錢二分。
珍珠小結零碎小玉一包共重一兩七錢五分。
零碎金珠珊瑚各一包共重二兩三錢六分。
零碎金首飾不計件共重二十二兩五錢二分。
以上雜色金首飾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九十七兩零三錢。

金廂珠寶帽頂三箇。
金廂珠帽頂三箇。
金廂玉帽頂一箇。
金廂綠寶石帽頂一箇。
金廂青寶石帽頂一十三箇。
金廂紅寶石帽頂五箇。
金廂黃寶石帽頂一箇。
金廂寶石帽頂八箇。
以上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廂玉海內英雄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九錢。
金廂玉鴛朝陽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八錢。
金廂玉龍蔟月纏環一件重二兩一錢五分。
金廂玉蟹香珠二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一錢。
金廂玉鹿獻芝貓睛寶石纏環一件重二兩九錢。
金廂玉蟹香珠貓睛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七錢五分。
金廂玉蓮蟹嵌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二錢五分。
金廂玉蠶採蓮寶石纏環一件重六兩六錢。
金廂玉螭虎珠寶纏環四件共重二十二兩八錢五分。
金廂玉環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七錢。
金廂玉孔雀牡丹珠寶纏環一件重四兩三錢。
金廂玉牧童牛背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六錢五分。
金廂玉李白騎鯨寶石纏環一件重一十六兩六錢。
金廂玉蟹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九兩三錢五分。
金廂玉艾虎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零五分。
金廂玉連環寶纏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玉蓮蓬珠寶石纏環一件重六兩九錢。
金廂玉滿池嬌寶石纏環一件重九兩九錢。
金廂玉飛魚寶石纏環一件重一十兩零四錢。
金廂玉蟠宮玉兔寶石纏環一件重六兩二錢。
金廂玉鴛鴦芝草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九錢。
金廂玉牡丹寶石纏環一件重三兩五錢。
金廂玉雲龍蠻絲纏環一件重六兩二錢五分。
金廂玉雲鶴貓睛寶石纏環一件重四兩八錢五分
金廂玉疊方勝寶石纏環一件重一兩六錢五分。
金廂玉螭虎三截纏環一件重五兩。
金廂玉人龍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七兩四錢五分。
金廂碧玉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五錢五分。
金廂貓睛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九錢。
金廂玉圓心螭虎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七兩一錢。

金廂玉墨芝寶石纏環一件重二兩一錢五分。
金廂玉芙蓉金菊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零五分。
金廂玉蟹採蓮珠寶纏環一件共重一十六兩七錢五分。
金廂玉蟹珠寶纏環一件重一十三兩五錢。
金廂玉螭寶石纏環一件重六兩五錢。
金廂碧玉鹿鶴靈芝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八錢五分。
金廂玉牛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二錢五分。
金廂玉三截寶石纏環一件重五兩四錢五分。
金廂玉三節抹金纏環一件重六兩五錢五分。
金絲三龍捧珠纏環一件貓睛一顆重三兩九錢五分。
金廂水晶螭虎珠寶纏環一件重七兩五錢五分。
金廂玉寶索纏環一件重二兩。
金廂貓睛螃蟹珠寶纏環一件重八兩三錢。
金廂貓睛珠寶大長纏環一件重七兩二錢。
金廂貓睛牡丹珠寶纏環一件重七兩八錢。
金廂貓睛珠寶纏環一件重二兩九錢五分。
金廂貓睛福母綠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三錢九分。
金廂貓睛大珠寶纏環二件共重一十兩零九錢。
金廂貓睛嵌珠寶纏環一件重二兩四錢。
金廂貓睛三牡丹珠寶纏環一件重一十四兩九錢。
金廂貓睛大青綠墨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
金廂貓睛螭虎珠寶纏環一件重八兩一錢五分。
金廂貓睛心字福母綠珠纏環一件重五兩六錢五分。
金廂貓睛魚蝦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一錢。
金廂貓睛麋鹿衔芝草纏環一件重一十二兩四錢八分。
金廂大貓睛十二珠纏環一件重四兩零七分。
金廂墨貓睛大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五錢。
金廂貓睛點翠寶石纏環一件重五兩四錢。
金廂貓睛福祿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三兩九錢。
金廂貓睛大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一錢。

金廂珠寶蠻絲大繼環三件共重一十六兩二錢五分。
金廂蠻絲珠寶小繼環四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珊瑚螭虎繼環二件共重八兩二錢五分。
金廂心字摺絲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四錢五分。
金廂寶石四方繼環一件重二兩五錢。
金廂編壽字珠寶繼環一件重五兩一錢五分。
金廂編綠字珠寶繼環一件重七兩三錢。
金廂珠寶疊勝繼環一件重四兩六錢。
金廂大八珠編壽簇拿繼環一件重七兩一錢。
金廂孔雀牡丹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七兩八錢。
金廂志字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兩零六錢。
金廂圓月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五兩四錢。
金廂摺絲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二錢。
金廂三清珠寶菊花繼環一件重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疊勝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五寶蠻絲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珊瑚奇南香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雙層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
金廂起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兩二錢。
金廂葵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花樣長繼環大小三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獅象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十四兩零八錢五分。
金廂八珠大寶石繼環一件重五兩三錢。
金廂松竹梅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松竹梅二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摺絲珠寶長樣繼環三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五分。
金廂起花候珠寶繼環二件共重五兩九錢。
金廂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八錢八分。

金廂八珠三寶大繼環一件重一十二兩九錢五分。
金廂二龍戲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蜻蜓採菊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五分。
金廂摺絲嵌珠寶疊勝繼環一件重一兩五錢五分。
金廂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二錢。
金廂三清珠寶菊花繼環一件重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疊勝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五寶蠻絲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珊瑚奇南香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雙層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
金廂起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兩二錢。
金廂葵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獅象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十四兩零八錢五分。
金廂花樣長繼環大小三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八珠大寶石繼環一件重五兩三錢。
金廂松竹梅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松竹梅二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摺絲珠寶長樣繼環三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五分。
金廂起花候珠寶繼環二件共重五兩九錢。
金廂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八錢八分。

金廂八珠大寶石蓮子繼環一件重六兩九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
金廂摺絲大小長繼環六件共重一十六兩二錢。
金廂香繼環二件共重三兩七錢。
金廂蝦蟹嵌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九兩三錢。
金廂八珠大綠寶石繼環一件重八兩七錢五分。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五分。
金廂蓮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六錢五分
金廂四珠三寶大繼環一件重一十二兩九錢五分。
金廂二龍戲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蜻蜓採菊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五分。
金廂摺絲嵌珠寶疊勝繼環一件重一兩五錢五分。
金廂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二錢。
金廂三清珠寶菊花繼環一件重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疊勝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五寶蠻絲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珊瑚奇南香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雙層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
金廂起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兩二錢。
金廂葵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獅象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十四兩零八錢五分。
金廂花樣長繼環大小三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八珠大寶石繼環一件重五兩三錢。
金廂松竹梅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松竹梅二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摺絲珠寶長樣繼環三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五分。
金廂起花候珠寶繼環二件共重五兩九錢。
金廂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八錢八分。

金廂珠寶蠻絲大繼環三件共重一十六兩二錢五分。
金廂蠻絲珠寶小繼環四件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珊瑚螭虎繼環二件共重八兩二錢五分。
金廂心字摺絲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四錢五分。
金廂寶石四方繼環一件重二兩五錢。
金廂編壽字珠寶繼環一件重五兩一錢五分。
金廂編綠字珠寶繼環一件重七兩三錢。
金廂珠寶疊勝繼環一件重四兩六錢。
金廂大八珠編壽簇拿繼環一件重七兩一錢。
金廂孔雀牡丹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七兩八錢。
金廂志字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兩零六錢。
金廂圓月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五兩四錢。
金廂摺絲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二錢。
金廂三清珠寶菊花繼環一件重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疊勝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五寶蠻絲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珊瑚奇南香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雙層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
金廂起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兩二錢。
金廂葵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獅象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十四兩零八錢五分。
金廂花樣長繼環大小三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八珠大寶石繼環一件重五兩三錢。
金廂松竹梅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松竹梅二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摺絲珠寶長樣繼環三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五分。
金廂起花候珠寶繼環二件共重五兩九錢。
金廂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八錢八分。

金廂八珠大寶石蓮子繼環一件重六兩九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
金廂摺絲大小長繼環六件共重一十六兩二錢。
金廂香繼環二件共重三兩七錢。
金廂蝦蟹嵌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十九兩三錢。
金廂八珠大綠寶石繼環一件重八兩七錢五分。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五分。
金廂蓮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六錢五分
金廂四珠三寶大繼環一件重一十二兩九錢五分。
金廂二龍戲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蜻蜓採菊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五分。
金廂摺絲嵌珠寶疊勝繼環一件重一兩五錢五分。
金廂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二錢。
金廂三清珠寶菊花繼環一件重三兩四錢五分。
金廂疊勝雙層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兩三錢五分。
金廂五寶蠻絲繼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珊瑚奇南香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雙層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二錢。
金廂起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一兩二錢。
金廂葵花珠寶繼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菊花珠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獅象大珠寶繼環一件重二十四兩零八錢五分。
金廂花樣長繼環大小三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八珠大寶石繼環一件重五兩三錢。
金廂松竹梅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三錢五分。
金廂松竹梅二珠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零五分。
金廂摺絲珠寶長樣繼環三件共重一十二兩五錢五分。
金廂起花候珠寶繼環二件共重五兩九錢。
金廂三寶繼環一件重四兩八錢八分。

金廂三牡丹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一十二兩二錢八分。
金廂螭虎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九兩零五分。
金廂琵琶珠寶纏環一件，重五兩一錢。
金廂麥花珠寶纏環一件，重七兩八錢八分。
金廂螃蟹大珠寶纏環一件，重一十二兩七錢八分。
金廂三清寶石八珠纏環一件，重八兩一錢。
金廂二珠三寶纏環一件，重五兩四錢八分。
金廂攢絲珠寶纏環六件，共重二十二兩九錢八分。
金廂攢絲珠寶菊花盤纏環一件，重三兩七錢。
金廂攢絲珠纏環一件，重三兩三錢。
金廂寶石方纏環一件，重二兩九錢四分。
金廂螭絲大珠寶方纏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金廂玉小貓睛珠寶纏環一件，重八兩五錢。
金廂玉珠寶纏環一件，重八兩五錢五分。
金廂貓睛水晶寶石纏環一件，重八兩四錢三分。
金廂珠寶纏環二件，重七兩八錢。
金廂珠玉寶纏環四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
金廂珠寶大纏環七件，共重四十一兩。
金廂攢絲珠菊花纏環一件，重四兩二錢五分。
金廂珠寶小纏環六件，共重一十五兩。
金廂大三寶纏環一件，重四兩五錢五分。
純金廂寶石纏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金廂玉纏環一件，重七兩五錢。
金廂三葫蘆大珠寶纏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金廂八仙盤壽嵌寶纏環一件，重四兩一錢五分。
金廂篆字大珠寶纏環一件，重四兩八錢。
金廂五珠纏環一件，重一兩三錢五分。
金廂珠寶攢絲纏環三件，共重一十三兩五錢。
金廂鴛鴦戲蓮珠寶纏環一件，重一十二兩四錢。
金廂二龍戲珠嵌珠寶纏環二件，共重八兩。

金廂松竹梅嵌大珍寶纏環二件，共重二兩九錢。
金廂纏香纏環一件，重三兩。
金廂珠寶長樣纏環五件，共重一十六兩五錢。
金廂珠寶小方纏環五件，共重六兩五錢。
以上纏環，共二百零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

纏鈎

金嵌珠寶螭頭纏鈎四件，共重一十四兩。
金廂貓睛珠寶斗牛纏鈎一件，重三兩六錢五分。
金廂貓睛大珠寶草獸纏鈎四件，共重一十六兩九錢。
金廂草獸吞口珠寶纏鈎四件，內貓睛一顆，共重一十六兩九錢。
金廂龍頭珠寶小樣纏鈎一件，重二兩九錢。
金廂斗牛珠寶攢絲纏鈎四件，共重一十九兩六錢。
金廂草獸吞口珠寶大纏鈎四件，共重一十四兩二錢五分。
金廂草獸吞口珠寶中樣纏鈎三件，共重一十一兩。
金廂珠寶大蝦纏鈎一件，重五兩九錢。
金廂螭虎嵌珠寶纏鈎一件，重五兩四錢。
金廂珠寶大蝦纏鈎一件，重六兩七錢。
金廂攢絲螭頭嵌珠寶纏鈎二件，共重六兩七錢。
金廂攢絲吞口嵌珠寶纏鈎四件，共重一十一兩七錢。
金廂攢絲螭虎嵌珠寶纏鈎二件，共重七兩五錢五分。
金廂折枝嵌珠寶纏鈎一件，重五兩二錢五分。
金廂菊花嵌珠寶纏鈎九件，共重二十三兩七錢。
金牡丹嵌珠寶纏鈎二件，共重八兩。
金嵌珊瑚珠寶螭虎纏鈎二件，重一兩二錢。
金荷花嵌珠寶纏鈎一件，重二兩七錢。
金琴嵌珠寶纏鈎一件，重三兩三錢。
金琵琶嵌珠寶纏鈎二件，共重一十兩零七錢
金廂琥珀纏鈎一件，重八錢五分。
金攢絲嵌珠寶中樣纏鈎三件，共重四兩八錢。
金攢絲嵌珠寶小樣纏鈎三件，共重三兩七錢。

金廂寶纏鈎二件。共重四兩四錢。
金吞口纏鈎六件。共重二十四兩。
以上纏鈎共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并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八錢。

一銀。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

一銀器。

銀八仙壺蓋大水火爐一座。重五百七十二兩。
銀獅駝駕寶瓶水火爐一座。重一百三十兩。
銀大樣方長水火爐二座。共重二百六十四兩。
銀大樣方長水火爐一座。重五十一兩五錢。
銀中樣方長水火爐一座。重五十一兩五錢。
銀大圓御頂廂寶水火爐一座。重一百一十兩。
銀中圓水火爐一座。重四十五兩三錢。
銀小方水火爐二座。共重一百一十六兩三錢。
銀小圓水火爐五座。共重七十兩零二錢。
銀角端爐四座。共重一百一十四兩。
銀有蓋爐二座。共重八十七兩五錢。
銀香爐三座。共重一百四十八兩。
銀龍果盒二座。共重八十七兩八錢。
銀花鳳果盒四座。共重四百兩。
銀抹金花鳳圓果盒二座。共重九十六兩八錢。
銀果盒八座。共重一百九十三兩五錢。
銀絲果盒二座。共重五十三兩五錢。
烏銀果盒二座。共重三十五兩六錢。
銀方攢盒一十四箇。共重一百五十八兩。
銀銳盒一座。重二十一兩四錢。
銀小粉盒四座。共重一十九兩六錢。
銀點翠杏葉壺二十把。共重四百一十六兩八錢。
銀翠瓜壺六把。共重八十七兩五錢。

銀點翠方壺六把。共重一百三十四兩。
銀點翠壽星龜鶴壺六把。共重一百六十九兩五錢。
銀點翠象壺二把。共重六十兩零三錢。
銀獅象壺二把。共重五十五兩八錢。
銀寶象壺一把。重四十二兩四錢。
銀兔壺一把。重四十二兩三錢。
銀加官進爵美人壺二把。共重七十二兩二錢。
銀獻花美人壺六把。共重一百二十三兩三錢。
銀壺孩兒美人壺六把。共重一百九十一兩五錢。
銀吹簫美人壺六把。共重一百六十四兩五錢。
銀琵琶美人壺二把。共重五十一兩。
銀舞袖美人壺二把。共重五十四兩五錢。
銀金錢問卜美人壺二把。共重五十兩零五錢。
銀壽星騎鹿壺二把。共重八十三兩三錢。
銀方勝獻桃洞賓吹笛壺二把。共重四十九兩六錢。
銀壽星壺四把。共重一百一十三兩七錢。
銀劉海戲蟾壺二把。共重五十一兩。
烏銀杏葉壺一十把。共重一百七十兩。
烏銀瓜壺二把。共重三十八兩五錢。
烏銀壺四把。共重三十八兩七錢。
烏銀墩子壺二把。共重二十六兩。
烏銀象壺三把。共重六十兩零六錢。
烏銀兔壺三把。共重五十一兩。
烏銀大樣蓮子壺八把。共重一百一十一兩二錢。
烏銀小樣蓮子壺九把。共重三十二兩四錢。
烏銀大樣酒注壺八把。共重一百一十五兩。
烏銀水火葫蘆壺二把。共重四十兩零三錢。
烏銀葫蘆壺四把。共重五十八兩。
烏銀福壽壺四把。共重九十七兩。
銀福壽壺二把。共重五十兩。

銀蓮花座福壽壺四把，共重一百零八兩一錢。
銀鹿頂蓋福壽壺二把，共重五十兩零四錢五分。
銀獅頂杏葉高壺八把，共重一百五十五兩一錢。
銀六稜杏葉高壺六把，共重一百三十二兩五錢五
銀六稜高壺十把，共重一百七十二兩五錢五分。
銀嵌寶高壺二把，共重二十六兩。
銀杏壺二把，共重五十八兩五錢五分。
銀急速壺二把，共重二十九兩七錢。
銀鍍金葫蘆壺二把，共重四十一兩。
銀抹金大樣葫蘆壺六把，共重一百零四兩七錢五
銀瓜稜急速壺二把，共重二十八兩二錢。
銀葵花壺一把，重一十九兩。
銀六稜注壺四把，共重六十兩。
銀杏葉湯壺三把，共重五十六兩。
銀墩壺六把，共重七十二兩。
銀抹金大瓜壺二把，共重四十四兩五錢五分。
銀急速壺六把，共重七十八兩。
銀小湯壺二把，共重二十四兩五錢。
銀蓮子壺四把，共重四十八兩。
銀柿子壺六把，共重六十七兩五錢。
銀方壺三把，共重四十三兩二錢。
銀六角壺三把，共重四十三兩。
銀小茶壺二把，共重二十八兩三錢。
銀鶴膝方壺一把，重五十兩。
銀水火壺一把，重一十五兩二錢。
銀小茶壺一把，重一十九兩五錢。
銀各色酒盃三十七箇，共重一百二十六兩五錢。
銀大樣碟三箇，共重二十九兩二錢。
銀大小碗盃四十三箇，共重一百五十六兩五錢。
銀荷葉盃一十箇，共重二十三兩五錢。

銀太乙盃一十箇，共重四十三兩。
銀仙人盃一十箇，共重五十一兩。
銀點翠桃盃三十四箇，共重八十五兩。
銀船盃一十箇，共重七十七兩五錢。
銀蟹盃五箇，共重三十五兩五錢。
銀蝦盃七箇，共重四十五兩。
銀方小盃二十箇，共重二十二兩六錢。
銀羽觴二副，共重二十六兩二錢。
銀圓套盃二副，共重一十九兩一錢。
銀方套盃三副，共重四十四兩六錢。
銀輪蕉盃二箇，共重一十一兩四錢。
烏銀酒盃二十箇，共重二十四兩六錢。
銀兕觥二箇，共重一十四兩。
銀圓酒盃一十箇，共重一十兩零一錢。
銀絲盃一十箇，共重五兩。
銀杓一十六把，共重一十五兩二錢。
銀高腳盃九箇，共重三十七兩三錢。
銀柳斗盃三箇，共重八兩六錢。
銀盃一百四十箇，共重一百六十一兩七錢。
銀菱菊盃二十五箇，共重二十六兩三錢。
銀高腳盃七箇，共重二十一兩零五分。
銀壽星仙人等項盃六十一箇，共重三百五十八兩。
各色小銀盃二百零八箇，共重二百五十兩。
銀碟一十箇，共重二十一兩。
銀迷房盃四箇，共重二十六兩六錢。
銀古蟠區四箇，共重一十九兩五錢。
銀古樣區五箇，共重三十七兩六錢。
銀大方鉼一箇，重二十五兩五錢。
銀大光素盤二面，共重九十九兩。
銀翠盤三十面，共重一百四十七兩。

銀中菱花盤一面重一十九兩。
銀素酒盤一百五十面共重四百六十九兩五
烏銀酒盤一百面共重三百四十六兩。
銀方盤一面銀叧二十隻共重三十九兩四錢
銀菱花大小碟八十箇共重二百三十八兩。
銀大湯碗一十三箇共重二百二十二兩。
銀湯碗八箇共重一百三十四兩八錢。
銀看碗一對有座共重五十兩三錢。
銀殼碗二箇共重二十四兩五錢。
銀方碗二箇共重九兩。
銀爐臺二對共重五十兩零四錢。
銀花滓撮二隻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銀湯罐六箇共重七十兩零五錢。
烏銀屏風三座共重五十四兩五錢。
銀盆大小三面共重二百零七兩。
銀小盆一面重二十兩。
銀中盆三面共重一百三十九兩五錢。
銀大盆二面共重一百二十五兩五錢。
銀點翠盆二面共重一百零一兩。
銀酒鐘二隻共重六十二兩七錢。
銀古樣酒鐘一隻重二十四兩。
烏銀渣斗一十隻共重八十八兩。
銀渣斗一十隻共重六十八兩三錢。
烏銀筯鼓五箇共重二十九兩。
銀湯鼓一十六箇有蓋。共重五百二十二兩
銀渠罐二箇共重二十兩零三錢。
銀花筯瓶二箇共重一十六兩。
銀帳鉤一副共重四兩六錢。
銀鎮紙一十條共重四十六兩。
烏銀茹盧盒二十七箇共重八兩。

銀龜鶴四座共重三十八兩二錢。
銀托二箇共重七兩七錢。
銀茶匙五十六把共重一十四兩。
銀大杓四把共重一十三兩。
銀筯筒二箇共重三十六兩二錢。有蓋。
銀硯盒一箇烏銀筆二枝共重二十一兩三錢。
銀響鈴二箇共重八兩六錢。
銀鐙二箇連蓋。共重四十七兩七錢。
銀鎖連鎗匙六把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銀古樣鼎一座有蓋。共重三十兩零三錢。
點翠銀獅子四座共重二十七兩三錢。
銀鍋二隻有蓋。共重七十四兩五錢。
粧奇線銀山一座重一百零一兩三錢。
點翠滿池嬌銀山一座重四十八兩。
烏銀酒海一箇重六十九兩一錢。
銀點翠酒海二箇共重五十一兩三錢。
銀酒海二箇共重五十兩零八錢。
銀方圓酒壺二箇共重七十一兩。
銀大湯罐一箇重四十兩。

以上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

銀候資首飾等項

銀抹金嵌寶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五兩八錢。
銀抹金攢花銀首飾一副計一十四件。共重一十兩零四錢。
銀抹金光銀首飾一副計一十三件。共重九兩一錢。
銀掠鬢大小七十根共重二十八兩三錢。
烏銀各色簪一百五十七根共重三十六兩八錢。
烏銀各色剔牙杖一百一十七副共重三十兩零四錢。
銀手鐲八副計一十六件。共重八兩四錢。
烏銀戒指五十箇共重四兩七錢。
烏銀鈕扣五十六副共重五兩八錢。

銀項鏈五挂共重二十兩。
銀禁步五挂共重二十一兩五錢。
銀事件二挂荷包一挂共重一十七兩八錢。
銀各樣零碎鬱環鈕扣共重三十兩零五錢。
銀雜色零碎首飾一百零八件共重一十四兩三錢五分。
以上首飾事件計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萬七千零九十兩零一錢。
連前銀器皿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兩零二錢。
通共淨銀幷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二百零一萬七千零九十兩零一錢。

玉器

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匜一箇重四兩。
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盃一箇重三兩一錢。
永和銀宅世寶玉盤一面重一十兩零二錢。
仁者壽子孫昌萬斯年永無疆玉盃一箇重。
玉八仙捧壽屏風一座重一百二十四兩五。
玉八仙捧壽金鎖壺二把共重二十七兩二。
玉八仙捧壽玉鎖壺二把共重三十一兩六。
玉龜壽字金鎖壺二把內一把有蓋共重。
玉八仙捧壽八角金鎖壺一把重二十三兩。
玉金鎖壺一把重二十七兩五錢。
玉小鼎壺一把重四兩五錢五分。
桌玉瓶二箇共重二十一兩八錢。
玉瓶五箇內一箇連座共重四十二兩二。
玉珊瑚瓶一箇重一十三兩八錢。
玉小花瓶二箇共重一十四兩。
玉盂二箇共重六兩。
玉卮一箇重五兩四錢。
玉匾七箇共重三十一兩零五分。
玉萬字匾盃一箇重四兩三錢。
玉兩金船盃二箇共重七兩六錢。
玉爵三箇共重九兩一錢五分。

玉兩金僧三箇共重六兩七錢。
玉舉一隻重一兩四錢五分。
玉花羽觴一隻重二兩五錢。
玉羽觴二隻共重五兩九錢。
玉有環瓶盃一箇重一兩七錢。
玉雲花蓋盃一箇重五兩五錢。
玉壽字盞一箇重二兩八錢。
玉四方盃九箇共重三十四兩二錢。
玉八方盃三箇共重一十四兩。
玉八角犀耳盃一箇重五兩。
玉八仙盃一箇重二兩八錢。
玉斗盃一十六箇共重四十二兩四錢。
玉有梁斗盃一箇重五兩。
玉大圓盃三箇重四兩九錢。
玉中圓盃八箇共重一十八兩五錢。
玉有耳大盃二箇共重二兩七錢。
玉有耳圓盃三箇共重五兩二錢。
玉大盃五箇共重六十五兩三錢。
玉中盃五十四箇共重一百八十八兩七錢。
玉嵌寶石小盃一箇重二兩。
玉單耳盃一箇重七錢。
玉壽字耳盃二箇共重二兩五錢五分。
玉雙耳聯盃二箇共重六兩三錢。
玉螭虎耳八角大盃二箇共重二十四兩一錢。
玉螭虎耳八角中盃八箇共重三十五兩六錢。
玉螭虎耳大圓盃五箇共重二十九兩零五分。
玉螭虎耳中圓盃七箇共重二十四兩二錢五分。
玉螭虎耳小圓盃九箇共重二十八兩三錢。
玉螭虎耳萬字盃一箇重三兩。
玉螭虎耳斗盃三箇共重九兩七錢。

玉螭虎盃二箇，共重一十一兩六錢。
玉螭虎花盃一箇，重四兩四錢五分。
玉螭虎紅色盃一箇，重三兩二錢。
玉螳螂盃一箇，重二兩八錢。
玉蟹盃一箇，重二兩九錢。
玉鸚鵡盃二箇，重六兩一錢五分。
玉瓜瓜盃一箇，重五兩。
玉中葫蘆盃一十二箇，共重四十一兩八錢。
玉小葫蘆盃二箇，有瑕，共重三兩八錢。
玉壽字桃盃二箇，共重七兩五錢。
玉大桃盃三箇，共重一十五兩五錢。
玉中桃盃一十二箇，共重三十九兩三錢九分
玉小桃盃二十三箇，共重九十二兩一錢六分
玉鸚鵡桃盃一箇，重二兩七錢。
玉菱花盃一箇，重二兩六錢五分。
玉石榴盃二箇，共重九兩五錢。
玉瓜盃五箇，共重二十一兩三錢五分。
玉荷盃三箇，共重一十二兩。
玉荷葉盃一箇，重七兩八錢五分。
碧玉荷葉盃一箇，重四兩七錢。
玉大荷葉盃一箇，重五兩。
玉長荷葉盃一箇，重三兩九錢。
玉荷魚盃一箇，重四兩九錢五分。
玉茄盃一箇，重三兩五錢。
玉茨菇盃一箇，重二兩七錢五分。
玉葵花盃二箇，共重六兩五錢五分。
玉菊花有耳盃二箇，共重四兩六錢。
玉菊花盃八箇，共重二十二兩六錢。
紫玉嵌寶盃一箇，重三兩一錢。
玉嵌寶盃二箇，共重三兩八錢。

玉桃盃七箇，共重一十六兩六錢七分。
墨玉盃二箇，共重二兩七錢五分。
玉寶菊盃二箇，共重九兩二錢五分。
碧玉金廂邊荷葉盃一箇，重四兩二錢。
玉嵌寶三石榴盃一箇，重七兩五錢。
玉金廂邊鸚鵡桃盃二箇，共重二兩五錢。
玉嵌金寶瀉墨盃一箇，重四兩一錢。
玉嵌寶石榴蓮房盃一箇，重四兩三錢五分。
碧玉芝耳盃一箇，重三兩五錢。
碧玉瓜盃一箇，重二兩八錢。
紫玉盃七箇，內單座一箇，共重一十二兩九錢。
墨玉盃一箇，重一兩六錢。
墨玉桃盃二箇，共重三兩一錢。
墨玉荷盞盃一箇，重六兩四錢。
墨玉荷花盃一箇，重二兩六錢。
菜玉斗盃三箇，共重八兩五錢。
菜玉盃一箇，重三兩二錢五分。
菜玉桃盃四箇，共重一十三兩九錢。
菜玉瓜盃一箇，重四兩四錢。
瀉墨玉盃一箇，重四兩一錢。
玉壽字仙鶴盤二面，共重九兩七錢。
玉蝉盤二面，共重一十四兩一錢。
玉方盤一十八面，共重一百四十三兩六錢。
玉圓盤四面，共重一十九兩五錢五分。
玉小圓盤一十四面，共重一百零二兩四錢五分。
玉壽字八寶盤二面，共重六兩七錢五分。
玉螭虎圓盤三面，共重二十一兩四錢五分。
玉螭虎長盤二面，共重一十一兩八錢五分。
玉菊花盤八面，共重二十二兩九錢五分。
玉葵花盤二面，重七兩一錢。

玉仙桃盤一面重三兩六錢。
玉荷葉盤一面重五兩五錢。
玉纏環盤六面共重二十七兩四錢。
玉腰盤二面共重一十四兩五錢五分。
玉嵌金寶盤六面共重五十九兩一錢。
紫玉盤一面重三兩一錢。
黃玉盤一面重七兩三錢。
碧玉蓮葉盤一面重五兩零五分。
碧玉圓盤一面重五兩七錢五分。
碧玉八寶盤一面重七兩七錢。
菜玉方盤一面重七兩九錢。
菜玉圓盤一面重一十兩零六錢。
菜玉嵌寶荷葉盤二面共重一十三兩九錢。
玉葵花碗二隻共重一十五兩六錢。
玉碗架一座重四兩七錢。
玉佛三尊內一尊連香座共重五十三兩七錢
玉聖星六尊內三尊連背座共重一百兩。
玉人一箇重五錢六分。
玉斗牛纏環一件重二兩八錢。
玉白鹿纏環一件重一兩五錢。
玉鑾芝纏環一件重一兩九錢。
玉紐字福祿纏環一件重二兩五錢五分。
玉鵰穿蓮纏環一件重六兩三錢。
玉玲瓏纏環一件重四兩一錢。
玉紐字纏環一件重二兩九錢。
玉紐字飛魚纏環一件重二兩二錢五分。
玉花螭虎纏環一件重二兩。
玉玲瓏鷺鷥纏環六件共重一十四兩七錢五分
玉蝶纏環二件共重六兩二錢五分。
玉獬豸纏環一件重一兩六錢。

玉嵌金寶玲瓏鷺鷥纏環一件重四兩三錢。
玉螭虎纏環一十三件共重三十七兩一錢五分。
玉螭虎聯纏環一件重五兩。
玉狼馬纏環一件重一兩一錢。
玉艾虎纏環一件重二兩一錢。
玉花螭虎纏環一件重一兩五錢。
玉素纏環一件重三兩。
玉鴛鴦纏環一件重五兩六錢。
玉天鵝海青纏環二件共重三兩五錢五分。
玉蟹纏環一件重九錢。
玉荷葉纏環一件重一兩三錢。
玉麻鴛鴦纏環一件重四兩七錢五分。
玉麻葉衛花纏環一件重六兩一錢。
黃玉螭虎纏環二件共重五兩二錢。
碧玉螭虎纏環一件重四兩六錢。
碧玉素纏環一件重一兩六錢。
玉素中纏鈎四件共重八兩五錢。
玉小纏鈎三件共重一兩四錢。
玉大花纏鈎二件共重六兩一錢。
玉紫纏鈎二件共重二兩五錢。
碧玉纏鈎一件重四兩五錢五分。
碧玉大纏鈎一件重四兩。
碧玉中纏鈎一件重二兩二錢。
碧玉魚纏鈎一件重一兩六錢。
玉香盒大小五座共重一十八兩九錢。

玉小托一箇，重二兩五錢五分。
玉小帽頂一箇，重八錢。
玉花頭簪一條，重一兩三錢五分。
玉手鐲嵌寶二件，共重二兩五錢。
玉圈三箇，共重一十七兩六錢五分。
玉環圈一箇，重一兩二錢。
玉耳環一副，重五錢一分。
玉耳墜四箇，共重一錢五分。
玉禁步一十二副，共重一百三十八兩九錢。
菜玉禁步一副，重一十四兩。
玉叮噹三副，共重二十兩。
玉冠大小九箇，共重一十七兩九錢。
玉簪九枝，共重二兩三錢八分。
玉墜領一副，重二兩九錢五分。
玉戒指四箇，共重二錢七分。
玉鈕扣子一十二箇，共重一兩零三分。
玉千歲競秀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
玉小桃二箇，共重三錢。
玉拂塵一件，重二兩九錢。連紅錢。
菜玉拂塵一件，重四兩八錢五分。
菜玉山一座，重一十一兩。
玉圓珠三顆，共重三錢。
玉花牌一面，重一兩四錢。
玉牌三副，計八十八件。共重四十三兩九錢。
金廂碧玉箚五段，共重四兩七錢。
玉扇墜九箇，共重六兩六錢四分。
玉獅鎮紙一箇，重三兩二錢。
玉馬等獸大小九件，共重二十八兩。
玉魚二箇，共重二錢。
玉軸頭三十箇，共重二十四兩九錢。

玉花一座，重一十兩。
玉硯一方，重一十三兩二錢五分。
玉筆一枝，重三兩六錢五分，連袋。
玉小筆架一箇，重一兩八錢三分。
玉鎮紙一箇，重六兩。
玉杓一把，重三兩六錢。
玉瓢二箇，共重一十兩零二錢五分。
玉廂刷一件，重五兩四錢。
玉圖書九方，共重一十一兩零五錢。
玉刀三把，連鞘共重一兩八錢。
玉柄刀一把，連鞘共重一兩四錢。
玉大刀一把，重九兩三錢。
玉小刀一把，重三錢七分。
玉柄小刀一把，重五錢二分。
玉柄錐一箇，連鞘重七錢。
菜玉盆底一隻，重九兩七錢。
玉小盒一箇，重九錢五分。
玉花二片，重五兩九錢。
玉嵌檀鏡架一箇，重二兩二錢。
玉棊子一副，重三兩三錢。
玉小鞍一箇，重一兩四錢。
番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
菜玉板一塊，重一十二兩六錢。
黃小玉一片，重五錢。
花玉一片，重七兩一錢。
荒玉大小四塊，共重三百九十八兩。
玉小花鳥人物一十七件，共重一兩九錢。
玉小花各色二十一片，共重六兩二錢。
雜色玉器一十二件，共重五十三兩。
各色碎玉二包，共重九十六兩。

以上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

一玉帶。

八仙慶壽闊玉帶一條。

壽鹿闊白玉帶三條。

松鹿闊白玉帶四條。

雀鹿闊白玉帶一條。

松鹿靈芝闊白玉帶二條。

松鹿闊菜玉帶一條。

五仙騎鹿闊玉帶一條。

仙人鶴漿水玉帶一條。

彩雲仙鶴白玉帶一條。

壽松麒麟闊玉帶一條。

靈芝麒麟闊玉帶一條。

松芝麒麟菜玉帶二條。

蒼松麒麟菜玉帶一條。

牝丹麒麟闊玉帶三條。

靈芝白玉帶二條。

葵花白玉帶一條。

靈芝斗牛闊玉帶一條。

蒼松斗牛闊玉帶一條。

牡丹斗牛闊玉帶三條。

斗牛闊菜玉帶一條。

牡丹蟒闊白玉帶一條。

海水蟒闊菜玉帶一條。

靈芝蟒闊玉帶二條。

花蟒闊白玉帶九條。

雲蟒闊白玉帶一條。

獅子闊白玉帶二條。

絨毛獅子玉帶二條。

回回獅子闊玉帶四條。

孔雀牡丹闊玉帶一條。

孔雀牡丹菜玉帶一條。

蝠虎闊白玉帶二條。

蝠虎闊菜玉帶一條。

飛魚闊白玉帶三條。

攀枝孩兒菜玉帶三條。

犀牛白玉帶一條。

闊粧闊菜玉女帶一條。

穿花鳳闊玉女帶一條。

孔雀牡丹闊玉帶一條。

海青天鵝中闊菜玉闊粧女帶一條。

碧梧金鵲中闊白玉帶一條。

草蟒中闊白玉帶一條。

松鹿漿水玉帶一條。

松鹿闊白玉帶二條。

斗牛闊菜玉帶二條。

斗牛闊白玉帶一條。

闊素玉帶三條每條計一十一塊。

月兎窄白玉帶一條。

靈芝窄白玉帶一條。

壽鶴窄白玉帶一條。

孔雀窄菜玉帶一條。

公服窄白玉帶一條。

羊脂玉闊素帶八條。

白玉闊素帶一十七條。

菜玉闊素帶三條。

公服闊白玉帶一條。

白玉素帶二十二條。

菜玉中闊素帶三條。

漿水玉闊素帶一條。

白玉窄素帶六條。
碧玉窄素帶一條。
白玉竹節女帶一條。
墨玉女帶一條。
白玉竹節素帶一條。
白玉極窄女帶一條。
白玉極窄素帶三條。
白玉圈帶版六副。
白玉圈花帶版一副。
碧玉圈帶版二副。
菜玉圈帶版二副。
漿水玉圈帶版二副。
白玉圈帶版一十三副。
菜玉中圈帶版一副。
白玉窄帶版三副。
漿水玉窄帶版一副。
菜玉女帶版一副。
漿水玉金蟒帶一條。
白玉金松鹿帶一條。
玉金廂松竹梅帶一條。
墨玉金廂圈帶一條。
碧玉金廂圈帶一條。
白玉金廂孔雀牡丹中圈女帶一條。
白玉金廂鷹熊中圈帶一條。
白玉金廂五雲捧日中圈帶一條。
白玉金廂圈素帶一條。
白玉金廂窄女帶一條。
白玉金廂素帶一條。
白玉金廂女帶一條。
碧玉鋼廂窄帶二條。

以上五帶共二百零二條。

一金廂玳瑁犀角牙香等帶

金廂花香帶三條。
鍍金花香帶二條。
鍍金廂花犀帶三條。
鍍金廂光犀帶七條。
鍍金廂玳瑁花帶一十二條。
鍍金廂玳瑁素帶一十八條。
鍍金銅花帶二條。
鍍金廂瑪瑙帶五條。
鍍金廂水晶帶二條。
鍍金廂牙花帶三條。
鍍金銀堦花帶四條。
鍍金廂魚骨帶二條。
鍍金廂合香帶二條。
鍍金廂合香花帶五條。
鍍金廂柳香帶三條。
鍍金廂速香帶五條。
鍍金廂牙香帶版一副。
鍍金廂銀堦帶版一副。
鍍金廂香帶版二副。
柳香帶六條。
合香素帶一十條。
速香素帶八條。
犀角帶三條。
集牙帶六條。
銀堦花帶版一副。
銀堦素帶版二副。
瑪瑙帶版三副。
瑪瑙女花帶一條。

珠瑚女花帶一條。
碧細女花帶一條。

以上金廂各色帶共一百二十四條副。

一金摺絲帶環等項

金摺絲嵌珠寶合香閙妝帶二條。
金雲鶴花香帶一條。
金孔雀花帶一條。
金鎖芝花帶一條。
金孔雀牡丹帶一條。
金牡丹花帶一條。
金闕花素帶四條。
金窄花素帶六條。
金廂合香玲瑯帶二條。
金廂珠寶花帶五條內有縮睛二副。
金廂花香帶一條。

金廂珠玉香帶一條。
金廂珠寶合香帶一條。
金廂珠寶碧玉帶一條。
金廂珠寶青石帶一條。
金廂象牙花帶一條。
金摺絲嵌寶帶環一件。
金鏤絲頭圈一條。
金花朵頭圈一條。

以上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件。

一金廂珠瑙犀象玳瑁等器筯

金廂珠瑙壺二把盂二箇共重九十兩。
金廂寶石法盞壺二把共重三十八兩。
金廂白玉海鹿丹鳳朝陽挂香盒一座重一十五兩。
金廂硃砂酒盂六箇共重七兩。
金廂牛角盃盂六箇。

金廂犀角茶鍾九箇。
金廂牙大酒盃四十箇。
金廂犀角酒盤一十九面。
金廂鶴頂盃一箇。
金廂光牙茶鍾一十八箇。
金廂花牙茶鍾九箇。
金廂牙大酒盃四十箇。
金廂牙中酒盃六十箇。
金廂牙小酒盃七十二箇。
金廂象牙套盃二十二箇。
金廂玳瑁茶鍾四十八箇。
金廂螺鈿高脚鍾六箇。
金廂玳瑁高脚鍾六箇。
金廂明角茶鍾一十二箇。
金廂玉酒盃一箇重八兩七錢。
金廂減銀茶鍾一十二箇。
金廂減銀酒盃一十箇。
金廂明角碗二箇。
金廂藤茶碗六箇。
金廂龜筒大茶瓶六箇。
金廂龜筒茶鍾四十箇。
金廂彩漆茶碗十箇。
金廂玳瑁酒盃二十九箇。
金廂棍香酒盃一十二箇。
金廂犀角荷葉盃一箇。
金廂海螺盃一箇。
金廂法盞酒盃一十一箇共重一十一兩九錢。
金廂香木酒盃一十箇。
金廂描金酒盃二十箇。
金廂牛角小酒盃三箇。

金廂玳瑁大酒盤六面。
金廂玳瑁小酒盤九面。
銀廂犀角大酒盃一箇。
銀廂犀角小酒盃一箇。
銀廂寶石椰子壺一把。
銀廂珠寶酒盤一面重一十七兩。
宋剔堆漆酒盤一面。
以上廂金銀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
金廂牙筯一千一百一十雙。
銀廂牙筯一千零九雙。
通共器筯二千六百八十二件雙。
一龍卵。
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
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
金廂龍卵酒甕二箇連銀繩。
末廂龍卵一枚。
以上龍卵共五箇。
一珍珠冠頭箍等項。
珍珠五鳳冠六頂共重九十三兩。
珍珠三鳳冠七頂共重七十七兩。
珍珠大頭箍二十條共重六十九兩六錢。
珍珠小頭箍二十四條共重五十三兩一錢。
珍珠鬢二頂連脚共重六兩四錢。
珍珠抹額三條連脚共重五兩七錢。
珍珠面簾一副重一兩五錢。
以上珠冠頭箍等項共六十三頂件共重三百零
一珍珠寶石琥珀。
大個白珍珠九百六十二顆共重八兩一錢。
次珍珠不計顆共重六十兩。
小珍珠不計顆共重六十七兩一錢。

大寶石七顆共重六兩。
次雜寶石一包重八十兩。
珠串并琥珀佛珠共重三十五兩六錢。
琥珀鈕扣一包重三兩七錢。
以上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六十兩零五錢。
一珊瑚犀角象牙等項。
珊瑚樹六十株。
大象牙四根。
犀牛角二座。
靈芝一本。
珊瑚珠重六兩四錢。
大學士司承牙牌二面。
以上珊瑚犀角等項共六十九件除珠不計件。
珍奇器玩。
鈒寶銀象駝水晶燈二座上有寶石珠絡束共重一百九十八
嵌寶駝珊瑚銀鹿四座共重一百一十一兩。
嵌寶駝珊瑚銀獅一座重四十五兩二錢。
水晶嵌寶廂銀美人一座有玉瓶珍珠傘一把并珊瑚珠重二
百五十六兩。

玻瓈香爐三座。
玻瓈香盒二箇。
玻瓈面盆一面。

玻瓈碗二隻。
玻瓈高脚茶鍾一隻。
玻瓈高脚酒盃三隻。
玻瓈矮酒盃二隻。
玻瓈鏡三面。
玻瓈瓶四十三個。
玻瓈盃一十二隻。
玻瓈盞六隻。
玻瓈壺七把。

玻瓈罐一箇。
珊瑚嵌寶香山六座。
銀包珊瑚二座。共重二十七兩七錢。
珊瑚素珠一串。
瑪瑙冠二頂。簪一根。
瑪瑙雞環雞鈎四件。
瑪瑙帶版六副。
瑪瑙碗四隻。
瑪瑙酒盃三十二隻。
瑪瑙盤四面。
瑪瑙小盒一箇。
瑪瑙象棋子九副。
瑪瑙圍棋子三副。
瑪瑙鎮紙一塊。
水晶冠一頂。
水晶帽頂一箇。
水晶雞環二箇。
水晶壺八把。
水晶盃二十五隻。
水晶高脚盃四隻。
水晶大小盤八面。
水晶折碗四隻。
水晶罐三箇。
水晶瓶一箇。
水晶筆架一箇。
水晶筆鼓一箇。
水晶硯池一箇。
水晶瑪瑙棋子一副。
水晶虎二箇。
水晶人物二箇。

水晶兔二箇。
水晶珠三箇。
水晶小葫蘆一箇。
水晶小瓠一箇。
水晶圈環一箇。
水晶琴足二箇。
水晶各碎物件一百件。
哥柴窰碎磁盃一十三箇。內一箇鋪金邊。
哥窰碎磁桃盃一隻。
柴窰碎磁盆五箇。
柴窰碎磁碗二箇。
哥窰碎磁瓶二箇。
哥窰碎磁筆筒一箇。
彩漆碎磁壺一把。
象牙冠四箇。
象牙笏八十五張。
象牙觀音二箇。一箇連山。
象牙呂洞賓連山一座。
象牙八仙人物二十四箇。
象牙壽星人物四箇。
象牙鹿鶴人物四十七件。
象牙麻犀角屏風一座。
象牙鎮紙一箇。
象牙棋子八副。
象牙雙陸馬二副。
象牙筆管八枝。
象牙香盒二箇。
象牙小軸頭一十副。
象牙小酒盃三十隻。
象牙酒盤一十面。

象牙柄湯匙四張。
象牙筯二千六百九十一雙。
玳瑁酒盃七十二隻。
玳瑁酒盤一百四十五面。
玳瑁茶鍾一十一隻。
玳瑁大碗二隻。
玳瑁筯一十雙。
玳瑁攢盒六箇。
玳瑁棋盒一箇內有棋。
犀角大小盆碗九隻。
犀角盃六隻。
犀角雕花盃二隻。
檀香雜環一箇。
海螺盃大小八隻。
瑪瑙牙柄刀一十五把。
嘉峪石斗二箇。
金廂玉寶碗架一箇。
銀廂珠寶屏風二座。
玉山嵌寶珊瑚一座。
龍鬚席六條。
西洋席一條。
以上珍奇器玩通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一古洌水等項。
洪熙年古洌水二罐。
宣德年古洌水二罐。
熊膽一罐。
空青四枚。

錫對薔薇露四盒內三盒乾。一盒有漿。
以上共一十三罐盒。
一磁砂硃砂。
磁砂三盒共重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重二百五十斤零六兩。
一香品。
棋沉速降各香二百九十一根共重五千五十八斤一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一織金粧花段綃綾羅紗紬改機紵錦瑣幅烏布等匹段。
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段一百四十五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段一百零九匹。
大紅遍地金過肩雲蟒段六匹。
大紅粧花飛魚雲段四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段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過肩斗牛段五匹。
大紅粧花斗牛雲段五十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雲段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段四十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朱錦段一匹。
大紅粧花雲鳳段七匹。
大紅刻絲全身仙鶴段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段二百零三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雲段九十六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段七十六匹。
大紅粧花過肩海潮雞段一匹。
大紅織金錦雞補段二十八匹。
大紅粧花錦雞雲段五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段一十六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雲段一十三匹。
大紅織金粧花過肩麒麟段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段一百九十二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段七十二匹。
大紅粧花麒麟補雲段三十七匹。
大紅織金麒麟雲素段二匹。
大紅織金獅子補雲段二匹。
大紅織金獅豸補雲段五十四。
大紅織金雲鶴補段二匹。
大紅雲段一百零七匹。
大紅遍地金段七十一匹。
大紅素段四百三十三匹。
大紅剪絨段七匹。
紅閃色段一十一匹。
紅段二十四匹。

水紅色段一匹。
桃紅段一匹。
暗花蟒段七匹。
暗花鶴段二匹。
黃織金蟒龍段一匹。
青粧花過肩蟒段六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蟒段六十三匹。
青粧花過肩遍地金蟒段一匹。
青粧花過肩麒段三匹。
青織金仙鶴雲段一百六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補段七百八十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素段三百九十匹。
青織金飛魚補段四匹。
青織金鳳補段一匹。
青織金粧花鳳通袖段一十四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雲段四十六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段四十四匹。
青織金孔雀雲段一百一十匹。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段一百九十一匹。
青織金麒麟補雲段四百五十八匹。
青織金麒麟補素段一百四十四匹。
青織金粧花獅豸補雲段四百一十七匹。
青織金獅豸補素段二百三十六匹。
青織金海潮錦雞雲段一匹。
青織金獅子過肩雲段一匹。
青織金獅子補段八匹。
青織金白鷺補段三匹。
青織金雲鶴補段三匹。
青剪絨段一十五匹。
青素段六百九十六匹。

青金段八匹。
青粧花遍地金段一十七匹。
青雲素段一百一十四匹。
青遍地金段二匹。
青閃紅雲段一匹。
天青段三十二匹。
黑青素段一百零六匹。
綠織金過肩雲蟒段三十五匹。
綠織金飛魚補段一匹。
綠粧花鳳段四匹。
綠織金斗牛補段三匹。
綠織金仙鶴補雲段八匹。
綠織金麒麟補段一十一匹。
綠織金孔雀補段一匹。
綠織金獅豸補段四匹。

綠素段二百九十一匹。
綠遍地金段三十五匹。
綠雲段六百五十一匹。
綠剪絨段四匹。
綠錦段一十八匹。
綠宋錦段五十匹。
綠閃色段八匹。
柳綠段二十七匹。
黑綠金彩段二匹。
墨綠素段三十匹。
墨綠金段八匹。
油綠素段二十二匹。
沙綠段三匹。
藍織金過肩蟒龍段一十九匹。
藍織金蟒龍段二十匹。
藍織金斗牛補段一十四匹。
藍織金鳳補段一匹。
藍織金仙鶴通袖段一匹。
藍織金獅彩補段一匹。
藍粧花麒麟補段四匹。
藍遍地金段五匹。
藍雲段四百二十匹。
藍素段四百六十四匹。
藍閃色段四匹。
藍雲段一百一十匹。
藍素段五十一匹。
藍閃紅花被段一匹。
沈香織金蟒龍段一十七匹。
沈香粧花麒麟補段九匹。
沈香粧花斗牛段三匹。

沈香粧花獅彩補段一匹。
沈香雲段二十九匹。
沈香素段一百三十一匹
沈香剪絨段二匹。
玉色粧花蟒龍段一匹。
玉色雲段七十六匹。
紫粧花過肩鳳段一匹。
紫織金鳳補花段一匹。
紫雲素段一十五匹。
紫段一匹。
紫遍地金段一匹。
藕絲素雲段三匹。
藕絲素段三匹。
黃雲素段六十九匹。
黃閃色段八匹。
黃錦段三匹。
柳黃段二十七匹。
葱白飛魚補段一匹。
葱白素段五十四匹。
閃色各樣段五十七匹。
雜色段八匹。
紅織金粧花女襖裙段八十五匹。
官閃綠縹絡裙段二匹。
青粧花過肩各樣女袍段一十五匹。
藍粧花鳳裙段二匹。
藍織金麒麟女襖段二匹。
藍粧花女裙段四十七匹。
藍織金纏絡裙段二匹。
綠粧花女襖裙段一百零六匹。

柳綠織金纓絡裙段一匹。
黃織金纓絡裙段一匹。
沈香織金女襖裙段五匹。
紫粧花女襖裙段一十三匹。
以上段共九千一百五十一匹。
絹。
大紅粧花過肩蟒絹四匹。
大紅織金蟒絹四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絹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雲絹一十四。
大紅粧花飛魚補絹五匹。
大紅粧花金鳳雲絹一十四。
大紅織金斑花仙鶴補絹三十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雲絹六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絹三十四。
大紅粧花錦雞補絹三十匹。
大紅織金錦雞補雲絹二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雲絹一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雲絹二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雲絹三十八匹。
大紅粧花麒麟補雲絹三十三匹。
大紅織金粧花獅子雲絹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獬豸補絹二十三匹。
大紅粧花雲豸補絹一匹。
大紅紵絲二十七匹。
大紅素絹二十二匹。
紅素絹五匹。
銀紅織金鳳補花絹一匹。
青織金粧花蟒絹一匹。
青粧花仙鶴補絹四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飛魚絹四匹。

青織金孔雀補絹一十四匹。
青粧花麒麟雲絹九匹。
青織金獬豸補雲絹一十九匹。
青織金粧花獅子補絹一匹。
青織金雲豸補通袖絹三匹。
青素絹五十六匹。
綠織金蟒絹一匹。
綠織金鳳花絹一匹。
綠織金斗牛補絹一匹。
綠織金麒麟花絹二匹。
沙綠織金孔雀花絹一匹。
綠織金花絹一匹。
綠素絹一十六匹。
綠雲熟絹一十二匹。
藍織金過肩蟒絹一匹。
藍織金蟒補絹一匹。
藍織金鳳補花絹三匹。
藍織金麒麟花絹一匹。
藍素絹三十五匹。
藍雲熟絹二十九匹。
沈香粧花飛魚補絹一匹。
沈香素絹九匹。
玉色雲絹九匹。
紫素絹一匹。
黃素絹六匹。
白素絹三十匹。
桃紅遍地金女裙絹一匹。
銀紅練絨纓絡女裙絹九匹。
紅粧花女裙襖絹二十一匹。
青織金女裙襖絹九匹。

藍粧花女裙襖絹八十一匹。
藍織金纓絡裙絹二匹。
綠織金纓絡裙絹三匹。
沙綠織金纓絡裙絹一匹。
黃織金粧花女裙襖絹七匹。
黃粧花女裙襖絹二十四匹。
沈香粧花女裙襖絹三匹。
沈香粧花鳳女衣絹一匹。
紫纓絡女裙絹一匹。
桃紅粧花女裙襖絹七匹。
以上絹共七百四十三匹。

羅。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羅四十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羅四十一匹。
大紅粧花遍地金蟒羅一匹。
大紅粧花過肩飛魚羅二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羅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羅四匹。
大紅織金飛魚通袖羅二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羅一十八匹。
大紅織金過肩斗牛羅一匹。
大紅織金過肩飛魚羅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鳳羅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羅三十四。
大紅粧花仙鶴補羅九匹。
大紅織金鋸雞補羅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通袖羅一十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補羅六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羅六十一匹。
大紅織金過肩麒麟花羅二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通袖羅五匹。

大紅織金過肩獅子羅二匹。
大紅雲羅五十七匹。
大紅素羅六十四匹。
青織金過肩蟒羅四匹。
青遍地金蟒羅一匹。
青粧花過肩鳳羅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羅二十四匹。
青織金飛魚補羅二匹。
青織金粧花飛魚過肩羅一匹。
青織金粧花鳳過肩羅七匹。
青織金粧花鳳補羅六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羅八匹。
青織金孔雀補羅六匹。
青粧花麒麟補雲羅二十七匹。
青織金獅豕補羅三匹。
青織金錦雞補羅一匹。
青織金白鸛補羅二匹。
綠織金過肩蟒羅二匹。
綠織金過肩斗牛羅一匹。
綠織金麒麟羅三匹。
綠遍地金羅一匹。
綠素羅七十六匹。
油綠羅三匹。
藍織金蟒龍羅三匹。
藍織金鳳羅一匹。
藍素羅三十二匹。
紫雲羅二匹。
黃織金鳳羅一匹。
黃雲羅九匹。
西洋羅三匹。

戧白羅六匹。
閃色羅一匹。
紅粧花鳳女裙羅三匹。
藍粧花麒麟女衣羅三匹。
藍織金花鳳女衣羅一十四匹。
綠粧花過肩鳳女衣羅五匹。
綠粧花鳳女衣羅四匹。
綠織金粧花孔雀女衣羅一十匹。
黃粧花鳳女裙羅四匹。
以上羅共六百四十七匹。

紗。

大紅織金粧花蟒紗一十四匹。
大紅織金過肩蟒紗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紗二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紗二十二匹。
大紅粧花過肩斗牛補紗四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紗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鳳補紗一十一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紗一十九匹。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補紗一十九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補紗三十二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紗二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紗四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紗一十四匹。
大紅粧花麒麟補紗二十三匹。
大紅織金獅子補紗一匹。
大紅織金獅子滾補花紗九匹。
大紅素紗一百零六匹。
大紅雲紗二十二匹。
桃紅紗二匹。

青織金粧花蟒紗二十四匹。
青織金鳳補紗二匹。
青織金仙鶴補紗四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紗三十匹。
青織金粧花鳳補紗八匹。
青織金孔雀過肩紗一匹。
青織金孔雀補紗一十二匹。
青織金粧花麒麟補紗五十八匹。
青織金粧花獅子補雲紗一十九匹。
青織金雲錦雞補紗一匹。
青織金獅子補紗一匹。
青織金白鶴補紗五匹。
青織金雲鷺補紗一十四匹。
青素紗八十九匹。
綠粧花蟒紗三匹。
綠織金鳳補紗五匹。
綠織金麒麟紗三匹。
綠遍地金紗一匹。
綠素紗一百零一匹。
綠粧花纏絡女裙紗五匹。
油綠紗一十二匹。
藍粧花過肩雲蟒紗七匹。
藍織金蟒龍紗七匹。
藍織金鳳補紗六匹。
藍織金斗牛補紗一匹。
藍織金麒麟補紗一匹。
藍素紗一百零二匹。
藍粧花雲紗一十三匹。
沈香織金粧花鳳補紗一匹
沈香織金雲鳳紗三匹。

沈香織金過肩雲鶴紗一匹。
沈香染紗三十三匹。
沈香織金鳳女衣紗二匹。
玉色紗一十八匹。
紫粧花過肩鳳紗二匹。
紫粧花鮮芡紗一匹。
紫紗二匹。
紫閃色紗一匹。
黃紗七匹。
蔥白紗二十二匹。
銀條紗一十四匹。
紅織金女裙紗六匹。
紅織金女襖裙紗三十七匹。
紅織金纓絡裙紗五匹。
青粧花過肩鳳女袍紗二十匹。
藍粧花纓絡鳳裙紗六匹。
藍織金飛魚女衣紗一匹。
藍織金女襖裙紗四十六匹。
藍織金纓絡女裙紗二匹。
黃織金鳳女裙紗一匹。
黃織金纓絡女裙紗一匹。
紫織金鳳纓絡女裙紗三匹。
紫織金粧花女衫紗一十匹。
紫紫紗三匹。
蔥白織金女裙紗一匹。
茄花色織金女裙紗一匹。
以上紗共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紬一匹。
大紅織金蟒龍紬四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鶴紬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紬六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雲紬五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紬二十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紬二十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潞紬四匹。
大紅粧花金鳳紬三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紬一十六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紬五十七匹。
大紅粧花過肩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紬二十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雲紬八匹。
大紅織金過肩錦雞潞紬四匹。
大紅織金孔雀雲紬七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紬三十五匹。
大紅粧花麒麟通袖紬五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潞紬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獬豸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雲豎補潞紬一匹。
大紅素紬四十匹。
大紅素綿紬一十二匹。
銀紅雲紬一匹。
暗花雲鶴紬五匹。
青織金仙鶴補紬三十七匹。
青粧花仙鶴補紬一百三十六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潞紬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潞紬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紬六匹。
大紅粧花飛魚補雲紬五匹。
大紅織金斗牛補紬二十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紬二十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潞紬四匹。
大紅粧花金鳳紬三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雲紬一十六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紬五十七匹。
大紅粧花過肩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潞紬八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紬二十匹。
大紅粧花錦雞補雲紬八匹。
大紅織金過肩錦雞潞紬四匹。
大紅織金孔雀雲紬七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補紬三十五匹。
大紅粧花麒麟通袖紬五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潞紬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獬豸補紬五匹。
大紅織金雲豎補潞紬一匹。
大紅素紬四十匹。
大紅素綿紬一十二匹。
銀紅雲紬一匹。
暗花雲鶴紬五匹。
青織金過肩蟒紬七匹。
青粧花鳳補潞紬一匹。
青織金仙鶴補紬三十七匹。
青粧花仙鶴補紬一百三十六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潞紬一十三匹。

青織金仙鶴補潮紬二十匹。
青織金飛魚補潮紬二匹。
青織金斗牛補紬四十五匹。
青織金斗牛補潮紬四匹。
青織金孔雀補潮紬二匹。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紬四十五匹。
青織金麒麟補雲紬七十一匹。
青織金麒麟補潮紬四匹。
青織金獬豸補雲紬三十九匹。
青織金獬豸補潮紬八匹。
青素潮紬一十二匹。
綠織金粧花鳳紬二匹。
綠粧花斗牛補紬五匹。
綠織金仙鶴補紬四匹。
綠織金麒麟補紬三匹。
綠織金孔雀補紬一匹。
綠織金麒麟補紬二匹。
油綠潮紬二匹。
沈香織金蟒龍紬一匹。
沈香粧花飛魚補紬一匹。
沈香織金仙鶴補紬一匹。
玉色素潮紬一十五匹。
紫潮紬二匹。
西洋白絹紬七匹。
銀紅織金纓絡紬一匹。
紅織金纓絡紬三匹。
桃紅粧花裙襖紬二匹。
以上紬共八百一十四匹。

改機。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改機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改機一十八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改機四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改機七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改機一十二匹。
大紅粧花獬豸補改機一匹。
大紅改機六匹。
青織金過肩蟒改機一匹。
青粧花仙鶴雲改機五十五匹。
青粧花仙鶴素改機四十九匹。
青織金穿花鳳補改機一匹。
青織金粧花斗牛補改機二十三匹。
青織金孔雀補雲改機一十七匹。
青織金麒麟補改機二十四匹。
青織金獬豸補改機一十五匹。
青織金粧花雲錦雞補改機二匹。
青素雲改機一十九匹。
綠雲素改機一十三匹。
藍雲改機三匹。
閃色織金麒麟雲改機一匹。
閃色粧花仙鶴改機一匹。
以上改機共二百七十四匹。

絨。

大紅織金蟒絨二十七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絨二十匹。
大紅粧花過肩飛魚絨二匹。
大紅織金過肩飛魚絨一匹。
大紅織金飛魚補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絨二匹。
大紅織金過肩蟒絨一匹。

大紅粧花斗牛補絨二匹。
大紅織金飒補絨二匹。
大紅織金仙鶴絨一十三匹。
大紅粧花仙鶴補絨二十八匹。
大紅織金仙鶴補絨二十六匹。
大紅織金孔雀補絨三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絨六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絨二十五匹。
大紅織金麒麟絨三匹。
大紅織金獅豸補絨一十七匹。
大紅粧花獅豸補絨七匹。
大紅紵絨九十九匹。
青織金過肩蟒絨四十五匹。
青織金粧花仙鶴補絨三十四匹。
青織金飛魚補絨七匹。
青織金斗牛過肩絨三匹。
青織金斗牛補絨七匹。
青織金孔雀補絨五匹。
青織金麒麟補絨一十四匹。
青織金獅豸補絨二十二匹。
青織金綵雀補絨一匹。
青紵剪絨一十六匹。
蘆花色粧花麒麟補絨一匹。
綠織金過肩蟒絨七匹。
綠織金飛魚補絨六匹。
綠織金過肩鳳絨一匹。
綠織金斗牛補絨十匹。
綠粧花仙鶴補絨一十三匹。
綠織金麒麟補絨二匹。
綠織金孔雀補絨一匹。

綠織金獅豸補絨一匹。
油綠素絨七匹。
藍織金斗牛補絨一匹。
沈香織金飛魚補絨四匹。
沈香素絨一匹。
紫織金過肩鳳絨一匹。
紫素絨五匹。
紫素女裙絨三匹。
茶褐色織金麒麟補絨二匹。
茶褐色獅豸補絨三匹。
茶褐色斗牛補絨五匹。
茶褐色素絨二匹。
鼠色絨三十五匹。
抹絨一十匹。
西洋鐵色褐六匹。
以上絨褐共五百九十一匹。

錦。
大紅宋錦四十八匹。
青織金仙鶴宋錦二匹。
青織金穿花鳳宋錦一匹。
青織金麒麟宋錦二匹。
青宋錦四十一匹。
沈香色宋錦三匹。
玉色宋錦一十五匹。
葱白宋錦五匹。
蜀錦一十八匹。
銀紅錦一匹。
紫錦一匹。
青錦一十六匹。
藍錦九匹。

五色粧花錦二十匹。
雜色錦三十二匹。
以上錦共二百一十四匹。

綾。

大紅織金綾二匹。
紅綾一匹。
桃紅綾一匹。
暗花蟒綾七匹。
以上綾共一十一匹。

瑣幅。

紅瑣幅一十五匹。
青瑣幅四十六匹零一段。
綠瑣幅一十四匹。
藍瑣幅三匹。
沈香色瑣幅一十六匹。
黃瑣幅四匹。
醬色瑣幅一十二匹。
以上瑣幅共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

青織金通肩蟒葛一匹。
蟒補葛布三匹。
雲葛五十三匹。
以上葛共五十七匹。

布。

大紅粧花斗牛補絲布四匹。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絲布三十匹。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補絲布二匹。
大紅粧花孔雀補絲布二匹。
大紅織金麒麟補絲布一匹。
大紅織金辮子補絲布七匹。

青織金仙鶴補絲布三十七匹。
青織金斗牛補雲絲布九匹。
青織金孔雀補絲布一十二匹。
青織金麒麟補絲布九匹。
青織金辮子補絲布八匹。
青織金粧花錦雞補雲絲布三匹。
青織金粧花絲布四十三匹。
綠織金絲布三匹。
紫織金絲布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飛魚雲布一匹。
大紅織金仙鶴雲布六匹。
大紅織金辮子雲布一匹。
大紅織金粧花弊布一匹。
紅素雲布四匹。
青織金蟒雲布一匹。
諸織金粧花鳳補雲布二匹。
油綠粧花蟒龍雲布一匹。
綠雲布二匹。
油綠斗牛雲布一匹。
藍織金麒麟雲布一匹。
藍雲布一十三匹。
沈香色雲布七匹。
黃雲布三匹。
白雲布二十九匹。
大紅粧花斗牛魚布一匹。
大紅布一百二十匹。
紫布七匹。
黃孛布一十匹。
高麗孛布二十八匹。
西洋紅白棉布八匹。

紅夏布七十二匹。
各色女襖裙袖段絹九十六匹。
以上布共五百七十六匹。
通計段絹綾羅紗紬絨錦布等項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一各色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衣。

大紅織金過肩蟒段衣九件。
大紅粧花過肩蟒龍段衣一十件。
大紅織金蟒段圓領七件。
大紅粧花蟒段圓領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二十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鵬段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八件。
藍段閃紅過肩暗花蟒衣二件。
藍段閃紫過肩雲鶴衣二件。
藍粧花錦雞段衣二件。
藍織金粧花蟒段衣四件。
藍蟒段圓領一件。
藍織金粧花斗牛段衣四件。
綠粧花孔雀段衣二件。
綠閃黃仙鶴段衣一件。
綠織金斗牛段衣二件。
綠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一件。
油綠過肩暗花蟒段衣一件。
油綠麒麟段衣一件。
墨綠麒麟段圓領一件。
綠粧花蟒段衣七件。
綠織金粧花蟒段衣七件。
青素段圓領三件。
青織金祝花獅豸段圓領二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雲鶴段圓領六件。
青織金粧花白鷴段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六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麒麟段衣一十六件。
青織金粧花蟒段女袍七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二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段女袍七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圓領一十八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衣四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八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段衣六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雲鶴段圓領六件。
青織金粧花白鷴段圓領一件。
青織金祝花獅豸段圓領二件。
青素段圓領三件。
綠織金粧花蟒段衣七件。
綠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一件。
綠織金斗牛段衣二件。
油綠過肩暗花蟒段衣一件。
油綠麒麟段衣一件。
墨綠麒麟段圓領一件。
綠粧花孔雀段衣二件。
綠閃黃仙鶴段衣一件。
藍段閃紅過肩暗花蟒衣二件。
藍織金粧花蟒段衣四件。
藍蟒段圓領一件。
藍織金粧花斗牛段衣四件。
藍粧花錦雞段衣二件。
沈香蟒段衣二件。
沈香粧花仙鶴段衣一件。
大紅過肩雲段衣一件。
大紅段遍身雲鶴法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段衣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二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圓領一十八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段衣四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衣六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二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鶴段圓領六件。
大紅織金粧花白鷴段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獅豸段圓領二件。
大紅素段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蟒段衣七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斗牛段衣二件。
大紅過肩暗花蟒段衣一件。
大紅麒麟段衣一件。
大紅麒麟段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孔雀段衣二件。
大紅閃黃仙鶴段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鵬段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段圓領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段圓領八件。
大紅織金過肩蟒段衣九件。
大紅粧花過肩蟒龍段衣一十件。
大紅織金蟒段圓領七件。
大紅粧花蟒段圓領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段圓領二十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衣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段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段女衣八件。
大紅紵段女袍二件。
大紅遍地金蟒段女衣一件。
綠織金粧花段女衣四件。
青織金粧花段女袍二件。
青織金粧花段女衣七件。
藍斗牛段女衣二件。
紫斗牛段女衣二件。
沈香蟒段女襖二件。
墨綠段麒麟女袍一件。
以上段衣共三百三十四件。

絹衣。

大紅織金蟒龍雲絹衣四件。
大紅粧花蟒龍雲絹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絹衣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絹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絹圓領五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絹圓領一十四件。
大紅織金飛雲絹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絹衣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絹圓領三件。
大紅粧花孔雀雲絹衣二件。
大紅織金潞線孔雀雲絹圓領六件。
大紅織金獅子雲絹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絹圓領四件。
青織金麒麟雲絹圓領七件。
青織金仙鶴絹圓領六件。
青粧花仙鶴雲絹衣三件。
青織金飛魚雲絹圓領二件。
青織金過肩蟒龍雲絹衣七件。

青粧花蟒龍圓領二件。
青織金雲鷹絹圓領一件。
青粧花雲絹圓領一件。
青粧花孔雀絹圓領六件。
青粧花暗花孔雀絹衣三件。
青織金孔雀絹圓領一十一件。
青織金錦雞絹圓領一十件。
青雲裏白鷳絹圓領一件。
油綠暗花仙鶴孔雀絹衣六件。
油綠絹裙子三件。
綠粧花斗牛絹衣一件。
綠絹裙子七件。
藍蟒金胸背絹衣一件。
藍織金仙鶴絹衣一件。
藍閃紅過肩蟒絹衣一件。
藍蟒補雲絹衣一件。
藍斗牛雲絹衣一件。
藍閃綠麒麟雲絹衣二件。
藍粧花仙鶴雲絹衣四件。
藍粧花暗花孔雀絹衣一十二件。
藍粧花錦雞絹衣三件。
藍絹裙子六件。
沈香四串絹過肩蟒衣一件。
沈香粧花錦雞絹衣一件。
沈香粧花孔雀絹衣三件。
沈香粧花仙鶴絹衣一件。
沈香雲絹裙子一件。
大紅錦雞雲絹女衣一件。
大紅過肩鳳雲絹女衣一件。
大紅麒麟雲絹女袍一件。

大紅斗牛雲絹女袍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絹女袍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絹女衣三件。
納錦百花蟒絹女衣一件。
納錦八仙絹女披風一件。
綠納錦斗牛絹女披風一件。
綠織金粧花絹女衣三件。
油綠織金粧花絹女衣二件。
藍織金粧花絹女衣四件。
以上絹衣共一百九十二件。

羅衣。

大紅織金粧花過肩蟒羅衣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蟒龍羅圓領一十七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羅圓領九件。
大紅剌絲仙鶴補羅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羅圓領六件。
大紅織金粧花錦雞羅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孔雀羅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羅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鳳羅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蟒龍羅衣三件。
青織金粧花蟒羅圓領四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羅圓領一十三件。
青織金麒麟羅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仙鶴羅圓領五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羅圓領七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羅圓領七件。
青織金獅豕補羅圓領六件。

綠粧花孔雀羅衣一件。
綠羅直身三件。
綠羅裙子三件。
藍蟒羅衣三件。
藍羅直身七件。
藍羅裙子一十一件。
沈香羅裙子二件。
玉色羅裙子二件。
大紅織金羅女衣七件。
大紅素羅女披風一件。
青蟒羅女衫二件。
青粧花羅女圓領一件。
青織金羅女圓領一件。
青粧花羅女衣二件。
以上羅衣共一百四十五件。

紗衣。

大紅織金過肩蟒龍雲紗衣一十四件。
大紅織金蟒龍補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飛魚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雲紗衣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雲紗圓領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紗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雲紗圓領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麒麟綺紗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紗衣四件。
大紅織金粧花仙鶴雲紗圓領九件。
大紅織金獅豕補紗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粧花雲鳳紗圓領一十一件。
大紅粧花雲鳳紗衣一件。
大紅粧花錦雞補紗圓領五件。

大紅粧花孔雀雲紗衣七件。
大紅粧花孔雀縐紗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紗圓領一十三件。
大紅織金粧花孔雀補縐紗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雲肩補紗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暗花蟒紗衣一十五件。
青織金蟒紗圓領三件。
青織金斗牛紗圓領一十八件。
青織金獅子紗圓領二十一件。
青織金雲鷺紗圓領一十七件。
青織金粧花飛魚紗圓領二件。
青粧花麒麟紗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過肩雲鶴紗衣三件。
青織金粧花雲鶴紗圓領二十六件。
青粧花雲肩紗圓領一件。
青粧花圈金錦雞紗圓領二十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紗圓領四十一件。
青暗花孔雀雲紗衣五件。
綠過肩蟒紗衣一件。
綠粧花蟒紗衣一件。
油綠斗牛紗圓領二件。
綠粧花暗花仙鶴孔雀紗衣五件。
藍蟒紗衣一十二件。
藍斗牛雲紗衣二件。
藍麒麟補紗衣一件。
沈香色蟒紗衣二件。
葱白紗過肩蟒衣一件。
藍紗裙子四件。
大紅蟒紗女袍四件。
大紅蟒紗女衣八件。

大紅斗牛紗女披風二件。
大紅斗牛紗女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紗女袍一十件。
大紅織金粧花紗女衣一十件。
綠蟒紗女衣二件。
綠斗牛紗女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紗女袍五件。
青蟒紗女袍一件。
青粧花麒麟紗女袍一件。
青織金麒麟紗女袍一件。
以上紗衣其三百四十六件。

紬衣。

大紅粧花過肩雲蟒紬衣一件。
大紅織金麒麟補紬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斗牛紬衣一件。
大紅織金粧花斗牛紬圓領二件。
大紅織金仙鶴補紬圓領一十一件。
大紅織金仙鶴紬衣一件。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衣一件。
大紅粧花孔雀補紬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麒麟紬衣二件。
青織金粧花麒麟紬圓領一十一件。
青織金粧花獅子紬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鷺鷥紬衣一件。
青粧花仙鶴補紬圓領七件。
青暗花雲鶴紬衣一件。
青織金仙鶴補紬圓領三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補紬圓領一十六件。
青織金錦鷄補紬圓領六件。

油綠粧花斗牛紬衣一件。
藍織金粧花麒麟紬衣二件。
藍織金過肩雲鶴紬衣一件。
藍織金斗牛補紬圓領一件。
沈香色紬蝉衣一件。
綠紬裙子六件。
藍紬裙子四件。
大紅紬麒麟補女衣二件。
大紅紬獅豸補女衣一件。
桃紅紬斗牛女衣二件。
紫紬麒麟補女衣一件。
綠紬蝉補女衣三件。
青紬麒麟女衣一件。
藍紬斗牛女衣二件。
以上紬衣共八十九件。

改機衣。

青織金孔雀改機衣一件。
青織金粧花孔雀改機圓領一十二件。
青剗絲錦雞補改機圓領一件。
青紫改機圓領三件。
以上改機衣共一十七件。

絨衣。

大紅粧花過肩蝉絨衣三件。
大紅粧花蝉絨圓領三件。
大紅粧花斗牛絨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麒麟絨圓領三件。
大紅剗絲仙鶴補絨圓領一件。
大紅織金仙鶴補絨圓領八件。
大紅粧花仙鶴絨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錦雞絨圓領四件。

大紅粧花孔雀絨圓領四件。
青織金斗牛絨圓領三件。
青粧花斗牛絨圓領三件。
青粧花過肩斗牛絨衣一件。
青粧花蝉龍絨圓領五件。
青織金蝉絨衣五件。
青織金仙鶴絨圓領一十件。
青織金粧花錦雞絨圓領三件。
青織金雲鴈絨圓領三件。
青粧花絨襌衣一件。
青粧花孔雀補絨圓領五件。
綠織金過肩蝉絨衣二件。
油綠粧花錦雞絨圓領一件。
墨綠過肩蝉絨衣二件。
油綠粧花孔雀絨圓領二件。
墨綠織金斗牛絨圓領二件。
沈香色蝉絨衣二件。
沈香斗牛絨衣一件。
栗色粧花斗牛絨衣一件。
藕色過肩蝉絨衣一件。
天鵝絨頭圍一箇。
大紅過肩斗牛絨女衣一件。
大紅過肩蝉絨女衣一件。
大紅蝉絨女袍一件。
大紅雲鶴絨女袍一件。
大紅織金鳳補絨女衣二件。
紅絨女袍一件。
紅絨女衣六件。
紅剪絨獅豸女披風一件。

紫絨女衣二件。
青過肩蟒絨女衣一件。
青過肩蟒絨女披風一件。
青過肩斗牛絨女衣一件。
墨綠蟒補絨女衣一件。
墨綠斗牛補絨女衣一件。
沈香斗牛絨女衣一件。
紅粧花絨女裙一條。
綠粧花絨女裙一條。
紅織金絨女裙一條。
綠織金絨女裙一條。
藍織金絨女裙一條。
以上絨衣共一百一十三件。

宋錦衣

青宋錦刻絲仙鶴補間領一件。
宋錦斗牛女披風一件。

蟒葛衣

過肩蟒葛衣一件。
斗牛補葛衣三件。

貂裘衣

貂鼠裘襖二件。
豹皮襖衣二件。
狐裘二件。
貂鼠風領五條。
以上錦葛貂裘共二十七件。

絲布衣

大紅織金仙鶴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蟒龍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粧花麒麟補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絨金斗牛絲布圓領一件。

大紅潞綠孔雀補絲布圓領一件。
青織金蟒龍絲布圓領一件。
青織金粧花斗牛絲布圓領四件。
青織金雲肩絲布圓領三件。
青織金粧花獅豸補絲布圓領七件。
青粧花孔雀絲布圓領一件。
藍織金雲鶴絲布衣一件。
大紅倣雲布過肩蟒衣一件。
以上絲布衣共二十三件。

潞綠過肩蟒并裙襴二十八片。

通計段絹羅紗紬絨裘葛布等項男女衣服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綿

絲綿四百八十七斤。

絲綿折補

剉絲蟒龍衣段二件。
剉絲蟒鶴補二十四副。
剉絲罩甲一件。
剉絲觀音一副。
剉絲滾星一副。
剉絲壺一副。
潞線蟒龍一副十片。
以上剉絲壺補共四十副件。

扇柄

金銨川扇四千三百四十把。
銀銨川扇一萬零七把。
金銨墩扇一百五十把。
銀銨墩扇二百零四把。
各色川扇九千零五十七把。
各色墩扇二千七百二十三把。
金銀釘銨裹扇五十五把。

牙玳犀香等扇一百八十把。
戈折扇四百五十八把。
黃金鮫倭扇一百一十把。
團扇二十四把。
以上扇柄通共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

一古今名琴。
金徽玉軫斷紋琴九張。
金徽水晶軫足琴三張。
龍形水晶軫足琴一張。
月下水玉琴一張。
成通之寶琴一張。
清廟之音琴一張。
響泉琴一張。
霜鐘琴一張。
清流激玉琴一張。
玉壺冰琴一張。
蒼龍噴玉琴一張。
一天秋琴一張。
萬壑松琴一張。
寒玉琴一張。
秋澗泉琴一張。
秋月琴一張。
春雪琴一張。
玉琮琴一張。
雲夜鐘琴一張。
醧古琴一張。
鳴雷震殿琴一張。
冰泉琴一張。
九皋鳴珮琴一張。
流水高山琴一張。

萬壑松聲琴一張。
乘月琴一張。
松風琴一張。
瑤江落雁琴一張。
古銅琴一張。
大理石琴二張。
婆金銅琴一張。
無名氏琴一張。
時琴四張。
舊琴六張。
舊製月琴一張。
以上古今名琴共五十四張。

一古硯。
漢未央宮瓦硯一方。
銅雀瓦硯一方有銘。
唐天策府製硯一方。
貞觀上苑硯一方。
蘇東坡天成硯一方。
宣和殿硯一方。
文文山硯一方。
端溪鸜鵒硯二方內一雕玉。
龍尾石硯一方。
花底硯一方。
玻瓈石兩面硯一方。
高麗硯二方。
昆璧硯一方。
白玉硯一方。
以上古硯共二十六方。

都丞文具。
銅水注一箇。

銅筆架一箇。
銅鎮紙一箇。
銅剪一把。
銅鎮紙虎兎三箇。
水晶鎮紙一箇。
銅荷葉蟾香盞一箇。
裁紙刀一把。
銅鋭一面連盒。
銅匙一箇。
鎏金大銅硯一方。
玳瑁牙筆四枝。
墨二匣。
曹直院一條。
玉紐香木界尺二條。
烏木界尺二條。
銅水盂一箇。
銅香爐二箇。
牙梳二箇。
未刻牙圖書十箇。
牙柄棕刷六件。
圖書恒三箇。
牙嵌鏡架一箇。
牙小琴一張。
烏木牌一副連盒。
牙骰子六箇連盒。
香木圍盒一箇。
鍍銀鎮紙一條。
玉嵌香木醮筆一箇。
牛角小壺一箇。
貝光綠一箇。

以上共貯都盛盒一箇內。
牙梳一副。
牙棕刷五件。
小木盒一箇共一梳盒。
小銅鋭一面。
牙蓋花梨鋭架一箇。
牙牌一副連盒。
骰子枚子十六箇連盒。
指南車一箇。
銅兎鎮紙二箇。
牙廂牛角司直一條。
小玉印色池一箇。
小筆架一箇連盒
水晶蓋小圓羅經一箇。
未刻牙圖書一箇連盒。
鏨金小插香盤一箇。
銅水注一箇。
銅盞一箇。
鏨金小香爐一箇。
小銅剪一把。
小銅裁紙一箇。
花梨小木魚一箇。
小畫書一本。
小端溪石硯二方。
貝光綠一箇。
小骨盒等一把。
象牙牛角錐筒二箇。
牙柄拂塵小刷二件。
玉廂花梨木鎮紙一條。

剔牙杖一副連牙筒。
牙柄小刀錐共三把。
以上共貯花梨木一拜帖匣外有氈包。
牙梳一副。
牙抿刷四件。
小木盒一箇共一楪盒。
小銅鋭一面。
牙廂花梨木鋭架一箇。
牙牌一副連盒。
牙骰子枚子共一盒。
指南車一箇。
銅兎鎮紙二箇。
小筆架一箇連盒。
小玉印色池一箇。
未刻牙圖書二箇連盒。
水晶蓋羅經一箇。
銅水注一箇。
銅插香盤一箇。
銅小香嬉一箇。
銅小盞一箇。
銅小鎮紙一箇。
小銅剪一把。
小韻書一本。
花梨木魚一箇。
貝光祿一箇。
小端溪石硯二方。
象牙牛角筆筒二箇。
小牛角盒等一把。
玉廂花梨木鎮紙一條。
牙柄拂塵小刷二件。

剔牙杖牙筒一副。
牙柄剔腳刀一把。
牙廂牛角司直一條。
以上共貯一拜帖匣外有氈包。
牙抿刷三件。
小花梨木盒一箇。
小鋭一面。
牙蓋花梨木鋭架一箇。
小銅剪一把。
牙梳一副。
牙骰子枚子十六箇連盒。
指南車一箇。
銅兎鎮紙二箇。
筆架一箇連盒。
小玉印色池一箇。
水晶蓋羅經一箇。
未刻圖書二箇連盒。
銅水注一箇。
銅插香盤一箇。
小銅香嬉一箇。
小銅盞一箇。
小銅剪紙一箇。
小韻書一本。
小花梨木魚一箇。
貝光祿一箇。
小端溪石硯二方。
象牙牛角筆筒二箇。
牛角盒小等一把。
玉廂花梨木鎮紙一條。
牙柄拂塵小刷二件。

牙廂牛角司直一條。
牙牌一副連盒。
以上共貯一拜帖匣外有氈包。
牙抿刷六件。
水晶蓋羅經一箇。
小花梨木盒一箇。
牙鏡架一箇帳二箇。
牙牌一副連盒。
牙骰子枚馬十六箇連盒。
指甫車一箇。
銅冤鎮紙二箇。
筆架一箇連盒。
小玉印色池一箇。
末刻圖書二箇連盒。
銅水注一箇。
銅插香盤一箇。
銅小香爐一箇。
小銅盞一箇。
小銅熨紙一箇。
貝光綠一箇。
小韻書一本。
小端溪石硯二方。
花梨小木魚一箇。
牙盒小等一把。
牙廂棕木筆筒一箇。
牙柄小刀錐三把。
牙筒刷牙杖一副。
玉廂花梨鎮紙一條。
牙廂牛角司直一條。
以上共貯一拜帖匣外有氈包。

小花梨木方盒一箇。
牙骰子枚馬十六箇連盒。
牙筆一枝。
牙梳二張。
牙圖書二箇。
牙抿一根。
牙盒小等一把。
牙柄小刷三件。
牙刮舌一箇。
牙梅雪牌一副。
牙小木魚一箇。
小銅剪一把。
小鏡一面。
螺細箱小裝紙刀一柄。
花梨木錐一件。
小銅水杓一箇。
銅冤鎮紙一箇。
小銅鏡架一箇。
玳瑁筆一枝。
銅水注一箇。
小銅熨紙一副。
小銅香爐一箇。
小銅盞一箇。
小端溪硯二方。
玉廂花梨木鎮紙一條。
曹直院一箇。
貝光綠一箇。
洗圖書刷一件。
以上共貯一拜帖匣外有氈包。
屏風圍屏。

大理石大屏風二十座。
大理石中屏風十七座。
大理石小屏風十九座。
靈璧石屏風八座。
白石漆漆屏風五座。
祁陽石屏風五座。
倭金彩畫大屏風一座。
倭金彩畫小屏風一座。
倭金銀片大圍屏二架。
倭金銀片小圍屏三架。
彩漆圍屏四架。
描金山水圍屏三架。
墨漆貼金圍屏二架。
羊皮顏色大圍屏二架。
羊皮中圍屏三架。
羊皮小圍屏三架。
倭金描蝴蝶圍屏五架。
倭金描花草圍屏二架。
泥金松竹梅圍屏二架。
泥金山水圍屏一架。
以上屏風圍屏共一百零八座架。

一大理石螺鈿等牀
雕漆大理石牀一張。
黑漆大理石牀一張。
螺鈿大理石牀一張。
漆大理石有架牀一張。
山字大理石牀一張。
堆漆螺鈿描金牀一張。
嵌螺鈿蓍衣亭牀三張。
嵌螺鈿有架涼牀五張。
嵌螺鈿梳背藤牀二張。
廂琺瑯屏風牀一張。
以上牀共一十七張。

一古銅器
古銅耳鼎一箇，連蓋重三十斤。
古銅鼎二箇共重一百一十四斤。
古銅鉦一座二盒高二尺六寸闊二尺重不計斤。
古銅蓮豆九件共重六十五斤。
古銅酒海一十四箇共重一百七十七斤零十兩。內一箇水
古銅犧尊一箇重七斤。
古銅蝸尊三箇共重九斤十兩。
古銅酒尊一十三箇共重一百三十八斤四兩。內一箇有蓋
古銅壺酒尊一對共重九斤六兩。
古銅燈二對共重一十一斤。
古銅商金象腿玉頂爐一箇重二十斤。
諸葛銅鼓三面共重一百三十斤。
高麗銅鼓二面共重九十四斤。
古銅蓊山爐一箇重二十二斤。
古銅蓍星爐一箇重三十一斤。
古銅香爐五十八箇共重三百八十八斤八兩。內七箇水盛
古銅玉頂方爐一箇重一十斤。
古銅蓊山方爐一箇重一十二斤。
古銅獅爐瓶二副六件，共重八斤。
古銅獅子香爐一箇重七斤。
古銅獅蓋爐二箇共重三十八斤。
古銅水火爐一座重二十五斤。
古銅蛇頭圓爐一箇重四斤。
古銅角端爐一箇重二十斤。
古銅臥牛爐一箇重一十七斤。
古銅大圓爐一箇重一百零二斤。

古銅大小圓爐四箇共重二百二十八斤・內一箇鼎金・
古銅大香爐一箇重九十五斤・
古銅有頂爐一座重一百一十斤・
古銅荷葉無蓋爐瓶一副計三件・共重一十
古銅中爐瓶七副計二十一件・共重一百九
古銅中樣爐三箇共重一百三十六斤・
古銅無蓋中小香爐二十四箇共重一百四十
古銅小爐瓶五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七十九
古銅小水火爐一座重六斤・
古銅小提爐二箇共重一十三斤・
古銅小爐一十七箇共重六十七斤・
古銅有蓋小爐一箇重二斤・
古銅手爐一箇重一斤・
古銅蒜頭瓶一十九箇共重八十九斤・
古玉器瓶四箇共重七斤十二兩・
古銅蒜頭瓶一箇重四斤・
古銅花瓶二十九箇共重二百九十七斤八兩
古銅方插瓶一箇重九斤四兩・
古銅六角瓶二箇共重一十二斤・內一箇鼎
古銅環蓋瓶二箇共重二十六斤・
古銅大花瓶一對共重一百斤・
古銅大花瓶一對共重四十八斤・
古銅大淨瓶二箇共重九十二斤・
古銅花瓶八箇共重一百三十斤・
古銅方瓶五箇共重一百二十六斤・
古銅小瓶二十六箇共重六十六斤・
古銅花瓶一對共重一十八斤・
古銅中瓶一對共重三十三斤・
古銅花瓶一對共重二十四斤・
古銅中方瓶二箇共重八斤八兩・

古銅小方瓶二箇共重三十一斤・
古銅小圓瓶六箇共重二十六斤・
古銅燈盞一對共重五斤・
古銅燭臺一對共重八斤・
古銅香筒二箇共重二斤八兩・
古銅提壺一十二箇重八十七斤十二兩・
古銅酒壺五箇共重二十一斤・
古銅獅蓋壺一箇重四斤八兩・
古銅投壺七箇共重八十五斤・
古銅圓壺二箇共重一十一斤・
古銅提壺五箇共重三十九斤・
古銅投壺七箇共重七十三斤・
古銅酒瓶一對共重一十三斤八兩・
古銅獅象一座重三十斤・
古銅獅子一箇重一十九斤一十兩・
古銅大鑑鵝二隻共重四十五斤・
古銅鑑二箇共重一十三斤・
古銅鵝一隻重一斤一十兩・
古銅鑑鵝三隻共重一十四斤・
古銅鴨二隻共重一十四斤・
古銅鹿二隻共重八斤・
古銅牛一座重一十一斤八兩・
古銅波斯一箇重四斤・
古銅鏡八口共重四十五斤十二兩・
古銅小鐘六口共重二十二斤・
古銅香山一座重五十斤・
古銅磬二口共重五斤・
古銅雲板一箇重六十二斤・
古銅明版鉢三箇共重九斤・
古銅盤八面共重一百三十二斤四兩・

古銅折碗一對共重二斤一十四兩。
古銅酒尼一箇重一斤一十二兩。
古銅酒罐二箇共重四斤。
古銅圓盒一箇重三斤一十二兩。
古銅盂一箇重一十四斤。
古銅杓二箇共重一斤四兩。
古銅小香盒一箇重一十二斤。
古銅渣斗一箇重五斤八兩。
古銅水碗連架四件。共重一十斤八兩。
古銅渣斗三箇共重一十斤。
古銅鼎罐二箇共重一十三斤。
古銅茶罐一箇重三斤一十二兩。
古銅鉢盂二箇共重三斤四兩。
古銅小碟一箇重一十五斤。
古銅小鎧鍋一口重二斤。
古銅蓍衣鏡一面重一百六十斤。
古銅鏡大小四十四面共重七十九斤。
古銅鏡一十一面共重七斤。
古銅小鏡一面有水晶袋。
古銅燈一座重五斤。
古銅筆架一箇重五兩。
鎏金龍蓋爐瓶二副計六件。共重二十四斤
鎏金麒麟蓋爐瓶二副計六件。共重二十八
鎏金獅蓋大爐瓶三副計九件。共重二百四
鎏金獅蓋爐八箇共重六十一斤。
鎏金角端爐二箇共重二十二斤。
鎏金角端爐二副計六件。共重一十二斤
鎏金獸爐四箇共重三十八斤。
鎏金獸蓋方香爐二箇連插四隻。共重三十
鎏金螭虎小爐瓶六副計一十八件。共重二
十三斤。

鎏金圓蓋爐四箇共重一十斤。
鎏金雲爐一箇瓶二隻。共重一十二斤。
鎏金水火爐一箇重一十九斤。
鎏金桃葉爐一箇重九斤。
鎏金爐瓶一副計三件。共重一斤八兩。
鎏金圓爐一箇重四斤。
鎏金大方香爐一箇連竹節龍香口瓶二隻。共重二十五斤
鎏金中爐瓶二十副計六十件。共重一百九十七斤。
鎏金中樣香爐一十一箇共重四十七斤一十二兩。
鎏金小爐瓶三十二副計九十六件。共重一百一十三斤。
鎏金小爐一十八箇共重三十七斤。
鎏金小提爐四箇共重二斤。
鎏金爐瓶五副計一十五件。共重一十七斤。
鎏金方爐一箇瓶二隻。共重八斤。
鎏金小爐一十五箇共重二十三斤。
鎏金淨瓶一箇重一十斤。
鎏金螭虎瓶四箇共重四十五斤。
鎏金魁斗花瓶一對共重二斤。
鎏金大圓瓶二箇共重八十八斤。
鎏金大方瓶六箇共重二十七斤。
鎏金大小脐瓶五十二箇共重三十三斤一十二兩。
鎏金中花瓶二對共重六斤。
鎏金小花瓶二十六箇共重一十六斤。
鎏金燭臺一十二箇共重二十九斤。
鎏金紅燭盞二箇共重三斤四兩。
鎏金寶鴨二箇共重三斤。
鎏金大鶴四隻共重一百二十斤。
鎏金小鶴三十四隻共重三十斤。
鎏金龜鶴六隻共重三百二十斤。
鎏金小龜鶴二隻共重一斤八兩。

鎏金鴨四隻共重八斤。
鎏金香鴨十隻共重五十三斤。
鎏金小犀牛十隻共重一十二斤。
鎏金犀牛一隻重一斤一十二兩。
鎏金獅子一隻重一十斤。
鎏金鹿一隻重二十斤。
鎏金兎二隻共重一斤四兩。
鎏金美人三十一箇共重五十六斤。
鎏金同罔臺一箇重一斤八兩。
鎏金投壺一十箇共重九十一斤。
鎏金果盒四箇共重二十五斤。
鎏金山筆架一箇重一十四斤。
鎏金筯筒二箇共重六斤。
鎏金筆鼓七箇共重七斤。
鎏金小注五箇共重五斤。
鎏金筆鼓一箇重一十四斤。
鎏金套盃二十四箇共重四斤。
鎏金碁盞一十一箇共重二斤。
鎏金渣斗六箇共重九斤八兩。
鎏金渣斗二十五箇共重二十八斤二兩。

以上古銅鎏金器共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一錢鈔

銅錢計九千四百七十五文。

鈔計二錢。

一實錄并經史子集等書

累朝實錄八部五百七本手抄。
太乙統宗性命統宗各一部七本。
羣仙語錄一部三本。
龍虎經一部一本。
陸壇遠元一部六本。

張三丰金丹節一部手抄。
太元奇門一部一本手抄。
金丹正理金丹真一論各一部一十八本。
演奇祕言一部四本手抄。
金丹大訣金丹大要各一部一本手抄。
觀象玩占一部十本。
天源發微一部四本。
南宮祕錄一部七本手抄。
潛虛衍義一部四本宋板。
誠齋易傳一部三本宋板。
春秋或問一部五本宋板。
公穀注疏一部八本宋板。
內傳國語一部三本宋板。
爾雅一部二本宋板。
禮記一部十本宋板。
禮記纂言一部十二本元板。
禮書二部四十本元板。
樂書二部三十四本元板。
史記一部三十本宋板。
前漢書二部七十本宋板。
後漢書二部九十五本宋板。
西漢會要一部一十本宋板。
西漢詔令一部四本宋板。
三國志一部一十六本宋板。
蜀漢本末一部三本國初板。
晉書一部四十本宋板。
梁書一部二十本宋板。
陳書二部二十本宋板。
魏書二部一百本宋板。
南齊書一部二十六本宋板。

北齊書一部一十本・宋板・
隋書一部二十四本・宋板・
五代史一部一十二本・宋板・
唐書一部六十四本・宋板・
唐律疏議一部五本・元板・
南史一部三十本・宋板・
北史一部三十四本・宋板・
後周書一部一十二本・宋板・
宋書一部五十四本・宋板・
元史一部八十本・國朝板・
資治通鑑一部二百七十七本・新板・
通鑑紀事本末一部四十二本・元板・
通鑑前編一部一十二本・元板・
通鑑發明一部八本・元板・
通鑑綱目一部五十一本・國初板・
歷代紀年一部四本・手抄・
文選三部五十本・一宋板・一元板・
劉向說苑一部六本・元板・
史書一部五百四十四本・新板・
風俗通一部二本・宋板・
文苑英華辨證一部一十二本・宋板・
西山讀書記二部八十四本・宋板・
心政二經一部二本・宋板・
續文章正宗二部一十六本・元板・
景德傳燈錄一部六本・宋板・
整隅子一部一本・宋板・
容齋隨筆一部五本・元板・
朱子成書一部六本・元板・
中庸輯說一部五本・元板・
寶晉英光集一部五本・宋板・

史子朴語一部一本・宋板・
三子口義一部四本・宋板・
賢良進卷一部五本・宋板・
吹劍錄一部二本・宋板・
杜陵詩史一部八本・宋板・
唐僧宏秀集一部五本・宋板・

以上書籍共八十八部計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

英宗御製石刻一册・
東書堂帖七套・六十册・
思陵禊帖一軸・
鍾繇季直戎路表二軸・
王羲之此事等帖五軸・
趙孟頫經等帖二十二軸・
俞紫芝墨蹟一軸・
褚河南倪寬贊帖一軸・
章莊借樂章帖一軸・
鍾紹京帖一軸・
盛唐墨蹟帖一軸・
張旭春草帖一軸・
顏魯公書譜等帖四軸・
吳通微千文帖一軸・
柳公權度人經帖一軸・
林藻深慰帖一軸・
懷素自敍等帖二軸・
宋徽宗女史等帖二軸・
高宗度人經等帖二軸・
文潞公道帖一軸・
陳大建眞草二文一軸・
蘇軾赤壁賦等帖八軸・

黃庭堅上座等帖一十四軸。
米元章天馬賦等帖八軸。
蔡襄詩表帖二軸。
蘇黃米蔡等帖四軸。
六一居士眞蹟帖一軸。
陸放翁詞翰帖一軸。
釋靜賢百牀梅帖一軸。
張卽之眞蹟帖一軸。
晉唐宋墨蹟帖二軸。
歐率更千文帖一軸。
孫過庭書譜帖一軸。
段天祐臨右軍帖一軸。
晦翁和敬夫等帖二軸。
顏魯公家廟碑帖一冊。
東方朔贊帖一冊。
千文篆隸庭碑帖一冊。
九成宮多寶碑帖一冊。
石刻聖教序等帖二十五冊。
靈山題詠帖一冊。
瑯琊柳碑帖一冊。
徵明隨意素自敍帖一冊。
徵明石刻一冊。
王履吉眞草帖二冊。
李西涯帖一冊。
枝山四體帖一冊。
以上墨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軸冊。

一古今名畫手卷册頁。
御製。
宣宗御製白燕花鷳紫芥三軸。
補魚盧鵰圖共二軸。

聖賢智詳帖一冊。
四十二章經帖四冊。
九成宮碑帖一冊。
番軍廟碑帖一冊。
千福寺碑帖一冊。
呂梁廟碑帖一冊。
東坡帖一冊。
聖教序帖二冊。
文賦石刻帖一冊。
汝帖二冊。
六帖帖一冊。
陰符經石本帖一冊。
張廷珪帖一冊。
顏魯公家廟碑帖一冊。
東方朔贊帖一冊。
千文篆隸庭碑帖一冊。
九成宮多寶碑帖一冊。
石刻聖教序等帖二十五冊。
靈山題詠帖一冊。
瑯琊柳碑帖一冊。
徵明隨意素自敍帖一冊。
徵明石刻一冊。
王履吉眞草帖二冊。
李西涯帖一冊。
枝山四體帖一冊。
以上墨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軸冊。

一古今名畫手卷册頁。
御製。
宣宗御製白燕花鷳紫芥三軸。
補魚盧鵰圖共二軸。

斗方小景二軸。
各色綃毛二軸。
景皇帝綃毛二軸。
憲宗御製判字一軸。
武宗御製仙圖一軸。

唐。

吳道子南岳圖一軸。
水月觀音一軸。
李思訓仙山樓閣七軸。
游仙圖一軸。
李昭道圓光小景二軸。
九成宮避暑圖二軸。
金碧山水一軸。
閻立本瀛洲學士圖八軸。
王維圓光小景二軸。
輞川雪溪圖三軸。
黃筌金盆浴鴿圖二軸。
彩鳩玉兔圖二軸。
花下雞鵝綃毛共六軸。
宮娥望幸圖一軸。
江都王絳唐馬一軸。
周昉楊妃出浴圖一軸。
東丹王雙騎圖二軸。
戴嵩牛圖一軸。
關仝山水圖一軸。
荆浩山水圖一軸。
支仲元人物二軸。
唐人阿房宮圖一軸。
驅馬封侯圖二軸。

宋。

徽宗秋鷹一軸。
題牓拜牡丹共二軸。
各色綃毛六軸。
題煙寓秋漫圖一軸。
高宗題干仲拜梅一軸。
御筆拜題一軸。
董源山水二軸。
李成雪景一軸。
古木林泉圖二軸。
周文矩文會圖一軸。
李伯時蓮社圖一軸。
西園雅集拜山水共六軸。
竹林雅集二軸。
袁安臥雪圖一軸。
楊暉梅花一軸。
許道寧山水二軸。
斗方小景三軸。
郭熙古木寒泉一軸。
山水十一軸。
徐熙紅白山茶花一軸。
趙大年山水六軸。
綃毛一軸。
趙昌斗方小景四軸。
圓光小景一軸。
易元吉竹鹿圖一軸。
獐圖二軸。
崔白滿池嬌八軸。
各色綃毛共十六軸。
崔慤雪兔圖一軸。
梅花鵝鴨圖一軸。

文與可竹二軸。
東坡墨竹一軸。
米芾人物山水共十三軸。
春山烟嶠一軸。
春山雨霽一軸。
秋湖夜月一軸。
趙千里山水陰符五軸。
關光小景二軸。
趙伯驌雙清圖一軸。
馬和之山水一軸。
陳容盤龍四軸。
李唐擊桐圖一軸。
四景人物山水共十一軸。
放牧圖四軸。
閻禮圖雪塢幽居二軸。
陳居中較獵圖一軸。
李迪賞父像一軸。
花鳥共十二軸。
蘇漢臣嬰戲貨郎八軸。
仕女圖四軸。
龍女獻珠一軸。
金母臨宴一軸。
水鉢降龍一軸。
吳炳翎毛四軸。
林椿牡丹四軸。
劉松年風雨雪四軸。
山水人物二十七軸。
煙雨圖一軸。
竹居文會二軸。
四光小景一軸。

瀧江獨釣一軸。
李嵩士農工商四軸。
金谷園并樓閣圖三軸。
馬遠翎毛九軸。
參禪并高士圖二軸。
淵明賞菊一軸。
三仙傳道蓬萊圖三軸。
和靖觀梅一軸。
月明千里故人來一軸。
墨梅并番馬圖共三軸。
捕魚圖一軸。
山水人物二十八軸。
春溪曉泛一軸。
夏珪丹霞訪遠照一軸。
仙槎翫月夜景圖二軸。
煙鄉歸棹圖一軸。
人物山水二十軸。
王定國吐綬雞一軸。
毛益翎毛二軸。
馬麟雁蘆寒雪圖一軸。
羊圖一軸。
山水四軸。
梅花并山茶共五軸。
范寬雪景圖一軸。
劉褒美人圖一軸。
梅花墨妙一軸。
閻毅純臘一軸。
劉立本仙圖一軸。
葛稚川移家圖一軸。
逃禪老人梅竹一軸。

佑陵題韭一軸。
宋人樓觀山水五軸。
關山行幸一軸。
楓石并苔松圖共三軸。
三白海青并孔雀三軸。
蘆鴈并踏雪圖共三軸。
宋局韭海字一軸。
文王遇太公圖一軸。
江雪罾魚圖一軸。
蹴鞠并嬰戲圖共六軸。
海意并花草共七軸。
樓臺詩意二軸。
十八學士并七賢圖五軸。
關侯鍾馗像二軸。
觀音并仙圖二軸。
文昌并三官像二軸。
牡丹繡牆二軸。
採蓮船小橫披一軸。
北斗降金橋一軸。
山水人物并繡鶴鹿共二十一軸。
宋繡觀音一軸。
繡滿池嬌一軸。
刻絲龍并牡丹共六軸。
繡蕊星并七子圖二軸。

元。

趙子昂觀音并美人圖共四軸。
高士并墨竹圖共二軸。
唐馬并鋤毛共十軸。
人物山水二十三軸。
秋原較獵一軸。

漁樵問答并魚圖二軸。
墨踏詩字六軸。
松鹿并牛圖二軸。
管夫人鋤毛二軸。
秋冬山水二軸。
趙仲穆馬四軸。
山水人物二軸。
趙雄馬一軸。
錢舜舉花草六軸。
竹兎一軸。
孫君澤界畫山水并蒼松共五軸。
賈臣樵圖一軸。
劉松卿樓閣圖四軸。
列子御風一軸。
山水四軸。
春冬景二軸。
王若水菊花竹石一軸。
桃竹錦雞鋤毛二十八軸。
唐子華捕魚圖一軸。
神品一軸。
黃子久山水二軸。
吳仲圭漁父圖一軸。
雙松古石一軸。
倪雲林竹石圖一軸。
小景一軸。
盛子昭仙景四軸。
山水人物六十一軸。
關山盛宅并獨釣二軸。
杏花書屋圖一軸。
峰嶼問道一軸。

愛山井採芝圖共三軸。
唐王出獵圖一軸。
觀蓮採菱圖共二軸。
羲之觀鵝圖一軸。
三星拱壽井文昌圖二軸。
琴阮圖一軸。
觀畫撫琴圖二軸。
班超投筆松圖二軸。
王廷吉水仙一軸。
張可觀山水人物六軸。
高房山樓閣山水二軸。
松石井西湖圖二軸。
煥章閑山水二軸。
壽意二軸。
青綠樓堂一軸。
三仙圖一軸。
斗方鸂鶒一軸。
嬰戲圖五軸。
王叔明秋壑鳴琴圖一軸。
秋水樓臺溪山獨釣二軸。
胡廷暉山水共十三軸。
濟川圖一軸。
班姬題扇一軸。
題宋太祖蹴踘圖一軸。
熊芝山雙松平遠圖一軸。
半陶老人萬竿烟雨一軸。
王元章倒毛二軸。
雪梅圖一軸。
韓成花木二軸。
任月山馬六軸。

黃大癡天池石壁一軸。
李息齋竹六軸。
秋崖題元人橫披一軸。
彭元明雪圖一軸。
鐵崖題元人花鳥一軸。
胡直二仙傳道一軸。
方方壺高亭圖一軸。
天然生公孫竹一軸。
白雲居士題山水一軸。
沈士龍山水圖一軸。
王冕題元人花鳥一軸。
蔡教圖古木一軸。
李唐巖山水一軸。
子敬花草四軸。
元人桃源圖一軸。
昭君出塞圖二軸。
一秤金古子圖八軸。
橫披一軸。
山水并小景十六軸。
英雄不老翎毛二十八軸。
攜嬰圖一軸。
美人圖四軸。
山莊斗方二軸。
仙圖并壽星共五軸。
南極長生壽意二軸。
馬圖牛圖共三軸。
元繡八仙慶壽圖一軸。
屈原問渡一軸。
芍藥牡丹二軸。
香閨春思圖一軸。

貓蝶蒋春一軸。
春水野花一軸。
風雨歸舟圖一軸。
貨郎擔三軸。
龍角竹一軸。
寒山拾得一軸。
臨宋人花鳥四軸。
雲山圖一軸。
仙逸圖一軸。
十八學士圖一軸。
公子挾彈圖一軸。
達摩祖師幷羅漢六軸。
宣聖鼓琴一軸。
公侯食祿一軸。
忠孝圖一軸。
補魚幷草蟲圖三軸。
元刻絲盤朝詩四軸。
刻絲胡毛幷牡丹十軸。
刻絲樓閣山水二軸。
織錦佛像幷小景三軸。
納綉壽仙一軸。

本朝。

商喜詩意一軸。
貓圖一軸。
般善胡毛三軸。
逸景昭胡毛一十六軸。
溫日觀葡萄一軸。
李在山水一十三軸。
戴文進七賢過關圖一軸。
秋江獨釣圖一軸。

一四〇

蘭亭一軸。
秋林書屋一軸。
春水幷仙館圖五軸。
西湖春曉圖一軸。
南屏晚鐘圖一軸。
中流砥柱一軸。
鍾山春曉一軸。
春景魚雁一軸。
三星壽意四軸。
清淨觀音海月圖二軸。
美人圖二軸。
雪景幷竹菊一十軸。
秋林行客圖一軸。
李白問月圖一軸。
風雨歸莊圖一軸。
商山四皓幷四聘圖五軸。
松鶴一軸。
納涼圖一軸。
寒江獨釣圖一軸。
夏木垂陰圖一軸。
青山嬝雨圖一軸。
溪山初霽一軸。
龐神與武關侯玉京仙子四軸。
漁樵樂趣圖二軸。
山水人物九十軸。
夏圭山水人物一軸。
上官伯達美人圖一軸。
夏仲昭墨竹二十五軸。
陳遠章梅圖二軸。
王諫橫披梅一軸。

一四一

牧牛圖一軸。
石銳斗方捕魚圖四軸。
樓閣山水圖二軸。
丁玉川四景圖八軸。
五老圖一軸。
林良胡毛二十二軸。
婁立綱山水一軸。
范啓東竹鶴圖一軸。
杜樓居陶學士圖一軸。
松鶴小幅一軸。
美人圖八軸。
茶經圖一軸。
琴會圖一軸。
調琴并玩月圖二軸。
荷花仙子花草圖一軸。
東王逛海圖一軸。
白樂天圖一軸。
寇萊公演樂圖一軸。
五老攀桂圖一軸。
七子圍圍圖一軸。
伯父遇文王一軸。
人物山水胡毛共九軸。
沈周煙雨圖一軸。
辛夷圖一軸。
松鶴雪景四軸。
花下蜂音一軸。
花草松芝六軸。
飛仙樓閣一軸。
溪山高逸一軸。
雙釣圖一軸。

柳枝幽鳥一軸。
菊雞并堂石三軸。
壽意二軸。
臨董北苑山水一軸。
葛洪煉丹圖一軸。
臨趙松雪高逸圖一軸。
龍王授道圖二軸。
山水人物三十四軸。
陶雲湖菊冤一十三軸。
美人一軸。
壽鹿并仙鶴五軸。
湖山秋意并花草三軸。
萬壽福祿一軸。
南極長生圖一軸。
過庭章松月一軸。
王蜀耕雪景一軸。
吳小仙捕魚圖一軸。
人物山水六十四軸。
天乙賜福圖一軸。
觀音二軸。
月下醉歸圖一軸。
塞山拾得一軸。
巢由洗耳一軸。
蓬仙拱壽五軸。
商山四皓一軸。
東方朔鐵拐鍾離三軸。
旭原間渡圖一軸。
吹簫圖一軸。
太梅橫披一軸。
牛圖貓圖二軸。

漁樵幷人物三軸。
南極星祥圖一軸。
五賢圖一軸。
東華龍女幷諸鹿二軸。
呂紀鋤毛一百一十五軸。
菊石竹石圖二軸。
天香玉兎幷諸禽三軸。
呂紀鋤毛四軸。
鍾欽禮山水五軸。
王孟端福祿壽圖一軸。
唐寅美人七軸。
詩畫二軸。
倦繡圖一軸。
橫披一軸。
梧閣清風一軸。
唐馬幷雀梅圖五軸。
月明千里故人來一軸。
四景山水幷雪景八軸。
梧壽圖幷椿萱圖二軸。
四景人物山水一十二軸。
文徵明詩翰八軸。
人物山水六十一軸。
滄浪濯足一軸。
羽扇消閒一軸。
滿目滄江一軸。
玉洞仙桃一軸。
松石壽意一軸。
三瑞圖一軸。
雪景幷雲山圖二軸。
雪松幷山兎二軸。

十二面九

十二面八

楊崖懸壑二軸。
五鹿雙金一軸。
停琴圖一軸。
蹇驢行雪一軸。
周臣臨盛子昭四景人物共十三軸。
停琴聽阮圖一軸。
陳道復牡丹荷花六軸。
雪山幷山水八軸。
四景花草二十六軸。
松芝幷小景三軸。
大夫忠孝圖一軸。
孔雀牡丹一軸。
泥金水仙一軸。
草書四軸。
王問山水一軸。
漁樵問答一軸。
溯毛一軸。
花卉一軸。
蔣三松山水十軸。
徐霖篆書錦堂記一軸。
篆書去來辭一軸。
桃李園斗方菊三軸。
四景詩八軸。
朱文藻山水人物四軸。
姜周佐仙子美人六軸。
菊兎圖二軸。
張平山桃花仙子一軸。
人物二軸。
補衰調變一軸。
松鶴一軸。

四景圖八軸。
鐵拐一軸。
唐王演樂圖一軸。
海屋添籌等壽意四軸。
郭揆狂持平負重三軸。
補闕求名圖三軸。
松下觀書一軸。
琴鶴圖一軸。
寫意人物一軸。
謝時臣瑞協秋芳二軸。
橫披一軸。
羣鯉芹藻一軸。
人物山水四十四軸。
松梅井牛圖二軸。
擎天古翠一軸。
湖山春漲一軸。
玉京仙杖一軸。
詩意二軸。
七賢過關圖一軸。
壽松圖一軸。
高山流水二軸。
陸包山花鳥九軸。
魯治花卉翎毛六軸。
仇英九成宮圖一軸。
青綠山水二十三軸。
天女散花一軸。
陶穀謝安二軸。
梅柱一軸。
臨松雪山水四軸。
臨蘇漢臣仕女四軸。

麻姑獻壽一軸。
萬松壽意二軸。
高逸圖一軸。
杜陵詩意四軸。
軒轅問道一軸。
沈仕四景山水五軸。
花草七軸。
中流砥柱一軸。
周東村四景山水四軸。
四聘圖四軸。
劉敞山水人物四軸。
張澄謝安東山圖一軸。
石崇錦帳圖一軸。
許寶芝蘭繞秀圖一軸。
沈碩美人二軸。
山水人物四軸。
百祿圖一軸。
鹿鶴雙全一軸。
徐廷振翎毛花草四軸。
陳應祥紫牡丹一軸。
孫堪竹菊圖二軸。
壽山圖一軸。
程達壽鹿一軸。
袁柳莊竹圖一軸。
畫天竺菊花四軸。
汪海雲四景山水八軸。
翎毛一十軸。
芙蓉二軸。
風雨歸舟一軸。
葛巾漉酒圖一軸。

九華詩意一軸。
程舉山水人物四軸。
兎圖一軸。
杜浒山水人物四軸。
殷宏湖毛三軸。
殷順湖毛二軸。
吳墉花竹圖一軸。
王逢元菊花二軸。
劉景山水一軸。
余樓山水四軸。
陸深山水圖一軸。
梁孜山水一軸。
花草二軸。
陳鍇山花草四軸。
陳寓齋萬壑松濤一軸。
王綬祥花卉六軸。
文武成功詩二軸。
王謂四名園一軸。
方鵬待詔金馬門一軸。
傅嚴夢卜一軸。
寶花泛舟圖二軸。
董良史宋裱山水一軸。
陳枚花草四軸。
洪楩山水一軸。
桃源圖津一軸。
陳茶山秋江獨釣一軸。
可山花草四軸。
王華山水一軸。
仙圖一軸。
丁野夫山水一軸。

趙雲寫山水四軸。
藍關一軸。
戈梅嚴山水四軸。
袁文可山水五軸。
王一清四景山水四軸。
王子澄臨馬遠山水一軸。
葉舍春紅日古松一軸。
馬軾臨郭熙大圖二軸。
山水一軸。
李東陽題梅一軸。
邵昆山水一軸。
臧舜卿竹石貓雀一軸。
李編智十八學士圖四軸。
商作小景二軸。
四景四軸。
陳憲副撫琴圖一軸。
東坡博古圖一軸。
三陵圖一軸。
勤菩圖一軸。
陳宗周花鳥一軸。
四喜圖一軸。
鄒南山夏秋冬山水三軸。
古愚松鶴一軸。
貞湖撫琴訪友一軸。
胡鎮松鶴一軸。
昭陽蔣貴鑑一軸。
焦雲圖菊花橫披一軸。
杏壇圖一軸。
張長史草書一軸。
潘雲程老子觀泉一軸。

- 錢裝桃源圖一軸。
- 雞思泉山水四軸。
- 陳鵬竹石牡丹一軸。
- 杜東原山水一軸。
- 梅道人竹石一軸。
- 殷僊花鳥一軸。
- 朱簽書綠山水一軸。
- 織字盡錦堂一軸。
- 見竹四景圖四軸。
- 李碩菊石一軸。
- 馬一龍草書三軸。
- 王珍山水四軸。
- 顧良臣東方朔一軸。
- 徐承祖字一軸。
- 龔芝麓蹟一軸。
- 金山僧書歸去來辭一軸。
- 李東陽詩一軸。
- 楊謙隸字一軸。
- 何澄山水一軸。
- 姚友竹一軸。
- 趙清獻公告天圖一軸。
- 復齋翎毛一軸。
- 平田小景二軸。
- 侯驄山水三軸。
- 陳季昭畫圖一軸。
- 胡寅兔月一軸。
- 胡悲草書一軸。
- 日本唐王賞春一軸。
- 四君四軸。
- 本朝名筆獲載圖二軸。

- 春花爛熳圖一軸。
- 王世懋圖三軸。
- 泥金山水八軸。
- 青綠仙逸圖一軸。
- 泥金福壽雙猱圖二軸。
- 殿閣美人四軸。
- 著色美人圖二十八幅。
- 四景人物山水六十四軸。
- 斗方小景三十三軸。
- 清風化日一軸。
- 宣聖四配像一軸。
- 閻光小景四軸。
- 一秤金八軸。
- 貨郎擔十四軸。
- 三陽開泰圖六軸。
- 翎毛花卉六十六軸。
- 百鹿騈臻一軸。
- 花草圖二十二軸。
- 四妃十六子圖十軸。
- 九世同居圖一軸。
- 毛女仙姑圖二軸。
- 竹兔一軸。
- 朝陽玉樹一軸。
- 春牧圖一軸。
- 海屋添籌一軸。
- 獨鯉朝天一軸。
- 祿鴨三百一軸。
- 松鶴一軸。
- 松鷹一軸。
- 四時花草四軸。

松濤躍鯉一軸。
關亭一軸。
編線毫三星一軸。
五老圖一軸。
蘇武牧羊一軸。
橫披壽意一軸。
玉鳳朝陽一軸。
唐馬五軸。
玉堂清節一軸。
椿萱圖一軸。
呂文正公圖一軸。
聖蹟圖二十三軸。
天女散花圖一軸。
孟嘗君雞鳴圖一軸。
唐王夜遊圖一軸。
金蘭圖二軸。
捕魚圖一軸。
秋林錦樹圖一軸。
鹿居士圖一軸。
仙人圖二十五軸。
江州司馬一軸。
玉雪梁棟圖一軸。
判子圖十六軸。
官司畫四軸。
十八學士圖四軸。
番人圖一軸。
漁家樂一軸。
元帝像二軸。
鮑老圖六軸。
異君像一軸。

朝陽雙鳳一軸。
天師像二軸。
壽意四十三軸。
三元乘龍一軸。
唐王觀馬一軸。
牛圖二軸。
蓮葉眞人圖一軸。
魚躍鳶飛圖一軸。
天文圖一軸。
鳳翎曉帳一軸。
月幌龍睛一軸。
大學總章四軸。
草書四軸。
老君降胡一軸。
仙女採花一軸。
樓臺殿閣四軸。
達摩祖師二軸。
赤壁圖一軸。
高冠進步一軸。
召將圖一軸。
東方朔一軸。
高科葡萄一軸。
魚圖四軸。
香壇圖宣文儀二軸。
石軍營扇圖一軸。
地藏像一軸。
草蟲三軸。
盤盤封冠一軸。
天乙賜福三軸。
五福如意一軸。

朝綱獨立一軸。
中流砥柱一軸。
泰和山圖一軸。
輞谿朝天一軸。
輞谿雙全一軸。
石刻杏壇圖一軸。
名家石刻四軸。
石刻宣聖十哲像二軸。
石刻宣聖像二軸。
東林寺詩刻一軸。
公子圖一軸。
天台石橋圖二軸。
福壽康寧字八軸。
百福字一軸。
百壽字一軸。
本朝刻絲御毛六軸。
刻絲錦邊壽圖四軸。
納紬壽星二軸。
織金納絨壽圖四軸。
納絨彩鳳二軸。
刻絲牡丹一軸。
刻絲番馬圖一軸。
刻絲仙桃四軸。
刻絲東方朔四軸。
納紗仙人圖二軸。
刻絲花鴿一軸。
紙織東方朔一軸。
香壇圖一軸。

晉。

顧愷之衛索像一卷。

唐。

王羲之家鵝圖一卷。
陸探微道相圖一卷。
晉人畫女史箴圖一卷。
李師訓海天落照圖一卷。
周昉長江萬里圖一卷。
閻立本職貢圖一卷。
吳道子觀音像一卷。
羅漢渡江圖一卷。
周昉醉楊妃圖一卷。
歷代聖賢像一卷。
白描過海羅漢圖一卷。
韓滉寫移家圖一卷。
演樂圖一卷。
趙王宮殿圖一卷。
胡瓌番馬圖一卷。
胡虔番族圖一卷。
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二卷。
春山圖一卷。
洛神圖一卷。
盧鴻草堂圖二卷。
王維輞川圖一卷。
三峽圖一卷。
女史圖一卷。
濟南伏生像一卷。
雪溪圖一卷。
韓幹馬圖一卷。
支仲元三仙圖一卷。
黃筌百鴈圖一卷。
唐人捕魚圖一卷。

宋。

徽宗烏盤圖一卷。
蕩舟圖二卷。
果盒圖一卷。
弘擇端清明上河圖一卷。
趙南風雪圖一卷。
王齊翰勘書圖二卷。
周文矩學士文會圖三卷。
倦繡圖一卷。
顧閎中江南夜宴圖三卷。
李公麟孝經圖一卷。
輞川圖一卷。
獨樂園圖一卷。
遠岸圖一卷。
九歌圖一卷。
百馬圖一卷。
女史圖一卷。
忠節圖一卷。
斷琴圖一卷。
陸龜蒙之洛神圖一卷。
江山萬里圖一卷。
西園雅集圖一卷。
山莊圖二卷。
董宜圖一卷。
白描羅漢一卷。
姑射仙像二卷。
海會圖一卷。
便橋受降圖一卷。
幻業圖一卷。
明皇醉歸圖一卷。

陶淵明像二卷。
郭忠恕釣鰲圖一卷。
陸廣詰稱川圖一卷。
李成盤車圖一卷。
漁父圖一卷。
山水圖二卷。
百壺助順圖一卷。
寒鴉圖一卷。
范寬關山雪渡一卷。
褚書韓碑一卷。
郭熙山水圖一卷。
萬里江山圖一卷。
趙大年春禽圖一卷。
江鄉雪意圖一卷。
文與可竹一卷。
蘇軾竹石圖一卷。
赤壁圖賦一卷。
米芾研山圖一卷。

南宋。

趙伯駒赤壁圖一卷。
文會圖一卷。
鳥雀圖一卷。
著色山水圖一卷。
孟明歸秦圖一卷。
桃源圖一卷。
趙伯驌桃源圖一卷。
關亭圖一卷。
趙子固關蕙圖一卷。
水仙花圖一卷。後蠟包裹。
米元暉大姚村圖一卷。

馬和之風雅頌圖九卷。
陳所翁羣龍聚會圖一卷。
李唐三笑圖一卷。
獨釣歸莊圖一卷。
古木寒鴉圖一卷。
晉文泰秋圖一卷。
長江疊嶂圖一卷。
香山九老圖一卷。
高逸圖一卷。
濟河圖一卷。
溪山深秀圖一卷。
李迪百犬圖一卷。
獐圖一卷。
蘇漢臣貨郎圖一卷。
閻次平溪山深雪圖一卷。
蕭照瑞應圖一卷。
劉松年西湖圖一卷。
九老圖三卷。
宮圖二卷。
陽關圖一卷。
昭君出塞圖一卷。
山水人物圖一卷。
圮橋進履圖一卷。
李嵩關茶圖一卷。
柳塘聚禽圖二卷。
趙士遵溪山圖一卷。
蔡君謨茶錄一卷。
賈師古溫明歸去圖一卷。
馬遠孝經圖二卷。
四景圖一卷。

夏珪江山無盡圖一卷。
山水奇觀圖四卷。
草堂十二景圖一卷。
鍾秀圖一卷。
楊補之墨竹一卷。
陳居中胡笳圖二卷。
百馬圖一卷。
志公像一卷。
王竹卿嬉江疊障圖二卷。
江山奇勝圖一卷。
趙千江山萬里圖一卷。
高克明牧牛圖一卷。
宋人桃源圖一卷。
溪山古渡圖一卷。
杖藜圖一卷。
白描佛像一卷。
唐春曉圖一卷。
秋浦征鴻圖一卷。
定武蘭亭一卷。
鴻海棗字一卷。
明皇遊幸圖二卷。
漢文帝幸細柳營圖一卷。
集宋名筆一卷。
四大家畫一卷。
唐宋摺賸一卷。
陳氏家教一卷。
趙子昂馬圖六卷。
丘壑圖六卷。
常清淨經一卷。

元，

- 蜀機圖一卷。
- 太眞上馬圖一卷。
- 題梅花一卷。
- 題淵明歸去圖一卷。
- 人物圖一卷。
- 煙江疊障圖一卷。
- 趙仲穆良馬圖三卷。
- 風頭驄一卷。
- 古篆千文一卷。
- 王振鵬龍舟競渡圖一卷。錦裝包背。
- 錢舜舉人物圖一卷。
- 楊妃上馬圖一卷。
- 石勒參謀圖一卷。
- 漢宮春曉圖一卷。
- 秋江漁隱圖一卷。
- 商山四皓圖一卷。
- 青山白雲圖一卷。
- 戚若圖一卷。
- 草蟲花鳥圖二卷。
- 授劍圖一卷。
- 麻姑仙壇圖一卷。
- 盛子昭吹簫圖一卷。
- 劉淵夢蛙圖一卷。
- 淵明歸眞圖一卷。
- 八達圖一卷。
- 趙元初白描蘭亭一卷。
- 關山勝概圖一卷。
- 梁楷應眞圖一卷。
- 黃庭經換鵝圖一卷。
- 趙榮梅圖一卷。

- 吳仲珪竹譜一卷。
- 溪山圖一卷。
- 高尚書夜山圖一卷。
- 李流川下羣圖一卷。
- 王若水花鳥圖一卷。
- 明皇擊毬圖一卷。
- 竹雀圖一卷。
- 太眞對弈圖一卷。
- 雪景一卷。
- 郭天錫寺山白雲圖一卷。
- 明皇演樂圖一卷。
- 歷代聖賢像一卷。
- 詩扇圖二卷。
- 湯叔雅霜入千林一卷。
- 任月山馬圖三卷。
- 松鼠圖一卷。
- 李息齋墨竹一卷。
- 仲姬詩竹一卷。
- 梅道人眞蹟竹二卷。
- 黃大癡山水一卷。
- 所南蘭圖一卷。
- 元名人遊仙詩一卷。
- 松竹梅一卷。
- 鵓鴿一卷。
- 羅漢三卷。
- 西番王禮佛圖一卷。
- 齊人圖一卷。
- 戎獻馬圖一卷。
- 西旅獻獒圖一卷。
- 醉道士圖一卷。

玉澗釋像圖一卷。
吳閒閒像贊一卷。
東丹王番犬圖一卷。
十八學士圖二卷。
太眞上馬出遊圖一卷。
百馬圖一卷。
爽月鼎像讚二卷。
陶淵明清節圖像四卷。
鍾馗出遊嫁妹圖二卷。
天聖伏妖圖一卷。
小聖伐魔圖一卷。
文姬一卷。
聚壇圖一卷。
金人臨蓮社圖一卷。
終南十景一卷。
文賦墨蹟二卷。

本朝。
宣廟御書石刻一卷。
邊景昭翎毛一卷。
邊魯花鳥一卷。
李在水墨戲筆一卷。
峿谷清風一卷。
戴文進江村雪霽圖一卷。
人物山水三卷。
溫日觀葡萄一卷。
竹菊圖一卷。
杜檉居南宮雅致一卷。
夜宴一卷。
陶雲湖杜檉居詩意一卷。
沈周畧黎記一卷。

劍閣圖一卷。
墨花墨妙八家二卷。
山水雨雪等景九卷。
廣山檜井題一卷。
萬松松譜二卷。
吳小仙白描神仙二卷。
僧禮禪宗一卷。
呂紀翎毛一卷。
唐寅閣亭一卷。
李西涯真草墨蹟五卷。
陸包山花卉一卷。
文徵明祓禊蓋二十五卷。
陳道復洛陽春色九卷。
眠雲花卉一卷。
顧仲頫雪梅一卷。
陳子正四時花一卷。
王問水仙荷花二卷。
時晴川眞筆一卷。
仇十洲子虛上林一卷。
孫龍百鳥朝鳳一卷。
顏宗江山圖一卷。
三丰子張眞人圖一卷。
鄭元吉遊仙詩一卷。
宋克書陶詩一卷。
徐子仁赤壁賦一卷。
喬白巖詩章一卷。
俞紫芝繪書譜一卷。
本朝名筆落樂亭一卷。
仙逸圖一卷。
西園秋雨一卷。

覽宴舞圖一卷。
瑞應圖二卷。
瓜瓞綿延一卷。
古今墨妙一卷。
黃庭經一卷。
公餘閒賞一卷。
契丹納款一卷。
美女撫塁一卷。
臨戴文進溪山圖一卷。
溪山雪霽一卷。
珍蔬三昧一卷。
桃源圖二卷。
玉衡呈瑞一卷。
畫記一卷。
千觔明珠一卷。
吳中山水二卷。
五鼎真形圖一卷。
離騷九歌一卷。
造化元機一卷。
武林湖十景圖一卷。
東封觀日一卷。
溪山晚翠一卷。
名賢翰墨一卷。
江山一覽一卷。
萬里長江圖一卷。
玉臺遺韻一卷。
人物花卉二卷。
清玩二卷。
墨竹三卷。
小景山水一卷。

旋頭連一卷。
鬆山小景一卷。
五王赴宴圖一卷。
神京八景二卷。
鶴山清玩一卷。
精金美玉一册。
景星慶雲一册。
宋寶神品一册。
宋元墨妙二十一册。
白描一册。
金枠玉軸二册。
觀物餘情一册。
寓世南墨蹟一册。
元人百鳥一册。
懷素帖一册。
松雪真蹟一册。
張卽之墨蹟二册。
錦囊佳製二册。
集芳三册。
宋元神品畫二册。
會美一册。
雲盧寶劍一册。
能品一册。
古今名筆十二册。
眞賞一册。
御府珍藏一册。
宋夏馬小橫披圖一册。
馬遠小册一册。
清玩一册。
林靜清譜一册。

清玩六册。
萬山一睥一册。
落花流水一册。
崑山碎玉一册。
陳居中胡笳十八拍一册。
牡丹譜一册。
瀛洲妙選一册。
瑤室雲鶴二册。
瑤盞十二一册。
三垣經宿一册。
羣雄聚義一册。
斗方圖光一册。
鶻翎獵犬一册。
元天遊鹭一册。
鐘鼎臨本四册。
藝苑品英一册。
萬斛珠璣一册。
聖賢遺像一册。
一天星斗一册。
閒中清興一册。
化工機軸一册。
天孫裁翠一册。
五鹏一册。
宣和花鳥一册。
元九歌一册。
元人小景一册。
錢氏清玩二册。
擬耕一册。
宋七仙圖一册。
馬和之毛詩二册。

宋謎一册。
宣和御書一册。
閒中清玩一册。
永寶一册。
王西室花一册。
翰墨清趣一册。
雅英一册。
二南詩謎一册。
陳白陽花草一册。
百菜圖一册。
聚芳一册。
陳道復詩謎二册。
國朝名筆二册。
石田妙筆一册。
仲山花卉一册。
吳寶萃美一册。
吳中二絕一册。
政餘清玩一册。
董良史題鹭一册。
閩里聖蹟一册。
詩域高登一册。
烏金彩筆一册。
瀟湘圖咏一册。
萬象同春一册。
墨花八種一册。
文徵明瀟湘八景二册。
大小詩謎七册。
吳下草聖一册。
拙政園十二篇一册。
吳中山水一册。

沈度書聖學心法一册。
祝枝山文賦草聖二册。
沈周畫譜一册。
芝譜一册。
菊譜一册。
燕寢怡情一册。
靜觀墨妙一册。
小仙絕筆一册。
梁夜筆意一册。
耕織圖一册。
孫抑救親一册。

以上古今名畫手卷册頁共計三千二百零一軸卷册。

一應變價綢絹布匹

各色改機二百三十六匹。每匹估銀二兩。
各色南京潮潞溫蘇雲素紬六百五十九匹。每匹估銀一兩五錢。
各色嘉興蘇杭順泉等絹二千四百五十四匹。每匹估銀一兩。
各色松江土棱一千零一十五匹。每匹估銀二兩二錢。
各色縐紗二百八十匹。每匹估銀六錢。
各色雲紗三千八百二十四匹。每匹估銀八錢。
各色絲布生絲絹一千五百六十匹。每匹估銀三錢六分五釐。
各色大小棱士綿布八千九百三十四匹。每匹估銀三錢。
各色晒白苧葛布五千八百九十九匹。每匹估銀三錢。
各色毛褐五百一十七匹。每匹估銀四錢。
各色儹光佈絹一千八百五十四匹。每匹估銀三錢。
壞爛紬絹六十八匹。每估銀共二十六兩九錢五分。

以上變賣紬布計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匹共估價銀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

一應變價男女衣裘

各色半舊織金圓領三十件。每件估銀一兩二錢。
各色段羅紗絲布圓領二百二十件。每件估銀一兩三錢。
各色段紗襯摺一百五十五件。每件估銀六錢。

各色段絹綾紬絨褐男女衣二千九百九十八件。每件估銀一兩。
各色紗羅絲布男女衣三千九百一十件。每件估銀五錢。
貂鼠羊狐等半舊衣裘一百三十五件。每件估銀三錢。
各色布男女大小衣服四千二百二十三件。每件估銀一錢。
各色夏布男女衣四千六百零四件。每件估銀一錢三分九釐。
各樣破爛小舊衣七百六十八件。每件估銀五分。

以上變價衣裘計一萬七千零四十三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零五兩七分。

一應變價扇柄

大小有柄扇九十四把。
牙邊裹扇三十一把。
檀香等扇五十九把。
裹扇一百把。

以上各色扇計二百八十四把共估時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一應變價銅錫器

銅器碎銅三千五百零六件。共重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斤。每斤估銀六錢。
錫器四千七百九十一件。共重六千九百五十四斤零一兩。每斤估銀七分六釐。

以上銅錫通共價銀一千九百二十八兩九錢三分。

一應發儒學書籍寺觀經典

經史子籍等書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

以上應發各儒學貯收。

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四部套。

以上應發各寺觀供誦。

一應變價筆墨硯池文具等項

各樣筆三百枝。
各樣硃墨五千九百三十塊。
銀硃三匣。
各樣青紫石硯四十八方。
藤字一十六幅。
白手卷二軸。
瑪瑙象牙圖書梳牌等項共計三百七十九件。

拜帖匣十個。
以上計六千六百八十八件。共估價銀二百五十兩零二錢五分。
各色細花皮藤枕頭枕頂三百十二個。共估價銀九兩三錢六分。
各色段絹錦褊包袱一百零三條。共估價銀一十兩零三錢。
箋紙三十四刀零八十張。
布包袱三百八十條。共估價銀二十二兩八錢。
大榜紙一十五刀。
連四紙四十二刀。
以上紙計九十一刀零八十張。共估時價銀二十九兩三錢。
二項共估價銀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一應變價螺鈿彩漆等牀
螺鈿彫漆彩漆大八步等牀五十二張。每張估價銀一十五兩。
彫嵌大理石牀八張。每張估價銀八兩。
彩漆彫漆八步中牀一百四十五張。每張估價銀四兩三錢。
梳木劉時雜中牀一張。估價銀五兩。
描金穿藤彫花涼牀一百三十張。每張估價銀二兩五錢。
山字屏風并梳背小涼牀一百三十八張。每張估價銀一兩五錢。
紫漆花梨木等涼牀四十張。每張估價銀一兩。
各樣大小新舊木牀一百二十六張。共估價銀八十三兩三錢五分。
以上各樣牀計六百四十張。通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一應變價帳幔被褥雜碎等件
各色新舊錦段絹紗帳幔一百零一副。每副估價銀一兩。共一百零一兩。
各色布帳幔四百零三副。每副估價銀二錢。共銀八十兩零六錢。
各色新舊錦段綾絹等被二百五十一床。每床一兩。共二百五十一兩。
各色布被三百五十床。每床估銀一錢。共銀三十五兩。
各色新舊段絹綾布絮褥四百六十四床。共估價銀九十二兩八錢。
各色新舊錦段虎豹坐褥三百三十二件。共估價銀三十三兩二錢。
各色新舊段絹門簾轎幃一百十九件。共估價銀二十九兩七錢五分。
各色藤篦草涼蓆一百二十五床。每件估價銀一錢二分。共一十五兩。
粗條絨線毯一百四十八件。每件估價銀四錢。共五十九兩二錢。
各色新舊段絹香珠桌圍二百八十六件。共估價銀八十五兩八錢。
各色絲縷氈帶二十九條。每件估價銀五分。共銀一兩四錢五分。
各色段絹細布膝褲一千一百四十一雙。共估價銀七十九兩八錢七分。

一應變價竹絲骨花等轎
涼媛官轎八乘。內轅板二副。
藤竹絲臥轎十三乘。
骨花竹絲女轎十乘。
竹絲女轎四乘。
以上轎三十五乘。每乘估價銀二兩。共銀七十兩。

一應變價桌椅櫥櫃等項
桌三千零五十一張。每張估價銀二錢五分。
椅二千四百九十三把。每把估價銀二錢。
櫥櫃三百七十六口。每口估價銀一錢八分。

櫈几八百零三條，每條估價銀五分。
几幷架三百六十六件，每件估價銀八分。
脚櫈三百五十五條，每條估價銀二分。

以上桌椅等項，共七千四百四十四件，共估價銀一千四百十五兩五錢六分。

一廳提價盤盒竹木家火磁器等項

彫漆盤盒二百三十箇。
漆描金盤盒五百三十一箇。
盛盒揍箱一百九十三箇。
明角法藍盤一百三十二箇。
書匣一百七十八箇。
各樣果盒六十五箇。
天平八副。
漆紫木屏風九十六座。
新舊圍屏一百八十五座。
竹絲盒二百一十箇。
竹箱三十四箇。
竹壺一十二口。
竹籠二百零一副。
竹絲茶盞五十箇。
竹絲衙揹盒二百七十五箇。
竹絲減粧六箇。
竹絲酒榼六百五十一箇。
各色冠帶盒三十三箇。
竹絲茶鍾二百二十箇。
竹絲果罩二百箇。
竹四十根。
木箱二百零二隻。
木桶一百四十八箇。
木盤二百一十箇。
木燈籠四十三箇。

衣架盆架鼓架一百五箇。
檜杉冠帶盒二十四箇。
大小木盒一百五十三箇。
木滅粧五十一箇。
木瓶三十箇。
木盒四口。
木雜碎家火五千零九十二件。
各色雜木板九十片。
各色雜木一百二十根。
各色鏡架七十五箇。
戒尺三十條。
鐵鍋二百七十一口。
法藍幷藤織茶鍾酒盃碗楪五百三十箇。
烏木筯六千八百九十六雙。
斑竹筯五千九百三十一雙。
漆筯九千五百一十雙。
鑼鉤幌鉤四百六十五副。
磁大小爐瓶一百三十九副。
磁大小花盆二百六十九箇。
磁大小碗一萬五千九百四箇。
磁茶酒盞二百三十九把。
磁盤碟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三箇。
磁茶鍾六千八百九十八箇。
磁盃鍔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五箇。
處青雜磁器一百九十九件。
磁印色盒八十六箇。
磁雜牀四十四箇。
磁罐八千五百五十箇。
磁渣斗五十五箇。
磁大小缸鑵九百六十八箇。

磁大小香盒五十箇。
磁投壺三十六箇。
磁大小圍青缸二隻。
雲南攢損刀劍三十五件。
香棋子一十一副。
圍棋子罐二十箇。
銅刀煙簡五十把。
刀杵廢鐵九百六十九件。
棕套五百九十一箇。估銀五兩九錢一分。
各樣鑾銀銅漆嵌骨馬鞍二十九副。估銀二十
以上共計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雙副。
筒瓦答瓦二千口。共估銀四兩。
黃白蠟十九斤。共估銀二兩。
魚膠二斤。估銀二分。
藤一綑計五十八斤。共估銀一兩。
以上通共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一應變價箏筆板鼓等樂器皮紗等燈
箏筆琵琶絃子八十張。
箏架二箇。
牙板一副。以上每件估價銀二錢。
大小皮鼓九十六面。每面估銀一錢四分。
新舊羊皮并紗燈二百八十八個。又十七扁三
以上共估銀四十六兩七錢四分。
一應變價神盔
各色描金油漆神盔四十一座。每座估銀一錢
以上共估價銀四兩一錢。
一應存留兵器
鐵盔四頂。
舊鐵甲四領。
鐵斧四把。

弓弩共一十五把。
鐵簡二條。
舊倭刀二把。
鐵刀二十八把。
鐵劍二十五把。
鐵鈸二十一件。
銅鐵鏈六箇。
鐵銃三十四管。
鳥銃二十管。
長短鎗竿八十二根。
大小標纛一十六箇。
各色旗二十三面。
舊箭袋五箇。
各色法器皮袋五十件。
以上兵器共三百四十一件。應給軍士操備。
一應變價第宅店房基地
江西省城內
大府第一所。坐落書院巷積倉。
第一層百祿堂左大廂堂右大書院。原占倉基遷官。應拆堂九間。大樓七間。估銀一千五百七十兩。右大樓五間。堂十五間。估銀一千三百兩。共估銀二千八百七十兩。
第二層中大廳堂二座。大樓一座。井屋七十七間。共估銀一千三百兩。左大廳堂二座。大樓一座。井屋五十五間。共估銀一千零八十二兩。右大廳堂二座。大樓一座。井屋七十七間。共估銀一千三百兩。
第三層寶翰樓正大樓五間。大廳一座。週迴走廊。式士民不敢攻取。欄杆石筍。偏。餘東西兩夾巷。碑石牌樓。以通車。柏座。習作。公所。規制。造。
左大樓二重。東西橫樓正廳一座。井廂房小廳。共七十六間。共估銀一千五百七十兩。
右大花園池亭一處。內除樓房廳堂東西耳房。退還原占倉舉。青雲檀。園井亭。外。餘舊店二十八間。共估銀一千三百六十五兩。改造。
洗馬池大宅一所。
南昌府南昌縣地方。
廣潤門內大士庫樓房三所。共估銀六千五百兩。
忠臣廟聯壁坊鐵柱等處。共屋二百八十五間。共估銀五千三百兩。
廣潤門外南浦驛遞香巷新街。共屋二百間。共估銀五千兩。

惠民門內福神廟袋舖坊等處。共屋三百八十五間。共估銀四千兩。
惠民門外蓼洲等處。共屋五十四間。共估銀一千九百兩。
進賢門外百福寺司馬廟。共屋二百三十間。共估銀五千九百二十兩。
順化門內弼教坊建德觀。共屋七十八間。共估銀二千四百兩。
大街空地基一帶。估銀四百七十八兩。

南昌府新建縣地方。

德勝門內羊角巷都司口。共屋二十五間。共估銀七百六十三兩。
章江門內薇垣坊等處。共屋一十六間。共估銀八百兩。
章江門外邊河等處。屋六十六間。共估銀二千二百四十四兩。
永和門內崇梵坊等處。屋二十四間。共估銀一千零七十七兩。
南昌縣地方妙濟觀等處。典當房屋。本銀一千八百九十九兩。

以上南昌地方第宅樓舖十二所。共一千六百八十間。共估銀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六兩。

袁州府宜春縣城內。

舊大府第一所。坐落宣化坊。
中門樓廳堂三層。井花園桂亭。原占袁州府永豐倉地。俱廳除出還官。餘後廳左右廂房貨物樓大小四十四間。共估銀六百兩。
新府第一大所。坐落舊府前。內包住屋三所。
中廳樓井廂房迴廊。係原占本府軍器局地。俱廳還官。
東大樓一重。廳一重。井迴廊廂屋二百二十間。共估銀一千三百五十二兩。
西前後大廳二重。井樓房廂屋。共六十四間。共估銀五百兩。
東府第一大所。坐落淳化坊內。包住屋二所。○案東府一作西府。
右大官廳一重。中堂一重。大樓一重。井遶房廂房小廳。共五十四間。共估銀一千二百二十四兩。
左廳堂三重。井樓房廂屋小廳。共四十二間。
南府第一大所。坐落順春坊。係原占五賢祠基。令割西花園屋補還。
左堂正廳。井小廳廂房。共六十二間。
右官廳樓房廂樓廂房花園亭屋。共五十七間。
北府第一大所。坐落北外廂內。
正宅井西轉廊。係原古崇勝寺。今蘇改建府學。舊學基估銀六百兩還補。
東門外街屋四所。內大小廳房一百零三間。共估銀二百零五兩。
潘郎橋舊屋一所。內廳房五十二間。共估銀一百一十兩。
東外廂舊屋一所。共四十八間。係占操場便民倉地。俱廳還官改正。

東門外玉几樓一所。屋三間。估銀一十五兩。
南宅左右房屋。共五十三間。共估銀三百四十八兩。
務本淳化朝旗坊等處。共屋七百一十間。共估銀一千三百兩。
家人大房屋四十二處。共屋八百八十七間。共估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
家人店房九十處。共屋九百四十四間。共估銀六千九百七十五兩。

以上袁州第宅房店一十九所。共屋三千三百四十三間。共估價銀二萬一百六十三兩二錢。

分宜縣城內。

大府第一所。
世德堂廳樓三重。井亭坊廂房。查係原占本縣儒學敬一亭。學舊。名宦。鄉賢祠基地。原占鈐岡寺基。合改作書院。又百花亭一所。共估屋料銀一百一十兩。係原占永次倉廳舊。本廳折亭屋二十六間。共估屋料銀九百五十兩。係原占布政分司舊。又鈐山堂。集賢門。樓空地。係原占黃子澄汲古。地。遞運所。原占破屋可居。界構祠室。即破屋可修。
觀音閣上真觀等處。東門城外碑亭一處。俱合改作道場公所。又鐘樓住屋一所。
一所。係原占縣人基地。今廳給還。
鈐籠書院一所。井山閒碑亭。基。廳還官。共估屋料銀一百一十兩。
東大廂堂一所。大小屋十一間。共估銀二百兩。
嚴鴻住屋一所。屋六十九間。共估銀九百兩。
界橋祖居瑞竹堂一所。屋四十四間。共估銀四百兩。
洛陽樓一所。屋一十一間。共估銀二百兩。
錫慶堂一所。屋三十間。共估銀二百八十兩。
東園千戶所房屋一大所。廳堂亭閣。共屋六十一間。共估銀一千兩。
水南龍潭上屋一所。樓房二十一間。共估銀五十兩。
嚴紹庠住屋一所。屋六十間。共估銀九百兩。
潘家屋邊新監樓房一所。屋二十一間。共估銀一百二十五兩。
縣城內外并昌山渡頭。屋共二百四十間。共估銀四千八百八十一兩六錢。
家人等房屋十四所。屋二百一十八間。共估銀四千六百五十六兩。
各鄉莊屋二百一十五處。共屋八百一十二間。共估銀三千九百九十五兩。

以上分宜第宅房店二十所。共屋一千六百二十四間。共估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兩六錢。

萍鄉縣地方。
莊屋六所。共估銀四十四兩。

總計各處房屋基地。共估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零八錢。

一應變價田地山塘。

南昌縣地方。

一嚴尚寶嚴孝等戶官民田土塘池山地。一千四百九十畝。共估價銀三千四百七十九兩。

一典當趙子海等田塘。四十一畝七分。共估價銀四十二兩三錢。

一佃都司曾濬自淞貝門至德勝門井邊準官潤。共租銀七十八兩七錢。

新建縣地方。

一嚴永興熊繼秀等戶官民田地山場湖塘。一千五百四十畝。共估銀三千五百九十兩。

一典當許定松等田山。六十畝。共估銀六百二十一兩三錢五分。

宜春縣地方。

一附郭井鄉村官民田地。九千六百三十四畝二分九釐五毫。共估銀一萬六百六十五兩六錢一分五釐。

一各鄉莊屋倉樞淳山塘碓。共估銀四千四百七十兩三錢。

分宜縣地方。

一附郭井鄉村官民田地。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一畝一分四釐四毫。共估銀一萬零七十一兩四錢一分。

一各鄉竹木等山。五百六十三片。共估銀九千零九十二兩三錢四分五厘。

萍鄉縣田地山塘。一百一十一畝一分。共估銀一千七百二十四兩八錢六分五釐。

新喻縣田地山塘。二千六百零四畝二分八釐。共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三錢六分。

清江縣田地山塘。一百八十畝三分五釐一毫。共估銀一百八十二兩二錢二分二釐二毫。

新昌縣田地。五十七畝。共估銀三百四十兩。

總計各處田土等項。共估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一應變價船隻板木。

座船一隻。估銀五十二兩。

站船三隻。係破漏。共估銀一十五兩。

杉松八十塊。共估銀二百八十七兩三錢。

一應變價在倉稻穀。

宜春縣稻穀。七千一百一十九桶零一斗。

分宜縣稻穀。五千三百四十桶。運前殼。共估銀四百二十一兩三錢六分。

一應變價馬牛等畜。

各莊水牛黃牛馬騾。八百五十六頭匹。共估價銀二千零二十二兩一分五釐。

以上三項。共該變價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田產家私等項價銀。及資借未完銀。共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一續追。

淨金二兩二錢五分。

金盃二十二箇。重二十七兩五錢四分。

金粟絲、廂嵌珠玉水晶頭簪、耳環、排環、耳墜、圈盤、七星頂、大小獅花釵、人物花鈿、八寶、金字、金錢、果子、壓尺。共一百七十一件。重四十五兩。

以上續追金。共重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淨銀七千零一十五兩一錢九分二釐。

烏銀、點翠、急速、茶壺、酒注、葫蘆、福壽、美人、仙人、仙女、波斯、杏葉、瓜稜、桃枯等壺。并溫壺、仙人、老人、皐卓、桃逵、斗罌等盃。并羽觴、兕觥、方圓菱葵等盤。并茶鍾、湯碗、飯碗、香爐、酒海、茶鐺、流蘇等項。共一千零九十二件。重六千八百八十五兩七錢。

以上續追銀。共重一萬三千九百兩零八錢九分二毫。

玉、并菜玉、彫花、麒麟等帶。玉腰子盃、螭虎盤、玉雙雁、雙猿、螭虎等鎮紙、扁墜、筆架、水滴、八寶、并玉廂鎮紙、拂塵、玉石盃盤、禁步、數珠。

以上續追玉器。共計六十四件副。

金廂東髮冠、硃砂、瑁瑚等帶。茶鍾、犀盤、扇墜、

以上續追金廂器物。共二十四件。

珍玩、瑁瑚、琥珀、水晶數珠、紐扣、琴足、盃盤、吉利、并古彫漆魚石斗象拍等件。共七十五件。

硃砂八十兩。

犀角象牙。十二件。又六塊截。

中書牙牌一面。

蘇州文具三副。每副內文具一百五十三件副。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斤。

鉗子甲四副。

倭刀大小九把。內二把廂金。

銀吞口刀三把。

滅銀七星劍二把。

滅銀劍四把。

以上除硃砂香品外。共計珍玩兵器一百一十三件副。

一續追應變價物件。

半壞紬綾紗絹禮段。未成女衣斜紋綿布苧葛夏布。共二千五百五十五匹。

零碎段絹一千零三十五片。
以上共估價銀七百二十一兩六錢五分。
僭壞衣服綵綿九百零二件。
白綿四十九斤。
以上共估價銀三百零四兩八錢。
僭壞銀廂器皿二十八件。
以上共估銀一十六兩六錢六分。
牙筯牙盃等共三百四十五件。重八百三十二兩。
以上共估銀一百一十一兩八錢。
各色銅廂帶五十二條副。
以上共估銀一十七兩三錢二分。
僭屏風扇骨香木藥材一萬四千零六十四件包。
以上共估銀二百八十三兩一錢。
銅鼓銅鏡并損壞鍍瓶等器共五千零三十件副。
以上共估銀六十兩零四錢。
舊帳幔被褥鞋襪氈傘等項共四千四百六十一
以上共估銀二百二十五兩五錢四分。
皮鼓并僭壞馬鞍共四十四件副。
以上共估銀二十九兩四錢。
臨川縣莊田一十七畝三分五釐。
新喻縣田地山塘坐落四十都都。共七百三畝九分六釐。
房屋鋪店共四十六間半。
黃牛十頭。
以上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零二錢
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隆正五年歲在丁未秋八月二十一日。錄於耕石齋之南館下。

查理南昌官員。

布政司左布政使侯一元。
分守南昌道左參政季德甫。
按察司按察使栗永祿。
分守南昌道僉事楊美一。
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趙文奎。
耿文光。
王國光。
南昌府知府葉應乾。
饒州府知府顧璋志。
建昌府知府淩 立。
撫州府知府楊 符。
南昌府同知黃 驊。
通判蔣仲梧。
建昌府推官孟宗孔。
新建縣知縣錢 貢。
高安縣知縣楊乾知。
弋陽縣知縣鄧 球。
南昌府儒學訓導余 采。
新建縣儒學教諭楊敏政。
南昌縣儒學訓導陳昌嵐。

查理袁州官員。

袁州兵備僉事胡順華。
袁州府知府李寅賓。
同知楊自治。

507

跋

惴者立身。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何。此心之天理是也。利者何。此心之人欲是也。君子之心。天理光明。人欲淨盡。知有義而已。不知有利也。是以居家爲寒士。出仕爲廉官。往往身苦而家窮。小人之心。人欲錮蔽。天理昏昧。知有利而已。不知有義也。是以居家爲豪紳。出仕爲貪吏。往往身榮而家富。究之爲寒士爲廉官者。清風峻節。澤被天下。名垂萬古。向之所謂身榮家富者。曾幾何時。而已身斃家籍矣。嗟乎。天理未嘗言利。而有利如此。人欲終日求利。而不利如此。此君子所以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觀於衛某公贈以黃金。不受。醉之酒。令徧觀所積曰。吾初願何嘗到此。而子窮老若是。吾豈有靳焉。復出藏鑰益之。朱笑曰。吾何須此。且若亦止贏吾五十金耳。何富焉。某公大愕。朱曰。吾與若皆年七十餘矣。且暮死。吾發他人海松板數片。若則必以梓木周身。不且五十金乎。其他撒手俱空。與吾等矣。吾何須此。終不受。嗚呼。擢要人解作此想。又安有暮沒之鴉哉。雖然不獨嘉矣。自班氏以來。諸史所載黷貨之臣。罔不亡其家以及其身。而貪穢相尋。不可計數。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古今通義。大臣賄敗。固歷歷

余將赴京師。過鮑君以文話別。遂聯舫至吳門。以文出天水冰山錄相示。錄中載嚴嵩籍沒資產甚詳。雍正五年。周石林因刊本殘缺。手成此書。以昭炯鑑。前有沈志雍嚴嵩籍沒清單。題華游子三序。乃吳郡吳枚菴氏。面以文借之者也。展卷若有餘悲。何足污目。雖然。錄此者有深意焉。固不可不終卷也。蒙莊有言。生寄也。死歸也。忽忽百年。若白駒之過隙。身後所須。較有生爲受用矣。頗嬾見簿錄。入官貲產。凡人世所應用之物。無論用與不用。靡所不備。而獨不以金寶飾明器。隊身後之儲。皆怪而笑之。客有爲之解者曰。此其善自謀也。明器而飾金寶。能免發冢之慘乎。或曰。不然。彼直不計身之必至於死也。然而若此者。非唯不得其死。且其生也。亦未嘗盡享備物之用。則甚矣其惑也。今盡觀錄中所記。自金銀珠玉異寶奇珍。及尋常玩好服物。回房之類。儲藏畢具。而亦未有明器之目。書籍沒後。子然一身。寄養蓋舍以終。譬使恫瘝時。少念鈐山讀書初衷。以名義自檢。即事功未必遽古名相。亦不難以作食終老。何至求一領青衫不可得乎。昔昌邑有朱氏子。壯歲與某公同爲句伍。某公遭際通顯。還鄉之日。朱猶行乞於衢。某公贈以黃金。不受。醉之酒。令徧觀所積曰。吾初願何嘗到此。而子窮老若是。吾豈有靳焉。復出藏鑰益之。朱笑曰。吾何須此。且若亦止贏吾五十金耳。何富焉。某公大愕。朱曰。吾與若皆年七十餘矣。且暮死。吾發他人海松板數片。若則必以梓木周身。不且五十金乎。其他撒手俱空。與吾等矣。吾何須此。終不受。嗚呼。擢要人解作此想。又安有暮沒之鴉哉。雖然不獨嘉矣。自班氏以來。諸史所載黷貨之臣。罔不亡其家以及其身。而貪穢相尋。不可計數。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古今通義。大臣賄敗。固歷歷不爽。小臣不廉俸免者。亦復有幾。悖入者悖出。豈謀之不臧。蓋有天道矣。觀是錄。能不悚然惕乎。因書是錄以文面識此。以自儆云。乾隆丙午三月十八日。汪鋆祖跋於萬年橋舟次。

附錄

籍沒張居正數

萬歷抄籍故革職太師張居正。先於伊宅。查有金二千四百二十六兩。銀十萬七千七百九十兩。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兩。金首飾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九兩。銀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兩。銀首飾三十一件。重一百十七兩。金蟒絲、廂嵌玉、犀角、琥珀、瑪瑙、水晶、象牙、琥珀杯盤筋一百八十三件。雙珠冠二頂。珠穿果盒一副。珠穿鑑粧一座。珠幢一條。各色蟒衣紵絲紗羅綾布三千五百餘匹。各色男女衣服五百餘件。玉帶十條。復將張居正子張敬修等。刑審。又招銀五萬餘兩。太監馮保。令徐爵索江陵家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簏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尤多。俱江陵子簡修親送至保寓。居正在京住房值價一萬零六百七十兩。

籍沒朱寧數

籍沒朱寧之數。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碎金四廂。銀十櫃。金銀湯盒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兩櫃。金銀蓋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條環四箱。珍珠眉葉樓絡七箱。烏木鈸花梨盆五。沉香盆二。織金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箱。羅細屏風五十座。大理石屏風三十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綃布三百三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櫃。又三十扛。祖母祿佛一百三十。古銅四十扛。白玉器玉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銅鐵獅子四百重。銅盆五百。古銅殿嵩之資。可謂極矣。而比之寧彬二豎子。黃金不當三之一。白簡至。世蕃輒鎰數十萬以賄左右。一也。從奴數百。女侍稱之。皆錦衣玉食。而世蕃與朱陸諸貴酬酢。金錢二也。後先兩逮。消息曠久。埋瘞寄藏。臧獲剽竊。不可貲數。三也。所不如二豎子者。黃白金耳。古寶以至書畫之類。出其一可以當百者。二豎子所不敢望也。

籍沒朱寧家數報而已。

右。以之。

四則。錄竹塢文氏所記。

浮梁陶政志

清 錢塘 吳允嘉志上述

不貽累地方。經費多方。官民稱便。而其時維持調護。相助有成者。實兼笼陶事郡丞陶公燿一人力也

陶土出浮梁、新正、都麻、倉山、龍塢、千戶等坑。有青黑縫、糖點、白玉、金星等色。又餘干婺源皆出墩土。湖田等圖出渣石渣土。又新正都長嶺出青黃渣。麓坑出澆白器渣二處。爲上。有柏葉斑。他如石牛山、李家塢有黑縫者不堪。又高嶺、是門托新土。有糖點者亦佳。煉灰惟長山都者可用。諸土皆屬民業。

按舊志云。每土一擔。所窯不過數分。而掘洞穿穴。深至數里。費財傷命不少。萬歷三十二年。鎮土牙戴良等赴內監。稱高嶺土爲官業。徵採取。知縣周啓元謂曰。朝廷燒造原有土值。何得指民業爲官業。遠里徵。

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宣窯器多浸青。正是淳用回青故也。）陂塘青。產於樂平。石子青。產於瑞州諸處。今回青外國未貢。實無此料。所用俱浙料。故色遜於前。其顏料則有鉛粉、硝礬、赭石、紫英、翠藍、黃綠、青紅、紫金等色。

按驗青之法。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多則色沈而不亮。每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十分之一謂之混水。近時回青少。民間多用純白之器。如蛋皮鍾杯及人物仙佛之類。亦極精巧。

陶器則有缸盆盂盤尊罐瓶罍盤鍾鑑之類。而飾以鏤雕雲龍諸巧。無不具備。

陶夫有雇夫、砂土夫。原派自饒州千戶所上工。夫編派饒屬七縣解徵。工食俱奉造徵停造免編。

窯制相類。廣狹不同。率窯乾坯乾柴乾。則少拆裂沈陷之患。土細料細。土細則無粗糙污滓之質。又必火候均勻。無太過不及。則泑行光彩。器自完美。要在泑其匣潔。此燒造之大端也

附錄景鎮舊事

明史四條

正統中特嚴饒州府私造異色瓷器之刑其事雖出於王振不可以人廢也國史唯疑

萬歷三十年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激之也相誣刻通判陳奇逮下獄　相又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閧扶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縣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

三十四年三月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專閫從之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妄信道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本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潘相等俱撤還紀事本末

吳十九

萬歷年間浮梁人吳十九者能吟嘗遍趙吳興隱陶輪間與衆作息所製精瓷妙絕人巧嘗作卵壁杯薄如雞卵之壁此二幕字疑當作膜　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宣永二窯俱備眞者面性不啻利家索然席門甕牖也余以意造五采流彩不定之色要十九爲之貼之詩曰爲覓丹砂到市廛松聲雲影自蓋天懸君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葵盛臙脂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窯戶頓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揖年八十餘居於餘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瓷器尤鮮明周輝清波雜志

窯變觀音

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瓷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窯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妥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慈旨命供於報國寺內傳都人咸知敬禮今京師所謂窯變觀音是也日下舊聞

權陶器

東坡云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權饒州陶器自監權得提舉死焉志林

浮梁人吳十九製瓷器士大夫多與之遊時人語云成窯太薄永窯厚天下地名吳十九明詩綜

官不資瓷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否父老事欲息此事古來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趕少卿副宗是也慊乎不載許君之名容齋隨筆

萬文恭士和故師事唐荊川其莅江西饒州任唐贈以雙瓷器曰饒非乏瓷而以瓷贈者知君之不取瓷於饒也師友雅誼具見然則程許之後又見萬公矣國史唯疑

明造瓷器

陶廠景德鎮在今浮梁縣西興鄉正德初設御器廠顏管御器陶有匠官匠凡三百餘而復募蓋工緻之匠少而繪事尤難也造役募人日給工食嘉靖七年以前案燬不可考八年燒造瓷器其盡有趕龍珠一釋金娃娃昇降戲龍鳳穿花滿池嬌雲鶴萬歲藤搶珠龍靈芝捧八寶八仙過海孔雀牡丹獅子滾繡毬轉枝寶相花鮎魚鯉一水蕊江下八俊巴山出水飛獅水火捧八卦竹葉靈芝雲鶴穿花花樣龍鳳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海水蒼龍捧八卦三仙煉丹麒戲娃娃四季花三陽開泰花天花捧雲山福海字二仙出水雲龍龍穿西番蓮穿花鳳雙鯉龍青螭枝寶相花穿花龍如意團鸞鳳穿花獅龍麒戲鮑老昇鳳攢祥雲乾坤六合花博古龍松竹梅鸞鳳穿寶相花四季花鸞名其他花草人物禽獸山水屏瓶盆卷之觀不可勝計正宗休江西大志

瓷易經

金都御進士某爲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窯戶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睿綵宦金都令曾見之王阮亭池北偶談

窯變

周輝云某出汴時見府中所用定器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酒近處所出非昔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葵盛臙脂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窯戶頓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揖年八十餘居於餘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瓷器尤鮮明周輝清波雜志

饒州之名

浮梁縣山，昔人謂爲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之陶焉，（盧文弨校本）

陶說

朱琰述

原序

嗜古之士類及鐘鼎尊彝之屬多有記錄葢遵劉敞洪遵諸君子而外宣和博古圖致爲大備獨窯器竝無專書近世格古要論一編亦寥寥數則觀者莫能饜蓋朱子桐川乃以陶說六卷見示說今說古說器犁然秩然獨致詳焉顧官哥定汝其爲窯也不一其地自有明以來惟饒州之景德鎮獨以窯著在明代以中官莅其事往往倒外苛索赴役者多不得直民以爲病我國家則慎簡朝官給緡與市肆等且加厚焉民樂趨之仰給於窯者日數千人窯戶率以此致富以故不惜費所燒造每變而日上較前代所豔稱與金玉同珍者有其過之無不及也不有所紀載後世其何述焉桐川此書謂之爲陶人之職志可也謂之爲本朝之良史可也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獨爲博雅君子討論之資矣是爲序新建裘曰修

陶說目錄

卷一
說今
饒州今論
陶冶圖說二十則

卷二
說古
原始
古窯考

卷三
說明
饒州明窯
造法

卷四
說器上
唐虞器
周器
漢器
魏晉南北朝器

卷五
說器中
唐器
宋器
元器

卷六
說器下
明器

陶說目錄

陶說卷一

海鹽朱琰述

說今

饒州窯

皇朝順治十一年造龍缸欄板等器未成輒止恐累民也康熙十九年始遣內務府官駐廠監督向有上工夫派饒州屬邑者悉罷之每開窯鳩工庀材動支內府帑時估直與市價過均運器亦不預地方一切不妨吏政事官民稱便所造益精邇年以來古禮器尊彝鼎卣爵之款製文房硯屏墨牀書滴臺軸秘閣鎮紙司直各適其用而於中山毛穎先為之管既為之洗臥則有格立則有筒仿漢人雙鉤碾玉之印章其紐法為駝為龜為龍虎為連環為兔印色之池或方或圓或棱可助翰藻養花之室二十三十至五六尺圓如壺圜而下垂如膽圜而修口庳下如尊廉之成角如瓿直如筒方如斗而口或異形或扁截方圜稜之半而平其背可柱壁為式不一書畫清玩之版有枕屏有牀屏爪杖鉢盞黑白子閒適之具百摺分襍盛肖密耳戟耳六稜四方直脚石樞足桶甕諸款蠟茶修金藏經諸邑燒香之鑪可備燕賞飯七菜匙齊筯之器螺斗酤滴漏盤鐙錠方圓之枕盆盥舊缽拌案可充日用搥頭鈴導合歡之瑞大小合子香澤粉盒之所儲藏可供閨嚮至于酬茶賈飲饋食之所需壺尊盤楪為類更繁難以枚舉其規范則定汝官哥宣德成化鼎靖佛郎之好樣者於一窯其彩色則發紅鬱紅鬱青粉青冬青紫綠金銀漆黑雜彩隨宜而施其器品則規之萬之廉之樸之或崇或卑或修或奔或素或朱或堆或雕又有瓜瓞花果象生之作其畫染則山水人物花鳥寫意之筆青綠渲染之製固時遠近之景規撫名家各有元本千是乎戲金鏤銀琢石縣漆螺甸竹木鮑鐘諸作無不以陶為之倣倣而尚近代一枝之工如陸子剛治玉名愛山治金朱碧山治銀鮑天成治犀趙良璧治錫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鋼僕仲謙雕竹姜千里螺甸楊埙優孟今皆聚於陶之一工以之洩造化之秘以之佐文明之瑞有陶以來千茲極盛此無他人心優裕人力寬閒地產物華應運而起有必然矣

陶冶圖說

乾隆八年五月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遵

御覽謹就所編錄其大畧附以管見用誌一時陶器之所由盛云

其一曰采石製泥

石產江南徽州祁門縣坪里谷口二山距窯廠二百里開窖采取剖之中有黑花如鹿角菜者土人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土墼名曰白不（敦上聲凡造瓷泥土皆從此音也）色純質細用製脫胎填白青花圓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皆出饒州府屬境內采製法同白不止可參和製造於麤器為宜

按饒窯陶土初采於浮梁新正都麻倉山萬歷時麻倉土竭復采於縣境內吳門托至祁門而土於分別俗書刊誤曰瓷漆光曰廁或作釉字加光為是嫌其筆畫之繁省從初起不脫油字之例合矣正字通由偏旁從采采即光義六書之例合矣正字通又出汰字曰窯器色光滑者俗曰汰汰本皂荳之工黏土為墣搏之言拍則夫白不

其二曰淘鍊泥土

淘鍊之法以水缸浸泥木杷翻攪漂起渣滓過以馬尾細籮再入雙層絹袋始分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漉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轉數層覆以細布大罩將稠泥漿傾入紮包鎮壓吸水水去成泥移置大石片上用鐵鈸翻撲令實以便成器凡各種胚胎不外乎此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

按陶字从阜从匋匋即窯字淘亦从匋窯之初事始乎淘土得水而柔也宋瓷修內司所造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淘所以澄之也故格古要論於定器曰土脈細白滋潤於汝器曰土脈滋潤紫窯說言陶器土骨紫白為料法在水法火法蠶法之上淘鍊之功重矣

其三曰鍊灰配釉

釉無灰不成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製鍊用水淘細而成配以白不細泥調和成漿按器種類以為加減盛之缸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為滲注之具其名曰盆泥十盆灰一盆為上釉泥七八灰二三為中釉若平對或灰多為下

按昔稱陶器曰油色瑩澈油水純粹無油水曰骨油即今之釉也油請去聲通用後之製字者主於分別俗書刊誤曰瓷漆光曰廁或作釉字加光為是嫌其筆畫之繁省從初起不脫油字之例合矣正字通由偏旁從采采即光義六書之例合矣正字通又出汰字曰窯器色光滑者俗曰汰汰本皂荳之工黏土為墣搏之言拍則夫白不

其二曰淘鍊泥土

淘鍊之法以水缸浸泥木杷翻攪漂起渣滓過以馬尾細籮再入雙層絹袋始分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漉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轉數層覆以細布大罩將稠泥漿傾入紮包鎮壓吸水水去成泥移置大石片上用鐵鈸翻撲令實以便成器凡各種胚胎不外乎此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

按陶字从阜从匋匋即窯字淘亦从匋窯之初事始乎淘土得水而柔也宋瓷修內司所造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淘所以澄之也故格古要論於定器曰土脈細白滋潤於汝器曰土脈滋潤紫窯說言陶器土骨紫白為料法在水法火法蠶法之上淘鍊之功重矣

其三曰鍊灰配釉

釉無灰不成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製鍊用水淘細而成配以白不細泥調和成漿按器種類以為加減盛之缸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為滲注之具其名曰盆泥十盆灰一盆為上釉泥七八灰二三為中釉若平對或灰多為下

澤名亦假借爲用志書作釉古無此字想亦俗之所改一字而轉輾變易迄無所定從古則油爲是通俗則釉爲近釉之利用在於光油含光義宋言光宋泑釉皆失此意矣泑字見玉篇今从圓說作釉後卷引書有从泑釉者悉改从釉以歸畫一

其四曰製造匣鉢

窑坏宜淨一沾泥滓即成斑駁且窯風火氣衝突傷坏此所以必用匣鉢也匣鉢之泥出景德鎮東北里淳村有黑白紅三種又寶石山有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入火燒鍊造法用輪車與拉坏之車相似不必過細微乾晒加鏇削入窯空燒一次方可應用名曰鏃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嘗用此泥造砂盤爲本地鄉村坏房人匠家常使用

按舊制窯有六匣窯居一作有二十三匣作居一火烈士柔匣所以護坏者故必專事而後可應用鑄銅者先用蜡作模加以款識再入桶中桶外以澄泥和水日澆之旋乾旋澆令厚足以遮護于是去桶板留竅以入銅汁其具不同其理則一土未入火則柔非護不受冶銅初出火則流非護不受鎔曲成萬物造化之心也

其五曰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款式動經千百不有模範斠準難盡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生坏泥黏性浮經火則縮者窯深者實一尺之坏止七八寸伸縮之理然也欲求立坏之準必先模子故模匠不曰造而曰定一器非修數次尺寸款式出器時定不能照合必熟諳火候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定模範

此匠一鎮推 于者不過三兩人

按考工 搏埴之工器中髁豆中縣鄭氏注云髁讀如專輇之輇既抟泥而轉其均對髁其側以擬度端其器縣縣繩正豆之柄令之模子其亦中髁中縣之遺意與記之備首云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敘於王公坐論士大夫作行之下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此工良不易矣

其六曰圓器拉坏

器之制不一方瓣稜角者則有鏃雕印削之作圓器就輪車拉坏盤盌鍾樣等器大小分二作大者主一尺至二三尺小者主一尺以下車如木盤下設機軸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坏無厚薄偏側之患故用木作隨時整治又有泥作摶泥融結盤車盤拉坏者坐車架用一竹杖檃帀走輪雙手按泥隨其手法之屈伸收放以定圓器款式

按通雅云古于宋于 四羅六羅景德鎮盌模式也即此以推器不一式而式之同者必貴畫一有模子以定其規制有輪車以使之整齊修理之始精密如此王充論衡云陶者用土爲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之不可所以營度於未成之時者當何如盌廩者漢時成土器之具也凡器之成各有依準通俗文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

其七曰琢器做坏

斫鏤尊彝皆名琢器其圖者如造圓器之法用輪車拉坏候乾仍就輪車刀鏇定樣後以大羊毫筆蘸水洗磨俾極光潔然後吹釉入窯即成白器如畫料單釉即爲青花其鏤方稜角之坏用布包泥以平板壓之成片以刀裁之成段用原泥調和黏合又有印坏一種從模中印出製法與鏃方同鏃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琢器同凡有應雖拱雕鏤者俟乾定付樣與專門工匠爲之

按事物紺珠云窯器方爲難方何以難也出火後多傾欹坼裂之患無疵者鮮造坏之始當角者廉之當折者挫之當合者彌縫之隱曲之處處其不和上下前後左右慮其不均故曰方爲難若圓器運成固由手法之準而車已當人力之大半不如方稜之全資乎人巧也印坏有模脫誤高宗時民謠爲造器之模土室爲甌唐盤脫見高宗時民謠爲造器之模土室爲甌脫脫誤脫亦造甌之模也其外有堆器有雖器堆者用白泥堆坏上以筆堆成花樣雖者坏上用雖雖成花樣印作雖作各有

其八曰采取青料

窯器青花青料大抽悉藉青料出浙江紹興金華二府所屬諸山采者入山得料於溪流漂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爲上青名頂圓子攜至鎮埋窯地三日取出重淘洗之始出售其江西廣東諸山產者色薄不耐火止可描畫器

按晉曰縹瓷旡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過天青吳越曰秘色其後宋窯雖具諸色而汝器宋燒者淡青色官窯以粉青爲上哥窯龍泉窯色皆

青陶器青爲貴也白地青花亦資青料明宣德
用蘇泥勃青嘉靖用回青青非不佳然產地太
遠可得而不可繼工匠之弊又不勝防也

其九曰揀選青料

青料揀選有料戶專司其事黑綠潤澤光色全者爲
上選仿古爵青花細器用之雖黑綠而欠潤澤祇
供鑪瓶至光色全無者一切選棄用青之法畫坯上
罩以釉水入窯燒成俱變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黑
火候稍過所畫青花亦多散漫青中有韭菜邊一種
獨爲清楚入火不散細器必用之

按明用回青法先敲青用搥碎之揀有硃砂斑
者爲上有銀星者爲次約可得十分之二其奇
零瑣碎褁之入水澄定約可得二十分之一所
得亦甚少選料不精出器減色故必屬之料戶
專司

其十曰印坯乳料

拉成之坯候乾定用修過模子套上以手按拍使周
正勻結然後退下陰乾以備鏇削至畫瓷所需之料
宜極細靡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爲一鉢專工乳研
經月始堪應用乳法用研鉢貯矮凳凳裝瓦木上橫
一板鏤空以受乳鉢之柄人坐凳握柄乳之每月工
直三錢亦有乳兩鉢衣至二更者倍之老幼殘疾藉
此資生焉

按畫器調色與畫家不同器上諸色必出火而
後定配合調劑前人有經驗之方毫釐不得差
又須極細極勻則色透骨而露彩古瓷五彩成
窯爲最其點染生動有出於丹青家之上者畫

手固高畫料亦精今增洋彩一種絢豔奪目而
於象生及倣古銅器紫檀雕竹蠃甸各種惟妙
惟肖畫料得法之明效可驗也

其十一曰圓器青花

青花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款相同必致參差
難以識別故畫者學畫不學染染者學染不學畫所
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畫者染者分類聚一室以成
畫一之功至如邊綫青箍出鏇坏之手識緒書記歸
落款之工寫生以肖物爲上仿古以多見能精此青
滋潤汝窯厚如堆脂官窯瑩澈舊器釉重大抵
讀釉不急能勻重復蘸之故瑩厚者多也昔人
論櫻眼蠐瓜以別舊器則云爾其實亦堅中心
小疵正坐此耳吹釉之法補從前所未有用之
良便又博物要覽云有一種復燒者取舊官哥
畫即畫也續爲染采之事即染也分爲二作聚
處一室其即古別官同職之義與

其十二曰製畫琢器

琢器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有彩繪雕鏤之異仿舊
須宗雅則肇新亦有淵源或相物而賦形亦範質而
施采

按古器仰曰山文俯曰葉文而以云回爲之盤
旋有款有識三代已然漢貢禹傳云杯案畫文
畫金銀飾則凡日用之具爛然也陶器彩畫盛
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段寫生仿古十之三四
今瓷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
二錦段一也愚竊謂三禮圖博古圖古玉圖畫
法畧備鍾鼎款識具載於薛尚功之書能仿古
爲之當較定轄汝馳官燒哥而與斧斨並重矣

其十三曰蘸釉吹釉

圓琢青花與仿古官哥定汝等器均須上釉入窯上
釉舊法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羊毛筆蘸釉上器
失之不勻至大小圓器渾圓琢器俱在缸內蘸釉有
輕重且多破故全器難得今於圓器之小者仍於缸
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者用吹釉法截徑寸竹筒
長七寸口蒙細紗蘸釉以吹吹之偏數覜坏大小與
釉之等類爲多寡之差多至十七八偏少亦三四

按蒼梧攷說以堅澤爲水法堅澤卽釉也定窯
滋潤汝窯厚如堆脂官窯瑩澈舊器釉重大抵
讀釉不急能勻重復蘸之故瑩厚者多也昔人
論櫻眼蠐瓜以別舊器則云爾其實亦堅中心
小疵正坐此耳吹釉之法補從前所未有用之
良便又博物要覽云有一種復燒者取舊官哥
畫即畫也續爲染采之事即染也分爲二作聚
處一室其即古別官同職之義與

其十四曰鏇坯空足

圓器尺寸定於模而光平必資於鏇故有鏇坯之作
鏇車與拉坯車相等中心多一木樁覜坯爲黽細其
頂渾圓包以綿絮恐損坯裏也鏇時坯合樁上撥輪
轉旋用刀鏇之則內外光平其黽綳分於鏇手高下
故鏇作爲重空足者拉坯時足下留一泥靶長二三
寸畫坯吹釉便於執持工竣去靶空足書款

按鏇坯爲摶埴之終至此而坯成矣舊製以足
載器多取沉重柴窯足多黽黃土官哥龍泉皆

鐵足至明永樂窯壓手杯沙足滑底宣德窯壇
盞底綫足嘉靖窯魚扁盞俗心圓足踵事而
精矣陶器出窯底足可驗火法

其十五曰成坏入窯

窯制長圓如覆簨崇廣並丈許深倍之上覆若屋
曰窯棚煙突立其後崇二丈餘在窯棚外坏成裝匣
付窯戶入窯分行列之中間稍疎以通火路火有前
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量器之宜稱配合
窯位器滿發火鏝塗塞窯門留一方孔投松片不得

停候匣鉢作銀紅色止火又一晝夜開窯

按陶器入窯初曰潘火欲習於火而無贏既曰
烙火欲孰於火而無縮風火之窯審候爲難通
志云造坏彩畫始條理也入窯火候終條理也

其十六曰燒坏開窯

入窯至出窯以三日爲率第四日晨開窯器匣尚帶
紫紅色不能近開窯匠用布十數層製手套蘸冷水
護手復用溼布包裹頭面肩背然後入窯取器器盡
乘熱安頓新坏因新坏帶潮就熱窯烘夾可免火後
坼裂穿漏之患

按火候得失開窯而知故志稱瓷器入窯必詳
視厥胎堪否然後蓋匣封固起火如繪畫小器
亦細看上下四周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方可
入窯如是而開窯可專驗火候矣火弱則窯火
猛則僨

其十七曰圓琢洋彩

圓琢白器五彩繪畫仿西洋曰洋彩選畫作高手調
合各種顏色先畫白瓷片燒試以驗色性火候然後
由繇入細熟中取巧以眼明心細手準爲佳所用顏
色與佛郎色同調法有三一用蕓香油一用膠水一
用清水油便渲染膠便揚刷清水便堆填也畫時或
倘桌或手持或側眼低處就器各隨其宜以取運筆
之便

按大食窯與佛郎畧相似通雅云佛菻能爲之
廣語讀菻爲郎故曰佛郎亦曰拂郎今發藍也
然所謂佛郎嵌者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
其鮮潤不及瓷也洋彩祇仿其彩法器品實出
其上宜和畫譜載日本畫山川小景設色甚直
多用金碧宋鄧椿記高麗扇畫所染青綠奇甚
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絲爲之近年尤精明
楊塤工倭漆得縹霞彩漆法山水人物神氣飛
動描寫不如海外往往有此苦黃山谷題高麗
畫有曰海外入煙來眼界全勝博物法魚蠶吾
於此亦云

其十八曰明鑪暗鑪

白器燒成始施彩畫畫後復燒使顏色入器因有明
鑪暗鑪之別器之小者用明鉅口門向外周圍炭火
器置鐵輪上下托以鐵叉送入鑪窯旁用鐵鉤旋轉其
輪以匀火氣采色光亮爲慶器之大者用暗鑪鑪高
三尺徑二尺六七寸周圍夾層貯炭火下面風眼器
貯鑪膛人執圓板以禦火氣鑪頂蓋板黃泥固封燒
一晝夜爲度凡燒黃紫綠等器燒法相同

按明初中官督造其後減裁用省府佐輪值
又遠近不均移饒州府佐貳領之而中官借
上供之名分外需索隆慶五年都御史徐栻疏
稱內承運庫太監題奏缺少各樣瓷器要造裏
金以金燦爲泥敗四塗抹火炙成赤亦於出窯
之後加色而復用火成之同一法也

其十九曰束草裝桶

瓷器出窯分類揀選有上色二色三色脚貨之名定
直高下三色脚貨即在本地出售其上色圓器與上
色二色琢器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原專司其事二色
圓器仔十件爲一筒用草包紮每筒各省通行籮器
用麥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爲一仟或五六十件爲一
仔一仔猶云一駄麥草直縛於兩竹篾橫繼於外水
陸轉搬便於運送其匠衆多以麥草爲名目

按神史類編云官窯開窯之日反復比量而美
惡辨益以器品有定而火候必開窯始見也志
稱窯乾坏乾柴乾則少拍裂沉暗之患土細料
細工夫細則無麤糙汗漬之患又必火候均勻
釉色光瑩器自完好上色必能備此以次而降
釉澤不具曰胥皸折曰蔑邊毀剝曰茅當在脚

外鮮紅盤鍾甌并大小龍缸方盒共十萬五千七百七十其龍缸體式底淵肚凸多致墜裂五彩缸標重過大色多侏驚碎萬歷十一年工科都給事中王敝民題稱今據該監所開盆楪鍾璚之類皆上用必需面祭器尤不可缺中間如圓碁盤碁罐無益之具屏風筆管硯蠟盒罐不急之物狐九萬六千有奇苛索如此風火仙之事不知何時大率類此當茲惠民通商利工便俗之世其效罷宜也

海鹽 朱琰 述

說古

原始

周書神農作瓦器

物原神農作簠

紺珠疏斛冏神農制

按禮運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不詳何代左傳云炎帝以火紀官然則治火之利者必炎帝也故瓦器託始於神農必舉一以實之黎矣說文古者昆吾作陶亦見尸子

古史考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食之黃帝時有釜甑

物原斛幄作鎧楪

按黃帝陶正設官之始古史考食穀燒石之上當是燧人時事神農時當有釜甑也盆楪之名後起物原亦附會之言

春秋正義少皞有五工正摶埴之工曰鷷雉職東方注云鷷雉鳲鳩也鳲鳩鳴則農事起故以名官是也

服虔曰雉夷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按此依旁考工記而新其名恐屬附會

考工記有廣氏上陶注舜至質貴陶器甒大尪棺是也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

韓非子虞舜作食器

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

又陶人爲甗盆甑高庾旋人爲簋豆瓬鬴鳧氏爲鍾

又凡陶旋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

讀別

又器中膊豆中縣脾市專反

按周制陶旋分職陶人所掌皆炊器惟庾是量名旋人所掌皆禮器其制度必有精麤不同後世分窯分作因之注云摶之言拍埴黏土又與采石鍊泥造坯相似注又云驅煩傷薜破裂暴賃起不堅致髺先鄭讀刮後鄭讀刖亦傷意是忌骨忌殘忌茅之說也注又云封膊其側以儗度端其器縣繩正豆之柄是橫子拉車旋車之事也椎輪之始規模已具想誚陶之由來詳於虞而備於周

古窯考

唐越州窯 夏少康封少子無餘于會稽號曰於越秦於此立會稽郡隋改爲越州唐復爲會稽郡後又爲越州今浙江紹興府

陸羽茶經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洪州次

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毬用越毬邢毬一十有二以筋擊之

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稽中散鬬遒杯

按唐越窯實為錢氏秘色窯之所自始後人因秘色為當時燒進之名忘所由來負暄雜錄據陸龜蒙詩謂越陶唐世已有四六法海得柳宗元代人進瓷器狀謂欲補負暄雜錄之遺然亦存其說而已未得越窯明據晉杜毓荈賦云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亦越也今茶經曰越州上有其地証之當時顧況茶賦云越泥似玉之甌孟郊詩云越甌荷蕖空鄭谷詩云茶新換越甌韓偓詩云越甌岸浪發茶香言越瓷者不一而足遂特表而出之曰唐越州窯為之一快又唐國史補云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考唐地理志邢州鉅鹿郡縣內邢是邢瓷亦為時所重故郭道源擊毬那越直用杜工部集有於鞏處乞大邑瓷盌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大邑在唐屬邛州又出茶經所數諸州之外陶至唐而盛矣瓶花譜亦云古無瓷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窯器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

吳越秘色窯　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

商賈傳錄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按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棱椀致語云金棱含窈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則秘色是當時瓷器之名不然吳越專以此燒進而注獨亦取以後周柴窯　柴世宗時燒者故曰柴窯其制作精巧報梁耶

博物要覽定器有劃花繡花印花三種多因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式多工巧

清秘藏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為正白質而加以泑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

也

按定器以北定為貴北定以政和宣和間窯為最好然如東坡試院煎茶詩所云定州花瓷琢紅玉不在宣和政和前與且云花瓷亦非必有花者出南渡後也又有元朝戧金匠彭均寶者效定器作折腰樣甚整齊曰彭窯時稱之為新定格古要論云土脈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白又滋潤極脆又博物要覽謂新做定器如文王鼎鬲獸面戲耳鼻鑪不減定人製法可以亂眞若周川泉初燒為仕宦有者能分別者北定而又不為後來仿效者所慙庶幾不媿鑒賞家矣

宋汝窯　時以定州白瓷器有芒命汝州建青器窯屑瑪瑙為油

留青日札鹿鄧耀悉有之而汝為冠色如豆而深微帶黃

格古要論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蠏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脈滋潤薄亦甚難得

博物要覽汝窯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紋細小如蟹眼隱若蠏爪底有芝蘇花細小揮釘

清秘藏汝窯較官窯質製尤滋潤者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

按汝本青器窯留青曰札云色微帶青與博物要覽云色粉白似立異論然合之可得淡青色也

辨蝌爪紋如端溪石子辨鸜鵒眼本名病得此可驗真水坑故曰無紋者尤好

宋官窯　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曰官窯

留青曰札文色上白而薄如紙者亞於汝其價亦然

博物要覽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

宋修內司官窯　宋南渡有邵局襲舊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曰內窯亦曰官窯

留青曰札模範極精油色瑩澈為世所珍

格古要論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蝌爪紋紫口鐵足好者與汝窯相類

博物要覽官窯在杭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釉水流下比周身較淺故口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他處之土咸不及此也

稗史類編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之舊窯大不侔矣

按古窯柴汝最重次及官定柴汝之器傳世絕少而官定猶有存者非官定易得也定有南北南定而彭窯亦曰新定官有舊京修內司之別而郊壇下新窯亦曰官窯新定不如南定南定不如北定舊京官窯為時未久當以修內司所造為最新窯為下其時已有差等而博物要覽謂新仿定器有不減定人製法者有製作極工不入清賞者格古要論謂官窯器有黑色謂之盆外有銅錫環體厚者不甚佳

烏泥窯僞者皆龍泉所燒無紋路六研齋筆記

博物要覽龍泉窯妙者與官哥爭豔但少紋片紫骨耳器質厚實極耐摩弄不易茅簷

清秘藏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宏雅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且極耐摩弄不易茅簷漫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泑水澈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節生所燒號曰章窯紋龍泉製度頗覺細巧精緻

春風堂隨筆弟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為世所貴即官窯之類兄所陶色淡

按稗史類編論章生一生二窯云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而格古要論亦云舊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者貴曰舊曰古蓋指生一生二之所製原不甚殊也惟有紋無紋為兄弟之別必曰兄所陶色淡弟所陶質厚皆非章氏之初也哥窯在元末新燒土脈麤燥色亦不好龍泉窯在明初移處州府青色土至火候漸不及前矣方密之通雅云假哥窯碎紋不能鐵足鐵足則不能聲龍泉不能得其淡色淡則無聲此亦鑑古之精者也

又按博物要覽云官哥二窯出器時有窯變狀類蝴蝶偷魚鱗豹於本色釉外變色或黃或紅紫肖形可愛火之幻化理不可解然窯變時有尚不足異蘇東坡集載拂塵詩有引云庚辰八

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中觴開筵觱篥奏杳杳
若在雲霄問抑揚往返纏中音節徐而察之則
出於雙觱食頃乃已春渚紀聞載萬延之兄弟
費冰云赴銓都下銅禁嚴甚以十錢市之代沃
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漱面既覆有餘水留缶
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明日成雙頭牡丹一枝
次日又成寒林滿前水村竹屋斷鴻離雁宛如
圖畫後以白金爲釀什襲而藏過寒則納客張
宴以賞之未嘗一同此二事幻之又幻矣

吉州窯　在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鎮
格古要論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麤不甚直錢
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饼大
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傳宋文永相
遊此窯變爲玉蓮不燒
炬齋雜記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
工爲玩具翁之女九善號曰舒媽其爐盒諸色幾與
哥窯等價余嘗得一盤一盞質若白而光瑩然以注
水經月不變望之如爲古物相傳陶工作畢入窯變
成玉工懼事開于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
多永和人見吉安太守吳炳遊記

建窯　在今寧波府鄞山縣
格古要論有螳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麤
者低俱不甚直錢

董窯
格古要論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
色質麤而不細潤
按宋器茶尚鷰盌以建安兎毫斑爲上品價亦
甚高留青日札云建安烏泥窯品最下豈今昔
不同耶然斑花諸以烏泥窯均州章生諸
窯並重博物要覽謂烏泥質麤不潤而釉水燥
滋潤耳留青日札云鼎窯又次彭窯

均州窯　今河南禹州
面青日札稍具諸色光彩太露有鬼絲紋火燄青
博物要覽有硃砂紅蔥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
紅如燕支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
者爲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
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
樣俗取鼻涕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窯惟種菖蒲盆
底佳甚他如坐墩鼻爐子俱黃沙泥坏故器
質不佳近年新燒皆宜興砂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
佳者但不耐用
清秘藏均州窯紅若臙脂者爲最青若蔥翠紫若墨
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
者無足取
通雅均州有五色窯變則時有之報國寺觀音窯變
也

磁州窯　在河南彰德府磁州
格古要論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
花素者價高於定新者不足論
建窯　在福建泉州府德化縣
格古要論盌盞多是鷰口色黑而滋潤有兎毫斑滴
珠大者眞但體極厚少見薄者爲建窯有新者絕類
宋器佛像最佳
按宋時茶尚鷰盌以建安兎毫斑爲上品價亦
甚高留青日札云建安烏泥窯品最下豈今昔
不同耶然斑花諸以烏泥窯均州章生諸
窯並重博物要覽謂烏泥質麤不潤而釉水燥
暴漏入官哥今亦傳世則當差肩彖董留青日
札最下之品目未可傳信也因論建窯及此

山西窯　在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霍州
所出曰霍器
高麗窯　在高麗國
格古要論色粉青似龍泉上有白花朵兒者不甚直
錢
按高麗窯器與饒相似有細花琴錦北定者故
附雜窯之後鳥夷之玻瓈等大食國之佛郎嵌
皆非窯石所成不概錄

陶說卷三

海鹽　朱琰述

說明

饒州窯

饒州府浮梁縣西與鄉景德鎮水土宜陶鎮設此始窯唐陸羽茶經稱岳州瓷青而越州瓷白邢窯白而越州瓷青皆不及越此言越窯之青也又云越州瓷青而茶綠邢州瓷白而茶紅此言邢窯之白也又云岳州瓷青而茶黑此言岳窯之青也又云鼎州瓷青而茶綠婺州瓷青而茶白此言鼎婺之青也又云洪州瓷褐而茶黑此言洪州之褐也又云壽州瓷黃而茶紫此言壽州之黃也又云岳州瓷青而茶黑此言岳窯之青也又云越州瓷青而茶綠此言越窯之青也又云鼎州瓷青而茶綠此言鼎州之青也又云婺州瓷青而茶白此言婺州

陶息民之事也像章大事記云景泰五年減饒州歲造瓷器三之一是既罷督造之官又減歲造之數也故宣宗後幾二十年窯事不著天順復辟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則御器之監造如故矣大事記又云成化二十二年裁饒州燒造官此憲宗末年必孝宗初政故終孝宗十八年不言窯事正德初詔御器廠專管御器者復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之云

又按當日用回青工匠恣爲奸利浮梁朱令爲劑量之法其弊稍息用青亦回青與石青相兼十雜一爲上四六爲中嘉窯惟御器給之志云回青行而石子遂廢者非也

嘉靖窯　嘉靖初裁革中官于各府佐輪選一員管理四十四年添設饒州府通判駐廠督造寺事物紺珠嘉靖窯回青盛作鮮紅土隊絕燒法亦如前惟可燒礬紅色

博物要覽嘉靖青花五彩二窯製器悉備奈饒土漸惡較之往日大不相侔有小白碗世宗經籙醮壇用器亦曰壇碗製度俱料迥不及宣德如魚扁碗紅鉛小花合子亦爲世玩

按古器宜青尚淡嘉青尚濃回青之色幽青可愛鮮紅土絕而回青效靈亦一時之會也然當脉倉土將次告竭之時體質不純則近青翠不淨則殘色以正白如玉爲最翠嫩則近青黑界道灑漉若糖點瑩近黃皆無足取通雅謂嘉靖時有填白壇碗指此

隆慶萬歷窯　隆慶六年復起燒造仍於各府佐輪選管理萬歷初以饒州督捕通判改駐景德鎮兼理窯廠江西大志書用浮梁縣麻倉等處白土每百觔給直七分萬歷十一年同知張化美見麻倉土實已將擣造龍缸用餘干婺源土及石末拓居參和爲之以下采料石末出湖田一二圖以和官土造缸取其堅也

釉土出新正都曰長嶺作青黃釉曰義坑作燒白器釉二處皆有柏葉斑又出桃樹塢青花白器通用之

砂土黃土用造匣缽砂土募夫挑取每百觔給直二分

黃土撥本廠七工夫挑取

鮮紅土未詳出何地燒煉作紅器正嘉間斷絕燒法亦不如前僅可作礬紅色

西紅寶石宣窯造紅魚靶杯粉寶石塗罩紅鮮奪目

硃砂宣窯作小壺大盌色紅如日

青用陂塘青產樂平一方嘉靖中樂平格殺遂塞用石子青產瑞州諸處

蘇泥勃青宣窯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時已絕

回青正德時大璫鎮雲南得此於外國嘉窯御器用此其後亦不能繼

黑踏石出麻陵新建一日無名子用以給畫瓷器

倒器廠分二十三作曰大盌作酒鍾作碟作盤作鍾作印作雞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鉞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西碓作以下工役

正嘉之際官匠凡三百餘畫工另募蕊緒事雜也

陶夫砂土夫儹用上丁夫派饒州千戶所編派七縣解徵工食

回青槌碎有硃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觔百觔加直三分其後因縣境內吳門托新土有糖點如麻倉者尤佳取土於彼路倍於前給直如故不能多運七分萬歷十一年同知張化美見麻倉土實已將擣造龍缸用餘干婺源土及石末拓居參和爲之以下采料石末出湖田一二圖以和官土造缸取其堅也

釉土出新正都曰長嶺作青黃釉曰義坑作燒白器釉二處皆有柏葉斑又出桃樹塢青花白器通用之

砂土黃土用造匣缽砂土募夫挑取每百觔給直二分

黃土撥本廠七工夫挑取

鮮紅土未詳出何地燒煉作紅器正嘉間斷絕燒法亦不如前僅可作礬紅色

西紅寶石宣窯造紅魚靶杯粉寶石塗罩紅鮮奪目

硃砂宣窯作小壺大盌色紅如日

青用陂塘青產樂平一方嘉靖中樂平格殺遂塞用石子青產瑞州諸處

蘇泥勃青宣窯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時已絕

回青正德時大璫鎮雲南得此於外國嘉窯御器用此其後亦不能繼

黑踏石出麻陵新建一日無名子用以給畫瓷器

倒器廠分二十三作曰大盌作酒鍾作碟作盤作鍾作印作雞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鉞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西碓作以下工役

正嘉之際官匠凡三百餘畫工另募蕊緒事雜也

陶夫砂土夫儹用上丁夫派饒州千戶所編派七縣解徵工食

回青槌碎有硃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觔百觔加直三分其後因縣境內吳門托新土有糖點如麻倉者尤佳取土於彼路倍於前給直如故不能多運

造龍缸用餘干婺源土及石末拓居參和爲之以下采料

雜石澄定每勷可得真青五六錢製料

浮梁令朱賢議除匠匿回青之弊打青用三人各付青一勷當官鎚鍊再加研淘令各計得青若干有能多滿一錢者賞銀較三人所得酌多寡之中為之劑量定得青之數

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回青一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中青用以設色則筆路分明上青用以泥水則顏色清亮

油色用豆青油水鍊灰黃土合成紫金石合成銹色用鍊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黃色用黑紫金石合成銹色用鍊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黃色用黑鉛末一勷碾赭石一兩二錢合成金綠色用鍊過黑鉛末一勷古銅末一兩四錢石末六兩合成金青色用鍊成翠一勷石子青一兩合成鬱紅色用雌黃鍊紅每一兩加鉛粉五兩明膠合成紫色用黑鉛末一勷石子青合成青一兩石末六兩合成漆調用釉水鍊灰石子成各樣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

純白用釉水鍊灰合成

祭紅以西紅寶石為墨又有硃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

墨肥乃有橘皮紋起

瓷器用苧麻灰淋汁塗之黃色者赤土汁塗坯燒之用芝麻稭淋汁染色則成紫

靑青每晨午二次集工役分青染清撰愿樸者二人一綸大一綸小看畫完差其多寡同異付監燒合格者為樣器給畫工凡綸器顏料加減色澤利害悉以此器為準 以下畫染

黑赭石磨水畫坯上初無色燒之便成天藍呼之為畫燒青

畫法如成窯酒器高燒銀銅照紅妝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姓姓五嬰兒相戲也其他愛蓮一面青陶淵明對菊也姓姓五嬰兒相戲也其他龍鳳魚藻花草瓜瓞八吉祥西番蓮等式各有成樣

畫名如宣靖八年燒造募工給直其畫有握珠龍一種金娃娃昇降戲龍鳳穿花滿地嬌雲雀萬歲藤捲珠龍鱖魚捧八寶八仙過海飛雀牡丹獅子滾繡毬轉枝寶相花穿花龍如意蘭鸞相花牡丹獅子滾繡毬轉枝寶鳳穿寶相花四季花等名不可勝計

堆器以鐘醜白泥堆坯上成各樣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 以下堆五彩

錐器各樣坯上用鐵錐錐成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

描金用燒成白坯上貼金過色窯如攀紅過鑪火二次徐色不上全黃

金花定盤用大蒜調金描畫再入窯燒永不復脫

五彩用燒過純白瓷器鑽彩過鑪火燒成

造釉用黃土砂土麥和為之大小不一 以下製釉

匣缽除龍缸大匣外其餘大小匣可燒七八十件燒成計薪五十五擔有一用四出者有再用方壞者毋窯燒缸匣六層大樣二樣或燒或燒一灶旁以小匣培之三樣缸匣小則燒者二灶培亦如之薪視前加十之一贏滿火三日夜窯火一日夜止火三日出窯

坯入窯上下四角周詳審視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然後盔匣封固起火 以下燒窯

窯座前寬六尺後如前餘五寸入身六尺頂圓龍缸大樣二樣者容一口三樣者一窯結砌二窯裝二口青窯比缸窯畧小前寬五尺後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每座燒盤碟中樣器二百有奇稍大者一百五十有六大盆二十有四尺盆三十大罈十六七小酒杯五六百缸窯懼火七日夜濶火如水滴濶續續徐徐然不絕而已使水氣收土氣和然後可以揚其華也起窯火二日夜視缸匣色變紅轉而白前後洞然矣可止火封門又十日開窯每窯約薪百二十擔遇陰雨加十之一以下 火候

青窯濶火對日窯火一日夜候火色如缸窯火止封門則窯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窯用薪六十擔器大加十之二過久雨窯塵又加十之二秋陽烈日即大器薪可不加

六窯之中風火窯匠最勞濶火一日之前細心而已無所用力第二日監火之後量夜添薪不使忽熾忽熄炎涼不均倦睡不能應機神昏不能辨色火有破壞走烟之失器即有折裂陰黃之患

說器上

唐虞器

缶

呂氏春秋堯命質以糜鞉缶而鼓之

按缶本汲器飲器兼可節樂堯命以糜鞉量之者生革曰鞉謂以糜鞉冒之也法築土爲鼓之意而變之與後世擊缶不同風俗通云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史記載趙王與秦王會澠池事秦王酒酣令秦王鼓瑟藺相如前進缶請秦王擊缶則擊缶原秦人舊俗然匪獨秦人坎坎擊缶見於陳風卽事有漸當以堯之鼓缶爲擊缶之始山堂考索云今如覆盆古西戎之樂以四杖擊之又一擊缶之法

土墱一作土簋

土刑一作土型

韓詩外傳舜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按考工記旅人爲簋原是陶器然簋之爲名或其形與簋簋之簋相似而後人加之其初則名墱也簋字从竹得稱當從竹器始刑型省文器之模曰型刑者倣也倣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亦有模意啜主型者事從簡畧卽成器之型爲啜具也

泰尊

周器

禮記明堂位泰尊有虞氏之尊也注泰用瓦

按世本云儀狄始作酒孟子趙岐注云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酒是儀狄爲夏禹時人然虞氏有泰尊有虞氏犧老以樂禮又見王制酒不始於儀狄可知

鬱大彔棺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周貴陶器鬱大彔棺是也鬱大詳周器

按棺弓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新也古史舜作瓦棺土堲則夏后氏之堲周亦始於舜危言云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如盒沈約云此卮盂也死則坐葬之棺弓夏后氏堲周是也然鄭注謂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與此大異此當是虞之瓦棺

甗盆

韓詩外傳舜甗盆無脘注脘卽今甑箄所以盛飯使水火之氣上烝而後飯可熟謂之脘猶人身之臍中也

按考工記陶人爲甗注無底甗昔傳宋太宗時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無底故設銅箄則此甗盆亦無底而又不設甗箄故曰無脘

又按研北雜志謂得古陶器或言舜時物迺雅謂宋人言河南上中有物倣無色澤者舜之陶廣帝去今遠未敢濡信吾字行以爲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爲陶殆不然矣

禮記明堂位泰尊有虞氏之尊也注泰用瓦

按世本云儀狄始作酒孟子趙岐注云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酒是儀狄爲夏禹時人然虞氏有泰尊有虞氏犧老以樂禮又見王制酒不始於儀狄可知

鬱大彔棺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周貴陶器鬱大彔棺是也鬱大詳周器

按棺弓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新也古史舜作瓦棺土堲則夏后氏之堲周亦始於舜危言云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如盒沈約云此卮盂也死則坐葬之棺弓夏后氏堲周是也然鄭注謂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與此大異此當是虞之瓦棺

甗盆

韓詩外傳舜甗盆無脘注脘卽今甑箄所以盛飯使水火之氣上烝而後飯可熟謂之脘猶人身之臍中也

按考工記陶人爲甗注無底甗昔傳宋太宗時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無底故設銅箄則此甗盆亦無底而又不設甗箄故曰無脘

又按研北雜志謂得古陶器或言舜時物迺雅謂宋人言河南上中有物倣無色澤者舜之陶廣帝去今遠未敢濡信吾字行以爲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爲陶殆不然矣

周器

瓦旅

禮圖祭天用瓦旅

按郊特牲器用陶匏不詳何器禮圖瓦旅亦統言之曰陶旅之事而已山堂考索記周之郊謂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酒是儀狄爲夏禹時人然虞氏有泰尊有虞氏犧老以樂禮王以匏爿爲節酌瓦甗之法齊以獻是瓦甗其一也禮器有木簋又有瓦簋有木豆又有瓦豆疏家謂祭天地之器尚質若宗廟則以木爲之是凡禮器之從瓦者或皆在瓦旅之列也

泰尊大音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

山堂考索大尊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脛高三寸中樂尺上銳下平如盒沈約云此卮盂也死則坐葬之棺弓夏后氏堲周是也然鄭注謂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與此大異此當是虞之瓦棺

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容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兩大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

大罍

周禮罍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注瓦罍疏旅人爲瓦盤據外而言罍亦用瓦取盛器之意

瓦甗

缶

壺

禮記禮器君尊瓦甗門外缶門內壺注甗五斗壺大一石缶大小未聞以小爲貴則近小遠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

山堂考索大尊與甗形制容受同

按瓦甗卽廣尊缶壺俱所以盛酒爾雅郭注謂缶卽盆考工記盆實二鬴四區爲鬴鬴六斗四

升缶大於壺矣又易坎卦爻辭王弼本樽酒句
簋貳句用缶句注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是謂樽簋皆瓦缶也

瓦大

儀禮燕禮公尊瓦大兩用豐注瓦大有虞氏尊

罍

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賓客之禮共醢
饋醢人王舉則共齊眡醢物六十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饋注醬謂
五十甕膳夫凡王之饋食醬用百有二十罌注醬謂
醢也

山堂考索罍高一尺受三斗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腹下漸殺六寸

甗盆甗扁腹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高實五斛厚半寸脣寸庾實二斛厚半寸脣寸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讀為斛受三斗元謂豆實四升甗魚輦反一音三而成斛則斛受二斗四升也彼陶所作豆實四升甗盆扁腹與甑同不於其倫左傳

豆

考工記旋人為簋實一斛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斛崇尺厚半寸脣寸

按旋人簋豆當是禮器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登注膏登非旋人之豆故別見於後通雅謂古器有祖癸豆姬寏豆是禮器又有銅豆也山堂考索云旋人不言簋簋是相將之物亦應制在旋人然經無明文不敢於簋豆之間雜出簋名故附其說於此

庚皆商器則此博古圖所載是商甗周文商質不應商有雕飾之形周反守渾樸之素而博古圖又有丁父戊商尚亦如甗然或者陶人亦為雕飾之文未詳言之也又左傳齊晉盟于甗外有以玉為者古器蓋不紀甗釋文以為玉甗有以銅為之從金作鐜今俗一其制云

又按器用有歸云甗所以炊飯古甗瓦器陶者為之爾雅作鬳後人以銅為之從金作鐜今俗作燈古人焚膏必有器故從鄭注膏鐙之說以著後來華鐙銅虹之託始於鐙矣

甗甗

爾雅甗謂之甑注甗甑小甗長沙謂之甗又康甑謂之甗注甗無底甑也

按博古圖方斜甗無銘文飾極精妙扃作電形環腹之飾皆取象於雷扃脰之間文縷相錯如盤絲髮微起乳形而中作黃目狀魚甗無銘扃腹之間飾以魚形蟠螭甗飾以蟠螭饕餮飾以饕餮或間之以雷紋形模典雅甗字从瓦爾雅甗甗出自陶人山墨木器鄭元謂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則陶器或亦有文飾然無所考

汲缶

易比卦有孚盈缶注井之水人所汲汲用缶

左傳具綆缶備水器

挈壺

周禮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注鄭司農曰壺所以盛飲

鉼

左傳雖有挈鉼之智守不假器

禮記禮器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鉼

按說文壺昆吾圜器禮注一石曰壺本是飲器故門外列缶門內列壺以飲器而通爲汲器周禮之挈壺令井猶左傳之異縄缶也缶壺總一類只小大不同壺小於缶缾更小於壺方言缶謂之缾甌其小者謂之缾甕說文甕備火長頸缾也缾甕也缾重文曰瓶瓶薄經切玉篇瓶蒲井切缾汀切皆汲器爲器既同何必異音从說文爲是老婦之祭彝於缾其備火之甕與故注曰炊器然此已爲後代酒缾之始唐書李大亮傳太宗賜胡缾一曰雖非千鎰乃朕所自御政要作壺缾通鑑釋文以爲汲器胡三省辨誤曰酒器太宗有自御之言非汲器可知賢奕編云今人呼酌酒器曰壺缾

夫子青銅器

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修夫子廟堂道有罍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罍訢曰夫子罍背皆有書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

灌罍楚器

莊子子貢入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灌

經程齊器

韓詩外傳齊桓公飲諸臣酒令曰後者罰一經程注酒卮之大者曰經程

元虎器

韓非子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卮有白玉之卮無當卮有酒經

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制小頸環口修腹凡儲人牲兼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齊桓公之經程當即此器應劭漢書注云卮飲酒禮器古以角據韓非子堂谿公之語是當時有瓦卮也故附於後列國器名載在方言參錯互異且不詳何制僅采一二可據者以備考覽陶出三代世所傳燒器是也筆衛云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

漢器

桂酒尊

泰尊

郊祀歌練時日一尊桂酒賓八鄉注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又景星十二百末有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按周禮六尊大尊用於宗廟四時之朝踐祭天地則曰器用陶匏而已其用大尊與否經典未有明文漢郊祀歌景星則曰泰尊練時日則曰尊桂酒注亦以爲大尊既兩見之吾從其實列之爲二於練時曰之尊則曰桂酒尊

盎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若盆而大今盂盎也讀作鉢

按稗史類編詞鉢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看來開始爲中夏所有演繁露據漢書注若盆而大今之盆盂語以爲古有此名盆鉢字本通注曰若作譬況之詞曰今明非昔之器稱史類編之言是也廣韻箕缶云瓦器鉢也當亦如

注漢書者以今明昔之義

康瓠

賈誼弔屈原斡棄周鼎兮寶康瓠

甌甌甀

淮南子鑿棊成行甌甌有隄稱新而幾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又徇瓠不擇甌甌又抱甀而汲

甀

揚雄傳吾恐後人之覆醬甀也

瑑

史貨殖傳醯醬千瑑

儋

劇通傳受儋石之祿注應劭曰齊人名小罌爲儋受二斛

按漢書注康瓠无盆底爾邪康瓠謂之甀注壺也釋文云康瓠蒼作甒字林作甀說文云甀破器方言云甀甕也甕桂之間謂之甀玉篇云甀大罌也甒甀音近其一類也說文云甀小盆也甒似小甀大口而卑用食方言云甀謂之盆其小者謂之升甀甀文云盆自關而西謂之盆其小者謂之甀其大者謂之甀今河北人呼小盆爲甀子然則甀甀皆小盆而甀又小於甀也甀說文作罃云小口罌也列子云狀若甀若罃若若甀甀國策云醯壺醬甀甀云者今之小口罌故可抱而汲甀音部亦罌之小者瑑說文云似罌長頸受十升亦作缸餅之長頸者方言謂甕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甀甕之東北

間謂之甂甂僧通用然則甂也餅也瓶也僧也皆小口器也通雅云今俗曰墜曰埕緜此言之甂大而缸小今俗又以大者爲缸也

瓶

池北偶談宋荔裳觀察藏漢瓦瓶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耕夫得於隗囂故宮

按瓶屬飲器从酉作醆夏瓶飾以玉遂从玉亦从角作觶今俗作盞从皿數字通用唐瓶紫金白玉銀鏤落水晶玻瓈製甚華美專以佐飲至宋則瓷瓶爲關茶之勝具矣

漆烏瓦盤

修復山陵故事武帝悼后元宮漆烏瓦盤一枚

按周禮玉府合諸侯則供珠盤之始也亦作槃說文槃承盤也中山王文木賦製爲槃杼亦作杼古樂府奉槃一玉杼盤槃杼通古文作盤

集韻云今白托盤

安瓠

太平御覽李尤安瓠銘安瓠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甂陶所成

按通雅云古瓠與瓠載通說文瓠設飤也从夸夸从食才謂若瓠柄之曰見石鼓文考石鼓瓠鹵瓠北謂載西藏札也安瓠爲安瓠近是銘詞有埏埴甂陶之語案器無疑

魏器

陶尊

晉禮志魏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圜邱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元酒

按漢郊祀用素尊此但言陶尊陶言其質案言其制一也

晉器

縹瓷

潘岳賦披黃苞以授甘倾縹瓷以酌鄧

按左思蜀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說文云縹帛青白色海賦曰縹瓷常時即以淺青相尚後來孝翠天青於此開其先矣

東甌葅器

杜毓荈賦器擇陶揀當時亦不止一縑此乃其

按杜賦云器擇陶揀出自東甌

精焉者耳甌亦越地是先越州縹而知名者也

南北朝器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中以甕貯酒暴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餉謂之鶴觴

鶴觴罌

南朝器

寄歸傳軍持有二奩瓦者淨用銅鐵者濁用

按西域記捃稚迦即澡缾也然則軍持之名捃稚謂文又省迦字釋家以之洗手故曰澡缾亦曰淨缾詞林海錯云蒙古人謂淨缾曰羊訛佛敎東漢入中國至六朝而盛故附於此

軍持

隋器

綠瓷琉璃

隋何稠傳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無異

按琉璃出黃支斯調日南諸國大秦出者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本自然之物也顏師古漢書注云今俗所用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貞鑄之之法北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商販來京曰云能鑄石爲琉璃於是採礦爲之既成而光色妙於眞者遂傳其法至今想隋時偶絕也然中國鑄者質脆沃以熱酒應手而碎惜乎月氏之法傳而稠之法不傳也琉璃漢西域傳作流離

海鹽 朱琰 述

說器中

唐器

大尊

唐六典凡會祭之制大祀則陳之一曰大尊二曰大尊實沈齊日月以大尊實醍齊從祀於圜邱以大尊二實沈齊宗廟祫禘則祀上帝大尊二在壇上東南隅五帝禮器志陳設則祀上帝大尊二在壇上東南隅五帝日月各大尊二在第一等宗廟大尊壹二在堂下進熟則上帝以大尊實沈齊五方帝從祀於圜邱以大尊實沈齊日月以大尊實醍齊從祀於圜邱以大尊二實沈齊宗廟祫禘則從祀於方邱以大尊二實沈齊

享大尊實沈齊

按大尊周用於宗廟漢用於郊祀皆可據者唐則郊祀宗廟並用之蓋以周祭天地則用陶必大尊也故師其意如此

瀋瓷

進瓷

柳柳州集代人進瓷器狀畧云稟至德之陶燕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尨釜之鳴是稱

土鉶之德

按狀不言何器亦不言何人進唐之造陶器者不一地考地理志言貢瓷石之器者祇見河南道河南河東地本接壤豈即河南歲進之瓷而柳州代為之狀與

紫瓷盆 渤海貢器

杜陽雜編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容半斛內外通瑩色純紫厚半寸許舉之若鴻毛按唐鑒易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其燒瓷當即

高麗法也何以後之傳高麗器者未聞有此墜而輕者唐書又云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而遠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若然則壯陽之為苦荼荼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薅也啜雅郭注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一名薅蜀人名雜編之所紀可以補史之缺

越盆

陸羽茶經盆邢不如越越盆上口脣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詳越州窯下

內邱白瓷盆

國史補內邱白瓷盆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

大邑瓷盆

杜工部集於韋處乞大邑瓷盆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盆勝霜雪急送茆齋也可憐

鱗

按說文盆小盂也字或作椀漢淮南王傳注食器椀柅之屬楊升菴謫滇南小錄呼縹色綠瓷椀如國史補所云邢盆亦重於天下大邑處而輕者唐書又云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而遠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若然則壯陽之為苦荼荼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薅也啜雅郭注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一名薅蜀人名之為苦荼荼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薅也啜雅郭注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一名薅蜀人名

瓷椀

綠瓷椀

季南金詩聽得松風並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椀

按方言盌謂之甌吳越之間曰盌甌音雅閑呼雅盌音晚皆椀也秦晉之間謂之盂盌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椀或曰甌或曰盌其大者謂之盂盂是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椀

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盛椀其通語也椀椀見孟子禮記玉藻今南北名古人以此為酒器如字張平子青玉案即青玉盌南京人謂傳盌為案酒可証椀要錄言元載家冷物用硫黃盌熱物用冷水瓷盌瓷盌自唐時盛行內邱屬邢州如國史補所云邢盌亦重於天下大邑處而輕者唐書又云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為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而遠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若然則壯陽之為苦荼荼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薅也啜雅郭注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一名薅蜀人名之為苦荼荼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薅也啜雅郭注云早采為荼晚采為茗一名薅蜀人名

瓷罌

老瓦盆

杜工部詩瓷罌無譜玉為缸又真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臥竹根

瑿托

演繁露瑿托始於唐蜀相崔寧女飲茶病瑿熱厭指取楪子融蠟象瑿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瑿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為之寧喜其為名之曰托

按周禮鼓下有舟鄭司農曰舟乃尊下臺若今之承盤是臺豈之象畧見於周而已具於漢通雅云有高塞者乃楪子環蟲遺制黃伯思曰北齊畫圖已有之是演繁露謂瓊托始於唐格古要論謂古無勸盤非也或者奩盌之托自唐蜀相崔寧女始通雅又云陶穀曰劉張有魚英托鏤言以魚飤爲酒臺瓊也又有襯茶盌者資暇錄云貞元初青鄧油綠爲葉形以襯茶盌又是一家之製

越甌邢甌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十有二以筋擊之其音韻妙於方響

八缶後唐

組珠八缶如水瓊凡八置之卓上擊之後唐司馬淘作

按擊甌之風盛於唐其法甌中用水加減以調宮商也習於音而聰者能之甌取質緊而聲清此非如點茶佐酒其窯法佳否上手立驗溫尉集中有郭處士擊甌歌即道源也又有馬處士者善此技建擊甌樓張曙有賦武公業妻步非烟亦以此名見非烟傳此本因乎聲甌主音律則擊甌變法後唐司馬淘以八缶置卓上擊之又以擊甌新意參擊缶古風也楊升菴曰今人水瓊本此

陶硯十國前蜀器

米元章硯史陳文貴家收一蜀王衍時陶硯運盞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泪之以金泥紅搽有字曰鳳凰臺

按音人論硯曰細潤爲德發墨爲材端州水坑所以貴也歙石發墨而難細潤澄泥細潤而難發墨陶硯在澄泥之次舊有以玉水晶五金作硯者更出其下矣硯史又云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瓷硯一枚甚大褐色心如鏃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近足處磨墨處無瓷油是深亦有之也

高足盌十國南平器

周羽沖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荊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盌

宋器

白定仁和館餅

哥窯餅

妮古錄余秀州買得白定餅一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如米氏灸子所書又於項元慶家見哥窯餅

紙槌瘿茄袋花尊花窶蓍草滿槌等式餅

袁宏道餅史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片花神之精舍霽餅宜矮而小窯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窶蓍草滿槌形製短小方入清供

吉州窯白紫色大小餅

格古要論吉州宋時有五窯嘗貢公燒者最佳有白色紫色花餅大者直數兩小者有花

筋餅 定窯

香窶餅 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下重不仆宜

哥定窯者不宜日用

瑪瑙釉小罌

六研齋筆記汝窯用瑪瑙爲末作釉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倅汝僅見溫指揮使家一小罌

按古器餅罌屬汲器酒器而已釋子有所謂頻伽餅者用以洗手故佛氏有供花之說名義謂未聞用餅秘閟談謂巴東下牋僧得一青瓷盌折花供佛也至定宜哥窯而花餅之款遂多至明而謂清供者花餅最重張謙德餅花譜云貯花先須擇餅春冬用銅夏秋用瓷固乎時也堂廈宜大奢屋宜小因乎地也貴瓷銅賤金銀尚清雅也忌環忘對象神明也口欲小足欲厚取其安穩了泄氣也其論精矣支廷訓爲之作傳曰涵春君傳其畧云借交於姚魏受知於陶令折節於黃奉師門披裘於六郎西子姓湛氏名插英移芳其字云又按考槃餘事養蘭蕙須用瓢壯丹則用蒲槌瓶方瓶瓶內須打錫套管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東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滾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損瓶質亦安置花瓶之良法不可不知

陶硯

慶吏郭惟濟得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酌水於輪廓間隆起處磨墨甚良古硯也

哥窯硯

服耆亭集古林哥窯硯銘護臺澄泥鄴宮是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淨不瀉以石爲之出其下

哥窯三山五山筆格

白定臥花哇哇擘格

考槃餘事筆格有哥窯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

定臥花哇哇瑩白精巧

按說文咳小兒笑聲禮記咳而名之是也孟子

蘧除之童注知孩笑唐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

語通雅諺原赤子曰舒兒逐字轉注爲小兒聲

則同哇哇如所云牙牙也廣韻哇小兒聲

官哥窯圓式鉢盂式儀稜肚式水中丞

青冬瓷菊瓣水中丞

定窯斫式水中丞又東口圓肚三足者

龍泉窯細花紋水中丞

官哥窯方圓壺立瓜臥瓜壺

官哥窯雙桃注雙蓮房注牧童臥牛注方注筆格內貯

水作注

定窯瓜壺茄壺駝壺又可格筆

定窯蟾注

青冬瓷天雞壺

考槃餘事水中丞陶者有官哥窯瓷肚圓式有鉢盂

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冬瓷菊瓣瓷肚圓足者

有定窯印花長樣如斛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圓肚

東口三足者有龍泉瓷肚周身綢花紋近用新燒均

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水注陶者有官哥方圓壺有

立瓜臥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臥牛者

有方者有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窯枝葉纏護瓜壺

有葵葉茄壺有駝壺可格筆有蟾注有青冬瓷天雞

壺底有一款者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按砚北雜志云薛道祖與米元章爲書畫友其

筆硯間物云鎮紙宜金虎雖取重也

官哥青冬窯瓷印

考槃餘事印章有哥窯官窯青冬窯者製作巧緻色

之妙不可盡述

按西京雜記廣川王有玉螭蟠一枚以盛書滴

奉嘉奠與嘉賓今奉金錯盌一枚以盛書水即

後之所謂硯滴也水中丞本宋可山林洪文房

十八官酒壺古鄉注子唐太和中官惡其名

同鄉注改偏提水注沿注子之名也硯北雜志

載南唐金螭蟠硯滴有銘篆書腹下甚古附記

於此左足心曰舍月窟右足心曰伏棗几左後

足曰爲我用右後足曰貯清泚頷下左右各三

字曰端溪石澄心紙膜兩傍各三字曰陳元氏

毛錐子腹下兩旁各七字曰同列無譁聽驅使

官哥龍泉定筆洗

考槃餘事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洗元肚洗

四稜荷葉洗捲口蕉段洗長方洗俱以粉青紋片朗

者爲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

定窯三箍元洗梅花洗絲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

口洗稜洗有中鎖作洗邊盤作筆覘者有定窯區坦

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覘

哥窯蟾蠏鎮紙

青冬瓷獅鼓鎮紙

哇哇狻猊鎮紙

見考槃餘事

按硯北雜志云薛道祖與米元章爲書畫友其

筆硯間物云鎮紙宜金虎雖取重也

官哥青冬窯瓷印

考槃餘事印章有哥窯官窯青冬窯者製作巧緻色

之妙不可盡述

按秦以前金玉爲印其後乃鑄銅最講紐色至

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代之而鐙明鐙光質

溫色雅筆意得盡最相宜也昌化壽山相繼而

起爲品多矣陶印亦瑩潤可喜竊恐工於治未

必工於篆即覓工篆者爲之入火後未必能絲

髮不走莫若仿古銅章鈕色燒成用鋼刀鋟之

更帶生趣

官哥窯方印色池八角委角印色池

定窯印花紋方印色池

考槃餘事印色池官哥窯方者佳尚有八角委角者

最難得定窯方池外有印花紋佳甚亦少者

按考槃餘事又云有陸子岡倣周身連盞滾螭

白玉印池工緻倣古近多施製有三代玉方池

內外土銹血侵四裹不知何用今以爲印池似

甚合宜又云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瓷惟印色池

以窯爲佳玉亦未能勝也此言良是愚謂近製

多工華麗如陸子岡白玉印池之式當令陶人

仿而爲也

官哥定窯龍泉舞鑪乳鑪

香箋香鑪官哥定窯龍泉舞鑪乳鑪之式多仿宋瓷其款多佳

雅者爲上亦見考槃餘事

按博物要覽云宣鑪之式多仿宋瓷其款多佳

惜乎存世者少也古無香鼎古銅器爲香鑪用

者皆尊彝卣鼎禮器後之爲鑪者亦即仿此爲

式古博山鑪是燒香之器其制與今香鑪迥異

長安丁緩作者九層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

皆自然運動合德遠飛燕金博山五層鑪見西

京雒記此制今不見矣

定窯香盒

香篆有宋劉梅花蕉段盒有定窯饒窯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亦見考槃餘事）

按香貴燥濕得宜合和入窯須蠟紙封固埋地下半月餘用香室瓷盒最宜盒亦稱合千合中小合子曰義子即香篆所云倭盒之三子五子也博物要覽云均窯有鎦合蓋汁泥坯不佳

糊斗

考槃餘事有建窯外黑內白長罐定窯元肚并蒜瓣長確哥窯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作糊斗

書鎮

考槃餘事有定窯三臺燈槃有宣窯兩臺燈槃俱堪書室取用

瓷簡

南村輟耕錄德化瓷簡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淒朗遠出竹上

瓷枕

考槃餘事舊窯枕長二尺五寸濶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濶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瓷白定亦不可用有瓷石者如無太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

居易錄德州趙侍郎宅掘得古冢有一瓷枕枕上有兎毫皆背皆白建安而許次紓謂定州兎毛花為勝故較勝杜詩百寶裝腰帶四句

按戴埴傳云益眼者無如瓷石為枕可老而不昏寧臯官中多用之

官窯花澆

曝書亭集官窯花澆銘賴令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分午瑪兎毛斑打出春巢鵝兒酒又以兎毫瑪虎小海鷗

若海棠之過朝雨

按羅虬花九錫三曰甘泉浸清異錄謂潤花雨為花沐浴花澆可以代潤花之雨而備九錫之灌

一矣其製當託始於抱甕之灌

定窯兎毛花

許次紓茶疏茶甌古取定窯兎毛花者亦闕張茶用之耳

定州花瓷

蘇東坡集興隆節侍宴前一日被旨與子由同訪王鞏飲酒大悅鞏復以詩來索定州花瓷次韻答之

鼈龍茶

歐陽永叔集試院煎茶詩謝公前茶譽西蜀定州花瓷自古傳鼈龍蜿蜒萬金答

銅葉湯甌

演繁露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云病眼昏花看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瓷用大湯甌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甌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按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茶經以為不宜茶也銅葉以形名不以色名然那瓷白越瓷青陸謂越在邢上宋人又尚建安黑瓷不取白者大抵宜於闇試耳飲畢自然以白為上故當日御前茶器用白

東坡茶盌

蘇東坡集贈杜介詩仙能發茗盌剪刻分蔡謝注東坡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疑為花木桃李花華俱可指名

益公湯瓊

爽堅志周益公以湯瓊贈貧友歸以點茶纔注湯其中輒有雙鶴飛舞呷盡乃滅

按此二事甚奇然亦如窯變之類時或有之盌
陶出於土又聚水火之精華也吳船錄云菊眉
郡治常資庫中有一水罄滿貯石子每月朔祠
之仍增水石各一器不知幾年而至今不滿溢
雅志云曹著爲建康小吏忽有盧府君見府門
前有大甕可受五百石風雷出其中事亦相類
故附記於此

定窯勸槃

格古要論定勸槃古之洗也古人用湯餅酒注不用
壺餅及有折盂茶鐺臺盤始於元朝古定官窯無
此器

官窯人面棓

妮古錄余於項元慶家見官窯人面棓

哥窯合巹雙桃棓有承槃

妮古錄項希憲言司馬公哥窯合巹雙桃棓一合一
開即有哥窯槃承之盤中一坎正相容亦奇物也後
入劉錦衣家

按承槃漢時已有之見禮注棓古要論以定勸
槃爲古之洗非也周禮祭器圖洗形如鼓洗器
受一斛盤形似壺與勸槃不相似且妮古錄載
哥窯合巹棓已有承槃彭彰如此矣合巹見儀
禮昏禮曰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
爵合巹注破瓠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
酳釋文字林作蠢蠢也古制用瓠亦用蠡胡應
麟甲乙剩言云都下高郵宇楊君家藏合巹玉
棓一器以兩棓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棓
之間承以威鳳鳳立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

製作甚妙可與此匹

哥窯八角把棓

妮古錄余於項元慶家見哥窯八角把棓

按南史齊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巹以眞銀
棓蓋出近俗今除金銀連環自餘新器悉用埏
陶是棓之用陶在六朝已然矣酒棓亦曰酒鍾

東坡詩漉薄酒飲兩鍾

酒檯

清異錄瓷宮謂燿州青檯

按孔叢子云昔有遺諺奏舜干鍾孔子百觚子
路嗌嗌尚飲十檯酒器有鍾有檯其來已久楊
雄酒箴云鴟鴞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
借酤鴟劭注鴟鴞檯形是檯又名鴟鴞也後又
單名之曰鴟黃魯直詩時送一鴟開鎖眉蘇東
坡詩金錢百萬酒千鴟

饒州花青盌

格古要論饒州御土窯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
少次

按此饒器之始

筋觧

香譜所引亦出考槃餘事

浙磚

太平寰宇記杭州亭市山餘石鄉亭市村多陶戶善
作大器今謂之浙磚在南渡後

秘色瓷

六研齋筆記南宋餘姚有秘色瓷

按此卽錢氏秘色窯之遺也今未得見秘色窯
器豈筆記所謂顯陵耐久似均窯者前之秘色
亦如此與

元器

饒州小足印花盌

饒州青黑色戧金酒壺酒瑧

格古要論元朝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者最高又
有青黑色戧金者多是酒壺酒瑧甚可愛

按饒窯在宋元時有命制開停卽止故所傳者
少今祇據格古要論以存大概

陶說卷六

海鹽 朱琰 述

說器下

明器

綠瓷燎鑪

春明夢餘錄圜邱外圍方墻門四內靈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瓷燎鑪旁毛血池

按古炊器用陶周阊人饒益鼏鬲皆炊器也此因祭天地尚質之義法古用陶之製

大尊儀尊著尊

小罍

大瓷和羹盌

毛血盤豆槃

扁壺方罇

看餅壯丹餅壺餅

拜鉶

以上嘉窯祭器見江西大志

按古祭器用陶大尊而外鉶大壺缶簋豆爯之於祭未有經證明陶器既盛乃充其類而爲之又雜以後代之製拜罇者當拜之地漢官儀明光殿省中以丹墀尚青伏其下奏事此拜地之飾也王仁裕入洛記含元殿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此飾地之磚也今移殿省之制於廟故用瓷磚嘉窯所燒而列之於前者祭器也

壓手桮 永樂窯

博物要覽壓手桮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書雙獅滾毬毬內篆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四字細若粒米此爲上品爲蓄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

按此卽巵也坦口折腰手把之其口正壓手故名

白壇瑧以下宣德窯

博物要覽瑧心有壇字白瓷所謂壇瑧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足稱文房佳器

按漢竹宮紫泥爲壇蕎梁郊祀歌稱紫壇其後經籙醮事皆曰壇此瑧當是壇中供器

白茶瑧

博物要覽胎壇瑧少低餘壯茶底有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隱隱橘皮紋起雖定窯何能比方真一代絕品

紅魚靶桮

博物要覽以西紅寶石爲末圖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若紫黑色者火候失手似稍次矣

按靶鬱靶也从革巴卽从巳刀柵又从木从覇鍛又稱鎖急就篇注云鍔劒之本入把者也劒之皆手把處稱編刀靶古鏡記倒靶皆借靶字可通用然妬古錄訛寫入角把桮作把靶桮從手作把爲是

故口花尊

按修與餅異餅口小於腹尊腹小於口餅高尊輕羅小扇撲流螢茶瓶

徐應秋曰人物窰瓶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五朵桃注石榴注雙瓜注鵝注鵝注

考槃餘事雙瓜注采色頗生雙鵝注鵝注工緻精極

磬口洗魚藻洗蔡洗蟠洗

按古禮器有洗此以洗筆之器亦名洗也考槃餘事云筆青後卽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免堅不脫可耐久用洗完卽加筆帕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此可備用筆法又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藤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文房實備謂養筆以梳黃酒舒其毫此收新筆法也

硃砂大盌硃砂小壺

博物要覽色紅如日用白鎖口

滿壺小壺

博物要覽此等皆發古未有

按馮可賓茶牋云茶壺以器爲上又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爲得趣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躁間愚謂茶瓶以罩蓋爲上罩蓋亦以小爲貴然罩蓋之大者不過如小壺而止若茶壺愈大其失香變味愈甚壺下之火

故口花尊

按修與餅異餅口小於腹尊腹小於口餅高尊

廣鐘仿古鐘也

滿金花紋填五彩坐墩

五彩寶珠花紋坐墩

博物要覽此發古未有

頭盞藍地五彩坐墩
青花白地坐墩
冰裂紋坐墩
博物要覽漏空花紋填以五采華若雲錦又以五采
寶珠花紋綢繆悅目二種皆深青地子有藍地填盞
五采如石青刻花石青花白地有冰裂紋者種種式
樣非前代會有
按宋學士王珪名對蓋珠殿設紫花坐敦命坐
敦晉頓謝賜邱一成爲邱敦又如覆敦者敦邱
注敦孟也敦音堆詩至于頓邱毛傳邱一成爲
頓邱敦轉爲頓坐墩亦如覆盂形故以是名从
土者爾雅注云江東呼地高堆爲敦墩是敦俗
字相仍用之也墩與杌子異杌子有足俗又以
杌之小者曰凳均窯亦有坐墩博物要覽云黃
沙泥坏器質鬆厚耒佳
扁罐密食柑罐
博物要覽甚美多五采燒色
按釋氏有澡灌西域志載月支國佛澡灌青石
名羅勒惠遠法師澡灌銘序云得摩羅勒石澡
灌皆作灌以水可灌濯也後人从缶作罐凡盛
物小器皆曰罐又急就章注云椑小桶以盛鹽
豉醬食桶右之椑也
盛藥
雨盒
番嘴雀食斛
蟋蟀盆
按戴金宣盆最重亦有戴金蟋蟀盆吳梅村集

有歌又蘇州陸卿二姓所造極工巧雕鏤精緻
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卿氏二女也當
時重促織之戲勝負至千百不惜重直購盆故
精巧如此匪獨陶器
五彩靶杯以下成化窯
博物要覽成窯上品無過葡萄鴛口五彩扁肚靶杯
式較宣格妙甚
雞缸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格種類甚多皆描
畫精工色瑩而堅雞缸上畫牡丹下
有子母雞躍躍欲動
按野獲編云窯器初貴成化次則宣德格錢之
屬初不過數金頃來京師成窯酒格每對至博
銀百金爲吐舌不能下曝書亭集云嘗以月之
朔望觀京師慈仁寺集貿人入市見陳窯盆爭
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皆描畫精工色瑩而堅
按考槃餘事有定窯哇哇後視鎖紙哇小兒聲
故以此稱嬰孩詳見前明器皆从女作娃吳楚
之間謂好曰娃吳有館娃宮揚雄賦資娥娃之
珍髦師古曰美女也指嬰孩作哇哇爲是
寶燒盆
硃砂槃
高江村集均窯斛歌注成窯無雞缸寶燒盆硃砂槃最
精緻價在宋窯上
按寶燒以西紅寶石未燒也
人物蓮子酒瑧
青花紙薄酒瑧
草蟲小瑧
五供養淺瑧

五彩奢飾小楪
香合
各樣小罐
博物要覽皆精妙可人
高燒銀燭照紅粧酒格
錦灰堆
獃韃龍舟商士娃娃格
滿架葡萄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格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格有名高燒銀燭
照紅粧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錦灰堆折枝花果堆
四面也獃韃七女戲獃韃也龍舟闕龍舟也高士一
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五娛
兒相戲也滿架葡萄畫葡萄也其他香草魚藻瓜茄
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皆描畫精工色瑩而堅
博物要覽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棗湯葢湯字者乃
世宗經筵醮壇用器亦曰壇瑧不及宣德
按壇瑧有大中小三號內有茶字者佳葢湯字
爲下瑧色以正白如玉爲最較之宣窯不及其
佳者亦足重也
磬口饅心圈足外燒三色魚藻瑧
紅鉛小花合子大加錢
博物要覽二品爲世珍小合子花青畫美向後宮窯

恐不能有此

趕珠龍外一秤金娃娃花盌

八仙過海罐

夔戲鮑花盌

孔雀牡丹罐

獅子滾繡毬罐

轉枝寶相花耗八寶罐

滿地嬌鮑鯉鱖水藻魚罐

江下八俊罐

巳山出水飛獅罐

八瓣海水飛龍花樣罐

蒼獅龍花餅

靈芝四季花餅

外四季花裏三陽開泰花樂

外九龍花裏雲龍海水樂

外出水龍裏獅子花甌

外乾坤六合裏昇龍花甌

福壽康寧花鍾

裏外萬花藤外有控珠龍茶鍾

外要戲娃娃裏雲龍花鍾

外團龍裏花裏青雲龍茶鍾

外雲龍裏花團鍾

松竹梅酒罈

裏外滿地嬌花樂

裏外雲鶴花樂

外龍穿西番蓮裏穿花鳳花樂

外結子蓮裏團花花樂

外結子蓮裏龍鳳樂

外鳳穿花裏昇降戲龍樂

靈芝捧八寶罐

八仙過海罐

夔戲鮑花罐

孔雀牡丹罐

獅子滾繡毬罐

轉枝寶相花耗八寶罐

滿地嬌鮑鯉鱖水藻魚罐

江下八俊罐

巳山出水飛獅罐

水火捧八卦罐

八瓣海水飛龍花樣罐

蒼獅龍花餅

靈芝四季花餅

外四季花裏三陽開泰花樂

外九龍花裏雲龍海水樂

海水飛獅龍捧福壽字花樂

外畫四仙裏雲鶴花樂

外雲龍裏八仙捧壽花樂

雲鶴龍果盒

青蒼獅蓋盒

龍鳳穿仙捧壽字花盒

龍鳳穿花缸

裏外雲鶴花缸

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罐

轉枝蓮托百壽字花樣罐

右器皆青花白地

按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優曇華

鉢名省文曰曇鉢述有曇之名而寡少之小者亦以雲稱墨碎錄云今人呼藏酒器曰曇又从土作墮陸龜蒙謝山泉詩云石墮封寄野人家是也墮罈古今字耳亦作罈皮日休詩酒罈香竹院陸游詩美酒綠盎罈罈之名由來已古哉以此轉而為罈也

青盌天青色盌翠青花盌

外穿花鸞鳳裏青如意團鸞鳳花膳盌

青酒瓮

外荷花魚水藻裏青穿花龍瓮

青茶鍾

青棵天青色棵翠青色棵

暗龍鶴花棵

轉枝寶相花回回花鍾

暗龍花鍾

純青裏海水龍外擁祥雲拋貼金三獅龍筆花盤

雙雲龍缸

外青雙雲龍寶相花缸

頭青素缸

雙雲龍穿花罈

青瓷磚

雙雲龍花盌

雙雲龍雀瓮

四季花瓮

右器皆青瓷白地

暗藍芽海水花盌

暗鸞鶴花酒瓶附壺
磨口茶甌
暗龍花茶鍾
甜白酒鍾
甜白壺餅
甜白盤
暗龍芽海水花鍾
右器皆白瓷
暗龍紫金盤金黃色盤
暗龍紫金楪金黃色楪
右器皆紫色
鮮紅改窯紅色盤楪
翠綠色盤楪
青地閃黃鸞鳳穿寶相花瓶
黃地閃青雲龍花甌
青地閃黃鸞鳳穿寶相花瓶附
黃花暗龍鳳花盒
紫金地閃青雲龍花盤楪
素饒花缽
右器雜色以上俱見江西大志
按魏志賜女倭以絳地交龍錦通雅云凡錦皆有地經地緯織成文如今之緞可笑也又宋有地經地緯織成文如今之緞可笑也又宋仁宗最愛重補空地以雲龍鉤邊通雅云鉤邊錦上雲龍之地也五彩資如製錦之法故有青地黃地紫金地之名盤花亦如之走龍雲鳳麒麟獅子鴛鴦萬金盤龍對鳳孔雀仙鶴芝草大龍獅子雙雲雁大盤

芽雲鸞宜男百花穿花鳳緣八仙滴珠龍獅子
盤毬水藻戲魚皆古錦名陶人畫染之作約畧
相似
雙雲龍鳳霞穿花喜相逢雜朵朵菊花纏枝寶相花
盤芝葡萄桌器以下慶
按滿異錄五代時貴妙以筵具更相尚至方丈
之案不能勝旁挺二案翼之參差數百謂之綽
楔臺盤又北轅錄淳熙丙申待制張子政賀金
國生辰抵館供晚食先設茶筵具兔壠此云桌
器即筵具也約一桌之器而整齊之奢色花樣
俱以類從明窯始見於此今亦盛行古人用几
筵今之桌所以代几也楊億談苑云咸平景德
中主家造檀香倚桌倚卓字後人从木作椅
桌又桌字加木傍作槕俗書也
外雙雲龍鳳竹葉靈芝朵朵雲龍松竹梅裏團龍四季
花樣
外穿花龍鳳五彩滿地嬌朵朵雲龍花鳳纏枝寶相花裏人物靈芝四季
玉簪花盆
外雙雲龍鳳九龍海水雜枝寶相花裏團龍鳳松竹梅
花架
外雙雲龍鳳竹葉靈芝朵朵雲龍松竹梅裏團龍四季
花樣
外雙雲龍芙蓉花喜相逢貫套海石榴回回花裏穿花
翟雉青鵝鵝荷花人物獅子故事一秤金金黃暗龍鐘
外穿花龍鳳八吉祥五龍淡海水四季花棒乾坤清泰
字八仙慶壽西番蓮裏飛魚紅九龍青海水魚松竹梅
穿花龍鳳碗
雙穿雲龍花鳳獅子滾繡毬壯丹花青花果翎毛
五彩雲龍寶相花草龍罐

穿花龍鳳扳枝娃娃長春花回回寶相花餅
外梭龍靈芝五彩曲水梅花裏雲龍裏花松竹梅白暗
雲龍玉
外雲龍五彩滿地嬌人物故事荷花龍裏雲龍曲水梅
花盒
雙雲龍回回花果翎毛九龍淡海水荷花紅雙雲龍纏
枝寶相花香鑪
雙雲梭龍松竹梅朵朵菊花香盒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獅子滾繡毬穿花喜相逢雜相
斗
按廣韻相前襄澤凡食有澤者亦稱相斗所以
盛之也俗作湆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穿花雜雞獅子滾繡毬朵朵四季
花醋淌
雙雲龍鳳草獸飛魚四季花八吉祥貼金孔雀牡丹花
罇有蓋獅子樣
右器皆青花白地見陶書
外雙雲荷花龍鳳纏枝西番蓮寶相花裏雲團龍貫套
八吉祥龍邊蓋芽海水如意雲邊香草曲水梅花盆以下
蘭歷
窯
外雲龍荷花鴛鴦娃娃家福壽康寧字回回花海獸獅
子滾繡毬裏雲鶴一把蓮萱草花如意雲大明萬歷年
製字盆
外團雲龍纏鳳錦地八寶海水福祿壽靈芝裏雙龍捧
壽長春花五彩鳳穿
外壽意年錦端陽節荷花水藻魚景底青正面雲龍邊
松竹梅盆

外雙雲龍八仙過海盒子心四季花裏正面龍象壽字
如意葵花邊竹葉靈芝盆
外穿花雲龍鸞鳳纏枝寶相松竹梅裏衆衆四季花回
回樣結帶如意松竹梅邊竹葉靈芝盤
外荷花龍穿花龍鳳松竹梅詩意人物故事裏娃娃裏
衆衆雲邊香竹葉靈芝暗生龍寶相花盤
外團螭虎靈芝如意寶相花海石榴香草裏底龍捧永
保萬壽邊鸞鳳寶相花永保洪福齊天娃娃花盤
外纏枝蓮托八寶龍鳳花果松竹梅真言字折枝四季
花裏底穿花龍邊衆衆四季花人物故事竹葉靈芝壽
意牡丹花盤
外穿花鸞鳳花果翎毛詩帶花滿地嬌草獸荷葉龍裏
八寶雲龍寶相花捧真言字龍鳳人物故事盒
外纏枝牡丹花托八仙詩芽海水西番蓮五彩異獸滿
地嬌裏雙雲龍暗龍鳳寶相花獅子滾繡毬八吉祥如
意雲靈芝花果樣
外長春轉枝寶相花螭虎靈芝裏五彩龍鳳邊福如東
海八吉祥錦盆堆邊寶相花結帶八寶樣
外纏竹葉靈芝花果八寶雙雲龍鳳裏龍鳳穿四季花
彩壽意人物仙桃邊葡萄樣
外雙雲龍寶盖海石榴獅子滾繡毬裏穿花雲龍如意
雲邊香草紅九龍青海水五彩鴛鴦荷花編地真言字
鍾
外蟠桃結篆詩字纏枝四季花真言字裏雲鶴火燄寶
珠暗雙雲龍荷花魚青海水鍾
外穿花龍鳳八仙慶壽回回纏枝寶相花裏雲龍靈芝
花魚江崖子花株真言字碗

外團龍如意雲竹葉靈芝五彩水藻魚裏衆壽字如意
牡丹花五彩如意鼎
外雲龍長春花翎毛士女娃娃靈芝捧八吉祥裏葡萄
衆衆四季花真言字詩帶花瓶
外穿花雙雲龍人物故事青九獸紅海水瓶
曲水梅花穿花翟雉白蓉芽紅海水瓶
外雙雲龍鳳裏黃葵花轉枝靈芝五彩菊花瓶
如意雲龍穿花龍鳳調雨順天下太平四脚頭捧水
保長春字混元八卦神仙添乾坤濤泰字盒
雙雲龍纏枝寶相花醋滴
雲龍棋盤
按紋楸棋盤也故曰楸枰棊天洞覽云元頤本
枰棋聲與律呂相應益用譬玉棋盤非有異術
得瓷爲盤所以助丁丁者尚與樂玉比勝矣
海水雲龍四季花金菊芙蓉盤
陸鶴乾坤靈芝八寶寶相花如意雲龍燭臺
寶山海水雲龍團座寧桂杭州此荷葉花草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翎觴罐
錦地花果翎毛邊雙龍捧珠心屏
錦地雲穿寶相花靈芝河圖洛書筆管
按王羲之筆經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
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以綠
沉漆竹管及鍍管見遺斯亦可玩何必金玉斯
言殊書家三昧瓷管恐亦嫌重
八寶團龍筆沖
按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裴鍾世無其匹考衆
餘事以筆筒必湘竹爲雅品似亦不然如近日

陶器頗多妙製若此八寶圖龍恐非清玩所宜
麒麟盒子心纏枝寶相花迴紋花果八吉祥靈芝海水
梅花香奩
按急就章芬薰脂粉膏澤筒注筒本用竹其後
轉用金玉雜物寫竹狀而爲之皆所以盛膏澤
者也愚謂香奩陶器可仿古製寫竹狀大小高
下隨器變易亦是雅玩
雲龍回紋扇匣
海水頂粧玲瓏三龍山水筆架
蹲龍寶象人物硯水滴
人物故事香草蓮瓣檳榔盤
錦地盒子心龍穿四季花冠盤
外盒子心錦地雙龍捧永保長壽四海來朝人物故事
四季花裏靈芝松竹梅蘭巾盤
玲瓏雙龍捧珠飛龍獅子海馬涼墩
慶雲百龍百鶴五彩百鹿永保乾坤罈
水藻魚八寶香草荷花滿地嬌海水梅花缸
右器皆青花白地
雲龍棋盤
昇降海水雲龍筆管
海水龍盒子心四季花鎮沖
貫套如意山水靈芝花尊
寶山海水雲龍人物故事香草蓮瓣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瓶燭罐
穿花山水昇降龍青雲鸞鳳缸
香草玲瓏松紋錦四季花香奩
錦地盒子心四季花果鉤毛八寶罐

雲龍回紋扇匣
玲瓏山水筆架
四季花巾盤
雲龍回紋四季花粗斗
昇轉雲龍回紋香草缸
右器皆五彩
裏白外青貫套海石榴甌
裏白外青對雲龍獅子滾繡毬纏枝金蓮寶相花缸
青地白花白龍穿四季花筆沖
青雙雲龍捧象壽字飛絲龍穿靈芝草獸人物故事百
子圖罈
五彩荷花雲龍黃地紫荷花涼墩
暗花雲龍寶相花全黃茶鍾
黃地五彩裏白外螭虎靈芝四季花香奩
暗花鸞鳳寶相花白瓷碗
裏白外紅綠黃紫雲龍脂粉
右器雜彩以上皆見陶說
仿白定長方印池
考槃餘事近日所燒有盞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
地純白者古未有宜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
仿定器文王鼎鑑彝罏
博物要覽新仿定器如文王鼎鑑獻而戟耳彝罏不
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爲佳亦須磨
去滿面火氣可玩若繪周而燒者合鑑稱罏以鎖子
甲毬門錦龜紋穿挽爲花地者製作極工不入清賞
鞍丹泉之造遠甚
流霞瑧

池北偶談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
姜千里嘉興銅鑪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
梁流霞瑧則吳十九皆知名海內
卿幕梧
居易錄萬歷時浮梁吳十九所製瓷器妙極人巧嘗
作卿幕梧瑩白可愛一枚重纔半銖
按吳十九自號竟隱道人隱於陶居易錄稱其
能詩書法趙承旨性不嗜利所居門巷蕭然而
已此一雅人不僅以一技鳴矣樊玉衡贈詩云
宣窯滿甚水窯厚天下知名吳十九更有小詩
滿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李白華詩云爲覓丹
砂闕市塵松聲雲影自寂寂天憑君點出流霞瑧
去汎蘭亭九曲泉余亦追贈一詩記於末云龍
泉兄弟知名久驟主新裁總後塵獨有流霞在
江上壺中高隱得詩人

右陶說六卷吾宗笠亭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閎見廣博而著論務裨實用客遊饒州饒產之巨莫如景德鎮之瓷而其器尤為日用不可缺乃以親見之事參諸舊聞其說不誣洵可傳也文藻不敏性好涉獵典籍若陶器一類實前人所未備此書允推掀摭而鄙意聞見所及尚有數事可資采擇者若吾杭新平鎮素瓷庸貨觀時名於天下今其地久廢其說猶存他若宜興洪春所製之茶壺流傳海內例所宜廣武林繡谷吳氏所藏百八酒器一時名宿各有詩歌亦可臚陳其形式而備其說楊中丞雍建嘗監窯事其酌定事宜見於文集者亦有可采至書瓷一節仁和邵遠平嘗禁絕之以為敬聖惜字之一端而論言不允其請凡巨細各條當俟服時君為輯錄以正有道先生勤學好古文藻斐然已久未獲謁教半世宗時亦有請書年號以垂永久者采而今者讀先生之書輒有所感知大雅虛懷必不以鄙褻而斥其妄也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春仲文藻謹跋

典籍於今大備矣考工之書漢隋唐宋諸志撰述寥寥若朱遵度漆經杜綰鑄錢等事之類不過數種而已宣和博古圖名與叔考古圖大率詳列彝器款識無關民間日用之器具前明則呂棠之宣德彝器譜傳後之鐵冶志江柯玉之古今鑑畧皆蒐其官親其事纂輯成書而陶器一藝古今曾未聞述作海鹽朱笠亭先生經世才也丁亥歲館於江西大中丞吳公寔賢因得悉景德窯器之製撰成陶說六卷考古驗今燦然具陳草野編氓目不覩先王禮器法物而足

盆土缶無人不資為飲食之用此書流傳天下之樂閱其說者廣矣茝特補古人未備已哉先生需次就詮屬博雒校付之梓氏既竣因書數語於後

乾隆甲午五月朔新安後學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題辭
博物庋儲七錄豪閒窗餘事付名陶開函紙墨生香
處茗入熏爐波律膏
蓬壺小樣最宜茶甘歎濃浮碧乳花三大一時傳舊
系長教管領小心芽
問說陶形配季疋玉川風腋手煎時何當喚取松陵
客補賦荊南茶具詩
陽羨新鐫地志譌延陵詩老賚揆羅他年采入圖經
內須識桃溪客語多
松譌周春

上古器用陶瓬尚其質也史稱虞舜陶于河濱器皆不苦窳若讀如鹽苦窳者何蓋髼墾蠻墾蠻之等也然則苦窳之陶宜爲重瞳所弗顧已厥後周文作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也以大姬妻其子而封之陳春秋述之三代以降官失其職象犀珠玉金碧焜燿而陶之道益敝今窾穴所在皆有不過以爲佐觴罌缶之須其去苦窳者幾何惟義興之陶製度精而取法古迄乎勝國諸名流出凡一壺一卣幾與商彝周鼎並爲賞鑒家所珍斯尤善于復古者與于焉來荊南雅慕諸人之名欲訪求數器破數十年之功而所得蓋寥寥焉歲月滋久并作者姓氏且弗章擬綴輯所聞以傳好事暨陽周伯高氏嘗著茗壺系述之間多漏略茲復稍加增潤蓋爲二卷曰陽羨名陶錄超覽君子更有以匡予不逮實厚願焉

乾隆丙午春仲月吉菟牀吳騫書于桃溪墨陽樓

陽羨名陶錄目次

卷上
原始
選材
本藝
家溯
卷下
談叢
文翰

陽羨名陶錄卷上

原始

相傳壺土所出有異僧經行村落日暮宿貧士人羣嘯之僧曰貴不欲買買富何如因引村叟指山中產土之穴及去發之果備五色爛若披錦

陶穴環蜀山山原名獨東坡先生乞居陽羨時以似蜀中風景改名此山也祠祀先生于山椒陶烟飛棠祠宇盡墨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則先生之鋭改厥名不徒桑梓殷懷抑亦攷古自喜云爾

吳騫曰明王升宜興縣志引陸希聲顧山錄云顧山東連洞壺諸峯竭于蜀山蜀山之支脈也今有東坡書院然則蜀山蓋顧山之支也希聲唐人東坡書院前有石坊宋牧仲中丞題曰東坡先生買田處

選材

嫩黃泥出趙莊山以和一切色土乃黏膩可築盞陶壺之丞弼也

石黃泥出趙莊山即未觸風日之石骨也陶之乃變硃砂色

天青泥出盡墅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支有梨皮泥陶現淺黃泥陶現豆碧色窑口泥陶現輕赭色梨皮和白砂陶現淡墨色山靈膠絡陶冶變化尚錯種種光怪云

老泥出圜山陶則白砂星星宛若珠琲以天青石黃和之成淺深古色

白泥出大潮山陶瓶盞缸缶用之此山未經發用載自江陰白石山即山陰泰望山東北支峯

吳騫曰按大潮山一名南山在宜興縣南距丁蜀二山甚近故陶家取土便之山有洞可容數十人又張公善權二洞石乳下垂五色

陸離陶家作釉悉于是采之出土諸山其穴往往導徙有素產于此忽又他穴得之者實山靈有以司之然皆深入數十丈乃得

本藝

造壺之家各穴門外一方地取色土篩揭部署訖奔赴甕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

窖其中名曰養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

壺成幽之以候極燥乃以陶甕俗謂之缸甎

封閉不隙始鬻欠裂射油之患過火則老老不美

圓通爲不遠矣然爐頭風雨聲鉋削易作不

免湯腥砂銑能益水德沸亦聲清白金尤妙

親欠火則稱稱沙土氣若窯有變相匪夸所思傾

湯貯茶雲霞綺閃直是神之所爲億千或一見耳

規仿名壺曰臨比于書甕家入門時

壺供眞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嘬以盡色香味之盡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宜傾竭卽滌去滓乃俗夫強作解事謂時壺質地堅結注茶越宿暑月不餿不知越數刻而茶敗矣安俟越宿哉況眞茶如蕙蘭采卽宜爽如筍味觸風隨劣悠悠之兵過此留題

論俗不可醫

壺宿雜氣滿貯沸湯傾卽浸冷水中亦急出泠水寫之元氣復矣

品茶用甌白甕爲良所謂素質傳靜夜芳氣滿閒軒也製宜奔口窪腹色澤浮浮而香味不散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項高而細寂其底便過水漉沙茶藏以閉洗過茶者仲美君用各有奇製皆壺使之從事也水杓湯銚亦有製之壺美者要以椰瓢錫器爲用之恒

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彬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造稍砂和製較窈窕局身珠粒隱隱

更自奪目

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閟然之光入手可鑒此爲

文房雅供若膩滓爛斑油光燦燦是曰和尚光最爲賤相每見好事家藏列頗多名製而愛護垢染舒袖摩娑惟恐拭去曰吾以寶其舊色爾不知西子蒙不潔堪充下陳否耶以注眞茶是貌姑射山之神人安置烟瘴地面矣豈不妒哉

周高起曰或問此聲論茶是有說乎荅曰竹

家調

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閱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甓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澂練想築爲胎規而圓之劑使中空踰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

人遂傳用

吳騫曰金沙寺在宜興縣東南四十里唐相陸希聲之山房也宋孫覿詩云說是鴻磻讀書處試尋幽徑拄孤藤建炎間岳武穆曾提兵過此留題

供春學窓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搏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眞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鈒敦厖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係龔姓亦書爲龔春

周高起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予于吳岡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

吳騫曰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

57年7月出版

之

董翰號後谿始造菱花式已臻工巧

趙梁多提梁式梁亦作良

元暢茗壺系作元錫秋圃雜佩作袁錫茗壺諸作元暢

時朋一作鵬亦作朋朋大彬之父與董趙元是爲四名家並萬歷間人乃供春之後勁也董文巧而三家多古拙

李茂林行四名養心製小圓式妍在樸樕中尤屬名玩業春至茂林茗壺系作正始

周高起曰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甕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沾釭鐙油淚

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礪土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鄉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子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矣業大彬茗壺系作大家

周高起曰陶肆謠云壺家妙手稱三大蓋謂時大彬及李大仲芳徐友泉也予爲轉一語曰明代瓦陶讓一時獨尊少山故自匪佞

李仲芳茂林子及大彬之門爲高足第一制漸趨文巧其父督以敦古芳嘗手一壺貽其父曰老兄者個何如俗因呼其所作爲老兄壺亦入金壇率以文巧相競今世所傳大彬壺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賞而自署款識者時人語曰李大瓶時大名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時大彬壺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爲戲不卽從友泉奪其壺土出門而去適見樹不眠牛將起尚屈一足涕視摹塑曲盡厥形欵識以貽大彬一見驚嘆曰如子智能異日必出吾上因學爲壺變化式土仿古尊罍諸器配合土色所宜舉智窮工移人心目厥製有漢方扁雅小雲雷提梁卣蕉葉蓮芳蓬花鷰蛩分襠索耳美人垂蓮大頂蓮一回角六子諸款泥色有海棠紅硃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櫧皮葵黃閃色梨皮諸名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歎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友泉小徐之目未詳其有子亦工是技人至今有大徐小徐之別

歐正春多規花卉果物式度模妍而準縫不苟絲髮配土之妙色象天錯金石同堅名衆仲芙友泉二人名壺系作名家

邵文金仿時大漢方獨絕自幼知名人呼之曰沈多梳宜興垂髫之稱巧殫厥心亦以甲申四月夭衆仲芙君用者壺系作神品

蔣伯荅名時英此四人並大彬弟子蔣後容于吳陳眉公爲改其字之數爲荅因附高流諱言本業然其所作堅緻不俗也

陳用卿與時英同工而年技俱後負力尚氣嘗以事在縲紲中俗名陳三駮子式尚工緻如蓮子湯漉鉢盂圓珠諸製不規而圓已極妍飾欵仿鍾太傅筆意落墨拙用刀工

陳信卿仿時李諸傳器具有優孟衣冠之而堅瘦工整雅自不羣貌寢意率自詩洪欽逐貴游間不復壹志壺技而已所謂心計輸租

閻多伺弟子造成脩削署欵近人多假手焉亦陶之中書不復唱滇城時也

閻魯生名賢規仿諸家漸入佳境人頗醉謹見傳器則虛心企擬不憚改爲技也進乎道矣

陳光甫仿供春時大爲入室天奪其能蚤昔一目相

系入
別派

徐令音未詳其字見宜興縣志豈即世所稱小徐者耶

項不損名眞橋李人襄毅公之裔也以諸生貢入國子監

吳騫曰不損故非陶人也嘗見吾友陳君仲魚藏茗壺一底有硯北齋三字旁署項不損款此始文人偶爾寄興所在然壺製朴而雅字法晉唐雖時李諸家何多讓焉不損詩文深爲李楨幹聞子將所賞顧以門才自豪人日爲狂後入俑門坐事死于獄靜志居詩話載其題閻人梳奩銘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此銘雖出于前人然不損亦非一于狂者或云人之有髮云云乃唐盧仝鎮奩銘

沈子澈崇正朝人

吳騫曰仁和魏叔子禹新爲余購得蔆花壺一底有銘云云後署子澈爲客先兄製又桐鄉金雪莊比部舊藏一壺摹其式寄余底有銘云崇正癸未沈子澈製二壺款制極古雅

渾朴蓋子澈實明季一名手也

陳子畦仿徐最佳爲時所珍或云卽鳴遠父

陳鳴遠名遠號鶴峯亦號壺隱詳見宜興縣志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間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延攬嘗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寧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子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茶紫色上鋟庚子山詩爲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眞可與三代古器並列竊謂就使與大彬諸子周旋恐不同酒無澄滓一斟卽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論

未甘退就鄉茗之列耳

徐次京

惠孟臣

葭軒

鄭寧侯皆不詳何時人並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

張燕昌曰王汎山長子翼之燕書齋一壺底有入分書雪菴珍賞四字又楷書徐氏次京四字在蓋之外口唇蓋方見筆法古雅惟蓋之合口處拙不若大彬之元妙也余不及見供春手製見大彬壺歎觀止矣宜周伯起有明代眞陶讓一時之論耳又余少年得一壺底有眞書文杏館孟臣製六字筆法亦不俗而製作遠不遒大彬等之自檜以下可也

吳騫曰海寧安國寺每歲六月廿九日香市最盛俗稱齊豐宿山于時百貨駢集余得一壺底有唐詩雲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製十字皆行書制渾朴而筆法絕類褚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後一名手也葭軒工作蹊章詳談殺又閶湖沒質庫中有一壺款署鄭寧侯製式極精雅惜未寓目

陽羨名陶錄卷下

談藪

蜀山黃黑二土皆可陶陶者穴火負山而居纍纍如兔窟以黃土爲胚黑土傅之作沽瓠藥鑪釜鬲盤孟敦缶之屬粥于四方利最博近復出一種似均州者發直稍高故土價踊貴嗨踰三十千高原峻坂半鑿爲陂可種魚山木皆童然矣陶者甬東人非土著也王禹偁荊溪疏

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大彬所製大爲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許次紓茶疏

茶壺陶器爲上錫次之瑪可寘茶藪

茶壺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爲得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虧閣同上茶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菊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文震亨長物志

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黃元吉爲上鼇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二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之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張岱夢憶

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情使與金玉比值卑乃仲尼不爲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適何必幽渺其說必至殫精竭慮而後止哉凡製砂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蓋貯茶之物與貯酒不同酒無澄滓一斟卽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論

茶則有體之物也星星之葉入水即成大片斟瀉時纖毫入嘴則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覺閎人直則保無是患矣（李漁雜說）

時壺名遠甚即退阪絕域猶知之其製始于供春壺式古朴風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髣髴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董翰趙良袁錫（疑即元暘）其一即大彬父時朋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為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鼠圄或重雖棄壺亦有幸不幸哉（陳貞慧秋園雜佩）

宜興時大彬製砂壺名手也嘗挾其術以游公卿之門其子後補諸生或為四書文以獻嘲破題云時子之入學以一貝得之蓋俗稱壺為罐也（先進錄）

均州窯器凡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器惟種菖蒲盆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此窯燒惟底佳其他坐墩墩鏤合方餅罐子俱黃砂泥胚故器質不足近年新燒皆宜與砂土為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博物要覽）

宜興砂壺胎于吳氏之僕曰供春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為之作傳（五石瓠）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器則張鳴岐宜興茶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幾則吳十九皆知名海內（王士正池北偶談）

供春製茶壺款式不一雖屬瓷器海內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元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價購之繼如時大彬益加精巧價愈騰若徐友泉陳用卿沈君用徐令音皆製壺之名手也（徐喈鳳宜興縣志）

陳遠工製壺杯瓶盒手法在徐沈之間而所製款識則一名物之顛天籟以傳真非子京精意所萃也書法雅健勝于徐沈故其年雖未老而特為表之（張燕昌陽羨陶說）

毘陵器用之屬如筆箑扇箸梳枕及竹木器皿之類皆與他郡無異惟燈則武進有料絲燈壺則宜興有茶壺澄泥為之始于供春而時大彬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葦疆事增華并製為花鋪菊合香盤十錦杯之等物精美絕倫四方皆爭購之（于慎重修常州府志）

明時宜興有歐姓者造瓦器曰歐窯有仿哥窯紋片者有仿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盆奩架諸器者頗佳（宋犖陶說）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朋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沙壺復加饒州之鑒光彩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時高手時伯高蔣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阮葵生茶餘客話）

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周亮工書影卷四）

昔在松陵王汐山楠諾兩樓出示宜興蔣伯荃手製壺相傳項墨林所定式呼為天籟閣壺墨林以貴介公子不樂仕進肆力于法書名畫及一切文房雅玩所見流傳器具無不精美如張鳴岐之交梅手蟠蜨望雲之香几及小盒等制皆有墨林字則一名物之顛天籟以傳真非子京精意所萃也（張燕昌陽羨陶說）

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蔆花八角側有款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即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鷺雖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此既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余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圖勒石紀其事未果也同上

往梧桐鄉汪次邁家曾贈余陳鳴遠所製研屏一高六寸弱闊四寸一分強一面臨米元章垂虹亭詩一面柯庭雙鈎蘭惜乎久作碎玉聲矣柯庭名文柏次邁之曾大父鳴遠曾主其家同上

錫其一則時朋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沙壺復加饒州之鑒光彩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可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葉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蔣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阮葵生茶餘客話）

印之學非有數十年功者不能到也吳菟牀著陽羨名陶錄鑒別精審遂以為贈時丙午夏日同上

陳鳴遠手製茶具雅玩余所見不下數十種如梅根筆架之類亦不免纖巧然余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蓋鳴遠遊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嘗于吾師樊桐山房見一壺款題丁卯上元為崙木先生製書法似晚研始太史為之提刀耳又于王芍山家見一壺底有銘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顏之樂在瓢飲閱此則鳴遠吐屬亦不俗豈隱于壺者與同上

吾友沙上九人藏時大彬一壺款題甲辰秋八月

時大彬手製近于王荊山季子齋頭見一壺冷金紫製朴而小所謂游婁東見弇州諸公後作也底有楷書欵云時大彬製丙有紋一綫殆未曾陶鑄以前所製然不足爲此壺病同上

余少年得一壺失其蓋色紫而形扁底有眞書友泉二字殆徐友泉也筆法類大彬雖小道洵有師承矣同上

客耕武原見茗壺一于倪氏六十四研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稚砂質溫潤色如豬肝其蓋雖不能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既手摹其圖復系以詩云陳繼松研山齋隨筆

文翰

記

宜興瓷壺記

周容

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瓷云始萬歷間大朝山寺僧（當作金沙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剣山土爲之供春更斲木爲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十事用木重首作椎椎唯錬土作掌厚一薄一分聽土力土薾不耐指用木作月皐其背虛緣易運代土左右是意與終始用鑷長視筆濶視筆大減者二廉首齊尾廉用剔用薙用剔齊用抑用趁用摩用推凡接文深淺位置高下齊廉並用壺事此獨勤用角濶寸長倍五或圭或笏俱前薄後勁可以服我屈伸爲輕重用竹木如口數片一納柄凡轉而藏暗者藉是至于中豐兩殺者則有小如脊補規萬所困外用竹若釵之股用石如雹爲荔核形用金作蝸尾意至器生因窮變不能爲名士色五臟容不招客士招則火知之時乃故入以砂錬土克諧審其燥濕展之名曰土璺割而登諸月有先腹兩端相見廉用媒土土濕曰媒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之豐約定足約則先面足豐則先足初渾然虛舍爲壺先天次開頸次冒次耳次觜觜後著戒也體成于是侵者薙之驕者抑之順者撫之阻者趁之闇者推之肥者割之內外等時後起數家有徐友泉李茂林有仁君用甲午春余寓陽羨主人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倘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尚已爲一瓷器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爲四方好事者收藏始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時爲人敦雅古穆壺如之波瀾安閑令人喜敬其下以甲乙兵燹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來因溯其源流狀其體製臚俱因瑕就瑜矣今器用日煩巧不自恥嗟乎似亦感運升降焉二旬成壺凡十綴就窑火予搆文祝窑文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而師之是爲賦

惟宏陶之肇造實運巧于姚虞爰前民以利用能製器而無窮在漢秦而爲瓶寶欣美曰康瓠類瓦缶之太朴肖鼎彝以成區雜瓷頌與頌類同鍛錬以無殊然而鼓匪匠心制不師古聊抱甕以團砂欲挈餅而垄土形每倩乎欹器用豈伴夫周簋名山未鑒陶鴟無五采之文巧匠不生鑛壹昧百工之譜爰有供春侍我從祖在磬齡而穎異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娛閒因心孳矩過土人之陶穴變瓦甌以爲壺信異僧而琢山廚陰凝以求士（時有異僧挾白磁青龍黃龍諸之鑿山得五色土因以爲壺）於是祖白碣繫黃能宛掘井兮千尋攻巖有骨若入淵兮百仞采玉成峯春風花浪之滃地有畫溪之勝分畦茹濾秋月玉源之上（地近玉女潭）並杵推春合以丹青之色圓角規矩之宗停椅梓之槌酌剪裁于成片握文扉之刮旋則掠以爲容稽三代以博古考秦漢以程功圓者如丸體稍縱爲龍蛋（壺名龍蛋）方兮若印（壺名印方）供春名印方角偶刻以春字又有刻春人角印方脫手則光能照面出冶則資比凝銅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之冥祖亦天下之良工過此則有大彬六尊有壺或方或圓或大或小方者腹圓圓者腹方莖金琢玉彌甚其侈獨陽羨以陶爲之有虞之遺意也然粗而不精與窳等余從祖拳石公讀書南山攜一童子名供春見士人以泥爲缶卽澄其泥以爲壺極古秀可愛世所稱供春壺是也嗣是時子大彬師之曲盡厥妙數十年中仲美仲芳之倫用卿君用之屬接踵駸駸而友泉徐子集大成焉好事者收藏始盡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頗夥乃以甲乙兵燹盡歸瓦礫精者不堅良足歎也有客過陽羨詢壺之所自來因溯其源流狀其體製臚列其名目并使後之爲之者考而師之是爲記

陶說

朱堯章

陶之始淵渾爾

茶壺銘

汪森

茶山之英含土之精伏其德者心恬神寧

酌中冷汲蒙頂誰其貯之古鼎資之汲古得脩綆

贊

陳遠天雞酒壺贊

吳騫

竭兮煉色春也審收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

左挈右提浮生杯酒酒谷丸泥

賦

陽羨茗壺賦并序

吳梅鼎

之典重時大彬仿擬琱琳仲美之琱瑋美琱仲巧窮毫髮仲芳骨潔而秀出刀鐫李仲芳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畫歐正求其美麗爭稱君用離奇沈君用尚彼渾成僉曰用卿醇飭陳用卿若大綜古今而合度極變化以從心技而進乎道者其友泉徐子乎緬稽先子與彼同時爰開尊而設館令効技以呈奇每窮年而累月期竭智以殫思淘累符乎球璧巧實媲乎班倕合凡皆用寫生之筆臺工切琢于刀圭倘季倫見之龕龕爐汲夫春潮浥此名盌爛于瓊瑤對煒煌而意驕瞻詭厲以魂銷方匪一名圖不一相文豈傳形賦雞爲狀爾其爲制也象雲罍兮作舟壺名雲器陳蟠觶兮揚杯觶名仿漢室之瓶漢則丹砂沁采刻桑門之帽僧帽則蓮葉擎臺卣號提梁提梁卣臞于雕漆君名苦節蕉已霞堆裁扈面之形扈面觚稜峭厲卷蔗方之角蘆方宛轉瀠洄詰屈橫時闕玩以遐思若夫燃彼竹鑪

燕市曾酬駿齊師亦載車也知無用用攜對欲殘花
吳迪美曰用涓人買駿骨孫臏刖逆事以喻爲
盞之好伯高乃眞賞鑒家風雅又不必言矣

贈高侍讀潛人以宜壺二器并系以詩

陳維崧 其年

宜壺作者推襲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搓漢謙
竹世間一藝俱通神彬也況鬱并老健沙巖質古肌
理勻有如香盒乍脫蘚其上刻畫蜼鳥蹲又如北宋
沒骨畫幅幅硬作麻皮皴百餘年來迭兵燹禹寶告
竭珠犀貧皇天劫運有波及此物亦復遭荆榛清狂
錄事偶弄得一具尚値三千緡後來往者或聞出巉
削怪巧徒紛紜鵝茶褐色好規製歙媚詎入山齋珍
我家舊住國山下殽雨已過芽茶新一壺滿貯碧山
界摩挲便覺勝飲醇邇來都下鮮好事椒歌瑪瑙車
渠銀時壺市縱有人貢往往腐物非其眞高家供奉
最淡宕羊脾龍骨膂吾晷每年官焙打急遞第一分
賜書堂臣頭綱八餅那足道蓁花玉蘂寧等倫定煩
稚器淪精茗忍使茅屋埋佳人家山此種不難致卓
犖只怕車轔轔未經處仲口已缺豈亦龍性愁難馴
昨捜敗篋牘二器函走長簡跪城圃是其姿首僅中
駟敢冀拂拭充墓中家書已發定續致會見荔子衝
塵埃

宜壺歌荅陳其年檢討

高士奇 潛人

荆南山下晷畫溪溪光欲融浮沙泥土人取沙作茶
器大彬名與龔春齊規製古樸復細膩輕便堪入筠
籠揣山家雅供第一稱清泉好瀹三春黃未經敲
兩焙嫩綠養花天氣黃鶯啼旗鎗初試蝦蟹眼年年
韵事宜幽楪柴磁漢玉價高貴商彝周鼎難攻稽長
安人家尚奢靡鏤鎔工巧矜象犀詞賈官冷性淡泊
吻　恩賜住蓬池西朝朝僦直趨　殿陛夜衝街鼓
星聽雞日間幼子面不見糟妻守分甘鹹藍縱有小

軒列圖史那能退食開品題近向漁陽歷邊徼春夏
時扈八駿踏秋來獨坐北窗下玉川典蔡思山谿致
札元龍乞佳器遂煩持贈走小奚兩壺圖方各異狀
隅城鄭重裹錦綳長篇更題數百字敘述歷落同遠
贊拂拭經時不釋手童心愛玩仍孩提湘簾夜搥鋷
漢直竹牀醉臥寒蟾低紙窗木几本精粲翻憎瑪瑙
兼玻璃瓦瓶插花香燕斫小物自可同攻圭龍井新
茶虎跑水惠泉廟界爭鼓鼙他年揚帆得　恩請我
賡捐之歸故畦

以陳鳴遠舊製蓮蕊水盛梅根筆格爲借山和
尚七十壽日占二絕句

查慎行 悔餘

梅根已老發孤芳蓮蕊中含滴水香合作案頭清供
具不歸田舍歸禪房

偶然小技亦成名何物非從假合成道是搏沙沙不
散與詞新句祝長生

希文以時少山砂壺易吾方氏核桃墨

馬思贊 仲韓

漢武神中核去今三千年其牛爲酒池牛化爲墨船
磨休斬骨髓流出成元錠會落盆池中數蚪會愈堅
實勝大遠丹砂者能具天賜我良友生如與我同旋
豈敢計施報報亦非斐斐臂彼十五城難易趙璧然
有明時山人搦砂成方圓彼視祖龍李斯意欲相後先
我謂韓齊王蓋與吟等肩青娥易羅馬文枕摸玉鞭
投贈古有之何必論媸妍以多量取寡差勝前賢

陶器行贈陳鳴遠

汪文柏 季青

荆溪陶器古所無問誰作者時與徐徐友泉泥沙入
手經搏埴光色便與尋常殊後來多梨工奉倣皆雷
同陳生一出發巧思遠與二子相爭雄作石泉拋火鑒松風我初不識生阿特尺素來相
通　陳君其年也贈我雙尼頗殊狀宛似紅梅嶺頭放平生

奪端斂輕脣細理欵栟櫚馬肝或謗瓜削面鳳咮兼
狀鷺食荷燔燒顏色出美好端正不待切與磋華元
皤然抱坦拊周顗空洞非嫫母早從仲將試點漆峽
檐懸溜駿注坡我初見此貪不覺泉中奇畜擬彙駝
詩篇送似因賸得若彼取烏致以囿溫泉火井佐沐
邑華陽黑水瑾梁嶰豹囊乾煤吐柏麟古玉笏笏徐
研摩青霜倒開瀲海色烏蚪尾掉重雲拖端州太守
輕萬石宮凌秦羽磯蓋羅比于中國豈無士今者祇
悅哀臺佗時煩拭湔安且固捧盈恆恐遭跌蹉裝書
未取押琳琅格筆遲祈珊瑚柯蔫螭蟠鳳咮一尺錦
官爲汝城初蓑啓之刀劍快出匣止爲熊虎嚴蠻窩
蕭行孔草雖嬾擅須記甲乙親吟哦國風好色陳姣
嫘離騷荒忽追沅濯凝鋪潭影滑幽瑣秋生龍尾涼
侵霞夜遙燈語風撼碧榮者爲蜘蛛者蛾行斜次雁
共縻蜿手無停度劇弄梭宏農客卿座上客雄鳴蕭
掃幺與麼欲銘功德向四壁顧此堅凍誰能劇視乎
與汝好相結分等石友亦已加闕于垂手鮮琢玉捧
侍未許宮釵娥他年塗竄堯典字伴我作籍書歸天

臺陽百詠

周　澍　鼎臣

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
候竹梢露重瓦溝鳴

論盞絕句

吳省欽　沖之

宜興妙手歎龔春後輩還推時大彬一種盧砂無土
氣竹爐謖煮鬬茶人

周梅圃送宜壺

春彬好手嗟難見質古砂麤法倘傳攜個竹爐蕭寺
底紅囊須論惠山泉

觀六十四研齋所藏時壺率成一絕

陳　鱣　仲魚

陶家雖欲歎供春能事終推時大彬安得攜來借硯
北注將勺水活波臣子嘗自號東海波臣

無錫買宜興茶具二首

馮念祖　爾修

陶出瑞瓏盌供春舊擅長團圓雙日月刻劃五文章
直並搏砂妙還誇肖物良清閟供茗事珍重比流黃
敢云一器小利用仰前賢陶正由三古基經第二泉
却聽魚眼沸移就竹爐邊妙製思良手宜哥應並傳

陶山明府仿古製茗壺以詒好事五首

吳　騫　槎客

洞靈嚮口庀精材百遍臨摹倚釣臺傳出河濱于古
意大家低首莫驚猜
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禪僧去不還此日蜀岡千萬
穴別傳薪火紀眉山
百和丹砂百鍊印泓深鐵篆煙消奇觚不數宣和
譜石鼎聯吟任尉綠明府嘗夢見尉綠字因以自號茗壺故云
翛翛琴鶴志清虛金注何能瓦注如玉鑪亭前人吏
散一甌春露一牀書

陶泓已拜竹鴻臚玉女叙頭日未晡多謝東坡老居

桃溪客語

士如今調水要新符東坡調水符事在鳳翔玉女洞宜興縣志移于玉女潭辨詳

芑堂明經以拿甫瓜圃翁舊藏時少山茗壺見

眎製作醇雅形頗倣帽爲賦詩而返之
蜀岡陶窶蘇洞鄉天生時大神通神千奇萬狀信手
出巧奪坡詩百態新清河眎我千金寶云有當年手
澤好想見砌砂百鍊精傳衣夜　少老一行銘字
昆君刻歲紀丙申明萬麻彈指流光二百秋眞人久
化蓮臺錫吳梅鄉茗壺賦云封墓昨輸留之三歸亭
門之桐蔭藻書堂　後中常作笙磬聲聲設然起覩了無覩催見竹爐湯沸
海月松風清乃知神物多靈閃不狗君家雙寶劒願
今且作合浦歸兒使龍光斗牛占噫嘻公子愼勿嗟
世間萬事猶搏沙他日來尋丙舍帖春風返喙趙州

茶

詩餘

滿庭芳　吾邑茶具俱出蜀山慕春舶舟山下湧賦此詞　陳維崧

白甌生涯紅泥作活亂烟細裊孤村春山腳下流水
浴柴門紫箏碧鱸時候溪橋上市販爭喧推蓬望高
吟杜句旭日散雞豚　田園淳樸處牽車粥奈壘石
支垣看鴟蘇撲滿磊磊郎樊而我偏憐茗器溫而栗
涇翠難捫坂鬚笑盈崖綠雪茶事正堪論

陽羨名陶續錄

家溯

明時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仿哥窯紋片者有仿官均窯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匾架諸器舊者頗佳（朱臬陶說）

吳騫曰歐窯疑即歐正春今丁蜀二山尚多規之者器作淡綠色如蘋婆果然精巧遠不遜矣

橋李文後山（鼎）工詩善書收藏名蹟古器甚多有宜磁茗盌三具皆極精雅其署款曰壬戌秋日陳正明製曰龍文曰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亮彩三人名皆未見於前載亦未詳何地人（陳敬璋餐霞軒雜錄）

本藝

香雪居在十三房所粥皆宜興土產砂壺茶壺始於碧山冶金呂爰治銀泉駿茗臟非扁以金銀必破器製曰龍文曰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亮彩三人名皆未見於前載亦未詳何地人（陳敬璋餐霞軒雜錄）

藥味砂壺創於金砂寺僧圓業砂泥作壺具以指羅紋爲標識有吳學使者讀書寺中侍童供春見之遂習其技咸名工以無指羅紋爲標識宋尚書時彥裔孫名大彬得供春之傳殷璧以杵舂之使還爲土范爲壺嬋以增火齊候以出雅自矜重遇不愜意碎之至碎十壺一皆不愜意卽一佛國彬技指以柄上拇痕爲標識大彬之後則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壽志雯諸人友泉有雲器蟬簷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美人肩西施乳東腰茭花平肩蓮子合菊荷花竹節橄欖六方多瓜瓠分蕉蟬翼柄雲朶耳番象鼻沙魚皮天雞彝耳諸式仲美另製戲鵝杯吳天篆磁壺賦云領毛璀璨鐫爲製武之杯謂此後吳人趙璧變彬之所爲而易以錫近時則歸復所製錫壺爲貴（李斗揚州畫舫錄）

吳騫曰長洲陸貫夫紹曾博古士也嘗爲子

言大彬壺有分四方底蓋爲一壺者合之注茶滲層無漏名六合一家壺離之仍爲六其藝之神妙如是然此壺子實未見姑識於此以廣異聞

談叢

前卷言一藝之工足以成名而歎士人有不能及偶觀袁中郎集時尚一篇與子說略同并錄之云古來薄技小器皆可成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磁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疑作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吳人瓦壺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銅爐稱胡四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好事家爭購之然其器實精良非他工所及其得名不虛也（云子云子又曾見顧東江集宏正間舊京製扇骨最貴李昭七脩類稿稱天順閒有楊埙妙於倭漆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圖畫不如嘗上疏明李賢袁彬者也（王士正居易錄）

韓奕字仙李揚州人買園湖上名曰韓園工詩善敲板蓄砂壺爲徐氏客（揚州畫舫錄）

閒得板橋道人小幀梅花一枝傍列時壺一器題云峭山秋片茶烹以惠泉貯沙壺中色香乃勝光福梅花盛開折得一枝歸啜數杯便覺眼耳鼻舌身意直入清涼世界非烟火人所能夢見也係一絕云因尋陸羽幽棲處傾倒山中烟雨春幸有梅花同點綴一枝和露帶清芬此幀詩畫皆有清致要不在元章文長之亞（龔鉞觚賸續集）

銘

張季勤藏石林中人茗壺屬銘以贊之匣

吳騫

渾渾者陶之始舍則藏吾與爾石林人傳季勤得子孫寶之永無忒

樂府

少山壺

洞山茶少山壺玉骨冰膚雖欲不傳其可得乎壺一把千金價我筆我墨空有神誰來投我以一緡（袁枚悅亦園可想然自古如斯何見之晚也）

詩

荊溪雜曲

任安上（唐）

蜀山山下火開窯青竹生煙翠石銷笑問山娃燒酒名公鉅卿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吳人瓦壺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銅爐稱胡四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好事家爭購之然其器實精良非他工所及其得名不虛也（云子云子又曾見顧東江集宏正間舊京製扇骨最貴李昭七脩類稿稱天順閒有楊埙妙於倭漆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圖畫不如嘗上疏明李賢袁彬者也（王士正居易錄）

王叔承（承父）

蜀山舊有東坡院一帶居民淺瀨邊白甄家家哀玉杓沙坏可得似榔梨（詩見明詩綜）

陳維崧

雙溪竹枝詞

汪士慎（近人）

蜀山山下火開窯青竹生煙翠石銷笑問山娃燒酒

陳夢星（伍喬）

誌謝雅貺

陽羨茶壺紫雲色渾然製作梅花式寒沙出冶百年餘妙手時郎誰得如感君持贈自頭客知我平生清苦癖清愛梅花苦愛茶好逢花候貯雪芽他年倘得南楓便隨我名山佐茶譜

味諫壺

天門唐南軒館丈齋中多砂壺有形如橄欖者或憎其拙予獨謂拙乃近古遂枉贈焉名曰味諫

（呂甫公有一壺回餘甘清味託山茗木瓜壺詩）

得時少山方壺於隱泉王氏乃（國初進士幼長之亞）

扶先生舊物率賦四律（龔鉞觚賸續集）

張廷濟（浴霖）

添得蕭齋一茗壺少山佳製果精殊從來器模原圖
土且喜形方未破觚生面別闢宜入畫兄子火起詩繪圖
腸借潤漫愁枯金沙僧寂供春奢此是荊南舊範模
創竹鐫畫廿字銘居然楷法本黃庭周高起曰大彬用竹刀書法
遍貝換雲痕斷處筆三折雪點披來砂幾星便道千
霽趣
金輪瓦注從教七梳補茶經延陵著錄徵君說好寄
郵筒問大寧海寧吳丈兆麻著陽羨名陶錄海內藏家
文邁兄攝陽羨陶說二君皆博稽此壺
大寧堂款必有效也
鄒琅世族溯蟬聯老物傳來二百年過眼風燈增舊感
余齋向日未久孟化去知心膠黍話新緣王心耕為丁巳歲孟中觀搆是壺萬
子作緣得此壺未妨會飲過詩屋西隱為見品閩溪陽大好用卿號
重攜品隱泉試元龍先生御舊居于此聞說休文會有
句可能藏筆賦新篇娣壻沈竹岑旗文嘗賦此壺貽王君安期
活火新泉邁典賒年年愛閉雨前茶從欽法物齋三
代張佑謂襲時瓦雖直賤商彝周鼎之列而無愧古澤便
代子家藏三代彝鼎十數種殿以此壺彌增
載都籃總一家吾弟季勤藏石林中人壺竹里水清
雲起液祇園軒古雪飛花居東太平禪院舊有潘與縣志
君到處堪煎啜珍重寒窗伴歲華雪軒詳舊嘉

時大彬方壺澈一家王氏藏之百數十年矣辛
酉秋日過隱泉訪安期表弟出此瀹茗并示
沈竹岑詩即席次韻 葛澂

隱泉故事話高人況有名陶舊絕倫酒渴宜辭小團
癖詩清厭買玉壺春賓朋聚散空多感書卷飄零此
重珍王氏舊藏書記取年年來一呷未妨桑苧目茶神
叔未解元得時大彬方壺於隱泉王氏賦四詩
見示即疊辛酉舊作韻

移向墻東舊主人竹田位置更超倫瓦全巢勝千金
注時好平分滿座春石乳石林具纖美石乳石林叔未弟李勤所藏二壺銘寶敦合同珍叔未藏商尊從今聲價應逾
重試誦新詩句有神

觀叔未時大彬壺 徐熊飛 周揆

少山方茗壺其質強半升名陶山天秀止水涵春冰
良工舉手見圭角那能便學蘇摸稜凜然若對端正
士性情溫克神堅凝風塵淪落復見此眞書廿字銘
厥底削竹梨刻妙入神不信蘆ㄱ能刻籠王濛故物
藤箋封歲久竟歸張長公八瓠精舍水雲靜我來正
值梅花風搆壺對客不釋手形模大似提梁卣春雷
矜雅孫揚一顧獲龍媒十萬驪黃皆在下多君好古
鑒別精搜羅舞器陳縱橫紙窗暇茗志金石烟篁繞
行空蜀岡破亂點碉砂煤星斗幾經兵火完不缺臨
舍泉清冷東南風急片帆直我今遙指防風國他日
危應有神靈守薄技眞堪一仆師姓名獨冠陶人首
重攜顧渚茶提壺相對同煎啜
吾聞美壺如美人氣韻幽潔肌理勻珍珠結網得西
子便應掃却蛾眉羣又聞相壺如相馬風骨權奇勢
叔未叔出示時壺命作圖并賦 張上林 又題

會稽滄桑二百年一時千載姓名鐫從今位置清儀
閣活火新泉話風緣吳兔牀作談題圖
時壺謝為叔未解元賦 沈銘彝 竹岑

少山作器器不窾巷壺溪邊刷輕土後來作者十數
輩遜此形模更奇古此壺本自瑯琊戴鬱林之石青
滿裝情親童稚摩抄慣賦詩共酌春茗香藝林勝事
洵非偶一朝恰落茂先手清儀閣下構李亭羣盛茶
烟浮竹牖廬陵妙句清通神壺底銘黃金碧玉藏中素滿走二
何歌公詩也細書深刻藏顏筋我今對之感舊而君方得
以張新軍商周吉金紫頭列殿以瓦注光璘彬壺兮
壺兮為君賀曲終正要雅樂佐

和叔未時壺原韻 周汝珍 東杠

入室芝蘭臭味聯松風竹火自年年尋盟研北虛前
諾得寶墻東憶昔賢門處元知茗是玉傾來不數酒

如泉徐陵雪廬沈約竹岑孝廉倶學博倶名士寫編張為主客篇
叔未解元得時大彬漢方壺詩來屬和 吳騫

春雷蜀山尖飛槐煤烟綠燭龍繞蜂穴日夜鏖百谷
開荒蕪瞿曇煉石補天ㄅ中流抱千金孰若一壺逐
總美邦美孫李斗謂大乃宋智燈遞相續兩儀始
胚胎萬象供搏掬視以火齊長寧棄蘚與暴名貴走
公卿價重埒金玉商周寶尊彝秦漢古卮盞丹碧固
堪耀好尚殊華朴逕今二百禩譬若鳥過目遺器君
有之喜甚獲郢斤折東招朋儕剖符規玉局松風一
以瀉素濤翻雪瀑恍疑大壑堂移置八甎屋摹形更
流咏牋冊裝金粟廼謂牛馬走名陶盍補錄嗟君負
奇嗜探索窮崖隩求壺不求官千水甚千祿三時我
未暵一夔君已足「子藏大彬壺底有歐公詩二句為光勝譬
如壺九華氣可吞五岳何
前之廟後遍聽茶娘曲勇與邵文金渠師在吾握大彬方惟郎文金能仿之見茗壺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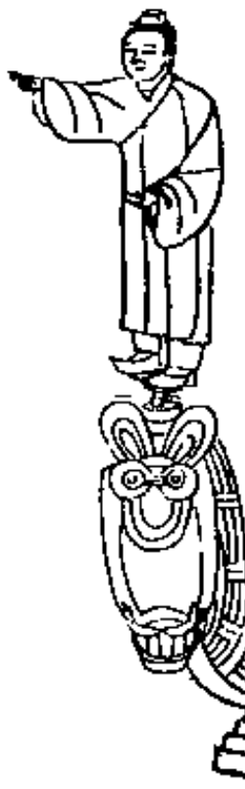
古玉圖

朱德潤輯

集古玫圖序

自黃帝氏液金作鑑夏后氏以名山之金鑄九鼎防魑魅以知神姦至商周廣為禮樂之器於是文物大備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載諸傳記是皆聖人創制於前而歷世得以仿佛於後玫周禮攻金之工玉人之玉皆專心至精琱縷巧妙非後人所可及者蓋其用心專一致思無雜故

鐘鼎尊彝刻文銘功珮環瑾琫象物備用是皆聖人之詮也僕自弱冠遊燕京諸王公家及秘府所藏悉得瞻覽以見古人備物制器之妙而後世得以仿佛其儀範豈非文治之大助乎故因暇日圖其所見與好事者共之至正元年夏五十日朱德潤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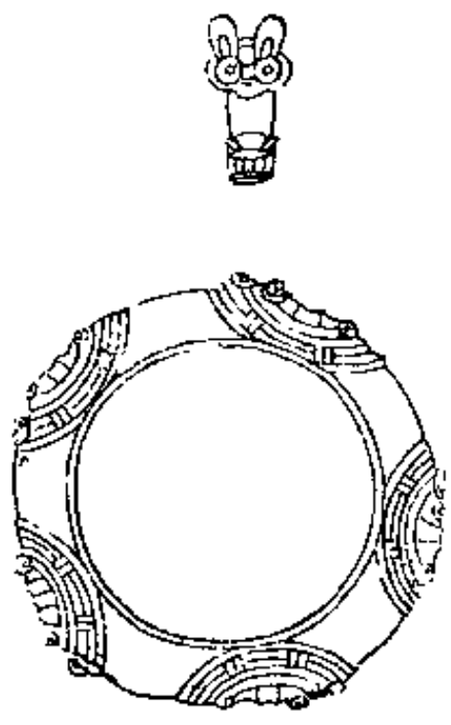


指南車飾城小樣製

按崔豹古今註指南車黃帝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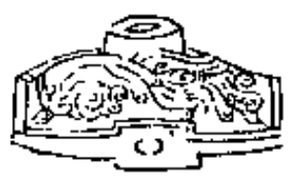
右車飾以黍尺度高一尺四寸二分下長七寸四分轄木口圓徑三寸七分管立木口圓徑三寸四分琢玉為人形手常指南足底通圓竅作旋轉軸踏於蚩尤之上延祐中獲觀於姚牧菴承旨處玉色微黃赤緺古色包轉間亦有土花斲蝕處

璁玉蚩尤環



右環以黍尺度圓徑三寸五分厚五分色如赤瑞而內質瑩白循環作五蚩尤形首尾銜帶璁縷古朴真三代前物也蓋古者黃帝氏平蚩尤因大霧作指南車飾以文玉今其文作蚩尤形蓋當時輿服所用之物也延祐中嘗獲觀於張師道學士孫元明處

三螭璏琫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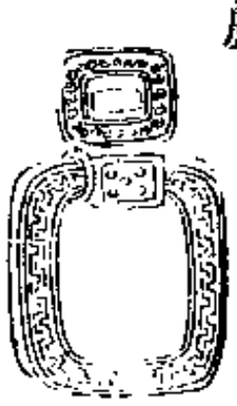


琱玉
螭螭
神品

夏紫芝得於西京傳是高幸墓
中物

右璏琫大小如圖式璏玉色白而古斑黑琫玉色微青而古斑紅黑亦三代前物也至治中嘗觀於奉禮郎劉衍祥家

鹿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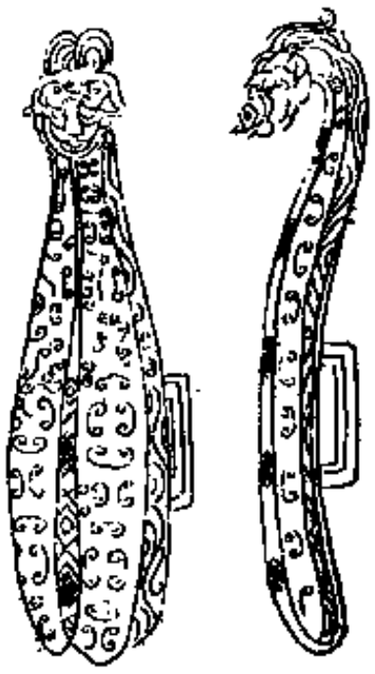
佩紐璏也古衣服令亦盧玉鈿

玉辟邪

右辟邪高二十二公分長四十有半四寸色微白而古斑紅黑間有水銀色殮中物傳是太庾墓中物陝右耕夫鋤得之延祐中趙子昂承旨購得之以為書鎮

古玉圖考

商琱玉鈎



此辟邪乃楊元誠同簽自都下王工家得之長一尺二寸高三寸二分玉色微青長尾背有甬蓋古鐘簴足也

瑞玉充耳

右三物如式

蒼玉玲

黃玉珈

右琱玉商鈎長大寸七分潤徑一寸三分厚四分玉色微白古色微紅糝白螭首利齒腹作臥蚕玉地作細畫水文至治中觀於都城西直門張德常儀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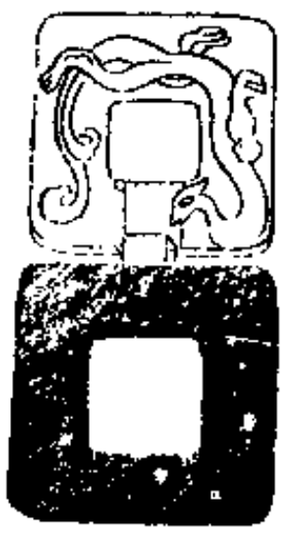
瑞玉馬

黃玉人

右瑞玉馬首高四寸八分身高四寸一分長五寸四分玉色微青古色紅杉斑斕如桃花鬣尾具完而四足楨折至治中南雄太守趙伯昂以古帖易得於磁器劉家命工接完其足蜕牧菴先生以黃玉人贈之為副如司牧者呈馬焉

古玉圖考

黃玉轆轤環



右環方徑二十四分長五寸三分色如紫栗古色如紅棗延祐中漢外舅于榮甫得之後歸之武林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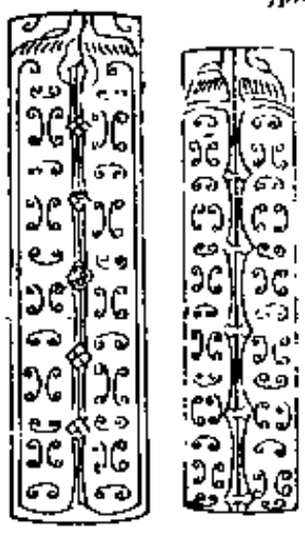
瑞玉璏子母雙螭

右璏長四寸三分濶一寸三分紅古糢糊而內質白螭齒纖利與子螭對視若不容刀舊張太監物後歸曹元理

雙螭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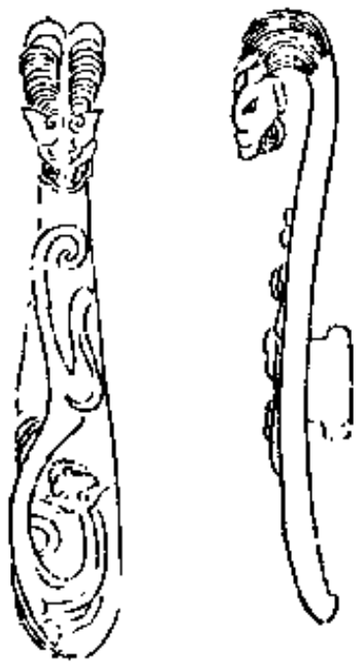
右璏長四寸三分濶一寸三分玉色蒼黃而古色紅潤元磁器劉家物泰定中易寘集古齋

臥蚕璏



右前一璏文藻磨蝕迫畫纖色點白後一璏純白點赤紅古長濶如式泰定間予得之於王立章先輩後歸武林王氏易李龍眠定林蕭散圖周文矩寫真圖

漢雙螭鉤



右鉤長六寸二分濶九分玉色蒼白而黑古斕斑作子母螭迴顧狀螭齒纖利如曹元理所藏璏其製與漢銅鉤類蓋胷腰間佩雌雄具劍者也

玄玉驄

右玄玉驄唐馬式也開元間王毛仲進五色馬隊玄宗器之玉工依五隊色琢玉為玄寘上方几案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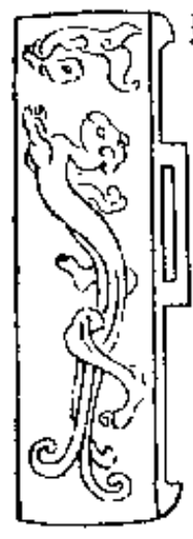
琱玉盤螭

右崔引遺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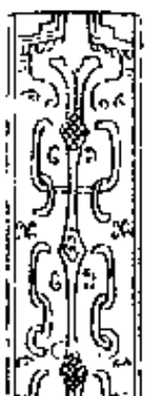
右舊藏趙伯昂家

右舊藏高仲縝郎中家後歸婺州閻氏

點古玉璏



右點古璏天曆中在柯博士家



黃紅玉璏在集古齋舊亦柯公物

琱玉商頭鈎

右玉鈎長五寸五分鈎頭作螭首鈎尾作兩首身作曳脚猴子色微甘而細古紺黃三代物也琱縷質朴

琱玉雙頭鈎

右玉鈎長徑三寸一端作馬頭一端作張口螭頭玉色白而紅古馬頭折接三代前物也

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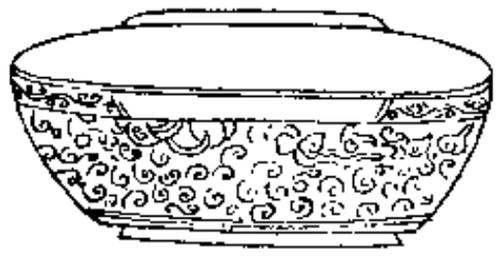
叡頭也詩云副笄六珈

充耳也詩云玉之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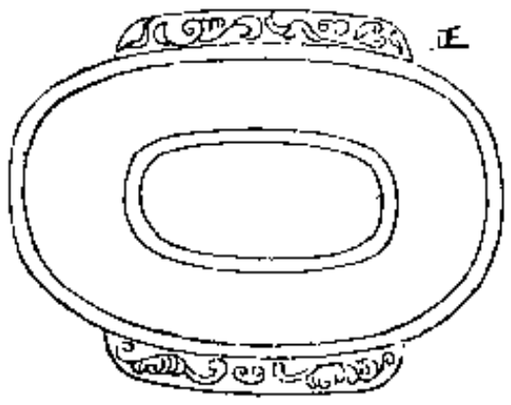
杯

韓謂象箕其玉杯必于筋紵非象箕而作于柿爲佞

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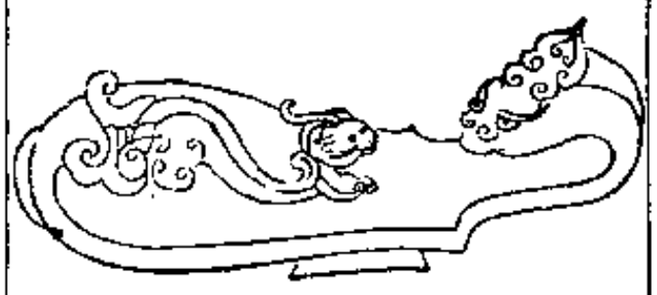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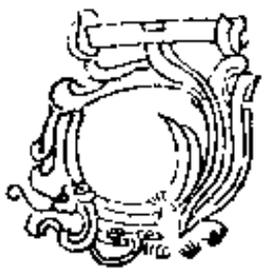
帶鉤

鞶拘也古衣服今云革帶玉鉤躲ㄇ列反



璚三

說文云璚環屬也又曰肅兩舉足爲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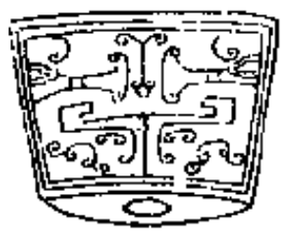


琫

刀削飾也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

佩刀柄

禮內則左佩刀礪



珌

璏

刀削之鼻飾

琿

水蒼珮

禮大水註文玉夫蒼也王蒼之玉佩藻

璜衝牙

阮謙曰璜衝以相拘帶春秋謂之鉤雛管仲桓公傳曰射中鉤

拱璧

右拱璧徑尺色蒼文綰螭鳳中作雲氣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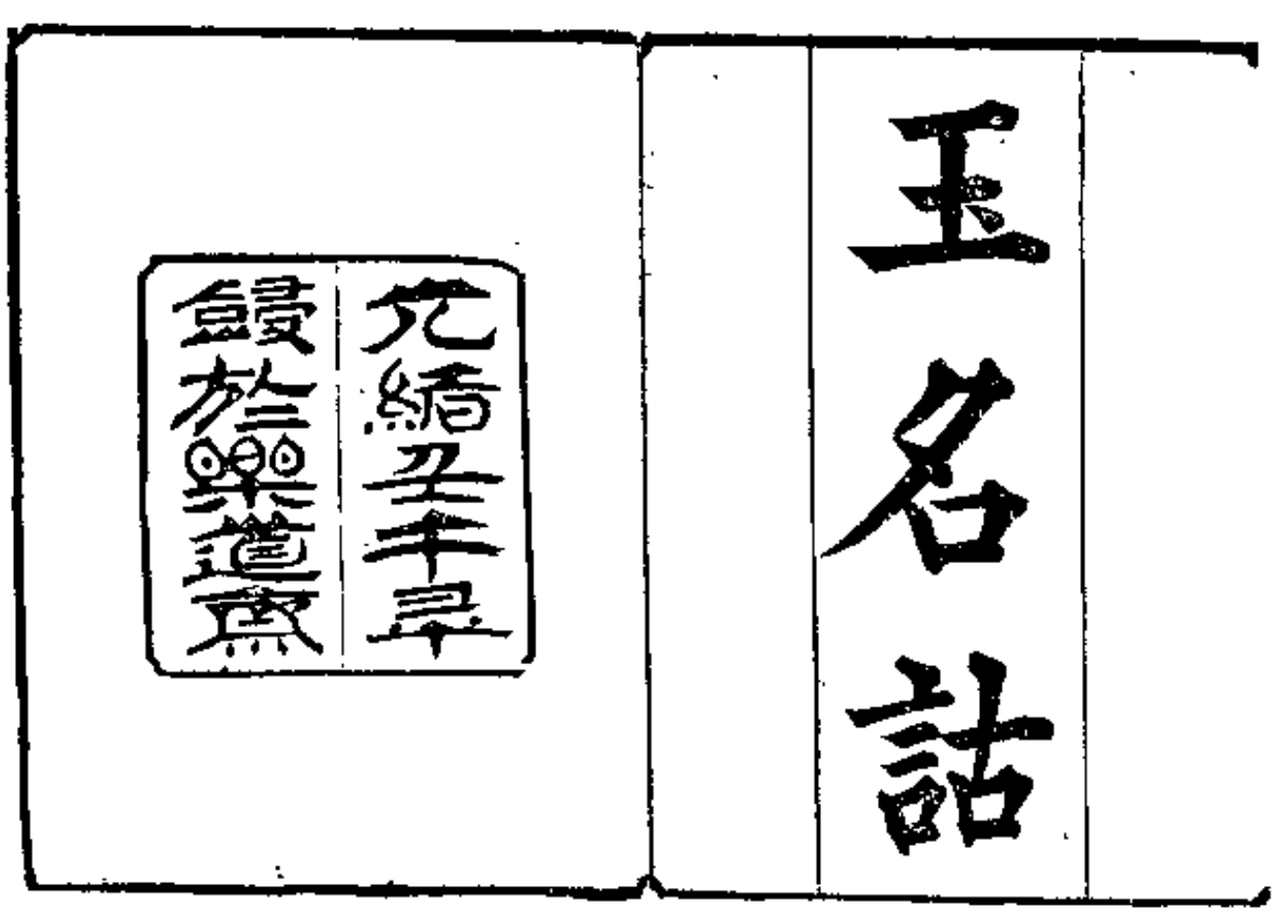
瑞玉璪音蔚

說文云禾之赤者曰蘩故璪玉同其色謂之瑞

五瑞示信存寘書主圭錫禹
成功初後來列國分寶玉
魯璜琫璲辟啓基餘圓污
方折不愛寶異雲刀銛雪
同浩辟邪人馬並天成瓏
環琿璋琮猶文藻即鑿盤觿
看更好細數三十種非少多
世誰為張茂先試問此物
何人造雞冠蒸栗及豬肪
主老半蝕瘢蒼苔浮尸
出三代上遺形尚藏淺
光龍眠居士不可作洗玉池
中水應涸何如征東舊提
舉過眼寫之無軼羣之楠
流傳二百年妙矣宛如

新出牒

石予舊題朱澤民集古玉圖詩近見潤卿刻本遂為重書一過併附刻之 敦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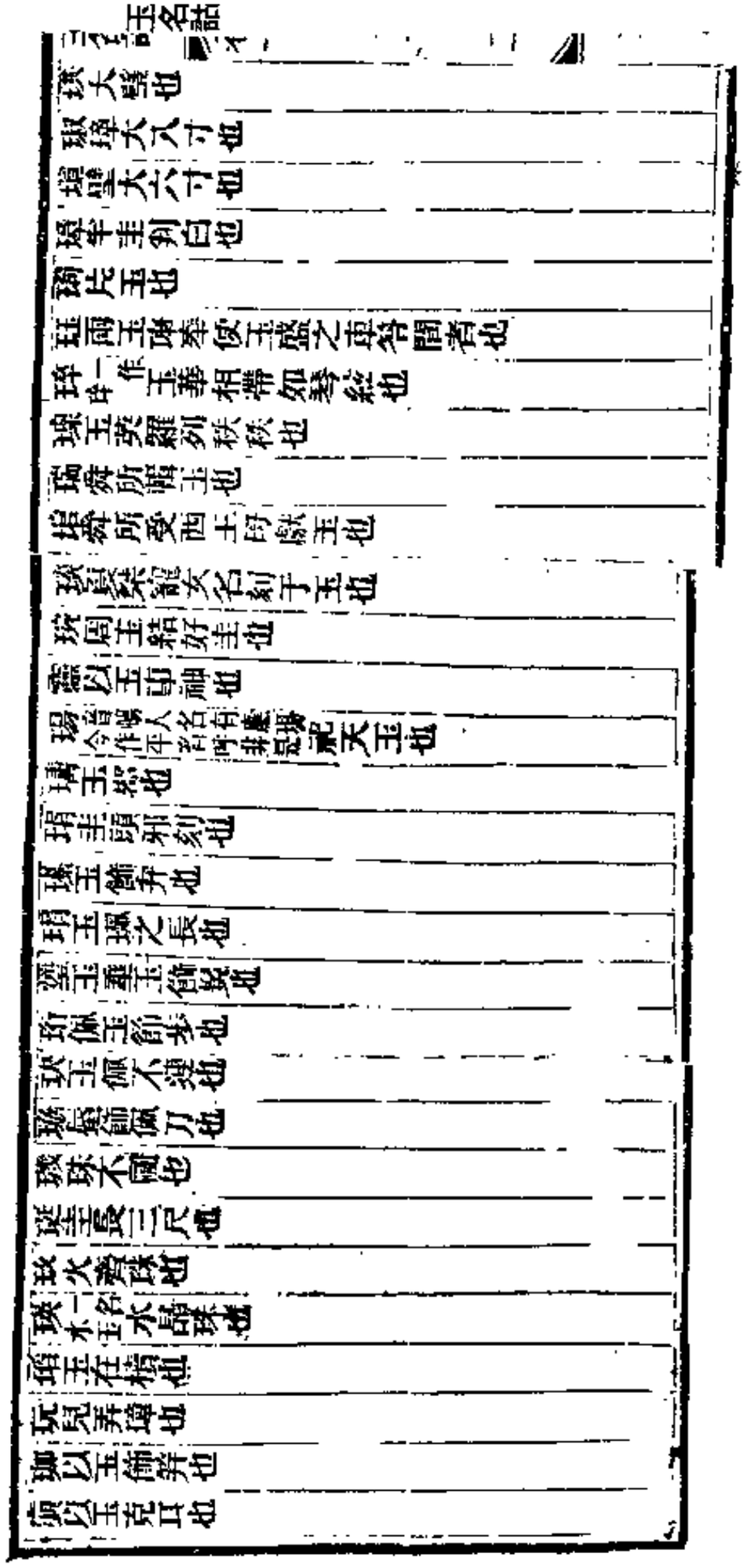


古玉字無點秦人作隸謂帝王字易混故加點以別之至寫作偏旁則仍玄點而从王從其朔也郭忠恕云今人作字飛禽便當著鳥水族之从烏水族之从明字義而專任偏旁者也夫飛禽之从烏水族之从典類也而魚爲何魚鳥爲何鳥倒字者各有名義所在而概以魚烏統之則禺不舉羽鼉三百六十而統名曰魚古人豈若此之陋耶不悉其器用其與安魚而知爲水族著鳥而知爲飛禽者何以異卅升者先生有啊於此而作玉名詁以示意曰字必有物必有義凡夫有名可稱有文可紀者皆可作如是觀也至其引徵博而紀注詳則自讀書考古中來非可襲而取也雨村李調元序

玉名詁序畢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璬肉倍好也
璧好倍肉也
環肉好若一也又曰玉空邊等也出海經注
瓏禱旱瑞玉刻爲龍文也
琥發兵瑞玉刻爲虎文也
璋楚王也理六寸光自照
瑑璋圭也
瑁瑑圭也
瑑琮玉也
瑞玉半白半赤也
璋邸色也
璋射青白玉琯也
理玉腊也
瑾玉未理也
琢玉始理也
琱玉采也
瑨瑞玉文也
玠玉磬也
瑗玉光也
瑜玉中美也
璨玉加琢飾也
玓瓅玉點也
琺玉缺也



璞玉未雕琢也
璠玉美石也
璵璠魯寶玉也
璵以玉相問遺也
玖黑色玉可作鎗也
瑴以玉作六瑞諸侯執之以朝天子也
瑁天子執以冒諸侯圭也
瑑圭邊有琢文也
瑱以玉充耳也
瑲玉聲也
瑳玉色鮮白也
瑕玉小赤也
瑜玉美而有光也
瑾美玉也
瑉石似玉者
璋半圭也
璧肉好若一也
琮八方象地也
琥發兵符以玉爲虎也
琰圭有鋒芒以除惡也
琬圭無鋒芒以治德也
琫佩刀上飾也
琢治玉也
琱治玉也
琅玕似珠者
琅玕石似玉者
琅玕石似玉者
琅玕石似玉

四庫全書提要

雲林石譜三卷。宋杜綰撰。綰字季揚。號雲林居士。山陰人。宰相衍之孫也。是書彙載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產之地。採取之法。詳其形狀色澤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類。兼及硯材。浮光之類。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譜假山清玩也。前有紹興癸亞闕里孔傳序。傳即續白居易六帖者。序中稱綰爲杜甫之裔。因引甫詩水落魚龍夜句。謂長沙湘鄉之山。魚龍化而爲石。甫因形容於詩。綰作是譜。爲能紹其家風。考甫此句見於秦州雜詩。乃由陝赴蜀之時。何由得至楚地。且甫之詩意本非咏石。殊附會無理。來附宜和石譜。皆記艮岳諸石。有名無說。不知誰作。又附漁陽公石譜。皆載唐石故事。亦不知漁陽公爲誰。其中列周公謹、元遺山諸名。則必非綰書。蓋明周履靖刻是書時所竄入也。今惟錄綰書以資考證。而所附二譜。悉刪不載。又毛晉跋刻是書。併爲一卷。又佚去孔傳之序。而文句則無大異同。今亦不別著錄焉。

雲林石譜序

天地至精之氣。結而爲石。負土而出。狀爲奇怪。或巖竇透漏。峯嶺層稜。凡棄擲於媧煉之餘。遁逃於秦鞭之後者。其類不一。至有鵲飛而得印。鼈化而銜題。叱羊射虎。挺貢之尚存。翔鳳鳴魚。類形之可驗。怪誅出於禹貢。異或阻於宋都。物象宛然。得於髣髴。雖一拳之多。而能蘊千巖之秀。大可列於園館。小或置於几案。如觀嵩少而面龐眉坐。生清思。故平泉之珍。祕於德裕。大餘之寶。進於武宗。皆石之礨奇宜可愛者。然人之好尚。故自不同。葉公之好龍。支遁之好馬。衛懿公之好鶴。王大令之好鵝。齊王之好竽。阮籍之好嘯。雖所好自異。然無所據依。殆無足取。聖人嘗曰。仁者樂山。好石乃樂山之意。蓋所謂靜而避者。有得於此。竊嘗謂陸羽之於茶。杜康之於酒。蘇氏之於竹。蘇太古之於文房四寶。歐陽永叔之於牡丹。蔡君謨之於荔枝。亦皆有譜。惟石獨無。爲可恨也。雲林居士杜季陽。蓋皆采其瑰異。第其流品。載都邑之所出。而潤公謹、元遺山諸名。則必非綰書。蓋明周履靖刻是書時所竄入也。今惟錄綰書以資考證。而所附二譜。悉刪不載。又毛晉跋刻是書。併爲一卷。又佚去孔傳之序。而文句則無大異同。今亦不別著錄焉。時宋紹興癸亞夏五月望日。闕里孔傳題。

雲林石譜目錄

上卷

靈璧石
青州石
林慮石
太湖石
無爲軍石二則
臨安石
武康石
崑山石
江華石
常山石
開化石
澄州石

英石
江州石
袁石二則
平泉石
兗州石
永康石
耒陽石
襄陽石
鎮江石
蘇氏排衙石
仇池石
清溪石
形石
盧溪石
排牙石
品石
永州石
石筍
龔慶石
嶂山石
卞山石
涵碧石
吉州石
全州石
何君石
蜀源石
洪巖石
韶石二則
萍鄉石
修口石

中卷
魚龍石
萊石
穉石
階石
登州石
松化石
穿心石
洛河石
磐陵石燕
梨園石
西蜀石
瑪瑙石
奉化石
吉州石 再見
金華石
松滋石
菩薩石
于闐石
黃州石
舉殿石
白馬寺石
密石
河州石
新圖石
紫金石
綠州石
澄溪石
筒鐵石
上猪石

螺子石
下卷
柏子瑪瑙石
寶華石
石州石
翠石
燕山石
桃花石
蠟石
小湘石
婺源石
通遠石
六合石
關州石
方山石
鸂鶒石
紅綠石
石綠
泗石
舂石
建州石
汝州石
鍾乳
飯石
墨玉石
南劒石
石鋭
瑣玕石
菜葉石
泠石

方城石
登州石
玉山石
鼈浪石
杭石
大沱石
青州石
龍牙石
石蓁子
分宜石
浮光石

雲林石譜上卷

宋 山陰杜 綰季陽著

靈璧石

宿州靈壁縣地名磬石山石產土中採取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爲赤泥涪滿土人以鐵刃漏刮三兩次旣露石色卽以黃蓓帶或竹帚掃碰末刷治滑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涪土有不能盡去者度其頓放卽爲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物象或成峯巒及質偏樸若欲成雲氣日月佛像及狀四時之景須藉斧鑿修治磨礲以全其美大抵祇一兩面或三面若四面全者百無一二或有得四面者多是石礦石尖採其奇巧處鎔取治其底頓歲虛壁張氏關皐亭列巧石頗多各高一二丈許峯巒巖竇嵌空具美然亦祇三兩面背亦著上又有一種石理蹊蹺若胡桃殼紋其色稍黑大者高二三尺小者尺餘或如拳大坡陁拽脚如大山勢鮮有高峯巖竇又有一種產新坑黃泥溝峯巒嵌空極其奇巧亦須刮治扣之稍有聲但石色青潤稍燥易於人爲不若磬山清潤而堅此石宜避風日若露處日久色卽轉白聲亦隨減昔所謂泗濱浮磬是也

青州石

青州石產之土中大者數尺小亦尺餘或大如拳綢碎磊磈皆成物狀在穴中性頗輭見風卽勁凡採時

易脫不宜經風其質玲瓏竅眼百倍於他石眼中多爲輭土充塞徐以竹枝洗滌淨盡宛轉通透無峯巒峭拔勢石色帶紫微燥扣之有聲土人以石藥粘綴四面取巧像雲氣枯木怪石欹側之狀

林慮石

相州林慮石產交口土中其質堅潤扣之有聲多是倒生向下垂如鍾乳融然天成鑿去竊石留石坐峯巒秀拔如嵩山一座亦有成物狀者石色甚碧曾貢入內府有藍關荐虹洞天等名凡十餘品各高數寸甚奇異又有一種色稍瑳而微黑稍有土漬易於洗滌有大山勢四面俳徊惟背稍著土千巖萬壑峯巒連邇頗多嵌空洞穴宛轉相通不假人爲至有中虛可施香爐靜而視之若嬉笑出沒巖岫間此石因崇寧間方士相視地脈偶得之大不踰三兩尺至於拳大奇巧百怪

太湖石

平江府太湖石產洞庭水中性堅而潤有候空穿眼宛轉嶮怪勢一種色白一種色青而黑一種微青其質紋理縱橫龍絡隱起於石面偏多坳坎蓋因風浪衝激而成謂之彈子窩扣之微有聲採人措鑓鑿入深水中頗艱辛度其奇巧取鑿貫以巨索浮大舟設木架絞而出之其間稍有嵓巖特勢則就加鐫斲取巧復沈水中經久爲風水沖刷石理如生此石最高有三五丈低不踰十數尺峯巒連綿間有尺餘唯宜植立軒檻裝治假山或羅列園林廣榭中頗多偉觀鮮有小巧可置几案間者

無爲軍石

無爲軍石產土中連絡而生擇奇巧者卽斬取之易於洗滌不著泥濟石色稍黑而潤大者高數尺亦有盈尺及五六寸者多具嵓山勢扣之有聲至有一段三二尺間嵓峯拔連接高下凡數十許嵯巖淵谷不異眞山頃年維揚倪尹別本次契大夫家獲張氏一石方圓八九尺上有峯巒高下不知數中間谷道相通目爲千峯石又米芾爲太守獲異石四面嵯巖嶮怪具袍笏拜之但石苗所出不廣佳者頗艱得也

又

無爲軍石產土中性甚輭凡就土揭取之見風卽勁兩面多柏枝如恩福寫石色帶黑或灰白間有紋理成岡巒逼列林中有徑路全若園墅之狀頗奇特又有彷彿類諸物像土人裝治爲屏頗近自然

臨安石

杭州臨安縣石出土中有兩種一深青色一微青白其質奇怪尖峯嶕嶢高者十數尺小者數尺或尺餘溫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竇朴從而斧鑿修治嶙峋堆巧頃歲鏤眉千頃院有石一塊高數尺磅有小承天法善堂徒弟折衣鉢得此石直五百餘千其石截方解中四面嵌空嶮怪洞穴委曲於石頂開植枇杷一株頗年遠嚴寒中猶有蘿珠凝滴目爲瑰石元居中有時略云人久乘所憎物久乘所惜物久乘所棄爲負磊落姿不隨塞暑易改和閒取歸內府亦石之尤者

武康石

湖州武康石出土中一青色一黃色而斑其質頗燥不堅無混然嶮巖峯巒多透空穿眼亦不甚宛轉

採人入穴。度奇巧處。以鐵鑿揭取之。或多細碎。大抵石性匾側。多瀦溏摺疊勢。浙中假山皆此爲山腳石座。間有險怪尖銳者。卽側立爲峯柮。頗勝青州。

崑山石

平江府崑山縣石產土中。多爲赤土積漬。旣出土。倍費挑剔洗滌。其質磊磈。巉巖透空。無聳拔峯巒勢。扣之有聲。採人就水中度奇巧處鑿取之。此石處海外度遼。賈人罕知之。無聲。土人唯愛其色潔白。或栽植小木。或傾溪羅於奇巧處。或立置器中。互相貴賞。以求售。至道初。杭州皐亭山後出石。與崑山石無分毫之別。

江蒲石

道州江蒲永寧二縣皆產石。石在亂山間。於平地上空鱠積疊而生。或大或小。不相粘綴。江蒲一種稍青色。一種灰黑。間有巉巖之勢。其質側背蠹濕枯燥。扣之有聲。米見絕奇巧者。惟永寧所產。大者十數尺。或二三尺。至有尺餘。或大如拳。或多細碎。散處地上。莫知其數。率皆奇怪。每號山採取。各隨人所欲。旣擇絕佳者。多爲泥土苔蘚所積。以水滑一兩日。用磁末痛刷。一種色深青。一種微黑。其質堅潤。扣之有聲。多坳坎。頗類太湖彈子窩。峯柮巉巖。四面亦多透空。嶮怪萬狀。或有數尺。若太山氣象。千巖萬壑。舉峯環繞。中有谷道拽腳。或類諸物像。不可槩舉。非人力能爲之。大抵其石多白蘚有如大山之節。合三兩峯。間因石巖路迸裂。卽散漫分流。石之兩邊。如圖寫之狀。

常山石

衢州常山縣思溪。又地名石洪。或云空宇。（與本作宇石出水底。倒垂如鍾乳。雜沙泥。不相連接。採人車屏深水。得之甚難。或大或小。不盈數尺。奇巧萬狀。多是全質。每一石。則有卑纖尖銳十數峯。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大山氣勢。亦有峯大者。又於巉巖怪巖質中出石筍。或欹斜纖細。互相撐拄之勢。叠石生溪中。爲風水衝激。融結而成奇巧。又峯巒發秀。有洞穴委曲相通。底坐透空。堪施香爐。若煙盤縈遠。亂峯開。一種色深青。石理如刷絲。捫之輒黑手。又一種青而滑。或以磁末刷治而然。率皆溫潤。扣之有聲。開有質朴全無巧勢者。石性稍磽。不容人爲。非如靈璧可增巉怪也。

開化石

衢州開化縣（原作龍游縣。與縣目不符。今從別本）猫山深土中出石。磊磈。或巉巖可觀。色稍燥。扣之有聲。又地名蓮灘。亦多產石水中。色稍青潤。石質骨鱗而肉細。率皆全質。開有羣峯前後羅列。若大山氣勢。比之思溪。無峯峯勢。扣之亦有聲。

滄州石

滄州石產土中。磊磈而生。大者尺餘。亦有絕小者。頗多巉怪巉巖。類諸物狀。其質爲沙泥稍潰。費工刷治。石理溫鋪絲。捫之膩手。色青白稍潤。開有白脈簇絡。土人不知貴。士大夫多攜歸裝綴假山。頗類雁蕩諸奇峯。

英石

英州含光眞陽縣之間。石產溪水中。有數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脈龍絡。一微灰黑。一淺綠。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微有聲。又一種色白。四面峯巒發拔。多稜角。稍壘微面面有光。可鑒物。扣之有（別本作無）聲。採人就水中度奇巧處鑿取之。此石處海外度遼。賈人罕知之。然山谷以謂象江太守。費萬金歸。古亦能耳。頃年東坡獲雄石一綠一白。目爲仇池。又鄰人王鄜（別本作鄰）夫亦聆攜數塊歸。高尺餘。或大或小。各有可觀。方知有數種。不獨白綠耳。

江州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一種青色渾然。成峯巒巖壑。或類諸物狀。一種扁薄嵌空。穿眼通透。幾若木板似利刀劑刻之狀。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爲東坡稱賞。目爲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語。然石之諸峯。間有作衆奇巧。相粘綴以增玲瓏。此種在李氏家。頗多。適偶爲大賓一顯彰名。今歸尚方久矣。又有一種。挺然成一兩峯。或三四峯。高下峻峭。無拽腳。有向背。首尾相顧。或大或小。土人多綴以石座。及以細碎諸石膠漆粘綴取巧。爲盆山求售。正如僧人排設供佛者。兩兩相對。殊無意味。

袁石

袁州萬載縣去縣十餘里。石無數。出田野間。其質嶙峋。微青色。間多峯巒。巉巖小林木。蓊鬱可喜。或高三四尺。或五六尺。全如一大山氣勢。經行凡數百步。不斷目。地名亂石里。土人以石占田隴。有妨布種。惧不去之。惜乎地遠。人罕知者。

又

袁州分宜縣距縣二十里。有五侯嶺。（侯或作猴字。不詳其名。）嶺上四傍。山石岩嶂峭絕。若劃削攢倒勢。其嵌空嶮巇中多狙獪。凡山下石或立或伏。當是山土飛墮者。色紺青。不潤澤。玲瓏奇怪萬狀。間有數人可遠致者。臨江士人魯子明有石癖。嘗親訪其處。以漁舟載歸。瀟灑列置所居。又去縣十里。有石洞名洪陽。游者持炬以入。凡十有六室。詭怪百狀。又有石乳石田牛羊鐘鼓及倉廩牀榻之類。石尚數丈。段段有邊幅。有如船艙。猶帆飽疾風狀。石田頃畝。與異無異。凡洞高處。刻唐人題字。彷彿可辨。父老云。以晉葛洪婁陽二仙所隱得名。其洞穴清邃不可徧覽。頃一道人結庵。欲盤游其室。資糧乘炬。才歷數室。卽洞上有篩辟船聲。驚懼而返。

平泉石

平泉石出自閿中。產水中。李德裕每獲一奇。皆鐫有道二字。頃年余於穎昌杜欽叅家賞一石。雙峯高下。有徑道。挺然長數尺。許無嵌空巖竇勢。其質不露圭角。膚腠光潤而清堅。於石譜中鐫有道二字。扣之有聲。尙是平泉莊故物也。

兗州石

兗州出石如褐色。謂之渠玉。有嶮巖峯柮勢。無穿眼。其質甚堅潤。扣之有聲。堪爲器。頗費鐫磨。土人貴重

之。與北方所產梁玉頗相類。但見峯巒一律耳。

永康石

獨中永康軍產異石。錢遹叔遊余一石。平如版。厚半寸。闊六七寸。面上如鋪紙一層。甚潔白。上有山一座。高低前後。凡十數峯。劇有佳趣。四邊不殺其底。山色皆青黑。溫潤而堅。利刀不能刻。扣之聲清越。目爲江峯巒巘。巖穿眼委曲。聚潤而堅。謂之排牙石。

品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巖洞巘怪。色稍蒼翠。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永州石

永州署依山。廳事之東隅。頃歲太守黃叔豹因其地稍踏山谷。除治積壤十餘尺。得眞山一座。凡八九峯。（別本八十九峯）巖洞相通。翠潤可喜。有唐人刻字。徧於諸峯之側。甚奇古。有一石橫尺餘。聯綴石上。全若水禽。因引泉出水。瀦滿巖竇。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爲鸂鶒石。又羣（別本作郡）山之後。下質二頃餘。率皆怪石。羅布田野間。或爲民居。蔽隱元次山湘萬石亭於山之顛。

石筍

石筍所產。凡有數處。一出鎮江府黃山。一產商州。一產登州。諸郡率皆臥生土中。採之。隨其長短。就而出之。或有斷而出者。大者三二尺。小者尺餘。皆微蓄土。其質挺然尖銳。或扁側有三兩面。紋理如刷絲。隱起石面。或得瀑道。扣之。或有聲。石色無定。間有四面備者。又有高一二丈。首尾一律。用斧鑿修治而成。

巍巖石

巍巖府泰山石產土中。大小纔三四尺。間有磊磈碎小者。色灰白。或微青。亦有嵌空巘怪。其質甚輭。可施鐫鏤。土人不甚珍愛。

嶧山石

嶧山在巍巖府鄒縣。山土中產美石。間有巖穴穿眼。不甚宛轉深遠。亦有峯巒高下。無層巒勢。其質堅礎。不容斧鑿。色若掇蠟。或如木葉。

卞山石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卞山。在羣（別本郡）山最爲崇峯。頃朱先生居之。產石奇巧。羅布山間。巘巖磊礎。色類靈璧。而清潤尤勝。葉少蘊得其地。築堂以就其勢。因號石林。石上皆有李唐游人題字。自顏魯公而下。悉暑塲。又州之西北。鳳凰山後地名前山。於亂篠間有石。生土中。下多流泉。石質嵌空巘怪。往往多穿眼。青翠如湖口。悉高大。鮮有小者。宣和間。黃使士人取之。重不可致。今尚有數塊留道傍。

涵碧石

婺州東陽縣之南五里。有涵碧池。唐令于興宗得其勝槩。鑿池面瀑布。有二大石魚。跨沼面。魚之前。有石一塊。高丈二許。巘巖可觀。石之半凹然如掌。羅江東昔避地著書。嘗以爲研。好事者每往游覽。劉禹錫有

詩在集中。

吉州石

吉州安福縣之東二三里。有秀嶺。石產土中。不相聯綴。其質嶙峋清潤。扣之有聲。間有兩三面或混然蜜蠟。高數尺。無小巧者。又有白馬廟。去縣之東二十餘里。土中亦出石。質稍青或稍白。四面嵌空。峰怪萬狀。又有佛僧潭。在縣之西四五里。石產潭上土中。亦清潤嵌空。穿眼宛轉。扣之或有聲。又有一種如大山。四面皆峯。亦開有小巧者。或云潭遠處則皆枯燥無聲。色亦灰白。又縣西六十里。曼雲鄉地名久巖山。極高峻。中有一巖。深邃可容千餘人。巖之側。土中出石。或大或小。嵌空嶙峋。巖四面特勢。少有穿眼。多類物像。宛然天成。凡此四種。若白馬廟石。加之清潤。則全美矣。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泝流而上。江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山。懸石如鍾乳。嵌空嶙峋萬狀。扣之。聲清越。色類螘青翠可喜。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餘。甚奇巧。

何君石

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石梁間有洞。名何君。按圖經。十人避秦。九人仙去。獨何君爲地仙。居其洞。故因號焉。巖洞透邃。中有石基杼。山之前後。間產巨石。皆嶙峋怪。昔有一石。懸於洞口。其狀如窠。廣數尺。嶙峋秀碧。著沙土。就中選擇數尾相隨游泳。或石紋斑斕處。全然如藻荇。但百十片中。然一二可觀。大抵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備。尤爲奇異。土人多作僞。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刮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又隰西地名魚龍堀。地取名。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不異。豈非古之陂澤。魚生其中。因山頹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歟。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西爾。

魚龍石

潭州湘鄉縣山之麓。有石夙生土中。凡穴地數尺。見青石。伺揭去。離之。蓋魚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灰白者。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類鰍鯽鱗鬣悉如畫描。穴深二三丈。復見青石。謂之鞁魚石。石之下。即著沙土。就中選擇數尾相隨游泳。或石紋斑斕處。全然如藻荇。但百十片中。然一二可觀。大抵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兩面如龍形。作蜿蜒勢。鱗鬣爪甲悉備。尤爲奇異。土人多作僞。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刮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又隰西地名魚龍堀。地取名。破而得之。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產不異。豈非古之陂澤。魚生其中。因山頹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歟。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西爾。

洪巖石

饒州樂平縣東山鄉。地名洪巖。有三洞。名木梓樹水巖。各有巖穴。炬火而入。自水巖上半間。可下數十丈。方到底。聞水聲如雷。窮之。卽無水源。其洞中有石田鐘鼓。聲仙人帳。若人力所爲。其山高下。巖巖翠碧。穴中有石佛羅漢。相儀如生。高十餘尺。

韶石

韶州黃牛灘水中產石。峯巒巖巖百怪。其色或灰。扣之微有聲。凡就水採取。質皆枯燥。須用磁末刷治。卽色精青。其質類與道州永明石品相類。間有奇巧而小者。

又

韶州石綠色。出土中。一種色深綠。可鏤鐫爲器。一種青綠相雜。混魂成如山勢者。一種色稍次。一種細碎雜砂石。以水烹研作數品。入顏色用。大抵穴中因銅苗氣薰蒸。卽此石共產之也。

萍鄉石

袁州萍鄉縣距縣百餘里。地名石觀。突兀一山。石洞穴深六七丈。巖止垂石如鐘乳。高低無數。嵌空險怪。

雲林石譜中卷

奇秀可翫。山之近側。皆有怪石。雜草木中。土人不知貴。

條口石

洪州分寧縣地名條口。深土中產石。五色斑斕。全若玳瑁。石理細潤。或成物像。扣之稍有聲。工人就穴中鑿剪爲器。顏精緻。見風卽勁。亦堪作研。巖粗而發墨云。

萊石

萊州石色青碧。透明斑斕。石理縱橫。潤而無聲。亦有赤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工人取巧鐫鑿成器。甚輕妙。見風卽勁。或爲鎗銑。久堪烹飪。有益於銅鐵。

稻石

稻州朱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其質甚輕。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圓月。或如龜蛸吐雲氣之狀。

兩兩相對。工人就石段揭取。用藥點化。鐫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圓月形者極少。背歐陽永叔賦崇月石屏詩。特爲奇異。又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峯。羅列遠近。渾整相通。亦是成片鐫治鐫削。虛其巧趣。乃成物像。以手摸之。石面高低。多作研屏。置几案間。全如圖畫。點綴之工人。因稍水泛漫。遂多斑爛。

賀石

賀州白石產深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工人就穴中鐫刻佛像諸物。見風即勁。以滑石末治令光潤。或磨礪爲板。裝製研屏。瑩潔可喜。凡內府造投金龍玉簡於名山深地。多用此石。以朱書之。

登州石

登州海岸沙土中出石。潔白。或瑩徹者。質如芡實。粒粒圓熟。間有大者。或如櫻桃。土人謂之彈子窩。久因風濤刷激而生。

松化石

唐陸龜蒙得石枕琴窩。因作二遺詩。序中言東陽永康一路。松老皆化爲石。頃年因焉時自然先生在永康山中。一夕大風雨。松林忽化爲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三二尺。尚存松節脂脈紋。土人運而爲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間。

穿心石

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小竅。土人每因寒時。鑿向水中撼之。以卜子息。亦雜他石。頃年家弟守官偶步水際。獲一青石。大如鵝卵。白脈如以粉畫草字兩行。把玩累日。爲貴公子奪去。復搜求之。不可再得矣。

洛河石

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頗多青白間有五色斑爛。其最白者。入鉛和諸藥。可燒變假玉。或琉璃用之。

零陵石燕

永州零陵出石燕。昔傳遇雨則飛。頃歲余涉高巖。石上如燕形者頗多。因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俄雖雨過。凡所識者。一一墜地。蓋蒸熱相激迸落。不能飛翥。士人家有石版。其上多猛礪如燕形者。

梨園石

相州之北數十里。地名梨園。漳河水中出石數種。或如澆墨圍點成紋。或深黃匾頭。頗堅潤。士人謂之鼈(別本無此字)。石堪琢爲器物。亦磨作鎮紙。其值甚廉。

西蜀石

西蜀水中出石。甚堅潤。色雖白。石理偏有扁紋。如豆大。中有紋如桃杏花心。土人鐫鏤爲鎮紙。又一種紋理如澆蜜勻作圈點。尤溫潤。又一種微黯黑。石理稍麤澀。又一種斑黑光潤。黏背上作盤蛇勢。或白或朱。土人以藥點飾謂之元武石。

瑪瑙石

峽州宜都縣產瑪瑙石。外多砂泥渣。擊去麤皮。紋理旋繞如刷絲。間有人物鳥獸雲氣之狀。士人往往求售。博易於市。泗州盱眙縣寶積山與招信縣皆產瑪瑙石。紋理奇怪。宣和間。招信縣令（忘其姓名）獲一石於郵民。大如升。其質甚白。既磨瑩中有黃龍作蜿蜒盤屈之狀。歸於內府。

舉化石

明州舉化縣諸山大石中。凡擊取之。即有平面石。色微黃而稍潤。扣之無聲。其紋橫裂兩道。如細墨描寫一帶夾徑寨林。煙霧朦朧之狀。或如澄墨點染成高林。與無爲軍所產石屏頗相類。但質頑礙。凡鐫治旋薄。則縱橫斷裂。亦可加工。醮膠爲研屏。土人不知貴。

吉州石

吉州數十里土中產石。色微紫。扣之有聲。可作研。甚發墨。但膚理頗礙澀。較之永嘉華嚴石。爲研差勝。土人亦多鐫琢爲方斛諸器。

金華石

婺州金華山有石。如羊蹲伏。于於僧寺見之。耳角尾足彷彿形似。高六七尺。傳云貢初平叱石之山。正與肇談中所載無異。但未見偶者。

松滋石

荊南府松滋縣溪水中出五色石。間有瑩徹紋理。溫潤如刷絲。正與眞州瑪瑙不異。土人未知貴。

菩薩石

嘉州峨眉山石與五臺山石出巖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大山獰牙。信州永昌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或大如環栗。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珠。五色粲然可喜。

于闐石

于闐國石出堅土中。色深如鐙黛。一品斑爛。白膩點點光粲。間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間之翡翠。膩而賤金星。試之。正可屑金。潤而無聲。石之一段。凡廣仞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蓋理玷者。極少。故所產雖貴翡翠

黃州石

黃州江岸與武昌磯相對。江水中有石。五色斑爛。光潤瑩徹。紋如刷絲。其質或成諸物像。率皆細碎。頃因東坡先生以餅餌易於小兒。得大小百餘枚。作怪石供。以遊佛印。後遂爲士大夫所採玩。

華嚴石

溫州華嚴川石出水中。一種色黃。一種黃而斑黑。一種色紫。石理有橫紋。微麤。扣之無聲。稍潤。土人鐫治爲方圓器。紫者亦堪爲研。頗發墨。

白馬寺石

河南府白馬寺之野中。每大雨過。土中多獲細石。頗碎。一種色深紺綠。類西蕃馬價珠。一種色稍灰。一種

566

色淡綠紋理多斑斕鮮有瑩淨者間有刻成物像其大不過如梅李色深綠者價甚貴此石產外國蓋西洛故都之地乃有之又有於土中獲銅帶鉤填以七寶雜諸細石粲然可翫

密石

密州安丘縣瑪瑙石產土中或水際一種色嫩青一種瑩白紋如蜘絲盤繞石面或成諸物像外多產石結絡鑿而取之方見其質土人磨治爲研頗之類以求售價頗廉初不甚珍至有鄙人以此石盤爲墻垣有大如斗許者頃因官中搜求其值遂數十倍

河州石

河州石其質甚白紋理遍有斑黑鱗鱗如雲氣之狀稍潤扣之微有聲土人鐫治爲方斛諸器

新開石

鼎州新開山出石石中有黃土目之爲太乙餘糧色紫黑其質磊磈大小圇扁外多裹綴碎石濕壁黃土即空虛開有小如拳者可貯水爲研滴或栽植蕙蒲水窠頗佳

紫金石

壽春府壽春縣紫金山出土中色紫琢爲研甚發墨扣之有聲余家留有風字樣研特輕薄皆遠古物也

青州石

青州天台縣石名寶華出土中其質頗與萊州石相類扣之鏗聲色微白紋理斑斕土人鐫鑿作器皿稍工或爲鎗銑但經火不甚堅久

石州石

石州產石深土中色多青緊或黃白其質甚軟頗類桂州府滑石微透明土人剗爲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劉圖書印記極精妙

碧石

萊州府名通遠軍西門寨石產深土中一種色綠而有紋目爲水波新發研頗溫潤發墨宜硯其穴歲久漸窶無復可採先子頃有大圓研貽東坡公目之爲天波

燕山石

雲林石譜下卷

柏子瑪瑙石

貴龍府山中產柏子瑪瑙石色瑩白上生柏枝或黃或黑甚光潤頃年白翠亨奉使北□□主遺以一石大若桃上有鳩鴿如豆許棲柏枝上頗奇怪又有一種中多空不瑩徹予獲一塊如浪大可貯藥數百粒

寶華石

台州天台縣石名寶華出土中其質頗與萊州石相類扣之鏗聲色微白紋理斑斕土人鐫鑿作器皿稍工或爲鎗銑但經火不甚堅久

石州石

石州產石深土中色多青緊或黃白其質甚軟頗類桂州府滑石微透明土人剗爲佛像及器物甚精巧或雕劉圖書印記極精妙

碧石

萊州府名通遠軍西門寨石產深土中一種色綠而有紋目爲水波新發研頗溫潤發墨宜硯其穴歲久漸窶無復可採先子頃有大圓研貽東坡公目之爲天波

燕山石

巖山石出水中名猴玉瑩白堅而溫潤土人琢爲器物頗能混其

桃花石

韶州桃花石出土中其色粉紅斑爛稍潤扣之無聲可琢器皿或爲鎮紙

端石

端州今爲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東三十三里所謂羚羊峽對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歷石曰蚌坑而巖石最貴山極高峻以漁舟入一小溪即蚌坑水陸行七八百步至下巖十許步至上巖自上巖轉而南凡百餘步至龍巖上巖各三穴下巖一穴半邊山巖凡十餘穴然必以下巖爲勝龍巖乃唐初取研處色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巖後得下巖龍巖遂不復取之今下巖石盡遂取諸半邊巖近亦鑿矣獨上巖可取下巖一穴泉水溢歲久石層崩塞雖千夫終歲功亦不可得也凡巖石有兩壁北壁石在水底石色乾則灰苔色濕則青紫眼正側有曈子量十數重綠碧白黑相間如畫青綠處作翡翠色與下巖石相類南壁石則水半石也色微帶黃眼量七八重已不及北壁矣上巖三穴上穴即土地巖中穴即梅珠作梭研等巖下穴今俗呼爲中巖上穴中穴石色黃眼亦赤黃色今已褰矣而下穴中亦能開其路採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澤與下巖同但稍多紫色半邊山諸巖曰大秋風曰小秋風曰馬頭曰獅子曰桃花曰河頭曰新坑曰黃坑其石亦類下巖但眼量只三四重色亦白青碧可愛惟層量稍巖雜斗米氏研史云眼長如卵各石三層之上即復石也石色雜雜潤不發墨凡三層之上從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紫第二層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層腳石即無眼大抵有眼石在水巖中尤細潤下巖石謂之鵪鶉眼上巖上穴謂之鷓鴣眼上巖下穴謂之雞翁貓兒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了研眼土人以此別之

小湘石

小湘石在端州之西四十里石色紫稍燥開有眼眼者類雀眼但無曈子後歷石在端之北十里色赤紫質極細不甚潤石性極軟開有眼者但一兩量蚌坑在下巖山之下一小溪今歲久山中崩落之石爲風日所侵性堅頑極不發墨石色正紫瑩淨開有眼無層量色殺雖大抵諸石在穴中正如石榴子隔瓜瓤中有其實石璞各有龍絡中有研材大小既施斧鑿十分之中可得三四許又有一種圓如瓜瓤中有其實謂之子石尤佳極鮮得之下巖之價二十倍於上巖下穴上巖下穴之價十倍於半邊山諸坑半邊山價十倍於小湘小湘價倍於蚌坑後歷絕品亦不過十來千

鑿源石

徽州婺源石產水中者皆爲研材品色頗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產出於龍尾溪其質堅勁大抵多發墨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麤以手擘之索索有鋒鋩者尤妙以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或如眞心瓜子或如眉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石質貴潔潤發墨爲最又有祁門縣文溪所產色青紫石理溫潤發墨頗與後歷石差等近時出處價倍於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爲貴理微麤水冷故取以溫卵令不可得之

建州石

又徽州歙縣地名小滸出石亦清潤可作研但石理頗堅不堪對墨其紋亦有刷絲者士人不知貴也

通遠石

通遠軍即古渭州水中有蟲類魚鴨或作覓覓之聲土人見者以梃刃或堅物擊之多化爲石色青黑溫潤堪爲礪目之爲覓石或長尺餘價直數千凡兵刃用此磨治者青光不鏽

六合石

眞州六合縣水中或沙土中出瑪瑙石顆細碎有絕大面純白者五色紋如刷絲甚溫潤盤破士人擇紋采斑點處就巧製成佛像

蘭州石

蘭州黃河水中產石有絕大者紋采可喜間於翠石中得眞玉璞外有黃膘又有如佛像墨青者極溫潤可試金頃年予獲一個青石大如柚作鎮紙經宿迺簡册輒溫潤後以器貯之凡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壁地破爲三四段中空處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擲頃刻而死

方山石

台州黃巖縣有方山山之巔狀如斗因以得名凡地中所產石不以巨細率皆方形有數色其質稍麤

鵪鶉石

荊南府有石圓正碑作路隅色淺綠不甚堅名鵪鶉石鑿取以銅盤磨其色可清室

紅絲石

青州益都縣紅絲石產土中其質赤黃紅紋如刷絲縈繞石面而稍軟扣之無聲琢爲研發墨但石質燥渴須先飲以水久乃可用唐林甫奏獻頃作墨譜以此石爲上品

石綠

信州鉛山縣石綠產深穴中一種礎結爲山巖勢不甚堅一種稍堅於綠文如刷絲極深者鶴鵪谷器向即示之顏光燦閃色又有一種淡綠或細碎者入水烹研可裝飾

泗石

泗州竹墩鎮塲瑞石出沙土中其質磊磈外多沙泥積漬或如灰粉龍絡須鑿去麤面中有本色微青白稍蓋微無刷絲紋工人治爲器物頗不爲珍貴

礬石

鵲巢中有石亦名礬或如雞卵色灰白鵲於巢側爲泥池多置紙礬之類蓄水中以此石投之每探取則巢面飛去頗難得頃年溫州瑞安縣佛舍背有鵲巢因端午晨朝一人忽登屋探取可以致富不利於寺今本草所載礬石凡有數種產漢川武當西遂諸處鳥巢中者最佳鵲常入水冷故取以溫卵令不可得之

建州石

建州石產土中。其質堅而稍潤。色極深紫。扣之有聲。間有豆斑點。不甚明。亦有三兩重石並琢爲研。頗發墨。往以石點作鳴鴂眼。充端石以求售。

汝州石

汝州瑪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紅瑩徹。小有紋理如刷絲。其質頗大。堪治爲盤盒酒器等。十餘年來。方用之。

鍾乳

廣連澧郴諸州多鍾乳洞。乳汁點成石。龜蛇蠔蠣蟶蜆及果蔬等形不一。質堅。或顏色如生。予頃年屢於洞中獲此數種。考之本草。載石蠣是尋常蠣生南海。因年月深久。閉化成石。每遇海潮。卽漂出。又一般入洞穴年深亦然。因知鍾乳點化無疑。

又

婺州金華縣智者三洞產石。巉巖如雪。間有騷石如鍾乳。色灰白嵌空。予頃於洞壑一石。大如拳。高數寸。若二龍交尾。穠繞鱗爪甲悉備。中有數竅。因植溪蓀爲好事者求去。亦疑鍾乳點化所成。又洞中有石鼓石磬。擊之各如其聲。

飯石

婺州東陽縣雙林寺傳大士道場山中產石。凡有青白綠紫色。皆瑩徹。謂之飯石。質細碎。堪治爲素珠。或作鎮紙。

墨玉石

西蜀諸山多產墨玉。在深土中。其質如石。色深黑。體甚輕膩。土人鐫治爲帶胯或器物。極光潤。

南劒石

南劒州黔淡灘出石。質深青黑而光潤。扣之有聲。作研發墨宜筆。工人琢治爲香盤諸器。極精緻。東坡所云鳳咮研是也。

石鋭

永州祁陽縣浯溪山磵之側。有立石一片。廣數尺。色深青潤。光可照物。十數步。土人謂之石鏡。杭州臨安縣山中一石。光明如鏡。顏同。故名大淹石。

琅玕石

青州石多紫（別本有金字）。產深土中。可琢爲研。其質稍麤。不甚發墨。土人多用之。

龍牙石

明州昌國縣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石。狀似珊瑚。或高三二尺。尤繁茂。必繫筏縣繩。方得之。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紋理如蜜枝。一株遍多圓圓跡。扣之有聲。稍燥。土人不甚貴。西北遠方往往以斐治假山。

石蕊子

鄧州沿江而下。隔羅洑之西。土名石蕊頭。水中產石。如自然蕊子。而熟膩薄。不假人力。黑者宜試金。白者如玉溫潤。山中有老姥。粥此石爲生。相傳神禹婚塗山。故以此給之。

棗葉石

漢州郪棗葉玉石出深水。（別本作土）凡鑿取條段。廣尺餘。一種色如鑑。一種微青。面多深青斑斜透明。甚堅潤。

分宜石

袁州分宜縣江水中產石，一種紫（一本作青）色，稍堅而溫潤，扣之有聲，縱橫不過六七寸許，惜乎地遠希罕，不可常得。土人於水中探之，琢爲研，發墨甚宜筆，但形質稍朴，須蓄鵝鴨。

浮光石

光州浮光山石產土中，亦深曰，質微粗燥，窾之透明，扣之無聲，彷彿如階州米。土人琢爲方斛器物及印材，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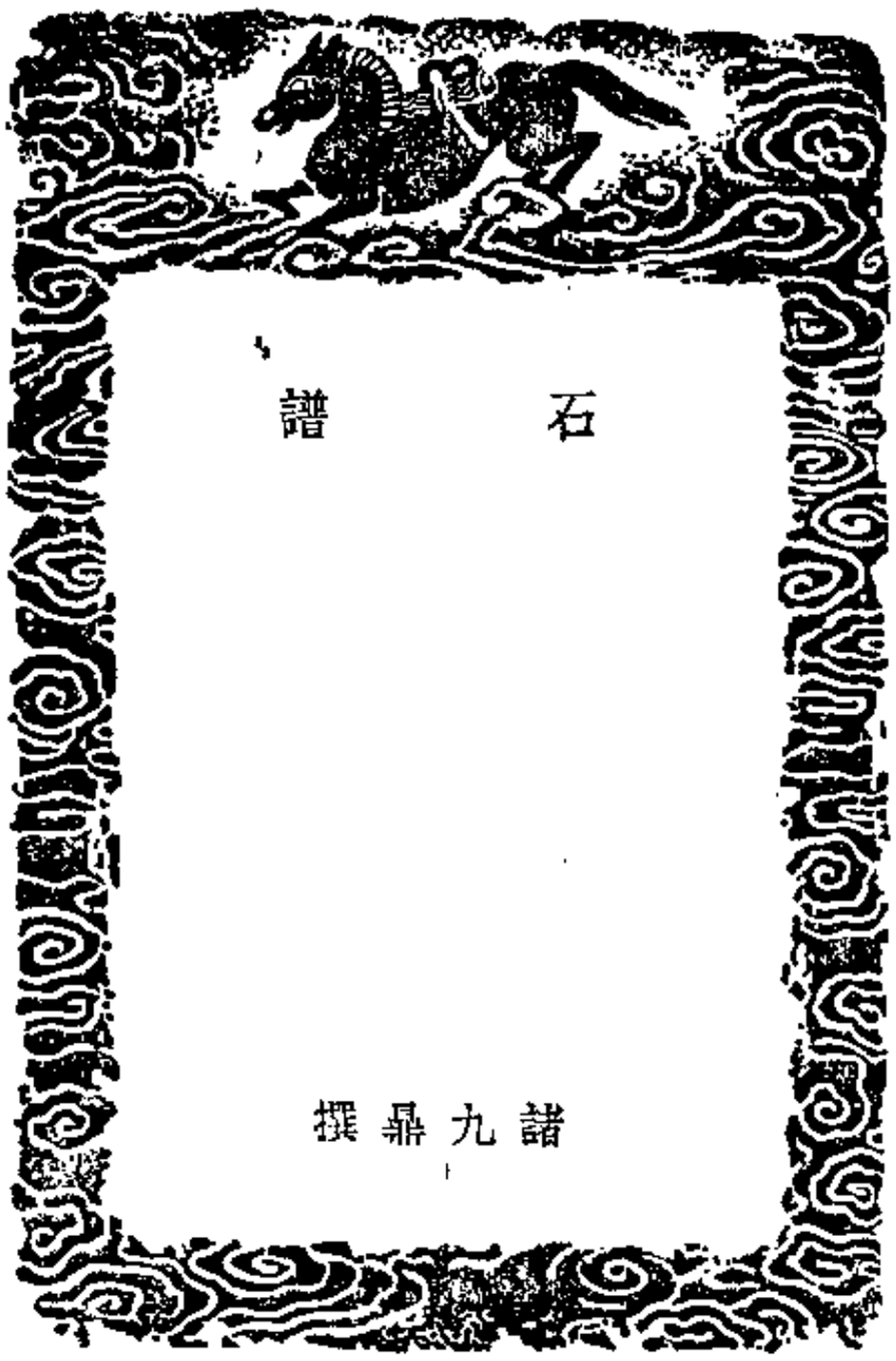
綵雲石記

從來造化鍾澈之氣，不鍾于人，或鍾于物，然人必待人而顯，不過知者，則其奇終晦，物亦有然，子厚謫居柳州，歎其地少人而多石，夫石亦物也，子厚遭時放廢，有淪落之感，思得奇士而結納之，卒不可得，乃寓賞于石，石不由子厚顯耶，余嘗謂鍾玉樵明府謫遷一篇，而歎吾鄉查伊璜先生與延陵荊軍契合之奇，豈此中顯晦之數，亦若有前定焉，將軍抱磊砢之才，困于風塵，爲世白眼，使不遇先生，跧伏于泥沙已耳，爲在我爲將軍也，而世所謂稱者，尤傳其贈石一事，先生有鹿門之癖，將軍開閫衡州，地多奇石，簡署有詳形色出產而次第之，洵譜錄中不可少之書也，擬欲重刊以廣流傳，因字句間尚多錯認，因循未果，今春敬觀欽賜古今圖書集成，始知是書已邀採錄，謹即校對一過，凡改正數十處，并補錄紹興時孔傳序一篇，適余方刻叢得第二十八集，遂爲付梓，并附綵雲石圖記於後，以識容海好古之雅意云。

跋

綵雲石圖

題此石，因先生之顯而顯，則謂之先生顯之可也，及先生沒，將軍之事幾晦，將軍之事亦幾晦，贈石之事幾晦，而先生愛石之事益幾晦，石不隨先生而晦耶，余獲購此石，貯之于斯，事雖不足與先生比，而較之埋沒于荒墟蔓草，開風雨剝蝕，莫有顧問者，蓋似有徵榷焉，石而有知，其亦有感于顯晦之迹也夫，嘉慶辛未秋日，海鹽馬汝容海記于雲石山房。



石譜序

惕庵從蜀歸。特奇石爲譜以志之。而以其三嗣予。曰寒溪松影。曰星宿海。曰龍卵。予珍愛不釋。不啻一日三摩挲矣。惕庵所藏尤多。其奇不可名狀。予曾記李研齋之記石也。有曰。雖盈之華。不如草木心思之變。不及雲霞。然守之須臾。凋落渙散。耳目之所有。無復故時矣。其質之無有也。若此。豈特貿之云。又堅焉。惟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其好事如此。關東姚伯輔愛石甚篤。予每過之。輒出石若干品。若濱蜀蠻嚴永康楚石各種。所藏一石。龕。袤以漢銅鼎。予過之。每竟日。以翫石故也。予幼年嘗從先大人過嚴子陵釣臺下。向江灘覓石。履爲之穿。亦可笑也。今偶入蜀。因憶杜子美詩云。蜀道多靑花。江間饒奇石。遂命童子向江上覓之。得石子十餘。皆奇怪精巧。後于中江縣眞武渡。又得數奇石。乃合之爲石譜。各紀其形狀。作一贊。歸湖上。當乞仙曜謝彬圖之。兼以示伯紫幼眞伯輔諸君。見予等好尙。自不愧古人也。錢唐惕庵居士諸九鼎題於君平支機石畔。

戊六月鐘山野老紀映鐘題。

自序

古人如米元章蘇東坡多有石癖。至今猶思其高致。予所交好友。亦多有石癖。鍾山野老紀伯紫自閩歸時。過二石示予。一名秋山。一名暮山。愛甄不去手。都平張七丈幼眞至杭。袖中藏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予爲題七言古詩一首。幼眞皆行長白山中。見有巨黃石甚佳。以牛三百頭拽置園亭。每語人曰。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其好事如此。關東姚伯輔愛石甚篤。予每過之。輒出石若干品。若濱蜀蠻嚴永康楚石各種。所藏一石。龕。袤以漢銅鼎。予過之。每竟日。以翫石故也。予幼年嘗從先大人過嚴子陵釣臺下。向江灘覓石。履爲之穿。亦可笑也。今偶入蜀。因憶杜子美詩云。蜀道多靑花。江間饒奇石。遂命童子向江上覓之。得石子十餘。皆奇怪精巧。後于中江縣眞武渡。又得數奇石。乃合之爲石譜。各紀其形狀。作一贊。歸湖上。當乞仙曜謝彬圖之。兼以示伯紫幼眞伯輔諸君。見予等好尙。自不愧古人也。錢唐惕庵居士諸九鼎題於君平支機石畔。

石譜目錄

滄浪獨釣石　海潮纓絡石
仙人戲龍石　纖錦石
寒溪松影石　秋雪芙蓉石
鏡中花石　丹楓獨秀石
雲君山鬼石　萬花石
玉粒新松石　宋錦石
白松石　龍卵石
星宿海石　聚珍石
蟲竹石　禮星石
吉祥雲石　錦茄石

石譜

錢唐諸九鼎撰

滄浪獨釣石。

右石形如閩橘。半白半黑。白中蒼松密葉。似有鳥雀飛鳴其內。一人獨坐作垂竿狀。冠衣眼鼻。儼然若生。其松上枝參蔽。如深山邃壑。不見日月。下枝密布。一窠無際。貸曰。山雀羣飛。松枝蘿城。盤礴獨坐。有滄浪客。王宏泛宅。嚴陵垂綸。高風未邈。彷彿斯人。我歸西湖。白雲在手。與爾忘言。共爲石友。

海潮瓔珞石。

右石長三寸。形如秋白茄。石面下白。上微紅。綠色瓔珞密布。繩穿纓掛。盤桑如貫珠。石背若大海中湧起雪浪。濺珠跳沫。層巒洶湧。大爲奇觀。貸曰。海風怒號。波濤洶惡。鏡地粘天。忽現瓔珞。佛慧云何。具有定力。危不動心。險不變色。欲覺濁世。幻此石形。明照鮫室。光映璣星。

仙人戲龍石。

右石大一寸二分。黑質白理。石面多作黑圈圓。內隱荇藻。文縐如縠。政如初生蓮葉。田田可愛。最爲精

腹石背一仙人似世間所畫星官狀立於水際波瀾浩汗若見二龍隱隱出沒予得此石時土人云此石中有二龍向仙人游戲故名之曰仙人戲龍石贊曰

盈寸之石乃有二龍仙人在焉冠戴芙蓉龍既神靈仙善遊戲偶爾構成造物何意欲問之石石亦不知空江月白如或見之

纖錦石

右石如纖錦百色斑爛雜嵌珍異中有黃白界痕細如絲縷俱作玉色眞奇石也圓圓五分有餘贊曰

蘇氏璇璣空閨纖錦化而爲石中含墨濤貞女嬪賈幼婦妙辭千年不化以寄相思江妃問子字數多少剖而視之香霧烟繞

寒溪松影石

右石長約一寸五分闊九分灰白色而質極明潤如深秋溪澗中涵松影五粒龍鱗濃淡可數水波瀲灩更增寒色名之曰寒溪松影他日石梁橋畔第三株下碧澗微波翠幹照水策杖臨流定過此坂贊曰

苔松生寒下照溪水樹影參差微波不起宛如清流翠色欲浮空無小魚怡然出遊仙日天台石梁橋畔持此石往仙人坐翫

秋雪芙蓉石

右石形如粤西木腰子黑色如漆中有二枝密花攢帶白如積雪最爲瑩潤精緻贊曰

木末芙蓉蕊花瑩潔其白維何有如珂雪昔在逸園醺嘗秋暮隱前月明花開無數花影弄風每在夢中如何此石清境相同

鏡中花石

右石黑質而露半白白中有花數枝如明鏡光中照見花影其花精麗黃蕊妙手始能寫生贊曰

青鳥殷勤湘簾半起好風徐來花生鏡裏美人含睇欲折一枝顧因驛使以寄所思鏡光不滅花香不絕姜意君心皎如玉潔

丹楓獨秀石

右石得於淄州圌一寸長三寸上有丹楓一株插空倒挂黑枝而紅葉極可愛下有叢木深林此楓獨孤生自異故名之曰丹楓獨秀贊曰

江發岷山下有龍卵百尺深潭水波冬暖化而爲石歷百千年形雖稍變鱗甲蜿蜒我偶得之攜過江水風雨晦冥拔劍乃止

星宿海石

黃海高士程穆倩家藏端硯背隱水眼百餘因以星宿海名之自著硯銘極佳予此石黑質面中露白頗隱隱二十餘星花如大海波濤忽現星月背則白黑強半作潮汐掀湧之勢號曰星宿亦稱其名以示程倩非褻非誇定當賞歎贊曰

桂旗子子霧馬紛紛前導山鬼後有雲君彼騎象者如波斯胡更有一人貝葉自娛偶爾象形孰云是假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者

萬花石

右石大不及半寸其半黑質其半聚花如雪難以數計大約如江南三月酴醾木香盛開時故以萬花名之贊曰

江南三月萬花馥郁日曛風微藥攢香簇自藏見佳百卉洗吟枯枝一藥誰爲知音心愛斯石花如雪白抱質堅貞芳馨無斁

五粒新松石

右石小如雀卵緻葉密生細同凝樓政如五粒新松參差飛翠其質膩潤似石髓求見風時贊曰

五粒新松葉細若縷參差臨風飛來翠雨此物雖賒風鳥所孕如玉之溫如脂之凝老去山房賦裝石方入口髓軟作松花香

宋錦石

右石長一寸五分闊六分五色斑斕質極古淡如宋時蜀錦不同時匹獲之朝天峽江水最爲珍奇贊曰

衣錦尚絅惡其文著此石反之豈無深意內隱貞德外發文章華彩炳煥而能開藏莫言微物中寓至理爲告吉人韜光斯美

軒轅帝女白松石

白松世無其種惟密縣軒轅帝女廟有之松化石世亦無之惟永康縣神仙馬自然燦爛處有之此石質極堅貞白松內吐非仙家洞天不能有此奇物贊曰

軒轅少女自然馬仙白松表異化石千年介如耆石不凋者松守貞勵志潛無從同我歷名山豈無仙骨黃庭朱衣上朝金闕

龍卵石

右石灰白色形如羊腎因其有鱗甲蜿蜒且江發岷山其外便爲西天竺國天龍夜叉所產固多神奇怪物遂名以龍卵而爲之贊曰

江發岷山下有龍卵百尺深潭水波冬暖化而爲石歷百千年形雖稍變鱗甲蜿蜒我偶得之攜過江水風雨晦冥拔劍乃止

星宿海石

黃海高士程穆倩家藏端硯背隱水眼百餘因以星宿海名之自著硯銘極佳予此石黑質面中露白頗隱隱二十餘星花如大海波濤忽現星月背則白黑強半作潮汐掀湧之勢號曰星宿亦稱其名以

高士程翁藏有古硯出以示予是光忽見惟此怪石中亦有是潮汐撤沙勢若滄溟既以石名而又曰海杯水坳堂萬物同此

聚珍石

右石形如欖仁更有一蒂面背異色中苞百珍精光的礫雖小實奇賛曰

此石最小品爲錦一百珍所聚實少其匹亦有嵯峨頑俗奈何精光炳耀美不在多藏以金扉飾以繡觸誰其愼之名城十五

思竹石

右石卧於蕚光州紫質墨文宛如畫竹背文與可稱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此竹倒拄楹欒蕭疎有致賛曰

得石何處懸崖邃谷質類紫霞上有墨竹疎枝二竿倒拄楹欒朱叉出翫翠葉生寒既對此君復近石丈熱客莫來與爾誓壞

禮星石

唐李贊皇平泉莊有禮星石中作斗極之象因以禮星得名此石長不及半尺而包羅星斗粲粲十百外似凡石內同精玉美質能藏人未易識是日策騎行五丁峽中急湍奔湍乃得此石賛曰

贊皇平泉有石奇特其長一丈內涵斗極此石數寸隱隱列星義和測度甘石編經皓皓靈區力士荷鋪整嶮出奇巴蛇莫猾

吉祥寶石

左石有峻嶒石頂黑文蟠結數十層如佛經所稱吉祥寶狀下有圓窠綠色凸者聚如泡影凹者散若天花洵爲奇物歸湖上當供養南屏老人几案間過說法時定能點頭三下賛曰

此石伊何蟠蟠瑞靈是惟佛國號吉祥寶中更有奇忽聚泡影佛意慈悲發人深警雲既不滅亦不復生如如湛若眞性斯成

錦茄石

右石形如緬茄半面白質餘俱係碎錦石所積而成小大異色二三百餘無一頑砂醜石雜之聚精既多陶汰復潔成物遺編是以勤學賛曰

取物宏多恆患於雜學焉不純是謂茸閎惟此錦茄百鍊所成聚精精玉莫非瑤瑛修士藥爐嚴以自矢毋爲俗移致累厥美

惕庵爲人磊落有骨顧無他嗜好行萬里路破蠻榛蒼窘卷外惟貯奇石作伴每小憩則出以摩挲弄翫謂賞心樂事無踰於此噫異矣凡人情寄一物無不本於其性之所近惕庵貞介之性正與石同宜其嗜好彌篤也温子昇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柳子厚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此皆狂傲不可語我惕庵古人有錢癖馬癖左傳癖若予則有硯癖遂以硯癖名齋今惕庵有石癖曰自今以往從子言亦猶以石癖署軒額可也海陵黃雲仙裳撰

觀石錄

清 候官高 兆撰

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峯下。有山焉。連亙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海山十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量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于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歿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齎糧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于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攀岸鳶谷。達路之間。列肆溢傖。耕夫牧兒。咸有貿貿之色。于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鎗鑾玉案。橫陳齋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無倦。予也負痾。慕悅奕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既酒。嗜好益移。距比烟雲過眼之喻。適憶所見。錄爲一卷。聊以自娛。且貽袁山焉。

越山二十餘枚。美玉瑰寶。貴則荊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罋滿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肩。玉振之體。入手使人心醉。

林道鑴。甘黃無瑕者數枚。或妍如萱草。或蒨比春柑。白者皆瀲灩冰紈。澄澈人心脾。

彭水屋。凡五十有一枚。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一。一橫二寸。高半寸。望之如郊扉春色。桃李葱蘢。一如出脊之崖。蔚蔚有光。一黃如燕栗。伏阻有丹沙。蒼然沁骨。徑半寸方者一。如硯池點積墨。澔明潤欲

吐。一枚長寸有五。廣八分。兩峰積雪。樹色宴濃。飛鷺明滅。神品一。如凍雨欲垂者。方寸。臭日蒸蜃。夕陽拖水者各一。如鰲雲鱗鱗起者一。一半寸薄方。有北苑小山。鏡染蒼然。冰華見背。蓮色者一。逸品一。長方。如美人肌肉。方寸中含落花落蕊者二。一二寸方者。通體如黃雲。中疇疇日影。葡萄、太元、皺花、艾葉、綠、鹿文、菩點各一。俱妙品。白如玉者二。甘黃玉者三。

陳嵩山一枚。腐理瑩然。曉燭側影。若琥璨。無有障礙。方二寸。高三寸。重九兩。

林陟盧。如標文者二。一徑寸方者。精華爛漫。如數百年前琥珀。瑩透棗盧色者一。一小方柱一枚。如蔚藍天對之。有酒旗歌板之思。一渾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爲石。二寸而方者一。紅絲瑩。質圓同嫣腐。一半寸方柱。溫純深潤。太液之綠。大谷之梨。未足方擬。

土君寵。十八枚。漢玉色。楊璿作狐鈕。項上微紫。神品。如赭黃雞方柱二。一枚微紅。散若曉霞。時稱曉霞紅。

縉袁玉色。徑寸者二。血浸甘黃者二。

楊去瑩。霞紅雲青相雜者二。一黃如枇杷。血浸半面。重可五兩。妙品。

唐滿一。一方。潤勝漢玉。正面遠山如黛。數株春樹。雲氣蒼蒼。神品。

李某。徑寸一方。如秋空無雲。天色獨垂。鮎兒黃者一。一條寸半。徑二分。置掌上。盎盎瑞光。爲水光。含春蠟。

友人齋館肆中。雜見黃柑曦手。秀色通理者一。白如肌膚者一。何郎傅粉。遜其本色。一新黃。如秋婺卓卓。

長慶定公。方寸一枚。碧若春草。通體艾葉小花。神品。

日下。一如雲海浴日。微吐其金。龍鱗過雨者一。一晶瑩玉色。如莫愁湖中新藕。沉香色一。海天晚照一。

神品。水墨元精。各一。玉無瑕者一。一半寸。引首殷紅。若棠梨花片。一如文舉中有粉蝶半翅。藍綠絲堪。

瑞一。黃羅縠紋一。雨過雲月一。風雨射空。寒氣迴薄。孤峰沈寞一。一枚方寸。白玉脩理。微有棗起。大似

趙妃雪夜待人時。一如春雨初足。水田明滅。小米積墨點蒼一。共十九枚。

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絡。于是避水痕。鑿沙隔。以解之。石質厥測。鋸行其間。刖熱。

行久。熱迫而燥。則裂。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一人提小壺。徐傾灌之。

石理不一。相石爲難。腐黃中白。腐白中白。腐蒼中黃。中元黃腐。黝然不可以皮相。

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墜。質潤委溫。山坑發之山巔。委閟然。質微堅。往往有沙隙腐裏。手摩愁則見。

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櫻挑之有痕。

潘子和。謝奕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既夥。二人銓自矜。以禮延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門

一諾。童子負器先騶矣。

每解一石。肇扃圖繪。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閣閣。交手喜不

石初剖、須琉球礪石磋之、既磋、磨以金剛官虢、磨竟、以水沒棚葉縱橫擦拭、無有遺恨、然後取牖釋平置几案、運石歸上、徐發其光、

潘一詣陟嵐竹堂看石、方開篋、趙令收卻、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卞二濟藩山石記云、藩山在重巒複澗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花、志云、所產石類琅、志罔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甞上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即得之、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年間、射利之徒、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琥珀者、琥璪、瑇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絪者、縐者、綺者、縹者、蔥者、艾者、黯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鼈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鷁鵁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峰巒波浪、紋紱腻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壘嶂、或雨後遙岡、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屑濤、或葡萄初熟、顆顆相連、或蕉方肥、輻輻日下、或吳綾蜀錦、彩文又或如米芾之淡墨雲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畫筆、丹粉象施、言夫奇幻、有不勝形、嘻亦異矣、夫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藍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漢志點苔之石、白質青章、具山水草木之狀、今施諸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叠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元眞備其采色、而不能得其波紋、點苔有其波紋、而不能如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魂、深入番訶、雕鏤點染、而後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於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直、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鏗鳴、使莊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瑶琨、何必曰瑶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貨、茲爲價值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爲圖章、猶且計兩而二三其緡、顧孰與莊石、尤隃離溟色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莊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巵無當、有萬鎰時子、貴者鑒賞之、石米元章尚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夫天下四洲、華嚴莊嚴海、微塵所不能壞、但求之今皇帝版圖、度出石鮮如此者、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石鏡、林陟嵐兄弟、率騎獵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道、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記一則、以當臥石、庶天下知閩之奇如此、

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嵐越山之石、以貧散、添一一石歸予、爲十叟、今亡其十叟、亦亡、今不知歸水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貿顛得錢、君寵越人去擊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于火、火後者、元堅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丁巳後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邱隴獻畝、皆鑿鼎處、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爲鞭珌、較之宋坑遺器、民勞百之、掊伐石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人不得見、既沒、家無一枚、自戊申迄今一紀、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靈名十年、鄰人恆天折不壽、理或然歟、己未臘夜缺、

長物志目錄
卷一 室廬
卷二 花木
卷三 水石
卷四 禽魚
卷五 書畫
卷六 几榻
卷七 器具
卷八 衣飾
卷九 舟車
卷十 位置
卷十一 蔬果
卷十二 香茗

卷一 室廬
卷二 花木
卷三 水石
卷四 禽魚
卷五 書畫
卷六 几榻
卷七 器具
卷八 衣飾
卷九 舟車
卷十 位置
卷十一 蔬果
卷十二 香茗

室廬

門

階

牕

用木爲粗格，中設細條三眼，眼方二寸，不可過大。牕下壁板尺許，佛樓禪室，間用菱花及象眼者，牕忌用六，或二或三或四，隨宜用之。室高，上可用橫牕一扇，下用低檻承之，俱釘明瓦，或以紙糊，不可用絳紗及梅花帳。冬月欲承日，設大眼風牕，眼徑尺許，中以綠綾，其上糜紙，不爲風雪所破，其制亦雅，然惟可用之小齋丈室，漆用金漆，或朱黑二色，雕花綵漆俱不可用。

欄干

石欄最古，第近於琳宮梵宇，及人家冢墓，傍池或可用，然不如用石蓮柱二木欄爲雅，柱不可過高，亦不可雕鳥獸形，亭榭廊廡可用朱欄，及鵝頸承坐，堂中須以巨木雕如石欄，而空其中，頂用柿頂朱飾，中用荷葉寶瓶，綠飾卍字者，宜閨閣中不甚古雅，取壹圖中有可用者，以意成之可也，三橫木最便，第太樸不可多用，更須每檻一扇，不可中豎一木，分爲二三，若齋中則竟不必用矣。

照壁

得文木如豆瓣楠之類爲之，華而復雅，不則竟用素染，或金漆亦可，青紫及遍金描彙俱所最忌，亦不可用六。堂中可用一帶，齋中則止中檻用之，有以夾紗牕或細格代之者，俱稱俗品。

堂

堂之製宜宏敞精麗，前後須層軒廣庭，廊廡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細磚砌者佳，不則竟用粉壁，梁用毬門，高廣相稱，層階俱以文石爲之，小堂可不設牕檻。

山齋

宜明淨，不可太敞，明淨可爽心神，太敞則費目力，或傍簷置牕檻，或由廊以入，俱隨地所宜，中庭亦須稍廣，可植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後洞空，庭際沃以飯潘，雨漬苔生，綠痕可愛，遶砌可種翠芸草令遍，茂則青葱欲浮，前垣宜矮，有取薜荔根瘞牆下，灌魚腥水於糞上，以引蔓者，雖有幽致，然不如粉壁爲佳。

丈室

丈室宜隆冬塞夜，略倣北地暖房之製，中可置臥榻及禪椅之屬，前庭須廣，以承日色，留西牕以受斜陽，不必開北牖也。

佛堂

築基高五尺餘，列級而上，前爲小軒，及左右供設獸門，後連三楹供佛，庭中以石子砌地，列旛幢之屬，另建一門，後爲小室，可置臥榻。

橋

廣池巨沼，須用文石爲橋，雕鏤鑿物，極其精工不可入俗，小溪曲澗，用石子砌者佳，四傍可種繡墩草，板橋須三折，一木爲欄，忌平板作朱卍字欄，有以太湖石爲之，亦俗，石橋忌三環，板橋忌四方，忌高拱，上置亭子。

茶寮

擇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致一竈，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琴室

古人有於平屋中墊一缸，缸口懸銅鐘，以發琴聲，甚然不如樓之下，蓋上有板則聲不散，下空曠則聲遠徹，或於喬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絕，更爲雅稱耳。

浴室

前後二室，以牆隔之，前砌鐵鍋，後燃薪以俟，更須密室，不爲風寒所侵，近牆鑿井，具轆轤，或激引水以入，後爲溝，引水以出，濕具巾帨，咸具其中。

街徑庭除

馳道廣庭，以武康石皮砌者最華整，花間岸側，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久生苔，自然古色，寧必金錢作墺，乃稱勝地哉。

樓閣

樓閣作房閣者，須回環窈窕，供登眺者，須軒敞宏麗，巖廊曲檻，俱可遠觀，此其大略也。樓作四面牕者，前檻用牕，後及兩旁用板，閣作方樣者，四面一式，樓前忌有露臺，捲篷，樓板忌用磚鋪，蓋既名樓閣，必有定式，若復鋪磚，與平屋何異，高閣作三層者最俗，樓下柱稍高，上可設平頂。

臺

築臺忌六角，隨地大小爲之，若築於土岡之上，四周用粗木作朱闌，亦雅。

海論

忌用承塵，俗所稱天花板是也，此僅可用之廨宇中，地屏則閣可用之，暖室不可加罩，或用氈幃爲地衣亦可，然總不如細磚之雅，南方卑濕，空鋪最宜，略多費耳，室忌五柱，忌有兩廂，前後堂相承，忌工字體，亦以近官廨也，選居則間可用，忌傍無避弄，庭軼屋東偏稍廣，則西日不遏，忌長而窄，忌小六角，忌用葫蘆頂，忌以茆蓋，忌如鐘鼓及城樓式，樓梯須從後影壁上，忌置兩傍，磚者作數曲，下狹，忌用布，以類酒舫及市更雅，臨水亭榭，可用藍絹爲幔，以蔽日色，紫絹爲帳，以蔽風雪，外此俱不可用，尤忌用氈，氈設帳也，小室忌中隔，若有北牕者，則分爲二室，忌紙糊，忌作穹洞，此與混堂無異，而俗子絕好之，俱不可解，忌爲卍字牕，傍壞板，忌牆角鑽各色花鳥，古人最重題壁，今即使顧陸點染，鋪王濛雜，俱不如素壁爲佳，忌長廊一式，或更互其製，庶不入俗，忌竹木屏及竹籬之屬，忌黃白銅爲屈戌，庭際不可鋪細方磚，爲承露盤則可，忌兩檻面中置一梁，上設叉手芭，此皆俗製，而不甚雅，忌用板隔，隔必以磚，忌梁椽混雜，紋及金方勝，如古屋歲久，木色已黯，未免繪飾，必須高手爲之，凡入門處，必小委曲，忌太直，僭必三檻，傍更作一室，可置臥榻，面北小庭，不可太廣，以北風甚厲也，忌中檻設欄檻，如今披步牀式，忌穴壁爲櫥，忌以瓦爲牆，有作金錢梅花式者，此俱當付之一炬，又鴟吻好望，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須如古式

爲之。不則亦倣璽中室宇之製。簷瓦不可用粉刷。得亘栟櫚壁爲承溜。最雅。否則用竹。不可用木及錫。忌有捲棚。此官府設以聽雨造者。於人家不知何用。忌用梅花簊。堂簾惟溫州湘竹者佳。忌中有花如補補。忌有字如諱山福海之類。總之。隨方制象。各有所宜。寧古無時。寧樸無巧。寧儉無俗。至於崇疎雅潔。又本性生。非強作解事者所得輕議矣。

長物志卷二

花木

花木

弄花一歲。看花十日。故韓翃映蔽。鉛索謹持。非徒富貴容也。第繁花雜木。宜以畝計。乃若庭除檻畔。必以虬枝古榦。異種奇名。枝葉扶疎。位置疎密。或水邊石際。橫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獨秀。草花不可繁雜。隨處植之。取其四時不斷。皆入圖畫。又如桃李不可植於庭除。似宜遠望。紅梅絳桃。俱借以點綴林中。不宜多植。梅生山中。有蒼蘚者。移置藥欄。最古。杏花差不耐久。開時多值風雨。僅可作片時玩。蠟梅冬月最不可少。他如立棚棠圃。山家風味。固自不惡。然必闢隙地數畝。別爲一區。若於庭除種植。便非韻事。更有石榴木柱。架縛精強者。愈入惡道。至於薔薇菊。古各有方。時取以課園丁。考職事。亦幽人之務也。忘

花木第二

牡丹芍藥

牡丹稱花王。芍藥稱花相。俱花中貴裔。栽植賞玩。不可褻。涉酸氣。用文石爲欄。參差布級。以次列種。花時設宴。用木爲架。張碧油幔於上。以蔽日色。夜則燃燈以照。忘二種並列。忘置木桶及盆盎中。

玉蘭

宜種廳事前。對列數株。花時如玉圃瑤林。最稱絕勝。別有一種紫者。名木筆。不堪與玉蘭作婢。古人稱辛夷。即此花。然輞川辛夷塢木蘭柴。不應複名。當是二種。

海棠

昌州海棠有香。今不可得。其次西府爲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余以垂絲嬌媚。眞如妃子醉態。較二種尤勝。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爲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性喜陰濕。宜種背陰階砌。秋花中此爲最艷。亦宜多植。

山茶

蜀茶滇茶俱貴。黃者尤不易得。人家多以配玉蘭。以其花同時。面紅白爛然。差俗。又有一種名滇楊妃。開向雪中。更自可愛。

桃

桃爲仙木。能制百鬼。種之成林。如入武陵桃源。亦自有致。第非盆盎及庭除物。桃性早花。十年輒枯。故稱短命花。碧桃人面桃差久。較凡桃更美。池邊宜多植。若桃柳相間。便俗。

李

桃花如麗姝。歌舞場中。定不可少。李如女道士。宜置煙霞泉石間。但不必多種耳。別有一種名鵝李子。更美。

杏

杏與朱李蟠桃。皆堪鼎足。花亦柔媚。宜築一臺。雜植數十本。

梅

幽人花伴。梅實專房。取蒼蘚斑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際。最古。另種嫩條。接之。綠萼更勝。紅梅差俗。更有虬枝屈曲。置盆盎中者。極奇。蠟梅磬口爲上。荷花次之。九英最下。塞月庭除。

瑞香

相傳廬山有比邱晝寢。夢中聞花香。遍而求得之。故名睡香。四方奇異。謂花中祥瑞。故又名瑞香。別名蓬。又有一種金邊者。人特重之。枝既粗俗。香復酷烈。能損翠花。稱爲花賊。信不虛也。

薔薇木香

薔薇宜人家園林中。必以竹爲屏。牽五色薔薇於上。架木爲軒。名木香棚。花時雜坐其下。此何異酒食肆中。然二種非屏架不堪植。或移着閒閣。供仕女採掇。差可。別有一種名黃薔薇。最貴。花亦爛熳悅目。更有野外蓬生者。名野薔薇。香更濃郁。可比玫瑰。他如寶相金沙。羅金鉢。孟佛見笑。七姊妹十姊妹。刺桐月桂等花。姿態相似。種法亦同。

玫瑰

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結爲香囊。芬氳不絕。然實非幽人所宜佩。嫩蕊叢剪。不甚雅觀。花色亦微俗。宜充食

品不宜錯雜吳中有以畝計者花時獲利甚勝

紫荊棣棠

紫荊枝幹枯索花如縐珮形色香韻無一可者特以京兆一事爲世所述以比荔木余謂不如多種棣棠猶得風人之旨

葵花

葵花種類莫定初夏花繁葉茂最爲可觀一曰戎葵奇態百出宜種曠處一曰錦葵其小如錢文采可玩宜種階除一曰向日別名西番蓮最惡秋時一種葉如龍爪花作鵝黃者名秋葵最佳

罌粟

以重葩千葉者爲佳然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不惡藥欄中不可缺此一種

薇花

薇花四種紫色之外白色者曰白薇紅色者曰紅薇紫帶藍色者曰翠薇此花四月開九月歇俗稱百日紅山園植之可稱耐久朋然花但宜遠望北人呼猴郎達樹以樹無皮猴不能捷也其名亦奇

芙蓉

宜植池岸臨水爲佳若他處植之絕無丰致有以靛紙糜花蕊上仍裹其實花開碧色以爲佳此甚無謂

蜀花

蜀葵忘憂亦名宜男更可供食品最宜此種又有金蓧色淡黃香甚烈蕊與山谷遍滿吳中甚少他如紫白蛺蝶春羅秋羅鹿葱洛陽石竹皆此花之附庸也

旋覆

一名越桃一名林蘭俗名栀子古稱禪友出自西域宜種佛室中其花不宜近嗅有微細蟲入人鼻孔齆鬧可無植也

玉蕤

潔白如玉有微香秋花中亦不惡但宜牆邊連種一帶花時一望成雪若植盆石中最俗紫者名紫萼不佳

金錢

午開子落故名子午花長過尺許扶以竹箭乃不偃欹植石畔尤可觀

藕花

藕花池塘最勝該種五色宜缸供庭除賞玩猶可缸上忌設小朱欄花亦嫌收異種如韭頭重臺品字四面覩皆碧邊金邊等乃佳白者藕勝紅者房勝不可種七石酒缸及花缸內

水仙

水仙二種花高葉短單瓣者佳冬月宜多植但其性不耐寒收極佳者移盆盎置儿案間次者雜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間更雅瀹爽服花入石得爲水仙其名最雅六朝人乃呼爲雅蒜大可軒渠

鳳仙

號金鳳花宋避李后諱改爲好兒女花其種易生花葉俱無可觀更有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花開五色以爲奇甚無謂花紅能染指甲然亦非美人所宜

茉莉素馨百合

夏夜最宜多置風輪一鼓滿室清芬章江編籬插棘俱用茉莉花時千艘俱集虎邱故花市初夏最盛培養得法亦能隔歲發花第枝葉非几案物不若夜合可供瓶玩

杜鵑

花極爛熳性喜陰畏熱宜置樹下陰處花時移置几案間別有一種名映山紅宜種石岩之上又名羊躑躅

秋色

吳中稱雞冠雁來紅十樣錦之屬名秋色秋深雜彩爛然俱堪點綴然僅可植廣庭若幽隱多種便覺龐雜雞冠有矮腳者種亦奇

松

松柏古雖並稱然最高貴者必以松爲首天目最上然不易種取栝子松植堂前廣庭或廣衆之上不妨對偶齋中宜植一株下用文石爲座或太湖石爲欄俱可水仙蘭蕙萱草之屬雜蒔其下山松宜植土岡之上龍鱗既成濤聲相應何減五株九里哉

木槿

花中最賤然古稱舜華其名最遠又名朝菌編籬野岸不妨間植必稱林園佳友未之敢許也

桂

叢桂開時眞稱香窟宜闢地二畝取各種並植結亭其中不得顏以天香小山等語更勿以他樹雜之樹下地平如掌潔不容唾花落地即取以充食品

柳

垂插最易折倒插爲柳更須臨池種之柔條拂水弄綠搓黃大有逸致且其種不生蟲更可貴也西湖柳亦佳頗涉脂粉氣白楊風楊俱不入品

黃楊

黃楊宋人必厄閏然實難長長丈餘者綠葉古株最可愛玩不宜植盆盎中

芭蕉

綠總分映但取短者爲佳蓋高則葉爲風所碎耳冬月有去梗以稻草覆之者過三年即生花結廿露亦甚不必又有作盆玩者更可笑不如樓檻爲雅且爲磨尾蒲團更適用也

槐檜

宜植門庭，板扉綠映，眞如翠幄。槐有一種天然櫻屈，枝葉皆倒垂，蔭密，名蟠槐，亦可觀。他如石楠冬青杉柏，皆邱壠間物，非園林所尚也。

梧桐

青桐有佳蔭，株綠如翠玉，宜種廣庭中。當日令人洗拭，且收枝梗如猶者，著直上，面旁無他枝，如拳如蓋，及生偏者，皆所不取。其子亦可點茶，生於山岡者，曰岡桐，子可作油。

椿

椿樹高聳而枝葉疎，與栲不異。香曰椿，臭曰栲，閩中沿牆宜多植以供食。

銀杏

銀杏株葉扶疎，新綠時最可愛，吳中刹宇及舊家名園，大有合抱者，新植似不必。

烏臼

秋晚葉紅可愛，較楓樹更耐久，茂林中有一株兩株，不減石徑寒山也。

竹

種竹宜築土爲塊，環水爲谿，小橋斜渡，陟級而登，上留平臺，以供坐臥，科頭散髮，傲如高竹林中人也。香則圍地數畝，盡去雜樹，四週石壘令稍高，以石柱朱欄圍之。竹下不留纖塵片葉，可席地而坐，或留石臺石榻之屬。竹取長枝巨幹，以毛竹爲第一，然宜山不宜城，城中則護基筍最佳，竹不甚雅，粉筋班紫，四種俱可，瘦竹最下，慈姥竹即桃枝竹，不入品，又有木竹黃蕉竹篛竹方竹黃金間碧玉觀音鳳尾金銀諸竹，忌種花欄之上，及庭中平植一帶牆頭，直立數竿，至如小竹叢生，曰瀟湘竹，宜於石巖小池之畔，留植數枝，亦有幽致。種竹有疎種密種淺種深種之法，疎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密種謂竹雖疎，然俯窠卻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種時入土不深，深種謂入土雖不深，上以田泥壅之如法，無不茂盛。又棕竹三等，曰筋頭，曰短柄，二種枝短葉垂，堪植盆盎，曰樸竹，節稀葉硬，全欠溫雅，但可作扇骨料及鐧叉柄耳。

菊

吳中菊盛時，好事家必取數百本，五色相間，高下次列，以供賞玩，此以誇富貴容則可，若眞能賞花者，必覓異種，用古盆盎植一枝兩枝，盖挺而秀，葉密而肥，至花發時，置几榻間，坐臥把玩，乃爲得花之性情，甘菊惟湯口有一種，枝曲如偃蓋，花密如鋪錦者，最奇，餘僅可收花以供服食，野菊宜於籬落間種菊有六要二訪之法，謂肥養土宜扶植雨暘脩芟灌溉防蟲，及花作窠時，必來摘葉，此皆園丁所宜知，又非吾輩事也。至如瓦料盆及合兩瓦爲盆者，不如無花爲愈矣。

蘭

蘭出自閩中者爲上，葉如劍芒，花高於葉，雖驅所謂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者是也。次則贛州者亦佳，此俱山齋所不可少，然俾處僅可置一盆，多則類虎邱花市，盆盎須覓倣龍泉均州內府供奉絕大者，忌用花缸牛腿諸俗製，四時培植，春日葉芽已發，盆土已肥，不可沃肥水，常以塵藉拂拭其葉，勿令塵垢，夏日花開葉嫩，勿以手搖動，待其長茂，然後拂拭，秋則微撥開根土，以米泔水少許注根下，勿沾污葉上，冬則安頓向陽暖室，天晴無風景出，時時以盆轉動，四面令勻，午後卽收入，勿令霜雪侵之，若葉黑無花，則陰多故也，治蟻虱，惟以大盆或缸盛水浸逼花盆，則黃自去，又治葉虱，如白點，以水一盆，滿香油少許於內，用綿蘸水拂拭，亦自去矣，此藏蘭簡便法也，又有一種出杭州者，曰杭蘭，出陽羨山中者，名與蘭一幹數花者，曰蕙，此皆可移植石巖之下，須得彼中原本，則歲歲發花，珍珠風蘭，俱不入品，箬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馨，草花奇種，金粟蘭名賽蘭，香特甚。

瓶花

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忌繁雜如縛，忌花瘦於瓶，忌香煙燈煤燻觸，忌油手拈弄，忌井水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忌以插花水入口，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冬月入硫黃於瓶中，則不凍。

盆玩

盆玩時尚以列几案間者爲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余持論則反是，最古者以天目松爲第一，高不過二尺，短不過尺許，其本如臂，其針若簇，結爲馬遠之欹斜詰屈，郭熙之露頂張拳，劉松年之偃亞層疊，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槎牙可觀，又有古梅蒼蘚鱗皴，苔蘚垂滿，含花吐葉，歷久不敗者，亦古，若如時尚作沉香片者，甚無謂，蓋木片生花，有何趣味，眞所謂以耳食者矣，又有枸杞及水冬青野榆榆柏之屬，根若龍虬，不露束縛鋸截痕者，俱高品也，其次則閩之水竹杭之虎刺，倘在雅俗間，乃若菖蒲九節，神仙所珍，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極難培養，吳人洗根澆水，竹葉修淨，謂朝取葉間垂露，可以潤眼，意極珍之，余謂此宜以石子鋪一小庭，遍種其上，雨過青翠，自然生香，若盆中栽植，列几案間，殊爲無謂，此與蟠桃雙果之類，俱未敢隨俗作好也，他如春之蘭蕙，夏之夜合，黃香，宜夾竹桃花，秋之黃密矮菊，冬之蠟葉水仙及美人蕉諸種，俱可隨時供玩，盆以青綠古銅白定官哥等窰爲第一，新製者五色內窰及供春粗料可用，餘不入品，盆宜圓不宜方，尤忌長狹，石以鹽璧英石西山佐之，餘亦不入品，齋中亦僅可置一二盆，不可多列，小者忌架於朱几，大者忌置於官磚，得舊石欹或古石蓮磉爲座，乃佳。

長物志卷三

水石

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安插得宜。一峯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醜樹。交覆角立。蒼崖碧澗。奔泉汎流。如入深巖絕壑之中。乃爲名區勝地。約略其名。匪一端矣。志水石第三。

廣池

鑿池自畝以及頃。愈廣愈勝。最廣者中可置蓺棚之屬。或長堤橫隔。汀蒲岸葦。雜植其中。一望無際。乃稱巨浸。若須華整。以文石爲岸。朱欄迴遶。忌中留土。如俗名戰魚墩或擬金魚之類。池傍植垂柳。忌桃杏間種。中畜鳧鴈。須十數爲羣。方有生意。最廣處可置水閣。必如圖畫中者佳。忌證簿舍。於岸側植藕花。倒竹爲闌。勿令蔓衍。忌荷葉滿池。不見水色。

小池

階前石畔鑿一小池。必須湖石四圍。泉清可見底。中畜朱魚翠藻。游泳可玩。四周樹野藤細竹。能攀地稍深引泉脈者更佳。忌方闊八角諸式。

瀑布

山居引泉從高而下。爲瀑布稍易。園林中欲作此。須截竹長短不一。遮承簷溜。暗接藏石罅中。以斧劈石疊高下鑿小池承水。置石林立其下。雨中能令飛泉濆薄。汹湧有聲。亦一奇也。尤宜竹間松下。青葱掩映。更自可觀。亦有蓄水於山頂。絡至去閘。水從空直注者。終不如雨中承溜爲雅。蓋總屬人爲。此尚近自然耳。

鑿井

井水味濁。不可供烹煮。然澆花洗竹。滌硯拭几。俱不可缺。鑿井須於竹樹之下。深見泉脈。上置轆轤引汲。不則蓋一小亭覆之。石欄古號銀牀。取蓓蕾最大而古樸者。置其上。非有神井傍可置頑石。鑿一小龜。遇歲時。賀以清泉一杯。亦自有致。

天泉

秋水爲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春冬二水。春勝於冬。蓋以和風甘雨。故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蛟龍所致。最足傷人。雪爲五穀之精。取以煎茶。最爲幽況。然新者有土氣。稍陳乃佳。承水用布。於中庭受之。不可用簷溜。

地泉

乳泉漫流。如惠山泉爲最勝。次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土多沙鳳泥凝者。必不清寒。又有香而甘者。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如廬山水簾天台瀑布。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溫泉下生硫黃。亦非食品。

流水

江水取去人遠者。揚子南冷。夾石沖潤。特入首品。河流通泉竇者。必須汲置。候其澄澈。亦可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卻病。此自然之丹液。不易得也。

品石

石以靈璧爲上。英石次之。然二種品甚貴。購之頗艱。大者尤不易得。高踰數尺者。便爲奇品。小者可置几案間。色如漆。聲如玉者。最佳。橫石以壩地而峯巒起伏者爲上。俗言鐘乳滿壁無峯。英石無坡。以余所見。亦不盡然。惟石紋片粗大。絕無曲折凹凸。森聳峻峭者。近更有以大塊辰砂石。青石綠爲研山盆石。最俗。

靈璧

出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在深山沙土中掘之。乃見有細白紋如玉。不起岩岫。佳者如臥牛蟠螭。種種異狀。

英石

出英州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高有至三尺及寸餘者。小簇之前。疊一小山。最爲清貴。然道遠不易致。

582

太湖石

石在水中者爲貴。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空石。面面玲瓏。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嚼作彈窩。若歷年歲久。斧痕已盡。亦爲雅觀。吳中所尚假山。皆用此石。又有小石久沉湖中。漁人網得之。與鍾乳英石亦頗相類。第聲不清響。

堯峯石

近時始出。苔蘚鮮生。古樸可愛。以未經採鑿。山中甚多。但不玲瓏耳。然正以不玲瓏。故佳。

崑山石

出崑山馬鞍山下。生於山中。掘之乃得。以色白者爲貴。有雞骨片胡桃塊二種。然亦俗尚。非雅物也。間有高七八尺者。置之古大石盆中。亦可。此山皆火石。火氣暖。故栽蓄補等物於上。最茂。惟不可置几案及盆盎中。

錦川將樂羊肚

石品雖此三種。最下。錦川尤惡。每見人家石假山。輒置數峰於上。不知何味。斧劈以大面頑者爲雅。若直立一片。亦最可厭。

土瑪瑙

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瑪瑙。紅多而細潤者佳。有紅絲石。白地上有赤紅紋。有竹葉瑪瑙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此俱可鋸板候几榻屏風之類。非貴品也。石子五色。或大如拳。或小如豆。中有禽魚鳥獸人物方勝回紋之形。置清綠小盆或宣窯白盆內。斑然可玩。其價甚貴。亦不易得。然猶中不可多置。近見人家環列數盆。覺如賈肆。新都人有名醉石齋者。聞其藏石甚富。且奇。其地溪澗中。另有純紅純綠者。亦可愛玩。

大理石

出滇中。白者玉、黑者墨爲貴。白微帶青。黑微帶灰者。皆下品。但得巨石。天成山水雲烟。如米家山。此爲無上佳品。古人以鑲屏風。近始作几榻。終爲非古。近京口一種。與大理相似。但花色不清。石紋麤大。不堪入畫。亦可得高價。然真僞亦易辨。真者更以白爲貴。

永石

即祁陽石。出楚中。石不堅。色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象。紫花者稍勝。然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大者以製屏亦雅。

長物志卷四

禽魚

語鳥拂閣以低飛。游魚排荇而徑度。幽人會心。輒令竟日忘倦。如弊晉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穴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貿巢。知歲司晨。晞奉曉晚者。品類不可勝紀。丹林綠水。豈令凡俗之品。闖入其中。故必疏其雅潔可供清玩者數種。令童子愛養餌飼。得其性情。庶幾馴鳥雀。狎兔魚。亦山林之經濟也。志禽魚第四。

鶴

華亭鶴窠村所出。其體高俊。綠足龜文。最爲可愛。江陵鶴淮維揚俱有之。相鶴但取標格奇俊。唳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削。蓄之者當築廣臺。或高岡土壠之上。居以茅菴。繚以池沼。飼以魚穀。欲教以舞。俟其飢。置食於空野。使童子拊掌頓足以誘之。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

鴛鴦

鴛鴦能勃水。故水族不能害。蓄之者宜於廣池巨浸。十百爲羣。翠毛朱喙。燦然水中。他如烏喙白鴨。亦可

鸚鵡

鸚鵡能言，然須教以小詞及韻語，不可令俚市井鄙俚之談。聒然盈耳，銅架食缸，俱須精巧，然此鳥及鸜鵒人所需也。

百舌畫眉鶺鴒

俱善馴熟，解諸雜語，百種雜出，俱極可愛，然亦非幽齋所宜，或於曲廊之下，聽語啼鳴，綴景色則可。吳中最尚此鳥，余謂有禽癖者，嘗覓茂林高樹，聽其自然弄囀，尤覺可愛，更有小鳥名黃頭，好鬬，形甚不雅，尤屬無謂。

朱魚

朱魚猶盛produce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此種最宜盆蓄，有紅而帶黃色者，僅可點綴陂池。

魚類

初尚純紅，純白，繼尚金盔、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蓑頭紅、連鬌紅、首尾紅、鶴頂紅，繼又尚墨眼、雪眼、硃眼、紫眼、瑪瑙眼、琥珀眼、金管、銀管，時尚極以為貴，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蓮蓬八瓣、隔斷紅塵、玉帶圍、梅花片、波浪紋、七星紋種種變態，難以盡述，然亦隨意定名，無定式也。

藍魚白魚

藍如翠，白如雪，迫而視之，腸胃俱見，此即朱魚別種，亦甚貴。

魚尾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第美鍾於尾，身材未必佳，蓋魚身必洪纖合度，骨肉停勻，花色鮮明，方入格。

觀魚

宜早起日未出時，不論陂池盆盎，魚皆蕩漾於清泉碧沼之間，又宜涼天夜月，倒影垂波，時時戲躍，聽其聲，如聞耳目為醒，至如微風披拂，琮琮成韻，雨過新漲，穀紋皺縠，皆觀魚之佳境也。

吸水

盆中換水一兩日，即底積垢膩，宜用湘竹一段，作吸水筒吸去之，倘過時不吸，色便不鮮美，故佳魚池中斷不可蓄。

水缸

有古銅缸，大可容二石，青綠四裹，古人不知何用，當是穴中注油點燈之物，今取以蓄魚，最古，其次以五色內府官窯，宣州所燒純白者，亦可用，惟不可用宜興所燒花缸，及七石半腿諸俗式，余所以列此者，實以備清玩一種，若必按圖而索，亦拘板俗。

長物志卷五

書畫

金生於山，珠產於淵，取之不窮，猶為天下所珍惜，況書畫在宇宙，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秘寶愛，一入俗子之手，動見勞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書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識鑒，識鑒而不善閱玩，閱玩而不能裝潢，裝潢而不能銓次，皆非能真蓄書畫者，又若梁代紙墨，較量真僞，心無真賞，以耳為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真惡道也，志書畫第五。

論書

觀古法帖，當澄心定慮，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為天巧、自然強作，次考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或得結構而不得筆意，而未能盡其變，得筆意而不得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形如算子者，集書也，形跡雖存，而真彩神氣索然者，雙鉤也，又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逶迤人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辯。

論畫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鳥獸樓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人物總貴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

獸蟲魚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杓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瀠洛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腳入水澄清水源來脈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猖花果類粉揑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窄樓殿模糊錯雜橋杓強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腳無水而水源無來脈雖有名款定是俗筆爲後人填寫至於臨摹贋手落墨設色自然不古不難辨也

書畫價

書價以正書爲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歐一行行書三行行書至於樂毅黃庭雖多告訴但得成篇不可計以字數盡價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賢象可當正書人物花鳥小者可當行書人物大者及神仙佛象宮室樓閣走獸蟲魚可當草書若夫臺閣標功臣之烈宮殿彩貞節之名妙將入神靈則通聖開厨或失拄壁欲飛但涉奇事異名即爲無價國寶又密畫原爲雅道一作牛鬼蛇神不可詰識無論古今名手俱落第二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爲限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盡則不然佛道人物仕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翎毛古不及近如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周昉張萱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明皇懷素顏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黃魯直蔡忠惠蘇滄浪薛紹彭黃長睿薛道祖范文穆韓幹之類殊爲可笑

單條

宋元古蹟斷無此式蓋今時俗制而人絕好之齋中懸挂俗氣逼人眉睫即果眞蹟亦當減價

名家

書畫名家收藏不可太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爲卷册設几案間遂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明皇懷素顏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黃魯直蔡忠惠蘇滄浪薛紹彭黃長睿薛道祖范文穆鐵崖柯丹邱袁清容危太素我朝則宋文憲濂中書舍人逯方遜志孝儒宋南宮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貞金元玉珏沈大理粲解學士大紳錢文通梁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寬先太史諱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鏊唐解元寅顧尚書璘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王吏部穀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淳蔡孔目羽陳山人淳張孝廉鳳翼王徵君穉登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侗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璧姜中書立剛雖不能盡名家收藏不可太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爲卷册設几案間遂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明皇懷素顏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黃魯直蔡忠惠蘇滄浪薛紹彭黃長睿薛道祖范文穆鐵崖柯丹邱袁清容危太素我朝則宋文憲濂中書舍人逯方遜志孝儒宋南宮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貞金元玉珏沈大理粲解學士大紳錢文通梁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寬先太史諱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鏊唐解元寅顧尚書璘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王吏部穀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淳蔡孔目羽陳山人淳張孝廉鳳翼王徵君穉登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侗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璧姜中書立剛雖不能盡名家收藏不可太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爲卷册設几案間遂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明皇懷素顏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建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黃魯直蔡忠惠蘇滄浪薛紹彭黃長睿薛道祖范文穆鐵崖柯丹邱袁清容危太素我朝則宋文憲濂中書舍人逯方遜志孝儒宋南宮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貞金元玉珏沈大理粲解學士大紳錢文通梁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寬先太史諱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鏊唐解元寅顧尚書璘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王吏部穀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淳蔡孔目羽陳山人淳張孝廉鳳翼王徵君穉登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侗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璧姜中書立剛雖不能

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書畫如對美人不可褻涉粗浮之氣蓋古靈紙絹皆脆可看猶恐落煤燼及爲燭淚所汚飯後酒餘欲觀卷軸須以淨水濯手展玩之際不可以指甲剔損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涉強作清態惟遇眞能賞鑒及閱古甚富者方可與談若對俗父豈惟有珍祕不出耳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熏黑多是上下二色僞作者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鱔魚口須連三四絲僞作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闊五尺餘細密如紙元絹及國朝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勝國時有密機絹松雪子昭多用此蓋出嘉興府密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近蓋太史雜多

宋繪宋刻絲

宋繪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嚬笑之態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備窻中一種

用研光白綾未免有進賢氣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璽御寶記之題畫書於引首一條闊僅指大有木印黑字一行俱裝池匠花押名款然亦眞僞相雜蓋當時名手隨摹之作皆題爲眞蹟至明昌所題更多然今人得之亦可謂寶玉得羊矣

院畫

宋畫院祭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眞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皆是無名者今內府所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燦亦奇物也今人見無名人畫輒以形似填寫名款覓高價如見牛必載嵩見馬必

裝潢

裝潢書畫秋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時暑濕及沍寒俱不可裝裱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淨大幅生紙紙縫先避人面及接處若縫縫相接則卷舒緩急不一必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重者不可擣理古蹟有積年塵埃用皂莢清水輕宿托於大平案扦去蟲復鮮明色亦不落補綴之法以油紙襯之直其邊際密其線縫正其經緯就其形制拾其遺脫厚薄均調潤潔平穩又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古紙厚者必不可揭薄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麵一斤浸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爲度後用清水攪白菱半兩白礬三分去滓和元浚麵打成就鍋內打勻圓另換水煮熟去水傾盆一器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忌用澱糊及敗帶

裝褫定式

上下天地須用皂綾龍鳳雲鶴等樣不可用團花及惹白月白二色二垂帶用白綾闊一寸許爲絲粗界畫二條玉池白綾亦用前花樣書畫小者須空帙用淡月白畫絹上嵌金黃綾條闊半寸許蓋宣和裱法用以題識旁用沉香皮條邊大者四面用白綾或單用皮條邊亦可參差有舊人題跋不宜剪削無題跋則斷不可用畫卷有高頭者不須嵌不則亦以細畫絹空嵌引首須用宋經箋白宋箋及宋元金花箋或高麗繭紙日本畫紙俱可大幅上引首五寸下引首四寸小全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三寸上標除撇竹外淨二尺下標除軸淨一尺五寸橫卷長二尺者引首闊五寸前標闊一尺餘俱以是爲率

標軸

古人有縷沉極爲軸身以果金蹙金白玉水晶琥珀琅瑪瑙雜寶爲飾貴重可觀蓋白檀香潔去蟲取以爲身最有深意今既不能如舊製只以杉木爲身用犀象角三種雕如窗式不可用紫檀花梨法藍諸俗製畫卷須出軸形製既小不妨以寶玉爲之斷不可用平軸籤以犀玉爲之曾見宋玉籤半嵌錦帶內者最奇

裱錦

古有檜蒲錦、樓閣錦、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皇錦、走龍錦、翔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聚地錦、皮毬錦皆宣和裱及朱繡花鳥山水爲裝池卷首最古今所尚落花流水錦亦可用惟不可用宋段及紵絹等物帶用錦帶亦有朱織者

藏畫

以杉桐木爲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霉濕四五月先將畫幅舒展看微見日色收起入匣去蟲丈餘庶免霉白平時張挂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惹塵濕收起時先拂去兩面塵垢則質地不扭

小匣匣

短軸作橫面開門匣畫直放入軸頭貼籤標寫某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闊邊齊不宜局促不可太寬不可著力捲緊恐急裂絹素拭抹用軟絹細細拂之不可以手托起聳背就觀多致損裂

法帖

歷代名家碑刻當以淳化閣帖爲卷侍書王著勒末有篆題者是蔡京奉旨摹者臣太清樓帖僧希白所摹者曰潭帖尚書郎潘思旦所摹者曰絳帖王欽輔道守汝州所刻者曰汝帖宋許提舉刻於臨汝者曰二王帖元祐中刻者曰秘閣續帖淳熙年刻者曰修內司本高宗訪求遺書於淳熙閣摹刻者曰淳熙秘閣續帖后主命徐鉉勒石在淳化之前者曰升元帖劉次莊摹閣帖除去篆題年月而增入釋文者曰戲魚堂帖武岡軍重摹絳帖曰武岡帖上蔡人臨摹絳帖曰蔡州帖趙彥約於南康所刻曰星鳳樓帖盛江李氏刻曰甲秀堂帖黔人秦世章所刻曰黔江帖泉州重摹閣帖曰泉帖薛紹彭所刻曰家塾帖曹之格曰新所刻曰寶晉齋帖王庭筠所刻曰雪溪堂帖周府所刻曰東書堂帖吾家所刻曰停雲館帖小停雲帖華氏刻曰真賞齋帖皆帖中名刻摹勒皆精又如歷代名帖收藏不可缺者周秦漢則史籀篆石鼓文壇山石刻李斯篆泰山眇山嶧山諸碑秦誓詛楚文章帝神爵帖蔡邕淳于長夏承碑郭有道碑九疑山碑邊韶碑宣父碑北岳碑崔子玉張平子蕩碑郭香察隸西岳華山碑魏帖則元常賀捷表大雲碑薦季直表受禪碑上尊號碑宗聖侯碑劉元州華岳碑吳帖則國山碑延陵季子二碑晉帖則蘭亭記筆陣圖黃庭經聖教序樂毅論周府君碑東方朔贊洛神賦曹娥碑告墓文攝山寺碑裴雄碑興福寺碑宣示帖平西將軍墓銘梁思楚碑羊祜峴山碑宋齊梁陳帖則宋文帝神道碑齊倪桂金庭觀碑齊南陽寺隸書碑梁茅君碑瘞鶴銘劉鑒正覺寺碑魏齊周帖則有魏靈思順教戒經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後周大宗伯唐景碑道子雲章草出師頌天柱山銘隋帖則有開皇蘭亭薛道衡書朱廟碑舍利塔銘龍藏寺碑智永真行二體千文草書蘭亭唐帖歐書則九成宮銘房定公墓碑化度寺碑皇甫君碑虞恭公碑真書千文小楷心經夢奠帖金剛帖虞書則夫子廟堂碑破邪論資暉塔銘陰聖道場碑汝南公主銘孟法師碑褚書則樂毅論哀冊文忠臣像贊龍馬圖贊臨摹蘭亭臨摹聖教陰符經度人經紫陽觀碑柳書則金剛經元秘塔銘顏書則爭坐位帖麻姑仙壇二祭文家廟碑元次山碑多寶寺碑放生池碑射堂記北岳廟碑神書千文磨崖碑干祿字帖懷素書則自序三種草書千文聖母帖藏真律公二帖李北海書則陰符經娑羅樹碑曹娥碑秦望山碑藏懷舵碑有道先生葉公碑岳體寺碑開元寺碑荊門行雲雁蕩將軍碑李思訓碑戒壇碑太宗書魏徵碑屏風帖李勤碑元宗一行禪師塔銘孝經金仙公主碑孫過庭書譜宋靖出師表柳公綽講葛廟堂碑李陽冰篆書千文城隍廟碑孔子廟碑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薛稷昇仙太子碑張旭草書千文僧行敦遺教經宋則蘇黃諸公如洋州園池天馬賦等類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受墨，北墨色青而淺，不和用油蠟，故色濕而紋皴，謂之蟬翅榻。南紙其紋豎，黑之外，並無沁墨水跡侵染，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研，久而彌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紙面光彩如古帖歷年久而彌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紙面光彩如古今帖辨

裝帖

古帖宜以文木薄一分許爲板，面上刻碑額卷數，次則用厚紙五分許，以古色錦或青花白地錦爲面，不可用綾及雜彩色，更須製匣以藏之，宜少方潤，不可狹長，匣狹不等，以白鹿紙鑲邊，不可用絹，十册爲匣，大小如一式，乃佳。

宋板

藏書貴宋刻，大都皆寫肥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潤，至於格用單邊，字多諱筆，雖辨證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也，書以班范二書左傳國語老莊史記文選諸子爲第一，名家詩文雜記道釋等書次之，紙白板新，綿紙者爲上，竹紙活觀者亦可翫，糊背批點，不害可也。

長物志卷六

屏幾榻橱

古人製几榻，雖長短廣狹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又坐臥依憑，無不便適，燕衎之暇，以之展經史，閱書蒔陳鼎彝，縱看移施枕簟，何施不可，今人製作，徒取雕繪文飾，以悅俗眼，而古制蕩然，令人慨歎實深，志几榻第六。

榻

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七尺有奇，橫一尺五寸，周設木格，中實湘竹，下座不虛，三面靠背，後背與兩傍等，此榻之定式也，有古斷紋者，有元螺鈿者，其製自然古雅，忌有四足，或爲螳螂腿，下承以板，則可，近有大理石鑲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樹，以粉填者，有新螺鈿者，大非雅器，他如花楠紫檀烏木花梨，照舊式製成，俱可用，一改長大諸式，雖曰美觀，俱落俗套，更見元製榻屏者，蓋古人迎牀夜臥，以足抵足，其製亦古，然今卻不適用。

短榻

高尺許，長四尺，置之佛堂禪齋，可以習靜坐禪，談元揮麈，更便斜倚，俗名彌勒榻。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若帶之半者爲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摩弄滑澤置之榻上或蒲團可倚手頓頰又見圖畫中有古人架足而臥者制亦奇古

禪椅

以天台藤爲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攣腿槎牙四出可挂瓢笠及數珠瓶鉢等器更須壁滑如玉不露斧斤者爲佳近見有以五色芝鈿其上者頗爲添足

天然几

以文木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爲之第以闊大爲貴長不可過八尺厚不可過五寸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書桌式或以古樹根承之不則用木如盤面闊厚者空其中略雕雲頭如意之類不可雕龍鳳花草諸俗式近時所製狹而長者最可厭

書桌

中心取闊大四週鑲邊闊僅半寸許足稍矮而細則其製自古凡狹長混角諸俗式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壁桌

長短不拘但不可過闊飛簷起角螳螂足諸式俱可供佛或用大理及祁陽石鑲者出舊製亦可

方桌

舊漆者最多須取極方大古樸列坐可十數人者以供展玩書畫若近製八仙等式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燕几別有譜圖

臺几

倭人所製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俱甚貴近時倣舊式爲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屬最古若紅漆狹小三角諸式俱不可用

椅

椅之製最多曾見元螺鈿椅大可容二人其製最古烏木鑲大理石者最稱貴重然亦須照古式爲之總之宜矮不宜高宜闊不宜狹其撐疊單靠吳江竹椅專踏禪椅諸俗式斷不可用踏足處須以竹鑲之庶歷久不壞

杌

杌有二式方者四面平攢長者亦可容二人並坐圓杌須大四足甥出古亦有螺鈿朱黑漆者竹杌及錫環諸俗式不可用

機

機亦用狹邊鑲者爲雅以川柏爲心以烏木鑲之最古不則竟用雜木黑漆者亦可用

交牀

卽古胡牀之式兩都有之鑲銀銅釘倒木者攜以山遊或舟中用之最便金漆摺疊者俗不堪用

櫥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闊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册卽闊至丈餘門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蓋者爲雅四足者差俗卽用足亦必高尺餘下用櫥殿僅宜二尺不則兩櫥疊置矣櫥殿雖矬小者以湘妃竹及豆瓣楠赤水櫚古黑漆斷紋者爲甲品雜木亦俱可用但式貴去俗耳鉸釘忌用白銅以紫銅照舊式兩頭尖如棱子不用釘者爲佳竹櫥及小木直楞一則市肆中物一則藥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有內府填漆有日本所製皆奇品也經櫥用朱漆式稍方以經册多長耳

架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餘闊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册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濕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髹漆者俱不堪用

佛廚佛桌

用朱黑漆須極華整而無脂粉氣有內府雕花者有古漆斷紋者有日本製者俱自然古雅近有以斷紋器凌成者若製作不俗亦自可用若新漆八角委角及建窑佛像斷不可用也

床

以宋元斷紋小漆牀爲第一次則內府所製獨眠牀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自可用永嘉粵東有摺疊者舟中攜置亦便若竹牀及飄簷拔步彩漆卍字回紋等式俱俗近有以柏木鏤細如竹者甚精宜閨閣及小齋中

廂

倭廂黑漆嵌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絕倫以置古玉重器或香盒小卷最宜又有一種差大式亦古雅作方勝纓絡等花者其輕如紙亦可置卷軸香藥雜玩齋中宜多畜以備用又有一種古斷紋者上蓋下方乃古人經廂以置佛座間亦不俗

屏

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爲貴次則祁陽石又次則花蕊石不得倩者亦須倣舊式爲之若紙糊及圍屏木屏俱不入品

腳凳

以木製滾凳長二尺闊六寸高如常式中分一鎗內口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以腳踹軸滾動往來蓋湧泉穴精氣所生以運動爲妙竹踏凳方而大者亦可用古墓磚有狹小者又月用作踏凳甚涼

長物志卷七

器具

古人製器尙用．不惜所費．故製作極備．非若後人苟且．上至鐘鼎刀劍盤匜之屬．下至除糞便桶．皆以精良爲樂．匪徒銘金石、尙款識而已．今人見聞不廣．又習見時世所尙．遂致雅俗莫辨．更有專事絢麗．目不識古軒牕几案．堂無論物．而侈言陳設．末之敢輕許也．志器具第六．

香爐

三代秦漢鼎彝．及官哥定窰龍泉宣窰．皆以備賞鑒．非日用所宜．惟宣銅彝罏稍大者．亦爲適用．宋姜鐃亦可．惟不可用砷罏．太乙及鎏金白銅雙魚象鬲之類．尤忌者鏤間潘銅胡銅所鑄八吉祥倭景百釘諸俗式．及新製建窰五色花窰等罏．又古青綠博山亦可間用．木鼎可置山中．石鼎惟以供佛．餘俱不入品．古人鼎彝俱有底蓋．今人以木爲之．烏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諸俗式．罏頂以朱玉帽頂及角端海獸諸樣．隨罏大小配之．瑪瑙水晶之屑舊者亦可用．

香合

宋剔合色如珊瑚者爲上．古有一劍環、二花草、三人物之說．又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者次之．有倭盒三子五子者．有倭撮金銀片者．有果園廠大小二種．底蓋各置一廠．花色不等．故以一合爲貴．有內府填漆合．俱可用．小者有定窰饒窰霽隆段串鈴二式．餘不入品．尤忌描金及雕金字．徽人剔漆幷磁合．卽宣成嘉隆等窰．俱不可用．

隔火

罏中不可斷火．卽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活火．隔火砂片第一．定片次之．玉片又次之．金銀不可用．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鏤四圍．供用尤妙．

匙筯

紫銅者佳．製間胡文明及南都白銅者亦可用．忌用金銀．及長大填花諸式．

筯瓶

官哥定窰者雖佳．不宜日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筯下重不仆．銅者不入品．

袖罏

熏衣炙手．袖罏最不可少．以倭製漏空蓋漆鼓爲上．新製輕重方圓二式．俱俗製也．

手罏

以古銅青綠大盆及簠簋之屬爲之．宣銅獸頭三腳鼓罏亦可用．惟不可用黃白銅及紫檀花梨等架腳．罏爲有俯仰蓮坐細錢紋者．有形如匣者．最雅．被罏有香毬等式．俱俗．竟廢不用．

香筒

舊者有李文甫所製．中雕花鳥竹石．略以古畫爲貴．若太涉脂粉．或雕鏤故事人物．便稱俗品．亦不必置幾案間．

筆格

筆格雖爲古製．然既用研山、如靈璧英石、崑石起伏、不露斧鑿者爲之．此式可廢．古玉有山形者．有蒼玉子母貓長六七寸．白玉爲母．餘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瑁之類爲子者．古銅有鏨金雙螭挽格．有十二峯爲格．有單螭起伏爲格．窰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臥花哇者．俱疑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蟠曲萬狀．或爲龍形．爪牙俱備者．此俱最忌．不可用．

筆床

筆床之製．世不多見．有古鑄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上可臥筆四矢．然形如一架．最不美觀．卽俯式可廢也．

筆屏

鑲以插筆．亦不雅觀．有宋內製方圓玉花版．有大理瘿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間．亦爲可厭．竟廢此式可也．

筆筒

湘竹栟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爲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忌八稜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

最貴。然艱得大者。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俱可用。又有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雖備物。亦不雅觀。

筆船

紫檀烏木細鎖竹篾者可用。惟不可以牙玉爲之。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古銅者有古錢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扈匜。此數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葵花洗、磬口洗、四捲荷葉洗、捲口簇段洗、龍泉有雙魚洗、菊花洗、百折洗。定窯有三箍洗、梅花洗、方池洗。宮窯有魚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樣洗。俱可用。忌纏瓷及青白相間諸式。又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覘者。此不可用。

筆覘

定窯龍泉小淺碟俱佳。水晶琉璃諸式俱不雅。有玉磁片葉爲之者。尤俗。

水中丞

銅性猛。貯水久則有毒。易脆筆。故必以陶者爲佳。古銅入土歲久。與窯器同。惟宣銅則斷不可用。玉者有元口甕。腹大僅如拳。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盛水。最佳。古銅者有小爵爐小鎮之屬。俱可用。陶者有官哥盆肚小口鉢盂諸式。近有陸子岡所製獸面鋪地與古鎮爐同者。雖佳器。然不入品。

水注

古銅玉俱有辟邪蟾蜍天雞天鹿半身鸂鶒杓蓋金鴈壺諸式滴子。一合者爲佳。有銅錢眠牛。以牧童騎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鑄爲人形。卽非雅器。又有犀牛天祿龜龍天馬口銜小盂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圓立瓜臥瓜雙桃蓮房蒂葉茄壺諸式。宣窯有五朵桃注石榴雙瓜雙螭諸式。俱不如銅者爲雅。

糊斗

有古銅有蓋小提卣大如拳。上有提梁索股者。有戔肚如小酒杯式。乘方座者。有三箍長柄。下有三足。姜鑄回文小方斗。俱可用。陶者有定窯蒜蒲長頸。哥窯方斗如斛中岔一梁者。然不如銅者便於出洗。

蠟斗

古人以蠟代糊。故臧封必用蠟斗熨之。今雖不用蠟。亦可收以充玩。大者亦可作水杓。

鎮紙

玉者有古玉兎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蟠諸式。最古雅。銅者有青綠蝦蟆蹲虎蹲螭。眠犬鎏金辟邪臥馬龜龍。亦可用。其瑪瑙水晶官哥定窯。俱非雅器。宣銅馬牛貓犬獰狻之屬。亦有絕佳者。

壓尺

以紫檀烏木爲之。上用嵌玉璇爲紐。俗所稱昭文帶是也。有倭人鏤金雙桃銀葉爲紐。雖極工緻。亦非雅

物。又有中透一竅、內藏刀錐之屬者。尤爲俗製。

秘閣

以長樣古玉琥爲之。最雅。不則倭人所造黑漆秘閣如古玉圭者。質輕如紙。最妙。紫檀雕花及竹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

貝光

古以貝螺爲之。今得水晶瑪瑙古玉物中有可代者。更雅。

裁刀

有古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闊。長僅尺許。古人殺青爲書。故用此物。今僅可供玩。非利用也。日本所製有絕小者。鋒甚利。刀靶俱用鸚鵡木取其不染肥膩。最佳。漢中鏤金銀者。亦可用。溧陽崑山二種。俱入惡道。而陸小拙爲尤甚矣。

剪刀

有寶鐵剪刀、外面起花鏤金、內嵌回回字者。製作極巧。倭製攢盤者。亦可用。

書燈

有古銅駝燈、羊燈、鵝燈、諸葛燈。俱可供玩。而不適用。有青綠銅荷一片。繫架花朵於上。古人取金蓮之意。今用以爲燈。最雅。定窯三臺、宣窯二臺者。俱不堪用。錫者取備製古樸矮小者爲佳。

燈

閩中珠燈第一。玳瑁琥珀魚眍次之。羊皮燈名手如趙虎所製有橫光。不甚雅。至如山東珠麥柴梅李花草百鳥百獸夾紗墨紗等製。俱不入品。燈樣以四方如屏、中穿花鳥清雅如畫者爲佳。人物樓閣僅可於羊皮屏上用之。他如蒸籠圈水精毬雙層三層者。俱惡俗。簽絲者雖極精工華絢。終爲酸氣。曾見元時布燈。最奇。亦非時尚也。

鏡

秦陀黑漆古光背質厚無文者爲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錢小鏡、滿背古綠、嵌金銀五嶽圖者。可供攜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鏡。俗不可用。軒轅鏡其形如毬。臥楊前懸挂。取以辟邪。然非雅式。

鈎

古銅腰束縱鈎。有金銀碧填嵌者。有片金銀者。有用獸爲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鈎、螳螂捕蟬鈎、鏤金者。皆秦漢物也。齋中多設。以備懸壁挂畫。及拂塵羽扇等用。最雅。自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束腰

漢鈎漢玦僅二寸餘者。用以束腰。甚便。稍大。則僭入玩器。不可日用。紹用沈香眞紫。餘俱非所宜。

禪燈

高脚者佳。有月燈。其光白瑩如初月。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小者尤可愛。黃銅有類仰蓮三足銅罐。

原以盛此。今不可得。別作小架架之。不可製如角燈之式。

香橼盤

有古銅青綠盤。有宣德暗花白盤、蘇麻尼青盤、朱砂紅盤。以盛香橼。皆可。此種出時。山農最不可少。然一盆四頭。既板且奩。或以大盤置二三十尤俗。不如覓舊硃雕茶盞架一頭。以供清玩。或得舊磁盆長桟者。置二頭於几案間。亦可。

如意

古人用以指揮向往。或防不測。故煉鐵爲之。非直美觀而已。得舊鐵如意。上有金銀錯。或鏤或兒。古色漆然者。最佳。至如天生枏枝竹鞭等制。皆廢物也。

座

古人用以清談。今若對客揮麈。便見之欲嘔矣。然齋中懸掛壁上。以備一種。有舊玉柄者。非拂以白尾及犛天魔鬘相。精巧細密。斷非中華所及。此皆方物。可貯佛宅。與數珠同擱。

扇墜

羽扇最古。然得古圖扇墜漆柄爲之。乃佳。他如竹篾紙糊竹根紫檀柄者。俱俗。又今之摺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進。彼國今尚有絕佳者。展之盈尺。合之僅兩指許。所費多作忙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人物。粗有形似。其所染青綠奇甚。專以空青海綠爲之。眞奇物也。川中蜀府製以進御。有金銨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爲貴重。內府別有彩畫五毒百鶴鹿百福壽等式。差俗。然亦華絢可觀。徽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畫畫扇。其骨以白竹棕竹烏木紫白檀湘妃眉綠等爲之。間有用牙及犀瑁者。有員頭直根縮環結子板板花諸式。素白金面。賭求名筆圖寫。佳者價絕高。其匠作則有李昭、李贄、馬勳、蔣三、柳玉、盆、沈少樓諸人。皆高手也。紙敝墨澁。不堪懷袖。別裝卷册以供玩。相沿既久。習以成風。至稱爲姑蘇人。甚然。實俗製。不如川扇適用耳。扇墜宜用伽南沉香爲之。或漢玉小玦及琥珀眼掠皆可。香串緬茄之屬。斷不可用。

枕

有瓷枕。用紙三大卷。狀如琬。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有舊鎗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不可用也。

簟

菱蓆出滿喇伽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織爲細簟。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颸州之竹簟最佳。

琴

琴爲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床。以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黯如烏木。彈之聲不沉者爲貴。琴軫雁角象牙者雅。以蚌珠爲徽。不貴金玉。絃用白色柘絲。古人雖有朱絃清越等語。不如素質有天然之妙。唐有雷文張越。宋有施木舟。元有朱致遠。國朝有崔祥、高臯、祝海鶴、及樊氏、路氏。皆造琴高手也。

坐墩

冬月用蒲草爲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密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外用錦飾。暑月可置藤墩。宮中有繡墩。形如小鼓。四角流蘇者。亦精雅可用。

坐圍

蒲圍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棕圍亦佳。山中欲遠溼辟蟲。以雄黃熬蠟作蠟布圍。亦雅。

數珠

以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爲貴。以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爲記繩。他如人頂、硨磲、充珠、玉琊、琥珀、金珀、水晶、珊瑚、琲珠者。俱俗。沉香伽南香者則可。尤忌杭州小菩提子及灌香於內者。

番經

番見西僧佩經。或皮袋或漆匣。大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傍有耳。繫繩。佩服中有經文。頁有貝葉金字、彩畫天魔變相。精巧細密。斷非中華所及。此皆方物。可貯佛宅。與數珠同擱。

扇扇墜

羽扇最古。然得古圖扇墜漆柄爲之。乃佳。他如竹篾紙糊竹根紫檀柄者。俱俗。又今之摺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進。彼國今尚有絕佳者。展之盈尺。合之僅兩指許。所費多作忙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人物。粗有形似。其所染青綠奇甚。專以空青海綠爲之。眞奇物也。川中蜀府製以進御。有金銨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爲貴重。內府別有彩畫五毒百鶴鹿百福壽等式。差俗。然亦華絢可觀。徽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畫畫扇。其骨以白竹棕竹烏木紫白檀湘妃眉綠等爲之。間有用牙及犀瑁者。有員頭直根縮環結子板板花諸式。素白金面。賭求名筆圖寫。佳者價絕高。其匠作則有李昭、李贄、馬勳、蔣三、柳玉、盆、沈少樓諸人。皆高手也。紙敝墨澁。不堪懷袖。別裝卷册以供玩。相沿既久。習以成風。至稱爲姑蘇人。甚然。實俗製。不如川扇適用耳。扇墜宜用伽南沉香爲之。或漢玉小玦及琥珀眼掠皆可。香串緬茄之屬。斷不可用。

枕

有瓷枕。用紙三大卷。狀如琬。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有舊鎗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不可用也。

簟

菱蓆出滿喇伽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織爲細簟。冬月用之。愈覺溫暖。夏則颸州之竹簟最佳。

琴

琴爲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床。以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黯如烏木。彈之聲不沉者爲貴。琴軫雁角象牙者雅。以蚌珠爲徽。不貴金玉。絃用白色柘絲。古人雖有朱絃清越等語。不如素質有天然之妙。唐有雷文張越。宋有施木舟。元有朱致遠。國朝有崔祥、高臯、祝海鶴、及樊氏、路氏。皆造琴高手也。

挂琴不可近風露日色。琴囊須以舊錦爲之。軫上不可用紅綠流蘇。抱琴勿橫。夏月彈琴。但宜早晚。午則汗易汙且太燥脆絃。

琴囊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磚、上有方勝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囊。取其中空發響。然此實宜盛盆景及古石。當更盛一小几。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闊容三琴者爲雅。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須比他坐稍高。則手不費力。更有紫檀爲邊、以錫爲池、水晶爲面者。於囊中盛水蓄魚藻。實俗製也。

研

研以端溪爲上。出廣東肇慶府。有新舊坑、上下巖之辨。石色深紫。觀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重暈青綠小鸜鵒眼者爲貴。其次色赤。呵之乃潤。更有紋慢而大者。乃西坑石。不甚貴也。又有天生石子。溫潤如玉。磨之無聲。發墨而不壞筆。眞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佳者。若白端青綠端。非眼不辨。黑端出湖廣辰沅二州。亦有小眼。但石質粗燥。非端石也。更有一種出婺源歙山龍尾溪。亦有新舊二坑。南唐時開至北宋已取盡。故舊硯非宋者。皆此石。石有金銀星及羅紋刷絲眉子。青黑者尤貴。潦溪石出湖廣常德辰州二界。石色淡青黑內深紫。有金線及黃脈。經所謂紫袍金帶者。又洮溪研出陝西臨洮府河中。石綠色。潤如玉。衢研出衢州開化縣。有極大者。色黑。熟鐵研出青州。古瓦研出相州。澄泥研出虢州。研之樣製不一。宋時進御有玉堂、鳳池、玉環、玉堂諸式。今所稱貢研。世絕重之。以高七寸闊四寸、下可容一拳者爲貴。不知此特進奉一種。其製最俗。余所見宣和舊硯。有絕大者。有小八稜者。皆古雅渾樸。別有圓池、東坡瓢形、斧形、端明諸式。皆可用。葫蘆樣稍俗。至如雕鏤二十八宿鳥獸龜龍天馬及以眼爲七星形。剝落研質。嵌古銅玉器於中。皆入惡道。研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墨光瑩澤。惟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繡。不可磨去。硯用則貯水。舉則乾之。滌硯用蓮房殼。去垢起滯。又不傷研。大忌澡水磨墨。茶酒俱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洗。研匣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蓋金能燥石。至如紫檀烏木及雕紅彩漆。俱俗不可用。

筆

尖齊圓健。筆之四德。蓋毫堅則尖。毫多則齊。用鍊貼襯得法。則一替蘸中留小端硯一筆硯一。管卅一、小硯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管、玻瓈管、縷金綠洗管。近有紫檀雕花諸管。俱俗不可用。惟斑管最雅。不則竟用白竹。蘸水大筆。以木爲管。亦俗。當以筠竹爲之。蓋竹細而節大。易於把握。筆頭式須如尖筍。細腰葫蘆樣。僅可作小書。然亦時製也。盡筆杭州者佳。古人用筆洗。蓋蓄後即滌去滯墨。毫堅不脫。可耐久。筆敗則鼠之。故云敗筆成塚。非虛語也。

墨

墨之妙用。實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若皆唐宋元書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采完好。此佳墨之效也。故用墨必擇精品。且日試几案間。即樣製亦須近雅。如朝官魁星、寶瓶、墨玦諸式。即佳。亦不可用。宣德墨最精。幾與宣和內府所製同。當蓄以供玩。或以臨摹古書畫。蓋膠色已退。盡惟存墨光耳。

海論銅玉雕刻窯器

唐以奚廷珪爲第一。張遇第二。廷珪至賜國姓。今其墨聲與珍寶同價。

紙

古人教書爲書。後乃用紙。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易。謂之側理。南紙用豎簾。宋有澄心堂紙。有黃白紙。唐人有硬黃紙。以黃蘗染成。取其辟蠹。故妓薛濤爲紙。名十色小箋。又名蜀箋。宋有彩色粉箋及藤白、鼠鬚箋。可揭開用。有碧雲、春樹、龍鳳、團花、金花等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凡即如子母螭夔紋雙鈎碾法宛轉流動細入毫髮涉世既久土鏽血侵最多惟翡翠色水銀色爲銅侵者特一二見耳玉以紅如雞冠者爲最黃如蒸栗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青如新柳綠如鋪絨者又次之今所尚翠色通明如水晶者古人號爲碧非玉也玉器中圭璧最貴鼎彝觚尊杯注瑗玦次之鈎束鎮紙玉琥充耳剛卯琫珌搔頭瑱印章之類又次之琴劍牀佩扇墜又次之銅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貴匜卣罍觶次之簠簋鐘法歗血盆奩花觚之屬又次之三代之辨商則質素無文周則雕篆細密夏則嵌金銀細巧如髮款識少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篆文夏用鳥跡商用蟲魚周用大篆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三代用陰款秦漢用陽款間有圌入者或用刀刻如鐫碑亦有無款者蓋民間之器無功可紀不可遽謂非古也有謂銅器入土久土氣滲蒸體而成青入水久水氣滲浸潤而成綠此亦不盡然第銅性清堅不雜易發青綠耳銅色褐色不如硃砂硃砂不如綠綠不如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黑漆最易僞造余謂必以青綠爲上僞造有冷冲者有屑湊者有燒斑者皆易辨也器柴窯最貴世不一見聞其製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知然否官哥汝窯以粉青色爲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紋取冰裂鱔血鐵足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官窯隱紋如蟹爪哥窯隱紋如魚子定窯以白色而加以渗水如淚痕者佳紫色黑色俱不貴均州窯色如胭脂者爲上青若蔥翠紫若墨色者次之雜色者不貴龍泉窯甚厚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不甚古雅宜窯冰裂鱔血紋者與官哥同隱紋如橘皮紅花青花者俱鮮彩奪目雖燥可愛又有元燒極厚字號亦有可取至於永樂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純白薄如琉璃者今皆極貴實不甚雅雖刻精妙者以宋爲貴俗子輒論金銀胎最爲可笑蓋其妙處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硃極鮮漆堅厚而無敲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纖若圖畫爲佳絕耳元時張成楊茂二家亦以此技擅名一時國朝果園廠所製刀法視宋尚隔一籌然亦精細至於雕刻器皿宋以降成爲首國朝則夏白眼擅名宜廟絕賞之吳中如賀四李文甫陸子岡皆後來繼出高手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瑪瑙等爲佳器若一涉竹木便非所貴至於雕刻果核雖極人工之巧終是惡道

長物志卷八

衣飾

衣冠製度必與時宜吾儕既不能披鶡帶索又不當纏玉垂珠要須夏葛冬裘被服嫻雅居城市有惓者之風入山林有隱逸之象若徒染五采飾文繡與錦山金穴之子侈靡鬬麗亦豈詩人粲粲衣服之旨乎至於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之爲漢服也幞頭大袍之爲陌服也紗帽圓領之爲唐服也笏頭襴衫申衣幅巾之爲宋服也巾環襆領帽子繫腰之爲勝朝服也方巾圓領之爲國朝服也皆歷代之制非所敢輕議也志衣飾第八

道服

製如申衣以白布爲之四邊延以緣色布或用茶褐爲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如月披之則如鶴氅二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禪衣

以瀾海刺爲之俗名項哈剌蓋番語不易辨也其形似胡羊毛片縫綴下垂緊厚如氈其用耐久來自西域聞彼中亦甚貴

被

以五色毳毬爲之。亦出西番。闊僅尺許。與頊哈剌相類。但不緊厚。次用山東繭紬。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紫白等錦。皆以美觀。不甚雅。以異紫花布爲大被。嚴寒用之。有盤百蝶於上。稱爲蝶夢者。亦俗。古人用蘆花爲被。今卻無此製。

褥

京師有摺疊臥褥。形如圍屏。展之盈丈。收之僅二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爲之。中實以燈心。最雅。其椅搨等褥。皆用古錦爲之。錦既敝。可以裝潢卷册。

絨單

出陝西甘肅。紅者色如珊瑚。然非幽齋所宜。本色者最雅。冬月可以代席。狐腋貂褥不易得。此亦可當溫柔鄉矣。旣者不堪用。背氈用以襯書大字。

帳

冬月以繭紬或紫花厚布爲之。紙帳與紬絹等帳俱俗。錦帳帕帳俱閨閣中物。夏月以蕉布爲之。然不易得。吳中青撾紗及花手巾製帳亦可。有以蜜絹爲之。有寫山水墨梅於上者。此皆欲雅反俗。更有作大帳。號爲漫天帳。夏月坐臥其中。置几榻樹架等物。雖適意。亦不古。寒月小齋中製布帳於牕檻之上。背紫二色可用。

冠

鐵冠最古。犀玉琥珀次之。沉香菪蓯者又次之。竹籐漆木者最下。製惟偃月高士二式。餘非所宜。

巾

唐巾去漢式不遠。今所尚披雲巾最俗。或自以意爲之。幅巾最古。然不便於用。

笠

細藤者佳。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緣簷。山行以遮風日。又有葉笠羽笠。此皆方物。非可常用。

履

冬月秫履最適。且可暖足。夏月棕鞋惟溫州者佳。若方烏尊樣製作不俗者。皆可爲濟勝之具。

長物志卷九

舟車

舟之習於水也。宏舸連軸。巨艦接艫。既非素士所能辦。蜻蛉蚱蜢。不堪起居。要使軒牕閣檻。儼若精舍。室陳庋饗。靡不咸宜。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情。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用之訪皇載月。以寫高韻。或載妓女采蓮。或子夜清聲。或中流歌舞。皆人生適意之一端也。至如濟勝之具。籃輿最便。但使製度新雅。便堪登高涉遠。筆必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綺麗。藉以簟茵。緹以鈎膺。文以輪轅。絢以絳革。和以鳴鸞。乃稱周行咨道哉。志舟車第九。

巾車

今之肩輿。卽古之巾車也。第古用牛馬。今用人車。實非雅士所宜。出閩廣者精麗。且輕便。楚中有以藤爲杠者。亦佳。近金陵所製纖藤者。頗俗。

籃輿

山行無濟勝之具。則籃輿似不可少。武林所製。有坐身踏足處俱以繩絡者。上下峻坂皆平。最爲適意。惟不能避風雨。有上置一架。可張小幔者。亦不雅觀。

舟

形如劃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闊五尺。分爲四倉。中倉可容賓主六人。設桌凳筆牀酒鎗鼎彝盆玩之屬。以輕小爲貴。前倉可容僮僕四人。設壺禮茗罐茶具之屬。後倉稍之以板。傍容小弄。以便出入。中設一榻一小几。小廚上以板承之。可設書卷瓶硯之屬。榻下可設衣廂虎子之屬。艙以板。不以篷篼。兩傍不用欄楯。以布繩作帳。用蔽東西日色。無日則高捲。捲以帶。不以鉤。他如棲船方舟諸式。皆俗。

小船

長丈餘。闊三尺許。設於池塘中。或時鼓櫂中流。或時繫於柳陰曲岸。執竿把釣。弄月吟風。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篾。前以二竹爲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一盖子則之。

懸鑓

懸鑓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於上。若懸兩壁及左右對列。最俗。長鑓可挂高壁。不可用挨鑓竹曲挂。鑓桌可設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設朱紅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橫披。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挂屏之類。俱不雅觀。擬不對景。其言亦謬。

設罏

於日坐几上設倭盆几方大者一。上設罏一。香盒大者一。設生熟香。小者二。設沉香香餅之類。筯瓶一。齋中不可用二罏。不可置於挨鑓桌上。及瓶盒對列。夏月宜用磁罏。冬月用銅罏。

設研

隨瓶製置大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堂屋宜大。齋室宜小。貴鍋瓦。賤金銀。忌有環。忌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煩雜。若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種。過多便如酒肆。惟秋花插小瓶中不論。供花不可閉戶焚香。煙觸即萎。水仙尤甚。亦不可供於鑓桌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者几一置於中。上設筆硯香合薰鑪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小几一。以置茗甌茶具。小榻一。以供偃臥。趺坐不必挂鑓。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櫥供鑪金小佛於上。亦可。

臥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臥室取乾燥。用之亦可。第不可彩畫及油漆耳。面南設臥榻一。榻後別留半室。人所不至。以置薰籠衣架盥匜廂奩香燈之屬。榻前僅置一小几。不設一物。小方杌二。小櫥一。以置香藥玩器。室中精潔雅素。一涉絢麗。便如閨閣中非幽人暝鑓夢月所宜矣。更須穴壁一貼爲壁牀。以供連牀夜話。下用抽替。以置履襪。庭中亦不須多植花木。第取異種宜祕惜者置一株於中。更以鑓壁英石伴之。

亭榭

亭榭不蔽風雨。故不可用佳器。俗者又不可耐。須得舊漆方面粗足古樸自然者置之。露坐宜湖石平矮者。散置四傍。其石墩瓦墩之屬。俱置不用。尤不可用朱架架宜磚於上。

敞室

長夏宜敞室。盡去牕櫺。前梧後竹。不見日色。列木几極長大者於正中。兩傍置長榻無屏者各一。不必挂鑓蓋佳。暑夏日易燥。且後壁洞開。亦無處宜懸挂也。北牕設湘竹榻。置簟於上。可以高臥。几上大硯一。書綠水盆一。尊彝之屬。俱取大者。置建蘭一二盆於几案之側。奇峰古樹。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簾四垂。望之如入清涼界中。

佛室

內供烏絲藏佛一尊。以金繒甚厚、慈容端嚴、妙相具足者爲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櫥。若香像唐像及三尊並列接引諸天等象。號曰一堂。幷朱紅小木等櫥。皆僧察所供。非居士所宜也。長松石

長物志卷十

位置

位置之法。頗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祕。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眞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養鶴牧豕。而後庭修竹洗石。政不如凝塵滿案。蛛堵四壁。猶有一種蕭寂氣味耳。志位置第十。

坐几

天然几一。設於室中左偏東向。不可迫近牕檻。以逼風日。几上置香研一、筆筒一、筆觇一、水中丞一、研山一。古人置研俱在左。以墨光不閃眼。且於燈下更宜。香册鎮紙各一。時時拂拭。使其光可鑑。乃佳。

坐具

湘竹榻及禪椅皆可坐。冬月以古錦製摺。或設草比。俱可。

椅榻屏架

齋中僅可置四椅一榻。他如古須彌座短榻矮几壁几之類。不妨多設。忌鑓壁平設數倚。屏風僅可置一面。書架及橱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雜如書肆中。

洞之下。得古石像最佳。案頭以海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石鼎燕印香。夜燃石燈。其鐙罄幡幢儿楣之類。次第鋪設。俱戒纖巧。鎮署尤不可並列。用古銅漆經廂。以盛梵典。庭中列施食盆一、幡竿一。下用古石蓮座石幢一。幢下植雜草花數種。石須古製。不則亦以水蝕之。

長物志卷十一

蔬果

田文坐客。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便開千古勢利之祖。吾嘗談芝討桂。旣不能餌菊尤、喚花草。乃屠酒果肉。以供口食。眞可飄穢吾衆業。古人蔬糲可薦。蔬筍可羞。顧山肴野蔌。須多預蓄。以供長日清談。閒宵小飲。又如酒餘皿合。皆須古雅精潔。不可毫涉市販屠沽氣。又當多藏名酒。及山珍海錯。如鹿腩荔枝之屬。庶令可口悅目。不特動指流涎而已。志蔬果第十一。

櫻桃

櫻桃古名楔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又爲鳥所含。故禮稱含桃。盛以白盤。色味俱絕。南都曲中有英桃腫。中置玫瑰一味。亦甚佳。價甚貴。

桃李梅杏

桃易生。故諺云白頭種桃。其種有匾桃、墨桃、金桃、鷹嘴脫核蟠桃。以蜜煮之。味極美。李品在桃下。有紛青黃跗二種。別有一種曰嘉慶子。味微酸。北人不辨梅杏。熟時乃別。梅接杏而生者。曰杏梅。又有消梅。入口即化。脆美異常。雖果中凡品。然卻睡止渴。亦自有致。

橘橙

橘爲木奴。旣可供食。又可獲利。有綠橘、金橘、蜜橘、扁橘數種。皆出自洞庭。別有一種小於圓中。而色味俱相似。名漆壞紅者。更佳。出衢州者。皮薄亦美。然不多得。山中人更以落地未成實者。製爲橘藥。釀者較勝。

柑

柑出洞庭者。味極甘。出新莊者。無汁。以刀剖而食之。更有一種粗皮。名蜜羅柑。亦美。小者曰金柑。圓者曰金豆。

香櫞

大如杯盂。香氣馥烈。吳人最尚。以磁盆盛供。取其瓤。拌以白糖。亦可作湯。除酒渴。又有一種皮稍粗厚者。香更勝。

枇杷

枇杷獨核者佳。抹藥皆可愛。一名款冬花。薦之果盤。色如黃金。味絕美。

楊梅

吳中佳果。與荔枝並擅高名。各不相下。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盤盛之。色與漆等。一斤僅二十枚。眞奇味也。生醬暑中。不堪涉遠。吳中好事家。或以輕橈郵置。或買舟就食。出他山者。味酸。色亦不紫。有以燒酒浸者。色不變。而味淡。蜜漬者。色味俱惡。

葡萄

有紫白二種。白者曰水晶葡萄。味差亞於紫。

荔枝

荔枝雖非吳地所種。然果中名裔。人所共愛。紅塵一騎。不可謂非解事人。彼中有蜜漬者。色亦白。第殼已殷。所謂紅縐白玉瓶。亦在流想間而已。龍眼稱荔枝奴。香味不及。種類頗少。價乃更貴。

棗

棗類極多。小核色赤者。味極美。最脆出金陵。南棗出浙中者。俱貴甚。

生梨

梨有二種。花瓣圓而舒者。其果甘缺而鬆者。其果酸。亦易辨。出山東有大如瓜者。味絕脆。入口卽化。能消痰疾。

栗

杜甫寓蜀。採栗自給。山家猥瑣。莫此爲愈。出吳中諸山者絕小。風乾。味更美。出吳興者。從溪水中出。易壞。煨熟乃佳。以椒橙同食。名爲梅花脯。謂其口作梅花香。然暫不盡然也。

銀杏

葉如鴨腳。故名鴨腳子。雄者三棱。雌者二棱。園圃間植之。雖所出不足充用。然新綠時。葉极可愛。吳中諸

596

剝多有合抱者扶疎蔭庭最稱佳樹

柿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別有一種名燈柿小而無核南面之樂其實饒過然寒夜擁爐此實其味別名士芝信不虛矣

菱白

雨角爲菱四角爲芰吳中湖涇及人家池沼皆種之有青紅二種紅者最早名水紅菱稍遲而大者曰雁來紅青者曰鈴哥青皆而大者曰雁翅菱味最勝最小者曰野菱又有白沙角皆秋來美味堪與扁豆並薦

芡

芡花蕊合胥屈至秋作房如雞頭實藏其中故俗名雞豆有秔糯二種有大如小龍眼者味最佳食之奎人若剝肉和糖搗爲糕糜異味盡失

花紅

西北稱柰家以爲脯即今之蘋婆果是也生者較勝不特味美亦有清香吳中稱花紅即名林檎又名來禽似柰而小花亦可觀

石榴

石榴花勝於果有大紅桃紅淡白三種千葉者名餅子榴酷烈如火無實宜植庭際

西瓜

西瓜味甘古人與沉李並堪不僅蔬腹而已長夏消渴物最不可少且能解暑毒

五加皮

久服輕身明目吳人於早春採取其芽焙乾點茶清香特甚味亦絕奠亦可作酒服之延年

白扁豆

純白者味美補脾入藥秋深離落當多種以供採食乾者亦須收藏方以足一歲之需

菌

雨後蒲山遍野菴時尤盛然煞後益蛇始出有毒者最多山中人自能辨之秋菌味稍薄以火焙乾可點茶價亦貴

瓠

瓠類不一詩人所取抱�notation之餘采之烹之亦山家一種佳味第不可與肉食者道耳

茄子

茄子一名落酥又名崑崙紫瓜種莧其傍同澆灌之茄莧俱茂新採者味絕美蔡遵爲吳興守齋前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餉五馬貴人猶能如此吾輩安可無此一種味也

芋

古人以蹲鴟起家又云園收芋栗未全貧則穉第一策芋爲稉首所謂煨得芋頭熱天子不如吾直以爲南面之樂其言饒過然寒夜擁爐此實其味別名土芝信不虛矣

菱白

古稱雕胡性尤宜水逐年移之則心不黑池塘中亦宜多植以佐灌園所缺

山藥

本名薯蕷出晉東岳王屋者大如臂真不減天公掌定鑒取作常供切取其子不堪食至如香芋烏芋皆炎之屬皆非佳品烏芋即茨菰鬼茨即地栗

薤菊蓼蒿

薤葅一名七酥蓼蒿一名六利皆佳味也他如烏白二蔆蕺芹薇蕨之屬皆醬命園丁多種以供伊湍第不可以此市利爲賣菜傭耳

長物志卷十二

香茗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初陽薄暮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揮麈閑吟簫燈夜讀可以遣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戶留賓夜譚除煩醉筵醒客夜語蓬牕長嘯空樓冰絃玉指可以佐歡解渴品之最優者以沉香界茶爲首第焚煮有法必貞夫韻士乃能究心耳志香茗第十二

伽南

一名奇藍又名琪璕有糖結金絲二種糖結面黑若漆堅若玉鋸開上有油若糖者最貴金絲色黃上有線若金香次之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羶氣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蟠承之滿室皆香眞爲奇物小者以製扇墜數珠更月佩之可以辟穢居常以錫合盛蜜養之合分二格下格從蜜上格穿數孔如龍眼大置香使蜜氣上通則經久不枯沉水等香亦然

龍涎香

蘇門答剌國有龍涎嶼羣龍交趾其上遺沫入水取以爲香浮水爲上渣沙者次之魚食腹中剖出如斗者又次之彼國亦甚珍貴

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沉取沉水。然好速亦能沉。以隔火炙過。取爇者別置一器。焚以猛衣被。曾見世廟時。最號精絕。爲天下冠。惜不多產。又爲宦司所據。寂寞山家。得一塾南壺便爲奇品。然其味皆亞於岑天池。出龍池一帶者佳。出南山一帶者最早。微帶草氣。

芥

浙之長興者佳。價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稍下。採茶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惟成梗蒂葉綠色而圓厚者爲上。不宜以日曬炭火焙過。最喜溫燥而忌冷濕也。

片速香

鯽魚片雖雞斑者佳。以重實爲美。價不甚貴。有僞爲者。當辨。

咤吼香

香風甚。着衣袂。可經日不散。然不宜獨用。當同沉水共焚之。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手指可撚爲丸者爲妙。都中有咤吼餅。別以他香和之。不甚佳。

六合

宜入藥品。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皆佳。

角香

俗名牙香。以面有黑烟色、黃紋直透者爲貴。熟純白不烘焙者爲生香。此皆常用之物。當覓佳者。但既不用隔火。亦須輕混鼎中。庶香氣徹出。不作煙火氣。

松蘿

十數畝外皆非眞松蘿茶。山中亦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手焙者更妙。眞者在洞山之下。天池之上。新安人最重之。兩都曲中亦尚此。以易於烹煮。且香烈故耳。

甜香

龍井天目

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有錫罌藍罐子者絕佳。芙蓉梅花。皆其遺製。近京師製者亦佳。

山中早寒。冬來多雪。故茶之萌芽較晚。採焙得法。亦可與天池並。

黃黑香餅

洗茶

非順侯家所造。大如錢者。妙甚。番舶所製小者及印各色花巧者。皆可用。然非幽齋所宜。宜以晉閎。

先以滾湯候少温洗茶。去其塵垢。以定碗盛之。俟冷點茶。則香氣自發。

安息香

候湯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月麟聚仙沉速爲上。沉速有雙料者極佳。內府別有龍挂香。倒挂焚之。其梨甚可玩。若閣香萬春百花等。皆不堪用。

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燄者。始如魚目爲一沸。緣邊泉湧爲二沸。奔濤騰沫爲三沸。若薪火方交。水爹纔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留之嫩。若水踰十沸。湯已失性。謂之老。皆不能發茶香。

暖閣芸香

滌器

暖閣有黃黑二種。芸香短束出周府者佳。然僅以備種類。不堪用也。

茶瓶茶盞不潔。皆損茶味。須先時洗滌。淨布拭之。以備用。

蒼朮

茶洗

歲時及梅雨鬱蒸。當間一焚之。出句容茅山。細梗更佳。眞者亦艱得。

以砂爲之。製如碗式。上下二層。上層底穿數孔。用洗茶。沙垢皆從孔中流出。最便。

品茶

茶鐺湯瓶

古人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然其時法用熟碾爲丸爲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小龍團、密雲龍、瑞雲翔龍。至宣和間。始以茶色白者爲貴。時有姜鐵鍋製發碾面火鐺。及純紫者。有銅鎏如鼎彝者。皆可用。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甕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古人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然其時法用熟碾爲丸爲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小龍團、密雲龍、瑞雲翔龍。至宣和間。始以茶色白者爲貴。時有姜鐵鍋製發碾面火鐺。及純紫者。有銅鎏如鼎彝者。皆可用。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甕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茶壺茶盞

壺以砂者爲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爲適用。其提梁臥瓜、雙桃扁面、八棱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間用。近時吳中歸錫。姦不黃錫。價皆最高。然製小而俗。金銀俱不入品。宜廟有尖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世廟有墮窯中有

虎邱天池

茶湯果酒、後有金錄大醮壇用等字者、亦佳。他如白定等窰、纔爲玩器、不宜日用。蓋點茶須焰盞令熱、則茶面聚乳、若窰器燋熱則易泡、不可不知。又有一種名崔公窰、差大可盛果實、果亦惟可用榛松新笋雞豆蓮實不奪香味者、他如柑橙茉莉木樨之類、斷不可用。

擇炭

湯最惡煙、非炭不可。落葉竹篠樹梢松子之類、雖爲雅談、實不可用。又如暴炭濕薪、濃煙蔽室、更爲茶魔。炭以長興茶山出者名金炭、大小最適用、以麩火引之可稱湯友。

長物志　序

夫稽榜林壑品題酒茗、收藏位置圖史杯鐺之屬、於世爲閒事、於身爲長物、而品人者、於此觀韻焉、才與情焉、何也。挹古今清華美妙之氣於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羅天地瑣雜碎細之物於几席之上、聽我指揮、application_ref扶日用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之器、悖繩拱璧、享輕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韻真才與情以勝之、其調弗同也。近來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賞鑒、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靡麗堅緻、雖之士相戒不談風雅、嗤亦過矣。司馬相如擁卓文君賈車騎買酒舍、文君當壚滌器、映帶犢鼻、卽邊陶淵明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菽菊孤松、有酒便飲、境地兩截、要歸一致、右丞茶鐺藥臼、經案繩牀、香山名姬駿馬、攜有洞庭、結堂廬阜、長公鞭伎酬遊於西湖、煙舫翩躚乎赤壁、禪人酒作休息、夫豈堂豎儉不同、總不礙道、其韻致才情、政自不可掩耳。予向持此論告人、獨余友啓美氏絕領之。春來將出其所纂長物志十二卷、公之梨棗、且屬余序。予觀啓美是編、室廬有制、貴其爽而倩、古而潔也。花木水石禽魚有經、貴其秀而遠、宜而趣也。書琴有品、貴其奇而逸、儁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貴其精而便、簡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飾有王謝之風、舟車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棗之味。香茗有菊仝玉川之擘、貴其幽而閒、淡而可思也。法律指歸、大都游戲點綴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襄存焉。豈唯庸奴鈍漢不能窺其崖略、卽世有真韻致真才情之士、角異獵奇、自不得不降心以奉啓美爲金湯、誠宇內一快事矣。余因語啓美、君家先徵仲太史、以醇古風流、冠冕吳趨者幾滿百歲、越俯而家弊香遠、詩中之畫、畫中之詩、窮吳人巧心妙手、總不出君家譜牒、

599

洛陽名園記

李格非記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斤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生日影得陰陽之和嵩少濯濯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閑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胥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處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永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于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優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詆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蘖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已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眞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荊棘銅駝膻伊洛雖宮室死囿滁池皆盡然一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槲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日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衙直闔爽深容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窓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粮盡籍入田宅

宋山東李文叔 記
明新安吳 琯 校

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
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
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
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
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
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
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谿

環谿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
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
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
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官闕樓殿
千門萬戶岧嶤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
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
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使
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
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
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
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
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檻周接木映花承無不
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
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
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
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
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爲之直力搞其怒而納之于
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
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洌侯
入肌骨不可留乃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
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
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幕幄列
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
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
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
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麾丞相牛僧
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
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
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竿相王溥園遂搆之園既
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
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
之如山然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
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
可浮十石舟今朔亭壓其漢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
有池宜蓮荇今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
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園
閣趙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鄙陌
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
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園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殆侔
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
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
藪歲時獨厮養擁彗負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人之
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
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
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
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
植之洛陽輒與其上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
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
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
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
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芟亭
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構堂東北曰道院又
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
泉細流涓涓無不過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
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游
者如在江湖間也洞映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
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路公官太師
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
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
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

菊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城堵開軒窓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絶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榮伊綠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憩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園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某木至今猶存而樂天之詩與夫一時會集之士自大庾嶺移其花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盃水雖急不肯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忽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滻之阻當秦瀧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子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

西之墅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逕而後得者梅臺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耿耿重窓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拠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綠水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眞源恍然在目視宛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嚆嘯孤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惟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宛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爲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請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

洛陽名園記 終

洛陽名園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艮嶽記一卷

宋張淏撰。淏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是書取徽宗御製艮嶽記。及蔡絛秀所作華陽宮記。各摭其略。首敘朱勔搜民之事。又稱越十年。金人南侵。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宮不能禁。其大意亦與絛秀同耳。

艮嶽記

張淏撰

說纂二集

徽宗登極之初。皇圖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圖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鑿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舳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爭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猶許朱勔及蔡攸入貢。謂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被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異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庇徙僦

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蘇鄂仇池之深淵。與溫溪林壑雙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墟。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柚橄榄荔枝之木。金蛾玉蟹虎耳鳳尾梁渠象鼻之蟲。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繼。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昆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縈石之巖。斫眞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臨山軒。醽醁兩峯。竝峙列峰。如屏。瀑布下入隔池。池水清淺。遊魚鬼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疊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數數十里。其西則參茂松杷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稌。繭室若雞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鶴。高出峯巒下。視灌竹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阜兩石間。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關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數壁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隅。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齋然而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嫵人者多矣。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牽率置列於石之陽。其地卑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悴。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鄒郭賓會紛萃而憧委也。眞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

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拙於禁城之東陬。詔陽人輦其役。舟以載石。輿以盤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觸觸。若躍若蜚。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嘉木珍禽。雜以黃楊對青竹蒲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遊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流瀉其間。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目覩。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流瀉其間。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蹊石磴。攀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關橫觀。喬木茂草。或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栱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峻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籠蓋半山。居右。極目蒼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瀠洑。爲澈玉軒。又行石間。爲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蔚蔚仰不見天。有勝雪軒。蘆蹊雲巢。消閑館

六一題跋

自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冀須而穴遠篝火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倀徨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墨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爲轉傳一作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識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谷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俊之士也而陳

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敘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錄目記 全子集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集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爲耳目之玩哉其爲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

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而無傳安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掇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爲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爲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錄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爲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錄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略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別爲錄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無恙後三年方甍然續跋纔十餘耳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爲二百或棐記在熙寧之前耶棐又云爲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錄目自爲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於五季皆隨年代爲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於一手其歲月相遇則類而次之又於每卷之末備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六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古敦銘
韓城鼎銘
商雒鼎銘
古器銘
同前
終南古敦銘
叔高父簠蓋銘
周穆王刻石
敦匜銘
敦匡銘
張仲器銘
石鼓文
秦度量銘
秦昭和鍾銘
秦祀巫咸神文
之罘山秦篆遺文
秦泰山刻石
秦嶧山刻石
同前
前漢二器銘
前漢谷口銅甬銘

前漢雁足鐙銘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後漢樊毅華嶽碑
同前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後漢北嶽碑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後漢桐柏廟碑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

卷之二

後漢堯母碑
後漢堯祠碑
後漢堯祠祈雨碑
後漢老子銘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後漢碑陰題名
同前
同前
後漢張公廟碑
後漢公昉碑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
後漢人關銘

後漢文翁石柱記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後漢孔君碑
後漢孔德讓碑
後漢劉寬碑
後漢太尉劉寬碑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後漢楊震碑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後漢沛相楊君碑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同前
後漢碑陰題名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後漢殘碑陰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
後漢劉曜碑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
後漢謁者景君碑
後漢景君石郭銘

後漢表良碑
後漢張平子墓銘

卷之三

後漢費鳳碑
後漢武班碑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後漢司隸楊君碑
後漢樊常侍碑
後漢郎中鄭固碑
後漢田君碑
後漢孫叔敖碑
後漢王元賞碑
後漢祝睦碑
後漢祝睦後碑
後漢衡方碑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後漢竹葩侯相張壽碑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
後漢北軍中侯郭君碑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後漢魯峻碑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後漢郭先生碑

又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後漢費府君碑
後漢郎中王君碑
後漢太尉陳球碑
後漢敬仲碑
後漢無名碑
後漢橐長蔡君頌碑
後漢唐君碑
晉陸喈碑
晉蘭亭修禊序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
又
又
晉樂毅論
晉王獻之法帖
又
晉賢法帖
晉七賢帖
宋文帝神道碑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
齊鎮國大銘像碑
南齊海陵王墓銘

魏鍾繇表
又
魏劉熹學生冢碑
魏賈逵碑
魏鄧艾碑
吳九眞太守谷府君碑
吳國山碑
晉南鄉太守頌
晉南鄉大乘碑
南鄉太守碑陰
晉陸喈碑
晉蘭亭修禊序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
又
又
晉樂毅論
晉王獻之法帖
又
晉賢法帖
晉七賢帖
宋文帝神道碑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
齊鎮國大銘像碑
南齊海陵王墓銘

梁智藏法師碑
陳張慧湛墓誌銘
陳浮屠智永書十字文
又
大代修華嶽廟碑
又
後魏孝文北巡碑
後魏定鼎銘
後魏石門銘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像
東魏造石像記
魏九級塔像銘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又
永樂十六角題名
魯孔子廟碑
北齊石浮圖記
後周大像碑

卷之五

隋老子廟碑
隋尒朱敞碑
隋龍藏寺碑
又

卷之四

魏受禪碑
魏公卿上尊號表

隋太平寺碑
隋李康清德頌
隋梁洋德政碑
隋韓擒虎碑
隋陳茂碑
隋蒙州普光寺碑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隋鈎耳君清德頌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又
唐孔子廟堂碑
千文後廣世南書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
唐豳州昭仁寺碑
唐呂州普濟寺碑
唐衛國公李靖碑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
隋郎茂碑
又
唐郎穎碑
唐郎穎碑陰題名
唐九成宮醴泉銘
唐歐陽率更臨帖
唐岑文本三龕記
唐孟法師碑
唐皇甫忠碑
唐辨法師碑
唐孔穎達碑
唐褚稼書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徐王元禮碑
唐龍興宮碧落碑
唐智乘寺碑
唐吳廣碑
唐水門縣西浮圖碑
唐陶雲德政碑
隋況愛寺碑
卷之六
唐八都壇實錄
唐魏載墓誌銘
唐乙速孤神慶碑
唐辟仁貴碑
唐尹氏闕文
唐尹孝子旌表文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唐渭南令李君碑
同前
唐流杯亭侍宴詩
同前
唐司刑寺大脚跡赦
唐韓覃幽林思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唐韋維善政論
唐令長新戒
唐華陽頌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唐李愬高嶽寺碑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唐獨孤府君碑
同前
唐裴大智碑
唐張嘉正碑
唐郭知運碑銘
唐御史臺精舍記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唐景陽井銘
唐華嶽題名
唐石臺道德經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
唐龍領頌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唐裴光庭碑
唐萬回神迹記碑
唐安公美政頌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贊
唐郎官石記
唐開元聖像碑
唐大照禪師碑
唐舞陽侯祠堂碑
唐崔潭龜詩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唐祭有鄰盧舍那珼像碑
唐柏頌
唐天原夫子廟碑
唐鄭預注多心經

卷之七

唐開元金籙齋頌
唐龍興七祖堂頌
唐明禪師碑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唐書贊碑陰
唐顏魯公題名
同前
唐顏眞卿麻姑壇記

唐顏眞卿小字麻姑壇記
唐中興頌
又
唐干祿字樣
唐干祿字樣模本
又
唐歐陽琟碑
唐杜濟神道碑
唐杜濟墓誌銘
唐顏眞卿射堂記
唐張敬因碑
又
唐顏勤禮神道碑
唐顏氏家廟碑
唐顏魯公書殘碑
又
唐湖州石記
唐顏魯公帖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唐顏魯公法帖
唐元次山銘
唐呂諲表
又
唐元結窪齿銘

唐元結陽華巖銘
唐元結嵒臺銘
唐張中丞傳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唐縉雲孔子廟記
唐裴虬怡亭銘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唐裴公紀德碣銘
又
唐玄靜先生碑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唐滑州新驛記
唐王師乾神道碑

卷之八

唐徐方回西墉記
唐禹廟碑
唐柴徹公主手痕詩
唐僧懷素法帖
唐重摹吳李子墓銘
又
唐賀叔蒙海濤誌
唐鹽宗神祠記

唐雁門王田氏神道碑
唐李憕碑
唐甘棠館題名
唐汾陽王廟碑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唐濟瀆廟祭器銘
唐神女廟詩
唐馬寔墓誌銘
又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唐賀蘭夫人墓誌
唐陸文學傳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唐韓愈盤谷詩序
唐韓退之題名
唐田弘正家廟碑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羅池廟碑
唐韓愈黃陵廟碑
唐胡良公碑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唐高閑草書
唐武侯碑陰記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唐侯喜復黃陂記
又
唐柳宗元殺舟和尚碑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唐虞城李令去思碑
唐陽公舊隱碣
唐于夐神道碑
唐昭懿公主碑
唐李光進碑
卷之九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唐張九齡碑
唐田布碑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唐崔能神道碑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唐大孤山賦
唐辨石鍾山記
唐法華寺詩
唐僧靈澈詩
唐李憕用碑
唐玄度十體書
唐鄭澣陰符經序
又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神道碑
唐李石神道碑
唐高重碑
唐康約言碑
唐徵東林寺碑
唐王質神道碑
唐會昌授龍文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唐崔峰禪師碑
唐濠州勸民栽桑敕碑
唐閻遷新社記
又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唐百歲大師懷暉碑
唐孔府君神道碑
唐白敏中碑

唐于僧翰尊勝經
唐張將軍新廟記
唐王重榮德政碑
唐磻溪廟記
唐梁公儒碑
唐花林宴別記
唐陽武復縣記
唐崔敬嗣碑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唐夔州都督府記
唐鄭權碑
唐玉蘂詩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唐放生池碑
卷之十
瘞鶴銘
又
黃庭經
又
又
又
遺教經
小字道德經
唐人臨帖
小字法帖
又
十八家法帖
雜法帖六
懷州孔子廟記
景福遺文
浮槎寺八紀詩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又
謝傿火
張龍公碑
又
周伯孝碑
衛秀書梁思楚碑
裴夫人誌
五代時人署字
楊凝式題名
徐鉉雙溪院記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郭忠恕書陰符經
太清石闕題名
太清東闕題名
賽陽山文
卷之十一
書李翺集後
書梅聖俞藁後
讀李翺集
書春秋繁露後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論尹師魯墓誌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寂傳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書三絕句詩後
跋晏元獻公書
跋李西臺書
同前
跋李翰林昌武書
記舊本韓文後
題薛公期畫
跋杜邠公書
跋永城縣學記
書荔枝譜後
跋學士院題名
跋茶錄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跋學士院御書
跋群簡蕭公奎書
跋醉翁吟
題青州山齋
跋三絕帖
六一題跋目錄終

六一題跋卷之一

宋 廬陵歐陽修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棽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一作之 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爲余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宰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敘言自周穆王以來敦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盞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册姜尊敦皆不知爲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其蹟

毛伯敦銘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爺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王曰鄭爺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佳亂商乃命賜女赤芾同晃齊黃縁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尊敦鄭其萬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韓城鼎銘

右原父既得鼎韓城遺子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揚南仲能讀古文纂籀爲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父在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爲先秦古器記原父博學無所不通爲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識君子具之如左右其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亟離明德宣○我猷用○所辟辟○○○○○○剿虔不○○○○○○

我錫鹵賚于兩參瀘文侯頹令畢○○○征綏
○○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夏妥懷遠邦
君子晉姜用靳○○麋壽作惠○亟萬年無疆
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釋文

商雒鼎銘 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父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追享于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雒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通銘二 衍器銘一 寶敦銘二 字疑非缶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鼾也寶敦鐘也寶敦鐘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鼾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既中設銅箅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鼾也遂藏於祕閣予爲校勘時嘗閱於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治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敦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敦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爲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綏和鍾 寶盉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爲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鍾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山作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石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摹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遠命工鑿山取其字龕千州廨之壁聞者爲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匜銘 周姜寶敦 張伯賓匜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斷萬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檐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于金石

而後傳其湮沉埋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剝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爲燥溼寒暑所變爲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皆爲後世想望剔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耶其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鬻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甫也右集本

敦医銘 伯冏敦 張仲医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塚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摹其銘刻以爲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医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医皆有銘而云医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用器爲慮猶如此則其操修施設所以垂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來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蓋自共和元年逮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遠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蓋其出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爲之書且以爲贈我之報歐陽修記 右集本

張仲器銘 集本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爲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父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爾字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廼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也原父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戥稱權脩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

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廼在祕閣按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嘗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鍰不知爲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錄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右真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爲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公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立爲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爲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爲十二公而銘鍾者當爲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拾古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厲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右真蹟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馬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庾闡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作書李斯篆後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二字一作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則爲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有一此字詔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唐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十一無此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作其一四面皆一有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休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真蹟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爺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駔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

摹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廿日
同前 一作泰二世詔
右郛嶧山泰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宮行鐙一 蓮勺宮博山爐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爲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父出爲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塚往往爲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父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爲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備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爲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父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減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韋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錄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爐盤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雁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爲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頊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爲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雁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槩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予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沒而予獨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禋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寔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熙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頹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璟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錄不爲無益矣十字無此
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祝三公之欲寄左右以爲集古錄之一事與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末之有改秦違

其典壁遺郡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貴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敎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謙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勳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譌缺疑當時尚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眞蹟

同前

右漢樊敎修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巳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敎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謙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巳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卽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 右眞蹟

後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修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敎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謙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謹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槀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敎者樊敎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爲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尊稱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虓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邊爲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卽使高傳言白國縣卽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還言不實輒核本國今常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爲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爲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虓愚慤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虓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右眞蹟

後漢桐柏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禁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愼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就玉以況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

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殽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爲陝西都轉運使爲余摹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麪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爲鄉人鑱去矣殽阬所以畜滅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爲鄭縣令始修複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殽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卿史王部尉王崩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右集

後漢堯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下有闕慶都僊沒益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脩漢受漏期興滅繼絕如堯爲之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故延尉姓名磨滅深惟不可識矣故斯碑歷大漢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大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闕一字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槩也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皆南濟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益亦葬城陽也而諸書傳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漏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益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慕堯之緒祠以上獲至於王莽絕漢之業而墟場夷替屏廢眞頭作穊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仃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篤到官始初出錢二十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仃可讀也碑後有年月益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日書眞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殘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庶慶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渥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脩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郡太守也其餘隸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集右

後漢老子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檢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右眞蹟

後漢老子廟卒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琰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

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爲司徒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卓眞蹟

後漢脩孔子廟器碑 一作 歲月見本文

右漢一有朝字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二字一作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恒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恒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夫字乙酉又改元永興三年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醲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爲名者頗多故以勑爲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右卓眞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臣愚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惠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膺期稽度爲赤制讖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右卓眞蹟

後漢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爲何人碑余家集錄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脩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岳及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缺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脩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顯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萇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胤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 右卓眞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爲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脩廟人題名余家集錄華岳及孔子廟碑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伏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文一字陽侯長校椒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錄其名號以俟知者爾 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

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稽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蚩魚往來倏忽遂熹娛祐此屯民寧厥居其餘字盡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奠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一作仙人唐君碑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題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脩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者者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圖郡驚焉白之府君徒爲御史一作文鼠豳被具君乃晝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以絞濟聞此爲難其史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倏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歿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餘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右眞蹟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於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吝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遭遇潰納人物俱隋一作墮沈沒洪淵酷烈爲禍於是太守河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爲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酵散關之嶢深徙朝陽之平滅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潰納又云酵散關之嶢深徙朝陽之平參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爾故

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眞蹟

後漢人闕銘歲月未詳　右眞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爲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園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續漢志曰魚豢眞蹟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隹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爲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宮者爲之則賈君者蓋亦宮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洋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爲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富加華陽志爲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

舉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
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
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
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
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
未以疾卒（一有於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
但見其舉孝廉爲郎遷元城令遂爲泰山都尉爾
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宙人臣
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
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百人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
宙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
常數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
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
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爲泰山都尉自有
錄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 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尤
可考云孔子十九代孫潁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
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

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
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絕處多文理
難續故不復盡錄然其終始略可見矣惟其名字
皆亡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德讓碑 一作歲月見本文碣

右漢孔德讓碑蓋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宜
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
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碑在今兗州孔子
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
一（作德讓）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一無此字）
中漢（一無此字）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
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
元年閏五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劉寬碑 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二字一作封）公碑公諱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錄皆得之
其一故吏李謙所（一作等）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
立（無此字）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碑）所載不異惟漢隸
難得當錄（二字一作故錄之）漢公卿（一有卒字）故吏門生各自
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
則他人不爲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寬碑 同前

右漢太尉劉寬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
同而傳載遷官次序頗略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

官次雖小略不足爲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
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脩命拜侍御史遷梁令
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隸校尉舉其有道公
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
司徒長史今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
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
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
騎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云
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
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
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爲正而不書
光祿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錄 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
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
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
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爽以碑歲久
皆仆於野爲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
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
爽能知其世以如此之詳也蓋自皇帝以來子孫
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記皆一
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絕
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
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

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陋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楊震碑 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於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一作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茂材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眞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二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又十餘人余家所錄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略直云河間賈伯錡傳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隸世所難得幸而任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眞蹟

後漢沛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敷敷子衆務亭侯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彪 子脩楊氏子孫載於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巡以椽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宰司累辟應於司徒州察茂才遷鋼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 嘉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太尉癘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大尉者乘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 右眞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隸從事定頴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一有也字 右眞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眞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閿鄉有碑數斤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眞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貴故錄之爾治平元年正月晦

後漢碑陰題名 同前 眞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字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蓋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閿鄉有碑數斤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錄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爲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眞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貴故錄之爾治平元年正月晦

後漢碑陰題名 眞蹟

右漢碑陰題名在閿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陰趙遺子宣候上減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減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減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陰定安定谷口亭長方文雅方上又減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嵩君宣其餘缺裂不完蓋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閿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爲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於太社書 右眞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眞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葬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錄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爲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減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懷陵園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祿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鄆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純字子敬豐畢珮字廣世鄆孟縱字河雒決曹書佐鄆公孫暢字元暢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一無二字贊陳俊字仲顯靳夏陽字儀公靳兒銀字伯玉杼秋劉順字子遜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 歲月本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亦作磨滅不知爲何人碑其知爲漢碑者蓋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爲也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鄉趙伸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爲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爲難得故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 右眞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下減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一字不可識當爲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遵爲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辛於順帝時蓋與遵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慶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慶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其義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於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 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與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蓋不知爲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又 滅一字又曰封關內侯食邑鄉六百戶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傳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卽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數字 又云府舉君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祖割之養君實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爲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傳贊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字磨滅不可考故附於此熙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書 右真蹟

後漢費鳳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集本有君諱鳳二字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集本無也字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毀焉得有文驗之遞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此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爲二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是銘最後文凝珠所徐方回者所得二十一字云得南陽石之亡者闕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熹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三 終

後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歲月見本文 右真蹟

右漢中常侍贊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巳皇帝若曰其建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卽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爲騎都尉集本有領兵二字擊黃巾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巡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城爲克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扇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谷復循於是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勤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如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脩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巡爲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徧詆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

右集本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黃門拜小黃門小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石本作二月甲辰卒其先爲中黃門後爲小黃門又爲小黃門右史蓋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畏進士赴尙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間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於世自子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爲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古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歲月見本文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脩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此其刻畫尙完可讀大抵述厥脩復斜谷路爾但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爲可惜也

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年四十二遭命殞身而中間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遁當作循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篤辭覽者詳之右集本

後漢田君碑歲月見本文 卓躅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爲氏乃知爲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脩韓詩京氏易直躅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奉山璅耶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機頗整化者試守滑歲爲真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贊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二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儀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世遂不復知其名儀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爲名儀也謂余集古爲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卓躅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羊立稱土增瑣堵兼業並受門徒兩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丘令母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

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 右集本

後漢祝睦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異其下遂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寔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鄢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睦有二碑皆在今南京虞城縣此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錄於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睦後碑 延熹七年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敘官閥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敘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聃君其胤也其餘文字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爲文而後銘尤完云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闕道綱綱下滅一字表微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綱幽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謠令香功烈著遺樞芳存靚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錄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右眞蹟

後漢衡方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卽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漢故冀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爲韻語敘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寢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爲督郵鷹擊盧擊是以徇翰人 集本有也字 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 集本有漢時二字 文字簡少假借爾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慤明允篤信博物多識猰 一作貐 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 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蕭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卽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爲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爲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閼內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 建寧四年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殁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錄之 右眞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蓋周之胄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內汲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爲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爲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汲人也元城君之孫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隸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候碑爲元城君子而弟爲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爲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魯峻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文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閒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二書

又 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於虢至於武王錫而封之後世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閒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 集本作榮 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倦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又曰有朋自遠見紳率講習不倦作築而也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爲而始見於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熹平中

此君撿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利祠宇甚嚴云 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 熹平中 歲月未詳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

人讓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沿沿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木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鷄鵡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眞水一有桀溪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爲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葢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圖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慤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葢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愼於更改者以此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歲月未詳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處而況疑爲汎處疑爲寬其官閥可見者爲蕭令九年

沛有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雅古葢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厥德懿鍊播勛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戮力而穆字爲叒古文多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葢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類回高卧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眞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眞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愼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壹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葢有功

威著南邦今碑破爛葢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府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錄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右眞蹟

後漢敬仲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葢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屋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錄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右眞蹟

後漢無名碑此與前跋大率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又曰辟司隸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尚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辟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右眞蹟

後漢臺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　眞蹟

右漢橋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爲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爲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遠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錄

後漢唐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頻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分相土視居因氏唐爲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躭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豫章其後遂復磨滅雖文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奉君車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瑄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據此蓋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爲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八日 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於時幽州下滅一字夷侵冠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黃門譙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黃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閥無所稱述惟云肅將王命守靜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嘉然敏以一小黃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舉上滅一字其官閥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申申上滅一字以曆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慎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 歲月見本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別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孫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如夏日吏民愛若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撫謠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荊荊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爲誰也思王荊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 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 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集本作舍和治魯詩經章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集本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遺疾頑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蔡君碑首 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 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摩或作磨滅非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

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爲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殘碑歲月未詳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爲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中字興復知爲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爲也故錄之

後漢天祿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祿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錄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爲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作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爲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那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六一題跋卷之三終

六一題跋卷之四

魏受禪碑歲月見本文

右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頗真卿又以爲鍾繇書而歐陽氏集古錄跋尾疑不能決予以魏志考之是碑實鍾繇書也魏志文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縣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集本無此字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集本有王字令是月丙午集本作庚寅午王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蓋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悕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巳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魏二紀皆繆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張悕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集本作始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爲繆漏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尤繆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初元年

魏公卿上尊號表黃初元年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爲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爲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爲乎 右真蹟

魏鍾繇表 歲月見本文

右鍾繇法帖 二字集本作表 者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鍾繇上集賢校理孫思恭精於曆學余問孫君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思恭爲余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曆推之是歲已亥二曆皆閏十月而陳壽三國志所書時月雖爲簡略然以思恭言考之則合按魏志是歲冬十月軍還洛陽其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自効於吳志則書閏月權討羽以吳魏二志參較是閏十月吳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及其子平魏志明年正月乃書權傳羽首至洛陽益二志相符乃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 集本有陽字 理可不疑然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此表可疑爲非眞而今世盛行復有兩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治乎元年七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又 集本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摩陂而仁晃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役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於沮與此帖不同

魏劉熹學生冢碑 歲月未詳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古碑偃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知獨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 集本有俱暨字 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 集本無此二字 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魏鄧艾碑 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 集本此字 無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逋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息櫬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 集本作於 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右真蹟

魏賈逵碑 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 集本作若 更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四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遁之 集本有已字 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 集本有俱暨字 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 集本無此二字 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魏鄧艾碑 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 集本此字 無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逋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息櫬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 集本作於 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右真蹟

魏賈逵碑 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 集本作若 更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四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遁之 集本有已字 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達生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達與絳人德義 集本有俱暨字 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 集本無此二字 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達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魏鄧艾碑 歲月未詳

右鄧艾碑考其事蹟終始卽魏 集本此字 無鄧艾碑也艾嘗爲兗州刺史據碑云晉初嘗發兗州兵討叛逋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息櫬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于 集本作於 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治平元年正月十日書 右真蹟

魏賈逵碑 歲月未詳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 集本作若 更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云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

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嬀氏至於扈子封於泰谷因而氏焉谷氏在吳不顯史傳無所見所謂豫章府君而下三世皆莫知其名字按泰本紀非子邑於泰而此與朗子永寧侯相碑皆爲扈子莫詳其義也治平元年四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吳國山碑 歲月見本文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刋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以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 右真蹟

晉南鄉太守頌 泰始中

右南鄉太守司馬整 集本作晉南鄉太守頌南鄉太守者司馬整也 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魏咸熙二年爲南鄉太守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爲整建此碑晉書地理志當魏末荆州分屬三國而南鄉南陽皆屬魏後晉武改南鄉爲順陽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縠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爲南鄉屬縣也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真蹟

晉南鄉太守碑 泰始四年

右南鄉太守碑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脩太宰安平正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之隨縣封整爲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縠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載丹水陰城順陽祈六縣此縣令名氏有武陵築陽丹水陰城順陽祈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荆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頓爾差失然則庚辰特書碑者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晉蘭亭脩禊序 永和九年 集本

右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竝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殷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

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范文度模本蘭亭序 附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悉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不能揮翰而開卷臨几便別精麤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爲難得也竊幸覽之一作爲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

盧陵歐陽脩書 右真蹟

書雖列於六藝非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 右真蹟

又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又閟於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閟也 右集本

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真蹟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宛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祕藏之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爲可惜也後有集本有此二字甚妙二字吾亡友聖俞書也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考其文理此本爲是惜其不完也 右真蹟

晉王獻之法帖 歲月未詳 真蹟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本無此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又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乃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又閟於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閟也 右集本

晉賢法帖 真蹟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爲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本竝行至余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勌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晉七賢帖

右晉七賢帖得之李丕緒少卿真蹟無此二字家丕緒多藏古書然不知此爲真否七子書蹟世罕傳故錄之 右集本

宋文帝神道碑 歲月未詳

右宋文帝神道碑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凡八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爲表識爾古人刻碑一作碑刻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爲里世繫惟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家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此碑無文疑非宋世立益自漢以來碑文務載世德宋氏子孫未必

能超然獨見復古簡質又南朝士人氣尚卑弱字
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爲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
者益疑後世所書按宋書文帝爲元兇邵所弑初
謚曰景廟號中宗孝武立改謚曰文號太祖其墓
曰長寧陵也 右真蹟

宋宗慤母夫人墓誌 歲月見本文

右宗慤母夫人墓誌不著書撰人名氏有誌無銘
其後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嫁如左蓋一
時之制也按慤本傳與此誌歷官終始不同本傳
云宋孝武即位以慤爲左衛將軍累遷豫州刺史
監五州諸軍使討竟陵王誕入爲左衛將軍廢帝
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
作誌云爲右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與冠
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還豫州監五州
軍事又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捌
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也慤南陽涅陽人而此誌
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於秣陵縣都鄉
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右集本有長

齊鎮國大銘像碑 天統三年 集本

右齊鎮國大銘像碑銘像文辭固無足取所以録
之者欲知愚民當夷狄亂華之際事佛尤篤爾其
字畫頗異雖爲訛謬亦其傳習時有與今不同者
其錄之亦以此也

南齊海陵王墓銘 歲月未詳

右南齊海陵王墓銘長兼中書侍郎謝朓撰海陵
王昭文者文惠太子次子也初明帝鑾既廢鬱林
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爲海陵王而殺之遂自立
按謝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又
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
侍郎而據傳朓未嘗爲中書侍郎史之闕也按南
齊書劉悛爲長兼侍中後魏臨淮王彧爲長兼御
史中尉南北史多有此名蓋 集本有長兼者三字 當時兼官
之稱如唐檢校官之類也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
書 右真蹟

梁智藏法師碑 普通三年 真蹟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繹撰銘新安太守
蕭幾作敘尚書殿中郎蕭挹書世號三蕭碑法師
者姓顧氏幾挹皆稱弟子哀世之弊遂至於斯余
於集古録而不忍遺棄者以其字畫 集本作書 麤可佳
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斯可矣嘉祐八年五月晦日
書

陳張慧湛墓誌銘 貞觀二十三年立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著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
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頹壞至於鄙俚豈其
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予家集録所見
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
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
或有名而其人不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
慧湛陳人至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遒
勁有法觀之忘勌惜乎不知爲何人書也治平元
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陳浮屠智永書千字文 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傳此本爲浮屠智永書考其
字畫時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
缺後人妄補足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
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
復多有所佳者字爾故輒去其僞者不以文不足
爲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盡去也嘉
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又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
次之今官 集本作觀 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
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
始於羲之也 右真蹟

大代脩華嶽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脩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
月巳亥改元爲太安故魏書與光無二年而此碑
云 集本有興光二字 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
始改元也其曰闡皇風於五嶽者白道武明元太
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
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 集本無此而景穆太子文
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

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 右南譙目號酈善長水經注卷十六 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巳亥改元太安而此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葢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爲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 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脩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遠指遊咸槃路遵龍門遂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乙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幸長安泝渭浮河遵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葢十年矣 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葢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遂開假節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晉以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集本無此字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作以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與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書 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字相襲爲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爲誰也 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巳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頒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爲最詳而以頒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巳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七年爲戊辰八年爲巳巳又有九年爲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爲戊辰此其失爾葢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爲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爲元象葢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爲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 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眞君九年者後魏太武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涒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云治平元年三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蔡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齊書有蔡連猛而不爲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知此所謂蔡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甚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翹常山石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蔡連公以天保九年爲國敬造七級浮圖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繙州大中正食新市縣幹新除常山太守翹顯貴與功曹石子仰等增成之蓋北齊時碑也蔡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蔡連猛不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 右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名 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魯孔子廟碑 附出 典初二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集本作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右眞蹟

北齊石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奇怪如馮戴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又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白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末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爲名者太閻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爲何等語也 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 大象一年

右周大像碑字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既物以忘愛者惟怪奇變態眞僞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四終

六一題跋卷之五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辟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集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右真蹟

隋尒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尒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又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遷奉敕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遷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邁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集本

又 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此二字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此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集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右真蹟

隋尒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尒朱敞碑敞者榮從弟彥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爲金州總管而碑又爲徐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多事爲史家不取可也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同亦當以碑爲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遷奉敕勸奬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遷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邁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集本

又 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此二字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此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當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集作其碑後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 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 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群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作鄙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隋李康清德頌 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恆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于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西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 右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 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參軍事四字集本作參軍 裴玉與州人爲息州刺史梁洋建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 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 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爲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虎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勳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爲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爲是而傳載開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不宜集本作應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爲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爲黃門侍郎後又爲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爲蜀王府長史

大僕卿判黃門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益其闕也又據碑茂爲蜀王長史而傳爲益州總管司馬碑爲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祉日書 右眞蹟

隋蒙州智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智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邵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爲淯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爲淯州又爲淯陽郡唐爲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淯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遒美蓋之亡 集本作忘 倦益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 右眞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仁壽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日前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爲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爲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與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楊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爲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 右眞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 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恆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徽舉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爲君長因以地爲姓曾祖靜仕魏爲馮翊大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荊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麃九門中余爲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 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

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嚴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 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 貞觀二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放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 貞觀二年 許敬宗書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 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 顯慶三年當載於後同是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者務以浮巧爲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爲詳惟其官封顯備史云爲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益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爲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益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 集本有而不書者闕也六字 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 貞觀五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起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妍盡物理爲可喜邪益自古文豪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於 集本有其字 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茂卒于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爲正焉 右真蹟

唐郎穎碑 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 四字集本作百藥書穎父字 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集本有穎字而不名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 右真蹟

唐郎穎碑陰題名 歲月本缺

右郎穎碑陰題名杜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爲一卷杜國府長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廄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制也 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卽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歲月未詳同是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 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也 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爲泰州龍門令歲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怖 或作怯惜所請不允忠以唐太宗時爲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泰州者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碑 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辭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 集本有也字 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秖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壇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靡滅然尚可讀令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奏敕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 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于後同是李儼撰附此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辭純陀唐太宗時人 集本有也字 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秖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壇沉泯滅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於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 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靡滅然尚可讀令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奏敕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爲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爲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 集本無此六字 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碎穅書 貞觀永徽之間

碎穅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碎穅書君謨以爲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爲物尤難識其精麤眞僞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今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爲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右集本

唐監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

高聯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爾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咸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閥悉同而碑云使持節譙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大尉使持節大都督冀相貝滄德 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爲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大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泗三州諸軍而傳獨爲徐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二州刺史乃爲得爾其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矣蓋爲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 集本有州字 事爾都者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伏兼州而舊名不

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 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膺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誤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誤諱爲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誤而無諱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碑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諱蓋史官之闕也

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 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 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碑字有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於碑後而第五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譜樂陵公名球不知集本碑字有何爲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啟爲瓌樂平公琎爲樂安公新平公瑤爲遂三者皆史家之失當以碑爲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

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吳廣碑 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爲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見其名氏惟會要刻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爲蔡君謨言書雖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息文清河傅音富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爲國建浮圖之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肅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二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高宗時爲恆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子爲河北轉運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立於廡下字爲行書筆蹟道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哉 右真蹟

隋汜愛寺碑 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集本作業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忘勌治平丙午孟夔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 右真蹟

六一題跋卷之五 終

唐八都壇實錄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實錄摸人名元賛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父叔玉光祿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職尋謫懷州司兵參軍屬惟 集本作維下同 揚詭道不戢斯焚謚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嵩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蓋屋尉魏思温爲軍師 集本作帥 所謂謚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温竄死嶺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温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爲秘書丞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而叔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書 八字集本作宋譜史官不錄 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 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 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仕三衛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 有闕文 代祖顯爲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益州都督父殷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右唐孝子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而其姓名不著其事蹟亦不可考然觀其文辭猶可以想見其大概也其文云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而其姓名不著其事蹟亦不可考然觀其文辭猶可以想見其大概也其文云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誤脫在此 蓋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 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 貞觀五年誤脫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髣髴蓋孝悌之爲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爲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 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 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渭南之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 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 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酺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

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敕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難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甘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息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 武后時

右幽林思盧山林薮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人所棄而長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仲容書爾是以君子患乎多愛右集本

唐韋維善政論 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爲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爲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爲論贊爾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 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作至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華陽頌 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萬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

地之常理長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眞可笑也 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 右眞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 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潤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閒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 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 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 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 右集本

同前 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益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也 右眞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 集本有字 李絳論 按字 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 右眞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 集本有 按字 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遂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 字集本作文 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啓所爲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眞蹟 已上六碑頗李邕所撰不以歲月爲序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爲 集本有 郭字 知運碑其書知運子與頲 集本有此碑二字 正同而始書英傑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乂而已 十八字集本作英傑英乂而無英奇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無英乂 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 集本作它 闕略尚或有之英乂嘗爲西川節度 集本有使字 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 集本作差 其世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 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 集本作誌 之以俟知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右眞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 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乃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頗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

矣以斯記之言驗浸所爲可知也故錄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右眞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跡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楮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秖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右眞蹟

唐景陽井銘 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此字無）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眞蹟

唐華嶽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乙未（集本有歲字）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爲十卷四字）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竝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作子）是歲天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作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作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眞蹟

唐石臺道德經 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宮觀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 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 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

唐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是爲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十二人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集本有明皇既（十字）道德經七字）按書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十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二十七年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瑤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敬皆以二十一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疑字）未能書而（集本作又）今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王所書而後人追寫其名爾舊唐書以信王瑤爲璿濟王環爲瓌壽王瑁爲瑁（集本有別字）名見於武惠妃碑爲瑁與此同當爲瑁也（集本無也字有不疑而三字）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瑤二名未知孰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 右眞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 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陝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 右集本

唐鶺鴒頌 歲月闕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救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撰搖（集本作瑤）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見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爲是（集本有也字）

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 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作可）怪矣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集本有故僧尼二字得享豐饒七字）而爾徒（集本作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本此字）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二字集本作筆書）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作甚）於今余之所錄如干頓高駢下至（集本有楷書于二字）陳游瓌等書皆有蓋（集本有唐之二字）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集本作志）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僊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真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集本有林諤撰三字）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爲十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寫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眞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眞僞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集本作通會）志荷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僊道家頗（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集本無此字）載夢眞容事最備故特錄之以見其（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止於如（集本無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述其盛衰治亂云 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儇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八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 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象皆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湜龜詩 天寶五年

右崔湜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讖崔湜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爲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問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彊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右眞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字集本作韓擇木等四家爲最而韓集本作相公在定州爲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右眞蹟

唐植柏頌 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或作甫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 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邕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邕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去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 集本有定字 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眞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 集本有則字 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 集本無此二字 天下孰知夫正法哉邕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眞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井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習讀 右眞蹟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跡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眞蹟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開元金籙齋頌天寶九年衛包書撰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其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開元金籙齋頌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 鄭昊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眞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及老疑今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 右眞蹟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僊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書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書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年眞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益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永泰二年眞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 二字集本作按言唐書列傳云眞卿代宗時爲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益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眞蹟

唐顏眞卿麻姑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眞卿小字麻姑壇記 歲月缺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精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眞蹟

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眞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眞爾右眞蹟

唐干祿字樣 大曆九年

右干祿字樣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眞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模眞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

遽已譌缺益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摹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竝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摹本之多失眞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 右眞蹟

唐歐陽琟碑 大曆十年

右歐陽琟碑顏眞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益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諶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紀子其所失者四也琟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琟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眞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盧陵歐陽修書 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眞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鷹事府主簿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令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蘇者楊慕也四人竝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蕩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幾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辟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壽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頗頻好爲五言詩校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頗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宜惟書頗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眞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觀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二字其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眞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眞蹟

唐顏魯公法帖 歲月闕

右顏眞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眞蹟

唐呂諲表 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以翰所記考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眞蹟

唐元結窪鐏銘 永泰二年

右窪鐏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 集本有人字 之汲汲也 右眞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 集本無此九字 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 集本有者字 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眞蹟

唐元結浯臺銘 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 右眞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 集本無此二字 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爲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大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右眞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竝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眞跡也 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益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右集本

唐裴虯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虯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 四十六字集本作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李陽冰篆裴虯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 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作亭裴公作 集本作 不知何人虯代宗時 漢本有爲字 道州刺史韓愈 集本作退之 爲其子復墓志云虯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眞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集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右眞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德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益縮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如何作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右眞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徼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陷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徼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乃一百四年之正得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巳亥乾元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徼爲明州刺史宜在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徼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紀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或然也故并著之（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銘王密撰裴公名徼代宗時爲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是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爲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之（集本有之字）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右眞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質虎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虎爲滑州刺史因見斯此所謂海隅小寇者也自武德元年至大曆九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是考驗理宜如此

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右眞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泰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余集錄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幾三爾熙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七 終

唐徐方回西墉記 貞應 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貞應中爲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於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右集本

唐禹廟碑 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眞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 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不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爲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又嫁回紇卽此集本有崇徽二字公主二字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右眞蹟

唐僧懷素法帖 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眞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予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遒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此字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者是眞可笑也懷素之徒是以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 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壇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刋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眞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壇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若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之右眞蹟

唐賈叔蒙海濤誌 大曆中

右海濤誌賈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

濤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仲月派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於座右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爲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爲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浸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鹻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爲姦利棄浸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爲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爲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浸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爲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浸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爲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爲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爲榷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爲傳記正訛繆亦可爲朝廷決疑議也右集本

唐雁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雁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一子維朝華繹綸緒綰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綰純紳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眞蹟

唐李憕碑 大曆四年

右李憕碑李紓撰新唐書列傳云憕十餘子江涵漚流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實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漚左驍衛兵曹瀍硤石丞沆洪州別駕澥洛陽尉渭司農主簿汶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沒深授任他郡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於賊硤石而下與衆孫之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紓所記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爲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爲汶也又據碑方憕歿於賊也彭深沆澥渭汶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爲正紓當代宗時爲憕作碑自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云與憕有逼家之好幼奉升堂之慶宜知憕事不繆也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白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咎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岸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陷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咎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岸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陷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 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陁處蜜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作立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酋延陁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爲李克用求沙陁種類卒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蜜爲沙陁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陳翊子儀家傳亦云討沙陁處蜜十二姓與參所書頗同唐書轉蜜爲密當以碑爲正右眞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 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

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察使者五人據翰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同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爲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眞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云置齋郎六人唐自高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元年八月八分後一日中書東閣雨中書

右眞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貶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蟇碕水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奇秀每讀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 有逐爲佳玩字右

集本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詹之文爲韓退之所稱遂傳於世然其不幸早死故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秖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惜也 右眞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爲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爲處士而名重當 集本作一時者以常爲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爲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於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所爲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 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於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 右眞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 元和六年同是石洪撰附此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 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 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贊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有陸監名 右集本齋望五字

唐陸文學傳 貞元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甌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者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晦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晦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晦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晦書也余嘗曼卿在時猶未見晦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右眞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其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爲佳玩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眞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集本有記龍潭遇雷事六字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二月廿二日書右眞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余家二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以碑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集本作云蜿蜿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集本無此字者妄改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愼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愼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本作韓今作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 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羅池廟碑 長慶三年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余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此字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右眞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婁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珦子遲廼遷造而集本無遷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手有云遇或爲遷者皆非集本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眞蹟

唐韓文公與顓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顓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集本無此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

今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集本作今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右眞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珦韓之門人張籍婁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爲最精者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爲正茲不復紀碑云珦子遲廼遷造而集本無遷他流俗所傳本集本有又手有云遇或爲遷者皆非集本也字當以碑爲正治平元年七月晦日書右眞蹟

唐韓文公與顓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顓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集本無此字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爲

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顧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繆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眞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永豐歐陽修右見綉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楊嗣復再題及其僚屬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爲一卷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爲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爲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楊嗣復皆相繼去爲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平元年初伏休假兩中書右眞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而戡集本作覽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爲重胤所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國未始不如此也右眞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七年也碑元和三年建喜之文辭嘗爲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此碑而已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一篇爾右眞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眞蹟

唐南嶽彌陁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眞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熠書李霝省篆額唐世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既率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自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言碑則於理何稽也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作十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無此字求之勤且博纔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右眞蹟

唐陽公舊隱碣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熠書李霝省篆額唐世

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爲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 右眞蹟

唐于夐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夐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能不沒其實夐之爲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 集本作夐 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夐每非之夐于頔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夐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夐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右眞蹟

唐昭懿公主碑 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鎛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 集本作胥 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姓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 集本無此五字 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眞蹟

唐李光進碑 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弼弟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顏弼遂得其正 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八 終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 集本作云 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 集本無此字 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右眞蹟

唐田布碑 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 集本有猶字 有幸不幸 集本有爲字 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

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 集本作古今官制 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 集本有而字今有 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 集本作訂 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實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 集本作聃下同 聃戒孔子去其驕 集本作驕 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 集本無此字 猶龍之語著于 集本作於 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爲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故不與別碑歲月爲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駔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益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男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 照寧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其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筆耶 一作右見綿本拾遺也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書亦皆可喜益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陰塞變化書其殘篇斷簡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愈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問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愛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

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右集本

唐辯華唱和詩 大和中

右辯華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集本有而宿尤有詩名六字詩皆不及華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右眞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太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爾故存之以俟識者右眞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十八字公權書高重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眞而鋒鋩皆在至集本有於字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爲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眞蹟

又已下七篇同是柳誠懸書或撰故不與別碑藏月爲後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右眞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眞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綿本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 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閎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眞蹟

唐李聽神道碑 開成五年 柳公權書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爲唐名將其勳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傳宜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益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 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爲可喜爾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眞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爲佳劣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右眞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爲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集本有也字約言在大和開成間嘗爲鴻臚禮賓使又爲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爲使於其間約言又爲宣徽北院副使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傳宜然惟其自安州刺

中廢之大中初黜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黜之文辭甚遒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舉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爲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 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奢然除去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眞人則又益以前言爲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爲與庸夫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右眞蹟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峰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豫州勸民栽桑敕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宛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敕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敕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唐闍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爲總管九月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爲余言若以大業十二年爲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閥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爲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此記益大中時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之開元定禮至大中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闍遷新社記唐濮陽宇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或作城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於此記益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眞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 貞元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于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竟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 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

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愼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涅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涅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皐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與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眞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 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網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戩載城戰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戩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網撰細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戩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殿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眞蹟

唐白敏中碑 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爲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

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冤者皆復其位以此爲能其爲毀譽難信益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眞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遒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爲流俗所貴故聊著集本作述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眞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 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略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 中和四年同是唐彥謙書附此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爲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集本作于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眞蹟

唐番溪廟記 咸通二年

右番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

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儁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孰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右眞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爲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爲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內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之字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眞蹟

唐花林宴別記 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洞崖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模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 貞元十九年

右潘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

唐衡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而衡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眞蹟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爲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作觀）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爲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 右眞蹟 歲月未詳

唐潤州陁羅尼經幢 歲月未詳

右陁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奐之書字畫頗爲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右眞蹟

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 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歎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 右見綿本恰遺

唐鄭儋碑 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恰遺

唐玉泉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和 歲月未詳

惠泉在今荊門軍余貶夷陵道荊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題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作楊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題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右眞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二字）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右眞蹟

六一題跋卷之十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黃庭遺教經雖傳自疊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遂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右眞蹟

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爲外景又分爲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爲繁雜益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此今世俗所傳頗爲精也 右見綠本拾遺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口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 右見綠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博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益唐世寫經手所書經題其一云辯穆一云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眞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爲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首字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眞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眞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爲可翫何必窮較其眞僞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眞不害爲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入集錄諸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眞宋僧

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眞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眞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爲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爲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益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裒之十八家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貳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此十八家者益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辯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眞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眞蹟

雜法帖六

一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有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四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何涯嘉祐壬寅大雪攝事致齋閉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雖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誠眞千此

右宜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又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驛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口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雁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槎山在今盧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圖後端愚守盧州以其水遺余因爲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眞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爲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爲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眞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口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眞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眞宮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摸于石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蕭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卽是益以僊姑爲眞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客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媼也鄉時蘇州有一丐者臥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爲沈臥僊云臥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臥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爲神旣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爲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爲僊者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 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楨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溼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靑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爲神也

右眞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益官部春夫開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爲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李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眞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 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於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書靑州山齋書

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

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 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益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作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

右眞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

能自奮然爲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僞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徐得爲王朝二徐得以過人者故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遽命侯來朝二徐亦有以過人者故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益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眞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僞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盡江爲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爲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爲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眞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眞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眞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大和九年誤寫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鄭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眞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眞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於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眞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賽陽山文大和九年誤寫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奕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鄭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爲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月十五日病告中書右見綿本拾遺

書李翺集後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慴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蔡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虡者簴者堵而編鐃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鼓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受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雜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奏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盖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失唐之時子昂李仕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舒和高暢之仰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憀慄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喙今其似春溪今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擊律之高下文語之工拙皆聽余口講而手畫之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誦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絲乎

讀李翺集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頗智者誠一作誠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慕已者故丁寧反復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事一作行義之一豪傷亦善論一作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皆二字一作況題翺一作而時爾此其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都獨卧閤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感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郎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大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溥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

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書其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諱惡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究一作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知有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益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生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人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書其

特佐命有功豈非襄時私仲之恩哉坐交沙門法
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動庸不
至於此數以武德時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
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滅一作口遂被流放列其
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
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
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
翰林東閣書

書二絕句詩後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
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
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
會通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
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
人眞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
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
其後而還之廬陵歐陽修

同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
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昌武筆蹟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
也脩覽其書知此道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獨時蘇梅
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一作人士傾
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
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
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
也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
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一作彥輔頗好學予爲
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
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
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
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
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
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
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閉之則喟然一有而字歎
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
以其舊物而尤憎之

題辟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盡以形似爲難
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

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
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緝
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
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
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
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
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
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
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
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
道一有字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
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
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于勢利
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
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
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
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
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
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
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閉之則喟然一有而字歎
以其舊物而尤憎之

題辟公期畫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盡以形似爲難
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淡變化超騰而窮

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嘉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辟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

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沒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修竊覽而嘉之

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奬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召入翰林爲遭內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懇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頗爲十卷而藏之予與時寖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例公筆法爲世惜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子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數傳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數傳自亡一作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鄴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徇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劉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眞草惟意所爲動造神絶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予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秋日

元日

書荔枝譜後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圖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雖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眥樂天二字一作人有感予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一無此字不兼萬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予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余謫在翰林七年嘗以謂筆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動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跋李太白詩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內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錄

善爲書者以眞楷爲難而眞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

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眞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溫彥博墓銘亦爲絕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錄目序橫逸飄發而茶錄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能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裴近年龐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迹而藏之實息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猥從公後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愴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論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內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漸漸見疎外無與百司若聖君有意崇獎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與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到見晏來遽趨 一作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鮮爲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跋辭簡肅公奉書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徨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內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徊盡下不忍去也

跋辭簡肅公奉書

右辭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

吾嘗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難爲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已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盡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茲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絕帖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絕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六一居士

自漢訖隋唐五季未有集錄金石文字者蓋
自六一居士始後來趙德父王順伯黃長睿
葉夢得博訪樹識辨論惟長睿搜擊歐陽公
為甚自謂證據精確無毫髮之恨四明樓大
防又指摘其疵題甘藤云云以是益知考古
著書之不易韓元吉朱仲晦所以三復歎息
云海鹽毛晉識

據文忠公自序云上自周穆王以來當以周
穆王刻石吉日癸巳一篇為卷首又據古敦
銘跋云作序目後復得毛伯敦龔伯彝伯庶
又敦三銘具列如左則此三銘宜在卷末矣
況自序又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先後即公
子棨亦未敢妄為詮次蓋本乃周益公所編
但列時世之先後不大肯文忠公取多未已
之意耶蓋周益公著作大率臺閣氣多而未
能精於考訂如韓城鼎商雒鼎古器終南古
敦叔高又寫篆諸銘考其歲月俱得諸作敘
以前何故不列穆王之後始所謂耳觀而乖
譌者缺今始仍其舊集古錄跋尾十卷附外
集雜題跋一卷惟削去其篆書杜子美云東
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尔晉又識

廣川書跋

董逌 著

余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眞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鐘鼎鼻彝既多有之其款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摹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訂別眞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評盡異助敎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加嘉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窮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採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閭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僅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書跋六卷錄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哲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

其萬一焉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弁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第一

父乙尊彝 虞　雌敦 虞
鼎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觚銘 商　鍾首豆 商
旨尊 商　圖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觚　二方觚
古豆　螭足豆
夔尊　著尊
虎彝 周　雌彝 周
盥洗 周　鳥鍾 周
雲雷鍾 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考父簋銘
伯黑父銘　旅匜銘
鄦簋銘　尊觚銘

卷第二

石鼓文辨 文附後
魯尊彝銘 伯禽
叔繪鼎銘 周昭王
商洛鼎銘 周成王
史伯碩父觚銘 周宣王
張仲簠匜銘
盉銘 周初
伯庶父尊敦銘 周
毛伯敦 周成王
冀伯尊彝銘 周

卷第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君夫人鍊汗鼎 宋
宋公寶盨銘
鍊鼎銘 宋襄公
宋公鍾銘 宋平公
周舉鼎銘 晉平公
豆甲觚
發寒器
齊豆銘

甘鼎 周氏　王子吳鼎蓋
寶蘇鐘銘　虢州古鐘銘
景鐘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宇
佳城銘

卷第四

蔡公敦銘　大公寶缶銘
秦和鐘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第五

古鉨銘　谷口銅角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闕　文公學生題 闕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刻銘洗
章帝書　定石銘 永建八年

韓明府碑 元壽二年　樊常侍碑 延熹九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 延熹四年　都鄰頌 建寧四年
蜀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勳瓚碑
橋太尉碑

卷第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帖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錦帛原銘 貞元
陰真人詩 貞元　李翺題名 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 開成　金剛經 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 大中
趙璘登科記 大中　于純書
唐經生字　蠶屋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第九

劉統軍碑 元和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元和　羅池廟碑 長慶
爲李文叔書　爲陳中玉書 法羅池碑
爲王持國書黃陵碑　孔戣 長慶

黃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瘞鶴銘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會稽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艾碑 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盧陵王銘志　寶鼎碑 後魏
瘞鶴銘 宋　蕭子雲別帖
烏丸校修志 梁　智永千文 陳
張龍公碑 陰　隆聖道場碑 大業元年

卷第七

砥柱銘 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廣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衛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 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 顯慶　碧落碑 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永院碑 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長安三年　陳昭題名 開元
六公詠　御史精舍碑 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迥碑 開元
李太白草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石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宙碑

廣川書跋卷第一

宋　廣川董逌　著

明　古虞毛晉　訂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蜼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爲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尚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爲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爲義蜼爲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蜼寓緺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曰周以然其在商又制以丁壬癸甲爲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蜼敦

祕閣有敦其質鮹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爲書譜上授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許今之權並按也其制兩蜼首耳下有珥益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仟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郘敦敦彧敦妥敦皆有欵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蜼爲獸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曰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蜼鮹

蜼尊

王得君藏山蜼且世寶之宮曰曾梁孝王有蜼尊

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彝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開器尊蓋拜白器器也白中尊也然則器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器故廟堂之上器尊在阼牲俎西則器謂之尊可也應劭曰器盡雲靁之象以其為器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為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器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書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曰伯作父丁始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為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商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者稱則與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為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狸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跌為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為狸謂射以狸首為節其制以豆示於小歟不遺故以備乾豆妥賓客則曰薦狸首或以周曰狸首為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狸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為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燕士小大莫寔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為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簡食之豆薦羞之豆恒

豆求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狸首以為別邪且刻盡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豕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為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脰仄而養餧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歟而自私哉余恐識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鄒魯宋蔡且又寓之遵豆簋簋之間邪

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幾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為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為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僞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為圜漢不知觚為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為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為此但取瞼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為雲

者以有柱也今為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祇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廣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柱故不及反反者以柱示其醻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為主古之為器以雲靁為飾非特謂氣蒸而澤潤其以為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饕餮異獸也以柱文之飾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為太甚足蓋為牛首知其為牛觚也荀爽曰觚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觚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觚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觚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觚士以鐵飾之三觚形同以足為異然豕觚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觚自大夫以上有之其飾別以飾至於牛觚大觚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觚

祕閣方觚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石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觚之制其見如三禮圖者最古謂以銅為之三足者觚也其後劉向謂沛使人持三足觚視於山川漢得觀

牛觚

牛觚無銘識晉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觚羊觚豕觚其足以牛羊豕為飾可以得其名矣觚也荀爽曰觚象三公之

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簋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表嘗盛牛炙故逆嘗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寔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自與同器而尊則與彝同鬻太祀六彝器同謂之嘗蓋以彝器爲常器盛以待而獻也故秦穆稱粱盛臨牲牢同謂嘗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盤爲盛其爲尊彝與嘗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敦鼎其制尊單祭從彝其制鼎盞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鬻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豻傳曰庶豆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爲豻木爲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醯七菹三臡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薦爲鹿則鹿醢蜃蚔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王后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拔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寡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口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爲之受四升此宜梁院正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蜿足豆

上方出銅豆蜿蚿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蜿足周豆足爲盤蜿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顧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辛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豆宴豆羹臚蜃魚其爲加豆芹菹箈筍蓋房中之豆醃食糝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處盤杼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曰逆退對席佐食分簋鉶止曰分簋者分敦黍干會爲有司也敦有蓋民之器也周制士用之敦言簋者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鳳凰翼翼然今雖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爲據昔劉敞博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皆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蓋未嘉中曹發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爲牛象蓋蓋未嘗見犧牛分其背受酒則又胷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者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諸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画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齊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滿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據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亦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侍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撲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變躍龍翔盧回雲紜有旋動之勢

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檢削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說深決吻數目頷胆小體蹇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爲禽所以致飾也

虎彝

盧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宇攷於書宗彝謂虎雌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曾於裳則雌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雌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與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尊朝享祼用虎彝雌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也

雌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爲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蜼腹下空可以縣故爲鈕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廣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爲綌繡做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曰以加綉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蜼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爲宗彝至此余猶疑之其爲斑文者虎也岐尾者蜼也嘗時宗彝故畜舉虎蜼但曰宗彝其說枉祖乙之蜼

古盤洗

祕閣有獸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余按器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盡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按得高六寸三分衝角高三寸三分兩鼻相距五寸二分横四寸兩鼻相距六寸横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角衝其柄旋斡其所縣也象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之角長以其角長爲之圍是故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廣而圍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蔡氏其銘爲舉益而進之此其義也杜預不飾有足以承此始古之區盤也區以注水承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鄧簋余按古文高嘗作郭鄧嘗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蓋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蓋有銘以鼎益古之制器自有據而鬴之制亦不一矣推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乎作尊鼎與保乎鼎同文但乎字刓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者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蓋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蓋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簋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刻以蟠如是而已豈不知旅人爲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簋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旅尤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簋簋大夫刻爲蟠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楅而圍以象蟠蓋者諸侯制也刻以蟠而爲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鼎父銘

古觶皆有蓋有秩其下可爨上可畧以爲烝塵者也許愼言後改爲觶觶觶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特後世觶廢而觶獨存也觀梁人激觶觶司空灌罍罍便知觶非觶矣觶在漢前若言在商前參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簋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觶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寏父作旅觶知古之爲觶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黑作溫今按籀書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隆謂進也王存乂溫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灋

旅虘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投余隋謂始爲斷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鴈年洞中歐陽文忠繹其文曰亞伯作寶匜孝之於字寏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空也

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訓爲匜杯爲匜邊爲隄簋爲隄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文不用疑皆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謂爲盛水器陸瀍言劉臻以爲類觴蓋古所用以酌也瀍人或謂形類巵觛中有道可以注水故懷疏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奚觛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瀍人所見異也

鄭簋銘

先秦古器有鄭簋楊氏古器圖有鄭版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胾又有陪胾而進黍稷者以簋進胾梁者以簋故有八簋六簋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

廣川書跋卷第二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聚皆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鼓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據至謂田獵之碑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顏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正頗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鶩潛勤貲金維鐵索特以其書晝傳爾顧未暇倚幾其文刓之部新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未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投獵受劍宣暢威靈體聲美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復會諸侯施大命

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槩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藉當時以爲重證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薄岐陽世遠無聞蔵方成康興穆賦頌鍾鼎之銘皆魯吾之述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前合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敎其在地記則著放亭詩曰選徒于敎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奉於蒐狩之大旨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嗜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遁不得泰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蔵史書以刻雖奇姬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物勤以告爲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爲何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詩刪鄭聲所存聖人不感去之果有益不知郡曰樂之采矣作洛皇門

毛伯敦銘

襲伯宗器其子郡所作也郡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形見黃裘蓋荊則作尊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郡王呼內史冊命郡王曰郡曾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毛未鄭歐陽永叔皆以爲據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爲郡說文弁作異因以爲蓋古字假音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莫不慮至此而弁不從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予信爲成王猶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徵詩以爲放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名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襲伯敦銘

襲伯宗器其子郡所作也郡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形見黃裘蓋荊則作尊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郡王呼內史冊命郡王曰郡曾先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毛未鄭歐陽永叔皆以爲據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爲郡說文弁作異因以爲蓋古字假音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莫不慮至此而弁不從

弁尊器以大剡矣其銘曰尊尊舉其大也傳曰舉尚器也又曰銑爲上尊向爲中器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舉惟器存爾考于禮書幾案者壺大山此尊也郡爲學黃帝雖此舉也若器則一矣其制皆爲雲氣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蓋字故以爲舉盛酌水以爲舉盛鬱鬯以享以燕以祀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圍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氣以禮考之器也用之廟獻其上則尊舉故刻銘以此舉尊自足二物有舉則有舟有舟則有器其制如此殽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

曰其文與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愼銷野王書有鄭鄭等字呂忱謂鄭爲周大夫名鄭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鄭爲周人名者爲或自得有據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並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以采邑搏春秋時毛伯錫書文公命說者文王子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子封爲畿內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亦希參所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雜銘

古器傳寫同文對炫謂有文在手爲啓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款字傳模既失又改爲米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國益爲啓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國公諸侯不能考定或以爲邑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啓在漢猶然其作國者蓋古者簡啓其省文亦自有據安世不得而知學者研覃猶矣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代爲書門其說可信至于非三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益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祕書其尊舉則自有制也

襲伯尊雜銘

襲伯尊舉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圍上周以回文下畫爲雲氣以禮考之器也用之廟獻其上則尊舉故刻銘以此舉尊自足二物有舉則有舟有舟則有器其制如此殽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按以今大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

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尊敦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閏成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乘莒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前用古制服制小傳蓋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皆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之

盉銘

伯王叔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皆考也晉許愼以盉爲調味器碩儒王直以盉爲味陸瓌言以盉爲調五味鏤盉自周官儀禮氣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鏤爲鐎而以鐎爲鬲鬲爲器盉之大者盤則小於盉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鏤孫強亦以盉爲大鏤又曰錢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鐎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鼏五三鼏在羊鑊之西二鼏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爲鏤則失其制久矣瀘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錢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祭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鼏於盉西後陳鼏於阼階饗爲盛盉即煮鬻盛之器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鼏鼏陳阼階則鬻食於上矣故實鼏曰膏者但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脾脅謂之後體正脊橫脊謂之體爲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鼏盉中肉就各升於鼏故取於盉以實鼏取於鼏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爲就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鼏之制雖具盉盞遵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皆命按其楹蓋所極幷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石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薳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巳予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戠敦作乙子其類甚多盉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巳爲土戊爲土生巳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衛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爲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爵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頼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頼字者雖然必口與甘字爲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頼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薳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薳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亦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新邑綏福祈壽或爲說曰綏如祈天永命綏如垂裕後比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

弭仲簠匿銘

古人制灋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繹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匾其大若

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濫載惟其銘曰弭仲作寶匿劉原父釋曰寶匿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據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匿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匿不从竹後人因之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匿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古或疑匿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匿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墟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匱以藏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盛用竹哉弭之忍翻詞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弭仲寶匿銘

上方所藏旅篋至衆獨無旅盞呂氏考古圖所載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盞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盞圜曰簋圜內圜外方盞內方外圜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據耶古器存於今者簋不圜則盞不方可知矣今曰鋪敦則以盞爲敦受飯爲盞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制爲飲之制器則其制固宜異矣

方觶銘

李氏觶無稱銘曰方彝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觴上下大小若一曰觴亦彝器類觶古文作觴今仲信父之銘則作觶知宇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觶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寶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若之器自異而紀侯之觶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既滅之矣崇寧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

爾矣大抵皆簋也曾鞏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突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屢葬已久不應獨存墓而無簋蓋藏所得不應盡藏旅墓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圓異稱皆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補惟益爲最此古匡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渭以其初藏古都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所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弭仲寶匿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匿又作匡余按弭伯之器既曰寶匿則又作匡亦以古校之則爲匡與簋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簋益之制尤失至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說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嬀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獻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簋从甫

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二升者嘗考之鄧康成以敦爲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鋪高鋪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空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以烹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石鼓文

避　民字亦通下同亟既工通攻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

[illegible]　作弓薛作弓通本有此字茲以　君子鋪鋪古文作[illegible]字通作敷　邁　艮涪反[illegible]　特　作雄字　其來趯趯　趯趯　音義未詳石鼓文作趯趯　君子之求口口　薛作旨鮑云恐當作[illegible]　貝弇　遼鹿速速君子　寺諸家皆作[illegible]　避殿其　避　今作敷與禁音義同　即時鹿鹿趯趯　趯之聲同　陳知柔薛作趯趯　其來逐逐　薛作旨鮑云恐當作趯　既　此字

其樸其來逌遒（趙本有射一本作遒其樸二字射音斁樸同）其樸（音義同）來（拜）

蜀

右一（辭作辛文鄴作丙文）

汧殹（右也字又鄴云汧河鄴叶作都）番（鄴云番如燕）

眾（籀文皮字）淖淵（鄴云淖繞也）鯉處（鄴音叶作居）之君子灣（籀文之）

之（灣灣（鄴云即漢字又通作蔓）有蕪（今作蕪所加反其蕪從艸）之（灣灣（鄴云即漢字又通作蔓）有蕪（今作蕪所加反其蕪從艸）

芳（今作芳）遊趨（辭作歧鄴作趨相關反）帛（古文泊字下同）魚鱻鱻（音義同）

（辭作盪鄴云盪亦作蕩）其盪（鄴云盪亦作蕩）鱻（辭作鱻與盪同）氐鱻黃帛其鱻（鄴作鱻）

反鄴又鱻又鱻（鄴云即鱻字）其胡（乞及反鄴作胡）孔庶（鄴作庶）

（鄴云大公反音孫）勒騂騂（一作□駕馬）既（一作□既）

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渠幸反）避（古文避字）戾（鄴云即）

戈世陛（鄴作陛或辭作陛又通本作止射）宮車其寫

讀如秀弓寺（時射麋來孔陛慰鹿雉兔其□又（鄴作辭）有旛（鄴云今作旛）其□（鄴本有四字或作走）大（鄴本有四字在大字上古文字）

亙字）□出各亞（鄴云汗簡作亞）□□梁（辭作畀也）

（鄴云即古文字）思字（鄴云悉從只字）□銳而勿研□庶趨趨（鄴切古匕切大白澤也）

（鄴云即古文字）切鄴云即古文字）與（辭作通）與（辭作通）君子通（鄴云通今作徹）樂

右三（辭作丙文鄴作丁文）

□□（鄴本作簋識文作皋呼骨反辭作學字鄴云作學字）敖（鄴云）

（鄴云即古文字）反辭作學字鄴云作學字）□□（石本作簋）

（鄴云即學字）六（鄴云即學字）□弔（辭作高字鄴云今作高字）□□（魏辭作巍魏）

六轡（鄴云即學字）六轡（鄴云五到反）□□（諸本作四）馬其寫（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孔庶（鄴作庶）（辭作庶）寔（古文寔字）搏（鄴云即學字）博（鄴云即學字）車載衍（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徒如章（鄴云即學字）澀（通作澀）陰陽赳赳（七走反即趣字）六

（鄴云即學字）馬射之珠（鄴云即學字）迂（今作迂）如虎獸麃（諸本作麃）

如□□（鄴云即學字）多賢連（鄴云即學字）禽□□避鬼（辭作麃一作麃）

允異

右四（辭作下文鄴作戊文言策命通也）

□□（鄴云即學字）天（一本無此天字有疑是二字）雷雨□淋（今省作淋）迄湧

盂（此處疑有缺文）潀（鄴云今作潀一作盥潀私列反鄴云濕）君子即夢（鄴云即學字）

□□潀洴（鄴云即學字）□□舫舟鹵（辭作憾或作由此相類）

遹（鄴云即歸字或作遹）□□自（鄴云即學字）徙駿湯湯

佳（鄴云即學字）舟吕衍或陰或陽（鄴云即學字）極（其極反鄴云即學字）洨吕

戶（一本無此）□于水一方勿□□止其奔其鼓（鄴云即學字）

□□其夷（古文學字）

右五（辭作壬文鄴作辛文言通狩而歸）

□獻乍（鄴云即學字）遹乍□衛（鄴云即學字）學遹我馹（鄴作馹）

帥（鄴云即學字）□除（鄴云即學字）

帥放（鄴云即學字）陴（音卑鄴作陴）□鼻（辭作鼾音卑鄴云即學字）哲若（辭作鼾音卑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馬羸（鄴云即學字）哲若（石本作鼾辭作鼾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鼻（辭作鼾音卑鄴云即學字）其麥（辭作鼾音卑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爲所旂（鄴云即學字）鼾（辭作鼾音卑鄴云即學字）□監（鄴作監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自（鄴云即學字）□□（鄴云即學字）□□（鄴云即學字）□□（鄴云即學字）□□（鄴云即學字）亏矢孔

（鄴本有此二字）廣左驂（此字鄴本有）□□潀潀是戴（說文古文戴字與此相類）□□□□不具奪（辭本有此字闕音）□□後具

肝（辭作肝鄴作肝音吁）來□□其寫矢（石本作寫辭作寫鄴云即學字）具

□□□求樂天子（施云鄴本于下有寀字）□□嗣王始

古我□□來

右七（辭作甲文鄴作壬文）

敘（施云說文走部敘或从辵）走騁騁（鄴云即學字音呈）馬羸（鄴云即學字）哲若（石本作鼾辭作鼾鄴云即學字）

（鄴云即學字）□□□□

何爲古文舉然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爲舉丁卣爲舉斝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爲百獻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一爵而存也益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益皆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舉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爲有補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二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稜而廉棱皆殺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厥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爵杜舉揚觶其實爲觚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人奠觚于篚古文觚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觚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爵氏洞與觚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廉爵者洗衆觚今癸舉則爲四衆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亞甲觚

始余得亞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益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觶字廉隅其足爲四衆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酬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爵觶謂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觥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亞甲城所得校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觶矣傳曰觚之爲觚者以有觚也今亞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爵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爲觗觗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益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鼒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鼒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爲公子鼒也春秋時如鄭厲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鼒制名然自昏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逆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盡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自刻其曰走爲履稱非言慴名禮此昏人所慎也走自是者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

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歆嘗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爲藥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舉匜匜非俊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據耶意者用以爲享乎或以此戒之可銘也

寶鮮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脩七寸七分橫五寸五分兩銎相去八寸九分橫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鮮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鮮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僻牛馬走其後庭圊廁亦皆以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別其曰走爲履稱非言慴名禮此昏人所慎也走自是者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走足走定同文在今其有據者如此又如不可據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昏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曆作文考時師始作文考鉦鼓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鮮鍾

寶鮮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寸橫五寸三分兩銎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爲飾又其刻刻字作鳥形若鳥鍾飾鳥爲名僞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

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爲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辭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異轉以爲朋司馬彪曰鳳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鳳也或曰周之興鳳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號州古鍾銘

號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分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遞傳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益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角雖倚而祛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衝上劉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音爲宮其大爲鐘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曰鎛如鍾爲鐃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咮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鎛于者耶故曰以金鎛咮鼓于賈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睨注以手察芒其聲如鳴當實之世其器與灌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列於此宜其考擊不受而無聲隧也漢什邡縣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圖如前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王斗以寀度則祭邑古侖合校音前尺大一寸八分其濊與今泰尺通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按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武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圜之其高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也後世鐫金之功既廣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則景鍾自是寶器若夫音人之銘魏顆白爲晉景公鍾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詳愼辨鍾爲酒器而鍾爲樂器今考景鍾咮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咮鍾作鍾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書契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銘或藏厚地洞窮周末出模不得見之故論者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册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民制畏周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安有傳於後其銘曰 闕 書文猶爲科斗形益尚之末裔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爲繳者固如此耶余嘗請字林繳平底也益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繳銳底曰鐏平底曰繳以其平底繳地故謂繳則繳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昏樂衆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爲之勾兵窗矛之屬爲刺兵益戈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牽者所用也昏楚授師子焉以伐隨故曰句子凡戟而無刃秦昏之間謂之子或謂之鎩音殺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

士叔孫通能訂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益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昏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纔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疑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昏臨淄得制棺前碑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即改自然相合益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風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矣

臨淄戟銘

其曲者謂之句戈子受胡令兒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墓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異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舉不得所有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猶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載李陽冰書纂書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爲洪雅記序又疑墨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

秦公敦銘

商人嗣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篤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揚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爲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蜕漢人謂蜕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爲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蓋知爲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尊銘

諡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徵舜有太公則謂先若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況然則太上爲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諡如田和筆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足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諡爲太公推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尊彝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尊呂氏圖爲古尊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尊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尊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尊爲瓦又曰汲器又謂尊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張伯作匜銘始與此類故知其爲盥也古之爲盥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匜匜則匜字爲匜器類也然自古者尊盥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鉦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愆上帝嚴冀受天命保大業故秦鐵事賊

此考諡如田和筆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足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諡爲太公推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尊彝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尊呂氏圖爲古尊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尊者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尊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尊爲瓦又曰汲器又謂尊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張伯作匜銘始與此類故知其爲盥也古之爲盥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匜匜則匜字爲匜器類也然自古者尊盥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鉦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愆上帝嚴冀受天命保大業故秦鐵事賊

作鍰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嚴敬敉明刑廢敗朕恥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嚚（魂同）風夕剌剌（剌剌猶烈烈也）連（連猶貫也）事（事猶治也）萬生是敉咸畜百辟胤士趙趙（趙趙猶桓桓也）文武鎛靜不迭（迭猶失也）優（優古文變以言）優（優古文變以言）遊（遊古文變以言）文武鎛靜不迭

讀作回無逭逭淫失讀作甚欽乱寧琴古侵庸

梵從縱變檢讀作盟刺內之劃籀文越音薄涂

不姑亞戚亞駝刑戮孕故幽幽刺殺戮古城拘

困其叔父寘者讀作冥室槽棺之中外之劃冒

改久心不恨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剿劃

威神而兼俗俗十八世之詛盟率者音侯之兵

曰臨加我欲劃伐我社稷伐威旁反我百姓趙

求度灘古法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鄉嗣主

玉義儀牲逮一作取俗我邊城新郢及郢長教

俗不殷曰可今又悉與其帶張矜忿音府亞戚本作意猶

文俗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曰偏俗邊竟讀作境

將欲復其脫此蹟唯是秦邦之羸寡敝罷編諸

御音禦公檄與禮使介老將去解之曰自救也亞戚本作

敗古也字亦應尊古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

靈德賜喜古文剤亞戚本作楚師且復略我邊

城殷數楚王之俗盟犯詛箸者諸石章曰盟

里尚百十六里皆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

蠶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將以神者有取於

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要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鍾鼎銘器或爲亞古人於

書蓋假借從省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澤池

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泥

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泥以駝爲沱此宜諸惡

池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漏夾水起北地

東入河一名滹水九澤一也禹貢王考其地在霍

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霍丘則秦晉於此所

以爭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

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視秦方得

晉地恐不盡實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霍丘爲是

晉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

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爲在安定朝那秦幷天下嗣官所常奉大沈河汚江是爲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爲中祠奉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蓋滿太牢具嬰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騩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異當秦漢間湫淵之靈或宣呼嘑興雲仁壽中宮居湫水務於始平故要册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獨罪璧大六寸湖之當內倍好謂之璧今印吉玉直璧蓋取吉玉爲直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咸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撝青蛇左手撝赤蛇在係登山碧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

祿熊相宅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羊姓方其盟

誓於神楚亦再世矣秦則詛盟宏非一人古者列

國有誓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

其社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

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亾而秦使子蒲子屈赴難其

在成恢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

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

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

年周旹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

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地安邑湫

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

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

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衛當此時天下諸侯

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合亦可謂威強

盛大空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

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鄢是則商於也其後秦房

屈伐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劃伐我社稷伐

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

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懋文時也懷王收頃襄王立

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

鄢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

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

之兵以臨加我然則舉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盟

歃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鄢長教猶謂楚人倍犯盟

詛一作志其神而公怨之其曰以爲某信於神者

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柔瑕邪可

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

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疾綰法度量則不壹

歉疑有脫誤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

丞相斯去疾法度並壹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

文於洞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

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蓋奇古間存鍾鼎遺

制亦或雜有秦文益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

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奉入底皆於神敘國之

信作盟詛之誥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

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

亞駝則在晉爲漏夾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

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最大事在盟小

事在詛若詛晉而求胙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

也秦楚之會者於晉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

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畤之

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

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湫丘

耶前世疑是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

以十八世之盟亟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

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繹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

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

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

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

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

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

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

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

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鎛刻金石有其證漢

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

傳然世亦有鈞詞此而無刻字秦雖廢法立制其

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

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器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

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

制此詔在民閒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

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錢一其制即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益其一時所制而錢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余考之即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槩規槩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圓之法後世不知其濂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槩所在此其爲方圓者且得有法數度數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槩方圓之至也爲規槩以得天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以寄其濂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磨荀子曰五寸之槩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圓也其至於磨則失其圓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槩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槩規槩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槩使知方圓之法至於槩規槩委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屢廛耳視其紙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頗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槩本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揭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郡文公所下繹地鄰趙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頗名曰盡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拼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頗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邾落供命不給槩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者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斯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得揩本余有之不謬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萬公惜其殘剝牽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曰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解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與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安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面東三面益石作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榛別去其翳蝕處得字凡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請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咎所建立益鑿石爲穴下寢其中藏久推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本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氣（音軋）（音遠）遠離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壓于後世史作烝于後世皇帝躬聖勞女體脩史作理脩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談以詞可得誇之然躬隔內外或謂爲繳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壓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乘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槩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咎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焉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益如此此李斯所得據也大人門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泰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據益亦敝也槩文於後世

爲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咎漢儒謂泰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槩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咎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文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卬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咎秦以長狄十二見予臨洮長五丈餘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屬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苻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爲龍栝疑陵鞍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栝考其制有首龍也其窮刻飾雜有花草蟲獸足分類庶其識曰互卷考之古字當讀爲亞鎗益古文尚皆沿從省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昔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艾斗乃曰鎗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爲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簡銘

大泰三年三月改二斛一爲古法止用小十小斛小斗以合於律量度數

谷口銅簡銘曰谷口銅簡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各十斗重四十斤制原文以授今權量器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

時權量寖矣考之於古其幹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庬（音龍）（義）窮九藏五臺縱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副徵以觀量投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以古升五升爲斗周則以古升三升制爲一升古三斗四勺矣一斗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弘奏漢志修稱尺與律權石等槩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斤階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階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爲法古墓當時筆畫可以背也方時嘗選儒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遲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爲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裘回歌仰木容不移曰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銖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空圍而取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既著之矣方訢王咏掘得銅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爰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益一時所同制也

粟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粟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咊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突富貴昌宜矣王宇紀

談以富貴昌爲韻昭烈鑄器之銘今紀率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象書文曰宜子孫當時以爲瑞應宜付史館考其器始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宜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書

安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漢臧河決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猶蕭子良不知其初遂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帝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

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空石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濉時空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時空石室倏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即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空器豐碑之爲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葬以度爲丘隧共棺之空器蓋豐碑謂斲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空爲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繂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縴衡則以木橫之棺飾縴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木其上也鄭衆曰空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備椁弓謂之封各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慕之有銘在漢則杜鄴魏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穆姜葬刻官代納之槨中皆在永建後然刻

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空石最先他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勅字叔節潁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當時登臣下敕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束謂誡也王者出命令以誡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勅明古者以勞賚爲勅勅爲賚音其文爲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對勅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在時文嘉誤作縣楹救書於昌樂傷爲救書爾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救自音棄謂馬華也救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誤益助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救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勅可不戒哉

樂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勅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據也漢自延平故制崩矣中常侍黃門常置三倍於永平又改增黃金而貂右矣其勢所天下靚東觀漢記書宦者蓋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據耶今碑敘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武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帶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案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不得踰小黃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皆內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踰少府而自爲一職其制已墮安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敘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辠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葬棺槨令其薄埋之高燥不封不樹後世無以爲也其後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付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

朝坐清朝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人拘迫
自囚如戴棘羈縻左右望畏而悉救啓呼之氣鄉
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倡
倡笑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遲大熊羊射虎氣已
貫金石矣其放矢復省則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
文章以氣爲主君子養氣配道與義从生威武不
得移之故其言深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
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宵低首求售顧一
切忌諱率擧白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
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則發不寐其在書則曰無
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下
矣宜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邕原書以朕
自況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
後禁忌稍殺文氣日益羽畏然猶未若後世之纖
密周細求人功舉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即位叔
向言罕樂得其國棄公作頴命楚漢之際爲世本

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
柩大行留道孫盛謂父登遐蕭惠開對劉成甚如
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
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揚聖旨賈武詔山濤曰若
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德音後
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對客自漢
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顏之推曰古之
文宏才遒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遠但緩緩疏朴
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避諱精詳
賢於往昔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其謂緩緩
疏朴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工音律
對偶爲巧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尚將俛俛求
名人之遺蹟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
徒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璋建書

益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
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
光面八采髯顏長赤命帝起城元實及生堯視如
圖故圖有八采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
子則堯爲無父漢人尚識緯其論特若此彼以漢
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
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
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
魯史本文遷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揭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
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郤之說有所推
考之矣晉皇甫謐以殺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
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
州雷澤遷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冢則成陽惟謐
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刻唐堯于成陽
古未嘗亂也

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
晉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
知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
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大顯千世凡幾何書其顯
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
否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愼之不敢
決然以謂此也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
之矣桓譚嘗賦之鄭道元曰數水北逕集靈宮其
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衡序曰岱山石立中
宗繼統大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
寶珪出水子朝舉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
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嘯
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
書其名劉騊駼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鄐閣頌

漢鄐閣嘗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

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鄐閣尤甚臨溪
長湖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
此考其地當[illegible]而鄐閣無存蹟嘗歐陽文忠公嘗
疑酈敘闕之蓋洲深徙朝陽之平嫌按熙古文顯字
深川漢作溫諸川在舁溫書學至今同文古字
溫作鄐又作潔故漢人溫又作景然則潔當作溫
燥古文作燥益梁與叁同體其言酈則與易同卜
用緇亦易也至謂道遇積綿則以傾隤地壞自納
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家在漢州雲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蔡邕
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濟陰守宋光元讓成陽令
管遵君臺道大掾補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
則本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
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洞大石之中生慶都爲
黃雲覆蓋乳食不飢許愼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

益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
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
光面八采髯顏長赤命帝起城元實及生堯視如
圖故圖有八采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
子則堯爲無父漢人尚識緯其論特若此彼以漢
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
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應怪詭至此
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爲劉氏非
魯史本文遷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
揭堯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
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愼立論則郤之說有所推
考之矣晉皇甫謐以殺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
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
州雷澤遷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冢則成陽惟謐
爲誤他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刻唐堯于成陽
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嘗奉詔校讎其學已
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
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灞渠泉牆間然缺殘澀論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
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
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
學師習各異鑿學相伐至改滋蔓周由等以就其
學有不合者則私定參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
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據隱括其失而周盡嘗時
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
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魏三十年兵火繼遭碑
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
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永
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于水
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後朱越石與兄書曰
石經文郎[illegible]碑尚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校太學
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
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
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
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益春秋尚書作篆隸科
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街之曰石經
尚書公羊禮記二部書有二經文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
當是古文已出衛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
洛陽諮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益盤庚洪範無
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
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
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
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大命曰度碑
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邁既誤作乃惠

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邑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作矣正謂解書悉壞孔傳使知魏去漢世未遠猶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詐興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猶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竇鞏地得之益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仁其字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

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言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午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厥今厥今作何得之裝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與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此今書多二字校而不輟作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荷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辟而在蕢牆之內作而在於蕢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邑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論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發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宋龜碑趙均次其文曰龜字伯益察孝廉除

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寇侵急以君爲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俊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吳茲曰序集古譚龜事績不見史傳其價見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聖學小見語也雒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造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不能征欲假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順益州太守與刺史龜乏伐之徵還還順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順建策討伐乃拜順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陽今以碑爲據則漢書謂夷執雒陽朝廷遣龜何順擊叛蠻始得雒陽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晉常璩書獨書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

小黃門譙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其出續及持斧鉞綬以下件擅誅則太守非造況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幷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本國志有譏夷復反雒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聖學小見語也雒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不能征欲假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順益州太守與刺史龜乏伐之徵還還順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順建策討伐乃拜順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陽今以碑爲據則漢書謂夷執雒陽朝廷遣龜何順擊叛蠻始得雒陽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晉常璩書獨書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之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其出續及持斧鉞綬以下件擅誅則太守非造況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幷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本國志有譏夷復反雒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聖學小見語也雒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不能征欲假朱崖故事棄之大尉掾巴郡李順益州太守與刺史龜乏伐之徵還還順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順建策討伐乃拜順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陽今以碑爲據則漢書謂夷執雒陽朝廷遣龜何順擊叛蠻始得雒陽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晉常璩書獨書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陽造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

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捨諸書得陶淵明詩人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據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皆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耐用之或淵明自詠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髀曰追綺季之蹤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爲夏黃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園考之陳留志園公自是秦博士則庚以常居園中故謂園公皆園納採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園與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甪與祿同文故樂書作觡鄭康成於禮甪皆作祿陳留志作甪唐李浩客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漢中太守郭芝之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雖大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暴味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枇見也昔爲椎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對向所成列仙傳自劉泰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伯子推文到元孺子長季文尹子張子和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季八百爲唐公昉作傳者後人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十萬不以爲損又作惡雖公昉與其妻妾祇之其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室室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說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烏獸今其不然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僞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椎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

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前二獸其高八尺角而辟分尾戟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髆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晉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艇波就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晉志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者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蓋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蹄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麟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就長尾未得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濁汙清天下矯首希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顧炎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雅蓄大義直指利害昔知震之炎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史可謂衆矣而高舒陽倫華方且率天下而躡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險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蕞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昔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凶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先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句讀碑首書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及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蕭說文蕭從艸從肅肅亦聲故蕭或爲肅漢書蕭何或爲肅何是也蕭肅聲相近故通用之碑又曰君諱曜字季尼余謂玄桂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豪爲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徵將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昏爲德也故其劃壞不可盡見推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雒陽人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靈勒于征鉞官結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及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蕭說文蕭從艸從肅肅亦聲故蕭或爲肅漢書蕭何或爲肅何是也蕭肅聲相近故通用之碑又曰君諱曜字季尼余謂玄桂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豪爲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徵將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昏爲德也故其劃壞不可盡見推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雒陽人知其爲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靈勒于征鉞官結弟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

鍾繇賀表

後人稱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遒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巧形密然則察其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遽知其僞也賀表蓋疏體枝緯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按其骨體若牽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道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藝非如東漢道書循一矩律得蹈縱橫偏而自私也自王志愼定隸古令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眞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概於人今官書有象草帖故自精深奇幅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善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此碑故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舜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鍾魚梅棗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竇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流不類然各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恵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嘗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閫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桑世自有劉

令蕭書裴當世號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僞造以進當時李懷琳鉤寫僞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亂真晉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缺三字）裝潢持以質錢其所用簡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爲得割伶書背簡紙無薛道衡序此益後人所爲得割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說與不可法度約者此正衛王而貫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鄧仲恭得此墓本遂書其後

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褚令云衆口與貫墓目改望墜景云衆口毀楷序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與詞欲來者不越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胷中者尚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頃泰始四年已巳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爲都石經可一二校也碑言整安乎王係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陳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協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廉子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冊命爲南中郎將統兹宛郡爭於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爽爲義陽世子爽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訖侯于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衰文物隨喊至晉不勝浸陋始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汪隆文章與時尚下然自是氣質薄至論述次弟亦已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益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襲乾坤之純靈蛇聖賢

而誤與其在南郡謂洪恩論乎不測覆蓋包乎無外龜魏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墜雲隨之夫健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文字之壞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衡州耒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簡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襲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予命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冂太公言其曰且速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蓬與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益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謂東海上人酉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酉伯拘羑里被室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皇然要之爲文武師益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于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灼而得兆立以爲師令碑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浦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故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讓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頭之裹而衛宏字說與郭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因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毋丘儉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遵少而歐陽詢

李延業獻之峻王十二年復出峻王宅被焚刪定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于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損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遒少自爲與前書擒未爲稱足然存跡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寫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眞僞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遂亡其後溫翰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斟酌神書學書出使購求甚急文者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蒙求于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遒少它書其後祕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難知背唐人臨稱

至臥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晉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側它人不能脫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晉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道場無愧往章特違僧夫輔政相如十喊深深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晉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始唐人臨寫近似故其書削刷運出法度外有可賢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晉遒少爲王懷祖撇也當時以不能堪簡細事遂脫情自投朝廷以其營苦故不強起以官夫追之輒地不能自適其情其養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于揚州尾官講堂殿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字有橫豎與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按量固有勝劣惟衍像得眞爲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實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謝子後益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繁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記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藏搨出外以傳其書衆搨普徹自能書識遒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遠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眞本世不復知普徹與刑僧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官書遊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鵝其說誤矣然羲

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遒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遒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眞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遊儒盜去莫知所在遒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摹摹不得其眞久矣閣本黃庭筆墨羸工本皆非可譬第以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其永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畫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可存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先得石者署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

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冀馬出矣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征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頗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顧同晉以芝爲稽之法度而脗合衆之體裁而結密衆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驊騮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眞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逸蓋能盡書矣

盡贊

盡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蹟遒輕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王蒙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以其母兄平生所惡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建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工書二卷黃庭第一盡贊第二告誓第三孝經以盡贊是僞蹟夫盡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章挺論中彼得存于自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與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宇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兩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盡健恐非眞頗陶弘景亦疑摹本梁末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僞承紊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邕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眞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羣出其後藏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書是繚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爲據余竊疑其不知何从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按采遒少至盡而樂毅論已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遒少每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盡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綴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皆評黃庭第一盡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留意尚亭樂毅論尤開寶重刻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趙瞞舉袖中投之禁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盡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此本筍與治勢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狸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維繫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靖任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將軍書果何據邪雖然右軍書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遒少十七帖

遒少白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呻猶當膺行後世論者或襲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顧同晉以芝爲工夫第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遒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盡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遒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遒少所能其謂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抄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遒少八帖

遒少於書自分今古至於行神遒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蹟至其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健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得丈之勢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郗仲恭得遒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爲之然流暢婉麗動得步武於王良稱有舞文弄之態者也

會稽元規帖

遒少於書自謂與出鍾草出張後生當同失其當處破元謂古肥遒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遒少迥絕古人處若更論銖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邕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眞耶方抄當以章草會瘦硬而翼遊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頗狠遒乃亡夫常歎抄跡永絕忽見足下會稽元規帖若神明頓還舊觀義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素而後定世之遒近常得大略也許羲民自杭得遒少十二帖皆盡牌漬也使余評之羲民竟不信

洛神賦

遒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于敬所書翁傳疑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于敬不逮又書後世或謂不減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耳十紙過江頗狠遒乃亡夫常歎抄跡永絕忽見足下會稽元規帖若神明頓還舊觀義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致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投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藏或疑王者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廌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祕持謂真遒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遒少諸書多

傳之失實將後人墓揭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爲安希古書

于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異行章艸雜作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破當太傅輒題後以貽之當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矣曰物論殊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超軼塵突似欲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子敬別帖

晉元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抄乃父子名家不能湮滅世人故應奚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舟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恐遲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爲據至過有抵訾豈知真子敬父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孰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蠶）蓋若何曰喙頗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爲渡使下問遲報乃信西方諸國開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言者豈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之誤信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世傳宗舟□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綽其說信也當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碑石又考杜叔advertising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符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者于書皆咸不得盡考也當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華得臧斗何承天以爲必欲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叢竝特觀晉閒耶墓邑銘論曰碑在宗廟南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余見邑之爲筆表基視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於世遭陵王碑敕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爲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

世傳宗舟□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綽其說信也當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碑石又考杜叔advertising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符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者于書皆咸不得盡考也當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華得臧斗何承天以爲必欲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叢竝特觀晉閒耶墓邑銘論曰碑在宗廟南階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余見邑之爲筆表基視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於世遭陵王碑敕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爲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

同音蓋名又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既譌遂相傳如此鄒善長曰濮陽城南有觀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側有又碑泰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兗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觀晉不遠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邪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滇接龍昇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嶺閒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趣水艸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兼遠物物以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鏤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疑即此也

盧陵王銘

鼎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率庳示余別帖稱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遒不及父而有媚趣遒少作大字壁間子敬增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遒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與皆應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盡知法度盡處乃可言蕭墨點畫是不知書求于此也晉史修于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衆矣與優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眞者不復錄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僞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冶之書局揮毫有郢匠成風之能其帖已其實章集令入祕閣觀者不求眞僞謂其晉人書

抄乃父子名家不能湮滅世人故應奚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舟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恐遲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爲據至過有抵訾豈知真子敬父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孰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一作蠶）蓋若何曰喙頗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以爲渡使下問遲報乃信西方諸國開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言者豈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之誤信相欺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

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僞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羲中國文物所致而奕傳汗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帶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遠庚子爲廿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可以考大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臣是可略然既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繼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

逢龍銘

華陽眞逸撰　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陰一本有書字一字當爲字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期耶一字當爲字鄒耶奚奪一字仙鶴之遠也逍遨以玄黃之帶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國曰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舟會浮丘闕一字余欲無言闕五字當有鼓闕一字表斷闕二字當爲形式去重扃右又闕八字唯琴鶴事亦徵冥期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華亭麥秀黍離眞侶塵闕闕四字滅迹止

山樵爲侶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閎文雅多如華亭寢廟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堅子厚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所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遇異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纂銘不朽詞曰

相此脂壽仙家之眞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眞惟彷彿事亦微真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華左取曹園右割荊門後陽洪流南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發集眞侶瘞爾作銘室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倦尉江陰眞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樓鑰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壁石久而剝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名字特奇偉空世貫志而卒不見傳於人白張懷瓘張愛容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塗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偉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頴況白號華陽與逸調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頴況所書如何而硏書最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鄧與宗守潤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行行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歟況字特奇偉空世貫志而卒不見傳於人白張懷瓘張愛容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塗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偉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頴況白號華陽與逸調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頴況所書如何而硏書最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鄧與宗守潤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行行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歟

得之五代人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遷內府今視其書與世間所傳率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蹟健瘦蒼辣索鐵屈折盡妙不露筋絡來千鐵擾澀淡永嘗有遺恨也得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脂凝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兎頴不足柄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最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凝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學也

烏龍僧修志

余謂宋余烏龍僧修石志曰僧修大原郝人周王之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譙歸梁封南城壯侯又因僧修仕文德圭師雖府臨邊爲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搏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統貲來朝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幾力梁國有命加禮寵賜以強族慢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郡方欲馳劒騎千擒秦權樓船於淮泗天不子年此其所終始余考之烏龍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改爲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年文帝賢矩雖嗤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據頴川歸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死子僧辯以兵與梁作荊州然則烏龍桓梁爲主氏而壯侯益神念謚也今考梁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錄僧修事其推神念僧辯傳中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爲壯侯則又誤矣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荊雍九州然志謂雍府門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爲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氏烏龍益井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龍別姓然誤謬相襲其可勝乎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癸卯朔則丙申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益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元志與史不差可得據也

智永千字

智永書梁所摸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蓄其一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眞僞莫出藏書者已病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記永和世謂默存聖典有鄉行之室而智永取名謂潛申玄疑盡其家法故側勒琴踢策掠啄雖盡其法度而縱橫拔急自出法度外若泰山之卽進復輟縈旋曲中規矩道或遠氣力有餘比管可求終其書僧虛數而論與僞耶千字與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世宮令殿銀石摸一千字每字一紙雖片無序因命周興嗣大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頭盡白謂心力極一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遺千雲寫進而後世反貴名者率作千字以謂摸制盡備可見其筆力然非書件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揚文公謂較當爲柔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筆盡轉移或濫陳時朝廷命

令未加數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譌也

張謹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晉傳因紀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齊國禾冊命忿懣投死殿井衆趨救之已化毒龍烟焰所觸蓋可信竟變滅起伏因心以感者衆有郗世懼告因禮報得遂人天道而此祠廼屋陳階奉之雖居徙不常而嚴祠崇飾禱致禮序輒得應武又不可知也隋大業中卽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淨住祠中時爲神所降者衆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爲龍與化虎熊果有異哉今得趙拼碑序路斯化龍所來得應或可信也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与波斯王有卑路斯來唐世因以爲名者多矣並揭此焉

隆聖遺墨碑

高陽郡歷聖道場碑隋秘書郎袁世南撰次書石世南以書名隋唐間北碑城頡世竟以草本傳今其碑甚定州龍興寺或疑爲羣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間月幸博陵谷爲定州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行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太祖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爲寺道士女冠爲觀隋改法雲慧日二道場金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二年後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明隋謂道場必矣唐志云定州博陵本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爲恒州武德四年以高鄭博野苑爲蒲州貞觀初以鄚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爲定州而國朝廼以瀛州爲高陽郡以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草也

廣川書跋卷第六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褚遂良書正字薄純書其字因山鑿就其窪平隨多少蔵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欵款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界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熟書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爲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渭河間得完益奪擊之工不至雖滄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爲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後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尋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據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癒病皆癘故漢儒集醴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資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溪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桑雖識書學而文業貧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逊任秘書郎來護兒以孟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唐反以文顯而虞氏子孫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爲人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把筆虞世南舁帶刀故曰難狂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敝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

正紀其實耳室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桑雖識書學而文業貧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逊任秘書郎來護兒以孟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唐反以文顯而虞氏子孫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爲人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把筆虞世南舁帶刀故曰難狂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書者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敝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後果如言此書逸似或眞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餘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晉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猶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逢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教必志於殺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舊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永所得純陀書惟此碑爲眞耳定武蘭亭最著也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褚遂良書銘砥柱銘貞觀十二年特進魏徵褚遂良書正字薄純書其字因山鑿就其窪平隨多少蔵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欵款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界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熟書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爲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渭河間得完益奪擊之工不至雖滄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爲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後言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尋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據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癒病皆癘故漢儒集醴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爲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資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溪至非積學之久不能盡此子桑雖識書學而文業貧矣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爲儒林所嘆可以爲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逊任秘書郎來護兒以孟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唐反以文顯而虞氏子孫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爲人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把筆虞世南舁帶刀故曰難狂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敝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爲一家然世或以其瘦快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他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後果如言此書逸似或眞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餘在開元中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

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爲名李漢謂終十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爲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爲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裴文若未畢其文者其終非碧落字明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襲龍集敦祥尒逢歲在午爲敦祥永永謂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武德戊寅受命至總章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符不欲以追擊石像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直圓方典刑有楷然通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尊官求得其當而安爲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爲鄰今於古文咿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論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遂中微然勻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雖得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鄧通鄭當時惟趙國爲勝而工製或異亦假不良談者謂兒豪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得論其豪也路尼一世名手且重以雜貨爲賄然其善不過狄兒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頭損芒非兒翁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鯉豪爲覆兒豪管皆象犀然筆用兒穎自昔不能改生於爲柱則或假用他毛若遂用鯉爲鋒心恐不得若兒豪之剛柔順適能中人意也後世或假貂鼠羊鬚雜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野異論王逸少謂有人以綠沈秦竹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距必金貨彫琢然後爲貴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管雖飾則有之然筆賢輕便重則躓矣不知昔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

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始存此也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欹奇跳蹶不避危險則治無與也書家論通比諸書夫於瘦怯醉純比諸書傷於肥純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誤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次鄭王元齡諡高祖弟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子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特滕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滕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爲宗室表顯慶元年特節安西隨郭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滕絳三州不言再持滕絳節其爲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書書皆作敬孟因其弟琳顯名疑皆從玉也唐存中宗世子皆以什住職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然瑰瑋琰琬珩磳皆不具而別見于金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皆中宗故房州吏多肆慢不爲體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同姓者每擬官輒超拜召見悟非是訪與敬嗣死矣仰校子注五品官法生光遠嘗持節制襲從愿翔又節度劒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皆人偶不考也

陳昭遘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遘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

刻石甚脆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茗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固爲故事柳氏序訓又謂韋肇初及弟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雖效之按茗登科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朱書之及弟後知閻武選未及弟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紓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僅存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旨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髮而後行益在此時也宮閫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來筆不欲名字者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斑韶之馬微鄒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爲戲然德輿自可於此見

尉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摹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武選余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利故得盡存可以尸祝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共陽睪玄暐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怒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數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家人讀發如見顏益立極時至今論之令人想望風采宅老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壯偽警拔始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卒言邕爲潤州令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嵇州司戶參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貶遵化

已爲蒯國公矣述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無慨于懷不趨傳合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就可以知也廻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事則有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就貶長史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衆

衆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避武功蘇才元所書要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曾公然此書雖少絕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忘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薄僧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斷削罔邪觀其書者如九方皐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

其取矣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歸而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故實政矣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能西無詔爲廟容改葬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衆

衆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避武功蘇才元所書要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曾公然此書雖少絕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忘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薄僧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口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斷削罔邪觀其書者如九方皐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

遠景於遂足下始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變間和鑾在前盤縈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宅蓋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始蓋於此方乘醉時輸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正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倘盡情法隱約突隱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旅如此而放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觀其愷音鋒鋒勒峻踩抑左升右仰衆輕衆緊趨音促關收此書盡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謂其骫骳千里而永嘗知服襲之在法爲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爲鋒長而力弱始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違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

滴酣與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者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藥藥乎爽雲霧而迅起旨風巢雨驚蟄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突不得誤口是皆之昭然者已舉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適當時沈酣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乎之氣至頭抵壁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寄殆莫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

於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機所開而不得黠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收有不知其爲書也蒲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皃鎌於山不喪其天皃蠅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矣嘗見劒氣渾脫舞蛇吹既作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群帝龍驤雷霆震怒之初矣洛紙雲煙豈復知耶此殆假于物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昔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起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矣空純氣之守者爲物不得窺其蹟也

郎官石柱記

赤縣白蒙一篇千里當其被鬼斧上羽陵時來其

知古人用筆或矣試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落空得情蒙覺而先切未皮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澁不滑者如遇獵之餘手調適而心歡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儋秀思學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輕舉迅速頗有筆墨閒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宣石益唐儉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詩婚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唐都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廣川書跋卷第七終

廣川書跋卷第八

倫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虛半殷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日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瀟慶倘存而瑣勁莊特墾之知爲盛德君子也嘗問愷索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斲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閒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尤魂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辭封每固遐望雲烟針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

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淪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昏夫子能拓闕而不以力闕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腐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昏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剝後世復爲摹揭以傳然昏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參米墨而印于石者此特記書爾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哂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詰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額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昏公之喜矣昏夫子能拓闕而不以力闕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腐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昏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剝後世復爲摹揭以傳然昏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參米墨而印于石者此特記書爾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哂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詰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額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昏公書藝所學皆淪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昏夫子能拓闕而不以力闕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腐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昏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剝後世復爲摹揭以傳然昏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參米墨而印于石者此特記書爾果有道耶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哂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詰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額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昏公書藝所學皆淪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昏夫子能拓闕而不以力闕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腐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贍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始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就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刻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揄材斲木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求毀削之跡殆不可見況浪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倘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訓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違於法度皎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昏曾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柔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丞緒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訓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違於法度皎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昏曾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柔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丞緒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贍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始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就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刻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揄材斲木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求毀削之跡殆不可見況浪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倘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故魯公訓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違於法度皎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昏曾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柔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丞緒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

盡應比他書若異蓋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兒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弄豪籍之縱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卻不學雨嘗痕良久而省又問授遲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剜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云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益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遞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雖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空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今孤拓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

徐浩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李邕撰書人名氏缺今其碑陰有題名者十數人皆唐之顯士也其書法與碑文相稱蓋一時之傑作歟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觸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開元敕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物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蓋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昏蔡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

其時皆夜知者怒發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閱書者知隨步異境於此之境矣彼搖蹈無差者豈復徵已棄之轍蹟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道德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蹟參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刓本爲薛紹彭所藏亡于五溪其摹本皆華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今密密瘦令流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筆所推良有以也許浚代義之草奏載于亂真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設人不見逸少蹟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摹工自足惑世矣豈得佛戒經其碑乃北丘道秀書與此經一號率化衆縣共崇鐫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耳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舊跋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原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摹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草滋復書識其後以籀爲奚益古者均謂之篆秦漢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百觚於原上地深四尺得銅之首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遊陟物也此前怪矣然原上非人遊所至觚藏上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黃帝爲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頗自黃帝然歲月尤疑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歟別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符經序

鄧都督陰真人神刺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祠下讀閱其石謂此三詩與陰氏作如遊丹元皆後人託之乃

屬知婺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碼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猶存此也

眞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能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特文甚古雅亦與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據而知余益知前所設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翊題名

李子楊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緪始而兩京初未聞今考文公所書知府送特有會集書於慈恩石壁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觀緪貢之集有啓獻緪貢公乞免知進士雖當時貢公欲以解頭口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

弟由是乃得以李翊爲弟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即此題名是也子拗世系蓋習之曾孫室其餘此

桐柏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許欽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安謂之碑則稹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莞碑尚矣歷古不朽范雲亦謂嘗見吳書吳碑尚爾皆爲籀文在峄嶧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爲此碑亦因是爲據

撫州六詠

陳公述得藏容州臨川六詠筆書疏瘦寢寢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权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安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权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

曰其先蓋幽都又載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洑如臥龍狀故权倫詩曰鄱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吳作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縱橫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誕怪而後已金玉卓犖人之所寶楩柟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日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爲石以出瑚璉溝中賸木以供燒爨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並相附而出蓋亦氷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黎公之文獨殊其至耶

閻池記別本

閻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絕迹亦釋於後自昏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刷

砂處觀其平時論曰失知錐捺如墨不得出只得柳文宗問之曰凡綱筆頭偏聚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誠此

金剛經

誠懸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如手筆者子孫以爲卒敬不足故特貴尚攜百濟入貢商賈貨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嘗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玭謂衛有連工歐陽脩陸之蹤今考其書誠爲絕筆尤可寶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楊嗣復數大例窟之恐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求誠當以逞其慊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惡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惜

刮削洗於其後刻回逮[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賢[illegible]白書[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賢[illegible]白書[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賢[illegible]白書

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柱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院久其存密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與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難未必盡用然隋弊所定行者此不能盡考也曾鞏頗當知太中十年舉宣宗末登科記題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得姓名皆是私家記錄尋委當行嗣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存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始終璘所撰登科人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緣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千祿書

千祿書檢視自有體裁周人書大概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未皆勝也祿書自序感嘆增損皆書詞所避咸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篆書有增損語者不得若書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概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為字若盡求於此雖過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亦未嘗求古也

盩厔尉題名

唐都關中盩厔在畿內為理至重而尉尤為要任自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人輪林充學士者授武不者猶為真御史世傳縣吏視口尉到而輒論其官諱所制未嘗差蓋閱人多者自有據依惟野人多故知者尤審也

津陽門詩

津陽門詩司馬溫公集載此詩題曰津陽門元豐二十五年改副陽門而津陽門詩題之下注云津陽門名出明皇之東都

鄭縣津陽亭詩其紋津陽門有亭劉實使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與儀者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亭

荅中使此咸急募購者州望須剝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徙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難未必盡用然隋弊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宮時券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生字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通也至于跋發陵脈自取氣決則縱釋法處隨變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挑則復筆從字有同處都為別體若其垂露懸針雙鉤石刻殷勤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起虛擊影則不謀自合此其異也後世論書法太嚴苛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為挑上勁偏中倨下揩挫而趙錄衆殺論燕宇詞之翩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

津陽為城門則有亭空也

劉純軍碑

余讀碑愈作劉昌神碑竊疑其言謂既事將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為考其文是反柩于京者之所傳其誤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除雄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誤誤可以復正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言本無軍字反帆于京碑無帥字不可以証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氏戰敗碑為軋故陳力應受碑為陳方僕射已都碑作以都書曰富告碑作烟雲以文考之知書本為是乃知碑刻之傳於富特者不可証也後世校碑不得原本因誤就誤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為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明年贊皇

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糅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薛始說邊將不告夫人而楊惠琳亂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著昌薛州佐惠琳或客河朔間曲取氣決則縱釋法處隨變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挑則復筆從字有同處都為別體若其垂露懸針雙鉤石刻殷勤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起虛擊影則不謀自合此其異也後世論書法太嚴苛逸少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為挑上勁偏中倨下揩挫而趙錄衆殺論燕宇詞之翩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豎右揭如此類

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以其在吳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登陳許節度李光顏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盧節度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納卒肅貞元十五年以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洧業其帥以李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據兵侵迫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爭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翟暉以功加兼陳州刺史領兼許州貞元十五年環卒上官況代之況卒軍中推昌齡遂代節度碑謂新帥不宰助勤將遣則吳少誠海城況歟遣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錄據以爲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獻至韓愈始發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陽永叔獨採其源余考田弘正碑益其傑然自由我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處門衛訓事嗣孝其所出雖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嘗舉我王明必以集爲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若爲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據也今碑爲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爲工於集所書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涉然古人於文章磨鍊鎔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不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歟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公是人不敢異其說況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墨異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

得序矣或謂不敢慕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聚破其門取元濟以厭盡得其屬士卒登賀武漢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謂身任之希點軍旅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謂知名于時碑忌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詩武嘗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謂歷宗元吉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細縐其文止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守憲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韶池廟碑

文公叙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洋洋幽明不可揆度聖人因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效以生其敝小人以鬼則立敬卿俗可不慎耶嘗親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敎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勁決果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

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者蓋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說脩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故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益碑近而得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以韓陵等碑錯雜無序較疑上薄漢周不遑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陳此碑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已不蹈襲前人橫騖直肆俠奇行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即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徧西土毀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益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已出也其曰故制楔所以昔人嘗改爲楡淮南子曰堯楔角不斷素題不拼愈於書無不用也

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遠余破而獻曰明皇子慶王璡其之媒也媒母力父是之吾也昔韓愈受詔爲文間鑒渾元索功玄宰益精金百法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燁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忘過境其夫且編蛇之衒以大功尸於私室夸耀道塗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聞受以改命文昌請伍安知爲文氣質衰脆無復經緯雖組織求巧而綱領失據正如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明鄰暗劣文昌其可承詔命此哉矜李商隱昔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朝出化應類而當時不客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

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黃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碑愈撰黃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訛軸而藏之蓋余書其後余嘗考昌黎之文閱淺浩博不皆可得惟碑以沈傳師書爲貴久則字剝缺不可讀故其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集人與世人同錢輒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雖峰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辭湘君即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婦如者雖皆同姓曰當爲夫人此碑也郭璞疑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此說君故天子國人稱之所謂君即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下耶借使在朝無人明鄰暗劣文昌其可承詔命此非長幼爲序不言后舜后之下復爲小君以稱此非體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

君傅之對諸庶以自橋於國也書傅命曰五十陟方乃义證曰天子登遐擇詁曰陟躋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為陟方乃死是南巡狩北行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聲懼震恐可必謂陟益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訓周公納成湯曰嚚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安迷以為陟而死也今曰陟文何為虛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譯以竹書雖以陟為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特用工淡放博考而訂取益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志失本意

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得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督之其書李翔亦可咸也志曰字子蕭集無此又以柳貢為易言可信也立論以咸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跡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托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忠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

孔戡志

孔戡誌撰戡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使人知以銘誌為貴也效唐德王碑其敘亦倣矣當戡為華州刺史委江北建海味道路擾人患宗以其言忠詔除前弊度其治見於清表者韓以為世戚也又錢歸登食水銀火射疾鄭以出李虛中服硫黃技術皆於前事避且疾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漏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聲懼震恐可必謂陟益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訓周公納成湯曰嚚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安迷以為陟而死也今曰陟文何為虛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譯以竹書雖以陟為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特用工淡放博考而訂取益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志失本意

愈薑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削誌不得而具者其序實然也實見隋煬帝時貢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盛當時如鼈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密擁劫柱盤鯉脾動輒千品勞人珍物至江淮絕魚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戡曰使得其臣如戡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即日刺堂掾（另集切殺）之安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固非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逋古重立以傳考之李紓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信宗而碑已歷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符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為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因此其盛鳴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蓋曰始立學者既營器用幣然後釋菜不釋不授器夫釋莫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言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脩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褒伯夷世為先聖祀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寧謂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為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誠矣谷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點孔子為先師然文公遵以何龍集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為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衣之制亦承用冊封文宣王於是刻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與然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中書謂之草制密院謂之宣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要委嗣源同謀翦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擾遽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部領且歸闕下見別降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真等為樂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開行止恐是御駕與府排斷軍都向背未知提防宣設竊恐有潰散兵士逃背軍都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切誡嚴師旅晉內遍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宜狀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樞密使承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誥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板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誥某官某如故事三曰冊某官某如故事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管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誡敕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始以宣自別于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自唐末至五代而行之常具明時李振為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其月日臣某宣謂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固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初益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為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昔

宋次道論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爲庶令推索尚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劉氏謂小事可趣辦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晉正入相遂得魏而梁由此益其所行以出者與其謂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絵壞益有司存焉不審其制相亂當唐莊宗趙李嗣源以取魏州課識出此其至寶亡可坐計也方且召爭紹榮返劉而聰叡貞走鎮天之所誘悼夢其心此宜可以貽後世一矣當其以兵武損天下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落畫算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益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捨而救也其稱制密使即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良者程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避亂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竟徙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貢蚌醬酒行古義知以宗廟爲重恐滋味醬（正篇作醬切味薄也）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禮有資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獻鮓（巨乙醬二升以諫文求之結爲蚌知此爲宗廟祭久矣然謂漢有舊儀登以此耶

李國主進賢院書

江左書牘等紙用澄心堂所作殺皮細紗其上本入中隱堂備觀覽者爲御府書其下人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拔塋令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爲嘉玩其書有惜口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昔有中秘書而又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處預言秘府中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付善作書史寫起居注然則書紙有等自昔然也

馮承素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傳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抄處不在結搆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備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部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侍詔王著

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劉引壞詔劉氏謂小事可趣辦榮指揮此可爲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晉正入相遂得魏而梁由此益其所行以出者與其謂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絵壞益有司存焉不審其制相亂當唐莊宗趙李嗣源以取魏州課識出此其至寶亡可坐計也方且召爭紹榮返劉而聰叡貞走鎮天之所誘悼夢其心此宜可以貽後世一矣當其以兵武損天下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爲戲哉其落畫算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益人謀召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捨而救也其稱制密使即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良者程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避亂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竟徙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貢蚌醬酒行古義知以宗廟爲重恐滋味醬（正篇作醬切味薄也）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固知禮有資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獻鮓（巨乙醬二

唐貞觀書賦書四方奏一時所得盡入秘府張芝鍾繇衛恒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雖頗又三百卷惟畏疾等疏比之白服猶不及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宮廚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史書書運就不能存其一二選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餘而集者皆唐所遺十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右楚卿書

世以楚卿跡她不竊故其來一時豪氣所感並挹餘懷者所能慢放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後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猜忌者不能過也路子威有楚卿所書益智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楚卿所上民其爲可行故得與吳遵路同措河東兵主此迫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成而西河師中適爲上當射初得其書暴石此書亦有數耶

修羅下人天一等武陵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唐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若爲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使卵生者耶若公之跡雖不傾欹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益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堤矣子無疑其如在離溝下龍洪陽倍蛙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魏俗來敗鼓喪豚者爲公之置齋耶

補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姜事姑洪泉一曰泉發其居莲廟食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宰時溝川刻碑廟中今所書益據李監說余往來來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爲陵或亂之昔字可讀按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當見唐李先作泉冀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燕來之外汲山泉以供饮一旦羅龍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先所記後世據之按顏野王輿地志謂之姑出龍卻泉涌居宅時號龍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先以爲顏文姜誤也今考地記滴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齊唐陽冰爲計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明水出甲山東北運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先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與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隴中封顏文姜爲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據李先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所稱模（模切按猶木模也）山無碑則不可謂侯摹山果足用萬檀則世亦不能白圃也晉神龍中王方慶上其雅尊洽卿伸資奪

書錦堂記

運筆求則無芒角執之欲其圓執筆高則多變窮點畫短則法雜腫點畫長則法離漸盡促則字銑橫盡疏則字形慢拘則乏銳放或少則純野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率（率音帥）鈍（書痴如此其率惟拙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有墨池筆塚終身于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紗得古人書法其書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入也

書梁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梁公主陰官若王者居然正坐得到至宋口此王也命驸拜既寤稍寤其語故化光得書成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

命崔融爲序復選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
北榻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爲卷其後散逸世人各
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
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建紹聖間所購書及石寶
章集悉刻之余嘗見墨蹟盡作硬黃紙次第爲八
冊（是五字已下缺也如筆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
摸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祕閣比他石爲難得乃翻
取寶章一卷別出謂與方慶所上也導洽珣書自
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僞因書其
末崇寧三年十月爲宗子大年書

爲鄧仲參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誤者故常奴爾亦
何至亂眞耶後世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僞則
雖欲如古人懇斷其僞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緣
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僞者可以辨至工
於臨搨而得精緣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寸

曰繫蠶漠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
依倣書長短隨事裁之則爲幡紙以生布作紙縑
曰縑故名縑紙以樹木皮作紙名穀紙至檗汁浸
染猶治極精則爲經紙自漢魏遒字多作幡紙晉
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
作幡紙硬黃此於真僞可以不論也余見祕閣寶
章集悉爲經紙羣書然武后既復以賜方慶則留
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間甚僞者可以辨至工
於臨搨而得精緣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寸
千卽府書當時所臨刖者也不然今家何從得此
然有決慶陵纔迄快故知爲能書也

僧伽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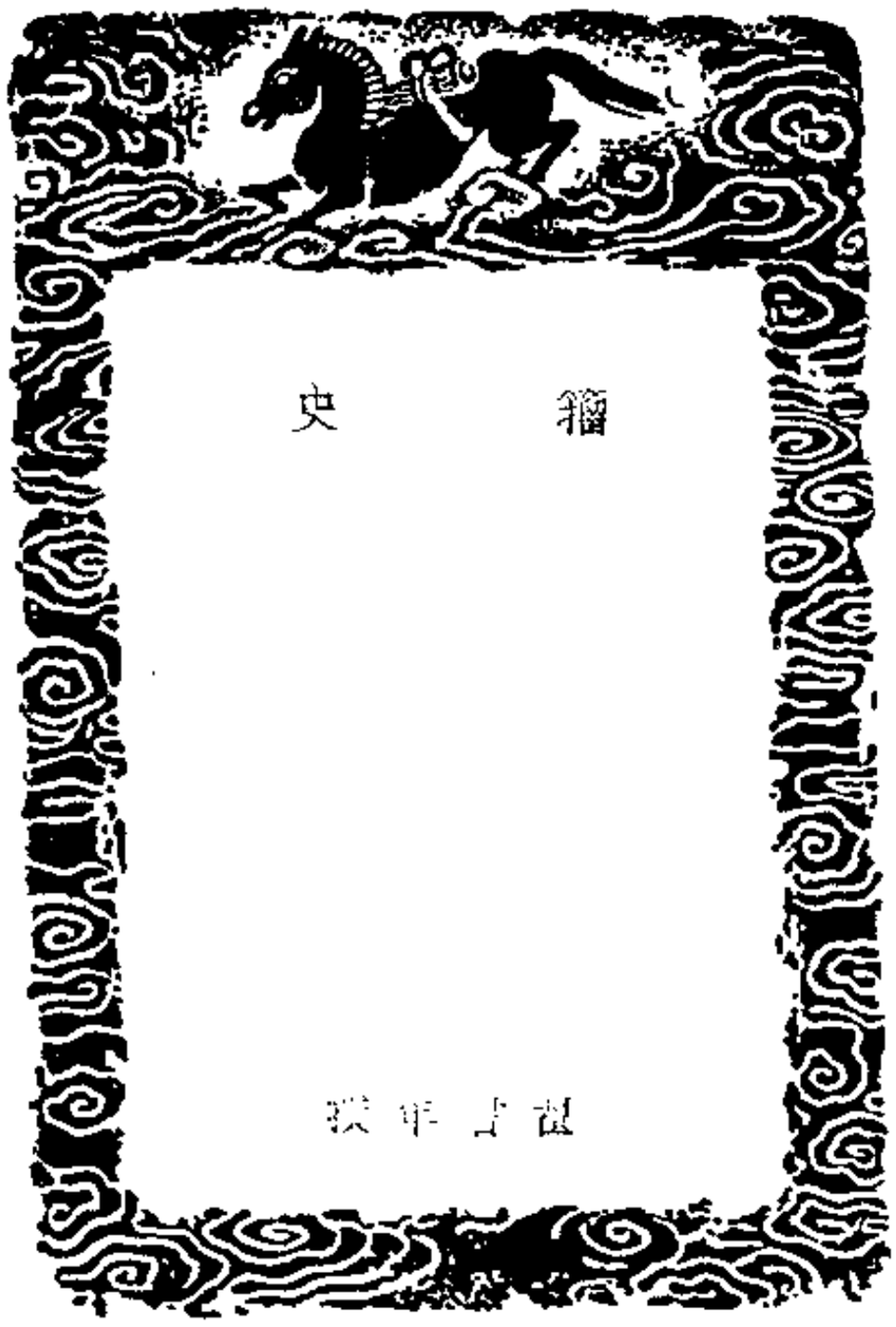
蔣頴叔作鍾離景伯書盧江劉長以示余考之僧
伽本大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城壽年
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現奇不可少
晚非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
詩師近知非白所作世以昏人類在集中信而不
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余與之按其年

始知之太白次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
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
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世俗而後不考歲月此始
誤其服者託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與也龍
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投之爲五十年知僧
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脅面烏絲欄書

程洪嘗以烏絲欄求豫章黃魯直爲書蘇子瞻陶
淵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
絲治之不得法凝口碟決頗失行筆跡益縑帛不
如昔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于昔惟
王僧虔尊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鄴架所製當時
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
縑素書傳于唐而張旭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
其所本便知其與也今爲烏絲不如昔工又澀縑
有洋額使練得柔滑加緒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

706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籀史一卷。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婺州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爲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爲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爲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爲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據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爲一書。而士禎以爲即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籀史目錄

卷上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
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
比干墓銅槃記
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
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
石鼓碑一卷
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徐鉉古鉦銘碑一卷
皇祐三館古器圖
胡俛古器圖

李伯時攷古圖五卷
李伯時周鼎圖一卷
呂與叔攷古圖二十卷
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
周秦古器銘碑一卷
朱氏史章訓古一卷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晏氏鼎彝譜一卷
卷下
安州古器圖一卷
趙九成著呂氏攷古圖稗
石公弼維揚燕衍堂古器銘一卷
黃氏古器攷字一卷
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
趙氏獲古庵記一卷
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
趙州刻漏銘一卷
梓州蜼彝記一卷
青州古器古玉圖一卷
嚴真觀古器圖一卷
蔡氏古器攷識三卷
桑氏攷古錄十五卷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攷識法帖二十卷
霍氏三代鐘鼎攷識三卷

籀史卷上

宋霍若年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徽宗聖文仁德純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帝文武生知，聖神天縱，酷好三代鐘鼎書，集羣臣家所藏彝器，萃之天府，選通籍學之士，纂名物局，追跡古文，親御翰墨，討論訓釋，以成此書，後世之士，識尊彝禮器之所以爲用，與六經相表裡，以啟迪後學，可謂不顯文王之謨也。

維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若年，紀實十有二帝曰，若昔保氏，以六書詔國子，其後官鼎遂方，罔知習於古訓，今汝追跡古文，博極篆籀，偉夫夠鼎俚銘，弗數是祖，肆余命汝仿商戈之譯，著茲重器，錫汝先帝博古訓象圭，璧彝墨若茶，藥物惟旅，臣惟不類，不足以膺受帝祉，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祈眉壽，獲畀子孫，寶傳于永世。

徽宗皇帝祕閣定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攷識三卷

政和癸巳，帝獲周鼎于鎬京，秋，獲商卣，獲兕敦于長安，又獲黃目尊于陵都，郊特牲所謂黃目酸器之上尊者，黃目，周人所造，故以蔑鬯，裸六尊之冠，六尊之酌，鬱尊獻酌，醴

齊緇酌。盎齊汎酌。凡酒修酌。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鬱者。裹鬱金以和鬯酒。取其芳香以獻神。故謂之鬱鬯。禮記所謂鬱合鬯是也。陰達於淵泉是也。不以鬱合則直謂之鬯。古者天子用圭瓚以酌鬯。諸侯用璋瓚以酌鬱。諸侯賜圭瓚。則得鬯於天子。鬯者。以黑黍爲酒。釀以鬯草。故曰鬯。又曰秬鬯者。取一秠二米。和氣所生爲酒。以其芬芳條暢。故曰鬯。三代之祭。各用其當代之符瑞爲瓚。明堂位所謂瓚圭、夏后氏以雄雄。殷以斝。音賈周以黃目。是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其樂也。兼用四代之服器。故魯郊禘亦用黃目。然魯於賓祭。惟得用周禘祭之樂。備八佾之舞。不得用於祭之樂。周之於魯也。兼用六代之樂。舜韶、帝嚳英韶一作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禘也。止用四代之樂。至韶簫而止。故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宗周之時。不以黃目爲鬱鬯者。獨杞宋之君。蓋王者之興。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恪。所以示符賢而不臣也。使不失舊物。以自用其先世之禮樂。行其先世之正朔。以郊天。以祭其始祖受命之王。各用其牲。樂。服其衣冕。行其九獻之禮。以祭宗廟。九獻之禮。王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爲九獻。共八諸臣酳尸一。九獻之外。又有兼賓加獻。雖夫人助祭於王。亦服本國之盛服。其祭也。杞則先迎牲。承血。薦於室。以降神。然後酌鳥彝之鬱鬯。灌鬯之獻尸。祭用昏。牲用黑。魯用山罍。舜大夏。宋則先奏樂。三闋。以降神。酌斝彝之鬱鬯。灌鬯以獻尸。然後迎牲。祭用日中。牲尚白。魯用騂。舜大濩。獻尸之爵。杞用酸。宋用斝。周用爵。魯用三代禮而獻尸以斝者。避天子也。祭有朝踐、有朝獻、享禮、祼舉。以薦豆薦血牲於尸。謂之朝踐。既薦。王以瑤爵酌之。亦從酒從勺。少飲羊晉切也。然後饋熟食。謂之朝獻。朝踐、象朝事其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朝踐之豆薦當饗饋食之豆薦當食。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大祭則兼用先代之樂。時祭則止自用先世之樂而已。豈特使自用於其國。雖朝見于天子。亦以所尚之色以自殊。所服之服以自著。如高陽之後。朝覲薦王而色尚緒。殷士助祭于周而服冔哻。豈特許其自殊自異而已。武王之封微子也。賜之册命。至戒之使修其禮物。統承先王。蕭由彼典。弘乃烈祖。是也。

後復幽燕。獲邶伸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彝。與黃目尊等。燦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爲瀘尊。實周人之重寶。詔禮官。圖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知古人之祀。不特止于玉几玉爵玉豆也。

明堂位。夏后氏以琰。夏之四璋。商之八瓚。皆玉也。周禮典瑞。至以琮璧六器爲贈玉。斂尸。蓋三代無所不用玉。以玉者至陽之精。溫潤旁達。所以致潔。以交神明。則其爲器。以祀也宜矣。叔世狹陋。儀不及物。士夫鄙野。識同流俗。不知聖人事天至嚴。貴玉盡美之意。苟獲寶玉。罔知奉天之用。至爲篚匱。以賂貴達。以干爵位。以資玩好。故寶自珍不顯其光。甘自泯沒。爲盜竊竊竊。玩。吁可歎也。向非聖主知爲重器。拔于俘獲之餘。鳧之天地神祇。則三代重器。無復自伸矣。

明堂位。夏后氏以琰。夏之四璋。商之八瓚。皆玉也。周禮典瑞。至以琮璧六器爲贈玉。斂尸。蓋三代無所不用玉。以玉者至陽之精。溫潤旁達。所以致潔。以交神明。則其爲器。以祀也宜矣。叔世狹陋。儀不及物。士夫鄙野。識同流俗。不知聖人事天至嚴。貴玉盡美之意。苟獲寶玉。罔知奉天之用。至爲篚匱。以賂貴達。以干爵位。以資玩好。故寶自珍不顯其光。甘自泯沒。爲盜竊竊竊。玩。吁可歎也。向非聖主知爲重器。拔于俘獲之餘。鳧之天地神祇。則三代重器。無復自伸矣。

明年。獲周鼎。遞三月甲子。獲寶鼒。帝承天休。遣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蕃。器凡祀圜丘。祭方澤。享太廟及禰宮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朱器。匜休商周。銘功以薦神祇。祖考。罔有弗格。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彝器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爲空言。其惟徽宗皇帝聖明。述作之盛。一時文物。比隆三代。可謂盛美矣。又遘善也。

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

劉曰。政和甲午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帝以夏日之至。祇事于方澤。作牛鼎用享。萬世有休。簠簋之飾曰、政和甲午。帝以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肇祭于方澤。銅器尚象。作簋以格。則祇。萬世永祖。犧象鼎彝。豐豆。凡二十有八款。器則惟旅。

北千葢銅槃記

開元四年。游子武于偃師卜築。獲地獲比干墓銅槃一。廣四尺六寸。有蝌蚪字十有六。每字長八寸許。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銘。蓋爲是寶。唐人摹字刊石。藏所得之因云。地左右前後。岡道與泉並存。唯林夷矣。楊隱甫嘗以石以識其末。書學廣監。字極勁媚。殊可喜也。

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

右周穆王東巡題字云。周受命一百四九缺字。余因東巡。枕于葢石。唐協律郎孟翔記云。買人于海州得之。以爲矻石。監察御史王澣游金陵見之。取置龍興寺。後刺史房獬移入州治。余于安溥慧開家。得其摹本。石今不知所在。周自武王十一年十一月戊午。革商受命。在位七年。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武成康昭四世。共一百三十一年。今云一百四十九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東巡時卽政。蓋十八年矣。

周宣王吉日碑一卷

右周宣王吉日癸巳碑。眞三代奇古之書。行筆簡易嚴正。筆已盡而意有餘。無側裂作爲之狀。大率三代籀畫。有自然簡遠之意。叔世作篆。務奇而貴巧。志于奇巧。則流于磔澀矣。漢晉草隸。猶尚簡遠。況籀畫哉。

石鼓碑一卷

右石鼓碑。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敍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

懷瓘本名愷索。開元二十二年。勅改名懷瓘。

徐浩。肅宗時。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遒辭贍敏。而書尤精。帝喜之。顧絕一時。世許其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譜。貶遠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出爲嶺南節度使。復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曾餧託邕擬長

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浩明州別駕。德宗立。召授彭王傅。進會稽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

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燁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鮮澀。飛陽逶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應物。天寶時扈從游幸。疑皆爲三衛郎。蔡質漢宮典儀。載三署郎朝賀。見天子不持板。執笏拜。酬鄭戶曹驪山感懷云。我念乘輿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瀟亭。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閨。形君子小人見矣。夫子之書。天縱之聖。忠恕之道。著於筆畫之間。後之君子。雖不得親見夫子。聞其音聲。緒言。覩先聖之遺跡。得以心悟默識。篤事親守身之大本。務道德仁義以脩身。則此書與六經同爲垂世立教之文。豈特金鉤玉畫爲三代奇古之書。以貴于世哉。東坡居士曰。吳子嘉夢卒。延州來季子以讓國。開于諸侯。當已冠矣。其觀樂于魯。知列國之廢興。于百年之前。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謂季子不知可乎。時季子去齊夢卒。蓋七十七年矣。尚能千里將兵。何待而康也。子胥之死。季子終無一言于夫差。知吳之必亡。言之無益也。季子蓋委脫而去。能終不亡者。且謂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以爲敵國名。則少長矣。翟耆年曰。左傳魯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姑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之賢。其仁之著。莫大于是。不使無辜之民橫死。欲使二國之君務德以又民。非仁之大孰能至此。而曰少尊過矣。夫子所謂嗚呼者。蓋歎季子之賢而深與之辭。如曰季子來歸。喜之辭耳。碑唐張從申識曰。夫子篆季札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開元中。玄宗勅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顧定重刻于石。建中元年八月仲秋。令盧國始建堂遷樹。

徐鉉古鉦銘碑一卷

鉉云。建陽有越王餘城。城臨建谿。村人于谿中獲一器。狀如鐘。長八寸。徑六寸。柄一尺。柄端有雙角相向。銘重十斤。銘四十八字。歲之剌史王延政有纂其字以示余者。唯連鉦二字可識。上有真字黑印云。江南書。開寶九年五月敕送史館。卷末有史館印識。石刻之首題曰谿峯篆。

鉉、字鼎臣。江南人。從李煜歸朝。爲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雍熙三年奉詔同著作佐郎直史館句中正。取許慎說文。詳篆籀之跡。垂憲久遠。鉉言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證編于魯壁。緝綖簡于羽陵。非文字之義。今奉明詔。仰尊是正。蓋篆書壞替。爲日已久。鐘鼎訛謬。不可盡究。今務援古以證今。不敢狥今而違古。書上。宣付史館。命國子監模板以授學者。鉉篆跡殊絕。晚年作圜(金呼遠切。圜物不正也。)圓篆。每筆墨跡當盡中。非用筆極正。不能備弟。錯字。楚金博學。覈正與鉉同。有大名于江左。錯著質論十卷。後主題其首。美之。後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互相資師。儒者榮之。鉉命錯取許慎說文。詳加訓次。以聲韻作解。字韻譜十卷。太平興國中。李煜毀詔侍臣撰煜神道碑。有與鉉爭名。欲中傷之者。奏曰。知吳王

今位置窄褊。促長引。知務欲取稱。如柳宗元君應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與無二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揚雄曰。書、心畫也。言、心聲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夫子之書。天縱之聖。忠恕之道。著於筆畫之間。後之君子。雖不得親見夫子。聞其音聲。緒言。覩先聖之遺跡。得以心悟默識。篤事親守身之大本。務道德仁義以脩身。則此書與六經同爲垂世立教之文。豈特金鉤玉畫爲三代奇古之書。以貴于世哉。東坡居士曰。吳子嘉夢卒。延州來季子以讓國開于諸侯。當已冠矣。其觀樂于魯。知列國之廢興。于百年之前。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謂季子不知可乎。時季子去齊夢卒。蓋七十七年矣。尚能千里將兵。何待而康也。子胥之死。季子終無一言于夫差。知吳之必亡。言之無益也。季子蓋委脫而去。能終不亡者。且謂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以爲敵國名。則少長矣。翟耆年曰。左傳魯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姑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之賢。其仁之著。莫大于是。不使無辜之民橫死。欲使二國之君務德以又民。非仁之大孰能至此。而曰少尊過矣。夫子所謂嗚呼者。蓋歎季子之賢而深與之辭。如曰季子來歸。喜之辭耳。碑唐張從申識曰。夫子篆季札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開元中。玄宗勅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顧定重刻于石。建中元年八月仲秋。令盧國始建堂遷

事莫如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請對而泣曰臣荷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
讓者之意許之鉉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掃鬲南箕煽疑投杼致慈親之惑
乞火無里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逾山之會又有假王仁義之比太宗覽之稱嘆不已翼日復得
鉉所撰吳王挽詞三篇今傳者二首其一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背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
德承餘烈江南版籍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鉉被詔撰江南錄故有信書之句東鄰謂鋌俶也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師薨弔者朱紫盈門唯鉉獨揩
藤袍角帶于客次易服而入鉉蹙寒入朝未嘗衣毛衫或詰之曰豈有傷者于闕下戎服與掌武太原公主文正
公旦也旦真宗朝爲太尉既致仕人呼爲掌武真宗人謂太尉爲掌武云

皇祐三年詔出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修太樂所參較齊益又詔內侍監以賜宰執丞相平陽
公命承奉郎知國子監事楊元明南仲釋其文楊敍云漢孝武世去周秦才百餘年眞贋古文已無知
者美陽得鼎時謂宜爲宗廟獨張敞識其刻書知爲周所賜大臣者今距漢且千年其傳者已鮮證不可
考不傳者固宜不能通也今一以隸寫之以俟博古者所謂太公臨伯勃父盉秦盉和鍾宰辟父敦仲信
父圜甗伯勳父方甗各一鍾四皆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鑒成王作以祀文王器也但既曰皇祖
而又曰文考所未曉也首破那州所上瑞鼎制作無法兩旁獸面啣環三足作異獸負立怪而不典不知
何從得而名三代器也

胡俛古器圖

皇祐初仁宗皇帝召宰執觀書太清樓因閱郡國所上三代彝器命模繫以賜近臣有翰林待詔李唐卿
者以隸字釋之十得二三翰林學士王原叔又釋始通八九熙寧戊申歲司封員外郎知和州胡俛公謹
著致古圖三十卷大臨博學無所不通尤深于奉秋二禮著裕陵山陵記三卷時服其該贍其辯證字學
取所賜器款五銘鎛石傳世但俛以辟宮敦爲鼎以太公簋爲斗以仲信父旅甗爲袁甗徒刻其文而不
載原叔所釋之字爲未盡善原叔名洙雍陽人狀元參知政事王光臣之叔終南京留守簽書節度判官五經
剋石於國學云

李伯時考古圖五卷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著考古圖每卷每器各爲圖銘其釋制作銘文款字義訓及所用復總爲前序
後贊天下傳之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皆始於伯時伯時謂聖人制器尚象載道垂戒苟不傳之
妙於器用之間以遺後人使宏識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擊命物之旨曉禮樂法而不說
之祕朝夕鑒觀閎有逸德此盧侯進衣冠以爲起而能使民不犯於有司豈徒眩美資玩爲悅目之具哉

銅彝器款識與科斗古文皆籀學之本原字義之宗祖商周之詩器有常工日以競銘爲事字有妙義時
方皆盡未分羊足字盡形以著名壺卣字象形以製字庚則燊然象物秋而乘實癸則包倩象草萌而木
達明器所以承祭謂極爲用同圭篆發明聖人與義徵旨於數千百載之後非寡見謂音小見聞之所
識知其博學精鑒用意至到周一器揖千金不少靳既得則剖臺探考稽證詩書百氏雜辭若符契乃已
哲宗皇帝治聖五年春得玉璽下禮部集諸儒參定公麟時爲御史掾獻言秦璽用藍田玉色正青書以
龍蜼鳥魚爲文漢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蟠肪不可若自漢璽法中絕此璽眞秦李斯所作
可考不疑朝廷是公議詔以五月朔御前殿用全仗受焉宰臣百官奉表稱賀肆赦改元以紀國瑞實自
伯時發之父虛一臺藏法書名畫伯時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盡特精絕氣韻高遠意造天成顧陸張吳
殆不能過晚作洗玉池東坡居士銘之又刻所得供寶琥璉等自作鐘鼎篆款於池云元祐惟五年庚午
正月初吉舒李伯時公麟父曰友善隙散侯惠我泗濱樂石□敬懷義德不敢辭乃用琱古寶十有六玉
環四周受泉其中命曰洗玉池永嘉明德恭祈壽康子子孫孫無斁惟休其寶用之無已自號龍眠居士
云

李伯時周鑒圖一卷

伯時元祐辛未歲作首圖琱戈銘云又六字細金爲文不可識禹以九牧之金鑄鼎象物百神使民知
庚屑吾所謂蛟螭魍魎首仰立者正此書也次載商器款十四多者三十八字少者一兩言跋云余昔
窺古不至石鼓茲因彝器頗跡夏商幸見□者當復博見遠流故刻之秦鄜若置鐘中徵宜酌取也

呂與叔致古圖二十卷

呂大臨字與叔丞相大防之弟監鳳翔府司竹監東西省從官列薦其行義修飾文辭博極羣書致古圖三十卷大臨博學無所不通尤深于奉秋二禮著裕陵山陵記三卷時服其該贍其辯證字學用意深遠謂宣榭曰射字如執弓矢以射之像因名其堂曰射後世加木非也堂無室者皆謂之射宣王之廟制如射故謂之宣射于歷書考證詳而合經與叔致散季隆致文云四年八月初吉丁亥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故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壬午伐紂實武王即位之四年今致文曰惟王四年王蓋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者二日也是歲二月後有閏白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八月丁亥朔與書一月壬辰歷合武王時散氏有散宜生季疑其字而猶于乾之永壽永壽在豳畯之間蓋周地也雖爐致云親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敦毖伯鼎謂慶祭四世必大夫也古者大夫雖三廟而祭必及高祖故大傳云大夫士于給及其高祖武伯毖伯盖祖考之爲大夫者益公文公高甘之爲諸侯者大夫而祖諸侯末世之僭禮也伯庶父制器祭其于始畿其不合于禮雁侯作姬邊簋母敦謂莫嶧其義嚴于禮明于分如此

之讀。戴敦云正月乙子。商彝云丁子。與叔謂日辰剛柔不相配。疑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未甚區別。不然殆不可攷。子謂戴敦正月乙子者。正月上子也。正月上子日未立春。倘用十二月乙丑節。故云乙子。丁子豈亦未立春用季冬之丁丑。冠正月之子曰耶。古人嚴時而謹始。春秋之世。年正改王。王次春。三代之器必皆紀日者。亦是意歟。其論卣訓士喪禮庶祭主人洗廢卣。廟卣則無足。主婦洗足卣。足卣則無文。足卣、圜中所載言爻卣是也。總卣則腹有飾矣。猶未爲純吉之卣。圜中所載單卣、冢帶卣是也。噣尾足腹之間。徧飾篆刻。則爲吉卣。圜中所載父丁卣。主人舉卣已舉卣之類。是也。其討論深遠。博而合經。非羣聞淺學所能窺識。釋邾敎、述天子册命之禮尤詳。可以想像當時禮儀之大綱。于牧敦、論五冕之制。以虎冕卽鷩冕。如荀卿以山冕爲龍袞。舉一物以名其服。尤爲贍洽。予按周禮。鷩皆用毳。獻皆用脊。酢皆用罍。六彝有舟。舟以戒其溢。六尊有罍。罍以譬其淫。六彝、雞、鳥、斝、黃、虎、蜼（蜼、周禮、今音蜼、見周禮、今音雖、非也。）六尊、獻、象、壺、著、太山。彝必有舟。罍必副尊。二十四相須爲用。蓋禮用彝。彝言法。獻用尊。罍言遵。酢用罍。罍取臻也。諏氏禮圖所載。六彝亦各別有舟。如此則舟爲別器。以承彝明矣。諸彝無舟。全者惟牧敦、兕敦、師有司之舉。彝行邪而陛下黜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疏三上。仁宗爲更證曰。文正。張貴妃追號溫成皇后。有請立忌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愛而越禮乎。奉使契丹。順州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磨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狀。虜人服其博。

霍翁年曰。司馬相如子虛賦。載楚王觀馴駿之網。乘雕玉之輿。張揖曰。駿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銜牙食虎豹。乃此也。

敞自六龍諸子百氏下傳記小說。無不通貫。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馬九制。卽就。初原父得上饒鼎以遺顧公。顧公云。君讓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也。予按商己酉卣云十九月。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敎敎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雒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雖年行卽位之禮。然後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繼世雖改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惟文姬鼎云十一月又三者。莫可曉。一而又三。豈亦十四月乎。敞與弟敏字貫父。子奉世字仲顯。著漢書刊誤。多所糾正。原父又著春秋傳權衡。說例。盡林。合四十一卷。又作詩、書、三禮、論語、虎豹。乃此也。

敞自六龍諸子百氏下傳記小說。無不通貫。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馬九制卽就。初原父得上饒鼎以遺顧公。顧公云。君讓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也。予按商己酉卣云十九月。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敎敎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雒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雖年行卽位之禮。然後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繼世雖改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惟文姬鼎云十一月又三者。莫可曉。一而又三。豈亦十四月乎。敞與弟敏字貫父。子奉世字仲顯。著漢書刊誤。多所糾正。原父又著春秋傳權衡。說例。盡林。合四十一卷。又作詩、書、三禮、論語、公羊解。名曰七經小傳。其論毛詩變風變雅。謂諸國言正義善事。合于道者。皆正風也。譏刺怨讒者。皆變風也。謂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極有理辨。尚書正九共九篇爲九邱。古文邱字作北。北與共相近。誤傳北爲共。九北九篇。言九州之書。凡九篇。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蓋此也。禹貢載九州之地形。乃治水之書。所言者形勢也。九邱之書者。殊土異俗。各因其性而教援之。所言者情性也。周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之得民。與人君等。八曰友邦以任得民。友之得民。與師儒等。以賢以道。以任使。各承五教以正民性。導之習禮以事其上。使君得民之心。而成王事也。解立其監。爲建家國以監國。非粹于經者。其能此乎。凡樂九變。以一終爲一變。加田無征。引國語。官宰食征。不合于國。古者家臣之征入于家。陪臣之征入于國。諸

侯之征入于王大夫之田爲主田自受而不征所以厚賢也今採其尤者著之以見敬自得之學如此

周秦古器銘碑一卷

秤云咸平三年五月同州民汤善德于河濱獲方甎一上有十二字九月好時令黃得鼎雍方甎一銘二十一字詔闕以獻詔示直昭文館句中正秘閣校理杜鎬中正識其刻畫以隸古文譯之少者八字多者七十餘字末云丁巳年癸卯月乙酉日僧濕塗之按丁巳則天嘉元年乙酉二月初三日也

米氏史章訓古一卷

元章以鎛鼎字篆章聖皇帝御製夫子贊周書繳結布滿野悟三代科斗書法之祕紹興皇帝生悟道冀多能天縱奎畫逸美追跡鍾王行筆維肆下視唐人名跡謂遒麗勁逸足以追繼晉賢行筆非唐人所能及命直蕭書爲法帖十卷勒石蔡墨近輔聖心留神書學雖穆帝之好逸少書殆不能過臣者年嘗見蕭所題甘姥寺多投樓詩戲跋云米南宮書超逸絕塵氣凌宇宙如讀李太白司馬大子詞章使人飄然有凌雲之意其訓古達書人所意之旨謂羣士之容懷字友中容衆有雍之義字相晁大夫志不當同也稽從卜口謀於衆之義也秬鬯一卣合爲一析爲四言眉間有毫謂者之徵故眉從三者如眉之乖辨說有理實爲前人所未及也

錢明識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跋序洛陽王壽卿篆壽卿得二李用筆意字畫蹇勁未易及明識字德夫大丞相挺之季子識博贍博識審萬卷悉識是證銘鼎未嘗去手酷好審畫遇名蹟捐千金不少靳嘗三代鼎彝甚富建炎南渡悉爲盜取所存者九牛之一毛又無子能保其遺餘每爲之歎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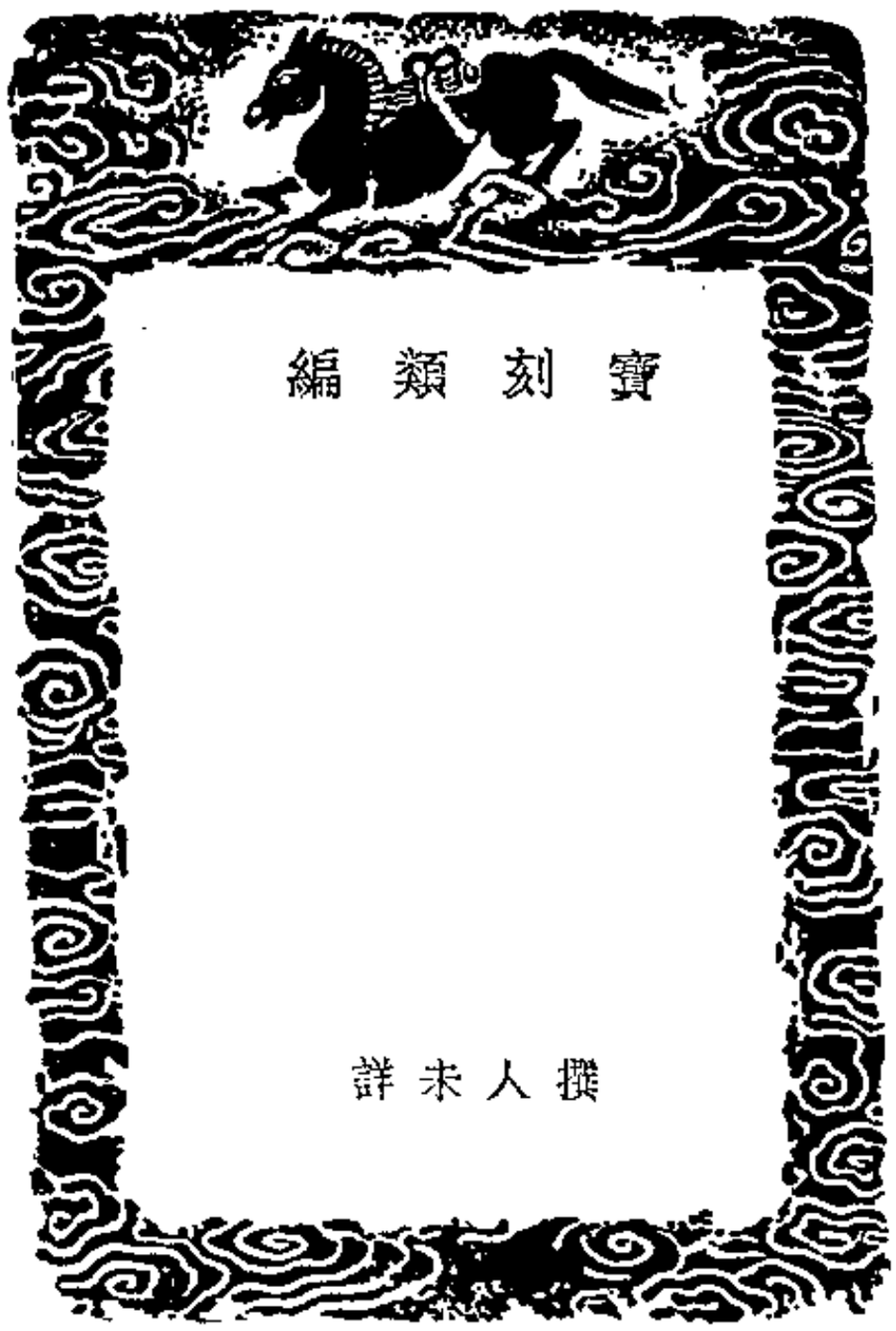
婁氏鼎彝譜一卷

名滿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厚之子家傳不爲之士也好古文遂於籀學作婁氏鼎彝譜一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器款靖康初宣河北金賊犯順散家財募兵扞賊與婁玉牒超氏戎服率義士力戰而死溥於余爲姻家最相厚善云

錢史上下二卷此卷從竹垞借抄竹垞云傳者止此一卷其下卷遍訪之藏書家終無可得也

宋黃崔山人翟耆年伯壽公巽參政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爲唐裝所著籀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秋岳侍郎倦圃藏書也此書足資博古好事家攷證惜佚下卷不免遺憾耳漁洋山人跋

乾隆四十年余抄得是書後晤武林鮑君以文云家藏毛斧季書目載此書乃是全本惜其書不知散落何處矣友生王範賢傷與毛氏有連曾有是書今亦散佚未知是全本否耳珠還劍合何日得遂耆此以誌奢望吳翊鳳記時辛丑冬盡



寶刻類編八卷提要

臣等謹案寶刻類編八卷。不著撰人姓名。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亦未載其目。而永樂大典有其書。今核其編次。斷自周秦訖於五季。並記及宣和靖康年號。知爲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寶慶初。始改筠州爲瑞州。而是編多有以瑞州標目者。則當定爲宋末人無疑也。其書爲類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姓名殘缺。每類以人名爲綱。而載所書碑目。其下各系以時月地名。且於名臣類。取歷官先後之見於石刻者。臚載姓氏下方。以備參考。詮次具有條理。雖其間如書碑簽額之出自二手者。即兩系其人。近於重複。又如歐陽詢唐臣。而系之陳。鄭忠恕宋臣。而系之五季。祇就所書最初一碑爲定。以致時代歲月。前後未免混淆。皆其體例之未能審密者。然金石目錄。自歐陽修、趙明誠兩家以外。維南宋陳思所編寶刻叢編。頗爲該洽。今亦多殘佚不完。獨此書蒐採賅博。敍述詳明。視鄭樵金石略、王象之輿地碑目。增廣殆至數倍。前代金石著錄之富。未有過於此者。洵足爲考據審定之資。固瞽古者所宜亟取也。原本傳寫。訛脫頗多。謹詳加訂證。

蓋次如左。其名臣類十三之三。永樂大典原缺。故自唐天寶迄肅代兩朝碑目未全。今亦姑仍其舊云。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寶刻類編目錄

卷一

帝王一周

帝王二魏

帝王三唐

太子諸王一晉

太子諸王二宋

太子諸王三唐

國主一吳越

國主二南唐

名臣一周

名臣二秦

名臣三魏

卷二

名臣十三之一唐

卷三

名臣十三之二唐

卷四

名臣十三之三唐

名臣十三之四唐

卷五

名臣十三之五唐

卷六

名臣十三之六唐

名臣十三之七唐

卷七

名臣十三之八唐　不著年月

名臣十四後梁

名臣十五後唐

名臣十六後晉

名臣十七後漢

名臣十八後周

名臣四魏

名臣五晉

名臣六梁

名臣七陳

名臣八後魏

名臣九東魏

名臣十北齊

名臣十一後周

名臣十二隋

名臣十九 闕姓
名臣二十後漢
名臣二十一吳
名臣二十二南唐
名臣二十三不著朝代
卷八
釋氏一隋
釋氏二北齊
釋氏三唐
釋氏四後唐
釋氏五後晉
釋氏六後漢
釋氏七後周
釋氏八前蜀
釋氏九後蜀
釋氏十吳
釋氏十一南唐
釋氏十二遼
道士一遼
道士二唐
道士三前蜀
道士四吳
道士五南唐
婦人一唐
姓名殘缺一晉
姓名殘缺二隋
姓名殘缺三唐
姓名殘缺四後唐

姓名殘缺五後周
姓名殘缺六後蜀

寶刻類編卷一

帝王一周
穆王
吉日癸巳鼎 存
帝王二魏
文帝
華嶽廟碑陰與鍾繇各刻二十字 畢
帝王三唐　武后附
太宗
贈司空魏鄭公碑御製并書 貞觀十七年正月立 京兆
立晉祠銘 獨孤書 殘白鼎銘 貞觀二十年七月文 太原 存
温泉碑 獨孤書 題額散諸葛貞觀二字 貞觀中立 京兆
登道遥樓詩河中

批答李順卿賀狀宋慶定元年重刻　墨蹟

高宗

萬年宮碑襍行書　永徽六年五月立　鳳翔　存

紀功碑襍行書　飛白題額　開元四年八月立　孟　存

登封紀號文二襍行書　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頂　其一字或小立于山下　乾封元年二月刻　燹

英國公李勣碑襍行書　儀鳳二年十月　京兆　存

孝敬皇帝睿德碑襍行書及飛白額　洛　存

萬年宮銘幷碑陰勅旨額　存

大唐紀功之頌孟　存

權設山亭記

武后

周昇仙太子廟碑襍行書　聖歷二年六月立　洛　存

中宗

高宗述聖記武后撰　文明元年八月立　京兆　存

睿宗

豳國公主孝誥碑李邕撰　元宗書　睿宗題額　太極元年十月立　京兆

元宗

贈孝誥碑注見上

起義堂碑襍行書　開元十一年立　太原

黃門監盧懷慎碑蘇頲撰　八分書　開元八年立　洛

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　八分書　開元十二年八月立　華　存

紀泰山碑襍行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立　兗　存

一行禪師塔碑襍行八分書　開元十六年立　京兆

龍角山慶唐觀紀聖銘襍行八分書　開元十七年九月立　晉　存

涼州都督王君奐碑張說撰　八分書幷題額　開元十七年立　京兆

贈吏部尚書蕭璡碑梁昇卿八分書　八分題額　開元十八年五月立　京兆

贈張忠敬手詔行書　開元十八年　永興

后土神祠碑襍行書　開元二十一年八月　河中

贈趙仙甫詩行書　開元二十三年五月五日　蜀

注道德經注幷書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　江陵

唐史直矣廳事碑襍行書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立　陝

贈太師褒光庭碑張九齡撰　李林甫題額　開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立　解　存

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　行書　開元中立　華　存

鄭國長公主碑張說撰　八分書　開元中立　華　存

冀源觀鐘銘襍行八分書　太子亨題額　天寶三載六月己酉　鳴

注孝經八分書　太子亨題額　天寶四載九月立　京兆

贈兵部尚書楊元琰碑襍行八分書　太子亨題額　天寶六載立　京兆　楊元琰原本強伸楊元琰今改正

上黨啓聖宮頌襍行八分書　天寶十載二月立　洛

武部尚書楊珣碑襍行八分書　皇太子亨題額　天寶十二載八月十六日建　鳳翔

送太守康公詩襍行行書及篆額　天寶十三載四月立　京兆

鶴鳴頌襍行行書　天寶中立　青　洛

貞順皇后武氏碑襍行八分書　皇太子亨題額　天寶十三載四月立　京兆

謁玄元皇帝廟詩襍行書　天寶中立　洛

上黨宮燕郡臣故老詩行書　天寶中立　潞

姚崇碑張說撰　洛　存

敕冀州刺史源復詔書

登逍遙樓詩襍行書　河中　逍遙下原本脫標字今據金石略增入

老子道德經幢八分書　蘇

華岳廟碑襍行書　華

嗚呼稽善之墓張府君碑　襍行題額　梁昇卿八分書　洛

肅宗

劉道遙樓詩答詔元宗詩玉環乞御書碑額　乾元元年立　河中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批答上元元年　大歷九年立　潤

來曜碑張鎬撰序　顏昕撰銘　韓擇木八分書　篆額　上元二年正月立　墨蹟

代宗

贈太保郭敬之廟碑顏眞卿撰幷書　御題額　開縣二年五月立　京兆

慈恩寺常住地碑　顏眞卿撰　韓秤木八分書　御葉額　大歷六年八月　京兆

德宗

河中尹渾瑊批答　貞元四年

刑政箴并批答　御製八分書并篆額　碑陰表胡證正書　行書批答　河中

太子諸王一　梁

皇太子綱　卽簡文帝

陶隱居墓誌　昭明太子蕭統撰　并

招隱寺剎下銘　普通三年　潤

簡懿廟碑　奉敕撰并書　興元

太子諸王二　隋

晉王廣　卽煬帝

景陽樓下井銘　盛道　并

太子諸王三　唐

相王旦　卽睿宗

周封中岳碑　李嶠撰　萬歲登封元年□月　洛

周升中述志碑　武后撰　萬歲登封元年□月立　宋嵩和中碑已碑　洛

周許由廟碑　武后撰　大足元年五月

大周孔子廟堂之碑　睿世南書　書額　京兆

武士彠碑　李嶠撰　長安元年十二月立　太原

則天母孝明皇后楊氏碑　武三思撰　正書　長安二年六月立　京兆

龍興聖教序　中宗撰　正書　神龍元年九月立　洛

寧王憲

金城縣盧貿觀頌　撰并書　京兆

慶王琮

明皇注道德經　元宗製　羣及皇太子諸等奉敕書　開元二十四年　陝　闕

皇太子鴻

紀聖碑陰題名　開元十七年刻　書

皇太子紹　卽肅宗更名字亨

明皇注道德經　貞元六年四月八日記　杭

明皇注道德經　注見上

眞源觀鐘銘　明皇撰并八分書　李騰題　天寶三載六月己酉立　洛

三門紀功頌　楚王瑛八分書　題額　天寶三載十二月建　陝

明皇注孝經　元宗八分書　題額　天寶四載九月立　京兆

贈兵部尚書楊元琰碑　元宗製并八分書　題額　天寶六載立　京兆

贈上黨故吏敕書　張說撰　葉淸臣　題額　天寶二十一載十一月　洛

武部尚書楊珣碑　明皇製并書　題額　天寶十二載八月十二日建　圮闕

贈吏部尚書楊銛碑　撰并行書及篆額　天寶十二載　京兆

貞順皇后武氏碑　元宗製并書　題額　天寶十三載四月　京兆

楚王璩

三門紀功頌　八分書　太子享題額　天寶三載十二月建　陝

雍王卽德宗

遊三門記　裴敦撰　李晉世　題額　貞德三年刻　陝

皇太子誦　卽順宗

贈太尉段秀實碑　德宗製　貞元元年四月立　京兆

麟德殿宴羣臣詩　德宗撰　行書　貞元四年六月　京兆

修貞宮碑　吳通微撰　貞元四年立　京兆

德宗幸章敬寺詩　貞元八年　京兆

德宗送張建封還鎭詩　行書　貞元十四年三月　徐

紀南充縣謝自然上昇救吳通微　撰　行書　貞元十四年　京兆

贈太尉段秀實碑　德宗製　貞元元年四月立　京兆

麟德殿宴羣臣詩　德宗撰　行書　貞元四年六月　京兆

修貞宮碑　吳通微撰　貞元四年立　京兆

德宗幸章敬寺詩　貞元八年　京兆

德宗送張建封還鎭詩　行書　貞元十四年三月　徐

紀南充縣謝自然上昇救吳通微　撰　行書　貞元十四年　京兆

成德節度王武俊先廟碑　邸狀撰　崔公餘書　題額　貞元十九年　京兆

韋皐紀功碑　德宗製　一在彭州貞元二十年十一月　一在鄧州貞元二十年十

國主吳越

錢鏐

新建錢湖廣潤龍王廟碑□行書篆額　梁貞明三年正月十五日建　杭

按陳思寶刻叢編載復齋碑錄作新建錢塘湖廣潤龍王廟碑此本疑脫塘字

題名　梁貞德元年十一月□日正書磨崖　杭

題錢鏐觀橋記吳越　寶正六年四月八日記　杭

國主二南唐

李璟

四祖塔院疏正書　篆額　保大十三年正月十日　刻

題觀音經洪

杜牧九日登高詩杭

按五季時杭爲吳越國都南唐國主所書不應列於其地原

東風吹水日銜山投此條不載立碑之地疑有脫文

名臣一周

史籀

石鼓文篆王朝　鐫書　自風翔遷作靖康末亡失　存

孔子

吳延陵季子墓十字篆　大歷十四年重刻　澗

名臣二秦

李斯

瑯琊臺刻石篆　世存

之罘山刻石篆　登

泰山刻石并二世詔篆　亮　存

嶧山碑篆　徐鉉模　殘

殘碑二十字登

始皇朐山碑海

祀巫咸文風翔

稽山頌德碑越

名臣三漢

王幽公廟校官碑

題名二十九字作兩行　永嘉元年二月十二日　瑯

蔡邕

孝子嗣銘漫滅漶　隸書　延熹八年　毫

石經遺字小字八分書　熹平四年立　洛　缺

太尉陳球碑文井亭　光和元年　缺

三體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八百二十九字　熹平中立

郭有道碑文并亭　太原

司隸校尉魯峻碑濟

盧江太守范式碑漫　存

司空掾陳寔碑許

陳仲弓碑陰小字八分　許

小篆碑殘

周公禮殿記隸書　成都

逸韶碑

曹娥孝女碑後題八字曹娟幼女外孫虞曰　趙

郭香察碑佐

袁逢修華山廟碑隸書　延熹八年四月立　華

張昶黃門侍郎

華岳廟碑華

劉寬

開道題延寧五年十月上旬　濟

仇靖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摹井者　建寧三年造

武都丞呂國已下題名

仇恂

析里橋郙閣頌隸書　延寧五年立　興　存

張遷米巫祭酒

題名七行六十七字　熹平二年刻　嘉

杜崚　孟珍

題字光和四年九月十日　成都

張叔

題字光和六年十月　成都

朱圖

孝傳題名成書

楊子雲

高敞石室題名

趙　常伸奇　董郎　楊容

文翁學生題名成都

張寵

期名成都

名臣四觀　此石原本在縣衙今改正

鍾繇

貳府大將軍子建文　貳府掾　府

[illegible]

柳宏大夫都尉將軍

力命表

老子像銘

張田因令銘

華岳廟碑陰題名漢安帝永初三年　華

曹全

大雲碑生員上

趙子玉

趙子昂汲黯三贊跋其小楷　趙

鄧令

周公禮殿石壁記漢明帝　佚名

唐宣宗

唐玄宗　[illegible]

宋徽宗題跋

宋理宗孔廟釋奠禮成詩碑陰元年　宋　李

文舍字謂我王國文翁興學守邦之三策　高　李

[illegible]
720

名臣五觀

王羲之

[illegible]

小字定方蘭亭殘本

定武寺蘭　宋米

[illegible]

十七帖宋大觀三年刻　作

戎庭帖蘭

蒙詔帖蘭

王羲之

洛神賦十三行　趙

集蘭

[illegible]

名臣六要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寶十三年四月立　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龍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改頒冰蘗之頒者　大曆十年九月　蘭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大通　李邕　蘭

貞觀殿

仲中弘徽忠武王碑銘幷書 并 序

贈太傅司空安定康王神道碑銘幷書 并

[illegible]

誠斯

贈淮陰侯王信碑 五

王信怒

東廂記季子二碑銘幷序 圖 序

名臣七德

國家有事誠王重於命

尼連仙銘天寶元年立 并

名臣八後鍾

劉元明 [illegible]

大代華岳碑 大定五年五月立 書 序

沈馥 [illegible]

定陵碑 永明二年十月立 圖

宣武帝順陵碑 永明三年 楷

王洛 [illegible]

石門銘 永平二年刻 魏元 楷

名臣九真觀

韓愈 [illegible]

大慈寺碑并陰天寶四年八月立 楷

名臣十北堂

[illegible]

慈恩寺碑 [illegible] 大中書 貞觀二年三月 圖

唐道德經文 李耳撰本書 篆書 貞元五年立

朱元璋 [illegible]

三墳記 [illegible]

王忠誠

紫山銅神八分 天寶五年三月 所

[illegible]

隱求王感李賦 [illegible] 貞元年正月題 韓 李

[illegible]

名臣十一後圖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中書 [illegible]

唐益州學館頌碑記 永徽元年立 [illegible]

唐益州刺史劉君德政碑 [illegible] 貞觀二年三月

趙文淵 [illegible]

華岳頌 [illegible] 天寶三年十月立 書 李

[illegible]

河瀆廟碑 [illegible] 書書 天寶三年十月立 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圖書

名臣十二商

[illegible]

[illegible] 圖書二年二月八日題 楷

[illegible]

[illegible] 圖書圖書 楷

[illegible]

[illegible] 圖書圖書 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延德 [illegible]

興國寺碑　李儀林撰　遠

啓法寺碑　周彪撰　仁壽二年十二月立　趙

庾遠

圓盖山整霞觀碑　盛仲遠　仁壽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立　江陵

歐陽詢　太常博士　給事中　太子率更令

周羅睺墓誌　徐敏撰　大業元年四月立

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　陳世基撰　大業七年十月立　京兆

左僕射元長壽碑　陳世基撰　正書　大業八年正月　京兆

按金石錄寶刻叢編俱作文長壽

兵部尚書段文振碑　潘徽撰　八分書　大業八年立　京兆

上儀同楊縉墓誌　許善心撰序　陳世基製銘　京兆

司空竇抗墓誌　撰并八分書　武德五年十月　京兆

按此書編次體例皆據所書最初一碑爲定如前以有大業間數碑即系之隋而隋以唐時各碑附入隋代限斷未明晰今姑仍之

宗聖觀碑　撰序并八分書　陳叔達撰銘　武德七年大暑月立　趙翔　存

傳寫奴帖　貞觀三年七月十三日書　宋宣和二年重摹　趙翔

骨利幹馬贊　趙翔

司空杜如晦碑　陳世南撰　八分書　貞觀四年立　京兆

徐州都督房彥謙碑并陰　李百藥撰　八分書　貞觀五年二月二日立　齊　存

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　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十一月立　洛

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立　趙翔

丹州刺史遊恭公張崇碑　首尾殘缺　貞觀八年十一月立　京兆

小字心經　貞觀九年十月　京兆　誤

汝南公主墓誌　貞觀九年十一月立　京兆

昭陵刻石文　太宗製　八分書　貞觀十年刻石歷滅　京兆

昭陵六馬贊　八分書　京兆

溫彥博墓誌　貞觀十一年立　洛　殘缺

左僕射溫彥博碑　李文本撰　貞觀十一年立　京兆　存

贈高類禮部尚書詔批答　貞觀十一年二月詔無姓名十二月二十八日批詔乃尚書　京兆

楚哀王雅詮碑　撰并八分書　京兆

隋宏義明公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　貞觀中追撰　京兆　存

周大宗伯唐瑾碑　于志寧撰　貞觀中立　京兆

工部尚書曾昌郡王碑　于志寧撰　貞觀中立　京兆

尹善殿記　趙翔

道林之寺　潭

隋盧山西林道場碑　江經

口陽銘　經

二吳論　論

千字文

論飛帛

蘇孟威語箴

按以上三碑皆刻年月及建碑處所原本闕缺

史陵

[illegible]廟碑　碑建良之師筆法精妙　大業二年五月立文字剝滅　趙

李仁淵

使持節上柱國原缺州刺史李仁碑　宗爲顏撰　大業二年十一月　候

侯彥直

欒州使君江夏徐公碑　郡士威撰　八分書　大業三年七月十五立　趙

魏援

橫山頂舍利靈塔銘　盛道盛製　大業四年九月八日立　蘇

柳無邊元武令

福會道場造隋文皇帝像碑　撰并書　大業六年正月十七日趙、摹

虞世基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　撰并書　大業九年十二月立　定

寶刻類編卷二

名臣十三之一 唐

唐奉一太原尉

張河神道碑李邕撰 武德八年立 太原

中興聖教序中宗撰 八分書 神龍三年五月立 青

處世南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

孔子廟堂碑碑并 武德九年十二月 京兆 存

汝南公主墓誌貞觀十年十一月立 京兆

智永千文後七十八字字北齊妙 作

周行軍總管羅烈碑陰

昭仁寺碑郭 存

白鶴詩

孔褒公碑

狄道人墓誌

破邪論序 邁

褚遂良起居郎 諫議大夫 中書令

枯樹賦清之金鄉縣 一碑在蘇州 貞觀四年十月八日書凡四百六十七字

三龕碑岑文本撰 貞觀十五年十二月磨崖刻 洛 存

孟法師碑岑文本撰 貞觀十六年五月立 京兆

五言帝京篇太宗製 行書 貞觀十九年八月 佚

潤州刺史獨孤延譚碑于志寧製 貞觀十九年八月立 京兆

晉州刺史裴務碑上官儀撰 貞觀二十三年立 京兆

贈太尉房元齡碑貞觀中立 京兆 存 文字磨滅

三藏聖教序記太宗製序 高宗製記 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刻 京兆

草隸符經越

房元齡神道碑 齊

小字隸符經越

題度人經變相圖立本畫 閻 許

宋才 騎射大將軍

大理卿郎穎碑李百藥撰 貞觀五年十月立 眞定

張師邱邵令

尚書左丞郎茂碑李百藥撰 正書 延孫給令題額 貞觀五年十一月立 眞

張行博

法華寺舍利塔銘貞觀五年 鳳翔

蘇敬稚

襄州刺史鄖襄公張公瑾碑釋法林撰 正書 貞觀七年七月立碑今亡佚

殷仲容我書長書參軍監臺丞祕書郎

昭陵四降王名貞觀十年 京兆

姑臧郡夫人郁久閭氏碑并敘宗撰 八分書 顯慶四年八月立 京兆

宗卿正趙宏智碑于志寧撰 正書并撰額 顯慶二年立 京兆

鄭國夫人武氏碑李安期撰 八分書 乾封二年立 京兆

大興善寺舍利塔銘李鎰撰　八分書　總章二年五月十五日　京兆
高唐公馬周碑許敬宗撰　八分書　上元元年立　缺
則天幸流杯亭詩序武后製　武三思等凡七首　李嶠序
潁國公史維先墓誌徐浩撰并行書　書頗　建中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京兆
　沈李範
法門寺記正書　貞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立　缺
　蒲懷興
九仙觀碑張文卓撰　貞觀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梓
　殷令名仲容之父
益州刺史裴鏡民碑李百藥撰　貞觀十一年十月立石　解
　諸葛思禎
　許純陀
瑤臺寺碑許敬宗撰　貞觀十一年立　京兆
淄川李孝同碑貞觀十二年五月　蝕　存
　長孫無忌司空
太宗登道遙樓詩貞觀十二年二月　河中
從幸九成宮題名凡數
　楊師道侍中
太宗登道遙樓詩貞觀十二年二月　河中
　辭純一作仁陀
砥柱銘魏徵撰　貞觀十二年　陝
令狐文軌造像銘正書　貞觀十四年六月　洛
　王行滿門下錄事
太子少師竇良碑于志寧撰　貞觀十二年立　缺
贈兵部尚書陳良碑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立　京兆
齊國夫人石氏造浮圖銘許敬宗撰　顯慶元年　京兆
三藏聖教序并記太宗撰序　高宗撰記　顯慶二年十月立　洛
　皇甫明偉青堂博士
王珪神道碑顏師古撰　貞觀十三年　闕
　趙模
高士廉塋兆記許敬宗撰　貞觀二十一年　京兆

于立政太常少卿
贈司徒河間元王孝恭碑李文本撰　貞觀十四年立　缺
司徒王仁祐碑于志寧撰　永徽三年　京兆
太子少師崔敦禮碑于志寧撰　顯慶元年十月立
于志寧神道碑令狐德棻撰　男審　乾封元年十一月立　缺
　劉君謀
李先生碑田世榮撰　貞觀十五年五月
　徐顯
太平觀主王遠知碑道士江旻撰　顯慶　昇
　許純陀
賀比干墓八分書　貞觀十九年二月　衛
宏福寺辯法師碑顯慶三年八月立　京兆　筆法遒勁詩悼
　常泉辯
會善寺貞觀法師碑釋智宗法師撰　貞觀二十一年三月建　缺
　文孝競
衆遊寺碑司馬秀雅撰　貞觀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立　蝕
　楊盤
轉法輪寺佛石跡圖傳碑貞觀二十一年　京兆
金吾衛大將軍梁敏碑顯慶三年　京兆
涇河公主碑李儼撰　麟德元年十月　京兆
西明寺忍辱圖梨塔銘并頌張撰　麟德二年　洛
阿彌陀經正書　乾封元年　京兆
司農寺主簿梁幹碑王知敬撰　咸亨元年　京兆
虞國公程知節碑許敬宗撰　麟德二年十月立　京兆
邠州三水丞梁師敬德碑許暐撰　證聖二年　京兆
趙國太妃楊氏碑李儼撰　京兆
　趙模

李元楨

刑部尚書彭城襄公王德誠碑許敬宗撰　永徽二年　縹

劉單南陽尉

南陽令鄧慈恩立山堰記撰并書　永徽三年正月十五日立　鄧

郭諒光國子監丞大學助教

贈荊州刺史尹惠碑敬述撰　永徽三年立　京兆

李璡碑吳師道撰　八分書　永淳元年立　洛

幷州長史崔敬嗣碑胡皓撰　八分書　景雲二年九月立　京兆

太子左庶子韋維碑崔日用撰　八分書　開元六年立　京兆

元都觀主尹尊師碑張子錄撰　八分書　開元八年四月立　京兆

沁州刺史馮仁碑崔尚撰　開元十一年　京兆

李元楨太子文學宏文館學士

贈禮部尚書劉德威碑許敬宗撰　永徽四年立　京兆

劉祖之

左侯射張長遜碑鍾孝孫撰　永徽五年立　燈

郭虔敬

戶部尚書楊篤碑令狐德棻撰　永徽六年　京兆

蘇敬

贈荊州刺史都督張公瑾碑行書法林撰　永徽中立　京兆

薛處約

代國夫人開佛寺碑陳國重撰　顯慶二年立　京兆

夏侯珪

宏福大德梁瓚法師碑李儼撰　集王書　顯慶二年　京兆

王知敬膳部員外郎直宏文館

贈司徒李靖碑許敬宗撰　顯慶三年五月立　京兆　存

司衛卿尉遲寶琳碑許敬宗撰　咸亨元年正月立　京兆

攝山明徵君碑高宗撰　高正臣書　築額上元三年四月立　昇　存

武后少林寺詩武后撰　永淳二年九月　洛　存

武后登頂文永淳二年九月立　洛

武后幸國居寺詩并書撰　長安四年四月　洛

右衛大將軍泉府君碑劉思道撰　洛

資懷哲慶州刺史駙馬都尉

蘭陵長公主碑李義府撰　顯慶四年十月立　京兆　存

段師範

監門衛將軍段業碑劉延祐撰　孫師範書　龍朔元年　京兆

張延壽文林郎

修正寺舍利塔文協武英撰　龍朔二年六月立　河中

李崇眞

永州刺史冉仁才碑張昌齡序　行書　龍朔三年二月十二日　嵩

智圓敏之

岐州法門寺舍利塔銘撰并行書　龍朔三年二月立　鳳翔

蕭瀋

司禮少常伯辛良碑李儼撰　正書　龍朔三年二月己酉朔立　京兆

明皇賜上黨故吏勅書張說撰　太子亭題額　天寶十一載十月　潞

吳保安

安國寺才法師碑高智周撰　龍朔三年十月　常

歐陽通詢之子率更郎

道因法師碑李儼撰　龍朔三年十月立　京兆　存

歐陽詢妻渤海縣太君徐氏墓誌鄭元挺撰　子正書文明元年三月

趙道興

老子廟題名麟德元年　洛

袁敬恬

袁游擊碑子撰并書　麟德元年立

蘇季子

越州都督于德芳碑從弟志寧撰　麟德元年四月八日　縹　存

殷亮

於潛令丁明府德政頌　開元十年三月九日　杭
　武敏之
金剛經開德二年　京兆
　寶懷節
司元太常伯寶德元碑李儼撰　楷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京
　孫希範
孔宣尼碑從行功德　八分書　乾封元年　兗　旁
　王宗元
華陽觀主王軌碑于敬之撰　乾封二年十一月立　昇
　歐陽植
王屋縣令崔公碑乾封二年　京兆
工部尚書姚琮碑弟璹撰　神龍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京兆
　高正臣　長王府園　直宏文館
夏州都督姜協碑李安期撰　乾封二年立　京兆
莊嚴寺行度法師碑許彥伯撰　上元元年九月十五日　京兆
攝山明徵君碑高宗撰　行書　王知敬摹額　上元三年四月立
　郝文會
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舍利塔記樊行敬　乾封三年　京兆
　蘇休奕
杜延基造心經正書　總章元年六月
　李襲慶
王軌碑後題石總章元年六月立　昇
　薛懷德
定遠將軍武思模碑崔松客撰　總章三年立　京兆
　楊仲之
九隴縣楊平山仙居觀碑王劭撰　咸亨二年　彭
　武琦
德州刺史李公碑咸亨二年　京兆

開元十年三月九日　杭
　趙仙客
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　咸亨三年立　蜀
　張遂隆
戎州刺史崇寶亮碑李儼撰　八分書　咸亨四年十月　扶
　莫昶
贈秦州都督韋琨碑許敬宗撰　咸亨四年
　柳洋
臨汾縣令于府君德政碑劉詵撰　正書　咸亨四年十二月　晉
　王忱
翠微寺道璿法師塔碑張昌宗撰　咸亨五年　京兆
　辟暘
大道觀記東方虬撰　咸亨五年立　成都
周封祀壇碑武三思撰　正書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　洛　存
周武后宴石淙莊序并詩諸公撰　正書　洛　存
周遊仙篇武后撰
　李承福　梁州錄事參軍
智炬寺禪院碑院立書撰　咸亨中立　潞
　張元祝
延福寺淨因碑汝長殷撰　上元三年正月　均
　傅德節
九門縣西淨因碑並行狀撰　上元三年立　眞定
　趙哲
立晉練行禪師碑高心撰　行書　儀鳳三年七月十四日
　張仲果
欒城縣孫氏紀族碑孫福善撰　儀鳳三年立　眞定
　李君惠
大興國寺舍利塔碑趙王良撰　集王羲之書　儀鳳四年三月立　雒
　陳遺玉

國子司業于立政碑額之篆　八分書　唐開元年十二月　額
　宋元本
雲和府折衝都尉王陀碑額并正書　開元元年　額
　闕
立吳大將左仙公德公碑額并陰側題名　開元二年正月日建　額
　直元桂事基主碑
顏氏府君阡銘碑額并正書　開元三年立　額
　李騭方
韓國李靖碑額并陰側題名　永徽三年　篆
　蘇文素
國葬李敬玄令一事　顯慶三年三月立　開元　李
　吳知謙
普法寺金剛經直法佛像碑額并正書　八分書　永淳元年四月八日建
　薛稷書
臨山縣碑額并正書　永淳元年四月立　額
　薛稷書
唐大令書李北海題跋碑額并正　正書　永淳元年七月十五日建　□
　洛陽縣尉
少室碑額并陰　永淳元年十二月立　額
鄭申碑額并陰　永淳二年正月　額
秦先觀老君像碑并陰側題　開元元年　篆
　東陵聖母碑
王法主碑額并之篆　天寶元年立　篆
　蔡元明
武德令張君德政碑額并正書　開元年四月立　額
　朱之遴
嵩州長史封公德政碑額并正書　開元十年立　額
　韋濟題

[illegible]并正書　開元二年建　并
　[illegible]
慈德寺令眞法師起塔銘碑額并正書　開元三年二月立　額
　王懿德
涂州游仙縣社法師功德碑額并正書　開元三年　額
　韓處信
法王寺碑額并陰　開元四年二月立　篆
　閻伯璵
江州刺史閻大朗政德碑額并陰　永淳元年二月十三日　大字　額
　李敬
令狐令張神德碑并額陰　永昌元年九月立　額
　劉翊
周化度寺石井銘　行書　天授三年十月建
　蘇靈
[illegible]并正書　額缺　永昌元年立　大字三行并陰
　趙崇嶽
仲州刺史衛懷古政德碑額并正書　天授三年立　額
　馬元貞
洪北尉張元廟後碑題天授三年　篆　額
　楊楚材
冠軍大將軍楊公碑額并陰側題　正書　長壽元年十月　篆
　杜行均
周定州司馬王仁表碑額并陰側題名　八分書　長壽二年正月　篆
　李潔
雅州名山縣令李文義德政碑額并正書　楷正書　長壽三年正月　額
　顏真卿　[illegible]
周僧尼令敬仁禮德政碑額并正書　長壽三年立　篆額
[illegible]并正書　額缺　開元十二年立　額　李

殷履直夫人顏氏碑 徐浩撰并書 開元二十六年立 洛 存
河南府參軍郭揆碑 撰并書 天寶十一載三月立 洛
西京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 岑勳撰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立 京兆 存
工部尚書郭虛己碑 撰并書 天寶十一載 洛
東方先生畫贊 夏侯湛撰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嚴立 浙 存
戴智碑陰記 顏并書及題額 天寶十三載立 浙
祭姪文 撰并行書 乾元元年九月 京兆 趙
祭伯文 行書 乾元元年十月 洛
刻道邁樓詩請御書碑額表 乾元元年立 河中
華岳廟題名 乾元元年 華
鮮于氏離堆記 撰并書 寶應元年立 閩 存
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撰并正書 代宗題額 廣德二年五月立 京兆 存
顏允南父母贈告二 寶應二年十月立 浙
贈太常卿韋鎮神道碑 蠲及撰 寶應二年立 京兆
岑夫人碑 廣德中立
東林題名 永泰丙午六月 江
贈華州刺史顏顯甫碑 撰男預 永泰二年 京兆
西林題名 永泰丙午六月 江
贈太子少保鮮于仲通磨崖碑 撰并書 大歷元年立 閩
鮮于氏神道碑 撰并書 大歷二年正月立 閩
靖居寺題名 大歷二年十月題 吉
富平尉顏喬卿葬碣 弟撰并書 大歷四年四月立 京兆
立菅葉虛元君南岳魏夫人仙壇記 撰并書 張宙篆額 大歷四年十一月建 嵩
麗正殿學士殷踐猷葬碣 撰并書 大歷五年五月 洛
大斌合殷歸碑 撰并書 大歷五年五月 洛
國子司業顏□碑 弟文并書 大歷五年 京兆
麻姑仙壇記 撰并步 大歷六年四月 撫
小字麻姑仙壇記 與上同其字甚小

大唐中興頌 元結撰 大歷六年六月磨崖刻 永 存
立晉顏含大宗碑 十四世孫撰并書 大歷六年十一月 舁
律藏院戒壇碑 撰并書 大歷辛亥 撫
項王碑陰 述大歷七年五月 湖
右丞相宋璟碑 并書 大歷七年四月追述 那 存
八關齋會記 撰并書 田悅篆額 大歷七年立 大中五年崔倬補刻
干祿字書 顏元孫撰 大歷九年正月刻 湖 存
按卷公謂惟此注最本而筆力精勁可法
放生池碑 撰并書 大歷九年正月立 湖
放生池碑額表 批答題宗諱 大歷九年立 湖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 表碑陰記 撰并書 大歷九年 湖
贈太子太保顏杲卿碑 族弟撰并書 大歷九年建 京兆
商州刺史歐陽琟碑 撰并書 大歷十年十月立 鄭
射堂記 撰并書 大歷十二年四月立 湖 石缺訛
元結先生後碑 撰并書 大歷十二年五月立 舁
太保昭武公李抱玉碑 楊綰撰 大歷十二年五月立 京兆
梓州刺史杜濟碑 撰并正書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 京兆
台州刺史康希銑碑 撰并書 大歷十二年立爲民望辭 遞
懷問返上人詩 作并書 大歷十三年十二月立 京兆
贈司徒呂璜新廟碑 程浩撰 緯秀實八分書題額 大歷十四年七月
顏魯公殘碑 大歷十四年 宣
容州都督元結碑 撰并書 大歷中立 汝 存
顏公神道碑 姓撰并書 大歷中立 洛
唐宗女和政公主墓誌 大歷中刻 京兆
尚書左丞相韋璜碑 大歷中立
辭王友顏惟貞家廟碑 撰并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立 京兆
朗州刺史王密德政碑 李舟撰 李陽冰篆額 建中二年十月立 明
元魯山墓碣 李華撰 李陽冰篆額 建中四年秋立 洛 存

華陰口師度馬公碑 杜光泰撰　貞元六年立　洛
涼州刺史顏元孫碑弟撰并書　洛　碑不完
工部尚書郭敬憲碑撰并書及題額　洛
蔡明遠帖洛
與李夫人乞米帖洛
鹿脯帖越
塞食帖越
馬伏波帖越
二十二字錢明逸題
鷹觜寺碑缺　雷宜破
歷堵道名京兆
送劉太沖序□　春
贈和州刺史張敬因碑撰并書　許　殘缺
上定襄郡王郭知運坐位帖撰并書　京兆　缺
檀州刺史杜濟墓誌
按碑云獨而不云妻歐陽公以爲非眷公不能也
夔州都督府長史顏勤禮碑曾孫撰并書　越
興唐寺大悲禪師元偘法師碑越
扶風郡王岐璡碑程浩文　韓秀實題蓋
臧民利宗碑撰并書　缺
清遠道士詩與李德裕追和　蓋
湖州石記銘　殘缺
顏處士殘碑撰并書篆額　南唐
崇仁令元子哲遺愛碑撰并書　撰　石今亡
雍堆山鮮于氏讀書記撰并書　□□　石不完　春
開元寺僧殘碑
十五代祖汝陰太守獸碑
與盧八帖洛

華嚴寺鑒法師碑杭
千金陂碑
頖川殘碑
涇縣殘碑
大字慈竹詩
資應殿記
汪陰少尹顏藏碑
王庭珪文林郎
揚州都督府長史薛寶積碑王處獲　長壽中立　河中
大周空慧寺鐘銘證聖元年立　成都
薛稷風閣舍人　中書舍人　禮部尚書　昭文館學士
周封中岳碑崔融撰　萬歲登封元年臘月十七日建　洛　碑殘缺
周杏果若銘撰并書　神功元年十月立　□□
周洛陽令鄭君碑撰并書　久視元年六月立　洛
周臨邑令張君清德頌八分書　大足元年九月立
按碑文書法遒勁媲美乃稱書之最奇者今已漶缺
信行禪師興教碑譙王貞撰　神龍二年八月立　京兆
贈孟州都督王美暢碑撰并正書　景雲二年七月立　京兆
洛州告城縣令盧長道德政碑崔□撰　李嗣撰頌　貞元十七年　洛
襄城令贈魏州刺史李公碑洛
散騎常侍贈侍中趙郡成公碑洛
封府君碑撰并書　洛
偃師令崔府君德政碑洛
周昇仙太子廟碑陰洛
石佛跡圖傳京兆
陀羅尼經京兆
黃幹
大周石佛寺碑合溝丞撰　萬歲通天元年八月　缺
與盧八帖洛

王惠元內侍本書手

石泉縣元山觀碑劉慎撰　萬歲通天二年二月建　金

殷祚

周化度寺道感法師塔銘褚井正書　萬歲通天二年八月十五日建　京兆

蔡有鄰翰林院學士　左衛兵曹參軍　集賢院待制

丹州刺史道宗道碑員半千撰　八分書　久視元年　京兆

盧舍那舍氏像碑趙儆撰　八分書　開元十六年三月立　定州

元氏令廬履溫清德頌郗混之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　洛

並周太師尉遲公廟碑圖伯瑜撰序　顏直瑜撰銘　隸書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立　□□　存

尉遲公廟碑陰瑞士良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二月立　□□　存

定進最碑嚴浚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十月

登封縣懷古賦嚴浚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七年秋立　嵩

張嘉貞後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立　洛

崔湜應詔詩潭翁撰　八分書　天寶五載十一月建　京兆

贈太子少保顏惟貞碑陸據撰　八分書　天寶六載十月立　京兆

贈東平太守韋仇元素碑梁述撰　八分書　天寶七載立　郿　京兆

禮部尚書徐浩碑陶翰撰　天寶九載立　京兆

戶部尚書韋仇兼瓊碑潘用之撰　八分書　天寶十載　京兆

禮部尚書徐南英碑陶翰撰　天寶九載　京兆

張嘉貞後碑陰八分書　洛

曹溪能大師碑那

石經藏贊

任城縣橋亭記王子晉書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　□□　存

常州刺史陶雲德政碑

顧令臣

濮州長史蕭珪碑員半千撰　太子正書　大足元年四月　京兆

賈膺福太子中舍舍人

周大雲寺碑褚井八分書　大足元年五月立　潤州　存

修封禪壇記褚井正書　景雲二年八月立　京

鍾紹京太子賓客　光祿大夫　中書令　上柱國鄭國公

周靜法師方墳記張嘉貞撰　長安元年十二月立　京兆

福學寺碑袁承慶撰　開元二年立　蔡州

廣州都督馮君衡碑張說撰　開元十八年立　京兆

贈虢州刺史楊歷碑李邕撰序　張男錄井書　開元十九年五月立　京

愛州刺史徐元貴碑褚井八分書　開元二十年五月　京兆

阿彌陀佛讚殷彥方撰　開元二十年五月立

袁元哲鳳州錄事

崇聖寺鑿遂法師碑僧波崙撰　長安元年　京兆

周整法師造像碑僧波崙撰　洛

盧藏用起居舍人　駙知中書舍人事　吏部侍郎　修文館學士　睿

周立澳太尉紀信碑褚井八分書　長安二年七月立　關　存

周都官郎中孔昌寓碑褚井八分書　長安三年七月立

洛陽尉馬克忠碑張說撰　八分書　景龍三年二月立　洛

龍興寺碑張說撰　八分書　景龍四年五月立　陳

贈司空蘇瓌碑褚井八分書　景雲元年十一月立　京兆　存

景星寺碑褚井八分書　開元四年立　睿

建福寺三門頌碑集王右軍行書　開元五年正月　汴

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張說撰　八分書　開元十年四月建　荊門

忠烈段太尉碑錄書　鄭

韋同

游富春道八分書　長安□年十二月　杭

沙州司馬楊榮碑孫元表纂　八分書　神龍二年三月建

龍興寺淨土院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中立　睿

韓懷信

遊栖霞寺詩高宗朝天蓬　長安二年

蕭悅來

周大雲寺碑陰長安二年立　闕
　范元哲
司刑寺佛蹟碑銘闕陰撰　長安二年　京兆
　吳守勤前海鄧武騎尉
司刑寺佛蹟碑銘范元哲撰　長安二年　京兆
　許融
龍興寺碑陰碑銜等題名五十六人
　韋希弼木平縣令
晉州長史韋通碑楊炯撰　隸八分書　長安三年四月　京兆
武安君李牧廟碑李嶠撰　八分書　長安四年　絳
　段元述
奉先觀寇法師序德銘王適挂撰　長安三年九月　洛
　韋均
石佛像記薛稷正書　長安三年　京兆
　鄧貞禹
阿彌陀佛石像記薛稷書　長安三年立　京兆
　劉穆之
劉悌造七寶臺阿彌陀像記薛稷正書　長安三年　京兆
　韓景陽
大周東鎮沂山碑房智撰　八分書　長安四年五月立　青
　孫季珣
周宋州大雲寺一切經碑沙門彪之撰　八分書　長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建、隸文
　張廷珪黃門侍郎　宋州刺史
信行禪師碑趙王貞撰　八分書　武后時立　京兆
贈左僕射劉延景碑徐彥伯撰　八分書　景雲二年立　京兆
頭陀寺碑王紹楨撰　八分書　開元六年立　南唐重立　京兆
魯孔子廟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七年十月　兗　李
兗州刺史韋元珪頌狀光開撰　開元九年十一月立　兗

魏州刺史狄仁傑生祠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十年十一月立
佛馱禪師舍利塔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建　江
贈祕書監程元珪碑李邕撰　八分書　大歷七年五月立　洛
贈司徒吳珣碑大歷中立　京兆
　武三思
顯先寺淨圖碑武后撰　神龍元年七月建　洛
　孫元謨
棣陽令賀□德政碑神龍元年　洛
　楊略
建後周并州總管宇文璟碑盧思道撰　神龍二年十月曾孫追建　洛
　唐從心殿中丞
贈秦州刺史斯宗碑岑羲撰　族孫晉　神龍元年立　京兆
贈岐州刺史唐階碑盧藏用撰　族孫晉　神龍二年立　京兆
　武盡禮文林郎
孔子讚汝碑二年　闕
開照寺鐘銘武承嗣撰　景龍三年立　闕
　王鱗
新興縣令光燕客清德碑閻朝隱撰　行書　景龍二年九月十七日建
　顏叔堅
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盧藏撰　景龍三年八月　京兆
　魏紹
沛國節義夫人鄭氏塔碑李邕撰　景龍三年立　京兆
　嚴識元
贈兗州都督蘇瓌碑撰并正書　景龍四年
　史處權
立晉建安太守史憲神道碑崔琳撰　崔孫正書　景龍四年二月立
　李涉
龍興寺碑盧季瑜撰　八分書　景龍四年四月立　杭

李惟恕國子進士

匡城令鄭府君碑吳光壁撰　景龍中立　滑

李慈敬吏部常選

中興頌顏魯恩撰　中宗時立

蘇詵校書郎　□正學士

天竺寺碑蘇頲撰　八分書　景雲元年十月　杭

縣令許紹德政碑蘇頲撰　八分書　景雲二年正月立　京

洛州長史盧公善政頌八分書　景雲二年　京兆

高安公主碑蘇頲撰　誌書　五月立　京兆

李因徽

陽武縣李行忠佛堂記景雲元年十月立　鄭

施楚玉

仙都觀王陰二仙翁碑李處之撰　景雲二年正月立　忠

趙多曦

勝業寺雙獅勒像碑蘇處文撰　景雲二年立

張沛

三白渠洪門堰修記張庭瓊撰　雷井篆額　景雲二年　京

李振

鄭州刺史王思恭碑楊井正書　景雲二年　京兆

般子陽

大雲寺石燈龕頌袁初陽撰　八分書　景雲二年

宇文珪

仙都觀王陰二眞君碑蘇頲一撰　景雲二年正月立　忠

殷祈

宋隱紀德碑道楠楫撰　景雲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絕　汾

楊幽徑

崇元宮碑孫處元撰　太極元年四月立　昇

王崇敬

寶刻類編卷三

名臣十三之二唐

甘獻誠

贈右僕射王泊碑盧藏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年二月

賀知章

龍瑞宮記撰并書　開元二年二月立　越　存

張傑

少林寺戒壇記僧義淨撰　八分書　開元三年正月　洛

徐嶠之將作少監趙州刺史

龍興寺碑蘇晉撰　八分書　開元三年七月立　蘆

贈吏部尚書姚懿碑胡皓撰　開元三年七月立　洛　存

光祿少卿姚璹碑崔沔撰　開元五年四月立　洛　存

鄭國夫人鄭氏碑崔日用撰　開元六年十月　洛

永豐陂堰頌并八分書　開元七年五月

慶州刺史陶大舉碑銘張撰　開元八年　洛

高行先生徐師道碣銘姜撰　賈知章銘　于并　開元十一年四月立　編

香嚴寺碑康希銑撰　開元十一年六月立　編

陳存義寺碑并陰徐陵撰　十世孫諱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立　凱　字體勁擢

彭城郡太夫人劉氏碑子弟序　李周政銘　開元中立　洛

鳥龍寺碑額

李邕秀

贈吏部尚書襄武公李勣碑并書　開元三年立　京兆

盧璿太常博士

崔慎碑額撰　隸八分書　開元三年立　偁

胡愔

汾陰后土祠銘并八分書　開元四年八月　河中

胡光鑒郎縣尉

建福寺三門頌感碑盧藏用撰　集王右軍書　開元五年正月　作

李邕松岡令　高州刺史　潘州刺史　滁州刺史　陳州刺史　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

韓擇木　國子四門博士　翰林院學士　慶王府屬　諸王府書　梁王府司馬

散騎常侍　太子少保致仕

有道先生葉國重碑并書　開元五年三月立　盧　存

贈徐州刺史葉慥明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盧

蒲州刺史裴寬德政碑趙良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河中

洛陽縣食堂記裴德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立　洛

右武衛大將軍李思訓碑徐子雲并書　開元八年六月立　華　存

大雲寺碑并書　開元十一年四月立

婆羅樹碑并書　開元十一年十月立　楚

韓賁丞華岳文并撰　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刻　華　存

孔子老子顏子贊并書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立　衡

大雲寺講堂碑并書　開元十一年　衡

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嵩　存

龍興觀碑并書　開元十七年立　蜀

嵩麓山寺碑并書　開元十九年七月立　潭　存

左羽林大將軍臧懷亮碑并書　開元十九年立　嵩

東林寺碑并書　開元十九年七月立　宣

泰望山法華寺碑并行書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　嵩　存

普光王寺碑并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立　咸通中重刻　潤

東山愛同寺惠道開梨碑并書　開元二十五年七月立　嵩

大乘愛同之寺額

李府君碑并書　洛

王有方碑并書　洛

八卦壇碑陳鼎文撰新文刻之　陳

開元寺碑并書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　潤

雲應將軍李秀碑并書　天寶元年正月立　岐　存

邠州刺史盧府君碑并書　天寶元年二月立　洛　存

鼓篋寺大照和尚普寂碑并行書　天寶元年二月　洛

靈巖寺碑并書　天寶元年立　齊

盧正元

懷度禪師墓石柱銘盧若虛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四月　徐

脅勝陀羅尼經幢八分書　開元中立　大名

韓擇木　國子四門博士　翰林院學士　慶王府屬　諸王府書　梁王府司馬

散騎常侍　太子少保致仕

贈徐州刺史葉慥明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鹿

蒲州刺史裴寬德政碑趙良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河中

洛陽縣食堂記裴德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立　洛

左散騎常侍尹愔碑吳郡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桐柏觀碑并額　八分書　天寶元年三月立　台

韓賁丞華岳文并撰　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刻　華　存

駙馬都尉豆盧建碑張垍撰　八分并并額　天寶三載七月立　京兆

陽城郡太守趙公德碑并陰潤用之撰　八分書　斷亂篆額　天寶八載五月立

太原尹韋濟碑族子述撰　八分書　天寶九載　京兆

棣王璡墓誌玉齊國撰　八分書　天寶十載二月　京兆

金城寺放生池記八分書　天寶十載七月立　京兆

梁陽王妣朱夫人墓誌稽孝偉撰　天寶十一載七月　京兆

秦望山法華寺碑并行書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　嵩　存

普光王寺碑并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立　咸通中重刻　潤

東山愛同寺惠道開梨碑并書　開元二十五年七月立　嵩

大乘愛同之寺額

李府君碑并書　洛

王有方碑并書　洛

八卦壇碑陳鼎文撰新文刻之　陳

開元寺碑并書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　潤

雲應將軍李秀碑并書　天寶元年正月立　岐　存

邠州刺史盧府君碑并書　天寶元年二月立　洛　存

鼓篋寺大照和尚普寂碑并行書　天寶元年二月　洛

靈巖寺碑并書　天寶元年立　齊

盧正元

懷度禪師墓石柱銘盧若虛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四月　徐

脅勝陀羅尼經幢八分書　開元中立　大名

韓擇木　國子四門博士　翰林院學士　慶王府屬　諸王府書　梁王府司馬

散騎常侍　太子少保致仕

贈徐州刺史葉慥明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鹿

蒲州刺史裴寬德政碑趙良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河中

洛陽縣食堂記裴德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立　洛

左散騎常侍尹愔碑吳郡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桐柏觀碑并額　八分書　天寶元年三月立　台

韓賁丞華岳文并撰　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刻　華　存

駙馬都尉豆盧建碑張垍撰　八分并并額　天寶三載七月立　京兆

陽城郡太守趙公德碑并陰潤用之撰　八分書　斷亂篆額　天寶八載五月立

太原尹韋濟碑族子述撰　八分書　天寶九載　京兆

棣王璡墓誌玉齊國撰　八分書　天寶十載二月　京兆

金城寺放生池記八分書　天寶十載七月立　京兆

梁陽王妣朱夫人墓誌稽孝偉撰　天寶十一載七月　京兆

永豐陂堰頌并八分書　開元七年五月

慶州刺史陶大舉碑銘張撰　開元八年　洛

高行先生徐師道碣銘姜撰　賈知章銘　于并　開元十一年四月立　編

香嚴寺碑康希銑撰　開元十一年六月立　編

陳存義寺碑并陰徐陵撰　十世孫諱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立　凱　字體勁擢

彭城郡太夫人劉氏碑子弟序　李周政銘　開元中立　洛

鳥龍寺碑額

李邕秀

贈吏部尚書襄武公李勣碑并書　開元三年立　京兆

盧璿太常博士

崔慎碑額撰　隸八分書　開元三年立　偁

胡愔

汾陰后土祠銘并八分書　開元四年八月　河中

胡光鑒郎縣尉

建福寺三門頌感碑盧藏用撰　集王右軍書　開元五年正月　作

李邕松岡令　高州刺史　潘州刺史　滁州刺史　陳州刺史　揚州刺史　揚州刺史

韓擇木　國子四門博士　翰林院學士　慶王府屬　諸王府書　梁王府司馬

散騎常侍　太子少保致仕

有道先生葉國重碑并書　開元五年三月立　盧　存

贈徐州刺史葉慥明碑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鹿

蒲州刺史裴寬德政碑趙良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河中

洛陽縣食堂記裴德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立　洛

左散騎常侍尹愔碑吳郡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桐柏觀碑并額　八分書　天寶元年三月立　台

韓賁丞華岳文并撰　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刻　華　存

駙馬都尉豆盧建碑張垍撰　八分并并額　天寶三載七月立　京兆

陽城郡太守趙公德碑并陰潤用之撰　八分書　斷亂篆額　天寶八載五月立

太原尹韋濟碑族子述撰　八分書　天寶九載　京兆

棣王璡墓誌玉齊國撰　八分書　天寶十載二月　京兆

金城寺放生池記八分書　天寶十載七月立　京兆

梁陽王妣朱夫人墓誌稽孝偉撰　天寶十一載七月　京兆

按擇木以八分名家擬此正書筆法精勁

瑞鹿寺新降大德碑韓秀實撰　八分書　天寶十一載十二月　京兆
工部尚書來曜碑張顛撰序　顏昕撰銘　八分書　肅宗篆額　上元二年正月立　鳳翔
來曜碑陰元載撰記　八分書　寶應元年立　鳳翔
李梁公遺愛頌房琯撰　八分書　史惟則篆額　廣德二年五月立　鳳翔
萬年令徐昕碑韓雲卿撰　八分書　李陽冰篆額　大歷四年三月　洛
左武衛中郎將姚希恍碑并陰　大歷四年立　曜
贈梁州都督徐秀碑顏眞卿撰　八分書　李陽冰篆額　大歷五年三月立
再修隋信行禪師塔碑于孟撰　張旭題行書　篆額大歷六年閏三月建　京兆
慈恩寺常住莊地碑顏眞卿撰　八分書　代宗篆額　大歷六年八月　京兆
鴻臚寺臨壇大德戒律師碑韓擇撰　八分書　史惟則篆額　大歷六年立　京兆
吏部郎中楊仲昌後碑席豫撰　八分書　大歷六年　陝
鳳翔節度孫志直碑裴士淹碑　八分書　大歷中立　京兆

三絕碑卷

孔子廟碑八分書　刺中
瑤臺寺大德碑
　周君義
永仙觀主宗先生碑孫□安撰　開元五年九月十日立　昇
　蕭元皎
陳延喜妻程氏墓誌書篆之撰　開元六年正月
　梁昇卿檢中侍御史　中書舍人內供奉　河南少尹
楊元璬碑梁河撰　八分書　開元六年四月　陝
郭知運後碑張說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五月　京兆
御史裘精舍碑崔湜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京兆　存
岷州刺史王君碑李邕撰　八分書　元行冲篆額　開元十五年立　□□
贈吏部尚書薛瀆碑張說撰　八分書　明皇八分題額　開元十六年五月　京兆
贈兗州都督王方翼碑張說撰　八分書　元行冲篆額　開元十六年十月　京兆
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潘肅撰　八分書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立　洛
張嘉貞碑王昌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立　京兆
贈鄭州都督王方翼碑張說撰　八分書　元行冲篆額　開元十六年十月　京兆
贈兗州都督王公碑邢撰　開元六年　京兆
兗州都督王公碑邢撰　開元六年　京兆
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潘肅撰　八分書　開元十五年閏九月立　洛
張嘉貞碑王昌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立　京兆
贈鄭州都督王方翼碑張說撰　八分書　元行冲篆額　開元十六年十月　京兆
贈兗州都督王公碑邢撰　開元六年　京兆
贈涼州刺史張守瑗碑韓休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建　京兆
光祿少卿鄭仲碑撰并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五月　存
鄭州刺史裴守真碑崔沔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　缺
工部侍郎李景伯碑從子訥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　洛
太子賓客龍承宗碑盧頌撰　八分書　衛包篆額　開元二十八年八月　京兆
監察御史李希倩碑李邕撰　八分書　徐浩篆額　天寶二年四月　洛
立古義士伯夷叔齊廟碑撰并書　開元十三年　河中　存
張府君碑吳皐撰　八分書　洛
斛斯府君碑盧頌撰　八分書　洛
　魏華安州都督　陝王府司馬　檢校左庶子
豫州刺史魏叔瑜碑張說撰　次子書　開元六年五月　京兆
贈司空薛希瑊碑李邕撰　開元六年十月　京兆
贈兗州都督郭知運碑盧頌撰　開元十年七月立　京兆
　陳少平
右監門衛將軍安思節碑蘇晉撰　開元六年　京兆
　司馬綽
中岳韓先生碑崔尚友本撰　開元六年十月立　洛
　劉升右補闕內供奉
蘇氏愛敬等造觀音像碑李邕撰　開元六年十月　京兆
徐州刺史蘇詵碑蘇頲撰　開元七年六月立　京兆
楊元璬述先史記盧伯撰　八分書　開元中立
　陸堅右散騎常侍

程公碑　額形題　開元十四年立　洛

封禪壇殘碑　八分書　開元中立

任道祚

善達法師碑　郭庶謙撰　開元七年五月建　大名

馮令晏　吏部常選

納戒令玉行碑　楊齊哲撰　開元七年五月立　鄭　字缺不可辨

韋疑

益州大都督府學孔子廟堂記　周顗撰　開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立　成都

胡履虛

周伯戀塋文翁高朕石像記　周顗撰　八分書　開元七年立　成都

六公詠　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刻　五王爲一章　狄相公爲一章　文獨孤古

傅嚴　吏部常選

雁塔題名并詩　開元八年二月題　京兆

陳懷志

北岳府君碑　韋虛心撰　行書　開元九年三月　訛定　存

王晏

河侯新祠頌　梁崇撰　行書　開元九年四月立　訛定

徐浩　嗣之之子　越州刺史　蘭州榆中縣尉　衢州龍游縣令　監察御史　集賢院修撰　京兆府司錄　金部員外郎　河陽縣令　都官郎中　潤州刺史　浙西節度使　明州刺史　贈左散騎常侍　正書　開元九年四月立　訛定

賀　彭王傅

昌州遂城令康府君碑　沈惟南撰　開元九年十月　洛

越王香殿寺碑　康希銑撰　開元十一年

玉京觀碑記　李邕之撰　開元十一年五月朔　缺

陳州刺史陶公碑　姚奕撰　張昇能　開元二十年　洛

濟源令李造道愛頌　梁昇卿撰　開元二十六年十月立　孟

大興善寺一行禪師眞贊　薛井正書　開元中立　京兆

立漢舞陽侯祠堂碑　王利器撰　史惟則八分書　篆額　天寶二年二月立　缺

監察御史　李希倩碑　李邕撰　梁昇卿八分書　篆額　天寶二年四月立　洛

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立　許　夸

陳留郡太守徐惟碑　李邕撰　行書　天寶五載八月

程元封碑　邢韜撰　天寶六載七月立　洛

開梁公堰頌　和順之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天寶六載七月立　孟

北海太守寶戒盈碑　徐浩并八分書題額　李過正書　天寶七載正月　洛

濟源令房瑄遺愛頌　平訓撰　天寶七載二月立　孟

三景法師郭元宗碑　李邕撰　天寶八載七月立　洛

洛州刺史徐嶠之碑　李邕撰　季子正書　史惟則篆額　天寶八載十月立　洛

康珽告行書　天寶十載三月

明禪師碑　嚴遠之撰　天寶十載七月　洛

新安郡太守張公碑　安清撰　史惟則篆額　天寶十載十一月立　洛

般舟禪師元隱律師碑　撰并書　天寶十二載二月立　洛

東光縣主碑　李邕撰　八分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　洛

西京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　岑勳撰　顏眞卿書　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立

京兆杜夫人碑　程縯撰　天寶十一載十月　洛

贈文部郎中薛慎碑　蘇預撰　八分書　天寶十三載二月　河中

晉州刺史裴仲將碑　陸堪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天寶十三載立　洛

贈坊州刺史韋倓墓碑　八分書　天寶十三載立　京兆

廣濟院碑　篆書　天寶十三載　京兆

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達奚珣撰　正書并八分書題額　天寶十四載二月　洛

法華寺元儼律師碑　高齊融文　天寶十五載六月立　缺

秦望山法華寺碑　高齊融文　天寶十五載　缺

龍門觀音像記　陳翰撰　正書　天寶中立　洛

馮岳寺題經　經首十字曰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　天寶中立　洛

郭敬之碑　陰子孫題名　王瑄撰　八分書　永泰元年　京兆

太子詹事嚴浚碑　席豫撰　書題　大歷二年立　洛

將文關海惟前大学十二完舒筆技奇傳

承天皇帝墓文常克書　大歷二年　京兆

刑部尚書魏少游碑撰并行書　大歷三年三月立　潘

吏部侍郎王延昌碑郭銑撰　八分書　大歷三年立　京兆

大證禪師發眞碑王翊撰　大歷四年三月立　洛

贈大尉魏國文憲公杜鴻漸墓誌楊炎撰　大歷五年立

修建功德銘韓秉撰　郭愔篆額　大歷六年立　潤

廣德禪師碑杜鴻漸撰　正書　大歷七年七月立　洛

令狐彰開河碑元載撰　行書并篆額　大歷八年正月　孟

天柱山司命眞君廟碑楊琅撰并行書　八分書題額　大歷八年十二月　舒

蓋嗣孝子碣崔殷撰　大歷十二年二月　婺

脩東門頌武平一撰　書并篆額　開元十一年立　宣

黎燧

贈太尉裴行儉碑張說撰　開元十八年　歸

蕭灌

明皇賜上黨故吏敕書張說撰　太子李顯題　天寶十一載十月　潘

張敬元

工部侍郎趙公碑裴漼撰　開元十年立

上陳宮述聖頌張說撰　開元十一年正月立　潘

至德觀主孟法師道碑開元九年　京兆

王宣

觀音堂記楷

白歎誠

普寂禪師碑郭銑撰　八分書　開元十二年正月

龍華殿心經八分書并篆額　李登元題記附　洛

大證禪師碑八分書　洛

田昌

神泉寺石經西塔銘唐昭明撰　開元十二年正月

劉懷信

溫國寺靜參法師塔銘呂向撰　開元十二年八月

右驍衛大將軍房光義碑李頌撰　開元十一年立　京兆

邱君夫人鷹氏石表碑梁肅撰　貞元十年十月　書

風翔治克州參軍

中書令張曲江碑并書　大歷中書門　長慶三年刻石　潘

顏國公史維先墓誌并書　殷仲容書額　建中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京兆

明州刺史王密德政碑頌立敕書并牒　貝洪顯書并　李陽冰篆額　潘

三藏和尚不空碑嚴挺撰　建中二年十一月立　京兆　晉

汾陽郡忠武王郭子儀家誌歐柏撰　建中二年　京兆

盧鴻

盧鴻一草堂圖并序

高慈

刺史靳恆道愛頌張九齡撰　開元十一年立　潘　存

花萼樓記玄光

法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造　杜鴻漸注　八分書　京兆

法華寺詩李紳撰　太和七年刻

崇福寺碑開元十一年正月　洛

崇酒史公碑曹曹撰　李陽冰篆額　昇

貝州刺史碑洛

曹夫人碑洛

天封聖德盛應頌洛

金剛經洛

心經

張杭

眞定令柳令頌紀德碑 開元十三年立 眞定

大忍寺門樓碑沙門釋貝殊 八分書 開元十八年立 和 存

大忍寺門樓碑陰題 開元二十一年立 和

白鹿泉神君祠碑 章湊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三月立 眞定

陳思先

寶相寺釋迦像碑銘 譙子儉撰 開元十二年 成都

康晉

瀘州刺史康元肼墓誌王義門撰 子書 開元十二年 京兆

雙思貞

立節司農碑 史承節撰 開元十三年正月立 潞 存

白義匪 隸書 郎

左武衛大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湛撰 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肼元允碑 李邕撰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立 絳

元鼎一作鼐 篆額

崇福寺悟素塔銘 蘇味道撰 開元十四年立 京兆

王象

重修梁公堰碑 趙居貞撰 開元十五年二月立 孟

彭杲 泉靖

賀羽林大將軍泉君碑 其子履敬 仲子靖題額 墓誌銘 彭杲正書

宋儋

嵩山會善寺道安禪師碑 徐浩行書 李邕題額 開元十五年 洛

嵩山開居寺珪禪師碑 徐浩行書 開元二十三年四月立 洛 存

李鎬

嵩山會善寺道安禪師碑注見前 存

魏栖梧 書佚郎

文苑律師塔碑 盧奕撰 開元十三年十月 許

史敬

明皇行次成皋詩 開元十三年十月 存

劉敬宗

本師釋迦如來功德銘 周顯撰 開元十三年立 成都

草堂報顯碑 宋儋撰 成都

范希暨汾州望石縣主簿 內侯拳

崇福觀索靖法師精行清德碑 馬克貞撰 行書 開元十四年三月立

李慧

西岳大洞張尊師碑 王延齡撰 正書 開元十四年四月 華

張嘉貞

北岳碑 額并書 開元十五年八月 眞定 存

袁挺

寶相寺諸佛順化碑 周顯撰 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成都

鄭勝

昌利觀道具頌 武悅撰 八分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建 安

元行沖

岷州刺史王君碑 李邕撰 梁昇卿八分書 額額 開元十五年 洛

贈夔州都督王方翼碑 張說撰 陸堅八分書 篆額 開元十六年十月 京兆

王幼成

龍興寺頌 程顯撰 開元十五年立 巴

馬及

空慧寺講華嚴經碑 額并書 開元十五年立 成都

趙傑

樂城縣孫陽施石盜銘 額并行書 開元丁卯歲立 正定

馮鑒仙

膠水令徐公德政碑 王顗基撰 開元十六年正月 萊

下博令崔君德政碑 王慎基撰 開元十六年正月 冀

李雍尹

梓州刺史張公石壁記 開元十六年九月十六日 梓

馬極

秘書監王珣墓誌蓋篆書　開元十六年　京兆

韋季莊

養病莊記并敕部潤之撰　行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成都

呂向主客郎　右補闕　集賢殿學士

紀聖碑開元十七年刻　晉

御製華岳碑述聖頌遠裔珣撰序　撰頌并書　開元中立　華

龍興寺法現禪師碑李邕之撰　天寶元年九月立　臨

長安令韋堅德政頌樂詧撰　行書　天寶元年　京兆

游春太守盧公德政碑史惟則篆額　天寶二年建　蒲

崔庭玉

左監門衛將軍趙元亨碑張說撰　開元十七年立　京兆

汝陽王長女墓誌蓋篆書　行書　開元十九年六月　京兆

右監門衛上將軍黎景仁碑張九齡撰　開元二十一年　京兆

寶義郡王己墓誌張九齡撰　行書　開元二十一年　京兆

趙含章

游擊將軍陳侯產碑撰并書　開元十八年正月　關

房自謙

老子廟碑于瑤撰　開元十八年三月

李嶷

東夏師資正傳碑趙迪　正書　開元十八年四月

明乾節溝隄碑勒數

佛駄禪師靈塔碑後序李邕撰　開元十八年五月　江

韋悟徹往府參軍

平南贊碑原書用撰序　蔡希周撰銘　開元十八年五月刻　成都

韋鑒

善策禪師碑崔禹撰　龍興銘　八分書　開元十八年八月

李思銓

內侍省楊公碑呂向撰　開元十八年立　京兆

張乾護

桂州都督李公碑李邕撰　書并刻　開元十八年　洛

衛包集賢學士補闕內供奉

亳州刺史李行正碑崔國貞撰　八分書　開元十九年九月立　洛

太子賓客顏承宗碑蘇頲撰　張昇歸八分書　篆額　開元二十八年八月　京兆

長安令廨食堂記李關撰　鍾紹京八分書　篆額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洪福寺彌勒石像碑韓擇撰并書　銘額　天寶五載立　德

陽城郡太守趙公廟碑馮用之撰　韓擇木八分書　篆額　天寶八載五月五日建

石門湯泉記李幼琳撰　書并篆額　天寶八載立　京兆

御書華岳碑堂修飾記韓并書　天寶九載正月立　華

靈臺觀修三方功德頌韓并篆書　天寶九載四月　華

靈寶觀金籙齋頌韓并篆書　天寶九載四月　華存

修金天王廟鎏異述韓并書　天寶九載四月立　華

華嶽廟古松詩第元宏撰　古文篆　天寶九載立　華

盧規

立漢光武皇帝廟碑李邕撰　行書　開元十九年十月　趙

韋膳

華嶽眞君碑陶翰撰　開元十九年立　華

周嘉賓

奉敕置使者靈廟碑李邕撰　開元二十年正月立　虞

顯誠翊聖皇帝碑述聖頌并書　天寶九載正月立　華

靈臺觀眞君碑韓擇撰并篆書　天寶九載四月　華

雲溪觀金籙齋頌韓并篆書　天寶九載四月　華存

修金天王廟鎏異述韓并書　天寶九載四月立　華

華嶽廟古松詩第元宏撰　古文篆　天寶九載立　華

盧規

立漢光武皇帝廟碑李邕撰　行書　開元十九年十月　趙

韋膳

華嶽眞君碑陶翰撰　開元十九年立　華

周嘉賓

奉敕置使者靈廟碑李邕撰　開元二十年正月立　虞

顯誠翊聖皇帝碑述聖頌并書　天寶九載正月立　華

南嶽眞君碑韓擇撰　開元二十年十月立　潭

李適之德政碑張鼎撰　開元二十七年三月立　唐

潘州令裴大智碑李邕撰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立　孟

玉眞公主受道祥應記蔡有撰　行書　天寶二年　京兆

庫狄履溫遺愛頌周揆撰　天寶三載正月　虞

襄陽牧衛玠遺愛頌李邕撰　天寶中立　虞

襄陽牧楊孤册遺愛頌李邕撰　行書　天寶中立　亡

鴻聖頌碑陰題名太原

東陽令藏叔倫去思頌碑

呂獻臣

玄元皇帝贊額碑敕拖真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年十月　毫

老子聖母碑李昇期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二年九月　毫

馬拯

職方郎中韋知人碑陸堂撰　旗子若訥篆額　開元二十年立　京兆

賀州刺史韋光碑林良器撰　旗子八分書　天寶三載七月　京兆

韋若訥

韋知人碑注見上

裴耀卿宗族碑楊達撰　八分書　天寶元年立　終

賀遂回

源公石幢記封利建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一年

盧光遠

太子司議郎韋陵妻蕭氏墓誌篇撰　正書　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立

史維則　太子左內率府錄事參軍　集賢院待制　伊闕縣丞　集賢院校理御書　殿中侍御史　內供奉　集賢院學士

太子洗馬　翰林院待制　都水使者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孟匡朝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一年　京兆

贈太子詹事王同睦碑蘇遊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立　洛

刺史楊瑒遺愛頌并陰王暐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三年立　華

潞州屯留令邢義碑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四月立　洛

大智禪師邊鄙碑最遠之撰　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立　京兆

萬回神迹記徐彥伯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　京兆

新築隴州城記韋抗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鐵

萬回神迹碑陰記賈伯成撰并書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仲夏十有五日　京兆

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碑元載撰　八分書　大歷三年正月立　京兆

扶風郡太君韋夫人碑韓休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立　京兆

沛縣令于默成碑李子休撰并書　劉昚篆　八分書　大歷三年正月　鐵

大智禪師碑陰記賈伯成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九年　京兆　存

郭子儀夫人涼國李氏碑韓雲卿撰　八分書　大歷三年五月立　京兆　字並工妙

大照禪師普寂碑度僧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天寶元年二月　洛

贈司空李楷洛碑楊炎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四年　京兆　存

立鴻鵠陽侯祠堂碑王利器撰　八分書　徐浩篆額　天寶二年十月立　許

贈太尉辛雲京碑元載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四年　京兆

隱唐觀金籙齋頌楊明光撰　八分書　天寶二年立　洛　存

浮春太守盧公德政碑呂向撰　篆額　天寶二年建　毫

香谷渠記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　鳳翔

鄫國公李君碑李子通之撰　篆書　天寶四載九月　洛

宋公神道碑孫逖撰　八分書　天寶四載立　汝

潁陽觀碑張柴撰　八分書　天寶五載七月立　許

洛州刺史徐嶠之碑李邕撰　李子若正書　篆額　天寶八載十月立　洛

豐應將軍劉大雅碑盧長卿　八分書　天寶八載十月立　京兆

陳留尉劉飛遷像記八分書　天寶九載十二月立　洛　按此碑字並工

新安郡太守張公碑韋述撰　徐浩正書　篆額　天寶十載十一月

京兆尹王鉷墓誌常寬撰　八分書　天寶十載　京兆

泰山君廟碑邱罕眞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天寶十載立　蘇

晉溪龍大師碑宋維撰　八分書　天寶十一載二月立　粗

襄陽令盧僕德政碑閻寬撰　八分書　天寶中立　襄

字文顯山陰道觀公德記青井篆額　天寶中立　越

鑒寶縣令裴謙道愛頌賈庭序　王圖銘　八分書　天寶中立　陝

衢州刺史杜敏生祠頌張柴文　八分書　乾元二年五月　嚴

李樂公遺愛頌陽瑄撰　韓擇木八分書　篆額　廣德二年五月立　鳳翔

涼國公紀功碑元載撰　八分書并篆額　廣德二年立　湖

光佛寺楠木歌顧武撰　史俊書　維則題　廣德二年立　巴

東部侍郎鄒學齋碑張楚金撰　八分書并篆額　永泰元年十一月立　越

太子太傅庾光先碑徐浩撰　永泰二年　京兆

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碑元載撰　八分書　大歷三年正月立　京兆

沛縣令于默成碑李子休撰并書　劉昚篆　八分書　大歷三年正月　鐵

郭子儀夫人涼國李氏碑韓雲卿撰　八分書　大歷三年五月立　京兆　字並工妙

贈司空李楷洛碑楊炎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四年　京兆　存

贈太尉辛雲京碑元載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四年　京兆

梁州都督贈太尉裴寬墓誌程浩撰并正書　篆額　大歷四年二月立　京兆

鄭福寺臨壇大德戒律師碑韓震撰徐浩八分書　篆額　大歷六年立　京兆

贈益州刺史孫廷玉碑孫翌撰　張少悌行書　篆額　大歷七年　京兆

兵部郎中張君碑郭朏銘　八分書　大歷十三年立　洛

太傅侍中王智興碑裴度撰　柳公權書　篆額　開成元年十月立　潤

寫撫

同州刺史崔禹傳權德輿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春　洛

高重明墓幢

王仙公刱記羊珣撰　開元二十五年　法

褚庭誨誌大夫

韋嶷元覽律師碑徐安貞撰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立　杭

牛僧客父祖贈官配彭景撰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　陝

康公夫人許氏墓誌王縉撰　天寶□載五月立　越

陳瑀集賢書手

西湖寺上座智遠律師塔銘顏真卿撰并書　開元二十五年　京兆

韋崇調

八馬坊碑郭昂撰　開元二十五年　臨潤

何榮光

日愛寺碑開元二十六年立　磁

大行禪師義方訓開元二十六年二月　磁

西明寺主惠景法師塔銘撰并行書　天寶元年　京兆

萬貞

僧悟天齊王靈應碑荀同光撰　開元二十二年立　宛

鄭璡

立五瑴大夫碣開元二十三年六月　鄭

李皋

謁郭巨祠堂記韓擇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三年七月立　王緒從文附　鄭

廣通寺講堂記崔右撰　開少通書　篆額　大歷十二年五月　京兆

相州刺史侯莫陳涉墓誌鄭祠科撰　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荀柯

立漢武神祠碣杨炎撰　開元二十三年立　洛

鄧虔

華山石闕題名開元二十三年　華

趙傑

檔舉古蹟廟記開元二十三年　洛

張成

御注道德經石臺開元二十四年正月立　成都

朱璦

館陶令徐君遺愛碑張孚受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大名

李瑁

左輔鎮保西岳廟中剡石記權德輿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華　都

真定令杜望之遺愛頌賈幷書　開元十五年　真定

立顯考叔廟碑王利用撰序　劉誠銘　八分書　開元二十九年　作

李林甫兵部尚書全中書門下三品

贈太師裴光庭碑張九齡撰　元宗書　篆額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立　解　存

馮約處士

賢良陳良政慈誌賈幷正書　開元二十四年　京兆

杜昆吾

太僕少卿杜元道碑章述撰　子書　漫漶難識　殷承業書額　開元□四年

郃州刺史韋鈞碑韓休撰　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二十六年　京兆

殷承業　裴耀卿

杜元道碑注見上

陸州刺史王君碑八分書　京兆

舊財李碑八分書　許

李德讓碑篆書　華

京兆

令狐彰華山詩八分書　華
　王預
立漢光武卻位壇碑撰行書　開元二十二年四月　趙
　鄭鉉
老子廟碑崔挹友篆　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立
　鄭萬鈞
代國長公主碑增置井書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立　華　春
　崔沔
嘉州羅目令郭君碑盛繕撰　開元二十二年立　洛
　王淸
天卓雲篆碑陰文宋璟撰　開元二十二年　眉
　史鯤赤水軍兵曹
南國寺碑沙門崇福撰　開元二十二年　鈐
　韓覃
開善寺大行禪師元德幢銘撰井行書　開元二十六年二月
　李隨樂國公
贈開府儀同三司許王業節碑李邕撰　張嵩　開元二十六
　陳載
三元令乙速孤令從淸政頌羅隱撰　開元二十六年四月建
　蘇靈芝
高陽寶諦寺碑行書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立　順安
鐵像頌王維撰、行書　開元二十七年　昌　存
昌州刺史山仁琬德政頌徐安貞撰　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立
夢眞容碑題額信撰　行書井篆額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候鑑記樂城裕撰　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立　昌
　曾卿
千秋觀碑并陰李昌撰　行書　開元二十六年七月　成都
韋仇公修玉局觀碑直撰題撰　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七月立

九九

九八

王子言
任城縣橋亭記潘芳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閏八月　齊　存
　鐵崎
江州刺史臧希雝墓誌從子休璟撰　次子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十一
修文宣王廟記潘定撰　八分書　大歷二年七月　嘉
　楊齊賢王府倉曹參軍　集賢院待制
左散騎常侍楊瑒先廟碑李林甫撰銘　瑒勝撰序　子八分書　開元二
　吳承嗣
右武衛大將軍趙侍賓碑潘陸撰　行書　開元二十六年　京兆
右驍衛大將軍范及碑李邕撰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孫庭諤
荊州都督府長史孫公碑張延貞撰　子書　開元二十六年　洛
　郭璡
李適之碑陰記吳融書　開元二十七年六月立　嵩
　劉景庸
御注孝經雙石幢記潘誠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七年九月立　其
　崔宗之
太原令王冰墓誌潘井書　開元二十七年十月　京兆
　郝邕
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書　開元二十七年　兗
　盧全圖
房州刺史盧君碑弟撰井書　開元二十七年立　洛
　胡英
嵩岳寺碑李邕撰　集王逸少書　開元二十七年立　洛
　田琦
通利勒手昭碑王端撰　八分書井題額　開元二十七年立　嵩
立魏文侯廟碑楊伸昌撰　八分書　開元中立　汾
雲門寺重葺華嚴經變贊馬湜素撰　八分書　越

一〇一

一〇〇

崔黃中

屯留令薛儁善政碑徐峯撰　開元二十七年立　縣

觀風驛新井記薛并纂額　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江陵

張休倩吏部常選

李涓德政碑□敏撰　開元二十七年　陝

譚潛　陳公甫

文宣王册文正書　篆額　開元二十七年立　鳳翔

皇甫彬

贈幽州刺史元懷景碑薛并書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　京兆

胡秀

內常侍趙泰宗碑吳尚容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　□

鄧鍊

吏部尚書楊仲昌碑唐旭撰　篆書　開元二十八年立　陝

高力士驃騎大將軍

右威衛將軍高敬濟碑梁昇卿撰序　薛鍔并行書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開業寺主崇綱法師碑裴休撰　沙門智隱書　題額　乾元二年立　京兆

羅希奭

長安令廳從堂記李鵬撰　八分書　衛仙篆額　開元二十八年　京兆

吳郡雜題附

彭眞容勅開元二十九年六月立　等

玉眞公主修功德頌李成裕撰　行書　天寶二年七月　京兆

開元寺臥師碑張垍撰　天寶九載十二月立　河

漁陽鮮于氏卓絕碑頌右四碑撰　大歷五年七月十五日　開

劉安

溫州刺史王公碑吳望撰　開元二十九年　洛

裴炫

崇福觀主魏證碑宋逈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九年立　京兆

太一寺功德頌并八分書　天寶六載十月　京兆

張旭

尚書省廳石記碑九首撰序　開元二十九年　京兆　此記楷書餘勢嚴整

千文六百九十五字存者六百七十三　重複者五　亡者二十二　乾元二

輔崇儀

元宗眞容應見制八分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立　台

李昊

左賢王阿史那毗伽持勒碑賀蘭進明撰　開元二十九年立　京兆

陸去泰

贈司農卿李元紘碑薛少霄　八分書　開元中立　京兆

高謙

嘉州刺史高君墓誌員半千撰　子書　開元中刻　京兆

于經野

延安縣主幽堂碑王光庭撰　開元中立

王劭

諫議大夫李公妻焦夫人墓誌撰并書　開元中立　京兆

劉晃

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碑孫晃序并書　□品撰並　開元中立　京兆

楚顒

馮廟頌呂延祚撰　八分書　開元中刻　河中

劉飛

令長新誡開元中刻　鄧

寶刻類編卷四

名臣十三之四唐

張沔

瓊明山銘洪經綸撰　八分書　建中元年六月立　洛

史有容

監軍使贈開府第五昱碑于邵撰　行書　建中元年　趙

復縣記于鄴撰　八分書并篆額　建中二十年　京兆

渭北節度減希諷碑文載撰　八分書　京兆

王縉

貞順皇后武氏碑陰記從子武就撰　行書　建中二年

皇甫閎

贈左僕射裴敬碑從姪次元撰　正書并篆額　建中二年

京兆

王瑨

張茂昭功德碑撰并行書　建中三年立

鄧晏

江西節度出師記戴叔倫撰　建中四年三月十四日立　襄

趙涓

李叔明紀功頌李植篆　行書　建中四年十月三日立　閻

劍州東川節度李叔明冠冕頌盧東業撰　行書　興元元年立　閻

李季眞刺史

石門山記并篆書　建中四年十一月立　闕

獨孤鈞

贈左散騎常侍路太一碑撰并書　建中四年　京兆

李巽

避朱泚涉鎮石壁題名建中四年　京兆

張珍

龍首寺會覺法師塔銘韓休撰　劉朝正書　題額　建中四年　京兆

崔元立

殿陵鈞臺記崔損撰　八分書并篆額　興元元年四月建　殿

袁中孚藏州常就縣令

咸宜公主碑武元衡撰　李陽冰篆額　興元元年　京兆

李秋晉

東陽令臧叔倫去思頌陳長源撰　八分書　興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張鵬萬

菩薩堂碑撰并書　貞元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立　成都

李儉

巴西曹女官施裘碣元友直撰　八分書篆額　貞元元年　綿

立漢高祖皇帝廟碑元友直撰　貞元八年立　綿

立漢留侯廟碑元友直撰　貞元九年立　綿

張沅

孝叡明剣門鏡貞元三年十月十三日 僧
　初登壇士 興中興院別当法橋記 観世音院領 法橋大大 右金剛大菩薩 具備位法
青蓮遊院領地主本願 入唐僧 貞元二年八月晦 歿
忠武功臣王統佐略謀謀法 入唐僧 貞元十二年六月朔 興中
改刑罰絵表貞元十四年十月廿 興中
王綱石柱文記上元三年家領作記 貞元十七年于領文作記 入唐僧 建文国部国五位 貞元十七年六月立 建
左僕射兼侍中兼監修国史兼修文館大学士上柱国梁国公贈太尉正伯 諱顕 元和四年 薨去
同州刺史顕防碑并序 元和四年 撰
冠州新建鳥承玭碑并序 入唐僧并建額 元和七年正月立 書
贈僧名石幢記并入唐僧 元和八年二月 薨去
贈僧智度田宏正家廟碑并序 入唐僧并建額 元和八年十一月 薨去
故僧公両舎利塔銘并序 李翔撰額 元和十立 大唐 存
少依盧切韻序 入唐僧并建額 長慶三年四月立 書
　　
大乗理趣経 入唐僧并建額 貞元二年 書
　　
李玢
李応従国経寺碑文并銘 僧口建書 国翻 貞元三年 国翻
　　
李潤

李公儀信安郡王壁石碑詩記并口五言詩 郭慕徐撰 徐浩書額 貞元三年正月廿 書 存
　　
楊
楊三洞女冠昭大法師李公碑銘并序 徐浩書額 貞元三年正月十六日 具 存
　　
高
高
均法師塔銘并序 貞元三年五月立
　　
　　
頭陀寺碑銘并序 入唐僧 貞元三年七月立 法 存
太子賓客李光弼碑 李翔撰額 貞元十二年 薨去
相国胡公碑銘并序 入唐僧 李翔撰額 貞元十三年五月 法
興善寺壇記并序 入唐僧 貞元八年 薨去
統軍劉昌神道碑并序 入唐僧 元和八年 法
大唐故開国一碑 貞元撰書 行書并篆額 元和十年四月十五日立 拓
少保胡昌神 李翔撰額 入唐僧并額 元和十年 法
于頔先廟碑 入唐僧并額 元和十二年 薨去
荘厳寺大戒壇師授戒碑并序 元和十四年 薨去
刑部侍郎韓皐神道碑并序 元和中立 薨去
張宏靖碑 入唐僧 法
贈秘書監顧況碑 入唐僧 法
侍中右僕射同空文献公裴度碑 李翔撰額 入唐僧并建額 元和十年十一月 撰 存
　王充
仙祖山銘并序 行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十月甲申朔 書
　　
　　
何書右丞王維碑 貞元三年 薨去
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太師上柱国贈太尉謚忠武公武威郡王碑 李翔撰額 貞元十九年 法
河中節度内供奉翰林学士承旨朝散大夫尚書戸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国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 行書 元和六年 薨去
荘厳寺行脩大師塔銘并序 行書 大和三年立 興中
　　

豫州刺史狄梁公碑元通撰　貞元三年重立　京兆
顏防

河中尹渾瑊贊表書并德宗批答　貞元四年　京兆

鶴鵲樓記陽朔撰　貞元九年二月　河中

常州刺史顏防夫人齊氏墓誌撰并書　元和元年立　京兆
李宗幹

贈揚州都督李國臣碑張薦撰　男睿　貞元四年　京兆
羅讓

襄州新學記盧翼撰　貞元五年六月　襄

修劉景升廟記盧翼撰　貞元中立

禪悟願題名二元和二年　大中二年　華
僧岩

戲馬臺銘劉復撰　貞元五年七月　徐
余爲徐州會要軍徐州長史

潛州新井銘賈戡撰　正書　李陽冰篆額　貞元五年九月　滑

說文字源賈戡撰序　瑯正書　從子陽冰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立　滑

茶山詩并詩逸賈兗撰　貞元七年立　湖

詩逸碑陰記李吉甫撰　貞元十年正月立　湖
李陽

新井銘說文字源並見上述

相國超慤碑顧況撰　隸書八分書　貞元十三年九月　滑
李繁

節度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薦撰　韓秀弼八分書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立　華

會稽郡王康日知墓誌李舒撰　貞元五年十二月　京兆
陰冬曦通王府諮議

金輪寺碑貞觀舊搨　貞元五年　耀

新州別忽王初墓誌馬幼昌撰　貞元八年立　京兆
韓秀榮

工部尚書辛景碑李繁撰　八分書　貞元六年七月　京兆

鄭叔清碑于頔撰　八分書　貞元九年七月

長安尉王之成碑于頔撰　八分書　貞元十年正月立

布衣韓說碑八分書

揚州都督薛公碑八分書
賈常

花林寺宴別記薛并書　貞元七年八月五日　滑
徐岘持之子渭水縣令

安國寺大德律師塔銘薛并書　貞元七年十月

辨正禪師塔銘鄭叔規撰　薛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立　洛

彭王傅徐浩碑張式撰　次子正卿并篆額　裴行儉平叔題讀　貞元十五年

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貞元十六年四月　洛

靈珍禪師塔銘薛并書　元和八年八月　洛
于尹卿大理評事

內侍傅孟常楮碑于頔書　貞元七年立　京兆
褚長文

東山懷一律師碑盧簡求撰　正書　鄭餘慶額　貞元八年四月十五日立
崔華

曜塔題名二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題　元和二年六月十四日題　京兆
李翼　李良鈞

相州刺史李孟津碑子於撰　孫良鈞八分書　子翼篆額　貞元八年立　京
徐頊京兆府法曹參軍

登封怪縣記劉深撰　貞元八年立　洛

修昆明池堰記陳卓撰　貞元十四年刻　京兆
于頔太子賓客

北平郡王馬燧新廟碑李翺撰　貞元八年　京兆
高士瞻長江令

金剛經貞元八年　鄧州
王朝請

于頔蘇州刺史

愛同寺西院大律師碑劉大眞撰　貞元八年　洛

寶花寺碑郭留撰　永貞門年正月立　秀

羊士諤

徑山大覺禪師圖一影堂記權元輿撰　貞元九年二月八日　杭

嘉祥寺大覺禪師影堂記權元輿撰　貞元九年　蘇

游西谿詩并寒食游眺詩元和六年題　巴

毗沙門天王贊撰并書　元和九年　資

張文恪

太原少尹盧府君碑仲雲撰　貞元九年立　洛

韋夏卿

贈左僕射韋安石碑頁玉撰　孫行書　貞元九年立　京兆

班宏

[illegible]義[illegible]度李[illegible]其德政碑留題書　貞元九年立　盧　春

韓愈材試太子正字

南鎮會稽山神永興公祠堂碣羊士諤撰　韓方明篆額　貞元九年作　越銘

禹穴碑銘幷序　元稹撰　行書　寶歷二年九月立　越

清泉寺大藏經記撰并八分書　劉禹錫額　太和二年九月　明

韓方明

永興公祠堂碣羊士諤撰　韓愈篆額　貞元九年作　越銘

新開縣山六洞記吳武陵撰　八分書并篆額　寶歷元年八月立　靜江

劉禹錫

清遠寺功德碑郭留撰　行書　貞元十年二月

王仲

徑山大覺禪師碑王顏撰　貞元十年十一月　杭

楊潤

京山縣西郭新橋記劉幷述　貞元十年七月二十五日　鄂

李執鈞　李正鈞

太子賓客李翼碑于邵撰　子執鈞書　子正鈞篆額　貞元十年　京兆

臧少平

順宗聖圓寂禪師塔銘行書　貞元十年　京兆

贈左僕射劉公碑呂溫撰　行書　元和四年　京兆

普光寺碑吳通元撰　額

元鍇

立諸葛武侯新廟碑沈迴撰　貞元十一年二月　閬　存

徐偃王廟碑韓愈撰　元和十年十二月立　蜀

報恩寺戒壇敕律師碑陳諫撰　杭

屈貫

菩薩戒石壇記沙門大製述　貞元十一年二月

王粲石非棚記又題記貞元十七年六月　蜀

陸郢

會善寺戒壇記陸長源撰　貞元十一年七月　洛

李師倚

烏龍山有道先生許公碑撰并書　貞元十一年七月　蘇

許廣德

西充縣仙林觀碑趙彥昭撰　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謝史李道純

張著

贈右衛大將軍韓朝彩碑撰并書　貞元十一年　京兆

姜冰

牛頭山七祖遍照禪師碑徐士說撰　貞元十一年　京兆

韋武

冰泉銘大歷閒元結撰　貞元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武頭修井書　楷

李行言

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許蟾佐撰　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二年八月立　蜀

顏頊

復聖廟碑韋絵撰　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二年閏八月立　蜀

大中八年再立　江

禪定寺通公碑　趙叔獻　永貞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建　宣

題側

朗州武陵令盟令珪墓誌孤子遹并八分書　貞元十二年十月　郡

王參元　何元素

天師觀修功德記　韓昇書　元和纂額　貞元十二年立　成都

張仲殿縣令

楚王堤記盧成記　集王右軍行書　貞元十三年三月　江陵

盧文岩

龍池寺觀魚記　鄭謹記　行書　貞元十三年四月七日立　永康

蕭嶷

江陵府官石幢記　吳仲舒撰　張海書　盧佐元題額　貞元十三年　江陵

盧佐元

石幢記　注見前

贈太子太保顏真卿神道碑　柳公權書　元和元年十月重立　京兆　碑陰

崔縱

鹽池靈慶公神祠碑　崔敦禮　貞元十三年八月　解　奉

王承規金書術兵書塗軍

僧道源發願文王昭撰　集王羲少書塡鎔額　貞元十四年刻

儲伯陽

仙都觀王烱二真君影堂記　李吉甫撰　行書　貞元十四年正月立　處

徐廷古　前州參軍

重建龍興寺碑　閻通撰序、潘徐書銘　八分書　沈宿篆額　貞元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建　蜀

崇元聖祖院碑　吳城撰　八分書　貞元二年立　昇

茅山三像記　李德裕撰并八分書　貞元二年八月刻　昇

沈宿

龍興寺碑　注見上

任安

鴈夫子廟詩　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題　兗

崔放

瑯和仙碑　崔宗楙序　錫立之銘　貞元十四年立　京兆

崔沇

少林寺廚庫記　顏少連撰　貞元十四年　洛　存

歐陽詹　國子四門助教

左驍衛將軍馬智墓誌　韓昇書　貞元十四年立　京兆

王綸　左領軍史

立竭守李君智水碑　韓行儉撰　貞元十四年　彭

沈幼貞　左金吾衛兵曹參軍

盧使君石溪堂十五詠序記　裴洗撰　行書　貞元十四年　蜀

題巫山詩　蔡杜撰　行書　元和五年十一月　蜀

神女廟詠　敘裴撰　元和五年十二月刻

石溪堂述盧正元撰十五詠并記　行書　蜀

徐宏

贈常侍徐君妻鄧郡太夫人高氏墓誌　崔恭撰　徐宏行書

章皋

神會禪師碑銘　韓昇行書　貞元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述　成都

刑政箴　德宗製　貞元十五年　成都

重修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像記　韓昇行書　貞元十七年十一月

寶國寺法華壇傳授毗尼新疏記　韓昇行書　貞元十八年　成都

鵝鵝舍利塔記　韓昇行書　貞元十九年八月　成都

王元同

土洲名老思復記　段文昌撰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述　蜀

楊同想

左僕射李晉碑　李程撰　貞元十五年立　京兆

章皐

葛璜山碑　郭皐撰　貞元十五年　彭

劉寬夫述居廊

尚書省郎官題名石記二一作梁容撰　一張九百撰　並衛　開貞元十五年　後太和四年　京兆　存

嵩華先廟碑中留題撰　並書并篆額　太和十二年八月立　京兆

盧士元

三茅君下泊宮銘開元撰　貞元十五年　斠

王丕嘉太子侍書　殿中丞

宣武節度董晉碑權德輿撰　貞元十五年　滑

鄭涵

白楊新廟碑記令孤楚撰　貞元十六年七月

寶華

四皓舊隱圖並文貞元十六年十月

宿龍山寺序并詩王武陵序并詩　朱宿與梁和　貞元二年書　咸通十一年七月刻　潘

方琬

化度寺三階院舍勝陀羅尼經石柱題銘序并書　貞元十六年　京兆　存

王勉

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高郢撰　書并篆額　貞元十六年立　京兆

張宏靖河中節度使

贈太尉咸寧郡王渾瑊碑權德輿撰　貞元十六年　京兆

左僕射裴倩碑權德輿撰　胡證篆額　元和四年　京兆

魏博節度田緒遺愛碑裴垍撰　元和六年二月立　大名

按此碑原缺和中段

立衛伯玉遺愛頌高郢次公撰　元和六年　斠

贈太傅岐國公杜佑碑李吉甫撰　寶遵篆額　元和十一年　京兆

貞武軍節度使王公神道碑裴休文　丁居晦篆額　開成元年　洛

陰符經序部辭撰序　丁居晦篆　道士孫文果刻　開成二年七月　洛

兵部尚書東都留守顧少連碑杜黃裳撰序　弟覃補銘　洛

祭唐叔文

鄭士休撰誄令

贈右僕射王諲光碑權德輿撰　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七年八月立　洛

韋綬

刺史崔涼遺愛頌楊嗣撰　書并篆額　貞元十七年十月立　洛

羅君立　元澄

衡山王寺碑李諲撰　八分書　澧篆額　貞元十七年七月建　海

柳公權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右補闕　翰林侍書學士　虞部郎中　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賜紫金魚袋　集賢殿學士　右補闕　太子賓客　太子少師

郎知制誥　名重天下當時大牧誌銘非其筆則人以子孫爲不孝

河東節度李說碑顧況撰　貞元十七年　裕

贈越州都督符元亮碑貞元中立

按此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其字蓋公極譽也

左常侍群平碑孟簡撰并篆額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立　河中

大慈禪師塔銘李渤撰　胡證篆額　長慶四年六月立　越

二帖九十六字王獻之撰　太平元年　□

澄禁和尚碑武繇撰　太平二年七月立　洪

西平郡王李晟碑裴度撰　李敬玄書并篆額　太和三年四月立　京兆　存

丞相王播碑李宗閔撰　太和四年正月立　潤

太尉王播墓誌牛僧孺撰　太和四年四月立　潤　世稱柳公小字也曰王播墓誌

牛僧孺韋文恪墓誌　太和五年二月　京兆

太清宮鐵銘馮宿撰　太和五年十二月刻　京兆

河中節度使群平神道碑李宗閔撰　太和六年立　京兆

昇元劉先生碑二通宿撰　唐元度篆額　太和七年四月立　東都　京兆

贈越州都督符璘碑李宗閔撰　太和七年立　潤　存

太傅侍中王智興碑裴度撰　史維則篆額　開成元年一月　洛　字體甚小

貞武軍節度使王公神道碑裴休文　丁居晦篆額　開成元年　洛

陰符經序部辭撰序　丁居晦篆　道士孫文果刻　開成二年七月　洛

檢校金部郎中贈太尉羅公碑李綽撰　書并道額　開成二年　洛

柳公綽師慈誌撰并書　開成二年立　潤

檢校左僕射贈司空崔弘禮碑裴度撰　開成三年正月立　洛

贈太尉崔弘禮碑李綽撰　開成三年正月　洛

淮南監軍韋元素碑丁居晦撰　開成三年七月　京兆

溫王傅元錫碑李宗閔撰　開成四年七月立　京兆

承旨　兵部郎中　知制誥　翰林學士　戶部郎中　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　翰林侍書學士　虞部郎中　翰林學士　右補闕　太子賓客　太子少師

柳公權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右補闕　翰林侍書學士　虞部郎中　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賜紫金魚袋　集賢殿學士　右補闕　太子賓客　太子少師

郎知制誥　名重天下當時大牧誌銘非其筆則人以子孫爲不孝

右散騎常侍　宏文館學士　諫議大夫　工部侍郎

順宗女濮陽大長公主碑　韓昇正書　大中九年　京兆
復東林寺碑　裴諝撰　大中十一年四月立　江
安國寺模西明寺金剛經大中十三年六月　京兆
李石神道碑　李繼勳撰　大中中立　蒲　缺文題缺
九峯鎮國禪院額咸通二年八月八日題　潤
襄州刺史薛丞先腦碑　鄭處誨撰　咸通二年　京兆
太子太保魏暮碑　令狐綯撰　咸通五年立　馮翊
平盧節度判官壁記　京兆
李公夫人武功蘇氏墓誌　從弟湘撰　京兆　缺蓋
德宗女宣稷公主碑　京兆
賜好時鎮烏克讓詔
唐公碑　缺
心經
大中寺題名
砥柱銘　缺
重復大雲寺記　柳
靈巖寺容寂寺題興化
華山廟記
佛勝陀羅尼咒
消災經　缺
濟淨經　缺
泥基帖　缺

沈酒

淨衆寺修律院記　許孝舊撰　行書　貞元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立　咸陽

護國寺觀音院記　段成式撰　大中七年立　京兆
淮南節度崔從碑　蔣伸撰　大中八年　缺
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書　篆額　大中九年正月　京兆　存
一在成都　咸通三年立

進宗女莊淑大長公主碑　杜牧撰　開成四年　京兆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劉禹錫撰　開成四年　缺元
贈兵部尚書李有裕碑　李紳撰　開元四年立　京兆
魏博等州節度何進滔德政碑　并書　唐元度篆額　開成
贈禮部尚書羅讓碑　王起撰　開成五年二月立　洛
太子太保李聽碑　李石撰　開成五年二月立　京兆
贈太師崔佺碑　劉禹錫撰　會昌元年五月　洛
大達法師元鑒塔碑　裴休撰　會昌元年十二月立　京兆　存
西明寺宣律師碣　會昌元年立　京兆
吳天觀碑　王起撰　徐方平篆額　會昌三年十月　京兆
左神策紀聖德碑　崔玟撰　徐方平篆額　會昌三年四月　京兆
金剛經　題門題額　會昌四年四月　京兆
檢校戶部尚書高重碑　嚴元裕撰　會昌四年十月立　洛　缺云
武威郡王贈太傅李載義碑　裴烈撰　正書　篆額　會昌五年
商於驛路記　李商隱撰　大中元年正月立　商
贈太師王起神道碑　李回撰　曹井篆額　大中元年四月　缺
太倉箴　李商隱撰　大中元年　京兆　劉蒼
贈太尉牛僧孺碑　李玨撰　太中二年十月立　京兆
贈司徒劉沔碑　韋博撰　太中二年十二月立　京兆
贈太尉牛僧孺墓碑　杜牧撰　大中四年　京兆
普光王寺碑　李昌撰　大中四年立　京兆　一在鄧州
相國魏暮先廟碑　裴烈撰　曹井篆額　大中六年立　京兆　存
嶺南節度韋正貫碑　缺額撰　大中六年立　京兆
振武局令劉榮簒碑　裴井書及篆額　大中六年　京兆
內常侍賜約言碑　裴井書　大中七年二月立　京兆
圖濟寺額及批答　大中七年八月八日　合
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缺額撰　大中七年十月立　洛　存
起居郎劉君碑　劉三復撰　大中七年　徐　李蕭遠

張濆

翊將軍祠堂記　篆額　貞元十八年五月立　成都

朱獻任

焦遂碑　從弟郁撰　行書　貞元十八年七月　京兆

辛祕

贈太保裴郜墓誌　貞元十八年　京兆

南卓

贈工部尚書李巽誌　沈亞之撰　貞元十八年立　耀

石幢記　張周封撰　篆額　成都

楊容

酒泉縣銘　韋井正書　貞元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京兆

徐璠

刺史羅珦德政碑　楊潛撰　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九年四月　耀

荀穎

晉州長史楊璇墓誌　璠弟撰　貞元十九年八月　京兆

張綽

凌雲寺大彌勒石像記　章弟撰　行書　貞元十九年立　嘉

萬菩薩堂新修講功德記　嘉崇就撰　行書　元和二年立　成都

新建白馬神祠記　皮還叔撰　行書　元和二年立　蜀

寶歷寺碑　章弟撰　行書　元和三年四月八日　成都

聖佛碣　張紛撰　元和三年立　成都

崔公餘

成德節度王武俊先廟碑　鄭雲撰　行書　太子論題額　貞元十九年　京兆

朱少般

尊勝寺法順和尚北塔記　高鎬撰　貞元十九年　成都

劉諫

贈左監門衛將軍劉思銓碑　崔公餘撰　貞元十九年立　成都

李約

太常卿贈吏部尚書崔忠公碑　陳商撰　鄭納書　篆額　貞元十九年　鄭乃中

陽武縣令陶公復政縣記　唐衛撰　八分書　貞元十九年　作

趙博元　皆成縣尉

荊南節度裴胄碑　楊嶠撰　貞元十九年　洛

韋固

梁廣功述王仲舒撰　貞元二十年八月　衡

石洪

摠悟上人鍾山林下集序并詩贵撰序　張籍盧建　盧少遷詩三首　撰

孫藏器

光宅寺惠日禪師塔銘　韋井正書　貞元二十年　京兆

知內侍省王踐朝碑　鄭德元撰　元和二年　京兆

涪陵郡王焦伯瑜碑　郡叔度撰　行書　元和十四年　京兆

重修李遵遺愛碑　高從規撰　正書　貞元二十一年立　孟

房次卿　李繼益

召伯祠堂記　楊敬撰　次編書　繼益篆額　貞元□年立　陳

崔元略　表成軍節度使

左龍武軍大將軍侯沖莊碑　杜黃裳撰　貞元中立　京兆

名臣十三之五唐

顏師魯 魯公經吉州刺史

皆祠新松記令狐楚撰　元和元年三月立　太原

虢州刺史嚴公碑并書　元和九年立　洛

修桐柏宮碑元稹撰并書　篆額　太和四年四月立　白

天台禪林寺智者大師畫像贊顏真卿撰　經師正書

賀蘭皎

順堵題名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　京兆

東山愛同開寺義食堂壁壁記周曾撰　書并篆額　元

李紳

瑞州司馬韓岳廟題名元和元年

石室題名長慶四年　補

少林寺詩幷書　開成元年七月　洛

李銑

安邑縣新亭記劉師老撰　元和元年閏六月　解

裴璞給事中兵部尚書

徐州刺史盧璬碑裴度撰　元和元年立

贈太部尚書李公碑張弘靖撰　元和二年立

薛苹增修家廟碑馮宿撰　太和三年　陝

濟嗣亭記幷詩李翺撰記　于頔撰詩　鄠冠篆額　正書　元和九年十月

左常侍李衆碑李絳撰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　洛

太子賓客呂元膺碑李絳撰　元和十五年七月立　洛

宣武節度使贈司徒韓光碑李宗閔撰　長慶三年　洛

澧州刺史高承簡德政碑王起撰　長慶中立　蒸

裴撫海碑曾孫撰并書　洛

趙公拜墓記崔損撰　洛

諫議大夫溫府君碑牛僧孺撰　洛　存

韓璩

東渭橋河運院記唐扆撰　八分書　元和二年五月　京兆

劉禹錫兩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時遊監

楊岐山乘廣禪師碑裴并書　劉中錫篆額　元和二年五月立　□□　存

修陽山神祠碑韋挺撰　劉中錫篆額　元和四年十月立　鄭

令狐楚先廟碑撰并書　太和五年　京兆

贈太子少保何文哲碑王源中撰　陳修古篆額　太和四年八月　京兆

游元都觀詩撰并書　太和十年　京兆

宜欲觀察使王質碑撰并書　師儉篆額　開成四年十一月立　洛

昭公塔銘白居易撰　開成五年　洛

邠州節度使贈右僕射史公碑撰并書　開成五年立　洛

檢校左僕射崔寧碑裴度撰文　丁居晦篆額　開成三年正月　洛

崔綰

武擧軍大將軍新廳記張仲素撰　元和二年七月　絵
馬頴

復禹廟冠冕記並及撰　元和二年十月立　越
智翌

心經正書　長慶二年十一月　青
幡竿頌撰并正書　長慶四年十月　青
胡師模

南樓詩碑右撰　八分書　長慶二年十二月　朔州
王立伯

觀音寺碑李智撰　元和二年立　大名
胡季良

紀功名并將士題名時佐元撰　八分書　元和二年　湖
國子司業羊瑶碑並崇撰　篆額　元和四年五月
永興寺僧伽和尚碑並暢撰　貴湖行書　篆額　元和九年十月
大禪師碑並元稹撰　八分書并篆額　貴歷二年十一月立　楨
安公令嬪吳夫人墓誌並并書　太和九年五月　湖
李勝經寶勝幢智算并書　開
劉申錫

乘廣禪師碑存
陽山神祠碑二碑見劉禹錫內注
盧參撰開南節度營田判官

二聖金剛神碑撰并書及篆額　元和三年正月立　江陵
王遙長城令　錢塘令

立漢高祖廟頌晉陸機撰　篆書　元和三七月　雒天
廣城令長李錫去思頌李白撰　天寶十年立　元和四年頃篆
青山銘並元稹書　元和十年十一月　杭
東林寺題遠法師影堂碑李渤述　僧惟恭書　篆額真元中立
寶公庵

左拾遺贊叔向碑李士卿撰　元和三年十月　洛　春
陳商

華嚴廟題名元和三年　華
段文昌

石泉縣元山觀碑銘陰文昌等題名七人　元和三年　金
古柏文撰并書及題額　長慶二年六月立　成都
題名太和七年題　成都
齊照　殿中侍御史

寶州刺史崔衍碑從孫福撰　元和三年立
荊義

內侍張尚進碑薛劍撰　行書并篆額
周仲謹

寶刻類編　卷五　一四三

寶刻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柱元長慶撰贊序　元和三年　成都
慈恩寺梵夾經記武元衡撰　元和八年　成都
柳宗元永州司馬

般舟和尚碑撰并書並額　元和三年立　潭
彌陀和尚碑撰并書　元和五年七月　潭
劉苑

新開常熟塘記劉禹錫撰　元和四年二月　蘇
李涵

高涼泉記撰并書　元和四年閏三月十二日記　綠
韋愈　都官員外郎

題名興寧宗師遊靖山題名　元和四年閏三月　洛
惡林寺題名元和四年閏三月　洛
題名元和四年題　孟
錢可復

瑯琊題名元和四年四月　綠
盧自然

諫院石柱記劉公撰　八分書　元和四年十月　縣

王仲舒

禹先寺題名石洪撰　元和四年　洛

鄭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尚書右僕射

左僕射魏國元靖公賈耽墓誌柳宗元撰　元和四年　京兆

贈吏部尚書武就碑柳宗元撰　元和五年二月　洛

贈太尉魏國元靖公賈耽碑柳公綽書　元和五年二月立　洛

祕書監盧虔神道碑銘登撰　元和五年　列中

左散騎常侍路應碑韓愈撰　元和七年十月　京兆

新修尚書省記許孟容撰序　袁滋篆額　元和八年正月　京兆

樊咸公遺愛頌李肇撰　袁滋篆額　元和八年十二月立

太子賓客孔述睿碑韓愈撰　元和十一年六月立

韋敬寺百嚴大師碑韓愈撰　元和十三年　京兆

將作郎權公碑韓愈撰　元和十四年立　洛

太子中允范陽盧府君碑于鄴撰　洛

韋渥

常州司倉陳元志妻張淑蓋誌柳公綽書并正書　元和四年　京兆

柳公綽見

立諸葛武侯祠堂記裴度撰　元和四年　成都　存

紫陽先生碑李白撰　寶歷二年三月　睦

紫陽先生碑陰李紫瓊撰　寶歷二年三月按其前九十一字公綽自統書碑事也

唐衢

京河新開水門記韋處厚撰　八分書　元和十月正月立　縣

李元素二州慰恩述庾承宣撰　八分書并篆額　元和中立　洛

齊推

圮上圖贊李繁撰　元和五年三月立　推陽

柏元封

刑部尚書庾承宣墓誌第四男道撰　長男存讓書　大中六年

李方授

三原縣尉于武林墓誌見延壽撰　大中六年　京兆

楊少儀　孫征

僧定潤修行贊邱悅撰　孫征篆額　大中七年月次其歸葬閿六鄉還　成

馬曙

舍人裴公改葬碑大中七年立　洛

華州刺史裴乾立碑柳并書　京兆

僉珣

隨陳司徒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序柳并書　大中八年五月　常

劇將之

重修開元寺碑陸□撰　八分柳并篆額　大中八年七月立　縣

薛起

大覺禪師碑李吉甫撰　大中八年十二月　杭

大覺禪師塔銘鄭并撰　大中九年五月建　杭

崔平

昭德公主碑孟簡撰　元和六年六月立　京兆

曹昉

青龍寺佛頂尊勝眞言碑元和六年

易少逸京兆昭應主簿

旌儒碑陰記杜佑撰　元和六年刻　京兆

黎煒京縣令　李鑒省試縣尉

陽公德陰碣劉廷撰　柳書　篆額　元和六年立　縣

令狐楚

贈司空令狐承簡碑子楚撰并書　元和七年　京兆

建後周道遜公草登臘樹臺銘柳并書　元和十二年　京兆

劉佐時

贈左監門衛將軍劉希杲碑李益撰　從姪佐時行書　元和七年　京兆

毛伯良

章敬寺碑 吳通微撰　元和七年　京兆
吳暐

附揚州大都忻孫榮政碑 楊德輿撰　元和七年　京兆
吳丹

鶴史廳堂記 裴并書　元和八年二月　華
李正辭

刺史後閣記 裴并正書　元和八年三月　華
陸蔚之

東林寺律大德粲公碑 許孟佐撰　裴并裴縯　元和八年端午建　大中八年七月再立　江
江西使院記 崔結前撰　長慶三年五月立　洪
韋行儉

四皓新廟記 蕭悉撰 裴度書 以李華四皓廟碑代銘正書　元和八年李栖筠刻　潤
柳汶

新修橋驛記 韋行儉撰　元和八年立　商
吳同元

左僕射李元諒良原縣紀遷述碑 韋良夫撰　行書　元和八年三月十五日　經
劉幼復

東京福唐觀鄧大師碣 李昌撰　元和九年二月十七日建　述昌
王疑

會善寺記 裴并行書　元和九年八月　洛

無碍寺多寶塔碑 裴度撰　行書　元和十二年二月立　鄭
劉遵古

興元節度裴玢碑 裴度撰　行書　元和九年十一月立　京兆
豐濤

永興寺僧伽和尚碑 裴度撰　楊李良裴縯　行書　元和九年十月二日　湖
蕭延慶　蕭佑章

寶刻類編　卷五

濟祠亭記并詩 記李潮撰　詩于頔撰　裴構書　裴縯　元和九年十月
濟祠西海新亭記 候鍾鍠撰　韋行質書　裴縯　長慶二年　諸
王伯良

知內侍省增開府劉貞亮碑 陸鍠撰　元和九年　京兆
屈師穆

紫玉山禪師碑 李承輯撰　元和九年立
三聖開若鏡燈□ 楊知遜撰　八分裴并古文　裴縯　大中五年七月建
戴昇

白帝城新修祠廟記 馮文約撰　正書并篆額　元和九年　蜀
陳楠

建鎮南碣記 孟簡撰　元和十年十月　越
范的

天竺靈寺大白禪師塔碑 裴并書　元和乙未　明
天竺靈寺碣 裴并書篆額　長慶三年仲春　明
阿育王寺常住田記 袁賀撰　行書　太和七年十二月重立　明　存
換原碑乃徐嶠之書

龍泉寺常住田碑 袁賀撰　越
右軍祠堂記 越
智功德記 越
謝楚

經禹廟詩 戚用香撰　孟簡立　行書　元和十一年八月　越
朱存諒　李師晦

三盛記并陰三盛吟 周顗撰　存諒書　師晦篆額　元和十一年刻　復
張九宗 刺史

雲靈山寺碑 裴并書　元和十二年二月八日立　遂寧
多寶寺鑄鐘記 裴并行書　元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立　遂寧
赤城山國清觀碑 裴并行書　長慶二年三月十五日立　遂寧
于方 祕書丞

寶刻類編　卷五

贈司空于良碑 岑成孫撰　隸八分書　元和十二年六月立　京兆

劉伯芻

贈司空于良碑 張酚撰　八分書　元和十二年六月立　京兆

張嶠

高崇文妻楚國夫人陳氏碑 段文昌撰　段全緯篆額　元和十二年　京兆

段全緯

楚國夫人陳氏碑 注見上

太府寺丞李詠墓誌 令狐楚撰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景雲寺正宏和尚石塔碑 白居易撰　李克恭正書　篆額　元和十三年立　大中八年七月十五日重立　趙

正宏大師碣 題解篇　僧寂皋正書　篆額　太和六年六月立　江標

郭叔瑜

贈左武衛上將軍彭獻忠碑 張仲素撰　王遂篆額　元和十二年　京兆

王遂

彭獻忠碑 注見上

立節司徒陳公捨宅造寺銘 沙門德宣書　天寶四年建　元和十五年四月題　常

王播

華岳廟題名 華

高逢

知元法師石幢記 殘缺　元和十二年

李球

圓覺禪師碑 白居易撰　元和十二年書　會昌三年譌　毓

武翊黃

百丈懷海禪師塔銘 殘缺撰　元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洪

張誠碑 白居易撰　姪孫裴鉶　長慶四年　洛

韋士衡

程修師太虛解形碣 崔昭撰　正書并篆額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建　集

張元佐

雁塔題名 元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題　京兆

李克恭

景雲寺正宏和尚石塔碑 白居易撰　段全緯篆額　元和十三年立　大

李飛

進涔權寺詩 羊士諤撰　元和十三年刻　常

孟簡

贈揚州大都督諸所碑 趙井造　賀拔恕篆額　元和十三年　京兆

九疑山無爲洞題名道

賀拔恕

諸所碑 注見上

吳士良　吳仁傑

卞山普廣寺養山記 吳國門撰　士良行書　仁傑篆額　元和十四年三月

吳宗丹

陽翟縣廳壁記 詩 殘缺　正書　元和十四年五月　許

柳泌台州刺史

玉清行道井銘　元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建　台

題聖壇詩 正書 殘缺　台

崔恭

大德元浩和尚靈塔碑 趙井造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立　趙

陸邳

平淮西碑 段文昌撰　八分書并篆額　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建　蔡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碑 楊承和撰并書　篆額　長慶二年　京兆　存

左武衛將軍劉德惠碑 段文撰　劉權元書　篆額　長慶二年　京兆

兵部郎中郭晤碑 長慶四年　京兆

段斯立文昌子

段文昌妻武氏墓誌 文昌撰　吳正書　元和十四年　京兆

杜師古　杜師仁

太子賓客杜信碑 信自撰　勞師古書　姪師仁篆額　元和十四年　京兆

李泳　盧誼

755

張天師鍾廟碑 李正捕撰　徐行書　留素額　元和十五年□月七日立　陸

崔罕

塔題名 元和十五年六月六日題　京兆

陳詵 福州刺史

南海廣利王神□碑 韓愈撰　書并篆額　元和十五年十月　京兆　存

贈右僕射辛祕碑 牛僧孺撰　元和中立　京兆

崔涯

東湖亭記 韓愈撰　元和十五年立　洪

刺史王守眞碑 賀蘭珍撰　洪

謁先師文 長慶三年　亳

趙宴

謁先師題名 長慶元年　亳

（缺向作者及年代）

韋審規等題名 長慶元年　成都

資福院碑 李德裕撰　長慶二年　成都

段文昌等唱和詩 長慶二年　成都

嶺南節度鄭權碑 庾承宣撰　寶歷二年立　孟

張磻

張誠碑 白居易撰　武翊黃書　經幢額篆額　長慶二年六月

義成節度曹公碑 劉禹錫撰　武翊黃正書　題額　長慶四年

管瞻

再修龍池寺碑 沈宣力撰　行書并篆額　長慶二年七月　永

韋行質 潤源令

濟祠西海新亭記 侯喜並撰　鄧冠篆額　長慶二年　孟

孔子廟碑 王勃撰　大中二年二月立　彭

楊正

贈太保李良臣碑 李宗閔撰　長慶二年　□□　存

吳處復

菩提寺碑 段文昌撰　長慶二年立　成都

楊承和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碑 撰并書　陸邠篆額　長慶二年立　京兆　存

劉繼元

左武衛將軍劉德崇碑 殘缺撰　陸邠篆額　長慶二年　京兆

韓泉

移州城記 韓愈撰　正書并篆額　長慶二年立　洛

牛僧孺戶部侍郎藏郡潁州錄事參軍

路堂詩序 韓愈撰　楷書　郡篆額　長慶二年　潁

崔宏禮

勘測大義禪師碑 立石撰　長慶三年七月十一日立　信

道純太常少卿

右僕射郭公碑 李宗閔撰　長慶三年八月

晉寧郡王陳府君碑 牛僧孺撰　太和五年　洛

東方洋

佛頂幢勝陀羅尼經幢 撰并書　長慶三年　成都

張仲方 寶州刺史

張九皋碑 顧況撰　張仲方書　長慶三年　潤

李寬　觀察使

紀聖碑陰題名 長慶三年　晉

崔從 檢校吏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

崔能神道碑 李文宗閔撰　弟從書　胡証篆額　長慶三年　洛

于敖 給事中

山南節度使韋綬碑 牛僧孺撰　長慶三年　京兆

齊抗 司門員外郎

贈工部尚書薛順先碑 長慶三年　河中

崔弁

新修龍興寺碑李騭撰　張監篆額　寶歷二年　大名

開元寺碑李騭撰　太和元年　大名

開元寺修功德記李騭撰　張監篆額　太和丁未歲　大名

張監

修龍興寺碑注見上

修功德記注見上

八戒和尚斷復三學山寺碑李商隱撰　咸通十四年立　鄠縣

李戒戎　岡大元

高陵縣令劉仁師頌德碑劉禹錫撰　戒義書　大元篆額　寶歷中刻

賀拔□

蔣防題合江亭詩大和元年六月上旬　潭

修香山寺詩三十韻白居易撰　洛

李德裕

沖虛眞人廟記劉三復撰　八分書　太和元年十二月　竝

節堂記劉三復撰　太和四年五月　潛

龍日登樓望賀皇山詩狐井八分書　太和四年八月　洛

題名八分書　開成元年　缺

平泉山居詩狐井書　開成五年　洛

平泉草木記狐井八分書　開成五年　洛

列子觀題名興王起題名　竝

鄭澣河南尹

翰林學士院新樓記章表微撰　正書　唐元度篆　太和八年　孟

高禹神道碑張度撰　太和八年　孟

唐元度翰林院待詔　梁王府司馬　河王友

新樓記柱見上

楊承和塔陰文承和撰　篆書　太和三年十月　京兆

左威衛將軍李璬用碑王源中撰　唐元序集王右軍書　篆額　太和四年

贈左衛大將軍駱奉先碑 朱敬元撰 八分書 篆額 太和五年 京兆

集金剛經唐元序集王右軍書 篆額 太和六年 京兆

昇元劉先生碑二 馮宿撰 柳公權書 題額 太和七年四月立 京兆 東都

開府儀同三司崔守誠碑 許康佐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太和九年 京兆

崔誠墜諱堂碑 許康佐撰 唐元序行書 篆額 太和中立 京兆

樞密使王踐言墓誌 劉禹錫撰 鄭復周書 篆額 開成元年立 京兆

石本九經開成二年 京兆 存

何進滔德政碑 柳公權書并篆 篆額 開成五年正月 大名

十體書 古文 大篆 小篆 八分 飛白 倒薤 散隸 懸針 鳥書 垂露 十體并敘其所起劃石有二 一在故相宗家一在太常少卿李丕諸家同出一本而傳摹小異 格

李隨

總持寺大果禪師靈山和尚塔銘并敘 太和元年 京兆

侯丕

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宏規碑 李程容撰 太和元年 京兆

義成軍節度李聽德政碑 宋申錫撰 大和三年八月 潛

資易直山南道節度使

司馬烏重允碑 裴度撰 太和二年四月 潛

左拾遺資叔向碑 羊士諤撰 正書 元和三年十月 存

陳裴仁

江西石幢記 圭峰撰 太和二年五月十一日建

徐文京

盧鞏遊北巖惠安寺詩并序 太和二年九月十七日 資

秦守正 趙磊

太清宮道藏經目錄 守正書 磊篆額 太和二年 京兆

元文叔

廣通寺石鏡燈記 太和二年 京兆

陀羅尼等經石鼓 實庭訓撰 太和五年 京兆

實庭訓

陀羅尼經石鼓 法見上

劉禹

湧泉寺大藏經記 韓汙材撰并行書 篆額 太和二年九月 明

春分投簡陽明洞天并繼作元微明白居易撰 王瑨八分書 篆額

王栖

投簡陽明洞天 莊見上

王無悔 皆咸陽尉

贈司徒李祐墓誌 段敬休撰 隸書并篆額 太和三年十一月 京兆

贈司徒王潛碑 李宗閔撰 崔龜正書 篆額 太和六年 京兆

楊敬之

贈吏部尚書楊元墳碑 牛僧孺撰 太和三年 京兆

倪匡明

東林寺大師眞堂記 裴并篆額 太和三年 江

東林寺德化主重置白氏文集記 甘匡白記 余文眞正書 篆額

太和六年八月十二日 江

余文眞

白氏文集 亡

陸洿右補闕

題名自稱襄陽臣 篆書 太和三年題 佚

任迪

孔子廟碑 韓愈撰 行書 太和三年 盧 存

元稹斷東陽練親察使越州刺史

修桐柏宮碑 裴并書 題額篆額 太和四年 亡

濟餘

棲霞寺大德比律師碑 劉禹撰 沙門雲皐正書 篆額 太和四年七月十一日建 大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再立 江

趙景元

鏡鑒道場銘 銘世用述 行書 太和四年七月十一日 佚

李諒

湘中紀行 裴并書 太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永 存

顏汝玉

天台禪林寺智者大師畫像贊　顧況撰　顧繪書　延洪玉裝額

唐元序

左威衛將軍李藏用碑　王源中撰　集王右軍書　唐元度篆額　太和四年　京兆

金剛經集王右軍書　唐元度篆額　太和六年　京兆

知內侍省崔詧鮫綃堂碑　許康佐撰　行書　唐元度篆額　太和中立　京兆

張彪

烏雀山故圓震大師碑　撰并正書及篆額　太和庚戌　頓

王翊

衛岳寺大德瑗公碑　皇甫湜撰　太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津

韋公肅

金泉洞仙居遇獨井銘額　太和五年四月八日遇　晨

周士牟

攝山棲霞寺貿聖會記　楊嗣復撰　行書并篆額　太和五年九月十五　昇

沈約

寧貴禪師塔銘　撰并行書　沙門源儀八分書額　太和五年九月　越

郭齊

新修龍母廟樓碑　李漢休撰　太和六年正月一日記　康

裴休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殿中侍御史韋雄裴誌　劉禹錫撰　太和六年正月　京兆

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　撰并書　柳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正月立　京兆　存　一在成都武通三年五月十九日立

令狐嘯

新修文宣王廟記　鄭覃撰　正書并篆額　太和六年十二月　明

崔倬

文宣王廟記　裴度撰　倬書　虛宏宣篆額　太和六年四月　襄

八關齋會記　顏眞卿撰并書　田說篆額　大歷七年立　大中五年倬補書　龍天　存

盧宏宣

文宣王廟記　並見上

丞相檢校司空李公碑　李宗閔撰　順額　太和八年　洛

廣成先生劉元靖神道碑　蕭郡撰　八分書　大中五年　潭

王周古

楊岐山甄叔大禪師碑　沙門圭閣撰　僧元簡行書　篆額　太和六年四

許堂

雁塔題名　大中六年五月十八日題

龍融

李德裕德政碑　賈餗撰　八分書　太和六年八月　潭

贈太尉會稽郡公康志睦碑　李德撰　楊遂篆額　咸通二年　京兆

張漢夫

游擊將軍許給墓誌　撰并書　太和六年　京兆

崔蠡

贈司空王潛碑　李宗閔撰　王元博篆額　太和六年　京兆

賈棟

謁慕法廟詩　撰并書　太和六年　華

張拘元

佛窟大師碑　韓秩撰　太和六年　吉

李師復

修仙都觀記　段文昌撰　太和十年正月記　忠

郭圖

復石幢記　李方元撰　太和七年四月一日立　洪

豫章冠蓋盛集記　獨孤及撰　李冕篆額　太和七年四月立　洪

李寫

新修文宣王廟記　鄭覃撰　正書并篆額　太和六年十二月　明

冠蓋盛集記　並見上

楊嗣復劍南節度使

武侯廟碑陰記　趙與懃佐趙名　太和七年

李文悅

謁夫子文　太和七年　兗

陳覽

塔題名太和八年九月十日立　京兆
凌潤

立吳文皇帝廟碑胡季良撰　太和八年　潤
郁文則

神仙觀碑盛君立撰　行書篆額　太和九年正月建　杭
鄧師仁

春城院佛殿記劉禮撰　八分書　太和九年五月立
崔植縣令

馬先生廟錄盛中規撰　太和九年十一月立　鄠天
劉承劍　毛如浦

菩安院左溪大師碑銘李華撰　兼劍知浦等行書篆額
沈堯章　昌晉經略判官

贈吏部尚書沈傳師益誌徐璜撰　隸子書　太和九年
張楨

內謁者張忠政碑卜崇撰　楷書　太和九年　鄠
鄭宗冉

令長新誡元宗簡　太和九年建　許
張雅

造經供養記僧明堅撰　太和九年　成都
宇文鼎

題蒙泉詩太和九年刻　荊門
楊玕

龍牙山先文師塔銘劉幷書　太和中立　潭
王鼬

鎮起歇馬五亭記南卓撰　正書題額　開成元年五月二
李道夷

皇甫湜題石佛谷詩開成元年十月
鄒從周

大和九年十二月　鄠

樞密使王踐言墓誌劉柯撰　唐元度篆額　開成元年　京兆
裴諶

贈尚書左僕射劉遵古碑許康佐撰　開成元年　京兆
牛僧孺已附見誌銘係下此重出

赤城山中巖寺碑沙門神昌撰　開成元年　吉
任給

心經幢　開成元年立　成都
心經題成都
丁居晦

宣武軍節度使王公神道碑裴度文　柳公權書　篆額　開成元年　洛
按誌柳公權誤下裴休文

檢校左僕射崔鄲碑裴休文　劉禹錫書　葉鄴　開成三年正月立　洛
朱玭

內侍少監第五從直碑袁郊撰　行書　毛伯良篆額　開成元年　京兆
修謁末央宮碑武末撰　行書　毛伯良篆額　會昌二年十一月六日建　京

內侍都士榮碑嚴厚本撰　行書　會昌三年　京兆

殿中省尚衣奉御蔣洞幽墓誌任吉撰　大中九年立　京兆

內侍監仇士良碑鄭楚撰　行書　毛伯良篆額　大中五年　京兆

千福寺重建章敬師傅教碑朱景元撰　行書　大中五年　京兆

廣成先生傳碑潛撰　大中七年　潭
毛伯良

第五從直碑注見上

韋元素碑注見上

末央宮碑注見上

仇士良碑注見上

贈開府儀同三司田紹宗墓誌呂諲撰　侯湘行書　篆額　大中元年刻
宣宗女齊國恭懷公主碑崔嘏仁書　篆額　大中元年立　京兆

崇聖寺佛牙贊塔碑孫樸文　王村平書　篆額　大中立　京兆

盧遜

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撰　開成二年二月

王鼒

修阿羅漢塔記沙門前白進　開成二年九月八日立　趙

龍鑒寺碑徐士弼撰　開成五年　楷

裴子方朝散郎前行河南府河陰縣主簿

貢公記李渙撰　八分書　開成二年十一月立　詩

楊明

內侍省贈特進王延義碑篆額　開成二年　京兆

許康佐

夢巖寺法順大師碑撰并書　開成二年　京兆

章慤

蒲州司馬杜元穎妻墓誌銘撰并行書　開成二年

崔鼎

臧沙門王嗣宗碑撰并書　開成丁巳十月廿四日記事　楷

陳去疾江州司馬戶曹參軍　李廷彥

贊稱律大師塔碑劉誠撰　去疾書　趙彥篆額　開成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立　大中八年重建　江

馬總

新造白蘋洲五亭記白居易撰　開成四年十月立　明

鄭模

宣歙觀察使王質碑劉禹錫撰并書　篆額　開成四年十一月

王君平檢校太子賓客滁王府府司馬

右神策軍營軍屯記石清夫撰　行書　開成四年立　京兆

崇聖寺佛牙寶塔碑孫樸撰　毛鉉真題額　大中年立　京兆

朱景元

徑州節度朱叔夜墓誌崔鉉撰并正書　開成四年　京兆

魏模赴屠舍人

李宏綽神道碑開成四年立　楷

金剛經曾消滯業額　開成五年正月立　舁

鄭遠古

散騎常侍裴公碑盧鴻撰　開元五年四月　洛

裴儆修祠創史

重游瑯琊溪時開成五年六月題　詩

江積

大海山常禪師遠源碑撰并書　開成五年七月　明

柳正亮　鄭瑗

贈左散騎常侍李推直碑正書撰并書　額篆額　開成五年　京兆

李抗掌書記

修葉文公廟記撰并書　篆額　開成五年立　坊

徐元道士

桃源山界記狄仲立撰　書并篆額　開成五年立　隸

鄭嶋暉

文宣王廟庭松記開成中立　眞

王幼成

龍興寺頌盧鴻撰書　開成五年立　巴

貨刻類編卷六

名臣十三之六唐

賈島　樂彥融

紫極宮碑樂圖撰　馬書　彥融篆額　會昌元年三月　諸

裴獎

修勝經幢行書　會昌元年六月　諸

李玭刺史

題名會昌元年　光

楊紹復

荇溪新亭記李潢撰　會昌二年正月　諸

章綰

羅塔題名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書　京兆

李渡謚武功縣尉

王粲石井欄別記會昌二年　諸

周援

五大夫市新橋記會昌三年月旦無射二十九日建　諸　存

徐方平集賢直院

吳天觀碑王起撰　柳公權書　篆額　會昌三年十月　京兆

左神策紀聖德碑崔鉉撰　柳公權書　篆額　會昌三年立　京兆

大中報本寺碑李紳撰　侯潤撰　篆額　大中元年二月五日建　京兆

沈鄴

處士鍾離府君墓誌會昌三年十二月立　杭

李景華

戶部郎中裴瓊墓誌弟察撰　正書并篆額　會昌三年　京兆

裴方質試祕書省校書郎

李德裕遙傷孫普師詩并題黃先生舊館詩入分書、會昌三年刻

夏中

浯溪銘重書補　會昌三年　永

李琮

刊有待嚴記李方元撰　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諸

王惟直監軍使內謁者監

新修紫極宮記趙璘撰　會昌四年九月立　諸

馮賢

賈島墓誌紀績撰　會昌四年立

盧匡

修文宣王廟碑裴坦撰　李并篆額　會昌五年十一月立　青

修文宣王廟碑裴坦撰　李并篆額　會昌五年十一月立　成都

經師象

都督府記李紳題撰　會昌五年十一月立　揚

周墀洪州刺史

大孤山賦李建裕書　會昌五年刻

張詰

杜牧左史洞題名牧爲刺史立左史洞名而題之詰書　會昌五年刻　西

白敏中

辭唑先生白公西壯畧石碣紫天白著盡瑞　會昌六年十一月立　洛

王登

驪除山大定寺李先生碑益號撰　會昌六年　京兆

高承恭

題名會昌六年　書

蓋巨源

保生銘隸恩源撰　八分書銘　題鉆題後　大中廿寅　會昌六年立　成都

江瀆廟源公碑李汶譔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中十三年正月初七日述　成都

司空扶風公寫眞記李汶撰　八分書并篆額　咸通元年十一月記　成都

吳公眞堂記薛逢撰　咸通二年　成都

六譯金剛經幾碑楊嗣復序　八分書　咸通四年六月立　京兆

再建龍興寺碑何紹宏撰　八分書并篆額　咸通四年十二月　撰

金剛經篆書　咸通四年　成都

新營毕羌江橋記上官模撰　篆額并八分書　咸通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撰

創建江南亭記芮逢撰　篆額　咸通十年九月十一日記　縣

鎭國白天王記上官模撰　書并篆額　咸通十一年立　成都

盧正

臨涇館記會昌中立　成都

侯翊

大中報本寺碑弟琮撰　徐方平篆額　大中元年二月五日建　京兆

黎埴

浯溪題名大中元年七月二日　永

高元裕

華岳廟題名大中元年　書

張行周

宿州刺史李宏本墓誌并蓋撰　大中元年　京兆

侯湘

賜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詔　行書　大中元年刻石　河中

王方外

蓬萊觀碑孫逖撰　貝錄該八分書　篆額　大中二年六月　明

貝錄該

蓬萊觀碑注見上

波羅寺記范攄撰　八分書　咸通元年復立　越

大慈寺復寺記八分書并篆額　咸通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立　越

韋瓘

浯溪題名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　永

張仲方

張仲方詩并書

蔡陵幽州節度副使

張仁憲神道碑李商隱撰　八分書并篆額　大中二年　縣

鄭戎

內常侍成叔貞碑撰并書及篆額　大中二年　京兆

盧弢歙州刺史

新興寺碑撰并書　楊遜篆額

開城君廟碑撰并篆書　劉瑑之書　大中三年十二月一日建　篇

文宣王廟記撰并正書　大中十三年八月　定

楊嶷

新興寺碑注見上

慕容鎬

淮陽太守李公廟碑李讓撰　大中三年三月

徐琰

心經篆書　大中三年五月　成都

劉劘之

圌城君廟碑見劉故讓注

毛文庾

贈內侍王臣墟碑劉承規撰　書井篆額　大中三年　京兆

鄭言

文宣王新廟碑裴井書並篆額　大中三年　湖

楊收

松溪院記劉承規撰　大中四年六月十五日刻　成都

李審幽

脩勝經幷記張執恭撰並書　行書　大中四年七月

李貽孫左諫議大夫宋文館學士

祕書監陳商墓誌裴井書　大中四年立　洛

顏稹

重建浴居寺碑段成式撰　裴井篆額　大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刻　□□

據是碑所書殊有楷法

譚郛

醉吟先生傳白居易撰　大中五年四月　洛

白居易碑李商隱撰　大中五年四月　洛

魏扆

陽翟縣水亭記裴井書　大中五年五月　許

楊向

金剛經碑大中五年李夏　圖

李儻屯田郎中

太子太傅李固言碑李玨撰　從子儻書　大中六年九月一日　黑綱

王貞　孟達

普門寺鎮國經藏院記馬詡撰　貞正書　達篆額

庾存讓

明皇送李邕赴滑州詩行書　元和五年十月　洛

徐攻昭義軍節度判官

贈祕書監庾俊神道碑裴孫撰　元和五年立　河中

范希朝河東節度使

謁北岳記元和五年　訛定

徐放

天台佛隴禪師林寺碑陳諫撰　元和六年五月　台

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裴嘉撰　陳修古篆額　元和六年立　台　存

陳恪古

修禪道場碑注見上

贈太子少保何文哲碑王源中撰　劉禹錫書　篆額　太和四年八月立　京兆

法華寺碑郎路撰　裴井篆額　會昌二年正月　鄭

鄭權兵部郎中

房琯碑陰記石洪撰　元和六年　孟

皇甫鎛相如東都郎中

黔南觀察贈左散騎常侍公碑張□夫撰　大中八年　洛

韓抗王屋主簿

幹宗賜白雲先生碑賜白雲先生敕三　元宗敕並送劉詩卷一　賜筆立並璽書狀　中八年刻石　孟　存

張道衡　任洪潘

龐陽廟記張薦撰　道衡正書　洪潘篆額　大中九年五月二十日　盛

韓欣

贈司徒趙郡貞孝公李緯先廟碑裴度撰　正書并篆額　大中元年　京兆

畢誠邠寧節度使

五夫人堂記裴井書　大中六年刻　邠

董景仁

宣宗女齊國悲傷公主碑毛伯良篆額　大中九年　京兆

內侍楊公碑張鴻撰　咸通十二年　京兆

李袞

興唐寺碑大中十年　京兆

盛溥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中十年　原

盧池神祠記缺右方撰　八分書　大中十年　原

殷元珪

贈太子少保胡洙妻曾氏墓誌王自牧撰　大中十年　京兆

李子流

題名大中十年刻　江

婁光遠國子博士

東林建碑記張又新撰　篆額　大中十年四月三十日　江

延聖院經藏銘劉禹錫　八分書并篆額　咸通九年六月　江

義亭記劉禹錫自撰　正書篆額　咸通九年六月　江

重建東林寺禪大德言公碑劉禹錫撰　八分書并篆額　咸通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立　江

記瑕堙記皮日休撰　八分書　咸通十二年刻　襄

陸龜

陸文正莵誌呂璹撰并書　大中十一年三月　湖

多日洛城老謁玄元皇帝廟詩杜甫作　咸通十一年　洛

任紹

魏城縣令喬晏游石室山記王瑒撰　大中十一年十月　關

徐方固朝邑縣前行蒲州寶鑑錄

潤諫

南陽縣廳西壁記裴坪八分書　大中十一年　鄧

杜愷

莊居記杜佑撰　顧愷書　大中十一年五月書刻　京兆

韋陶河陽三城節度使

重陽亭題名大中十二年

陳潛

開溪亭記裴休撰　大中十三年二月立　關

楊漵

少府監丞楊漵妻張氏墓誌潘井正書　行書銘　大中十三年五月　京兆

張元之

大中仁王寺禪師新續碑裴休撰　行書　大中十三年八月立　咸通

杜英

儒宮碑沈佺期撰　正書并篆額　大中十三年十一月

王潛

萬石君廟記石台撰　行書并篆額　大中十三年十一月

殷紹業道士

豫王府功曹殷縱墓誌潘井正書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　洛

丁祥

請創禹廟事碑大中十三年刻　河中

柳仲年

司刑寺怪獄記盧耽撰　大中十三年　京兆

兵部尚書王承業墓誌潘肖撰　咸通十年二月　京兆

贈內侍周景寧碑潘井書　咸通十年立　京兆

懿宗女衛國文懿公主碑李係撰　正書并篆額　咸通十一年二月

懿宗惠安王太后墓文盧鎬撰　京兆

馮讀與陝府兩縣關牒

馮讀與陝府兩縣關牒

寓居石表記大中十三年　陝

馮讀

東林寺經藏碑李栖筠　大中十三年重書再立并篆額　江

裴諝

題名大中十四年六月刻在實刻類編序後　江

杜宣猷

義昌軍節度杜中立碑裴坦撰　大中十四年八月

沈珫

新創法雲禪院記潘井正書　大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滑

元達

皇陶廟記大中□□□□□□二十五日立　滑

能湊

大中仁王寺禪師新續碑裴休撰　行書　大中十三年八月立　咸通

杜英

儒宮碑沈佺期撰　正書并篆額　大中十三年十一月

王潛

萬石君廟記石台撰　行書并篆額　大中十三年十一月

殷紹業道士

豫王府功曹殷縱墓誌潘井正書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　洛

丁祥

請創禹廟事碑大中十三年刻　河中

柳仲年

司刑寺怪獄記盧耽撰　大中十三年　京兆

兵部尚書王承業墓誌潘肖撰　咸通十年二月　京兆

贈內侍周景寧碑潘井書　咸通十年立　京兆

懿宗女衛國文懿公主碑李係撰　正書并篆額　咸通十一年二月

懿宗惠安王太后墓文盧鎬撰　京兆

馮讀與陝府兩縣關牒

馮讀與陝府兩縣關牒

寓居石表記大中十三年　陝

馮讀

東林寺經藏碑李栖筠　大中十三年重書再立并篆額　江

裴諝

題名大中十四年六月刻在實刻類編序後　江

杜宣猷

義昌軍節度杜中立碑裴坦撰　大中十四年八月

沈珫

新創法雲禪院記潘井正書　大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滑

元達

皇陶廟記大中□□□□□□二十五日立　滑

能湊

所在地名索引 大中立 新

名匠十三之七番

対話者職業別索引

静岡県静岡市葵区駿府城公園二丁目 静岡三号館 真実

建設趣意記念碑 昭和三年十月六日 建設

建設記念碑 昭和四年立 建設

場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公益法人協会 静岡三号 真実

課元

内閣官房 建立 建設 静岡三号 真実

戦場

静岡三丁目 駿府城 石垣記念碑 静岡三号 真実

令嬢役

建立趣意書 原告 静岡三号 石垣

建設記念碑 昭和 建

建設記念碑 静岡

建設記念碑 二 静岡三号 建

主題

大蔵省 建設 昭和記念碑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建

栄誉

静岡 静岡市 建設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真実

職業

静岡市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建

静岡市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建

場所

静岡県 静岡 建設 静岡三号 真実

手法 戦場

静岡 静岡市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真実

手元灯

静岡 静岡市 建設 建設 静岡三号 真実

主題 名匠名人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建設 静岡三号 建

建設 建設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静岡三号 真実

場所

仙台 静岡 建設 静岡三号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職業 課元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手順

静岡 静岡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静岡 静岡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主題

静岡 静岡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栄誉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静岡三号 真実

手元灯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静岡 静岡市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参考書籍名

職業

静岡 静岡 静岡 静岡三号 建

河合塾

太平寺僧牌經幢　咸通六年五月　殘

胡專

平盧節度使崔執柔墓誌　裴劃書　咸通六年七月　京兆

鄧君榮

異僧觀修堂殿創建字碑王物書　咸通六年五月　缺

李晚

徐商德政碑李國書　八分　崔井藏眞　咸通六年十二月建

廣維翰

節度使壁誦碑　慎惟和書　咸通六年　缺

裴延翺

法順和尙吉祥泉碑　裴延翺撰　咸通六年　京兆

鄭岩石　鄭彥瀧

修文宣王廟記　岩石刻井屋額　男彥瀧八分書　咸通六年

周永結

心經幢　咸通七年立　缺額

盧元

神光寺碑李勉書　書井藏額　咸通八年十二月立　關

苗紳

觀察使武陽公章公寫眞贊　劃井書　咸通八年　江

韓綜右僕射常侍

太子太師裴休神道碑　裴延翺撰　咸通八年　缺

鮑魯

般若心經記　咸通八年　京兆

張彥遠

舉岳廟題名　咸通九年　準

張宗厚

宜徽北院新啓功德堂記　崔嘏撰　咸通九年　京兆

掖庭局缺田公遺碑　李國書　咸通九年　京兆

師子院鐘銘　裴劃撰　咸通十一年　京兆

安國寺鐘銘　裴劃撰　咸通十四年　京兆

贈特進段居本碑　裴劃撰　正書井撰額　乾符四年　京兆

李昌齡　前左威衛兵曹參軍

沈公夫人馮氏墓誌　羅振玉藏　咸通九年　河中

朱介一

九疑山舜廟記　道士孟可將撰　咸通十年九月二日　建

滕宮

宣聖廟記　曹翔撰　咸通十年　缺

鄭承規

碧落碑識文　在碧落碑之額　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　缺

劉慶古

雲麾將軍宋戎墓誌　裴孫程撰　書井藏額　咸通十一年八月立　關

張鎰右威衛大夫

振武節度使高宏碑　鄭祥撰　咸通十一年　京兆

盛澤　鄧希言　翰林待詔

辭從神道碑　從孫□撰　潘昌裝額　鄭書　咸通十一年　河中

道貴中

神岡廟路記　楊井正書　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記　台

胡瑤

浯溪題名　咸通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永

獨孤霖　刺史

疊嶂樓　咸通十二年十二月　湖

柳知微　前大理少卿

孔宰父碑　鄭翻撰　咸通十二年　正

牛季珣

修六門堰碑　皇甫撰　書井篆額　咸通十二年　京兆

毛知微

三〇六

参考文献

千佛寺第和尚塔銘記 嘉靖十三年立 実物

國内松倉金石文資料集第 松倉三号 実物

拓影

興慶寺石仏台座銘 大永五 嘉靖十三年二月 拓

拓影

伽藍寺記 嘉靖十三年四月記 碑

実物 現存

鳥獣石古山寺王廟建立碑并正書 書者撰 嘉靖十三年四月立 碑

王錫

善光寺梵鐘并銘 嘉靖十三年八月 鐘

青表紙戸籍巻頭見開部

武蔵書初藏版文書目録 嘉靖十三年 書

王承禧 新発

孝子張伯元墓表碑并書 金属撰 嘉靖十四年 木

和田山墓記碑并正書 幸十撰書 嘉靖十四年十月 碑

新発現

國文書館嘉靖十四年藏図目録 写

王承

福谷山墓地記念碑并書 嘉靖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拓

王承己

善光寺梵鐘銘十四年 鐘

国宝級

善光寺梵鐘銘十四年 鐘

参考文献

石清水八幡宮寺社領目録 嘉靖十五 写実

実際

石清水社務次第十五

創業開基勝王寺縁起 寺社伝来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六日立 縁起

西谷王王応進生阿弥陀如来像 銘書像 嘉靖十四 天文三年 光背

銘拓

鹿王山三明院子源石室王井三明院碑 弘治三年三月十九日 碑

参考

崇福寺住持大師真寿記口口 嘉靖 弘治三年 碑

王錫

武蔵国秩記王朝寺氏領地事并正書 弘治三年立 実物

東国国書作品

神宗院弘治寺和尚塔銘 弘治三年 実物

鷹巣寺弟照大師建立碑 弘治四年 実物

参考

十善業道経曼荼羅 嘉靖 弘治四年 実物

李宏源

備本行状記并正書 弘治五年 実物

沈度

三国信心録并口述立版 正書并撰書 弘治五年正月 刷

吉野

東国国書作品弘治寺和尚塔銘拓影 弘治三年四月 実物

新創二真寺記 嘉靖撰書 書并筆跡 弘治五年 成稿

聖石宝塔 嘉靖撰書 弘治五年 成稿

王錫

国文館中書令白李公遺徳碑誌令第口第 弘治五年 実物

文政

北山寺再建寺功徳并放生池記王朝撰 弘治六年五月二日記 碑

拓影調

志賀公領寺領数分口口碑 弘治六年五月 拓

参考史料

手置

同利願主等造功德記 宋元祐十一月 □□

勧進僧

清安院碑 宋元三年四月一日記 拳

高雄

阪第大前令真和前令利神殿造営棟札 宋元三年 写真

勧進

施大元楼造記 宋元三年立 拓

棟梁

鐘楼記 銘井大工 宋元三年十一月 拓

図相

元統造営宋元五輪塔銘 宋元三年 写真

図花師

供養行業法令等元年造営記 宋元四年立 □□

組織

伏寒師造営棟 番匠棟梁 元元年立 拓

組織

西本王王公造生屋敷記 銘井 番匠棟梁 天福二年 拓

造営者

両性殿額番匠棟梁 天福五年十月十五日立 拓

刻師

定光塔記 宋元棟梁 天福二年 木拓

図安師

陶山城記 銘井大工 天福十三年庚子正月十五日造立棟梁四人名前 拓

主殿

祭公造営宇棟梁 番匠棟梁 天福十三年 写真

参考史料 三十三

安定功徳夫人源河原氏墓誌銘井正書 天福四年正月 拓

勧進

北条寺記 宋元中興 宋拓四年 拓

安公性善城観功徳碑 銘井大工棟梁 銘弘二年九月 木拓

造営

重建高城大城御記 銘井大工 八尺棟梁棟梁 銘記元年十一月 拓 写真

奉加僧

波佐見公新造鐘楼記 銘井刻師 棟梁 大興元年六月十一日 拓

勧進僧保和

新移州城記 銘井大工棟梁 棟梁成弘年大興年中御巡検記 拓

勧進

陳永元

阿元医師学校立碑石 銘井棟梁 正徳元年棟梁 大興三年四月 拓

奉加 勧進

梓州新造御造王御殿棟札 棟正棟 棟梁棟梁 成興元年三月十九日立 拓

今帰仁 造作

新城安国寺建立棟梁記 棟梁正棟梁 棟大工棟梁 銘興元年十一月 拓

勧進僧法雲

社田花詩 二首 銘井棟梁棟梁棟梁 銘興元年頃 墨拓

刻師

泰河三重塔記 銘井棟梁 正徳元年棟梁 銘興元年 拓写

棟梁

台座銘 新城御造記 銘井大工 浦士原口棟梁棟梁 銘興三年五月中日建 拓

勧進僧

鐘記 銘井棟梁 棟梁棟梁 銘興四年 拓写

勧進

鐘座記 井大工

勧進

新城安国寺棟梁記 銘井棟梁 棟梁棟梁 銘興五年八月十五日建 墨拓

寶刻類編卷七

名臣十三之八唐不著年月

王起

劉子觀題名并

褚無益

孔子廟題無益等二十九人 完

魏崇

柘城令李君德政碑封利建撰 行書 存

趙滂

忠武將軍左衛中郎蔡君碑杜牧撰

元封

鹽州錄事參軍狄公碑盧汝撰

薛存誠 韋夏卿

甘棠館題名文字磨滅

鄧恭

周杭州刺史李公碑

唐澄

衡南縣令房公德政碑周昇撰 瑾

崔行功

淨住寺釋迦文賢劫千佛像記撰并錄書 宣義

道滿

后土神祠碑陰自皇太子已下題名 河中

張松貧推官今

與李邕書楚

杜牧

顧楮山題名闕

駱齊休

智勝陀羅尼石柱題名宣光

趙圓創開廣度衢橋

會昌投龍文

李靖

上華岳書舉

員半千

題名逸舉

裴光庭贈成校闕

裴氏祖德碑自敘述其家世并書 洛

季參元

龍華殿心經盧鴻八分書并篆 泰元圖記 附在嵩山

崔周衡

陽翟縣新石橋記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重修黃陵懿節廟記　篆額　正書并篆額　開平初元九月二十五日建　譯

名臣十五　後唐

楊遜

太清觀取鐘幷修觀記　杜光庭撰　天成二年　成都

李昊

羊馬城記　撰并書　天成三年　成都

劉陟度

重修文宣王廟記　劉昌撰　天成四年七月十三日記　鄧州

令狐峭

改修軍資庫記　李昊撰　長興元年　成都

孟公夫人禹壇長公主神路碑　楊夢撰　長興四年立　洛都

劉綸

重修白帝廟記　述并行書　長興六年六月記　夔

張業尤倫林待韶郭在徵

倘父吳越國王設武肅神道碑　楊凝式撰　蔡尤行書　後漢乾祐三年九月　江蘇

李鵬

洛陽至眞堂記　李悅撰　清泰三年八月

名臣十六　後晉

李紹元

鈐勝經幢　天福九年　蘇

名臣十七　後漢

郭忠恕武帝尚度推官

唐懷素律記　門德裕撰　八分書并篆額　綿

大藏經旨序　撰并篆　宣正己正書　乾祐元年四月

重修高祖廟碑　趙鎮撰　八分書　乾祐二年　徐

小字說文字源　取唐李陽所書字源補其缺漏者七改其書之誤者一刻爲小字以類石　乾祐三年七月立　後　存

後周移文宣王廟堂記　喬潛撰并　正書并篆額　周廣順元年孟秋記撰　宋乾德元年　汝

永安院佛殿記　篆額　宣正己正書　宋乾德四年四月立　□

陰符經小篆　古文　八分　三體書　宋乾德四年刻　京光　存

袁正己

大藏經旨序　注見上

永安院佛殿記　注見上

程延翰

重修法空大師塔碑　墨征奉勅撰　延翰奉制書　乾祐三年九月六日

袁尤中

十八體書　書夢瑛書　眞宇尤中書　京光　存

名臣十八　後周

楊凝式

題名并詩　凝式題歲在癸丑三年　洛

王貞元　王貞範

荆南節度贈太師楚王高季興碑　孫光憲撰　貞元行書　貞範篆額

趙仁朗

安州防禦李瓊德政碑　李貞範撰　行書　顯德五年七月五日建　維安

名臣十九　前蜀

王宗懿

太宗文皇帝帝範　武成元年　成都

白居易題袍詩　行書　武成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立　成都

探牋歌　武成元年　成都

高適燕歌行　武成元年　成都

徐琥

鳴鶴寺藏經堂碑　李調撰　武成三年立　成都

喬鈞

太上內觀經　永平二年四月十三日　成都

嚴光溥

重修龍興寺碑　牛希濟撰　永平二年立　並事

唐延壽北禪院碑　僧眞益書　長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建　成都

巻第
目録
巻第一
神代上
神代下
巻第二
神武天皇上
神武天皇下
巻第三
綏靖天皇
安寧天皇
懿徳天皇
巻第四
孝昭天皇
孝安天皇
孝霊天皇
孝元天皇
開化天皇
巻第五
崇神天皇上
崇神天皇下
巻第六
垂仁天皇上
垂仁天皇下
巻第七
景行天皇上
景行天皇下
巻第八
成務天皇
仲哀天皇
巻第九
神功皇后
巻第十
応神天皇
巻第十一
仁徳天皇上
仁徳天皇下
巻第十二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允恭天皇上
巻第十三
允恭天皇下
安康天皇
雄略天皇上
巻第十四
雄略天皇下
巻第十五
清寧天皇
顕宗天皇
仁賢天皇
巻第十六
武烈天皇
巻第十七
継体天皇上
巻第十八
継体天皇下
安閑天皇
宣化天皇
巻第十九
欽明天皇上
巻第二十
欽明天皇下

張郎修羅漢記 昇元四年三月十三日立　楷

孟拱辰

重修東林寺記 林王知謹記　草書并篆額　昇元六年七月一日　江

太乙眞人廟記 韓王知謹記　行書并篆額　昇元六年七月六日　江

多寶塔記宣

呂延真

重復練塘銘 逸并書　昇元七年期　楷

復練塘頌 李華述　楷

李浚

方等寺經藏記 沈彬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元年八月十五日　楷

裴仁安

丹霞寺新泉記 劉日新撰　書并篆額　保大二年　舒

陳岱

通智大師碑 徐行范撰　陞書　昇元元年篆額　保大二年三月十一日書十月一日立

通智大師塔銘 孟拱辰撰　篆書　昇元元年篆額　保大二年四月九日書十月一日建

光師長老碑 宋齊邱撰　悅道行書　韓熙載篆額　保大二年十一月一日　□□

簡寂觀新壇記 譚并書　楷

陳元光

通智大師碑 徐行范撰　陞書　昇元元年三月十一日書十月一日立

通智大師碑銘 孟拱辰撰　篆書　昇元元年篆額　保大二年四月九日書十月一日建

光師長老碑 宋齊邱撰　悅道行書　韓熙載篆額　保大二年十一月一日　□□

簡寂觀新壇記 譚并書　楷

戚衮

光師長老碑 徐行范撰　陞書　昇元元年三月十一日書十月一日立

財運樞

中興佛窟寺碑 孫□撰　正書　王文秉篆額　保大四年二月五日　昇

王文秉

佛窟寺碑 徐鉉記　篆書　丁未十月十九日　宣

方山寶華寺宮碑 □□撰　□鼎行書　文秉篆額并鐫　保大四年　太平

新仙觀碑 殷崇□撰　朱銳正書　文秉篆額并鐫　保大四年六月五日建

古城縣設水陸宴會記 道士若虛述　行書并篆額　保大四年　太平

程百譽

唐金剛經行書　前有韓熙載題　大德道觀篆額　保大五年十二月　徐

徐鉉

溧縣文宣王廟碑 徐鉉記　篆書　丁未十月十九日　宣

貞素先生栖霞碑 徐鉉撰并篆額　八分書　保大壬子　昇

茅山題名 太歲庚申　昇

溧興縣興道觀北極殿碑 書并八分書　徐鉉篆額　戊辰歲建　宣

張鑒官記 徐鉉撰　書并篆額　癸酉上元立　江

崇門陳氏書堂記 徐鉉撰　書并篆額　江

延祚觀碑 施

茅山廟碑 施

紫極宮碑 施

題名徵君墓詩 昇

徐延祚

表石題 篆書　保大五年　楷

孟文益

肆支佛大嚴現身記 周彥撰　行書　保大六年

朱鉞

張遜公碑 陰崇父撰　保大六年　昇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撰　昇

新仙觀碑 陰崇父撰　王文秉篆額并字　楷

謝仲容

新建溧天師廟碑 周彥撰　書并篆額　保大八年期　信

高融

巢湖南秦院佛殿功德碑徐吉撰　保大八年九月一日建　無卷

韓熙載

清涼寺悟空禪師碑撰并八分書及篆額　保大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鼎

金剛藏經殿碑撰并書　鼎

彭克明

重修仰山廟記朱惟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十年十二月五日　宮

文宣王新廟記徐鉉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癸丑正月十一日　宮

王沂

李氏書堂記李徽古撰　保大十年　南唐

徐鉉兄

貞素先生棲霞碑并見上

鍾溪院高公亭記撰并篆　保大十三年四月　舒

南郡太守周將軍廟記撰并篆額　保大十三年六月建　舒

龍門山乾明禪院碑銘撰并篆　舒

許真人井銘撰并篆　鼎

玄博大師王君碑撰并篆額　鼎

騎省石鉉姓名故謚之騎省石　□□

慧悟禪師真贊湯悅作　篆書　南唐

項王亭賦李德裕撰　篆書　和

再立忠孝雙碑記賈至撰　篆書　單

殷觀　邵儉

筠州開城記撰并正書　篆額　保大十一年三月五日記　嶠

潘進超

方等寺潘氏重修捨經藏殿記殷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嶠

徐遜

廬山開光禪院記湯廷已撰　書并額　保大十二年正月　南唐

胡惟楚

簡寂觀碑沈烱作　書并篆額　保大十二年正月重建　南唐

王路

改修簡寂觀獅堂記李鈞撰并書　保大十二年　南唐

徐遜　羅隱

簡寂觀修石路碑記建并題額　篆書　保大十三年五月　南唐

彭演　伊從道

東林寺上方禪師舍利塔記撰并八分書額　復道正書　保大十四年

王元旬等合王邕

題鳥公碑陰文撰并書　鳥氣題額　保大十四年立　鼎

王棨

青元觀九天使者功德殿記真檀道　保大十五年

楊元鼎

紫陽觀碑徐鉉撰　并篆額　己未十二月一日建

任德元

贈述魏夫人仙壇碑真跡古元正書　篆額　庚申重建　杭

鍾師紹

劍池題徐鉉書　正書并篆額　洪

名臣二十三不著朝代

華陽真逸

鶴銘重摹開宝本　摹　存

崔沔

鄭司農碑額八分書　額

劉騫

宋州漢高祖廟碑龍天

婁活

修文宣王廟碑八分書古文額　格

王紹

溫縣遵文宣王廟記正書并篆額　孟

崔瑗　李遜

北岳神廟碑陰子卷缺 缺書 逯緊額 眞定 李
邱光道
法王和尙碑額缺書 京兆
劉貫 周守忠
華州新開漢湖記貫撰并書 守忠篆額 缺
趙縱
萬固寺記正書并篆額
楊倫
鮑君廟記隸
周堂
馬日山新廟記碑
甘從福
桃源修增記篆額缺書 缺
陳仁稜
彌陀經幢
范商皓
簡寂觀熊君尊師碣子温時撰
杜諱
華高亭題額并八分書 宣

寶刻類編卷八

釋氏一陳
智永
眞草千文帖
千文五百字書
釋氏一北齊
道宿
閻亮造像記河清元年九月
釋氏二唐
智辯
秦州都督姜確碑于志寧撰 貞觀十九年十月立 京兆
智清
佺貴應寺記缺□□撰 咸亨元年 京兆

慎仁
日蓮聖教遺文断簡　鎌倉時代後期　紙本墨書　縦二四・一×横一一・一　京都　巻
仁法
平原寺令和修復土元三年三月
正治
超昇寺大法蓮華経公開参詣勧進帳　永禄元年十二月立　真筆
嘉暦
僧良源入王真俗諸願成就祈禱巻第　嘉暦二年　京都
行基
観音菩薩像造立知識書付銅板　正徳　銅製元年立、真筆　巻
安直
龍泉寺蔵経目録　延喜写本　巻子　天慶二年立　大慶三年改訂　縮
元禄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経石柱経両面刻　文治二年　京都
寛政
金剛寺伽藍修造勧進帳　寛政元年　写本
立阿光王図絵奉納額　文政三年十二月　板額
北帝原山神社縁起絵巻　嘉元三十二年八月　滅失
観教
句経令文和解改訂版木製版　寛延三年二月　版
法蔵
釈迦如来八相涅槃図　嘉元二年　京都
慶雲
延暦大一寺法華経曼荼羅図　嘉元二年　京都
明治
寺院梵鐘銘文集　嘉元四年六月
行政
西条国寺釈迦如来像胎内納入品目録　鎌倉時代　嘉元二十三年立　京都

守法
龍泉寺蔵経目録　嘉元六年書写　縮
地祭
安穏護国経　八巻　嘉元八年立　縮
祈願
古筆手鑑断簡集　八巻　嘉元十年六月　巻
梁州国史手鑑断簡八巻　嘉元十年六月　巻
立願
高麗版大蔵経奉納目録　嘉元十年四月　巻
鎮古
修善寺蔵経目録　写本　嘉元三十五年六月立
戒金
釈尊令嘉善業記絵巻断簡　嘉元年立
法治
慈恩寺蔵経版木　天慶四年立　真筆
智識
一切経版木集積和尚勧進奉納帳　天慶五年六月　真筆
智鏡
古鏡銘文拓本　天慶十二年　京都
智慧
開業寺主経句法師禅師表　神力十四年　紀元二年立　京都
維持
空海寺大蔵経目録断簡　永禄二年立　京都　巻
東林寺経蔵法宝総合目録木製版　主要堂宇　嘉元四年　大永六年十月修立　縮
徳風
観音菩薩立像胎内納入品　嘉禄元年　京都
国家
阿弥寺縁起絵巻　大型二巻　京都

開元寺汾陽王像碑　韓休撰　書并題額　河中
　澄觀
攝山棲霞寺律大德碑　王如玭撰　大歷四年三月建　乾符五年十
　義眞
再修隋信行禪師塔碑陰批答　大歷六年　京兆
　道銳
立智謝公碣崇德銘　大歷七年十月十一日建　湖
　懷素
草書自敍書并卷　大歷十二年十月　作
　道秀
觀無量壽經述中三年十月　河中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柱　貞元六年　京兆
　潛瑛
李晟爲國修寺碑　兵部員外　李位題額　貞元二年立　長安
　常謚
招隱寺朗然律師碑　書并篆額　建中三年　柳識撰　貞元五年十一
　殷文
翰林李君碣記　劉全白撰　貞元六年四月七日　太平
　法昭
無量壽經行書　在道教裡院　貞元八年八月立　京兆
千手眼大悲陀羅尼經　貞元九年　京兆
　元眞
臨汝太守賄祕書監郇國公韋斌碑　王縉書　貞元九年　京兆
　乾登
靈隱寺重峯新亭記　施宿撰　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七日立
　靈澈
詩五首　書并畫　元和四年刻　蜀
　靈皐

東林寺臨壇大德塔頌　劉禹錫撰　元和八年十月建　大中八年七月建立
興泉寺律大德溪公塔碣　白居易撰　長慶二年閏十月一日建　大中八
題東林寺影堂碑陰　李渤撰　長慶三年三月七日立　江
廬山棲賢寺臨壇大德法真碑　李宏慶撰　長慶三年四月立　江
東林寺律大德熙怡石墳誌銘　侯高撰　長慶四年五月十三日立　江
棲霞寺大德玭律師碑　劉禹錫撰　書并篆額　太和四年七月十一日立　江
正宏大師碣　鄭澣撰　段全緯篆額　太和六年六月五日立　福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撰　太和九年八月　江
　智藏
建國寺禪嚴經品石柱　元和十年　京兆
　智嚴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元和十三年　京兆
　釋源
大聖寺修功德碑　沙門大辯述　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　成都
　元覽
僧宣悟修破壞功德院記　道銘撰　八分書　元和加減盡二月既旬記　彭
　張彪
興唐寺律如瑫大師塔銘　劉并書　寶曆元年　楚
　景麟
內侍省內給事崔候晉碑　李德裕撰　正書并篆額　寶歷元年　□□
　靈運
幽棲寺沖素和尙塔記　行書　寶歷二年正月起塔　舁
　鴻本　良建
大明寺贊聖寺道廣記本　書篆額　太和元年十月　潤
　明鑒
鑒石功德記　劉并書　太和元年　成都
　敬忠
石城記　篆書　行書　太和二年三月立　太平

五郷
杯渡禅師影堂跡 未詳 墓塔 大和三年立 碑
檜隈
佛頂尊勝陀羅尼呪石柱 檜隈寺跡 大和四年 真光
有瀬
天平年間度縁記 檜隈寺跡 大和五年九月 断
酒殿
寺貴禅師塔銘 法輪寺跡 大和五年九月 碑
宗教
大安寺道忠大師建碑銘 行者 大和五年十月十五日記 碑
道昌
永開院伝大徳勝明和尚碑 行者 大和六年三月六日記 大中八年建立 江
元興
栢枝山城浪大師碑 元興寺極楽坊 行者 王朗古墓銘 大和六年四月三十日記 真 谷
藏詮
天王院功徳碑 大和八年立 碑
越知
三論法師元栄塔銘 行者 慶雲四年 真光
孝記 未詳 慶雲五年 真光
施薬
施薬院令 慶雲五年正月 令
元字
興田寺檀越院記 興田寺跡 寺田三年立 碑
権田
化度寺三階院尊勝陀羅尼経石柱 興福寺跡 寺田六年 真光
慈蔵
善珠寺文殊菩薩像光背銘 寺田三年 真光
修永

心鏡 禅院寺大中三年 墓碑
志遠
禅院寺善珠和尚塔銘 禅院寺跡 大中五年 真光
鏡智
寺敬法照和尚塔銘 禅院寺跡 大中十三年 真光
縁化
天王部落碑 禅院寺跡大木寺跡 慶雲二年九月十五日 大平
伯耆
宜応弘誉国寺双鶴像記 禅院寺跡定額寺 慶雲四年八月十九日 碑
新明
明法法橋玄耀墓碑 玉泉寺跡墓 慶雲十年 真光
法蓮
開元寺塔記 禅院寺跡 慶雲三年 真光
道応
行勝墓碑記 禅院寺跡 中雲三年 碑
興善
十禅寺記 禅院寺跡 中雲三年 碑
丁田
断酒尼結社記 禅院寺跡墓 田畑 額田寺跡墓 中雲五年 碑
徳興
再建立浄泉寺碑 浄泉寺跡 寺田三年 碑
結縁知識文 浄泉寺跡 天雲六年 碑
法蔵
松浦院正教和尚法業記 禅院寺跡 宝亀元年 碑
善修
行満灰誌 墓 未化四年立 真光 石
新庄
再興禅林寺記 禅林寺跡 天雲四年閏月五日 碑

齊巳

長生粥疏

行昉

智者大師鍍像贊額並贊　八分書　台

釋氏四後唐

宏毅

曉侃和尚再起寺記僧圓善撰　天成三年　成都

少證

金乘王廟封贈碑銘撰并書　僧敏光篆額　天成四

注滿大師修營功德記撰并書　天成四年　成都

敏光

金乘王封贈碑注見上

釋氏五後晉

紹清

樂安院記僧慧月撰　天福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立　鄭

釋氏六後漢

夢璞

十八體書碑書　良宇冀允中書　京兆

說文字源碑篆書目錄偏旁字源銀白鉄碑郭忠恕書

釋氏七後周

文僕

尊勝經幢并記額題三年　篇

釋氏八前蜀

雲城

白蓮塔記歸送輪撰　篆額　永平三年　成都

佛光

法華經碑銘僧景撰　乾德三年　成都

思遠

般若心經六體篆書　乾德五年　成都

釋氏九後蜀

惠堅

龍興寺東禪院碑刁忠順撰吳氏書　篆額書　廣正二年　立

德嶽

普賢冠瓔珞等記僧克符撰　廣政四年　成都

大悲院說戒堂記僧克書撰　僧智先書　篆額　廣政四年立　成都

智先

說戒堂記注見上

勁勵

彌勒大佛殿記石鐫書　廣政九年　成都

行勤

改題法華經記宣基書　勒率會行書　廣政十三年二月一日

義西

律教慈濟戒壇記僧克符撰　普井篆額　廣政十三年　成都

千部法華寺經院記僧克符撰　普井篆額　廣政二十二年立　成都

得珪

重起寶歷寺碑孫滔撰　普井篆額　廣政十四年　成都

正贊

都宮土地堂記僧曉秀撰　廣政十二年　成都

光永

面住西方和尚碑王中孚撰　普井篆額　廣政二十五年　成都

智能

加句蜜驗尊勝經後序僧得瑫撰　廣政二十三年　成都

靜滿

龍華寺東禪院記王中孚撰　勾中正書　篆額　廣政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浴堂院記僧勁勵撰　韓文拯書　篆額　廣政二十六年立　成都

釋氏十吳

可洼

唐疎山院記沙門證正撰　正書并篆額　天祐十四年十二月十九立部牒具明三年也　在

吳疎山和尚碑沙門四數撰　正書并篆額　後題二年四月立　在

名安

吳新册昭靈王碑陳鎬撰　書并篆額　太和三年建　在

南唐重建明教院記黃裳撰　行書并篆額　昇元四年十月　在

墓幽

吳重立禪春太守盧公德政碑行書并篆額　太和七年重立　在

吳重立海州司馬傅公碑正書并篆額　天祚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重立　在

南唐釋迦佛并部從功德記撰并行書及篆額　保大四年十一月立　在

崇義

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太和□年十月建　在

釋氏十一　南唐

處安

牛首山觀堂幽栖禪院佛殿記沙門無業撰　正書并篆額　昇元二年二月記　昇

智惲

匡道禪師碑劉井書及篆額　保大元年十一月建　在

墓莊

彌勒菩薩上生殿記楊鵬撰　保大三年二月二十日建　江

道順

唐金剛經記周惟國述　行書并篆額　保大五年十二月　晉

契恩

新澤寺碑撰并書及篆額　保大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建　昇

釋氏十二　閩

臣政

漳州故龍溪禪師碑徐寅撰　建文元年建　在

道士一　梁

孫文箱

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宏景撰　天監十七年立　昇

茅君碑普通三年五月十五日立　昇

道士二　唐

馬知止

老子廟題名龍朔元年　落

王懸河

追尊老子號玄元皇帝詔行書　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　宏道元年十一

太平公主出家勅咸亨三年　成都

盈天下諸州觀詔宏道元年立　成都

道藏經序碑二其一高宗製　其一武后製　宏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刻

王大義

至眞觀主黎靜師碑篆子年撰　行書　儀鳳二年正月十五日刻　成都

周道賜

仙壇山銘書歷三年立　昇

盧曉

杭州刺史裴惰碑旅子倫撰　孫會□行書　八分書額　開元年三九月

元都觀碑陰記道士婁圓撰　八分書　天寶十年　京兆

右僕射裴遵慶碑楊炯撰　八分書　大歷十一年二月立　落

兗州都督劉好順碑張說撰　元誨正書　八分書圓額　大歷十二年四月

復南館記撰度撰　八分書　元和十四年立　落

太原尹唐公碑八分書　落

任良友

元宗賜李鍊師詩詔貞元十四年刻　昇

任參元

修下泊宮記王師圓撰　元和年立　昇

甘道榮

李公元始天尊頌幷理備　開元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立　成都

青城丈人觀祠廟碑徐大亨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年正月

金昌縣昌利觀楊尊師功德碑洗東英撰　八分書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旬有八日建　盧安

盧元卿

復南館記袁庶撰　八分書　元和十四年立　洛

張宏朔

司馬子微溪記崔邈撰　太和三年刻　孟

司馬子微坐忘論白雲先生撰　太和三年刻　孟　存

白業天游王屋山詩白居易撰　太和六年十月題　孟

周漢賓

興道觀新建堂齋記撰并正書　崔藥篆額　乾符四年七月七日述　常

寇元京　韋抱元

南指峰金鑾壇記道士盛歸發　元京正書　抱元篆額　中和四年六月五日立　淳

垂瑰秀　葉孤雲

天台道元院記張口纂撰　瑰秀書　孤雲八分書額　文德元年正月立　吉

道士三前漢

杜光庭

仙都觀石函取經記撰并正書　天復七年四月　黑

何希寂

文宣王廟碑本傳書　盛在宋前若日在隋三月記　逢帶

道士四吳

呂子元

徐公重建遠公室院記道士呂棲霞撰　正書并篆額　太和三年九月九日記　昇

道士五南唐

宋懷德

勅文寶院禁山帖碑并元七年二月　臨江

李希曜

方山洞元觀勅還俗鐘記道士劉日新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元年十月七日立　許

鍾德威

太一觀重真人殿碑道士倪少通撰　正書并篆額　保大十一年十一月　江

婦人一唐

高氏太原唐鎮軍房將妻

太原縣令安庭堅美政頌碑門八分書額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立　太原

石壁寺鐵彌勒像碑林揚撰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立　太原　春

名殘缺一晉

葛仙公

天台觀題　飛白　古

姓名殘缺二隋

書學博士

楊雄碑大業九年立　華

姓名殘缺三唐

缺鳳翔國子書學博士

鹽山寺碑薛收撰　貞觀元年立　華

缺　型

梁甫掘九眞觀碑陸澄撰　貞觀七年七月立　淳

逸前處士

悔法前路銘張克錫撰　開成二年二月立　道定

司馬子缺道士

體元先生潘尊師碑王頌撰　隸書　聖歷二年二月立　洛　春

缺敬元洪潤縣丞

周永和故寺碑天德神英撰　聖歷二年七月十五日題　京兆

缺　度

玉京宮天尊碑李泰授撰　長安二年立　絳

缺庭誨前洛川縣丞　重輸林

章維善政論揚齊哲撰　先天元年　坊

天台峯白雲

台州司馬焯公妻吳氏墓誌并八分書　先天元年刻　台

裴缺　前侍御史

文宣王廟碑八分楷并篆額　貞元四年正月旬有一日建　明
裴佥□

杭州刺史裴惟碑族子列傳撰　孫佥□行書　盧暐八分書額
吳嗣□

立漢劍仙四鬠碑銘開元十缺　商
缺證

玉笏山雍思杲碑撰并書　開元十九年立　綵

河內道隱天台觀白靈道士

貞白先生碑陰述并篆書　開元二十三年四月立　昇

蘇缺　太原府司錄參軍

太原縣令安庭堅美政頌高氏書　八分書額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立　太原
缺沙門

醴泉令陳崇業紀德碑李重進撰　開元中立　京兆

尹缺　節制使參謀

劉方節度張懷欽碑撰并書　天寶六年立　京兆

勤缺　沙門

少林寺鑒運禪師塔銘崔琪撰　天寶九載建　洛存

集賢殿學士缺

薛楚王碑韓湘撰　大歷六年立　缺

廉缺　前開封府觀謝

高士指徵碑從子寬撰　大歷十三年立　河中

從姪缺

門下侍郎王縉碑李紓撰　建中三年立　京兆

李缺　監察員外郎

高平郡王李晟先廟碑張薦撰　韓秀弼八分書篆額　貞元八年立

參軍缺

重立開元花嚴二寺碑張九宗記　元和五年八月　缺

李缺

桃源詩劉□編撰　太和四年　缺

闕子缺

敦騎常侍黎公碑太和中立　洛

裴貞子

潛山眞君廟左眞人仙堂記張盧白撰　開成五年五月　舒

太守書

中灘院言公修石岸記沙門宿覺撰　會昌二年三月立　鄂

族人文察

重換司廟殿記會昌六年八月立　昇

沖寂野叟東溪島太乙谷

東林寺觀音方丈記劉元楚撰　大中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江

缺知柔

廬山記張雄撰　咸通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袁

雲游子

仙都山黃帝祠堂碑袁滋撰　正書并篆額　咸通八年立　處

劉□訓

斷酒肉結社記僧光業撰　僧了因書　篆額　中和五年立　成都

張□賢道士

鳥程縣修建廨署記楊鵬撰并正書　篆額　乾寧三年正月十日建　湖

魏缺

武當山神武威公新廟記霍光撰　井井篆額　乾寧三年六月立　均

從孫缺

王景祚墓碣孫翱撰　大歷十三年立　河中

裴缺

滑臺新驛記八分書　僧

徐缺

贈司徒王守安碑顏延齡撰　光化三年　京兆

張公缺　帰道士

1445966
文科教授研究室

081·18
0022

浮槎寺記刻名殘
鄧□儼

萬泉令裴千鈞德政碑河中
缺錄

移建城隍廟記撰并篆額　盧埜正書　缺
姓名殘缺四後脫
青邱先生

石笋記杜光庭撰　同光四年立　成都
案某支部指揮

鉗耳村祖祉碑敬暉撰　清泰二年立
姓名殘缺五後周
盧山高

外沒院沿田記嘉德六年十一月　缺
重建驃天人仙壇碑正書　任德元撰額　庚申重述　缺
姓名殘缺六後闕
夏侯省元

21101000173234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四八
作者＝
页数＝７８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